佛藏

32

世纪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佛藏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書社

第三二册目録

摩訶僧祇律　四十卷　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攝一—存六）……一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　四卷　唐道宣撰（存七—十）……四六五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四十卷　唐義净譯（以一—去十）……四九九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攝一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明四波羅夷法初

若篤信善男子欲得五事利益者當盡受持此律何等五

若善男子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律欲令正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當盡受持此律諸有比丘比丘尼犯罪恐怖為作依怙者當盡受持此律欲遊化諸方而無礙者當盡受持此律是名篤信善男子受持此律得五事利益

若能盡受持　調御威儀戒　五事功德利
世尊之所說　受持此律者　如其義善顯
若能盡受持　調御戒律儀　建立世尊教
是名真佛子　佛法得久住　能行正法施
亦無疑悔起　請問於他人　比丘比丘尼
犯罪得依怙　遊化於諸方　所往無罣礙

婆伽婆三藐三佛陀從本發意所修習者今已成就欲度人故住舍衛城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名聞十方供養中最為求福眾生得建立於福求果眾生得建立於果苦惱眾生而得安隱為諸天人開甘露門於十六大國莫不宗伏知見自覺佛所住者住於天住住於梵住住賢聖住住最勝住住一切智心得自在隨意所住是故如來住舍衛城

爾時尊者舍利弗獨一靜處結跏趺坐正受三昧三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於是尊者舍利弗晡時從三昧起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正受三昧三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後法教久住爾時佛告舍利弗有如來不為弟子廣說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憂陀那如是語本生方廣未曾有經舍利弗諸佛如來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法不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師鬘弟子以種種色華著於案上不以綫連若四方風吹則隨風散何以故無綫連故如是舍利弗如來不廣為弟子說九部法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後法不久住舍利弗以如來廣為弟子說九部經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故如來滅度之後教法久住舍利弗譬如鬘師鬘弟子以種種色華以綫連之若四方風吹不隨風散所以者何以綫連故如是舍利弗如來廣說九部經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以如來滅後法得久住舍利弗以是因緣故教法有久住有不久住者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唯願世尊廣說九部經善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令教法久住為諸天世人開甘露門爾時佛告舍利弗如來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舍利弗譬如轉輪聖王不以無過而為婆羅門居士而制刑罰如是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然舍利弗當來有正信善男子於佛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或有亂心顛倒起於淨想三毒熾盛而犯

諸罪舍利弗是時如來當爲弟子制戒立說
波羅提木叉法止舍利弗如來自當知時舍
利弗言唯然世尊如來自當知時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求最勝說　勸請於世尊　今正是其時
願爲弟子衆　廣制戒律儀　能令佛正法
長夜得久住　顯示甘露門　開化天人衆
彼住最後身　作此勸請已　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弟子未有罪　衆僧悉清淨
諸佛未曾有　無過而制戒　譬如世界主
王領其國土　無有無過人　而加其刑罰
彼喻此亦然　世尊天人師　未有諸過患
而制弟子戒　過患既已起　時有犯惡者
是時天人師　爲衆制律儀　過去未來世
佛眼靡不見　隨其事輕重　隨其輕重制
說此正法時　在於祇洹林　舍利弗勸請
世尊答如是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舍利弗
諸比丘未有過患而請世尊制戒立說波羅
提木叉法佛告諸比丘舍利弗不但今日未

有過患而請制戒彼於昔時在一城邑聚落
人民居士未有過患亦曾請我制諸刑罰諸
比丘白佛言世尊乃往昔時已有此耶佛言
如是諸比丘白佛言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彼時國
王號曰名稱以法治化無有怨敵布施持戒
汎愛人衆善攝眷屬法王御世人民熾盛富
樂豐實聚落村邑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
敬愛種種衆妓共相娛樂時有大臣名曰陶
利多諸策謀作是思惟今此王境自然富樂
人民熾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
相敬愛種種衆妓共相娛樂時彼大臣往白
王言今日境界自然富樂人民熾盛城邑聚
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敬愛種種衆妓
共相娛樂願王當爲斯等制立刑罰莫令極
樂生諸過患王言止止此言不可所以者何
過患未起而欲制罰臣復白王當防未來莫
令極樂生諸過患時王作是思惟今此大臣
聰明智謀多諸朋黨不可卒制今若呵責或
生咎釁爾時國王欲微誨大臣即說偈言

勢力喜瞋恚　難可卒呵制　橫生人過患
此事甚不可　大人多慈愍　知人實有過
猶尚復觀察　哀愍加其罰　惡人喜惱他
不審其過罪　而加其刑罰　自損惡名增
如王好威怒　枉害加良善　惡名流四遠
死則墮惡道　正法化黎庶　身口意清淨
忍辱行四等　是謂人中王　王爲人中上
宜制忿怒心　仁愛恕有罪　哀愍加刑罰
爾時大臣聞王所說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最勝人中王　願永麾黎庶　忍辱自調伏
道化怨自降　王德被無外　祚隆永無窮
以道治天下　常爲天人王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王大名稱者豈異人乎
則我身是時大臣陶利者舍利弗是爾時城
邑聚落長者居士未有過患而彼請我令制
刑罰今諸比丘過患未起而復請我爲諸弟
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爾時世尊從舍衛城隨所樂住已於憍薩羅
國人間遊行與大比丘衆五百人前後圍遶
詣憍薩羅國耕田婆羅門聚落到已於耕田

林中住於是世尊晡時從三昧起周遍觀察上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來經行時舍利弗見世尊從三昧起周遍觀察上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來經行見已往詣衆多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諸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起微笑若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諸比丘聞舍利弗說已即與舍利弗共詣世尊頭面禮足禮足已隨佛經行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我即往詣衆多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向見世尊晡時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諸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笑若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不審世尊有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出金色臂指地告舍利弗汝見此地不舍利弗言唯然已見佛言此地是迦葉佛故園林處此一處是迦葉佛精舍處此一處是經行處此一處是坐禪處爾時尊者舍利弗即取僧伽棃襞爲四牒即布是地布是地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唯願世尊坐此座上當令此地爲二佛坐處爾時世尊即受而坐尊者舍利弗禮佛足已於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有幾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爲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舍利弗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來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慙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爲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以是十事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問於最勝　彼住最後身　合掌請問已
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有十功德利
如來所知見　故爲諸弟子　廣制戒律儀
攝僧極攝故　令僧安樂住　折伏無羞人
慙愧得安隱　不信令入信　已信者增益
現法得漏盡　未生漏不生　正法得久住
開甘露施門　說是正法時　在於耕田林
舍利弗請問　世尊答如是

爾時世尊於耕田聚落隨所樂住已從憍薩羅國遊行向跋耆國爾時世尊與五百比丘俱到跋耆國毗舍離城住大林重閣精舍爾時毗舍離城人民饑饉五穀不熟白骨縱橫乞食難得毗舍離城有長者子名曰耶舍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其父名迦蘭陀故諸梵行者皆稱爲迦蘭陀子時世饑饉乞食難得每至食時多還家食其母告耶舍言子汝甚爲大苦剃除鬚髮著弊衲衣持鉢乞食爲世人所笑今此家中大有財物汝父母錢及餘先世財寶恣汝所欲且汝愛婦今猶故在當共生活何以如是受諸勤苦汝當歸家受五欲樂自恣布施種諸功德供養三寶爾時耶舍

白毋言願毋止止我樂修梵行其毋復第二第三所勸如初耶舍答亦如先毋復重言汝若不樂在家者當乞我種以續繼嗣莫令門戶斷絕財物没官爾時耶舍即白毋言今欲使我於此中留種子者當奉此勑毋即歡喜疾入婦房語新婦汝速莊嚴著耶舍本所愛樂嚴身之服與之相見新婦答言爾即便莊嚴如教所勑爾時耶舍即與其婦共相娛樂如其俗法於是其婦遂便有娠月滿生子其家議言本爲乞種故今當立字名爲續種爾時世人皆名爲續種父續種毋續種祖續種錢財一切皆名續種所有如是惡名流布道俗悉聞爾時耶舍聞惡名已爲續種子父大自慙愧恥其所聞作是思惟沙門釋種中未曾見聞有如此事此爲法耶爲非法耶我今當以此事廣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以是事具白世尊如世尊教我當奉行時耶舍疾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上事尊者舍利弗與耶舍共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坐已尊者舍利弗具以上事廣白世尊佛問耶

舍汝實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耶舍是爲大過比丘僧中未曾有此愚癡人最初開大罪門未有漏患而起漏患天魔波旬常求諸比丘短而不能得汝今最初開魔徑路汝今便爲毀正法幢建波旬幢汝愚癡人寧以利刀割截其身若生著毒虵口中若狂狗口中若大火中若灰炭中不應與女人共行婬欲耶舍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訶責婬欲爲迷醉欲如大火燒人善根欲爲大患我常種種方便稱歎離欲斷欲度欲汝今云何作此不善耶舍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耶全比丘僧中未曾有此而彼耶舍初開罪門未曾有漏患而起漏患佛告諸比丘是人不但今日於我法中未有漏患而起漏患諸比丘白佛言彼過去時已曾有是事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衆生生光音天上而此大地還已成立諸衆生等從光音天還來至此時彼衆生身有妙光

神足自在禪悅爲食諸有所須隨意所欲是諸衆生身光明照無有日月星宿亦無晝夜亦無一月半月四時歲數時此大地便有自然地味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如天甘露等無有異時有一輕躁貪欲衆生嘗此地味覺其香美漸取食之即生著心其餘衆生見其如此展轉相效皆競取食爾時衆生食地未已身體沉重光明即滅貪著五欲退失神足然後世間便有日月星宿昏明半月一月春秋冬夏佛告諸比丘爾時輕躁衆生者豈異人乎即耶舍比丘是彼時耶舍於諸衆生漏患未起而起漏患今日復於清淨僧中先開漏門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耶舍比丘先世已來乃如是耶云何其毋巧作方便以婬欲誘誑其子佛告諸比丘是耶舍毋不但今日巧作方便誘誑其子過去世時亦曾誘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彼國王號大名稱離諸怨敵布施持

戒汎愛人物以法治化善攝眷屬時王第一夫人晨朝上高樓上觀察星宿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來凌虛北逝夫人見已即作是念我若得此金色鹿皮持作褥者沒無遺恨若不得者用作此王夫人爲即自念曰若我語人見金色鹿王誰當信者又作是念若言是鹿不應乘虛若乘虛行不應言鹿夫人愁憂恐不信故即脫瓔珞著垢膩衣入憂惱房王於殿上治政事訖還入其室不見第一夫人即問侍者侍者答言夫人向入憂惱房住王便往就問夫人言誰犯汝者爲大臣王子爲餘夫人及餘侍者若犯汝者我當爲汝重治其罪汝今將無有所須耶若欲須金銀珍寶香華瓔珞當相供給若欲殺罰便可見語王種種問已夫人不答王即出去告餘夫人大臣太子及餘人等卿等率往問夫人意諸人受教各各問已夫人猶故默然不對王使老舊青衣更問夫人此青衣者生長王宮多有方便即往入房問夫人言王是夫人之所恃怙如何王問而默然不答若有所求何緣不得誰犯夫人爲大臣王子及餘夫人欲有殺罰宜應白王夫人默恨無乃失耶夫人若喪王終不能相與俱死正可憂惱月日之閒國中自有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皆各有女端正妙好與相娛樂足以忘憂夫人正可徒自死耳喻若瘂人眠中得夢誰能占者夫人不語難知亦爾爾時夫人聞青衣語即自惟曰此是名語便答青衣無犯我者別有所憶故不語耳汝聽我說吾近晨朝登樓觀看星宿時見有一金色鹿王乘空南來凌虛北逝若語人言鹿能乘虛誰能信者我欲得其皮持用作褥而不能得是以生惱自念用作土夫人爲是時青衣聞此語已具白大王王知其意甚大歡喜即問傍臣誰能得此金色鹿皮我今須之持用作褥諸臣答言當問獵者王告大臣勅我境內國中獵師盡使令集如偈所說

諸天隨念感　王者隨聲至　富者以財得
貧人以力辦

如是王教出已國中獵師一切皆集獵師白王何所約勅王告獵者我今急須金色鹿皮持用作褥卿等爲吾疾速求之獵師答王願聽小還共論此事王曰可爾獵師還已共相謂言汝等遊獵頗曾見聞金色鹿不彼各對曰我先祖已來常行遊獵未曾聞有金色鹿名況復眼見時諸獵師共作要言今往答王無使不同既見王已各白王言我先祖已來相承遊獵初未曾聞金色鹿名況復眼見如所說

王者力自在　所求欲如教

王即勅有司令執諸獵者繫著牢獄時有一獵師名曰刪闍勇健多力走及騎獸仰射飛鳥箭無空落彼即念言我諸獵黨自惟無罪而見囚執當設權計脫此苦難我當白王願募求鹿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且遊散諸伴得出便白王言頗有見聞金色鹿不王告獵者汝等自可往問夫人爾時獵者即詣王宮白夫人曰誰有見聞金色鹿者夫人答言我親自見獵師白言見在何處夫人答言我於樓上觀於星宿晨朝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

來凌虛北逝時彼獵師善相禽獸知此鹿王止宿在南食處在北止宿之處求無可得當於食處而求取之於是獵師便持弓箭漸次北行到彼雪山時彼山中有仙人住流泉浴池華果茂盛彼中仙人以二事除欲一者苦行二者閑居爾時獵師藏諸獵具假以人服詣仙人所禮拜問訊彼仙人者處在山澤中久不見人得獵者至甚大歡喜命令就坐與甘果美漿共相慰勞獵師白言止此久近答言止此已來經爾所時復白仙人止此已來頗曾見有奇異事不答言曾見復問爲見何等答曰此山南有一樹名尼俱律常有金色鹿王飛來在上食彼樹葉飽已而去獵師聞此甚大歡喜作是念言必是夫人所見金色鹿王今已得聞我願將果獵師方便更說餘事然後乃問趣尼俱律樹道在何處仙人答言從此而去中間曲路委悉語之獵師聞喜呪願而去還執持獵具順道而進漸次前行遙見彼樹枝葉扶踈蔭覆彌廣至彼樹下尋覓鹿王不見蹤跡又無食處獵師便於樹下潛微伺之伺之不久便見鹿王譬如鴈王凌虛而來止此樹上形色光明照耀山谷食彼樹葉飽則還南尋復思惟此樹高遠非是網羂弓矢所及云何得我我今當還波羅柰城彼有大臣王子聰明智德我當問之即還其國便白王言如夫人所見但鹿所止住非網羂弓矢所及無由得之王告獵師汝可自往具白夫人獵師即白夫人已見金色鹿王都非網羂弓矢所及不知何由而得夫人問言彼鹿所住爲在何處答言住在尼俱律樹上食彼樹葉飽已還南如所說

剎利百方便　婆羅門增倍　王有千種計
女人策無量

如是王夫人多諸方便便教獵者汝持蜜去至彼樹上蜜塗蓬葉鹿聞蜜香必食蓬葉噉盡次第塗下至彼施網羂處獵師如教還於山中持蜜上樹塗其蓬葉彼鹿來食隨蜜食盡蜜不塗處鹿輙不食隨蜜食葉漸次而下如所說

野獸信其鼻　梵志依相書　王者委有司
各各有所信

彼鹿尋香食彼樹葉漸下到其施網羂處即便著羂獵師念言我若殺取其皮不足爲貴當活持去於是驅還獵者籠羈過仙人處仙人遙見驚而嘆曰咄哉禍酷雖能乘虛而不能免此惡人之手即問獵者惡人汝用是爲獵師答言迦尸國王第一夫人須此鹿皮持用作褥仙人復言汝謂此鹿死後色如是耶內有生氣故外色如是可活持去汝可得賞仙人復問汝作何方便而得此鹿答言我作如是方便而得此鹿爾時仙人自慶善寂無此諸惡悲念夫人能爲巧惡方便痛彼鹿王貪味受困爾時仙人即說偈言

世間之大惡　莫過於香味　欺誑凡夫人
及諸林野獸　因風著香味　受斯苦惱患

獵師問曰我作何方便養育此鹿得生將歸國仙人答言以蜜塗樹葉而用養之若到人間以蜜和麨如是教令養之漸漸還國遂到人間此鹿形貌端正色若天金角白如珂貝目紫紺色一切人見莫不雅奇漸次行詣波

羅柰城王聞鹿王至勑諸城內平治道路掃灑燒香槌鐘擊鼓往迎鹿王觀者如雲莫不歡喜賀慶大王吉祥遠至夫人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以愛心重故前抱鹿王以昔染汙心重故令彼鹿王金色即滅王告夫人此鹿金色忽變當如之何夫人答王此鹿便是無施之物放使令去爾時佛告諸比丘彼時金色鹿王豈異人乎今耶舍比丘是時夫人者今耶舍母是往昔已來曾作方便誘誑其子令隨貪著受諸苦惱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比丘廣說過患事起種種因緣訶責過患起已爲諸比丘隨順說法有十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十事利益廣說如上是故如來從今日當爲諸比丘制戒未聞者令聞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毗舍離城有二離車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毗耶離眾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彼比丘至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不能攝身口意繫念在前心意馳亂不攝諸根染著色欲取色淨相欲心增盛便作是念我著法服爲此欲事甚爲不可我當捨於法服著彼俗衣七日之內不還僧中隨意所爲作是念已即脫袈裟著彼俗衣便行欲事過七日已還著法服而來入僧入僧已還自猒汙愧身所行便作是念都不見聞餘諸沙門有如是事我今當以此事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向世尊具陳此事若佛有所教勑我當奉行時二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如上時尊者舍利弗將二比丘往詣世尊禮足已卻住一面以上因緣廣白世尊佛告舍利弗應遣令去是愚癡人不復得在如來法中更出家受具戒時舍利弗以哀愍故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當來有善男子於世尊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失意顛倒起於淨想無慚無愧三毒熾盛唯願世尊爲開方便令是善男子更於如來法中得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佛告諸比丘依二毗舍離諸比丘皆悉令集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還戒而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安居安居已還詣毗舍離到世尊所禮拜問訊問訊已次第付而住住房盡不受有依屋苦草菴空地樹下住者爾時有一比丘依樹下坐作是思惟佛法出家甚爲大苦修習梵行亦爲甚難晝則風飄日炙夜則蚊寅毒蟲所嚙我欲不堪於佛法中修淨梵行彼比丘作是心念口言諸比丘聞已便謂此比丘言汝捨戒耶答言不捨我但作是念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是比丘捨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喚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捨戒耶答言不捨佛言何緣致此世尊我於樹下作是心念口言於佛法中捨家出家甚爲大苦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告比丘汝云何於如來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而作是念我

當堪忍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言是比丘
不名捨戒是爲戒羸彼作戒羸說語得偷蘭
罪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
令集乃至未聞者當聞已聞者重聞若比丘
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捨戒便
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舍衛城有長
者名難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舍衛城衆
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餘多有名難提
者但是長老行時亦禪住時亦禪坐時亦禪
臥時亦禪時人名之爲禪難提時難提於開
眼林中作草菴舍彼於其中初中後夜修行
自業得世俗正受乃經七年過七年已退失
禪定復依一樹下還習正受持求本定時魔
眷屬常作方便於行正法人伺求其短變爲
人形端正無比種種華香瓔珞以嚴其身於
難提前住謂難提言比丘共相娛樂行婬事
來時難提言惡邪速滅惡邪速滅口作此言
而目不視天女復第二第三所說如上時難
提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惡邪速滅惡邪速滅
而不觀視時天女便脫瓔珞之服露其形體
立難提前語難提言共行婬來時難提見其
形相而生欲心答言可爾時天女漸漸却行
難提喚言汝可小住共相娛樂難提往就天
女疾疾而去難提追逐到祇洹壍壍中有王
家死馬天女到死馬所隱形不現時難提欲
心熾盛即婬死馬欲心息已便作是念我甚
不善非沙門法以信出家而犯波羅夷罪用
著法服食人信施爲即脫法衣著右手中左
手掩形而趣祇洹語比丘言長老我犯波羅
夷我犯波羅夷時諸比丘在祇洹門間經行
彷徉思惟自業共相謂言此是上禪難提修
梵行人不應犯波羅夷難提復言諸長老不
爾我實犯波羅夷諸比丘即問其緣難提具
說上事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
丘是難提善男子自說所犯重罪應當驅出
時諸比丘如教驅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
何長老難提久修梵行而爲此天女之所誑
惑佛告諸比丘是難提不但今日爲天女所
惑退失梵行過去世時亦爲彼所惑失於梵
行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也佛言如是佛告
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
時南方阿槃提國有迦葉氏外道出家聰明
博識綜練羣籍衆技妙術靡不閑達彼外道
者助王治國時彼國王執持姧賊種種治罪
或截手足刖其耳鼻治之甚苦時彼外道深
自惟念我已出家云何與王共參此事便白
王言聽我出家王即答言師已出家云何方
言復欲出家答言大王我今豫此種種刑罰
苦惱衆生何名出家王即問言師今欲於何
道出家答言大王欲學仙人出家王言可爾
隨意出家去城不遠有百歲山有流泉浴池
華果茂盛即造彼山起立精舍彼於山中修
習外道得世俗定起五神通於春後月食諸
果蓏四大不適因其小行不淨流出時鹿愛
羣共相驅逐渴乏求水飲此小便不淨著舌
舐其產道衆生行報不可思議因是受胎常
在廬側食草飲水至期月滿產一小兒爾時
仙人出行採果鹿産難故即大悲鳴仙人聞
鹿鳴急謂爲惡蟲所害欲往救之遂見生一

小兒仙人見已怪而念曰云何畜生而生於人尋入定思惟見本因緣即是我子於彼小兒便生愛心裹以皮衣持歸養之仙人抱舉鹿母乳之漸漸長大名爲鹿斑依母生故體斑似母是故作字名曰鹿斑是童子漸漸長大至年七歲遜悌尊長仁愛孝慈採取水果供養仙人是時仙人念言天下可畏無過女人即便教誡子言可畏之甚無過女人敗政毀德靡不由之於是教以禪定化以五通如所說

一切衆生類　靡不歸於死　隨其業所趣
自受其果報　爲善者生天　惡行入地獄
行道修梵行　漏盡得泥洹

爾時仙人便即命終於是童子淨修梵行得外道四禪起五神通有大神力能移山住流捫摸日月爾時釋提桓因乘白龍象案行世間誰有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又能布施持戒修梵行者案行世界時見是仙人童子天帝念言若是童子欲求帝釋梵王皆悉能得宜應早壞如所說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衆生類　莫不爲結縛
命終墮惡道

皆爲慳嫉二結所縛諸天有三時鼓諸天阿脩羅共戰時打第一鼓俱毗羅園衆華開敷時打第二鼓集善法講堂聽善法時打第三鼓釋提桓因扣說法鼓無數百千天子皆悉來集俱白帝釋何所誨勅帝釋告言閻浮提有仙人童子名曰鹿斑有大功德欲方便壞之時無數天子聞此不樂便自念言壞此人者將減損諸天衆增益阿脩羅中有平心無當成敗無在又復歡喜助欲壞之有一天子而唱是言誰應行者時有答言是天女應行是諸天人遊觀諸園在歡喜園者在雜色園者在麤澀園者天女應行而便召之應時百千天女皆悉來集有一天女名阿藍浮其髮雜色髮有四色青黃赤白故名雜色差此天女往閻浮提壞鹿斑童子時彼天女白帝釋言我自昔已來數壞人梵行令失神通願更遣餘天女端正嚴好令人樂者時帝釋復於衆中種種說偈勸喻天女阿藍浮汝可使行壞俱舍頻頭如生經中說於是天女即壞仙人童子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童子俱舍頻頭者豈異人乎即今禪難提是天女阿藍浮者今此天女是而難提曾已爲其所壞今作比丘復爲其所壞爾時世尊語諸比丘乃至

非人中亦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夏安居安居已來詣王舍城禮拜問訊世尊各自隨所樂住或住毗波羅精舍或住白山精舍或住方山精舍或住仙人窟或住耆闍崛山窟或住辯才巖窟或住俱利園精舍或住夜吒園精舍或住師子園精舍或住七葉園精舍或住溫泉精舍或住散蓋窟或住菴羅窟或住畢尸窟或住猿猴精舍時有客比丘到此猿猴精舍詣先住知識比丘所共相慰勞相慰勞已彼舊比丘供給澡水洗於手足與中後漿示房舍處時客比丘各得止息爾時山頭有一雌猿猴從上來下到舊比丘前背住現受婬相時舊比丘訶叱令去如是復至餘比丘前背住現受婬相時客比丘作

是念野獸之法甚易恐怖而今驅遣不能令
去此必有異是中將無有共此雌猿猴作不
淨行耶時客比丘語舊比丘言長老我今欲
去汝可還攝牀褥舊比丘言諸長老今此住
處有好牀褥前食後食安隱快樂幸可留意
共於此住答言不住舊比丘慇懃三請客比
丘不受彼請於是而去時客比丘心無疑者
出便即去心有疑者便於近處隱身各共伺
之時舊比丘見客比丘去已便攝卧具攝卧
具已洗足而作爾時山頂雌猿猴復從山上
下至比丘前背住時舊比丘便共此猿猴行
於非法客比丘遙見已共相謂言如我所疑
今以顯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長尾園中舊
住比丘作如是惡法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
佛問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法耶世尊
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人非人不謂畜生佛
言比丘犯畜生者亦波羅夷比丘當知有三
事犯波羅夷何等三人非人畜生是為三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
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
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是事比丘
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人復言我知不
得常道中行自可於非道中行時此比丘即
共女人於非道行婬行已尋起疑悔往白世
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婬耶世尊
我知制戒自謂不得常道行婬不謂非道佛
告比丘非道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
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爾
時家中有一男子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
如是事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彼
言我知制戒不得與女人行婬而我是男子
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
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婬耶世
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女人行婬不謂男
子佛言比丘男子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
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
一黃門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
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彼言我知制戒
不得與男女行婬我非男非女是比丘便隨
彼意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
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婬耶世尊我知制戒
自謂不得與男女行婬今此黃門非男非女
佛言比丘婬黃門亦犯波羅夷佛言比丘三
處犯波羅夷何等三男女黃門是為三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比丘時
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
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
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
不得汝可裹身我便露形是比丘便隨彼意
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
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但
我裹身彼則露形佛告比丘裹身露形亦犯
波羅夷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至
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時
有形女人語比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此事比
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汝但

露形我自覆身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但彼覆身我露形佛言彼覆汝露亦犯波羅夷乃至齋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從異方來身生長大自於後道行欲行欲已然後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謂爲制他不謂自已佛言於自已行欲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從南方來先是技兒支節調柔婬欲熾盛便於自口中行婬行婬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非謂自口佛言自口亦犯波羅夷比丘於三處行婬口大小便道盡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一婬女家婬女語比丘言大德可前共作是事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人答言我亦知不得行婬但身內行欲外出不淨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心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婬耶答言世尊我知制戒但身內行婬外出不淨佛言內行於欲外出不淨外行於欲內出不淨乃至齋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北方有諸商客從遠方來到作是思惟我從彼來安隱至此不逢賊難宜應自慶便辦種種飲食集諸妓樂欲自娛樂爾時王舍城中有五百婬女共在一處時商人遣信喚彼最勝第一婬女言汝來娛樂我等婬女答言我先與王期夜輙往宿君若見喚書當相詣商人忿言無知弊物汝常到王所爲何所得汝今若來娛樂我等我等當多與汝種種寶物時婬女貪寶物故即許商人便詐嚴莊一端正婢遣令詣王便勑婢言汝詣王所善作方便如我形相莫令王覺知非我身時王沐浴莊嚴待彼婬女遲想其至須臾便到王遙見婢來便知其非即逆罵言汝是何人而來至此婢時惶怖以實白王北方商人持寶遠至大持寶物與我大家大家利其財重故遣我來以副先期冀王不覺王聞婢言即大瞋罵何弊女人敢見輕欺即遣使者割去女形時商人等遥見使來知王所遣即便奔走使者即捉婬女割去女形王使既反商人即還見婬女如此心各憐念重賞良醫以治其患此醫多方瘡遂平復時尊者優波離因此婬女知時而問世尊若有人割去其形若有比丘於壞形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波羅夷又復問言世尊若形離其身就此離形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得偷蘭罪又復問言世尊此形還合瘡未愈於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阿闍世王生一童子字優陀夷跋陀遲此兒陰爲蟲所食以種種藥治不能令差見兒患此瘡故時抱養者常以口含其陰暖氣噓之其痛小差數數含之不止彼得暖氣便失不淨失不淨時蟲便隨精而出此兒於是得差苦痛除愈從是已後常習此法口中行婬如是轉久强牽

餘母人於口中行欲其兒有婦即作是念彼習此不已當復及我且豫作方便止此惡法於是脫衣褰面露其形體往詣姑所禮拜問訊時姑訶言汝癡狂耶何得如是答言不狂但大家子捨於常道而用其口是故覆之即向其姑具說上事爾時宮內展轉相語乃至外舍盡共聞知多共爲此口中行事時王舍城婆羅門居士詣阿闍世王所白言大王國中有此惡法流行云何口中是飲食處而行不淨王聞此言甚用不可即作教令從今已去若有作此及教他者當重治其罪爾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若比丘比丘共口中行婬者犯波羅夷不佛言俱波羅夷又復白佛言世尊比丘與沙彌共口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比丘波羅夷沙彌驅出又復白言世尊比丘與白衣共口中行婬云何佛言比丘波羅夷白衣知如之何又白世尊比丘比丘尼共口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俱波羅夷乃至外道出家比丘共口中行婬云何佛言比丘波羅夷外道知如之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摭一　廿八

音釋

晡 博孤切申時也　舋 許覲切隙也　襞 必益切疊衣也　[馬奔] 博昆切走也　羈 居宜切係也　麨 尺小切乾糗也　齩 五巧切齧也　羸 力追切　壍 七豔切坑也　刖 魚厥切刖也　果蓏 魯果切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　舐 其爾切舌餂也　咤 丑杂切　叱 尺栗切大訶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插二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欝闍尼國有一男子其婦邪行與人共通其夫瞋恨面相呵責後復爾者要苦相治其婦不止夫伺其婬時執彼男子俱送與王白言大王此婦不良與是人通願王苦治以肅將來時王大怒勑其有司令刖其手足棄於塚間時治罪者即將塚間刖其手足仰卧著地時有比丘在塚間行見此女人倮身在地彼不正思惟便生欲想語此女言共作是事女即答言此形如是猶可爾耶比丘言可爾女即許便共行欲行欲已而去爾時此女親里知識共相謂言當往塚間看此女人爲死爲活便共俱行往詣塚間見彼刖女仰卧在地身上猶有新行欲處皆共瞋言汝若痛中猶復爲此人之無恥乃至如是耶彼女答言人來見逼此非我咎問言逼者何人答言沙門釋子衆人驚怪自相謂言沙門釋子是女身壞如是猶故不捨況復全形者宜共防護無令近門此等

敗人何道之有彼比丘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我制戒不得行婬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謂爲全身但此刖女形壞佛言刖者若左手及右脚若右手及左脚是名刖女若婬者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於祇桓中食已入闇眼林中坐禪時祇桓闇眼林中間有一女狂發眠地風吹衣起形體露現時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內發便共行婬行婬已尋即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婬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是女狂眠佛言婬狂眠女者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居士婦父母家住父夫家遣信呼婦令速還歸將欲還作種種飲食自送之具時風刀起裂女身即便命終毗舍離土地下濕死人不得久停時宗親都集即送此死屍往著曠野送死屍出共相謂言當速疾去莫令壞爛使人猒汙送出外已值大風雨置屍一處以草覆之明當來燒夜則雨止天晴月出時有比丘夜遊塚間遇到是處聞新死屍身有塗香便謂是生人是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即起便婬死屍行欲已猶故不猒即擔死屍到自住處通夜行欲晨朝閉戶入村乞食死女親里明日持香油樵火欲燒死屍到其本處不見死屍復不見鳥獸所食蹤跡遍求不得閙比丘草菴見死屍在中屍上看見有新行欲處見已便相謂言異哉沙門釋子死者尚不捨況復生人從今已去宜各防護莫令沙門得入人舍此等敗物有何道哉彼比丘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行婬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彼是死女佛言婬死女亦犯波羅夷有三事比丘行婬犯波羅夷何等三死眠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使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出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初波羅夷緣訖)

比丘者受具足善受具足如法非不如法和合非不和合可稱歎非不可稱歎滿二十非不滿是名比丘於和合僧中受戒者若比丘受具足時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障法和合僧非別衆滿十僧若過十是爲比丘和合僧中受戒

不還戒者欲先明還戒

還戒者是比丘還戒時若愁憂不樂心定欲捨沙門法不樂行比丘事不樂釋種子言我欲作沙彌我欲作外道我欲作俗人受本五欲若向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外道出家在家俗人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學捨說捨共住捨共利捨經論捨比丘捨沙門捨釋種我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我是沙彌是外道是俗人如本五欲我盡受之是名還戒

云何捨佛捨佛者捨正覺捨最勝捨一切智捨一切見捨無餘智見捨羅睺羅父捨眞金身捨圓光捨三十二相捨八十種好若捨一一佛名號皆名捨佛如是捨佛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

不言捨過去未來佛直言捨佛者是名捨戒若言捨辟支佛是名捨戒過去未來同如捨佛又外道一切出家六師弟子各言有佛若比丘實欲捨佛假言捨外道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佛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法法者非三世所攝其相常住所謂無爲涅槃離衆煩惱一切苦患永盡無餘若言捨此法者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法未來法是名捨戒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法是名捨戒一切外道各自有法若比丘實欲捨此正法假言捨彼法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法者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僧捨僧者世尊弟子僧等向正向智向法次法向隨順法行謂四雙八輩信成就戒成就聞成就三昧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智見成就應所恭敬爲無上福田若比丘言我捨是僧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僧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僧是名捨戒如比丘僧比丘尼僧亦如是若言我捨衆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衆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毘尼罪若不稱捨過去未來衆多比丘直言捨衆多比丘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如衆多比丘衆多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我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毘尼罪若言捨過去未來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毘尼心悔若不稱言我捨過去未來一比丘直言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毘尼罪如一比丘一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捨和尚是名捨戒差別如捨僧中說若言捨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捨過去未來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越毘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如彼外道各自稱爲僧若比丘實欲捨僧假言捨外道僧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僧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學學有三種有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增上戒學者謂波羅提木叉廣略說增上意學者所謂九次第正受增上慧學者所謂四眞諦彼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盡名爲學若比丘言捨此學皆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世間各自有學如工巧書算技術等皆名爲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彼學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如外道各自有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外道學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言捨戒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捨戒無罪

云何捨說說有三種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十四日者冬第三第七布薩春第三第七布薩夏第三第七布薩一歲中此六布薩是名十四日餘十八布薩十五日合二十四布薩是名十四日十五日布薩中間布薩者有比丘布薩時若僧不和合一比丘於衆中唱若僧和合時當作布薩若無一比丘唱者一切僧得越毘尼罪一比丘唱者一切僧無罪若十五日不和合應初日布薩初日不和合者二日乃至應十二日布薩若十二

日不和合應十三日布薩若十四日應正布薩者十三日不應作中間布薩便就十四日布薩亦是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若月大者乃至十三日和合得作中間布薩若不和合不得十四日應就十五日布薩亦名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何以故不得頻日布薩應當隔日布薩是名中間布薩應十四日布薩者不得停至十五日應十五日布薩者不得逆十四日若有因緣者得作布薩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盡名爲說若如是言我捨是說是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彼諸外道亦有說若實欲捨此說假言捨外道說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說者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捨說無罪

云何捨共住共住有二種一者清淨共住二者相似共住清淨共住者衆悉清淨共作布薩是名清淨共住相似共住者不清淨作清淨相與清淨者共作布薩是名相似共住彼清淨共住相似共住盡名共住若言我捨共住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彼諸外道亦有共住若實欲捨此共住假言捨彼共住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說捨共住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住者無罪

云何捨共利共利者有二種一者法利二者衣食利法利者名受誦問答衣食利者同受一施彼法利衣食利盡名共利若比丘言我捨此利是名捨戒餘如上捨佛中廣說若言捨法利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若但言我捨衣食利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衣食利不名捨戒得越毘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衣食利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彼諸外道亦有共利若實欲捨此共利假言捨彼利者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共利者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利者無罪

云何捨經論經論有九部若比丘言我捨此經論者是名捨戒若言我捨過去未來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經論者是名捨戒若作技中以佛語作歌頌若言我捨此歌頌中佛語者是名捨戒彼諸外道亦有經論若實欲捨此經論假言捨彼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越毘尼罪若誤說心狂捨經論者無罪

復次若比丘言我捨佛佛捨我我離佛佛離我我遠佛佛遠我我厭佛佛厭我我休佛佛休我如是皆名捨戒乃至捨諸經論亦如是是名還戒還戒者若瞋盡若卒說若獨說若不了說若因諍說若獨想說若說前人不解若向眠者說向狂者說向苦惱者說向嬰兒說向非人說向畜生說如是諸說還戒是不名捨戒羸者彼作是念我不如捨佛法僧乃至捨諸經論彼復作是念我當作沙彌作俗人作外道彼心念口言未決定向他人說是名戒羸若說戒羸事者語語偷蘭罪復作心念口言我不如捨佛乃至言我不如作本俗人復作是言我捨佛者勝乃至我習本俗人者勝是名戒羸說若說戒羸事語語得偷蘭罪是名戒羸若戒羸行婬法婬法者謂與女人有命三處中行婬三處初中後受樂是

名行婬法若比丘戒羸行婬法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女有命及死三處行婬初中後受樂如是非人女有命及死畜生女有命及死三處行婬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若人男有命及死非人男有命及死畜生男有命及死二處行婬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黃門有命及死非人黃門有命及死畜生黃門有命及死二處初中後二時受樂得波羅夷罪畜生者從象馬乃至雞是名畜生若犯此畜生得波羅夷罪象身大乃至雞身小得偷蘭罪若象身小乃至雞身大者得波羅夷罪是故說乃至畜生得波羅夷罪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未知智等智他心智苦習盡道智盡智無生智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涅槃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梵行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若比丘以染汙心欲看女人得越毗尼心悔若眼見若聞聲犯越毗尼罪各各裸形相觸得偷蘭罪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身大雖入不觸其邊者得偷蘭罪若衆生一道從是處食是處大小便若生若死若婬此衆生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若女人身列爲二分就二分行婬者偷蘭罪若緊縛令合行婬者波羅夷若女人段爲三分比丘於下分行婬波羅夷中分行婬偷蘭罪上分行婬波羅夷若女人身青瘀胮脹於此行婬者波羅夷身若壞爛偷蘭罪身全枯乾者亦偷蘭罪若以酥油水漬潤不壞行婬者波羅夷若形壞偷蘭遮骨鎖相連膿血塗著行婬者犯越毗尼罪白骨枯乾者越毗尼心悔石木女人畫女人越毗尼罪若比丘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若戒羸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便作俗人隨其所犯如法治罪若作外道亦如是若裹不覆若覆不裹亦覆亦裹不覆不裹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比丘不還戒若戒羸不出相便作俗人形服而犯罪者隨其犯得罪若比丘於比丘尼邊强行婬者比丘得波羅夷若比丘尼受樂者亦犯波羅夷若比丘尼於比丘所强行婬比丘尼波羅夷若比丘受樂波羅夷若比丘比丘展轉共行婬俱波羅夷比丘比丘尼共行婬者俱波羅夷比丘沙彌展轉共行婬比丘波羅夷沙彌驅出比丘俗人展轉共行婬比丘波羅夷俗人不犯乃至外道亦如是若比丘三種行婬人非人畜生復有三種女男黃門復有三種上中下道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若比丘眠心狂入定有母人强就比丘行婬比丘若覺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强就比丘行婬彼覺已初不樂中後受樂亦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强就比丘行婬彼覺已初中不樂彼後受樂波羅夷是比丘若眠乃至入定若母人就比丘行婬比丘覺已初中後不受樂無罪云何名受樂云何名不受樂受樂者譬如飢人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爲樂又如渴人得種種好飲彼以飲爲樂受欲樂者亦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

以種種死屍繫其頸上又如破癰熱鐵燒身不受樂者亦復如是若比丘行婬若買得若雇得若恩義得知識得調戲得試弄得未更事得如是一切得而行婬者皆波羅夷若心住不自覺者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出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犯波羅夷不應共住（解初戒竟）

世尊於毗舍離城佛五年冬第五半月十二日中食後東向坐一人半影為長老耶舍迦蘭陀子制此戒已制當隨順是名隨順法

四波羅夷第二戒初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瓦師子長老達貳伽勸化立僧房種種莊嚴高大妙好彫文刻鏤香油塗地如紺瑠璃色常有供辦種種飲食時有長老比丘來問達貳伽長老幾歲答言爾所歲客比丘言汝小我應是中住達貳伽既與上座房住復更勸化起立第二房復有長老比丘來如前次第與房復更勸化起第三房復有長老比丘來亦復如前是時達貳伽念言我種種辛苦作房而不得住我當何處復得材木人工更造房舍常為風雨寒熱蚊虻所困若辦此房始成得已傍人常待如猫伺鼠成便見奪奈何可辦便作是念我自工巧並有身力當於仙人窟邊黑石之上燒作完成瓦屋時達貳伽作是念已便於仙人窟邊黑石上燒作完成瓦屋種種刻畫（資二）（十二）安施戶牖唯除戶扇戶樞衣架餘者一時燒成其色純赤如優曇鉢華爾時世尊雨後天晴於耆闍崛山側往來經行如來佛眼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識以是因緣故說契經令毗尼久住知而故問諸比丘仙人山窟邊黑石上如優曇鉢色為是何等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達貳伽比丘先勸化作僧房彫文刻鏤極好莊嚴成已上座次受復作第二第三亦復如是便於仙人山窟邊黑石上私作燒成瓦屋其色妙好如優曇鉢華今仙人山窟邊石上者是爾時世尊告阿難持我衣來阿難持衣授與如來爾時世尊著衣已往到仙人山窟黑石上世尊成就最上威儀所謂行住坐卧世尊不復用心行此威儀所以者何業行功德自然殊勝非是諸天梵王所能及者如威儀修多羅中廣說爾時世尊以行威儀往到達貳伽燒成瓦屋所天神令屋戶自開其戶下小如來平入雖下不礙小而不礙爾時世尊入達貳伽燒成屋已便以金手合縵掌摩捫屋壁語諸比丘汝等觀此達貳（集二）（十三）伽比丘善能嚴飾作此好屋是達貳伽比丘雖得出家猶故不能猒本所習工巧技術猶未能捨而復焚燒傷殺衆生又此瓦屋寒則大寒熱則大熱能壞人眼令人多病有是諸患汝等當壞此屋莫使當來諸比丘習此屋法來世比丘當言世尊在時諸比丘各各自作屋住是故宜壞時諸比丘即壞此屋世尊壞此屋已還耆闍崛山時長老達貳伽比丘從村乞食還見屋已壞即作是言誰壞此屋時有比丘語達貳伽汝令大得善利何以故如來降屈顧臨此屋汝家此屋受用之福世尊知時故壞此屋時達貳伽聞是語已喜悅情至七日之中忘其飢渴過七日後便作是念我當何處更得材木起立房舍洴沙王木

匠大臣耶輸陀者是我本知識必有材木即便著入聚落衣持鉢詣耶輸陀家共相慰勞言無病長壽我欲起立房舍未有材木汝能見施材木不大臣答言家自無材上材亦盡若迎材至當相給與達貳伽復言莫作是語云何王家而言材盡大臣又言尊者若不見信可自往看時達貳伽即便往詣作坊求諸材木見有五枚飛梯材即便取二枚持歸作屋先王舊法五日一遊歷觀府庫金銀寶藏宮人倚直象馬欄廄車輿武効次行木坊見飛梯材少無二枚即問耶輸陀飛梯材何以少無二枚答言大王盡在不少如見第二第三案行復問耶輸陀飛梯材何故少無二枚答言大王盡在不少王即嗔言汝不燒我材耶不持我材與敵國耶即便有司攝繫耶輸陀耶輸陀被攝已即便思念近尊者達貳伽曾來索材無乃持去即便遣信白達貳伽言尊者曾來索材不持此二枚飛梯材去耶答言持來復遣使白尊者我坐失此飛梯材故被攝在獄尊者當作方便自得無過令我早出達貳伽即報言汝但白王先達貳伽比丘從我索材脫能持去顧勑檢校王即遣使喚達貳伽達貳伽便至王所長老達貳伽為人端正儀容詳雅天人所敬王見歡喜即問言尊者達貳伽不取我二枚飛梯材耶答言我取王言尊者云何出家人不與而取達貳伽言大王先與非是不與王問誰與答言王自見與王言尊者我為國王雖復多事不憶相見云何言與達貳伽言王不憶初受位時國中大臣集取一切河池泉水一切諸藥一切種子以水漬之白象牙上水滴灌頂拜為王王時口自發言令我為王國中所有水草樹木施與沙門婆羅門是故王與非是不與王言尊者我與國中無守護者不與有守護者何得倚傍先言偽辭見誣王言放此耶輸陀令去國中諸婆羅門及敬信士女皆歡喜言善哉尊者達貳伽方便智慧巧答大王得免斯過又令耶輸陀安隱得出時王舍城諸不信佛法者咸有恚言云何是沙門達貳伽倚傍偽理欺調於王苟得免罪恐自今已往我等家中所有材木亦當取去而言王先見與當奈之何如是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達貳伽比丘來來已佛問達貳伽汝實取王家飛梯材不答言實取佛言汝出家人云何他物不與而取達貳伽言世尊王先見與非是不與佛言云何王與達貳伽言王初登位時口自發言國中所有水草樹木施與沙門婆羅門是故言與非是不與佛言癡人王與無守護者不與有守護者令此王材有守護者云何言與達貳伽汝常不聞佛種種因緣呵不與取種種稱讚與而後取耶云何汝今不與而取達貳伽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事增長善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達貳伽比丘最初開不與取佛告諸比丘是達貳伽不但今犯最初不與取過去世時已曾最初犯不與取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衆生生光音天上世界還成光音諸天來下世間時天人行往虛空以禪悅為食快樂善住所在遊行身光相

照不以日月爲明爾時衆生無有晝夜日月
歲數時節時水既去地味遍生如天甘露時
有一貪味輕躁衆生嘗此地味覺色香美味
心便貪著其餘衆生斆而食之亦覺其美皆
共取食食已其身麤重退失神通光明悉滅
世間便有日月昏明歲數時節爾時衆生非
男非女食地味久形色並異其食多者身色
麤醜其食少者身色端正時端正者自言已
勝見麤醜者輕彼不如恃端正故便起憍慢
起憍慢罪故地味即滅更生地肥味如純蜜
時諸衆生皆驚歎言如何地味忽然而滅便
復相與共食地肥其食多者形色麤醜其食
少者身色端正其端正者憍慢轉增如是已
後地肥復滅地肥滅已次生地芝味如石蜜
其食多者醜食少者好亦復如前其端正者
起憍慢心於是地芝忽然復滅地芝滅已次
有自然業生粳米取已還復不覺增減朝取
暮復暮取晨復比丘當知時諸衆生見地芝
滅已遂生憂惱譬如丈夫憂惱所逼彼時衆
生雖心憂怖而自不知已之過罪爾時衆生

復食彼自然粳米食米漸久便有男女形生
更相染著婬欲轉熾遂成夫婦餘衆生見已
嗔恚打擲云何世間非法忽生是會非生天
法從今已後當修善法生天之會佛告比丘
時有衆生爲非法者慚愧猒汙藏隱不出或
一日二日乃至一月於是便興屋舍而自障
蔽爲非法故彼時衆生便作是念我等何爲
竟日疲苦不如晨旦并取粳米兼明日食明
日有衆生來喚共取粳米此衆生答言我昨
并取彼衆生言此是好法便相効并取乃至
十日二十日一月二月以貪意儲畜故粳米
變生穅稽朝取處暮則不生爾時衆生便共
聚會聚會已便相謂言我等本時皆自然飛
行禪悅爲食快樂安隱轉食地味時彼衆生
未有惡法以惡法起故地味即滅而地肥生
地肥既生猶香且美次生地芝乃至粳米猶
故香美我等今日當立制限分其米地令有
畔界即便封之此分屬我彼分屬汝時有一
衆生作是念若我自取已分不久當盡寧可
少取他分令我分久在彼諸衆生見此衆生

不與而取便語之言汝今云何不與而取勿
復更作然此衆生猶取不止乃至再三彼衆
生重見如此便言云何衆生行不與取乃至
再三從今已往若不與取者當加刑罰彼遂
不已便即捉得痛加杖捶彼得杖已便大喚
言云何世間有是惡法是衆生以杖見打是
時打者捉杖放地亦大喚言云何世間有是
惡法何種衆生不與而取妄有所說不知羞
愧於是世間便有三惡法出何等三一者不
與取二者妄言三者以杖打人是爲最初三
惡法出佛告諸比丘是時衆生最初不與取
者豈異人乎今瓦師子達貳伽比丘是也是
達貳伽從過去最初時不與取今復於我正
法中亦最初不與而取時諸比丘復白佛言
云何是達貳伽比丘蒙世尊恩被袈裟洴沙
王見已便放令去佛言如是諸比丘是達貳
伽比丘不但今日蒙我袈裟而得免罪過去
世時已蒙我恩著袈裟亦得度脫過去世時
大海邊有睒婆梨樹上有金翅鳥是鳥身大
兩翅相去百五十由延是金翅鳥法以龍爲

食欲食龍時先以兩翅搏海令水兩擗龍身
便現即取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
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
食彼諸龍爾時是鳥以翅搏海見龍欲食龍
甚驚怖便取袈裟戴著頂上尋岸而走是時
彼龍化為人像金翅鳥化為婆羅門像追逐
此龍而並種種罵言汝何不早放袈裟此龍
畏死急捉袈裟死不放爾時海島有仙人
住處華葉茂盛時龍恐怖無所依怙便往投
趣仙人住處仙人有大威德金翅鳥不敢便
入遙向仙人而說偈言

今此弊惡龍　自變為人身　畏死求解脫
而來入是中　仙人德力故　我當忍飢渴
寧自失身命　不復食此龍

爾時仙人作是念誰說是偈便起出看見此
龍為金翅鳥所逐即便說偈答金翅鳥言

當令汝長壽　常食天甘露　忍飢不食龍
敬心於我故

時金翅鳥蒙仙人威神飢渴即除是時仙人
復告金翅鳥汝坐犯戒受此鳥形汝今復習
殺當墮地獄廣說十惡乃至邪見如是一一
皆墮地獄畜生餓鬼及阿脩羅汝今宜當共
此龍更相懺悔後無餘怨彼即懺悔懺悔已
各還本處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者豈異人
乎即我身是金翅鳥者洴沙王是龍者達貳
伽比丘是是達貳伽比丘本已蒙我袈裟得
脫金翅鳥難今復蒙我袈裟得脫王難時比
丘白佛言云何是洴沙王見是達貳伽比丘
著袈裟故令解脫佛告諸比丘不但今日
本已曾爾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
是過去世時有王善化人物離諸怨敵五穀
豐熟民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施持
戒時彼國有獵象師其家貧窮又多兒子兒
子各各求索飲食時獵師婦語其夫言居家
貧窮飢寒如是何不勤於家業獵師答婦欲
作何等婦言可勤修先人之業時彼獵師即
辦粮食執持獵具到雪山邊時有六牙白象
住在山下凡生象中有如是智便自念言以
何等故人欲殺我欲殺我者以我牙故是時
彼象其祖先死象取其牙藏著一處其父續
死復取其牙藏著一處出羣象外彷徉遊食
彼時獵師次第遊獵歷諸山林遂至象所象
遙見獵師便生念言是何丈夫乃至此中將
非獵者欲來見殺即便舉鼻招喚獵師獵師
明練相象之法若我不去此必見害便至象
所象即問言汝來何求獵師即向說其來意
象言汝更不來者當給汝所須獵師答言我
有所得不欲出門何況至此時象即以先藏
祖牙與之獵師得已歡喜還國彼作是念我
持此牙歸妻子衣食未得幾時我當屏處獨
自食之若我強健便有婦兒一旦無我無五
錢分便持象牙詣沽酒家時沽酒者遙見彼
來便作是念此何處來我於今日必得少利
便數牀褥代擔象牙請彼令坐乘彼飢渴與
酒令醉醉復更索便共書券得酒甚少上券
甚多後日醉醒復更索酒沽酒者言何故更
索君似未解當共計錢若錢有餘當更相與
算計既竟無一餘錢彼即念言我當何處更
得錢財正當入山還殺彼象即便入山至先
象所象見獵師問言何故復來獵師對象說

其來竟象言先與汝者今為所在答言無智所致放逸用盡象言汝能更不放逸者當復與汝獵師答言我以悔前所為何緣重爾若能更惠眞不出門象復持父牙而用與之獵師即持象牙還國復如前法無道用盡即作是念當殺彼象今若往者不令見我彼大象者於春後月天時大熱入池洗浴浴已還出在衆象前涼息樹下爾時獵師便以藥箭射彼大象中其眉間血流入眼象便舉頭看箭來處即見獵師便遙誨之汝弊惡人無有反復如我今者力能相殺但恭敬袈裟故不殺汝即喚獵師汝可速來截取我牙以身障彼獵師不令餘象害之爾時林中有諸天神即說偈言

內不離癡服　外託被袈裟　心常懷毒害
袈裟非所應　三昧寂無想　永滅煩惱衣
內心常寂滅　袈裟應其服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象王者豈異人乎即今洴沙王是獵師者今比丘達貳伽是洴沙王曾已恭敬袈裟故恕彼獵師今復以達貳伽被袈裟故而不與罪諸比丘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洴沙王見達貳伽威儀庠序不起惡心佛告諸比丘是洴沙王不但今日愛樂威儀不起惡心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王善化人物離諸怨敵五穀豐熟民多受樂節義恩良仁德孝慈布施持戒汎愛人物王有一象名曰大身兇惡難伏威震遠近時諸敵國莫能當者有所討伐皆悉摧破諸有犯王法者皆令此象足蹈殺之王有此象怙之無畏彼象廄壞象便逸走到精舍邊見諸比丘威儀庠序又聞誦經殺生受苦不殺獲福象聞此言心即調柔時有罪人犯法應死王勑有司令象蹈殺時象以鼻三齅罪人都無殺心彼監殺者即以白王象見罪人直以鼻齅都無殺意王聞此言甚大愁怖便語來者象審爾耶答言實爾王召大臣共論此事大臣既集王告之言吾今為王無能勝者正恃此象今忽如是當如之何大臣是時即呼象子而問之言近象廄壞象至何處象子答言至精舍所大臣聰明豫知此象見諸比丘必聞經法心意柔輭不欲殺生便教象子近象廄邊作博戲舍作屠兒舍作囚繫舍汝便繫象近此諸舍彼象見博者張目僢手高聲大喚見彼屠兒殘殺衆生又見獄囚拷掠楚毒象見是已惡心還生王送罪人象即蹈殺爾時諸天即說偈言

象見善律儀　又聞罪福聲　善心日夜增
惡行漸得滅　習近諸惡業　先心還復起
唯有明智人　直進而不迴

佛告諸比丘爾時大身象者豈異人乎即洴沙王是洴沙王宿世時曾見比丘威儀庠序愛樂歡喜今見達貳伽威儀庠序甚大歡喜不問其罪時達貳伽即作是念我作第一房上座次受驅我令出第二第三亦驅我出後續作燒成瓦屋世尊復勑令壞取王家材持用作舍世尊復見種種呵責徒自辛苦用多事為自令已往止此苦事依隨僧衆苦樂住過時達貳伽便習無事晝夜精誠專修道業得諸禪定成就道果起六神通自知作證時達貳伽深自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衆得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諸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不與盜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求糞掃衣於舍衛城邊求不得便至塚間亦復不得尋水而求亦復不得最後至浣衣處求時浣衣者浣衣已竟別在一處與人共語時比丘往至衣所有異男子語浣衣者言彼出家人欲取汝衣衣主問言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浣衣者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須臾比丘便取此衣向異男子復告浣衣者言沙門已取汝衣浣者猶故答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時彼比丘便挾衣而去彼男子復告浣衣者沙門釋子已擔衣去衣主便起看之咄哉實持衣去便逐喚言尊者尊者是衣是王大臣許長者許各各有主願莫擔去比丘故去猶不放衣主便罵言敗行沙門若不還我衣當如是如是治汝比丘持衣往至住處開戶以衣敷牀上閉戶而坐時浣衣者持五種灰入祇洹有餘比丘在祇洹門間經行復有坐思惟者比丘便謂浣衣者言何以高聲大喚浣衣者言今我失衣何以問我高聲喚爲諸比丘言誰持汝衣答言出家人即問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子諸比丘問言持至何處浣衣者言入此房中諸比丘便往彼房以指打戶喚言長老開戶彼比丘默然不應有年少比丘多力强排戶入盜衣比丘即大慚愧低頭不語時年少比丘便於牀上取衣而出以其領數調浣衣者言衣數相應不答言相應時諸比丘語浣衣者言此中出家有種種人譬如一手五指不齊雜姓出家何得一種汝好賢者莫廣語人我等自當上白世尊時浣衣者即作是言沙門釋子有王者力婆羅門長者力我向但恐都失此衣今既還得何所復說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即便喚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不與取耶世尊我知制戒自謂城邑聚落不謂空地佛言癡人聚落中不與空地不與有何等異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浣衣者不信傍人爲彼比丘所欺耶佛告諸比丘是浣衣者不但今世不信過去世時亦曾不信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二婆羅門往南天竺學外道經論學已還其本國當共還時道由曠野經放牧處見二羖羊當道共鬬羊相觸法將前而更却時在前行者尊愚直信語後伴言看是羖羊四脚之獸而用義讓知我婆羅門持戒多聞數數爲我却行開路後伴答言婆羅門汝莫輕信謂羊有義此非相重鬬路相避羊鬬之法將前而却在前行者不信其語爲羊所觸即時絕倒傷破兩膝悶絕躃地衣服傘蓋裂壞蕩盡彼時有天而說偈言

衣服裂壞盡　體傷悶躃地　此患癡所招
斯由愚信故

佛告諸比丘時前行婆羅門豈異人乎今失衣者是時後行婆羅門者今告異男子是時羝羊者取衣比丘是失衣人先以不信爲羊所困今復不信自致失衣本曾不信後行者語今雖告語亦復不信佛告諸比丘諸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聚落空地不與盜數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音釋

倮郎果切赤體也　漬疾智切浸也　癰於容切疽也　戶牖牖與久切戶牖半門爲戶以木爲窗爲牖　洴沙梵語也此云橫實王名也洴萍經切　廄居祐切馬舍也　翅失利切鳥翼也　彷徉彷步光切徉與章切彷徉徘徊也　涴胡管切泥著也　羖羝羖公戶切羝都奚切並牡羊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攝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瓶沙王先祖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以手拍頭以爲嚴教賊大慚愧與死無異後更不作至祖王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以灰團之須臾放去賊大慚愧與死無異後更不作至父王時治罪人法有作賊者驅令出城賊自慚愧與死無異後更不作瓶沙王法有作賊者驅令出國以是爲教時有一賊七反驅出猶故來還劫殺村城爾時有人捉得此賊縛送與王白王言此賊七反驅出猶故來還劫殺村城願王苦治王告大臣將是賊去以罪治之大臣白言止止大王王自治罪莫付臣下何有捨王臣下專輒大王教令時所尊重正出於王治法久存王言將去截其小指爾時有司速將罪人急截其指恐王有悔時王即自試齧指痛殊難忍即便遣信勅語大臣莫截彼指臣答王言已截其指王甚愁悔即自念言我今便爲法王之末非法王始夫爲王者憂念民物何有人王傷截人指爾時瓶沙王疾勑嚴駕往詣世尊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曾祖先王治罪人法唯以手拍頭次第諸王及至我身惡法日滋正化漸薄謬得爲王傷截人體自惟無道愧懼實深佛告大王治國盜齊幾錢罪應至死盜齊幾錢應驅出國盜齊幾錢應用刑罰爾時瓶沙王白佛言世尊以十九錢爲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爲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爾時世尊爲瓶沙王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已憂憒即除禮佛而退王去不久爾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座而坐告諸比丘向瓶沙王來至我所爲我作禮於一面坐而白我言世尊我先曾祖治罪人法以手拍頭正化相承乃至我身我即問言大王盜至幾錢罪應至死乃至應罰王言十九錢爲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爲四分若盜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我爲瓶沙王隨順說法歡喜而去佛告諸比丘從今當知十九古錢名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爲四分若盜一分一分

直犯波羅夷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缾沙王𣈆罪乃爾佛告諸比丘是缾沙王不但爾世如是𣈆罪過去世時亦曾𣈆罪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爾時有王號曰名稱時國人民皆工巧技術以自生活所謂妓樂歌頌或作金銀寶器華鬘瓔珞嚴飾之具或調象馬及諸道術種種工巧無不備悉以是生活若無工巧技術者謂之愚癡若有作賊者亦名愚癡時有一人作賊國人縛送與王白言大王此人愚癡事願王治之王言止止世人失財世人作賊我復何用共作惡為王便思惟當作何方便我治王事令羣臣不知惡法不起復更思惟自昔已來始有一愚癡人是愚癡人不能滿千我便命終即持愚人付一大臣我須千愚癡人用作大會若當數滿白我令知臣即執持愚人繫在一處王尋念言是愚癡者將無飢死便告大臣將愚人來重告臣曰好看此人莫令羸瘦著我無憂園中五欲娛樂妓樂供給大臣受敕即將愚人如王所敕爾時復有愚人聞王捕得愚人乃至安著無憂園中妓樂供給便自送身詣大臣所白言我是愚癡人大臣欲取王意來便送著無憂園中如是不久其數滿千臣白王言愚人數已滿千更須何等當速辦之王聞此言甚大愁憂昔來久遠始有一愚癡人如何今者未經幾時已有千數將是末世惡法增長王敕羣臣於無憂園中灑掃燒香懸繒旛蓋備辦種種餚饍飲食臣即如敎備王所勅時王出遊與諸羣臣十八部衆詣無憂園中王既坐已問諸羣臣愚人今在何處可喚將來愚人盡至王見愚人久在園中衣被垢膩爪長髮亂即勑羣臣將愚人去沐浴新衣剪髮截甲然後將來來已與種種飲食賜以財寶恣其所須即勑愚人汝等還家供養父母勤修家業莫復作賊爾時愚人聞王告勑歡喜奉行

時彼國王即以王位授與太子出家入山學仙人法是時國王而說偈言

本求千愚人　作會謂難期　如何未幾時
千數忽已滿　惡法日夜增　大會於是止
欲離世惡人　宜時當出家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王名稱者豈異人乎即缾沙王是缾沙王先世已來常𣈆罪報今既為王續亦𣈆罪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缾沙王敎令行已尋復還悔佛告諸比丘是缾沙王不但今日敎令行已尋復還悔過去世時亦曾還悔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無有錢財以乞自活是婆羅門有婦不生兒子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念彼那俱羅子如其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時婆羅門於他舍會或得乳酪及得餅肉持還歸家與那俱羅又於後時婆羅門婦忽便有娠月滿生子便作是念是那俱羅生吉祥子能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行乞食時便勑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婆羅門婦與兒食已便去比舍借碓舂穀是時小兒有酥酪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

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蛇欲殺我弟如所説

毒蛇那俱羅　飛鳥及禿梟　沙門婆羅門
繫母及前子　常共相憎嫉　懷毒欲相害

時那俱羅便殺毒蛇段爲七分復作是念我今殺蛇令弟得活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遥見其婦在於舍外便瞋恚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是那俱羅於後將無殺食我兒瞋恚而言徒養此蟲爲其所害即前以杖打殺那俱羅既入門内自見其兒坐於庭中嗽指而戲入見毒蛇七分在地見是事已甚大憂悔時婆羅門深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察卒便殺之可痛可憐即便迷悶躃地時空中有天即説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佛告諸比丘爾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即瓶沙王是彼於昔時以曾輕躁作事尋悔今復如是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物王或捉或殺或縛或擯出言咄男子汝賊耶汝癡耶比丘如是不與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第二戒緣竟

比丘者比丘名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十衆十衆已上年滿二十此名比丘聚落者聚落名若都墻圍遶若水渠溝塹籬柵圍遶又復聚落者放牧聚落技兒聚落營車聚落牛眠聚落四家及一積薪亦名聚落空地者空地名垣墻院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聚落界者去籬不遠多人所行蹤跡到處是名聚落界如是水渠溝塹籬柵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放牧聚落者最邊巷舍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技兒聚落者最邊車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營車聚落者最邊車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牛眠聚落者最邊家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四家及積薪聚落者最邊家外除聚落界餘者盡名空地不與者若男若女若黄門二形在家出家無有與者盜心取隨盜物者物有八種一者時藥二者夜分藥三者七日藥四者盡壽藥五者隨物六者重物七者不淨物八者淨不淨物是名爲八取者取名捉物移離本處是名爲取隨其所盜者不如十六督監盜取王家一枚小錢買瓜食之爲王所殺王無定法自隨其意或小盜便殺或盜多不死當如世尊問瓶沙王法大王治國盜齊幾錢至死幾錢驅出幾錢罰財瓶沙王答佛十九錢爲一罽利沙槃一罽利沙槃分爲四分若取一分若一分直罪應至死今隨所盜義以此爲准王者王名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受職爲王王捉者王使人執或捉其手及餘身分是名捉殺者奪其命是名爲殺或縛者或以屋縛或以城縛或以村縛或著鎖絆或著杻械是名爲縛擯出者驅出聚落驅出城驅出國是名擯出咄男子汝賊汝癡汝愚者呵責之辭比丘如是者犯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没墮落無

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
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
又復波羅夷者於涅槃退沒墮落無證果分
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離於不盜法退
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所可犯
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
時藥者一切根一切穀一切肉根者治毒草
根䕸根莧樓根芋根羅蔔根葱根是名根穀
者有十七種一稻二赤米稻三小麥四麰麥
五小豆六胡豆七大豆八豌豆九粟十黍十
一府子十二薑句十三闍致十四波薩陀十
五莠子十六脂那句十七俱陀波是名十七
種穀肉者水陸蟲肉云何水蟲水蟲者魚鼈
提彌䘷羅脩羅脩脩羅脩脩摩羅如是等水
中諸蟲可食者是名水蟲云何陸蟲陸蟲者
兩足四足無足多足如是等名陸蟲如是根
食穀食肉食皆名時食何以故時得食非時
不得食是名時食若比丘盜心觸時藥犯越
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夜分藥者十四種漿一菴羅漿二拘棃漿三

安石留漿四顛哆棃漿五蒲萄漿六波樓沙
漿七揵揵漿八芭蕉漿九罽伽鞮漿十劫頗
羅漿十一波龍渠漿十二甘蔗漿十三呵棃
陀漿十四呿波棃漿此諸漿初夜受初夜飲
中夜受中夜飲後夜受後夜飲食前受至初
夜飲是故名夜分藥若比丘盜心觸夜分藥
犯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
羅夷
七日藥者酥油蜜石蜜脂生酥酥者牛水牛
酥羖羊羺羊酥駱駝酥油者胡麻油蕪菁油
黃鹽油阿陀斯油蓖麻油比樓油比周緩陀
油迦蘭遮油差羅油阿提目多油緩頭油大
麻油及餘種種油是名為油蜜者軍荼蜜布
底蜜黃蜂蜜黑蜂蜜是名為蜜石蜜者槃施
蜜那羅蜜緩闍蜜摩訶毗棃蜜是名石蜜脂
者魚脂熊脂羆脂脩脩羅脂賭脂此諸脂無
骨無肉無血無臭香無食氣頓受聽七日病
比丘食是名脂生酥者牛羊等諸生酥淨灑
洗無食氣頓受聽七日病比丘食此諸藥清
淨無食氣一時頓受得七日服故名七日藥

若比丘盜心觸七日藥越毗尼罪動彼物偷
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盡壽藥者呵棃勒毗醯勒阿摩勒草茇胡椒
薑長壽果仙人果乳果豆色果波羅悉多果
槃那果小五根大五根一切鹽除八種灰餘
一切灰除石蜜滓地餘一切地此諸藥無食
氣頓受病比丘終身服是名終身若比丘盜
心觸終身藥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
處滿者波羅夷
隨物者三衣尼師壇覆瘡衣雨浴衣鉢大揵
鎡小揵鎡鉢囊浴囊漉水囊二種腰帶刀子
銅匙鉢支鉞筒軍持澡罐盛油皮瓶錫杖革
屣傘蓋扇及餘種種所應畜物是名隨物復
有俗人隨物軍器刀杖衣服及餘種種白衣
所畜眾物亦名隨物若比丘盜心觸隨物得
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
夷重物者牀臥具及餘重物牀臥具者臥牀
坐牀小褥大褥拘褻枕及餘重物者一切銅
器一切木器竹器一切瓦器銅器名者銅瓶
銅釜銅鑊銅杓及餘種種銅器是名銅器木

器竹器者木函木瓶木盆木杓竹筐竹席乃至竹筥及餘種種一切木器竹器是名竹器木器瓦器者從大甕乃至於燈盞是名瓦器牀臥具及種種餘物是名重物若比丘盜心觸此重物等得越毗尼罪動彼物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不淨物者錢金銀比丘不得觸故名不淨物若比丘盜心觸不淨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淨不淨物者眞珠瑠璃珂貝珊瑚玻瓈硨磲碼碯璧玉是諸寶物得觸不得著故名淨不淨物若比丘盜心觸此淨不淨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復有十六種物地地中物水水中物船船中物乘乘中物四足四足上物兩足兩足上物無足無足上物虛空虛空中物云何地金鑛銀鑛赤銅鑛鉛錫鑛白鑞鑛空青雌黃石膽鹽石灰赤土白墡乃至瓦師取土地是名地比丘盜心觸此諸地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地中物者若人藏物著地中所謂錢金銀玻瓈珂貝眞珠硨磲碼碯酥瓶油瓶石蜜瓶根莖枝葉果等諸藥乃至八種物藏著地中是名地中物若比丘盜心觸此地中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水者水有十種河水池水井水龍淵水清水溫泉水不病水雨滂水空中水長流水有處水貴有處水賤或一錢得四五瓶或一切所有物得一瓶如近村城邑而有好水一錢得五六瓶有賈客遠行路遊曠遠或五由旬或十乃至五百由旬道路無水彼諸賈客皆各負水去或有自供或有賣者時有一賈客水少不足爲熱渴所逼便作是念若我存者自能得錢若我渴死錢復何用盡以財物買一瓶水時有比丘隨賈客行賈客常供給比丘水未至所在水便欲盡時賈客語比丘言道路猶遠水復欲盡爾許水以供尊者爾許水我自當飲如賈客所施比丘應當如其量飲若盜心多飲滿者波羅夷不滿者偷蘭罪

賈客復言今供給尊者水飲願莫與他時有老病人爲熱渴所逼來從比丘乞水飲比丘慈心念彼病者作是思惟主人雖作是言彼病可愍我今以水施之主人故當不見怪責以同意故不犯有人乘船載水比丘爲渴所逼盜心觸彼船上水者得越毗尼罪若以鉢若揵鎡盛彼水未離船者偷蘭罪若持水去身衣盡離船滿者波羅夷穿彼水器得越毗尼罪若以筒就穿孔飲水滿者波羅夷若稍稍飲數數止者口口偷蘭罪若水器先有塞孔以盜心拔塞得越毗尼罪水注器中得偷蘭罪若水注斷滿者波羅夷若水連注未斷即起悔心是犯重罪還以水倒本器中者偷蘭罪若欲合船盜者順牽船尾過船頭處波羅夷若倒牽船者船頭過船尾處若右邊傍牽左過右者波羅夷若左邊傍牽亦如是若小舩移動比丘盜心觸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小船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人有溉灌渠流水或一宿直一錢乃至二三四五錢若比丘若爲佛法僧自爲盜心壞彼渠者得越毗尼罪水流入田偷蘭罪滿者波羅

夷若比丘不欲直壞渠方便假牽塼木令水
決出牽時得越毗尼罪水流入田偷蘭罪滿
者波羅夷若作方便驅牛羊駱駝壞渠者亦
如是若比丘嫉妬心壞渠棄水者得越毗尼
罪若比丘共賈客行曠野中有人言明後日
當至水時有賈客大擔水比丘甚渴乞水不
得便嗔恚言弊惡人汝何乃慳貪多持水行
亦不能自飲亦不與畜生亦不與沙門婆羅
門不久當棄何用水爲比丘便壞彼水器以
惡心故得越毗尼罪若人家中以器儲水若
比丘親里知識被燒比丘以盜心取水救火
若觸得越毗尼罪動彼水器得偷蘭罪以水
澆火滿者波羅夷若憶念言當還水若與直
取用不犯若彼家被燒即以彼水助澆火者
不犯若時世遭旱十年二十年有人守護池
水若井水比丘以盜心持器取水觸彼水者
越毗尼罪盛水時偷蘭罪若擔水離池去者
波羅夷若池有院閉門比丘以盜心持筒遙
飲水水連續不斷滿者波羅夷口口飲息者
口口偷蘭罪若井水比丘以盜心下瀧時得

越毗尼罪若水入器時得偷蘭罪持水離井
滿者波羅夷有諸外道家以器儲水其家被
火外道荒懼比丘爾時便作是念如是如是
子惡邪外道常妬佛法毀呰沙門釋子今當
中汝便前以杖打水器破以惡心壞他物故
得越毗尼罪有諸名水所謂瞻波國有恒水
王舍城有溫泉水巴連弗邑有摁奴河水波
羅奈國有佛遊行池水沙祇國有玄注水舍
衛城有祔多梨水摩偷羅國有搖蒲那水僧
伽舍國有石蜜水有諸貴人遣使取此諸水
在道止息有比丘爲渴所逼以盜心觸彼水
者得越毗尼罪水入器中偷蘭罪若水注斷
滿者波羅夷若水注未斷中起悔心畏犯重
罪以水還倒本器者得偷蘭罪有諸貴人遊
戲園中作香池水有比丘以盜心取彼水而
水不直錢計其香價隨時犯罪是謂水水中
物者有物在水中生所謂優鉢羅鉢曇摩俱
物頭分陀利須健提藕根等及餘種種水生
物若比丘以盜心觸此諸水中生物者得越
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

波羅夷若一華直滿者波羅夷不滿者一一
偷蘭罪但取華著地未波羅夷華東大重不
能勝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舉離地波羅夷乃
至一切水生物亦復如是若諸貴人於遊戲
浴池中作金銀華及諸戲船鳧鴈鴛鴦異類
之鳥若比丘以盜心觸彼物時得越毗尼罪
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取離本處滿者波羅
夷若復持金銀瑠璃硨磲碼碯珊瑚琥珀珂
貝赤寶及餘八種若有人持此衆物藏著水
中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
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水
中物船物者毗俱羅船俱阿吒船拔瞿梨船
毗尸伽船馬面船象面船魚面船羊面船或
一重乃至七重或有壁或無壁者共載象船
載馬船載財物船載瓦器船載皮船載鐵器
船乃至箄栰若是船栰繫著一處若比丘盜
心觸彼船得越毗尼罪若動彼船偷蘭罪離
本處波羅夷斷繩船未離本處者偷蘭罪雖
復離本處未斷繩者亦偷蘭罪若斷繩離本
處者波羅夷若本欲盜船不盜物畏人覺故

令物乘去雖離本處未波羅夷若捨物已船離本處波羅夷若本欲盜物不盜船是人覺故合船乘去未波羅夷捨船已持物去者波羅夷若欲船物合盜者船離本處波羅夷若欲水底持去者沒時波羅夷若有人繫船岸邊於屏處坐有比丘欲盜船時有餘人語船主言有出家人欲盜汝船時船主問言何道出家答言沙門釋種子船主言無苦沙門釋子不與不取是時比丘身以觸船時異人復語船主言是比丘以取汝船船主便疑是比丘將無欲盜我船耶即起而問言尊者欲作何等時比丘默然不對便以篙擿船而去船主追喚言尊者莫棄船去是船是王船若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是作福船是渡人船又復恐怖比丘言弊惡人汝若乘我船去者我揭三後當苦治汝是比丘雖棄船去十五遠而船王不作失想比丘亦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船王若作失想比丘作得想者波羅夷若船主繫船著岸邊有客比丘來語船主言長壽借我船渡船主答言我獨一人那得相渡比丘復言

長壽我食時欲至莫令我失食汝令渡我者便爲與我食便爲施我樂我令與汝令世後世更互相渡船主復言汝亦無雇直云何而欲虛渡汝腳如餓烏東西不住誰當渡汝比丘又復卑辭苦求船主復言自可渡尊者令止一人何辦相渡比丘答言長壽汝但捉柂我自作力船主便許便呼大德上船彼至河中比丘捉杖便打彼船主罵言弊惡人敢毀辱沙門釋子罵訖復打船主手臂腳腨傷破勞熟已便排著水中得偷蘭罪船主若死比丘先有殺心者波羅夷若先無殺心偷蘭罪爾時比丘若盜彼船若盜行具滿者波羅夷不滿偷蘭罪若比丘惡心沉彼船若破彼船若放隨流去以壞失他物故得越毗尼罪有人爲福故常以船渡人比丘若渡應繫著岸邊令後人得渡若比丘盜彼船若行具滿者波羅夷若沒著水中若破若放令隨流去得越毗尼罪比丘若乘栰渡至彼岸當牽栰著岸上現處令後人得渡莫著屏隈處是名船物船上物者船上所有諸物謂金銀真珠錢

財琥珀瑠璃珂貝珊瑚硨磲赤寶纓劫貝乃至一切衣服穀食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船上諸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者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乘者若車若輿若輦若步挽車乃至小兒戲車是名爲乘若揭二盜兩輪車順牽後十六過前滿者波羅夷若逆推前後過滿者波羅夷若傍牽左輪過右輪右輪過左輪滿者波羅夷若比丘壞彼乘稍稍取若盜一一木滿者波羅夷不滿者偷蘭罪若小乘可全擔去者若觸得越毗尼罪動彼乘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乘物乘上物者若師子皮覆虎皮覆豹皮婆羅覆及諸種種覆物一切敷具一切莊嚴乘物乘上一切物者所謂金銀瑠璃硨磲碼碯真珠珂貝珊瑚琥珀及赤寶纓衣被飲食及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物者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乘上物四足物者所謂象馬駝牛驢騾羊乃至鼠狼若比丘欲盜象若牽若驅舉一腳乃至三腳偷蘭罪

四脚離本處波羅夷如是馬駝乃至羊亦如
是若小可全擔者若觸得越毗尼罪若動者
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四足物
四足上物者莊嚴象具乃至莊嚴鼠狼具及
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若比丘以盜心觸
此諸物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
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四足上物兩足物者
所謂人及鳥等若比丘盜彼人若誘去若刀
杖驅舉一足偷蘭罪舉兩足波羅夷若小可
擔負者若觸越毗尼罪若動偷蘭罪若離本
處滿者波羅夷乃至鳥亦如是是爲兩足物
兩足上物者所謂女人莊嚴具男子莊嚴具
乃至鸚鵡鳥莊嚴具女人莊嚴具者釵鐶衣
服等男子莊嚴具者衣冠瓔珞等乃至鸚鵡
鳥莊嚴具者以種種珠鈴等繫其頸脚及餘
八種物若覆藏若不覆藏比丘以盜心觸彼
兩足上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
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兩足上物無足
物者所謂蚘蟒食華食果食肉吸風等蚘若
著瓶中若著篋中有一比丘本是禁蚘師後
出家此比丘欲盜彼蛇即欲取蛇恐其主覺
舉篋持去未波羅夷若出蛇離篋滿者波羅
夷若本欲盜篋不盜蛇畏主覺故合蛇持去
未波羅夷若棄蛇特篋去滿者波羅夷若欲
蛇篋合盜者擔去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盜
瓶中蛇蛇尾未離瓶口者未波羅夷若頭尾
都離滿者波羅夷若嗔嫌彼便罵言惡人何
以籠繫衆生即開瓶令蛇得出者得越毗尼
罪比丘盜心觸無足物者越毗尼罪若動彼
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無足
物無足上物者所謂金銀眞珠硨磲琥珀珊
瑚珂貝瑠璃赤寶乃至八種物若覆藏若不
覆藏人畏是無足物故無敢取者比丘以盜
心觸此無足上物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偷蘭
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是名無足上物虛
空物者所謂菴羅樹詹蔔樹閻浮樹椰子樹
只波羅樹龍華樹吉祥果樹乃至一切諸華
果樹若比丘以盜心盜此諸樹若一樹滿者
波羅夷不滿者隨其枝樹樹偷蘭罪若拔樹
栽積在一處未波羅夷舉離地滿者波羅夷
若重不能勝曳去不離地雖遠未波羅夷若
舉離地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觸此虛空物得
越毗尼罪若動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
夷是名虛空物虛空中物者所謂菴羅果乃
至吉祥果若比丘盜心貪此諸果若食一果
滿者波羅夷若不滿者口口偷蘭罪比丘動
樹落果在地未波羅夷若取果持去滿者波
羅夷二人偷果一人上樹落果一人在下拾
果未波羅夷若樹上人下樹持果去滿者波
羅夷取一切諸果亦如是若佛生處若得道
處轉法輪處尊者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
處般闍于瑟大會處是諸處皆種行樹樹上
各各以衆寶莊嚴其樹及八種物若覆藏若
不覆藏若比丘以盜心觸彼衆寶者得越毗
尼罪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是名虛空中物是謂十六種物若比丘以盜
心觸彼物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
本處滿者波羅夷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

音釋

憒古對切心亂也　娠升人切妊也　碓都內切舂具也　舂詩容切擣米也　唼音帀含吸也　柵耻格切木為寨也　積子智切聚也　絆博漫切繫足曰絆　筧當佚切　穬古猛切麥也　莠以九切草也　鞮都奚切　蘢盧功切草名也　羺奴鈎切胡羊也　舭符支切　犍鎡梵語也此云淺鐵鉢鍵音虔鎡音咨　漉水囊漉盧谷切漉水囊漉水去麁之具也　縶陟立切　筥居許切箱之圓者曰筥　鑛古猛切璞石也　澇郎到切淹也　儲陳如切積聚也　萍蒲經切大萍曰蘋　屏補永切隱僻也　擿直炙切振也　揣市兗切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　　攝四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有十三種分齊物何等十三一物分齊二處分齊三不定分齊四垣墻分齊五籠分齊六寄分齊七雜分齊八牆分齊九相因分齊十栓分齊十一園分齊十二賊分齊十三稅分齊物分齊者物有八種何等八一時藥二夜分藥三七日藥四終身藥五隨物六重物七不淨物八淨不淨物是名物分齊若比丘以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處分齊者地地中物水水中物船船中物乘乘中物四足四足上物兩足兩足上物無足無足上物空空中物是名處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不定分齊者如所說知而妄語波逸提非知而妄語皆波逸提或知而妄語波羅夷或知而妄語僧伽婆尸沙或知而妄語偷蘭罪或知而妄語越毗尼罪或知而妄語波逸提知而妄語波羅夷者若比丘不實得過人法自言我得阿羅漢是知而妄語非波逸提是波羅夷知而妄語僧伽婆尸沙者若比丘以無根波羅夷罪謗清淨比丘是知而妄語非波逸提是僧伽婆尸沙知而妄語偷蘭罪者比丘說言我是阿羅漢是知而妄語非波逸提是偷蘭罪知而妄語越毗尼罪者比丘自作是言謂我是阿羅漢耶是知而妄語非波逸提是越毗尼罪知而妄語波逸提者除上爾所事餘一切妄語者此是知而妄語波逸提

又復有傷殺草木波羅夷有傷殺草木偷蘭罪有傷殺草木波逸提傷殺草木波羅夷者如樹木華果有主守護比丘盜心取傷殺草木非波逸提是波羅夷傷殺草木偷蘭罪者若樹木華果有主守護比丘盜心取若不滿者非波逸提是偷蘭罪傷殺草木波逸提者傷殺一切草木波逸提又復非一切非時食波逸提有非時食波羅夷有非時食偷蘭罪有非時食波逸提非時食波羅夷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食非時噉滿者非波逸提是波羅

夷非時食偷蘭罪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食非
時噉不滿非波逸提是偷蘭罪非時食波逸
提者若比丘以理得食非時噉波逸提又復
飲酒非一切波逸提有飲酒波羅夷有飲酒
偷蘭罪有飲酒波逸提飲酒波羅夷者若比
丘盜心取他酒飲滿者波羅夷飲酒偷蘭罪
者若比丘盜心取他酒飲不滿偷蘭罪飲酒
波逸提者若比丘以理得酒飲者波逸提若
比丘於此不定分齊物若盜心觸得越毗尼
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是名不定分齊
垣墻分齊者象廄馬廄駝廄驢牛羊欄蘆蔔
園菜園瓜園甘蔗園若比丘盜心取彼象象
舉一足乃至四足度廄門身分未離門者偷
蘭罪身分離門波羅夷乃至驢亦如是若比
丘盜心取他羊羈羊驚走瞋羊打殺者波逸
提若比丘割肉擲籬外未波羅夷比丘出籬
外擔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就欄中食肉滿
者波羅夷若比丘二人盜羊一人籬外一人
籬裏割肉擲欄外未波羅夷彼出已舉肉離
地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取蘆蔔根若拔
一根滿者波羅夷若不滿者拔時根根偷蘭
罪若拔積大聚未波羅夷持舉離園波羅夷
若授束大重不能勝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若
離地涉者波羅夷一切菜乃至瓜亦如是若
比丘盜心取他甘蔗時食一甘蔗滿者波羅
夷若不滿者根根偷蘭罪若截著籬外時未
波羅夷是波逸提若出園持去滿者波羅夷
若比丘以盜心作巧詐以甘蔗轂腳曳去雖
遠未波羅夷若離地滿者波羅夷若比丘一
人園外一人園裏擲甘蔗園外未波羅夷若
彼出已舉離地滿者波羅夷若比丘持甘蔗
去時墮菜觸園未離者未波羅夷離已波羅
夷若比丘盜心觸此諸物得越毗尼罪若動
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籠分齊者所謂鸚鵡等種種鳥師子等種種
獸若比丘盜心取彼諸鳥時若欲盜鳥不盜
籠畏人覺故合籠持去者未波羅夷若捨籠
持鳥去滿者波羅夷若欲盜籠不盜鳥畏人
覺故合鳥持去未波羅夷若出鳥持籠去滿
者波羅夷若籠鳥合盜持去離本處滿者波
羅夷若比丘盜心取鳥內手籠中得越毗尼
罪挽一腳出偷蘭罪兩腳出翅尾未出籠口
未波羅夷離已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取
師子內手闌中越毗尼罪挽一腳出偷蘭罪
乃至四腳出尾未離闌未波羅夷離已波羅
夷一切獸亦如是若比丘盜心觸彼籠分齊
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
滿者波羅夷
寄分齊者若和尚阿闍黎弟子知識寄物互
相餉致若鉢若衣及餘諸物若受寄者作是
念寄者已遠所與者不知此物我自取即生
盜心取從地著膝上從膝著地從左肩著右
肩乃至從頭著肩一一移滿者波羅夷若比
丘受寄已或渡河或渡池或渡澇水或復逢
雨恐衣濕故便出看之見彼衣好作是念言
彼寄者已遠前人不知此物我當自取即生
盜心取從地著膝上從膝著地從左肩著右
肩乃至從肩著頭一一移滿者波羅夷彼受
寄比丘隨道行見異比丘從前而來便問異

比丘長老何處來答言某處來問識某比丘不答言識復問其比丘平安不答言已死若泥洹此諸衣物應屬現前僧者若受寄比丘知法多詐便作是念我何爲與是比丘分黙捨異比丘去離見聞處便說是言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彼比丘有是衣鉢若餘雜物現前僧應分現前無僧我今應受受已是比丘詐心故獨受得越毗尼罪受寄比丘乘船欲渡水有異比丘從彼岸渡來此比丘即問言汝從何處來答言從某處來又問識某比丘不答言識復問其比丘平安不答言若死若般泥洹爾時此衣物應屬現前僧是比丘知法多詐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若受寄比丘乘船渡水在於中流有異比丘從彼來渡中流相遇此比丘問言長老從何處來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受寄比丘到彼岸下船有異比丘從彼始欲上船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受寄比丘上岸去有異比丘從彼道來問言長老何處來答言某處來乃至詐心羯磨得越毗尼罪是比丘若思惟當前看多有同名者竟知云何須至彼處至彼處已復問彼比丘安樂不即答言若死若般泥洹爾時衣物應屬現前僧是比丘知法多詐便作是念是衣何爲與多人共分寄喚知識比丘出界外作是言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所有衣鉢及衆雜物應現前僧分我今現前我等應受受已詐心羯磨故得越毗尼罪比丘若作是念此衣本不語我與塔與僧所與者已死已般泥洹持是物還本比丘者無罪是名寄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寄分齊物得越毗尼罪乃至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雜物分齊者如放牧人放雜種畜生所謂若象若馬若牛若駝若驢若羊等衆者象有多種若良善好色健走者若比丘盜心取象騎已搦鉤牽向一方若欲向東方象狂趣南西北方未波羅夷若盜心取象欲向南方若象狂趣西北東方未波羅夷西北方亦如是若欲盜象向東象即向東者波羅夷南西北方亦如是若先無定方隨處而去象擧四足則波羅夷馬者馬有多種有良善好色健走者若比丘心盜欲取此馬乘馬已欲向東方馬狂趣南西北方未波羅夷如是南西北方亦如是馬隨方去如上說若無定方隨處而去者馬擧四足波羅夷若比丘盜良馬乘走而馬主即覺乘馬逐其主不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馬主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馬主作失想比丘作得想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若以鹽若以草誘他馬將去離見聞處波羅夷牛者牛有多種有良善軛毛好色健走者若比丘以盜心持杖驅牛向東方犯不犯如象中說乃至若牛主覺已追逐其主不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若牛主作失想比丘作得想者波羅夷若盜心以鹽以草誘他牛將去若長繩牽去離見聞處波羅夷如牛餘駝驢羊亦如是是爲雜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雜分齊者得越毗尼罪乃至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旛分齊者若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大會處諸大會處種種莊嚴懸繒旛蓋及衆寶鈴若比

丘盜心取旛解繩一頭未波羅夷解兩頭已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心詐分布諸旛處處間取未波羅夷取已持去滿者波羅夷若比丘盜華鬘解一頭未波羅夷解兩頭竟滿者波羅夷若二比丘闇處盜旛俱不相知各從一頭解繩收攝共合中間相問汝是誰怖畏捨旛而走得偷蘭罪此二比丘互相問時各言偷旛便共盜取滿者波羅夷若衆多色旛共一繩大重各解一頭墮地擔不能勝從地曳去雖遠未波羅夷舉離地時俱波羅夷若此比丘作是念此莊嚴塔物取者大罪我唯須一色物即取一色物滿者波羅夷若言我須半色取半色不滿偷蘭罪滿者波羅夷若二比丘闇處盜旛俱不相知各從一頭解繩收攝共合中間相問汝是誰怖畏捨旛而走得偷蘭罪有比丘晨朝繞塔見此旛在塔下便盜心持去滿者是比丘波羅夷有人供養菩提樹七寶莊嚴金銀珠鑷種種旛華金繩連綿金鎖懸鈴博山金夾以用供養若比丘以盜心取彼諸物者波羅夷又復諸外道塔亦種種繒綵供養比丘盜心取滿者波羅夷若風吹落地知是塔上供養具者不應取若風吹遠處塵坋黑汙作糞掃想取者無罪若大寺中有雜衣物比丘盜心取滿者波羅夷若風吹遠處塵坋黑汙糞掃想取者無罪是名旛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旛分齊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相因分齊者若長者家有不收斂物在異處所謂衣服瓔珞等是時比丘將沙彌入長者家時此比丘盜心取長者衣物內著襆中令沙彌擔去時得越毗尼罪沙彌持去出家界時偷蘭罪作得想滿者波羅夷時主人覺語比丘言長老作何等答言長壽我爲自動手耳作是語時得越毗尼罪使俗人持去亦如上說如因長毛羊中持物去亦如是若比丘入長者家犢子見比丘衣色謂是其母來趣比丘比丘應驅還若以鹽若以草誘彼犢子得越毗尼罪將未出界得偷蘭罪出界已波羅夷若比丘食時盜心取比坐揵鎡著自鉢中令弟子持去得越毗尼罪弟子出界偷蘭罪若作得想波羅夷若彼比丘覺即語長老作何等答言我戲持取作是語得越毗尼罪若比丘共賈客共行復有賈客從彼而來中道相遇共宿一處比丘夜中起盜心捉他車繫著他車捉他男繫著他男捉他女繫著他女捉他小兒繫著他小兒欲令各各相牽而去作是方便得越毗尼罪出住處界得偷蘭罪作得想波羅夷是名相因分齊物若比丘觸此相因分齊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栓分齊者若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大會處是諸精舍內莊嚴校飾處處椽栓懸雜旛蓋種種衆寶懸於栓上若比丘盜心取此栓上諸寶以手舉寶寶雖舉繩未離栓未波羅夷離栓已波羅夷若繩堅勁舉寶時繩離栓者波羅夷合栓盜者手觸時得越毗尼罪若動彼栓者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栓上懸酥瓶油瓶蜜瓶若鉢縷丸若比丘以盜取

此酥瓶者以手舉時若繩輭栓直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栓波羅夷若繩堅勁栓曲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栓下已滿者波羅夷若繩輭栓曲雖舉未波羅夷一切離栓下已滿者波羅夷若繩堅勁而栓復直舉則波羅夷若穿瓶者犯越毗尼罪若以器承入器者偷蘭罪流注斷滿者波羅夷流注未斷便悔畏犯重罪還倒本器中者得偷蘭罪油瓶蜜瓶亦如是若比丘欲盜鉢者以手舉時繩輭栓直雖舉未波羅夷離栓下已波羅夷若繩堅勁而栓曲雖舉未波羅夷離栓已波羅夷繩輭栓曲者舉時未波羅夷離栓下已波羅夷若繩堅勁栓直舉則波羅夷若盜縷凡時縷凡繩栓如上說又復盜縷時若作是念我須少許縷就杙上纏取縷不斷者未波羅夷若縷斷滿者波羅夷此比丘纏縷時縷未斷尋悔畏犯重罪還著本處者得偷蘭罪是名栓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栓分齊者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園分齊者時有長者其家大富有一比丘名俱盧常入出其家主人兄弟父母在時共活父母終歿家內不和弟欲分財其兄不肯欲共義居弟求分不已兄不免情便即許之相與義言誰能分財答言阿闍黎俱盧是父母在時所重供養家中有無悉知皆諸大善時弟諂曲即詣俱盧禮拜問訊問訊已作是言阿闍黎是父母所尊兄弟所敬家中有無皆悉知之父母平存兄弟共居今父母終歿家內不和欲共分財故來上啓我分居之後當供養阿闍黎供養之餘當以自活願阿闍黎分財之日好者見與比丘受彼語者犯越毗尼罪若留好物時偷蘭罪分物決已波羅夷欲分物時比丘問言先分何等主人言先分二足四足比丘便爲先分二足奴婢之中老病難使不可信者持作一分年少無病易使可信者作一分分四足時群牛之中羸老無力麤獷難用不産少乳有乳難搆以爲一分少齒肥壯調利易用種産多乳良善易搆復作一分若分房舍朽故弊者持作一分若新好者復作一分樓閣店肆亦復如是乃至分田薄塉多穢持作一分肥良好者復作一分園中不如少華果者持作一分園林華果茂勝者以爲一分復欲分穀米金銀錢財爾時彼兄語比丘言阿闍黎是我父母所敬兄弟所重云何分財乃如是耶阿闍黎且還思惟佛語若比丘作如是心分他財者主雖不聽得越毗尼罪俱盧還已彼兄弟尋更論議復應有誰是父母所重者舊大德知家有無屈令分財若不速分恐王聞者或能税奪尋思大德無過俱盧宜當更請令分此財兄弟議合即詣俱盧禮拜問訊一面坐白俱盧言阿闍黎父母所重家中有無阿闍黎所知今當爲我分此財物彼時俱盧恨其前不受分處告言汝兄弟薄義多疑少信誰當堪忍爲汝分財彼兄弟言前實倉卒有愧阿闍黎阿闍黎由來是家中多少是所諳悉今願見爲分此錢財王脫知者或能税奪是故欲速分之比丘答言汝等必欲令我分耶答言實爾阿闍黎彼比丘言若必爾者當作言要分物之後得分便取無餘言者當爲汝分彼各答言

隨教不敢復違是比丘受彼請已應當等分彼分田時牽繩量地若偏心量地覺一麥者是比丘得波羅夷以地無價故是名園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園分齊物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

賊分齊者有比丘在道行爲賊所劫賊少比丘多時諸比丘自相謂言今此賊少我等人多當共合力還取本物即便相與共捉博石追逐彼賊並還罵言弊惡罪賊我等自可剃除鬚髮汝復謂我剃去手耶時賊恐怖便放衣鉢各自散走比丘若未作失想者還取本物無罪以作失想而還取者便爲賊復劫賊滿者波羅夷有比丘在道行爲賊所劫諸比丘失衣鉢已入林中藏時賊思惟我伴黨多而此物少寧可相與更求少物即藏衣鉢覆著一處而復於道更劫餘人爾時比丘見彼藏物伺賊去後便取衣鉢是比丘若先不作失想還取物者無罪若作失想不應取若取者便爲賊復劫賊滿者波羅夷又比丘在道行爲賊所劫時賊劫諸比丘衣鉢順道而去時諸比丘隨後遙望看彼群賊欲至何處追之不止漸近聚落賊便分物比丘便語賊言長壽我出家人仰他活命汝等可乞我衣鉢汝復何用此衣鉢爲若比丘如是得者無罪若賊罵言弊惡沙門我以乞汝命何敢復來欲得衣鉢比丘念言是賊已近聚落必不害我當恐怖之即語賊言汝等謂我無所恃耶我當白王及諸大臣知汝爲賊若恐怖得者無罪賊復嗔言終不與汝欲去任意若比丘告聚落主捉得諸賊若縛若殺不應告若語聚落主方便慰喻得衣鉢者無罪有比丘多有衣鉢大畜弟子彼諸弟子不修戒行作是念言可往和尚阿闍黎房中盜諸衣鉢自己衣鉢亦師房中便共作要汝得衣物者與我共分若我得者亦共汝分便入房中就衣架上捉和尚阿闍黎衣徙就己衣衣不離本架者犯偷蘭罪若舉師衣離架著己衣中者波羅夷若師衣帶衣角若綫縷未離衣架者未波羅夷一切離已波羅夷彼和尚阿闍黎疑是弟子或能偷我衣鉢便自藏衣鉢更著餘處其弟子便入闇中誤偷自己衣鉢出外不分故是中半衣邊滿者波羅夷有一比丘摩訶羅出家不善戒行有比丘語言長老共作賊來摩訶羅言我本在家初不作賊我今出家云何作賊彼比丘言汝不欲作賊者汝但守門當與汝分摩訶羅念言我不作賊與我等分何以不去答言可爾即俱共去使摩訶羅守門彼比丘便入盜心觸物時二俱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時二俱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二俱得波羅夷若有客比丘來或在食堂或在禪坊止宿晨朝便去或忘衣鉢及諸物等時舊比丘摩摩諦按行房舍欲知客比丘去未便見衣鉢即生盜心取已徙著異處覆藏得波羅夷罪更異比丘來復見是衣物亦生盜心即取復徙餘處覆藏亦波羅夷後第三人復生盜心徙覆藏餘處亦波羅夷隨人多少起盜心轉徙一切悉得波羅夷彼衣物主遠去已憶念還來取得者無罪有比丘忘衣鉢餘比丘見即生盜心不自手取便語一摩訶羅比丘令取摩訶羅比丘謂爲是

其衣鉢便爲取之觸時是盜心比丘得越毗尼罪動時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得波羅夷摩訶羅不作盜心故三時都無罪若先語摩訶羅取此衣鉢當共分之摩訶羅盜心觸時俱越毗尼罪動時俱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俱波羅夷若摩訶羅看已作是念何爲與彼分我當獨取即便持去得波羅夷罪彼比丘得偷蘭罪若比丘作摩摩帝塔無物衆僧有物便作是念天人所以供養衆僧者皆蒙佛恩供養佛者便爲供養衆僧即持僧物修治塔者此摩摩帝得波羅夷若塔有物衆僧無物便作是念供養僧者佛亦在其中便持塔物供養衆僧摩摩帝用者得波羅夷若塔無物僧有物者得如法貸用但分明疏記言某時貸用某時得當還若僧無物塔有物者得 十五
如法貸用亦如是彼知事人若交代時應僧中讀疏分明付授若不讀疏得越毗尼罪是名貸用有二比丘共財物應分一比丘盜心獨取除自分他分滿者波羅夷若同意取者無罪若作是念我今用後當還償無罪有二

教化比丘共作制限言長老從今以後若我與汝得物當二人共分後時一人得好衣段便作是念若後更得不必及是便語伴言從今日始各任相祿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先所得物違制故是中半滿者波羅夷若此比丘受施呪願已語施主言且置汝邊我後當取便還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各任相祿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作是語時得偷蘭罪若此比丘聞彼欲施衣便豫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各任相祿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作是語時得越毗尼罪有二糞掃衣比丘共要從今日始若得糞掃衣當共分時一比丘得好糞掃衣便作是念是衣甚好設後更得不必及是便語伴言長老自今日始各任相祿若汝得者汝自取若我得者我自取是比丘違本要故是中半滿者波羅夷若此比丘得好糞掃衣不取即以草若塼石覆之便還解要如上說是比丘得偷蘭罪若此比丘見好糞掃衣已不取不覆便還解要如上說是比丘得越

毗尼罪若比丘知僧物有應與有不應與云何應與若損者若益者應與云何損者有賊來詣寺索種種飲食若不與者或能燒劫寺內雖不應與畏作損事故隨多少與云何益者若治衆僧房舍若泥工木工畫工及料理衆僧物事者應與前食後食及塗身油非時漿等若王及諸大勢力者應與飲食是名益 十六
者應與有比丘失衣鉢物若未作捨想後知處應從彼索索者不犯若已作捨想後雖知處不應從索索者得越毗尼罪若先生心言後若知處者當從索取如是索得者無罪有二比丘作制限當共受經當共誦經後不受不誦者得越毗尼罪是名賊分齊物若比丘盜心觸此賊分齊物得越毗尼罪若動彼物得偷蘭罪若離本處滿者波羅夷

稅分齊者有比丘與賈客共道行比丘有大徒衆時賈客便語一比丘言汝師大德至關稅處誰敢檢校汝爲我持此物寄著汝師衣囊中過此稅處是弟子即然許持其寄物著師囊中是弟子得越毗尼罪師不知無罪若

到處弟子得偷蘭罪師不犯若過稅處已弟
子得波羅夷師不犯若賈客語彼師言阿闍
黎福德人徒衆共行誰當檢校惟願爲我持
此少物寄著阿闍黎弟子囊中過稅處彼師
即便然可取著弟子囊中時得越毗尼罪弟
攝四 十七
子不知無罪若至稅處師得偷蘭罪弟子不
知無罪若過稅處師得波羅夷弟子無罪若
此俱語俱然許者俱得越毗尼罪若至稅處
俱得偷蘭罪若過稅處俱得波羅夷若比丘
與賈客共道行至聚落邊比丘洗手賈客問
言長老欲作何等答言我欲乞食去賈客言
阿闍黎莫乞食我當與食便與比丘種種美
食食已語比丘言阿闍黎爲我持少物過此
稅處比丘言世尊制戒不聽我持應稅物過
關邏處賈客念言官稅亦失比丘亦失二俱
失者與比丘可得福德便語諸比丘可次第
住我欲布施賈客即便次第布施各滿鉢寶
物既布施已便先出關外住待諸比丘諸比
丘尋後到是賈客便禮諸比丘足白言諸尊
見識不比丘答言識知我向者布施不答言

知若知者我何以布施答言汝欲作福賈客
言實爾但我妻子當須衆食負債當償願見
還向物比丘應言弊惡人汝敢欺我前言作
福而今還索作是語已彼猶故索比丘還者
不犯若本知不實施比丘爲受過稅處還者
波羅夷若比丘與賈客共行乃至言佛不聽
受寄應稅物持過關賈客語比丘言不令比
丘持此出關且爲我守我欲暫見守關者須
臾便還比丘受寄賈客逕出關外住待比丘
比丘住久此物無所付便持過關者波羅夷
若比丘與賈客共道行乃至佛不聽比丘受
寄應稅物持過關賈客言我不令比丘持此
過關但爲我守我欲暫見守關者須臾便還
比丘便爲守語言汝若不來我捨汝物去賈
攝四 十八
客復作是念比丘雖作是言終不捨我物去
便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而彼不還便
捨物過關而去賈客語比丘言我物在何處
比丘嗔言汝敢戲弄我耶向不言汝須臾不
還當捨汝物去耶汝物故在本處自可還取
比丘如是者不犯比丘與賈客共道行乃至

佛不聽比丘受寄應稅物持過關賈客語比
丘言我不令比丘持物過關但爲我守我欲
暫見守關者須臾便還比丘爲守即語言汝
若不還我持汝物寄著守關人邊賈客念言
比丘雖作是語何有當持我物寄守關人邊
便出關外住待比丘比丘住久而彼不還即
持其物寄守關人言有如是狀類如是名字
賈客來者汝便取其稅直餘者還之比丘出
關賈客問言我物在何處比丘嗔言汝敢戲
弄我耶我向不言汝須臾不還我持汝物寄
守關人邊耶汝物今在守關人邊自可往取
比丘如是者不犯比丘精舍近大道邊有比
丘在道邊經行賈客語比丘言我有應稅物
願長老爲我持入城比丘答言世尊不聽我
攝四 十九
持應稅物過彼稅處然我今當教汝方便汝
便從彼穿墻間去若籬間去若水瀆中去又
可寄著已稅者車上又可寄著王家器中又
可寄著婢水瓶中又可著羺羊毛中去如是
指授人令入者得越毗尼罪在内指授出外
亦如是若比丘知物應稅而不知過稅物得

波羅夷罪過此稅物滿者波羅夷比丘知過稅物得波羅夷而不知是物應稅過此物滿者波羅夷比丘知物應稅亦知過稅物得波羅夷過此物滿者波羅夷比丘不知應稅物亦不知過稅物得波羅夷而過者不犯何等物不應稅何等物應稅世尊弟子比丘比丘尼一切外道出家人物是名不應稅買賣者應輸稅是名稅分齊若比丘盜心觸此稅分齊物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

若一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動彼物得偷蘭罪離本處滿者波羅夷若二若三乃至衆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比丘遣一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遣二遣三乃至遣衆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乃至滿者波羅夷若受遣比丘復遣一比丘如是第二第三乃至衆多比丘盜心觸時藥得越毗尼罪動時得偷蘭離本處滿者波羅夷如是夜分七日終身乃至淨不淨亦如是比丘有五法具足不與取滿者波羅夷何等五所謂滿足有主知有主生盜心離本處復有五法具足不與取滿者波羅夷何等五於彼物不與取想非己想有主想不同意想不暫用有五法具足不犯波羅夷何等五與想自己想無主想同意想暫用想是名五比丘（二十）不與取非波羅夷（攝四）

若比丘不與取至東方南西北方虛空所住處皆波羅夷若比丘不與取若遣奴若作人若知識若誡作若未曾作而作若無智無著淨想皆犯不犯者若狂心亂無罪是故說若比丘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物王或捉或殺或縛或驅出言咄男子汝賊耶汝癡耶比丘如是不與取者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王舍城成佛六年冬分第二半月十日東向坐食後兩人半影爲尼師子長者達貳伽因瓶沙王及糞掃衣比丘制此戒以制當隨順行是名隨順法

第二戒說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

音釋

桉 其月切 木段也
曳 以制切 引也
挽 武遠切 引也
餉 式亮切 饋也
羯磨 梵語也此云作法羯居謁切磨莫貝切
鑷 尼輒切
椓 側角切擊
也
杙 羊即切 大橜也
貸 他代切 借也
邏 魯果切 延也
廿一
攝四

摩訶僧祇律卷第五　攝五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四波羅夷第三戒初

佛住毗舍離時毗舍離有一病比丘嬰患經久治不時差看病比丘心生疲猒便語病比丘言長老我看病久不得奉侍和尚阿闍黎亦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長老病疾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奈之何我亦患猒苦痛難忍汝若能殺我者善是比丘即便殺之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癡人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所須汝今云何自手斷人命根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事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時有一病比丘得患久治

不能差看病比丘心生疲猒便語病比丘言長老我看病來久不得奉事和尚阿闍黎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長老疾病既久治不可差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奈之何我亦患此苦痛難忍女若能殺我者善是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自手殺人病比丘言汝若不能自手殺人者汝可爲我求持刀者來是時看病比丘便往鹿杖外道所語言長壽汝能殺某比丘者當與汝衣鉢彼便如語殺之取衣鉢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看病比丘來來已佛問看病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所須汝今云何求持刀者斷人命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求持刀者令奪人命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時有長病比丘有看病比

丘乃至語長病比丘言我不得受經誦經思惟行道又復從人求索隨病飲食湯藥人皆猒我我亦疲苦病比丘言當如之何我亦患此苦痛難忍汝能殺我者善是比丘言汝不聞世尊制戒不得手自殺人耶病比丘言若爾者汝爲我呼持刀者來比丘復言汝不聞世尊制不得求持刀者令殺人耶病比丘言今當奈何看病比丘言汝但求活不欲死若欲死者汝自有刀可用自殺亦可飲毒用繩自戮投坑赴火抱石沉淵自殺之法亦甚衆多作是讃已避出在外時病比丘於後自殺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彼看病比丘來來已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讚於梵行人所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供養供給所須耶汝今云何譽死歎死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事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斷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譽死是比丘波羅夷不

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鹿杖外道殺比丘已甚大憂惱作是念言我今云何斷梵行人命作是惡法我命終後將無墮惡道入泥犂中爾時天魔波旬常作方便增長諸惡便於空中語外道言汝莫憂惱畏墮惡道所以者何汝今所作脫人苦患未度者度功德無量時彼外道即作是念我殺比丘及獲大福能使諸天隨喜讚善作是念已復持利刀至僧房中及經行處處處唱令語諸比丘誰欲離苦誰求度者我能脫苦能令得度爾時世尊爲諸比丘說不淨觀時諸比丘修不淨觀患猒身苦中有以繩自戳飲服毒藥以刀自害投坑赴火自殺者衆又爲鹿杖外道前後所殺者非是一人二人三四五十人乃至六十人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坐於僧中前後圍繞欲作布薩世尊左右觀察見衆僧少問阿難言今比丘僧何以希何以不見某比丘等阿難白言世尊先爲諸比丘說不淨觀讚歎修習不淨功德是諸比丘勤修不淨觀修不淨觀已極猒患身或有以刀自殺乃至使鹿杖外道斷其命者半月之中乃至六十人諸不來者皆悉命過唯願世尊更開餘法不令諸比丘猒身自殺令諸賢聖久存於世利益天人於是佛告阿難更有三昧使諸比丘快樂善學不極猒身何等三昧快樂善學不極猒身所謂阿那般那阿難云何比丘修阿那般那念作證成就遊安樂住若比丘依城邑聚落住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攝身口意善住身念心不馳亂常行正受攝持諸根入城乞食乞食已還至彼寂靜處安坐謂於空地山澗巖窟塚間敷草正坐除諸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蓋滅諸障礙心慧力明繫心在息息入時知息入息出時知息出息入長時知息入長息出長時知息出長息入短時知息入短息出短時知息出短息入遍身時知息入遍身出息遍身時知出息遍身入息身行捨時知入息身行捨出息身行捨時知出息身行捨入息喜時知入息喜出息喜時知出息喜入息樂時知入息樂出息樂時知出息樂入息意行時知入息意行出息意行時知出息意行入息意行捨時知入息意行捨出息意行捨時知出息意行捨入息知心時知入息知心出息知心時知出息知心入息心悅時知入息心悅出息心悅時知出息心悅入息心定時知入息心定出息心定時知出息心定入息心解脫時知入息心解脫出息心解脫時知出息心解脫入息無常時知入息無常出息無常時知出息無常入息斷時知入息斷出息斷時知出息斷入息無欲時知入息無欲出息無欲時知出息無欲入息滅時知入息滅出息滅時知出息滅如是阿難作此念者名爲快樂善學不極猒身命諸賢聖久住於世利益天人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手自奪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歎死咄男子用惡活爲死勝生如是意如是想方便歎譽死快令彼死非餘若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者乃至年滿二十受具足是名比丘自手若身身分身勢自身者全身塠壓殺人波羅夷是名自身也身分者若手若脚若肘若膝及餘身分殺人者波羅夷是名身分身勢者若杖若石若塼遥擲殺人波羅夷是名身勢人者有命人趣所攝奪命者令彼命根不相續四大分散是名奪命求者求持刀人若男女大小在家出家刀者若劒戟長刀短刀鉾矟鐵輪一切利器乃至鍼等歎死者言用惡活爲死則勝生如是意者殺意也如是想者殺想也歎譽死快者令彼人死非餘者因是死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於此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泥洹退沒墮落無證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離於不殺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是名波羅夷

比丘殺人者若用刀殺若毒殺若塗殺若吐殺若下殺若墮胎殺說相殺歎譽殺刀者若劒大小刀乃至鍼等殺心身動時得越毗尼罪觸彼身時偷蘭罪因是死非餘波羅夷是名刀殺

毒藥殺者有三種藥有生毒藥有作毒藥有蠱毒藥生毒藥者有國土地生毒藥如俔摟國生勝渠毒藥欝闍尼國生伽羅毒藥是名生毒藥作毒藥者如獵師作毒藥根莖華葉合和爲藥是名作毒藥蠱毒藥者若蛇毒那俱羅毒猫子毒鼠毒狗毒羆毒人毒如是種種毒是名蠱毒若比丘以殺人心取此三種藥得越毗尼罪到彼身偷蘭罪若因是藥死者波羅夷是名毒藥殺

塗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手捉毒藥時得越毗尼罪塗彼身分得偷蘭罪彼因是死波羅夷是名塗藥殺

吐者若比丘欲殺人故合吐藥作是念我持是藥與彼當令吐膿血內藏得越毗尼罪與彼藥得偷蘭罪彼因是藥吐死波羅夷

下藥者比丘欲殺人故作下藥作是念持是藥與彼令下膿血及下內藏得越毗尼罪若與彼藥得偷蘭罪若因是下藥死波羅夷是名下藥

墮胎者比丘欲殺母人而墮胎者得越毗尼罪欲墮胎而母死者得越毗尼罪欲殺母母死者得波羅夷欲墮胎者胎分乃至身根命根墮者波羅夷若人壞畜生胎墮者得越毗尼罪是名爲墮胎殺

說相者若比丘語人言我今所見汝將必死便可自殺用是苦活爲是人因是死者是比丘得波羅夷又復言如我夢所見汝今定死又復言我聞野干梟烏鵂鶹鳴我今見汝面色鼻曲汝將定死便可自殺用苦活爲是人因是死比丘得波羅夷又復問言汝幾歲答言我爾許歲又言我解一切性命汝今年必死汝不如自殺用惡活爲因是死者是比丘波羅夷又復言汝屬何星答言我屬某星便言我知彼星當知汝今必死無疑何不自殺用苦活爲是人因是事死是比丘得波羅夷復問汝名何等答言我名某甲復言我解一切名字汝必定死復問汝何姓答言我姓某

復言我解一切名姓汝今必死復問汝何所食答言食如是食便教令吐吐已說言汝食此食必死無疑復問汝何處食答言某處食復教令吐吐已語言某處有毒汝今必死何不自殺用苦活爲是人因是死是比丘波羅夷若比丘欲殺人故說相得越毗尼罪彼作方便欲自殺得偷蘭罪若自殺已波羅夷是名說相殺

歎譽殺者施戒果施者比丘問人汝布施不答言布施比丘言汝已作功德必生善處何不自殺用苦活爲是名施戒者比丘問人汝持戒不答言持戒世尊說持戒生二處天上人中用苦活爲是名讚持戒果者比丘言汝已得須陀洹果不墮惡趣極至七反天人往來便盡苦邊閉惡趣門何不自殺用苦活爲又言汝已得斯陀含一來世間便盡苦邊何不自殺用苦活爲復言汝已得阿那含不還世間便盡苦邊何不自殺用苦活爲復言汝已得阿羅漢婬怒癡盡不隨煩惱心得自在何不自殺用苦活爲若比丘欲殺人故讚歎施戒果者得越毗尼罪

彼方便欲自殺時得偷蘭罪若自殺已波羅夷若行若獨癡若毗多羅呪若屑藥若烏滿吐若坑埳若阿波欽滿若示道若河若大臣若僧坊若虎若外道

行者若十人若二十人共隨道行比丘先有怨嫌欲害前人誤害中人得越毗尼罪欲害中人誤害後人得越毗尼罪欲害後人誤害中人得越毗尼罪欲害中人誤害前人得越毗尼罪欲害前人害前人者波羅夷欲害中後人害中後人者波羅夷若都一切有殺心者隨所害人得波羅夷是名行殺

獨癡者若比丘有心作獨癡若於道中安施獨癡者得越毗尼罪彼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彼死者波羅夷是名獨癡殺

毗陀羅呪者若比丘欲殺人故作毗陀羅呪害心作呪時得越毗尼罪令彼生恐怖時得偷蘭罪彼死者波羅夷是名毗陀羅呪殺

屑藥殺者若比丘欲殺人故作末屑藥作是念持是藥當殺彼人者得越毗尼罪若藥著彼身者得偷蘭罪若死者波羅夷是名屑藥殺

烏滿吐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於道中作烏滿吐若比丘殺心作時得越毗尼罪彼受苦痛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烏滿吐殺

坑埳殺者比丘欲殺人故當道中作坑安種種利槍以草土覆上令彼墮死殺心作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坑埳殺

阿波欽滿者若比丘欲殺人故於道中安施阿波欽滿比丘殺心作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阿波欽滿殺

示道殺者若比丘在道邊經行有人來問比丘言長老我欲至某聚落道在何處比丘與彼人先有怨嫌便作是念我今得是人便當示道令死使無一活便指示惡道若王難若師子虎狼難若毒螫難示是等惡道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示道殺

河殺者若比丘在河邊經行有人來問比丘長老我欲至某處應從何處度是比丘於彼人先有怨嫌便作是念我今得是人便示此非濟處勿令一人得脫便示非濟處若洄澓處伏石機激尸牧摩羅等處若上彼岸處有王禁難有賊難有師子虎狼毒蟲難等示彼非濟處時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得波羅夷是名河殺

大臣者若有大臣暴虐無道貪取人物用自供給不畏罪罰恣意放逸作是念言寧作今日烏不作明日孔雀王聞已攝録囚繫責之以罪彼畏死故一切資財用持贖命時有比丘出入某家便往慰勞問其家苦樂其婦答言家主有事繫閉在獄何得有樂阿闍黎當知今我家主恐罪至死故一切資財盡持贖命錢財若盡便當貧窮無由自活比丘言汝莫愁悒我當語汝夫不令用財便至獄上慰勞言無病長壽大臣見比丘來心大歡喜言阿闍黎外何所聞比丘答言聞汝當死欲盡持家財自用贖命若如是者汝後妻子當遭貧困飢寒乞匃又汝家門戶惡名流布大臣答言當如之何比丘言是王無道假使盡輸汝財會不相活慎莫與物但當任其裁量若彼大臣然可其語時是比丘得越毗尼罪若受苦痛時偷蘭罪若死波羅夷若大臣聞彼比丘語答言阿闍黎是我知識而惜錢財不用活我我死之後假使日月不出非我所憂況復餘事阿闍黎還去思惟佛語吉凶好惡無豫尊事爾時得越毗尼罪大臣尋即思惟信如比丘語是王無道設盡與財會必殺我我既唐死妻子飢寒無由自活門戶恥辱痛甚於死我今身自當之不與財物以不即用比丘語故是人死者比丘以先教方便故得偷蘭罪有人犯王法有伺捕得縛送與王王教將去隨法治罪時典刑者以伽毗羅華莊嚴罪人頭反縛兩手打鼓吹貝周帀唱令唱令已將出城門向刑罪人處時有摩訶羅比丘不善知戒相愍此罪人苦痛語典刑者言此人可憐莫使苦痛汝持刀爲作一瘡子時魁膾答言如教便持利刀爲作一瘡是摩訶羅比丘得波羅夷罪若魁膾答比丘言汝用知是爲如王教令我自行之汝且還去思惟佛語爾時越毗尼罪魁膾尋復思惟用比丘語爲作一瘡以不即用比丘語故是摩訶羅比丘得偷蘭罪是名大臣

僧坊者有客比丘來應次受房舍時知房舍比丘與客比丘先有嫌便作是念我今得子便當與波房令其必死便與敗房柱壁危壞近毗多羅恐怖之處富單那諸惡鬼處近蚖蛇處若示與時得越毗尼罪受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波羅夷彼客比丘晨朝起從舊比丘索洗手物舊比丘取蝮蠍蜈蚣蚖蛇著缾中覆口語客比丘言是缾中有洗手物汝恣意取用客比丘取時得越毗尼罪苦痛時得偷蘭罪若死波羅夷是名僧坊殺

虎者阿練若處常有虎害人時衆聚集一處作是議言諸長老是中阿練若住處有虎恐傷害人誰能伏此虎者爾時衆中有一比丘與一比丘有嫌語衆人言我能伏虎是比丘向暮持弓箭出彼時所嫌比丘著黃色衣頭

面黑出到大小行處是比丘爾時欲殺比丘而殺虎者得越毗尼罪若欲殺虎而殺比丘者得越毗尼罪欲殺比丘而殺比丘死者波羅夷欲殺虎而殺虎死者波逸提二處俱有殺心而害者隨其所殺得罪比丘[十三]則波羅夷虎則波逸提是名虎者

外道者有諸外道奉事日月日月蝕時諸婆羅門群黨相逐手執器杖舉聲喚呼爲救日月故過精舍邊見諸比丘便嗔恚言是沙門釋子是阿脩羅黨今當殺之時比丘聞是惡音聲即打揵椎集僧有比丘言我等今日當共作要治此惡邪外道無使一人得活作非法要故一切僧得越毗尼罪彼受苦痛一切僧得偷蘭罪若彼死者一切僧得波羅夷若共要言莫令使死但受苦痛改惡思善若作此要一切僧得越毗尼罪受苦痛時一切僧得偷蘭罪爾時諸比丘言諸長老不應害彼亦不應加痛於人如世尊說比丘若賊怨家若以鋸刀割截身體爾時不應起惡心口不應惡語加人當起慈心饒益心忍辱心諸比丘當共思惟世尊鋸刀喻經少作方便能行忍辱然後但牢閉門戶舉聲大喚恐彼外道無罪一切僧共作法要誓一切僧無罪有一比丘打婆羅門子垂死便自思惟此人若死者破沙門釋子法今當求醫治之令差更有異比丘語是比丘汝作何等是比丘言我打是婆羅門垂死我還自念若當死者破沙門釋子法今欲求醫治之令差異比丘言汝去覓醫我爲汝守之是打比丘去後異比丘於後便竟命前打比丘得偷蘭罪後殺比丘波羅夷此名外道

若一比丘爲殺人故捉刀得越毗尼罪若觸彼身得偷蘭罪若死波羅夷若二若三共乃至衆多爲殺人故捉刀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若比丘遣一比丘爲殺人故捉刀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遣二[十四]遣三乃至衆多比丘爲殺人故捉刀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受遣比丘爲殺人故復遣一比丘捉刀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如是第二第三乃至遣衆多比丘捉刀時得越毗尼罪乃至死波羅夷如是毒殺塗殺吐下殺墮胎殺說相殺讚歎殺亦如是

有五事具足殺人波羅夷何等五一者人二者人想三者興方便四者殺心五者斷命是名五若遣奴殺若作人若知識若試作若未曾作而作無智無羞淨相皆犯不犯者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

若比丘自手奪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歎死咄人用惡活爲死勝生作如是意如是想方便歎譽死快令彼人死非餘是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世尊於毗舍離城成佛六年冬分第三半月九日食前北向坐一人半影爲衆多看病比丘因鹿杖外道制此戒以制當隨順是名隨順法　第三戒說竟

四波羅夷第四戒初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一聚落中[十五]有二衆安居時一衆安居訖還舍衛問訊世尊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世尊知而故問比丘汝何處安居來答言某處聚落安居佛問比丘安居樂不乞食易得不行道如法不安居訖已

得安居衣不諸優婆塞數來往不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夏安居樂行道如法乞食難得衣物不足諸優婆塞不數來往佛告諸比丘出家人何能恒得世利比丘當知世八法常隨世人世人亦常隨世八法何等爲八一利二不利三稱四不稱五譽六毀七樂八苦如是比丘愚癡凡夫少聞少智於正法中心不調伏於賢聖法心未開解若世利起不善觀察是世利生即是無常摩滅之法若法眞實無常摩滅者當如是利雖生速滅不住若不觀察此眞實義是爲凡夫實智慧隨順世法如是不利乃至樂苦亦不觀察是樂雖生即是無常摩滅之法若法眞實無常摩滅者當知是樂苦雖生速滅不住若不觀此眞實義是爲凡夫無實智慧隨順世法比丘當知於此世法不觀察故若世利起則生貪著若利不起則生憂患乃至樂苦亦復如是比丘如是三受增長三受既增四取熾然熾然緣故則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心亂發狂如是習起苦陰增廣比丘當知賢聖弟子多聞智慧於正法中心善調伏賢聖法中心得開解世利既生當善觀察世利起者皆悉無常摩滅之法若法眞實無常摩滅者當知是利雖起速滅不住乃至樂苦皆悉如是比丘當知作是觀者若世利起不生貪著世利不起心不憂慼乃至樂苦亦復如是愛憎不生諸覺隨順離諸憂慼乃至樂苦苦陰滅盡則得涅槃爾時世尊說是法已重說偈言

攝五　十六

利衰及毀譽　稱譏若苦樂　八法常相尋
往復若迴轉　八法不牢固　摩滅變化法
所謂聖弟子　執照無常鏡　諦觀世八法
俄頃不暫停　於彼四樂利　未嘗有傾動
若遭譏毀謗　憂慼不經心　若離世八法
是名智慧士　能出欲河流　度脫生死海

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俱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巧方便說世八法未曾有也佛告諸比丘如來應供正遍知三達無礙智慧之明如月盛滿說世八法何足爲奇我於昔時畜生道中作鸚鵡鳥能爲餘鳥說世八法此乃爲奇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一國王養二鸚鵡一名羅大二名波羅皆解人語王甚愛念盛以金籠食輙同案時有大臣持十獼猴兒奉上大王人情樂新王即愛念飲食養育勝於鸚鵡時波羅鸚鵡子便爲羅大而說偈言

攝五　十七

先與王同食　世間之盛饌　今爲獼猴奪
宜共凌虛逝

爾時羅大答言斯皆亦無常今此獼猴子不久當復失此利養即爲波羅而說偈言

利衰及毀譽　稱譏若苦樂　斯皆非常法
何足致憂喜

是時波羅復說偈答

觸目覩不懽　無有愛樂相　但聞毀呰聲
求無稱譽者　肆我飛禽志　何爲受斯苦

是獼猴子小時毛色潤澤跳踉趒蹶人所戲弄漸至長大衣毛燋悴人所惡見竪耳張口恐怖小兒爾時羅大鸚鵡子便說此偈謂波羅言

竪耳蹙皺面　嚾喍怖童子　坐自生罪累
不久失利養

是獼猴轉大王愛意遂盡即勑左右令繫馬
槽柱時王子年小手捉飲食到獼猴邊獼猴
索食王子不與猴便嗔怒齟王子面傷壞裂
衣服王子驚怖舉聲大喚王問傍人兒何以
涕傍人以事答王王便大嗔勑人打殺擲著
壍中令曼陀食時波羅鷄鵄子即爲羅大而
說偈言

汝爲智慧者　豫覩彼未然　禽獸無智喪
爲彼曼陀食

佛告諸比丘爾時羅大鷄鵄子豈異人乎即
我身是波羅鷄鵄子者即阿難是我爲鷄鵄
時以能爲彼說世八法無常遷變不可久保
況復今成正覺說世八法何足爲奇時彼第
二衆安居竟尋即來至禮世尊足於一面坐
世尊知而故問比丘何處安居來答言某處
摘五　十八
安居佛問比丘安居樂不行道疲不乞食易
得不夏安居竟得安居衣不諸優婆塞數來
往不諸比丘白佛言夏安居樂行道不疲乞
食易得多得安居衣諸優婆塞來往者衆佛
問比丘有何因緣二衆俱共依一聚落安居

一衆獨多得供養一衆不得諸比丘白佛言
世尊我等無量方便讚歎三寶亦常讚歎佛
大弟子尊者舍利弗大目連等及自讚歎所
修功德佛問比丘汝所讚歎爲實不世尊我
所讚歎三寶及尊者舍利弗等是實自讚歎
不實佛言比丘此是惡事云何爲身利養不
實空自讚歎寧噉灰炭吞食糞土利刀破腹
不以虛妄稱過人法而得供養佛言比丘我
常讚歎少欲知足汝等云何多欲難滿廣求
無猒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
善法世尊種種呵責是比丘已諸比丘在彼
聚落安居時入村乞食有自稱譽者乞食易
得不自稱譽者極甚難得時有一長老比丘
便作是念我何爲虛妄而自稱歎得過人法
以自活命我從今日不復虛妄而自稱歎晨
摘五　十九
朝著入聚落衣持鉢乞食時有人問言長老
汝於聖果有所得不是比丘便不自稱譽即
時乞食處處不得日時欲過飢乏羸頓復自
稱譽即有所得有異比丘聞是長老須臾安
語須臾實語便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長老比

丘志弱無恒輕躁乃爾佛告比丘是長老不
但今日無恒志弱輕躁過去世時亦復如是
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
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
有餓狼飢行求食遍歷聚落乃至七村都無
所得便自尅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
得我今不如守齋而住便還山林自於窟穴
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
坐閉目思惟天帝釋法至齋日月八日十四
日十五日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何等衆
生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布施持戒修
梵行受八戒者時釋提桓因周行觀察至彼
山窟見此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
甚爲奇特人尚無有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
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爲一羊
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
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無獲今暫
守齋餚饍自來廚供已到但當食食已然後
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奔
走狼復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

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吠之狼見狗來驚
怖還走狗急追之劣而得免還至窟中便作
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復於狼
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
我飢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眞是羊
復更諦觀看攝五耳角毛尾眞實是羊二十便出往趣
羊復驚走奔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
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復於
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便嗔言汝作肉
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
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故作
羊羔於狼前住時狼便說偈言

若眞實爲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羊羔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躁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彼時狼者豈異人乎即
此比丘是本爲狼時志躁無恒今雖出家心
放輕躁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
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
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未知未了自稱過人
法聖知見如是知如是見者是比丘波羅夷
不應共住　攝五　廿一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二比丘在
阿練若處住其一比丘暫成就根力覺道貪
恚不起語第二比丘言長老是我知識所敬
重者今欲向長老說密事彼言欲說何等便
言長老我得阿羅漢彼即答言長老世尊在
世親受法教勤修精進得成道果是其宜耳
是比丘後時遊諸聚落放縱諸根廢習止觀
便起煩惱覺癡愛生便語其伴我本謂有所
得定自未得何以知之自覺心中煩惱猶存
彼比丘言長老妄稱得過人法犯波羅夷是
比丘言我非知而妄語謂爲實耳諸比丘以
是事具白世尊某甲比丘妄語稱得過人法
佛言呼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虛妄自稱得
過人法耶世尊我不虛妄自稱得過人法我
想謂得如是想說耳佛問比丘汝何因緣而
作是說比丘白佛言世尊我於阿練若處修
習根力覺道煩惱不起我謂得羅漢便語同
伴說已所得我於餘時遊行聚落不攝諸根
煩惱便起即生疑悔語是比丘非是虛妄爾
時世尊告諸比丘是比丘非故虛妄說得過
人法當知此比丘是增上慢佛告比丘云何
於正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起增上慢汝
當方便除增上慢可得羅漢彼時比丘大自
慚愧即於佛前精進方便修行止觀除增上
慢得羅漢果諸比丘白佛言甚奇世尊是比
丘蒙佛慈恩精勤方便修行止觀除增上慢
得羅漢果佛告諸比丘是比丘不但今日蒙
我恩故精勤方便修習止觀除增上慢得羅
漢果過去世攝五時亦蒙我恩精勤不懈廿二獲大果
報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佛告
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國名迦尸城名波羅柰
時彼國中人民富樂三毒熾盛有一貧窮婆
羅門從外聚落來入城內是節會日城中諸
人有乘象者有乘馬者有乘車者有乘轝者

洗浴塗香著新衣服五欲自恣種種戲樂時婆羅門渴愛心生便問人言此諸人輩作何因緣得是快樂答言婆羅門汝不知耶答不知時人便語婆羅門是輩先世修行功德又復今世勤爲家業故得斯樂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諸人等手足四體與我無異我今但當勤身傭力可得財物自恣快樂與彼無異便自還家語其婦言我欲遠行傭力求財其婦答言隨在近處乞匃趣得飲食兒子何用遠行婆羅門言事不獲已宜當遠行其婦心念彼其欲去知復如何語婆羅門去留隨意深自保重婆羅門勅婦言汝自謹慎好看兒子時婆羅門於是便去至一海邊聚落見諸商人祠祀聚會宣令里巷誰能入海共取珍寶婆羅門答言我欲入海商人問言有何錢貨答言我無錢貨唯欲從汝乞食爲汝呪願時諸商人皆爲福故語令上船即得便風至一海渚聚落時婆羅門入村乞食並役力求財得純金三十二段摩尼珠十四枚便隨伴還閻浮提船著岸渚時婆羅門便大誇說諸商人等持錢物往今得物還有何奇特我本空去今得此寶可謂爲奇不勝歡喜便捉寶物手中掉弄不止即失寶物落海水中時婆羅門甚大憂惱我極辛苦方得此寶如何一旦忽然落水我要當抒海求覓此寶即便上岸求得好材持詣木師言煩君爲我作木魁木師爲作已鏇師爲鏇之鐵師爲鍱之得木魁已持詣海次褰衣袒臂欲抒海水時有海神作是思惟是婆羅門欲作何等我當問之即化作婆羅門形往至其所以偈問言

褰衣而袒臂　忽忽似急事　我故來問汝
爲欲作何等

時婆羅門以偈答言

今此大海水　深廣衆流王　我今作方便
要欲抒令盡

時海神復說偈言

大海衆流王　於汝有何過　而汝作方便
要欲抒令盡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我經大苦難　度海得珍寶　眞金三十二
摩尼有十四　捨船欲上岸　寶囊落海中
我爲求寶故　抒盡此大海

時海神復說偈言

大海甚深廣　百川衆流王　假設百千歲
抒之不可盡

時婆羅門復說偈答

日月長謝無窮盡　木魁鐵鍱難可壞
勤力專精不休息　何憂此海不枯竭

時婆羅門說此偈已便抒海水抒著岸上水還入海是時海神觀此婆羅門意爲懈息耶當實堅固觀已見婆羅門志意專精永無退期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減如毛髮許感其精專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爲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士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佛告諸比丘時海神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也婆羅門者此比丘是過去世時已曾蒙我精勤方便得大果報今復蒙我精勤方便修習止觀除增上慢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依

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未知未了自稱得過人法聖智見殊勝如是知如是見彼於後時若檢校若不檢校犯罪欲求清淨故作如是言長老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比丘者乃至年滿二十受具足是名比丘未知者無智故未了者未斷故自稱者稱已也過人法者人法謂五欲五下分結六趣六諍根七使八邪世八法九慢九惱十善行迹十惡行迹

復次人法者如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天子言

曠路作好井　種殖園果施　林木施清涼
橋船度人民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功德日夜增　常生天人中

是爲人法復次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及諸尊重修梵行者是爲人法

過人法者十智法智未知智等智他心智苦集滅道智盡智無生智滅盡解脫增上善心淳熟善根淨不淨解脫明法須陀洹果及所攝三昧善入出住正受作證所謂止觀三三昧三明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四聖道四聖種四聖諦四沙門果五支定五根五力五解脫處六無上法六堅法六出要界六念六通七財七無著法七三昧七漏盡力七覺支八正道八勝處八解脫八向道迹九想九歡喜法九淨行滿足九次第定十賢聖住處十一切入十離熾然法十無學法十種漏盡力此名過人法

聖智見者所謂佛及佛弟子所有智見或自稱智非見或自稱見非智或自稱智見或非智非見智非見者言我知若集滅道不言我天眼清淨見人死此生彼善趣惡趣若賤若貴又不言我得天耳過人所聞人聲非人聲若近若遠又不言我知他人心神足凌虛自識宿命是名智而非見見非智者不言我知四眞諦自言我得天眼清淨乃至自知宿命是名見非智云何見智言我知四眞諦乃至自識宿命是名見智云何名非見非智亦不言我見四眞諦乃至自識宿命見名非見非智得殊勝者如是知如是見實不知言知不見言見後若檢校若不檢校檢校者有人問言長老汝得聖道果耶從何等法師學得此果汝何處得得時云何是名檢校不檢校者無人問若問若不問不實自言得過人法犯波羅夷罪犯者四波羅夷中若一一犯也求清淨者欲得清淨故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者空也誑若不如實妄語者妄自稱說除增上慢者世尊所除波羅夷者如上說

復次波羅夷者離不妄語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復次有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是名波羅夷若比丘自言我法智耶犯越毗尼罪若言我法智犯偷蘭罪若言我得法智波羅夷如是斷如是修如是作證如是一一廣說乃至言我漏盡力耶得越毗尼罪若言我漏盡力得偷蘭罪若言我得漏盡力

波羅夷如是斷如是修如是作證亦如是若教化比丘至擅越家語文人言優婆夷某處安居比丘盡非凡夫得越毗尼罪若言我亦在中得偷蘭罪問言長老得是法耶答言得波羅夷若比丘言優婆夷某處比丘夏安居盡得羅漢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

又比丘言某處比丘夏安居盡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波羅夷若言某處比丘夏安居竟亦如是若比丘語優婆夷言某處自恣比丘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皆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若比丘言優婆夷某處院內住比丘皆非凡夫皆阿羅漢皆得妙勝法乃至言我得是法犯波羅夷若比丘語優婆夷言某處坐上比丘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皆得勝妙法乃至問言長老得是法耶答言我亦得是法犯波羅夷大王家大臣家長者家居士家城中院中亦如是若比丘言汝家住比丘汝家食比丘爲汝家眷屬授經比丘皆非凡夫皆是羅漢得勝妙法乃至自得是法犯波羅夷若言持如是鉢著如是衣食如是食如是行如是住如是臥皆非凡夫皆是阿羅漢得勝妙法乃至自得是法犯波羅夷若言是上諸比丘皆得法智自言我法智耶得越毗尼罪我法智偷蘭罪若言我得法智證不實波羅夷如是斷如是修如是語乃至漏盡力作證亦如是若比丘以中國語向邊地說若以邊地語向中國說若中國語向中國說若邊地語向邊地說若說義不說味得偷蘭罪若說味不說義得越毗尼罪若說味說義得波羅夷若不說義不說味得越毗尼罪說義不說味者自稱說我不稱說羅漢說味不說義者稱說羅漢不自稱說我說義說味者自稱說我是羅漢不說義不說味者作羅漢相或合眼以手自指語優婆夷言汝愚癡人不知其尊譬如優曇鉢華時時一出而不知貴作如是相者得越毗尼罪比丘若遺書印若作手相現義不現味者得越毗尼罪現味不現義者越毗尼心悔現義現味得偷蘭罪不現義不現味無罪除根力覺道種乃至世間善法小小威儀不應讚歎但讚歎佛法僧大弟子舍利弗目連無罪不得讚歎自身唯有同意問說實者無罪是故說

若比丘未知未了自稱得過人法聖智見殊勝如是智如是見彼於後時若撿校若不撿校犯罪欲求清淨故作如是言長老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世尊於舍衛城成佛六年冬分第四半月十三日食後三人半影東向坐爲聚落中衆多比丘制戒及增上慢比丘已制當隨順是名隨順法

第四戒說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五

音釋

搥丁回切聚也　肘陟柳切臂節也　鉾矟鉾音牟句兵也矟音朔矛屬　蠱果五切　羆彼爲切豹屬　埳苦感切陷也　螫音釋蟲毒也　洄澓洄胡隈切澓房六切洄澓水漩洑也　蝕實隻切日月蝕日蝕　趒躑他弔切趒也躑直隻切投也　蹙皺蹙子六切縮也皺側救切習摺也　嘊喍

啀五佳切喍士佳切啀喍犬鬬兒
摑俱陌切批也
跛補火切足偏廢也
咩彌夜切羊鳴聲也
傭餘封切雇作也
匃古太切乞也
抒大呂切挹也
鏇辭戀切轉軸裁器也
鍱音葉
褰丘乾切摳衣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　攝六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僧伽婆尸沙法第二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比丘名尸利耶婆於舍衛城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不善攝身口意放縱諸根始入一家得食飽足已復入第二家第二家有一女人露身而坐是比丘見已還自住處念彼女人身心想馳亂憂悴發病顏色瘦黃爾時諸比丘問尸利耶婆汝今何故顏色瘦黃憂悴不樂欲須酥油石蜜諸湯藥不答言不須自當差耳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問訊亦復如是彼比丘於晝臥覺心念形起手自觸身即失不淨失不淨已便得安隱所患即差便作是念此好方便可得除患不妨出家修梵行受人信施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案行僧房何等五一者聲聞弟子不著有為事不二者不著世俗言論不三者不著睡眠妨行道不四者觀病比丘不五者為年少新出家比丘見如來威儀庠序起歡喜心是為五事如來五日觀歷諸房時長老尸利耶婆晝眠覺已於自房後小行身生起世尊畏彼尸利耶婆比丘驚怖慚愧故世尊作小聲令其先覺時尸利耶婆見世尊已疾行著衣隨世尊後禮足而住爾時世尊問尸利耶婆汝先病患顏色瘦黃何緣得差便白佛言世尊我於舍衛城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親里知識給我衣服牀臥醫藥不乏我於一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一家見一女人露身而坐見已還精舍欲心馳亂遂便不樂生病不欲飲食時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來慰問我皆欲與醫藥我言不須我於一時晝日眠覺身生起手觸即失不淨失不淨已得眠安隱病得除愈我作是念是好方便可得除患不妨出家受人信施以是故世尊病得除愈身既安隱得修梵行佛言癡人此甚不可此非梵行而言梵行此非安隱而言安隱癡人云何以是手受人信施復以此手觸失不淨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欲想讚歎斷欲耶汝今作是惡不善事此

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此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出精僧伽婆尸沙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是時長老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如波逸提如波羅提提舍尼如越毗尼罪懺悔諸比丘見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乃至如越毗尼罪悔過便語尸利耶婆言長老世尊以作制限分齊竟汝何緣為數數犯耶尸利耶婆言諸長老我犯罪悔過當不猒倦汝等受我悔過何足為難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問尸利耶婆汝實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乃至語比丘言我犯罪悔過當不猒倦汝等受我懺悔何足為難答言實爾世尊佛告尸利耶婆此是惡事從今日若犯僧伽婆尸沙罪者應六日六夜比丘僧中行摩那埵行摩那埵已二十比丘僧中出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便作是念世尊制戒犯僧伽婆尸沙罪者應六日六夜行摩那埵行摩那埵已應二十比丘僧中出罪我今犯僧伽婆尸沙罪人不知者則無六日六夜無六日六夜者亦無二十僧中出罪我今當覆藏覆藏已便自疑悔我為不善甚不如法善男子信心出家知佛制戒而故違覆藏設梵行人不知者諸天知他人心者豈不知耶設諸天不知者世尊豈當不知便語諸比丘與我摩那埵比丘問言何以求摩那埵答言我犯僧伽婆尸沙罪復問犯來幾時答言爾許時復問何不即語人耶答言我慚羞故不即說我復作是念犯僧伽婆尸沙罪世尊制戒應六日六夜行摩那埵乃至言諸天不知者佛豈不知耶以是事故今向長老說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癡人此是惡事犯戒尚不慚羞悔過何以慚羞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覆蓋者則漏　開者則不漏　是故諸覆者
當開令不漏

佛告諸比丘從今日犯僧伽婆尸沙罪覆藏者應與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已當與六日六夜摩那埵六日六夜摩那埵已當應二十僧中出罪二十僧中少一比丘欲出罪者是比丘不得出罪是諸比丘應可訶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二學人二凡夫人夢中出精彼各各思惟世尊制戒故出精者犯僧伽婆尸沙罪我今將不犯僧伽婆尸沙耶當以是事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問世尊若佛有教我當奉行是諸比丘便詣尊者舍利弗以是因緣白舍利弗時舍利弗將是比丘詣世尊所尊者舍利弗白佛言此四比丘夢中失精便自疑悔世尊制戒我將不犯僧伽婆尸沙罪耶故來白佛世尊是事云何佛告舍利弗夢者虛妄不實若夢真實於我法中修梵行者無有解脫以一切夢皆不真實是故舍利弗諸修梵行者於我法中得盡苦際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

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出精除夢中僧伽婆尸沙竟一戒

故者心求方便也出精者出不淨也除夢中者世尊說夢中失精無罪僧伽婆尸沙者僧伽謂四波羅夷婆尸沙者是罪有餘應羯磨治故說僧伽婆尸沙復次是罪僧中發露悔過亦名僧伽婆尸沙夢者有五種何等五一者實夢二者不實夢三者不明了夢四者夢中夢五者先想而後夢是為五何者實夢所謂如來為菩薩時見五種夢如實不異是名實夢不實夢者若人見夢覺不如實是名不實夢不明了夢者如其夢不記前後中間是謂不明了夢夢中夢者如見夢即於夢中為人說夢是名夢中夢先想而後夢者如晝所作所想夜便輙夢是名先想後夢有五事因緣起於婬欲眼見色染著愛樂生婬欲想如眼見色染著者耳鼻舌身亦如是先與女人情相娛樂後續憶念即生婬欲是名五種因緣起婬欲身生起有五事因緣欲心起大行起小行起風患起若非人觸起是為五事因緣起弄出精有三事有心故弄出弄出者為取精故為樂故若自念言久來不通脫生諸患欲令通故若戲故若自試故若未曾故或自弄出使人弄出是為弄出精者若酥色油色乳色酪色若青若赤白如是種種色若一一色出者僧伽婆尸沙心過者欲心起身生有出想而不弄不出是為心過若欲心起身生有出想故弄而不出得偷蘭罪欲心起身生有出想故弄而出得僧伽婆尸沙欲心起身生無出想不故弄不出無罪如是大行小行風患非人起亦如是若欲心起身生有出想故弄精欲出而不出外者偷蘭罪若欲心起身生有出想不弄不出當責心若欲心起身生無出想弄而不出是亦責心若欲心起身生無出想不故弄出是亦責心若欲心起身生出想故弄出得僧伽婆尸沙乃至非人亦復如是出精者若身若身分若身合身者一切身動跳躑時作方便而出出者僧伽婆尸沙身分者若以手以脚若腨若以肘作方便出者僧伽婆尸沙身合者地水火風地者若牀若褥若壁孔木孔竹筒等若一一堅物觸身欲令出者僧伽婆尸沙水者諸流水逆觸身酥油等如是諸水物中濕潤物身觸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火者若於諸暖處暖具身觸若向火向日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風者若口風若扇風若衣風觸身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語人言汝弄我身生令出精出者僧伽婆尸沙若復語人言汝莫令我數道汝常知是事而後弄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在空閑處住見有禽獸交會見已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若復為受樂故更方便逐看禽獸欲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有人强力捉比丘弄令出者是應責心若為樂故更就彼人令弄出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入聚落見他男女行婬見已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若復為樂故更逐往看令失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見男子造婬女家便作是念此中更無餘事正當作婬欲而自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為樂故更往看令失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見女人裸

身洗浴見已欲心起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若爲樂故逐往看令失者僧伽婆尸沙見男子裸身亦復如是若比丘道中行婬心自起而失不淨者是應責心行時故作方便令出出者僧伽婆尸沙如行住坐臥亦如是若因塗油洗浴失者是應責心若故作方便塗油洗浴令失失者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故弄失精除夢中僧伽婆尸沙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時優鉢羅比丘尼有沙彌尼字支梨優鉢羅比丘尼遣沙彌尼支梨持衣與優陀夷時優陀夷於自房前縫衣支梨禮優陀夷足於前而住白優陀夷言我師優鉢羅遣我持衣與長老答言好持著房中時優陀夷尋後逐入房內便手把持抱適意已須臾放去支梨行涕還師優鉢羅問言汝何以涕答言長老優陀夷隨我入房把持抱弄極惱觸我優鉢羅言汝莫涕我當白佛令罰優陀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長老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入一家見一女人磨豆便捉髮編舉案牽推手捉抱弄適意須臾放去彼便嫌責言此法不善優陀夷汝呼我家是婬女舍耶當以是事白諸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隨汝意便出而去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八]入一家時有妊身女人舂極坐臼上息時優陀夷脚蹴臼臼轉母人倒地身形裸露優陀夷即便扶起言姊妹起我已見竟時女人嗔恚言沙門釋子此非是辭謝法我寧受汝舂杵打死不欲令此覆藏處出現於人我當以是事白諸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隨意言已便去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長老優陀夷直次守房時優陀夷先有一知識婆羅門將婦來詣優陀夷其婦端正夫語優陀夷言可開諸房示此婦人優陀夷言若汝不語者我自當示此婦人房舍況復汝請即將至閣上示諸房舍彫文刻鏤種種嚴飾地作青豆色於一屏處便捉婦人手把持抱婦人念言此優陀夷必欲作如是如是事弄已還放語婆羅門言我以示竟婆羅門言好更可示餘房舍時彼婦以優陀夷不共行欲故便嗔言用看房舍爲此是薄福黃門出家遍摩觸我身而無好事時婆羅門語優陀夷言汝實於我知識而生非知識想耶而於平地更生堆阜耶而於水中更生火想耶便繫[九]優陀夷頸牽去優陀夷言婆羅門放我莫使須臾作破頭事婆羅門言我不放汝汝有負我事諸比丘聞鬪諍聲出看語婆羅門言置置放優陀夷婆羅門言我終不放要將詣世尊時佛見已語婆羅門放優陀夷婆羅門白佛言世尊我今不放要當說其罪狀然後放去時優陀夷便力諍得脫走去時婆羅門以上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爲婆羅門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嗔恚即除得法眼淨辭還請退佛言宜知是時即禮佛足遶三帀而去婆羅門去不久佛告諸比丘喚優陀夷來即呼來已佛以上事廣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優陀夷此是惡事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優陀夷不但作此一惡事先時世尊在王舍

城迦蘭陀竹園時優鉢羅比丘尼遣沙彌尼
支梨持衣與優陀夷優陀夷便捉抱弄適意
已放去佛問優陀夷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世
尊佛言此是惡事復有比丘白佛言不但作
此惡事世尊在舍衛城時優陀夷時到著入
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入一家家中有一女
人磨豆時優陀夷便捉其髮編抱捉惱弄放
去佛問優陀夷實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
佛言此是惡事更有比丘言世尊何但有此
惡事又復一時世尊在舍衛城時優陀夷著
入聚落大衣持鉢乞食入一家有一妊身女
人舂極坐曰上息優陀夷以脚蹴曰令其倒
地觀其形體然後出去佛告優陀夷汝復有
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何以故爾答言
世尊我未曾見妊身女形故試看耳佛言癡
人寧觀糞廁不觀彼妊身女形我常不種種
呵責欲想讚歎離欲耶汝云何作此惡不善
行此罪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事長養
善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優陀夷爲
婆羅門所捉蒙世尊故得脫佛告諸比丘是
優陀夷不但今日蒙我得脫過去世時已曾
被捉蒙我得脫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
言如是過去世時香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
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水食食
已向日張口而睡時香山上有諸獼猴入池
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睡時彼獼猴便
欲作婬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鼈覺合口藏
六甲裏如所說偈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齧　失修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是時鼈急捉獼猴却行入水獼猴急怖便作
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
迴轉流離牽曳遇值險處鼈得仰卧是時獼
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爲我脫此苦厄
獼猴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
欲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異事今是
獼猴爲作何等欲戲弄獼猴故言婆羅門是
何等實物滿鉢持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爾
時獼猴即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事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爾時仙人以偈答言
假令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獼猴法
故態還復生　爾時彼仙人　爲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　曾號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已作婬欲事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今還山林去
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
鼈者婆羅門是是時獼猴者優陀夷是本爲
獸時蒙我得脫今復蒙我重得解脫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云何是優陀夷於支梨沙彌尼
如女乃起欲想佛告諸比丘不但今日是優
陀夷於支梨女而起欲想過去世時已曾於
是女起婬欲想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
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姓嵩渠氏
田作生活索得一婦端正姝好共相娛樂便
生一女亦復端正爲作名字以嵩渠姓故字
爲嵩渠至年長大諸種姓婆羅門遣信來索
時女問母此何客來答言索汝其女白母我

不欲嫁樂修梵行母言不爾男女之法要有嫁娶女復白言若父母見愛念者莫嫁我時父母愛女故不能苦違答言任意時隣里知識皆悉奇之云何是女端正姝好而能守志樂修梵行皆愛念之時婆羅門入田耕行婦常送食過於一時其婦有事遣女嵩渠送食與父時婆羅門不正思惟便生欲想憶念婦至當共行欲見持食來便捨犂往迎欲心迷醉不能自覺不應觸處父輙觸之時女嵩渠便涕泣而住時婆羅門即便念言此女嵩渠常不樂欲衆人所歎今我觸之而不大喚似有欲意即便說偈

我今觸汝身　低頭長歎息　將不欲與我
共行婬欲法　汝先修梵行　衆人之所敬
而今輙相見　似有世間意

爾時嵩渠女以頌答父言

我先恐怖時　仰憑於慈父　本所依怙處
更遭斯惱亂　今在深榛中　知復何所告
喻如深水中　而更生於火　根本蔭護處
而今恐怖生　無畏處生畏　所歸反遭難
林樹諸天神　證知此非法　不終生養恩
一朝見困辱　地不爲我開　於何逃身命

時婆羅門聞女說頌大自慙愧即便而去佛告諸比丘爾時婆羅門者豈異人乎今優陀夷是時婆羅門婦者今優鉢羅比丘尼是時女嵩渠者今支梨沙彌尼是本以曾於此女生欲想故今續復起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身身相觸若捉手若捉髮編及餘身分摩觸受細滑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婬欲者染汙心也變心者變名過去心滅盡變易是亦名變但此中變易者於根力覺道種變易也心者意識也女人者母姊妹親里非親里若大若小在家出家手捉者若捉手捉腕乃至一指是名捉手編者有八種何等八一者髮編二者珠編三者線編四者華鬘編五者樹皮編六者草編七者毛編八者韋編若合髮捉此八種編者犯八種僧伽婆尸沙離髮捉七種編者犯七種偷蘭罪身相觸者身身相觸也餘分者除髮編餘身分是也摩者逆順遍摩也著細滑者逆順摩時身觸受細滑也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

若比丘染汙心捉女人髮編若舉若案若牽若推若抱若嗚若椎若拍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欲捉此而觸餘欲觸餘而觸此欲觸此而觸此欲觸餘而觸餘乃至椎拍者僧伽婆尸沙意謂是女而是黃門捉髮乃至椎拍得偷蘭罪謂是黃門而是女人乃至椎拍僧伽婆尸沙謂是女人而是女人乃至椎拍僧伽婆尸沙謂是黃門而是黃門乃至椎拍偷蘭罪謂是女人而是男子乃至椎拍得越毗尼罪謂是男子而是女人乃至椎拍僧伽婆尸沙謂是女人而是女人乃至椎拍僧伽婆尸沙謂是男子而是男子乃至椎拍得越毗尼罪黃門男子亦如是

若比丘欲心逐女人女人走入衆女間就中牽此女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欲心觸衆女者隨所觸僧伽婆尸沙而不觸者得偷蘭罪若

比丘欲心逐女人女人走入衆黃門中就中牽女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欲心觸黃門者隨所觸得偷蘭罪而不觸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欲心逐女人女人走入衆男子中就中牽女人者僧伽婆尸沙若欲心觸諸男子者隨所觸得越毗尼罪而不觸者得越毗尼心悔若比丘欲心逐黃門黃門走入衆黃門中就中牽此黃門者得偷蘭罪若欲心觸餘黃門者隨所觸亦偷蘭罪而不觸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欲心逐黃門黃門走入衆女人中就中牽黃門者得偷蘭罪若欲心觸餘女人者隨所觸僧伽婆尸沙而不觸者偷蘭罪若比丘欲心逐黃門黃門走入衆男子中就中牽者得偷蘭罪若欲心觸餘男子隨觸得越毗尼罪而不觸者得越毗尼心悔若比丘欲心逐男子男子走入衆男子中就中牽此男子者得越毗尼罪若欲心觸餘男子隨所觸得越毗尼罪而不觸者得越毗尼心悔若比丘欲心逐男子男子走入衆女人中就中牽此男子者得越毗尼罪若欲心觸餘女人隨所觸得僧伽婆尸沙而不觸者得偷蘭罪若比丘欲心逐男子男子走入衆黃門中就中牽此男子者得越毗尼罪若欲心觸餘黃門隨所觸得偷蘭罪而不觸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欲心一時觸衆多女人得一僧伽婆尸沙若一一別觸一一得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坐時有女人來禮比丘足比丘若起欲心當正身住應語女人言小遠作禮若女人篤信卒來接比丘足者爾時應自嚙苦令痛不令覺女人細滑

若女人從比丘索水者應語知水家與不應自捉罐澆女人手應以器盛與若無器者令淨人與若無淨人者比丘應持罐著牀上若几上授與可取水飲若比丘與女人共一牀坐非威儀若起欲心越毗尼罪動牀不相觸者偷蘭罪若共一器食若共槃食一牀臥亦如是

若比丘與女人共牀臥相觸犯僧伽婆尸沙若中間比丘坐女人臥女人坐比丘臥隨坐時臥時隨相觸一一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知法多詐與女人相抱共臥共起竟昔不移者犯一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與女人共結鬘者非威儀若染汙心越毗尼罪若欲心動鬘不相觸者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蹈井上危木汲水者非威儀若有欲心越毗尼罪若欲心動木者偷蘭罪若不動者無罪若中間有男子者無罪

若比丘與女人共一繩汲水非威儀若起欲心越毗尼罪若欲心動繩者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井汲水比丘下罐時女人欲下當語言姊妹小住須我罐出竟然後下若井欄動共汲水者非威儀若起欲心者越毗尼罪欲心動井欄得偷蘭罪若井欄不動無罪中間有淨人者無罪

若比丘入聚落中到信心優婆塞家時優婆塞言我欲得一宿供養佛願師佐我施供養具比丘言爾若比丘共女人舉柱欲豎者非威儀若有欲心越毗尼罪若欲心動柱者偷蘭罪若比丘與女人共張施供養具若竹木葦各捉一頭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

罪若欲心動竹木葦者得偷蘭罪如是帳幔衣錦罽畫像乃至華鬘諸物比丘與女人共各捉一頭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欲心動彼物者得偷蘭罪

若比丘共女人舁石蜜瓶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攝六若欲心動瓶得偷蘭十七罪乃至一切諸重器物亦如是若比丘與女人共行香華油者女人捉器比丘過華比丘捉器女人過華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欲心動器得偷蘭罪若竟夜聽法者當各於異壁下相遠敷坐若無是處當於路地若不容受者中間當以木爲齊限聽法訖已持種種雜物布施所謂牀褥若衣服若寶器等若比丘共女人捉物呪願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欲心動彼物得偷蘭罪明旦比丘與女人行種種飲食乃至行鹽若比丘捉器女人行若女人捉器比丘行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欲心動器得偷蘭罪若比丘於女人邊受器行者不犯若有女人欲擔重物不能舉上肩便倩比丘佐扶比丘不應佐扶若有餘男子女人者比丘應敎令佐扶若無餘人者比丘應自舉是物著高處令其就擔比丘與女人共於虛動地行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欲心動地得偷蘭罪

若比丘與女人共行可動輅上度水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欲心動輅得偷蘭罪若輅不動無罪中間有男子者不犯

若比丘下閣時見女人來當反還若女人過竟比丘便下若道寬不動無罪中間有男子者不犯若比丘與女人共行長板上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欲心動板得偷蘭罪若板不動中間有男子者無罪若比丘與女人共行水中比丘在後脚蹴水漬女人者非威儀若有欲心得越毗尼罪若水著女人者偷蘭罪攝六

若比丘與女人共船上行比丘十八當在男子所住處住若止有一處者皆當正念而住若有異心相觸者僧伽婆尸沙若船沒時女人水漂向比丘比丘作地想持出水不犯若有欲心得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河邊經行有女人落水作哀苦聲求比丘救者比丘作地想捉出不犯若授竹木繩牽出不犯若比丘言知汝雖苦當任宿命者無罪若女人急捉比丘者比丘當正念住若心有異合麤厚衣捉者得偷蘭罪若輭薄衣被合捉者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入城時若王出若大會日多人出入比丘當住伺人小希然後乃入若隨多人男女共入者非威儀乃至有欲心觸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入城乞食過到婬女家婬女捉比丘者當正思惟若比丘乞食時有端正女人持食與比丘比丘見女人起欲想者應放鉢著地令餘人授若女人持食與比丘若女人一手過食一手承鉢底者非威儀若有欲心乃至觸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狹道巷中與女人相逢比丘應住待女人過若競攝六行者非威儀若十九有欲心乃至觸僧伽婆尸沙若比丘與母姊妹親里等久別相見歡喜抱捉比丘比丘當正憶念住若有異心者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至檀越家時女人抱小兒著比丘膝

上不犯若比丘就女人手中捉小兒者非威
儀若有欲心者得越毗尼罪展轉相動者得
偷蘭罪若手觸彼女人得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出城若王入若大會若多男女出入
比丘應住須人小希比丘便出若時有狂象
狂馬狂牛走車失火逼時諸恐怖事疾出者
無罪
若比丘諸大會時所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
輪處阿難大會處羅睺羅大會處般遮于瑟
大會處是諸大會時多人來看若女人持珠
環瓔珞衣物寄比丘若不淨物應令淨人取
若淨物應手自取女人還索時不淨物令淨
人還若淨物手自還不得為女人著著者犯
越毗尼罪若觸女人身者僧伽婆尸沙若觸
黃門者偷蘭罪若觸男子者得越毗尼罪若
觸一切畜生女者得越毗尼罪若緊陀羅女
及獼猴女偷蘭罪若女人邊僧伽婆尸沙黃
門邊偷蘭罪男邊越毗尼罪若女邊偷蘭罪
黃門邊越毗尼罪男子越毗尼心悔若女人
邊越毗尼罪黃門邊越毗尼心悔男子不犯

若女人邊越毗尼心悔黃門男子邊不犯是
故說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身相觸若捉
手若捉髮編及餘身分若摩觸受細滑者僧
伽婆尸沙 第二戒竟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時淨居
天以轉輪王所應服藥價直百千授與耆舊
耆舊藥師作是念今日世間誰最尊重世間
第一當持此藥以奉上之尋復念言唯有如
來最尊第一當以此藥奉上世尊爾時耆舊
童子往詣世尊所禮世尊足却住一面白佛
言淨居天與我是治轉輪王藥價直百千我
作是念世間誰最尊重應與此藥尋復念言
唯有如來世之尊重今以此藥奉上世尊唯
願哀愍納受此藥佛告耆舊如來應供正遍
知婬怒癡垢習障永盡唯有堅固平等妙身
無有眾患應服此藥爾時耆舊復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供正遍知平等妙身雖無眾患哀
愍我故願受此藥當為來世弟子開示法明
病者受藥施者得福爾時世尊默然而受耆
舊復念令不可令世尊如常人法服藥當取

青蓮華藥熏令香與世尊齅之爾時世尊便
齅青蓮華香藥勢十八行下世尊下已光相
不悅時瓶沙王與諸羣臣眷屬人民來詣世
尊禮敬問疾時王舍城有五百婬女亦詣世
尊禮拜問疾時瓶沙王詣世尊問疾已羣臣
侍從次入問疾時五百婬女或乘象馬車輿
欲來問疾中有入者有不入者與年少入園
林中遊諸浴池五欲自娛歌舞戲笑有一婬
女貧窮弊衣無人共語便詣優陀夷所白言
阿闍黎我欲入看優陀夷言可爾汝若不請
尚欲呼汝況汝求請即便入房時優陀夷示
諸房舍種種彩畫優陀夷問言姊妹房舍好
不答言實好復問姊妹能共作是事不答言
阿闍黎我仰作是事活若男子者來優陀夷
言汝可臥地即時臥地復言右脅臥即右脅
臥復教左脅臥即左脅臥復教仰臥即便仰
臥復教匍匐即便匍匐時優陀夷即便唾之
脚蹴令倒便言姊起我已作竟爾時婬女便
嗔恚言此非沙門辭謝之法時有坐禪比丘
先入房暗處坐遙見是事語諸比丘諸比丘

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即便呼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優陀夷汝以何心答言欲心復問優陀夷汝欲作婬事耶答言不欲作我但戲耳佛言此是惡事優陀夷我當不種種呵責婬欲想讚歎離欲耶汝今云何作此惡行優陀夷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比丘皆悉來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說惡醜語隨順婬欲如年少男女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婬欲者染汙心也變心者變名過去心滅盡變易是亦名變易作此中變易者於根力覺道種變易也心者意識也女人者親里非親里若大若小在家出家說婬欲語者向彼說惡語者呵罵形呰稱說順婬欲者說非梵行事如年少男女者如年少少年年少中年年少老年如中年少年中年中年中年老年如老年少年老年中年老年老年如年少男女法者皆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說若欲作若不欲作譽毀語問求請覩罵直說作者欲捨沙門法爲婬欲事是名作不作者不欲捨沙門法雖言我當作婬欲而實不爲是名不作

譽毀者於八處若譽若毀兩脣兩腋兩乳兩脅腹齋兩髀兩道脣者言好脣赤脣齊整脣石榴華脣作是稱譽者僧伽婆尸沙若言醜脣垂脣麁脣豬脣脣如井口作是毀者僧伽婆尸沙腋者好腋平腋無毛腋香腋若言臭腋深腋多毛腋垢腋作是譽毀者僧伽婆尸沙乳者好乳圓乳石榴乳金櫻乳兩乳齊出若言醜乳垂乳大乳豬乳狗乳藥囊乳如是等譽毀者僧伽波尸沙脅者好脅平脅鹿櫨脅若言醜脅垂脅如是等譽毀者僧伽婆尸沙腹者好腹平腹若言醜腹大腹垂腹如是等譽毀者僧伽婆尸沙齋者好齋深齋水旋齋若言醜齋大齋凸齋作如是譽毀者僧伽婆尸沙髀者好髀圓髀虎髀象鼻髀若言醜髀瘦髀作如是譽毀者僧伽婆尸沙兩道者說名僧伽婆尸沙是名八事染汙心譽毀者僧伽婆尸沙語者語女人言如汝母姊妹曾從事人若夫若叔語汝者汝當隨作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問者問女人言汝曾從事人若夫若叔在何處作夜幾時作作如是問者僧伽婆尸沙求者比丘言如人求汝母姊妹曾從事人法求汝以是事可得衣食作如是說者僧伽婆尸沙請者語女人言我已請諸天神得與汝和合當報此願作如是說者僧伽婆尸沙覩者作是言今當共比知誰脣好我耶汝耶不好當顧物如是兩腋兩乳兩脅腹齋兩髀皆當共比知誰好我耶汝耶不好當顧物及兩道稱名僧伽婆尸沙罵者欲心罵言如驢馬等種種字名者僧伽婆尸沙直說者直言當共作是事僧伽婆尸沙比丘欲心於女人若欲作若不欲作譽毀語問求請覩罵直說僧伽婆尸沙起欲心欲向此而向餘欲向餘而向此欲向此而向此欲向餘而向餘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黃門乃至直說偷

蘭罪若比丘於黃門起欲心向女人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女人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黃門起欲心向黃門乃至直說偷蘭遮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男子乃至直說越毗尼罪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女人乃至直說僧伽婆尸沙女人向女人亦爾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男子乃至直說越毗尼罪黃門男子亦如是

若比丘欲心向女人說婬欲順婬欲隱覆傍語妊身婬欲者言姊妹共作是事是名婬欲順婬欲者比丘言女人所欲得物若男子若塗香若華鬘衣服瓔珞當作是事是名順婬欲隱覆者若比丘向女人作隱覆語言妹妹沐浴來噉果來出毒來作如是等種種謬語是名隱覆

傍語者若比丘於此一女人有欲心向傍女人說八處若此一女人知比丘欲心向已者是比丘得八僧伽婆尸沙罪此一女人不知者得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罪若比丘欲心於一女人即向此女人譽毀餘女人八處若此女人知比丘欲心向已者是比丘犯八僧伽婆尸沙不知者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罪若比丘於女人有欲心即向此女人說黃門八處是女人知比丘有欲心向已者犯八僧伽婆尸沙不知者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一女有欲心即向此女人說男子八處是女人知比丘欲心向已者犯八僧伽婆尸沙罪不知者六偷蘭罪二僧伽婆尸沙若比丘於一黃門有欲心向餘黃門譽毀八處若此黃門知比丘有欲心向已者得八偷蘭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毗尼罪二偷蘭罪若比丘於一黃門有欲心即向此黃心向毀餘黃門八處若是黃門知比丘有欲六越已者是比丘得八偷蘭罪若不知者得心即毗尼罪二偷蘭罪若比丘於黃門有欲心即向此黃門譽毀女人八處若黃門知比丘有欲心向已是比丘犯八偷蘭罪不知者得六越毗尼罪二偷蘭罪若比丘於黃門有欲心即於黃門前譽毀男子八處若黃門知比丘有欲心向已者得八偷蘭罪若不知者六越毗尼罪二偷蘭罪若比丘於一男子有欲心向餘男子譽毀八處是男子知比丘有欲心向已者八越毗尼罪若不知者六越毗尼心悔二越毗尼罪若比丘於男子有欲心即於此男前譽毀餘男子八處是男子知比丘有欲心向已者犯八越毗尼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毗尼心悔二越毗尼罪若比丘於男子有欲心即於此人前譽毀女人八處是男子知比丘欲心向已者得八越毗尼罪若不知者六越毗尼心悔二越毗尼罪若比丘於男子有欲心即向男子說黃門八處若是男子知比丘有欲心向已者是比丘得八越毗尼罪若不知者得六越毗尼心悔二越毗尼罪是名傍說

妊身者若妊身女人來入寺中禮比丘足語女人言咄咄奇優婆夷汝已開門已受涤色汝夜都不眠作不淨業此非梵行是婬欲果耳作是語者僧伽婆尸沙是名妊身若女人前譽毀得僧伽婆尸沙黃門得偷蘭罪若男

子得越毗尼罪若向緊陀羅女獼猴女得偷蘭罪向餘畜生女說得越毗尼罪若女人邊得僧伽婆尸沙黃門邊得偷蘭罪男子邊得越毗尼罪若女人邊偷蘭罪黃門邊越毗尼罪男子邊越毗尼心悔若女人邊越毗尼罪黃門邊越毗尼心悔男子邊不犯若女人邊越毗尼心悔黃門男子邊不犯是故說

若比丘婬欲變心與女人作惡口語隨順婬欲如年少男女者僧伽婆尸沙第三戒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長老優陀夷有舊知識婆羅門語優陀夷言我欲餘行長老能時時往反看我家中婦兒不優陀夷言婆羅門汝不相囑尚欲經營況復囑我婆羅門便餘行去時優陀夷著入聚落衣持鉢到婆羅門舍婆羅門婦見長老優陀夷來恭敬起迎言善來阿闍黎久不相見今乃屈顧請令入坐即便就坐優陀夷言今我希來汝能少有所與不婆羅門婦言有種種飲食隨有所勑盡當相與優陀夷言此諸飲食諸信心家處處皆得但我出家人所難得者汝得自在當

持與我婆羅門婦言不知何者是出家人之所難得物我得自在當見示語若我家有當持相與家中無者當於餘處求索相與優陀夷言汝足知是事何以不知汝多情詐如賊有四眼何所不知婆羅門婦復言我實不知當見告語家中有者當持相與家中無者當於餘處買索相與為何所須優陀夷言汝知是事何以不知此最第一供養所謂交通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此法供養所謂隨順婬欲時婆羅門諸婦中有少年者即便慚愧低頭徐行各還自房有中年者亦各慚愧低頭而住有老年者即便呵責言阿闍黎優陀夷此非善事不應作是非類此是婆羅門家而作婬女家法相待耶我當以是事白餘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當隨汝意作是語已便捨出去出是家已便入婬女舍諸婬女輩皆起迎恭敬問訊言善來阿闍黎優陀夷久不相見今乃屈意便請令就坐優陀夷言今我希來汝能少有所與不諸婬女言有種種飲食隨有所須有所約勑盡當相與

優陀夷言此飲食諸信心家處處皆得但我出家人所難得者汝得自在當持與我諸婬女言我今不知何物是出家人所難得者當見示語家中有者當持相與家中無者當於餘處求索相與優陀夷言汝足知是事何以不知汝多情詐如賊有四眼何所不知如是乃至三說諸婬女輩猶言不知優陀夷言汝知是事何以不知此最第一供養所謂交通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此法供養所謂隨順婬欲法時婬女中有年少者便拍手大笑中年者便作是言我正仰是活命汝若是男子者便可來有老年者便作是言何闍黎優陀夷我雖以是自活汝不護沙門法耶我當以是事白諸比丘優陀夷言白與不白自隨汝意作是語已便捨而去諸婬女即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喚優陀夷來來已佛以上事廣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優陀夷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種種因緣呵責婬欲種種因緣讚歎離欲汝云何作此惡不善事優陀夷此非法

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此長養善法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婬欲變心於女人前歎自供養身言姊妹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是婬欲供養讚歎者攝六僧伽婆尸沙廿九
比丘者如上說婬欲者染汙心也變心者變名過去心滅盡變易亦名變易但此中變易者於根力覺道種變易也心者意識也女人者親里非親里若大若小在家出家歎自供養身者歎自已身也言姊妹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婬欲法供養第一者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比丘染汙心於女人前語女人言汝若欲得第一勝長自在大自在無比無相似得最勝處得長處得解脫處得無比處得無相似處身無病毋無病父無病宗親無病眷屬無病福德名稱多人愛多人念多人喜多人所尚得壽得色得樂得勢力得眷屬得善趣得三十三天得天后得天眼清淨耳垂埵者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應以此法奉之事之恭敬尊重承望供養施與不惜舒展廣舒展隨順取隨順受是中初三十事一一犯越毗尼罪次八事一一犯偷蘭罪後十二事一一犯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起欲心欲向此而向此欲向餘而向此欲向此而向此欲向餘而向餘若比丘於女人起欲心向黃門說第一乃至隨順受物三十事犯越毗尼心悔次八事犯越毗尼罪後十二事犯偷蘭罪
若比丘於黃門有欲心向女人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犯越毗尼罪次八事犯偷蘭罪後十二事犯僧伽婆尸沙女人於女人亦如是
若比丘於黃門有欲心攝六向黃門說第一三十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犯越毗尼心悔次八事犯越毗尼罪後十二事犯偷蘭罪
若比丘於女人有欲心向男子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及次八事犯越毗尼心悔後十二事犯越毗尼罪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女人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犯越毗尼罪次八事犯偷蘭後十二事犯僧伽婆尸沙女人於女人亦復如是
若比丘於男子起欲心向男子說第一乃至隨順受初三十事次八事越毗尼心悔後十二事犯越毗尼罪黃門男子四句亦如是若於女人歎自供養僧伽婆尸沙於黃門得偷蘭罪於男子得越毗尼罪於緊那羅女獼猴女犯偷蘭罪畜生女犯越毗尼罪若比丘女人邊僧伽婆尸沙黃門邊得偷蘭罪男子邊犯越毗尼罪若女人邊偷蘭罪黃門邊犯越毗尼罪男子邊越毗尼心悔若女人邊犯越毗尼黃門邊犯越毗尼心悔男子邊不犯若女人邊犯越毗尼心悔黃門男子邊無罪是故世尊說
若比丘婬亂攝六變心於女人前歎卅一自供養身言姊妹如我沙門持戒行善法修梵行以是婬欲法供養讚歎者僧伽婆尸沙 第四戒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六

音釋

痿 於為切痺濕病也
悴 秦醉切憂也
埵 丁果切
躑 直炙切住足也
蹴 子六切踏也
鏤 盧候切雕也
阜 房久切陵阜也
態 他代切意恣縱也
鑵 古玩切瓶屬
蹈 徒到切踐也
葦 于鬼切葭屬
舁 以諸切對舉也
輅 魯故切車也
灒 子旦切水濺也
齅 許救切鼻攬氣也
匍匐 匍薄胡切匐薄北切伏地貌
櫨 落胡切
凸 徒結切土乞高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七　　攝七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明僧殘戒法第二之餘

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爾時有長老比丘名迦羅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田家其家母人遥見長老迦羅便起迎之恭敬問訊善來阿闍黎久不相見莫如餘家作踈外意如自家想請令入坐迦羅即坐時母人禮迦羅足於一面立其家男女皆來禮迦羅足已於一面立時有大兒後來禮足已於一面立迦羅問言是誰家兒母人答言此是我兒迦羅問言爲婚娶未答言未婚迦羅言應爲娶婦莫令在外作諸過惡迦羅復問頗有擬宜處不答言有某家有女遣信往索不得問言何故不得答言彼作是語我欲令無子有子無女有女如我一目亦爲我子亦爲女壻我當與之我今何爲爲彼女故放子令去迦羅言如汝所言彼是愚人誰當爲女放捨其子如所説女生外向雖生王家隨嫁娶法會當出去如汝本時亦從外來然我亦出入彼家當爲汝男子求索彼女答言善哉阿闍黎迦羅比丘即出是家往詣彼家彼家母人見迦羅來即出來迎恭敬問訊善來阿闍黎久不問訊莫如餘家作踈外意今於我家如自已想請令入坐坐已禮迦羅足於一面立其家男女亦前禮足於一面立時有一大女後來禮足迦羅問言此是誰女答言我女問言嫁未答言未嫁迦羅言應早處分莫令在外脫生諸過迦羅復問頗有來索者不答言有某甲田家曾索不與問何故不與答言阿闍黎我欲令無子有子無女有女如我一目爲我女壻亦如我兒來就我家當以女與之我今何爲爲他男故捨女令去迦羅言怪哉汝是愚人何聞由來嫁男就女如汝本時云何來就他人如所言女生外向雖生王家亦隨嫁娶法會當出門然彼田家是我檀越汝嫁女與之可得富樂其母答言阿闍黎意欲爾耶答言欲爾即便許與迦羅即還田家語田家婦言已得彼女所應爲者宜及時爲時二家俱富各送禮具成其婚姻女嫡

田家每執苦事遂生勞患眠至日出時姑喚
言何以不起汝不知婦禮晨朝當起掃灑執
作瞻視賓客如是再三語婦故不從教其姑
極生苦猒而作是言坐是迦羅遺我此苦爲
我求此無手足物爾時兒婦復啼泣言坐是
迦羅遺我此苦云何持我蹈火坑中爾時女
母聞之復瞋恚言我女在家婉樂少事今在
田家多務辛苦終日啼泣云何迦羅安我女
著弊惡家迦羅比丘爲二家所瞋諸比丘以
是因緣廣白世尊言喚迦羅比丘來即便喚
來佛問迦羅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
佛言迦羅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訶責和合
欲法無數方便讚歎離欲法汝今云何和合
欲法是爲惡事今因汝故常爲諸比丘制戒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
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受他使行和合男女若娶婦若私通
乃至須臾頃者僧伽婆尸沙
比丘者如上說使者受使事行者往來和合
者和合男女也婦者終身婦也私通者暫交
會也乃至須臾頃者乃至和合令須臾間會
者亦犯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孤女無毋無父無
親里若俱無若自立若依他立若依親里立
若俱立孤無毋者謂女無毋依父生活是名
無毋若有男子欲求此女爲婦倩比丘往求
比丘許者犯越毗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罪
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罪孤女無父
者有女無父依毋生活是名無父孤女若有
男子欲求此女爲婦倩比丘往求此女爲婦
受彼使者犯越毗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得
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無親俱無亦復
如是
自立者無父無毋無親里自活若有男子欲
求此女爲婦倩比丘往女所受彼使者犯越
毗尼罪往向女說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
犯僧伽婆尸沙
依他立者若女無親而依他立若有男子欲
得此女爲婦倩比丘往受彼使者犯越毗尼
罪向彼說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
尸沙依親及俱亦復如是
若孤兒無毋無父無親俱無自立依他依親
依俱無無毋者若孤兒無毋依父生活此兒
欲求他女爲婦倩比丘往受彼使者犯越毗
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犯
僧伽婆尸沙乃至依俱無亦復如是
若家內同産先要罰榛王績縷作食作水無
子繼嗣家內者若有人養他小兒教習長大
家中有所生女年亦長大便作是念我今此
女年已長大當出嫡他今日此兒是我所養
今已長大何不以女嫁與此兒可令此兒常
如我子亦爲女壻不能自語便倩比丘語此
男兒言我養育汝教學成就年已長大今我
有女固當出門欲令汝爲我女壻亦如我子
比丘受彼使者越毗尼罪往向彼說犯偷蘭
罪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若彼養兒
先自欲得其女倩比丘往白其父亦復如是
同産者若有同産兄喪欲執嫂爲婦倩比丘
往語其嫂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
沙先要者若有男子共他婦通其婦語此男

子言若我夫瞋苦治我罪驅出門者汝當取我答言可爾時彼婦人便故惱其夫令其忿恚苦治驅出彼男子聞已不能自往便倩比丘往語婦人汝已爲夫苦治驅出當來就我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若復女人欲樂男子不能自語便倩比丘往語男子我已爲夫苦治驅出今欲就汝爲我作夫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若是女人欲還從本夫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其夫言還共生活更不作過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若復夫主還欲取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本婦言今聽汝還莫更作過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

罰者若王欲取人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其家言我能罰汝家而取汝女但不欲爾汝與我女可得衣食莊嚴之具自然不乏又可饒益汝家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犯僧伽婆尸沙

榛王者賊也若賊主欲得他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其家言我是林中王能爲汝作不利益事汝當送女與我可得衣食嚴具自恣弁護汝家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績縷者若有寡婦紡績自活有男子欲得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爲我作婦寡婦言我若相就不能餘作唯能績縷須者當往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作食者若有寡婦有男子欲得而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來共生活寡婦言我但能作食不能餘作須者當往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取水者若有寡婦有男子欲取此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來共生活寡婦答言我但能取水不能餘作須者當往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無子者若有男子都無子息復有寡婦亦無兒子有男子欲得寡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俱無子息來共合活比丘受使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若彼寡婦欲求男子而不能自語倩比丘往亦復如是

繼祠者若有男女俱無子息恐其死後若墮餓鬼無繼祠時有男子欲得寡婦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寡婦言來共生活若我先死墮餓鬼者汝當祠我若汝先死我當祠汝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若彼寡婦求男子亦復如是

若有女人母所護父所護兄弟姊妹護自護種姓護錢所護童女寡婦他婦母護者有女人依母住有人欲得此女遣比丘往語其母言欲得此女爲婦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父護兄弟護姊妹護亦復如是

自護者有女人無父母親里自作生活持戒自護若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姓護者有女人無父母依同姓住若有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其同姓乃至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

錢護者若女人負人錢未滿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其家言與我此女我代與錢

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童女寡婦他婦亦復如是

若女穀買得錢買得若輸錢女半輸女盡輸女若一月住若隨意住抄略與華鬘無種須吏穀買得者若女以穀買得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彼女言爲我作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錢買得亦復如是

輸錢者若有人養女責税錢唯除自供餘者盡取若有男子欲求此女人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半輸盡輸亦復如是

一月住者若寡婦有男子欲求爲婦倩比丘往語寡婦寡婦容言我不能長住爲可一月相就若須者當往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隨意住者有寡婦男子欲求爲婦倩比丘往語寡婦寡婦言我不能長住隨我意幾時住須者當往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抄略得者若人破他聚落抄得女人若有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持華鬘者有國土法男子欲求女人爲婦時直遣人持華鬘往與女家若受華鬘便知得婦若不受華鬘便知不得即遣比丘持華鬘往與女家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無種者若男子無父親亦無母親又無知識彼女亦爾是男子欲求彼女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須吏者若端正女人有男子倩比丘往求須吏交會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無子婦婢婦出家放婬女婬女使人外婬女外婬女使人若棄女乞女被遣女下錢女無子婦者若有家富兒小便爲取婦兒死此兒婦小衣止姑住至其長大有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言汝兒既喪我今便如汝兒無異與我此婦我當以衣食共相供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婢婦者如諸國土有賣生口若男子欲求爲婦欲言買爲婦恐賣錢多便倩比丘往密語婢言今買汝爲婢實持作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出家者若端正女人於諸外道出家有男子欲求此出家女爲婦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放者放有二種若賣若離婚賣者如頗梨國法有婦小嫌便賣離婚者有國法夫婦不相樂便詣王所輸三錢半二張劫貝而求斷當聽使離婚或有女人與他私通共作要言若我與夫離婚當爲汝婦答言可爾即持錢物求得離婚彼男子聞已便倩比丘往語女人汝已離婚來作我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若彼女人倩比丘往語彼男子言我已離婚當爲汝作婦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婬女者有男子倩比丘語婬女與我交通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婬女使人者婬女婢也亦如上說外婬女者有婬女恒在田野求人有男子倩比丘往語外婬女與我交通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外婬女使人亦復如是棄女者若女人他行妊身然後於諸外道中出家月滿生女棄著四衢道中有人取養至年長大有男子欲得此女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乞女者若有人多男無女從他乞女

養至年長大有男子欲求爲婦倩比丘往語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被遣女者若有女人未出嫁時共他私通然後出嫡壻知非童女便遣還家索本財物先共通男子聞女被遣便作是念此女由我令其被遣我當取之倩比丘往語其父母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下錢女者若人取婦輸錢未畢此女父母多索其錢不能令滿而不得婦女亦不得更嫁有異男子欲求此女倩比丘往語其父母與我此女當與錢還本夫家弁復與汝乃至還報僧伽婆尸沙

若男子男子使語彼比丘是比丘若從男子及男子使聞已往語彼者偷蘭罪若自往若遣使得不得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若孤女依外祖母依外祖父依外曾祖依外

攝七　十

舅依外姨母依祖父依祖母依曾祖依父舅依父姨亦如上說直曲相堪能出入病王說法師伴黨共雜直者有男子欲求他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受語者犯越毗尼向彼說偷蘭罪若女家説言彼是刹利我婆羅門彼毗舍我婆羅門彼首陀羅我婆羅門或言我刹利彼婆羅門我毗舍彼婆羅門我首陀羅彼婆羅門或復言彼是刹利我毗舍彼刹利我首陀羅或言彼婆羅門我亦婆羅門彼刹利我亦刹利彼毗舍我亦毗舍彼首陀羅我亦首陀羅若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沙

曲者若男子欲求他女不得自語倩比丘往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使行口雖不許心然可者犯越毗尼罪往語彼偷蘭罪得不得還報犯僧伽婆尸沙

相者若男子欲求他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比丘言佛制戒不得使行然我當爲汝作相汝若見我著垢膩衣持破空鉢坐卑牀上口說奴婢語當知不得若復見我著鮮淨衣執持好鉢坐大牀上口說夫婦兒女共汝言語

攝七　十一

當知得相如是作相得不得還報者僧伽婆尸沙

堪能者若比丘多衆詣擅越家食食已優婆夷白比丘言我欲取某家女作兒婦當爲我語之諸比丘言優婆夷世尊制戒不得使行媒中有一二比丘堪能行者得越毗尼罪往語彼得偷蘭罪還報犯僧伽婆尸沙

出入者若比丘入出他家受供養時主人語言我欲索某家女作兒婦尊者爲我求之比丘言汝爲我作飲食當爲汝求主人言爲我兒得婦竟當爲尊者作飲食比丘言我若動口無不得理但當作食即爲作食者犯越毗尼罪往語彼家言汝知不問言何等比丘言我欲有所道隨我語者當道主人言但說比丘言人欲索汝女問言是誰答言某家子主人瞋曰我寧持女著水火中闇冥之處終不與彼比丘怖畏便走去犯偷蘭罪若女人存在未嫁是比丘以先誇說食他飲食慙羞便還報言不得僧伽婆尸沙若彼女或嫁或死還報者犯偷蘭罪病者若比丘常出入一家其家語比丘言我欲索彼家女爲婦爲我求之比丘受語得越毗尼罪往語彼得偷蘭罪彼家言我女病知當死活若男病者彼言彼家兒病知當死活而女與之彼脫死者令我女寡比丘復言夫人得病皆當死耶或自當

差但當與之作是語時偷蘭罪得不得還報
僧伽婆尸沙
王者若王欲得他女語比丘僧我今欲得索
某家女當爲我求一切僧許者一切得越毗
尼罪一切僧往求一切僧得偷蘭罪得不得
還報者一切僧僧伽婆尸沙若衆僧遣使語
彼家者一切僧得越毗尼罪語時一切僧得
偷蘭罪得不得還報時一切僧得僧伽婆尸
沙若受使者作是思惟我若還衆中俱使我
白王我不如即往白王王當識我如是者是
比丘得不得還報時僧伽婆尸沙一切僧故
得先偷蘭罪法師者有優婆塞家欲索一優
婆塞家女彼不欲與彼言我寧嫁與邪見外
道勝與優婆塞家男家便作是念誰能爲我
和合唯有沙門多諸方便能說法者當能爲
我和合之便詣精舍白法師言我索彼家女
不欲與我法師問言彼何所道答言彼作是
語寧與邪見外道不與是家法師爲我說同
道之義令彼與我比丘許者越毗尼罪若適
請法師徒衆令去去者舉衆得越毗尼罪若

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說法時男家女家二
家盡來聽法爾時法師方便爲說如佛契經
告諸比丘諸衆生隨性相得不信者共
爲親好如是犯戒犯戒相親無威儀無威儀
相親無愧無愧相親懈怠懈怠相親亂心亂
心相親無智無智相親各隨其類共相親好
過去當來及現在諸衆生類皆悉如是譬如
臭穢不淨自相和合如是比丘諸衆生類各
隨其性篤信篤信自相親好如是持戒持戒
相好有威儀有威儀相好有愧有愧相好精
進精進相好定意定意相好智慧智慧自相
親好過去當來及現在諸衆生類皆悉如是
譬如白淨香熏之物自相和合法師作是說
法已語女家言我聞彼兒欲索汝女報彼言
寧與邪見外道不與彼家汝不聞世尊說若
有殺賊及以怨家手執利劒常伺人便欲得
殺人彼怨家子寧入其家不入邪見外道之
家汝今云何欲嫁子女與邪見家與優婆塞
者時可得見諸比丘受齋持戒時女家言
阿闍黎欲令爾耶答言欲爾彼言當與法師

爾時默然不語者得偷蘭罪若法師不能忍
即坐上語彼得者僧伽婆尸沙若復法師徒
衆於衆中唱言得者亦僧伽婆尸沙
共者共受別說別受共說共受共說別受別
說共受別說者若比丘各各夏安居竟遊諸
聚落與知識主人別向餘國行爾時聚落中
諸優婆夷言爲我兒索婦爲我兄弟索婦爲
我叔索婦如是諸優婆夷各各說比丘一過
答言可者犯一越毗尼罪詣彼處各別爲求
各犯偷蘭罪來還各別報者各犯僧伽婆尸
沙別受共說者若比丘各各夏安居竟人間
遊行與諸檀越別欲詣他國爾時諸優婆夷
有語比丘言爲我兒求婦有言爲我兄弟求
婦爲我叔求婦若比丘各各許者各各犯越
毗尼罪若詣彼各別爲求婦各各別犯偷蘭
罪來還已一語通報言得犯一僧伽婆尸沙
共受共說者若比丘各各夏安居竟遊行人
間與諸檀越別欲詣他國時諸優婆夷語比
丘言爲我兒求婦爲我兄弟求婦爲我叔求
婦者通答言可犯一越毗尼罪若詣彼各別

為求各別偷蘭罪來還已通答言得一僧伽婆尸沙別受別說者若比丘各各夏安居竟人間遊行與諸檀越別諸優婆夷言為我兒求婦為我兄弟求婦為我叔求婦比丘各別答言可爾各各犯越毗尼罪往詣彼各別為求各各犯偷蘭罪來還已各各別報各各得僧伽婆尸沙

雜者有一比丘多知識將諸比丘徒衆詣一家請食食已時家母人白上座言我欲為兒求某家女為婦上座當為我語時上座不善知律即便許之得越毗尼罪時諸徒衆少知戒律恐壞人心不敢諫之出彼家已白上座言何以作是問言何等事答言上座不知世尊制戒不得和合男女耶上座言不知中有比丘言上座莫求我當為求彼求者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沙上座犯越毗尼罪若先優婆夷語彼徒衆言我為兒求某家女當為我求時徒衆不知戒律便答言可爾犯越毗尼罪爾時上座少知戒律恐壞人心不時訶止出彼家已語徒衆言汝等不善而作是事問言作何等事上座言汝不知世尊制戒不得使行耶答言不知上座復言汝且莫求我當為求上座求時得偷蘭罪得不得還報犯僧伽婆尸沙徒衆得越毗尼罪若先優婆夷通白大衆大衆皆可一切得越毗尼罪一切共求一切偷蘭罪得不得還報一切僧伽婆尸沙若男子有衆多婦有念者不念者有比丘出入其家時有婦人禮比丘足恭敬問訊已比丘問言安隱樂不彼即答言何處得樂問何以故婦人言是男子常與一人共起共眠我獨為彼薄賤譬如穿器無用那得不苦比丘答言且莫愁憂我當為汝語令平均便語其夫汝無所知云何効人多畜妻婦不能平均偏與一人共起共臥答言當如之何比丘言當等看視務令均平答言當如師教比丘爾時得偷蘭罪若人有多婦由復更求他童女不能自語倩比丘往語乃至得不得還報僧伽婆尸沙若人夫婦鬪諍比丘便勸喻和合得偷蘭罪若彼夫婦不和或於佛事僧事有闕為福事故勸令和合無罪若有婦女還家比丘往到其舍其家男子皆為作禮比丘見彼婦女便言汝故往此耶不應久住汝夫故錢取汝持作何等汝應還彼作是語時得偷蘭罪有人多畜馬而無好種生者倩比丘語某家有生馬為我求之比丘為求得偷蘭罪

佛住舍衛城有二摩訶羅一摩訶羅捨妻子出家一摩訶羅捨婦女出家久於人間遊行來還舍衛城共一房住彼捨婦女者便自念言我當還家看本婦女著入聚落衣往到本家其婦遙見摩訶羅來即瞋恚言汝摩訶羅薄德無相不能養活妻子又避官役捨家遠走女年長大不得嫁娶今用來為汝急還去若不去者當雙折汝脚誰喜見汝時摩訶羅還本住處如賈客失財愁憂苦住時捨兒出家者還家亦復如是共在一房住捨兒出家者少有智慧語第二摩訶羅言長老何以愁憂苦住答言長老何須問是事又言必欲得知云何我等二人共在一房好惡之事而不相知不向我說更應語誰彼摩訶羅即廣說

不舍利弗心柔輭質直易共語若擾亂彼者可使一切僧擾亂不得與我作羯磨闡陀來入僧中已作如是言尊者舍利弗我欲問義舍利弗言今為餘事集僧此非問義時闡陀復語尊者舍利弗言如佛正法無有非時得現法中善果除煩惱熱諸賢聖悅可盡不擇時尊者舍利弗言聽所問闡陀言世尊說四念處何等是四念處時尊者舍利弗為說四念處闡陀復言我不問四念處我問四正勤長老但答我四正勤舍利弗言汝欲聞四正勤者聽即為說四正勤闡陀復言我問四如意足如是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如四念處反覆三問時諸比丘坐久疲乏各各散出僧不和合遂不成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闡陀來來已佛問闡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闡陀此是惡事我已為汝無量方便呵責擾亂語讚歎隨順語耶汝今云何作擾亂事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異語惱他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異語惱他有八事何等八一者作羯磨時二者如法論時三者論阿毗曇時四者論毗尼時五者不異論六者不異人七者停論八者異語惱他作羯磨者比丘和集作折伏羯磨乃至別住羯磨是名作羯磨如法論者說非常非斷是名如法論阿毗曇者九部修多羅是名阿毗曇毗尼者廣略波羅提木叉是名毗尼不異論者不得離本所論更論餘事是名不異論不異人者不得離先問人更問餘人是名不異人停論者當說法時語言住後當更論是名停論異語惱他者如尊者闡陀異語惱他是名八事於中異語惱他者波夜提離此八事非波夜提若人問比丘言從何處來答言過去中來何處去答言向未來中去何處眠八木上眠汝今日何處食答言五指食如是問不正答者越毗尼罪若賊來入寺中問比丘言示我僧物比丘爾時不得示珍寶等諸物復不得妄語應示房舍牀座等賊若言示我塔物亦不得示塔實物復不得妄語應示塔邊供養具諸器物等賊若言示我淨廚比丘不得妄語復不得示錢物處應示釜鑊瓮器等若屠家畜生走問比丘見不比丘不得妄語復不得示處應言看指甲看指甲襯（音與䞋同）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有囚逃走問比丘如上畜生中答若比丘僧中問異答異得波夜提眾多人中和尚阿闍梨前諸長老比丘前問異答異得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人信敬深厚已然後歡喜若比丘和合女人得僧伽婆尸沙罪和合黃門得偷蘭罪和合男子及畜生得越毗尼罪和合緊那羅女及獼猴女得偷蘭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於曠野中作五百私房皆人人自乞索而作有比丘晨朝著入聚落衣持鉢入曠野聚落為乞作房故有一估客手執戶鉤來向市肆開自店舍遙見比丘疾行而來估客念言是比丘來必為乞作房故我晨朝至此市賣未售誰

能乞是物者便閉肆戶還家去比丘念言是
估客見我便閉戶還家去知我來乞不欲與
故便於餘道往截其前問言長壽汝何處去
不得相置我依阿誰而起房舍正依汝等信
佛法者知有罪福業行果報而不欲與誰當
與者長壽當知世尊說當起慈心不樂聞者
方便使聞諸不信者教令立信乃至手捉其
頭强勸令施所以然者彼於此終當生天上
色力壽命眷屬自然來生人中亦受快樂色
力壽命眷屬成就修習佛法增益功德逮甘
露果是故長壽如世尊說

爲福受樂報　所欲皆自然　超踰生死流
上寂之涅槃　若人爲福者　天神自然護
所願皆疾成　衆魔莫能壞　薄德多諸惱
福能消衆患　福德既牢强　速成堅固定
生天受快樂　人中亦自在　斯由功德故
所往皆自然　因斯福方便　永離生死苦
得道至泥洹　不没不復生

爾時比丘說此偈已復言長壽助我起房舍
其福最大是時估客聞說法已便少多布施

爾時估客作是思惟若入市肆多諸乞索更
不得利折減錢本寧坐家住可全其本故勝
市中子本俱失作是念已便還家坐時估客
婦瞋其夫言何以詣市速疾來歸如是懶惰
當何由養活男女充官賦役估客答言莫瞋
且聽我今晨朝詣市店肆廣說乃至畏失錢
誦七　二十
本故還家住其婦知已黙然不言尊者舍利
弗來入聚落次行乞食至其門住爾時估客
婦篤信恭敬見舍利弗即持淨器盛食出著
鉢中識舍利弗頭面禮足恭敬問訊時舍利
弗亦慰勞之家中何如生活好不其婦答言
家內悉佳但生活頓弊問何以故爾即以上
因緣廣白舍利弗居家生活飲食衣服供王
賦役正仰市肆而今夫主在家中住畏人乞
索實在言行實覺言眠阿闍黎是我家所供
養恭敬尊重無所藏隱故白此意時舍利弗
爲估客婦種種說法得歡喜心即還精舍即
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喚是營事比丘來即
便呼來佛問營事比丘汝實乞作房舍惱諸
檀越令向舍利弗嫌說汝不答言實爾世尊

佛言比丘此是惡法私乞作房惱諸檀越佛
告諸比丘汝等莫復爲房舍故惱亂檀越錢
財難得布施亦難婆羅門居士割損財物供
養沙門衣被飲食牀臥病瘦醫藥此亦甚難
佛告營事比丘過去世時有比丘名跋懅止
住林中時有釋軍多鳥亦栖集此林晨暮亂
誦七　廿一
鳴惱彼比丘爾時跋懅比丘詣世尊所頂禮
佛足於一面立爾時世尊慰問林中比丘言
云何少病少惱樂住林耶林中比丘白世尊
言少病少惱樂住林中但晨暮時爲諸釋軍
多鳥鳴喚惱亂不得思惟佛告比丘汝欲令
釋軍多鳥一切不來耶答言願爾世尊佛言
比丘汝於日暮釋軍多鳥來時便從衆鳥各
乞一毛晨朝去時亦如是乞比丘白佛善哉
世尊即還林中正坐思惟至日向暮馬集亂
鳴便作如是言汝釋軍多鳥各惠一毛我今
須用爾時衆鳥少時無聲寂然不得已後各
拔一毛著地晨朝復乞爾時衆鳥即便移去
異處一宿不樂彼處尋復來還爾時比丘復
從索毛一一復與衆鳥念言今此沙門奇異

喜乞恐我不久毛衣都盡段肉在地不能復
飛當如之何便共議言此比丘常住林中我
等當去更求餘栖不復宜還佛告諸比丘飛
鳥畜生尚嫌多求況復世人汝等比丘莫爲
營事多欲多求令彼信心婆羅門居士苦捨
財物供給沙門衣被飲食牀卧病瘦醫藥諸
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此林中比丘怯劣喜
亂畏惡鳥聲佛告比丘是林中比丘不但今
日怯劣昔已曾畏諸比丘言已曾爾耶佛告
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龍象住在林中空閑
之處大風卒起吹折樹木象聞樹木折聲驚
怖奔走怖心小止住一樹下彼樹復折即復
奔走爾時消天見象驚走念言云何此象横
自狂走即說偈言

暴風卒起林樹折 卌七 龍象驚怖狂奔走

假使大風普天下 十二 爾時龍象何處避

佛告比丘爾時象者今林中比丘是佛復告
營事比丘過去世時有五百仙人住雪山中
有一仙人於别處住有好泉水華果茂盛去
是不遠有薩羅水中有龍住見是仙人威儀
庠序心生愛念時此水龍來詣仙人正值仙
人結跏趺坐龍即以己身遶仙人七帀以頭
覆其頂上而住日日如是惟有食時不來仙
人以龍遶身故日夜端坐不得休息身體萎
羸便生疥瘡爾時近處有人居止有供養仙
人者彷徉遊行詣仙人所見是仙人羸劣疥
瘡即問仙人何故如是仙人具爲廣說上事
彼語仙人言欲令此龍不復來耶答言欲爾
復問仙人是龍有所著不答言唯有咽上瓔
珞寶珠彼人教言但從索珠龍性極慳終不
與汝可使不來言已便去須臾龍來便從索
珠龍聞乞珠聲心即不喜徐捨而去明日龍
來未至之閒仙人見已遥說偈言

光耀摩尼寶 瓔珞莊嚴 若龍能施我

乃爲善新友 卌七 二十三

時龍即說偈答言

畏失摩尼珠 猶執杖呼狗 寶珠不可得

更不來看汝 上饌及衆寶 由此摩尼尊

是終不可得 何足殷懃求 多求新受離

由是更不來

爾時有天於虛空中而說偈言

猒薄所以生 皆由多求故 梵志貪相現

龍則潛于淵

佛告營事比丘龍是畜生尚惡多求豈況於
人汝等比丘莫爲多營事務廣索無猒令彼
信心婆羅門居士苦捨財物供給沙門衣被
飲食牀卧病瘦醫藥佛告諸比丘有十事法
爲人所不愛何等十不相習近輕數習近爲
利習近愛者不愛不愛者愛諦言不愛好豫
他事實無威德而欲凌物好屛私語多所求
欲是爲十事起他不愛佛告諸比丘依止曠
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
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乞作房無主
爲身當如量作應長十二修伽陁搩手内廣
七搩手應將諸比丘示作房處無難處無妨
處若比丘於難處妨處自乞作房無主爲身
亦不將諸比丘示作房處而過量作者僧伽
婆尸沙比丘者如上說自乞者自行乞求若
一錢二錢家家行乞乃至百千錢房舍者佛
所聽也作者自作若教他作無主者無有主

若男若女在家出家人爲主也自身者自己也當如量者應法量也長者縱量也廣者橫量也十二修伽陀搩手者修伽陀者名善逝也搩手者一尺四寸也內七搩手者作屋法有內外量令縱橫量壁內也屋高下量者邊壁一丈二尺將諸比丘示作房處者示地諸比丘者若僧若僧使僧者作房比丘入僧中先作求聽羯磨然後聽乞羯磨羯磨者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欲於僧中乞指授處若僧時到僧爲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指授處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乞指授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入僧中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今從僧乞指授房處唯願僧與我指授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已於僧中乞指授房處若僧時到僧爲某甲比丘指授房處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已從僧中乞指授房處僧今爲某甲比丘指授房處諸大德忍爲某甲比丘指授房處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爲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一切僧中都無有說羯磨者一切僧往就作房處一比丘僧中唱一切僧爲某甲比丘指授房處如是三說僧使者若作房處遠或隔水若大寒時大熱時大雨時或大雪時若僧中多老病不能一切往者彼比丘於僧中乞指授竟僧應差一比丘二比丘三比丘不得衆羯磨衆故極至三人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已於僧中乞指授房處若僧時到僧差某甲某甲等比丘爲某比丘指授作房處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已於僧中乞指授房處僧今差某甲某甲等比丘爲某甲比丘指授作房處諸大德忍差某甲某甲比丘指授房處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差某甲某甲比丘指授房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使比丘往作房處觀察處所若彼房處多有諸蟲及生華果樹不應語除若無是事觀察已亦如前說一比丘唱言僧已示作房處如是三說無難處者若彼處無生華草木無諸蟲蛇非妨處者四邊各容十二桄梯桄間各一拳肘令作事者周帀來往塗治覆苫若比丘於難處者有生華草木及諸蟲蛇妨處者周帀不得容十二桄梯合作事者不得周旋往反覆苫塗治也自乞作房無主爲身亦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過量作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比丘自乞作房有難處妨處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若減量作教他作乃至作竟時得僧伽婆尸沙罪受用時得越毗尼罪如是二比丘衆多比丘亦如是若一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難處妨處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如量作若教他作乃至作房竟時得僧伽婆尸沙罪受用時得越毗尼罪若二若多亦復如是

若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爲身難處妨處亦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過量作教他作房竟時得僧伽婆尸沙罪受用時得越毗尼罪若二若多亦復如是若比丘是處不名指授若異

界僧指授若先年豫指授若水中非沙地非碎石地非石上非被燒地若僧中一人不作房者二人三人不作房者盡不應指授若僧中不作房者多聽作指授若比丘作淨房即欲持當住房者不應作若作淨房即持當積薪屋者不應作若作淨房即持當井屋者不應作若作淨房即持當浴室者不應作若比丘難處妨處不指授作過量作房時若授墼泥團者盡得越毗尼罪壘墼安行行作房比丘一一得越毗尼罪乃至若戶牖成已得偷蘭罪乃至屋成若墼壘者最後一墼時得僧伽婆尸沙罪若瓦覆若木覆若板覆若石灰覆若泥團覆若草覆乃至最後一把草覆時得僧伽婆尸沙罪作房未成中止者得偷蘭罪後更成時僧伽婆尸沙作房者若房主安處房已今餘人作（搨七）乃至房成時（廿七）作房者比丘得僧伽婆尸沙若房主安處房已後他人成者偷蘭罪若比丘於難處妨處不將諸比丘指授處過量作房是房主比丘不捨戒不死不與僧若有比丘於此房中若熏鉢作衣若

受誦若思惟一切受用者得越毗尼罪二人多人作房亦如是若比丘自乞作房無難處無妨處將諸比丘指授處減量作若教他作至房竟時是比丘無罪受用者亦無罪二人多人亦如是若比丘自乞作房無難處非妨處將諸比丘指授如量作若教他作乃至房成是比丘無罪受用者無罪若二若多亦復如是若比丘將諸比丘指授房處非他界僧指授非先年指授不水中若沙地若碎石地若磐石上若被燒地非僧中一人不作房者非僧中二人三人不作房者若不作房者多聽作定作住止房定作淨房定作井屋定作浴室者聽作是比丘作房無難處非妨處不過量作將諸比丘示作房處是諸比丘若助治泥團若治墼授與時一一是助比丘無罪若累一行二行三行乃至安戶牖時是比丘無罪若墼覆者最後一墼時是比丘無罪若瓦覆木覆板覆草覆石灰覆泥團覆最後泥團覆時無罪作半止者是比丘無罪後還成者是比丘無罪自作方便令他成者是比丘

無罪自作後他人成者是比丘無罪若比丘自乞作房無難處非妨處將諸比丘指授不過量作是比丘不捨戒不死不與僧諸比丘於中若熏鉢作衣誦經思惟一切受用盡無罪若比丘於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五年大會處是諸尊處（搨七）為供養作草庵樹（廿八）華庵帳幔氈庵暫住者聽作是故說若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乃至過量作者僧伽婆尸沙佛住俱舍彌國廣說如上爾時俱舍彌五百比丘各作私房爾時闡陀比丘無人為作房時闡陀比丘主人名阿跋吒時闡陀比丘著入聚落衣往詣其家時主人見比丘來恭敬禮足共相問訊時主人言阿闍黎我聞俱舍彌作五百間私房頗有與阿闍黎作房者不答言實如所聞有主人者皆作房舍我薄福德譬如禿梟無有主人誰當與我作主人答言阿闍黎莫恨我當為作爾時即與五百金錢白言阿闍黎持去作房爾時闡陀即持錢去尋便安處欲作大房盡五百金錢正得起基起少墻壁錢物已盡復詣其家主人禮足共

相慰勞問言阿闍黎作房竟未答言始起屋基作少墻壁錢物已盡爾時主人復與五百金錢闡陀持五百金錢作墻壁竟安施戶牖錢物復盡更詣主人主人禮足復問阿闍黎房舍竟耶答言墻壁戶牖始竟錢物已盡爾時主人生不信心語闡陀言阿闍黎是出家人用作大房舍爲用千金錢可起樓閣而作一房云何不足尊者且還不能復與爾時闡陀即便愁憂云何方便得成此房舍後有薩羅林樹便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闡陀言莫斫是林令我弱小兒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闡陀答言死鬼促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闡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世尊我男女幼小風雨漂露當何依止爾時世尊爲此鬼神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憂苦即除去佛不遠更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告諸比丘喚闡陀來即便呼來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汝不知耶如來應供正遍知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爲搭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比丘惡口罵之闡陀是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闡陀比丘巧作方便營事得彼主人千舊金錢佛告諸比比是比丘是非巧便若巧便者應當更得何但齋千諸比丘白佛言實如世尊說善知此闡陀比丘不善方便佛告比丘不但今日知此比丘不善方便過去世時已知闡陀不善方便佛告諸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時國有王以法治化人民安樂無諸患難時王無子夫人忽然懷妊十月生子而無眼鼻生子七日施設大會集諸羣臣相師道士爲子立字時王土法或因福相或因星宿或因父母而立名字婆羅門問言王子身體有何異相傍人答言今此王子其面正平都無眼鼻之處婆羅門言今此王子應名鏡面以四乳母供給抱養一人摩拭洗浴一人除棄不淨一人懷抱一人乳哺此四乳母晝夜給侍譬如蓮華日日增長至年長大父王命終即拜鏡面紹尊王位然此太子宿植德本雖生無目而有天眼堪爲國王福德力大國中人民聞鏡面太子爲王無不奇怪時有大臣便欲試之不能得便遇王出令勑諸羣臣更立新殿彫文刻鏤種種彩畫大臣念言恒欲試王今正是時將一獮猴與著衣服作巧作具華囊盛之串其肩上將到王前白言大王被勑立殿巧匠已至願王指授殿舍方法王即心念彼將試我便說偈言

觀此衆生類　睒睒面皺縮　趌厥性輕躁
成事彼能壞　受分法如是　何能起宮殿
殘害華果樹　不中親近人　況能造宮殿
催送歸野林

佛告諸比丘爾時鏡面王者今我身是時獮猴者今闡陀比丘是我於爾時生無兩目已曾知彼無所堪施況復今日佛告諸比丘依止俱舍彌城住者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大房舍有主爲身應將諸比丘指授處所無難處非妨處是比丘於難處

妨處有主爲身亦不將諸比丘指授處所者
僧伽婆尸沙比丘者如上說大者過量是名
大也房者世尊所聽作者若自作若教他作
有主者若有男子女人在家出家爲作主也
爲身者爲己不爲僧也將諸比丘指授處者
謂僧若僧使如上小房中說無難處非妨處
者亦如上說若比丘於難處妨處不將諸比
丘指授作房處者僧伽婆尸沙若一比丘於
難處妨處作大房若自作教他作乃至房成
時得僧伽婆尸沙受用者得越毗尼罪若二
若多亦復如是除其過量一切有罪無罪皆
如上小房中說是故說若比丘作大房舍有
主爲身乃至不將諸比丘指授處者僧伽婆
尸沙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名
陀驃摩羅子衆僧拜典知九事九事者典次
付牀坐典次差請會典次分房典次分衣物
典次分華香典次分果蓏典次知煖水人典
次分雜餅食典知隨意與堪事人是名僧拜
典知九事付牀坐時是長老右手小指出燈
明隨品次付若阿練若阿練若共乞食乞食

者共糞掃衣糞掃衣者共一坐食一坐食者
共常坐常坐者共露坐露坐者共敷草坐敷
草坐者共經唄經唄者共法師法師者共學
律學律者共須陀洹須陀洹者共斯陀含斯
陀含者共阿那含阿那含者共阿羅漢阿羅
漢者共三明三明者共六通六通者共無威
儀無威儀者共爾時慈地比丘及六羣比丘
等來索房舍時尊者陀驃摩羅子答言小住
待汝等下座房次當與汝房到下座牀次如
其次第付房與之得不好房是六羣比丘等
見房舍卧牀坐被褥諸物皆悉朽故又別房
食亦復麤惡共相謂言長老陀驃摩羅子如
我生怨與我弊房飲食麤澀若是長老久在
梵行者令我等常受衆苦今當以波羅夷法
謗之即語言長老汝犯波羅夷罪我當舉之
答言我無是罪彼言誰復作賊言我是賊但
汝今日犯波羅夷至衆多人中謗復到僧中
謗尊者陀驃摩羅子犯波羅夷
陀驃摩羅子往白世尊慈地比丘以無根波
羅夷法見謗佛言汝有是事耶答言無也世

尊佛言比丘如來知汝清淨他人謗汝當如
之何陀驃言世尊雖知我清淨無罪唯願世
尊哀愍語彼令生信心莫令長夜得不饒益
佛言呼六羣比丘來即喚來已佛問六羣比
丘汝等實以無根波羅夷罪謗陀驃摩羅子
比丘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何以故答言是
長老與我弊壞房舍乃至若是長老久在梵
行者我恒得若惱便以波羅夷法謗佛告六
羣比丘此是惡事我常不說於梵行人當起
恭敬慈身口意行耶汝今云何於梵行無罪
比丘無根波羅夷法誹謗此非法非律非是
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
舍衛城比丘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
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瞋恨不喜故
於清淨無罪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謗欲破
彼比丘淨行彼於後時若檢校若不檢校便
作是言是事無根我住瞋恨故作是語僧伽
婆尸沙比丘者如上說瞋者九惱及非處起
瞋第十恨者凡夫及學人有不喜者乃至阿
羅漢有無根者事俱不現又不見彼事不聞

彼事不疑彼事波羅夷者中一一
也謗者無事橫説過也欲破彼淨行者欲令
彼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子欲令作沙彌作
俗人作園民作外道彼於後時若檢校若不
檢校檢校者問言汝見何事婬耶盜五錢耶
故殺人耶不實稱過人法耶云何見何因見
何處見是名檢校若不如是問者是名不檢
校也是事無根住瞋恨故説作是語者僧伽
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説若比丘瞋恨
謗二相似者淨者不淨者清淨者言見我犯
何罪四事中若一若二耶十三事中若一若
二耶若不見不聞不疑不決了便謗若屏處
若衆多若衆僧中我見彼犯波羅夷我聞彼
犯波羅夷我疑彼犯波羅夷不見不實見根
本不實聞不實聞根太不實疑不實疑根本
不實本曾見妄聞妄疑妄見不爾聞不爾疑
不爾對面四目謗語語僧伽婆尸沙是比丘
於四波羅夷中一一語犯僧伽婆尸沙十三
僧伽婆尸沙中一一謗犯波夜提以波夜提
罪一一謗得越毗尼罪波羅提提舍尼衆學

攝七　卌四

法及威儀法謗者犯越毗尼罪心悔若謗比
丘尼八波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若一一謗
波夜提三十尼薩耆百四十一波夜提若一
一謗犯越毗尼罪八波羅提提舍尼衆學及
威儀一一謗犯越毗尼心悔學戒尼十八事
若一一謗言當更與學戒犯偷蘭罪沙彌沙
彌尼十戒若一一謗言當更與出家犯越毗
尼罪下至俗人五戒若一一謗犯越毗尼心
悔是故説若比丘瞋恨不喜故乃至作是語
者僧伽婆尸沙

摩訶僧祇律卷第七

攝七　丈

音釋

嫡花隻切女人謂嫁曰嫡　婉於阮切美也　績縷績資昔切緝也縷力主切綫也　膩女利切　售承呪切賣物去手也　儱悷儱力董切悷郎計切儱悷謂多惡不調也　懅其據切　搩陟格切張申也　桄古曠切桄桄横木也　苫失廉切草覆屋也　趌極乙切怒走也　驃昆召㘓　唄蒲拜切梵

摩訶僧祇律卷第八　　攝八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衞城廣説如上時尊者陀驃摩羅子
衆僧拜典知九事如上説乃至六羣比丘受
得下房麤食心常憂苦乃至念言是長老陀
驃摩羅子久在梵行者我等常得苦惱又世
尊制戒不聽以無根波羅夷法謗今當求其
罪過根原作是語已常隨逐尊者陀驃摩羅
子若行若住若坐若卧常隨左右至月八日
十四日十五日諸比丘尼來禮佛是時尊者
陀驃摩羅子去佛不遠於一面坐諸比丘尼
禮佛足已次來禮尊者陀驃摩羅子陀驃摩
羅子時有姊妹比丘尼禮拜時風吹衣角墮
陀驃摩羅子膝上即以手舉去時六羣比丘
便作是言長老陀驃汝犯波羅夷陀驃言我
無是事六羣比丘復言我已見事何所復疑
誰復作賊自言是賊便於屏處及多人中乃
至僧中説是事爾時陀驃以是因縁白世尊
佛言呼六羣比丘來即便呼來佛問六羣比
丘汝實以無根波羅夷謗陀驃摩羅子耶答

攝八

言不也世尊實有根本佛言有何根木六羣比丘白佛言一時齋日有諸比丘尼來禮世尊次往禮長老陀驃爾時風吹尼衣拂陀驃膝上爾時陀驃手捉彼衣是爲根本佛言癡人此非波羅夷根本此是異分中小小事佛語六羣比丘汝常不聞世尊種種因緣於梵行人所起恭敬慈身口意耶汝今云何於清淨無罪比丘欲破彼淨行故以異分中小小事非波羅夷比丘以波羅夷法謗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瞋恨不喜故以異分中小小事非波羅夷比丘以波羅夷法謗欲破彼梵行彼於後時若檢校若不檢校以異分中小小事是比丘住瞋恨故說僧伽婆尸沙比丘瞋恨不喜者如上說異分者除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是名異分小小事者衆學法及威儀也非波羅夷比丘以波羅夷法謗者四波羅夷中若一一事謗者無事說過欲破梵行者欲令彼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子欲令作沙彌作俗人作園民作外道後時若檢校若不檢校檢校者汝見何事婬耶偷耶故殺人耶不實稱過人法耶云何見何因緣見何處見是名爲檢校若不如是問者是名不檢校清淨無罪比丘以異分中小小事作瞋恨故說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如上說若比丘瞋恨謗二相似者淨不淨清淨者言見我犯何罪一切如上無根中說乃至謗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說若比丘瞋恨不喜故以異分中小小事乃至住瞋恨故說僧伽婆尸沙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是時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於十二修多羅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衆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不制者制已制者開乃至在家出家共行法所謂九部經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波那如是諸經本生經方廣未曾有法於此九部經更作異句異字異味異義各各異文辭說自誦習亦持教他誦持時諸比丘語提婆達多汝莫作方便壞和合僧莫執持破僧事汝莫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莫受破僧事故共諍長老當與僧同事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法照明安樂住如是一諫不止第二第三諫亦復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白佛佛言世尊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從戒序乃至九部法異句異字異味異義各各異文辭說自誦習亦教他誦習時諸比丘一諫不止二諫三諫猶故不止

佛告諸比丘若是提婆達多愚癡人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九部法作異句異字異味異義各各異文辭說三諫不止者汝去應當屛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是事比丘屛處諫者應作是說汝提婆達多實欲破和合僧執持破僧事乃至九部法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自誦習亦復教他不答言實爾復應語提婆達多汝莫破和合僧故勤方便莫執持破僧事長老提婆達多破和合僧最是大惡重罪當墮

惡道入泥犁中經劫受罪提婆達多我今慈心饒益故當受我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不捨者第二第三諫亦如是復於多人中三諫亦如是猶不止者將詣僧中應作求聽羯磨羯磨者作如是說大德僧聽是長老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住於十二事乃至九部經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自誦亦教他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僧今於僧中當三諫令止僧中應問提婆達多汝實於十二法乃至九部經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自誦復持教他諸比丘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僧中應諫言汝提婆達多莫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莫執持破僧事乃至於九部經中異句異字異味異義異文辭說汝莫破和合僧破和合僧者是大惡事是重罪墮惡道泥犁中經劫受罪今日衆僧中慈心諫汝欲饒益故受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當捨此事若不捨如是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諸比丘復以是事往白世尊是提婆達多以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此事猶故不捨佛語諸比丘是提婆達多癡人破和合僧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以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此事猶故不捨者僧應與作舉羯磨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提婆達多不受諸比丘諫自受苦惱佛告諸比丘不但今日不信他語自受苦惱過去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爲放牧取薪草人行來者皆就井飲井洗浴時日向暮有羣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水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頸諸野干輩語主野干若濕樹葉可用者常當護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野干主言我作是事樂且當快心那知他事時行人語婆羅門汝井上罐已破復更著之猶如前法爲野干所破如是非一乃至破十四罐諸野干輩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於我福德義井作障礙者今當往觀知其所以即持罐往著井上於屏處微伺見諸行人飲水而去無破罐者至日向暮見羣野干來飲地殘水惟野干主飲罐中水然後撲破見已便作是念正是野干於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固難破令入頭易出頭難持著井邊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向暮野干羣集如前飲地殘水唯野干主飲罐中水訖便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來出打殺野干空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很戾不受教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羣野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比丘當知於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軟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共諍諸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莫破和合

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故共諍當與僧同事何以故和合僧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法照明安樂住長老捨此破僧因緣事是比丘諸比丘如是諫時堅持是事不捨諸比丘應第二第三諫爲捨是事故第二第三諫時捨是事好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比丘者如上說和合僧者不別衆諸比丘雖復鬪諍更相道說但一界一處住一布薩自恣故名爲和合僧齊幾許當言破和合僧勤方便執持破僧事若比丘於十二事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衆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復次四衆罪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和合僧事復次四衆罪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復次三衆罪二衆罪一衆罪四波羅夷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復次六作捨法折伏羯磨不語羯磨發喜羯磨擯出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於此六作捨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破和合僧事破和合僧比丘者如提婆達多諸比丘者若一若衆多若衆僧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衆僧中三諫屏處諫者問言長老汝實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十二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耶答言實爾是比丘即便諫言長老汝莫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於十二事不制者制制者便開破僧者此是大罪墮惡道入泥犁中長夜受苦我今慈心諫汝饒益故受我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捨此事不若不捨第二第三亦如是多人前三諫亦如是復不止者將至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今於僧中三諫令止僧中復問言長老汝實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不制者制制者便開耶答言實爾即應諫言今衆僧語汝長老莫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不制者制制者便開破僧者最大惡深重當於惡道中長夜受苦今日衆僧慈心訶汝當止此事若不捨者復第二第三諫亦如上說如是諫時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是比丘於屏處諫時一諫不止犯越毗尼罪第二第三亦如是多人中諫時一諫不止越毗尼罪第二第三諫時亦如是至僧中初諫時說未竟越毗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二諫說未竟越毗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三諫說未竟偷蘭罪說竟得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諫多人中諫及僧中諫諸越毗尼罪諸偷蘭罪一切盡合成一僧伽婆尸沙若中間止者隨所止處治罪是故說若比丘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乃至三諫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爲提婆達多作舉羯磨時初羯磨竟無有遮者第二羯磨竟亦無有遮者第三羯磨時提婆達多看六羣比丘面而作是言六羣比丘汝等長夜承事我共我從事今衆僧爲我作舉羯磨已至再說而皆默然汝等今日持我住於衆

人如酪塗麨與烏如酥塗餅與那鳩羅如油和飯與野干修梵行者爲人所困而坐觀之六羣比丘即起作是言如是如是長老是法語比丘律語比丘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欲忍可是比丘所見欲忍可事我等亦欲忍可是比丘知說非不知說是時有多人遮羯磨不成時諸比丘語六羣比丘長老莫助提婆達多作破和合僧同語同見當與僧同事一切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法照明安樂住如是一諫不止第二第三諫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六羣比丘與愚癡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已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者汝去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應僧中三諫令捨是事比丘受教即於屏處問六羣比丘汝等實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爲黨諸比丘以再三諫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即便諫之汝等六羣比丘莫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汝等當與僧同事一切僧和合歡喜無諍同一學如水乳合如法照明安樂住

諸長老破和合僧是最大罪墮惡道泥犁中長夜受苦我今慈心諫汝饒益故當受我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事若不止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復於多人中三諫亦如是復不止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是六羣比丘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以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當於僧中三諫令止即於僧中問六羣比丘汝等實與提婆達多破和合僧同語同見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不止耶答言實爾即復諫言六羣比丘汝等莫與提婆達多共破和合僧同語同見破和合僧最是惡事墮惡道泥犁中長夜受苦合僧慈心諫汝饒益故當受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是事若不止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故不捨諸比丘復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等實與愚癡提婆達多同語同見破和合僧諸比丘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猶故不捨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種

種因緣訶責㦬悷難諫種種因緣讚歎柔輭易諫耶汝等云何㦬悷難諫此非法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比丘白世尊云何是六羣比丘共提婆達多同語同見徒自受苦佛告諸比丘是六羣比丘不但今日同語同見徒自受苦過去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唯願說之佛告諸比丘過去時世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少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騃榛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世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餘獼猴者今六羣比丘是爾時已曾更

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佛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同意相助若一若二若衆多同語同見欲破和合僧是比丘諸比丘諫時是同意比丘言長老莫說是比丘好惡事何以故是法語比丘律語比丘是比丘所說皆是我等欲忍可是比丘所見欲忍可事我等亦忍可是比丘知說非不知說諸比丘諫是同意比丘長老莫作是語是法語比丘律語比丘何以故是非法語比丘非律語比丘諸長老莫助破僧事當樂助和合僧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法照明安樂住諸長老當捨此破僧事是同意比丘諸比丘如是諫時堅持不捨諸比丘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故第二第三諫時捨是事好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比丘者提婆達多同語同見比丘者六羣比丘也若一若二若衆多同語同見者或有同語不同見或有同見不同語或有同語亦同見或非同語非同見同語非同見者言語相助不同彼見是名同語非同見同見不同語者同彼所見而不助說是名同見不同語同語同見者助彼言語同其所見是名同語同見非同語非同見者不助彼說亦不同見是名非同語非同見是中同語非同見及同語同見者當訶諫云何名爲同語非同見法於十二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同語同見法復次五衆罪不制者制制者便開四衆三衆二衆一衆罪亦如是不制者制制者便開復次六種作捨法不制者制制者便開是名同語同見法諸比丘當諫是比丘言長老莫與破和合僧勤方便同語同見諸比丘諫比丘時執是事堅持者謂六羣比丘也諸比丘者若僧若多人若一人也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也屏處諫者汝諸長老實與破和合僧勤方便同語同見耶答言實爾復言長老汝莫與破和合僧勤方便同語同見破僧者最大惡事當於惡道長夜受苦我今慈心諫汝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若不捨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多人中三諫亦復如是復於僧中三諫猶不止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是比丘屏處一諫不止越毗尼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多人中三諫亦如是僧中初諫未竟不止越毗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二諫未竟不止越毗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三諫未竟偷蘭罪說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三諫越毗尼罪多人中三諫越毗尼罪及僧中偷蘭罪一切盡共成一僧伽婆尸沙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同意相助若一若二若衆多同語同見乃至三諫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佛住俱舍彌國廣說如上爾時長老闡陀惡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作不可共語如是言諸長老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語諸長老若好若惡何以故汝等皆是雜姓我家民吏譬如烏鳥銜雜類骨聚在一處何能教我佛法僧事皆是我許從菩薩出家我常隨侍至于今日唯佛教我我當受持時諸比丘語闡陀言長老諸比丘善說所犯波羅提

木叉中事汝莫自身作不可共語汝身當作
可共語長老汝當爲諸比丘說如法如律教
諸比丘亦當爲汝說如法如律教何以故如
來衆得如是增長所謂共語共說共諫共罪
中出故長老捨自身作不可共語一諫不捨
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
白世尊長老闡陀自身作不可共語乃至三
諫不止佛告諸比丘是闡陀自用不可共語
乃至三諫不止者汝去屏處三諫不止者復
於多人中三諫復不止者乃至到僧中作求
聽羯磨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長老闡陀惡
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善說所犯波羅提木
叉中事自用作不可共語乃至已於屏處三
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今於僧
中三諫令止此事即於僧中問長老闡陀汝
攝八　十四
實惡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如律說法自作
不可共語乃至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
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僧應諫言長老汝莫惡
性難共語諸比丘如法善說所犯波羅提木
叉中事莫自身作不可共語乃至如來衆得

如是增長所謂共語共說共諫共罪中出故
僧今慈心諫汝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當
止此事若不捨者更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
故不止諸比丘復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
闡陀來即使呼來佛問闡陀汝實惡性難共
語乃至僧中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佛問闡
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種種因緣訶貢自
用讚歎不自用汝今云何自用反戾此非法
非律非是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闡陀比丘而自用意作
是言唯有佛語我當受佛語諸比丘是闡陀
比丘不但今日不受餘人說但信我語過去
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唯
願樂聞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
國名伽尸爾時有一長者有奴字阿摩由爲
攝八　十五
性兇惡爾時長者與諸婆羅門子遊戲園林
諸從人輩皆在園門外住時阿摩由在園門
外打諸從人時諸從人被打者各告其主時
諸婆羅門子盡出訶之時阿摩由不受其語
答諸婆羅門子言不隨汝語我大家來訶我

者當受其語遂打不止即來告阿摩由主阿
摩由主生得天眼觀是鬪處下有金銀伏藏
其地凶故使其鬪耳即往訶之時奴即止佛
告諸比丘爾時長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爾
時阿摩由者今闡陀比丘是諸比丘白佛言
世尊云何是闡陀恃怙世尊陵於他人佛言
比丘是闡陀比丘不但今日恃我輕人過去
世時已曾恃我輕於他人諸比丘白佛言已
曾爾耶佛言如是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
國名伽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
師常教學五百童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
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婆羅門法餘姓
不得望聞以奴親近供養故奴得在其邊諸
童子說婆羅門法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
憶持此奴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
國詐自稱言我是弗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
達多語此國王師婆羅門言我是波羅柰國
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
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
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授門徒五

百童子言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婆羅門無有男兒唯有一女便作是念今可以女妻之耶若達多當在我家便如我子即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答言從教復告之言汝莫還波羅柰常住此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即與其女在家如兒共作生活家漸豐富是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懷瞋恚甜酢醎淡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來者當從彼受作飲食法然從法作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挺來或可得奴直便詣彼國時耶若達多與諸門徒詣園林遊戲在於中路逢其本主即便驚怖密告門徒諸童子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所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言大家是我父便投此國師大學婆羅門爲師以大學經典故師婆羅門與女爲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便答言汝實我兒何所復言但作方便早見發遣即將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辦種種飲食奉食已訖小空閑時密禮客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耶若達多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當如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即便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子困苦他子女語此女言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當教汝一偈汝誦是偈時當使汝夫無言是女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言語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爲主求伴婦於後奉食訖已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說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法　但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大國是耶若達多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時夫聞是偈已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臭穢事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波羅柰國弗盧醯婆羅門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陵易他人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佛告諸比丘依止俱舍彌比丘皆盡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摩訶僧祇律卷第八

音釋

很戾（很下懇切不聽從也戾郎計切乖也）　騃（五駭切愚也）　搸（錙詵切）
銜（手監切口含物也）　酢（倉故切酸也）　噉（徒濫切食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上　攝九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若比丘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時便自用意作是言汝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語汝若好若惡諸比丘諫彼比丘言長老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汝莫自用意諸比丘教汝應當信受汝亦應如法如律教諸比丘何以故如來弟子衆展轉相教展轉相諫出罪故善法增長諸比丘諫是比丘時應捨是事若不捨者復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比丘自用戾語者闡陀比丘也諸比丘如法如律教者謂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衆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以此法律展轉相教復次五衆罪法四衆罪法三衆罪法二衆罪法一衆罪法復次六作捨法展轉相教復次波羅夷法僧伽婆尸沙波夜提乃至越毗尼罪實一不實時非不時饒益非不饒益輭語非麤僧慈心故不求過是名如法如律展轉相教得是比丘者闡陀是也

諸比丘者謂一人多人僧中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也屏處者問言長老汝實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汝自身不可共語耶答言實爾即復諫言長老汝莫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汝應當受莫自身作不可共語乃至展轉相教得善法增長故我今慈心教汝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捨者第二第三亦復如是諫多人中復三諫亦如是猶不止者僧中作求聽羯磨白言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不受其語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當於僧中三諫令止此事即僧中問言長老實自用戾語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不受其語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受耶答言實爾即復僧中諫言長老莫自用意諸比丘如法如律教乃至展轉相教得善法增長故今僧慈心諫汝饒益故當受語捨此事僧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止者至第二第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如上說若比丘於屏處若多人中三諫時不止者諫諫犯越毗尼罪僧中諫時初諫未竟越毗尼罪初諫說竟偷蘭罪第二諫未竟越毗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三諫未竟偷蘭罪說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諫乃至僧中一切越毗尼罪一切偷蘭罪皆合成一僧伽婆尸沙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世尊說

若比丘自用戾語乃至三諫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羣比丘於迦尸黑山聚落作諸非威儀事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身非威儀者若走來走去跳行跳躑倒行匍匐扣瓫戲笑遮相擔負作如是比種種身戲口非威儀者作象鳴駝鳴牛鳴羊鳴長聲短聲或相喚耳作如是比種種聲響戲笑身口非威儀者令身斑駮半邊白塗面令黑染髮令白拍鼓彈琴擊節儛戲時諸優婆塞來詣比丘欲禮拜聽法見如是事心生不喜便作是言阿闍黎沙門之法所爲

所行當令不信者信信者增信而令所爲悉皆非法更令不信增長信者心壞六羣比丘即瞋恚言汝爲我師爲我和尚此是逆理我當教汝汝反教我瞋恚增盛作身害口害身口害者入其家中牽曳小兒打拍推撲破損器物打攢手脚刺壞羊眼至市肆上種種穀米小麥大麥豐麨酥油乳酪悉皆和雜令不可分別田中生苗其須水者決水令去不須水者開渠令滿刈殺生苗焚燒熟穀是名身暴害口暴害者詣王讒人加誣良善是名口害身口暴害者屏處藏身恐怖其人牽挽無辜是身口暴害諸優婆塞皆瞋恚言沙門釋子作是非法我等從今莫送供養時彼比丘遂持鉢乞食其家見已猶故與食不至大苦諸優婆塞復作是要沙門釋子作是暴害我等從今莫令入門然後是比丘便到諸不信家乞食初時與食後續聞優婆塞斷食不與定是惡人我何以與食復不聽入然後便作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身邪命者作水瓶瓦器賣作盛酥革囊索繩結網縫衣學

作餅學賣醫藥爲人傳信如是種種求食是名身邪命口邪命者誦呪行術呪蛇呪龍呪鬼呪病呪水呪火如是種種求食是名口邪命身口邪命者手自然火口說呪術手灌酥油灑散芥子如是種種求食是名身口邪命時黑山聚落諸優婆塞來詣舍衛城料理官事官事訖已往詣世尊頂禮足已却住一面白世尊言我是黑山聚落優婆塞六羣比丘在彼問住於彼聚落作諸非法廣說如上唯願世尊當約勅之令不在彼住者善爾時世尊爲優婆塞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已禮足而去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往黑山聚落爲六羣比丘作驅出羯磨爾時阿難白佛言我不敢去佛言何故阿難答言世尊六羣比丘躁性強暴我若往者譬如甘蔗田人乘車載甘蔗歸諸童子輩逆出村外縱橫亂取就外噉食彼六羣比丘亦復如是聞我往者逆來道邊作非法事或能爲我作驅出羯磨是故難去佛告阿難汝與三十人衆俱去足能伏彼是時阿難與三十人前後圍遶往到黑山聚

落復有三十比丘聞尊者阿難往到黑山聚落自相謂言我未曾聞作驅出羯磨當隨阿難到彼聚落聽作驅出羯磨并前三十人合六十比丘大衆而去時六羣比丘聞尊者阿難與六十人俱眷屬而來爲我作驅出羯磨即生恐怖時三文陀達多摩醯沙達多走到王道聚落長老闡陀迦留陀夷便一由旬迎尊者阿難即懺悔言長老我所作非善犯諸過惡從今已去不敢復作爾時衆僧聽其懺悔尊者阿難前到聚落彼二人已懺悔二人已走餘有殘住者爲作驅出羯磨世尊不聽衆羯磨羯磨衆故二人三人爲作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等於此聚落身非威儀數作不止道俗悉知若僧時到僧當爲某甲比丘等身非威儀故作驅出羯磨如是白大德僧聽是長老某甲比丘等身非威儀數數不止道俗悉知僧今爲某甲比丘等作驅出羯磨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等身非威儀作驅出羯磨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說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

與其甲比丘等身非威儀作驅出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亦如是身害口害身口害亦如是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亦如是說白三羯磨羯磨已是六羣比丘被驅出者諂諸比丘言闡陀比丘迦留陀夷比丘亦行非法何故獨驅我出而不驅彼衆僧語言是二比丘於一由旬迎僧懺悔僧已聽悔三文陀達多摩醯沙達多走到王道聚落汝等現在既不迎僧懺悔又復不走故作羯磨驅出彼復作是言

長老僧今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俱共同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復諫長老莫以非理謗僧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如是諫時彼故不止復第二第三諫堅持不止尊者阿難爲諸優婆塞隨順說法令其歡喜供養衆僧還復如前尊者阿難及諸大衆欲還舍衛時諸比丘白尊者阿難今僧悉還是僧伽藍與誰典知阿難言誰應住知諸比丘言長老闡陀應住阿難復言闡陀先已有過令他

生不信何可留住便更安餘比丘已尊者阿難還舍衛城禮世尊足於一面立世尊知而故問阿難汝等已於黒山聚落作驅出羯磨耶答言已作世尊闡陀比丘迦留陀夷比丘於一由旬迎僧懺悔三文陀達多摩醯沙達多即便走到王道聚落餘諸比丘不來懺悔復不走去衆僧爲作驅出羯磨彼見闡陀迦留陀夷不被驅出便以非理謗僧言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同共犯罪有驅出者有不驅者佛告比丘是六羣比丘以非理謗僧言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同共犯罪有驅者有不驅者作是語者汝當去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止此事屏處問言汝等實以闡陀比丘迦留陀夷故非理謗僧言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俱共犯罪有驅出者有不驅出者耶答言實爾即屏處諫言長老莫以非理謗僧何以故衆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有驅出者有不驅出者汝當捨是隨愛隨瞋隨怖隨癡語長老我今慈心諫汝饒益故當捨此事一諫已過餘二諫在若

不捨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諫及多人中三諫猶復不止者僧中作求聽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六羣比丘以非理謗僧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當於僧中三諫令止此事即於僧中問是比丘汝實非理謗僧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僧應諫言長老莫以非理謗僧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同犯罪有驅者有不驅者今僧慈心諫汝饒益故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止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六羣比丘以屏處三諫乃至僧中三諫猶故不止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非理謗僧已屏處三諫乃至僧中三諫故不止耶答言實爾世尊佛告六羣比丘此是惡事汝不聞世尊常讃歎易諫訶責難諫耶汝今云何難諫執持不捨六羣比丘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此六羣比丘以闡陀迦留陀夷不驅出故非理

謗僧佛言此六羣比丘不但今日以非理謗僧過去世時已曾非理謗僧比丘言已曾爾耶佛言曾爾唯願欲聞佛言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時王家畜養二狗以金銀鎖繫食用寶器夜則解放令守備門戶時王得頭痛病經十二年療治不差後漸得差時王於眠中聞狗吠聲王即驚覺頭痛更增王問侍者向何等聲答言狗吠王即瞋怒教勑侍者見狗驅出即如教驅出時有一狗問驅者言何故驅我驅者答言王病小差眠中聞狗吠聲驚覺增病是故驅汝狗復問言一切狗盡被驅出耶答言盡驅又問王家二狗亦被驅耶答言王家二狗不驅餘者盡驅狗便瞋恚言是王無道隨愛隨瞋隨怖隨癡狗即說頌

若以狗爲患　一切應驅出　而今不盡驅
知是王無道　家自養二狗　不遣獨驅我
當知是惡王　隨愛瞋怖癡

佛告諸比丘時王家狗者今闡陀迦留陀夷比丘是餘狗者今餘六羣比丘是爾時被驅以二狗不驅故非理非謗今日被驅亦復如是以闡陀迦留陀夷比丘不被驅故非理謗僧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闡陀比丘衆人欲安處知事而阿難不聽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不但今日欲還知事阿難不聽過去世時已曾欲舉爲王阿難不聽諸比丘白佛已曾爾耶唯願欲聞佛言如是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壍中有向陽暖處有衆鳥類雲集其中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爲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言善誰應爲王有一鳥言當推鶬鵠有一鳥言不可何以故高脚頸長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爲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頸長且曲自頸不直安能正他又復言正有孔雀毛衣彩飾觀者悅目可應爲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儛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禿梟應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勤伺守護我等堪爲王者衆咸言可爾時有一鸚鵡鳥在一處住有智慧作是念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是禿梟法夜則不眠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得眠睡甚爲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困苦寧使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一偈時衆鳥即說偈答言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知者宜時說

時鸚鵡聞衆鳥聽已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禿梟王　歡喜時覩面
常令衆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何可觀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爲王便拜爲王佛告諸比丘彼時禿梟今闡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彼於爾時已曾遮不聽爲王今復遮彼不聽知事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有諸比丘依止城若聚落住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諸比丘應語是比丘長老汝等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見亦聞行惡

行亦見亦聞長老汝等出去不應是中住是比丘語諸比丘言大德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何以故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應語是比丘言長老汝等莫作是語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如是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諸長老汝等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汝出去莫此中住是比丘諸比丘如是諫時若堅持是事不捨諸比丘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故

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婆尸沙諸比丘者若僧若多人若一人依止城若聚落住者云何依止聚落住若比丘於彼聚落中得衣被飲食床臥病瘦湯藥等是名依止住若復不得衣食床臥病瘦湯藥等但依止聚落得免諸難亦名依止住若復比丘不依聚落免難但依聚落界住者亦名依止住汙他家者他家名若剎利家婆羅門家若毗舍家首陀羅家是名他家汙者若比丘於聚落中作非梵行飲酒非時食是不名汙他家

若聚落中人先有信心供養衆僧興立塔寺令彼退減是名汙他家行惡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身暴害口暴害身口暴害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汙他家行惡行亦見亦聞者作諸惡行聚落中人亦見亦聞諸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汝等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見亦聞行惡行亦見亦聞莫此中住是比丘作是言諸長老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復語是比丘言長老莫作是語僧不隨愛不

隨瞋不隨怖不隨癡汝捨是事是比丘故堅持不捨非理謗僧者六羣比丘也諸比丘者若僧若衆多人若一人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也屏處諫者屏處問言汝長老實以非理謗僧言隨愛隨瞋隨怖隨癡有同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耶答言實爾即復訶言長老莫作是語非理謗僧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中有驅者不驅者我今慈心諫汝饒益故當止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若不止者復第二

第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僧中作求聽羯磨唱言大德僧聽某比丘非理謗僧已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若僧時到今於僧中三諫令止是事僧中應問長老汝實非理謗僧作是語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乃至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猶故不止耶答言實爾僧應諫言長老汝莫非理謗僧何以故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不於同罪有驅者有不驅者今衆僧慈心諫汝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當捨此事若不捨者應

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是比丘屏處諫時三諫不止諫諫越毗尼罪多人中三諫亦復如是僧中初說未竟越毗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二說未竟越毗尼罪說竟偷蘭罪第三說未竟偷蘭罪說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除四偷蘭罪非理謗僧諸餘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一切越毗尼罪一切偷蘭罪都合成一僧伽婆尸沙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說

有諸比丘依止城若聚落住乃至第二第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僧伽婆尸沙

二不定法第三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長老優陀夷同聚落舊知識婆羅門有一女新到夫家愁憂不樂遣信白父願來看我若不能得來者語阿闍黎優陀夷來看我其父聞已詣優陀夷所語言我女新到夫家愁憂不樂遣信喚我并喚阿闍黎我今俗人多事不能得往願阿闍黎數數往看優陀夷言可爾汝不囑我尚欲往看何況相囑長老優陀夷明日晨朝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時彼女掩戶而坐優陀夷在外喚言某甲在不女言是誰答言我是優陀夷女言阿闍黎可入阿闍黎來入即入其房於房內坐與共語言時姑毗舍佉鹿母有三十二子亦有三十二兒婦皆悉福德吉相成就是時毗舍佉鹿母常教誡兒子諸婦勸導父母親屬次到是女房前是毗舍佉鹿母善解時宜不卒入房踟躕戶外戶孔中見房內有人剃髮著染衣膔瞬細語知是出家人但不知是比丘為是比丘尼便喚此婦婦應曰是誰答言是我白言大家來前問汝邊是誰婦答言阿闍黎優陀夷優陀夷言優婆夷何以不前鹿母即入而作是言阿闍黎優陀夷此間坐耶答言如是白言阿闍黎此坐非明白處設有善惡誰當證知當以此事語諸比丘優陀夷言汝說何等毗舍佉鹿母言見優陀夷與女共坐優陀夷言我亦當向佛說汝毗舍佉鹿母言欲說何等優陀夷言我見毗舍佉鹿母與他男子共坐毗舍佉鹿母言何等男子優陀夷言我非男子耶毗舍佉鹿母言阿闍黎佛不制我不與男子共坐然阿闍黎是出家人應護沙門法優陀夷言咄哉汝惱我不少便起出去復在一露處與衆多女人共坐毗舍佉鹿母教戒兒婦已出復見優陀夷與衆多女人露處共坐語往到其邊語優陀夷言此是不善非沙門云何與女人露處共坐當以是事語比丘優陀夷言何所說毗舍佉鹿母言見優陀夷與諸女人露處共坐語優陀夷言我亦當向佛亦說汝事毗舍佉鹿母言為何所說優陀夷言我見鹿母與男子露處共坐毗舍佉母言何等男子答言我非男子耶毗舍佉母言我是俗人共男子坐佛法所聽尊是沙門應自防護云何爾耶優陀夷言汝處處惱我作是語已即便起去時毗舍佉母即以是事白諸比丘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喚優陀夷來即便呼來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優陀夷此是惡事汝愚癡人俗人尚知出家宜法應行不應行汝出家人而更不知坐起言語應不應汝常不聞世尊種種因緣呵責隨順婬欲讚歎離欲耶汝云何作此惡事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集已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比丘廣說過患事起種種因緣呵責過患起已為諸比丘隨順說法有十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得安樂住故

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爲諸天人開甘露門故是名十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未聞者當聞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獨屏覆可婬處坐可信優婆夷於三法中一一法說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比丘自言我坐是處三法中一一如法治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應隨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初不定法

若比丘與女人獨露現處不可婬處坐可信優婆夷於二法中一一法說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比丘自言我坐是處二法中一一如法治若僧伽婆尸沙若波夜提應隨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二不定法

比丘者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非不和合十衆十衆已上年滿二十非不滿二十是名比丘女人者若母姊妹親里非親里若老若少在家出家屏覆者若闇處若覆障處可婬處者男女共事無可羞處者一男一女更無餘人設有餘人若眠若狂若嬰兒非人畜生亦名獨共坐者相近坐可信優婆夷者成就十六法名可信優婆夷何等十六歸佛歸法歸僧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僧未得利能令得已得利能令增僧未有名稱能令名聞遠著僧有惡名能令速滅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離欲向成就聖戒是十六法成就者是名可信是比丘自言知事不知坐應治是事若言知坐不知事應治坐若言知事知坐應二俱治若言不知事亦不知坐者應如優婆夷所說應作覓罪相羯磨治比丘者如上說女人者若母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獨者一男一女更無餘人設有人者若眠若狂嬰兒非人畜生是亦名獨露現處者明中露地無諸屏障是名露現處不可婬處者若男女共事可羞恥處坐者相近坐也可信優婆夷者成就十六法如此說是名可信也是比丘自言知事不知坐應治是事若言知坐不知事應治彼坐若言知事知坐應二俱治若言不知事亦不知坐者應如可信優婆夷所說應作覓罪相羯磨治是故說

若比丘與一女人獨屏覆處可婬處坐乃至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初不定法若比丘與女人獨露現不可婬處坐乃至可信優婆夷所說如法治彼比丘是二不定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上

音釋

瓫 蒲奔切盎也　啕 古祿切鳥鳴也　駮 北角切色不純也　犢 徒谷切牛子也　刈 牛㓹切剁也　讒 鋤銜切傷良曰讒　鶬鵠 鶬千羊切鵠胡沃切並鳥名　啄 竹角切鳥食也　黠 胡八切聰慧也　踟躕 踟直離切躕直誅切行不進也　睩瞬 睩力谷切視明也瞬舒閏切目動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下　攝十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法第四

佛在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長老難陀優波難陀遊諸聚落多得衣物滿車載來爾時世尊晨朝時聞重車聲知而故問諸比丘何等車聲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長老難陀優波難陀遊諸聚落多得衣物滿車載來是彼車聲世尊即時便作是念我諸弟子乃爾多求衣物於後一時冬中八夜大寒雨雪時世尊初夜著一衣在有覺有觀三昧至中夜時覺身小冷復著第二衣至後夜時復覺身冷著第三衣便作是念我諸弟子齊是三衣足遮大寒大熱防蠅蚊䖟覆障慚愧不壞聖種若性不堪寒者聽故弊衣隨意重納於是世尊夜過晨朝詣諸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語諸比丘我一時晨朝聞重車聲問諸比丘何等車聲諸比丘言長老難陀優波難陀遊諸聚落多得衣物是彼車聲我作是念我諸弟子多求衣物廣生樂著我復一時冬中八夜乃至重著三衣便作是念我諸弟子齊此三衣足止大寒大熱防諸蚊䖟覆障慚愧不壞聖種我從今日聽諸比丘齊畜三衣若得新者兩重作僧伽梨一重作鬱多羅僧一重作安陀會若性不堪寒者聽弊故衣隨意重納

復次佛在毗舍離廣說如上時一聚落中有三摩訶羅比丘共住一摩訶羅死有多衣物而不知分一比丘言我須僧伽梨第二復言我亦須之如是一一物皆競欲得不能斷當爾時優波難陀遊諸聚落過彼住處是摩訶羅等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是釋種子端正殊好佛種出家當爲我等止此諍事即便白言我住處有諸衣物各競欲取不能得分尊者今日爲我止此諍事得分衣物優波難陀答言我何爲爲汝分物多起怨嫌摩訶羅言不爲我分者誰當分之我等寧可詣諸外道求分物耶優波難陀復言當先作要隨我語者我當爲分答言從教語言盡出物來即便出之隨輩分作三分時摩訶羅作是念我正有二人而作三分彼故當欲取一分耶寧使取一分且止我諍分爲三分已復問摩訶羅言物盡出來莫使後復致諍有不欲出者第二人復持來出答言已盡時優波難陀在二分中間立二摩訶羅中間著一分作是言汝等聽我說羯磨答言爾便作是言是二分并我如是我有三汝二共一如是汝有三是三彼三二三平等不是摩訶羅已先作要又復畏難釋家子故不敢復言是二摩訶羅共得一分故不知分復白言長老我今此分當云何分爾時優波難陀即與分作二分摩訶羅便各持去爾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佛言云何世尊是優波難陀欺彼摩訶羅比丘佛語諸比丘是優波難陀不但今日欺彼比丘過去世時已曾欺彼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耶答言曾爾過去世時南方國土有無垢河河中有二水獺一者能入深二者入淺時入深水者捕得一鯉魚如生經中廣說

佛在毗舍離廣說如上有五事利益故如來五日一行諸比丘房爾時世尊遍行諸房至

難陀房中見其房內多畜衣物有浣曬衣物者有縫衣者染衣者打衣者作淨者難陀如是分處喻如欲作大會布施一切僧物時世尊知而故問難陀是誰衣物答言我許佛言比丘此衣太多難陀白言世尊先聽兩重僧伽梨一重鬱多羅僧一重安陀會佛言此衣故多答言世尊我有共行弟子依止弟子等衣物各作兩重僧伽梨一重鬱多羅僧一重安陀會及作沙彌等衣佛言此衣猶多又白佛言我出家人臨時難得是故此諸衣物浣染作竟舉著器中若衣壞時當取易代佛告難陀此是惡事汝出家人云何計常貪著汝常不聞世尊訶責多求多欲難滿讚歎少欲知足耶汝今多欲難滿廣求衣物積畜餘長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云何畜長衣受用從今已去若有長衣聽一宿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難陀多畜諸衣不知厭足佛告諸比丘是難陀不但今日多畜諸衣不知厭足過去世時已曾多畜不知厭足如鳥生經中廣說

復次佛在俱舍彌爲諸天世人恭敬供養世尊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俱舍彌城次行乞食爾時國王夫人名舍彌以千五百張㲲奉上世尊佛告阿難持是㲲衣與諸比丘長老阿難即持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語阿難言用劫貝爲浣染未竟已不如法時阿難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阿難從今已去若得長衣聽至十日有諸比丘長衣滿十日持是諸衣往白世尊此衣滿十日今當云何佛告比丘若知諸比丘邊作淨施法若復捨故受新十日一易

復次佛在毗舍離毗舍離人年年飯僧食已布施衣物諸比丘不受諸檀越詣佛所禮足已白佛言頗有方便聽諸比丘取衣受用令施者得福受者得利不佛言得如上廣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得長衣得至十日畜過十日者尼薩耆波夜提衣已竟者比丘三衣已成是名衣竟不受迦絺那衣亦名衣竟已捨迦絺那衣亦名衣竟浣染衣訖亦名衣竟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芻摩衣俱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復有衣名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尼師壇雨浴衣覆瘡衣衲衣居士衣糞掃衣若作若不作如法衣不如法衣知識衣迦絺那衣已捨者捨迦絺那衣有十事捨受衣捨衣竟捨時竟捨聞捨出去捨壞捨送失去捨送衣捨時過捨究竟捨齊十日者數極至十日也長衣者除所受持衣餘衣是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長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懺悔不捨而悔者得越毗尼罪波夜提者能墮惡道闇罪見罪舉罪施設罪名也若比丘一日得一領衣乃至十日不作淨過十日一切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一日得十領衣半作淨半不作淨若作淨者是應淨法半不作淨者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一日得衣二日作淨二日復得衣三日作淨三日復得衣四日作淨四日復得衣五日作淨五日復得衣六日作淨六日復得衣七日作淨

七日復得衣八日作淨八日復得衣九日作淨九日復得衣十日作淨十日復得衣至十一日一切盡尼薩耆波夜提以相續不斷故若比丘一日得衣即日作淨乃至十日得衣十日作淨十一日得衣十一日作淨犯越毗尼罪以無間故間者比丘一日得衣得更停九日二日得衣更停八日三日得衣更停七日四日得衣更停六日五日得衣更停五日六日得衣更停四日七日得衣更停三日八日得衣更停二日九日得衣更停一日十日得衣即十日作淨十一日得衣不應受是名間若比丘前得衣多後得衣少以前衣力故得尼薩耆波夜提

若比丘前得衣少後得衣多以前衣力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前衣有中間無若有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前衣無中間有若有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不受迦絺那衣謂受想捨迦絺那衣不捨想不受衣謂受想不作淨謂淨想不與謂與衣想不記識謂記識想愚內心非處作淨不受迦絺那衣謂受想者比丘不受迦絺那衣自謂已受長衣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捨迦絺那衣不捨想者比丘已捨迦絺那衣而自謂未捨長衣過十日犯尼薩耆波夜提不受衣謂受想者若比丘三衣自不受便謂已受想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不作淨謂淨想者比丘畜長衣不作淨施而謂已作淨施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不與謂與想者是衣不與塔不與僧不與人而謂呼與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不記識不記識想者若比丘不記識言此是尼師壇此是覆瘡衣此是沐浴衣而謂記識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愚者若比丘得衣愚闇故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內心者內心說淨而口不說是名非法淨犯越毗尼罪若口說者無罪非處者若俗人若畜生若無心邊作淨是不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比丘長衣應作淨何等人邊作淨佛告優波離當於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邊作淨又問相離近遠得從彼作淨佛言齊三由旬知其存亡優波離白佛言世尊長衣沙彌邊作淨是沙彌受具足當云何佛言稱無歲比丘名作淨優波離復問是無歲比丘若死者云何佛言得停十日於餘知識邊作淨復問齊幾許應作淨幾許不作淨佛言廣一肘長二肘應作淨若比丘二人共物未分不犯若分得已應作淨不作淨過十日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婆羅門舍請僧食幷施衣物有病比丘囑人取衣分是比丘持衣分來雖久未與不犯若得已應作淨不作淨者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聞若師若弟子送衣與未得雖久不犯若得已應作淨若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令織師織衣衣竟雖久未與比丘不犯得衣已應作淨若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買衣雖價決了未得不犯得已應作淨若不作淨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爲佛爲僧供養故求物集在一處雖久未用不犯若比丘於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阿難設會處羅云設會處五歲會處大得布施諸衣物是物入僧未分

者雖久不犯是物已分多人共得一分中有善毗尼人能爲衆人同意作淨者無罪若不作淨者過十日犯若比丘道路行恐畏處藏衣而去過十日取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有人取是衣物持來與比丘者亦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爲賊所逐遂便捨衣走過十日已有人得衣來還比丘者無罪不失失想失不失想若失失想皆不犯過十日罪不失不失想過十日犯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長衣過十日欲捨衣者當求持律比丘能羯磨人請諸知識比丘出界外若無界場應結小界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於此地齊僧坐處外一尋已內於其中作羯磨諸大德聽於此處齊僧坐處外一尋已內於其中作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不羯磨地者不得作僧事若作者得越毗尼罪律師應語是比丘言汝捨此衣是比丘應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比丘是長衣過十日犯尼薩耆我今於僧中捨持律復問汝是衣曾受用不若言受用應語汝得波夜提罪受用不淨衣故隨用得越毗尼罪若言不受用者語言汝得波夜提罪是比丘於持律前胡跪合掌向言長老憶念我某甲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此中犯波夜提罪今於長老前悔過不敢覆藏持律問言汝自見罪不答言見應教更莫復作答言爾如是第二第三說若受用者長老憶我某甲比丘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此中犯波夜提罪及受用不淨衣隨用得越毗尼罪是一切罪今向長老誠心悔過不敢覆藏持律問言汝自見罪不答言見汝更莫作答言頂戴持如是第二第三說律師問此衆中誰是汝知識答言某甲即語隨次坐應說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已如法作若僧時到僧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如是白大德僧聽是某甲比丘長衣過十日已於僧中捨已如法作僧今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諸大德忍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初羯磨如是第二第三說僧已忍持此衣與某甲知識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知識比丘應即日若明日還彼衣若不得於衆前還亦不得停久過半月還也是比丘得衣已若受持若作淨若不知受持及不知作淨者當教言我某甲此僧伽梨此鬱多羅僧此安陀會盡受不離宿受持如是三說若作淨者應教言我某甲比丘是長衣淨施與某甲某甲於我邊不計意若浣染縫有因緣事當隨意用如是三說是故說

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長衣齊十日畜過十日者尼薩耆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婆羅門請衆僧經宿供養并施衣物諸比丘聞彼請僧各作是念今時和適不寒不熱我等但著上下衣往若彼得施衣當作三衣受持即便著上下衣去

爾時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開一房見架上多衣世尊知而故問架上多衣者爲是誰許有病比丘白世尊言有婆羅門請諸比丘經宿供養布施衣物是諸比

丘以天時暖留此諸衣著上下衣去若彼得施衣當受作三衣佛告諸比丘當知如來應供第一樂人出家離第一樂而隨所住處常三衣俱持鉢乞食譬如鳥之兩翼恒與身俱汝等比丘云何捨本族姓以信出家應當如是所至到處法衣隨身不應離宿

復次佛在舍衛城安居訖詣王舍城時有一比丘王舍城中以信出家於餘聚落安居訖聞世尊安居訖詣王舍城我今當往問訊世尊并從佛去過看親里天時不寒不熱我當留一衣但著上下衣去乃至世尊種種訶責比丘之法法衣應器常與身俱譬如鳥飛毛羽自隨不應離宿

復次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精舍長老舍利弗作是念我今當爲饒益親里故往詣那羅聚落安居意復不欲遠離世尊以恭敬故難往白佛諸比丘聞已即以是事廣白世尊佛告諸比丘從今日聽王舍城竹園精舍僧那羅聚落僧共作一布薩界令舍利弗安樂住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從今日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陀聚落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令後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爾時尊者舍利弗於那羅聚落結安居日日詣竹園精舍禮世尊足值天七日連雨便作是念我今體羸是僧伽梨重正欲持去被雨遂重若不持去脫不得還便應捨墮且住待雨晴已往詣世尊道逢諸外道即共論議如沙門果經中說然後往詣世尊禮拜問訊佛知而故問舍利弗何以多日不見即向世尊廣說上事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從今日後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作不離衣宿界令諸比丘得安樂住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從今日是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作不離衣宿界若僧時到僧從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作不離衣宿界如是白大德僧聽是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僧今作不離衣宿界諸大德僧忍是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作不離衣宿界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作不離衣宿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者當作是說大德僧聽令從王舍城竹園精舍至那羅陀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作不失衣法若僧時到僧從王舍城至那羅陀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作不失衣法如是白大德僧聽從王舍城竹園精舍至那羅陀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僧令於是中作不失衣法諸大德忍從王舍城至那羅陀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是中作不失衣法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王舍城至那羅陀聚落除聚落及聚落界作不失衣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不失衣法已此王舍城趣那羅聚落地道兩邊各二十五肘名爲界若衣在道中得道左右各二十五肘置衣王舍城得至那羅陀聚落無罪置衣那羅陀聚落亦如是王舍城竹園精舍那羅聚落亦復如是如舍利弗因緣目揵連因緣亦復如是

復次世尊住舍衛城祇桓精舍有一比丘食後欲詣闇眼林坐禪便作是念我或於彼中

宿便失僧伽梨即持三衣去過見世尊佛知
而故問比丘何以多持衣行答言世尊我欲
往開眼林坐禪暮脫不還恐失僧伽梨故持
三衣去
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從祇桓林至開眼林 犢十
東坊精舍西坊精舍東林精舍西林精舍王 十三
園精舍受籌塔婆邏林精舍盡同作不失衣
法今諸比丘得安樂住羯磨者應作是說大
德僧聽今從祇桓林至開眼林東林精舍乃
至受籌塔是中除聚落及聚落界若僧時到
僧從祇桓林乃至受籌塔羯磨作不失衣法
如是白大德僧聽從祇桓林乃至受籌塔是
中除聚落及聚落界僧今作不失衣法諸大
德忍從祇桓林至開眼林乃至受籌塔作不
失衣法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從
祇桓林至開眼林乃至受籌塔作不失衣法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祇桓精舍爾時舍衛城中
失火時城中諸人象馬車乘男女擔負衣物
出城諸比丘多於城中寄衣畏火燒衣故急
走向城城中諸人不信佛者皆訶責言我等
火逼出城避難是沙門等向城而走如蛾趣
火有何急事時有人言汝莫謂此沙門輩不
順正理欲取人物譬如賊伺人慢藏如醫治
病以自給活是沙門輩亦復如是伺人災患
向城而走是壞敗人有何道哉諸比丘聞已
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即呼
來已佛問諸比丘汝等何故向城而走為世
人所嫌答言我等衣物先在城中城中失火
畏火燒故走往取之佛問比丘汝等云何僧
不作羯磨而離衣宿答言作羯磨復問云何
作答言通結舍衛城佛告比丘汝等云何阿
練若處通結聚落從今已後不聽阿練若處
通結聚落應阿練若處通結阿練若處聚落
處通結聚落處若阿練若通結聚落處聚落
處通結阿練若處者得越毗尼罪佛告諸比 滿十 十四
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
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衣
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三衣中離一一衣餘
處一宿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衣竟者三
衣已成是名衣竟不受迦絺那衣亦名衣竟
捨迦絺那衣亦名衣竟浣染竟亦名衣竟衣
者劫貝衣欽婆羅衣芻摩衣憍奢耶衣舍那
衣麻衣軀牟提衣捨迦絺那衣者有十事從
受衣捨乃至究竟捨一宿者從日未沒至明
相出時三衣者僧伽梨鬱多僧安陀會除僧
羯磨者僧不作羯磨不聽離衣宿設作羯磨
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眾不成就若羯磨一
一不如法是名不作羯磨作者白成就羯磨
成就眾成就一一羯磨如法是名僧作羯磨
世尊說無罪尼薩耆波夜提者此有應僧中
捨波夜提應悔過不捨而悔者得越毗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界者羯磨界遊行界依止
界七菴婆羅界羯磨界者廣略聚落稱名標
識隨曲避難諸方廣者如磨頭羅國有叢林
精舍磨頭羅東有遙扶那河河東有仙人聚 犢十 十五
落精舍時仙人聚落精舍比丘遣使白叢林
精舍僧言我欲共結一布薩界問言何以故
答言彼間多好飲食得別房衣得安居衣是
故欲同應報言為衣食來者此非所宜但彼

間住若言我所住處多年少比丘不善契經毗尼阿毗曇不善觀陰界入十二因緣是故欲來就諸長老學契經毗尼阿毗曇陰界入觀十二因緣彼應語言汝後僧作羯磨法事時不作障礙者當共汝同應語一切比丘盡來若不來者一切盡出界去若來若出界去已當作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從今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中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若僧時到僧是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中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大德僧聽是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僧今共作一布薩界諸大德忍從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二處共作一布薩界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結摩頭羅叢林精舍仙人聚落精舍是二界共作一布薩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中間無河水者應悤一處作羯磨中有河水者應三處作羯磨一摩頭羅精舍二水中三仙人聚落若河水中有洲者應五處作羯磨一摩頭羅精舍二水中三洲上四水中五仙人聚落如陸地道兩邊各二十五肘水中亦爾一時夏水漲比丘受欲來應羯磨爲水所漂出界去殆死得出白諸比丘我向持欲來爲水所漂殆死得出今可廣結界不諸比丘言得汝去上下水三由旬作識若樹若石若埵如是等作識來說羯磨者應作是言大德僧聽從摩頭羅精舍至仙人聚落精舍從分齊以來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上下水中若僧時到僧從摩頭羅精舍至仙人聚落精舍河水上下從分齊已來作一羯磨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復有一時持欲來赴羯磨就船欲渡船師挽船上流然後當渡諸比丘言船重難牽汝可步去至應渡處便上是比丘以持欲故不應上岸出界失欲故便於岸底涉水而進船去疾遂出界分比丘即於界內直浮趣船水復漂船下過三由旬比丘復應捨船直浮趣岸到彼已涉水尋岸而上到道口入界內然後上岸是名廣說略說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今從摩頭羅精舍至仙人聚落精舍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若僧時到僧今從摩頭羅精舍仙人聚落精舍共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略說聚落界者如摩頭羅西諸聚落精舍共作一布薩界者應稱名齊三由旬內諸精舍作一羯磨羯磨者應如是說大德僧聽從今日恬精舍東精舍勝精舍不亂精舍賢精舍戒次第精舍螺精舍酪村精舍黃精舍等是諸精舍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若僧時到僧是諸精舍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聚落界稱名界者說羯磨比丘不知諸精舍名令舊比丘知名字者僧中唱諸精舍名字已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從今日是某甲比丘所說諸精舍名字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是諸精舍共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說諸精舍名字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謂稱名界標識界者作如是言大德僧聽從今日齊標識若石若山若井若

埵若樹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作一布薩
界若僧時到僧齊標識若石若山若井若樹
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羯磨人不知標識者
先令舊比丘僧中唱如上稱名界說隨曲界
者有聚落邊精舍故壞多有供養衆僧敷具
欲與諸精舍比丘共一布薩界修治精舍共
用此物諸處比丘有欲共者有不欲共者諸
欲共者應盡來集若出界去其不欲者自當
精舍界作標識住諸欲共者來集一處已羯
磨者應作是言大德僧聽從今日此一處某
甲住處齊標識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共
作一布薩若僧時到僧此住處某甲比丘住
處齊標識以來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白一
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隨
攝十　十八
曲界避難界者一住處諸比丘前安居後安
居日已過有事難起若賊難王難若奪命若
破戒若水多蟲瀧不能淨欲至餘精舍避此
諸難去三由旬內若彼有比丘若呼來若出
界去羯磨者作是說大德僧聽今日是住處

彼某甲聚落精舍內界外界內外界中間界
共作一布薩界若僧時到僧從今日是中住
處彼某甲聚落精舍共作一布薩界如是白
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
到彼處復欲就餘精舍者當捨先界應作是
說大德僧聽是住處先住處作別說戒若僧
時到僧是住處先某住處作別說戒如是白
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
復欲進前精舍若復取三由旬內共作一布
薩界復欲進前者當捨後結前乃至前求適
意住處如是隨意結隨意捨是名避難界諸
方界者若比丘夏安居中若諸難起若王難
若賊難若奪命難若破戒若水多蟲瀧不可
淨隨四方各三由旬內自在結界亦如上說
若難卒至不得作羯磨出去無罪是名諸方
攝十　十九
是謂羯磨界遊行界者六十家聚落界隔界
障界樓閣界兩道界井界樹界園界連蔓界
暫宿界船界舍內界並界六十家聚落界者
如釋迦梨國大聚落蘇彌國大聚落摩頭羅
國大聚落巴連弗邑大聚落是諸聚落各別

起屋若比丘置衣在一屋人在第三屋宿日
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日光滅去
至明相未出還無罪日光未滅去明相未出
還無罪一切屋中盡有比丘住者無罪若結
界者無罪周帀有園墻者無罪周帀有塹者
無罪周帀有渠水者無罪共一門者無罪若
道於聚落中過若比丘衣在道左身度道右
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亦如上說若比丘道
中卧持三衣枕頭衣離頭者尼薩耆以不可
截衣故一切應捨若聚落周帀墻圍繞若塹
若籬若一門有閉者皆無罪是名六十家聚
落界隔障界者亦如是樓閣界者若梯閣道
外各二十五肘爲界若比丘置衣閣上過二
十五肘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還尼薩耆日
光滅去明相出還無罪日光未滅去明相未
出還無罪若比丘樓閣上住畏賊來攻樓閣
故持衣出樓閣二十五肘外藏還樓上宿日
光未滅去至明相出還尼薩耆亦如上說若
比丘夜中大小行離衣二十五肘內與衣合
無罪是名樓閣界兩道界者步道車道步道

者有比丘畏寒故至諸暖國或畏熱故詣諸涼國道行時師與諸伴共行並論議而去弟子持衣鉢從後來不及師師至日没時畏離衣宿故出道外待弟子弟子持衣直過不見師至天曉相待若是師待衣處離道二十五肘内與衣合者不犯過二十五肘外者尼薩耆若弟子持衣在前行日没時作是念莫令我師離衣宿即住道外待師行極眠不覺師過至曉相問亦如上說是爲步道車道者比丘與乘車估客共行置衣車上畏塵坌故在前去至日没時畏離衣宿故應住道外二十五肘内今車盡過與衣合故不犯若比丘置衣車上隨車後行至日没時不識何者是已衣車比丘爾時應去車二十五肘内繞車營一帀與衣合故不犯若高大車一蹬兩蹬三蹬梯上者比丘衣置車上在下住從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若於夜中暫垂手車上者不犯若比丘在車上宿置衣車下若在車前置衣車後若在車後置衣車前若在車左置衣車右若在車右置衣車左

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皆尼薩耆若比丘置衣車上離車二十五肘外靜處宿者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若比丘畏賊故於車外過二十五肘藏衣還車上宿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若夜中起大小行離衣二十五肘内與衣合無罪若車營内以長繩横斷爲繫牛故比丘於繩一邊住置衣繩一邊日光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是名兩道界井界者比丘與估客共行於井邊宿井欄外二十五肘内名爲井界衣著井欄上比丘去井過二十五肘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亦如上說若畏賊故藏衣井外過二十五肘來井邊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若藏衣井半塹中於井上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若繩連衣著身宿者不犯置衣井底於井上宿置衣井上井底宿亦復如是若夜暫垂手脚井中與衣合者無罪是名井界樹界者於樹一切枝葉外二十五肘爲樹界若比丘置衣樹下過二十五肘内日光未

滅去至明相出應如上說若比丘樹下畏賊藏衣樹外過二十五肘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日光未滅去至明相未出還不犯日光滅去至明相出還不犯若夜中暫到衣所與衣合不犯若置衣樹上樹下宿若置衣樹下樹上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若繩連著身者無罪是名樹界園界亦如是連蔓界者若蒲萄蔓架不破蔓架下樓藤蔓架豼蔓架解脱華蔓架如是一切蔓架外各二十五肘名爲連蔓界比丘與估客共道行至此蔓下宿比丘求靜處置衣蔓架底出二十五肘外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日光滅去明相出還無罪日光未滅去至明相未出還無罪若畏賊故藏衣二十五肘外於蔓架底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如上說若夜中小行暫到衣所與衣合無罪若著衣蔓架上在下宿著衣蔓下在上宿亦復如是若繩連身者無罪是名連蔓界暫宿界者客舍中種種雜人比丘於中止宿客舍主言此中畏賊各自警備比丘問客舍主

人長壽何處牢固客舍主答或言閣上牢固
或言閣下牢固比丘藏衣閣下於閣上宿或
置衣閣上於閣下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
時還皆尼薩耆如上說若是中梯隥道通者
不犯若比丘道行至天寺中宿天寺主言比
中畏賊盜各自守備比丘問天寺主何處牢
固天寺主言若舍裏牢固若舍外牢固比丘
便置衣舍內自於舍外頭首向戶而卧日光
未滅至明相出時尼薩耆如上說若戶鉤在
比丘邊者不犯比丘道行於空聚落中宿置
衣第一房自於第三房宿者日光未滅去至
明相出如上說若一切房盡有比丘者不犯
若羯磨作界若籬墻壍渠園繞若水圍繞者
不犯是名暫宿界船界者若比丘載船上水
下水船上有衆多住處若比丘住處若外道
住處比丘住處不牢密故持衣寄外道住處
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尼薩耆亦如上
若外道聽自在置衣物者不犯若船著岸者
比丘置衣船上離船過二十五肘外日光未
滅至明相出時如上說若船上畏賊持衣上
岸二十五肘外藏還船上宿日光未滅至明
相出時尼薩耆夜中大小行暫詣衣所者與
衣合不犯若比丘浣衣於船上曬風鼓衣盡
向外經宿者尼薩耆若夜中風吹衣暫入船
內者不犯若曬衣時半在船內半在船外者
尼薩耆不可截故盡捨是名船界家內界者
若兄弟二人共一家於家中別作分齊若兄
不聽弟入弟不聽兄入若比丘在兄分齊內
衣在弟分齊內日光未沒至明相出者如上
說若兄弟語比丘言俗人自相違於法不礙
任意住止者爾時隨意置衣無罪若比丘至
白衣家宿畏賊故問白衣何處牢固答言舍
內牢固比丘置衣舍內於舍外宿日光未滅
至明相出時如上說若夜於孔中暫一內手
屋內者不犯是名家內界並界者若四聚落
界相接比丘衣枕頭卧比丘頭在一界兩手
各在一界脚在一界衣在頭底衣離頭者尼
薩耆若夜中手脚暫到衣所者不犯若車於
此四界上住車梔在一界車後在一界左輪
在一界右輪在一界若置衣車前車後宿置
衣車後車前宿置衣車右車左宿置衣車左
車右宿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尼薩耆日
光滅已去至明相出時還不犯日光未滅去
至明相未出還不犯是名並界聚落界者若
比丘著上下衣入聚落有女人語比丘言我
今夜欲供養形像作福德比丘當助我料理
之是比丘即助莊嚴形像懸繒華蓋敷置牀
座至日沒時比丘報主人言日暮還精舍是
主人慇懃留比丘宿若彼住處諸比丘有長
衣者應暫借受持若無者隨近有諸比丘住
處者應從彼借若無比丘有比丘尼住處者
亦從彼借若無者是處俗人若有被衣者應
從借作淨安施紐然後受持若無是事後夜
分城門開者當疾還寺莫踰城出到精舍門
猶未開者當索開門若不得開者應住門屋
底若門無屋者應內手著孔中孔有二種若
門孔若水瀆孔若門無孔者於水瀆孔中若
內手若內脚莫先內手脚脫有蛇蝮應先以
杖驚之然後內手與衣合若無水瀆者應踰
垣墻入應作相令內人識莫令內人疑是賊

相驚動也若不得入者當疾捨衣寧無衣犯越毗尼罪以輕易重故若比丘於精舍內浣衣懸當垣墻上曬若夜風吹出垂著垣墻外者犯尼薩耆在內者不犯以不可截故盡應捨若比丘於精舍外脫衣執作忘衣在外夜憶即出求之攝十不見晨朝出看見衣去廿五夜行跡二十五肘內者不犯二十五肘外者尼薩耆是名聚落界七菴婆羅樹界者佛在舍衛城時有一婆羅門能種菴婆羅樹是婆羅門聞沙門瞿曇在舍衛具足一切知見有所問者皆能記說作是思惟我今當往問種菴婆羅樹法云何種菴婆羅樹能使根莖堅固枝葉茂盛華果成就扶踈生長不相妨礙作是念已詣世尊所共相問訊已於一面坐白世尊言沙門瞿曇云何方便種菴婆羅樹能使根莖堅固枝葉茂盛華果成就扶踈生長不相妨礙時世尊告婆羅門言以五肘弓量七弓種一樹如是種者能令彼樹根莖堅固枝葉茂盛華果成就扶踈生長各各不相妨礙時婆羅門歡喜便作是言善哉沙門瞿曇知種樹法真一切智從座起而去婆羅門去不久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大有所失應問者不問不應問者問若彼問苦集義者可得道迹雖然彼婆羅門今於我所發歡喜心亦為大有所得爾時優波離知時而白佛言世尊已聞菴婆羅樹分齊今復請問若有處所城邑聚落界分不可知若欲羯磨應齊幾許名為善作羯磨使令異眾僧各各相見而得成就羯磨不犯別眾耶佛告優波離五肘弓量七弓種一菴婆羅樹齊七菴婆羅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雖異眾相見而無別眾之罪是名為七菴婆羅樹界若比丘離衣宿已應白持律能羯磨者言長老我與是衣別宿應捨長老為我作羯磨羯磨法如上過十日衣中說是故說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三衣中攝十若離一一十六衣宿處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那律於阿耆羅河邊住得一小段衣與眾多比丘俱詣阿耆羅河邊水灑引令長廣爾時世尊於自住處沒當阿耆羅河邊現知而故問阿那律汝作何等答言世尊得一小段衣尺量不足欲引令長廣佛語阿那律汝頗有更得衣望處不答言有世尊問何時可得答言一月佛言從今日聽不足衣有衣望處者停一月為滿足故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若得非時衣比丘須衣應取疾作衣受若不足者有望處為滿故聽一月畜若過畜者足不足尼薩耆波夜提衣竟者三衣已成亦名衣竟不受迦絺那衣亦名衣竟以捨迦絺那衣亦名衣竟染浣竟亦名衣竟已捨迦絺那衣者有十事捨如上說得者若男若女在家出家人邊得衣也非時者若受迦絺那衣有七月名非時若不受迦攝十絺那衣者有十一廿七月是名非時於此非時中得衣是名非時衣衣者如上說須者是比丘實須衣也即取疾成受持作而少不足者停至一月一月者三十日齊是應畜為求滿足故有望者是比丘實聞有得衣處待令滿足得至一月畜過是一月畜者尼薩

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懺悔不捨而悔犯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前十日得者望衣無望衣微小望衣無力望羸望因生望斷望更起餘望此皆無事停若得此衣滿足已半作淨半不作淨是中作淨是名善作淨不作淨者過十日尼薩耆若比丘於前十日中若得居士衣若糞掃衣不自作不教作不受持不作淨彼衣若作若不作衣及衣餘前十日過尼薩衣若比丘前十日中得衣若故衣若納衣是比丘得已不自作不教作乃至過前十日者尼薩耆若比丘中十日中得衣若已淨若未淨是比丘得是衣不自作不教作不受持不作淨彼若作衣若不作衣及衣餘中十日過尼薩耆若比丘中十日得衣若得應法衣不應法衣取已不自作不教作乃至過中十日尼薩耆若比丘後十日中得衣應作一衣而欲作二衣餘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是先欲作一衣今何故作二衣今應如先作一衣是比丘得衣已不自作不教作乃至過後十日

尼薩耆若比丘後十日中得衣欲作小割截衣而作大割截衣餘比丘語是比丘言長老本欲作小割截衣今何以作大割截衣應如本作是比丘得衣不自作不教作不受持不作淨若作若不作衣及衣餘過後十日尼薩

第十　廿八

耆若比丘前十日得衣應即前十日作中十日得衣應即中十日作後十日得衣應即後十日作若比丘前十日五日已過得望衣前十日中後五日中十日前五日此十日應作衣若比丘中十日前五日已過得望衣應中十日後五日後十日前五日此十日應作衣若比丘後十日前五日已過得望衣即應此五日中應作衣若比丘後十日中六日已過得望衣應四日中作七日已過得衣三日應作八日已過得衣二日應作九日已過得衣一日應作十日得衣即日應作作衣時應餘人相助浣染牽截縫綦却刺刺橫刺長刺緣施紐煮染染衣作淨已受持若一日恐不竟麤行隱今竟受持後更細刺是故世尊說若比丘衣已竟迦絺那衣已捨乃至足不足尼薩耆波夜提

佛在舍衛城廣說如上優鉢羅比丘尼因緣應廣說時優鉢羅比丘尼以僧祇支與尊者阿難陀是衣垢膩不淨阿難陀持是衣泥塗日中曬佛知而故問阿難陀汝作何等答言

第十　廿九

世尊是優鉢羅比丘尼與我此僧祇支垢膩不淨泥塗故曬佛問阿難陀汝與直貿易不答言不與世尊佛告阿難陀應當與貿易毋人少利阿難陀不欲與佛語阿難陀何以不與阿難陀白佛與何物佛語阿難陀王波斯匿所施劫貝長十六肘廣八肘者與之阿難陀猶故不與如劫貝契經廣說

復次佛在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善生比丘尼將徒衆皆著弊壞衣禮世尊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而來詣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善生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善生比丘尼為得衣故不著為無衣耶諸比丘言但得已持與優陀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將徒衆皆著弊壞衣故來詣世尊頭面

禮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而來詣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偷蘭難陀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偷蘭難陀比丘尼爲得衣故不著爲不得衣不著諸比丘言但得已持施阿難陀

復次佛在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蘇毗提比丘尼將徒衆皆著弊壞衣來詣世尊頭面禮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而來詣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蘇毗提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蘇毗提比丘尼爲得衣不著爲不得衣耶諸比丘言但得已持與善解比丘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失利摩比丘尼將徒衆皆著弊壞衣來詣世尊頭面禮足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等比丘尼著弊壞衣而來詣我所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是失利摩比丘尼佛問諸比丘是失利摩比丘尼爲得衣不著爲不得衣耶諸比丘言但得已持施僧佛問諸比丘若親里比丘尼著如是弊壞衣者是親里比丘應取彼衣不答言不耶世尊復問若親里比丘尼自衣弊壞持衣物與親里比丘不答言不耶世尊佛言是故比丘不應從非親里比丘尼邊取衣除貿易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除貿易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非親里比丘尼者非父親相續非母親相續是名非親里一比丘尼親里多非親里多親里一非親里沙彌尼親里比丘尼非親里沙彌尼非親里比丘尼親里是中得衣犯離此二衆無罪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憍舍耶衣芻摩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取者受彼施也除貿易者佛說若貿易無罪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懺悔不捨衣而悔者得越毗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說非親里比丘尼自與使受使與自受自與自受使與使受者比丘尼自手與衣比丘遣使受使與自受者比丘尼遣使持衣與比丘比丘自受自與自受者比丘尼自與衣比丘自受使與使受者比丘尼遣使持衣與比丘比丘遣使受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許貿易不與不教與不自語不教人語還本衣截本衣減與與異物離見聞處離界是比丘得波夜提罪不與者自不與不教與者不教他人與不自語者不自語比丘尼言後爾許時當與汝衣不教語者不使他人語比丘尼言後爾許時當與汝衣還本衣者還比丘尼先衣是不應與應與餘衣截者截本衣還彼是不名貿減與者得彼全衣已與減小衣是不名與應與全足衣與異物者取彼衣已與鉢若小鉢若鍵鎡若以飲食及餘物與是不名貿應與衣也離見聞處者若比丘取非親里比丘尼衣已不與直不教與不自語不教語捨去離見聞處波夜提罪離界者若比丘取非親里比丘尼衣已不與直不自與不教與不自語不教語捨去出界二十五肘波夜提若比丘取非親里比丘尼衣已不與直不自與不教與不自語不教語若坐若卧若入定皆得波夜提罪若非親里比丘尼與知識沙彌衣作是言

沙彌我與汝是衣汝持是衣與某甲比丘可得福德比丘取者無罪如是沙彌尼式叉摩尼優婆塞乃至語優婆夷言我與汝此衣汝持此衣施與尊者某甲比丘可得功德比丘取者無罪若比丘尼語比丘言借尊者此衣隨意著比丘得著乃至破還無罪若衆多比丘尼與一比丘衣是一比丘應各各與衆多比丘尼貿衣亦得以一衣與衆多比丘尼語言姊妹通貿衣一比丘尼各別與衆多比丘衣衆多比丘應各各別與一比丘尼貿衣亦得共爲與一衣語姊妹此衣通貿衣若衆多比丘尼與衆多比丘衣衆多比丘應還與衆多比丘尼貿衣若一比丘尼與一比丘衣一比丘應還與一比丘尼貿衣若比丘尼與比丘若比丘尼與比丘若鉢若小鉢若鍵鎡若飲食及餘小小物盡得取無罪是故說

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除貿易尼薩耆波夜提

摩訶僧祇律卷第九下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上　職一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衛城爾時尊者優陀夷持衣與大愛道比丘尼作是言善哉瞿曇彌此衣爲我浣染打時大愛道即爲浣染打已送還語優陀夷言此衣已浣染打訖今故送還優陀夷即呪願得樂無病送置房裏時大愛道持衣與優陀夷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瞿曇彌汝手上何以有染色答言世尊我爲優陀夷浣染衣故手有染色瞿曇彌去不久佛告諸比丘云何優陀夷乃使行道比丘尼浣染衣妨廢比丘尼業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長老阿難陀是偷蘭難陀比丘尼本二不善觀察與不淨衣浣作是言姊爲我浣染打此衣時偷蘭難陀即持此衣到精舍舒看見不淨著衣即以此衣示諸比丘尼作是言汝等看此衣上是丈夫丈夫相時諸比丘尼語偷蘭難陀言如是應覆藏之物云何示人若欲浣者應浣若不浣者應舉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語諸比丘尼言此有何可耻使我藏之此是丈夫丈夫之相更復舉示諸比丘尼時六羣比丘去比丘尼不遠聞是語已拍手大笑奇事奇事時諸比丘聞已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阿難陀來即呼來已佛問阿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不善看故與佛告諸比丘設使親里比丘有此不淨衣當與親里比丘尼浣不答言不與世尊佛言設使親里比丘尼見親里比丘有此可覆藏之事當出示人不答言不示世尊佛告諸比丘親里比丘尼尚不應使浣不淨衣云何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從今以後不聽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非親者非父親相續非母親相續故衣者乃至經一更枕頭名爲故衣者如上說浣者除垢膩染者根染皮染葉染華染菓染如是等種種染打者乃至手打一下尼薩耆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不捨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

上說自與使受使與自受自與自受使與使受自與使受者比丘自與比丘尼遣使受比丘尼自浣使與自受者比丘遣使持衣與比丘尼自受浣自與自受者比丘手自與比丘尼自受浣使與使受者比丘遣使與比丘尼使受自浣染打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語浣即浣語染便染語打即打尼薩耆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衣便染教染便打教打便浣教作而不作不教作便作越毗尼罪若比丘語非親里比丘尼浣衣便染打教染便浣打教打便浣染教作而不作不教作便作越毗尼罪若與親里衣非親里浣若與非親里親里浣若與親里親里浣若與非親里非親里浣與親里非親里浣者若比丘母姊妹出家比丘持衣與令浣彼比丘尼持衣還精舍是尼有弟子尼語言阿闍梨有作事我當作便取衣浣染打是比丘無罪是名與親里非親里浣與非親里親里浣者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令浣染打是比丘尼持衣還精舍是比丘有母姊妹出家識是衣便問是比丘尼言此是誰衣答言某比丘衣是親里尼便作是言某甲不知毗尼無令此比丘得尼薩耆罪即取衣浣是比丘犯越毗尼罪是名與非親里親里浣與親里親里浣者若比丘母姊妹出家是比丘持衣與浣彼比丘尼言我羸病比丘言汝有弟子強健者應使浣使教浣教浣已自持來是比丘尼薩耆罪若不教而自使浣者無罪是名與親里親里浣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打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持衣及浣具寄比丘尼精舍去餘閑靖處安居是比丘尼夏後月自浣染衣過爲比丘浣染衣比丘安居竟還索衣欲浣染比丘尼言我已浣染竟是比丘不犯若比丘寄衣時作是念彼當爲我浣染打後浣染打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著垢膩衣詣比丘尼精舍非親里比丘尼禮比丘足問言衣被何以垢膩無人浣染耶答言無人浣是比丘尼信心即便入房取衣與比丘著留此衣與浣染打無罪是比丘於餘時作意故著垢膩衣去作是念比丘尼見已自當爲我浣作是意浣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入聚落中若值狂象車馬濺泥汙比丘衣即往到比丘尼精舍令比丘尼湔者尼薩耆以不可截故都捨若比丘尼灌水比丘自浣者無罪若比丘於一處浣染衣時齋日比丘尼遊行禮諸精舍過禮諸比丘足見比丘浣衣語比丘言阿闍梨無人浣衣耶答言無人是比丘尼信心語比丘言止我當爲浣比丘聽隨意浣者無罪若是比丘於齋日故浣衣作是念言比丘尼必來當爲我浣若與浣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有多尼弟子雖不得令浣染打得令拾薪取水煮染取食行水持扇扇食竟收鉢一切事得作若教令浣染打尼薩耆波夜提若爲和尚阿闍梨持衣使比丘尼浣越毗尼罪爲塔僧使比丘尼浣染打無罪是故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若染打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中衆人皆出禮世尊足時有一人名阿跋吒著雨張白氎來入祇洹精舍禮世尊足已

次到長老優波難陀住處和南阿闍梨答言無病長壽阿跋吒言我欲看諸房舍時優波難陀答言可爾汝等不欲看尚當示汝況復欲見即將至兩重閣上語言看是長壽雕文刻鏤五種彩畫紺瑠璃地牀褥臥具看已答言實好阿闍梨優波難陀言長壽汝是氎衣亦好長廣細緻時阿跋吒白言我欲更看餘房舍時優波難陀將至第三重看廣說如上乃至汝衣亦好長廣細緻時彼作是念是沙門讚歎我衣必當欲得是比丘是王及諸大臣所識有大力勢若不與者或嫌恨我阿跋吒言阿闍梨欲得此衣耶答言欲得阿跋吒言阿闍梨隨我歸去當更與餘衣優波難陀言嗚呼長壽汝何以言更與我餘衣我亦更有種種好氎但不相似所以欲得汝此氎者欲令相似作一種衣耳復言汝意若欲施者正以此衣與我其餘好者非我所須阿跋吒言我著此衣詣國王長者禮覲世尊事不可廢優波難陀復言實汝何以言更與我餘衣汝謂我更無好氎汝欲施者正以此與我其餘好者非本所須阿跋吒言必須此衣者隨我歸去到舍當與優波難陀言汝不曉方便不知家中諸難若父母兄弟姊妹或當慳惜不聽汝施者我不得此衣汝不成施福二俱失利以此難故正應此間施我時阿跋吒苦辭不勉即脫上衣與已便去著下衣向舍衛城時城中人多出禮世尊時阿跋吒問衆人言汝等今欲那去答言欲詣祇洹語言莫去問言何故答言沙門劫人復問強奪人耶答言何所復問汝但看我著兩張氎去今止有一張在其中不信佛者即還入城中聞者生疑爲爾不爾況吟而住信佛法者即作是念終無是事沙門釋子不與不取何有劫人或能方便說法取耳以是故少人詣祇洹禮覲世尊世尊知而故問阿難今日何故少人來入祇洹時尊者阿難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即便呼來佛問優波難陀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云何比丘強乞人衣汝常不聞世尊讚歎少欲呵責多欲無厭耶從今日不聽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北方有六十比丘來詣舍衛禮覲世尊中道被賊失衣裸形入祇洹精舍禮諸比丘諸比丘問言汝是何人答言出家人又問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又問汝衣所在而裸形耶答言我道中遇賊失衣爾時諸比丘各各與衣有與僧伽梨者鬱多羅僧者安陀會者尼師壇者是比丘著衣已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汝等何處來答言世尊我等從北方來佛問諸比丘汝忍苦乞食不難道路不疲極耶答言世尊我忍苦乞食不難道路不疲但道中遇賊失衣裸形入祇洹佛問比丘汝等道中爲無聚落城邑耶答言有佛言何以不乞諸比丘白佛言我聞世尊制戒不得從非親里乞衣復無親里亦無檀越施者以是故我等不敢乞衣裸形而來佛讚持戒言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正隨順直信出家乃至失命因緣不應故犯戒從今日聽失衣時得乞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

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波夜提除餘時餘時者失衣時是名餘時比丘者如上說非親里者非父親相續非母親相續無親因緣一親里多非親里多親里一非親里離此二衆得罪居士者家主也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芻摩衣憍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乞者若自乞若使人乞除餘時乞衣無罪餘時者失衣時失衣有十因緣若王奪若賊奪若火燒若水漂若風飄若女人起欲心奪若父母親里欲令罷道故奪若自藏後忘不知處若藏衣腐爛若歲久朽壞不可承案是名十除餘時世尊說無罪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懺悔不捨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三由延內有衣者若失僧伽梨鬱多羅僧在不應乞若失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在不應乞若失三衣若覆瘡衣在不應乞若失三衣覆瘡衣若雨浴衣在不應乞若比丘失三衣覆瘡衣雨浴衣若覆卧褥具在不應乞若比丘失三衣覆瘡衣雨浴衣覆卧褥具若任衣在長兩肘廣一肘不應乞何以故是比丘應著是下衣往三由延受先衣若是道中有諸難事不得往趣衣者得乞雨衣無罪若比丘從非親里乞衣若自乞若使人乞若作相乞若說法乞自乞者自身往乞使乞者遣人往乞作相乞者作寒相熱相云何寒相若比丘冬分夜雨雪時著弊故衣詣檀越家現寒戰相爾時檀越禮比丘足問言阿闍梨無有時衣耶何以寒凍乃爾答言無有汝父母在時恒爲我作時衣今汝父母去世誰當爲我作者非但汝父母死亦是我父母無常檀越即言阿闍梨莫怨恨我當爲作時衣是名寒相乞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云何熱相若比丘五六月大熱時著厚衲衣流汗詣檀越家現熱相爾時檀越禮比丘足問言阿闍梨無時衣耶何以熱乏流汗乃爾答言無有汝父母在時恒爲我作時衣今汝父母去世誰當爲我作者非但汝父母死亦是我父母無常檀越即言阿闍梨莫怨恨我當爲作時衣是名熱相乞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云何說法乞是比丘爲衣故與檀越說偈言

得生最勝處　若人以衣施　以樂布施者
人天受福報　生天得好色　天寶冠莊嚴
衣施比丘故　生生自然衣

是名說法乞若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乞漉水囊若乞小補衣物若繫頭物若裹瘡物若衣襟若乞衣中一條如是等物不犯若乞是物時檀越施全物及衣裁取者不犯若比丘作是念我但索小小物檀越自當與我全衣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爲和尚阿闍梨乞越毗尼罪若爲塔僧乞不犯是故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波夜提除餘時除餘者失衣時

佛住舍衛城六十比丘從北方來向舍衛城路中被賊失衣入祇洹精舍時優波難陀見已語是失衣比丘言諸長老世尊聽比丘失衣時得從非親里乞何以不乞答言諸梵行人已與我衣足是故不乞時優波難陀言若今不乞者徒失此利答言我已得衣失利不

失復何在耶優波難陀語失衣比丘言汝若不能乞者我當爲汝乞彼言汝自知優波難陀晨朝著入聚落衣持紙筆入舍衛城語諸優婆塞言汝等助我乞衣優婆塞問言何以故乞答言有比丘從北方來道中遇賊都失衣物爲彼故乞衣優婆塞言可爾即將至市種種店肆上爲勸化時人多有敬信者或得一張或得兩張如是漸漸多得衣物重擔而行於諸信心家四分始從一分家乞方欲更乞優婆塞言阿闍黎可足還去優波難陀言

嗚呼長壽何乃淺促我乞始有次不應還去何以故多人布施多人得福我等出家人食有時限猶未欲去汝等在家人遇食便食不畏失時有何急事忽忽欲去如是復更行乞優婆塞復言可足阿闍黎優波難陀復言猶故未足優婆塞言有幾人答言多人復問爲有幾人長引聲言乃有六十比丘優婆塞言阿闍黎此諸衣可供五百比丘何況六十何以爲乞欲坐氈肆耶即擲紙筆放地而瞋恚言何處生是多求無猒不知止足人是中有

少欲知足比丘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即便呼來佛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問優波難陀何以故乞答言我爲失衣比丘故乞佛即呼失衣比丘來來已佛語汝等比丘實使優波難陀乞衣耶答言不也世尊佛復問失衣比丘優波難陀何因緣故作如是言失衣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告優波難陀此是惡事癡人不應乞者便乞應乞者不乞佛語優波難陀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

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種種呵已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失衣時得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若非親里居士居士婦自恣多與衣是比丘得受上下衣過是受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失衣有十事如上說衣者欽婆羅衣氎衣芻摩衣憍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非親里者非父母親相續是名非親里居士者家主也乞者若自乞若使

人乞若勸化檀越欲自恣施得取上下衣自恣者隨意與上下衣者廣三肘長五肘得取二衣若過是取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三由延內有衣者若失僧伽梨鬱多羅僧在不應乞乃至任衣在不應乞何以故是比丘應著是下衣往三由延受先衣若道中有諸難事不得往取衣者得乞雨衣無罪寒相熱相說法相如上說是比丘共賈客著道行若賊從

一方二方三方來隨便遠賊走若四方俱來不應走應當正身住不得格若賊言取僧伽梨來答言與長壽如是一一衣物隨索與之不得高聲大喚瞋罵賊與物已當徐徐去入林草中藏遥望看若賊去後餘有不受持衣在者應受持若無餘衣者是中有比丘若外道出家爲賊所殺者應取是衣受持若無出家人死有俗人死者應取俗人衣裁縷作淨然後受持若無人死衣賈客有遺棄好衣物者不應取若棄弊衣物者應取受持若賈客

還來喚比丘與是好衣者應取取已裁縷牛
屎染作淨受持若是賈客語比丘言我借汝
此衣著到前住處還我莫令損減是比丘應
取是衣攝縷在內簝縫令縷不現作淨受持
到住處應還若無是事應簝樹葉遮前後而
去若無是事不得如尼揵子掉臂當道行當
以手遮前障形體在道側行莫入深榛中行
令賊謂是伺捕者應近道邊淺草中行行時
若逢人來當即於淺草中小現處坐令行人
見之若人問言汝是何人答言出家人何道
出家答言釋種出家何以裸形答言被賊若
不乞而自多與衣者取無罪若不自與者應
從乞乞時多與衣者應取二領廣三肘長五
肘衣若無是事當詣阿練若住處彼知識邊
得衣者應受若無阿練若住處應至塚間若
有守墓人應語言我欲拾弊衣若守墓人教
取取已示我當取示之若取死女人衣時女
身未壞者應往頭邊而取若身已壞得隨意
取若死男子衣亦隨意取若死人衣有寶者
應足蹋却寶持衣而去若不覺有寶持衣還

乃知有寶者應付淨人持作湯藥若守墓者
語比丘言聽汝取不好衣好者勿取是比丘
到塚間不見弊者多有好衣即持還語守墓
人言正有是好衣耳守墓人聽取便取若言
是好不聽汝取比丘應還更求餘者若彼語
比丘取在地者即取在地者若言取空中者
即取空中者若是好衣半在地半在空中應
裁半取若無是事者當到聚落中間比丘住
處不應晝日入聚落應待闇放牧還時俱入
聚落不應依特牛邊當在羸小牛中行若見
人時跏趺坐若人問言汝是何人答言出家
人何道出家釋種出家汝衣何處答言被賊
失盡若不求自與者得隨意多取若不與者
應從乞乞時多與者應取二領衣廣三肘長
五肘若復無是事者應到精舍中應問舊比
丘此中誰是維那知牀褥人答言某甲是爾
時是比丘應到是知事比丘所問言爾所歲
比丘應得何等牀褥卧具答言爾所歲比丘
應得如是牀褥卧具是比丘得是褥取摘開
以毛舉著一處取表裏作泥洹僧若得枕亦

摘開以毛舉著一處取表裏作僧祇支得卧
具取著已應禮塔禮上座問訊下座應語言
我道中被賊失衣當助我乞衣若舊比丘言
汝如餓烏脚不能住誰當助汝正是沽酒家
博掩家劫汝或用易食而言被劫索人助乞
若爾應往至優婆塞所言長壽我道中被賊
失衣汝等當助我乞衣答可爾阿闍梨即時
爲乞得多衣者比丘應取兩衣廣三肘長五
肘爾時優婆塞語比丘言可得方便爲我盡
取是衣不答言汝可轉易兩張細緻者持來
若優婆塞巧作方便將比丘出界外語言阿
闍梨此衣布施現前阿闍梨現前應受爾時
比丘受無罪若優婆塞與大張氎當裁取兩
衣段問言何故答言世尊制戒正得取兩衣
優婆塞言阿闍梨但且取染比丘取染已送
還優婆塞言未染時是俗人衣我尚不欲況
今染壞色是出家人衣我不復取比丘爾時
得取作衣隨意用是比丘先所摘褥枕表裏
作泥洹僧祇支者浣已還復本褥枕卧具付
知事人然後便去若欲即住此處者隨意更

請不得即留是故說若比丘失衣得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自恣多與衣比丘得取上下衣過是受者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乞食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其家婦人語比丘言我某日當飯僧施衣比丘言善哉姊妹作三堅法身命財中間莫有留難言已便去比丘乞食還已至溫室中語諸比丘言我語長老好事答言有何好事我聞某甲優婆夷其日欲請僧食布施衣時難陀優波難陀聞已即問言長老其家門巷在何處姓字何等聞知已明日清旦著入聚落衣到其家言無病優婆夷優婆夷言和南阿闍梨比丘言我聞好消息問言聞何等答言聞汝欲請僧設供施衣答言有是心但恐中間諸難不成比丘言汝請僧設供施衣欲與長老比丘好惡衣若與麤者正當與沙彌園民及著衣架上若與好者我當著入王家貴勝邊當禮佛有人問者我當語言某甲信心優婆夷與我汝可得名稱受用功德答言更無正有是已許僧若有者亦當別施比丘言與不與任汝意言已便去檀越作是念若與彼不與僧者僧是良福田若不與彼與僧者彼有王力能作不饒益事畏彼故不與僧因彼發不喜心故二俱不與諸比丘問乞食比丘汝前所聞絕無消息乞食比丘言我知定趣明日乞食比丘明旦著入聚落衣到其家即問優婆夷言何故不見供辦作諸飯食答言阿闍梨因難陀優波難陀破我善心問言何故即具說上事乞食比丘聞已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汝作二不饒益施者失福受者失利佛言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毀呰多欲讚歎少欲汝云何先不自恣請而為好故往勸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為比丘故若居士居士婦為辦衣價如是言我辦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恣請為好故便到居士所作如是言為我作如是衣為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為比丘者若僧若眾多若人居士者如上說衣者欽婆羅衣劫貝衣芻摩衣憍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衣價者金銀寶物等辦者今日若明日若半月若一月我辦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名辦先不自恣請者先知不自恣請便謂自恣請知自恣請餘比丘便謂自恣請我知自恣請與餘物便謂自恣請與我衣往者若到居士田上若到家若入屋裏索者我須青若黃若赤若黑種種茜色等若長若廣若長廣隨所索者與若更與餘者尼薩耆波夜提為好者知足好不知足好麤足好云何知足好若與細衣時便言我須麤者是名知足好得者尼薩耆不知足好者若與麤衣時便作是言若與我麤衣者不中觸我脚我是貴人應與我好衣是名不知足好得者尼薩耆麤足好者若與細衣時便言我不

用是好衣我是阿練若如鹿在林中住在空地與我麤者足障寒熱風雨是名麤足好若得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是故說爲比丘故若居士居士婦乃至爲好故若得衣者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舍衛城有乞食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有居士婦語比丘言如上一居士中說此中但二居士爲異耳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爲比丘故若二居士居士婦各各辦衣價如是言我等辦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恣請爲好衣故便到居士所言爲我各各辦如是如是衣價共作一衣與我爲好故若得是衣尼薩耆波夜提此中如上一居士中廣說但二居士爲異

佛住舍衛城瓶沙王二大臣一名居士二名婆利沙秋時人民收穫訖運致入城天時寒雨時二大臣作是念我常年年請師難陀優波難陀施食并施衣今日當在何處有人語言在舍衛爾時大臣遣使賫書持舊錢八百餉難陀優波難陀勅使言汝當還得報書使向祇洹精舍到已問言優波難陀房在何處時諸比丘示言此房是使即入房中禮已問言是優波難陀不答言是汝何以問答言瓶沙王大臣居士婆利沙遣我賫書持舊錢八百餉師并索答書時有優婆塞名法豫優波難陀即語優婆塞言汝知利數此衣直與書相應不即料計取與書相應即與答書遣使今去將法豫優婆塞欲去白言尊者此衣直當置何處答言當置汝邊即便持去到家已待一日二日三日不來取優波難陀多緣多事忘不往取是優婆塞家中小儉即便貸用後當還價用已即日難陀語優波難陀往取衣直即往索優婆塞言我持來已停待尊者一日二日三日不來取我家中小儉即便貸用須得當還優波難陀即瞋恚言汝不可寄付此是我物云何輒用難陀謂優波難陀此物不可直爾索得即語官人牽挽將去時衆人見已種種呵責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是其擅越常相供給而能苦困如是況復餘人失沙門法行惡如此何道之有優波難陀聞已羞愧即便放去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呵責多欲讚歎少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已後不聽往索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上

音釋

浣合管切濯衣垢也 棵郎果切赤體也 茜倉甸切絳色也 漬則旰切灑也 褋達協切衣行袜 穫黃郭切刈穀也 鏤郎豆切雕刻也 篸緇岑切與簪同 餉時亮切饋也 緻直利切 犍渠焉切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下　職二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舍衛城法豫優婆塞常僧中次第請比丘食時次食比丘到其家已法豫問言優波難陀何以不來取錢我未得時乃衆人中苦從我索我今得直而不來取諸比丘言佛制戒不得來索法豫言若不聽索者何不來此默然我自知意是比丘食已還語諸比丘諸比丘聞已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法豫優婆塞聰明黠慧乃有是方便從今日聽諸比丘三反往索六反默然住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爲比丘故若王若大臣遣使送衣直與比丘使到比丘所白言尊者是衣直若王若大臣所送尊者受是衣價是比丘應語使如是言諸比丘法不應受衣價我須衣時得清淨衣者得自手受作比丘衣當使語比丘尊者有執事人常爲諸比丘執事不是比丘應示使執事人若園民若優婆塞應語使言是人等能爲諸比丘執事使到執事人所語言善哉執事如是如是衣價買如是如是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須衣時當來當與衣是使若自勸喻若使人勸喻已還到比丘所白言尊者所示執事人我以勸喻作衣尊者須衣時往取當與尊者衣須衣比丘應到執事人所索衣應作是言我須衣我須衣第二第三亦如是索若得衣者好若不得第四第五第六應在執事前默然立得衣者好若不得爲得衣故過是求若得是衣尼薩耆波夜提若不得衣隨衣價來處若自去若遣使往應作是言汝爲某甲比丘送衣價某比丘竟不得汝自知財莫使失是事法爾比丘者若僧若衆多若一人王者如盜戒中說王臣者乃至小吏帥知任官事者皆名爲臣使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在家若出家衣者如土說衣價者錢金銀真珠瑠璃珂貝珊瑚碼碯赤寶銅鐵白鑞鉛錫等是名衣價園民者供養衆僧淨人是名園民優婆塞者三歸一行少分行多分行滿行隨順行此法是名優婆塞三語者非一往反中三語乃至三往索是名三語若四五六反默然者非一往默然乃至六反往默然一自往索一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二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三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四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五遣使默然住一自往索六遣使默然住二自往索問三自往索問亦如是一遣使索一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二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三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四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五自往默然住一遣使索六自往默然住二遣使索問三遣使索問亦如是自往索自往默然住三問亦如是遣使索遣使默然住三問亦如是三反往索六默然住時或緩期或急期云何緩急若比丘至檀越所索衣時語言長壽與我衣直答言尊者更一月來比丘滿一月往索若檀越復言更一月來比丘滿一月復往索若檀越復言尊者更一月來比丘滿一月復往索過三月已不得復索若言半月來過三半月不得復索若言十日若言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須臾過三須臾不得復

索是比丘六反往時檀越言我知尊者往意更一月來是比丘滿一月復往默然住如是滿六月往默然已不得復往若言半月若言十日五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須臾過六須臾已不得復往默然齋幾名默然住時如人入庫取物著店上項又如裹樸物項即應去若比丘作方便現行相持衣鉢錫杖水瓶過寄物人前若彼人問言尊者欲那去答言欲去先送物主邊語令自知此物莫使失受寄者言久已辦物不須復往即時與物比丘取者尼薩耆若不作方便道由彼前若彼人問尊者那去答言欲至先送物主邊語令自知此物莫使失受寄者言久已辦物不須復往即時與物取者無罪受寄者若言任意去設能破我如破多羅樹亦不與汝一錢比丘爾時應到物主邊語令自知此物莫使失若是物主言我先施比丘隨方便更索比丘爾時得如前三反語索六反默然住是故世尊說若王若大臣送衣直乃至莫使失是事應當爾是初跋渠竟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一切作氈衣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尼師壇唯除漉水囊及絡囊一切氈作諸比丘處處乞羊毛作氈衣如是衆多爲世人所厭時有一比丘晨朝起著入聚落衣入毗舍離爲乞毛故有一賈客手執戶鉤來向市肆開自店舍遥見比丘疾行而來賈客念言是比丘來必爲乞毛故晨朝至此市賣未售誰能先乞是毛便閉肆戶還自家去比丘念言是賈客見我便閉肆戶還去不欲乞我毛故便於餘道往截至前問言長壽汝何處去不得相置我從阿誰乞毛正欲從汝乞汝等信佛法者知有罪福行業果報而不與我誰當與我長壽當知如世尊說當起慈心不樂聞者方便使聞諸不信者教令立信乃至手捉其頭强勸令施所以然者彼於此終當生天上色力壽命眷屬自然來生人中亦受快樂色力長壽眷屬成就修習佛法增益功德逮甘露果是故長壽世尊說言

爲福受樂報　所欲皆自然　超踰生死流
上寂之涅槃　若人爲福者　天神自然護
所願皆疾成　衆魔莫能壞　薄福多諸惱
福能消諸患　福德既牢强　速成堅固定
生天受快樂　人中亦自在　斯由功德故
所往皆自然　因斯福方便　求離生死苦
得道至涅槃　不没不復生

爾時比丘說此偈已復言長壽施我羊毛其福最大是時賈客聞說法已即施少毛爾時賈客作是思惟若入市肆便多乞毛更不得利折減錢本寧坐家住可全其本故勝市中子本俱失作是念已便還家坐時賈客婦瞋其夫何以詣市速疾來歸如是嬾惰何由得活男女充官賦役賈客答言莫瞋且聽我今朝詣市店肆廣說上事乃至不如還家坐住其婦聞已默然而止時尊者舍利弗次第乞食至賈客舍於門中住爾時賈客婦篤信恭敬識舍利弗即持器盛食出門著舍利弗鉢中頭面禮足恭敬問訊時舍利弗亦慰勞之家中何如生活好不其婦答言家內悉佳但生理頓弊問何以故即以上因緣具白舍利

弗居家生活飲食衣服供官賦役正仰市肆而今夫主在家中住畏人乞羊毛實在言行實覺言眼師令是我家所供養恭敬尊重無所隱藏又毛大貴或一錢得一兩乃至二三四金錢得一兩然此毛極細輭觸眼精不淚出甚爲難得尊者此羊毛出四大國毗舍離國弗迦羅國得剎尸邏國難提跋陀國尊者我夫主及諸親屬爲求是毛故或時得還或死不還以毛難得是故極貴而諸比丘人人來乞破我家業唯至窮乏爾時尊者舍利弗廣爲說法令發歡喜即還精舍食後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作氈衣乞羊毛乃至賈客婦向舍利弗說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呵責多欲讚歎少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純者不雜羊者有十種相續羊散羊不具色羊山羊遊行羊羺羊等羊鳴羊衆多耳羊木蓮羊新者初成也敷具者氈也作者自作若使人作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敷具應衆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相續羊者有六種毛生青染青生黑染黑生青黑染青黑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乃至木蓮羊亦如是此敷具僧中捨衆僧不應還亦不得餘用正得敷地及作遮向簾帳幔是故說若比丘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比丘作一切氈衣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尼師壇唯除漉水囊及絡囊餘一切氈作佛未制戒前爾時諸比丘著氈衣露地如菴幔安隱住制戒已不復著氈衣故多病不安隱住即以是事語尊者阿難佛未制戒時我等著氈衣猶如屋下得安隱住佛制戒已不復得氈衣故多病不安隱善哉阿難當爲我等白世尊還聽持氈衣爾時尊者阿難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即以上事具白世尊唯願世尊聽諸比丘還得著氈佛言聽諸比丘雜作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者盡集以十利故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欲作新敷具應用二分純黑羺羊毛第三分白第四分下若比丘不用二分純黑羺羊毛第三分白第四分下作雜敷具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新者初成敷具者氈作者自作若使人作純者不雜羊毛者十種如上說二分者多用黑毛而作等想等用作減想而更益第三分白者多用白毛而作等想等用作減想而更益第四分下者少用下毛而作等想如是作新敷具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犯越毗尼罪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不捨而悔者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前四種羊毛衆僧中捨僧不得還亦不得餘用正得敷地及作遮向簾帳幔後六種亦衆僧中捨僧不應還僧得用不得襯身著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爾時有比丘欲

作氀羊毛少諸比丘問言作氀竟未答言未竟問何以故答言羊毛少諸比丘語言汝欲得使作氀細輭暖不答言欲爾諸比丘語言汝去到曠野聚落乞憍舍耶合羊毛作即如其言到曠野聚落往作憍舍耶家語言長壽施我憍舍耶答言小住待取憍舍耶還當與是比丘在外須臾復來問還未答言始還待我小息須煮竟當與某家有机讓比丘坐即坐小待復起以指內釜中看湯熱不即語言湯已熱可著繭主人欲嗤弄比丘故問言尊者湯實熱可著不答言實熱可與主人即持繭內釜中啾啾作聲主人嫌言我聞沙門瞿曇無數方便讚歎不殺毀呰殺者云何沙門釋子故殺衆生失沙門法何道之有主人無歡喜心正施少許比丘得已即合作敷具諸比丘復問汝作敷具竟未答言已竟但於作中少利多過諸比丘問言云何少利多過即具說上事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呵責殺生讚歎不殺汝今云何乃作此惡事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憍舍耶雜純黑羊毛作新敷具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憍舍耶者憍舍耶有二種一者生二者作生者細絲作者紡絲羊者十種如上說新者初成敷具者氀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衣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毗尼罪若比丘用憍舍耶作僧伽梨羊毛作欝多羅僧若羊毛作僧伽梨憍舍耶作欝多羅僧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若比丘用憍舍耶作僧伽梨羊毛作安陀會若用羊毛作僧伽梨憍舍耶作安陀會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若經是憍舍耶緯是羊毛若經是羊毛緯是憍舍耶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若邊是羊毛中是憍舍耶若中是羊毛邊是憍舍耶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若憍舍耶間紃羊毛中羊毛間紃憍舍耶中亦如上若衣是羊毛線是憍舍耶若衣是羊毛細褋是憍舍耶若衣是羊毛補是憍舍耶若自作若使人作皆如上說此氀衣衆僧中捨僧不得用亦不應還得數地及作遮向簾帳幔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以五事利益故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爾時世尊行房見故氀處處在地糞掃中故屋中屋簷下鳥銜作巢鼠曳入穴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是何等故氀處處狼藉比丘言世尊此是諸比丘捨棄故氀爲好故更作新敷具佛告諸比丘從今日作新敷具應至六年持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比丘老病持重氀僧伽梨諸比丘語言汝持是重氀僧伽梨當乏死可捨是氀持輕僧伽梨是比丘答言未滿六年復言汝不捨此衣當乏死答言我寧死不敢違戒諸比丘即以是事

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老病比丘爲著重氈衣增病者僧應當與作氈衣羯磨是比丘應乞僧與作求聽羯磨羯磨者應如是說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氈衣重故增病羸瘦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氈衣羯磨諸大德聽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氈衣羯磨僧時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比丘應從僧乞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作如是言我某甲比丘老病氈衣重羸瘦增病我今僧中乞氈衣羯磨願僧與我氈衣羯磨如是第二第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老病氈衣重已從僧中乞氈衣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氈衣羯磨白如是如是白三羯磨佛問諸比丘汝已與老病比丘氈衣羯磨未答言已與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新敷具應至六年持若減六年故敷具若捨若不捨作新敷具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新者初成敷具者氈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六年者六夏夏四月當屋下住爲氈故夜應三出不得初夜并三出初夜出中夜後夜不出二越毗尼罪中夜出初夜後夜不出亦二越毗尼罪後夜出初夜中夜不出亦二越毗尼罪初中後夜都不出者三越毗尼罪初中後夜三出者無罪減六年者不滿六夏故敷具者於六年內畜持若捨若不捨者故氈現前若捨更作犯故氈現前不捨作亦犯故氈不現前若捨作亦犯故氈不現前不捨作新敷具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皆尼薩耆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爲好故者嫌太小太大太輕太重穿破太冷太熱我有檀越有人作我有羊毛當更作新敷具爲好故尼薩耆除僧羯磨者世尊聞故無罪羯磨或成或不成不成者若是比丘身不羸顏色不惡筋力不減麤食能飽若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衆不成就如是此事事不成是名羯磨不成就若是老病比丘身羸顏色惡筋力減少細食不能飽何況麤白不成羯磨不成衆不成如是此事有失是亦名羯磨不成成者若是比丘羸瘦顏色惡筋力減少細食不能飽白成就羯磨成就衆成就如是此事事無失是名羯磨成就是老病比丘僧羯磨已應當自疏記失受持故氈年月日數病差已還受持此故氈促前滿六年若是比丘病差不還補六年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衆僧中捨已僧不應還僧得受用但不得襯身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故氈處處在地若糞掃中故屋中屋簷下烏鳥銜作巢鼠曳入穴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是何等故氈處處狼藉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諸比丘或罷道或死者或現在棄捨故氈狼藉佛語諸比丘若施者不知籌量受者應籌量比丘受施應當用不應棄從今日若比丘作新敷氈尼師壇當著故敷具氈辟方一修伽陀磔手爲壞好色故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盡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新敷氈尼師壇當著故敷具氈辟方一修伽陀磔手爲壞

好色故若比丘作新敷氎尼師壇不著故敷具氎辟方一磔手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新者初成敷具者氎尼師壇者如佛所聽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故敷具者先六年所持者是修伽陀者等正覺一磔手者長一牀脚半取故氎時不得從少聞者犯戒者無聞者住房壞不補治者惡名人斷滅見人遠離和尚阿闍梨不喜諮問者不能破魔人不分別魔事者如是人邊不應取應從多聞乃至能分別魔事人邊取著修伽陀辟方一磔手故氎時不得缺角麥形如杵車形垂亂舉下缺角者無角麥形者中央廣兩頭狹杵者兩頭廣中央狹車形者一頭廣一頭狹垂者撥著亂者不周正舉者凸起下者凹四邊縫處高中央下如是不得著著時方圓令周正若穿壞者補若垢膩當浣擗雜餘毛作是比丘作新尼師壇若不著故者是尼師壇應衆僧中捨僧不應還僧得受用不得襯身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等者優陀夷擔重羊毛僂身而行從城裏出爲世人所嫌看沙門優陀夷如駱駝如驢如客負人如是負羊毛去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擔重羊毛爲世人所譏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擔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諸比丘到北方讚歎佛讚歎舍利弗目連諸長者比丘及須達居士毗舍佉鹿母祇洹精舍開眼林種種讚歎諸比丘聞已有六十比丘欲來禮拜即問來比丘我欲往彼少供養梵行人賫何等物當得適彼所須答言長老彼諸比丘一切皆著氎衣唯除漉水囊及絡囊可持羊毛往彼爾時有六十比丘各各持羊毛重擔而行從聚落至聚落從城至城時世人譏嫌汝等看是沙門釋子持重擔而行如駝如驢如客作人如商人如是擔重擔復有人言汝不知耶此間賤買欲彼間貴賣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漸向舍衛城到已禮世尊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汝等從何處來答言世尊從北方來佛問諸比丘道路不疲乞食不難耶答言世尊道路不疲乞食不苦但於道中爲世人所譏佛問諸比丘世人爲譏何等答言世尊我等六十人皆擔羊毛如上廣說佛言諸比丘汝等正應爲世人所嫌從今日後不聽比丘自擔羊毛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行道中得羊毛欲取是比丘自手取至三由延若過擔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若一人若衆多若儥行道者三由延二由延一由延半由延一拘盧舍得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在家若出家人邊得羊者十種如上說欲取者實所須自擔三由延者五肘弓二千弓名一拘盧舍四千弓半由延八千弓一由延十六千弓二由延二十四千弓爲三由延三由延者自擔齊三由延若過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是毛應衆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越毗尼罪若比丘持羊毛著道行至一由延有所忘還取取已還至本處即

滿三由延不得復過過者尼薩耆波夜提若一由延半忘物得還還已不得復去者尼薩耆波夜提若直行齊三由延過一脚越毗尼罪過兩脚尼薩耆波夜提若二人各有擔齊三由延已轉易各復得三由延三人九由延四人十二由延若如是衆多人隨人爲限唯不得更重擔曾擔者若貿易若更得得更至三由延若比丘持羊毛著衣囊中從一家至一家計滿三由延不得復去若持羊毛著鉢囊中乞食從聚落至一聚落亦如是若持羊毛著囊中經行亦如是若持遶塔亦如是若未成作物乃至齊塞針筒毛亦犯若已成物若作氍若枕若褥等不犯若擔駱駝毛犛毛得偷蘭遮若擔犛牛尾越毗尼罪若拖柄無罪若擔師子毛猪毛越毗尼心悔若成器無罪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時尊者優陀夷是善生比丘尼本二時尊者優陀夷持羊毛與善生比丘尼作是言善哉妹與我浣染擗治比丘尼即持去至自住處與浣染擗盛著箱中以掖下麁毛屏處麁毛覆上即遣使持去與優陀夷優陀夷得已開箱見是麁毛歡喜示諸比丘言看此長老非親里比丘尼與少毛得多毛來時諸比丘見已語言此是覆藏之物云何出示人即答言此有何覆藏物我跋二與少毛得多毛來時十六六羣比丘遥聞已拍手大笑怪哉怪哉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問比丘設使親里比丘尼應藏之物當出示親里比丘不答言不也世尊設使親里比丘得親里比丘尼應藏之物當示出人不不也世尊佛說諸比丘從今日不得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尊者優陀夷持羊毛與大愛道比丘尼善哉妹與我浣染擗治時大愛道比丘尼即爲染治訖還送與優陀夷已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手上何故有染色答言我與尊者優陀夷浣染擗羊毛佛語諸比丘云何優陀夷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使大愛道比丘尼浣染擗羊毛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優陀夷汝云何令行道比丘尼作從今日後不聽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跋二皆悉令集以十七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染擗羊毛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者非親里及羊毛如上說浣染如上第五戒中說擗者分折尼薩耆波夜提者此毛應衆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不捨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此中增擗一事除打著泥汙衣著垢膩衣往尼寺餘如上第五戒中廣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下

音釋

黠胡八切慧也　襆逢玉切帊包也　售承咒切物去手也　摗子紅切採也　羺奴侯切胡羊也　襯初覲切近身衣也　嗤充之切笑也　蒴吉與切　內諾合切與納同　緯于貴切經緯也　紃松倫切紃組也　磔陟格切張伸也　掇都活切拾也　凸徒結切高起也　凹烏交切不平也　擗匹辟切

切肇開也犎方容切犎牛也犛莫交切長髦牛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一　職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爾時周羅聚落主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前日衆多大臣婆羅門居士長者集王殿上作如是論有言沙門釋子應畜金銀有言不應畜何者實語法語隨順法於現法中不逆論佛言沙門釋子不應畜金銀若有人言應畜金銀是誹謗我非實非法非隨順於現法中是爲逆論何以故若得畜金銀者亦應得畜五欲何等五一者眼分別色愛染著乃至身受觸愛染著當知是非沙門釋種法聚落主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世尊如世尊說沙門釋子不畜金銀若畜金銀者非沙門法非釋種法是故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是佛優婆塞離殺生世尊當證知如是三說乃至不飮酒我先時有是念沙門釋子不應畜金銀若畜者無異受五欲人爾時世尊卽爲聚落主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如染淨㲲易爲受色卽於座上見四聖諦已白佛言世尊俗人多務當還請辭佛言宜知是時起禮佛足右遶而去去不久佛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已語諸比丘向周羅聚落主來到我所如上廣說乃至右遶而去佛告諸比丘汝等當如是學不得畜金銀我無有方便得畜金銀

復次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難陀優波難陀住處時難陀優波難陀數錢手著土往詣世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手上何以故著土答言世尊我數錢故手上有土佛語難陀汝等云何自手捉生色似色從今日不聽手自持生色似色

復次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時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至一泥師家其家始作節會訖其婦出迎作禮問言尊者昨日何以不來若來者當得好飮食答言昨日今日復何在耶若有好食便可持來白言好食已盡今與尊者錢可於店上易好食答言世尊制戒不聽我自手捉錢汝可以錢

繫我衣角即如其言繫錢而去至市肆上語言長壽與我餅來答言尊者示我錢來優陀夷言但與我餅我不動此處當與汝錢白言持錢來即與鉢盛滿種種餅食與已語言與我錢來答言汝自衣角頭解取肆上人欲調弄故不與解語言汝自解與我答言佛不聽我捉生色似色汝自解取解取已即呵責言云何沙門釋子以少方便謂此爲淨我等亦不常以手捉及著口中我亦不繫衣角頭及囊器中此失沙門法何道之有時優陀夷持餅到自房中喚餘比丘共食諸比丘即問此餅甚好爲何處得此非家中作餅答言諸長老此中少利多過諸比丘問言何以多過答言我如是如是因緣是故多過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衣繫亦不聽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瘵黃羸瘦佛知而故問比丘忍不安隱住不答言世尊我不安隱疾病苦惱佛語比丘汝不能索隨病食隨病藥耶答言我聞世尊制戒不得自手捉生色似色復無人與我是故受苦惱佛言從今日後聽病人得使淨人畜莫貪著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捉生色似色若使人捉舉貪著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自手者若身若身分若身相續身者一切身身分者若手若脚若肘若膝身相續者若繫僧伽黎鬱多羅僧安陀會覆瘡衣僧祇支雨浴衣若鉢小鉢鍵鎡銅鉢中如是比是名身相續生色者是金似色者是銀生色似色者錢等市用物捉者若自捉若語人捉舉者若自舉若使人舉貪著者作是念我當用此物得五欲謂色聲香味觸等是名貪著不貪著者如清淨持戒比丘自擔粮食麨麵米麪等時作是念我無有方便欲食此物但於此不淨物中生清淨物我當受用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者是金銀錢應僧中捨波夜提者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得越毗尼罪此金銀若錢若作不作若多若少若純若雜若成器不成器等僧中捨已不得還彼比丘僧亦不得分若多者應著無盡物中於此無盡物中若生息利得作房舍中衣不得食用比丘凡得錢及安居訖得衣直時不得自手取當使淨人知若無淨人指示脚邊地語言是中知著地已自得用草葉塼瓦等物遥擲覆上待淨人來令知若淨人來知已持去若不可信者教使在前行便知置一處若可信淨人者從意使知置一處若比丘知佛事僧事多有金銀錢當舉時若是生地教使淨人知若是覆處死土若自掘若使少年比丘掘若淨人不可信者裹眼三旋然後使知地知地已使知內錢坑中猶復裹眼使去若錢墮坑岸上者得捉塼瓦擲錢使入坑中得自填坑後欲取時若是生地使淨人知若是死地得自掘抒土到錢淨人不可信者復裹眼三旋將來取之若樸裹中有金銀錢在橛上不得自捉當使淨人知若淨人小不及者得抱舉使

知取抱時應作是言我舉淨人我舉淨人得下物已當使解若不知解者得捉淨人手教使解解已教知數若不知數者得捉淨人手數數已餘者還教著囊中若不著囊中者得捉淨人手教著囊中著囊中已教淨人繫若不知繫者使淨人手捉囊底比丘得自繫繫已還置橛上若淨人短不及者得抱舉若函櫃箱匱等在架上橛上取時舉時覆時亦復如上若行道時淨人擔金銀淨人若小得手牽去若渡水時得抱渡應作是言我渡淨人我渡淨人若比丘將淨人行若淨人小不能上船得抱上應作是言我舉淨人我舉淨人下船時亦如是比丘若行道食息時若河若井若池上食食已淨人忘囊去有長老比丘在後看諸人不忘物耶見有遺物作是念此必是比丘許即便持去行及伴已問伴言是誰許有人言此是淨人囊即速放地淨人爾時應即取去不得字名若比丘行道共淨人一處宿夜發去時淨人捉比丘褋比丘捉淨人褋到地了見褋是淨人褋即應放地淨

人應取不得字名若比丘多有金銀錢失去若疑在牀間欲求覓故出牀時越毗尼罪若得尼薩耆若比丘多有錢物疑在氍褥中欲求故出氍時越毗尼罪得已尼薩耆若比丘多有錢物疑在地欲求故掃地時越毗尼罪若得尼薩耆若比丘多有錢物疑在糞掃中欲求故出糞掃時越毗尼罪得者尼薩耆若病比丘有人與藥直錢病故得著敷褥底眼瞎求時手摩觸在不無罪若檀越新作金銀牀几信心故欲令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凡檀越復言尊者為我故煩有開通得受用不比丘應語言厚敷一人自重坐具者得坐比丘坐已不得動牀亦不得讚歎若檀越新作金銀承足几信心故欲合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受用復言尊者為我故可得方便開通受用不應語言几上若著樹葉若氍毺覆上者得安脚安脚已不得動足亦不得讚歎有檀越作金銀盤信心故欲令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受用復言尊者為我故煩有方

便開通得受用不應語若草葉若氍毺覆盤上者得不得手捉應指示著地若檀越新作金銀器信心故欲令比丘最初受用比丘言我出家人法不得受用復言尊者為我故煩有方便開通得受用不應語汝當淨洗置盤上持食來來時應尉手指器應作是言受受如是三說名為受受已在器中食不得觸器四邊若四月八日及大會供養時金銀塔菩薩像及幢幡蓋供養具一切有金銀塗者比丘不得自手捉使淨人捉若倒地者當捉無金銀處若遍有金銀塗者當以衣物等裹手捉若無物裹手若像上隨有未塗處得捉若金銀香爐燈盞拂柄如是比一切有金銀若塗者不得捉及浴金銀菩薩形像不得自洗當使淨人若大會時有金銀像使淨人持出比丘得佐不得捉有金銀處比丘不得先捉後放若比丘隨國土若有銅錢若鐵錢若胡膠錢竹籌皮錢如是一切隨國土中所用比丘不得捉或有國土所用相不成就捉者越毗尼罪國土不用相成就捉者越毗尼罪國土

所用相成就捉者尼薩耆波夜提國土所不用相不成就作銅鐵捉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羣比丘在市中買酥油蜜石蜜乳酪魚肉種種買食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不能乞食到諸市中買食而食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市中種種買食爲世人所嫌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正應爲世人所嫌汝常不聞我讚歎少欲呵責多欲耶

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種種賣買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種種者若自問價若使人問價若自上價若使人上價若自下價若使人下價問價者此物直幾許答言爾許與汝爾所取不作不淨問故越毘尼罪得者尼薩耆使人問者語言汝往問彼物索幾許若言索爾所者汝便與爾所作不淨語遣人問故越毘尼罪得者尼薩耆上價者此價直幾許答言爾許與汝爾所欲取故諍上價作不淨語故越毘尼罪得者尼薩耆使人上者語前人言汝往上爾所爾所得者取是不淨語越毘尼罪得者尼薩耆下者此價直幾答曰一千我與汝八百若言九百語言我與汝七百如是至十下求他物不淨語故越毘尼罪得者尼薩耆使人下者亦如是若以時物還買時物買夜分物買七日物買終身物買隨身物買重物買不淨物買淨不淨物語時犯越毘尼罪得者尼薩耆如是夜分七日終身隨身物重物不淨物淨不淨物各各作問亦如是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肆上衣先已有定價比丘持直來買衣置地時應語物主言此直知是衣若不語默然持去者犯越毘尼罪買傘蓋箱華屣扇簏甘蔗魚脯酥酪油蜜種種亦如是有國土市買有常法賣直來著物邊賣物主搖頭當知相與比丘亦應語言此直知是前人若解不解要應作是語若不作是語默然持物去者犯越毘尼罪若估客賣物應直五十而索百錢比丘言我以五十知是如是求者不名爲下若比丘知前人欲買物不得抄市應問言汝止未若言未我方堅價比丘爾時不得中間抄買買者犯越毘尼罪若言休當語物主言我以此價如是物若比丘共展轉貿易衣鉢時不得中間抄抄者犯越毘尼罪若前人放已取者無罪若衆僧中賣物得上價取無罪若和尚阿闍黎欲取者不得抄若比丘還共比丘市買博易作不淨語買者無罪一切九十六種出家人邊作淨不淨語買者無罪若比丘見賣鉢時作是念此鉢好至某方當得利買時犯越毘尼罪若作是念我有是物無有淨人此是淨物得買去無罪到某方或和尚阿闍黎所須或自爲病或作功德買去本不爲利臨時得貴價賣無罪如是一切物若比丘糴穀時作是念此後當貴糶時犯越毘尼罪糶時尼薩耆若作是念恐某時穀貴我今糴此穀我當依是得誦經坐禪行道到時穀大貴若食長若與和尚阿闍黎若作功德餘者糶得利無罪若比丘儲藥

草時作是念此後貴買時犯越毗尼罪後賣者得尼薩耆若比丘買藥時作是念爲後病時藥草貴難得故買後若不病或服殘賣得利者無罪若營事比丘雇陶師木師作作不淨語犯越毗尼罪若泥師畫師一切作師亦如是若僦債車馬牛驢駝人船等亦如是若比丘爲僧作直月行市買酥油糴米豆麥麪麵麨求一切物時作不淨語者犯越毗尼罪若自爲買酥油等一切不作淨語得者犯尼薩耆若比丘市買時得呵嫌說實前人物此好此惡若麤若細斗秤大小香臭等無罪若前人言當與滿量平斗應當語言以此價知是若乞食比丘有長麨麩持到肆上買酥油乳酪時作不淨語越毗尼罪得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不得至人鬧處店肆上市買得到邊傍少人肆上言以此買知是如是一切盡皆應言知若乞食比丘有殘麨雇治華屣作不淨語犯越毗尼罪若前與麨後治若前治後與麨無罪若比丘以鉢中殘食雇人使治經行處作不淨語犯越毗尼罪應語知是若先與食後使作若先使作後與食無罪有擅越爲比丘故與店上錢語言若某比丘日日來有所索從意與彼比丘後來索時作淨不淨語無罪是比丘所索物店上無即與比丘錢餘處買比丘往至餘處求物時作不淨語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店肆上不淨語分別買淨語取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不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淨語分別價淨語取不淨語分別價淨語取者問前人此物買索幾許我欲知此物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者知是分別價我欲買不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者如是分別實索幾我如是價淨語分別價淨語取者如是價知如是知取不淨分別淨語取者犯越毗尼罪淨語分別不淨語取者犯越毗尼罪不淨語分別價不淨語取者尼薩耆波夜提淨語分別價淨語取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時難陀優波難陀從王家買金使王家金銀師作瓔珞嚴飾之具作成已瑩治發光盛著箱中青蓮華覆上與沙彌先教言我將汝到貴勝家若語汝開時汝但開現一角頭卯將至貴家貴家婦女見來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即問言此箱中是何等答言用問此爲非汝所問以不示故復更慇懃語沙彌言出示與看沙彌即是一角青助發色日光照金晃昱耀目問言尊者此是誰許答言用問此爲有金有作者即是其主復問金價直幾作功用幾即如實答金直爾所功夫爾所即言太蚩汝云何嫌貴我與汝爾所直汝能作不中有直信者作是言誠如師教作亦甚難非可卒得中有婦人或自有財或父母財或姑嫜財或伯叔財或夫壻財或家中密取財持買瓔珞時人不復肆上買金亦不雇金銀師作時諸肆上人及金師皆嫌言云何沙門釋子奪人息利諸比丘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從王家買金使金師作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呵責多欲讚歎少欲此非法非律不如

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種種販賣生色似色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生色者金似色者銀若以金買金金買銀金買金銀若以銀買銀銀買金銀買金銀若以金銀買金金銀買銀金銀買金銀以不作金買不作金以不作金買作金以不作金買作不作金以不作金買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以作金買作金四句作金不作金四句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四句皆如上若以不作金買不作銀以不作金買作銀以不作金買作不作銀以不作金買作銀不作銀及作不作銀作金四句作不作金四句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四句亦如上若以不作金買不作金銀以不作金買作金銀以不作金買作不作金銀以不作金買作不作及作不作金銀餘作金門作不作金門作金不作金及作不作金門四句亦如上銀門十二四句金銀合作門十二四句廣說如上是故說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瓦師字法豫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法豫見已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比丘言我須鉢即作鉢持與不大不小適得其中燒熟滑澤即持還到祇洹諸比丘問長老何處得此鉢不大不小適得其中燒熟滑澤答言瓦師法豫施我諸比丘聞已復往索盡得如是衆多法豫作是念諸比丘多有須鉢我不如請衆僧與鉢衆僧者是良福田果報無量即往至祇洹精舍上座前頭面禮足胡跪合掌白言我瓦師法豫請大德衆僧施鉢須者來取時比丘或取一或二三四乃至十法豫作不供時尊者舍利弗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往到其家婦人信心歡喜淨洗銅器盛食出倒著鉢中其婦先識尊者舍利弗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尊者舍利弗問言家中生業何似答言家中生業不舉問言何以故答言我家夫主請僧與鉢諸比丘或取一二乃至十作鉢不供家業不辦何以故我家仰是瓦作生活大小飲食衣服供王賦稅阿闍黎是我家供養尊重故說是語耳時舍利弗廣爲說法生歡喜心已而去時尊者舍利弗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比丘施主不知籌量受者應籌量佛言從今日比丘長鉢聽一日畜

復次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毗舍離人年年請僧食食已施鉢時比丘不受用此鉢爲世尊聽我長鉢止得一日畜未得受用便成不淨時施主言我當從世尊乞是願施主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我等年年請僧食食已施鉢諸比丘不受作是言我用此鉢爲未得受用便成不淨善哉世尊頗有因緣得開通令施者得功德受受者得利不佛言聽先一日更九日時諸比丘畜鉢滿十日持鉢往至世尊所白言此鉢滿十日今當云何佛語比丘此鉢應知識比丘邊作淨若十日裏捨故受新十日一易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長鉢得畜十日若過者尼薩耆波夜
提比丘者如上説十日者得畜齊十日長鉢
者受持外鉢也鉢者一參婆鉢二烏迦斯魔
鉢三優迦吒耶鉢四多祇耶鉢五鐵鉢六緻
葉尼鉢七畢茘偷鉢上鉢中鉢下鉢過鉢非
鉢隨鉢上者摩竭提國一阿羅米作飯及受
羹菜一阿羅者可此間斗六升中者半阿羅
及受羹菜下者一鉢他米作飯及受羹菜三
分飯一分羹菜過鉢者煮一阿羅米飯并羹
菜不滿是名過鉢非鉢者不受一鉢他米飯
并羹菜是名非鉢隨鉢者隨鉢中所用器此
中上鉢中鉢下鉢畜過十日尼薩耆波夜提
餘者不犯尼薩耆波夜提者是鉢應僧中捨
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得越毗尼罪
波夜提者如上説若比丘月生一日得十鉢
畜不作淨過十日一切尼薩耆波夜提乃至
不曉受持不曉作淨當教如是受持如是作
淨皆如第一長衣戒中説此中但以鉢爲異
是故説
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時舍衛城中瓦師法
豫請僧施鉢諸比丘爲好故持故鉢來易新
者如是衆多遂不相供爾時尊者舍利弗到
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法豫
門前住法豫婦與尊者舍利弗舊相識信心
歡喜乃至言尊者我家夫主請僧與鉢諸比
丘爲好故持故鉢來易新者我家中積聚故
鉢成聚如山我俗人家新鉢尚不用何況故
者尊者我家中仰瓦作生活乃至舍利弗爲
隨順説法發歡喜心已禮足而退舍利弗還
到精舍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此比丘
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
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索鉢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北方有六十比
丘來欲禮拜世尊於道中被賊失鉢無鉢入
祇洹精舍爾時諸梵行者各各與鉢得鉢已
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
問諸比丘汝從何處來答言北方來佛問比
丘道路安隱不答言不安隱道路被賊失鉢
無鉢入祇洹諸梵行者各各與我鉢佛問諸
比丘道中無有聚落城邑答言有問言何故
不乞答言我聞世尊制戒不聽乞鉢復無施
者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汝等信心出家正應
爾乃至失命不故犯戒從今日聽失鉢時乞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時北方六十失
鉢比丘來尊者難陀優波難陀語言長老世
尊聽失鉢得乞何故不乞答言諸梵行者已
與我鉢復言汝若不乞所應得者便失此利
答言我已得鉢失以不失無在難陀言我當
爲汝乞答言汝自當知乃至優婆塞言尊者
欲作瓦肆如乞衣中廣説諸比丘聞已往白
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難
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
何故乞耶答言我爲失鉢比丘乞佛言呼失
鉢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使難陀優波難陀
乞鉢耶答言不也世尊佛言何因緣乞答言
如是如是佛語諸比丘是難陀優波難陀不
應乞者便乞應乞者不乞佛語難陀優波難
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讚歎
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
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

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所用鉢減五綴更乞新鉢爲好故尼薩耆波夜提是鉢應僧中捨比丘衆中取下鉢應與應如是教汝比丘受是鉢乃至破是事法爾比丘者如上說減五綴者若有一綴量減五是名減若有二綴乃至有五綴量減五是名減滿五綴者已有五綴量亦滿是名滿若四三二一綴若無綴量滿五是名滿五綴量者破處綴間相去足一大指鉢者如上說新者初成更求者若乞若勸化爲好故者嫌太大太小太重太輕若麤澀我有檀越有泥有子手力當更作好鉢是比丘應持是新鉢衆僧中捨衆僧中選下鉢應與是比丘應如是教汝長老受此鉢乃至破不得故打破波夜提悔過是新鉢應衆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犯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是比丘減五綴爲好故更求新者尼薩耆是比丘應請持律知羯磨者乃至五法成就僧當羯磨作行鉢人何等五不愛不瞋不怖不癡與不與知是名五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如是白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令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諸大德忍某甲比丘作行鉢人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某甲比丘作行鉢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說應僧中唱大德僧所受持鉢一切持來若不唱者犯越毗尼罪諸比丘應各各齎已所受持鉢來若有比丘捨先所受鉢更受下鉢持來者得越毗尼罪羯磨人應當語此比丘捨此鉢偏袒右肩右膝著地言我某甲比丘鉢減五綴爲好故更求新鉢我今僧中捨律師應問汝受用未若言受用應語言此中用不淨鉢得無量越毗尼罪應懺悔應言長老我某甲鉢減五綴更乞新鉢已僧中捨此中犯波夜提受用不淨鉢犯無量越毗尼罪一切悔過問汝見罪不答言見謹慎莫復犯答言頂戴持行鉢人應持此鉢與僧上座上座若取應持上座鉢與第二上座如是次第乃至無歲比丘若都無人取者應還本主若是鉢大貴者應賣取十鉢直九鉢直入僧淨廚一鉢還本主應語言汝持此鉢乃至破是持綴鉢比丘應入聚落乞食食已應解綴若灰若土淨洗洗時不得堅物剌孔中令破當以鳥翮剌中洗鉢時不得以沙灰洗令脫色當用無沙巨摩根汁葉汁華汁草汁洗洗時不得臨坑上岸上危險處不得熟果樹下若石上塼上當平地洗鉢若地泥汙若糞掃若無坐處當傴身去地一磔手洗已曬令燥還持綴綴已舉著一處不得著臨坑岸上危險處懃鞞勒果樹下耶子樹下石上塼上行來處開戶處若著鉢囊中若安置壁上龕中以物遮口若有事忽忽不得好洗者當以根汁葉汁等塗拭事訖當洗明日洗已持入聚落乞食設綴鉢難用一日乃了要當淨洗若故打破得波夜提罪若和尚阿闍黎知識作是念此賢善比丘以洗鉢故妨坐禪受經誦經若打破若藏去不見已更乞無罪無鉢乞得一鉢應受持若乞得兩鉢一鉢應受持一鉢應入衆

僧淨廚如是乃至得十鉢一鉢自受持九鉢應入衆僧淨廚若比丘無鉢求鉢得一鉢直者是名有鉢若乞得兩鉢直一鉢直入衆僧淨廚如是乃至十鉢直九鉢直應入衆僧淨廚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廣說如上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𢈔諸比丘房見難陀優波難陀住處滿瓶酥油蜜石蜜流出根藥莖藥葉藥華藥果藥佛知而故問諸比丘此誰住處有此滿瓶酥油蜜等處處溢流如是諸比丘答言世尊此是難陀優波難陀住處爾時世尊言待來當問

復次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廣說如上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共衆多比丘入毗舍離城見優波難陀持滿鉢蜜出城見已知而故問此鉢中何等答言世尊是蜜復問欲作何等答言難陀病須佛言太多答言竟日須服佛言云何畜藥竟日服耶從今日不得畜藥竟日服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尼抱律樹釋氏精舍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何等五一者我聲聞弟子不著有爲事二者不著世俗戲論三者不著睡眠妨行道四者爲看病比丘五者爲年少比丘新出家見如來威儀起歡喜心是爲五事如來五日觀𢈔諸房見一病比丘顏色痿黃羸瘦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調和不答言世尊我病苦不調和佛言比丘汝不能索隨病食及隨病藥治耶答言世尊制戒畜藥時服不得久停是故我苦佛告諸比丘從今日聽病比丘停藥一日爾時

佛問難陀汝舍衛時多畜酥油蜜石蜜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多欲無猒種種呵責自今已後不得多畜

復次佛住波羅柰仙人鹿野苑廣說如上時有六十病比丘有一醫師出家爲道療治諸病比丘是醫比丘來問訊世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醫師比丘諸病比丘和調不答言世尊諸病比丘安隱但我疲苦佛言何故疲苦答言世尊波羅柰城去此半由旬爲求所須日日往反以是疲苦又世尊聽病比丘停藥一日病疾已過佛問醫師比丘欲使畜藥幾日得安隱耶答言世尊藥勢相接七日可知佛言從今日聽先一日更與六日七日畜佛告比丘依止波羅柰住者盡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病比丘所應服藥酥油蜜石蜜生酥脂如是病比丘聽畜七日服若過七日殘不捨而服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病應服藥者酥油蜜石蜜生酥如上盜戒中說病者有四百四病風病有百一火病有百一水病有百一雜病有百一若風病者當用油脂治熱病者當用酥治水病者當用蜜治雜病者當盡用上三種藥治七日者數極齊七日畜者自受七日服過七日服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是藥應衆僧中捨波夜提悔過若不捨而悔得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一日得十種藥酥油蜜石蜜生酥五種脂一切服不作淨過七日一切尼薩耆若比丘一日得十種藥半作淨半不作淨是中作淨者應法不作淨者過七日尼薩

耆若比丘一日得十種藥如前長衣戒中廣說但此中以藥七日爲異乃至不記識作記識想此不言作然燈油塗足油塗身油不記識不作淨過七日尼薩耆不如法作淨者若無心意邊作淨過七日尼薩耆應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俗人畜生邊作淨畜藥利畜藥利相汙畜藥利不畜藥利相汙不畜藥利畜藥利不相汙不畜藥利不畜藥利不相汙俗人藥利汙比丘藥利比丘藥利汙俗人藥利俗人藥利汙俗人藥利比丘藥利汙比丘藥利客比丘利汙舊比丘利舊比丘利汙客比丘利客比丘利汙客比丘利舊比丘利汙舊比丘利僧利汙比丘利比丘利汙僧利僧利汙僧利比丘利汙比丘利有食間非受間有受間非食間有食間有受間有非食間非受間石蜜坑然燈酪坑脂畜藥利畜藥利相汙者若比丘食前得石蜜雜食殘不作淨食後更得石蜜復不作淨而取畜者是名畜藥利畜藥利相汙畜藥利不畜藥利相汙者是比丘食前得石蜜雜食噉不作淨

食後更得石蜜作淨而受畜是名畜藥利不畜藥利相汙不畜藥利畜藥利不相汙者若比丘食前得石蜜不雜食作淨食後更得餘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不畜藥利畜藥利不相汙不畜藥利不畜藥利不相汙者若比丘食前得石蜜不雜食即作淨食後更得石蜜作淨而受是名不畜藥利不畜藥利不相汙云何俗人利汙比丘利時有優婆塞來禮比丘足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優婆塞言汝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時優婆塞即持此石蜜去禮餘比丘足即語比丘言尊者欲飲蜜漿不答言欲飲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取是名俗人利汙比丘利云何比丘利汙俗人利有一優婆塞持石蜜來過禮比丘足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優婆塞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即取合瓶中而去更有優婆塞持石蜜來於道中逢先優婆塞問後優婆塞言汝欲那去答言我欲持此石蜜與某甲比丘即語言汝可過持此石蜜去亦與某甲比丘即受持去是名比丘利汙俗人利云何

俗人利汙俗人利正以二俱爲異云何比丘利汙比丘利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比丘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比丘利汙比丘利云何客比丘利汙舊比丘利客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舊比丘言汝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舊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客比丘利汙舊比丘利云何舊比丘利汙客比丘利有客比丘來舊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客比丘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此客比丘即日受石蜜不作淨而取是名舊比丘利汙客比丘利云何客比丘利汙客比丘利有二客比丘衆來一衆中有第七日石蜜客比丘語第二衆比丘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此一衆客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客比丘利汙客比丘利云何舊比丘利汙舊比丘利舊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一舊比丘言欲飲石蜜漿不答言欲飲此舊比丘即日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舊比丘利汙舊比丘利云何僧利汙比丘利僧有第七日石

蜜分作分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是名僧利汙比丘利云何比丘利汙僧利比丘有第七日石蜜即持施僧僧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取是名比丘利汙僧利云何僧利汙僧利僧有第七日石蜜持與彼僧彼僧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受者是名僧利汙僧利云何比丘利汙比丘利比丘有第七日石蜜語比丘言汝欲飲石蜜漿不答言須是比丘即日得石蜜不作淨而取者是名比丘利汙比丘利云何有食間非受間若比丘七日噉石蜜八日復食者以不作間得越毗尼罪當作一日間是名食間非受間云何受間非食間若比丘七日受石蜜不食八日更受石蜜無間受得越毗尼罪當作一日間是名受間非食間云何受間食間若比丘七日受石蜜食以八日更受更食得二越毗尼罪云何非受間非食間若比丘多誦經胷痛吐血藥師言此病當長服石蜜食前得食石蜜食後水淨已得食是非受間非食間云何石蜜瓶如武羅國欲受具足人在戒場上受具足已布

淨洗除食氣作七日藥受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一

音釋

痿於危切濕病也 痒 鍵鎡梵語也此云淺鐵鉢今之鎖子也鍵音虔鎡音咨鎖音訓 麨尺小切乾糧也 麩芳無切麥皮也 麪莫見切 抒丈呂切除也 撅其月切拔也 墭食正切 屣所綺切皮履也 貿莫候切易也 糴亭歷切市穀也 糶他弔切賣米也 僦即就切雇賃也 賃女禁切傭僦也 茘郎計切 綴株衛切連綴也 僂隴主切 鞞頻眉切 垸徒古切瓶 也 笮陟格切壓也 華茇草補壽切茇蒲撥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二　職四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長老難陀優波難陀冬盛寒時著厚納衣敷煙牀褥頭上著帩脚著富羅前然爐火有二外道黑色碧眼寒戰而來在前立住外道見已心生樂著即語比丘言汝等出家得如是樂時外道心樂佛法便作是言我等亦名出家而值弗蘭迦葉教我等裸形拔髮投巖赴淵五熱炙身而行乞食徒受辛苦而無樂事比丘報言汝若樂此法者便來出家亦復如我得是樂住外道答言我無沙門僧伽梨比丘報言但來我當與汝外道即來便與出家受具足已語言我今度汝出家受具足汝當作如是供給我晨當早起問訊安眠出唾壺及小便器著常處淨洗手授澡水齒木持鉢迎粥小食已洗鉢令燥安著常處若有請處當迎食我欲入聚落時當持入聚落衣授我取我常著衣料理捲疊安著常處我從聚落還時汝當敷小牀坐與我水并授樹葉食時以扇扇食已洗

鉢令乾舉著常處脫入聚落衣捲舉復授我常所著衣汝食已當取薪草浣衣煮染淨掃房內巨磨塗地我欲入林坐禪時汝當持坐具隨後還時隨還當與我水洗手授香華供養訖當數牀與我洗足水復以油摩敷置臥具內唾壺及小便器然燈如是種種供給安隱我已然後自事時彼比丘答師言此非出家法便是婢作師言汝若不能作者當還我僧伽梨彼即脫衣著地而去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陀是優波難陀兄時優波難陀語兄共行弟子言我共汝入聚落當與汝物我若作非威儀事汝勿語他人我是汝叔父答言若我見父作非法亦當向人說況復叔父優波難陀復言若汝如此當使汝知即將至貴家檀越留食欲不與彼食故作是思惟相望日時使此不得乞食還復失時即便告言汝還精舍即便還畏失時故疾疾看日而行至精舍見諸比丘皆悉食已門前經行遙見疾行疑必有以即問汝今日共多知識比丘處處教化得何等好食脣膩

如是答言我今失食況得好者優波難陀遣彼還已於後種種飲食食已恐事情露疾還見諸比丘叢聚而論便作是思惟衆人集論必彼比丘向諸梵行人說我過惡即語難陀言長老汝弟子向諸梵行人說我過惡彼即瞋恚語弟子言汝今云何說我過汝可還我僧伽梨來諸比丘聞已共相謂言此比丘今日遭二苦惱一者失食二者失衣佛聞是已知而故問諸比丘此何比丘高聲大語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難陀奪共行弟子衣是故大聲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廣問難陀汝實爲自供給故度人與衣令弟子瞋不能作婢作乃至奪共行弟子衣耶答言實爾時佛語難陀汝云何度人出家不教法律令執作供給自已佛種種因緣呵已語諸比丘從今日不得立心爲供給自已故度人出家度者得越毗尼罪應作如是念當使彼人因我度故修諸善法得成道果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衣後瞋恚不喜

若自奪若使人奪作是言比丘還我衣來不與汝得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衣者七種如上說瞋恚不喜者九惱如上說奪者若自奪若使人奪作如是言還我衣來不與汝得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或自與使人奪或使人與自奪或自與自奪或使與使奪合與別奪別與合奪合與合奪別與別奪合與別奪者比丘一時與衣已別奪言還我僧伽梨還我鬱多羅僧還我安陀會如是奪者得衆多波夜提是名合與別奪別與合奪者比丘非一時與僧伽梨與鬱多羅僧與安陀會還一時盡奪汝還我衣來如是奪者得一波夜提罪是名別與合奪合與合奪者比丘一時與衣後言盡還我衣來如是奪者得一波夜提別與別奪者比丘非一時與僧伽梨與鬱多羅僧與安陀會比丘漸奪還我僧伽梨還我鬱多羅僧還我安陀會如是索得者衆多波夜提若比丘與比丘衣時作是言汝住我邊者當與汝衣若不住者奪者無罪若比丘與比丘衣時作是

言汝此處住可當與汝若不住者奪無罪若比丘與比丘衣汝適我意者與不適意還奪無罪爲受經者與不受經者還奪無罪若比丘賣衣未取直若錢直未畢若還取衣者無罪若比丘與共行弟子依止弟子衣已不可教誡爲折伏故奪後折伏已還與無罪奪比丘衣者尼薩耆波夜提奪比丘尼衣者偷蘭罪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衣者越毗尼罪乃至奪俗人衣者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四方各十二由旬內施僧雨浴衣如毗舍佉鹿母因緣廣說復次佛在憍薩羅國遊行時有一摩訶羅比丘下著雨衣上著安陀會捉長柄掃篲掃地佛見已語諸比丘汝見是摩訶羅不云何顛倒著衣是摩訶羅見佛已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摩訶羅汝下著何衣答言雨衣上著何衣答言安陀會佛言比丘汝云何應在上衣而反在下下衣在上汝今云何一切時受用雨衣佛語諸比丘汝等待如來從憍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時汝當語我當爲諸比丘制雨浴衣佛從憍薩羅國遊行還已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在憍薩羅國遊行時作是言如來從憍薩羅國遊行還舍衛時汝便語我當爲諸比丘制雨浴衣今正是時願制雨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春殘一月在比丘當求雨衣半月當作成受用若比丘未至春殘一月求雨衣半月作成受用者尼薩耆波夜提春殘一月者三月後十五日四月初十五日是名春殘一月雨衣者

如世尊所聽衣者有七種如上說求者乞索勸化求時不應從小家處處求一尺二尺應從殷有大家中求若一人邊若衆多人邊得是名殘求半月者從三月十六日應作浣染縫至四月一日應受用若比丘未至求者未至三月十六日前求作成受用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有五法成就僧應羯磨作分雨衣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得不得知是名五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作分雨衣人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拜某甲比丘作分雨衣諸大德忍某甲比丘分雨衣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比丘分雨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應衆中唱言大德僧聽若衣有大小降四指八指不等不計者我當分若不唱者得越毗尼罪此人作羯磨已當爲僧求求時不應從小家處處求一尺二尺應從殷有大家中若一人邊得若衆多人邊得下至得一雨衣是名求若三月十六日已後送衣來者應分應語僧上座言爲欲今取爲欲待後後或有勝者上座若言今取便與若言後取待後應與若有客比丘者應問汝欲何處夏安居若言此處應與若言欲餘處安居欲此處取雨衣者亦應與應語汝於餘處更莫取若言我不此間取待安居處當取隨其意若多得雨衣者一人應與兩沙彌得與一若少不周接者安居訖分衣時應徧與雨衣直此衣不得受當三衣不得作淨施不得著雨衣

入河中池中浴不得小小雨時著浴亦不得裸身浴當著舍勒若餘故衣不得著雨衣種種作事當須大雨時被浴若雨卒止垢膩者得著入餘水中浴無罪若比丘食時欲以油塗身若病時若多人行處得繫兩頭作障此雨浴衣得四月半受用至八月十五日應當捨捨法者一比丘應衆中作是唱大德僧聽今日僧捨雨浴衣如是三說若至十六日捨者得越毘尼罪捨已得用作三衣亦得知識比丘邊作淨亦得入餘水中浴種種著作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陀優波難陀持縷入居士家語優婆夷言施我縷諸居士婦女作是念此比丘欲買縷各持縷出比丘見已即取比己縷而作是言我正欲求此縷比令得相似若見好者便作是言我欲求此比而更得勝者若見麤者便作是言此縷雖麤可作好者因如是賣縷來者都無得脫重負而來去祇洹精舍不遠有一窮巷在中起織坊庱縷師出家使織衣尊者阿難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其門前見難陀優波難陀挺綖丸共張氎經見已共相問訊阿難問言長老作何等答言欲織衣彼即念言我今日見侍者阿難必語世尊當作方便即持綖丸與尊者阿難可持縫衣阿難不取食後以上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陀上事乃至阿難不受綖丸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不聞我無數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行乞縷使織師織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自乞者勸化索或一兩二兩縷者七種縷師者令毗提婆晝俱利織師織作衣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自行乞縷越毘尼心悔得者越毘尼罪織成者尼薩耆波夜提迦尸國土法比丘安居竟與綖與織直比丘欲織氎時應語織師作是言與汝此縷爲我知織氎織師答言尊者我不解此語應問言汝家作何等業答言織氎便語言汝可爲我知織氎若復不解此語者應持綖與淨人令知織一切不得作雇織語若比丘知織腰帶欲使比丘織者應持縷與作是言長老爲我作帶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毗舍佉鹿母常日日衆中請僧食時有比丘次到其家食見毗舍佉鹿母持縷與織師語言汝爲我織氎欲施尊者難陀優波難陀彼人難可汝當爲好織比丘食已還精舍語難陀言長老我欲語汝好事問言有何好事答言我見毗舍佉鹿母欲施汝衣答言此不施我衣何以故此優婆夷常施賢聖復言不爾我眼見毗舍佉鹿母以縷與織師作是言與汝此縷爲我好織作氎欲施難陀彼人難可問言汝知織師家處不答言知處即復問言彼家在何處何巷門戶那向示我標相具問知處已明日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見織師張經見已問織師言長壽爲誰張經答言我爲鹿母毗舍佉張經復問言汝知不此爲誰作答言我知爲

難陀優波難陀復問汝識難陀不答言我不
識即便語言難陀優波難陀正我等是汝當
好作長廣細緻織織師答言縷自有限量亦
已定我能無緯織耶即復言汝但如我語好
作彼家大富自當更與汝縷織師復言彼家
與我縷作直誰當與我即言汝但好織織作
直我當與汝織師言若尊者與我織作直彼
復足我縷者當如教織織師即爲好織織縷
盡復往索如是三索毗舍佉鹿母念言此人
但來索縷不求作直我何以不足與縷與縷
織成廣長細好送與鹿母鹿母見已作是言
此是好氎不應與是重供養雖然本爲其作
即便送與難陀氎未成時日日到織師家既
得氎已遠離其舍異巷而行譬如老烏遠於
射方織師作務多不得來索作直後織師營
署率會來到舍衛城織師爾時便作是念衆
人未集我今可爲索織直故可往祇洹到已
問諸比丘難陀優波難陀在何處住比丘語
言是處房中即入房中見已禮足問訊彼伴
不識如未曾相見即問言尊者得氎未反問

言何等氎答言我爲鹿母織者答言得問言
氎爲稱尊者意不答言爲復可耳便言阿闍
棃當與我織價問言何等織價答言乃至優
婆夷足縷許與我織作直彼即瞋恚言如是
如是子賜敵物汝識難陀優波難陀不欲拔
汝眼睞取虛空中烟我欲五指撮取淨洗釜
已欲望割得多食祼形外道猶欲剥取兩張
氎乾死烏足上望剥得五百兩肉以一把糠
散恒水旋淵中欲收斂取如是等處求物況
復汝望得我物即語弟子言汝取我僧伽棃
來我欲著詣王家喚人來縛取此人付官織
師作是念此沙門有大身力又出入王家必
能爲我作不饒益事用是作直爲但得活命
去怖畏却行出戶走到率會人中彼衆人慊
言我等各各廢家事到此問共料理官事汝
今云何妨廢衆人彼即答言汝聽鹿母與我
縷織氎難陀優波難陀乃至氎未成時日日
來得氎已如老烏遠於射方乃至思惟但得
活命廣說上事是故來晚耳衆人即瞋恚言
此比丘輕易我等不與作直而反欲使王力

縛人我等今日當作制限後更不復爲沙門
織氎有人言我等當在隱處共作制限莫使
人知我知沙門衣量長五肘廣三肘長五肘
廣二肘如是衣量不得織若彼人知者此沙
門有力能使王家以力使人乃至能爲人作
不饒益事莫使人知到受歲時衆人擔縷來
詣織師欲雇織師織師問言汝欲作何等
量衣答言長五肘廣三肘長五肘廣二肘織
師念言此是沙門衣量即答言我已爲人織
不復得作如是遍問都無織者爾時諸富貴
家即取家中成織氎施僧諸貧人等先無成
織者無衣施僧爾時僧得布施衣少佛知而
故問阿難僧何以得布施衣少阿難即以上
事乃至織師發不喜心共作要令具白世尊
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難陀
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
汝常不聞我讚歎少欲毀訾欲耶佛言諸比
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
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居士居士
婦使織師爲比丘織作衣是比丘先不請便

往勸織師言汝知不此衣爲我作汝當好織
令緻長廣當與汝錢錢直食食直是比丘如
是勸與錢錢直食食直得衣者尼薩耆波夜
提居士者家主婦者家主婦爲比丘者若僧
若衆多若一人織師者如上說衣者十種如
上說先不請者本不請謂請想請餘人謂已
想請與餘物謂衣想便往者往田中家中勸
者語令細緻若長廣錢者種種錢錢直者餘
物直食者麨飯麥飯魚肉食直者錢物得衣
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語織師言與我好織堅織緻打作是
語時越毗尼罪織師下手打織時下下波夜
提作是得者尼薩耆波夜提若比丘與織師
說法織師手支頰住聽比丘語織師言此應
耳聽不應手聽手可並作作是語時得越毗
尼罪若比丘闘爲作衣往勸不許價得衣越
毗尼罪闘而往勸亦許直得衣者尼薩耆波
夜提不闘而往勸自與得衣者越毗尼罪不
闘不勸亦不與直得衣無罪若寡婦施衆僧
衣比丘若僧中次第應得此衣婦人語比丘

言我家無人尊者可到織師所經營此衣尊
者若自能往料理者可得疾成亦可得好比
丘爾時得往織師所作如是言長壽汝知疾
織知緻織作是語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羣比丘在一聚
十二
落夏安居初安居時晨朝著入聚落衣捉紙
筆入聚落中語諸優婆塞言汝等和義與我
夏安居衣諸優婆塞言非索安居衣時待至
秋穀熟爾時諸人多有歡喜心當施衣六羣
比丘言汝不知世間多有諸難若王水火盜
賊難或爲汝父母所遮不得布施汝便不成
功德我則失利優婆塞言尊者但示我諸難
而自不見諸難尊者得安居錢已欲罷道欲
餘行去耶何以多欲貪求如是何道之有諸
比丘聞已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羣
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初安居時
從諸優婆塞索安居衣爲諸優婆塞呵責耶
答言實爾佛言比丘此是惡事安居未訖而
先求衣從今日安居未訖不得先求安居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波斯匿王大臣名彌

尼剎利叛逆王遣一大臣名仙人達多往討
伐之此大臣臨欲行時往到尊者阿難所白
言尊者波斯匿王大臣叛逆王令遣我往伐
方向强敵身命難保我常年年安居竟飯僧
施衣我今爲官所使不得待時欲先施衣得
十三
安隱還者後當施食尊者阿難即以上事具
白世尊佛知而故問阿難汝安居餘有幾日
在答言十日佛言從今日聽未至自恣十日
得受急施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
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
者當重聞若十日未滿夏三月得急施衣比
丘須者得自手取畜至衣時若過時畜者尼
薩耆波夜提十日者從七月六日至七月十
五日是名十日得急施衣者若男若女若大
若小若在家出家若欲軍征行時與征還時
與死時與女人還歸時與賣人去時與施主
語比丘言若今日不取明日無是名急施衣
衣者十種如上說欲取者若須此物應取畜
至衣時者無迦絺那衣得至八月十五日有
迦絺那衣得至臘月十五日若過時畜者尼

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有五法成就僧應拜作勸化分衣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恚不隨怖不隨癡得不得知是名五法作羯磨法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作勸化分衣人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拜某甲比丘爲勸化分衣人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爲僧作勸化分衣人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比丘作勸化分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受羯磨已應白僧作是言諸大德衣相降四指八指不等若通此者我當分若不白而分越毗尼罪如上白已當分是比丘從三月十六日應語諸檀越投紙筆條房舍講堂溫室禪坊門屋食廚淨水屋廁屋薪屋浴室樹下坐處經行處盡疏名應僧中唱大德僧聽某甲住處有爾許牀褥爾許安居衣爾許食爾許齋日飲食爾許呪願物某住處有爾許物阿練若住處若左右諸精舍遠者十二日十三日時應分房舍若是住處不相容受者得餘處去若近聚落中有精舍者十四日十五日當分條疏此房舍牀褥與上座當白僧某甲住處有爾許房舍牀褥與上座隨意取取已次與第二第三乃至無歲比丘上座應作是言房舍次第住布施物應平等與爾時應隨上座處分上座取已應次第與第二第三亦如是乃至無歲比丘若房多者應一人與二房與二房時若不肯取者應語言此爲治事故與不爲受用故不得與沙彌房若房舍少者二人共房如是房猶不足者當三人共若四人五人乃至十人共與一房若有大堂若溫室若禪房若講堂一切共入中若不受者上座與卧牀年少與坐牀若復不受者上座與坐牀年少敷地牀若復不受者與上座草褥年少結加趺坐若復不受者上座應坐年少應立住若復不受者上座當立年少出去若樹下若餘處是比丘六月十五日已後應當語諸檀越長壽各各辦衣爾時檀越若與者應語言且著汝邊須待時與若欲軍征去與若征還與若死時與賣人去時與女人歸家與若今日不取明日無爾時應取七月五日已後有此衣來取著處處若樹葉樹皮當取數記爾許時衣爾許非時衣爾許急施衣時衣時分非時衣非時分急施衣時分若分衣人若罷道若死不得分衣時若過應如是貿衣分比丘尼衣應與比丘比丘衣應與比丘尼若如是不得者沙彌衣應與比丘比丘衣應與沙彌若復不得者應衆僧中白言諸大德衣時已過衆僧和合作四方僧卧具若聽者得作四方僧卧具若有人言我等夏安居住得此衣分何以作四方僧用應語此人待來年衣時當與汝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阿練若處夏安居諸比丘到時入聚落乞食後放牛羊人取薪草人持戶鉤來開諸比丘房戶偷衣物時諸比丘畏偷故盡持衣物入聚落佛知而故問此何等比丘運致來此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諸比丘在阿練若處安居乞食後有人持戶鉤於後開戶偷諸衣物是以運致來此佛言從今日後恐畏時聽三衣中若一一衣得

寄著聚落內復次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沙祇園夏安居中衆僧有諍事起佛語優波離汝往沙祇園與衆僧如法滅此諍事時長老優波離辭不去佛問優波離汝何以不去答言世尊我僧伽梨重若被雨者不可勝而今半安居中若留衣者尼薩耆佛問優波離汝幾日可得往還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計去二日停二日來二日都計六宿可得往返佛言從今日後留衣得齋六宿優波離到彼已見此諍事難可卒滅即便來還還已禮世尊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優波離汝來還何以速僧中諍事竟得滅不答言未滅世尊佛言何以故答言諍事難滅非可卒斷復畏日過失衣犯尼薩耆是故來還佛言從今日聽一月不失衣宿作羯磨僧應與求聽作一月不失衣宿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今向沙祇園爲僧滅諍事若僧時到僧優波離欲從僧乞一月不失衣宿羯磨諸大德僧聽優波離欲從僧乞一月不失衣宿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從僧中乞作是言大德僧聽我優波離比丘欲向沙祇園爲僧滅諍事唯願大德僧與我一月不失衣宿羯磨如是第二第三乞羯磨人當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欲往沙祇園爲僧滅諍事已從僧中乞一月不失衣宿若僧時到僧與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欲向沙祇園爲僧滅諍事已從僧乞一月不失衣宿僧今已與長老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諸大德忍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問諸比丘已與優波離一月不失衣宿羯磨未答言已與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夏三月未滿比丘在阿練若處住有恐怖疑比丘三衣中若一一衣得寄著家內比丘有因緣事得齋六宿若過者除僧羯磨尼薩耆波夜提安居三月者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未滿者未至夏末月比丘未至滿月中在阿練若處住阿練若者長五肘弓五百弓中間無有放牧人屋是名阿練若恐怖者若殺劫奪疑者雖無殺劫奪有疑心畏須臾間當殺人奪人衣若比丘知如是恐怖處三衣中若一一衣者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不得寄僧伽梨安陀會得寄鬱多羅僧著聚落中家內者俗人家不得寄可信人家當還寄可疑家疑家作是念諸比丘等不可復得皆悉防備諸比丘等若有因緣爲塔爲僧事得齋六夜六夜者限齋六宿除僧羯磨者世尊說無罪若僧羯磨不成就不名羯磨羯磨不成就者衆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白成就羯磨成就衆成就是名僧作羯磨若僧中受羯磨已不得爲待供養故住應當疾去若食前作羯磨食後應去食後受者明日晨朝應去去時不得迴道逐檀越當直道去若直道有難者若師子難虎狼難毒蟲難失命難爾時迴道去無罪到彼已不得停待供養客比丘飲食若食前到食後便集僧滅諍事若食後到清旦便集僧滅

諍事若食後斷事訖便清旦還若食前斷事訖食後便還不得住待客比丘供養還時不得從迴道來當從直道還若有難者如上說初往到彼時不得誦經熏鉢染衣若斷事訖有長功夫得誦經作餘事若事難斷者中間得誦經熏鉢亦得受客比丘供養飯食無罪滅諍事時不得趣爾取人當於衆中差堪能有威德力勢者若阿練若住處寄衣得著家內六夜過六夜者尼薩耆波夜提是比丘欲捨衣法當請持律如上第一戒中說是故說

佛住舍衞城有一乞食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尊者某日我當供養僧并施僧衣比丘言善哉姊妹以三不堅法易三堅法身命財也應疾爲之財物無常多有諸難作是語已便還精舍語諸比丘言我欲語汝好事諸十九比丘言有何等事答言我聞某甲優婆夷欲供僧飯食布施僧衣時六羣比丘聞此語已更問言汝說何等答言我聞某甲優婆夷欲供僧飯食并布施衣問言汝知某甲處不爲在何巷門戶那向具問已晨朝著入聚落衣往到某家見已問言長壽安隱不答言安隱語優婆夷言我聞汝欲供僧飯食布施僧衣爲實爾不答言尊者我有是心但恐中間多有難事知得成不即語言如我先出家長宿比丘汝若施衣者我當著入王家禮敬世尊若貴勝家若人問我汝何處得我當答某信心優婆夷邊得如是汝得好名稱爲衆所識優婆夷言我家更無有物我正欲與僧者若與阿闍棃我已許僧我若有者亦當別與阿闍棃亦與僧比丘言與不與自從汝意作是語已便出去去已優婆夷作是思惟我若當與是比丘不與僧者僧是良福田若不與是比丘者是比丘於王邊有力能爲我作不饒益事以是故不與僧瞋比丘故亦復不與諸比丘聞已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婆難陀來來已廣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有二不可令施者失福受者失衣佛語難陀優婆難陀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衞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物向僧自迴向已尼薩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物者八種物時分夜分七日終身隨物重物不淨物淨不淨物向者二十意趣選物向僧僧者八種比丘僧比丘尼僧客僧去僧舊住僧安居僧和合僧不和合僧自向者自畜自用自入尼薩耆波夜提此物應僧中捨波夜提罪應悔過若不捨而悔者得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有人來欲有布施問比丘言尊者我欲布施應施何處耶比丘應答言隨汝心所敬處便與施主復問何處果報多答言施僧果報多施主復問何等清淨持戒有功德僧比丘應答言僧無有犯戒不清淨若人持物來施比丘應語言施僧者得大果報若言我已曾施僧今正欲施尊者比丘受者無罪若有人問比丘言我欲以此物布施爲置何處使我此物長見受用爾時應語某比丘是坐禪誦經持戒若施

彼者長得受用見若知物向僧迴向已尼薩耆波夜提迴與餘人波夜提知物向此僧迴與餘僧者越毗尼罪知向此衆多人迴與彼衆多人越毗尼罪知物向此畜生迴向餘畜生越毗尼心悔知物向僧自迴向已尼薩耆波夜提是物衆僧不應與衆僧應受用是故說三十事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二

音釋

彗徐醉切帚也　綖先箭切與線同　𢿢力館切　睫即涉切目旁毛也　肘陟酉切　慊賢兼切不平於心也　迦絺那梵語也此云德絺丑脂切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三上　職五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次說九十二事第五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衆僧集在一處欲作羯磨長老尸利耶婆不來即遣使往呼言長老衆僧集欲作法事尸利耶婆念言正當爲我故作羯磨耳即心生畏怖不得止而來來已諸比丘問言長老汝犯僧伽婆尸沙耶答言犯彼心生歡喜作是念梵行人於我邊舉可懺悔事非不可持事白衆言聽我少出諸比丘於後作是言此比丘多端不定出去已須臾當作妄語應三過定實問之是尸利耶婆出已作是念我何故無事而受是罪此諸比丘恒數數治我罪我今不應受是罪今寧妄語衆僧當治我妄語罪雖治故輕諸比丘即呼尸利耶婆入入已問言汝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不犯諸比丘問言汝向者何故言犯答言衆僧向者欲使我犯是故我答言犯耳我今不憶有罪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妄語讚歎實語耶汝今云何知而妄語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而妄語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知者先念知妄者事不爾異口說波夜提者分別制罪名也賢聖語八事直說妄不妄疑不疑決定非決定一向說賢聖諸八事者見言見聞言聞妄言妄識言識不見言不見不聞言不聞不妄言不妄不識言不識是名八事賢聖語無罪八事非賢聖語者見言不見聞言不聞妄言不妄識言不識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妄言妄不識言識是名八事非賢聖語得波夜提罪直說者見聞知識不見不聞不知不識是名直說得波夜提罪妄者見妄言不妄聞妄言不妄知妄言不妄識妄言不妄不見不聞不知不識妄已言不妄得波夜提罪不妄者見聞知識不妄言妄不見不聞不知不識不妄言妄得波

夜提罪疑者見聞知識疑言不疑不見不聞
不知不識疑言不疑得波夜提罪不疑者見
聞知識不疑言疑言不見不聞不知不識不
疑言疑得波夜提罪決定者見聞知識決定
言不決定不見不聞不知不識決定言不決
定得波夜提罪不決定者見聞知識不決定
言決定不見不聞不知不識不決定言決定
得波夜提罪一向說者見聞知識言不見不
聞不知不識得波夜提罪知有而言無知而
妄語得波夜提罪知無言有知而妄語得波
夜提罪實有謂無而言有知而妄語波夜提
罪實無謂有而言無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
實有有想而言無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
無無想而言有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有
無想而言有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實無有
想而言無知而妄語波夜提罪有五法成就
知而妄語得波夜提罪何等五實有有想轉
心背想異口說是爲五事知而妄語波夜提
有四法成就知而妄語波夜提何等四有想
轉心背想異口說是爲四知而妄語波夜提

有三法成就知而妄語波夜提何等三轉心
背想異口說知而妄語波夜提有二法成就
知而妄語波夜提何等二背想異口說知而
妄語波夜提有一法成就知而妄語波夜提
何等一異口說知而妄語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羣比丘輭語
誘問諸年少比丘言汝名何等汝家姓何等
父母名字何等汝家本作何生業年少比丘
其性質直以實而答我家如是如是姓名如
是生業彼六羣比丘於後嫌恨時便作是言
汝是極下賤種汝是旃陀羅剃髮師織師瓦
師皮師年少比丘聞此語已極懷慚羞諸比
丘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
佛問六羣比丘汝實輭語誘問諸年少比丘
後嫌恨便說乃至瓦師皮師耶答言實爾佛
言此是惡事六羣比丘汝云何於梵行人邊
作種類形相語如難提本生經中廣說乃至
佛告比丘畜生尚汙毀呰況復人乎佛告諸
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盡集十利故與諸比
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種類形

相語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種類毀訾有七
事種姓業相貌病罪罵結使種姓者下中上
下者汝是旃陀羅剃毛師織師瓦師皮師種
姓若作此語使彼慙羞得波夜提汝父母旃
陀羅乃至皮師作是語使彼慙羞波夜提若
言汝和尚阿闍梨是旃陀羅乃至皮師使彼
慙羞得偷蘭遮若言汝同友知識是旃陀羅
乃至皮師作是語使彼慙羞越毗尼罪是名
下中者汝等中間種姓作是語欲使彼人慙
羞者得偷蘭罪若言汝父母是中間種姓得
偷蘭罪若言汝和尚阿闍梨是中間種姓欲
使彼慙羞者越毗尼罪若言汝同友知識是
中間種姓欲使彼慚慙羞者得越毗尼心悔是
名中間上者語其人言汝是剎利婆羅門種
作是語欲使彼慙羞者越毗尼罪若言汝父
母是剎利婆羅門種作是語欲使彼慙羞者
得越毗尼罪若言汝和尚阿闍梨是剎利婆
羅門種作是語欲使彼慙羞者得越毗尼罪
若言汝同友知識是剎利婆羅門王種欲使
彼羞慙者得越毗尼心悔是名種姓業者下

中上下者汝是屠兒賣豬人魚獵人捕鳥人張羅人守城人魁膾人作是語欲使彼人慙羞者得波夜提父母亦如是若言汝和尚阿闍梨是屠兒乃至魁膾得偷蘭罪若同友知識是屠兒乃至魁膾得越毗尼罪是名下業中者汝是賣香人坐店肆人田作人種菜人汝是通使人作是語使彼慙羞者得偷蘭罪父母亦如是若言汝和尚阿闍梨者得越毗尼罪若言汝同友知識欲使彼慙羞者得越毗尼心悔是名中業上業者若言汝是居金銀摩尼銅店肆人作是語欲令彼人慙羞者得越毗尼罪父母和尚阿闍梨亦如是同友知識得越毗尼心悔是名上業相貌者下中上下者汝是瞎眼曲脊跛脚臂如鳥翅榼頭鋸齒作是語使彼慙羞者得波夜提父母亦爾和尚阿闍梨偷蘭罪同友知識越毗尼罪是名下相貌中者汝是大黑大白大黃大赤作是語使彼慙羞者得偷蘭罪父母亦爾和尚阿闍梨得越毗尼罪同友知識得越毗尼心悔是名中相貌上者汝有三十二相圓光金色作是語欲使彼慙羞者得越毗尼罪父母和尚阿闍梨亦爾同友知識得越毗尼心悔是名上相貌病者無有下中中上一切病盡名下汝等癬疥黃爛癩病癰疽痔病不禁黃病瘧病痟羸病顛狂如是等種種病作是語欲使彼慙羞者得波夜提父母亦爾和尚阿闍梨偷蘭遮罪同友知識越毗尼罪是名病罪者無上中下一切罪盡名下汝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罪作是語使彼慙羞者波夜提父母亦爾和尚阿闍梨偷蘭罪同友知識越毗尼是名罪罵者無有下中上一切罵盡名下作世間罵婬逸汙穢一切惡罵作是語欲使彼慙羞者得波夜提罪父母亦爾和尚阿闍梨偷蘭遮罪同友知識得越毗尼罪是名罵結使者無下中上一切結使盡名下汝是愚癡闇鈍無知猶如泥團如羊白鵠角鵄作如是種種語使彼慙羞者得波夜提父母亦爾和尚阿闍梨偷蘭遮同友知識得越毗尼罪若比丘作如上七事種類毀訾者得波夜提罪種類毀訾比丘尼者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越毗尼罪種類俗人得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羣比丘方便誘問諸年少比丘汝識某甲比丘父母種姓事業不彼年少比丘其性質直隨事而說六羣比丘於後瞋恚時作是言汝是旃陀羅剃毛師織師瓦師皮師種姓作是語已復言我自不知是某甲說汝耳比丘聞是語已極生慙羞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誘問諸年少比丘乃至比丘慙羞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何故如是耶答言我作是事用以快意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於梵行人邊作兩舌此是苦事方言爲樂佛無數方便呵責已爲說因緣如三獸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兩舌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兩舌者有七事何等七種姓業相貌病罪罵結使種姓者下中上下者汝

是旃陀羅乃至皮師復言誰知汝是某甲說作是念欲離彼令與已合若彼離不離得波夜提若言汝父母是旃陀羅乃至皮師復言誰知汝是某甲說作是念欲別離彼令與已合若彼離不離皆波夜提若言和尚阿闍梨是旃陀羅乃至皮師亦波夜提同友知識亦如是是名下中者言長老汝是中間姓吏兵姓伎兒姓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離彼令與已合若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中上者若言長老汝是刹利婆羅門種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上是謂種姓業者下中上下者汝是屠兒乃至魁膾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彼若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下中者汝是香肆上人乃至復通使人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若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中上者汝是金銀肆乃至銅肆上人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上是謂業相貌者下中上下者若言汝瞎眼乃至鋸齒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彼若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下中者若言汝大黑大白大黃大赤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中上者若言汝有三十二相圓光金色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若彼離不離波夜提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上病者無下中上一切病皆名下若言汝有癬疥乃至顚狂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彼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病罪者無有下中上一切罪皆名下若言汝犯波羅夷乃至越毗尼罪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作是念欲別離彼與已合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罵者無下中上一切罵皆名下作世間惡罵婬穢醜惡語若作如是罵乃至離不離波夜提若言汝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罵結使者無有下中上一切結使皆名下汝是愚癡人闇鈍無知猶如泥聚亦如羊白鵠角鵄作如是種種語復言我不知汝是某甲說耳若作是念欲別離彼令向已若彼離不離波夜提若父母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皆波夜提是名結使於比丘所兩舌波夜提於比丘尼兩舌偷蘭遮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毗尼於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六羣比丘知衆僧如法如律滅諍事已作是言此事不了當更斷六羣比丘作此語已還諍事起不和合住諸比丘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

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知衆僧如法如律滅諍已更發起耶答言實爾佛言何故如是答言我作如是方便以爲樂佛言癡人惱亂梵行人此是惡事云何爲樂佛語六羣比丘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讚歎於梵行人所身常行慈口心行慈耶常應恭敬汝今云何作是惡事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僧如法如律滅諍事已還更

發起作是言此羯磨不了當更作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僧者八種如上說諍事者有四種相言諍誹謗諍罪諍常所行事諍如法如律滅諍事者七滅諍事中一一如法如律滅已更發舉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四諍者相言諍誹謗諍罪諍常所行事諍相言諍事用三毗尼一一滅何等三現前毗尼滅多覓毗尼滅布草毗尼滅現前毗尼者

佛住舍衛城時拘睒彌比丘鬪諍相言同止不和合法言非法律言非律罪言非罪重罪輕罪可治不可治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應作不應作爾時坐中一比丘作是語諸大德此非法非律與修多羅不相應毗尼不相應優波提舍不相應與修多羅毗尼優波提舍相違起諸染漏如我所說是法是律是佛教與修多羅毗尼優波提舍相應不生染漏是比丘言諸大德我不能滅此諍我詣舍衛城到世尊所當問滅此諍事

是比丘到已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拘睒彌諸比丘鬪諍相言同止不和合所謂法非法乃至我不能滅此諍事當往世尊所滅此諍事唯願世尊爲諸比丘滅此諍事爾時世尊告優波離汝往詣拘睒彌國如法如律滅此諍事所謂現前毗尼滅優波離諍事有三處起若一人若衆多若僧亦應三處捨三處取三處滅優波離汝往詣拘睒彌比丘所如法如律滅此諍事所謂現前毗尼滅尊者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比丘成就幾法能滅此諍事佛告優波離比丘成就五法能滅諍事何等五知是實非是不實是利益非不利益得伴非不得伴得平等伴非不得平等伴得時非不得時優波離若非時斷事或破僧或僧諍或僧離散若得時滅諍者僧不破不諍不分散是爲五法成就比丘能滅諍事盡爲諸梵行者愛念稱讚令汝去至拘睒彌比丘所如法如律如佛教斷事所謂現前毗尼滅爾時尊者優波離禮世尊足已往拘睒彌比丘所言長老還去到彼諍事起處當

彼問滅莫此間斷事何以故此間衆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住不應嬈亂爾時拘睒彌比丘白尊者優波離言大德我若能於彼滅諍事者不來詣此唯願尊者爲我至彼滅此諍事優波離言我若往到彼應作羯磨者作羯磨應治罰者當罰之應作折伏羯磨不語羯磨發喜羯磨擯出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摩那埵羯磨阿浮呵那羯磨有如是如是過我當作如是羯磨治汝等爾時心莫不悅彼使比丘白尊者優波離言我等若有如是過

當受如是治心無不悅時尊者優波離復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欲滅彼比丘諍事當云何用心佛告優波離欲滅諍事者當先自籌量身力福德力辯才力無畏力知事緣起比丘先自思量有如是等力又此諍事起來未久此人心輭諍事易可滅此比丘爾時應往滅諍事若自思量無上諸力諍事起已久其人剛強非可卒滅當求大德比丘共滅此事若無大德比丘者當求多聞比丘若無多聞者當求阿練若比丘若無阿練若比丘者當求大勢力優婆塞彼諍比丘見優婆塞已心生慙愧諍事易滅若復無此優婆塞者當求於王若大臣有勢力者彼諍比丘見此豪勢心生敬畏諍事易滅若在冬時滅此事者當於無風寒煴煖屏處治客比丘來當與爐火若是春時當於涼處若樹下敷床坐行冷水漿飲當以扇扇若是夏時當於高涼處隨時所須事事供給爾時當舉一堪能比丘有黠慧知事因緣不怯弱不求他過不畏眾人若優婆塞來當為讚歎和合僧功德復語優婆塞如世尊說一法出世令天人苦惱天人失利所謂一法者壞亂眾僧身壞命終直入泥犁又優婆塞如世尊說一法出世天人安樂天人得利所謂一法者和合眾僧身壞命終得生善處天上人中如是優婆塞欲得大功德者當和合眾僧二眾語時是比丘應諦觀其事取其語字句義味時坐中有比丘非闥賴吒比丘作闥賴吒相作是語聽諸大德本作如是語今作如是語不相應時此人若性輭可折伏者應僧中語令羞愧汝不善作不和合事作不和合見眾僧今日為是事故於此中集若是惡人執性剛暴能增長諍事應作輭語語言長老眾僧今日聚集為滅此事故我當共長老作伴和合滅此諍事若是比丘心意輭已爾時僧斷事人語有事比丘汝今出此事此比丘作如是言我今出此事願僧與我如法如律斷爾時應呵責此人令慙羞應語汝不善何有眾僧非法非律斷事彼比丘若言我未曾僧中語願眾教我宜法爾時應教作是言我今出此諍事因緣隨僧教勑我當奉行彼比丘若不隨僧語復應語言汝若不受僧教者我當僧中拔籌驅汝出眾是比丘若不隨者爾時復應遣優婆塞問是比丘言汝當隨僧教不若不隨者我當與汝白衣法驅汝出聚落城邑知是比丘所諍事若是諍事者僧即優婆塞前滅若是鄙穢事喻優婆塞令出已僧如法如律如修多羅隨其事實用現前毗尼除滅爾時尊者阿難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所謂現前毗尼滅云何名為現前毗尼滅佛告阿難比丘諍事法非法律非律罪非罪輕罪重罪可治罪不可治罪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應作不應作羯磨阿難若有如是事起應疾集僧疾集僧已檢挍此事如法如律如修多羅隨其事實用現前毗尼除滅若成就五非法不成與現前毗尼何等五不現前與不問不受過不如法不和合與是名五非法不成與現前毗尼成就五法成與現前毗尼何等五現前與問受過如法和合與是名五法成就與現前毗尼如是阿難如法如律如

佛教用現前毗尼滅諍事已若有客比丘若去比丘若與欲比丘若見不欲比丘若新受戒比丘若在坐睡比丘是諸比丘作是言如是不好羯磨別佛別法別僧如牛羊僧不善羯磨羯磨不成就阿難如是更發起者得波夜提罪是名相言諍以現前毗尼滅誹謗諍者若比丘不見不聞不疑比丘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以是五篇罪謗是名誹謗諍用二毗尼滅所謂憶念毗尼不癡毗尼滅憶念毗尼者

佛住王舍城慈地比丘尼作非梵行遂便娠身到六群比丘所作是言我作非梵行事今者有娠尊者與誰有娠我能謗之六群報言善哉姊妹乃欲為我作饒益事陀驃摩羅子是我生怨與我破房舍不好牀褥麁惡飲食若此人久在梵行者我等長夜受苦汝看此比丘齋日大眾說法時汝當往彼眾中以非梵行謗答言當如尊教是比丘尼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大眾說法時往到眾前而作是言尊者為我辦酥油便來諸飲食具修治房舍并求佐產人我產時至是長老答言姊妹汝自知之我無此事比丘尼復言奇怪奇怪汝是丈夫晨去夜來共我從事而今說言我無此事勿復多言但當與我辦酥油等我今產時至長老復言姊妹汝自知我無是事如是三說而去是時眾中諸不信者便作是念此等二人皆是年少必有此事中信之人皆生疑惑為有為無諸上信者便作是言此尊者已滅三毒惡法永盡無有此事爾時尊者陀驃摩羅子非梵行惡名流布屏處亦聞

眾多亦聞僧中亦聞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是陀驃摩羅子非梵行事惡名流布汝等當於屏處三問眾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屏處問者應作是問陀驃摩羅子長老慈地比丘尼作是語是事知不時長老言我知不作不憶作如是第二第三問眾多人中三問亦如是眾僧中問言陀驃摩羅子長老慈地比丘尼作是言是事知不答言我知不作不憶作第二第三問亦如是諸比丘以是事往白世尊長老陀驃摩羅子已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自言我知不作不憶作佛告諸比丘此陀驃摩羅子清淨無罪是慈地比丘尼自言犯應驅出時王舍城比丘尼嫌世尊作如是言看是事二人俱犯罪云何置比丘驅比丘尼若有罪當俱出若無罪當俱置云何世尊驅一置一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汝往呼王舍城比丘尼僧來唯然世尊爾時阿難至比丘尼所作是言諸姊妹世尊呼汝等時比丘尼語尊者阿難言我於世尊所無有事緣何故呼

我若有事緣不呼自往尊者還去我無緣事不能往時阿難作是念此是奇異蒙世尊恩得出家為道云何於佛不起敬心不從教令爾時阿難還到世尊所頭面禮足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汝往語王舍城比丘尼言汝有過世尊勑汝令去不得住此阿難受教即往比丘尼所作是言姊妹汝有過世尊勑汝令去不得住此比丘尼答尊者阿難言我於城外無諸緣事不能去若有緣者不勑自去爾時阿難作是念奇異蒙世尊恩得出

家爲道云何於佛不生敬心呼來不來遣去不去阿難即還佛所頭面禮足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語阿難如來應供正遍知若於城邑聚落比丘比丘尼僧呼來不來遣去不去者如來自當避去阿難汝取我僧伽梨來時尊者阿難即授僧伽梨世尊於中時不語比丘僧唯將阿難經過五通居士聚落向舍衛城爾時韋提希子阿闍世王殺父王已深懷愁毒常日三詣世尊懺悔清旦日中晡時晨朝懺悔已中時復來不見世尊即問諸比丘世尊所在諸比丘答言世尊已去王作是言世尊每行時一月半月常語我令何因緣默然而去時諸比丘聞佛向所說即答言大王王舍城諸比丘尼不從世尊教命呼來不來遣去不去如是大王當知如來應供正遍知若於城邑聚落比丘比丘尼僧語來不來遣去不去如來便自避去令王舍城比丘尼僧不從佛教是故世尊默然而去王聞是言極大瞋恚勅語諸臣現我境內比丘尼僧一切驅出時有智臣即諫王言非境內諸比丘尼

一切有過但王舍城比丘尼違世尊教王即用臣言勅諸有司驅王舍城比丘尼出爾時諸司皆捉杖木土塊瓦石打擲諸比丘尼驅令出作是責言汝弊惡人蒙世尊恩得出家爲道而不恭敬違背佛教速出去坐汝弊惡老嫗使我不見世尊不聞正法汝等速出不得住此爾時里巷諸人見是事已皆遙罵言乃至使我不見世尊不聞正法汝等速出不得住此爾時優陁夷亦捉杖驅出諸比丘尼呵責亦如上說王勅諸臣汝等觀此比丘尼若隨世尊後去者汝等當爲作法護令得安隱若向餘處去者便隨其意不須作護時諸比丘尼出城已各作是言若我等向餘方者在在處處皆見驅逐無得住處我等今當隨世尊後去世尊朝所發處諸比丘尼暮到如是在道恒降一日爾時世尊欲化度故過五通居士聚落向舍衛城五通居士常法聞比丘比丘尼僧來至一由延迎設種種供養爾時五通居士聞此諸比丘尼來即入正受觀之諸比丘尼爲何因緣故來觀已見彼諸比

丘尼一切有過皆被驅罰未得解過非是淨器無聖法分作是觀已都不往迎設諸供養諸比丘尼展轉借問來至其門語言王舍城諸比丘尼今在門外令居士知居士即勅使人與破屋弊牀褥不供給煖水洗足及塗足油亦不與非時漿亦不問訊安慰夜不然燈明旦復不供給齒木淨水與麤飲食食已遣令速去諸比丘尼出外已自相謂言我聞此居士常有信心恭敬供養衆僧如今觀之無有信敬中有比丘尼謂諸人言止止阿姨當自觀察我等違世尊教得此供給色自過分諸比丘尼漸漸前行到舍衛城詣阿難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阿難言我等欲見世尊禮覲問訊願爲比丘尼僧白世尊唯哀聽許阿難答言善哉諸姊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王舍城比丘尼僧欲來奉覲世尊聽者當命使前佛告阿難汝莫令王舍城比丘尼僧來見世尊阿難言善哉禮佛即還至比丘尼所告言諸姊世尊有教不聽汝前第二第三亦如是佛告阿難汝何故爲王

舍城比丘尼慇懃乃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作比丘尼想何以故世尊呼來不來遣去不去故但世尊語有餘理言王舍城比丘尼僧以僧故是故慇懃佛言聽王舍城比丘尼僧前阿難即還比丘尼所語言諸姊大得善利世尊聽汝等前諸比丘尼聞已皆稱善哉善哉阿難即前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不善如小兒愚癡不識福田不知恩養不受世尊教我今自知見罪唯願世尊受我悔過佛告王舍城比丘尼汝等不善如小兒愚癡不識福田不知恩養世尊呼來不來遣去不去汝今自見罪聽汝悔過於聖法中能悔過者增長善根自今已去勿復更作若比丘僧如法喚比丘尼僧比丘尼僧法應即來若不來者得越毗尼罪比丘僧應遮此比丘尼僧布薩自恣若來時不聽入門若比丘僧如法呼衆多比丘尼呼一比丘尼亦如是若衆多比丘如法喚比丘尼僧法應即來若不來者得越毗尼罪應遮此比丘尼布薩自恣若來時不聽入門若衆多比丘如法喚衆多比丘尼呼一比丘尼亦如是若一比丘如法喚比丘尼僧喚衆多比丘尼喚一比丘尼比丘尼法應即來若不來得越毗尼罪應遮此比丘尼布薩自恣若來時不聽入門若尼僧若衆多尼若一比丘尼向比丘僧向衆多比丘向一比丘悔過法如前向佛悔過法中廣說爾時世尊爲王舍城比丘尼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時一比丘尼得法眼淨佛告諸比丘尼汝等可去還案來道若五通居士若有所說汝當受行爾時王舍城諸比丘尼即還越五通聚落時五通居士即入定觀見此諸比丘尼已向佛懺悔悉皆清淨成就法器時五通居士案如常法乘白驛馬車一由延迎遙見諸比丘尼便下車步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言善來阿姨行道不疲極耶居士即請諸比丘尼在前行從後而歸到家中已與好新房牀褥臥具與煖水洗足塗足油與非時飲暮然燈火安慰視之言阿姨安隱住明旦供給齒木澡水與種種粥至時與隨適飲食食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言我今請阿姨夏安居我當供給所須衣食牀臥病瘦醫藥當教學受誦經偈唯除布薩自恣爾時諸比丘尼作是念今已四月十二日夏坐已過又世尊復勅當受五通居士語思惟是已即便受請夏安居居士日日爲比丘尼說四念處諸比丘尼聞此法已初夜後夜精勤不懈修習聖道成就得證諸比丘尼受自恣竟我等當詣世尊禮敬問訊自說果證時諸比丘尼向舍衛城到阿難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尊者阿難言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聲聞說四念處我等初夜後夜精進不懈修習聖道成就得證作是語已便還所住諸比丘尼衆去不久時尊者阿難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王舍城諸比丘尼所說具白世尊乃至修道得證尊者阿難說是語已復白佛言是事云何唯願解說佛告阿難如諸比丘尼所說真實無異何以故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其有能於四念處精勤修習一切皆得成就得證如四念處經中廣說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

何因緣王舍城比丘尼於世尊不識恩分來舍衛城詣阿難不覲世尊先優陀夷捉杖驅逐尊者阿難慇懃請救唯願解說佛告諸比丘此諸比丘尼不但今日於我不識恩分優陀夷捉杖驅逐阿難慇懃請救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鴈王本生經中廣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三上

音釋

⿰扌罥其兗切施罟於道也 瞎許轄切目盲也 ⿰足匡曲王切足踞也 榼克盍切酒器也 鵄丑知切怪鳥也 睒失冉切 姙汝鴆切孕也 驃毗召切 嫗乙句切老婦也

廿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三下　　職六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城中有大富婬女家多饒財寶種種成就庫藏盈溢守備牢固外賊伺求無能得者時有一賊主善作方便遣使語婬女言我等欲詣某池上多請婬女設種種飲食自恣娛樂汝便可好自莊嚴詣彼池上勿令不如為彼所嗤女人之心以妬勝為先名衣上服珠璣瓔珞盡以嚴身種種莊飾光焰曜目往赴彼請時此賊主方便誘導將詣避隱深邃之處婬女問言向請諸女今何所在答言須臾當至且作歡樂彼時婬女便作是念今觀此人是賊無疑何以知之此非本期處又諸女悉皆不來日遂向暮婬女便言我欲還家賊主報言且相娛樂何乃忽忽時女思惟此定作賊必為彼所困我有妙術六十四種今正是時若不用者何以免濟爾時此女偽現姿媚愛相與賊交杯似自飲酒勸賊令盡外現慇懃妖媚親附內心與隔使彼賊心耽惑悅樂不復有疑時賊主獨將婬女至一屏處酒勢遂發醉無所覺此女徐自撿身離賊收襆嚴飾向舍衛城城門已閉迴向祇洹寺門亦閉爾時門外有一長老比丘字迦盧去門不遠在一屏處數繩牀而坐衣四垂下此婬女於恐怖中來趣安隱處即入長老牀下迦盧爾時入三昧不察牀下賊夜半後醉醒欲剝婬女覓而不見賊帥問諸伴言汝等見此女人不皆言不見各各把火求覓都不知處復相謂言若如是不得者當求脚跡即尋跡到舍衛城門門閉復尋跡遂至祇洹門下便失其跡不知所向賊雖見是比丘無有疑心爾時天遂向曉舍衛城中已打明鼓復聞象馬雞狗之聲爾時賊帥便相謂言今失此女不知所在天復欲曉不宜久停當還林中避隱之處作是念已即還林中天曉城中人民象馬車乘出城又諸優婆塞亦皆出城禮覲世尊已過禮迦盧比丘見此婬女於牀下而出衆人見已皆譏嫌言此阿練若云何納衣乞食通夜與婬女從事竟乃放去失沙門法何道之有爾時長老陀驃

摩羅子迦盧比丘醜名流布諸比丘聞已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是陀驃迦盧比丘非梵行惡名流布汝等當於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屏處問者應作是問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是事知不答言不知作不憶作如是第二第三多人中三問衆僧中三問亦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陀驃迦盧比丘已於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衆僧中三問自言不知作不憶作佛告諸比丘是陀驃迦盧比丘清淨無罪僧應與憶念毗尼滅

清淨共住求聽羯磨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自言不知作不憶作若僧時到僧長老陀驃迦盧欲從僧乞憶念毗尼滅清淨住諸大德聽是陀驃迦盧比丘欲從僧乞憶念毗尼滅清淨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乞法者是陀驃迦盧比丘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作是言我陀驃迦盧比丘諸梵行人作是語我不知作不憶作我陀驃迦盧今從僧乞憶念毗尼滅清淨住唯願僧與我憶念毗尼滅清淨住如是第二第三乞羯磨人當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已從僧乞憶念毗尼滅清淨住若僧時到僧與長老陀驃迦盧憶念毗尼滅清淨住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長老陀驃迦盧諸梵行人作是語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已從僧乞憶念毗尼滅清淨住僧今與長老陀驃迦盧憶念毗尼滅清淨住諸大德忍與長老陀驃迦盧憶念毗尼滅清淨住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第二第三說僧已與長

老陀驃迦盧憶念毗尼滅清淨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問諸比丘已與陀驃迦盧憶念毗尼未答言已與佛言比丘五法成就非法與憶念毗尼何等五不清淨清淨想與清淨不清淨想與不先檢校非法不和合是名五非法與憶念毗尼五如法與憶念毗尼何等五清淨清淨想與不清淨不清淨想先檢校如法和合是名五如法與憶念毗尼時諸比丘白佛云何世尊是婬女人爲賊所逐佛言不但今日爲賊所逐過去世時已曾爲彼所逐如怨家本生經中廣說爾時尊者阿難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憶念毗尼佛語阿難若比丘謗比丘若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當疾集僧疾集僧已問是比丘和尚阿闍梨同友知識作是言長老汝知某比丘先來爲人戒行何似與誰爲知識彼知識爲善惡若言某甲比丘先來持行清淨與善知識同友犯小小罪心懷慙愧速疾除悔如是人僧應與憶念毗尼若言我知彼

比丘先來戒行不清淨又與惡知識從事犯罪不能如法悔過阿難如是比丘僧不應與憶念毗尼滅如是阿難如法如律憶念毗尼滅誹謗諍已若客比丘若去比丘若與欲比丘若見不欲比丘若在坐睡比丘新受戒比丘是諸比丘言作如是羯磨不成就不如法愚癡無智別佛別法別僧猶如牛羊不善羯磨不成就作如是更發起者波夜提罪是名

誹謗諍憶念毗尼滅云何誹謗諍不癡毗尼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尊者劫賓那有二共
行弟子一名難提二名鉢遮難提是二比丘
本狂癡病病時作種種非法今已差諸梵行
人猶故說其癡狂時所作是二比丘聞是語
時用爲羞愧以是因緣語諸比丘諸比丘以
是事具白世尊佛言是難提鉢遮難提本癡
狂病時作種種非法今癡已差諸梵行人猶
故說其本癡狂時所作佛告諸比丘汝等當
於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僧中三問屏處問
者應作是言長老諸梵行人作是語汝知不
答言不知作不憶作如是第二第三多人中
三問衆僧中三問亦如是諸比丘以是事往
白世尊以屏處三問多人中三問衆僧中三
問自言不知作不憶作佛告諸比丘是二比
丘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時所行自
言不知作不憶作僧應與作不癡毗尼滅作
法者應作求聽羯磨唱言大德僧聽是長老
難提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
癡行自言不知作不憶作若僧時到僧是難
提鉢遮難提比丘欲從僧乞不癡毗尼滅諸

大德聽是難提鉢遮難提欲從僧乞不癡毗
尼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乞法者是難
提鉢遮難提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我
某甲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我不
知作不憶作今從僧乞不癡毗尼滅唯願僧
與我不癡毗尼滅如是第二第三乞僧應語
彼比丘言僧無有說汝事者說汝事者汝當
往語使勿復說此比丘應往彼比丘所言長
老我先狂癡時所作我今不知作不憶作願
長老勿復說我癡時所作彼比丘若止善若
不止應語彼和尚阿闍梨及同友知識作是
言長老汝弟子若同友人說我本癡時所作
我不知作不憶作願長老爲我呵語彼勿復
更說彼和尚阿闍梨應當呵語汝不善不知
戒相不聞世尊說癡狂心亂作無罪耶彼說
事人若受者善爾時僧應作羯磨羯磨人如
是唱大德僧聽長老難提鉢遮難提本癡今
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自言不知作不憶
作已從僧乞不癡毗尼滅若僧時到僧與難
提鉢遮難提作不癡毗尼滅白如是大德僧

聽是難提鉢遮難提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
說前癡行自言不知作不憶作已從僧乞不
癡毗尼滅僧今與某甲作不癡毗尼滅諸大
德忍難提鉢遮難提不癡毗尼滅者默然若
不忍便說是初羯磨如是第二第三說僧已
與某甲某甲不癡毗尼滅竟僧忍默然故是
事如是持佛問諸比丘已與難提鉢遮難提
不癡毗尼未答言已與世尊佛言五法成就
非法與不癡毗尼何等五不癡想與不請求
舉事人使心柔輭不從僧乞不癡毗尼非法
不和合是名成就五非法與不癡毗尼成就
五如法與不癡毗尼何等五不癡不癡想與
求請舉事人使心柔輭從僧乞不癡毗尼如
法和合是名成就五如法與不癡毗尼時尊
者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
謂不癡毗尼云何名不癡毗尼佛告阿難有
比丘本癡今不癡諸梵行人說前癡行爾時
應疾疾集僧集僧已如修多羅如毗尼隨比
比丘事實與不癡毗尼如是阿難如法如律
如世尊教以不癡毗尼滅誹謗事已若客比

丘乃至愚癡無智猶如牛羊更發起者得波夜提罪是名不癡毗尼滅諍誹謗諍罪諍者若比丘比丘相說罪過若波羅夷乃至越毗尼此罪諍用二毗尼滅所謂自言毗尼覓罪相毗尼自言毗尼者

佛住舍衛城時慧命羅睺羅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得還精舍食已執衣鉢著常處持尼師壇向得眼林欲坐禪中路見一比丘與女人作非梵行見已此惡比丘作是念佛子羅睺羅見我作非梵行必語世尊及其未語問我當詣世尊所先說其過時惡比丘詣佛所頭面禮足白言世尊我見尊者羅睺羅趣得眼林中路共女人作非法爾時世尊默然不答時尊者羅睺羅在一樹下正受三昧從禪定起來詣世尊所不憶惡比丘事如常法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世尊欲使羅睺羅憶向事故即化作惡比丘在其前羅睺羅見已即發本識白世尊言我向林中中路見此比丘共女人作非梵行佛言羅睺羅若彼比丘亦作是語我見羅睺羅中路作非梵行是事云何尊者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無是法佛告羅睺羅若彼比丘亦作是言我無是法是事云何羅睺羅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唯世尊知我佛言彼復作如是言世尊知我此事云何羅睺羅復白佛言願世尊與我自言治佛復告羅睺羅若彼比丘亦如是言願世尊與我自言治者復當云何羅睺羅白佛言若爾者願世尊俱與我二人自言治爾時世尊詣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已爲諸比丘廣說上事說已告諸比丘與此比丘自言毗尼滅何以故未來世或有惡比丘誹謗清淨比丘不得自言治便驅出故佛告諸比丘有八非法與自言毗尼何等八問重而說輕輕事不實是名非法與自言治問輕說重問殘說無殘問無殘說殘問輕說輕問重說重問殘說殘問無殘說無殘如是一一皆不說實罪是名非法與自言治有八如法與自言治何等八問重說輕實有輕罪而說是名如法與自言治問輕說重問殘說無殘問無殘說殘問重說重問輕說輕問殘說殘問無殘說無殘如是一一皆說實是名八如法與自言治爾時尊者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謂自言毗尼滅云何名自言毗尼滅佛告阿難若比丘比丘相說罪過若波羅夷乃至越毗尼罪阿難爾時應疾疾集僧集僧已如修多羅如毗尼如世尊教隨此比丘事實與自言毗尼滅如是阿難如法如律如世尊教用自言毗尼滅諍事已若客比丘乃至更發起者得波夜提罪是名自言毗尼滅罪諍覓罪相毗尼者

佛住舍衛城時長老尸利耶婆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衆僧集欲作羯磨事時尸利耶婆不來即遣使往喚長老衆僧集欲作法事尸利耶婆念言正當爲我故作羯磨耳即心生恐怖不得已而來諸比丘問言長老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犯彼生歡喜心作是念梵行人於我邊覓可懺悔事非不可治事白衆言聽我小出諸比丘於後作是言此比丘輕躁是不定人出去已須臾當作妄語應當三過定實問已然後作羯磨尸利耶婆出已作

是念我何故受是罪諸比丘數數治我罪我今不應受是罪諸比丘即呼尸利耶婆入入已問言汝實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不犯諸比丘問言汝何故僧中說有是罪復言不犯尸利耶婆言我不憶是事諸比丘以是事白佛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佛以是事廣問尸利耶婆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諸比丘尸利耶婆衆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言見作是語我不憶僧當與覓罪相毗尼滅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不憶若僧時到僧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毗尼滅白如是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言見自言不憶僧今與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毗尼滅諸大德忍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毗尼滅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忍尸利耶婆比丘覓罪相毗尼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諸比丘是比丘僧爲作覓罪相毗尼羯磨已是比丘應盡形壽行八法何等八不得度人不得與人受具足戒不得受人依止不得受僧次請不得作僧使行不得與僧作說法人不得與僧作說毗尼人僧作羯磨已是比丘盡壽不聽捨是名八法爾時尊者阿難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所謂覓罪相毗尼云何名爲覓罪相毗尼佛告阿難若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不憶作觝慢爾時應疾疾集僧集僧已如修多羅如毗尼如法隨此比丘與覓罪相毗尼已僧應語是比丘言長老汝不得善利云何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我不憶以汝僧中作是語故僧與汝作覓罪相羯磨如是阿難如法如毗尼如世尊教與覓罪相毗尼滅諍已若客比丘乃至更發起得波夜提是名罪諍用覓罪相毗尼滅竟相言諍用二毗尼滅前已說現前毗尼竟多覓毗尼滅相言諍者

佛住舍衛城拘睒彌時有二部大衆各有大師一名清論二名善釋清論有一共行弟子名黿口善釋有一共行弟子名坫黿第一依止弟子名頭頭伽第二依止弟子名吒伽第一有優婆塞弟子名頭磨第二優婆塞弟子名無烟第一有檀越名優陀耶王第二檀越名渠師羅居士第一優婆夷弟子名舍彌夫人第二優婆夷弟子磨犍提女名阿莬波磨第一後宮青衣弟子名頻頭摩羅第二後宮青衣弟子名披馱磨邏人各有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第一衆主入厠行訖欲用水見水中有蟲以草橫器上爲相第二衆主依止弟子後來入厠見水器上有草便作是言是何無羞人持草著水器上第一衆主共行弟子聞此語已語其人言汝云何乃持我和尚名無羞人因此事故二部四衆還生大諍時拘睒彌國舉城內外諍鬪之聲內外嬈動猶如金翅鳥王入海取龍水大波涌如是大諍唯政共諍草非草是故諸比丘鬪諍同止不和說法非法律非律重罪輕罪可治不可治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應作不應作一比丘作是語諸大德此非法非律與修多羅不相應

與毗尼不相應與優波提舍不相應與修多羅毗尼優波提舍相違但起諸染漏如我所知是法是律是佛教與修多羅毗尼優波提舍相應如是不生染漏是比丘言諸大德我不能滅此諍當詣舍衛城到世尊所當問滅此諍事是比丘到已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白世尊拘睒彌諸比丘鬪諍更相言說同止不和乃至我不能滅諍事我當往白世尊滅此諍事唯願世尊爲諸比丘滅此諍法爾時佛告優波離汝往與拘睒彌比丘如法如律如佛教所謂多覓毗尼滅此諍事如是諸釋種及諸離車等斷事時不可即了者亦與多覓毗尼滅優波離諍事有三處起若一人若衆多若僧亦應三處捨三處取三處滅優波離汝往詣拘睒彌比丘如法如律滅此諍事所謂多覓毗尼如上現前毗尼中廣說乃至是比丘心輭已比丘有五法成就僧應羯磨作行舍羅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取不取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能爲衆僧作行籌人

若僧時到僧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立某甲比丘作行籌人諸大德忍某甲比丘作行籌人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某甲比丘作行籌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此比丘應作二種色籌一者黑二者白不應唱言非法者捉黑籌如法者捉白籌應如是唱如是語者取黑籌如是語者取白籌行籌人行籌時當立心在五法內然後行籌不應作不如法伴當作如法伴行籌訖數若非法籌乃至多一者不應唱非法人多如法人少當作方便解坐若前食時欲至者應唱令前食若後食時至應唱令後食若欲浴時至當唱令洗浴若說法欲至當唱令說法時到若說毗尼時至當唱說毗尼時到若非法者覺言覩等得勝爲我故解坐我等今不起要即此坐決斷是事爾時持精舍邊若有小屋無蟲者應使淨人放火已唱言火起火起即便散起救火知近住處有如法者應往喚言長老向行籌說非法人多如法人少長老當爲法

故往彼使如法者籌多得佛法增長亦得自益功德若彼聞此語不來者得越毗尼罪來已當更行籌行籌已數看若白籌多一不應唱言多一應作是唱如是語人多如是語人少作是唱已應從多者更有五法成就不如法行籌何等五如法語人少非法語人多說法語人不同見說非法語人同見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因是行籌當破僧乃至僧別異是名五非法翻上名成就五如法行籌爾時尊者阿難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謂多覓毗尼滅云何名爲多覓毗尼滅佛告阿難諸比丘於修多羅中毗尼中威儀中言此是罪非罪是輕是重是可治是不可治是殘罪是無殘罪鬪諍相言爾時應疾疾集僧如法如律如佛教隨其事實如法如律斷滅若復不能了者聞某方住處有長老比丘誦修多羅誦毗尼誦摩帝利伽如是若中年若少年比丘誦修多羅誦毗尼誦摩帝利伽者應疾往問若請來隨彼比丘所說與多覓毗尼滅諍事滅已如是阿難若客比丘乃至新

受戒比丘更發起者波夜提是名相言諍用多覓毗尼滅如草布地毗尼滅相言諍者

佛住舍衛城時拘睒彌比丘共諍同止不和說法非法律非律乃至尊者優波離語波比丘言長老我往彼已應作羯磨當作種種羯磨治擯汝等爾時莫心不悅是使比丘言我欲小出出已作是念我若隨尊者優波離去者或能若治我罪我等今當獨還拘睒彌自共滅此諍事到拘睒彌已復不能滅諍事復言長老我自不能得滅此諍事今當還到舍衛城滅此諍事作是語已即往舍衛城經至尊者優波離所作如是言善哉尊者為我拘睒彌比丘滅此諍事優波離語彼比丘言故如我先語汝隨彼有事當種種如法治汝爾時莫心不悅當隨汝去彼比丘答言不敢復違優波離言去還至彼滅莫亂此鬧僧爾時拘睒彌比丘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言世尊拘睒彌比丘同止不和更相言說唯願世尊滅此諍事佛告拘睒彌比丘汝莫鬪諍更相言說同止不和何以故過去久遠世時有城名迦毗羅王名婆羅門達多如長壽王生經中廣說佛告拘睒彌比丘彼有如是破國亡家乃至太子長生不報父讎猶更和合不生惡心汝等云何於正法中以信出家而更忿諍同止不和佛告優波離汝往為拘睒彌比丘如法如律如草布地毗尼滅此諍事佛復告優波離諍事三處起三處取三處捨三處滅乃至是諍事淨者常共優婆塞斷若是不淨事當喻優婆塞出隨是比丘事實如法如律為作如草布地毗尼滅佛告優波離若是下座有過失應詣上座所頭面禮足作是言長老我所作非法侵犯過罪我今懺悔不敢復作上座應以手摩其頭扶起手抱語言慧命我亦有過於汝當見恕若上座有過應至下座所捉手言我所作非法有過於汝我懺悔不復作下座應起禮上座足亦如上懺悔爾時尊者阿難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所謂布草毗尼云何名布草毗尼佛語阿難若比丘諍事起同止不和二部眾不忍生惡心共相言各各說不隨順法不忍事起阿難爾時疾疾集僧如法如律應一部眾中有宿德知事因緣辯才明了說法不快讚歎和合眾功德應從座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向第二部眾作是言諸大德我等云何同一法中以信出家而起諍事同止不和二部眾不忍各各生惡心共相言說不隨順法不忍事起一切皆是不善思惟所致今世苦住後墮惡道諸大德當各各棄此諍事如草布地我今向諸長老懺悔各各下意和合共住阿難若第二部眾一切默然住者第二眾中宿德聰明辯才者應起懺悔懺悔法亦如上說阿難僧中有如是諍事起應疾疾集僧如法如律如草布地滅此諍事佛告阿難此一切諍事如相打相搏牽出房種類兩舌無根謗如是等罪皆應如草布地毗尼中滅如是如草布地滅已客比丘乃至新受戒比丘更發起者波夜提常所行事者若僧所作事如法辦如法結集如法出如法捨如法與如是世尊弟子比丘眾所行無量事皆於七滅諍止一二事滅是名常所行事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三 下

職六　十七

音釋

躁（則到切不安靜也）　觝（典禮切觸也）　坫（都念切）　㲋（奴侯切）　鑐（時流切肒鑐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四　職七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爲衆多女人說法時尊者阿難次行乞食到其家見已問言長老作何等答言我爲此諸女說法尊者阿難語優陀夷言云何名比丘無有男子而獨爲女人說法阿難乞食食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作是事不答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無男子爲女人說法從今以後不聽無男子爲女人說法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爲衆多女人說法時尊者阿難行乞食到其家見已問言長老作何等答言爲女人說法阿難言長老不聞世尊言無男子不得爲女人說法耶即答言阿難汝不見此石人木人草人畫人耶一人便足況復衆多尊者阿難乞食食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世尊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優陀夷汝云何以無心男子當淨人而爲女人說法佛言從今日不聽以無心男子當淨人而爲女人說法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優陀夷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乃至答尊者阿難言汝不見此抱上小兒飲乳小兒卧小兒耶一人便足何況多尊者阿難乞食食已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優陀夷汝云何以嬰兒當淨人而爲女人說法從今日不應以乳下嬰兒當男子而爲女人說法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毗舍佉鹿母病尊者阿難晨起著入聚落衣往問疾言優婆夷所患何似不大苦惱不答言所病不差不可堪忍願尊者爲我說法阿難答言世尊不聽無淨人爲女人說法優婆夷言若不得多說者得爲我說五六語不阿難答言我不知得不未敢便說優婆夷言和南阿闍

梨阿難言疾患速除言已便去尊者阿難還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阿難汝從何來阿難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毗舍佉鹿母是智慧人阿難汝若爲說五六語彼病便差得安樂住從今日後聽無男子得爲女人說五六語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無淨人爲女人說法過五六語波夜提除可知男子比丘者如上說無男子者若盲若聾亦名無淨人若一盲一聾有此二人者得當一淨人雖有淨人眠亦名無男子女人者若母若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法者佛所說佛印可佛所說者佛口自說佛印可者佛弟子餘人所說佛所印可說者教誦解說五六語者有二種長句短句長句者一切惡莫作短句者眼無常除有知男子者若減七歲不解好惡語義味不名爲可知男子雖過七歲不解好惡語義味亦名無知男子若七歲若過七歲解好惡語義味是名有知男子復次有女人清旦來禮塔禮塔已來禮比丘足白言尊者我欲聞法願爲我說比丘爾時得爲說一偈半是比丘入聚落若更爲先女人說五六語者波夜提世尊所以制五六語者一日中得說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有女人來禮塔禮塔已次來禮比丘足白言尊者願爲我說法比丘應語彼女人言世尊制戒無淨人不得爲女人說法女人白比丘言我知佛法如世尊所聽願爲我說比丘爾時得爲此女說一偈半若二女人得三偈無罪若比丘入聚落教化有衆多女人來欲聽法各各得爲說六句應語第一女言我爲汝說六句說已復語第二女言爲汝說六句如是衆多無罪比丘出已諸女送出禮比丘足與別比丘若呪願言使汝速盡苦際得波夜提若言使汝得無病安樂住者無罪出已復詣餘家說法先女人復隨來在外遥聽比丘見已語言汝復來聽耶答言爾比丘言汝深樂法可聽是比丘得波夜提罪雖見此女人不共語直爲餘女人說法先女人雖聞無罪若比丘爲女人說法時雖無淨人在坐聽有作人行來作息向外向內或閣上閣下遥相見聞者無罪若俗人家向道比丘在內爲女人說法雖無淨人但路上行人不斷得見聞者亦無罪若路上行人斷無見聞者不得爲說若有女人來禮塔禮塔已白比丘言尊者此是何等塔願語我名處比丘爾時得語言此生處塔得道處塔轉法輪處塔涅槃處塔隨所問事事得答無罪淨人有四種或見非聞或聞非見或見亦聞或非見非聞見非聞者眼遥見比丘女人而不聞語聲麤說如是四句見而不聞者得越毗尼罪聞而不見亦如是非見非聞波夜提亦見亦聞無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城廣說如上爾時有營事比丘教衆多童子句句說波羅耶那時一婆羅門作是念何處有勝善法我當於彼出家作是念已便往曠野精舍欲來出家見比丘教諸童子學誦如似童子在學堂中受誦之聲時婆羅門作是念我今欲求勝法從彼出家而此中嗥嗥似如童子在學堂中學誦聲亦復不

知何者是師誰是弟子彼人見已生不敬信心竟不見佛便還歸不復出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營事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教未受具戒人誦句法從今日後不聽爲未受具戒人說句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教未受具戒人說句法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未受具戒者除比丘比丘尼雖比丘尼受具戒亦不得教句者若句味字句味字共誦法者佛所說佛所印可佛說者佛自說佛所印可者聲聞弟子及餘人說佛印可之諸善法乃至涅槃是名爲法教者爲說示語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教未受具戒人言眼無常聲一時擧一時下一時斷聲合爲樂不遮波夜提耳鼻舌身意十八界五陰六界乃至諸法苦空無常非我亦如是若比丘受共行弟子依止弟子八羣經波羅耶那經論難經阿耨達池經緣覺經如是等種種經若共擧上共下共斷應如是教弟子言汝待我誦斷汝當誦若如是教不受語者不復得教若彼弟子作是言願阿闍梨更授我經師爾時應語言若汝不復俱誦者我當授汝如是等乃至優婆塞優婆夷不得授若比丘共誦經上座應誦下座心中默逐若上座誦不利者下座應誦上座應心默誦逐乃至優婆夷亦如是若僧中唱說偈時不得同說一偈得同時各各別說餘偈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如第四戒妄語中事事因緣廣說但此中以說實爲異乃至佛語比丘此是惡事譬如婬女賣色自活汝等亦爾乃以微妙實法向人說爲口腹故賣色活命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稱得過人法我如是知如是見說實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自稱過人法人法過人法如上說若自言我法智耶越毘尼心悔若言我法智越毘尼罪若言我得法智作證波夜提句句如上廣說乃至十無學法實者波夜提若比丘語女人言某處夏安居比丘盡非凡夫得越毘尼心悔問言尊者亦在中耶答言亦在中得越毘尼罪若優婆夷問言尊者亦得此法不答言得說實者波夜提若比丘語優婆夷言某處自恣比丘非凡夫皆是阿羅漢得越毘尼心悔優婆夷言尊者亦彼間自恣耶答言如是得越毘尼復問尊者亦得阿羅漢耶答言得說實得波夜提罪若復言某甲處纒里比丘王家大臣家長者家居士家汝家爲汝家眷屬授經比丘及如是去比丘住坐臥著如是衣捉如是鉢食如是食亦如是若中國語向邊地說若邊地語向中國說若中國語向中國說若邊地語向邊地說若說義不說味越毘尼罪若說味不說義越毘尼心悔若說義說味得波夜提非說義非說味無罪若作書手相印現義不現味得越毘尼罪若現味不現義越毘尼心悔現義現味偷蘭遮不現義不現味無罪下至現阿羅漢相越毘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請衆多

知識比丘是諸比丘中有一長老比丘行摩那埵在下行坐檀越優婆夷見已問言尊者坐處先在上今何故乃坐此中耶答言得坐處便坐何須問也優婆夷言我知尊者坐處正應在此我亦悉知諸尊者坐處時難陀語優婆夷言汝何故爲呼汝阿闍梨在上座坐汝阿闍梨小兒時戲猶故未除優婆夷聞已心不歡喜作是念我阿闍梨故當犯小小戒故在此下坐即捉飯筐飲食擲地而去作是言尊者自於此中取食作是語已入房裏掩戶一扇而說偈言

出家已經久　修習於梵行　童子戲不止
云何受信施

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難陀此是惡事梵行人中閙放逸已還作如法云何嗤弄向未受具戒人說其麤罪從今日後不聽向未受具戒人說他麤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乞食比丘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舍時男子即語女人言汝施出家人食女人問言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女人言我不與食問言何故不與答言此非梵行人是故不與比丘語女人言姊妹我非是非梵行人女人言尊者迦盧比丘大名德人猶尚不能修梵行汝今云何自言我是梵行人比丘聞是惡語心懷愁惱更不乞食即還精舍一日斷食斷食故四大羸弱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今何故四大羸弱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何不語彼縱令迦盧比丘非是梵行何妨我修梵行答言世尊我能向彼說但世尊制戒不得向未受具戒人說他麤罪是故不說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不惜命故違佛教戒佛告諸比丘是迦盧比丘在家出家人皆知非梵行僧應作非梵行羯磨作法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迦盧比丘在家出家人悉知非是梵行若僧時到僧忍聽說迦盧比丘非梵行白如是如是白三羯磨佛問諸比丘已與迦盧比丘作說非梵行羯磨未答言已作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他比丘麤罪向未受具戒人說除僧羯磨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麤罪者四事十三事未受具足者除比丘比丘尼雖比丘尼受具足亦不得向說說者語前人令知除僧羯磨羯磨者若白不成就衆不成就羯磨不成就是不名羯磨若白成就衆成就羯磨成就是名羯磨世尊說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知他麤罪僧未作羯磨者不得說彼麤罪若有人問某甲比丘犯婬飲酒者應答言彼自當知若僧已作羯磨者不得順巷唱說若有問言彼比丘犯婬飲酒者比丘應問彼言汝何處聞答言我某處某處聞比丘應答言我亦如是處聞若比丘向未受具戒人說比丘四事十三事得波夜提說三十尼薩耆九十二波夜提越毗尼罪說四波羅提提舍尼法衆學威儀越毗尼心悔說比丘尼八波羅夷十九僧殘得偷蘭罪百四十一波夜提八波羅提提舍尼衆學威

儀得越毗尼心悔說沙彌沙彌尼十戒得越毗尼罪下至俗人五戒得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陀驃摩羅子僧羯磨典知九事如十三事中廣說爾時有舍那糞掃衣不可分是陀驃白僧作是言是舍那糞掃衣不可分可與長老摩訶迦葉不諸比丘咸言可與是陀驃恐後有諍言故即更於僧中唱言是糞掃舍那衣與長老摩訶迦葉如是三唱唱已六羣比丘從坐起作是言阿誰言與六羣比丘爲與不汝作是唱非平等心汝私相親愛故迴僧物與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語比丘此是惡事如是梵行人須汝皮肉血髓猶尚當與況是糞掃衣不可分僧中唱與而復還遮汝先默然與時似貴人相今還更遮似賤人相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應分物先和合聽與後還遮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僧者八種如上說物者八種時藥乃至淨不淨先聽者先僧中分物共和合與後遮者作如是言長老隨親厚以僧物與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僧中分物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尼師壇覆瘡衣雨浴衣腰帶編繩鉢小鉢銅釪扇纖蓋盛油革囊刀子革屣澡瓶如是等一切應分物來當次應取若意不欲者聽過不取若人問言汝何以不取應答言此非我所須欲取餘物後來須者應取無罪若行物者唱言隨意恣取比丘爾時隨所須者得自恣取無罪遮者有三種或與已遮與時遮未與遮與已遮者得波夜提與時遮得越毗尼未與時遮得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羣比丘半月誦波羅提木叉經時誦四事時默然聽十三事時眠三十事時便語九十二事時便起作如是言諸長老誰能持是戒用是誦爲諸天當能持此戒不使諸比丘生疑悔爾時誦波羅提木叉者慚愧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如來欲饒益故爲諸弟子制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汝云何於中輕呵遮說佛語比丘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半月誦波羅提木叉經時作如是言長老用半月誦雜碎戒爲使諸比丘生疑悔作如是輕呵戒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半月者若十四日十五日波羅提木叉者十修多羅也說者和合僧半月半月說雜碎戒者除四事十三事餘者是也使諸比丘生疑悔者得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輕呵有三種有未說時呵有說時呵有說已呵未說呵者先說如是言長老莫爲說是雜碎戒我欲疾疾竟故是名未說呵說時呵者說戒時作如是言長老用說是雜碎戒爲使諸比丘生疑悔是名說時呵說已呵者說已作如是言汝向說是雜碎戒

汝何故廣說使我坐久疲極欲死是名說已
呵未說時呵越毗尼罪說時呵波夜提說已
呵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妄語及種類　兩舌以更舉　無淨及句法
過人說麤罪　親厚輕呵戒　是初跋渠竟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自
手斫樹折枝葉自擿華果爲世人所嫌作是
言汝等看是沙門瞿曇無量方便毀呰殺生
讚歎不殺生而今自手斫樹採華傷殺物命
失沙門果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
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比丘此是惡事
是中雖無命不應使人生惡心汝等亦可少
事棄捨諸緣務從今日不聽自手斫斷種子
傷破鬼村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住者盡集
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
聞若比丘壞種子破鬼村者波夜提比丘者
如上說種子者有五種莖種根種心種節種
子種是爲五種鬼村者樹木草壞者斫伐毀
傷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根種者毒根
藕根芋根蘿蔔根葱根如是等根種用火淨
若刀中折淨是名根種莖種者尼拘律秘鉢
羅優曇鉢羅楊柳如是比莖種應火淨若刀
中折淨是名莖種節種者竹葦甘蔗如是等
當火淨若刀中折淨若甲擿却牙目是名節
種心種者蘿勤蓼藍如是比心生者當火淨
若手揉修淨是名心種子種者十七種穀如
第二戒中說當作火淨若脫皮淨是名種子
裹核種膚裹種㲉裹種檜裹種角裹種鸜鵒
啄完出火燒時種非時種水種陸種先作更
生種裹核種者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佉殊
羅酸棗如是比應爪甲淨去核而食若欲合
食核者當火淨是名裹核種膚裹種者秘鉢
羅破求優曇波羅梨㮈如是等膚裹種應作
火淨若熟時爛從樹上自落下時觸木石等
傷皮如蚕脚者即名爲淨不得合食子若欲
食者當火淨是名膚裹種㲉裹種者椰子胡
桃石榴如是等㲉裹種者當作火淨若破是
名㲉裹種檜裹種者香菜蘇荏如是等若未
有子手揉淨若有子火淨是名檜裹種角裹
種者大小豆摩沙豆如是等若未成子手揉
修淨若子成火淨是名角裹種鸜鵒啄者若
鳥啄破落地傷如蚕脚即名爲淨去核得食
若欲食子者當火用是名鸜鵒淨完出者噉
食已從糞中出如是馬獼從糞中出者是名
完出即名爲淨火燒者若樹果爲野火所燒
落地即名爲淨是名火燒淨時種者穀時種
穀麥時種麥此種當用火淨若脫皮淨如拘
驎挑國土作穀聚長非人偷以灰火燒上作
識此即爲淨如摩摩帝有倉穀未淨長年少
比丘不知法使淨人火淨至倉穀盡比丘恒
得語言春去不犯罪是名時種非時種者穀
至麥時麥至穀時應火淨若剝皮淨是名非
時種水種者優鉢羅拘物頭華香亭華如是
等根當火淨若刀中擘是名水種先作後生
者有粳米若蘿蔔根當火淨刀中擘是名先
作後生陸種者十七種穀當脫淨皮淨若火
淨是名陸種若自截若使人截自破使人破
自碎使人碎自燒使人燒自剝皮使人剝皮
自截者若自方便截五種生竟日不止得一

波夜提若中間息已更截隨息一一波夜提使人截者一方便語使人一日截得一波夜提若中間語言疾疾截隨一一語波夜提如是一切破碎燒剥皮四事自作若使人作亦如是若爲僧作知事人一切不得語淨人言截是破是碎是燒是剥是若爾者有罪皆應言知是淨是無罪以五種生擲池水中若井中若大小便中糞掃中得越毗尼罪若種爛壞者得波夜提罪若比丘欲使草不生故在中經行行時得越毗尼罪若傷草如蚕脚許

得波夜提如是立坐卧亦如是若以錐畫樹傷如蚕脚得波夜提若石上生衣比丘欲浣衣者不得自除却應使淨人知然後浣衣若日炙乾燥得自剥却無罪若雨後材木著地比丘不得自舉舉者得越毗尼罪若傷草如蚕脚許得波夜提若淨人先舉比丘後佐無罪若比丘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尼師壇枕褥華㲲衣上生湄使淨人知著日中燥已得自揉修去若餅上生湄當使淨人知已然後得食若僧中行豆胡麻瓜果甘蔗如是等

上座應問作淨未若言未作應使作淨若言已作應食若在一器中有衆多果若一果處作淨餘者亦通得爲淨若在異器者當别一一器作淨若甘蔗著葉者當莖莖别作淨若無無葉者得合束如果得總作淨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夏安居中草生覆道畏失道故攬兩草相結得越毗尼罪若以餘物結作識而去還已解者無罪若比丘在山中住泥雨滑行欲倒地時捉草挽斷復更捉如是比丘無罪若爲水所漂若捉草隨斷斷亦無罪若

泥作時渴欲飲者若手有泥得樹葉中飲若無淨人取葉者得就樹上生葉中飲但不得挽令斷高不可得者得摇樹取乾落葉取水飲若比丘斷新生青輭葉波夜提若斷長足堅强葉波夜提若葉已衰黄斷者越毗尼若風吹三種葉落取用無罪若比丘摘生華波夜提半熟者得越毗尼罪熟取者無罪若比丘道行夜宿時挽生草枯草想得越毗尼罪乾草生想得越毗尼罪生草生想波夜提乾草乾想無罪若城若聚落中有人祠樹枝葉

雖燥濕皆不得折取折者得越毗尼罪樹木四句亦如上生草中説若比丘大小行須水者當詣池水水中若有浮萍遍滿水上欲取水用者不得以手撥開取水用當覓牛馬行處若蛇若蝦蟇行處若無諸行處者捉土塊打擲作如是言至梵天上去若塊石下時打水開處得用無罪若翻覆水中浮萍草得越毗尼罪若捉擲岸上得波夜提入水浴時水草著身者當以水澆令下入水若斷朝菌得越毗尼罪若捨乾牛屎時合生草者波夜提

罪是故説佛住拘睒彌廣説如上爾時僧集欲作羯磨事尊者闡陀不來僧遣人語闡陀言僧集欲作羯磨事長老來闡陀作是念今喚我者正當欲治罰我罪更無餘事復作是思惟我今當擾亂阿誰能使一切僧皆共擾亂不得作羯磨正當擾亂尊者大目揵連可辦此事然目連有大神力知我不可或能捉我擲他方世界此事不可復更思惟若擾亂大迦葉者可辦此事然大迦葉有大威德或能於衆中折辱我此事不小復作是念尊者

舍利弗心柔輭質直易共語若擾亂彼者可使一切僧擾亂不得與我作羯磨闡陀來入僧中已作如是言尊者舍利弗我欲問義舍利弗言今爲餘事集僧此非問義時闡陀復語尊者舍利弗言如佛正法無有非時得現法中善果除煩惱熱諸賢聖悅可盡不擇時十七尊者舍利弗言聽所問闡陀言世尊說四念處何等是四念處時尊者舍利弗爲說四念處闡陀復言我不問四念處我問四正勤長老但答我四正勤舍利弗言汝欲聞四正勤者聽即爲說四正勤闡陀復言我問四如意足如是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如四念處反覆三問時諸比丘坐久疲乏各各散出僧不和合遂不成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闡陀來來已佛問闡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闡陀此是惡事我已爲汝無量方便呵責擾亂語讚歎隨順語耶汝今云何作擾亂事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異語惱他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異語惱他有八事何等八一者作羯磨時二者如法論時三者論阿毗曇時四者論毗尼時五者不異論六者不異人七者停論八者異語惱他作羯磨者比丘和集作折伏羯磨乃至別住羯磨是名作羯磨如法論者說非常非斷是名如法論阿毗曇者九部修多羅是名阿毗曇毗尼者廣略波羅提木叉是名毗尼不異論者不得離本所論更論餘事是名不異論不異人者不得離先問人更問餘人是名不異人停論者當說法時語言住後當更論是名停論異語惱他者如尊者闡陀異語惱他是名八事於中異語惱他者波夜提離此八事非波夜提若人問比丘言從何處來答言過去中來何處去答言向未來中去何處眠八木上眠汝今日何十八處食答言五指食如是問不正答者越毗尼罪若賊來入寺中問比丘言示我僧物比丘爾時不得示珍寶等諸物復不得妄語應示房舍牀座等賊若言示我塔物亦不得示塔實物復不得妄語應示塔邊供養具諸器物等賊若言示我淨廚比丘不得妄語復不得示錢物處應示釜鑊瓮器等若屠家畜生走問比丘見不比丘不得妄語復不得示處應言看指甲看指甲（覍音與不見同）若比丘在阿練若處住有囚逃走問比丘如上畜生中答若比丘僧中問異答異得波夜提眾多人中和尚阿闍梨前諸長老比丘前問異答異得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人信敬深厚多持飲食供養世尊并奉眾僧尊者舍利弗目連供佛者侍者收攝與眾僧及舍利弗目連者或行或不行無人料理停置臭穢爾時尊者陀驃在學地作是念若我得無學者當營理僧事使得安樂作是念已初夜後夜精勤行道即成阿羅漢得三明六通已作是念十九我何須作有爲事我應當修習樂於少欲無事佛語陀驃汝本在學地時作如是言我若得無學者當料理僧事汝作如是語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陀驃如汝先願今者應作答

言當如世尊教爾時僧即拜知九事如先說爾時隨宜差食若是長老上座與上食中座與中間食下座與麤食六羣比丘怨情嫌恨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語陀驃凡出家人法應平等與食汝當知得少不足得多者亦無猒得好得惡俱不周悉於是長老陀驃即作三品食精麤次第周而復始爾時難陀優波難陀晨起著入聚落衣持鉢往至食家語優婆夷言與我食優婆夷言尊者食時來至我未得洗面及洗器物未得作出家人食時檀越婦女弱小方起澡浴裸露形體者時難陀比丘不攝諸根縱著女色優婆夷作是念此比丘非毗尼人或生過惡不中久停但與作人麤食速遣令去作是念已即與作使人麤食是比丘得食已即還精舍爾時有長老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威儀庠序往至食家檀越施種種美食滿鉢而還時難陀優波難陀見已作如是言長老陀驃世尊說平等分食觀此二食爲平等不陀驃言汝往太早非是食時明日難陀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路

中看象鬪馬鬪聽俗人言論時優婆夷念言阿闍梨昨日來不得食今應早辦檀越家作食火辦至時不來優婆夷復作是念尊者昨日來早今日何故不來祇洹精舍中或有供僧是故不來即共夫主小兒食盡時難陀逼中方來語優婆夷言與我食優婆夷言我作食早辦待尊者不來謂祇洹中有人供僧謂受彼請此所供養我已噉盡難陀語言今欲斷我食耶爾時優婆夷即以家中作人殘宿食與之得已還精舍廣說如上陀驃言汝去太晚時尊者陀驃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以無數方便毀呰多欲讚歎少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嫌責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嫌責者若拜人拜囑人拜囑囑人拜人者如尊者陀驃是名拜人拜囑人者如陀驃摩羅子倩餘人料理僧事是

名拜囑人拜囑囑人者所倩人復轉倩人料理僧事是名拜囑囑人嫌責是人者得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僧中行種種餅當次第來應取若意中不欲者令過去若淨人問何以不取答言我不用是欲更取餘者無罪若行乳粥酪粥胡麻粥魚粥肉粥行如是種種粥時若滿杓與上座上座不應便受上座應言平等與若行肉時偏與上座多者上座應問一切盡爾耶答言止與上座多耳上座應語平等與若不須多者少取少取已語餘人平等與如是好食應平等與若沙彌行食時偏與師若知事人應言平等與若沙彌言汝何以不自行是知事人應推此沙彌出更使餘人行若行食人見僧中大德人便多與餘人便少與知事人應語行食人言僧中無高下汝平等與或有嫌而非呵責或有呵責非嫌或亦嫌亦呵責或非嫌非呵責嫌而非呵責者持已器中食比毗坐器中食作如是言此平等不是名嫌而非呵責如是四句廣說嫌而不呵責得越毗尼罪呵責而不嫌者

得越毗尼罪亦嫌亦呵責者得波夜提罪不嫌不呵責無罪是故說

佛在跋祇國人間遊行與比丘衆俱至一故河邊時諸捕魚人捉網捕魚諸比丘見已白佛言世尊是捕魚人不應作是事而勤作世尊因諸比丘問已即說此偈

已得難得身　云何作諸惡　染愛著身故
命終入惡道

時捕魚者捉大網沉石浮瓠順水而上邊各二百五十人嗷喚挽網向岸諸比丘見已白佛言世尊此人若於佛法中如是精進者大得法利爾時世尊因事說偈言

所謂勤精進　非名一切欲　謂能離衆惡
以法自活命

如迦毗羅本生經中廣說其經說爾時衆魚隨網中有一大魚有百頭頭頭各異世尊見之便喚其字即應世尊世尊問言汝母在何處答言某圊廁中作蟲佛言此大魚迦葉佛時作三藏比丘惡口故受雜類頭報母受其利養故作廁中蟲佛說此因緣時五百人即止網出家修道皆得羅漢住跋渠河邊佛告阿難爲此諸客比丘敷牀座乃至阿難白佛願佛安慰客比丘佛告阿難汝自不知我已入四禪中安慰客比丘爾時各在露地敷牀褥欲乞食時至此諸比丘各以神力有至比鬱單越者三十三天者龍王宮乞食者牀褥在露地日炙風飄塵坌汙穢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待此諸比丘來來已佛問諸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因汝爲諸比丘制戒佛告諸比丘

依止跋渠河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住處露地敷牀坐牀褥枕若自敷若使人敷去時不自舉不使人舉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僧住處者若阿練若住處若聚落住處臥牀坐牀者有十四種圓脚臥牀圓脚坐牀臥褥牀坐褥牀闌藤臥牀闌藤坐牀烏那陀臥牀烏那陀坐牀陀彌臥牀陀彌坐牀褥者劫貝褥毛毳褥氈褥迦尸褥草褥枕者劫貝枕毛毳枕梅枕迦尸枕敷者若自敷若使人敷去者餘行不舉者不自舉不使人舉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欲露地說法者知牀褥人敷牀褥已若去離二十五肘不囑者波夜提罪若二人共知者一人欲行時應囑第二人第二人欲行者應待第一人還付囑已然後當去若敷牀褥訖有後人來坐知敷人得捨去無罪若春月露地敷置年少比丘坐上眠上即囑彼比丘若牀上無比丘者若比丘夜起大小行觸僧牀一一觸已捨去隨所觸一一得波夜提若是牀上有比丘者即屬彼人無罪

若僧知事人欲付牀褥故出著露地捨離二十五肘得波夜提若受得僧牀褥曝曬時捨離二十五肘亦波夜提若比丘病在露處眠弟子來禮師若師起去弟子應舉覆處有二人共坐一牀若上座欲去時應囑下座下座欲去時應白上座言我欲去此牀當舉何處上座若言汝自去此牀我自當舉爾時去無罪若比丘爲和尚阿闍梨敷牀褥已而去者越毗尼罪若和尚阿闍梨知爲我敷去時應囑若不囑去者越毗尼罪二十五肘者得極

大麤雨時不徹雨重衣故若比丘衆僧牀上安形像餘比丘來禮拜手觸而不舉者波夜提若衆多比丘次第禮拜手觸屬最後者或囑授非是屬或屬非是囑授或亦囑亦屬或非囑非屬囑而非屬者沙彌是屬而非囑者上座比丘是亦囑亦屬者下座比丘是非囑非屬者俗人是若大德比丘多有弟子爲敷牀褥若師知爲已敷去時應囑人舉不囑者得越毗尼罪若衆僧牀褥在衆僧住處露地敷去時不舉者得波夜提衆僧牀褥在私住處露地敷去時不舉越毗尼罪若私牀褥在僧露地敷不舉得越毗尼罪若私牀褥在私露地敷去時不舉越毗尼罪僧牀褥在俗人家敷去時不舉者越毗尼罪若俗人牀褥在露地敷去應語令知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婆羅門宿請衆僧供食施衣諸比丘僧房內敷僧坐具不收斂便徑去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諸比丘房內敷具上有蟲鼠糞穢塵土不淨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汝等出家人更無給使爲汝料理後事夫時何故不舉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內覆處自敷牀褥若使人敷去時不自舉不使人舉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內者是覆處牀座者十四種如上說枕褥者亦如上說敷者若自敷若使人敷去者餘處去不自舉者不自舉不使人舉者不使他人舉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欲餘行去時房舍內水灑掃地令淨以巨磨塗地轉枕曬令燥語知牀褥人作如是言長老是牀褥枕一切應付囑示語若知牀褥人是下座者應語言當攝此牀褥答言爾若上座者付囑此牀褥答言爾去不白者波夜提若不白去時有比丘即入住房不空故得越毗尼罪若已去忘衣鉢還來取而白者無罪若比丘隨道行天陰欲雨年少比丘先去往至精舍爲和尚阿闍梨取牀褥已天晴欲去者當白若不白去者波夜提若衆多比丘在聚落精舍中宿共受僧牀褥各各作是念某甲故當付囑去已道中展轉相問都無囑者諸比丘當差遣二人還付囑若比丘在路行至精舍中宿去不囑牀褥行遠已展轉相問盡無付囑道逢比丘即問言長老欲何處去答言我欲到某處是比丘即白言我昨夜彼宿來時忘不囑牀褥長老到彼當爲我付囑是比丘復言我來時亦忘不付囑長老往彼精舍爲我付囑如是二人展轉相囑已乃至齊入精舍界得名囑授若比丘在俗人家宿得牀褥臥具去時應示語去若得草敷者去時應語言此草欲安何處隨主人語應安之若檀越言但去我自當料理比丘應小斂一角而去若比丘行路挽亂草敷坐去時聚已當去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客比丘來到六羣比丘房裏六羣比丘言善來長老作是語已與洗脚水塗足油非時漿止息已語客比丘言長老汝欲何處住答言此房中住六羣比丘言汝知此是誰房答言我知是衆僧房

六羣比丘言此雖僧房我等六羣比丘已先在此住客比丘言此是四方僧房縱使十六羣比丘先在中住我亦當依次而住何況六羣比丘六羣比丘語比丘言若長老欲住便住客比丘住已六羣比丘即各各捉其手脚或捉頭高舉欲出之時世尊以神足在虛空中來六羣比丘見世尊已即撲地而去佛語客比丘汝但在房中住復次尊者難陀優波難陀兄難陀共行弟子乃至驅出房出房已弟子大喚諸比丘聞聲已皆驚出看作如是言此比丘今日失二種利斷食失房如是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等云何於四方僧房中住牽出客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讚說於梵行人所應修慈身行修慈口意行修慈常供養供給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在僧房內若自牽出若使人牽出乃至言比丘汝出去作是語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若比丘牽比丘出時彼比丘若抱柱若捉戶若倚壁如是牽離一一處一一波夜提若口呵叱遣彼比丘隨語離一一處者一一波夜提若方便驅直出門者得一波夜提若比丘瞋恚蛇鼠驅出越毗尼罪若作是言此是無益之物驅出無罪若駱駝牛馬在塔寺中畏汙壞塔寺驅出者無罪若比丘驅比丘出波夜提若驅比丘尼出偷蘭遮若驅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越毗尼罪下至驅俗人出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四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五　　職八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在拘睒彌人間遊行爾時世尊初夜爲諸聲聞說法說法已諸比丘各各還住房時六羣比丘於餘處談話經久乃還扣房戶房內人問誰答言我是六羣比丘欲此間宿房內比丘言此房已滿六羣比丘復更輭語苦求與我少許容一坐處如是苦求不得復至餘房亦復不得復到諸下座比丘宿處若溫室若禪坊若講堂扣戶堂內比丘問誰六羣比丘言我欲來此宿堂內比丘言此堂已滿六羣比丘復重苦求不止堂內比丘即爲開戶得入房已趣縱橫身牀上而臥或以手肘膝扠築邊人又作是言諸長老作一色去作是語已即吹燈滅更喚外伴比丘言諸梵行人可來入來入已在前者膝頭蹴在後者肘頭築放氣調戲諸比丘作是念誰能共此非威儀人共在一處即持尼師壇即出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待我從憍薩羅行還舍衛城時更白此事當爲諸比丘制戒復

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先客比丘次得六羣比丘房宿夜閉戶六羣比丘恊先嫌故盜以滑泥塗戶梟上當行處著滑泥及埻石此比丘夜出脚蹈滑處倒埻石上作如是言諸長老六羣比丘殺我折我項故作如是事欲撓亂我誰能共此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諸比丘白佛言六羣比丘非但此一惡事世尊在憍薩羅國遊行時擾亂諸比丘乃至各各持尼師壇出去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知他先敷置後來擾亂欲使他去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他比丘先敷置牀褥後來欲擾亂故敷置不樂者自當出去作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自知若從他聞先敷者是初敷也牀褥者如前說後來敷置者欲擾亂使他出故作如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住處少一比丘當一柱間敷牀褥尼師壇覆上已向和尚阿闍梨或禮拜問訊或受誦去後比丘來卻先尼師壇自敷尼師壇坐已作細聲唄先住比丘來見已作是念誰能斷他法即自持尼師壇去是比丘波夜提罪坐禪病亦如是若復來眠他牀上若是上座者應語言長老不知世尊制戒耶若眠比丘是下座者應呵責汝不善不知戒相汝不知世尊制戒云何後來眠他牀上若比丘在他處經行者見先比丘來應當避去若比丘夜眠時雖振動寱語不作擾亂意無罪擾亂比丘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得越毗尼罪俗人得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有二比丘共住上座閣下下座閣上上座坐禪下座誦經上座時到著衣持鉢入曠野聚落乞食疾得速還下座方去上座食已澡鉢舉置常處洗足結跏趺坐下座晚得食乃還還已上重閣上置鉢常處垂作是言噓極即縱身而坐牀脚下脫即傷上座頭頭血流出上座作如是言殺我殺我諸比丘聞聲已即來衆問何故如是上座具說其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比丘汝云何閣上敷尖脚牀用力坐從今日後不聽閣上敷尖脚牀坐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在閣屋上敷尖脚牀若坐若卧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閣者第二重屋者如世尊所聽尖脚者如栓牀者有十四種如上說若坐若卧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以泥土作地堅牢若板作密若團脚若邊闇閣下無人坐皆無罪若踈作尖脚卧牀坐牀若坐若卧者波夜提若板牀而坐者得越毗尼罪若著橫綺越毗尼罪若一脚尖三脚圓得波夜提如是若二若三四脚尖波夜提四脚圓無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時營事比丘以蟲水澆草泥爲世人所譏沙門瞿曇無量方便毀呰殺生讚歎離殺而今沙門以蟲水澆草泥此是敗壞人

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正應爲世人所嫌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不聽蟲水澆草泥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蟲水澆草泥若使人澆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蟲者乃至微細有命水者有十種如上說草者茆芒等泥者草泥苦泥象屎泥牛屎泥等澆者自澆使人澆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知水有蟲方便澆一息一波夜提隨息多少一一波夜提使人澆者一方便語一波夜提若更語疾疾澆語語波夜提若比丘營作房舍温室者須水若池若河若井漉取滿器看無蟲然後用若故有蟲者當重囊漉諦觀之若故有蟲者至三重若故有蟲當更作井如前諦觀若故有蟲者當捨所營事至餘處去漉水法當交豎三杖縛上頭以漉囊繫之以器承下漉囊中恒

渟水數到著井中蟲生無常或先無今有或今有後無是故比丘日日諦觀無蟲便用若比丘知蟲水澆草澆泥若自澆若教人澆得波夜提若蟲水與和尚阿闍梨洗浴得波夜提若洗器水潘一切漿若酒諸有蟲者用澆泥得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闡陀勸化作房時闡陀集覆屋具草木竹等辦已往語覆屋師言我衆事已辦與我覆屋覆屋人言阿闍梨與我食直作價爾時闡陀隨其價直而斷與之時作人即往詣屋所闡陀語作人此是覆屋具覆屋人言覆屋有三種厚薄不同欲作何等覆闡陀言汝用問三種厚薄爲現所有草盡當用覆覆屋人言當有齊限那得盡用如是至三屋師復言一切世間皆有法限如法限者世所稱讚闡陀言但盡用覆何須多言即如其言盡用覆之草多厚故結縛不禁始得時雨悉皆斷解如華敷開竟夜被雨衣鉢盡濕闡陀清旦往到屋師所作如是言汝云何爲我覆屋乃至如是覆屋人言何以故闡陀言竟夜被雨衣鉢盡濕覆屋人言我先不語阿闍梨覆屋有三種厚薄不同乃至隨語一切盡與闡陀言汝當更爲我覆覆屋人言更與我食直作價闡陀言價直汝先已得先已得者先已作訖若欲更作者價三倍於先乃至闡陀自恃王力强使更覆而不與直闡陀復自遶其房苦言呵責時有行人屋師語言諸人看是沙門釋子恃王力勢强使我作而不與直行人即嫌云何釋子恃王勢力强使人作而不與價甚爲不可自遶其屋猶如槃馬傷殺生草此敗壞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闡陀來即呼來已佛問闡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闡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住者盡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大房施戶牖經營齊再三覆當於少草地中住若過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大者過量房者世尊所聽作戶者通人出入處

牖者通明處經營者教語指授覆者有十種若草若泥若板若石灰若阿槃頭國覆摩竭提國拘睒彌國山國恭敬國覆藏語國覆再三者非五六極齊三少草地者少生草處波夜提者如上說雇覆屋人斷價時當如實價不得高下應語作人言汝若如是知覆當與汝如是價若不如是知覆不與如是價如是要令分明一三處分已比丘作是念當作方便持草木竹往彼彼當見我當疾好覆屋師見已好不好得波夜提如是作方便欲使屋師見故往禮拜和尚阿闍梨受經讀誦若經行若入聚落屋師見我已當疾好覆見已好不好俱得波夜提如是一切作方便得波夜提若不作方便往見已爲好疾覆無罪是故說

種子及異語　嫌責覆敷地　內敷并牽出
先敷置重閣　蟲水作大房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時難陀優波難陀不得次第教誡自相謂言諸長老比丘悉次第教誡比丘尼我等不得次第教誡我等今當自先往教誡即作是念我當依誰次第而去當依大目揵連次第而去彼尊者有大神力脫不可者或捉我等遠擲他方當依尊者大迦葉次第而去彼尊者有大威德若不合理或能在大衆中摧辱我等尊者舍利弗柔輭和雅當依其次作是念已即依其次清旦著衣往詣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諸姊妹和集我等來相教誡時諸比丘尼即集衆彼難陀比丘多聞辯才善能說法即爲比丘尼衆隨宜說法時尊者舍利弗教誡時到著衣詣比丘尼門屋下住聞說法聲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舍利弗以恭敬法故不起迎逆時尊者舍利弗見是事已即作是念我今爲不斷法故即還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舍利弗汝已教誡比丘尼耶答言不教誡世尊佛言何故舍利弗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即呼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僧不差而教誡比丘尼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不差而教誡比丘尼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不差者僧不作羯磨名不差十二事不成就者不名爲差衆不成就白不成就作羯磨不成就亦名不差教誡者若阿毗曇若毗尼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僧不差教誡比丘尼者波夜提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時尊者難陀次第教誡比丘尼而不肯去爾時大愛道憍曇彌比丘尼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尊者難陀次應教誡比丘尼而不肯誰當應去作是語已頭面禮佛足而去佛語比丘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次應教誡比丘尼何故不去難陀白佛言世尊未被僧羯磨是以不去佛語諸比丘有十二事成就僧當拜作教誡比丘尼人何等十二一持戒清淨多聞阿毗曇毗尼學戒學定學慧能爲人除惡邪能自毗尼毗尼

他有辭辯不汙梵行不壞比丘尼重禁二十臘若二十臘是爲十二法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尊者難陀十二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難陀教誡比丘尼人如是白大德僧聽尊者難陀十二法成就僧今差某甲教誡比丘尼諸大德忍難陀教誡比丘尼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忍難陀教誡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爾時尊者難陀爲諸比丘尼廣說法遂至日沒諸比丘尼逼暮還入城爲世人所嫌作是言沙門釋子將是比丘尼竟日自娛樂日沒乃還女人可愍不得自在乃至於是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難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差教誡比丘尼從日沒乃至明相未出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僧差者十二法成就衆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教誡者

若阿毗曇若毗尼冥者從日沒至明相未出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日沒作未沒想教誡者越毗尼日未沒作沒想得越毗尼日沒作沒想波夜提日未沒作未沒想無罪明相四句亦如是比丘尼式叉摩尼想教誡得波夜提式叉摩尼作比丘尼想得越毗尼罪式叉摩尼作式叉摩尼想教誡無罪比丘尼作比丘尼想教誡波夜提沙彌尼外道出家尼優婆夷四句亦如是若比丘尼夜禮比丘足比丘言苦盡解脫者波夜提若言善來者無罪若一切四部衆會竟夜說法時比丘作方便欲爲比丘尼說大愛道出家經黑瞿曇彌經法豫比丘尼經者得波夜提罪若正誦此經更不知餘經次第誦者無罪若夜比丘在高座上說法時作如是言一切衆坐明聽者得波夜提若不作是言爲說者無罪是故說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諸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時六羣比丘作是念諸長老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我等不得我等當先在前去教誡比丘尼有言世尊制戒僧不差不

得教誡比丘尼六羣比丘言我等知作羯磨事即便出界作羯磨展轉相拜已即往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姊妹汝等和合僧我當教誡時六羣比丘尼疾疾集時衆中如法者作如是言誰能受此非毗尼人教誡時六羣比丘尼即自聚集論說俗事已便去時尊者難陀到時著衣往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諸比丘尼盡集我當教誡時諸善比丘尼即和合六羣比丘尼不來難陀問言比丘尼僧和合未答言未復問誰不來答言六羣比丘尼不來即遣使往喚復不來作如是言我等先已從六羣比丘受教誡難陀言尼僧不和合者不得教誡言已便還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已教誡比丘尼耶難陀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六羣比丘汝云何僧不差而教誡比丘尼答言我等已受差竟佛言癡人誰差汝等答言我等出界自展轉相差佛言從今已去不聽界外展轉相差往比丘尼精舍

復次佛住舍衛城大愛道瞿曇彌病時尊者阿難往問訊如是言體力何如所患損不不至增耶答言尊者苦患無損善哉尊者爲我說法阿難言世尊制戒不白界內比丘不得爲比丘尼說法比丘尼言和南尊者答言安隱住作是言已便還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阿難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汝若爲說法者彼病即差身得安樂從今日後聽爲病比丘尼說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往比丘尼住處欲教有比丘不白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病時比丘者如上說教者教誡也有比丘者界內現前非眷屬現前不白者若言我非時入聚落若言離同食是不名爲白白者當作如是言長老憶念白入比丘尼精舍教誡彼應言莫放逸餘時者比丘尼病時世尊說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二人在阿練若住處若一人欲入比丘尼精舍當白第二人作是言長老憶念白入比丘尼精舍教誡彼應言莫放逸答言頂戴受若二人俱欲往者當展轉相白若一人已往一人後復欲往者當作如是念我若道中見比丘當白若聚落中見者當白若到比丘尼精舍門不得即入應問有比丘在內不若言有喚來出白白已當入若不白一脚入門得越毘尼若二脚入得波夜提若比丘尼請比丘食衆僧上座應作如是白入比丘尼住處教誡去若第一上座不能答對者第二上座應白若僧已入坐比丘尼問事衆中年少比丘有辯才現前答對說法者無罪若比丘尼比丘住處隔墻相接比丘作細妙聲唄比丘尼遥問言尊者誰能作如是唄答言我唄比丘尼言尊者能作如是好唄比丘言汝欲更聞耶答言欲聞比丘即更唄者波夜提罪若比丘尼病比丘爲唄者無罪若此比丘尼已死比丘尼弟子語比丘言師已死比丘應即止若爲作無常唄者得波夜提若比丘尼禮比丘足時比丘作如是呪願使汝一切苦盡得解脫波夜提應語言善來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羣比丘晨朝著衣在祇洹門下住時有教誡尼比丘出門六羣比丘見已作如是言汝等今入城得放恣諸根不爲餘爲好飲食故去時教誡比丘慙愧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語比丘言長老爲食故教誡比丘尼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食者麨麪飯魚肉復次有食名色聲香味觸教誡者若阿毘曇若毘尼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語比丘作如是言爲飲食故教誡比丘尼者波夜提若言爲醫藥者得越毘尼罪若比丘語比丘尼作如是語彼比丘爲飲食故教誡汝等得越毘尼罪若比丘語比丘尼作如是語彼比丘爲醫藥故教誡汝等得越毘尼心悔若比丘語比丘言汝爲飲食教誡式叉摩尼沙彌尼得越毘尼罪若言

爲醫藥者得越毗尼心悔如是廣說乃至優
婆塞優婆夷爲飲食故教誡汝等得越毗尼
罪若言爲醫藥故教誡汝等得越毗尼心悔
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陁夷善
生比丘尼是本二善生比丘尼語尊者優陀
夷言我明日當次守房可來共語明日諸比
丘尼各各入聚落乞食時優陀夷往善生比
丘尼所在屏處蹲相向展轉生欲心身生起
相看而住爾時有老病比丘尼出行遇見已
心生慙愧即便却還病比丘尼即以是事向
諸比丘尼說諸比丘尼語善生比丘尼言汝
出家人云何乃作此非法非律甚爲可恥善
生比丘尼即瞋恚言奇哉奇哉是我親里比
丘時時來看若我不與共相娛樂者誰復應
爾是我家法有何可怪如是諸比丘一一難
詰是善生比丘尼辯才能一一答諸比丘尼
即以是事白大愛道大愛道即白世尊佛言
呼優陀夷來即便呼來佛問優陀夷汝實爾
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
量方便讃歎梵行毀呰婬欲耶汝云何作惡
不善法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
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十
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與一比丘尼共空屏處坐者波夜提比
丘者如上說一者一比丘一比丘尼雖有人
若狂癡心亂眠非人畜生雖有如此比人故
名無第三人空屏者僻靜處坐者共坐波夜
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請一比丘食一比丘
尼共比丘坐一比丘尼來往益食益食比丘
尼去時比丘隨一一時得波夜提若比丘尼
坐者比丘爾時應起不得默然而起使比丘
尼疑欲作非法事應當語言我欲起若比丘
尼問言何以故起應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與
比丘尼共坐若比丘尼言尊者但坐我當起
比丘爾時坐者無罪乃至沙彌尼若在閣道
板蹬上坐移一一蹋上坐比丘爾時隨一一
移坐波夜提若沙彌尼乃至減七歲亦犯波
夜提比丘與比丘尼獨屏處坐波夜提若精
舍戶向道若行人不斷一切如與女人說法
中廣說是罪是覆處非是露處亦是夜亦是
晝是一人非衆多是近非是遠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羣比丘與六
羣比丘尼共道行日冥欲到聚落在池水邊
止息欲求宿處時比丘尼白六羣比丘言尊
者住此我當入聚落覓宿處即入聚落求宿
處得主人唱從所安得宿處已便出迎六羣
比丘白言尊者我已得住處可共入安隱比
丘住已白言尊者我欲入村勸化明日飲食
到諸女人所作如是言比丘比丘尼二衆梵
行僧俱到汝當辦明日食非時漿塗足油諸
女人聞尼或有辦一人供二人供者如是人
人悉供養具飲食飽滿餘者持去在道行時
並共語笑調戲爲世人所嫌汝看沙門釋子
皆是年少同共剃髮似如婬女迭相調戲是
輩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佛
言呼六羣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六羣比丘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不可以
是長養善法從今已去不聽與比丘尼期共
道行

復次佛住舍衛城毗舍離諸比丘夏安居訖欲來禮覲世尊諸比丘尼聞已即問比丘言諸大德欲往禮覲世尊何日當發諸比丘即語去日女人長情計日即先往道次住待諸比丘諸比丘見已問言姊妹欲何所至答言欲往祇洹禮覲世尊諸比丘聞已恐畏犯戒故即疾疾捨去諸比丘尼中有年少者即驀衣隨後疾行而逐諸尼中有羸老者行不及伴爲賊所剥諸比丘尼以上因緣白大愛道大愛道即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乃至諸比丘不將接比丘尼者誰當將接佛言從今日聽恐怖時得共道行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尼期共道行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恐怖時比丘者如上說共期者若今日若明日若半月若一月道者若三由延二由延一由延若一拘盧舍除餘時者恐畏怖時世尊說無罪恐怖者須臾畏奪命若失物毀梵行雖無是事若有疑是中須臾奪命失物毀梵行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共比丘尼共一道行一聚落中間一波夜提若空地無聚落一拘盧舍波夜提若比丘共母姊妹出家共隨車伴行車伴止息發行彼比丘喚比丘尼來勿使不及伴作是語者波夜提若言去姊妹勿使失伴無罪若比丘尼下道止息比丘喚言來來姊妹已名爲期若舉一足得越毗尼舉二足波夜提語言住者勿使不及伴者無罪比丘共商人隨道行商人先入聚落比丘不知道行法問見比丘尼問言姊妹示我道來即名共期若比丘尼來舉一足得越毗尼舉二足波夜提得言去示我道者不犯若聚落中請比丘食比丘不知檀越家處見比丘尼即問言知某甲檀越家處不示我處來即名爲期若舉一足越毗尼罪二足得波夜提若言去姊妹示我家處無罪若比丘尼期而不去者越毗尼罪不期默然而去者無罪共期共去波夜提不期不去者無罪共發別入越毗尼罪別發同入越毗尼罪共發共入波夜提罪別發別入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是吉祥事日清旦男女集在阿耆羅河上飲食伎樂遊觀時六羣比丘晨起著入聚落衣往六羣比丘尼所問言今是吉祥日汝有飲食不當共詣河上遊觀六羣比丘尼言正爾當辦大德可並覓船乘六羣比丘即往至王家船官上請取好船及種種莊嚴即持飲食具置船上共比丘尼載順流上下嘲語戲笑爲世人所譏汝等看此沙門釋種子放逸無道猶如俗人本共交通此壞敗之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即便呼來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不得與比丘尼共期載船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阿耆羅河彼岸請二部僧比丘比丘尼當受請渡時不聽比丘尼上船而比丘或一人一船或二人一船如是三四船力極輕而不載比丘尼諸比丘渡已方渡比丘尼比丘尼渡已至其食處次第歲數如是中間日時已過悉皆斷食大愛道瞿

曇彌失食即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瞿曇彌何故羸極大愛道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去聽直渡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尼期共載船上水下水除直渡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期者若今日若明日若半月若一月除直渡者世尊說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共比丘尼共期同載逕一聚落間得一波夜提若無聚落空地者一拘盧舍一波夜提若比丘與比丘尼共載船岸邊住比丘尼下船大小行時船欲去比丘喚比丘尼言姊妹來以名爲期若舉一足越毗尼罪二足得波夜提若共期而不去者得越毗尼罪若不期而去者無罪共期共去者波夜提不期不去者無罪後四句亦如上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無歲比丘著新好染衣來至佛所頭面禮足而去乃經七年著弊故衣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先無歲時著新好染衣今何故著弊故衣答言我從七年以來得好衣與比丘尼佛告諸比丘設使親里比丘著如是弊故衣以好衣與親里尼者當取不答言不取設使親里比丘著如是弊故衣能以好衣與親里比丘尼不答言不與佛言從今日不聽與非親里尼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南方有比丘來多有衣鉢是比丘姊妹佛法中出家即語尊者阿難送我往看姊尼去尊者阿難易倩即送到比丘尼精舍門住問某甲比丘尼在不比丘尼問言喚者是誰答言我是阿難及某甲比丘比丘尼言尊者小住即爲敷牀褥已入內閉半戶喚言尊者來入坐即入坐已共相問訊須臾便出時彼比丘語尊者阿難言我故逐來看姊妹不出看我爲何以故尊者阿難善知相法語此比丘言汝不知汝姊不出意耶答言不知阿難言汝姊衣裳弊壞羞故不出汝多有衣何故不與是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與比丘尼衣阿難言汝但與我當爲汝從佛乞聽阿難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聽與親里比丘尼衣不佛言從今日聽與親里尼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除貿易者波夜提比丘親里衣者皆如上說除貿易者世尊說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如上三十事取比丘尼衣廣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善生比丘尼是尊者優陀夷本二持衣財與優陀夷言尊者爲我作衣優陀夷即受爲作衣竟作男女和合像作已襞疊置箱中與比丘尼比丘尼得已持還精舍開看見已歡喜示諸比丘尼言諸阿夷看此尊者優陀夷作事巧妙諸比丘尼嫌言此是覆藏之物云何出現示人諸比丘尼見已往白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陀夷來即呼來已佛問優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十利故與諸

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波夜提比丘非親里尼如上說作衣者若自刺若使人刺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得與非親里比丘尼刺衣鍼筒越毗尼罪綫盡脫鍼波夜提若使人刺亦如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檀越宿請尊者舍利弗大目連離婆多劫賓那阿若憍陳如等唯尊者大迦葉不受宿請明日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其門時檀越婦女見已歡喜即前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言諸大德比丘今日盡集受我家請惟願尊者亦受我請時尊者大迦葉作是念此是現前即受其請更不餘行食即先入內坐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乞食到其家中於庭見檀越婦灑掃蕩器辦諸供具即問言優婆夷汝作何等時婦人營事忙遽不得應如是第二第三問不答偷蘭難陀即言汝今奇事大自憍重喚而不應婦人答言我今日請諸大德聲聞舍利弗目連等以是忽務不容得應偷蘭難陀言汝今所請於大象群中不取大象而取小象大鳥群中不取孔雀而取老烏所謂大象者闡陀迦留陀夷三文達多摩醯沙達多馬師滿宿及侍者大德阿難汝若使我請者我當為汝請如是大德時尊者大迦葉聞已大聲欬作聲偷蘭難陀聞已問言此是誰聲婦人答言是長老大迦葉比丘尼即讚歎言汝大得善利乃請如是大龍象我若當請者亦請是長老時尊者大迦葉聞此語已心不喜悅即問言姊妹汝向言是小象老烏今復言是龍象大德若前言實者後言虛若後言實者前言虛二言之中何者為實尊者大迦葉威德尊重以此二句詰責比丘尼比丘尼恐懼便走倒地傷破身體闡陀見已即訶尼言汝觸擾誰乃如是傷破身體答言我惱亂大迦葉即語言汝不可觸者便觸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此中不讚歎猶有過患況復讚歎從今日不聽比丘受比丘尼讚歎食復次尊者阿難於舍衛城有福德名稱世尊說三事具足姓字眷屬成就於學地中多聞第一給侍第一令舍衛城有福德里作新舍處盡請阿難若入舍時剃髮時貫耳時一切盡請阿難時有長者請尊者阿難設新會云何新新屋新牀新器新飯新酥酪新兒婦著新衣持新扇阿難食時有一乞食比丘在外阿難即語檀越可與外乞食比丘食檀越聞阿難教已歡喜盛滿鉢種種美食持與乞食比丘乞食比丘得已立待阿難阿難食訖呪願已便出乞食比丘見阿難已問言尊者食未答言已食復問阿難食適意好不阿難問言汝何故不食乃問我食適不適耶乞食比丘言尊者所食食是比丘尼所讚歎阿難言實爾耶答言如是阿難即以鳥翮擿吐是日失食四大飢羸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阿難汝何故四大飢羸阿難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問阿難汝知不答言不知佛言此罪是知非是不知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乞食比丘使阿難不樂佛言不但今日使阿難不樂如賢烏生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長老比丘時到著入衆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來去屈伸威儀庠序時有一長者作如是言善哉大得善利施如是出家人衣服飯食病瘦醫藥者又作是念我若有人力者亦當供養如是等出家人時有比丘尼聞已語長者言長壽汝但出食直我當相爲料理是檀越信心歡喜即與食直比丘尼言長壽汝當請比丘答言我不知願爲我請比丘尼即辦種種飲食已語檀越言長壽食具以辦汝往至比丘所白言時至檀越言我不知尼但爲我往白時至比丘尼即往白時至比丘來入檀越家坐坐訖比丘尼語檀越言此種種供養汝可自行檀越言阿夷爲我行諸比丘作是念此是比丘尼所讚歎不疑疑已即出如是一人二人乃至一切衆都出檀越問比丘尼言諸尊者何故盡出不復來還尼答我不知汝往世尊所廣問斯事當爲汝說是檀越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廣白世尊佛言呼諸比丘來呼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聽除舊檀越佛言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比丘尼讚歎食除舊檀越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讚歎者稱美其德食者五種麨麵飯魚肉除舊檀越者世尊說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唱等共時歎始下時歎有初作食時歎作食辦已歎有請時歎等共時歎者下食都訖唱等共更有餘比丘來比丘尼語優婆夷言更有比丘來優婆夷言善哉我歡喜故遣使請尚不能得何況自來是不名讚歎若比丘尼言此是阿練若乞食糞掃衣露坐草蓐如是歎得食食者波夜提下食時者初下食更有餘比丘來亦如上說作時者初作時更有餘比丘來亦如是作竟者一切作供辦訖更有比丘來比丘尼語優婆夷言更有比丘來優婆夷言善哉我故遣請不能得何況自來不名讚歎優婆夷言當多與麨飯飲食平等與不名讚歎若飲食少更語檀越爲作一掬麨者波夜提請者稱名請比丘尼語檀越言其甲徒衆多聞精進當通請一切名讚歎食若言其甲衆至多聞精進爲是比丘故通請二十人是一人名爲讚歎餘者不犯若有如是讚歎食當展轉貿食不得捨食而去若比坐垢穢不淨不喜與貿者當作是念此鉢中食是其甲比丘許我當食無罪若比丘尼語優婆塞言尊者其甲可長請供養此即名爲讚歎若言尊者其甲可常乞食不名爲讚歎是故說

僧不差　日冥不白　爲食故共坐　同道
行船上及與衣　作衣讚歎食

第三跋渠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五

音釋

梟 户簡切與限同門閫也　切與概同切急也
菩 古黠切菜也
唄 蒲邁切梵音也
瀋 尺甚切米汁也
寱 倪制切寐言也
襞 必益切摺衣也
栓 其月切
遽 其據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六　　職九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比丘在聚落中安居竟來向舍衛城欲禮覲世尊時有居士在聚落中作福舍施四方僧一食此比丘來居士見已歡喜言善來大德即敷牀褥與水洗脚給塗足油及非時飲夜然燈明敷置卧具安隱令寢晨起又給楊枝淨水施以適身美食比丘食已便作是念我遠來飢乏今日得如是適身飲食且可小停消息四大然後當往奉覲世尊如是念已晝在阿練若處住暮則還舍衛檀越見之如前歡喜如是乃至三日檀越問言大德今日在何處食答言此間又問昨日何處亦言此間又問先日何處又言此間檀越嫌言我家窮儉自力於此為四方僧作一食施處大德不應久停若我家豐饒當自恣施一切僧比丘念言檀越出此恨辭我自當去於是漸行前至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在何處安居答言在某聚落發來幾時答言爾許時佛問比丘有何因緣道里不遠來日經久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此事不可汝云何以身口故為檀越所嫌從今日施一食處比丘不得過一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在聚落中夏安居訖來詣舍衛欲禮覲世尊時有檀越在聚落中作福舍施四方僧一食是比丘行過此舍供給所須如前所說比丘食已而出風病發動自念我不能行世尊制戒施一食處不聽過一食我今且住但不受其食念已即還入舍檀越如初供給所須比丘不受至明日復與前食亦復不受於是即去心念我到某村當乞食比丘至聚落日時已過即便失食四大飢羸至世尊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汝隨順正法信心出家少欲順行不為命故世尊制戒護而不犯佛言從今已後福德舍中若病比丘聽過一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施一食處不病比丘應一食過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施一食處者世尊所聽食者五種食如上說不病者身無疾患身有疾患不能進路住食無罪若不病過一食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十六間屋一間中一家施一食處若在我屋中宿者我當與食若比丘為僧事為塔事自為事到一間中宿食已欲料理事事不了者應到第二間中宿食已當去若事復不了乃至十六間中宿食已事訖當去若復不了不得更食當乞食乞食時當餘處不得還從其家乞若復本作舍時同村相助者亦不得從乞當往餘村中乞食已當即彼村中宿宿已更來料理事若事不了復得如上十六間中食若不了者復離去隔一宿已復得來食料理事若彼家遣女迎婦入新舍作如是言我遣使往請師猶恐難得何況今見而欲去比丘爾時受請食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僧園民年年穀麥新熟時供僧食云何年年新熟稻熟時麥熟時豆熟時酥油石蜜時各取少分置一處

擬供衆僧時園民語比丘言我常年年新穀熟時施僧食若祇洹無人供日唯願見語我當設供令僧自恣飽滿爾時諸居士信心供養種種飲食前食後食少有缺日中閒遇有一空日便往語言長壽明日祇洹無供汝先欲設供今可及時園民聞已即詣祇洹頭面禮僧足右膝著地合掌白言我園民某甲明日設供請一切僧唯願受請僧即受請爾時長者用舊錢五百買得二牛得已欲試看駕著車中打走往返一由延車鞅急故一牛即死彼大憂惱若住不樂云何貴價買牛未用便死有知識居士語言汝何故不樂如是居士具說上事即語言汝何以不作堅法問云何堅法堅法者汝往詣祇洹請僧持此肉供飯衆僧彼人聞已即到祇洹入僧中頭面禮足胡跪合掌如是言我某甲明日請僧薄設微供願受我請有舊知識比丘即往語言汝不解請法何不先語我我當教汝請彼即答言阿闍梨我五百舊錢買得二牛一牛死我今欲以此牛肉作堅法比丘言僧已受人請檀越言我已作食今當云何知識比丘言我今教汝更往白衆僧我請僧明日前食若問汝作何等前食汝當答言作麥飯肉段教已即往到僧所頭面禮足胡跪合掌如是言我某甲請僧明日設前食願受我請比丘問言汝作何等前食答言作麥飯肉段語言長壽汝明日清旦早辦答言爾願請尊者明旦早來即便還家通夜煮肉作種種飯食清旦敷置牀褥漉淨水已往白僧時到僧著衣持鉢來到其家次第坐已檀越自下種種美食自恣飽滿即還精舍園民作是念阿闍梨是一食人當須早食通夜辦具種種飲食敷置牀褥漉淨水已往到祇洹頭面禮僧足胡跪合掌白言時到爾時諸比丘以前食飽滿故雖見請至猶如不聞時園民念言甚奇甚奇諸阿闍梨是一食人法應飢想今聞請食猶如不聞若外道聞請食者便捉三奇杖軍持在前而去如是第二第三讚歎已諸比丘方起彷徉大小行頻申緩帶威儀安詳往到其舍次第坐已園民手自下食滿杓而與上座舉手現少著相園民復作是言諸阿闍梨是一食人於此種種食中都無貪想園民作是念若上座食少下座應食多如是第二第三乃至年少復作是言阿闍梨是一食人於此飲食都無貪想爾時下座中有一晚學摩呵羅如是言我等今日不爲食來爲汝意故來我等已於餘處飽食汝若不信者看我脚上肉汗園民聞已心中不悅即棄食器置地而嫌恨言諸阿闍梨先受我請云何復於餘處而食心嫌不止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云何諸比丘先受我請而於餘處食佛即爲園民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已即白佛言世尊我供僧餘食當置何處佛言汝到某甲池上淨掃治地持食置彼波斯匿王與彌尼利利共鬭不如軍令退還當於彼住汝可以此食上之王來入池洗浴更著新衣即持向者種種飲食奉獻大王并及將士於飢渴中來得是種種飲食皆大歡喜勑令賞賜種種珍寶園民現得善利喜慶無量佛言呼彼食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比丘汝云何先受

人請而於餘處食比丘汝不知耶如人所事宅神樹神若欲餘行先當食主人食已然後餘行汝等不隨順行先受人請而於餘處食從今以後不聽處處食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有病比丘佛知而故問比丘汝所患何等今爲增損答言我患苦無損我先得數數食時身得安樂世尊制戒不得數數食故我病不損佛言從今日聽病時數數食復次佛住舍衛城毗舍佉鹿母年年請僧飲食施衣時祇洹精舍有六十病比丘來到其家毗舍佉鹿母言阿闍梨祇洹精舍有五百衆今有何因緣正有六十比丘來諸比丘語優婆夷言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唯聽病者是故諸病比丘來毗舍佉鹿母言阿闍梨世人正以請食爲限若食我食者我當施衣若不食者我不施衣阿闍梨此是衣時可往白佛或有開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毗舍佉鹿母是黠慧聰明從今日聽衣時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衆人勸化欲設大會供養飲食九十六種出家人有至優婆塞所勸化索物者優婆塞言我欲作要若使我諸師作上座者當與汝物勸化人言汝聽若有信向外道者亦作是言若使我諸師作上座者當與物我當云何得人人許其上座汝但與我物我當其月某日在阿耆河岸上莊嚴其處地豎幢旛行列寶樹間敷妙座細輭設供餚饍作斯大會諸出家人中有先至者即爲上座諸優婆塞以佛僧是良福田故即便與物與物已往尊者阿難所頭面禮足具白上事尊者當以何方便令諸比丘得爲上座使外道恥辱尊者阿難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諸勸化人辦具食已請九十六種諸出家人復請波斯匿王及羣臣太子諸聚落主宿舊長者幷薩薄主至於某時皆詣阿耆河上大會處受我供食先前一日佛告目連宜知是時尊者目連即以神足使河水暴漲泡沫彌岸諸外道各作是言我當先渡取第一坐處諸外道各各通夜競縛簰栰皆欲先渡而水激急適欲渡岸迴復漂還竟夜疲苦簰栰散破沒溺寒凍在於岸邊向日而蹲乃至食時無能渡者爾時祇洹精舍有人供僧佛住待時諸比丘中有年少者皆作是言世尊今出何乃太晚恐諸外道得上座處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威儀庠序與大衆俱詣河上諸外道見已各相謂言我等竟夜造諸方便如是苦惱無能渡者此剃髮沙門當云何渡爾時佛告目連汝自知時使諸比丘得安隱渡爾時目連即以神力造作寶橋種種雜寶以爲欄楯上施寶縵七寶交絡羅覆其上雨衆名華作衆伎樂燒衆名香香烟如雲諸外道見是橋已皆大歡喜各作是言此諸沙門徐徐而來我等當先渡取第一坐處即皆奔走競抄趣橋各欲先渡足蹈橋上皆悉墮水諸外道服飾三奇杖軍持等物皆落水中隨流而去佛神力故令無死者於是世尊與諸比丘威儀庠序儼然而進佛最在前諸比丘次第而行目連最後隨進步處寶橋即滅佛與諸比丘渡已

佛告目連汝可使河還復如故諸外道等各各方便乘簰栰渡佛既渡已一切迴身而說偈言

先渡此岸衆　已渡生死海　不爲世流漂
正智渡彼岸

佛說偈已安庠就座坐諸比丘亦次第坐諸外道後渡在比丘下行而坐爾時檀越手自斟酌種種飲食供養世尊及弟子衆爾時諸比丘心疑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當復得食即起白佛佛言聽作施食法應作如是言我今日得食施與某甲比丘乃至沙彌尼彼於我不計我當食如是三說爾時檀越各各念言誰應呪願或有言尼乾子或言不蘭迦葉如是外道等各云應呪願爾時有多人言沙門瞿曇上座法應呪願爾時世尊在九十六種道中不自高顯不輕他人隨順呪願如生經中廣說爾時世尊復廣爲衆人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歡喜而去佛還祇洹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處處食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病時作衣時是名餘時比丘者如上說處處食者數數食除餘時者病時病者熱病風冷如是等病若食已更食身得安隱食者無罪衣時者無迦絺那衣壹月有迦絺那衣五月彼不中間得捨五戒無罪所謂別衆食處處食不白離食處畜長衣離衣宿餘時者世尊說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要當知日數應施食知臘數憶所受持衣別衆食病不病若人問今日幾不得逆問昨日是幾日當知月一日二日乃至十四十五日月大月小悉應知比丘清旦當作施食今日得食施某甲某甲於我不我不計我當食如是三說日日自憶若干臘數當憶受持三衣及不受作淨施者念別衆食若病不病齋幾名爲比丘食若麥飯三鉢他邏若麨二鉢他邏若一鉢他邏米作飯魚肉若一鉢若半鉢是中若得一一是名比丘食若僧伽藍中作食食未熟若比丘受麨作麨漿飲犯處處食得波夜提若作施食法若病不犯若外有請家者即名比丘食比丘爾時倩人迎食迎食未至比丘受麨作麨漿迎食至迎食比丘若知戒相者應小住待彼比丘作施食法已然後授食若迎食比丘不知戒相便疾授食不容作施食法者比丘爾時口中有食應含食說施食法以輕罪重故若比丘到一家檀越語言阿闍梨今日當我家食此即名食處比丘作是念此食未熟我今欲到餘家爾時應白已去若不白去波夜提若彼間得五正食五雜正食食者二波夜提處處食離食處不白若病若作施食法食者無罪衣時者二俱無罪若檀越作如是言阿闍梨若無食時來我家食比丘往到其家作是言長壽我今日當此間食優婆夷言善正爾當辦若食未熟此比丘欲往餘家者當白去若不白者如上說得罪若比丘次行乞食到一家檀越言今日此間請諸比丘食願阿闍梨亦受我請勿復餘處食若比丘受請者即名食處若乞食比丘受請已作是念誰能受是重信施食若欲捨去者應白已去若不白去者如上說得罪若比丘有大功德名稱有

衆多人送食來欲取諸檀越意一切受食者
處處食波夜提若作施食法若病無罪若衣
時若二俱無罪有二比丘各各別受一家長
請若一比丘語第二比丘言長老今日共到
我檀越家食去第二比丘應白已去若不白
去者如上說若第二比丘請者亦如是比丘
食處者麥飯三鉢他麨兩鉢他米一鉢他作
飯魚肉若一鉢半鉢是中一一是比丘食若
一家或得三升或二升一升半升如是衆多
乞得無罪若一家得三鉢他麥飯麨兩鉢他

痒處便想從中而出但覺有異漸漸長吐氣
從細至麤十息後還如初或問曰初調氣何
意從麤而漸細將罷何意從細而入麤鸞答
曰凡行動視盼飲食行坐言語是麤也桑榆
子曰凡修氣學者未服及服罷於飲食言語 職九 十一
蓋常事也鸞公欲使兩相接會不令其首尾
陡異也凡睡寤後復如前繫念如虎啣子莫
急莫緩不問寒溫室中先淨所住使心不亂
靜其膝耳又曰四大不調何以察之當於脣
口察之冷為風增熱為火增滑為水增澁為

地增不冷不熱不澁不滑為調和又聲為風
增動為喘增痒為熱增涎為水增不聲不喘
不痒不涎為調和又心煩為熱結憂悖為喘
結志蕩為水結不煩不亂不悖不蕩為調和
四大不調有二或外或內寒熱飢虛飽飫疲
勞為外起名利喜怒聲色滋味念慮為內起
凡氣節量一任自然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而
已但能不以生為生乃賢於養生也桑榆子
曰諸經皆言吐納不欲自聞其聲而鸞皆言
吐麤而漸細後細而漸麤始甚疑之从覩下
文云一任自然則知閑麤細之漸行是為最
下乘者設不欲使之與自然爭力也然必以
微細自不聞聲為上從細從而至無息即胎
息之理盡矣恐学者功至之後猶拘蚉文字
著於麤細先後之門返與日然為敵良可哀
也如此又為得不為之明辯

達磨大師住世留形內真妙用訣

吾昔於西國授得住世留形胎息妙師名寶
冠傳吾祕訣問曰今欲東遊震旦及諸國土
弘傳心地密法其諸國土人多遇寒暑為災

患所傷例皆死喪意欲擬向此土弘傳心法
願求留形不為災患疫疾所侵長能住世留
形不死不知得以否師云得又問曰云如何
即得師云夫所生之本始胎息即是神與精
氣相合凝結能變化為形者即是為受之本 職九
本氣是人有之根氣因神而生形因氣而成 十二
形不得氣無因得成氣不得形無因為主原
其所稟之時伏母臍下混沌三月玄牝具焉
玄牝者口鼻也玄牝既立猶如瓜花閒注母
氣終於此也在胎之日母呼即呼母吸即吸
綿綿十月氣足形圓神備識全遂解胎而生
矣悲夫母唯知貪悅其子不知自損其軀母
既傷殘只為分形滅氣為子之因其子生於
十月情見於外變嬰孩子指顧能笑者先聖
垂義以為失道而後德即人喪朴之本議云
子成母衰也此其世人不知母養其子子成
母自衰矣故知我釋迦文佛令孝敬父母及
報養育乳哺之恩謂此故也嗟乎世人不知
於道意逐外緣不知胎息之術住世留形之
本如有後學者但能心不緣境住在本源意

不盋衆鳥共諍如上說佛知而故問比丘衆
鳥何以鬪諍諸比丘白佛言看病比丘作殘
食法食已猶不能盡棄著墻邊以是故衆鳥
諍食作聲佛言從今日聽一人作殘食餘人
盡得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
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鬪者當重
鬪若比丘食已足起離坐不作殘食食波夜
提比丘者如上說食者有五種麨飯麥飯魚
肉復有五雜食是名食足有八種一者自恣
足二者少欲足三者穢汙足四者雜足五者
不便足六者諂足七者停住足八者自己足
自恣足者檀越自恣與麨飯麥飯魚肉及雜
正食自恣勸食比丘言我已滿足如是起離
坐不作殘食食波夜提是名自恣足少欲足
者檀越自恣與五正食及雜正食比丘動手
現少取相如是離坐已不作殘食食波夜提
是名少欲足穢汙足者行食時淨人手爪瘡
諸不淨比丘見汙之言不用過去起離坐處
不作殘食食波夜提是名識汙足雜足者淨
人持乳酪器盛麨飯行比丘見已惡之言不

用過去起離坐不作殘食食波夜提是名雜
足不便足者淨人行食比丘問言是何等答
言麨比丘言此動我風病我不便過去如是
起離坐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若行飯時比
丘問言爲堅輭答言堅比丘言此粳米難消
我不便過去若言輭比丘言此爛難食我不
便過去若行肉時比丘問言是何等肉答言
牛肉比丘言牛肉性熱我不便下過若言水
牛肉比丘言冷性難消下過若言鹿肉比丘
言此風性下過是名不便足如是起離坐已
不作殘食食波夜提是名不便足諂足者淨
人行五正食五雜食比丘畏口言足現手作
相若搖頭若縮鉢作相起離坐不作殘食食
波夜提是名諂足停住足者淨人行五正食
五雜正食比丘言長壽莫先行飯摶恐人當
先下菜鹽冷水如是起離坐已不作殘食食
波夜提若作直月維那等指示現相不名足
是名停住足自己足者比丘乞食至一家故
麨囊置一處從檀越乞水欲飲檀越作是念
此比丘必當須麨即問言須麨不比丘作是

念此檀越必欲家中取麨與我答言須時檀
越即捉比丘麨囊授比丘比丘以惜己麨故
便言置置如是語已起離坐不作殘食食波
夜提是名自己足起離坐者離有八處行住
坐卧長牀坐牀船乘往者比丘立食自恣與
食應立足中間若行若坐若卧皆名離本處
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行坐卧亦如是若比
丘在長牀上坐自恣與食若見上座若和尚
阿闍梨來不得起離坐避得戾身不離牀移
避若牀脚折者即名離本處若不作殘食食
者波夜提是名長牀坐牀者若比丘在獨坐
牀上坐自恣與食若覺背後有塔若像若和
尚阿闍梨應不離牀迴身若雨者當持傘蓋
覆上若無蓋者得合牀舁著覆處若舁時到
地即名離本處若不作殘食食者波夜提是
名坐牀船者若比丘在船上自恣與食若船
築岸若觸木石若迴波比丘身離本處不作
殘食食者波夜提乘者若比丘在乘上自恣
與食若乘上坂下坂若乘旛身離本處不作
殘食食者波夜提是名乘有五非法不名作

殘食何等五離處離食離境界離伸手離語
離處者若爲作殘食比丘行時與噉食住時
坐時卧時說殘食法是不名作如是住坐卧
時與噉食行時住時坐時說殘食法是名離
處離食者不與噉作殘即便說與不名作是
名離食離境界者食放地作殘非手中不名
作是名離境界離伸手者舒手外作殘食非
伸手內不名作是名離伸手離語者口不作
是言我手中鉢中食我今一切不須是殘食
與長老是名離語不名作是名五非法不成
作殘食有五法名如法作殘食何等五不離
處不離食不離境界不離伸手內不離語不
離處者若爲作殘食比丘行時與噉即行時
說殘食法是名作如是住時坐卧時亦如是
是名不離處不離食者噉食已即說殘食法
與是名不離食不離境界者在手中作殘食
非在地是名不離境界不離伸手者伸手內
作殘食非伸手外是名不離伸手不離語者
爲噉已作是言我手鉢中所有飲食我今一
切不須是殘食與長老是名不離語是名五

如法作殘食若成就五非法盡命不得作殘
食食何等五於處不善於食不善於境界不
善於伸手不善於遮不善若不善者不知行
時食行足住時食住足坐時食坐足卧時食
卧足是名處不善食不善者不知五正食五
雜正食是足餘者非足是名食不善境界不
善者不知在手中者是足在地者不足是名
境界不善伸手不善者不知在伸手內是足
伸手外是不足是名伸手不善遮不善者不
知遮是足不遮是不足是名遮不善如是成
就此五非法盡命不聽作殘食食若成就五
如法聽盡壽作殘食食何等五善處善食善
境界善伸手善遮善處者知行時食行足立
時食立足知坐時食坐足知卧時食卧足是
名善處善食者知五正食五雜正食是足餘
者非足是名善食善境界者知食在手中是
足在地非足是名善境界善伸手者知伸手
內是足伸手外非足是名善伸手善遮者知
遮是足不遮非足是名善遮成就此五法盡
命聽作殘食食若比丘持食來欲作殘食時

即於鉢上椀中作殘者正得椀中名作殘食
鉢中食不名作若椀中食汁流入鉢中得俱
名殘食若比丘並兩鉢索作殘若前人正食
一鉢中食者正一鉢得作殘食若二鉢上若
餅若菜通覆橫上者二俱得名作殘食餘種
種器亦如是若比丘食足已往檀越家主人
言阿闍梨能食餅不答言我食已足知法優
婆塞作是言某甲家有比丘未足若須食者
我當往作殘食法比丘若須者應答言可爾
檀越淨洗器盛滿中種種美食比丘受取持
好細氎裹莫使外塵得入著淨人手中作是
言汝去作殘食已持來淨人持食到彼比丘
所作如是言尊者我家中有食未足食比丘
願尊者爲我作殘食彼比丘應淨洗手受此
食已語淨人言汝近我邊在伸手內立比丘
於彼鉢中食一口已作如是言我手中器中
所有食一切不須作殘食與汝淨人持來授
與比丘比丘得食若更有餘已足比丘須者
亦得共食若國土少比丘處比丘食已有大
檀越持種種飲食至比丘已起去當云何若

彼問有直月維那諸知事人未食足者當從彼人邊作殘食若彼已食足若上座亦足者當於上座邊作殘食若上座羞不能人中作者當合坐舉上座至屛處作殘食若上座已足者有客比丘來者當問長老今日自恣足未若客比丘言我未得夏安居云何得自恣足當知是人不知律相更應問汝食未若言已食復問檀越自恣與不若言長老何處得自恣食水菜不足況復餘食當知是不足應從彼比丘作殘食若言我檀越家自恣與食當知已足僧應作方便不應破檀越善心若衆中有大沙彌將至戒場與受具足教作殘食法已然後當食若比丘食五雜正食離五雜正食作殘食是不名作若不足更食者無罪若足起離坐更食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離正食五雜正食作殘食不名作若不足食無罪若食足離坐更食者波夜提若比丘離五正食離五雜正食作殘食者不名作殘食不足更食無罪若足起離坐更食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五正食五雜正食作殘食是名如法作殘食若食未足更食無罪若足起離坐更食犯罪此中何者犯何者非犯若一切粥新出釜畫不成字一切果一切菜非別衆食非處處食非足食多積屋裏不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阿難有二共行弟子一名滿茶二名阿毗耆共尊者大目連二共行弟子一名阿闍靚二名舍舍靚各各作如是言誰多聞誰辯才時阿難共行弟子辯才利根目連弟子論義不如行住坐卧常隨逐伺求其短或時二人同受一請時尊者目連弟子得餅食半持半出外語阿難弟子如是言長老汝欲食餅不問言汝何處得餅答言我於彼食處持來即便取食食已彼作是言長老汝犯罪問言何等罪答言世尊制戒不聽比丘食足已離坐不作殘食法更食阿難弟子言汝云何欲故中我不作殘食法而教我食目連弟子言汝前論義時何故以辯才强折辱我遂共諍競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爲諸聲聞說九部法所謂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如是諸本生方廣未曾有諸聲聞聞說此九部法已爲欲使諸弟子論義諍勝負耶答言不也世尊佛語諸比丘不爾耶我爲諸聲聞說此九部法欲使諸聲聞如說修行不答言如是世尊時二比丘即於世尊前相向悔過佛言不得自恃知法輕他亦不聽知比丘食已足不作殘食法强勸令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彼食已足離坐不作殘食欲惱故勸食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足者有八種如上說離本處者八種如上說惱者觸擾前人欲使不樂不作殘食者五非法成就不名作殘食五法成就名如法作殘食强勸食食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五非法成就比丘盡命不得作殘食食五法成就盡命聽作殘食食中間廣說如上乃至足不足想勸食越毗尼罪不足足想勸食越毗尼罪足作足想勸食波夜提不足不足想勸

食無罪此中不犯者一切粥初出釜畫不成字一切果菜是不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那律一切糞掃糞掃鉢糞掃衣糞掃食糞掃革屣云何糞掃鉢比丘破鉢滿五綴擲棄者阿那律取已更綴受持是名糞掃鉢糞掃衣者里巷中棄弊故衣取淨浣補染受持是名糞掃衣糞掃食者若他棄祠祀鬼神食是長老自取食是名糞掃食糞掃革屣者諸比丘所著革屣斷壞棄者拾取更補治著是名糞掃革屣是長老時到著衣持鉢入城欲求食初入城門見一婦人挾篋持飯持草牛屎并火祭祠之具而出是尊者見已作是念此中可有得食理於我爲樂當更求即便捨去從巷至巷遍無所得到池水邊還見前婦人灑掃塗地敷淨草安置祭具祭祀已訖以飯灑散四邊作如是言賢烏來賢烏來爾時尊者在一樹下立尊者威神力故衆鳥無來食者時此婦人見尊者已作如是言汝如瞎眼烏常隨逐人婦人罵已即還時尊者收拾祭食還向精舍諸比丘見已更相謂言是尊者求食極苦難得諸比丘問言尊者得食不答言得但彼中有多過不甘即問有何過答言如是如是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此罵女人爲得幾罪佛言得多罪比丘復問齊幾爲多佛語比丘此女人五百世中常作瞎眼烏一切受身皆當餓死佛言呼阿那律來即呼來已佛問阿那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阿那律汝雖欲少事從今日不聽不與自手取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不授不得取諸比丘聞已水及齒木亦從人受有淨人者便得無淨人者若不能得爾時世尊爲大衆說法有比丘自聞口邊臭在衆人下風而坐不欲令口臭氣熏諸梵行人佛知而故問比丘何故在彼坐如瞋恨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制戒不授不得取諸比丘水及齒木皆從人受有淨人者得無淨人者若不能得口中臭氣恐熏諸梵行人故在下風而住佛言從今日聽除水及齒木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不與取著口中除水及齒木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不與者他不與不從前人受著口中食者除水及齒木水有十種如前說若水濁者應受若水性黃色者飲無罪齒木者有二種一擗二團若比丘口中有熱氣生瘡醫言應嚼齒木因汁者應當受除水及齒木世尊說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食上樹上井中屋上淨廚器受非器受牀船乘心念受道路食上者若食時敷牀若長板若甘蔗束若蘿蔔束若穀豆囊上敷種種坐褥覆上比丘坐時不應問若問此是何等是名不淨若比丘食時風吹塵來坌鉢下草不坌食者得食草葉當受若坌草葉及食者一切更受比丘食時若牛若駱駝等行脚下塵來坌不汙食者得食坌受草葉者當受若坌草葉及食者一切更受若畜生振身塵來若作意受者得名爲受若衆鳥塵來亦如是若比丘食時女人行衣曳地塵起來坌亦復如是若淨人行草葉時比丘應語言懸放若行鹽果菜應語懸放若淨人行果墮草上

即轉去者不名爲受小停者得名爲受果墜
者得取洗噉爛者不應取若淨人行麨抖擻
麨器麨坌墮器中若作意受者即名爲受若
不作意者當更受若淨人持器行麨器墮比
丘鉢中即墮時以手跋去者器故名淨若停
須臾即名不淨若是銅器者當淨洗用若是
木器膩入中當棄若膩不入者得削用若行
飯時抖擻器飯迸空中來比丘作受意者即
名爲受若不作受心者當更受行酥乳酪肉
羹醬等亦復如是若作五年大會時佛生日
得道日轉法輪日阿難大會時羅睺羅大會
時若淨人難得比丘應到菜聚邊受菜行鹽
麨飯亦如是若淨人舉不離地亦得名爲受
但非威儀比丘應語淨人汝舉離地授我若
淨人小不能舉者應言汝稍稍分授我受羹
餅飲食時亦復如是若受酥瓨時繩著地者
應語合是繩舉若淨人小不能舉者應教稍
稍減授我如是一切若鐺鑊熱不得受者當
以兩木橫置地比丘脚躡上當作是言受受
是名食上樹上者淨人樹上食果比丘言與

我果淨人即搖樹落果墮比丘器中者得名
爲受但非威儀如是若以脚若以手若以口
下果時果觸枝葉比丘當更生心言受受得
名受若繩繫懸下若脚若手放繩下時若觸
枝葉者亦當言受受是名爲受若淨人食麨
豆時比丘欲得即從索作是言與我麨豆淨
人不欲與比丘搦淨人手寫著衣械中言受
受得名爲受但非威儀獼猴樹上噉果比丘
欲得果語獼猴言與我果獼猴動樹下果比
丘以器承墮器中者得名爲受但非威儀如
是若手脚口下果時若戲枝葉當更生心言
受受得名爲受是名樹上井者若比丘在阿
練若處住井水滿無淨人比丘自抒井有比
丘言時到可出食井中比丘言我若出者水
更還滿我欲此間食可下食來淨人應盛飲
食著一器中以繩紐繫下食時井底比丘應
語淨人言下繩手捉若井腹邊有生草木者
應教令避之下至井底已比丘應一手挽繩
一手承作是言受受是名受若井水消者自
得取飲若濁者語淨人持新淨瓶紐繫下水

如上說是名井屋上者若比丘在阿練若處
住無淨人比丘自覆屋有比丘語屋上比丘
言食時至可下食比丘言瘀作下亦復難欲
此間食可上食來語淨人持食著器中比丘
上下長竿鉤語淨人著是鉤上作是言受受
是名受下繩亦如是是名屋上淨廚者若新
作僧伽藍不應在東廂北廂作廚屋應在南
廂西廂作廚屋應開風道通利水道出蕩滌
潘水廚屋中當作食棧作食時若淨人小者
比丘得自淨洗銅釜鑊著水已應語淨人汝
知洗米若淨人小不能作者得捉手教洗殺
寫抒飯若食器不覆者語令覆若無淨人者
若有淨席淨氍淨板得自覆但懸放覆上若
曬穀時比丘在穀上行者當脚處使淨人挑
去若師子虎狼逐女人欲心逐比丘捨走不
著雖蹈無罪若穀聚天雨者當使淨人覆若
無淨人者淨席得遙擲覆上得捉淨墼石擲
鎮上若新作僧伽藍淨廚東有種種物有淨
油有七日油或麨瓨石灰瓨鹽瓨草屑瓨石
蜜瓨塗瓨甘蔗束竹束脯束染樹皮束淨屋

中在一處比丘語比丘言汝取七日油來比丘誤捉淨油來比丘雖遥見知是淨油不得即語恐其驚懼破器物故待來至已問言長老是何等油答言七日油當語置置不得名字得作七日受持若言長老汝取淨油來比丘誤持七日油來不得即語應待來至已問言長老是何等答言淨油當語置置故名七日油如是語取石灰坑誤持麨坑語取草末坑誤持鹽坑語取塗坑誤取石蜜坑語取竹束誤取甘蔗束語取染樹皮束誤持脯束來廣說如上比丘語比丘言長老汝往審悉看灰坑已持來此比丘往內手坑中把麨看此坑故是淨若把麨還著坑中者即名不淨如是草末坑塗亦如是若言汝審悉看竹已持來比丘往拔甘蔗看時故是淨若還刺束中舉束不淨如是脯束亦爾若淨廚屋破穿漏語淨人出廚裏一切物出已當塞鼠孔掃地用拒磨塗之壁底作墫埵以次大者在下小者著上比丘得在中央立指示安置乳酪酥油蜜石蜜鹽不得見廚屋壞而不治當隨治事是名廚屋器受者一切葉若捲者是器舒者非器若槃有緣深沒麨麥者名爲器若牀若坐牀繩織織者是器若希織者非器船在水中非器在岸上者是器若車駕牛時非器無牛時是器若比丘乞食時店肆家以斗盛麨與比丘斗鎖連諸升或五升四升三升二升一升相連比丘爾時應語施主解後升令相離已授我若鎖不可得解者比丘當從索葉已令寫葉上受是名器受非器受牀受者若比丘牀上坐若禪若眠淨人持食來著抱中若覺者即是受若不覺者覺時欲食者當從淨人更受若不欲食者當自捉已授與淨人如是著牀上懸牀邊亦如是若比丘棧閣上有淨食若衣鉢取衣鉢時動淨物一切盡不淨若堅不動無罪若比丘衣架上有酥油瓶比丘取衣時動者亦如是是名牀船者船上載十七種穀穀上數蘧篨若席覆上比丘得在上坐不應名字若名字者是不淨若此船卒爲風吹若下流若迴波漂船上岸者一切皆不淨若繩若竹篙不離水者是淨是名船乘者若大車上載十七種穀穀上數蘧篨席覆上比丘在上坐不應是名是名者即不淨若小車上有淨物若衣鉢若比丘取衣鉢時動淨物者一切不淨應語淨人與我取衣鉢不得以牛作淨上時應使淨人先上然後比丘上下時比丘先下淨人後下若載下坂時車翻離地離牛一切皆不淨若下坂若車翻牛身及緪尾不離車者一切是淨是名乘心念受者有登瞿國是邊地邪見人惡比丘故不授食爾時當滿荼邏規地作相若葉弊鉢下逕作是言受受下時覺墮鉢中時不覺得名爲受但非威儀墮時覺初下時不覺得名爲受但非威儀下時墮鉢中時盡覺是名善受若比丘乞食時若烏鳥墮肉段比丘鉢中下時覺非墮時是名爲受但非威儀墮時覺非下時是名受但非威儀下時覺墮時覺是名善受是名心念受道路者比丘欲共商人行語商人言借我淨人答言可爾臨發時便言我無淨人有牛尊者須者當取使淨人長囊盛種種粮食計日日食分作一齋已紐

結著牛上至食時當使淨人取若無淨人者一人挽紐一人承取口言受受是名爲受若囊中粮食盡道里未至所在者當解囊淨浣已更求粮食著囊中紐結如前所在道行時當隨時與牛食著涼處不得使苦惱到已牛還本主若比丘隨道行過甘蔗園邊從守甘蔗人乞作是言長壽施我甘蔗答言尊者自取比丘言長壽我不得自取又復言若欲食者便自取若不飲食者便去比丘爾時以繩紐繫好甘蔗著牛頭作如是言知是衆生甘蔗園邊有火聚即驅牛行過火不使燒牛使甘蔗得作淨已一人扶舉牛頭一人解紐作是言受受是名爲受蕪精根亦如是若牛食蕪精根時比丘捉牛頭頓遜受受得名爲受但非威儀比丘隨道行時淨人邊合囊受及繩未離地得名爲受但非威儀當教合繩授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六

音釋

鞅倚兩切羈也　簿栰簿蒲街切栰房越切簿栰編竹木爲桴也　舁羊諸切兩手共舉也　坌蒲悶切塵坌也　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抖擻振舉貌　項胡江切長頸兕也　鐺楚耕切鼎屬　穀宅耕切觚也　挠所臻切擇取物也　棧仕諫切棚也 職九　籧篨籧求於切篨陳如切 廿八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七　職十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來以一食故身體輕便得安樂住汝等亦應一食一食故身體輕便得安樂住爾時尊者跋陀利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一食何以故我朝暮食者乃得安樂佛告跋陀利汝不能一食者晨起持二鉢入村乞食一鉢朝食一鉢中食故是二食如是第二第三教猶言不堪爾時諸弟子盡受世尊教唯除跋陀利跋陀利慚愧故三月不到佛所如跋陀利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衞城爾時諸比丘非時乞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非時乞食忘失道果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汝等出家人非時乞食正應爲世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非時乞食此中亦應如優陀夷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日冥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夜食我等在

家人尚不夜食此輩失沙門法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夜食正應爲世人所嫌從今日後前半日聽食當取時若作脚影若作刻漏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食前入聚落乞食食後詣諸園池水上世人聚集遊戲處乞食爲世人所譏汝等看是沙門釋子於我等家中乞今來池上復從我乞壞失道法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即呼來已佛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問比丘汝晨朝乞食用作何等答言時食復問汝食後乞者復作何等答言舉作明日食佛告比丘汝云何停宿食食從今日不聽非時食不聽停食食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跋陀利慚愧得意故入聚落時如入軍陣爾時捉兩鉢入聚落乞食得已一鉢作今日食一鉢明日食時諸比丘欲入聚落乞食呼跋陀利言長老共入聚落乞食來答言汝等自去我不能去諸比丘言長老大得善利汝能一食得二日安隱答言我不一食得二日安隱我入聚落時如入軍陣故便持兩鉢弁乞二日食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跋陀利來即呼來已佛問跋陀利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雖欲省衆緣事從今日後不聽汝非時食不聽停食食如跋陀利綖經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阿那律在仙人山岐黑方石上曬穢爛麥飯佛即以神力往至其所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聲聞弟子有信心歡喜明日欲依是故不八聚落乞食佛言汝雖欲省衆因緣從今日後不聽汝非時食停食食佛以神力即還舍衛城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非時食波夜提若比丘停食食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非時者若時過如髮瞬若草葉過是名非時食者麨飯麥飯魚肉若雜食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者如上說停食者名過時須臾須臾者二十念名一瞬頃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豫二十羅豫名一須臾日極長時有十八須臾夜極短時有十二須臾夜極長時有十八須臾日極短時有十二須臾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若一一停食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時受非時受故受不故受少受多受疾疾受徐徐受雪冰受時受者時受時食無罪若時過髮瞬若草葉過此時食者一波夜提停置過須臾食者犯二波夜提犯非時食停食食

非時食者非時受非時食得一波夜提停過須臾食得二波夜提非時食停食食如是故受不故受多受少受疾疾受徐徐受如是種種差別受雪者比丘欲食雪當從淨人受若無淨人者當洗手令淨自取食冰雹亦如是

是名冰雪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直麤洗五指頭復不得齊掖當齊腕以前令淨不得粗澀洗不得揩令血出當以巨磨草末若灰土淨洗手揩令作聲淨洗手已若更相揩者便名不淨應更洗鉢若洗鉢已濕時重摩拭

者已名不淨當停使燥比丘食前時當護淨
手若摩頭若捉泥洹僧華屣若捉盛酥油華
囊當更淨洗如前若捉僧伽梨鬱多羅僧當
更以水洗比丘欲出乞食時應淨洗手著入
聚落衣著入聚落衣已復洗手持鉢入聚落
若冬寒時內鉢著囊中欲到聚落邊若池水
若流水上應淨洗手若無水者當入聚落中
到比丘住處乞水洗手若復無者往比丘尼
精舍中求水若復無者當到信心優婆塞家
求淨水若復無者當開鉢囊出鉢捉一處乞
食得食已還出聚落到池水若泉流水當置
鉢淨草上然後淨洗手洗淨石若草葉洗已
鉢中指所觸飯當挑棄已瀉飯置石上若草
葉上瀉時不得於不淨手捉處瀉瀉已當更
淨洗鉢還盛著鉢中而食食已若有殘食當
瀉聚石上捨去比丘明日復入聚落乞食都
無所得空鉢而出不作意還從本道來見本
石上飯聚故在若有淨人當使淨人受已得
食若無淨人者有烏鳥食處當洗挑却得自
取食若淨人持下淨手行麨飯僧上座得不

淨餘者得名爲淨若淨人持淨麨瀉不淨麨
上得挑取上若持不淨麨瀉淨麨上一切不
淨若持淨麨瀉置不淨器中得挑取中央若
抖擻筐一切不淨若比丘食麨時以手摩口
即名不淨當更洗手若兩手相揩摩者即名
不淨當更洗若比丘病須粥當使淨人煑若
阿練若處淨人難得者得自淨洗不受膩鐺
銚著水得自然火令沸使淨人知著米著米
已比丘不得復然當使淨人然沸已若淨人
欲去得受取自然煑熟熟已與病人若比丘
服吐下藥醫言應與清粥若不得者便死當
云何爾時應以洮米瀋汁槽盛漬病比丘若
病人不堪者取不破稻穬漬七過淨洗盛著
囊中繫頭淨洗器煑之不得令稻頭破若破
者不得與病比丘若阿練若處淨人病還使
淨人煑粥與若無淨人者得淨穀已比丘得
自舂作粥與淨人淨人若食不盡比丘不得
自食亦不得與餘比丘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有居士生一女端
正無比父母歡喜滿月已爲作吉祥會父母

作是念此女端正世之希有若國王聞者或
能强取我當爲作不吉之字即字爲瞎眼此
女漸漸長大王相師見之即問言此誰家女
有人答言某甲居士女王相師作是念此女
人相應爲王大夫人相師即白王言某甲有
女每相應爲皇后便可納之王即遣人往問
此女名字何等即答言字瞎眼即還報王王
言此字不吉非我所須後有人娶已父母呼
歸家中夫主遣使呼婦婦家答言當送即辦
送女之具作種種餅比丘次行乞食到其家
女母見比丘信心歡喜言尊者須餅不答言
須即與種種餅滿鉢持去是比丘得是餅已
還精舍喚諸知識比丘共食諸比丘言長老
此餅甚好汝何處得答言瞎眼女家得諸比
丘聞已復往其家復得如前如是一一往索
送女之具都盡如是第二第三日夫復遣人
喚復言小待作送禮具諸比丘日日往乞都
盡以婦不時還故其夫大瞋作是言我遣信
往喚但言禮具不辦而遂不來必有外心即
便遣去更求他女瞎眼母聞女被遣即大悲

泣女亦愁惱坐毋不時送故便見被遣諸比
舍人問言汝等何故愁憂涕泣即以上事具
答隣里隣里人責言汝何不先送女已別作
飲食施諸比丘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佛言呼此諸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
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受送
女食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城中有估客
主名無畏與諸估客欲共遠行時估客婦家
中爲辦種種行粮諸比丘次行乞食往到其
家估客婦見已信心歡喜問言尊者須麨不
答言須即分行粮盛滿鉢施與比丘比丘得
已持還入迦蘭陀竹園精舍喚諸知識比丘
共食諸比丘問言汝何處得是好食答言某
甲估客家得諸比丘聞已即往其家如是人
人往乞行粮都盡如是第二第三日辦粮諸
比丘隨來乞盡乃至第四日辦粮已行不及
伴爲賊所劫財物都盡估客婦聞已憂惱悲
泣隣人問言汝何故如是即具以上事答隣
人隣人言汝何不先辦粮發遣行人然後別
作施諸比丘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
尊佛言呼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問諸比丘汝
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施者不
知量受者應知量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
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乞行粮佛
告諸比丘依止王舍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
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
丘往白衣家自恣與餅麨得受兩三鉢出外
共不病比丘食若過受出外不共不病比丘
食者波夜提比丘者若一若二若衆多白衣
家者刹利婆羅門毗舍首陀羅家自恣與若
餅若麨餅者所謂大小麥米豆如是等種種
餅麨者大小麥米豆如是等種種麨二鉢者
極得受三鉢持出外者從意所向不病比丘
者有力能往其家不病比丘共食者所賫食
來應共食若不共食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
上說送餉行粮餅麨不爲比丘爲送粮自恣
與送餉者如送瞎眼女等行粮者如無畏估
客主等餅麨者如上說不爲比丘者本爲餘
人作爲送粮自恣與者如瞎眼女瞎眼母自
恣與如估客估客婦自恣與比丘得受三鉢
持出外應共不病比丘食若比丘作是念誰
能作多事爲語優婆夷言盛一鉢著器中復
盛一鉢著餘器中自受一鉢已語女人言若
有比丘來者與是一鉢復有來者與是第二
鉢後若復有來者更莫與若與者汝少福德
比丘持食出已道中若逢比丘者應作如是
言某甲家有食汝當自取分第二比丘亦復
如是非送女餅非行道粮爲比丘作不爲送
粮不自恣與非送女餅者非如前瞎眼女非
道粮者非如無畏估客等爲比丘者爲比丘
作不爲餘人不爲送粮者除此二事爲餘人
作得取不犯不自恣與隨得持去若瞎眼女
去後母與得取無罪若女至壻家已與得取
無罪若估客發去已估客婦後與得取無罪
若估客到所在已與得取無罪若彼家婦女
娶婦飲食節會日比丘往到其家主人作如
是言尊者我欲遣信請恐不可得何況自來
如是得自恣取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羣比丘到酥

處乞酥油家乞油乳家乞乳酪家乞酪蜜處
乞蜜石蜜處乞石蜜魚處乞魚肉處乞肉爲
世人所譏作如是言瞿曇沙門無量方便讚
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毀呰多欲無猒難養
難滿而今是沙門不能乞麤食而從酥家乞
酥乃至肉家乞肉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
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
來已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
語六羣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
便讚歎少欲毀呰多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
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乞美
食食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尼拘律樹精舍
佛以五事饒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病
比丘佛知而故問汝病何似爲有損不答言
不損佛言汝不能索隨病食隨病藥耶答言
能乞但世尊制戒不聽乞美食是故不敢乞
我無檀越無人與者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
丘乞美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者皆
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若諸家有如是美食食酥油蜜石蜜
乳酪魚肉如是美食不病比丘爲身索者波
夜提家者如上說酥油蜜石蜜乳酪魚肉如
上第二盜戒中說如是名爲美食病者世尊
說無罪病者黃爛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
咳嗽消肅風腫水腫如是種種是名爲病爲
病身者爲已索若自索若使人索食者波夜
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熱病醫言此病
應服酥得乞酥不得往不信家索何以故索
時譏比丘但貪美味故索酥譏嫌比丘長短
者不得往索當到信心優婆塞家索得時當
自籌量若比丘風病醫言應服油爾時得乞
油不得從榨油家乞亦不得到不信家如酥
中說若比丘水病醫言此應服蜜爾時復得
乞蜜不得到採蜜家乞亦不得到不信家索
如酥中說若比丘乾消病醫言此應服石蜜
不得到榨甘蔗家索不得到不信家索如酥
中說若比丘中冷醫言應用石蜜酪二種合
服不得到不信家索如酥中說若比丘下病
醫言此應服乳爾時得從放牛人邊乞乳得

時當籌量取若比丘欲使吐下服吐下藥醫
言當先服魚汁爾時得乞魚汁不得從捕魚
家乞不得到不信家乞如上說若比丘欲剌
頭出血若服吐下藥醫言此應服肉汁爾時
得乞肉汁不得至屠家不信家乞如上說若
比丘乞食行到量酥人邊量酥人言尊者欲
求何等答言欲乞食白言無食正有此酥若
須當與比丘爾時須者得受滿鉢無罪若有
伴者得勸與無罪如是量油蜜石蜜乳酪亦
如是若比丘乞食得麨飯滿鉢鍵鎡中無所
得得從索漿若檀越言無漿正有肉汁須者
當與爾時得取若復問言亦有肉須者當與
爾時得滿器取無罪亦得從榨甘蔗家索甘
蔗漿若言無甘蔗漿正有石蜜須者當與比
丘須者得取滿鉢無罪亦得勸與伴亦得到
榨油家乞麻滓若主人言我無麻滓須油者
當與須者得取滿鉢無罪亦得勸與伴得乞
酪底清汁若言我無酪下清汁正有乳酪須
者當與比丘須者得取滿鉢無罪亦得勸與
伴得乞甘蔗得爲客比丘遠行比丘乞美食

施一食處處　食足强勸彼　不受食而食
非時停食食　兩三鉢美食　衆食最在後
第四跋渠竟（祇洹精舍中梵本疊嗽問無此衆食戒矣）
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人篤信
恭敬尊重供養衣食牀臥病瘦醫藥爾時出
家外道亦在舍衛城世人不供養恭敬尊重
衣食牀臥病瘦醫藥時有衆多出家外道集
論議堂作如是論是沙門瞿曇住舍衛城祇
樹給孤獨園世人深信恭敬尊重供養衣食
牀臥病瘦醫藥我等不得尊重供養衣食牀

若自在道行時亦得乞若比丘一處乞得八
種美食各各別食得衆多波夜提若比丘八
種食異處乞一處食得一波夜提衆多處乞
各各別食得衆多波夜提一處并索得種種
食合一時食得一波夜提不病時乞病時食
得越毗尼罪病時乞不病時食無罪疾時乞
病時食無罪不病時乞不病時食波夜提不
隨病索隨病食無罪隨病索不隨病食得越
毗尼罪隨病索隨病食無罪不隨病索不隨
病食無罪何以故出家人因他活命故是說

臥病瘦醫藥誰能往沙門瞿曇法中出家修
梵行誦習彼法已還我法中我等展轉相教
亦當還得供養與彼無異時外道作如是論
已皆言須深摩者於我衆中最爲第一可遣
到沙門瞿曇法中出家受彼律儀還來入此
時外道語須深摩十一作如是言沙門十二瞿曇在祇
洹精舍多人供養尊重我等不得此利汝今
可往沙門瞿曇法中出家修梵行受誦彼經
已還我法中展轉相教亦當還得供養與彼
無異須深摩聞是語已出舍衛城往祇洹精

舍精舍門間見有諸比丘經行坐禪須深摩
即往諸比丘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作是言
我本是外道今欲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足
此中應作何等諸比丘答言若本是外道欲
於如來法中出家者當試之四月四月過已
得諸比丘意者當與出家時須深摩即受教
行四月過已得諸比丘意便與受具足受具
足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爾時有
衆多比丘來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作
是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 究行已立更不受

後有說是語已頭面禮佛足而退是諸比丘
去未久須深摩頭面禮佛足已詣彼比丘所
共相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問諸比丘言長
老向在佛所自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梵行
已立更不受後有答言如是時須深摩復問
言長老如是知十九如是見得清淨十三天眼見衆生
死此生彼好色惡色善趣惡趣見衆生身行
惡口行惡意行惡誹謗賢聖自行邪見教人
行邪見身壞命終墮三惡道又見衆生身行
善口行善意行善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身

壞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人中如是過人清淨
天眼長老得不答言不得復問尊者如是知
如是見得宿命智知過去一生二生三生四
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乃至劫成劫壞名姓
種族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如是無數劫事長
老知不答言不知復問離色過色無色寂滅
解脫身證具足住是諸解脫長老得不答言
不得須深摩言向者所問諸法皆言不得云
何於世尊前自言我已得證我生已盡梵行
已立更不受後有誰當信者諸比丘答言長

老我是慧解脫人須深摩言所說簡略義相未現可更廣說比丘言雖義相未現我自了知慧解脫人時須深摩聞諸比丘語已作是念我當往詣世尊所問如是事世尊有所解說我當受持作是念已從座起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具以上事廣白世尊是事云何佛告須深摩先法智後比智須深摩又白佛言世尊所說隱略我猶未解佛告須深摩汝雖未解故先法智後比智須深摩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猶未解唯願世尊廣爲我說佛告須深摩我還問汝隨汝所解答我須深摩於意云何緣生故有老死不答言如是世尊佛言善哉須深摩於意云何無明緣故生諸行不答言如是佛言善哉須深摩於意云何生緣滅故老死滅不乃至無明滅故諸行滅不答言如是善哉須深摩佛告須深摩若比丘於此法中正觀正知所應得者盡皆得不答言如是又問須深摩汝知緣生故有老死不答言如是緣無明故有諸行不答言如是又問生緣滅故老病死憂悲苦惱盛陰滅不答言如是無明滅故諸行滅不答言如是佛告須深摩汝知如是法者汝得天眼宿命智諸解脫不答言不得世尊佛告須深摩汝自言知如是諸法而復言不得是諸功德誰當信者須深摩白佛言世尊我爲無明惡邪所纏縛故生如是邪見我從世尊所廣聞正法滅惡邪見得法眼淨須深摩即頭面禮佛足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於如來正法中賊心出家爲偷法故世尊大慈唯願受我悔過佛告須深摩汝癡如小兒於佛正法中爲偷法故賊心出家我受汝悔過佛告須深摩譬如有人犯罪於王王使人裂解支節刵耳劓鼻鋸解刀析段段斫截象蹈馬蹹如是種種苦毒斷命汝於佛法中賊心出家爲偷法故罪過於是我受汝悔過於賢聖法中得增長故從今日後勿復更作以世尊度須深摩故毗舍離栴檀鉢降伏外道目連作神足故人民倍生敬信得利養因是故諸外道横作誹謗世尊如孫陀利經中廣說佛未出世時外道得種種供養佛既出世一切外道皆失利養何以故知佛法深妙故如孔雀鳥本生經中廣說爾時世尊厭世供養還向舍衛城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食已彷徉經行自收牀褥不語衆及侍者佛獨遊行憍薩羅國爾時諸比丘往阿難所語阿難言長老世尊今後彷徉經行已自收牀褥不語衆僧及侍者佛獨遊行憍薩羅國阿難答言長老若如來應供正遍知食後彷徉經行自收牀褥不語諸比丘及侍者獨遊行者欲求靜寂故諸比丘不應隨從爾時世尊從憍薩羅國遊行到彼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住時五百羣象遊行象王恒在後得濁水踐草厭患羣衆故亦復獨來詣此樹下象王既到樹下見佛已即以鼻拔草蹈地令平以鼻盛水灑地奄塵又取輭草敷以爲座屈膝請佛令坐見佛坐已即便請佛三月供養佛知象意即受其請佛因是事而說頌曰

獨善無憂　如空野象　樂戒學行　奚用伴爲

爾時象王取好藕根淨洗已授與世尊佛住三月受象王供養爾時五百比丘三月不見

佛故往詣尊者阿難所白言長老我等久不見佛又不聞法我等今欲往禮覲世尊聽受法教阿難答言諸長老可小停此須待我還答言善哉阿難即往尊者大目連所作如是言長老五百比丘來詣我所言久不見佛不聞正法欲往詣佛禮覲供養聽受法教長老觀佛爲在何處目連即入三昧觀一切世間見佛在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受象王供養見已即向阿難說此偈言

捨離蓮華池　身體鮮滿足　身無垢清淨
樂獨靜林中　得甘露深法　相好身具足
心清淨無垢　捨衆樂靜林

目連說此偈已語尊者阿難世尊今在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受象王供養汝欲往者今正是時尊者阿難還到諸比丘所作如是言世尊今在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受象王供養我等今共往世尊所禮覲問訊諸比丘聞阿難語已即便共去往波利耶娑羅林賢樹下去世尊不遠阿難語諸比丘言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在阿練若處不應徑往長老等可小住此我當先往答言善哉阿難即往詣佛佛遥見阿難來作如是言善來阿難久不見汝尊者阿難頭面禮佛足已作如是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佛言如來少病少惱安樂住受象王供養問阿難言比丘僧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乞食不疲行道如法不答言世尊比丘僧少病少惱安樂住乞食不疲行道如法即復白言五百比丘今在林外欲來奉覲唯願聽許佛言聽入阿難即往諸比丘所語言長老得大善利世尊聽入諸比丘即隨阿難俱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時坐中有一比丘作如是念云何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次第得漏盡作是默念不敢問佛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即告阿難言此坐中有一比丘作如是念云何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次第得漏盡默作是念而不敢問佛告阿難我先已爲諸比丘說陰界入十二因緣觀若比丘如是知如是見得盡諸漏是比丘聞世尊語已即作是念色是我爾時世尊知是比丘心之所念復告阿難是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阿難當知若有比丘作如是觀色是一切諸行無明觸受生愛阿難愛何因何緣何生何轉阿難當知愛者受因受緣受生受轉阿難當知受者觸因觸緣觸生觸轉阿難當知觸者六入因六入緣六入生六入轉阿難當知六入是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觸是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受是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受是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行是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無明是有爲法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如是阿難若比丘如是知如是觀次第得盡有漏是比丘聞是語已作如是念色非我色是我所有佛知彼比丘心中所念復告阿難言是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我色是我所有阿難當知若比丘作如是觀色一切諸行無明觸受生愛愛何因何緣何生何轉阿難當知愛是受因受緣受生受轉乃至無明有爲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是比丘聞是語已作如是念色非是我亦非是我所有我中有色佛知是比丘心中

所念乃至無明有爲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是比丘聞是語已作如是念色非是我非是我所有亦非我中有色色中有我佛知是比丘心中所念已乃至無明有爲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是比丘聞是語已作是念若色非是我非是我所有非我中有色非色中有我者受是我想行識亦如是若五陰非是我非我所有非我中有五陰非五陰中有我者云何而有我佛告阿難若如是觀五陰一切諸行無明觸受生愛阿難愛何因何緣何生何轉愛受因受緣受生受轉阿難當知受觸因觸緣觸生觸轉阿難當知觸六入因六入緣六入生六入轉阿難當知六入是有爲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乃至無明有爲行因緣和合生無常摩滅法如是阿難若比丘如是知如是觀次第得盡有漏是比丘聞是語已得法眼淨比丘復重思惟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我無我所有佛語阿難是比丘作是思惟時不受一切法得盡諸漏心得解脫佛爲比丘說是法時五百比丘心得

解脫皆成羅漢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共住秋月非時寒雨比丘持空中大木然火木中先有大蛇蛇得火熱即出擧頭逐諸比丘諸比丘展轉相語高聲大聲蛇出蛇出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何故高聲大聲答言非時寒雨諸年少比丘持空中木然火木中有蛇得熱故出逐諸比丘諸比丘見已展轉相語是故大聲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告諸比丘然火有七事無利益何等七一者壞眼二者壞色三者身羸四者衣垢壞五者壞牀褥六者生犯戒因緣七者增世俗言論有此七過故從今日後不聽然火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五事利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患疥瘙佛知而故問比丘調適不不苦不答言我病疥瘙不樂火炙身得安隱世尊制戒不得然火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丘得然火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提金毗盧跋提在塔山安居竟至舍衛城禮覲世尊著被雨衣染色脫壞佛知而故問比丘何故著被雨衣答言世尊制戒不得然火是故不得煮染更染佛言從今日後除因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無病自爲然火若草木牛屎若自然若使人然波夜提除因緣比丘者如上說病者無罪病者若癬疥瘙黃爛風病如是種種病須火得樂者聽然草者一切草及蘆荻竹等木者一切木若破若完牛屎者若自然若使人然除因緣世尊說無罪因緣者若直月若監知食事若次直然火然燈溫室中然火若爲和尚阿闍梨然火者煖水若熏鉢染衣然火無罪除因緣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持薪火著薪上著草上牛屎上木札上糞掃上波夜提如是乃至持糞掃火著薪上草上牛屎上木札上亦如是比丘向草木火中有已然者有未然者比丘跋聚者波夜提若跋火落未燒地越毗尼罪得持鐵塼瓦跋火聚無罪若旋火作輪波夜提若比丘向火火上截草著火中隨截一一波夜提若然草木火

波夜提若然莖種得二波夜提犯然火殺種若破若水淨若有因緣事然無罪若結有穀若穢有穀然得二波夜提然火殺種應水作淨有因緣然無罪若然髮馬尾駱駝毛等得越毗尼罪若然皮得越毗尼罪若燒餅越毗尼罪若燒毒藥及炭越毗尼罪若食不消得燒鐵鏁脚案腹無罪若華屣跋火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雇人作塼作泥是作人或宿僧食堂中禪坊中温室中涕唾不淨大小便處處穢汙妨諸比丘坐禪行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雇作人處處穢汙妨諸比丘坐禪行道不答言實爾佛言何故爾答言我欲使作人早作晚止得盡錢直佛言雖爾從今日後不得與未受具足人同室宿復次佛爲菩薩時在家父王愛惜恐轉輪王種滅愁憂泣淚不聽出家以懷妊羅睺羅故便捨出家佛告諸比丘如來柔輭樂人無有能過父王爲作三時殿春夏冬如柔輭綖經中廣說乃至如來得成等正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何故乃六年苦行如是佛言非但今日如鳥本生經中廣說諸比丘白佛言云何魔波旬恒欲壞亂世尊佛言不但今日如鼈本生經中廣說迦維羅衛國父子相見應此中廣說乃至大愛道耶輸陀羅云何出家應此中廣說佛爲親里故還迦維羅衛國諸清信人爲佛作廁屋佛雖不須順世人故受時尊者羅睺羅露地眠時夜風雨即往尊者舍利弗房前扣戶問汝是誰答言和尚我是羅睺羅語言汝但彼住復到尊者大目連房前扣戶問言汝是誰答言阿闍梨我是羅睺羅語言汝但彼住如是復至餘房皆言彼間住即往到世尊廁屋中枕廁板而卧夜有黑蛇亦畏風雨故欲來入廁屋中佛常觀衆生見此黑蛇欲入廁屋畏蛇惱羅睺羅故即放光明自至廁上作是言汝是誰世尊我是羅睺羅佛言羅睺羅汝乃在此耶答言世尊我得是處已爲過多佛即以金色細滑手扶令起拂拭身上塵土已將入自房指示牀前言汝此中住時如來以與諸弟子制戒是故世尊跏趺坐到地了已告諸比丘如來慈心故因羅睺羅使諸弟子得安樂住從今日後聽未受具戒人得三夜同室宿四夜時應別住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羅睺羅六年在胎佛告諸比丘往昔有仙人名梨波都詣王求相見王報仙人汝且住無憂園中須臾當與相見作是教已乃至六日不與相見爾時王者羅睺羅是以是因緣故六年在胎如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同屋過三宿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未受具足者除比丘比丘尼比丘尼雖受具足亦不聽共三宿三宿者限齊三宿同屋者共一覆一障宿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一房別戶有隔無罪異房共戶波夜提一房一戶波夜提異房異戶無罪有障有覆波夜提有障半覆越毗尼罪有障無覆無罪有覆有障波夜提有覆半障越毗尼

罪有覆無障無罪比丘房內宿未受具戒人房內宿波夜提比丘房內宿未受具戒人半身在內越毗尼罪若盡出外無罪未受具戒人房內宿比丘房內宿波夜提未受具戒人房內宿比丘半身在內越毗尼罪若盡出外無罪若比丘在房內先卧未受具足人後來入卧一一波夜提若比丘若未受具足人夜中若起大小行若起已還眠如是一一波夜提若衆多未受具足人先入眠比丘後來眠犯一一波夜提夜中間若起大小行已還卧隨起一一波夜提若三宿與未受具足人同屋宿第四宿時當異房若露地露地天大風雨雪寒時當還入房坐至地了若比丘老病不堪坐者當以縵障若齊項若齊掖縵下至地當用緻物作不得容猫子過若比丘在道行時得共未受具足人同屋三宿第四夜當別宿若露地宿若天風雨雪寒時當入屋如是如上張縵作障若無障縵坐至地了若老病不能坐者若未受具足人可信者應語言汝眠我當坐比丘欲眠時當喚使覺我眠時汝坐若眠者汝無福德此同室宿戒罪未悔過復共宿者罪轉增長悔過已當別房宿更得共宿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僧集欲作羯磨時優波難陀不來即遣使往喚言長老僧集欲作羯磨喚長老優波難陀知戒律相與羯磨欲與羯磨欲已取欲比丘言汝與欲後勿復有餘言時優波難陀共行弟子僧中作舉羯磨作舉羯磨已來到和尚邊作是言和尚何以與是欲師言何以故弟子言衆僧為我作舉羯磨師言我不知聞是語已便作是言長老我不與欲不好不好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此羯磨欲時諸比丘聞已慙愧不樂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乃至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與欲已復言不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是欲汝云何不問便與欲從今日後不聽不問事與欲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欲已後瞋恚不喜作如是言我不與欲不好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此欲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與欲有二種問與不問與問與者問取欲人作何等事答言作折伏羯磨與折伏羯磨欲乃至舉羯磨與舉羯磨欲如是一一羯磨問已與欲是名問與不問與者我與羯磨欲如是三說如是得通名與一切羯磨唯除布薩自恣是名不問與欲後者作羯磨竟瞋恚不喜者瞋名九惱及非處起瞋第十恚名學人凡夫有乃至羅漢亦有不喜作如是語我不與欲不好與羯磨不成就我不與是欲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僧集欲作羯磨一切盡應來若有緣事若熏鉢染衣若病塔事僧事有緣事爾時當與欲不得與欲已後作是言我若彼聞者此事不應如是作若先已與欲羯磨者後當隨喜若僧中與欲已後更違者波夜提若衆多人中若長老比丘前若和尚阿闍梨前與欲已後更違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優波難陀是難陀弟語難陀共行弟子作如是言共汝入聚

落到彼當與汝美飲食我若作非威儀事汝勿向人說我是汝叔父此中應如三十事中廣說乃至語難陀言汝弟子云何在梵行人前說我過難陀即嫌弟子汝是弊物云何在梵行人前說我弟過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云何語比丘作是言共汝入聚落到彼當與汝美食到已發遣令還從今日後不聽遣還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語比丘作如是言共入聚落到彼當與汝食若自與若使人與後欲驅去作是言汝去我共住共語不樂我獨住獨語樂作是因緣不異驅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聚落者如上盜戒中說後不與者自不與又不使人與作是言長老汝去我共汝住共語不樂我獨住獨語樂驅者波夜提者如上說欲道中作非威儀事即精舍中留者越毗尼罪欲道中作非威儀道中遣還者越毗尼罪欲聚落中作非威儀事聚落中遣者波夜提不得將去已驅還若刀不能得二人食得遣還無罪若能得二人食應共食若為取藥呼醫師遣者無罪若不能得者應時發遣若有請食處應遣請食處食若無請食處精舍中有食者遣還精舍中食若無請食無精舍中食得語言長老汝自行求食若作非威儀事視瞻不端發遣者無罪若作勳鉢染衣事發遣者無罪驅比丘者波夜提驅比丘尼者偷蘭遮學戒尼沙彌沙彌尼者越毗尼罪下至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尊者阿利吒謗契經作是言如來所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時諸比丘作是言長老阿利吒莫謗契經此是惡見不善見墮惡道入泥犁中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阿利吒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一諫二諫三諫不止佛告諸比丘是阿利吒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者汝等當於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衆僧中三諫屏處諫者應當問作是言長老阿利吒汝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時屏處應諫作是言阿利吒汝謗契經此是惡見不善見當墮惡道入泥犁中長老我慈心諫汝饒益故汝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汝當捨此事阿利吒言是好見善見我相承以來父母知識常用此見我今不能不問父母知識而捨此見若如是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者乃至衆多人中三諫若不止者應衆僧中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阿利吒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若僧時到僧今亦復於僧中三諫令捨此事衆僧中應問長老阿利吒汝實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耶答言實爾僧中應諫諫法者作

是言阿利吒汝莫謗契經謗契經者墮惡道入泥犂中長老僧欲饒益汝汝當受僧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汝當捨此事阿利吒言此是好見善見我父母以來相承用此見我不能不問父母而捨此見如是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阿利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言如來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不捨此事汝等應與阿利吒比丘作舉羯磨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是語長老世尊說法我知世尊說障道法習此法不能障道諸比丘應諫是比丘作是言長老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說障道法實能障道汝捨此惡事諸比丘諫是比丘故堅持不捨如是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僧應與作舉羯磨已得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世尊者是一切智人一切見人法者世尊所說世尊所印可世尊說者世尊自說印可者諸弟子說世尊印可說者句句分別說知者是智等智知障道法者五欲眼見色愛念心悅生欲著如是耳鼻舌身細滑亦如是習者行是事不能障道者不障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諸比丘者若一人若衆多人若僧是比丘者如阿利吒比丘莫謗世尊者不實取不好取三諫者若一人若衆多人若僧波夜提者如上說乃至三諫若捨者好若不捨者僧應作舉羯磨波夜提悔過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七

音釋

瞬輸閏切目動也　銚徒弔切燒器也　洮徒刀切淅汏也　穬古猛切麥也　癰於容切腫也　痤昨禾切癤也　痔直里切後病也　搾側嫁切打油具　刖魚厥切斷足也　刵仍吏切斷耳也　劓魚器切截鼻也　蹹達合切踐也　疥瘙疥居拜切瘙蘇到切疥瘙皮上小痒瘡也　秸訖黠切禾稾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八上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阿利吒比丘不捨惡見衆僧作舉羯磨已往尊者難陀優波難陀所見已讚言善來即起迎與小牀坐洗足水與塗足油非時漿與房舍牀褥臥具共法食味食阿利吒比丘到祇洹精舍門前語諸比丘言長老汝等與阿利吒比丘作舉羯磨謂更無住處耶我乃更得諸梵行比丘共住與我房舍牀褥臥具共我法食味食汝等早舉我者當早得如是好住諸比丘聞是語已慚愧不樂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等來來已佛問難陀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衆僧作舉羯磨已復共法食味食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比丘作惡見不捨僧作舉羯磨未作如法共食共同室住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人聞惡見者如阿利吒等謗契經未作如法者僧未與解舉擯羯磨共食者共法食味食共住者同界同室者共同一覆一障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有比丘爲和尚阿闍梨所嫌比丘不得誘引言我與汝衣鉢疾病醫藥牀褥臥具汝當在我邊住受經誦經若觀彼比丘因緣若是必當捨戒就俗者得誘取誘取已當教言汝當知和尚阿闍梨其恩甚重難報汝應還彼目下住無罪舉不舉想共住共食無罪不舉舉想共住共食越毗尼罪舉舉想波夜提不舉不舉想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阿利吒有沙彌字法與作是言長老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欲障道習婬法不能障道時諸比丘作是言沙彌汝莫(從一)謗世尊謗世尊者(二)不善汝不善取世尊說習婬法實障道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是法與沙彌作是語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法障道習婬不能障道汝等當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屏處應問言汝沙彌實作是語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習婬欲障道法習婬法不能障道汝已三諫不止耶答言實爾爾時屏處應諫沙彌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不善取世尊說習婬欲實障道我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汝取我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汝捨此事不若不捨應第二第三諫亦復如是多人中三諫亦復如是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是法與沙彌作是言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欲障道法習婬欲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亦應三諫令捨此事僧中應問沙彌汝實作是語如來說法我解知世尊說婬欲障道習婬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耶答(從一)言實爾僧中應作(三)是諫汝沙彌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不善取習婬欲實障道衆僧慈心諫汝爲饒益故汝當取僧語一諫已過餘二諫在汝當捨此事若不捨第二第三亦如是諫猶故不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法與沙彌作如是言世尊說婬欲障道法我解知習婬欲不能障道法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不捨者應驅令出衆驅出已往至六群比丘所見已讚言善來與非時漿與房舍與牀褥臥具與衣鉢病瘦醫藥沙彌得是種種供給已到祇洹門前語諸比丘言長老等驅我出衆謂我更不能得住處我今乃更得梵行人共住與我房舍牀褥臥具共我法食味食與我衣鉢病瘦醫藥諸長老若早驅我者我當早得如是樂住諸比丘聞是語已心不悅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汝云何知沙彌惡見不捨衆僧如法驅出汝云何共住法食味食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沙彌作如是言如來說婬欲障道法我解知習婬欲不能障道諸比丘應諫沙彌作是

言汝沙彌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說習婬欲實障道汝捨此惡見諸比丘諫是沙彌故不捨者應如是第二第三諫若捨者善若不捨諸比丘應作是言從今日汝沙彌不應言佛是我師亦不得共比丘三宿汝去不得此中住若比丘知沙彌惡見不捨驅出未作如法誘畜養共食共同室住波夜提沙彌者如法與沙彌等世尊者一切良福田一切智人一切見人法者佛所說佛所印可佛說者佛自說印可者諸弟子說佛印可說者句句分別解說知者是等智知障道法者五欲眼見色愛念心悅生欲著如是耳鼻舌身細滑亦如是者行此事不障道者不障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無色定不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諸比丘者若一人若多人若僧是沙彌者如法與沙彌等謗世尊者不實取不善取三諫者若一人若眾多若僧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應驅出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驅出者驅出僧伽藍沙彌者如法與沙彌等未作如法者未捨惡見僧未聽入畜者與依止養者與衣鉢疾病醫藥共食者法食味食共住者共一僧伽藍住同室者一覆一障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沙彌為和尚阿闍梨所嫌比丘不得誘呼共住我當與汝衣鉢醫藥當教汝經若彼知是沙彌因此還俗者得輕語誘取誘取已應語沙彌言和尚阿闍梨恩重難報汝當還彼目下若驅不驅想無罪不驅驅想越毗尼罪驅驅想波夜提不驅不驅想無罪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著未截縷㲲衣外道亦著未截縷衣時優婆塞欲禮比丘而禮外道聞呪願已乃知是外道優婆塞心懷慚愧外道弟子欲禮外道而禮比丘聞呪願已乃知是比丘外道弟子心懷慚愧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當作異衣截縷染色比丘即截縷染作異色時外道持赤石染衣作色留周羅持三奇杖作異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曠野比丘得憍舍耶衣煮染汁欲染世尊乘神足空中往比丘所知而故問比丘欲作何等答言煮染汁欲染憍舍耶佛言憍舍耶輕細染汁麤澀損壞此衣佛言從今日後憍舍耶作二種淨截縷淨青淨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毗舍離比丘得輭欽婆羅衣煮染汁欲染佛以神足往到其所知而故問比丘汝作何等答言煮染汁欲染欽婆羅佛言欽婆羅輭細染汁麤澀損壞破衣佛言從今日後聽欽婆羅衣作二種淨截縷淨青淨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孫陀羅難陀佛姨母子大愛道所生有三十相少白豪相耳垂䐐相乞食已從舍衛城中出時尊者阿難在後諸比丘食已在祇洹精舍門間經行坐禪遙見其來謂是世尊即皆起迎叉手合掌言世尊世尊孫陀羅難陀亦叉手合掌作是言諸長老我是孫陀羅難陀孫陀羅難陀諸比丘聞其語已各懷慚愧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當作點壞色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十利

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
丘得新衣當三種壞色若一一壞色青黑木
蘭若不作三種一一壞色受用者波夜提比
丘者如上說得者若男若女若在家出家人
邊得新者最初衣者欽婆羅衣氎衣芻摩衣
憍奢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三種壞色
若一一壞色者青黑木蘭青者銅青長養青
石青銅青者持銅器覆苦酒甕上著器者是
名銅青長養青者是藍澱青石青者是空青
持是等作點淨黑者名字泥不名字泥名字
泥者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合鐵一器中是
名字泥不名字泥者實泥若池泥井泥如是
一切泥木蘭者若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如
是比生鐵上磨持作點淨是名木蘭比丘得
新衣不作淨受用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
說若得新僧伽梨作淨者善不作淨者波夜
提如是鬱多羅僧安陀會雨浴衣覆瘡衣尼
師壇作淨者善不作淨者波夜提欽婆羅衣
作二種淨截縷淨青點淨作截縷淨不作青
淨波夜提作青淨不作截縷淨越毗尼罪不
作青淨不作截縷淨得一波夜提一越毗尼
罪作截縷淨作青淨者無罪氎衣作三種淨
截縷淨染淨青淨作截縷淨作染淨不作青
淨得一波夜提作青淨不作截縷淨不作染
淨得二越毗尼罪不作截縷淨不染淨不作
青淨犯一波夜提二越毗尼罪作上三種淨
無罪芻麻衣三種淨同氎衣憍奢耶二種淨
同欽婆羅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三種淨同
氎衣黑木蘭作淨亦復如是作淨時不得大
不得小極大齊四指極小者如豌豆若持呵
梨勒鞞醯勒阿摩勒鐵上研取汁作點淨不
淨並作或一或三或五或七或九不得如華
形作淨若浣氎時有泥墮上若鳥泥足蹈
上即名為淨若得衆多雜碎新物若合補一
處者一處作淨若各各別補者一一作淨若
新作僧伽梨趣一角作淨若一條若半條補
者亦作淨鬱多羅僧安陀會及一切衣乃至
新細補亦作淨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韋提希子阿闍
世王十五日月滿時洗浴塗身著新淨衣與
諸群臣在正殿上時王語一大臣言今是月
盛滿日我等當詣何處沙門婆羅門能得長
養善根處大臣答言不蘭迦葉在王舍城中
是大沙門亦有大衆王應往彼能長養善根
王默然不答復有一臣言是薩遮尼乾子在
王舍城中是大沙門可往詣彼能長養善根
如是一一大臣外道弟子者各各稱讚其師
皆言應往詣彼能長養善根爾時耆舊童子
在阿闍世王後執蓋而侍王告童子衆人皆
語汝何故默然不言今月盛滿應詣何處得
長養善根童子白王世尊今在我菴婆羅園
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共在彼住若往彼者
可長養善根王即可其所言便告耆舊童子
汝速嚴駕五百牸象一一象上載一夫人侍
耆舊童子即如教嚴駕嚴駕訖往白王言嚴
駕以辦宜知是時時阿闍世王與五百夫人
夜半時執炬燈明前後圍遶出王舍城詣菴
波羅園欲到園門時諸比丘皆悉坐禪王即
悚然顧謂童子汝云有千二百五十比丘在
汝園中云何如是大衆寂然無聲汝將無欺

誑我耶童子報言實不欺王但當直前童子即指示言此大堂中燈明處世尊當中坐威德特尊巍巍無上猶如牛王在牛群中如師子王在衆獸中如雪山六牙象王在象群中猶如恒河深淵澄靜無聲大衆默然亦復如是又如大海無量水歸世尊大衆功德無量亦復如是爾時阿闍世王小復前行下乘步進至佛所遶佛大衆三帀而住語童子言世尊大衆寂然清淨功德成就願使我子優陀夷跋陀功德成就亦得如是佛告大王隨所求願皆當得之時王敷座請佛令坐佛語大王自坐佛已有座時王頭面禮佛足禮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欲有所問唯願聽許佛告大王恣所欲問當爲汝說王白佛言世尊此中種種工師於佛法中出家可現世得沙門果不如現法沙門果經中廣說爾時說法經久諸夫人著寶瓔珞重故各各解置坐前時阿闍世王有殺父罪故心常驚怖聞城中鼓聲吹貝聲象聲馬聲王大驚怖即告諸夫人可還入城可還入城夫人去速忘取瓔珞還宮中已到明清旦王大夫人欲著瓔珞求覓不得著及人言昨來倉卒恐忘在彼如是諸夫人皆云忘瓔珞如是衆多若白王者王或嫌責爾時有青衣白王言諸夫人昨夜還速多忘瓔珞時有外道婆羅門是王師共王在坐即語王言若忘在彼諸沙門皆當藏去假令往求會不可得時王遣可信人試往推求見佛大衆儼然而坐及見諸夫人瓔珞悉在本處日光照曜光餤赫然即收持還具以白王王大歡喜言佛諸沙門眞良福田無貪無欲特可信者無過是衆願常在我國中我當盡形供養王即告諸夫人是汝瓔珞各各還取不得雜亂競取好者諸比丘聞王外道師作是語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寶悉現在不取已生人謗況復取者從今日後不聽取寶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梨車童子著雜寶腰帶價直千萬乘四馬車出城遊戲寶帶重滑不覺墮地時有比丘從後而來見寶帶在地即呼言童子童子取汝寶帶車聲響故童子不聞是比丘恐後人得故在邊立住童子前行乃覺失帶即馳車還遙見比丘即便問言汝於後來叵見帶不比丘答言我見有帶向遙喚汝汝自不聞童子即復問言爲在何處答言在此童子即前取帶帶腰已便捉比丘痛打手脚令熟種種嫌罵言若我不還者汝持帶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不取已生過患況當取者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在蘇河上脫衣洗浴時有梨車童子亦詣河浴即脫耳環以衣覆上入水而浴浴已上岸著衣忘環而去比丘後出見此耳環即遙呼言童子童子耳環在地童子去疾不聞共喚行漸漸遠覺耳無環即便還覓遙問比丘見我耳環不比丘答言耳環在此我向見已即遙喚汝但汝去疾不聞喚聲時童子言今在何處答言在此童子即取耳環著已捉比丘反覆熟打罵言如是如是我若不來汝當持我環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不取寶已生過患況復取者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尼俱律樹園廣
說如上時有釋子飯諸比丘與諸宗親共行
食著金釧重行食不便即脫釧置比丘脚邊
而作是言此釧置阿闍梨足邊比丘食已捨
起後人見之即便持去是釋子行食訖已即
便還歸忘不取釧還家已乃覺無釧便還本
處求索不見即便復覓所寄比丘見已白言
阿闍梨還我向所寄釧比丘答言我憶汝寄
釧故在本處我不取來釋子言我寄不得所
而失此釧心中不悅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即
白佛言我向以釧寄其比丘不爲掌視而令
失之佛爲釋子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發歡喜
心而去去不久佛言呼彼比丘來即呼來已
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比丘汝
若受人寄者當爲掌視若不爲受者當言不
受汝云何受人寄物而不爲掌從今日後聽
園內若寶若名寶若自取若使人取舉佛告
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國住者皆悉令集十
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若寶若名寶園內若自取若使人取除

餘時波夜提餘時者比丘若寶若名寶若自
取若使人取作是念有主求者與是名餘時
比丘者如上說園內者塔園內僧園內寶者
已成器所謂天冠寶蓋瓔珞拂柄寶屐如是
等寶所成器也名寶者錢金銀真珠瑠璃珂
貝珊瑚琥珀玻瓈赤寶銅赤銅鉛錫白鑞鐵
等取者淨者得自手取若不淨者使淨人取
波夜提者如上說餘時者若塔園內若僧園
內若見有寶若名寶若淨者自取若不淨者
使人取舉作是念有主求當與作如是念不
異若佛生時大會得道時轉法輪時阿難羅
睺羅大會時爾時諸人若忘衣及嚴身具種
種諸物比丘忘衣鉢等物若比丘見者當取
取應唱令問此是誰物若是主者與若無識
者應懸著柱上顯現處令人見之若有人言
此是我物應問言汝何處失答相應者應與
若無人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
即作塔用若僧園中得者當作四方僧用若
是貴重物寶瓔珞金銀者爾時不得露現唱
令得寶比丘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乃

舉若有人來問我忘寶物有見者不比丘爾
時應問汝何處忘汝寶有何相貌若不相應
者應語言此僧伽藍廣大汝爲可廣求若相
應者應出寶示言長壽此是汝物不若言是
比丘不得於一人前與應集衆多人教言汝
歸依佛法僧若世尊不制戒者汝眼看猶不
可得若言我此寶邊更有餘物應語言長壽我
止得此更不見餘物應語言汝是惡人汝但
得此已爲過多云何方欲更索餘物謗人若
世尊不制戒者汝不見此物若如是猶復不
了者應將至優婆塞邊應作是言我本止得
此物盡以還歸而今方見誣謗爾時優婆塞
應罵言如是如是子汝得此物已爲過多而
今反謗比丘汝但去我當與汝作對斷理此
事若無有人來者至三年如上隨所得處當
界用之若比丘入聚落見地遺物不應取若
有人取與比丘得受與者即是施主故無罪
若比丘入聚落見有遺衣物或風吹來者不
得便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見有衣物應
取若見衣上有寶應以脚蹑斷棄之持去去

時不得隱藏應露捉使人見之若衣上有穢汙爲人所賊者得覆以持去若取時不覺衣裹有物者還至住處見已應與淨人知掌作醫藥直若出聚落時若道中見衣衣上有久塵土當取取已不得覆藏當露現持去若有主逐比丘應語長壽何故走答言我失衣應言此是汝衣不若言是者應還應作是教言汝當歸佛法僧若世尊不制戒者汝設見此衣亦不可得若故壞僧房欲更治掘地起基得寶藏者若淨人不可信者應當白王王言此物應入我我今施比丘作功德即名施主若已用半半在王言汝何以用我物若已用者止在者送來比丘應送在者還王若言何以用我物盡送來比丘已用物者應用僧物還若僧無者應乞物還若言已用者止功德屬我即名彼用若治故塔得金銀寶藏若淨人不可信者當白王淨人可信者得取停至三年三年已應用作塔事種種用若王家覺問比丘言汝此中得寶藏不應答言得若已用者應答言得已用作此塔王言已作者止此功德屬我若已用半半在者王言已用者止在者歸我在者應與王若王言汝不知地中寶藏應屬我耶汝何以用盡還我來比丘爾時應以塔物還若塔無物者應爲塔乞物還若王問言佛法戒律中云何比丘應答言佛法中若塔地中得物即作塔用若僧地中得物即作僧用王若言從佛法用者無罪若寶藏上有鐵券姓名若彼王問諸六德見寶上有如是姓名不比丘應答言見已用作塔成若彼言此是我家先人物汝何以用用者應還若言已作塔成者功德屬我無罪若已用半半在者還我比丘爾時應還在者若言汝何以用我家先人物一切盡還我來爾時應盡還若塔有物應用還若無者乞還若言此先人物先人已死此功德即屬彼者無罪作新僧伽藍作新塔得物亦復如是是故說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王舍城有三溫泉王溫泉比丘溫泉象溫泉王溫泉者王與後宮夫人及佛諸比丘浴比丘溫泉者佛比丘僧浴象溫泉者象及一切人浴爾時諸比丘入王溫泉浴時王以油塗身欲入溫泉浴問泉監言溫泉空不泉監答言泉中不空有諸比丘浴王言聽諸比丘浴訖我先詣世尊還當浴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已還復問監言池中空未答言未空如是至三猶有比丘洗浴不止王言聽浴勿喚令出我當還宮中浴諸人聞已皆嫌責言沙門釋子自言善好有德而因池中不令大王得浴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何處有王盡能忍是從今日後不聽浴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八上

音釋

甕烏貢切甕也名　悚息拱切惧也　淀徒練切　酻醯酻蒲計切醯呼雞切　豌一丸切豆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八下　　從二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浴諸比丘不得浴故身垢汙臭爾時世尊爲大衆說法諸比丘在下風處坐恐汙臭熏諸梵行人故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何故獨一處坐似如恨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制戒不聽浴故身垢汙臭恐熏梵行人故在下風而住佛言從今日後聽半月一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春月熱不得洗故身體痒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熱時二月半得浴春後一月半夏初一月是名二月半

復次佛住舍衛城安居竟與諸比丘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道中草木深邃下則熱氣所吸上爲日炙大生苦惱馳走向水如鹿赴池佛知而故問諸比丘具說上事以如是苦故諸比丘競走赴水佛言從今日聽行時得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五事利益故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有比丘病疥瘙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調適不答言不調適我病疥瘙痒得數數浴便樂世尊制戒不得浴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丘浴

復次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葦泥葦塼作種種作事不敢浴故即便持卧明日清旦脚上有泥土處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脚上何故泥處答言世尊我營事泥汙身畏犯戒故不敢浴是故脚有泥土佛言從今日後聽作時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值大風起塵土坌身復值天雨諸比丘不敢浴故即便持卧明日清旦問訊世尊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身上何以垢汙如是答言世尊昨日風吹塵土坌身復值天雨不敢浴故身上有垢汙佛言從今日聽大風時浴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天晴有少雲起須臾大雨佛告諸比丘此是閻浮提最初吉雨汝等應雨中洗浴能除身中諸病瘡癬諸比丘心疑世尊制戒不得浴我等云何當浴佛言從今日後聽雨時浴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半月浴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春後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是熱時病時作時風時雨時行時是名餘時比丘者如上說半月者若十五日浴數滿十五日復應浴若十四日十三日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日浴應從浴日數要滿十五日乃應更浴除餘時者世尊說無罪熱時者春後一月半夏初一月是二月半名熱時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病時者若比丘癬疥瘙癰痤如是種種病須浴得適意聽浴是名病時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作時者若僧一切作時比丘作泥作治房舍若通水瀆若杼井若泥房舍若掃地若洗浴和尚阿闍梨乃至掃塔院僧院下至五六動掃帚得名作時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風時者若比丘風吹塵土坌身得洗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雨時者若天雨洗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行時者三由延二由延下至一拘盧舍若來

若去是名行時洗浴無罪不得取前後當取現在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無上諸時當作陶家浴法先洗兩脞兩脚後洗頭面腰背臂肘胷腋是故說

然火過三宿　與欲入聚落　謗誣擯同上
沙彌三色衣　取寶半月浴　第五跋渠竟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行道渴極入聚落從女人索水姊妹施我水女人即以水與之水中有蟲優陀夷見已作是念我但飲此無蟲處飲時蟲隨水入口飲已心生疑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汝云何知水有蟲而飲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知水有蟲不得飲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南方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衛問訊世尊中路渴乏無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飲水比丘問伴比丘言汝何不飲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飲蟲水此水有蟲是故不飲飲水比丘復重勸言長老汝但飲水勿令渴死不得見佛答言我寧喪身不毀佛戒作是語已遂便渴死飲水比丘漸漸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從何來答言我從波羅脂國來佛言比丘汝有伴不答言有二人爲伴道中渴乏無水到一井井水有蟲我即飲之因水氣力得奉見世尊彼守戒不飲即便渴死佛言癡人汝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已先見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如是比丘雖共我一處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在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斂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常近我佛告比丘此是惡事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知水有蟲不得飲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水有蟲飲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蟲者非魚鱉失收魔羅等謂小小倒子諸蟲乃至極細微形眼所見者水者十種如上說飲者齊入腹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受具足已要當畜漉水囊應法澡灌比丘行時應持漉水囊若無者下至受持鬱多羅僧一角頭看水時不應以天眼看亦不得使闇眼人看下至能見掌中細文者得使看水看水時不得厭課當志心看不得太速不得太久當如大象一迴頃若載竹車一迴頃無蟲應用若有蟲者應漉用水有三階下中上若下分無蟲中分上分有蟲者應取下分無蟲水用若中分無蟲上分下分有蟲者應取中分水用若上分無蟲應取上分水用若上分有蟲者應以手拍水令蟲入水底已取用若三分盡有蟲者爾時應漉水用若水中蟲極細微者不得就用洗手面及大小行若檀越家請比丘食爾時應問伏一朱未若言未漉應看前人是可信者應教漉水若不可信者不得語令漉莫傷殺蟲比丘應自漉用蟲水應著自器中應問從何處取水隨來處還送蟲水瀉中若先取水處遠者若見有池水七日內不消盡者得以蟲水著中若無池水者當器中盛水持來養之若天大雨有暴流水以蟲瀉中作是言汝入大海去

若比丘道中行渴須水到井取水時當細看無蟲得用若有蟲者當如上法淨漉得用若知水有蟲不得持汲水灌器繩借人若池水汪水當看已用若見有蟲者不得唱言長老此水有蟲有蟲令前人生疑不樂若前人問言此水有蟲不應答言長老自看若知識同和尚阿闍梨者應語此水有蟲當漉水用若有蟲無蟲想用無罪若無蟲有蟲想越毗尼若有蟲有蟲想用波夜提若無蟲無蟲想用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難名字吉具足性吉具足家吉具足此三事故為世人所重每至吉日若入新舍嫁娶穿耳時恒先請阿難時有一家請尊者阿難食有一外道出家人黑色青眼大腹來阿難所索食阿難即與手探噉已以手拭身而去復有一外道來問言汝何處得食答言我從此剃髮居士邊得阿難聞此語已心不悅後來乞者不與阿難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阿難此人不識恩分從今日不聽自手與無衣外道出家人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四月一剃鬚髮世人聞佛剃髮故送種種供養時世飢儉有五百人常隨世尊乞殘食佛問阿難有食不答言有餅佛言分與乞食人阿難即付人人與一番中有外道出家女阿難捉餅與時兩番相著去彼得已共在一處食作是言此餅乃極美好但根少止得一番耳得兩番者作是言我得兩番得一番者言阿難故當是汝壻何故獨與汝兩番阿難聞已不悅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自手與無衣外道出家男女食諸比丘白佛言云何是外道不知恩分佛言不但今日不知恩分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仙人獼猴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盡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無衣外道出家男女自手與食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無衣者若無衣入有衣出有衣入無衣出有衣入有衣出無衣入無衣出出家者外道出家不蘭迦葉乃至尼揵子

自手者若手與手受器與器受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與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父母兄弟姊妹在外道中出家來者亦不得自手與食當使淨人與食若無淨人者語令自取食若恐外道噉盡者應語言授與我來得已應隨意減取已若著牀机地上應語言汝自取食若是親里外道作是嫌言汝今便作栴陀羅遇我比丘應答言汝出家不得處世尊制戒如是汝若食者便食若不食者隨意若比丘使外道作時亦不得自手與食當使淨人與若無淨人如上法與若外道來索米粉汁飯汁漿亦不得自手與若外道從衆僧中乞食不得自手與當放地與若外道有信心欲供給比丘爾時亦不得自手與飲食得使外道作飲食使得授食食已殘者與與法如上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與知識婆羅門同村住此婆羅門女出嫁在異村住遣信白父言時時來看我若尊不得來者願令阿闍梨優陀夷時時來看我如前二

不定中廣說乃至佛語優陀夷此是惡事在家人尚知沙門儀法汝等出家人云何不知應不應坐處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食家婬處坐者波夜提若比丘知食家屏處坐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食者麨飯麥飯魚肉如是種種名為食復有食名眼識見色起愛念生欲著耳鼻舌身亦如是復有食名釜以蓋為食曰以斛為食斛以斗為食如是比皆名為食復有食名男子是女人食女人是男子食家者婆羅門刹利毗舍首陀羅家婬處者夫婦行欲處坐者共一處坐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人聞食家者如上說屏處者男女可行婬不羞處復有名屏處若闇中若閉戶皆名屏處坐者共一處坐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與彼夫婦一處坐者一波夜提外比丘遙不見者二波夜提婬處坐屏處坐閉戶扇坐外比丘遙不見者二波夜提若外比丘見一波夜提共門屋中坐亦如是中庭若甘蔗聚障若穀聚若墻障亦如是若有比丘伴不犯雖有衆多白衣伴亦犯一切是男無罪一切是女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憍薩羅大臣名彌尼刹利反叛時波斯匿王集四種兵選擇良日與諸大臣椎鐘擊鼓欲往討伐爾時尊者難陀優波難陀往到軍前而立王見已即却蓋曲躬遙敬時諸臣見已即嫌言看沙門釋子不知時令大王欲討伐逆寇當軍前立又嫌大王將士衆如是吉日求利見一剃髮沙門而便却蓋曲躬遙敬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諸比丘何有一切諸王皆得信心如是從今日後不聽入軍中與相見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觀軍發行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軍發行者執持戎器詣他國軍有四種象軍馬軍車軍步軍象軍者四人護象足是名象軍馬軍者八人護馬足是名馬軍車軍者十六人護車是名車軍步軍者三十二人執持兵仗是名步軍是名四種軍若比丘於此四種軍若觀一一軍波夜提若比丘欲觀軍從聚落中往阿練若處阿練若處往聚落中下處至高高處至下覆處至露處露處至覆處往觀見者波夜提若比丘入聚落城邑道中逢軍陣不作意見無罪若作心舉頭下頭窺望欲見者波夜提若王出若大象出時街巷中窄滿比丘爾時在一處住不作意看無罪若作意欲看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看象馬牛等鬪乃至雞鬪得越毗尼罪若軍來詣精舍不作意看無罪若作意看得越毗尼罪下至人口諍看者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憍薩羅國有刹利大臣名曰彌尼叛逆不順時波斯匿王遣大臣征人達多領四種兵欲往討伐爾時征人達多遣信白世尊言我今征行願遣諸比

丘為我說妙法於是世尊告阿難汝往軍中為征人達多說法阿難到已大臣即為設種種供養爾時六群比丘知為阿難設種種供養復往軍中食已又觀試兵處見不能者因毀呰言汝等教人乘象如似騎豬費王飲食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又失王象若見能者因讚歎言善能乘象捉鉤甚工左右迴轉明曉鬪法應食官祿以此入陣能自濟身又不失象若觀乘馬見不能者毀呰言汝教人乘馬如似騎驢費王飲食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又失王馬若見能者讚歎言汝善能乘馬執轡甚工左右迴轉皆有方便應受王祿以此入陣必能濟身又不失馬若觀乘車見不能者毀呰言汝教人乘車如上牀法費王飲食以此入陣必自喪身又失王車若見能者讚歎言工能執御善於進退左右迴轉甚有方便應受王祿以此入陣必能濟身又不失車若觀步軍見不能射者毀呰言教人執弓似如拼蟲徙食官祿以此入陣必自喪命又失官弓見好射者讚歎言平正美滿實為工射應受官祿以此入陣必自濟身又不失弓觀持刀楯見不能者毀呰言教人持楯如捉布刀以此入陣必自喪命又失官杖若見能者又讚歎言善用刀楯至為巧能以此入陣必自全身又不失杖如是毀呰讚歎四種兵已得毀呰者各各怒曰何但彌尼剎利是我等怨今此沙門亦復是賊毀辱我等當共殺之得稱讚者語得毀者言此諸沙門皆是王種或大臣種或剎利種皆本習兵法明曉戰陣如彼所言汝等宜學而反怨彼甚為大賊諸得毀者聞此語已深自慚愧尊者阿難見此事已念曰我今宜去若久住此或生過患即還精舍佛知而故問阿難汝已為征人達多說法訖耶阿難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有因緣聽軍中三宿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有因緣得到軍中三宿若過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因緣者若僧事塔事私已事軍者如上說三宿者極齊三宿若過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一夜時在步軍二夜在象軍三夜在馬軍四夜在車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象軍二夜在馬軍三夜在車軍四夜在步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馬軍二夜在車軍三夜在弓軍四夜在楯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車軍二夜在弓軍三夜在矛軍四夜在刀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弓軍二夜在楯軍三夜在刀軍四夜外邏軍中宿者波夜提若一夜在矛軍二夜刀軍三夜外邏軍四夜離見聞處無罪若為塔為僧營事不訖應離軍一宿已得更宿若城邑遠不能往者應離軍見聞處宿宿時應語軍外邏人言我暮欲在其處宿勿謂是異人若軍人來到僧伽藍中住不應捨去雖多宿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再三軍中宿已到試兵處見不能乘象者即形呰言此人乘象似如乘豬若入軍陣者必自喪

身復失官象賁王廩祿見能乘象者如是讚
言此人善能乘象提鉤牽挽左旋右旋皆悉
巧便若入陣者必能破賊又全身命如是人
者應食王祿見不能乘馬乘車捉弓刀楯矟
乃至一一毀呰讚歎已即便教言汝應作如
是如是乘象乘馬御車捉弓捉楯捉矟諸不
能者聞是語已即瞋恚言何處更覓怨賊此
即是賊我等當共殺之彼得讚者作如是言
此諸比丘皆是王種大臣刹利種皆知兵法
汝等何不善學而反怨他諸被毀者聞是語
已瞋心即滅內自慚愧諸比丘聞是語已往
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上事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
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
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
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有
事緣得軍中三宿若觀軍發行牙旗諍鬪勢
力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三宿者極齊三
宿觀者方便故往若高處至下下處至高軍
者四種軍如上說牙旗者若師子形若半月
形諍者口諍鬪者兩衆交刃勢力者強弱相
傾觀其事勢是名勢力波夜提者如上說若
比丘道路行逢軍不故看見者無罪若作方
便看見者波夜提若抄賊從村中來比丘道
中相逢不故看無罪作方便看見者波夜提
若比丘林野中經行時群賊來不故看見無
罪作方便看見者波夜提若比丘於林野經
行時群賊劫村已從比丘邊過後逐賊人尋
賊至比丘所問比丘見賊不比丘不得妄語
復不得語處得語言看指甲若比丘城里住
有賊來圍城王語比丘盡出上城現多人相
不故看見者無罪作方便看見者波夜提是
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於襌
坊中起以拳觸十六群比丘頭即便大啼佛
聞啼聲知而故問是中何等小兒啼聲答言
是六群比丘於禪坊起以拳觸十六群比丘
頭是故啼聲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
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以故爾
答言為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諸梵
行人而反言樂佛語六群比丘莫輕彼人彼
人若入定者以神足力擲汝著他方世界汝
常不聞我以無量方便於梵行人所應起身
口意行慈供養恭敬云何作是惡不善事此
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
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
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打比丘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打者
若身身分身方便身者一切身是名身身分
者若手若脚若肘若膝若齒若爪甲是名身
分身方便者若捉杖木瓦石等打若遙擲是
名身方便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打比丘
波夜提打比丘尼偷蘭遮打式叉摩尼沙彌
沙彌尼越毗尼罪下至俗人越毗尼心悔若
惡象馬牛羊狗如是種種惡獸來不得打得
捉杖木瓦石等打地作恐怖相若畜生來入
塔寺中觸突形像壞華果樹亦得以杖木瓦
石打地恐怖令去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制戒不聽比丘
相打爾時六群比丘於禪坊中起以側掌刀

擬十六群比丘作如是言斫墮汝面恐怖故即便大啼佛聞啼聲知而故問諸比丘是何等小兒啼聲答言是六群比丘於禪坊起以側掌刀擬十六群比丘作是言我以掌刀斫墮汝面而彼恐怖故即便大啼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故如是答言以戲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諸梵行人而言戲樂佛言汝莫輕彼人彼若入定能以神足力擲汝著他方世界汝常不聞我以無量方便於梵行人所應起身口意行慈恭敬供養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以掌刀相擬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以掌刀擬比丘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掌者手掌刀者手指擬者現打相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舉一指擬波夜提乃至五指亦如是一切手擬波夜提拳擬偷蘭遮掌刀擬比丘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擬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毘尼罪下至俗人越毘尼心悔過若惡象馬牛羊狗如是等種種惡獸來者不得以掌刀擬得以杖木瓦石打地恐怖令去若是諸獸來入塔寺壞諸形像及華果樹亦得打地恐怖令去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八下　從二

音釋

遾豬遂切傑遠也　炙之石切猶爆也　瘙蘇到切疥瘙痒瘡也　坌蒲悶切塵縮也　癬息淺切乾瘍也　抒神與切挹也　漉盧谷切滲也　麨尺小切乾糗也　窄側革切挾也　拼悲萌切彈也　毳充芮切細毛也　楯食尹切干楯之屬　矟色角切矛屬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　從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優波難陀語兄難陀共行弟子作如是言阿浮娑共汝入聚落彼間當與汝飲食我若彼作非威儀事汝當覆藏莫向人說我是汝叔父我亦覆汝和尚罪答言正使我父祖公及和尚有罪尚不覆藏況復叔父汝自可覆藏我和尚罪我終不能覆藏汝罪優波難陀聞是語已即作是念今日當令汝得苦惱事即共入城到長者家檀越見已歡喜問訊即請留食優波難陀復作是念我當觀望日時欲至遣還精舍令不及眾食復失此供進退失時足得苦惱作是念已時至即遣彼還恐失食故並看日時中還眾食已訖出祇桓門門間彷徉經行遙見彼來口脣乾燥似未得食即戲調言汝朝隨他比丘入城得何等種種美食答言唯有苦惱何處得食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非

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
知比丘麤罪不得覆藏佛告諸比丘依止舍
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
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比丘麤罪覆
藏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
從他聞麤罪者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
是名麤罪覆藏者不欲令他知波夜提者如
上說比丘見他犯麤惡罪不得覆藏覆藏者
波夜提應向人說說時不得趣向人說當向
善比丘說若同和尚阿闍梨若彼罪比丘兇
暴若依王力大臣力兇惡人力或起奪命因
緣傷梵行者應作是念彼罪行業必自有報
彼自應知喻如失火但自救身焉知餘事爾
時但護根相應無罪若比丘知他比丘犯四
事十三僧伽婆尸沙若一一覆藏者波夜提
三十尼薩耆九十二波夜提若一一覆藏者
越毗尼罪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一一覆
藏者越毗尼心悔若覆藏比丘尼八波羅夷
十九僧伽婆尸沙一一覆藏者偷蘭遮三十
尼薩耆百四十一波夜提若一一覆藏者越
毗尼罪八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若一一覆
藏者越毗尼心悔式叉摩尼十八行法更受
學法法若一一覆藏者越毗尼罪沙彌沙彌
尼十戒若一一覆藏更與出家法越毗尼罪
下至俗人五戒若一一覆藏者越毗尼心悔
是故說
蟲水及無衣　婬坐屏處坐　往觀三軍陣
打掌刀覆藏　第六跋渠竟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有人著鎧持弓
箭入精舍中脫鎧放杖止息樹下精舍中庭
前沙地有眾鴿鳥在中戲食時尊者優陀夷
見鳥已即語長壽借我弓箭試我手看答言
可爾即捉弓并注五箭挽弓放發射殺五鴿
即取搣毛以木貫之持授世尊此是鳥肉佛
言何處得答言有人著鎧持弓箭至精舍庭
前止息樹下從借弓箭試手射鳥本習射法
猶故不失佛言癡人此是惡法應早捨棄何
言本習手準故在汝當不聞我以無量方便
毀呰殺生讚歎不殺而今作是惡不善法此
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諸
比丘白佛言世尊眾生應起慈心救護云何
優陀夷反奪其命而無慈心佛言不但今日
不起慈心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釋提桓因
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城
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
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夜提
比丘者如上說故者先作方便奪畜生命者
若身身分身方便身者一切身於眾生身上
跳蹈若推壓欲令彼死死者波夜提身分者
欲害眾生故若手若脚若膝若肘若齒若爪
等一一用殺是名身分身方便者若手捉杖
木瓦石等若就打若遥擲欲令死死者波夜
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欲斷畜生命若
刀藥塗吐下胎刀者大小刀乃至鍼若比丘
殺心捉刀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越毗尼罪
命根斷者波夜提是名刀藥者有三種生合
毒生者如尼樓國土鬱闍尼國土有毒草名
迦羅是名生合者如獵師合藥若根若莖若
葉若華若果眾草和合是名合毒者蛇毒鼠
毒狼毒猫毒狗毒熊羆毒人毒如是種種若

生若合若毒如是一切是名藥若比丘殺心欲殺畜生合藥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越毗尼罪命根斷波夜提是名藥殺塗者若比丘殺心以藥欲塗畜生時作是念若塗頭脚身令枯乾死捉藥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者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是名塗吐者若比丘殺心合吐藥欲令吐膿血吐腸死合藥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者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是名吐下者若比丘殺心作下藥欲令彼下膿血腸肚死作藥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胎者若比丘殺心欲墮畜生胎作方便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越毗尼罪欲殺母而墮胎者越毗尼罪欲殺胎而母死者越毗尼罪欲殺母母死者波夜提欲殺胎胎死者亦波夜提若畜生懷人胎越毗尼罪是名胎行毗陀羅呪屑末鞁擫埳道河行者有畜生若五若十若二十作行列行時若欲殺前誤殺中欲殺中誤殺後欲殺後誤殺中欲殺中誤殺前皆越毗尼罪若欲殺前前死欲殺中中死欲殺後後死皆波夜提若一切無當死者波夜提是名行毗陀羅呪者若比丘爲殺畜生讀毗陀羅呪起死人讀呪時越毗尼心悔心驚毛竪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是名毗陀羅呪屑末者若比丘爲殺畜生故作屑末坌衆生身欲令乾枯死作方便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鞁者若比丘殺心於畜生常行處食處飲水處施鞁時越毗尼心悔觸彼身者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是名鞁擫者若比丘殺心於畜生常行處食處飲水處施擫時越毗尼心悔觸身者越毗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擫坑埳者若比丘殺心於畜生常行食處飲水處作坑以草土覆上作時越毗尼心悔墮中時越毗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坑埳道者若比丘於道頭經行見畜生來見已作是念令當令此無一得脫者殺心驅向師子虎狼恐怖處若國王獵處驅時越毗尼心悔受若痛時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是名道河者若僧伽藍近河邊比丘在岸上經行有畜生來比丘見已作是念令當令此畜生無一得活者殺心驅向非濟處若迴波旋澓處尸收摩羅處渡彼岸復有師子虎狼處及王遊獵處驅時越毗尼心悔受若痛時越毗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是名河一比丘殺心捉刀時越毗尼心悔受若痛時越毗尼罪因是死波夜提如是二比丘衆多比丘亦如是若比丘爲殺故與刀遣使若一人二人乃至衆多人亦如是使復轉遣使乃至衆多人與刀時越毗尼心悔受苦痛越毗尼罪因是死者波夜提如是藥毒塗吐下墮胎如刀中廣說若比丘成就五法斷畜生命波夜提何等五畜生畜生想殺心起身業命根斷是名五法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欲令十六群比丘疑悔故作如是言世尊制戒年滿二十聽受具足汝未滿二十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聞是語已即便大啼佛聞啼聲知而故問是何等小兒啼聲比丘答言是六群比丘欲令十六群比丘疑悔故作如是言世尊制戒年滿二十聽受具足汝等未滿二十

而受具足非受具足聞是語已是故啼耳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故如是答言我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梵行人而言戲樂佛言汝莫輕彼彼若入定以神足力能擲汝著他方世界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令他比丘疑悔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故令比丘起疑悔須臾不樂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故者先作方便疑悔者有七事生羯磨形相病罪罵詈結使波夜提者如上說生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年滿二十受具足汝不滿二十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生疑前人若疑若不疑皆波夜提是名生羯磨者作如是言長老世尊制戒一白三羯磨無遮法汝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衆不成就如是一一不成就非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他疑悔前人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羯磨形相者作如是言長老世尊制戒身體成就聽受具足汝曲脊跛蹇眼瞎跙脚榼頭鋸齒身不具足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他疑悔前人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形相病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無病聽受具足汝癬疥黃爛癰痤痔病如是種種病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起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病罪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清淨者聽受具足汝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罪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欲令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罪罵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歡喜者聽受具足汝不歡喜瞋恚罵詈而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時欲令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罵結使者作是言長老世尊制戒黠慧人聽受具足汝癡不黠如泥團如羊角鵄白鵠受具足不名受具足作是語時欲令疑悔彼若疑悔若不疑悔皆波夜提是名結使若有人來欲受具足若滿二十與受具足若不滿者語言且住待滿二十若彼便於餘處受具足來者不得語令疑悔語者越毗尼罪若比丘臨受具足時若羯磨不成就應彈指語長者汝羯磨不成就若臨時不語者後不得語令起疑悔言汝受具足時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衆不成就語者越毗尼罪若瞎眼瘻脊脚跛身體不成就來受具足者應語言但爾住彼若於餘處受具足來者不得語令疑悔語者越毗尼罪若病人來欲受具足應語但爾住若彼従於餘處受具足來者不得語令疑悔語者越毗尼罪若疑悔比丘者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者越毗尼罪若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數數易著衣食前著一衣食後著餘衣佛知而故問是何等衣答言是我淨施衣佛言汝云何淨施衣與他不捨而作三衣受用從今日後不聽淨施衣不捨而受用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比丘比

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衣後不捨而受用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與者淨施與五種人不捨者後不捨受用者作三衣受用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有多衣忘不識應取一切衣集著一處當捨作是言此衣淨施與某甲某甲於我不計意今還捨若是三衣者應別捨是我三衣數此僧伽梨先受持今捨此僧伽梨是我三衣數今受持此鬱多羅僧是我三衣數先受持今捨此鬱多羅僧是我三衣數今受持此安陀會是我三衣數先受持今捨此安陀會是我三衣數今受此是我三衣不離宿受持餘衣長二肘廣一肘以上盡應淨施淨施法者作是言長老此長衣施與某甲某甲於我不計意若浣時縫時有因緣事我當用受持已淨施已著衣架上日日當憶念記識若忘者當語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此是我三衣汝當日日助我憶識若無弟子者應衣角頭書作字若自身對面淨施不捨而受用者波夜提若不對面而自說淨施不捨而受用者越毗尼罪若對他面淨施不捨而受用者波夜提復對餘人不捨受用者波夜提不識衣越毗尼罪無衣越毗尼罪一時捨一時受越毗尼罪不捨作三衣受用波夜提不捨作搭用僧用與人越毗尼罪不得對面前說淨施當餘人邊說淨施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食前取他僧伽梨取他鉢藏著異處是比丘乞食時到欲入聚落求僧伽梨不得復有比丘求鉢不得是比丘問諸比丘長老誰持我僧伽梨去復問誰持我鉢去時六群比丘便笑言長老此僧伽藍大但求之即求經久不得復言長老雇我何物當助汝求聞是語已知是彼藏食後復藏尼師壇及鍼筩諸比丘食已欲林中坐禪求尼師壇不得即言長老誰持我尼師壇去復有比丘言誰持我鍼筩去六群笑言長老此僧伽藍大但遍求即求經久不得復語言汝雇我何物當助汝求聞是語已知是彼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何以故爾答言戲樂故佛言癡人此是惡事惱諸梵行人而言戲樂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言從今以後不聽戲笑藏他衣鉢尼師壇鍼筩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藏他衣鉢尼師壇鍼筩乃至戲笑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衣者七種衣也鉢者尼鉢鐵鉢鉢有三種上中下尼師壇者如世尊所聽鍼筩中有鍼藏者若自藏若使人藏乃至戲笑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三衣中若藏一一衣者波夜提若僧祇支及餘衣等越毗尼罪三種鉢中若一一藏波夜提若鍵鎡及餘器越毗尼罪藏尼師壇者波夜提藏餘敷具越毗尼罪鍼筩者有鍼合藏波夜提無鍼越毗尼罪藏有縷鍼波夜提無縷鍼越毗尼罪有縷鍼但脫取縷藏越毗尼罪戲笑藏比丘衣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毗尼罪下至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從禪
坊中起在屏處闇地立悚耳皺面反眼吐舌
作喂喂聲恐怖十六群比丘比丘聞已即心
恐怖舉聲啼哭佛知而故問是何等小兒啼
聲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群
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佛言何以故爾答言戲樂故佛言癡人
此是惡事惱梵行人而言戲樂佛言汝莫輕
彼彼若入定能以神力擲汝著他方世界此
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
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
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恐怖比丘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恐
怖者色聲香味觸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色
者在闇地悚耳皺面反眼吐舌乃至曲一指
喂喂作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
色聲者象聲馬聲驢聲如是等種種聲或長
聲或止卒聲長引乃至悚耳作恐怖相彼若
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聲香者作是言長老
是中有蛇香富單那惡鬼香蝎香作是種種

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香觸者
熱冷輕重滑澀熱者若以火若以日炙衣鉢
鍵鎡揩戶鑰使熱觸彼身作是言長老火起
火起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
是名熱冷者若以扇風衣風若水灑作是言
長老雨雪雨雪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
畏波夜提是名冷重者持重拘攝重氈壓上
作是言長老壁倒壁倒作如是恐怖相彼若
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重輕者以諸輕細衣
覆上作是言長老雲墮雲墮作如是恐怖相
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輕滑者若優鉢
羅華莖拘牟頭華莖須揵提華莖若戶鉤觸
彼身作是言長老是蛇是蛇作如是恐怖相
彼若畏若不畏波夜提是名滑澀者鉢頭摩
華莖分陀利華莖觸彼身作是言長老此是
百足蟲作如是恐怖相彼若畏若不畏波夜
提是名澀恐比丘者波夜提比丘尼偷蘭遮
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毗尼罪下至俗人
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爲諸天世人之所供養多所利

益爾時舍衛城中有姊妹二人娠身未產在
家有信出家爲道諸比丘尼見其腹相即便
驅出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在家娠身無
罪此比丘尼後生男兒字童子迦葉至年八
歲出家爲道成阿羅漢共十六群比丘各持
澡盥到阿耆羅河邊澡洗入水仰覆浮戲渡
河來往拍水沐沒爾時波斯匿王在重樓閣
上四望觀看王未信佛法見是事已倍生不
信即語末利夫人言看汝家所事福田夫人
深信無疑不迴顧看即答言大王或是年少
出家始受具足未知戒律或世尊未制此戒
是故爾耳王語夫人言喻如家長語時眷屬
隨從如和尚阿闍梨語時弟子隨從沙門瞿
曇語時弟子皆言如是世尊如是修伽陀我
共汝語而汝不迴顧看爾時尊者童子迦葉
於其中入頂四禪以天耳聞王語聲即語諸
伴比丘作是言長老王倍生不信末利夫人
心生不悅今當令彼發歡喜心皆言善哉各
各即提澡盥盛滿中水以著於前結跏趺坐
次第行列凌虛而逝於王殿上空中而過時

末利夫人在露處坐見其坐影已即便仰觀見次第行列結跏趺坐前皆有澡盥乘虛而去似如鴈王見是事已心大歡喜即白王言看我家福田神德如是王見已心大歡喜作如是言善哉我得善利願世尊及比丘僧盡壽在我國內爲良福田諸比丘聞王嫌故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十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我今罰汝因汝當爲諸比丘制戒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水中戲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水者有十種戲者跳渡還渡沒出撥拍澆濺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跳者戲故跳入水中波夜提若行岸崩墮水若船行衝岸木石撥墮水中者無罪是名跳渡者以戲故渡水波夜提若行欲渡若渡物若河彼岸有僧事塔事宜數數經理若欲學浮渡者無罪還者以戲故還渡水波夜提若有所忘失爲物故還渡取無罪沒者以戲故沐沒波夜提若鉢小鉢銅釪器物墮水沒沒取無罪爲澡洗故沒無罪出者以戲入水出水波夜提爲取物故無罪撥者以戲故撥水波夜提若水上熱爲取冷水故撥取下水無罪拍者以戲故拍水波夜提若水上有倒子蟲拍令入下取無蟲水無罪澆濺者以戲故在水中澆濺岸上越毗尼罪岸上澆濺其水中者越毗尼罪水中澆濺水中者波夜提陸地澆濺陸地者越毗尼罪若比丘病剃頭出血迷悶若熱病迷悶以冷水灑無罪若比丘誦經時眼睡以冷水灑無罪若比丘食上沙彌撓亂恐俗人不信故知事者以水澆濺無罪是名澆濺若爲和尚阿闍梨洗以水畫背越毗尼罪若比丘食上戲故以水畫鉢鍵鎡器上作字越毗尼罪若洗脚時以水畫木上及畫瓫甕瓶一一越毗尼罪以指彈水作聲越毗尼罪以水跳空中接取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八日十四十五日齋日比丘尼來詣佛所頭面禮拜問訊時十六群比丘去佛不遠在一處坐優鉢羅比丘尼脂梨沙彌尼亦來禮拜問訊禮拜問訊已往十六群比丘所以同年少相好樂故至彼中坐坐不正故彼見已更相指示而笑時有婆羅門極醜陋癯脊蹉脚將一年少端正婦來見諸比丘笑已作是念此諸比丘見我醜陋將端正婦必當笑我即瞋恚言沙門釋子不知儀則而形笑我諸比丘即答言我不笑汝婆羅門言不爾正笑我耳作是語已往至佛所作是言奇異瞿曇沙門釋子不知儀則見我醜陋將端正婦而形笑我佛即爲婆羅門隨順說法示教利喜歡喜而去去已佛言呼十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有婆羅門極醜陋將端正婦汝見已實笑不答言不笑婆羅門汝笑誰答言世尊齋日優鉢羅比丘尼脂梨沙彌尼來到我所坐不正故我見已互相指示是故笑耳佛言梵行尼坐不正汝當方便令起云何笑之今當罰汝因是爲諸弟子制戒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以指相指波夜提比丘

者如上說以一指指波夜提乃至五指亦如是一切手指波夜提以拳指偷蘭遮若木若竹指越毗尼罪若比丘共諍以指相指波夜提若直月若知事人差次食以指指言某甲去波夜提若捉竹木指越毗尼罪應語言某甲當次食去若沙彌眠欲喚起者應彈指若不覺者不得以指挃當牽衣挽令覺若諸比丘在俗人家坐摩訶羅比丘坐不正者應語汝正坐若不覺者應語正汝衣復不覺者應語言摩訶羅覆汝形體若比丘至比丘尼精舍中坐比丘尼禮比丘足已在比丘前坐若坐不正者不得語令慚愧應作方便令起取物若檀越家坐婦女來禮比丘足在前坐不正者不得語令慚愧當作方便發遣取物若婬女來試弄比丘故不正坐者不得語但當避去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人其婦不可意瞋恚極打便出婦作是念彼瞋未息若更打者定死無疑今當走避即便出門見有比丘乞食還欲出城婦人即問言阿闍梨欲何處去答言欲出城去婦人言我欲隨尊去比丘言姊妹此是王道何爲見問即隨後去其夫後作是念我婦得打或能走去即入不見其婦即問餘人言何處去答言適出隨是道去即從後逐見其婦隨比丘後即生瞋恚作是罵言弊惡沙門誘我婦去便捉比丘熟打將詣斷事官所作是言此比丘誘我婦去斷事人言一一將來驗問事實即問比丘汝出家人何將他婦走答言不爾何因相隨答言我乞食還欲出城婦人問我欲何處去我答言欲出城去婦人言我欲隨出我答言姊妹此是王道何用見問事實如是斷事人言將比丘出喚婦人來問言是沙門偷汝去耶答言不爾何因相隨答言夫主見打以夫瞋未息復恐重打因懼失命故是故避走遇見比丘即問言尊何處去答我欲出城我言欲隨尊去比丘言此是王道何用見問事實如是實非彼所偷即遣婦人出復呼比丘問言汝出家人偷他婦去云何妄語望得脫耶向者女人言汝實偷汝何言不比丘答言不爾復更重問答辭如初遣比丘出復喚女人問言弊死女人棄夫逃走妄語欺官望得脫耶向者比丘言實偷汝汝何言不答言實不爾如是三問答辭如初即留女人喚比丘來對驗情狀觀望顏色知其虛實答辭如初官問比丘汝鉢何以破答言破耳衣何故裂壞答言裂耳肘膝何以傷破答言傷耳婦瞋夫未息憐彼比丘受苦如是而不語官即向官說官聞是已極大瞋恚作如是言弊惡罪人汝便是王便無餘人即勑官人料理比丘給其湯藥與其衣鉢即取是人繫著獄中籍家財物没入官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何處一切王家得是信心此不與共期過患如是況復共期從今日後不聽與女人共期行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道行乃至聚落中間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女人者若母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共期者若今日明日半月一月道者三由延兩由延一由延

半由延一拘盧舍半拘盧舍乃至聚落中間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與女人共期道行經一一聚落中間一一波夜提若還來者亦一一波夜提餘如九十二第二跋渠中與比丘尼共期著道行中廣說此中以女為異耳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那律在塔山夏安居竟還舍衛城禮覲問訊世尊行路中間日冥欲入聚落求宿止處時聚落中有一母人將一女欲出村取水道路相逢女見比丘顏貌端正威儀庠序即生欲想比丘入聚落遍求宿處不得作是念當還出外於樹下宿即便還出復逢彼母子時女問母言此沙門向冥欲何處去答言不知女言阿母可問母即問言沙門向冥出聚落欲至何所答言我入聚落校三求宿處不得還十九欲出外樹下止宿女語母言可將歸家借其宿處母即語言沙門隨我還家當借宿處比丘即隨還至家與一房語言沙門此中可宿比丘即敷草蓐結跏趺坐母子食訖還自眠處是比丘道行疲極偃息而卧女伺母眠熟已徐徐竊起至比丘所牽其草蓐比丘覺已起正身坐女人性弱即便却去去已比丘還復卧此女須臾復來如世尊所說有五種人夜多不眠何等五女人起欲想憶男子故夜多不眠男子起欲憶女人故夜多不眠賊有盜心夜多不眠王憂念國事故夜多不眠精進比丘修習道業夜多不眠此女人不得眠復徑竊起來牽其草蓐比丘覺已復正身坐乃至地了明日至佛所佛遙見已知而故問誰嬈觸汝顏色不悅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同室宿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女人者若母姊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室者同障同覆宿者俱眠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共一房有隔別戶無罪異房無隔波夜提共房共隔波夜提別房異戶無罪有覆有障波夜提有覆半障越毗尼罪有覆無障無罪有障有覆波夜提有障半覆越毗尼罪有障無覆無罪比丘女人俱室內波夜提比丘室內女人半身在屋內越毗尼罪比丘屋內女人屋外無罪女人比丘俱屋內波夜提女人屋內比丘半身在屋內越毗尼罪女人屋內比丘在屋外無罪若佛生日大會得道日大會轉法輪日大會羅云大會校三阿難大會般遮于瑟大會若二十通夜說法者當在露地若風若雨若雪隨寒者當入屋裏正身坐若老若病不能坐者當施障隔障隔不得用踈物高齊肩掖若比丘道路行入聚落宿時當別房別隔若無屋者當露地宿若風雨寒雪當入屋內正身坐若老病劣弱不能坐者當作障隔若無障者女人可信應語言優婆夷汝先眠我坐比丘欲眠時語令起我欲眠汝莫眠眠者汝無福若雌象乃至雞若駱駝牛驢犖頭時未得罪委頭眠者波夜提若雌狗舒頭時無罪屈頭眠時波夜提鵝孔雀鷄舒頭無罪屈頭著翅下波夜提象正立時無罪猗眠時波夜提若衆多比丘在房內眠母人抱眠女兒入者一切眠比丘波夜提若維那知事人應語母人汝

正竪兒抱入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陀夷與一知識同聚落婆羅門婆羅門女出嫁至異聚落遣信語父若阿闍梨時時來看我如二不定法中因緣廣說乃至佛告優陀夷癡人在家俗人知出家人所應行法不應行法汝信心出家而不知出家所應行法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不聽共女人獨空靖處坐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女人獨空靖處坐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女人者若母姉妹若大若小在家出家獨者獨一女人更無餘人設有餘人若眠癡狂心亂苦痛嬰兒非人畜生雖有是人故名獨空靖者寂靖處坐者共坐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與女人共坐竟日坐者一波夜提若比丘女人中間起更坐一一波夜提若比丘受請到檀越家坐女人下食已坐比丘前復起益食如是隨起復坐一一波夜提一女人比丘邊坐一女人來往益食女人出時比丘應起起時不得趣起恐彼女疑謂呼比丘有異想應先語姉妹我欲起何故起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共女人獨空靖處坐是故起耳女言尊者莫起我自起起者無罪減七歲女在階道枋上坐坐已復第二板上坐坐復起第三板上坐如是一一徙處坐一一波夜提若家中作務淨人來往不斷者無罪若門向道道中行人如乞比丘食頃不斷彼即當淨人無罪若比丘女人於閣上共坐閣下淨人遙見比丘比丘亦見淨人無罪比丘女人在閣下坐閣上人亦如是或見而非聞或聞而非見亦見亦聞非見非聞見而非聞者淨人遙見比丘女人共坐不聞語聲越毗尼罪聞而非見者聞語聲不見其人越毗尼罪亦見亦聞者見共坐聞語聲無罪非見非聞者波夜提盲淨人者越毗尼罪聾淨人越毗尼罪盲聾淨人者波夜提一盲一聾淨人者無罪若淨人眠者當動令覺此罪亦是聚落亦阿蘭若處亦是時亦非時亦是晝亦是夜是屏處非露處是空靖非衆多是近非遠是故說

故奪及疑悔　不捨藏畏怖　水戲指相擬
共行同室宿　空靖處亦然　第七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毗舍佉鹿母長請祇洹僧次第到其舍食時毗舍佉鹿母頭面禮僧足次第而下到十六群比丘所見其年少身色柔輭而能捨家女人多慈起兒子想亦敬法故即便問言祇洹衆僧無供時尊者何處得食答言時到著衣持鉢家家乞食即語尊者若無供時來我家食我自今以後若無人供日我當施食年少比丘聞是語已即便受請至無供日到其家食鹿母長請佛時尊者阿難日日到彼為請食故見十六群比丘在其家食此諸年少起憍慾言母此食太多答言子減之復言太少答言兒當益如是或嫌冷熱堅輭甜酢醎淡如是種種難可稱適鹿母信心多慈答言子隨索隨與阿難見已作是念若此是不信家便起惡心以是因緣白佛言善哉世尊願從今日勿與小兒受具足戒佛言從今日後年未滿二十不得

與受具足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摩訶羅父子二人在家有信捨家修道其子沙彌供給五百比丘諸比丘或索揚枝或索樹葉如是衆多不能得供時摩訶羅念曰我正有一子供給五百比丘所索衆多不能得供如是不久必當生病然世尊制戒年未滿二十不與受戒雖知不應且與受之令其免苦彼即將比丘出到戒場與受具足受具足已詣比丘猶如前法喚言沙彌與我知淨揚枝及草樹葉彼即答言我以受具足云何故喚沙彌諸比丘言誰與汝受答言我婆樓醯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摩訶羅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摩訶羅汝云何知人年未滿二十而與受具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年未滿二十而受具足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人年不滿二十與受具足波夜提諸比丘應訶責是人不名受具足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人聞不滿者不滿二十兩減二十年是名不滿二十兩減二十兩滿二十年是名不滿減二十兩過二十年是不名滿冬時生還冬時受未經安居竟是名不滿春時生還春時受未經安居竟是名不滿前安居生還前安居受未經前安居竟是名不滿後安居生還後安居受未經後安居竟是名不滿此人減二十時人年謂減半謂滿半謂減者波夜提謂滿者無罪此人名受具足此人年減二十時人一切謂不滿與受具足一切波夜提此人不名受具足此人年減二十時人一切謂滿與受具足一切無罪此人名受具足滿二十兩減二十年是名滿二十滿二十兩滿二十年是名滿二十滿二十兩過二十年是名滿二十冬時生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春時生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前安居時生前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後安居時生後安居竟受具足是名滿二十滿二十兩時人半謂滿半謂不滿謂不滿者越毗尼罪謂滿者無罪是名受具足滿二十兩時人一切謂不滿一切越毗尼罪是不名受具足滿二十兩一切謂滿一切無罪是人善受具足若比丘知人不滿二十與受具足此諸比丘應訶責已波夜提悔過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有人來欲受具足曰滿者應與受具足不滿者應語令待滿若前人不知者當問其父母親里若復不知者當看生年板若復無是者當觀其顏狀觀時不得直觀形體或貴樂家子形大年小當觀其手足成就不若如是復不知者當問何王何歲國土豐儉旱澇時節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舍衛毗舍離二國有嫌互相抄伐時毗舍離人來舍衛抄劫人民得物去還入本界生安隱想解伏止息舍衛王作是念我爲國王應却敵安民云何使賊劫掠人物即勑將士仰汝追捕必使擒獲若不得者不足空還將士念言王教嚴重事應宜速即集兵衆尋蹤掩捕時舍衛比丘安居竟欲詣毗舍離諸比丘失道隨彼賊中賊便驚愕問比丘比丘汝是何人答言我出

家人何道出家答言釋種出家問言大德汝欲那去答言欲向毗舍離失道到此即示其道時比丘問賊長壽汝欲何去答言向毗舍離比丘復言當共作伴彼即答言我等是賊劫奪他物經涉榛木行不擇路汝是善人云何隨我此是直道可從是去比丘復請願將我去勿復令我重遭失道賊答如初如是至三語言未竟追捕尋至合捉比丘將至王所作如是言大王此是群賊王言先將比丘來來已王言汝出家人云何作賊比丘答言我非是賊何故相隨比丘以上事具向王說王言遣比丘去將此賊來問賊言此出家人是汝伴不答言非伴何故相隨賊以上事具向王說王言將賊去更喚比丘來來已王問比丘汝出家人云何作賊妄語欺官望得脫耶賊道汝是伴何以言非比丘答如初王即教勅禁官放比丘去賊如法治罪便取五百群賊著迦毗羅華鬘打鼓巡令四交道頭唱喚而出欲將殺之賊大啼喚佛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衆多人聲比丘答言世尊是五百群

賊被王教令將欲殺之是其聲耳佛告阿難汝往語王汝是人王當慜民如子云何一時殺五百人阿難受教即詣王所具說佛語王言尊者阿難我知是事殺一人罪報甚多況復五百人但是賊數數來壞我聚落抄掠人民若世尊能使是人不復作賊者可放令活阿難還以王所說具白佛佛語阿難更往語王王但放去我能令此人從今日後更不作賊阿難受教已先到刑處語監殺者言是諸罪人世尊已救未可便殺復語賊言汝能出家不賊言尊者我本若出家不遭此苦今甚願樂何由可得阿難即至王所作是言世尊語王我能令此人從今日後更不作賊王即勅監官可原生命且未解縛送詣世尊佛自放之爾時世尊欲度彼人故在露地坐賊遙見佛結縛自解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觀其宿緣隨順說法布施持戒行業報應若集盡道四眞諦法即於是時得須陀洹道問言汝等樂出家不答言世尊我等先若出家不遭此苦唯願今者度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作

是語時五百群賊舉身被服變爲三衣自然鉢器威儀庠序如似百歲舊比丘皆成羅漢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五百群賊蒙世尊恩自然解脫佛言不但今日蒙我解脫過去世時已曾蒙我如獼猴本生經中廣說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衞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與賊期共道行乃至聚落間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賊者劫盜期者若今日明日一月半月道者三由延二由延一由延一拘盧舍半拘盧舍乃至聚落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得與賊共期道行若比丘欲行時當求車伴人伴賊相貌有三事可知香色莊嚴香者往曠野中食熟肉生肉氣色者常恐怖色莊嚴者終日結束面黑髮黃凶惡似閻羅人是三種名爲賊相不應共行若賊詐稱作好人著好衣服到空迴處展轉相語今日當入是聚落破牆壁劫奪財物不問沙門婆羅門一切盡取當知是賊是時不得即便捨離且隨順去若近聚落方便捨去若賊覺者應語

長壽我正到此耳若與賊共期道行波夜提與女賊共行亦如是與偷金賊共行波夜提與叛負債人共行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曠野精舍廣說如上爾時營事比丘自掘地作基作塼作泥爲世人所譏沙門瞿曇無量方便毀訾殺生讚歎不殺而今自手掘地作基作塼作泥故傷一根命此是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比丘此中雖無命根出家之人所不應作當少事少務莫爲世人所譏失他善福從今日後不得自手掘地佛告諸比丘依止曠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自手掘地若使人掘指語掘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自手者若身身分身方便身者舉身跳躑走來走去欲令壞地者波夜提是名身身分者若手若脚若膝若肘若指爪是名身分身方便者若鍬钁斧鑿竹木自手掘若遥擲欲令壞壞者波夜提地者生作生者大地是名生作者基作上作基作者露地牆壁上作者重閣屋上覆土是名上作自掘者自掘使人掘乃至言掘是地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自方便多掘一波夜提若中間止住一一波夜提使人者若使他人掘前人多掘一波夜提若重語使掘疾掘語語波夜提若比丘欲使地平作方便掃地越毗尼罪若傷如蚊脚波夜提不作方便無罪若方便牽曳木欲使破地牽時越毗尼罪若傷如蚊脚波夜提不作方便無罪若驅牛馬欲使破地亦如是不作方便無罪若欲使地平故經行行時越毗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住坐卧亦如是不故者無罪若比丘河邊坎上以脚蹹墮蹹蹹波夜提坎岸邊行土崩無罪若土塊一人不勝破者波夜提破減一人重者無罪若比丘捉木石塼瓦鍬钁擲地不故雖傷無罪若營事比丘多有塔物僧物欲藏地中若在露處生地不得自掘當使淨人知若在露處死地得自掘藏若地打栓越毗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拔栓時越毗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若比丘欲張氍氀須釘四角若覆處死地自釘無罪若露處生地當使淨人知拔時當使淨人知若比丘房内釘壁毀損成功越毗尼罪若先有故孔無罪若比丘外被雨地傷如蚊脚波夜提若欲畫地越毗尼罪傷如蚊脚波夜提畫末土無罪若營事比丘欲作摸拭當畫拔木塼上若泥覆朽故房舍欲撤時不得自撤當使淨人若欲壞壁時當使淨人却泥然後自得擿塼至基際使淨人擿若壁不泥者以曾被雨使淨人擿兩三行然後自擿至地際復使人擿若塼坏聚被雨已不得自取使淨人取上兩三重然後自取至地際復使淨人若覆上者得自取到地際應使淨人取塼取亦如是若死土被雨已比丘不得取使淨人取盡雨所洽際然後自取無罪若鼠壤被雨不得取應使淨人若新雨後比丘不得自抒井應使淨人抒若淨人小不能者當先下淨人擾令濁然後自抒若池水洗水新雨後比丘不得自抒若牛馬先涉得自抒若泥被雨後不得自取使淨人取若池泥洗泥新雨後

比丘不得自取使淨人若水瀆若屋流水道新雨後比丘不得自抒使淨人抒若大小行用水時手摩地波夜提當用灰土巨磨若雨滂推土聚一處比丘不得取使淨人取若瓦瓶器物在露地經雨已比丘不得自取使淨人取若洗脚木經雨後不得取若木石塼瓦種種諸物在露地雨後比丘不得取使淨人知掘地波夜提半沙越毗尼罪純沙無罪石薑石糞灰亦如是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

音釋

摵莫結切手拔也 鞙戶犬切 摾其亮切 埳苦感切小阱也 澓房六切洄流也 瞎許轄切目盲也 距音巨 榼克盍切 瘻盧候切正當作僂隴主切背曲病也 跛布火切足偏廢也 鍼筒鍼諸深切與針同筒徒東切 鍵鎡梵語也此云淺鐵鉢令呼爲鐼子鍵音虔鎡音咨鐼音訓 皺側救切皮縮也 喂於韋王貴二切 鑰以灼切鍵鎖也 盥古玩切 濺子賤切湔灑也 釪羽俱切器名 鍬钁鍬七遙切臿也居縛切大鉏也 栓其月切與橛同 擿直隻切投也 坏鋪杯切未燒塼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上　從四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　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梨車摩訶男請僧施藥時六群比丘聞摩訶男請僧施藥當試惱之明日晨起著入聚落衣到其家共相問訊我聞檀越請僧施藥爲實爾不答言實爾尊者有所須耶答言須藥須何等藥答言須爾所酥爾所油爾所蜜爾所石蜜爾所根藥葉藥華藥果藥彼言即日未具須辦當與比丘言汝當備藥然後請僧供一比丘藥如給一大象我今一人索藥尚不能得況復衆多汝但求名譽無有實心彼言尊者王家庫藏尚無爾所藥況復我家須辦當與比丘言與已不與當任汝意言已便出檀越於後即辦衆藥自往白言先所索藥今者已辦便可來取比丘聞已並笑而言我前試汝實不須藥彼曰何故相試我家中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有匱惜比丘言檀越瞋耶答言實瞋若瞋者我當悔過彼曰我不受悔過自可向佛悔過比丘即向佛悔過佛言何故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癡人梨車摩訶男家所有愛重於佛比丘無所匱惜何故擾亂從今日後聽四月別請應受除更請除長請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四月別自恣請應受若過受波夜提除更請長請自恣請比丘者如上說四月者或夏四月或冬四月或春四月別請者私請過者過四月除更請者世尊說無罪除長請者盡形壽請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檀越語比丘言尊者受我夏四月請比丘若受不應過至八月十六日受若波夜提若受冬請春請亦如是檀越請不必定或四月或一月或半月若期滿已不得更受若檀越言尊者常此間住者我長施食若比丘離一宿行者不得復食若檀越言尊者何以不來答言汝先言常此住者當施食我以離宿是故不來檀越言離不離從今日但來如是受者無罪檀越言尊者受我請食盡此倉穀比丘受之應數數問典倉者若言噉盡不得復食若檀越言尊者何以不

來答言我先受請盡此倉穀穀今已盡是故不來若言尊者我非謂一倉更有餘倉從今日但來如是受者無罪請食酥瓨甘蔗亦復如是若檀越言尊者受我請食盡此牛乳比丘受之應數數問犛乳者若言犛休不得復受若言何以不來答言我先受請盡此牛乳乳今已盡是故不來若言我非謂一牛更有餘牛從今日但來如是受者無罪若檀越言尊者受我請食齊女夫住此比丘應受若女夫去者不得復食若言何故不來答言我先受請齊女夫住女夫今去是故不來若言更受我請如是受者無罪若言尊者受我前食不得索後食若請後食不得索前食若請與非時漿不得索藥及餘物若請與塗足油不得索非時漿若請與藥者應從索藥若言尊者盡壽受我請衣食臥具醫藥爾時得隨意索無罪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國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語闡陀言長老當學莫犯五眾罪答言我今不隨汝語我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我當從諮問彼若有所說我當受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此闡陀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闡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稱歎隨順毀呰違逆汝云何儱悷自用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國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諸比丘教語當學莫犯五眾罪若作是言我今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

比丘欲得法利者應學亦應問餘比丘比丘者如上說五眾罪者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罪莫犯者教令學十二事十二事者所謂戒序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滅諍法隨順法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言長老五眾罪中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罪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如是四眾罪三眾罪二眾罪一眾罪四波羅夷應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作是語長老作六捨法所謂作折伏羯磨不語羯磨驅出羯磨發喜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作是語長老此六作捨法已作折伏羯磨隨順行法折伏柔軟如是應捨乃至別住羯磨亦復如是當學莫犯作是語時答言我不隨汝語若見餘長老寂根多聞持法深解當從諮問彼有所說我當受行作是語者波夜提若言長老汝當學賢善持戒受誦經法當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

漢杲作是教時不得答言有常當學應答言
我爲是故出家是故説
佛住拘睒彌國廣説如上爾時拘睒彌界有
惡龍名菴婆羅能使亢旱不雨苗稼不收人
民饑饉如是種種灾患時尊者善來比丘往
降惡龍如善來比丘經中廣説降伏惡龍已
乃至國土豐樂人民感德知恩報恩有五百
大家爲善來故各立常施設幢施設牀座請
僧供養别請善來比丘其所造家則設種種
美食時有一家施食之後因渴施酒色味似
水得而飲之還向精舍爾時世尊大會説法
酒勢發盛昏悶躃地當世尊前舒脚而卧佛
知而故問是何比丘在如來前舒脚而卧比
丘答言善來比丘飲酒過多是故醉卧佛問
諸比丘此善來比丘先曾晝寢不不也世尊
復問比丘善來未醉之前頗曾佛前舒脚卧
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多飲酒已欲使不醉
可得爾不不也世尊復問諸比丘設使善來
比丘不飲酒時聞説微妙不死之法當欲失
是善利不聽受不不也世尊佛語諸比丘是

善來比丘本能降伏惡龍今者能降蝦蟇不
答言不能佛言設使菴婆羅龍聞者生其不
樂從今日後不聽飲酒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爾時尊者那夷
翅飲石蜜酒過多來還釋精舍爾時世尊大
會説法酒勢發盛昏悶躃地在世尊前舒脚
而卧佛知而故問是何比丘在如來前舒脚
而卧答言世尊是那夷翅比丘飲石蜜酒過
多是故醉卧佛問諸比丘那夷翅比丘先曾
晝寢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那夷翅未醉之
前頗曾舒脚佛前卧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
若多飲酒已欲使不醉可得爾不不也世尊
復問比丘那夷翅不飲酒時聞説如是微妙
不死之法當欲失是善利不聽受不不也世
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飲石蜜酒佛告諸比
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
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飲
酒石蜜酒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説酒者十種
和甜成動酢漬黄眉澱清和者飯眉麨眉水
和著器中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

飲波夜提是名和甜者和釀已訖如變生甜
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甜成者氣味成就乃
至飲者波夜提是名成動者酒勢已壞乃至
飲者波夜提是名動酢者酒味小壞勢變成
酢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酢漬者淨浣白氎
漬著酒中數數出曬曬已復漬遠行曠野時
漬氎中絞取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漬黄者
澄黄未清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黄澱者酒
下濁滓乃至飲者波夜提是名澱清者上澄
清如油色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
飲波夜提是名清石蜜酒者十種和甜成動
酢漬眉黄澱清和者石蜜蘖水和著器中如
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飲波夜提餘
九事亦如上説波夜提者如上説麧麥人酵
米飯酵麥飯酵木麥酵麨酵麧麥人酵者麧
麥人蘖水於器中釀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
口況復器飲波夜提米飯酵者米飯蘖水於
器中釀乃至飲者波夜提麥飯酵者麥飯蘖
水於器中釀乃至飲者波夜提木麥酵者木
麥飯蘖水於器中釀乃至飲者波夜提麨酵

者㲉蘖水於器中釀如是不得草滴髮滴入口況復器飲波夜提食後飲水無罪食麨越毗尼罪飯麨合和飲者波夜提食石蜜飲水無罪食蘖越毗尼罪三種合和飲者波夜提飲穀酒石蜜酒波夜提飲蒲萄酒越毗尼罪飲修樓飲難提嗽糟皆越毗尼罪食壚邏果迦毗哆果毗邏婆果拘陀邏果此諸果食者令人醉食者越毗尼罪除十四種漿菴婆羅漿乃至耶婆果漿澄清一切聽飲若變酒色酒味酒香一切不聽飲酢漿令人醉者亦不聽飲除甘蔗苦酒蒲萄苦酒及酢漿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國廣說如上爾時僧和合欲作羯磨時尊者闡陀不來遣使往喚語闡陀比丘僧和合欲作羯磨長老來而不肯來諸比丘語闡陀很戾若喚來必不來若語莫來脫有來理即遣使語長老莫來彼言住住汝等盡往語我莫來即便來入僧中比丘語令坐而不肯坐諸比丘復語長老莫坐即言汝等盡坐語我莫坐便坐比丘復語長老汝何論是事答言我不語比丘復語長老莫語即言汝等盡語語我莫語便語既語不止妨廢餘人諸比丘復語長老可小出而不肯出比丘復言長老莫出即便出出故僧不和合各各起去不得作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闡陀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闡陀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歎說隨順輭語毀呰很戾汝云何很戾自用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拘睒彌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輕他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輕他者有八事語來而不來莫來而來坐而不坐莫坐而坐語而不語莫語而語去而不去莫去而去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僧集欲作折伏羯磨不語擯出發喜舉別住羯磨一切盡應來若輕他不來者波夜提若比丘作衣鉢事若病因緣不得來者與欲無罪若語莫來輕他來者波夜提若已僧中有事欲須見僧白僧聽來無罪若言長老坐輕他不坐者波夜提若坐處有瘡應白僧聽者不坐無罪若語莫坐輕他坐者波夜提若老病羸弱久立悶極白僧聽者坐無罪若語令語輕他不語者波夜提若才劣言輕人不敬用設語羯磨不成就不和合白僧聽者不語無罪若語莫語輕他語者波夜提若作是念設不語者羯磨不成就僧不和合事須我語白僧聽語者無罪若語令去輕他不去者波夜提若作是念若我去者此中羯磨不成就事不斷當白僧聽者不去無罪若語莫去輕他去者波夜提若作是念若我不去者羯磨不成就事不斷當白僧聽者去無罪若僧中語來不來莫來而來語坐而不坐莫坐而坐語而不語莫語而語去而不去莫去而去一一得波夜提罪若眾多人中師徒中語來而不來乃至去而不去一一得越毗尼罪若和尚阿闍梨語來而不來乃至去而不去一一得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諍訟同住不和時六群比丘屏處盜聽聞此語已向彼人說聞彼語已向此人說於是彼此更生

諍訟同住不和云是法非法是律非律乃至是應羯磨是不應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諸比丘諍訟時默然立聽彼有說者我當憶持作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諍訟者是法非法是毗尼非毗尼乃至是應羯磨是不應羯磨立聽者若隔壁若隔籬若戶邊若隔幔若隔石若隔草立聽彼有說者我當憶持作是因緣不異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二比丘在堂裏私語若比丘欲入者應彈指動脚作聲若前人默然者應還出若前人故語不止者入無罪若一比丘先在堂內坐二比丘私語從外來入堂內比丘不得默然應彈指動脚作聲若默然者堂內比丘應出若比丘共餘比丘鬪諍結恨作是罵詈我要當殺此惡人然後捨去比丘聞已得語彼人長老好自警備我聞有惡聲有諸客比丘來若在講堂溫室禪坊中住若摩摩帝若知事人往看客比丘問客比丘作是言長老我等當盜其庫藏其塔物其僧淨廚其比丘衣鉢聞是語已默然應還還已應衆僧中唱言諸大德某庫藏某塔物某僧淨廚某比丘衣鉢當警備我聞惡聲應使前人知若比丘多有弟子日暮竊來案行諸房知如法不若聞說世俗談譁若說王說賊如是種種言說不得便入訶責待自來已然後誨責曰汝等信心出家食人信施應坐禪誦經云何論說世俗非法之事此非出家隨順善法若聞論經說義問難答對不得便入讚歎待自來已然後讚美汝等能共論經說義講佛法事如世尊說比丘集時當行二法一者賢聖默然二者講論法義若比丘入聚落行語而去後比丘來不得默然應謦欬動脚作聲若前人故語者隨進無罪若比丘前去後比丘行語而來前比丘不得默然應謦欬動脚作聲若比丘遶塔時食後欲入林中坐禪時亦復如是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僧集欲與優波難陀共行弟子依止弟子作舉羯磨時優波難陀聞與弟子作舉羯磨即便起去後比丘見坐處空檢校誰來誰不來是誰坐處比丘言是優波難陀坐處如是僧不和合各各起去不得作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優波難陀此是惡事汝云何僧欲斷事默然起去不白比丘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欲斷事默然起去不白比丘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僧欲斷事者有二種一者說法毗尼二者作折伏羯磨乃至別住羯磨默然起去者起離坐去不白者若白非時入聚落不名爲白白往尼精舍教誡不名爲白白離食家不名爲白若僧集說法毗尼者應白言離說法坐去答言爾若僧集作折伏羯磨

乃至別住羯磨者應白并與欲比丘者現前僧中不白去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僧集欲作折伏乃至別住羯磨比丘欲去者應白并與欲不白與欲者波夜提白而不與欲越毗尼罪不白不與欲一波夜提一越毗尼白并與欲無罪若欲大小便須臾還不廢僧事無罪若作是念設晚來者應白并與欲若說法說毗尼者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毗尼罪若比丘聽衆多比丘誦經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毗尼罪若誦經者止誦作餘語去者無罪若比丘聽他比丘受經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毗尼罪若比丘聽他誦經應白去不白去者越毗尼罪是故說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何所求欲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比丘汝云何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應爲世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阿練若處住不白比丘非時入聚落

復次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二比丘阿練若處住時一比丘泥房爲蛇所螫語伴言長老我爲蛇所螫答言待我取僧伽梨當往呼耆域醫王取衣中間即便失音彼取衣已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時比丘不能言如是至三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猶故不言彼作是念世尊制戒不聽阿練若處不白比丘非時入聚落是比丘而不報我當任其行業知復如何即便命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比丘彼若慈心稱四大龍王名者應致不死何等四持國龍王伊羅國龍王善子龍王黑白龍王我有慈無足衆生我有慈兩足無足衆生我有慈四足衆生我有慈多足衆生我有慈無足衆生莫害我兩足衆生莫害我四足衆生莫害我多足衆生莫害我一切衆生應得無漏一切賢善慈心相視莫興惡意設使比丘稱是四大龍王名者應不致死從今日後聽除急時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衞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阿練若處住非時入聚落不白比丘除餘時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阿練若處住者若離城邑聚落五百弓弓長五肘於其中間無人住是名阿練若處非時者後食已竟時雖早猶是非時聚落者垣墻障乃至亂居聚落白若若言白離食家不名爲白若言白往尼精舍教誡不名爲白若言白離說法處不名爲白應白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前人言可爾比丘者界内現前非徒衆現前除餘時者若比丘種種疾病爲蛇所螫爲喚醫故世尊說無罪若二比丘在阿練若處住若欲俱行展轉相白若一人說已行後人復欲行者應白餘比丘若無餘比丘者應作是念若道中若門若聚落若尼精舍見比丘當白白已然後非時入聚落若比丘道路行從聚落中過聚落中路邊有塔若天祠當順道直過若下道左旋右旋去者波夜提若火起若種種惡畜來逐人者隨意去無罪若比丘遠行

道路日暮欲入聚落宿不得荷負囊襆而入若村外有水應林中止息先令二比丘淨洗浴著僧伽梨施紐展轉相白遣入聚落求宿止處若得宿處應從檀越索隨所安還出聚落語諸比丘已得宿處爾時諸比丘應淨洗手足欲飲非時漿者即於此飲之若入聚落勿令人識沙門夜食衣囊襆器分張持去著僧伽梨安紐捉杖持蹝展轉相白然後當入已到宿處復欲出取薪草水者若從本道出者無罪若更從餘道應白不白去者波夜提

若欲求塗足油非時漿勸化明日食者白已當去不白去者波夜提若聚落中有僧伽藍道上有壘連接覆去者無罪餘道去者應白不白去者波夜提是故說

不滿二十　共賊伴　請掘地　四月請未學　飲酒　輕他從四　默聽默起十五　非時　八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波難陀晨起著入聚落衣到檀越家語白優婆夷凡夫人若命終多墮惡道汝當聽我說法時優婆夷料理家業眾事忩務無暇聽法便嫌比丘言置令凡夫人若死墮惡道阿闍梨但自憂己莫憂他人後食竟令弟子盪鉢復入其家如前語曰優婆夷凡夫人若死墮惡道汝當聽我說法時優婆夷飯食夫主兒子竟後自食不容得聽復嫌比丘言置令凡夫人若死墮惡道阿闍梨但自憂己莫憂他人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比丘汝食後去作何等事答言多事世尊我欲作醫療治眾病佛言汝云何同食處食前食後不白比丘行至餘處從今日後不聽同食處食前食後不白比丘行至餘處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上

音釋

㲉 古候切取牛乳也　儱悷 儱力董切悷郎計切儱悷多惡不調也　睒 失冉切　漬 疾智切浸也　澱 堂練切滓垽也　滓 側氏切澱也　蘗 魚列切　𪍑 古猛切　螫 施隻切行毒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下　從五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　譯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佛告阿難汝語諸比丘安居已訖語檀越施安居衣阿難即語諸比丘諸比丘言世尊制戒不聽同食處食前食後從五不白比丘行至餘家我等與諸梵行人同食共住敬難故不敢數白阿難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衣時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同食處食前食後不白比丘行至餘家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衣時是名餘時比丘者如上說同食者或米一鉢他作飯或麨兩鉢他或麥飯三鉢他魚肉若半鉢若一鉢是名同食食前者未食食後者食已日雖早故名食後行至餘家者剎利家婆羅門家毗舍家首陀羅家白者若白非時入聚落若白往比丘尼精舍若白離說法處不名為白應白言長老憶念我某甲離同食行至餘家答言爾除餘時者世尊說無罪餘時者衣時衣

時者無迦絺那衣一月有迦絺那衣五月衣時中間捨五罪別衆食處處食離同食不白畜長衣離衣宿無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離同食欲餘行者應白不白去者波夜提若於他處食五正食五雜正食二波夜提不白離同食處處食若作施食法若衣時者二俱無罪若比丘住處無食若有人請食即彼處名爲同食若於彼欲餘行者應白去不白去者如上說若比丘受聚落中請即彼處名同食日早欲餘行經過應白去不白去者如上說若聚落中請僧食有比丘過到其家檀越言尊者我今日飯僧尊者亦受我請比丘受者即名同食日時尚早比丘復欲餘行應當白不白去者波夜提餘如上說若檀越請僧食比丘乞食遇到其家檀越言我今請僧食尊者亦受我請若比丘受者亦名同食比丘尋自思惟檀越信施心重我不能消不如行乞趣得支命欲捨去者應白不白去者波夜提餘如上說若二比丘各有食處俱向受落道中議言我等今日先一家食然後次第共餘家食後食一比丘應白不白去者波夜提若至先食家得五正食五雜正食二波夜提離同食處處食若作施食法若衣時二俱無罪第二人亦如是若比丘乞食家家得一升二升乃至一斛取無罪若一家或得一鉢他来飯或麨兩鉢他或麥飯三鉢他若魚肉半鉢一鉢更不得餘處求是中何者犯何者不犯一切粥除魚肉粥粥者取新出釜畫不成字一切菜一切麨一切果非別衆食非處處食非滿足食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是中應說末利夫人因緣如中阿含經中說乃至長老比丘次第入宮教誡爾時尊者優陀夷次入教誡時末利夫人著細塗施衣金銀珠璣莊校衣上在宮內坐時優陀夷入宮夫人見已敬心卒起金銀珠璣重塗施衣滑墮地夫人慚愧即便蹲住諸侍人以身障之時優陀夷見已却行而出還到精舍語諸比丘長老波斯匿王覆藏寶器我今已見諸比丘問言汝見何等答言見末利夫人諸比丘言長老汝出家人若入聚落當作阿練若意莫戀著衆色見如不見聞如不聞答言我實見可言不見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入王宮諸比丘不入宮故諸夫人語末利夫人坐汝使諸比丘不復來入我等不得聞法禮僧末利夫人言何故怨我汝自求王諸夫人即白王言大王諸比丘何故不復入宮教誡時波斯匿王聞此語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比丘何故不復入宮教誡佛言大王是中有過如來見

已不聽復入波斯匿王白佛言是中有何過患可得聞不佛告大王有十事過患比丘不得入王宮十事者如中阿含經中說比丘不得入王宮王白佛言世尊佛見過患制比丘不得入王宮我本未生信時自身右手猶尚不信況復比丘佛已制戒但當隨順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入刹利灌頂王宮王夫人寶未藏入過門限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王者刹利種婆羅門

種優伽羅王種捨迦耶王種婆那王種如是等比或是王非刹利入者無罪是王是刹利非灌頂入無罪是王是刹利是灌頂無國土入無罪是王是刹利是灌頂有國土不得入入宮者入內宮王夫人未藏寶者王夫人未出寶未藏者王寶未出至過門限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王新作宮殿信心歡喜請比丘言尊者爲我故願先受用比丘應語世尊制戒不得入宮王復言尊者頗有方便得開通不應答言王夫人寶盡出然後得入若以出者應入比丘入已王夫人寶物從後次第入比丘不得捨出爾時坐無罪若比丘中間爲大小行出不得復入入者波夜提若王常遊觀池林於中作王行宮王夫人寶物盡出在中有七重門若入一門二三乃至六門無罪第七門一脚入越毗尼罪兩脚過門限者波夜提若王遊觀已夫人寶物盡出行宮已空衆人入者比丘入無罪若王信心愛敬手牽比丘入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舍衛城內有作象牙師字法與時有比丘到其家語檀越爲我作鍼筩即便爲作不大不小光色滑澤持來還房諸比丘見已問言長老何處得是不大不小光色滑澤答言象牙師字法與爲我作之諸比丘聞已各各往索牙師念曰諸比丘皆當須用又念衆僧是良福田我當請僧布施鍼筩即詣祇洹頭面禮僧足已白言我法與請僧欲施鍼筩諸比丘聞已各各往取或取一去或取二三乃至取十象牙遂盡檀越言牙已盡今唯有骨須者當作答言皆須骨盡復白骨亦盡今唯有角須者當作答言皆須索者衆多無以供命爾時尊者舍利弗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次至其家時法與婦信心歡喜持食出施先識舍利弗即頭面禮足在前而立舍利弗問言姊妹家內何似事業增不答言家內粗可但事業不增問言何故答言尊者我家夫主請諸比丘施與鍼筩諸比丘或取一去或取二三乃至取十牙盡取骨骨盡取角索者衆多無以供命尊者我家仰是生活衣食兒子充官賦調尊者是我敬重作是言耳以是故夫主在言不在覺而言眠爾時尊者舍利弗爲是女人隨順說法發歡喜已來還精舍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諸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象牙骨角作鍼筩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牙骨角作鍼筩破已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牙者象牙魚牙摩伽羅牙豬牙如是諸餘牙等骨者象骨馬骨牛骨駝骨龍骨如是諸餘骨等角者牛角水牛角犀角鹿角羊角如是諸角等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破已波夜提悔過不破悔過者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牙骨角作鍼筩時諸比丘便持金銀瑠璃玻瓈王寶作之佛言不聽金銀寶等作鍼筩應用銅鐵白鑞鉛錫鍮石白銅竹木欽婆羅氎氎鳥翮乃至鉢囊帶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內人民出城禮拜世尊時波

斯匿王子亦來禮拜次第至難陀優波難陀所頭面禮足已白言我欲觀看願示我處答言甚善即將至閣上語言童子看是柱梁榱棟櫨枓枅衡雕文刻鏤種種彩畫次至難陀住處見青色地敷高大牀施置重氍敷拘攝褥兩頭施枕見已即問尊者是誰牀褥答言我許王子言此大嚴麗非比丘所宜即復問言若非我所宜誰應畜者答言若王王子所應服飾比丘言我非王子耶若世尊不出家者應作轉輪聖王居四天下汝等一切是我人民然世尊不樂是處出家成佛作法輪王我是法輪王子設復服飾過此猶尚是宜況此麤物王子聞已慚愧無言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等云何嚴飾牀褥爲世人所識從今曰後不聽過量作牀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世尊制戒不聽過量作牀諸比丘如量截已即以斷頭還支牀脚爾時齋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內人民出禮拜世尊波斯匿王子亦來禮拜次至難陀優波難陀所語曰尊者示我觀看處乃至到難陀房中見已即問何故截此牀脚答言齋截以上世尊所聽王子言若世尊聽齋截以上而今還以支牀與本何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牀脚應量不聽復支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牀脚應量作高脩伽陀八指除入陛若高過量作截已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卧牀坐牀者各十四種如上說是中過量者犯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修伽陀者如來應供正遍知八指者佛八指過者過量入陛者齊孔以下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悔者越毘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若自作終日坐上一一波夜提若起已還坐隨坐一一波夜提他牀而坐上者越毘尼罪支牀脚亦應量當使堅牢若客比丘來次第付牀得過量牀應語知事者言借我鋸來問作何等答言此牀過量欲截令如法若知事者言莫截檀越見者或能不喜若不久住者鑿地埋脚齊量止若久住者應齊埋處木筩盛脚勿使爛壞若比丘入聚落至檀越家坐若牀脚高者不得懸脚坐若是知舊應索承足机若非知舊應索塼木承足而坐若福德舍中牀高坐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城內人民出禮覲世尊波斯匿王子亦出禮拜次至難陀優波難陀所語言比丘示我觀看處答言甚善即將至閣上示言王子看是柱梁榱棟櫨枓枅衡雕文刻鏤種種彩畫次至已房見青色地敷好坐牀敷兜羅褥兩頭赤枕以白氎覆上見已即問是誰所有答言我許王子言此大嚴麗非尊者所宜答言若非我所宜誰復應畜王子答言王王子大臣所應服飾復言我法王子耶世尊若不出家應作轉輪聖王居四天下汝等一切是我人民然世尊不樂是處出家成佛作法輪王我是法輪王子服飾設復過此猶尚是宜況此麤物王子聞已慚愧無言諸比

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以兜羅綿紵褥爲世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兜羅綿紵褥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兜羅綿紵褥若坐若卧挽出已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兜羅者阿迦兜羅婆迦兜羅鳩吒闍兜羅角兜羅草兜羅綿尸兜羅華兜羅諸餘兜羅等是名兜羅是中兜羅紵褥挽出已波夜提悔過挽出時抖擻令盡若不盡者以水霑手摩將令淨然後波夜提悔波夜提者如上說若自作終日坐一波夜提起已還坐隨坐一一波夜提他許坐上者越毗尼罪若紵枕枕頭支足越毗尼罪若病枕頭支足無罪若以兜羅紵皮枕得二越毗尼罪皮及兜羅若比丘入聚落兜羅風吹著比丘衣合衣坐者越毗尼罪應拂去而坐若車載兜羅若擔若負風吹著比丘衣合衣坐者越毗尼罪應拂去而坐若敷草兜羅比丘不得坐若比丘角兜羅田中行著衣不得坐應拂去若草兜羅華兜羅田中行著衣不得坐應拂却若敷草華兜羅坐上越毗尼罪斂草華兜羅坐越毗尼罪作田中亦越毗尼罪若爲律師法師敷尼師壇及坐具散華著上不得坐拂却而坐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五事饒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諸比丘牀褥卧具垢穢不淨處處霑汙如曼陀羅著日中曝曬佛問諸比丘是誰牀褥卧具垢穢不淨答言是諸比丘卧具不以物覆是故汙爾佛言從今日後聽作尼師壇復次佛聽作尼師壇已諸比丘合縷作五事饒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房舍見合縷氎垢穢不淨處處霑汙如曼陀羅著日中曝曬佛知而故問是誰合縷作尼師壇垢穢不淨答言世尊聽作尼師壇諸比丘合縷作佛告諸比丘汝等云何合縷作尼師壇從今日後當應量作長二修伽陀搩手廣一搩手半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衆多比丘在講堂上論議作是言長老世尊制尼師壇大小若敷坐處兩膝則無若敷兩膝坐處復無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問比丘僧中上座是誰答言舍利弗佛語舍利弗衆多梵行人作是論汝云何默然而聽今當罰汝在日中立舍利弗受罰即立日中時諸比丘各前懺悔白言世尊尊者舍利弗身體輭弱願恕其愆勿令不樂佛語諸比丘非爲不樂彼身風冷病得日乃適然日月星宿在虛空中猶可迴轉舍利弗以受如來罰心不可迴轉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舍利弗心不可迴轉佛言不但今日心不迴轉過去世時以曾如此如蛇本生經中廣說爾時蛇者即舍利弗是彼時心堅不可迴轉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五事饒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僧褥具中央鮮好兩邊垢汙佛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卧具中央鮮好兩邊垢汙答言世尊制尼師壇小不得盡覆故齊覆處淨不覆處汙佛言從今日後聽兩重作不得趣爾廞課持

小故氎覆當兩重作若用欽婆羅一重作劫
貝二重作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那
律持尼師壇著肩上禮世尊足佛知而故問
汝肩上是何等答言小尼師壇世尊是尼師
壇太小唯願更益佛言更益幾許可足答言
一搩手佛言聽一搩手佛告諸比丘依止舍
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
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尼師壇應
量作長二修伽陀磔手廣一搩手半更益一
搩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作
者若自作若使人作尼師壇者世尊所聽應
量者長二修伽陀搩手廣一搩手半長者從
廣者橫修伽陀者如來應供正遍知搩手者
如來搩手長二尺四寸益搩手者二重三重
對頭卻剩若過量者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
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長應量廣
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
尼罪廣應量長過量中央應量邊過量邊應
量中央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
受用越毗尼罪氎量縮量水灑量欲令乾已
長大若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作時當
應量作不得量過尼師壇是隨坐衣不得作
三衣不得淨施及取薪草盛巨磨唯得敷坐
若道路行得長疊著衣囊上肩上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從五如上世尊五事十二饒益故五
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膿血瘡疵著衣在日中
曝佛知而故問是何等衣不淨若此答言世
尊諸比丘病疥瘡故是以汙衣佛言從今日
後聽作覆瘡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聽作
覆瘡衣已諸比丘不截縷合縷作世尊以五
事饒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合縷作覆
瘡衣膿血垢汙日中曬佛知而故問是何等
衣合縷作不淨若此答言世尊聽作覆瘡衣
諸比丘合縷作膿血垢汙佛語諸比丘汝云
何合縷作覆瘡衣從今日後應量作覆瘡衣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
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作覆瘡衣應量作長四修伽陀搩手
廣兩搩手半若過作截已波夜提比丘者如
上說覆瘡衣者世尊所聽應量長廣修伽陀
搩手者如上說若過量者截已波夜提悔過
不截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長應
量廣過量廣應量長過量中央應量邊過量
邊應量中央從五過量若自作若使人十三作成波夜
提受用者越毗尼罪屈量縮量水灑量欲令
乾已長大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當作
應量是覆瘡衣隨身衣不得作三衣不得淨
施不得取薪草盛巨磨欲入聚落時當先前
著然後著僧伽梨施紐出聚落已脫僧伽梨
抖擻襞疊舉著常處覆瘡衣勿令燥脫剝瘡
血出當合著入水不得入僧常所浴處當在
屏處浸漬令釋然後脫之浣濯令淨浴已得
持拭身後日用時亦復如是乃至瘡瘥瘥已
得作三衣及淨施餘用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如三上事中毗舍佉
鹿母廣說乃至十二由延內布施比丘雨浴
衣・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世尊聽比

丘作雨浴衣時諸比丘不截縷合縷作世尊以五事利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合縷氍垢汙不淨日中曬佛知而故問是何等衣合縷作不淨若此答言世尊如來聽作雨浴衣諸比丘合縷作垢汙不淨佛語諸比丘汝等云何合縷作雨浴衣從今日後應量作長六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半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作雨浴衣應量作長六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半若過量截已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雨浴衣者世尊所聽應量者長六修伽陀搩手廣二搩手半長廣修伽陀搩手者如上說若過量者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悔過者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長應量廣過量廣應量長過量中應量邊過量邊應量中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屈量縮量水灑量欲令乾已長大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比丘五法成就僧應拜作分雨浴衣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得不得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分雨浴衣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令拜某甲比丘分雨浴衣諸大德忍某甲比丘分雨浴衣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以忍拜某甲比丘分雨浴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應衆僧中唱言諸大德是中分物參差不同相降四指八指理不得計若不唱者得越毗尼罪從四月一日得雨浴衣從上座次第付得已不聽裸浴又不得著雨浴衣應著餘故衣若在屏處若深水裸浴無罪不得著雨浴衣作衆僧治堂舍作及白灰作泥作覆屋作通水溝抒井作當著餘故衣是雨浴衣不得作三衣不得淨施不得餘用持取薪草及盛巨磨不得著入池水瀆水中浴大雨時得著小小雨不得著若大雨卒止垢穢未淨著入池水瀆水中浴若比丘病服藥吐下剃頭出血及露地食時得持作幔障此雨浴衣四月半受用至八月十五日應僧中唱言諸大德今日僧捨雨浴衣如是三唱捨已得受持作三衣若淨施得作餘用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著留縷衣諸外道亦著留縷衣時優婆塞欲禮比丘誤禮外道聞呪願異知非比丘即便慚愧時外道弟子欲禮外道誤禮比丘如是參錯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比丘衣應截縷作淨淤作淨外道欲與比丘作異故留朱羅赤石染衣捉三奇杖持軍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曠野比丘得拘舍耶衣欲染著煮染汁如上三種染衣色中說佛住舍衛城毗舍離比丘得欽婆羅亦如上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尊者孫陀羅難陀是佛姨母子有三十相食後從舍衛城出阿難隨後亦如上三色衣中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尊者阿羅軍荼做佛衣量作衣著入舍衛城是比丘身短衣長曳地而行爲世人所譏沙門釋子曳衣而行又人訶言汝不知耶瞿曇沙門衣非已父母作敗復更得是故如是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佛言呼阿羅軍荼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隨自身量作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倣如來衣量作衣若過量截已波夜提(從五)如來衣量長九修伽陀(十六)搩手廣六搩手是名如來衣量比丘者如上說如來衣量者長九修伽陀搩手廣六修伽陀搩手長者縱廣者橫修伽陀者如來應供正遍知搩手者如來搩手長二尺四寸若過者截已波夜提悔過不截悔者越毗尼罪波夜提者如上說長應量廣過量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廣應量長過量中應量邊過量邊應量中過量若屈量縮量水灑量欲令乾已長大若自作若使人作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作時當減量不得過量當隨自身量是僧伽梨有三種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者長四肘半廣三肘一不舒手著衣時緣相降二指作鬱多羅僧有三種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者長四肘半廣三肘一不舒手作安陀會亦有三種上中下上者長五肘廣三肘中者長五肘一不舒手廣三肘一不舒手下者長四肘半廣二肘(十七)一不舒手下至(從五)覆三曼陀羅作泥洹僧是故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下

音釋

絺(丑知切)　鍮(託侯切銅屬)　翮(下革切鳥羽也)　㨾棟(揀所追切蒲木所)　棟(多貢切)　櫨(落胡切)　枓枅(枓當口切枅結奚切)　曝曬(曝蒲木切曬所戒切日乾也)　搩(陟革切張伸日搩)　痂(音加瘡也)　襞(必益切摺㽅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一　從六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　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陀驃摩羅子僧拜典知九事如上說乃至陀驃摩羅子右手小指放光作明隨次付房阿蘭若阿蘭若共乞食乞食共(從六)糞掃衣糞掃衣共一坐食一坐食共常坐常坐共露坐露坐共草蓐草蓐共經唄經唄共法師法師共學律學律共阿羅漢阿羅漢共三明三明共六通六通共無威儀無威儀共爾時六群比丘語陀驃言長老與我等六人共一處住答言待汝伴中最下坐次得房隨意共住時是伴下坐次得弊房卧牀坐牀褥枕諸物皆悉弊故又别房食亦復麤惡自相謂言長老陀驃如我生怨與我弊房麤食是長老若久住梵行者方令我等得大苦惱然世尊制戒不得無根波羅夷法謗今當以僧伽婆尸沙法謗即往到其所作是言長老汝犯僧伽婆尸沙罪答言我無是罪彼言誰復作賊言我是賊但汝犯僧伽婆尸沙罪即屏處謗衆多人中謗僧中謗

陀驃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時陀驃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汝有是事不答言無也佛言汝無此罪世尊知汝清淨陀驃言世尊雖知我無罪惟願世尊當語彼人令生信心莫令長夜誹謗得不饒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說於梵行人應起恭敬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汝今云何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瞋恨不喜以無根僧伽婆尸沙法謗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瞋者九惱事及非處起瞋第十恨者凡夫及學人有不喜者乃至阿羅漢有無根者事原不現又不見彼事不聞彼事不疑彼事僧伽婆尸沙者十三事中若一一謗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瞋恨有二相似清淨不清淨清淨者言汝見我犯何罪十三事中若一若二彼不見不聞不疑不決了若屏處若衆多若僧中作是言我見汝犯僧伽婆尸沙我聞汝犯僧伽婆尸沙我疑汝犯僧伽婆尸沙聞不實聞根不實疑不實疑根不實本曾見忘聞忘疑忘見不爾聞不爾疑不爾對面四目謗語語波夜提清淨不清淨想謗偷蘭遮欲驅出波夜提不清淨清淨想謗越毗尼罪欲驅出偷蘭遮清淨清淨想誹謗偷蘭遮欲驅出波夜提不清淨不清淨想毀呰波夜提謗比丘波夜提謗比丘尼偷蘭遮謗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越毗尼罪謗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說有比丘乞食時到著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婦人言尊者至某日當飯僧并施衣比丘答言善哉優婆夷當及時爲於身命財修三堅法常修習行勿令留難乞食比丘還精舍已語諸比丘長老我語汝善事問何等善事答言某甲家到彼日當飯僧并施衣時難陀優波難陀去不遠聞語聲即問彼家在何處住姓字何等門戶那向具問知已明日晨朝往到其家謂優婆夷言我聞好聲尊者聞何等聲聞汝欲飯僧并施衣爲實爾不答言始有是心但恐中間有留難知當果不優波難陀語優婆夷言汝可持是衣施與難陀答言我家更無餘物止有是衣本欲施僧今不可轉優波難陀即毀呰言何等是僧老烏亦僧老鵄亦僧如穿臼漏槽不可滿足僧於汝有何利益能爲汝活男活女能至王家料理官事耶難陀能爲汝作多利益事但持是衣施與難陀優婆夷答辭如初時難陀復勸與優波難陀如上說優婆夷猶言我家更無餘物適欲迴施尊者然先已許僧不可迴轉優波難陀言與以不與任汝意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優婆夷作是念此 及適欲與難陀然僧是良福田適欲施僧然難陀有大力勢恐與我作不饒益事患惟是已遂不復施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作此三惡事施者失福受者失利輕毀衆僧佛語優波難陀汝常不聞我以無量方便讚歎少

欲毀呰多欲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知物向僧迴向餘人波夜提比丘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物者八種乃至淨不淨向者物分處已定僧者八種如上說迴者轉與餘人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人持物來問比丘言尊者我欲以此物施當施何處應語隨汝心樂處便可施之若復問何處得大果報應語施僧得大果報復問何處僧持戒我欲施之應語無有犯戒僧若復問何處比丘精進修業能愛護物恒住於此使我常見得語某甲比丘精勤修業能愛護物常住於此施彼比丘恒可得見若言我欲持是物施與尊者應語施僧若言我已施僧意欲施尊者願爲受之取無罪若比丘知物向僧迴向已者尼薩耆波夜提迴向餘人者波夜提若比丘知向僧物迴向餘僧越毗尼罪衆多人物迴向衆多人越毗尼罪乃至畜生迴與彼畜生越毗尼罪心悔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說四事時默然說十三事時瞋三十事時語九十二波夜提時便起作是言長老此是世尊說耶世尊在何處說若我久在世者如是事比所聞轉多此便是法毋更生禁戒遂茲諸比丘聞是語慙愧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群比丘此是惡事如來欲饒益故爲諸弟子制戒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汝云何嫌遮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作是言我今始知是法入修多羅半月波羅提木叉中說諸比丘知彼比丘本若二若三說波羅提木叉中坐況復多彼比丘不以不知故得脫隨所犯罪如法治應訶言長老汝失善利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汝不尊重不一心念不攝耳聽法訶已波夜提悔過比丘者如上說半月者若十四日十五日波羅提木叉者十二修多羅說者謂作是語我今始知是法半月波羅提木叉中攝是比丘知彼若二若三說波羅提木叉中坐況復多彼比丘不以不知故無罪隨所犯罪如法如毗尼治應訶言長老汝失善利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汝不尊重不一心念不攝耳聽法訶已波夜提悔過波夜提者如上說受具足已應誦二部毗尼若不能誦二部毗尼當誦一部若不能誦一部當廣誦五衆戒若不能者當廣誦四衆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三衆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二衆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一衆戒及偈若布薩時廣說五衆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四衆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三衆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二衆戒若復不能者當廣誦一衆戒及偈餘者僧常聞不誦者越毗尼罪僧中應使誦利者說餘人專心聽佛言誦波羅提木叉時餘比丘不得坐禪及作餘業皆應專心共聽若四事聽十三事不聽越毗尼罪十三事

聽二不定法不聽越毗尼罪二不定聽三十事不聽越毗尼罪三十事聽九十二事不聽越毗尼罪九十二事聽四波羅提提舍尼不聽越毗尼罪四波羅提提舍尼聽衆學不聽越毗尼罪衆學聽七滅諍不聽越毗尼罪若中間隨不聽隨得越毗尼罪一切不聽波夜提此罪不得趣向人悔過當衆中持戒有威德人所敬難者於前悔前人應訶言長老汝失善利半月說波羅提木叉時汝不尊重不一心念不攝耳聽法訶已波夜提悔過是故說

食家入王宮　鍼筩牀二褥　坐具覆瘡衣
雨衣如來衣　無根謗第十　迴向遮布薩

第九跋渠竟

四提舍尼初

佛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在阿蘭若處時諸釋種父母姊妹親里家遣使齎飲食送與比丘所齎食人於道中食半或食三分中一分或都食盡是諸比丘有歸家看者親里問言我先送種種飲食爲悉達不其中到者言到半到者言半到三分中一分到者言一分到不到者言不到親里聞已即瞋恚言弊惡死人使汝送食何敢取食即便鞭於此使人得苦痛大啼呼言坐是沙門令我得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諸比丘汝云何阿蘭若處住先不語外外不受內自手取而食從今自後不聽阿蘭若處住先不語外外不受內自手取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廣說如上如來應供正遍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羸瘦顏色痿黃知而故問比丘氣力足不答言病苦世尊佛問比丘汝不能服隨病藥隨病食耶白言世尊制戒不聽阿蘭若處住先不語外外不受內自手取世尊我病不能出外是故羸瘦病苦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內取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阿蘭若處住先不語不病比丘外不受內自手取若噉若食是比丘應餘比丘邊悔過如是言長老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初波羅提提舍尼法比丘者如上說阿蘭若處者如上說先不語者語有二種分數不分數分數者先語當送爾許爾許種飲食不分數者直言當送食不列種數外不受者不精舍外受內者精舍內病者下病冷病風病如是此病不堪出外取食是故世尊說無罪自手受者手從手受器從器受噉者餅果等食者五正食若噉若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過言長老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見罪不答言見愼莫更作答言頂戴持波羅提提舍尼者是罪向人發露不覆藏若爲是比丘送食語餘比丘餘比丘受無罪若爲是比丘送食語是比丘餘比丘受無罪若爲是比丘送食語是比丘是比丘受無罪若爲餘比丘送食語餘比丘餘比丘受無罪若送食先語有分數者無分數者分數者比丘得在內當憶種數相應者取不相應者語令還若有疏來者看疏相應取不

相應遣還若印封來者看封印完者取不完者遣還若先語無分數來者當出精舍門外受若卒來入門者不得受若有淨人應語與淨人若無淨人語令放地待淨人來應語淨人持此食出外出外已比丘應受若比丘病不能出外內受無罪若比丘親里持飲食到園若池林中遊觀處持食與比丘者隨意受無罪若比丘道行時作是念至某精舍當食過餘處食者應悔過若至某精舍值彼僧受請隨去無罪是故說

明四提舍尼法第六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尸利摩比丘尼因緣應廣說乃至佛語諸比丘我聲聞尼中福德第一尸利摩比丘尼是時世饑饉乞食難得爾時尸利摩比丘尼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毗舍離城次行乞食見比丘即問言尊者得食不比丘即以空鉢示之比丘尼見已作是念是我所尊而乞食不得便持已鉢中食與比丘比丘得食還到精舍喚餘比丘共食諸比丘問言長老何處得是好食答言尸利摩比丘尼邊得諸比丘聞已各各往索如是次第乃至五百比丘盡皆得食然後自求日時已過失食還到精舍明日晨朝諸比丘復著衣持鉢至比丘尼精舍門立比丘尼見已即入語尸利摩比丘尼言諸比丘今在門外相待尸利摩聞已語弟子言取衣鉢來我為諸上尊乞食如是次第供給五百人已然後自求日時復過失食而還至第三日亦復如是乃至次第供給五百人唯一人未得此比丘隨尸利摩後入一家以先三日失食故身體虛羸迷悶倒地時諸婦人見已驚起欲扶比丘尼言住住待我思惟何故倒地即便憶念為諸上尊乞食自失食故悶極倒地起已自拂拭塵土正衣服已作是思惟能布施者有無上利憶念布施生歡喜心因歡喜故心得清淨三昧以三昧觀見五陰生滅布施莊嚴心調伏諸根即入金剛三昧盡一切漏於佛法中三明作證尸利摩比丘尼得證已爾時婦人將入洗浴已敷牀令坐然後與食彼比丘故在門外立婦人見已恐復索食故當戶而立比丘尼見遮戶立心生疑何故遮戶傾頭看是比丘衣角言是我上尊乞食不得即語言尊者可入取食婦人言阿尼且食我當更求與之比丘尼言今世飢儉何處更得復持食與婦人嫌言沙門釋子無有慈心云何三日失食飢極垂命而復從索食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白衣家內非親里比丘尼邊自手取食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阿利吒身有瘡痍為人惡賤人不與食每行乞食時若未入門閉門不前若已入門驅出不與如來應供正遍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阿利吒身有瘡痍佛知而故問比丘汝身力調和不答言世尊但患飢若佛問比丘汝不能乞食耶答言世尊我能乞食但身體瘡痍人所惡賤每行乞食若未入門閉門不前若得入門驅出不與佛言汝不能往尸利摩比丘尼邊乞食耶答言世尊制戒白

衣家内非親里比丘尼邊不得自手受食彼
非我親里是故不往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
丘往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住者皆悉令
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
重聞若比丘不病白衣家内非親里比丘尼
邊自手受食若噉若食是比丘應餘比丘邊
悔過言長老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是名波
羅提提舍尼法比丘者如上說非親里者非
父親非毋親病者世尊說無罪不謂小小病
謂疥癩黄爛瘡痍癰痤人所惡賤是名爲病
白衣家内者俗人家内比丘尼者二部衆中
受具足自手受者手從手受器從器受噉者
餅果等食者五正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悔
過長老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
見罪不答言見應語慎莫更作答言頂戴持
波羅提提舍尼者如上說若比丘不病在俗
人家内非親里比丘尼邊自手受飲食受時
越毗尼罪食時犯悔過法非親里非親里想
受食者犯悔過非親里疑想受食者犯悔過
非親里親里想受食者越毗尼罪親里非親

里想受食犯越毗尼罪親里疑想受食者越
毗尼罪親里親里想無罪爲餘人受者越毗
尼罪病人無罪爲病人受無罪食病人殘無
罪若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持食來施語令
放地然後餘人邊受無罪比丘尼自持來放
地已作是言尊者爲我故受[十二]受者無罪比丘
尼住處受無罪是故說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精舍廣說如上爾
時偷蘭難陀比丘尼知識家請僧食偷蘭難
陀比丘尼六群比丘前立指示語檀越言與
是比丘飯與是比丘羹與是比丘魚肉檀越
聞已偏益六群比丘諸比丘嫌言云何六群
比丘受比丘尼偏教益食而不訶諸比丘以
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六群比丘來來
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
云何受比丘尼偏教益食而不訶佛告諸比
丘依止王舍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
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白
衣家内請食比丘尼立指示言與是飯與是
羹魚肉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言姊妹小住

待諸比丘食竟若諸比丘中乃至無一比丘
語是比丘尼言姊妹小住待諸比丘食竟者
是諸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如是言長老
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是名波羅提提舍尼
法比丘者如上說白衣家者俗人家請者若
今日若明日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十三]比丘尼
者二部衆中受具足與者益是飯與是羹與
是魚肉應語比丘尼者齊見聞知應教作是
言姊妹小住待諸比丘食竟若止者善若不
止者第二第三語若不語受者越毗尼罪食
者犯悔過法是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如
是言長老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
汝見是罪不答言見應語慎莫更作答言頂
戴持波羅提提舍尼者如上說不滿三訶而
食者越毗尼罪滿三訶不止食者無罪一人
訶已一切食無罪不見不聞者食無罪尼自
作檀越無罪若檀越未曾請僧不知儀法爾
時比丘尼得教安置形像教益食法然後應
坐若不請若非五正食教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大臣毗闍因緣比中

應廣說乃至仙彌尼刹利佛告諸比丘大臣毗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應爲作學家羯磨羯磨法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大臣毗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若僧時到僧爲大臣毗闍作學家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大臣毗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今爲大臣毗闍作學家羯磨諸大德忍與大臣毗闍作學家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僧已與大臣毗闍作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大臣毗闍乃至仙彌尼刹利還疲極身蒙塵土先問家中諸阿闍梨頗數來不答言來但有所施時一切不受毗闍聞已心生不樂竟不洗浴往詣世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比丘何故不受我家供養佛告毗闍汝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如來欲[校六]饒益故爲汝作學[十四]家羯磨以是因緣諸比丘不受汝施毗闍即白佛言世尊我家今者富於往昔三倍惟願世尊從今日以後聽諸比丘受我家施佛告毗闍今是十五日汝且還家沐浴身體著新淨衣與諸眷屬來詣衆僧乞汝所願毗闍如教還後佛告諸比丘毗闍本以布施太過僧欲饒益故作學家羯磨毗闍今自說居業富足三倍於先今欲從僧乞捨學家羯磨僧應與捨毗闍歸家浣浴身體易著新衣與諸眷屬來入僧坊具說上事爾時僧與作捨學家羯磨應作求聽羯磨如是說大德僧聽大臣毗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欲饒益故與作學家羯磨而今財業富足若僧時到僧爲大臣毗闍欲於僧中乞捨學家羯磨諸大德聽大臣毗闍乞捨學家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爾時大臣毗闍來入僧中頭面禮足胡跪合掌如是白言大德僧聽我毗闍先富後貧僧憐愍故與我作學家羯磨我今生業具足三倍於前今從僧乞捨學家羯磨惟願僧與我捨學家羯磨如是[校六]三乞爾時應置[十五]毗闍著眼見不聞處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大臣毗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欲饒益故與作學家羯磨是毗闍自說家業具足三倍於先已於僧中乞捨學家羯磨若僧時到僧今與毗闍捨學家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大臣毗闍布施太過錢財竭盡僧欲饒益故與作學家羯磨毗闍今自說家業具足三倍於前已於僧中乞捨學家羯磨僧今與毗闍捨學家羯磨諸大德忍僧與毗闍捨學家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毗闍捨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捨學家羯磨衆現前非徒衆現前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僧作學家羯磨比丘先不請而往自手受食若噉若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言長老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是波羅提提舍尼法學家者婦須陀洹夫斯陀含婦須陀洹夫阿那含婦斯陀含夫須陀洹婦斯陀含夫阿那含婦阿那含夫須陀洹婦阿那含夫斯陀含夫須陀洹婦斯陀含夫須陀洹婦阿那含夫斯陀含婦須陀洹夫斯陀含婦阿那含夫阿那含婦須陀洹夫阿那含婦斯陀含二俱須陀洹二俱斯陀含二

俱阿那含家者四姓家刹利家婆羅門家毗
舍家首陀家比丘先不請者先不請謂請想
請餘人謂已想而往者若家中若園裏若田
中自手取者手從手受器從器受噉者餅果
等食者五正食是比丘應向餘比丘邊悔過
如是言長老我墮可訶法此法悔過前人應
問汝自見罪不答言見應語莫更犯答言頂
戴持波羅提提舍尼者如上說若僧以作學
家羯磨者不得如鳥鳥避射方絕不往應時
時往看爲說法論法事若學家欲布施者應
語且置汝邊我自知時若先請僧後作羯磨
不得取大價重物得取小小輕物若學家言
尊者何故不受是施謂我貧耶爾時應語汝
不貧如世尊所說須陀洹人成就四法於聲
聞中爲最大富何等四一者於如來應正遍
知生堅固信根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所不
能壞二者於法生堅固信根三者於僧中生
堅固信根四者於戒生堅固信根沙門婆羅
門諸天世人所不能壞是名四法成就如來
聲聞中不貧最爲大富若來精舍中飯僧作

衆供養及非時漿者不得捨去當佐數牀褥
施供養具應爲受用已廣爲說法是故說
阿蘭若住處　無病受尼食　比丘尼指授
羯磨學家食　四悔過法竟

衆學法第七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下著
內衣高著內衣參差著內衣百襵著內衣石
榴華著內衣麥飯團著內衣魚尾著內衣多
羅樹葉著內衣象鼻著內衣下者齊踝高者
齊膝參差者不齊正百襵衣者多作襵石榴
華者一邊華奄麥飯團者或頭如麥飯團魚
尾者垂兩角似魚尾多羅樹葉者攏起如多
羅樹葉象鼻者一角偏垂如是過故爲世人
所譏看沙門釋子著衣如王子大臣婬欲人
如是高下參差乃至象鼻此壞敗人何道之
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
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佛言汝云何高下乃至象鼻著內衣爲
世俗人所譏從今日後不聽如是著內衣佛
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集已

佛於僧前自著內衣告諸比丘汝等當如是
著內衣如淨居天法屈右邊攝左邊著內衣
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
聞齊整著內衣應當學齊整著內衣時不得
如纏軸當反執右邊執左邊上角屈著內應
齊整著不得如婬女法膏色左右顧視爲好
不好應看令如法齊整著若放恣諸根不欲
學齊整著內衣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
故說齊整著內衣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下被
衣高被衣婆羅天被衣婆藪天被衣下被衣
者齊踝高被衣者齊膝婆羅天被衣者衣加
項上從兩腋下外出是名婆羅天被衣婆藪
天被衣者衣加背上從兩腋下入挑著兩肩
上是名婆藪天被衣如是過故爲世人所嫌
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童子貴樂人如是
高被衣下被衣此壞敗人爲有何道諸比丘
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
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
從今日後不聽高下被衣乃至婆藪天被衣

當齊整被衣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齊整被衣應當學齊整被衣時不得如纏軸應當通肩被著細齊兩角左手捉捉時不得手中出角頭如羊耳不得如婬女賣色法左右顧視爲好不好應看如法齊整不高不下若泥時作時手得抄舉若放恣諸根不如法被衣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齊整被衣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著細生踈衣形體露現又復六群比丘著垢膩破衣胷脇背肘露現共入檀越家爲世人所嫌看沙門釋子如王大臣著細生踈衣形體露現見著弊衣者作是言看沙門釋子著如是衣服形體露現似如奴僕客作賤人入家內此壞敗從六人爲有何道諸比丘十九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好覆身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好覆身入家內應當學若作安陀會當用緻物作若踈者當二重三重作若安陀會踈者欝多羅僧當用緻物作若欝多羅僧踈者僧伽梨當用緻物作若放恣諸根不好覆身入家內者越學法若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好覆身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入白衣舍看象看馬看駱駝看鳥看技兒歌舞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東西顧視如似細作問言尊者爲失何物左右顧視如有所覓出家之人應諦視入家內此壞敗人爲有何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諦視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諦視入家內應當學諦視行時不得如馬低頭行當平視行防惡象馬牛當如擔輦人行不得東西視瞻若欲看時迴身向所看處若放恣諸根不學諦視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當諦視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高聲大聲入白衣家內爲世人所譏作是言尊者如賈客失伴如放牛人高聲大喚汝出家人應小聲入家內此壞敗人爲有何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從六白世尊佛言喚六群二十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小聲入家內應當學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小聲入家內應當學不得高聲大喚入家內若欲喚時應彈指若前人不聞者應語比坐人若放恣諸根不學小聲行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小聲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共調戲語笑入白衣家內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王子大臣婬欲放逸人共相調戲語笑入家內問言尊者何故現齒欲賣齒耶此中亦無技兒爲笑何等此壞敗人爲有何道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

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聖人毗尼中現齒而笑相與調戲從今日後不得戲笑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衞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笑入家內應當學不得笑若有可笑事者不得出齗現齒訶訶而笑應制忍之當起無常苦空無我想思惟死想若不可止當自齧舌若復不能止者當以衣角遮口徐徐抑制若放恣諸根大笑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笑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覆頭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婬女如賊細作如新婦如掾蠶人覆頭行入家內問言尊者患眼痛耶畏日炙頭耶何故覆頭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覆頭入白衣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衞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覆頭入家內應當學覆頭者盡覆及兩耳不得覆頭行入白衣家若大寒雨雪患頭風得覆半頭一耳若放恣諸根覆頭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覆頭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反抄衣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婬泆女人賣色反抄衣入人家內坐露現肘腋問言尊者欲來共鬪耶何故反抄衣現脇肋此壞敗人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反抄衣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衞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反抄衣入家內應當學抄衣者一邊抄兩邊反抄著肩上不得反抄衣行入家內若風雨時得抄一邊若偏袒右肩得抄左邊若通肩被得抄右邊不得令肘現乞食時畏汙衣故得反抄肘不現無罪若放恣諸根反抄衣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反抄衣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腳指行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婬女偷人如蝦蟇行此壞敗人為有何道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腳指行入白衣家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衞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腳指行入家內應當學入內若泥水時不得先下腳指後下腳跟當先下腳跟後下腳指若腳心有瘡當側腳行作蔽瘡物繫之先下腳跟後下腳指若放恣諸根不學平腳行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腳指行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叉腰入白衣家為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力士叉腰入人家內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

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叉腰入白衣家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叉腰入家內應當學叉腰者兩手叉腰不得叉腰行入家內若腰脊痛若風腫者得叉腰無罪若癰痤瘡癬以藥塗上畏汙衣故叉腰無罪若放恣諸根叉腰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叉腰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搖身入白衣家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婬女搖身入家內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搖身入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搖身入家內應當學若老病身振風雨寒雪搖無罪若放恣諸根搖身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搖身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搖頭入白衣家內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婬泆人如鼠如鼠狼動頭入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搖頭入白衣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搖頭行入家內應當學若老羸病若疲頭若風雨寒振搖頭無罪若放恣諸根搖頭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搖頭入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掉臂入白衣家撥觸檀越面破他手中酥油瓶器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力士兇人掉臂入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掉臂入白衣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掉臂入家內應當學不得掉臂行入家內若先是王子大臣本習未除應當教言汝今出家當捨此俗儀從比丘法若欲呼人不得雙舉兩手當以一手招若放恣諸根掉臂入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掉臂入家內應當學

內衣被上服　好覆諦視入　小聲不得笑
覆頭反抄衣　指行及叉腰　不搖頭掉手

學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著垢膩破衣露肘腰脅難陀優波難陀著細生疎衣身體露現共白衣家坐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貴人著細生疎衣見著弊衣者復言似如奴僕客作賤人著破壞垢衣肘脇露現坐家內沙門釋子應好覆身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好覆

身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好覆身坐家內應當學好覆身者應用緻物作內衣若用踈物者應兩重三重若內衣踈者欝多羅僧應用緻物若欝多羅僧踈者僧伽梨應用緻物若僧伽梨踈者欝多羅僧應用緻物坐時不得坐衣上當一手褰衣一手案坐具然後安詳而坐若精舍中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應好覆身坐若放恣諸根不學好覆身家內坐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好覆身家內坐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白衣家內坐看他婦女小兒行來出入上閣下閣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婬泆人如盜賊在他家內坐看他婦女問言尊者爲失何物東西顧視出家之人應諦視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諦視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諦視坐家內應當學諦視家內坐時不得如馬延頸低視當平視勿令不覺擅越持熱器來搪突手面若精舍中食上若在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時不得左右顧視當平坐視若放恣諸根不諦視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諦視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白衣家內坐高聲大聲共相謝話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高聲大聲如商人失伴如放牧人大喚問言尊者何故大喚出家之人應小聲坐云何大喚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小聲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小聲坐家內應當學不得高聲大聲坐家內若欲喚者應彈指若前人不覺者當語近邊人若精舍中食上若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不得高聲大聲若欲語時語比坐如是展轉第二第三令彼得知若放逸諸根高聲大聲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小聲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白衣家內坐展轉調戲而共大笑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婬泆女人作訶訶而笑坐家內問言尊者此中有何事可笑何故出齗欲賣齒耶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出家人云何賢聖眦尼中出齗大笑從今日後不得家內坐笑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笑坐家內應當學不得白衣家內笑坐若精舍內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不得笑若有可笑事者不得出齗現齒大笑應當忍之起無常苦空無我想思惟死想當自齧舌若復不止者不得現齒大笑當以衣角遮口制之若放恣諸根白

衣家內坐笑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笑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覆頭白衣家內坐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婬泆女人覆頭坐家內如採蜜人問言尊者爲患頭痛爲是日炙頭耶何故覆頭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覆頭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覆頭坐家內應當學覆頭者全覆頭及兩耳不得覆頭坐家內若精舍中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覆頭坐若風寒雨時若病若頭患風不得全覆當覆半令一耳現若見長老比丘時當捉却若屏處私房覆頭無罪若放恣諸根覆頭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覆頭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抄衣白衣家坐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婬泆女人賣色抄衣坐家內露現肘脇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抄衣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抄衣坐家內應當學抄衣者一邊抄兩邊抄不得抄衣坐家內若乞食若取食時畏汙衣故得抄衣但莫令肘現無罪若精舍中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坐不得抄衣若抄者得抄一邊不得抄兩邊若偏袒者抄左邊若通肩被者得抄右邊若見長老比丘應還下若放恣諸根反抄衣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反抄衣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抱膝坐白衣家內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憍逸俗人抱膝而坐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蹲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抱膝坐家內應當學抱膝者手抱衣抱不得抱膝坐家內若精舍中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抱膝坐若病時得衣裹若禪帶見長老比丘時當脫若屏處私房中得抱膝坐若見長老比丘來還正坐若放恣諸根抱膝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抱膝坐家內應當學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一

音釋

唄（蒲拜切梵誦也）痿（於爲切痺濕病也）痍（弋支切創痍中）襵（陟葉切猶摺也）攏（力踵切）藪（蘇后切）緻（直利切密也）齗（語斤切齒根肉也）齧（五結切噬也）跟（古痕切足踵也）腫（之隴切脹腫也）疢（尤咒切顫動也）掉（徒弔切搖也）搪揬（搪徒郎切揬徒骨切）蹲（徂尊切踞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二　從七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　譯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交脚白衣家坐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交脚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交脚家內坐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交脚坐家內應當學交脚者髀著髀上膝著膝上腨腸著脚脛上脚著脚趺上不得交脚坐家內應正兩足若精舍中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交脚坐若病得交脚坐見上座來當正坐若塗足挑刺交脚無罪若放恣諸根交脚坐家內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交脚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叉腰白衣家內坐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力士叉腰坐家內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叉腰坐家內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叉腰坐家內應當學叉腰者一手叉兩手叉不得叉腰坐家內若精舍中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不得叉腰坐若老病若風動腰痛叉腰無罪臂瘂瘡癬以藥塗之畏汙衣故叉腰無罪若見上座來應下若放恣諸根叉腰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叉腰坐家內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白衣家搖足坐舞手並行復折草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伎兒在家內坐手足不住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動手足白衣家坐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動手足坐家內應當學不得動手足家內坐者不得動手動足舞手舞足手並折草坐當安詳靖住若有所問者當先護戒隨順而答若問四塔者得指示是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無罪若檀越欲令比丘定精舍者應觀地形勢隨信便指示此中可起精舍此中可起講堂此中可起温室此中可起僧房得指示無罪若放恣諸根動手足坐家內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動手足坐家內應當學

覆身內諦視　小聲不大笑　覆頭及抄衣
翹脚抱膝蹲　叉腰動手足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檀越精舍中設供飯僧下食時六群比丘方索水洗手滌鉢檀越聞已即持熱飯筐撲地嫌言我廢家務就寺設供望衆僧齊同淨心修福今下食方有所索出家之人應專心受食云何食上多有所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應一心受食佛告諸比丘

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一心受食應當學一心受食時不得兩手案鉢在脚前當先淨洗手滌鉢行食至當一心受若直月監食人後來得索水洗手滌鉢無罪若放恣諸根不一心受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一心受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長者就精舍中飯僧六群比丘先多受羹後受飯受飯時鉢中溢出墮地檀越嫌言我奪妻子分飯食衆僧欲盡令食而令棄地尊者不知耶此一粒飯中而有百功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羹飯等受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羹飯等受應當學羹飯等受者不得先取羹後取飯當先取飯案已後取半羹若國俗法先行羹後行飯者當取揵鎡拘鉢受若無者當作樹葉椀受復無葉者得以鉢受羹但受飯時應以手遮徐徐下鉢中莫令溢出若比丘病宜多須羹者多取無罪若放恣諸根不羹飯等受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羹飯等受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剜四邊食留中央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周帀剜食留中央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徧剜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徧剜食應當學剜食者剜四邊留中央當先受飯案著一邊後受羹合和而食若酥膩入飯中不得以美故徧剜取當次第取若欲與人者得截半與若放恣諸根周帀剜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徧剜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口中迴食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駝牛羊口中迴食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口中迴食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口中迴食食應當學口中迴食者舍飯團從一頰迴至一頰當一邊嚼即嚼邊咽若比丘食熬糗米者當一邊浸一邊嚼無罪若放恣諸根口中迴食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口中迴食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居士就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吐舌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蛇如鼠如狗如猫吐舌食此敗壞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吐舌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舍衛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不得吐舌食應當學吐舌食者吐出舌以食著上然後合口若直月及監食人欲知生熟鹹淡甜酢得著掌中舌舐無罪若病得置鹽掌中舐無罪若放恣諸根吐舌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吐舌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就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大團飯食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牛羊駱駝如獄餓囚大團飯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大團飯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爲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大團飯食應當學不得大不得小如婬女人兩粒三粒而食當可口食若比丘食熬米滿口無罪若放恣諸根大團飯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大團飯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就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張口待飯食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黿鼉蝦蟆張口待食此敗壞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張口待飯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張口待飯食應當學不得張口待飯食比丘食時當如雪山象王食法食入口已並以鼻作後口分齊前食咽已續内後團不得張口而待若口有瘡得豫張口無罪若放恣諸根張口待飯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張口待飯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居士於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張口擲團食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婬泆人擲團而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挑團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挑團食應當學挑團者不得團飯遥擲口中若酸棗若蒲萄如是種種乃至熬豆挑擲啖無罪若放恣諸根擲團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挑團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嚙半食半還著鉢中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嚙半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嚙半食佛告諸比丘悉皆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嚙半食應當學不得嚙半還著鉢中當段段可口食若麨團大當手中分令可口若欲食菰甘蔗若根等得嚙無罪若餅當手作分齊令可口若放恣諸根嚙半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嚙半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舍食語爲世人所識

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如駝牛羊驢含食
鳴喚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
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含食
語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
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含[八]食語應
當學不得含食語若食上和尚阿闍梨長老
比丘喚時咽未盡能使聲不異者得應若不
能得者咽已然後應若前人嫌者應答言我
口中有食是故不即應若放恣諸根含食語
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含食語
應當學

專意等飯羹　帀刳迴頰食　吐舌及大團
張口與遥擲　嚙半含食語　第三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
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以指抆鉢食為世人
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小兒食如獄中餓囚
食問言尊者飲食極豐何以抆鉢此壞敗人
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
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
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指抆鉢食佛告諸比
丘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
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指抆鉢食應當學不得
抆鉢食者不得曲指抆鉢若酥油蜜著鉢者
不得曲指抆當以指跑聚然後撮食若放恣
諸根指抆鉢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九]亂無罪是
故說不得指抆鉢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精舍中
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舐手食為世人所識
云何沙門釋子如小兒得食舐手而食問言
尊者我自恣施食何故舐手此壞敗人有何
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
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
言從今日後不得舐手食佛告諸比丘皆悉
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
重聞不得舐手食應當學不得反覆舐手食
若酥油蜜石蜜著手者當就鉢緣上攊聚著
一處然後取食若放恣諸根舐手食者越學
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舐手食應當
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
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嗽指食為世人所識
云何沙門釋子如小兒嗽指食問言尊者我
自恣施食何以嗽指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
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
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
日後不得嗽指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
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
得嗽指食應當學不得嗽指食若比丘食羹
臛甜膩物著指不得嗽當鉢緣上攊聚一處
然後取食若蜜石蜜鹽著指頭得嗽無罪若
放恣諸根嗽指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
是故說不得嗽指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
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噂嗼作聲食為世
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如豬鼠食聲[十]此壞敗
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
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噂嗼作聲食佛告
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

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噂噍食應當學不得噂噍作聲若放恣諸根噂噍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噂噍作聲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擅越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吸飯作聲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駱駝牛驢吸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吸食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吸食食應當學若食薄粥乳酪羹飲不得吸使作聲當徐徐咽若放恣諸根吸食食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吸食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全吞食嗗嗗作聲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牛驢駱駝食嗗嗗作聲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全吞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全吞食應當學不得全吞食使嗗嗗作聲若比丘咽喉病作聲無罪若咽喉乾燥當以水通之然後咽食若放恣諸根全吞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全吞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落飯食半入口中半墮地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放逸人落飯食問言大德謂呼此食是無種錢作耶我奪妻子分布施求福計此一粒下功乃成應當盡食何故棄地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落飯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落飯食應當學受食時不得令一粒落地若淨人瀉時墮地無罪食著口中時勿令落地誤落者無罪若噉魚肉果菰甘蔗時皮核滓骨不得縱橫棄地當聚足邊若放恣諸根落粒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落飯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振手食汚比坐比丘衣比坐即問長老何故振手爲蜈蚣蚰蜒所螫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振手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振手食應當學若振手時不得向比坐振若食著手當向己前振若鉢中抖擻若放恣諸根振手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振手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看比坐鉢若見小者便言貞廉自節若飽不用當與我若見捉大鉢者復言咄咄此貪食人鉢如是大檀越所供正可滿是我等餘人當復那得諸比丘聞已慚愧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

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嫌心看比坐鉢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嫌心看比坐鉢應當學不得嫌心視比坐鉢者若監食人看食何處得何處不得得看無罪若共行弟子若依止弟子病看其鉢中是應病食不看無罪若看上下坐為得不無罪若放恣諸根嫌心看比坐鉢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嫌心看比坐鉢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有比丘置鉢在前迴顧共比坐語六群比丘取鉢著餘處行食次至不視鉢捫摸地汙手從檀越索水洗手時檀越棄飯筐著地嫌言我廢家務修福飯僧應齊集受食今行食時方索水洗手出家之人當端心觀鉢食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當端心觀鉢食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端心觀鉢食應當學端心觀鉢者不得放鉢在前共比坐語若有因緣須共左右語者左手撫鉢上若行食到第三人時當先滌鉢豫擎待至若放恣諸根不學端心觀鉢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端心觀鉢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索飯索羹為檀越所識云何沙門釋子食上索飯索羹問言尊者我自恣與食何故喚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索食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如來應供正遍知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病比丘羸瘦萎悴佛知而故問比丘汝病何似答言世尊我病苦不適佛語比丘汝不能索隨病食隨病藥耶答言世尊制戒不聽索食佛言從今日後聽病比丘索食佛告諸比丘依止迦維羅衛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無病為己索食應當學不得無病為己索羹飯若病須多羹得索無罪若放恣諸根無病為己索食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比丘不病不得為己索食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先受魚肉羹後以飯覆上監食人看見已即問言長老得魚肉羹不答言長壽汝見色自知何故復問監食人問行食人何以不與此中魚肉羹答言何處不得此中未得又言我已與何故言不得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以飯覆羹更望得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以飯覆羹更望得應當學若比丘迎食處汙衣者不得盡覆當露一邊若一切覆者前人問得未應答已得若放恣諸根以飯覆羹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以飯覆羹更望得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

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膩手捉飲器比坐惡不受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膩手取飲器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膩手受飲器應當學不得膩手取飲器者比丘食時應護左手當以左手受飲器拄脣而飲不得口深含器緣亦不得令緣觸鼻額不得盡飲當留少許當口處瀉棄之更以水滌次行與下若左手病瘡者右手就鉢緣上淨概去膩淨水洗若不淨以葉承取飲已如上說若放恣諸根以膩手取飲器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以膩手受飲器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居士於精舍中設供飯僧時六群比丘鉢中餘食瀉已棄地檀越嫌言尊者謂此食是無子錢作耶我奪妻子分為福德故一粒百功云何瀉地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得鉢中殘食瀉地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以鉢中殘食棄地應當學不得鉢中殘食棄地者食時當稱腹而取不得多受若淨人卒與多者未噉時應減與比坐若比坐不取應與沙彌及園民若洗鉢時不得一粒瀉棄地若有者應聚著板上葉上若細粒若麨不可得聚者無罪若放恣諸根以鉢中殘食瀉地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以鉢中殘食棄地應當學

嚼飯及作聲　全吞并落粒　振手看他鉢
端心為己索　覆羹膩手棄　四跋渠說竟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立為坐離車童子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立為坐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說如是微妙法時應與牀坐云何坐聽令彼立說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立為無病坐人說法從今日後不聽立為坐人說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坐比丘立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說者為前人開解其義分別演說欲令如說修行法者佛所說佛所印可佛所說者如來應供正遍知自說佛所印可者聲聞所說佛讚善哉是名印可不得立為坐人說法前人病者無罪若比丘為塔為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為我說法不得語令起恐彼疑故若邊有立人者即作意為立人說王雖聽比丘無罪若放恣諸根立為無病坐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人坐比丘立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坐為卧人說法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坐為卧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此聽法人無恭敬心聞說如是微妙法云何卧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

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坐爲無病卧人說法從今日後人卧比丘坐不得爲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卧比丘坐不得爲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說法者如上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若詣王若地主時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語令起恐生疑故若邊有坐人者當爲坐人說王雖聽比丘無罪若放恣諸根坐爲無病卧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人卧比丘坐不得爲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坐卑小牀爲高牀上軍將師子說法爲世人所譏(從七)云何沙門釋子如似伎兒自坐卑小牀爲高牀上人說法此壞敗人何道之有(十八)然此師子軍將無恭敬心聞如是微妙法時云何自坐高牀使彼坐卑小牀而爲說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坐卑下牀爲高牀上人說法從今日後人在高牀上己在下不得爲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在高牀比丘在卑牀不得爲說法除病應當學卑牀有二種一者下牀名卑二者麤弊亦名卑高者二種高大名高妙好者亦名高病者世尊說無罪說法者如上說不得坐卑牀爲坐高牀人說法病人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爾時不得語令易坐恐生疑故若邊有人應作意爲下人說王雖坐高牀聽比丘無罪若放恣諸根在卑牀爲坐高牀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非是故說人在高牀比丘在卑牀爲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著革屣離車童子說(從七)法爲世人(十九)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諸伎兒爲著革屣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聞說妙法無恭敬心不脫革屣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病著革屣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著革屣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著革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革屣者若一重若兩重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爲無病著革屣人說法病者佛說無罪若比丘爲塔事僧事乃至邊有淨人者當立意爲彼人說王聽無罪若比丘在險路恐怖處防衛人言尊者爲我說法彼雖著革屣爲說法無罪若放恣諸根爲無病著革屣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著革屣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著木屐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諸伎兒爲著屐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如是微妙法應當脫屐云何著屐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

何爲無病著屐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著屐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著屐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屐者十四種金屐銀屐摩尼屐牙屐木屐多羅屐皮屐欽婆羅屐縱屐芒屐樹皮屐婆迦屐草屐如是等種種屐是名屐說法者如上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應語令脫屐恐生疑故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爲淨人說王聽無罪若放恣諸根爲無病著屐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著屐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覆頭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兒爲覆頭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如是微妙法應却頭上覆云何覆頭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病覆頭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覆頭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覆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覆頭者一切覆說法者如上說得爲病人說法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時乃至邊有淨人者當立意爲彼人說王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險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爲我說法彼雖覆頭爲說無罪放恣諸根爲無病覆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覆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纏頭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俳說人爲纏頭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云何纏頭聽說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病纏頭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纏頭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纏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纏頭者若衣纏若絹纏說法者如上說得爲病纏頭人說法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故詣王若地主彼作是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語令解纏恐生疑心故若邊有淨人者當作意爲彼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險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爲我說法彼人雖纏頭爲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爲無病纏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纏頭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離車童子抱膝蹲人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俳說人爲抱膝蹲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如是妙法應如法坐云何抱膝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病抱膝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抱膝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

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抱膝蹲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抱膝者手抱衣抱帶抱說法者如上說爲病人說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時乃至邊有淨人應作意爲淨人王雖聽爲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爲無病抱膝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抱膝蹲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翹脚坐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俳說人爲翹脚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正坐云何翹脚坐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病翹脚人說法從(從七)今日後不得爲翹脚人(廿三)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翹脚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翹脚者脞著脞上膝著膝上腨著脛上脚著脚趺上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爲無病翹脚人說法病者爲說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語彼令正坐恐生疑心故彼邊有淨人者當作意爲彼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放恣諸根爲無病翹脚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翹脚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爲坐及眠說　高牀著革屣　著屐并覆頭
纏頭抱膝蹲　不爲翹脚說　第五跋渠竟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持刀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爲捉刀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此妙法應當一心合掌云何如屠兒捉刀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捉刀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持刀人說法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城住者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持刀人說法應當學持者手捉刀者大刀小刀劔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爲持刀人說法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語令放刀恐生疑心故若邊有淨人當作意爲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險道恐怖處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爲我說法彼雖(從七)捉刀爲說無罪若放恣(廿四)諸根爲捉刀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持刀人說法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持弓箭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爲持弓箭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放弓箭云何如獵師捉弓箭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持弓箭人說法佛言從今日後不得爲持弓箭人說法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持弓箭人說法應當學持者手捉弓箭者防衛杖也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爲持弓箭人

說法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時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語令放弓箭恐彼生疑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爲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怖畏險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爲我說法彼雖持弓箭爲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爲捉弓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持弓箭人說法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持杖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爲捉杖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捨杖云何捉杖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病捉杖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持杖人說法除病

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持杖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捉杖者一切杖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爲無病持杖人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語令放杖恐彼疑心故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爲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險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爲我說法彼雖捉杖爲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爲無病捉杖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持杖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爲持蓋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爲持蓋人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却蓋云何捉蓋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病持蓋人說法從今日後不得爲持蓋人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爲持蓋人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蓋者樹皮蓋多羅葉蓋多梨葉蓋竹傘蓋疊傘蓋孔雀尾蓋如是等種種能遮雨日者皆名傘蓋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爲無病捉蓋人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令却蓋恐生疑故若邊有淨人應作意爲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法師若律師風雨寒雪大熱時捉蓋爲說無罪若放恣諸根爲無病捉蓋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持蓋人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隨離車童子後行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隨人後爲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然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在後而聽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隨無病人後爲說法從今日後人在前不得隨後爲說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人在前不得隨後爲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後者人在前比丘在後說法者如上說不得隨無病人後

而爲說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
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得語令在
後恐生疑心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爲淨人
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險道行時防
衛人言此處賊常喜前發我當在前尊者在
後爲我說法爲說無罪若比丘眼惡前人捉
杖牽前爲說無罪若放恣諸根在無病人後
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人在
前比丘在後不得爲說法除病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
爲騎乘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云何沙
門釋子如伎人爲騎乘人說法此壞敗人有
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心聞是妙法應當
下乘云何騎乘聽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具問
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爲無
病騎乘人說法從今日後騎乘人不得爲說
法除病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
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騎乘人不得
爲說法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乘者

有八種象乘馬乘牛乘驢乘船乘車乘輿乘
輦乘說法者如上說不得爲無病騎乘人說
法病者無罪若比丘爲塔爲僧事詣王若地
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不應語令下乘恐生
疑心故若邊有淨人者應作意爲淨人說王
雖聽無罪若比丘在怖畏險道行時防衛人
言尊者爲我說法彼雖騎乘爲說無罪若放
恣諸根爲無病騎乘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
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爲騎乘人說法除病
應當學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難陀優波難陀
在道外爲道中離車童子說法爲世人所譏
云何沙門釋子如伎人已在道外爲道中人
說法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而此童子無恭敬
心聞是妙法應避道令比丘道中云何自在
道中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
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
爾佛言汝云何在道外人在道中爲說法從
今日後不得道外爲道中人說法除病佛告
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

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道外爲道中人說法
除病應當學病者世尊說無罪道外者比丘
在道外道中者前聽人說法者如上說不得
道外爲無病道中人說法病無罪若比丘爲
塔爲僧事詣王若地主彼言比丘爲我說法
比丘不得語令在道外恐彼生疑若邊有淨
人者當作意爲淨人說王雖聽無罪若比丘
在怖畏險道行時防衛人言尊者在道外我
在道中若有賊出我當拒之尊者爲我說法
彼雖在道中爲說無罪若放恣諸根在道外
爲無病道中人說法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
罪是故說不得在道外爲道中人說法除病
應當學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波斯匿王欲詣
車庫園林池觀語侍者言明當與夫人婇女
出東園遊看可掃灑莊嚴敷施坐褥時六群
比丘聞已先往到彼於輭草上涕唾復取樹
葉裹不淨著池水中淨其日王出夫人婇女
在宮日久常思遊看今得從意如囚出獄到
園中見諸輭草各各馳趣並遥占言此是我

許此是我許即便坐上涕唾汙衣各趣池水洗手湔衣見池水上有諸華裹又作是念將是諸年少聞我等當出必裹諸香著此水中以待我輩各各諍之此是我許此是我許競捉華裹不淨潰出汙諸衣物展轉相謂奇哉奇事本謂是香乃是不淨即白王言此是奇怪王先勑掃灑令不淨乃爾王問園民誰汙此園園民白王昨日六群比丘在此中戲良久乃出或是彼汙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等云何生草上及水中大小便涕唾從今日後不聽生草上水中大小便涕唾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應當學不得水中大小便涕唾應當學（從七　三十）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當在無草地若夏月生草普茂無空缺處者當在駱駝牛馬驢羊行處若復無是者當在塼瓦石上若復無者當在乾草葉上若復無者當以木枝承令糞先墮木上後墮地若比丘經行時不得涕唾生草上經行頭當著唾壺瓦石草葉以細灰土著唾壺中然後唾上若大小便涕唾汙手脚得拭生草水者十種如上說不得大小便涕唾水中當在陸地若雨時水卒浮滿當在土塊上若無是者當於瓦石上若竹木上先墮木上然後水中若掘地作溷廁底水出者比丘不得先在上起止當先使淨人然後比丘無罪若溷廁底有流水當以木承已後墮水中若大小便涕唾汙手脚得水洗水中洗大小行無罪若比丘入水浴時不得唾水中若遠岸者當唾手中然後棄若放恣諸根生草上大小便涕唾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若放恣諸根水中大小便涕唾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應當學不得水中大小便涕唾應當學（從七　卅一）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立大小便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牛驢駱駝立大小便此壞敗人有何道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立大小便從今日後不得立大小便佛告諸比丘皆悉令集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不得立大小便應當學不得立大小便若脚有泥土畏汙衣者得立無罪脚若病若瘡若腫得立無罪若放恣諸根立大小便者越學法狂癡心亂無罪是故說不得立大小便應當學

捉刀持弓箭　持杖并傘蓋　後行騎乘人
道外生草上　水中立便利　第六跋渠竟

七滅諍法第八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佛告阿難僧有諍事汝往斷滅令止諍事阿難白言云何僧諍事斷當令滅佛言六群比丘知僧如法如毗尼斷諍滅後更舉諸比丘諍事更起作是言是非法乃至是處羯磨非處羯磨如波夜提中廣說乃至世尊弟子僧無量常所行事一切七止諍法滅是名常所行事七止諍法滅是故說若比丘知僧如法如毗尼滅乃至後更舉波夜提七滅諍法竟法隨順法者如

二部毗尼隨順者順行此法也波羅提木叉分別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二

音釋

髀 傍禮切股也 趺 甫無切足也 臀 徒渾切腿尻也 痤 徂禾切小腫也 刳 苦胡切判也 抆 武粉切拭也 舐 神帋切狧也 摡 古代切戛摩也 嗽 所角切吮也 臛 虛郭切 啍嗺 啍哮補各切 嗺子立切 嗺嗺 喟 烏刮切飲聲 苽 古胡切正當作蓏郎果切草生曰蓏 蝰蝲 他達切 蝲郎葛切 圓也 縱 蘇佃切與線同 瓚 則旰切濺灑也 溷廁 溷胡困切 廁初吏切 溷廁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 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一

世尊成道五年比丘僧悉清淨自是已後漸漸為非世尊隨事為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四種具足法自具足善來具足十衆具足五衆具足自具足者世尊在菩提樹下最後心廓然大悟自覺妙證如縱經中廣說是名自具足善來具足者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佛告諸比丘如來處處度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汝等亦當效如來廣行度人爾時諸比丘聞世尊教已遊行諸國見有信善男子求出家者諸比丘亦效如來喚善來比丘度人出家威儀進止左右顧視著衣持鉢皆不如法為世人所譏作是言世尊所度善來比丘威儀進止左右顧視著衣持鉢皆悉如法諸比丘所度亦名善來威儀進止左右顧視著衣持鉢皆不如法爾時尊者舍利弗聞是語已在閑靜處跏趺而坐作是思惟俱是善來何故世尊所度善來比丘皆悉如法諸比丘所度善來比丘皆不如法云何令諸比丘度人善受具足皆悉如法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舍利弗晡時從禪覺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向靜處作是思惟俱名善來何故世尊所度皆悉如法諸比丘所度皆不如法云何使諸比丘度人善受具足皆悉如法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惟願世尊具為解說佛告舍利弗如來所度阿若憍陳如五人善來出家善受具足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次度滿慈子等三十人次度波羅㮈城善勝子次度優樓頻螺迦葉五百人次度那提迦葉三百人次度伽耶迦葉二百人次度優波斯那等二百五十人次度洝大目連各二百五十人次度摩訶迦葉闡陀迦留陀夷優波離次度釋種子五百人次度跋渠摩帝五百人次度群賊五百人次度長者子善來是等如來所度善來比丘出家善受具足共一戒一竟一住一食一學一說舍利弗諸比丘所可度人亦名善來出家善受具足乃

至共一說是名善受具足十衆受具足者佛告舍利弗從今日制受具足法十衆和合一白三羯磨無遮法是名善受具足欲受具足人初入僧中一一頭面禮僧足已先求和尚偏袒右肩胡跪接足作是言我從尊乞求和尚尊爲我作和尚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和尚應語發喜心答言我頂戴持和尚先已與求衣鉢與求衆與求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推與衆僧羯磨師應問誰與某甲空靜處作教師答言我能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某甲某甲能空靜處作教師諸大德聽某甲和尚某甲某甲能空靜處作教師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教師應將離衆不近不遠教有二種若略若廣云何略今僧中當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云何廣如後僧中一一說教師來入僧中白某甲問已訖自說清淨無遮法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某甲某甲聽入僧中諸大德聽某甲和尚某甲聽入僧中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欲受戒人應入僧中一一頭面禮僧足已在戒師前胡跪合掌授與衣鉢教受作是言此是我鉢多羅應量受用乞食器今受持如是三說此是僧伽棃此是鬱多羅僧此是安陀會此是我三衣此三衣不離宿受持如是三說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諸大德聽某甲和尚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戒師應教乞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從和尚某甲受具足阿闍棃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我某甲和尚某甲我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與我受具足哀愍我故如是至三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已從僧中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諸大德聽某甲和尚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男子聽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於諸天世間天魔諸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阿脩羅若不實者便於中欺誑亦復於如來應供正遍知聲聞衆中欺誑此是大罪今僧中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父母聽不求和尚未三衣鉢具不是男子不年滿二十不非是非人不非是不能男不汝字何等答言字其和尚字誰答言字某不壞比丘尼淨行不非賊盜住不非越濟人不非自出家不不殺父母不不殺阿羅漢不不破僧不不惡心出佛身血不（佛久已般泥洹故依舊文）汝本曾受具足不若言曾受不犯四事不若言犯應語去不得受具足若言不犯次問十三事一一事中有犯不若言犯受具足訖此罪能如法作不答言能本捨戒不答言捨汝非奴不非養兒不不負人債不非王臣不不陰謀王家不汝無如是諸病癬疥黃爛癩病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謦嗽消盡顛狂熱病風腫水腫腹腫如是種種更有餘病著身不答言無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某甲已從僧中乞受具足

父母已聽已求和尚三衣鉢具足男子年滿二十自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無歲比丘著好新淨染衣往世尊所禮拜問訊是比丘後於餘時著垢膩破衣往世尊所禮拜問訊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先著好新淨染衣來到我所今所著衣何故破壞乃爾白言此故是先衣但歲久破壞佛言汝不能補治耶白佛言能治但無物可補佛言汝不能巷中拾故弊衣淨浣染補耶白言世尊糞掃衣不淨我甚惡之不能受持佛語比丘止止莫作是語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服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爲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衆中正說制初依若堪忍直信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迦維羅衛尼拘類樹釋氏精舍如來應供正遍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何等五我聲聞弟子中不好有爲事不不樂說無益語不不樂著睡眠不爲看病比丘故爲信心善男子見如來威儀庠序發歡喜心故以是五事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病痿黃羸瘦佛知而故問比丘汝氣力調和不白言世尊我患飢氣力不足佛語比丘汝不能乞食耶白言世尊是拘薩羅國但乞人殘食不乞非殘是殘食不淨我不能噉是故羸瘦佛語比丘止止莫作是語乞殘食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爲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衆中正說制第二依若堪忍直信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坐樹下作是語沙門出家修梵行在樹下苦晝則風吹日炙夜則蚊䖟所螫我不堪佛語比丘止止莫作是語樹下坐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爲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衆中正說制第三依若堪忍直信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迦維羅衛尼拘類樹釋氏精舍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病比丘羸瘦痿黃佛知而故問比丘氣力調和不答言世尊我病苦氣力不調佛問比丘汝不能服隨病藥隨病食耶白言世尊我無藥直復無施者是故病苦佛問比丘汝不能服陳棄藥耶白言世尊是陳棄藥不淨我不能服佛告比丘止止莫作是語陳棄藥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爾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爲諸比丘具說上事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衆中正說制四依若堪忍直心善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都夷聚落有年

少婆羅門求諸比丘出家受具足已然後受
四依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
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能堪忍不
答言不能忍問言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見沙
門釋子著好細輭衣我貪著此衣是故出家
諸比丘言何有一切比丘出家皆得此好衣
復受第二依乞殘食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
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能
堪忍不答言我不堪忍問言汝何故出家答
言我見沙門釋子食白秔米飯種種餅肉飲
食我貪此好食是故出家諸比丘言何有一
切比丘出家皆得此好食復受第三依樹下
坐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
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能堪忍不答言不堪
忍諸比丘言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見沙門釋
子坐大房舍重樓閣舍我貪住此舍是故出
家諸比丘言何處一切比丘出家皆得此好
舍復受第四依陳棄藥少事易得應淨無諸
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是中盡壽
能堪忍不答言不堪忍問言汝何故出家答

言我見沙門釋子服酥油蜜石蜜及餘種種
藥我貪服此藥是故出家諸比丘言何處一
切比丘出家皆得此好藥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佛言汝云何先與授具足後授四
依從今日後不得先授具足後授四依當先
授四依能堪忍者與授具足若言不堪不應
與授若先受具足後受四依者得名受具足
一切僧得越毗尼罪授四依時應先作求聽
羯磨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
空靜處教問訖已於僧中乞受具足父母已
聽已求和尚三衣鉢具是男子年滿二十自
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某甲
欲於僧中說四依諸大德僧聽某甲和尚某
甲欲於僧中說四依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善男子聽此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
故於聲聞衆中正說制四依若堪忍直信善
男子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應與受糞掃衣
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
家受具足得作比丘是中盡壽能堪忍持糞
掃衣不答言能若長得欽婆羅衣氎衣芻摩

衣拘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乞殘食
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
家受具足得作比丘是中盡壽能堪忍乞食
不答言能若長得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說
戒食籌食請食依樹下坐少事易得應淨無
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
丘是中盡壽能堪忍樹下坐不答言能若長
得大舍重樓閣舍門舍窟舍依陳棄藥少事
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沙門法依是出家受
具足得作比丘是中盡壽能堪忍服陳棄藥
不答言能若長得酥油蜜石蜜生酥及脂依
此四聖種當隨順學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
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
問訖已從僧中受具足父母已聽已求和尚
三衣鉢具是男子年滿二十自說清淨無遮
法已堪忍四依若僧時到僧今與某甲受具
足和尚某甲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
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訖已從僧中乞
受具足父母已聽已求和尚三衣鉢具是男
子年滿二十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四依

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諸大德忍僧與某甲受具足和尚某甲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不成就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忍某甲受具足竟和尚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男子汝已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衆僧和合非不和合十衆十衆已上汝今當敬重於佛敬重於法敬重於比丘衆僧敬重和尚敬重阿闍梨汝已遭遇莫復失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衆僧和合意願成就難頂禮釋子及諸聲聞衆已得具足如無憂華離於塵水當依倚修習泥洹善法已得具足此戒序法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法三十尼薩耆波夜提九十二紛波夜提四波羅提提舍尼衆學七從八滅諍法隨順法我今略十說戒教汝如是後和尚阿闍梨當廣爲汝說是名十衆五衆受具足者

佛住王舍城尸陀林中時城中有居士名曰欝虔宗室豪強財產無量聞如來出現於世在尸陀林中歡喜踊躍欲請佛及僧施設飯食莊嚴室內灑掃塗地時舍衞城中有居士名阿那邠坻素與欝虔時相親友來到其家見其忽務莊嚴灑掃即問言居士何故忽務欲嫁女娶婦請婆羅門請王大臣耶答言我不嫁女娶婦請婆羅門王及大臣也汝不聞白淨王子出家成佛號曰如來應供正遍知出現世間耶今在尸陀林中我今灑掃嚴飾正欲請佛及僧是故忽務邠坻聞已心大欣悅即便問言我欲禮覲可得見不答言可見佛者普潤見無不益宜知是時聞是語已敬心內發企遲明相佛照其心夜放光明普耀城內邠坻見明謂是天曉即便起行門自然開適向城門城門復開出門已有一天祠近道側欲先禮敬然後詣佛迴向祠門于時天地還暗彼即恐怖進退迷惑莫知所向時空中有天語邠坻從八言今正是時但十一行莫怖即說偈言

牛馬車百乘　皆七寶莊嚴　盡持用布施
計彼之功德　比汝行一步　十六不及一
雪山百龍象　亦以七寶嚴　持用行布施
功德之福報　比汝行一步　十六不及一
百好天玉女　七寶瓔珞身　持用行布施
計彼之福報　比汝行一步　十六不及一

爾時阿那邠坻聞此偈已倍生敬信尋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爲說法示教利喜白佛言世尊我欲還舍衞城起立精舍請佛及僧唯願世尊哀受我請願世尊遣一比丘鑒理處分如毗羅經中廣說乃至佛告舍利弗目連汝等往彼觀地形勢隨僧住便料理處分安置房舍舍利弗目連受教即往至彼時居士邠坻以十八億金圖地十八億金作僧房舍十八億金供養衆僧合五十四億金是居士方欲更興供養故遣富樓那入海採寶佛威神護念故四大天王帝釋及梵天王衞護此人往還七反大獲珍寶不遭留難富樓那白邠坻言唯願居士聽我出家居士即許將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此人欲出家唯願世尊哀愍度脫佛即度之既出家已白佛言世尊唯願爲我略說教戒我欲到輸那國土如說修行佛即爲隨順教戒

如線經中廣說富樓那受教戒已到輸那國彼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闍婆爲立梅檀房此中應廣說億耳因緣乃至求請出家富樓那度令出家作沙彌乃至七年衆僧難得不得受具足七年已闍婆作栴檀房成莊挍嚴飾廣請衆僧施設供養以房施富樓那爾時衆僧通持律十人富樓那因僧集故與億耳受具足受具足已即白和尚言我欲到舍衛禮覲世尊唯願聽許答言隨意汝持我名問訊世尊并乞五願億耳受教便行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一面住佛語阿難爲客比丘敷牀褥若語阿難敷牀褥者當知與世尊同房宿若語尊者陀驃摩羅子者當知隨次與房如來初夜爲諸聲聞說法中夜還房圓光常明佛問比丘汝誦經不答言誦誦何等經誦八跋耆經佛言汝可誦之即細聲誦已問於句義一一能答佛言善哉比丘汝所誦者文字句義如我先說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聖人不樂惡　惡人不樂聖　善見世間過

發心趣泥洹

佛言善哉我弟子中捷疾解悟億耳第一億耳即起頭面禮佛足持和尚名從佛乞五願如來聞是語已晨起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佛告諸比丘富樓那在輸那國遣億耳來從我乞五願從今日後聽輸那邊國五願何等五一者輸那邊地淨潔自喜聽日日澡洗此間半月二者輸那邊地多壃石土塊及諸刺木聽著兩重革屣此間一重三者輸那邊地少諸敷具多諸皮韋聽彼皮韋作敷具此間不聽四者輸那邊地少衣物多死人衣聽彼著死人衣此間亦聽五者輸那邊地少於比丘聽彼五衆受具足此間十衆自受具足善來受具足十衆白三羯磨受具足輸那邊地五衆白三羯磨受具足是名四種受具足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優波離有二沙彌一名陀婆迦二名婆羅迦此二沙彌小小長養年滿二十欲受具足作是念若當先與一受者後者必有恨心得同一和尚一戒師一衆一時並受具足不優波離作是念已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具以上事白佛言世尊得共一和尚一戒師一衆得並受具足不佛言得如是二人三人亦得並受不得衆受是名受具足一人兩和尚三和尚衆多和尚不名受具足無羯磨師不名受具足二人三人共一羯磨師別和尚共一衆並受不名受具足二人羯磨二人三人羯磨三人別和尚共一衆並受不名受具足復有不名受具足和尚在十人數不名受具足以欲受具足人足十人數以比丘尼足十人數以與欲人足十人數者不名受具足若不稱和尚名字不稱受具足人名字不稱僧名字不名受具足若和尚說羯磨受具足人說羯磨比丘尼說羯磨皆不名受具足若和尚在空中受戒人在空中僧在空中一切在空中皆不名受具足若半在地半在空中不名受具足若隔障不名受具足半在覆處中間隔障不名受具足半覆半露地伸手不相及一切不名受具足一切露處坐伸手不相及一切覆處離見聞處者不名受具足復次不名受

具足者若眠若癡若狂若心亂若苦痛所纏不名受具足復次不名受具足者若受具足人不語若心念若大喚不名受具足復次不名受具足者若遣書印舉手作相不名受具足人不現前不問前人不欲非法不和合衆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不名受具足復次不名受具足者壞比丘尼淨行賊盜住越濟人五逆六種不男太小太老截手截脚截手脚截耳截鼻截耳鼻若盲若聾若盲聾若瘂若躄若瘂躄若鞭瘢印癈若拔筋刻筋曲脊王臣負債病外道兒奴身不具陋色

壞比丘尼淨行者

佛住毗舍離爾時菴婆羅離車童子壞法豫比丘尼弟子梵行時法豫比丘尼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從八）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十五）離車童子壞我弟子梵行作是語已禮佛而去佛語阿難汝取我僧伽梨來入毗舍離城阿難即取僧伽梨授與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從成佛以來未曾食後入城邑聚落爾時世尊與阿難共入毗舍離城時五百離車集在論議堂上欲論餘事遥見世尊來展轉自相謂言如來有何事故食後入城故當有以時離車等即起與佛敷座往迎世尊胡跪合掌白佛言善來世尊唯願世尊坐此座上爾時世尊敷尼師壇坐諸離車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佛語離車汝等眷屬宜應防護如我弟子比丘尼亦應防護設人侵犯若欲不欲壞梵行者如我法中盡壽不共語不共住不共食離車白佛言如世尊法中壞梵行者不共語不共住不共食我俗法中亦復如是盡壽不共語不共住不共食爾時世尊爲諸離車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而去去不久法豫比丘尼尋至離車所作是言諸居士菴婆羅離車童子壞我弟子梵行此是不善非是順法諸離車聞已自相謂言世尊向所說正爲此耳即大慙愧語比丘尼言欲使我等作何等治比丘尼言當易其姓唱非離車迴門西向破其食廚毀其屋簷周帀一肘答言受教即唱非離車迴門西向乃至毀其屋簷爾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以是上事具爲諸比丘說破尼淨行者若阿羅漢尼阿那含尼若初中後一切皆名壞尼淨行若斯陀含尼須陀洹尼凡夫持戒尼若初受樂者是名壞尼淨行中後不名壞爾時有摩訶羅本俗人時壞比丘尼淨行（從八）心生疑惑即白佛（十六）言世尊我本俗人時壞比丘尼淨行佛告諸比丘是摩訶羅自言壞比丘尼淨行驅出諸比丘即驅出若壞比丘尼淨行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越毗尼罪是名壞比丘尼淨行

盜住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檀越就精舍中飯僧時有一人黑色大腹來在上座處坐須臾僧上座來問汝幾臘答言坐處食飲一種用若問歲爲上座威德嚴肅言咄汝下去復坐第二上座處須臾第二上座來問汝幾歲答言坐處食飲一種用若問爲如是展轉乃至沙彌中沙彌推排問言誰是汝師和尚誰是汝沙彌有幾戒沙彌應數有幾初名何

等一者一切衆生皆仰食二二名色三三痛四四聖諦五五陰六六入七七覺意八八直行九九衆生居十十一切入沙彌法應如是數答言我是難陀優波難陀上衆弟子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非難陀優波難陀上衆弟子此是自出家人若如是人比丘未曾入布薩自恣中後有好心得與出家受具足若曾入布薩自恣中者是名盜住不聽出家受具足若王子若大臣子避難故自著袈裟未經布薩自恣者得與出家若曾經布薩自恣者不聽出家若沙彌作是念說戒時論說何等即先入上座牀下盜聽若沙彌聰明若覺知初中後語者後不得受具足若暗鈍若眠若意緣餘念不記初中後語者後得受具足若盜住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得越毗尼罪是名盜住

越濟者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人食前著沙門標幟手捉黑鉢入聚落乞食食後著外道標幟手執木鉢復逐人入林中池水園觀處乞食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入聚落中從我家乞食今來入林復不得脫復有人言汝不知耶此沙門諂曲爲衣食故兼兩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名越濟人捨沙門標幟執外道標幟捨外道標幟復執沙門標幟如是越濟人不應與出家若與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得越毗尼罪是名越濟人

五無間者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都夷婆羅門是舍利弗舊知識來至舍利弗所作是言尊者與我出家舍利弗答言此是好事汝婆羅門常與沙門反何處得信心從誰聞法發歡喜心世尊邊耶諸比丘邊耶婆羅門言我亦無信心復無歡喜亦不從他聞但我殺母欲除此罪是故出家舍利弗言待我問世尊還舍利弗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人殺母作無間罪腐敗爛種於正法中不生聖法不應與出家

復次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都夷婆羅門是阿難舊知識詣阿難所作是言尊者我欲出家阿難言此是好事乃至佛告阿難此人殺父作無間罪腐敗爛壞於正法中不能生道根栽正使七佛一時出世爲其說法於正法中終不生善喻如多羅樹頭斷則不生不青亦不中種是五無間罪亦復如是於正法中不生聖種若作五無間罪者不應與出家已與出家者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越毗尼罪餘三無間亦如是是名五無間罪

六不能男者

佛住舍衞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夜房中眠有人來摸索脚摸索髀次至非處比丘欲捉取便走出去復到餘處堂上温室處處如是明日諸比丘共聚一處自相謂言諸長老昨夜眠時有人來處處摸索乃至非處正欲捉取即便走去復有比丘言我亦如是乃至衆多亦復如是有一比丘作是念我今夜要當伺捕捉取是比丘至暮先眠伺之諸比丘眠已復來摸索如前即便捉得作是語諸長老使持燈來來已問言汝是誰答言我是王女復問云何是女答言我是兩種非男非女

復問汝何故出家答言我聞沙門無婦我來欲爲作婦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不能男者有六種何等六一者生二者捺破三者割却四者因他五者妒六者半月生者從生不能男是名生捺破者妻妾生兒共相妒嫉小時捺破是名捺破不能男割者若王若大臣取人割却男根以備門閤是名割却不能男因他者因前人觸故身生起是名因他不能男妒者見他行婬事然後身生起是名妒不能男半月者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是名半月不能男是中生不能男捺破不能男割却不能男此三種不能男者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應驅出因他起不能男妒不能男半月不能男是三種不能男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後若婬起者應驅出是六種不能男不應與出家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毘尼罪是名六種不能男

太小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小兒出家卧起須人扶持出入屎尿不淨汙僧卧褥眠起啼喚爲世人所譏嫌云何沙門釋子度小兒出家未知儀法語言好惡此壞敗人何道之有復有人言汝不知耶是沙門無兒養他小兒作已生想以自娛樂復有人言是諸沙門唯不度二種人一者死人二者前人不樂出家若不度者衆不增長是故多度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太小不應與出家太小者若減七歲若滿七歲不知好惡皆不應與出家若滿七歲解知好惡應與出家若小兒先已出家不應驅出若度出家者越毘尼罪是名太小

太老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八十九十人出家頭白背僂脊屈隱現諸根不禁或小便時大便漏出進止須人不能自起若於房中温室中洗脚處經行處短氣連嗽涕唾流涎汙僧淨地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此老公頭白背僂欬嗽振尻卧起須人出家之人宜應康健坐禪誦經修習諸業此壞敗人何道之有復有人言汝不知耶沙門釋子出家無父養此老公當作父想復有人言此諸沙門唯二種人不度一者死人二者不欲出家若不度者衆不增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太老不應與出家太老者過七十若減七十不堪造事卧起須人是人不聽若過七十能有所作是亦不聽年滿七十康健能修習諸業聽與出家若太老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毘尼罪是名太老

截手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截手人出家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手人出家出家之人應身體完具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截手人不應與出家截手者若截手若截腕若截小指若大指不應

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截手

截脚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截脚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脚人不應與出家截脚者若截脚若截腕若小指若大指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乃至得越毗尼罪是名截脚

截手脚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截手脚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手脚人一事不具尚不得出家況復兩事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截手脚人不應與出家截手脚者若截右手左脚若截左手右脚若截左手左脚若截右手右脚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截手脚

截耳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截耳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耳人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耳人不應與出家截耳者若截耳若截耳輪若先穿耳決能令還合者得與出家截耳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截耳

截鼻者

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截鼻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截鼻人出家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鼻人不應與出家截鼻者若截鼻若缺鼻不應與出家乃至是名截鼻

截耳鼻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截耳鼻人出家為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截耳鼻人出家截一尚不得出家況復截兩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耳鼻人不應與出家乃至是名截耳鼻

盲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盲人出家牽臂將行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盲人出家不能自行捉手牽之出家之人應當諸根具足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盲人不應與出家盲者眼一切不見色若見手掌文者若雀目不得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盲

聾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聾人出家為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聾人出家不聞善惡語言何能聽法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聾人不應與出家聾者不聞一切聲若聞高聲者得與出家乃至是名聾

盲聾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盲聾人出家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盲聾人出家不能見聞出家之人應當諸根具足盲尚不得況復盲聾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盲聾人不應與出家乃至是名盲聾

瘂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瘂人出家手作相語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瘂人出家不能語言而作手相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瘂人不應與出家瘂者不能語用手現語相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乃至是名瘂

躄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躄人出家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躄不能行人出家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躄人不應與出家躄者兩手捉展曳尻而行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乃至是名躄

瘂躄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瘂躄人出家乃至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瘂躄

鞕瘢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鞕瘢人出家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鞕瘢人出家出家之人應當身體完淨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鞕瘢人不應與出家鞕瘢者若凸若凹若能治瘢還平復與皮膚不異者得與出家鞕瘢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鞕瘢

印瘢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印瘢人出家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犯王法印瘢人出家出家之人應當完淨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印瘢人不應與出家印瘢者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作字作種種鳥獸像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印瘢

刻筋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刻筋人出家曳脚而行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刻筋人出家曳脚而行出家之人應當身體完具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刻筋人不應與出家刻筋者刻脚踵筋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毗尼罪是名刻筋

拔筋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拔筋人出家爲世人所識云何沙門釋子度拔筋人出家若出家之人應當身體完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拔筋人不應與出家拔筋者從脚跟抽至項脃從項脃抽至脚跟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毗尼罪

是名拔筋

傴脊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度曲脊侏儒人出家為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王家戲弄曲脊人出家出家之人應當身體調直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曲脊人不應與出家曲脊者不正直也侏儒者或上長下短或上短下長一切最短者是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毗尼罪是名侏儒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三

音釋

晡博孤切申時也 痔池爾切後病也 瘧魚約切痁也 秔古行切不黏稻也 邠坻邠彼貧切坻直尼切 瘢薄官切瘡痕也 涎夕連切口液也 尻苦刀切脽也 腕烏貫切臂也 侏儒侏陟輸切儒汝朱切侏儒短人上 膇直偽切 欬瘷欬苦愛切瘷蘇奏切欬瘷氣逆喘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四 從九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 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二

王臣者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王臣出家受具足已禁官見已合捉比丘送與斷事官所作是言此沙門私度王臣斷事官言取和尚打三肋折取戒師挽舌出十衆各與八下鞭受具足者極法治罪爾時衆多人即衛送出城時頻婆娑羅王欲詣世尊見此衆人王問言是何等人即以上事具白王王聞已大瞋即勑令放從今日後欲出家者悉聽師度王言呼斷事官來來已王問言此國中誰是王答言大王是王復問若我是王者何故不白輒治人罪王即勑有司取斷事者奪其官位家中財物沒入官庫司官即如王教奪其官位籍其家財沒入官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比丘何處一切王皆信心如是從今日後王臣不應與出家臣者四種或有名而無祿或有祿而無名或有名有祿或無名無祿是中有名無祿有名有祿者此國不聽出家餘國亦不聽有祿無名此間不聽餘處聽無名無祿此間聽餘處亦聽王臣不應與出家乃至越毗尼罪是名王臣

負債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負債人出家債主來見即捉將詣斷事官所作是言此人負我債不償而便出家斷事官信心佛法語彼人言此人捨棄財産出家何故復債即便放去債主嫌言云何沙門釋子比負債人食我財盡而度出家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負債人不應與出家若來欲出家者當先問汝不負人債不若言負我家中有婦兒田宅財物自有償者應與出家若言不負應與出家出家已債主來者若是小小債持彼衣鉢償若復不足當自以衣鉢償若乞索助償若多不能得償者應語我先問汝

非負債人不汝言不負汝自去乞求償之若負債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乃至越毗尼罪是名負債

病者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廣說如上爾時有病人至耆域醫所作是言耆域與我治病當雇五百兩金兩張細氎答言不能我唯治二種人一者佛比丘僧二王王後宮夫人病人即向難陀優波難陀房到已難陀問言長壽四大調適不答言病不調適我往耆域所以五百兩金兩張氎雇治病而不肯治言唯治二種人病佛比丘僧王王後宮夫人難陀言汝用棄五百兩金兩張氎爲汝但捨二事一捨髮二捨俗衣病人言阿闍梨欲令我出家耶答言然即度出家受具足已晨起著入聚落衣到耆域所作是言童子我有共行弟子病與我治之答言可爾正當持藥往即持藥往見已便識問言尊者已出家耶答言爾讚言善哉今當爲治即與藥療治瘥已以兩張細氎施與作是言尊者於佛法中淨修梵行受已即罷道脫去袈裟著兩張細氎巷中作如是罵言耆域醫師衆多人子我雇五百兩金兩張細氎而不肯治見我出家便與我治反更得氎耆域聞已心懷悵恨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此人蒙我得治反見罵辱世尊我是優婆塞增長佛法故唯願世尊從今日後勿令諸比丘度病人出家爾時世尊爲耆域童子隨順說法示教利喜禮足而退時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已具以上事爲諸比丘說佛言從今日後病人不應與出家病者癬疥黃爛癩病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謦嗽消盡顛狂熱病風腫水腫腹腫乃至服藥未得平復不應與出家若瘧病者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中間不發時得與出家若病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病

外道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度外道出家出家已在其前說外道過言外道不信邪見犯戒無慙無愧如是毀呰外道過彼聞已作是言長老莫作是語彼間亦有賢善亦有持戒一切盡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外道不試而與出家從今日後外道不試不應與出家若外道來欲出家者當共住試之四月所投比丘應白僧白僧已僧先應與作求聽羯磨然後聽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外道欲於如來法中出家若僧時到僧某甲外道欲於僧中乞試四月諸大德聽某甲外道欲於僧中乞試四月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作如是言大德僧我外道某甲欲於如來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我某甲從僧乞試四月住唯願大德僧哀愍故與我四月住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外道某甲欲於如來法中出家受具足已從僧乞試四月若僧時到僧今與外道某甲試四月住白如是大德僧聽外道某甲欲於如來法中

出家受具足已從僧中乞試四月僧令與外道某甲試四月住諸大德忍僧與外道某甲試四月住忍者僧黙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與外道某甲試四月住竟僧忍黙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若能如沙彌隨僧作務者在沙彌下次第取食若不能者應語汝自求食應日日在前毀呰外道不信邪見犯戒無慚無愧如是種種毀呰若言長老莫作是語彼間亦有賢善亦有持戒一切盡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應語言汝還去彼間求阿羅漢若言實如長老所說外道邪見乃至無慚無愧作泥犂行長老願拔濟我若試滿四月心不動移者應與出家若中間得聖法者即名試竟若捨外道標幟著俗人服來者應與出家若著外道標幟來者不試四月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外道

兒者

佛住迦維羅衛國尼拘類樹釋氏精舍廣說如上爾時釋家童子父母不放諸比丘度出家後諸子輩父母教誨恨言世尊臨得轉輪聖王猶捨出家我何所顧戀而不出家爾時釋種往白淨王所白言大王我子不放而諸比丘便度出家餘在家者不可教誨設加教誨懷恨出家而言世尊臨得轉輪王位猶捨出家我何所顧戀而不出家唯願大王從世尊乞願父母不放勿令出家爾時白淨王與衆多釋種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王白佛言世尊諸比丘釋種童子父母不放而與出家餘在家者設有教誨懷恨出家言世尊臨得轉輪王位猶捨出家我何所顧戀而不出家世尊父母念子愛徹骨髓我亦曾爾世尊出家七年之中坐起食飲無日不啼唯願世尊制諸比丘父母不聽勿令出家爾時世尊為白淨王隨順說法發歡喜心頭面禮足而退王去不久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具以上事為諸比丘說佛言從今日後父母不放不應與出家兒者有三親兒養兒自來兒親兒者父母所生養兒者小小乞養自來兒者自來依附作兒是中親兒者此國不聽餘國亦不聽養兒自來兒此國不聽餘國聽若父母不放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名兒

奴者

佛住迦維羅衛國尼拘類樹釋氏精舍廣說如上時釋種家奴不放諸比丘度出家後訶奴輩大家教誡或分處作務而不肯順從歎恨而言尊者闡陀猶尚出家我何所顧戀當捨出家反受禮拜恭敬供養時諸釋種往白淨王所白言大王我等家奴不放諸比丘度出家餘者不可分處作務歎恨而言尊者闡陀猶尚出家我何所顧戀當捨出家反受禮拜恭敬供養大王我等釋種多諸奴僕賴此作使唯願大王從佛乞願奴主不放勿令出家爾時白淨王與諸釋種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即以上事具白世尊唯願世尊從今日後制諸比丘奴主不放勿令出家爾時世尊為白淨王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王即頭面禮足而退王去不久世尊往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具以上事為諸比丘說佛

告諸比丘從今日後奴主不放不應與出家奴者五種家生買得抄得他與自來家生者家中婢妾生買得者雇錢買得抄得者抄隣國得他與者他人與自來者自來作奴是中家生錢買抄得此三種此間不聽餘處亦不聽他與自來此二種此間不聽餘處聽若奴主不放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與出家受具足者越毘尼罪是名奴

身分不端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度人出家種種身分不正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人身分不端出家之人應身端嚴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身分不端正人不應與出家身分不端正者眼瞎僂背跛脚匡脚齲齒瓠盧頭如是種種身分不端正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毘尼罪是名身分不端正

陋形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諸天世人之所供養爾時諸比丘度陋形人出家太黑太白太黃太赤太長太短太麤太細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度陋形人出家出家之人形應端嚴此人醜陋人不喜見壞敗之人有何道法復有人言此沙門唯二種人不度一者死人二者不樂出家若不度此衆不增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陋形人不應與出家陋形者太黑太白太黃太赤太長太短太麤太細復次陋形之人喜人尚不喜見況復瞋恚時是陋形人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不應驅出若度出家受具足者越毘尼罪是名陋形是謂不名受具足是中清淨如法者名受具足羯磨羯磨事

羯磨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瞻波比丘諍訟起不和合住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二比丘衆多比丘舉衆多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一人舉一人乃至衆多人舉衆多人

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應作羯磨羯磨者四羯磨二羯磨白一羯磨白三羯磨四衆作羯磨五衆作羯磨十衆作羯磨二十衆作羯磨成就五非法不和合作羯磨已後悔成就五如法和合作羯磨已後不悔四羯磨者有非法和合羯磨有如法不和合羯磨有如法和合羯磨有不如法不和合羯磨是名四羯磨二羯磨者布薩羯磨恭敬羯磨是名二羯磨白一羯磨者有二十八何等二十八出羯磨不離衣宿離衣宿示房處示作大房處有示作前房處行鉢人行舍羅試外道持杖絡囊典知牀褥典知監食典知差次食典知分房典知取衣典知賞衣典知分衣典知取氎典知舉氎典知分氎典知分華典知分香典知分果典知分溫水典知分雜餅典知隨意舉典知分粥人典知分小小雜物是名二十八白三羯磨有八何等八一折伏二不語三擯出四發喜五舉六別住七摩那埵八阿浮訶那是名白三羯磨

四衆羯磨者布薩羯磨一切拜人四人得作是名四衆羯磨

五衆羯磨者受自恣輸那邊地受具足一切尼薩耆五人得作是名五衆羯磨

十衆羯磨者比丘受具足比丘尼受具足十人得作是名十衆羯磨

二十衆羯磨者比丘阿浮訶那比丘尼阿浮訶那二十人得作是名二十衆羯磨

成就五非法作羯磨已後悔者人不現前不問不引過非法不和合是名五非法作羯磨已後悔

成就五如法作羯磨已後不悔者人現前問已自引過如法和合是名五如法作羯磨已後不悔

是中應二十衆作羯磨十衆作不成就應十衆作羯磨五衆作不成就應五衆作羯磨四衆作不成就應作白三羯磨白一不成就應作白一羯磨單白不成就應單白羯磨而作求聽羯磨不成就應作求聽羯磨白成就應作白羯磨白一羯磨成就應作白一羯磨作白三成就應作四衆羯磨若五衆作成就應五衆作羯磨十衆作成就應十衆作羯磨一十衆作成就是名羯磨

羯磨事者比丘受具足羯磨事比丘尼受具足羯磨事支滿羯磨事遮法清淨羯磨事不名受具足清淨羯磨事不生羯磨事罪根羯磨事不捨根羯磨事捨根羯磨事和合根羯磨事

比丘受具足羯磨事者受具足人求和尚和尚與求衣鉢與求衆求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比丘受具足羯磨事

比丘尼受具足羯磨事者比丘尼已與受具足竟向比丘僧中僧應問比丘尼清淨無遮法不答言已清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比丘尼受具足羯磨事

支滿羯磨事者受具足人已求和尚和尚已與求衣鉢與求衆與求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教師推與僧從僧中乞受具足問無遮法已說四依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支滿羯磨事

遮法清淨羯磨事者遮法中清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遮法清淨羯磨事

不具足清淨羯磨事者支分不具足清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不具足清淨羯磨事

不生戒羯磨事者壞比丘尼淨行盜住越濟人五無間犯波羅夷沙彌惡邪見是諸事不生羯磨白羯磨是一俱名不生戒羯磨事

罪根羯磨事者五衆罪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罪是諸事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罪根羯磨事

不捨根羯磨事者比丘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衆僧中三諫不捨是諸事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不捨根羯磨事

捨根羯磨事者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捨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二俱名捨根羯磨事

和合根羯磨事者比丘僧集行舍羅不來者與欲唱和合僧是諸事能生羯磨白羯磨是

二俱名和合根羯磨事是謂羯磨事

折伏羯磨事者

佛住舍衛城瞻波比丘諍訟相言不和合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聽與作折伏羯磨羯磨有五事一切折伏羯磨

佛在舍衛城制何等五一習近八事二數數犯罪三太早入太冥出惡友惡伴非宜處行四諍訟相言五恭敬年少

習近八事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慈地比丘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共牀坐共牀眠共器食迭互著衣共出共入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迭互染汙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共牀坐共牀眠共器食迭互著衣共出共入語時展轉相爲迭互染汙心語是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慈地莫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一諫不止乃至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慈地比丘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三諫不止者僧應與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與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作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三諫不止僧今與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作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慈地比丘身習近住作折伏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慈地比丘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是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優陀夷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伸手內共坐迭互著衣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展轉染汙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伸手內共坐迭互著衣更相爲語共染汙心語是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優陀夷莫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優陀夷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三諫不止者僧應與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優陀夷與好生比丘尼身習近住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與優陀夷作身習近住折伏羯磨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說

復次爾時跋陀梨比丘與跋陀尸梨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優陀夷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蘇毗提比丘與蘇毗提夷比丘尼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如好生比丘尼中廣說

復次爾時有比丘到居士家與婦人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與女人伸手內坐以香華果蓏相授爲其走使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共染汙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是上二事俱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莫與婦人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如是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亦如上優陀夷

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與不能男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身習近住者伸手內坐共出入是名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者共染汙心語是名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者上二事俱是名身口習近住諸比丘諫言長老莫與不能男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乃至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亦如上優陀夷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優陀夷與共行弟子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慈地比丘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闡陀與童子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亦如上慈地比丘中廣說是名八事習近住 從九 十五

數數犯罪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尸黎耶婆比丘五衆一一罪中數數犯諸比丘諫言長老五衆一一罪中莫數數犯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尸黎耶婆五衆一一罪中若數數犯者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尸黎耶婆比丘數數犯罪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與尸黎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尸黎耶婆比丘數數犯罪三諫不止僧今與尸黎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尸黎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尸黎耶婆比丘作數數犯罪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數數犯罪

太早入太冥出惡友惡伴非處行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露比丘太早入聚落太冥出聚落惡友惡伴非處行太早入者太早入聚落乞食太冥出者太冥出聚落惡友者與象子馬子偷兒劫賊摴蒱兒如是等共相親厚惡伴者如惡友同非處行者寡婦家大童女家婬女家不能男家醜名比丘尼醜名沙彌尼如是非處行諸比丘諫言長老莫太早入太冥出乃至醜名沙彌尼處行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迦露比丘太早入太冥出乃至非宜處行三諫不止者僧應作太早入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迦露比丘太早入聚落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 從九 十六
迦露比丘作太早入聚落折伏羯磨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太冥出惡友惡伴非宜處行亦如是

諍訟相言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馬宿比丘自高自用諍訟相言諸比丘諫言長老馬宿莫諍訟相言如是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五法成就當知諍訟更起何等五如法羯磨言非法如法集言非法如法出過言非法如法捨言非法如法與言非法是名五非法反上五事名如法諸比丘應如是教長老比丘必應成就五法入衆何等五小聲入衆聞羯磨已當信信已未行若羯磨不如法不能遮者應與欲若不能

與欲者應與比坐見不欲比丘聞是教時便言我能善語何故小聲入衆我亦多聞何故聞羯磨已當信我善知法何故聞已當行我亦善於羯磨何故聞羯磨不如法不能遮應與欲我當自往何故與比坐見不欲我當遮

佛告諸比丘五[從九]法成就諍訟[十七]更起僧應與作折伏羯磨何等五一者自高二者麤弊兇性三者無義語四者非時語五者不親附善人是名五法成就僧應與作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言大德僧聽馬宿比丘自高諍訟相言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馬宿比丘自高諍訟相言三諫不止僧今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忍者僧默然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馬宿比丘自高作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後四事亦如是說

恭敬年少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闡陀比丘度年少出家身自供給晨起問訊與出大小行器唾壺著常處與案摩身體授與衣鉢共入聚落令在前行到檀越家令在上座處受先供養供養已與收鉢蕩滌還著常處食後與染衣熏鉢與敷牀褥日冥與然燈內唾壺大小行器諸比丘諫言長老莫供給年少年少應供給長老答言如長老語但此年少先樂人出家是故我愛念恭敬慚愧是故隨逐供給如是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闡陀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汝於如來所無有愛念恭敬慚愧隨逐而更於年少所愛念恭敬慚愧隨逐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於年少所愛念僧應與作愛念供給年少折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愛念[從七]供給年少三諫[十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作折伏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三諫不止僧今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作折伏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作折伏羯磨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愛念供給年少作折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恭敬慚愧隨逐亦如是說是名折伏羯磨

不共語羯磨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馬宿比丘作折伏羯磨已不隨順行所應行事而不行所應捨事而不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馬宿比丘作折伏羯磨已不隨順行所應行事而不行所應捨事而不捨僧應與作不共語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馬宿比丘作折伏羯磨已不隨順行所應行事而不行所應捨事而不捨若僧時到僧與馬宿比丘作不共語羯磨[從九]白如是白三羯磨[十九]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摩訶羅出家數犯小戒別衆食處處食停食食共器食女人同室宿過三宿共牀眠共牀坐不淨果食受生肉受生穀受金銀諸比丘諫言長老不應作

是事答言長老當語我我當受行諸比丘言是摩訶羅有修學意後復數數犯小小戒別衆食乃至受金銀諸比丘復諫言摩訶羅不應作是事答言長老應語我我當受行後復數數犯諸比丘言是摩訶羅出家不知恩教不順教誨諂曲不實不欲修學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摩訶羅出家不知恩教不順教誨僧應與作不共語羯磨羯磨人當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摩訶羅出家不知恩教不隨教語若僧時到僧與摩訶羅作不共語羯磨白如是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不共語羯磨

擯出羯磨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在迦尸邑住作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作身害口害身口害作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如上僧伽婆尸沙黑山聚落中廣說是名求出羯磨

發喜羯磨者　喜優婆夷　舍那階　油熱　魚子　迦露　摩訶南　六群比丘

喜優婆夷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難陀遊行諸國還到舍衛時難陀著入聚落衣持鉢往至優婆夷家喜優婆夷見已歡喜問訊言善來阿闍梨何故希行即請令坐坐已難陀言我希行欲與我何物答言隨所須與若前食若後食若粥若餅若果隨所須當作難陀言我須前食當好作答言如教我當好作唯願明日早來作是語已便去後優婆夷晨起作好前食敷坐踟躕而待難陀多事遂忘不往優婆夷待見時過不來故即於此食中可停者舉不可停者便食如是第二第三日待不來便盡取食到第四日方來問言少病優婆夷嫌言阿闍梨受我請前食何故不來答言優婆夷瞋耶彼言瞋若瞋者我悔過優婆夷言向世尊悔過去難陀即便向佛悔過佛言何事悔過難陀具以上事白佛佛言癡人此優婆夷於佛比丘僧無所遺惜汝何故擾亂佛告諸比丘是優婆夷在家篤信難陀擾亂令發不喜僧今應與難陀作發喜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難陀比丘擾亂俗人生不歡喜若僧時到僧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難陀比丘擾亂俗人發不歡喜僧今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喜優婆夷

舍那階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質帝隸居士請僧與藥時六群比丘聞已自相謂言居士請僧與藥當往試之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往到其家共相問訊已作是言我聞居士請僧與藥審爾不答言爾阿闍梨有所須耶答言我須舍那階一擔居士言須我辦當與比丘言奇怪不先辦藥而欲請僧汝不知耶一比丘服藥如雪山一大龍象食等汝不實施而但求名居士言阿闍梨王家庫中尚無儲藥況復我家待辦相與比丘言與以不與自隨汝意言已便出後居士遣人到拘隣提國象聚落得舍

那階來白阿闍梨已得舍那階可來取之聞是語已相看面笑居士嫌言何故相看笑我未辦時慇懃共索今者已辦而笑不取我家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所愛惜尊者何故相試比丘言居士瞋耶答言瞋比丘言若瞋者我悔過居士言向世尊悔過如喜優婆夷中廣說

油蒸魚子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質帝隸居士作百味食請僧僧食訖還精舍居士勅家中婦見言遺餘飲食料理與諸比丘我欲往問訊世尊爾時六群比丘在祇洹門間俗論言話居士見已作是念此非毗尼人設我不往彼或有恨即往和南問訊比丘言善來檀越如大龍象居士問言尊者今日我家中食不答言往食復問尊者食適意不答言善好但少一種問少何等比丘答言若得油鹽蒸魚子者便是名食施者得好名譽居士言尊者我先不知若當知者應益多作人與一鉢居士復言尊者聽我說譬喻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一雌雞在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如是尊者非是俗人復非出家比丘言居士瞋耶答言瞋比丘言瞋者我悔過居士言向世尊悔過六群比丘即往佛所言悔過世尊佛言何故悔過六群比丘以是上事具白世尊佛言癡人是質帝隸居士家中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所遺惜何故擾亂佛告諸比丘是居士以宿命通見六群比丘本昔時曾作雞烏子是故作如是說佛言僧應與六群比丘作俗人發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

迦露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乞食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一家門時夫在中庭坐語婦言汝施出家人食婦言何道出家夫言釋種出家婦言不與夫言何故不與婦言是人非梵行比丘言姊妹我非是非梵行婦人言尊者迦露尚不能修梵行況汝能修梵行耶比丘聞是語已惆悵不樂遂不乞食於是而還坐禪晡時禪覺已身極飢乏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何故飢色白言失食世尊佛言汝不能乞食耶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迦露比丘於俗人間令發不喜僧應與作俗人發歡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是名迦露

摩訶南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摩訶南釋種請僧施藥時難陀優波難陀聞已自相謂言當往試之時到著入聚落衣往到其家共相問訊言我聞檀越請僧與藥審爾不答言爾尊者欲須藥耶答言須爾許瓶酥爾許瓶油爾許瓶蜜爾許石蜜爾許根藥葉藥華藥果藥答言尊者即日無爾許藥須辦相與優波難陀言異事檀越先不儲藥而請比丘僧汝不知耶一比丘服藥如雪山一大龍象食等汝不欲施但求名譽彼言尊者王家庫中尚無爾許藥何

況我家須辦當與難陀言與之不與自任汝意作是言已便出居士後辦藥已白言尊者今可來取彼聞已相視而笑檀越嫌言何故試我相視而笑未辦之時慇懃吾索今辦而不取難陀言檀越瞋耶答言瞋若瞋者我悔過答言向世尊悔過難陀即往佛所悔過世尊言何故悔過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癡人是釋摩訶南家中所有於佛比丘僧無所遺惜何故擾亂佛告諸比丘僧應與難陀作俗人發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是名摩訶南

六群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在迦尸邑身非威儀口非威儀身口非威儀身害口害身口害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乃至發俗人不歡喜佛告諸比丘僧應與六群比丘作俗人發喜羯磨如喜優婆夷中廣說是名六群比丘是謂發喜羯磨

具足不名受　支滿不清淨　羯磨及與事
折伏不共語　擯出發歡喜　初跋渠說竟

舉羯磨者

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諸比丘言長老見此罪不答言不見汝見用問我見不見爲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自言不見者僧應與作不見罪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而自言不見若僧時到僧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而自言不見僧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舉羯磨已語諸比丘言長老我見是罪所應行事我隨順行哀愍我故與我捨不見罪舉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而言不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彼所應行事已隨順行自言見罪僧應作捨不見罪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而言不見僧饒益故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彼隨順行今自見罪若僧時到僧與闡陀比丘欲於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諸大德聽闡陀比丘欲於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作是言大德僧聽我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而言不見僧欲饒益故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已隨順行自說見罪今從僧乞捨不見罪舉羯磨唯願大德僧哀愍故與我捨不見罪舉羯磨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自言不見僧欲饒益故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已隨順行今自見罪已從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若僧時到僧今與闡陀比丘捨不見罪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自言不見僧欲饒益故與作不見罪舉羯磨所應行事已隨順行今自見罪

已從僧中乞捨不見罪舉羯磨僧今與捨不見罪舉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闡陀比丘捨不見罪舉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捨不見罪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已與捨不見罪舉羯磨竟諸比丘語言長老此罪應如法作答言汝用教我如法作爲我不能作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不能如法作者僧應與犯罪不能作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不肯如法作若僧時到僧今與闡陀比丘犯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是闡陀比丘五衆罪中犯一一罪(從九)不肯如法作僧(廿七)今與闡陀比丘犯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闡陀比丘犯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闡陀比丘犯罪不肯如法作舉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四

音釋

僂（力主切傴僂背曲也）跛（布火切足偏廢也）齲（驅雨切齒蠹也）瓠（洪孤切瓠盧匏也）蓏（郎果切果蓏木生曰果艸生曰蓏）樗蒱（摴丑居切蒱薄胡切摴蒱博戲也）踟蹰（踟直離切蹰直誅切踟蹰猶豫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五　從十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　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三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阿梨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說言長老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諸比丘(從十)語言長老莫謗契經(一)謗契經者是惡邪見墮惡道入泥犂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阿梨吒比丘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應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衆僧中三諫屏處諫者應先問長老阿梨吒汝實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耶答言爾爾時屏處應諫作是言長老莫謗契經謗契經者此是惡邪見墮惡道入泥犂我慈心饒益故諫汝汝當捨此事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二諫三諫不止如是衆多人中三諫若不捨者僧中應作羯磨羯磨人應如是說

大德僧聽是阿棃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不捨若僧時到僧亦應三諫僧中應問長老汝實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耶答言爾僧中應諫長老汝莫謗契經謗契經者此是惡邪見墮惡道入泥犂僧今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以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阿棃吒比丘謗契經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不捨者僧應作謗契經不捨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阿棃吒比丘謗契經作是說世尊說法我解知行障道法不能障道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衆僧人中三諫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與阿棃吒比丘作謗契經不捨舉羯磨白如是如是白三羯磨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尸利耶娑惡邪見起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爲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諸比丘言長老尸利耶娑莫起惡邪見惡邪見者是不善墮惡道入泥犂答言此是好見善見我父母先師相承以來作如是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尸利耶娑起惡邪見乃至無善惡果報應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屏處諫者應先問長老尸利耶娑汝實起惡邪見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爲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耶答言爾是時應諫言長老莫起惡邪見起惡邪見者是不善墮惡道入泥犂我今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以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衆多人中三諫如是不止者僧中應作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尸利耶娑起惡邪見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爲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應三諫是時應僧中問長老尸利耶娑汝實作是說殺生自殺教人殺乃至作惡無殃爲善無福無今世後世善惡果報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不捨此事耶答言爾僧中應諫長老汝莫起惡邪見此是不善墮惡道入泥犂中衆僧慈心欲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一諫不止乃至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尸利耶娑起惡邪見三諫不止僧應與作不捨惡邪見舉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尸利耶娑比丘起惡邪見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衆僧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與尸利耶娑作不捨惡邪見舉羯磨白如是白三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摩樓伽子比丘起邊見作是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諸比丘言長老莫起邊見此是惡見墮惡道入泥犂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

見我不能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摩樓伽子起邊見作是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應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衆僧中三諫屏處諫者應問長老汝實起邊見作是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耶答言爾爾時應諫言此是惡見墮惡道入泥犂我今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衆多人中亦如是三諫若不止者僧中應作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摩樓伽子比丘起邊見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已屏處衆多人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亦應三諫僧中應先問長老汝實起邊見說世界有邊世界無邊已屏處衆多人中三諫不捨此見耶答言爾爾時應僧中諫長老莫起邊見此是惡見墮惡道入泥犂僧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見不答言此是好見善見父母先師相承已來作如是見我不能捨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摩樓伽子比丘起邊見已屏處衆多人僧中三諫不止者僧應與作不捨邊見舉羯磨如上說是名舉羯磨

佛住舍衛城爾時尸利耶婆比丘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語諸比丘言長老與我摩那埵諸比丘問言長老何故索摩那埵答言我犯僧伽婆尸沙罪諸比丘先知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語言長老尸利耶婆僧和合集作羯磨難長老所犯一切盡說當一時作羯磨如是第二第三答言我正犯是罪作羯磨已作是念我何故再作羯磨應一切盡說一時作羯磨語諸比丘言長老與我摩那埵諸比丘問言何故復索摩那埵答言我犯僧伽婆尸沙罪諸比丘問長老何時犯答言爾時犯諸比丘言我先已語長老僧和合集作羯磨難長老所犯一切盡說當一時作羯磨爾時何故不說答言我慚愧故不盡說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癡人犯時不知羞慚求清淨時何以羞慚此是惡事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他語有罪亦知無罪亦知覆亦知不覆亦知發露亦知不發露亦知應與別住亦知不應與別住亦知如法與別住亦知不如法與別住亦知如法行波利婆沙亦知不如法行波利婆沙亦知中間有罪亦知中間無罪亦知夜斷亦知夜不斷亦知隨順行亦知不隨順行亦知應與摩那埵亦知不應與摩那埵亦知如法與摩那埵亦知不如法與摩那埵亦知究竟摩那埵亦知不究竟摩那埵亦知中間有罪亦知中間無罪亦知夜斷亦知夜不斷亦知隨順行亦知不隨順行亦知應與阿浮呵那亦知不應與亦知如法與阿浮呵那亦知不如法與亦知共覆亦知不共覆亦知無量覆亦知毗舍遮脚亦知或有罪合非夜合或有夜合非罪合或有罪合夜亦合或有非罪合非夜合本罪中間罪比丘成就四法名爲持律何等四知罪知無罪知重知輕是名四法復次成就四法名爲持律知罪知無罪不以

重罪作輕不以輕罪作重是名四法復成就四法知罪知無罪無罪人不言有罪有罪人不言無罪是名四法復成就四法不以重作輕不以輕作重不以不犯罪人作犯罪不以犯罪人作不犯罪是名四復成就五法名持律善知諍善知諍緣起處善知斷諍事善知斷諍分別善知斷諍滅止是名五復成就六法即上五事更增善斷諍結集是名六復成就七法知罪知無罪知重知輕不以重罪作輕不以輕罪作重善知羯磨是名七復成就八法即上七事更增善誦波羅提木叉廣略毗尼識知緣起是名八復成就九法何等九即上八事更增善誦毗尼善知義不忘見徹善知羯磨是名九復成就十法即上九事更增善調伏諸根梵行滿足深知羯磨是名十復成就五法名持律何等五持戒知罪知無罪誦波羅提木叉略廣知其緣起善知羯磨是名五復成就四法何等四持戒知罪知無罪善知羯磨是名四復成就三法知罪知無罪知羯磨是名 二復成就二法知罪知無罪

是名二復成就一法何等一善知羯磨是名持律乃至成就十四法是名持律最第一除如來應供正遍知何等十四知罪知無罪重知輕知覆知不覆知可治知不可治知得清淨知不得清淨得四禪功德住現法樂得天眼天耳宿命通盡有漏得無漏是名十四法一切持律中最第一除如來應供正遍知佛告諸比丘優波離比丘成就是十四法持律第一有罪亦知無罪亦知乃至盡有漏得無漏慧解脫有罪亦知者知五衆罪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波羅夷者婬盜斷人命自稱過人法僧伽婆尸沙者故出精相觸惡口語乃至聚落中汙他家波夜提者三十尼薩耆九十二純波夜提波羅提提舍尼者阿練若處無病比丘尼邊取食比丘尼指示食拜學家越毗尼者有十三事阿遮與偷蘭遮醜偷蘭不作不語突吉羅惡聲威儀非威儀惡威儀惡邪惡見心生悔毗尼阿遮與者如外道須深摩如尊者跋陀利如王舍城比丘尼如是並向佛悔過

是名阿遮與偷蘭遮者盜減五錢動五錢物不離地是名偷蘭遮醜偷蘭者染汙心弄身生是名醜偷蘭不作者和尚阿闍梨語作是事共法中應作若不作者越毗尼若語喚婦人來取酒來應語和尚阿闍梨我聞法中不得作是名不作不語者和尚阿闍梨共語聞而不報者越毗尼罪若口中有食若能使聲不異者應答若不能者咽已然後答若和尚阿闍梨作是語何以聞我語而不應應語和尚阿闍梨我口中有食是故不得答是名不語突吉羅者如世尊語優陀夷六群比丘及餘比丘等作是事不好是名突吉羅惡聲者作象聲馬聲牛驢駱駝如是一切畜生聲長引促斷促引長斷是名惡聲威儀者晨起當除洗大小便行處當益大小行處甕水應當掃塔院僧坊院若取與作事乃至紐一線不白和尚依止阿闍梨者越毗尼罪是名威儀非威儀者治髮莊眼作好色擣衣光生帛帶繫腰熏鉢現光以鏡照面是名非威儀惡威儀者身惡威儀口惡威儀身口惡威儀身害

口害身口害身邪命口邪命身口邪命是名惡威儀惡邪命者身曲口曲心曲現親愛悕望供養是名惡邪命惡見者斷常等一切諸見是名惡見心生悔呲尼者衆學威儀心念惡不故觸女人如是並皆名心悔是名心生悔呲尼

復次或有罪從欲生或有罪從瞋恚生或有罪從愚癡生或有罪不從欲瞋恚愚癡生或有罪是身行非口行或是口行作身行或是身口行或非身口行或有罪從自身生非他身或從他身生非自身或從自身他身生或非自身非他身生或有罪從自口生非他口或有從他口非自口或從自口亦從他口或非自口非他口或有罪取心不取事或有罪取事不取心或有罪事重非心重或有心重非事重或有事重心亦重或有非事重非心重或有罪自物非他物或有他物非自物或自物亦他物或有非自物非他物或有罪是一處犯衆多或有衆多處犯一罪或有衆多處犯衆多或有一處犯一罪或緣無罪至有罪或緣有罪至無罪或緣有罪至有罪或緣無罪至無罪或有罪重而緣輕或有罪輕而緣重或有罪重緣亦重或有罪輕緣亦輕有受時罪有食時罪事成罪不受得罪受無罪不與得罪與無罪或有罪是聚落非阿練若或有是阿練若非聚落或有是聚落亦阿練若或有非聚落亦非阿練若或有罪是時非非時或是非時非是時或是時亦非時或有罪亦非是時亦非非時或有罪是夜非晝或有罪是晝非夜或有罪是夜亦是晝或有罪亦非夜亦非晝或有罪是覆處非露處或有罪是露處非覆處或有罪亦是覆處亦是露處或有罪亦非覆處亦非露處或有罪是行非住或有罪是住非行或有罪亦是行亦是住或有罪亦非行亦非住或有罪是住非坐或是坐非住或是坐是住或非住非坐或有罪是坐非眠或是眠非坐或是坐是眠或非坐非眠或有罪是眠非行或是行非眠或亦是眠亦是行或非眠非行或有罪是屏處非衆多或是衆多非屏處或亦是屏處亦是衆多或非屏處亦非衆多或有罪是衆多非僧中或是僧中非衆多或亦是衆多亦是僧中或非衆多亦非僧中或有罪是僧中非屏處或是屏處非僧中或是僧中亦是屏處或非僧中非屏處或有罪是冬非春或是春非冬或亦是冬亦是春或亦非冬亦非春或有罪是春非夏或是夏非春或有亦是春亦是夏或有亦非春亦非夏或有罪是夏非冬或是冬非夏或是夏亦是冬或亦非夏亦非冬

有罪從欲生者故弄身摩觸惡口自稱媒嫁一切染汙心語是名從欲生有罪從瞋恚生者無根謗毀訾兩舌鬪驅出知食已足故惱聚落驅出拳打手擬屏處聽等是名從瞋恚生有罪從愚癡生者愚癡心謂眞實世界有常世界無常如是一切見是名從愚癡生有罪非欲瞋恚愚癡生者阿羅漢犯罪是名非欲瞋恚愚癡生有罪是身非口者女人同室未受具足人過三宿同牀眠同牀坐處處食別衆食同器食是名身非口有罪是口非身者一切口跋渠是名口非身有罪是身口者

無根謗毀呰兩舌鬪驅出知食已足故惱衆
落驅出拳打手摵屏處聽等是名身口有罪
非身口者從心生是名非身口有罪從自身
非他身者瞋恚自打身是名從自身非他身
有罪從他身非自身者見他婬盜殺人覆藏
是名從他身非自身有罪從自身他身生者
共女人同室未受具足人過三宿同牀眠同
牀坐處處食別衆食同器食是名從自身他
身生有罪非自身非他身者一切口跋渠除
未受具足人說句法是名非自身非他身有
罪從自口非他口者一切口罪除未受具足
人說句法是名從自口非他口有罪從他口
非自口者若比丘僧中非法斷事不與欲復
不與見不欲默然聽過是名從他口非自口
有罪從自口從他口者與未受具足人說句
法是名從自口從他口有罪非自口非他口
者從身心生是名非自口非他口有罪取心
不取事者應當問以何心盜何心殺人何心
觸女人何心斷生草何心掘地是名取心不
取事有罪取事不取心者不應問以何心婬

何心非時食何心飲酒何心女人同室未受
具足人過三宿若犯者當如法治是名取事
不取心有罪事重非心重者比丘非時謂是
時食者波夜提是名事重非心重有罪心重
非事重者比丘時謂非時食越毗尼罪是名
心重非事重有罪（從十）事重心亦重者（十二）非時謂非
時食者波夜提是名事重心亦重有罪事輕
心亦輕者衆學及威儀是名事輕心亦輕有
罪從自物生非他物者比丘自財物盜心取
犯偷蘭遮是名自物生非他物生有罪從他
物非自物者比丘盜心偷他物減五錢偷蘭
遮滿五錢波羅夷是名他物生非自物有罪
從自物他物生者比丘共他物盜心取減五
錢偷蘭遮滿者波羅夷是名從自物他物生
有罪非自物非他物者比丘盜心取無主物
越毗尼罪是名非自物非他物有罪是一處
犯衆多者比丘一處併乞得八種好食各各
別食者得八波夜提是名一處犯衆多有衆
多處犯一罪者比丘衆多處乞得八種美食
一坐食者得一波夜提是名衆多處犯一罪

有衆多處犯衆多者比丘八處乞得八種美
食各各食者得八波夜提是名衆多處犯衆
多罪一處犯一罪者一處乞得八種美食一
坐食是名一處犯一罪緣無罪得罪者比丘
無罪作罪悔過得越毗尼罪是名緣無罪而
得罪緣有罪得無罪者（從十）小房大房（十三）梅一切乃
至三諫是名緣有罪得無罪緣有罪至有罪
者僧中說波羅提木叉時乃至三問有罪者
如法作無罪者默然爾時有罪不如法作復
不語人又不作念我待清淨同意人當如法
作默然者得越毗尼罪是名緣有罪至有罪
緣無罪得無罪者不作不犯是名緣無罪至
無罪緣重至輕者比丘犯波夜提向惡邪邊
見被舉人悔過是名緣重至輕緣輕至重者
比丘犯越毗尼罪向謗線經人被舉人悔過
得波夜提是名緣輕至重緣重至重者比丘
犯波夜提向謗線經被舉人悔過得波夜提
是名緣重至重緣輕至輕者比丘犯越毗尼
罪向未受具足人悔過不名作更得越毗尼
罪是名緣輕至輕受時罪者受生肉生穀金

銀象馬駝驢牛羊奴婢婦女田宅屋舍是名受時罪有食時罪者別衆食處處食同器食不淨果食是名食時罪事成罪者作小房大房一切三諫是名事成罪有不受得罪受無罪者受迦絺那衣得捨五戒別衆食處處食離同食不白長衣離衣宿是名不受得罪受無罪不與得罪與無罪者比丘得新衣不三種壞色若一一重色作淨受用者波夜提是名不與得罪與無罪或有罪是聚落非阿練若者不著僧伽梨入聚落不著細入聚落不著繫腰繩不持鉢不白離同食非時入聚落是名聚落非阿練若阿練若非聚落者比丘與賊伴與女人比丘尼共期道行是名阿練若非聚落亦阿練若亦聚落者拳打掌刀擬是名亦阿練若亦聚落有罪非阿練若非聚落者王門閫是名非阿練若非聚落有罪是時非非時者別衆食處處食同器食挑食不作淨果食是名時非非時有罪是非時非是時者不白非時入聚落非時食日冥教誡比丘尼是名非時非是時有罪亦是時亦非時者拳打掌刀擬是名亦時亦非時有罪非時非非時者正中時是名非時非非時有罪是夜非晝者女人同室未受具足人過三宿〻沒教誡比丘尼是名夜非晝有罪是晝而非夜者別衆食乃至不淨果食是名晝非夜有罪亦是晝亦是夜者拳打掌刀擬是名亦是晝亦是夜有罪非晝非夜者明相出時是名非晝亦非夜有罪是覆處非露處者女人同室宿未受具足人過三夜內敷置婬處坐屏處坐是名覆處有罪是露處非覆處者衆僧牀褥露地自敷若教人敷不白去離二十五肘波夜提是名露處非覆處有罪亦覆處亦露處者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覆處非露處者屋簷下云何罪是行非住比丘與女人賊伴比丘尼共期道行僧和尚阿闍梨語莫去而去者得罪是名行非住云何罪是住非行婬女邊住酤酒邊摴蒱邊住獄囚邊住當門立住僧和尚阿闍梨語莫住而住得罪是名住非行云何罪亦行亦住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行非住坐時眠時云何罪是立非坐婬女邊立乃至和尚阿闍梨語莫立而立者得罪云何罪是坐非立坐過量牀兜羅綿貯褥皮坐具及婬女邊坐酤酒家摴蒱邊獄囚邊坐僧和尚阿闍梨語莫坐而坐者得罪云何罪亦立亦坐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立非坐若行若眠時云何罪是坐非眠坐過量牀乃至僧和尚阿闍梨語莫坐而坐者得罪云何罪是眠非坐女人同室宿未受具足人過三夜過量牀兜羅綿貯褥坐皮坐具云何罪亦是坐亦是眠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坐非眠行時立時云何罪是眠非行女人同室宿乃至皮褥上眠云何罪是行非眠比丘與女人賊伴乃至和尚阿闍梨語莫去而去者得罪云何罪亦眠亦行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眠亦非行坐立時云何罪是屏處非衆多屏處三諫不捨云何罪是衆多非屏處衆多人中三諫不捨云何罪亦屏處亦衆多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屏處非衆多衆僧中云何罪是衆多非僧中衆多人中三諫不捨云何罪是僧中非衆多僧中三諫不捨云何罪

亦衆多亦僧中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衆多非僧中屏處三諫不捨云何罪是僧中非屏處僧中三諫不捨云何罪是屏處非僧中屏處三諫不捨云何罪亦僧中亦屏處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僧中非屏處衆多人中三諫不捨云何罪是冬非春比丘至八月十五日不捨雨浴衣至十六日捨得越毗尼罪云何罪是春非冬比丘受迦絺那衣至臘月十五日應捨若不捨至十六日者越毗尼罪云何罪亦冬亦春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冬非春安居時云何罪是春非夏比丘受迦絺那衣不捨至臘月十六日越毗尼罪云何罪是夏非春比丘至四月十六日應安居不安居者越毗尼罪到後安居復不安居者得二越毗尼罪云何罪亦是春亦是夏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春非夏是冬時云何罪是夏非冬者於二安居而不安居得二越毗尼罪云何罪是冬非夏八月十五日應捨雨浴衣而不捨至十六日得罪云何罪亦是夏亦是冬拳打掌刀擬云何罪非夏非冬是春時是名罪非夏非冬復有罪名不攝身不攝口不攝身口身犯口犯身口犯身惡行口惡行身口惡行是名罪無罪者攝身攝口攝身口身不犯口不犯身口不犯身不惡行口不惡行身口不惡行是名無罪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有罪亦知無罪亦知覆亦知不覆亦知覆亦知者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日出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食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藏如是中時晡時日沒初夜中夜時亦如是比丘至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乃至後夜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二時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至日出時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到食時作覆藏心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中時晡時日沒初夜時亦如是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三時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食時知是罪不作覆藏心至日中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晡時日沒初夜亦如是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到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四時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覆不覆猶豫至日出時作覆藏心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如是食時中時晡時日沒時初夜中夜乃至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是名二時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至日出時知是罪覆不覆猶豫到食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如是中時晡時日沒初夜亦如是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覆不覆猶豫到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是名三時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食

時知是罪覆不覆猶豫到中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一夜覆如是晡時日没初夜亦如是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乃至中夜知是罪覆不覆猶豫到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名四時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明相出時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日出時得不覆藏心乃至後夜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是名一夜覆復有覆名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若隔壁若隔壍若闇中小聲說他名某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是不名發露知而妄語得波夜提是名覆復有不覆若隔障若隔壍若闇中小聲自稱說他名犯僧伽婆尸沙得名發露但諂曲作得越毗尼罪復有不覆名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不隔壁不隔壍不闇中不小聲不說他自說名字犯是名[從十]不覆復有不覆名非[十九]罪想罪疑覆不覆疑夜疑若發露是名不覆復有不覆不作覆藏心未得發露若忘若罷道若入究若命終是名不覆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有罪應知無罪應知覆應知不覆應知發露應知不發露應知或有覆非發露或有發露非覆或有覆亦發露或有非覆非發露云何覆非發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是名覆非發露云何是發露非覆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向他說是名發露非覆云何是覆亦發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覆藏已後向他說是名覆亦發露云何非覆非發露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作是念待時待方待人當如法作是名非覆非發露

佛告諸比丘持律比丘與他出罪時有罪應知無罪應知覆應知不覆應知發露應知不發露應知與別住應知不與別住應知云何不應與無罪不應與不覆不應與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前人不索不問不應與云何應與有罪應與覆應與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前人索問應與如法與不如法與云何不如法與無罪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前人不索不問衆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是名不如法與云何如法與有罪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前人索問衆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若一一成就是名如法與不如法行波利婆沙云何不如法行僧伽藍無比丘中間罪更舉與比丘同房同障住客[從十]比丘來不白時[二十]集非時集不白是名不如法行云何如法行僧伽藍有比丘住行波利婆沙中間不犯不舉與比丘別房別障住客比丘來白時集非時集白是名如法行夜斷夜不斷云何夜不斷僧伽藍中有比丘住乃至時集非時集白是名夜不斷云何夜斷僧伽藍中無比丘住乃至時集非時集不白是名夜斷中間有罪中間無罪云何中間有罪發露已僧未與波利婆沙更犯行波利婆沙中間犯是名中間有罪云何中間無罪中間不犯是名無罪

行波利婆沙比丘應隨順行七事何等七比丘事比丘尼事眷屬事入聚落事執衆苦事受拜事王事

云何比丘事不得受比丘禮不得說比丘罪

不得與比丘語論不得說沙彌罪不得福罰沙彌不得與沙彌語論不得作比丘使不得在比丘前後行入聚落衆集時不得爲衆作說法人除別處是名比丘事

云何比丘尼事不得受比丘尼禮不得說比丘尼罪不得與(從十)比丘尼(卅一)語論不得說式叉摩尼沙彌尼罪不得福罰式叉摩尼沙彌尼不得與式叉摩尼沙彌尼語論不得遮比丘尼布薩自恣不得遮比丘尼齊門止不得往教誡比丘尼若已受者不得往是名比丘尼事

云何眷屬事不得度人不得與人受具足不得受人依止及畜沙彌不得受比丘供給不得授人經不得從他受經本所誦經當細聲誦若先有依止弟子教令依他當斷眷屬是名眷屬事

云何入聚落事不得太早入聚落太晚出不得作前後行沙門入聚落不得到知識檀越家不得無比丘僧伽藍中住坐時食時在比丘下不得使人迎食不得與人迎食除次到是名入聚落事

云何執衆苦事晨起掃塔院僧院洗僧大小行處如是一切可作事應隨力作不得與欲不得受他欲除次到是名執衆苦事

云何受拜事不得受一切拜白一羯磨白三羯磨盡不得受是名拜事

云何王事不得恃王大臣居士凶人力勢不得嫌佛嫌法嫌僧嫌羯磨人但自責不得嫌他是名王事波利婆沙比丘行此七事是名隨順行不行者是名不隨順行

不應與摩那埵應與摩那埵云何不應與無罪不應與覆藏未與別住不應與半覆半不覆不應與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不應與波利婆沙不決定不應與不索不問不應與云何應與有罪覆行波利婆沙竟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波利婆沙決定前人索問應與不如法(從十)與如法與(卅二)云何不如法與無罪乃至不索不問衆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是名不如法與云何如法與有罪乃至索問衆成就白成就羯磨一一成就是名如法與不究竟行摩那埵究竟行摩那埵云何不究竟行摩那埵衆不滿不名行摩那埵中間犯更舉與比丘一房一障住不白客比丘時集非時集不白不日日白界內僧是名不究竟行云何究竟行衆滿是名究竟中間不犯不舉不共比丘一房一障客比丘來白時集非時集白日日白界內僧是名究竟行夜斷夜不斷云何夜斷中間衆不滿乃至不日日白界內僧是名夜斷云何夜不斷中間衆滿乃至日日白界內僧是名夜不斷中間有罪中間無罪云何中間有罪未與摩那埵中間犯與摩那埵中間犯究竟中間犯是名中間罪云何中間無罪無上諸事是名中間無罪行摩那埵比丘應隨順行七事如上說是名摩那埵比丘隨順行不行者是名不隨順

應與(從十)阿浮呵那(卅三)不應與不應與者無罪不應與覆未與別住不應與摩那埵不究竟不應與不覆未行摩那埵不應與覆不覆不應與罪不決定覆不決定夜不決定別住不決定摩那埵不決定不索不問是名不應與阿浮

呵那應與者有罪應與覆罪應與別住摩那埵究竟應與不覆摩那埵究竟應與罪決定覆決定夜決定別住決定摩那埵決定前人索問是名應與阿浮呵那如法與阿浮呵那不如法與阿浮呵那不如法與者無罪不應與乃至衆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是名不如法與如法與者有罪應與乃至衆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若一一成就是名如法與

阿浮呵那共覆者比丘月一日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十日一切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十罪一切共一夜覆應作十別住羯磨十摩那埵十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復有共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如是二日犯二三日犯三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知是罪一切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五十五僧伽婆尸沙罪一切共一夜覆應作五十五別住羯磨五十五摩那埵五十五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復有共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十日一切知是罪一切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十罪共一夜覆乃至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復有共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不知是罪不作覆藏心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知是罪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五十五罪共一夜覆乃至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共覆

參差覆者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二日向他說已復犯僧伽婆尸沙乃至十日向他說已復犯知是罪作覆藏心至十一日向他說是十僧伽婆尸沙如是一切各一夜參差覆應作十別住羯磨十摩那埵十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參差覆

復有參差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二日向人說已復更犯如是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至十一日向人說是五十五僧伽婆尸沙如是一切各一夜參差覆應作五十五別住羯磨五十五摩那埵五十五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羯磨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參差覆

無量覆者或憶罪不憶夜或憶夜不憶罪或憶罪亦憶夜或不憶罪亦不憶夜憶罪不憶夜者憶知犯罪多少不憶若干夜憶夜不憶罪者憶知爾許夜不憶罪多少亦憶罪亦憶夜者憶知罪多少憶知若干夜不憶罪不憶夜者不憶犯罪多少亦不憶若干夜是中憶罪不憶夜者應當問汝何時犯未有歲時耶若前人默然者應隨年與別住若言不爾更問一歲耶二歲耶五歲耶隨默然處與別住是名憶罪不憶夜憶夜不憶罪者隨夜多少應與作無量罪別住是名憶夜不憶罪憶罪亦憶夜者憶罪多少隨所憶夜與別住是名

憶罪亦憶夜不憶罪不憶夜者應當問無歲時犯耶若默然者隨年與作無量罪別住若言不爾更問未有歲耶一歲二三四五歲耶隨默然處與作無量罪別住是名無量覆共覆無量覆是二俱名爲覆

別覆者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二日復犯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乃至十日復犯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是十罪各別覆最後罪一夜覆如是二夜三夜乃至初罪有十夜覆應與作十別住羯磨十摩那埵十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

復有別覆名比丘月一日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人說乃至十日犯十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是五十五罪各別覆最後罪一夜覆如是二夜三夜乃至初罪有五十五夜覆應與五十五夜別住羯磨五十五摩那埵五十五阿浮呵那亦得作一別住一摩那埵一阿浮呵那是名別覆共覆別覆是二俱名覆

毗舍遮脚者或有罪長非夜長或有夜長非罪長或有罪長夜亦長或有非罪長非夜長罪長非夜長者比丘竟日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向人說是名罪長非夜長有夜長非罪長者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作覆藏心不向他說是名夜長非罪長有罪長夜亦長者比丘日日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覆半說半是名罪長夜亦長有非罪長亦非夜長者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是罪不作覆藏心向人說更不犯是名非罪長亦非夜長是中罪長夜不長罪亦長夜亦長者行波利婆沙時當少與食多與作務若故不止者當使淨人縛手脚著牀應語言若更犯者僧復重治汝是名毗舍遮脚

或有罪合非夜合或有夜合非罪合或有罪合夜亦合或有非罪合亦非夜合罪合非夜合者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十夜覆僧合與百夜別住羯磨比丘言長老我羸病不堪得與我略行波利婆沙不應語言得百夜羯磨合作十夜別住是名罪合非夜合夜合非罪合者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一切十夜覆僧合與十夜別住比丘言長老我慚愧我欲廣行波利婆沙應語言得是名夜合非罪合罪合夜亦合者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十夜覆藏僧合與作十夜別住是名罪合夜亦合非罪合非夜合者各各別作波利婆沙羯磨是名非罪合非夜合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五

音釋

閫 苦本切門限也 壍 七豔切坑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六　　政一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四

本罪者比丘覆藏罪乞別住已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比丘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覆比丘語言長老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今所說覆者當更乞別住已是兩罪合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索別住行至半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比丘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覆比丘應語汝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別住已是兩罪合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乞別住行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比丘問言本罪中間罪答言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是二罪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竟乞摩那埵已復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覆不覆答言覆應語先波利婆沙摩那埵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行竟更乞摩那埵是二罪合行已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別乞合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竟乞摩那埵行至半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乃至應語先摩那埵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行已更乞摩那埵是二罪合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別乞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摩那埵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乃至應語先波利婆沙摩那埵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摩那埵行已是二罪合乞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乃至應語言先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已如法行今所覆者應更乞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與波利婆沙已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問言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言先波利婆沙已如法行今不覆者停覆者更乞波利婆沙合行已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如是別住中別住竟摩那埵初中竟阿浮呵那竟亦如上說比丘覆藏罪與波利婆沙已復語諸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本罪復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一疑應語言先波利婆沙已如法行今不覆者停疑者當決定覆者當乞波利婆沙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如是別住中別住竟摩那埵初中竟阿浮呵那竟亦如上說是名本罪

中間罪者比丘覆藏罪行別住語比丘言長

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是中間罪問言何時犯答言別住中犯問言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長老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但少一夜今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別住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別住已行摩那埵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罪問言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問言覆不覆答言覆應語長老先別住摩那埵已如法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今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更乞摩那埵合行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別乞摩那埵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言何時犯別住中間犯問言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長老先別住已如法行但少一夜摩那埵阿浮呵那不成就今覆罪應更乞別住合行已更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共行別住

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復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罪問言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間覆不覆答言覆應語言先別住摩那埵者已如法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阿浮呵那不成就今所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更乞摩那埵合行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別乞合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別住中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問言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罪問何時犯答言別住中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者已如法行但少一夜不覆者停覆者更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合行別住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別住已行摩那埵中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摩那埵已如法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今

不覆者停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更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合乞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別住中問言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已如法行但少一夜摩那埵阿浮呵那不成就今不覆者停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行已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二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摩那埵中問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應語先別住摩那埵已如法行但摩那埵中少一夜阿浮呵那不成就今不覆者停覆者應更乞別住行已合乞摩那埵共阿浮呵那復有比丘覆藏罪行別住中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言何時犯答別住中問言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一疑應語先別住者以

如法行但少一夜今不覆者停疑者當決定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至摩那埵中更說亦如是比丘覆藏罪行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語比丘言長老我更有三僧伽婆尸沙應問是本罪中間罪答言中間問何時犯答言別住中間覆不覆答言一覆一不覆一疑應語先別住已如法行但少一夜摩那埵阿浮呵那不成就不覆者停疑者當決定覆者應更乞別住合行共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摩那埵中更犯三罪亦如上說是名別乞別行別住別行摩那埵共阿浮呵那是名中間罪

比丘故出精犯僧伽婆尸沙覆藏罪欲行別住應請善知羯磨比丘作是言長老與我作波利婆沙羯磨將得意比丘至戒場上作求聽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欲從僧乞十夜別住法者諸大德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今從僧乞十夜別住哀愍故唯願僧與我十夜別住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法僧今與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諸大德忍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與十夜別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此人即入界內應白僧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我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已哀愍故與我十夜別住法大德僧我某甲比丘故出精犯一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我今行別住法僧憶念持如是三說白言我隨順行七事如是若二若三乃至犯十罪者應合乞別住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罪一切十夜覆藏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罪一切十夜覆藏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今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哀愍故唯願僧與我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

住法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一切通合與十夜別住法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僧今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一切通合十夜別住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一切通合與十夜別住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一切通合與十夜別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欲此中行者即日應白僧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乞十夜別住法僧已哀愍故與我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今合行別住法僧憶念持如是三說白言我隨順行七事此人當日日憶數滿應如是白大德僧我

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法僧已與我十夜別住法我已行十夜別住法竟僧憶念持如是三說若此間衆滿者應行摩那埵若不滿者應求衆滿處應請善知羯磨比丘得意人將至戒場上若無戒場者不羯磨地不得作僧事羯磨地如上說羯磨人應問行別住滿不不空僧伽藍行別住不無本罪中間罪不不共比丘同一房一障住不客比丘來白不時集非時集白不如是檢校如法已若犯一若二若三乃至十罪應合乞摩那埵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某甲比丘行十夜別住竟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偏袒右肩胡

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我已行十夜別住竟今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哀愍故唯願僧與我通合六夜摩那埵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某甲比丘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行別住竟一切通合與六夜摩那埵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某甲比丘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一切通合六夜摩那埵僧今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生竟通合與六夜摩那埵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通合與六夜摩那埵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

如是說僧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適合與六夜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應即日入僧中白作如是說大德僧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法我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大德僧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別住竟一切通合行六夜摩那埵僧憶念持如是三說白言我隨順行七事如是三說第二日應白作是說大德僧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已與我十夜別住我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行摩那埵一夜已過五夜在僧憶念持如是三說如是日日應白乃至六夜應白作是說大德僧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我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已僧與我十夜別住我已

行十夜別住竟已通合乞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已行六夜摩那埵竟至阿浮呵那僧憶念持若此間衆滿者應請善知羯磨人作是言長老與我作羯磨羯磨人應問不滅衆行摩那埵不究竟摩那埵不無本罪中間罪不不共比丘一房一障住不客比丘來時集非時集白不日日白界內僧不若一一如法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夜覆藏已從僧乞十夜別住僧已與十夜別住某甲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六夜摩那埵某甲比丘已六夜行摩那埵竟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行十夜別住摩那埵竟欲從僧乞通合阿浮呵那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通合行別住摩那埵竟欲從僧乞通合阿浮呵那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從僧中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

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通合十夜別住僧已與我十夜別住我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中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摩那埵我已行六夜摩那埵竟今從僧乞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哀愍故唯願僧與我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通合十夜別住僧已與十夜別住法某甲比丘已行十夜別住法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六夜摩那埵某甲比丘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已從僧乞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通合行別住摩那埵竟通合與阿浮呵那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十一切十夜覆藏已從僧乞通合十夜別住僧已與十夜別住某甲比丘已行十夜別住竟已從僧乞通合六夜摩那埵僧已與六夜摩那埵某甲比丘

已行六夜摩那埵竟已從僧乞十夜覆藏罪通合阿浮呵那僧今與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故出精乃至丁一切十夜覆藏通合行十夜別住六夜摩那埵竟通合與阿浮呵那諸大德忍某甲比丘犯十僧伽婆尸沙罪十夜覆藏通合行十夜別住摩那埵竟通合與阿浮呵那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十夜覆藏一切通合十夜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男子聽汝已如法出罪一白三羯磨衆僧和合滿二十衆集僧作羯磨事難汝當謹慎莫復更犯是名別住摩那埵阿浮呵那毗尼攝竟

應羯磨不應羯磨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瞻波比丘相言諍訟不和合住一人舉一人二人舉二人衆多人舉衆多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瞻波比丘非法生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二比丘衆多比丘舉衆多比丘佛告諸比丘有四羯磨何等四有非法不和合羯磨有非法和合羯磨有如法不和合羯磨有如法和合羯磨非法不和合羯磨者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知非法故遮不來比丘不與欲持欲來不說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不行隨順與捨諸比丘知非法故遮不來比丘不與欲持欲來者不說是二俱名非法不和合羯磨非法和合羯磨者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不知非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比丘無事僧與作折伏羯磨不行隨順與捨諸比丘不知非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是名非法和合羯磨如法不和合羯磨者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不知如法故遮不來諸比丘不與欲持欲來者不說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行隨順與捨諸比丘不知如法故遮不來諸比丘不與欲持欲來者不說是二俱名如法不和合羯磨如法和合羯磨者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諸比丘知如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比丘有事僧與作折伏羯磨行隨順法與捨諸比丘知如法故不遮不來諸比丘與欲持欲來者說是二俱名如法和合羯磨是中如法和合羯磨是名應羯磨餘者不應

復有不應羯磨比丘非折伏事作折伏羯磨諸比丘知非法故遮人不現前不問不引過非法不和合衆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是名不應羯磨行隨順已應捨捨者有六作折伏羯磨作不語羯磨作擯出羯磨作發喜羯磨作舉羯磨作別住摩那埵羯磨作折伏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比丘尼事眷屬事羯磨事王事作折伏羯磨已應語言長老汝莫復更犯犯者僧更重治汝是五事應一一隨順行行已折伏下意僧應與作捨羯磨是名捨作不語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比丘尼事眷屬事羯磨事王事作羯磨已應隨順行五事雖復百歲應驅依止持戒下至知二部律十歲比丘晨起應問訊與出大小行器唾壺舉置常處與齒木與掃地迎食浣衣熏鉢一切盡供給

唯除禮拜按摩若病時得令按摩應教二部律若不能者教一部律若復不能者應廣教五衆戒應教善知陰界入十二因緣應教善知罪相非罪相威儀非威儀應遮若學已即名爲捨作擯出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乃至王事羯磨已應安著僧伽藍邊住隨順行五事一一如法已應與捨是名捨擯作發喜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乃至王事羯磨已應遣到所犯俗人家悔過若俗人言尊者故在精舍中住耶若故在彼住者我當斷彼食及衣錢物僧應語言此非僧過汝應更往向彼下意令其歡喜若彼喜者即名爲捨作舉羯磨者應隨順行五事比丘事乃至王事羯磨已應安著僧伽藍外邊門向阿練若處若來入塔院僧院中掃地者比丘應逆掃其跡若來盋洗脚處水大小行處水者應還寫棄若共行弟子依止弟子者不得喚作和尚阿闍梨弟子不應語言被舉餘人應語隨順行應捨惡邪惡邪比丘不應共語不應共住不應共法食不共佛不共法不

共僧不共布薩不共自恣不共羯磨得語外道欲坐便坐不得語被舉令坐若病者不應看病得語彼檀越若親里言被舉人病汝往看若無常者不應與華香供養屍不應爲作飲食非時漿供養僧不應分衣鉢不應與燒身取其所眠牀以屍著上衣鉢繫咽曳牀而出作是言衆僧事淨衆僧事淨於惡邪比丘不應起惡心何以故乃至燋炷不應起惡應作是念莫令後人習此邪見若放牧人取薪草人持衣鉢來施者得取即彼爲施主若被舉人隨順行五事得正見心意調輭者得與捨行波利婆沙摩那埵比丘應隨順行七事比丘事乃至王事廣解如上說是名捨

作他邏吔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須達居士語婦言婦住是聚落中爲我料理客僧時贍波比丘衆來見已歡喜共相問訊善來大德與敷置牀褥請令就坐坐已與洗脚水塗足油非時漿夜與燈火已頭面禮足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爲我故明日受我食即受請已須臾第二衆來復爲敷牀褥請令

就坐與洗脚水塗足油非時漿已頭面禮足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明日僧爲我故受我食此衆言我不共彼食問言何故答言是被舉人彼言我非被舉復言汝是被舉人何故言非如是被舉不舉竟夜共諍隣比俗人聞不喜心居士婦聞已嫌言云何沙門竟夜共諍被舉不舉生不喜心晨起竟不與前食後食駕草馬車還舍衛城詣須達居士所具說上事乃至竟不料理居士聞已心懆不樂語婦言此是惡事應與何故不與是法非法事在沙門爾時須達往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具以上事乃至被舉不被舉具白世尊被舉人我等當云何恭敬供養唯願世尊具分別說佛告居士有義應知無義亦應知是法非法是律非律皆悉應知是中有義如法如律行者應供給無有方便被舉比丘得共從事佛告居士但當行施作諸功德是法非法沙門自知時大愛道比丘尼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當云何乃至無有方便被舉比丘得共從事爾時

尊者阿難優波離往世尊所亦復如是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被舉比丘我等云何得知乃至無有方便被舉比丘得共從事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他邏吔佛語舍利弗有七事非他邏吔似他邏吔二他邏吔何等七或有狂故不著此衆不著彼衆謂是他邏吔是最初非他邏吔似他邏吔如是心亂鈍癡病病故不著此衆不著彼衆復次舍利弗或有人爲利故作是念若我著此衆失彼利若著彼衆失此利是二俱不著復次或有人得二衆利故作是念我爲得二邊利故不著此衆不著彼衆舍利弗是名七事非他邏吔似他邏吔二他邏吔者自護心待時自護心若見他是非作是念業行作者自知譬如失火但自救身焉知他事是名自護心待時者或有人見他諍訟相言作是念此諍訟相言時到自當判斷是名二他邏吔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中他邏吔佛告舍利弗有一人共此衆法食味食亦共彼衆法食味食請斷當事復次舍利弗中他邏吔亦共此衆法食味食亦共彼衆法食味食人不請而斷當事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他邏吔比丘欲料理被舉比丘當云何佛告舍利弗被舉人行隨順法心柔軟欲料理者不得時集非時集爲料理當先於房若溫室若講堂上若衆多集處應往謗問年少比丘長老頗聞汝和尚阿闍梨語若中間有人料理被舉人當聽不若言我聞和尚阿闍梨說若被舉人行隨順法心柔軟設有人爲語者令此人治若聞是語默然而止若言我聞和尚阿闍梨語被舉人行隨順法心柔軟可憐無人爲其料理聞是語者不得故集衆當因時集非時集如是舍利弗被舉人到布薩自恣日應至僧中作是言我被舉比丘行隨順法心柔軟與我捨如是三說已應還出出時不得默然而去應偏袒右肩合掌卻行若衆中有人語者他邏吔比丘應問長老此人本何事故舉復有人嫌言此人被舉何故不知應當合治若聞是語應默然止若言長老此人被舉行隨順法心柔軟無人料理可與捨他邏吔比丘應語言長老世尊說有二人剛強未治者應治已治柔軟者應捨若如是得衆人意者應作求聽羯磨已聽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行隨順法心柔軟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捨舉羯磨諸大德聽某甲比丘欲從僧乞捨舉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應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我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我已行隨順法心柔軟捨本惡見今從僧乞捨舉羯磨哀愍故唯願僧與我捨舉羯磨如是三說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彼行隨順法心柔軟捨本見已從僧中乞捨舉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捨舉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有是事僧欲饒益故作舉羯磨彼行隨順法心柔軟捨本惡見已從僧中乞捨舉羯磨僧今與某甲比丘捨舉羯磨諸大德忍僧與某甲比丘捨舉羯磨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

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捨舉
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他還
咃
異住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須達居
士語姉言住是聚落中有客僧來為我供給
時瞻波比丘衆來見已歡喜請令就坐隨宜
供給已胡跪合掌作是言唯願大德明日受
我施食須臾第二衆來即請就坐種種供給
已請明日食此衆言我不共彼衆食問言何
故答言彼衆破僧彼言我不破僧復言汝實
破僧何故言不如是竟夜共諍隣比俗人聞
已發不喜心居士姉不悅遂不供給早起駕
草馬車還舍衛城向須達具說上事居士聞
已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即以上事
具白世尊世尊此破僧人我等得恭敬供養
不唯願世尊具分別說佛告居士有義應知
無義應知是法非法是律非律皆悉應知此
中有義如法如律應供給無有方便破僧人
應與共住佛語居士但當行施作諸功德是
法非法事在沙門爾時大愛道比丘尼白佛
言世尊此破僧人我等云何得知如上廣說
爾時尊者阿難舍利弗優波離往至世尊所
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破僧人我
等云何得知佛語優波離有義應知無義亦
應知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此中有義如法如
律當行無有方便破僧人應共住爾時尊者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破僧佛告優波
離有二事名破僧何等二一者憎惡法二者
憎惡人復問非法衆滿如法衆減名破僧不
不也復問非法衆減如法衆滿名破僧不不
也復問非法衆滿如法衆若減十若十五名
破僧不不也復問非法衆滿如法衆滿若減
十若十五是中若一一法語人坐名破僧不
不也復問若非法衆滿如法衆滿若減十若
十五是中若一一法語人不坐不與欲不與
見不欲名破僧不不也復問若非法衆滿如
法衆滿若減十若十五若一一法語人不坐
不與欲不與見不欲強牽未受具足人足數
名破僧不不也復問若非法衆滿如法衆滿
若減十若十五若一一法語人不坐不與欲
不與見不欲不強牽未受具足人足數一切
盡欲破僧名破僧不不也佛告優波離非法
衆滿如法衆滿若減十若十五若一一法語
人不坐不與欲不與見不欲不強牽未受具
足人足數復不一切欲破僧但一住處共一
界別衆布薩別自恣別作僧事是名破僧若
知是欲破僧人者諸比丘應語長老莫破僧
破僧罪重墮惡道入泥犁我當與汝衣鉢授
經讀經問事教誡若故不止者應語有力勢
優婆塞言長壽此人欲破僧當往諫曉語令
止優婆塞應語尊者莫破僧破僧罪重墮惡
道入泥犁我當與尊者衣鉢病瘦湯藥若不
樂修梵行者可還俗我當與汝婦供給所須
若故不止者應拔舍羅籌驅出出已應當唱
令作是言諸大德有破僧人來宜當自知若
如是備猶故破僧者是名破僧若於中布施
故名良福田於中受具足故名善受具足若
覺已應去若不去者是名破僧伴是破僧伴
黨盡壽不應共語共住共食不共佛法僧不
共布薩安居自恣不共羯磨得語餘外道出

家人有牀坐欲坐便坐不得語彼坐是名異
住
與波羅夷學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
舍衛城中有難提不樂在家捨家出家行亦
禪住亦禪坐亦禪臥亦禪時亦有衆多難提
即名此禪難提如波羅夷中廣說比丘即驅
出出已在祇洹門間立啼作是言長老我犯
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我樂袈裟不欲捨離
佛法時難提母來復啼作是言我兒樂出家
而世尊驅出難提姊復來亦啼作是言我弟
樂作沙門而世尊驅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
白世尊佛言諸比丘是難提犯波羅夷無一
念覆藏心僧應與波羅夷學悔羯磨此人應
從僧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大德僧
我難提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今從僧乞
波羅夷學悔哀愍故唯願僧與我波羅夷學
悔羯磨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
聽難提比丘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已從
僧乞波羅夷學悔羯磨若僧時到僧與難提
波羅夷學悔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難提比
丘犯波羅夷無一念覆藏心已從僧乞波羅
夷學悔羯磨僧今與難提比丘波羅夷學悔
羯磨諸大德忍僧與難提比丘波羅夷學悔
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
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難提比丘波
羅夷學悔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此人應在一切比丘下坐一切沙彌上不得
與比丘同屋過三宿復不得與沙彌過三宿
比丘不淨食彼亦不淨彼不淨食比丘亦不
淨得與比丘授食除火淨五生種及金銀彼
應從沙彌受食比丘不得向說波羅提木叉
波羅夷罪僧伽婆尸沙乃至越毗尼罪得語
言不得作非梵行不得盜不得殺不得妄語
不得飲酒如是一一得教授若本誦波羅提
木叉者不得高聲誦若敬法者得心誦不得
聽布薩受自恣布薩受自恣自到僧中作如
是言如我清淨僧憶持如是三說已還應四
波羅夷中若有犯者應驅出十三僧伽婆尸
沙已下一切作突吉羅悔是名與波羅夷學
悔羯磨隨順行
覓罪相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尸利
耶婆比丘數數犯僧伽婆尸沙罪僧集欲作
羯磨尸利耶婆不來即遣使往喚作是言長
老衆僧集欲作羯磨何故不來尸利耶婆言
僧必為我故作羯磨耳即心生恐怖而來諸
比丘問長老犯僧伽婆尸沙罪耶答言犯彼
心生歡喜作是念諸梵行人於我起慈心舉
可悔過罪非不可悔即白聽我小出出已諸
比丘於後作是言此比丘輕躁不定出去須
臾當作妄語應當三過定實然後作羯磨是
尸利耶婆出外作念我何故而受是罪諸比
丘數數治我罪我不應受請比丘喚尸利耶
婆入入已問言汝實犯僧伽婆尸沙罪不答
言不犯復問汝何故僧中說有是罪而言不
犯答言我不憶是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佛言呼尸利耶婆來來已佛廣問上事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諸比丘是尸利耶
婆於衆僧中言見罪復言不見不見復言見
作是語言不憶僧應與作覓罪相羯磨羯磨
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

見罪言不見不見復言見自言不憶若僧時到僧與尸利耶婆覓罪相羯磨白如是大德僧聽尸利耶婆比丘僧中見罪言不見不見言見自言不憶僧今與作覓罪相羯磨諸大德忍僧與尸利耶婆覓罪相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尸利耶婆覓罪相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盡壽應行八事何等八不得度人不得與人受具足不得與人依止不得受比丘按摩供給不得作比丘使不得受次第差會不得為僧作說法人盡壽不與捨僧和合作覓罪相羯磨已行此八事盡壽不應與捨是名覓罪相隨順行

舉羯磨別住　摩那埵出罪　應不應隨順
他遲吨別住　學悔覓罪相　第二跋渠竟

舉事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瞻波比丘鬪諍相言不和合住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二比丘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作是言我舉長老我舉長老爾時尊者優波離以是因緣具白世尊瞻波比丘非法生一比丘舉一比丘乃至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世尊有幾事比丘得舉他人佛告優波離有三事三因緣比丘得舉他人何等三事戒不淨見不淨命不淨何等三因緣見聞疑是名三復次比丘自身成就五法得舉他人何等五是實非虛是時非非時是饒益非不饒益是輭語非麤獷是慈心非瞋恚是名五法得舉他人又復成就五法得舉他人何等五淨身業淨口業正命多聞阿毗曇多聞毗尼優波離若身業不淨舉他者前人應語長老自身業不淨何故舉他應先自淨身業然後舉他是故優波離欲舉他者先當淨身業淨口業正命亦如是若少聞阿毗曇舉他者前人應語長老何故少聞阿毗曇而舉他罪善哉長老先多聞阿毗曇然後舉他是故優波離欲舉他者先當多聞阿毗曇若少聞毗尼欲舉他者前人應語長老何故少聞毗尼而舉他罪長老亦不知因何事制此戒在何國聚落城邑制此戒善哉長老欲舉他者先當多聞毗尼然後舉他是故優波離欲舉他者應先多聞毗尼是名自身成就五法得舉他人復次優波離有五非法舉他何等五有罵而後舉有舉而後罵有即舉而罵有罵而不舉有舉而不罵罵而後舉者先惡罵已後五眾罪中若舉一一罪是名罵而後舉舉而後罵者先五眾罪中若舉一一罪已後惡罵是名舉而後罵即舉而罵者惡罵已汝犯波羅夷惡罵已汝犯僧伽婆尸沙罪乃至越毗尼罪是名即舉而罵舉而不罵者五眾罪中若一一罪舉而不惡罵是名舉而不罵罵而不舉者作種種惡罵而不舉罪是名罵而不舉是中先罵後舉舉已後罵即舉而罵者僧不應問不應受是中舉而不罵者應檢挍若欲舉他時應先語長老我欲舉事聽舉不前人言欲舉者可爾若不問聽而舉者越毗尼罪優波離他戒不淨不見不實非時非饒益麤獷非輭語瞋恚非慈心舉人者越毗尼罪聞疑亦如是他見不淨不見非實非時非饒益麤獷非輭語瞋恚非慈心舉他者越毗尼罪聞疑亦如是他命不淨不見不實非時非饒益麤獷

非輭語瞋恚非慈心舉他者越毗尼罪聞疑亦如是優波離他戒不淨見實時是饒益是輭語非麤獷是慈心非瞋恚不語前人前人不印可舉者越毗尼罪聞疑亦如是他見不淨見實時是饒益是輭語非麤獷是慈心非瞋恚不語前人前人不印可舉者越毗尼罪聞疑亦如是他命不淨見實時是饒益是輭語非麤獷是慈心非瞋恚不語前人前人不印可舉者越毗尼罪聞疑亦如是復有五法成就衆僧中不應舉他何等五隨愛隨恚隨癡隨怖爲利故若成就此五事舉他者身壞命終墮惡道入泥犁復有五法成就得舉他何等五不隨愛不隨恚不隨癡不隨怖不爲利故若成就此五法得舉他身壞命終得生善道梵行人所讚歎是名舉

治事者云何治犯波羅夷罪應還俗人作沙彌僧應驅出犯僧伽婆尸沙罪若覆者與波利婆沙摩那埵阿浮呵那不覆者行摩那埵阿浮呵那犯尼薩耆波夜提罪者此長物應僧中捨已在長老比丘前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長衣過十日已衆僧中捨犯波夜提罪悔過前人問言汝見此罪不答言見語言莫更作答言我頂戴持乃至羯磨衣與一人後應還犯波夜提乃至越毗尼罪亦如是悔驅出者有七事壞尼淨行盜住越濟五逆不能男犯四波羅夷沙彌惡見是名七事應驅出

異住者佛住王舍城如提婆達多因緣中廣說乃至提婆達多向伽耶城佛於後向伽耶城其日應布薩佛告阿難汝去語提婆達多來今日僧作布薩羯磨事阿難即往作是言長老今日僧作布薩羯磨世尊喚提婆達多答言我不去從今日後不共佛法僧不共布薩自恣羯磨從今日後波羅提木叉欲學不學從我意阿難聞是語已作是念此是奇事出是惡聲將無壞僧耶阿難還以上事具白世尊佛告阿難汝更往提婆達多所乃至阿難作是念奇事出是惡聲將無壞僧阿難還後六群比丘自相謂言沙門瞿曇必當三遣使來我等各各正意亢作布薩事我等作後世名譽佛在世時提婆達多六群比丘共破僧即布薩竟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更第三往語提婆達多來今日僧作布薩羯磨阿難即往作是言世尊喚今日僧作布薩羯磨答言我不去自今日後不共佛法僧不共布薩自恣羯磨從今日後波羅提木叉毗尼欲學不學從我意但我等已作布薩竟阿難聞已作是念奇哉已壞僧竟即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世尊聞已即說此偈

清淨如月滿　清淨得布薩　身口業清淨
是乃應布薩

佛告阿難非法人已作布薩竟如法人應作布薩爾時提婆達多破僧六群比丘破僧伴黨是名異住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六

音釋

擯（必刃切斥也）輭（乳兗切柔也）褥（儒欲切相褥也）籌（除留切削竹如箸曰籌）驅（虧于切逐也）躁（則到切不安靜也）獷（古猛切麤惡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七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五

羯磨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瞻波比丘諍訟相言不和合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從今日僧應羯磨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長老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白如是大德僧聽長老優波離五法成就僧今拜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諸大德忍僧拜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僧已拜優波離為瞻波比丘斷當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法者有二十八白一羯磨如前說八白三羯磨拜斷事人拜教誡比丘尼拜一月羯磨栴羯磨癡羯磨發露羯磨覆鉢羯磨拜學家羯磨是八白三羯磨是中拜斷事人拜教誡比丘尼人衆僧應求不離衣宿羯磨一月栴羯磨前人應從僧乞癡羯磨說他罪羯磨是羯磨應內界僧現前作羯磨非外界學家羯磨覆鉢羯磨應界內僧現前作羯磨非外界斷事人受拜已不得停住若晨起受拜晡時應發晡時受拜晨起應發去去時不得從檀越逐迴道應從直道若直道有難者迴道無罪到彼已不得停住待客比丘食若晡時到者晨起應斷晨起到者晡時應斷不得染衣熏鉢坐禪誦經若事難斷中間閑者作無罪斷事竟還亦如是是名羯磨法園田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以僧田地或借人或賣或自私受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衆僧田地不得借人不得賣不得私受用正使一切集僧亦不得借人不得賣不得私受用若集僧借人賣私受用者越毗尼罪若園田地好惡人欲侵者得語檀越知是地若檀越言此是好園田何故知應答言此園田雖好惡人欲侵任檀越轉易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僧地王地並王地入僧地中時王波斯匿語尊者阿難言王地入僧地中可持繩來共分地阿難答言須我白佛阿難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語阿難汝往語王王是地主沙門釋子依王而住不應共王分地阿難受教即詣王所作是言佛語大王王是地主沙門釋子依王而住不得與王分地王言若然者一切併施與僧今日故名王園後人得知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僧有空地時有長者來問是誰空地答言是僧地長者言若僧地者可與我我欲為僧作房僧即與經久不作復有一居士問言是誰空地答言僧地居士言可與我我欲為僧作房比丘答言本已有長者索但不作居士言尊者但與我何憂不作比丘即與居士為功德傾家財實作好房舍辦種種飲食供養衆僧即以房舍施僧復請前長者來共隨喜長者見已問言尊者是誰作房答言某甲居士長者言此地已先與我何故復與居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何故不先作要持地與他從今日後不應不先作要持地與他人僧有空地若人來索與作僧房

者應先與要齊幾時得作若前人言齊爾許時作應語言若爾許時不作者當更與餘人若二人俱索一人言我爲衆僧作一重閣一人言我作二重閣僧應與二重者如是三四重乃至七重若俱言作七重者爾時當相望其人應與能成辦者若二人俱能成辦應與眷屬多者若不先作要與地者越毗尼罪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於僧地中作草屋時上座來次第付房此比丘不與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若僧地中作房上座來次第不與者應持草木更餘處去若僧地中作房上座來不次第與者越毗尼罪

田宅法者若衆僧有好田宅貴價與惡人隣接欲侵欺者得語檀越知是田宅若檀越言此貴價田宅何故欲知應語言此田宅雖好惡人隣接常欲侵奪若言欲轉易耶答言任檀越知若檀越轉易者無罪是名田宅法

僧伽藍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逼僧伽藍作房舊知事人語言長老莫逼僧住處起房此比丘言長老我爲僧作房莫於中作障礙二人共諍不解遂至佛所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得逼僧舊住處爲僧作房舊比丘亦不得於中作障礙若二知事比丘意相得者得共一覆別障別覆共障共覆共障別覆別障若二人不相喜者別覆別障作若逼舊房爲僧作屋者越毗尼罪爲僧作房於中障礙者亦越毗尼罪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多人行處起聲聞塔諸居士來欲禮拜世尊見已嫌言來欲禮拜世尊足未見世尊先見死人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云何多人行處先不羯磨地而起聲聞塔從今日後不聽多人行處先不羯磨地而起聲聞塔應當先作求聽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於此處起聲聞塔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起聲聞塔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不和合者應語長老世尊說四人應起塔起相輪懸施播蓋如來聲聞辟支佛轉輪聖王是無常比丘若是須陀洹應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應語阿羅漢若言持律若言法師若言營事德望比丘應語長老是人持戒賢善多供養僧執事有勞應與起塔如是語已當爲起塔作聲聞塔不得先見塔後見世尊當令先見世尊後見塔不得在多人行處當在屏處不得在比丘經行處若多人行處起聲聞塔者越毗尼罪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迦露在迦尸耆棃大邑住時有上座比丘來次第付房而不肯與瞋恚捉鑁自斵房破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此比丘犯何等罪佛言破六種得偷蘭遮何等六破鉢破衣破塔破房破僧破界破鉢者鉢有三種上中下若一一瞋恚破者得偷蘭罪若鉢破欲綴誤鑽破者無罪若拘鉢多羅揵鎡瞋破者越毗尼罪破衣者三衣中若一一衣瞋裂者偷蘭罪若欲易邊著中中著邊若補作兩重無罪若尼師壇及餘種種衣瞋裂破越毗尼罪破塔者若瞋恚破世尊塔者得偷蘭罪

業行罪報多若欲治更作好者無罪若尼揵塔及餘外道塔瞋恚破者越毗尼罪破房者瞋恚破僧房者偷蘭罪若欲更好作者無罪若瞋恚破外道僧房者越毗尼罪破僧者瞋恚破和合僧偷蘭罪業行果報一劫泥犁中破界者若瞋恚過界作不名作偷蘭罪得捨界已更羯磨界是名破六種偷蘭遮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羅睺羅跋耆國遊行漸漸至波羅柰林聚落此聚落中有一居士爲羅睺羅起房羅睺羅受已復遊行是居士以此房更施餘比丘羅睺羅還如綖經中廣說乃至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此房誰應得佛語羅睺羅若居士居士兒信心歡喜作房施僧施僧已還轉施衆多人是非法施非法受用若施衆多人已還轉與一人是非法施非法受用若施一人已轉與衆多人若施衆多已轉與衆僧是非法施非法受用施僧已不轉與衆多施衆多已不轉與一人是名如法施如法受用佛語羅睺羅前與者若施衆多已轉與衆僧是非法施非受用施僧已不轉與衆多施衆多已不轉與一人是施後與者非施是王地依止住是中前作前施功德日夜長羅睺羅汝應得房後者不應得是名僧伽藍法

營事法者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如尊者達貳迦瓦師子作房如第二波羅夷中說乃至作是嫌言我辛苦作房不避寒暑作房纔成上座已奪如猫伺鼠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是營事比丘作房甚苦應羯磨與營事比丘五年住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欲爲僧作房若僧時到僧某甲營事比丘爲僧作房欲從僧中乞五年住諸大德聽某甲營事比丘欲從僧乞五年住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應乞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爲僧作房今從僧乞營事五年住哀愍故惟願僧與我營事五年住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爲僧作房已從僧乞五年營事住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五年營事住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爲僧作房已從僧乞五年營事住僧今與某甲比丘營事五年住諸大德忍僧與某甲比丘營事五年住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五年營事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已羯磨與五年住還得自所作房復應次第得僧房若有上座來次第得者應與羯磨得者不應與若欲遊行者是二房應付僧隨次第住我來時當還取後來時是前日令滿若先是僧房破壞更易戶向二年三年隨功夫多少應羯磨與住若空房不任住治事者應與一時住若牀机枕褥垢膩破更浣染補治事者應與一時住若中間比丘嫌者越毗尼罪是名營事法

牀褥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比丘安居中間上座來隨次第取房比丘運輩出房佛知而故問比丘是客比丘耶非也世尊是去比丘耶非也世尊是何等比丘運輩答言世尊隨次第取房是故運徙佛告諸比丘汝等云何一切時隨上座次第起從今日後

不聽一切時隨上座次第起僧應拜成就五法人知付房舍牀褥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知得不得是名五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典知付房舍牀褥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僧今拜典知付房舍牀褥諸大德忍僧拜某甲比丘典知付房舍牀褥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拜某甲比丘典知付房舍牀褥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已從三月十六日已去應語檀越浣治牀褥房舍治樿坊講堂温室廁屋治門屋井屋僧伽藍所有及齋日飲食安居衣應一一條疏若城邑聚落僧住處遠者至四月十三日應付房若不相容受者得餘處去若住處相近者十五日應付房應衆僧中讀此疏某甲僧伽藍有爾許房舍爾許牀褥爾許齋日飲食爾許衣上座應語付房舍共一安居施作是語已應付房舍不得與沙彌房若和尚阿闍梨言但與房舍我自料理得與若房舍多者一入與兩房若不肯取兩我止得一房足爾時應語是不爲受用故與爲治事故與若比丘多房舍少者應兩人三人共與一房若故不足應五人十人共與一房若止有一大堂者一切比丘應入中住上座應與卧牀餘者與坐牀若故不足者上座與坐牀餘者敷草蓐若故不足者上座敷草蓐餘者跏趺坐若復不足者上座跏趺坐餘者立住若復不足者上座立餘者出外樹下若空地若冬時付房舍治事故與受用故與若上座來隨次第住春時付房舍治事故與受用故與若上座來隨次第住安居時付房舍治事故與受用故與上座來不應次第住若比丘不知法安居中索次第房不得即嫌應語住須我問知房舍人應語知房人言長老有客比丘上座來語我起知房人應呵責言長老汝不善知戒相云何安居中起他汝不知耶不得一切時驅他起若冬春上座來次第應起不起者越毗尼罪若比丘不善知戒相安居時驅他起者越毗尼罪是名牀褥法

恭敬法者佛在拘薩羅國遊行世尊初夜爲聲聞說法中夜自還房爾時諸比丘有供給人先爲取房聽法已各到房眠爾時尊者舍利弗目連無供給人初夜聽法已中夜到房敲戶問言是誰答言是舍利弗房已滿大智復有敲戶問言是誰答言我是大目連房已滿大神足二人不得房已一人在屋簷下坐一人在樹下坐時天夜雨簷下坐者說是偈言

簷下跏趺坐　屋漏兩膝頭　已得安樂住
當斷後邊身

樹下坐者說是偈言

樹下知止足　乞食草蓐坐　是二不貪著
當斷後邊身

時有優婆塞晨朝來欲禮覲世尊見已嫌言云何沙門釋子無恭敬法如是大德人而不與房住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是正應爲世人所嫌佛告諸比丘待我拘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語我當爲諸比丘制恭敬法還已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

比丘誰應最上座先取水先受食誰應受禮
誰應起迎誰應合掌低頭恭敬或有比丘言
世尊子應受有比丘言世尊親里應受復有
言世尊侍者應受復有言阿羅漢應受刹利
出家者言刹利應受婆羅門出家者言婆羅
門應受毗舍出家者言毗舍應受首陀羅出
家者言首陀羅應受佛告諸比丘汝等各各
長慢故作是語與世尊子乃至首陀羅非是
人法如來應供正遍知當爲汝等說人法如
継經中廣說乃至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後制
戒先出家者應受禮起迎合掌低頭恭敬先
出家者應作上座應先受請先坐先取水先
受食諸比丘歎言世尊能讚說應恭敬長老
佛言不但今日能讚說恭敬長老過去世時
已曾如是諸比丘白佛言願欲聞之佛告諸
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三獸巔多鳥獼
猴象共在尼拘類樹下象言我等三類共在
一處此中誰大誰應受恭敬象言我曾騎此
樹過獼猴言我本曾尿此樹上鳥言我本雪
山下噉此果來放糞於此遂生此樹爾時鳥

最大三獸恭敬鳥故命終皆生善處爾時象
者我身是汝等應恭敬上座如是毗尼得增
長是恭敬法初受請者有人來請應先請上
座若檀越未曾爲福請年少比丘者應語上
座處是名初受請在上座坐者數座時不得
使年少坐高上座坐卑應當上座坐高年少
坐卑當令齊整正直坐具好者應與上座不
好者與下坐若檀越家請爲知識比丘數好
牀褥者不得諍從施主意若五年大會時衆
人猥多下至上座八人應當如法數坐下座
隨宜是名上座坐法先受食者行食時應先
與上座若檀越未曾設福先與年少者應當
語上座處行飯時應取好者與上座如是行
一切飯食時應教好者與上座若檀越家請
食時差別與者從施家意不得與諍若五年
大會時衆人猥多從上座下至八人應與好
者下座隨宜與之是名先受食禮拜恭敬起
迎低頭合掌者爾時禮膝禮脛諸比丘以是
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應當禮足時
諸比丘從他索足作禮擾亂修行者諸比丘

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當口說
和南時比丘調戲故作是言和南尊者和南
尊者復擾亂他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
佛言從今日後和南有三種身口心身者前
人若坐若立住頭面禮足是名身口者若前
人遠遙合掌低頭作是言和南是名口心者
若以背去應合掌作敬是名身口心恭敬若
見上座來不起迎和南恭敬者越毗尼罪是
名恭敬上座法

擧他及治罪　驅出并別住　僧斷事田地
僧房拜五年　牀褥恭敬法　是名三跋渠

布薩法者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爾時九十
六種出家人皆作布薩時比丘不作布薩爲
世人所嫌云何九十六種出家人皆作布薩
而沙門釋子不作布薩諸比丘以是因緣往
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正應爲世人所嫌從今
日後應作布薩所謂偈十四日十五日示布
薩晝日布薩堂賊王阿那律二種數不利不
一切利順逆欲聞初未受具足人太早說一
住處二衆二已說二未說與欲取欲與欲多

欲等瞿師羅大愛道闍陀病阿練若不應與
而與阿脂羅河十一亭不名與欲轉欲宿與
欲界外比丘尼未受具足持欲出與欲出取
欲已還戒與欲已還戒失欲壞衆四布薩四
說七事應語遮二事應語遮
偈者佛告比丘改二毗婆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十二
爲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忍辱第一道
涅槃佛稱最出家惱他人不名爲沙門第二
尸棄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爲寂靜僧最初說
波羅提木叉譬如明眼人能避嶮惡道世有
聰明人能遠離諸惡第三毗鉢施佛如來應
供正遍知爲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不
惱不說過如戒所說行飯食知節量常樂在
閑處心淨樂精進是名諸佛教第四拘留孫
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爲寂靜僧最初說波羅
提木叉譬如蜂採華不壞色與香但取其味
去比丘入聚然不破壞他事不觀作不作但
自觀身行諦視善不善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如來應供正遍知爲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
木叉欲得好心莫放逸聖人善法當勤學若

有智寂一心人爾乃無復憂愁患第六迦葉
佛如來應供正遍知爲寂靜僧最初說波羅
提木叉一切惡莫作當具足善法自淨其志
意是則諸佛教第七釋迦牟尼佛如來應供
正遍知爲寂靜僧最初說波羅提木叉護身
爲善哉能護口亦善護意爲善哉護一切亦
善比丘護一切便得離衆苦比丘守口意身
不犯諸惡是三業道淨得聖所得道是名偈
布薩
十四日十五日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
時尊者阿難共行弟子欲行摩那埵白佛言
世尊我共行弟子欲詣聚落中小住處行摩
那埵時是十四日佛語阿難此十四日星宿
隨順時隨順衆隨順應作布薩竟然後去十
四日者冬第三布薩第七布薩春第三第七
夏第三第七改二十五日者十八布十四薩一歲中二
十四布薩六十四日十八日十五日是名十
四日十五日布薩
示布薩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諸
比丘不知布薩處或得布薩或不得布薩諸

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耆闍
崛山應羯磨示作布薩處羯磨人應作是說
大德僧聽於是處若僧時到僧從今日耆闍
崛山某處常作布薩白如是大德僧聽於是
處僧今耆闍崛山某處常作布薩諸大德忍
某處常作布薩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僧已
忍某處常作布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是名示作布薩處
晝日布薩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
諸比丘夜作布薩道嶮倒地劣極而來以是
因緣往白世尊得晝日布薩不佛言得若晝
日布薩若僧遠住者應唱諸長老今日僧十
四日若十五日若食前若食後爾許人影應
集某處若講堂禪坊溫室樹下若不唱者越
毗尼罪是名晝日布薩
堂者佛住王舍城改二爾時阿闍世王十五耆闍崛山
作布薩堂種種嚴飾作食蓮華鍱僧坐後世
尊已坐諸比丘悉入欲作布薩有金華鍱墮
地有惡比丘盜心取挾腋下佛比丘僧坐久
不作布薩時尊者阿難從座起偏袒右肩胡

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初夜已過僧坐疲久惟願世尊爲諸比丘說波羅提木叉作布薩時世尊默然如是中夜乃至後夜復白佛言世尊明相已出衆僧坐久惟願世尊說波羅提木叉作布薩佛告阿難衆不清淨爾時尊者大目連作是念爲誰故世尊說衆不清淨目連即入定觀見是惡比丘斂身衆中而坐見已即從坐起往到其所左手捻牽至戶右手推出說是言惡比丘從今日汝非沙門非比丘不復得在衆中。驅出已佛言自今已後不聽搜人佛語阿難從今日後汝等當自說波羅提木叉何以故如來應供正遍知衆不清淨不得爲說佛告阿難如來法律中猶如大海有八未曾有如緣經中廣說我諸弟子見已生愛樂心是名堂

賊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爾時諸比丘作布薩說波羅提木叉至波夜提後跋渠截已波夜提破已波夜提挽出已波夜提當誦時賊來誦人默然賊立須臾便出復重誦如是至三賊作是念此是惡沙門作是說截已破已挽出已波夜提正當截我破我挽我等耳即便入打諸比丘諸比丘心生疑惑賊前得說戒不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賊是林中王能作不饒益事得說汝等云何重誦本語從今日後不聽若比丘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時賊入者即應更誦餘經若波羅延若八跋耆經若牟尼偈若法句若賊知比丘法作是言沙門我已知但說先所誦者爾時比丘應急誦使章句不辯令彼不知初中後若更誦本語越毗尼罪是名賊

王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菴婆羅園如沙門果經中廣說乃至比丘生疑得王前說戒不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王者能作不益事如上賊中廣說是名王

阿那律者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諸比丘作布薩羯磨時尊者阿那作不來諸比丘遣使往喚長老阿那律比丘猶集欲作布薩羯磨事答言世尊說清淨是布薩世間清淨者我即是我不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汝往喚來莫用天眼來是長老失肉眼故涉山嶮道極苦乃到佛語阿那律汝不恭敬布薩誰當恭敬佛言從今日布薩時盡應來若不來若病不與欲越毗尼罪是名阿那律

二種數者佛語優波離汝誦毗尼不答言誦但雜碎句難持佛言當作籌數誦時優波離即作籌數誦佛復問優波離汝作籌數誦毗尼不答言雜碎句籌數誦猶故難持佛言從今日後作二種數一者五百二者七百若欲誦時應先淨洗手已捉籌下至數齊五猶當洗手若有者應作香汁浴籌餘人欲捉籌者亦復如是是名二種數

不利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中有比丘住集欲作布薩羯磨語上座言說波羅提木叉答言我不利如是第二第三乃至下座亦復如是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受具足已應誦二部毗尼若不能誦二部者應誦一部若復不能者應誦五緣經若復不能者應誦四三二一布薩時應廣誦五緣經若有因緣不得者應誦四三二一乃至四波羅夷及偈餘者僧常聞若不

誦作布薩者越毗尼罪若如是比舉衆不利者應遣上座出界外心念口言作布薩餘三人界內作三語布薩即是罰上座是名不利

不一切利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中有比丘住僧集欲作布薩語上座誦波羅提木叉答言我一篇利復語第二上座答言我二篇利如是次第各誦一篇利即便遞誦共作布薩已心生疑惑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合誦作布薩若有如是比者應共授一聰明人使利已令誦若誦時忘者餘人得授若合誦者布薩者越毗尼罪是名不一切利

順逆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聚落中住僧集作布薩有一比丘誦波羅提木叉順逆誦從戒序乃至法隨順法從法隨順法乃至戒序布薩已心生疑悔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逆誦應順誦若誦時有忘失者得還補誦順逆誦作布薩者越毗尼罪是名順逆

欲聞初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僧集作布薩誦波羅提木叉乃至法隨順法時客比丘來言長老我在聚落中住未曾聞廣誦波羅提木叉願長老爲我廣誦誦者即爲更從戒序乃至法隨順法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等云何爲欲從初聞者更誦從今日後不聽若比丘僧集作布薩誦波羅提木叉乃至法隨順法有客比丘來及坐者即名得布薩若客比丘言我聚落中住未曾聞廣說波羅提木叉願爲我廣誦待僧罷已然後與誦若僧未罷爲誦者越毗尼罪是名欲聞初

未受具足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爲未受具足人說五衆罪波羅夷乃至越毗尼罪後比丘入聚落中俗人言長老汝犯波羅夷罪乃至越毗尼罪諸比丘聞已慚愧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等云何爲未受具足人說波羅提木叉五篇罪從今日後不聽向未受具足人說得教語汝不得作非梵行不得盜不得殺生不得妄語如是比得爲說若爲未受具足人說波羅提木叉五篇名者越毗尼罪是名未受具足

太早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一比丘在聚落中住晨起作布薩竟有客比丘來語舊比丘言長老來共作布薩答言我已布薩竟客比丘言長老布薩乃太早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應早作布薩若一比丘聚落中住者布薩日應掃塔及僧垣中若有者香汁灑地散華然燈待客比丘來共作布薩若無客比丘來有罪者應作是念若得清淨比丘此罪當如法除作是念已應心念口言今十五日僧作布薩我某甲比丘清淨受布薩如是三說若布薩竟有客比丘來者應隨喜言長老已作布薩我某甲隨喜若不隨喜應出界外作布薩若晨朝作布薩越毗尼罪是名太早

一住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道路行天陰闇謂日暮入聚落至比丘住處作布薩布薩已天晴日故早諸比丘作是念我應前行去已須臾第二衆來復於此處作布薩即於中宿明日去與前布薩比丘相見見已謂

言長老汝昨何處宿答言某處何處布薩某處我亦彼處作布薩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一住處不得兩作布薩若比丘遠行布薩日入聚落至比丘住處作布薩已不得默然去應囑沙彌若園民若放牧者若有比丘來語令知此中已作布薩若無人者應書柱戶扇若散華作相若後來者應問應求相不得輒作布薩若前人不囑不作相後人不問不求相俱得越毗尼罪是名一住處

二衆者二衆客比丘來一衆十四日布薩一衆十五日布薩應從誰從前入者二衆同時入應從上座若無大小應從持律若俱持律應從先發聲者若十四日若十五日應從布薩是名二衆

二已說二未說者客比丘來客比丘十四日布薩舊比丘十五日舊比丘語客比丘長老共作布薩來客比丘不得言我已作布薩與和合若出界外若舊比丘十四日客比丘十五日客比丘言長老作布薩來舊比丘應言我已作布薩是客比丘應隨喜言長老已作布薩我隨喜若不隨喜應出界外作布薩是名二已說二未說

與欲者衆僧集布薩時有比丘爲衣鉢事不得往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聽與欲與欲法者應作是言長老聽今日僧布薩若十四日十五日我比丘某甲與清淨布薩欲爲我說如是三說與欲時不得越與人應與能持欲入僧中說者若作衣鉢事布薩時不與欲者越毗尼罪是名與欲

取欲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作布薩羯磨比丘病爲衣鉢事與欲比丘不受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應取欲若取欲時應自思惟能傳欲不不得取衆欲得至三人與欲時應作是說長老憶念今日僧作布薩某甲比丘與布薩清淨欲若忘字者憶歲數應言爾所歲比丘若客言客若病言病比丘與布薩清淨欲若病爲衣鉢事與欲不取者越毗尼罪是名取欲

欲多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布薩時與欲者多集者少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與欲者多集者少作布薩作者越毗尼罪是名與欲多

欲等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布薩時與欲比丘與集者等作布薩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欲等作布薩應集者多若等欲作布薩者越毗尼罪是名欲等

瞿師羅者佛住俱睒彌瞿師羅園爾時比丘僧集作布薩斷事羯磨語聲高時瞿師羅居士來入僧默然須臾還出僧復斷事高聲如前如是至三居士作是念我入便默我出便高聲我今當入更不復出如瞿師羅問尊者阿難如六入縱經中廣說爾時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如是大德勝人欲聽衆僧斷事者得聞斷事若衆中有辯才能語使事相分明者說若凡庶人前斷事者越毗尼罪是名瞿師羅居士

大愛道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大愛道瞿曇彌與欲比丘不受時大愛道瞿曇彌往到世尊

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以是因緣具白世尊比丘不受我欲誰當受爾時世尊爲大愛道瞿曇彌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頭面禮足而退佛言喚彼比丘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比丘尼與欲應受若上座應言我是僧上座不應受若教誡尼人若誦波羅提木叉人應各自說不應受若守房人若病人應言我不至僧中更與餘人若言我是乞食我是阿練若我是糞掃衣我是大德人不取欲者越毗尼罪若言我是上座是教誡尼人是誦戒人者不取無罪是名瞿曇彌

闍陀者佛住俱睒彌瞿師羅園爾時僧集作布薩時闍陀比丘不肯來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是犯何等罪佛言得偷蘭罪如是比丘布薩不肯來者得偷蘭罪若爲衣鉢事不來不來不與欲者越毗尼罪

病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布薩有一比丘風病動語比房言長老我風病動與清淨欲比丘不受即往至上座前脫革屣胡跪合掌作如是言我某甲清淨僧憶念持如是三說已便去諸比丘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得爾不佛言善已如法作竟但不受欲者越毗尼罪是名病

阿練若者佛住舍衛城阿練若聚落中比丘常共作布薩時阿練若人聚落作布薩已去去不久有客比丘來復於此處布薩即於中宿明日共相見問長老昨何處宿答此處何處布薩此處聞已心生疑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一住處再布薩若阿練若入聚落中布薩者不得黙然去應囑沙彌若園民若放牧人若後有比丘來者語令知此中已作布薩若無人者應書柱戶扇作字若散華作相後來者應問應求相若去不囑不作相後來者不問不求相俱越毗尼罪是名阿練若

不應與而與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時集與羯磨欲非時集與清淨欲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時集與羯磨欲非時集與清淨欲非時集應與羯磨欲時集應與清淨欲時集亦得與兩欲長老憶念今僧若十四日十五日作布薩我某甲比丘與布薩清淨欲與我說如是三與羯磨欲亦三說若非時集與清淨欲時集與羯磨欲越毗尼罪是名不應與而與

阿脂羅河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到阿脂羅河邊敷尼師壇坐誦波羅提木叉時水汎漲漸漸齊膝如是轉上齊口極苦乃竟還至佛所以是因緣具白世尊得立作布薩不佛言得得行住坐卧作布薩行者若比丘共商人行至布薩日有恐怖難商人行不待得行作布薩先應筭等量齊幾許得誦戒竟若山若石作標幟伸手相及羯磨作布薩界羯磨已然後作布薩是名行布薩住者比丘多無牀坐一切伸手相及作布薩是名住布薩坐者有牀坐作布薩是名坐布薩卧者比丘老病不能久坐牀角相接得卧作布薩是名卧布薩是名阿脂羅河

十一事不名與欲轉欲者我與長老欲我向取某甲欲幷與是名轉欲宿與者明日當布

薩今日與欲是名宿與欲界外者出界與欲是名界外比丘尼者與比丘尼欲是名比丘尼未受具足者與未受具足人欲是名未受具足持欲出者取欲已出界外是名持欲出與欲出者與欲已出界外是名與欲出取欲已還戒者取欲已還戒受具足是名取欲已還戒與欲已還戒者與他欲還戒受具足是名與欲已還戒失欲者比丘病與欲已聞僧中法師說法持律說毘尼自力就聽坐久疲苦已先與欲嘿離坐去不名與欲應更與是名失欲壞眾者布薩日比丘僧集不來諸比丘與清淨欲若暴風雨若火若賊諸比丘盡驚散不名持欲到僧中若一人在是名到僧是名十一不名與欲四布薩者一人受二人說三人說四人廣誦一人受者有一比丘聚落中住至布薩日應掃塔及僧院若有者應香汁灑地然燈散華待客比丘若無來者有罪應作是念得清淨比丘者此罪當如法除作是念已胡跪合掌心念口言今僧若十四日十五日布薩我某甲比丘清淨受布薩如

是三說是名一人受二人說者二比丘聚落中住至布薩日應掃塔及僧院若有者應香汁灑地散華然燈若有罪者展轉如法作已應胡跪合掌作是說長老憶念今僧若十四日十五日作布薩我某甲比丘清淨長老憶念持是名說三人亦如是廣誦者四人應廣誦波羅提木叉是名廣誦四說者一從戒序盡四波羅夷餘者僧常聞誦偈二者盡十三事二不定法餘者僧常聞誦偈三者盡三十尼薩耆餘者僧常聞誦偈四者入九十二波夜提應盡廣誦是名四說布薩有七事應遮一者不共住人二者別住人三未受具足人四未說欲五未行舍羅六為和合義故七和合未竟是名七應遮復次二事應遮布薩一者若作布薩者僧鬪諍二者僧破是名二事應遮是名布薩法與欲法受欲法

安居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雨時遊行多所踐害為世人所嫌九十六種出家人尚知安居如鳥隱巢而自守住沙門釋子自稱為善好而不安居諸比丘以是

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正應為世人所嫌從今已後雨時應安居安居法者至四月十六日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應作是說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於此僧伽藍雨安居前三月如是三說若比丘行道未到住處安居日至即於路側若依樹若車應受安居至明相出趣所住處到後安居日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言長老憶念我某甲比丘於此僧伽藍雨安居後三月如是三說比丘行道前安居日不受安居一越毘尼罪到所住處後安居日不受安居二越毘尼罪是人破安居不得衣施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依聚落雨安居有檀越營僧事須水漑灌求比丘白王通水時比丘衣鉢隨身數詣王門不時得見道路不近恐失安居時世尊見已知而故問汝是客比丘耶非也世尊汝是去比丘耶非也世尊何故持衣鉢自隨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雨安居時若為塔事為僧事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雨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

此處兩安居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有如是爲塔爲僧所求索者要有所得若衣若鉢若小鉢若揵鎡匙若腰帶等及諸一切要使得一物若不得者越毗尼罪如是事訖應還若半月若一月若二月乃至後自恣應還若不還者越毗尼罪若道路恐怖賊難畏失命者於彼自恣無罪是名安居法

自恣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俱薩羅國遊行見渠磨帝河邊有叢林林中有一大空中薩羅樹甚蔭厚密樹下平正寬博去叢林不遠不近作是念此中好可安居如是前人後人見者皆作是念至安居日一比丘先至修治空樹安置衣鉢敷草而坐須臾復有比丘來問長老欲此安居耶答言爾善好如是相續乃至六十人最初至者語後諸比丘言長老盡欲此中安居耶答言爾善好比樹中可容衣鉢其下左右足以安居受安居法已復作是言諸長老我等當作何法得安樂住諸人答言所生患惱皆由身口既得靜處宜共默然應立不語制立不語制竟三月已還舍衛城住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汝何處安居答言某處佛問比丘少病少惱乞食不苦行道如法安樂住不答言世尊少病少惱乞食易得默然樂住三月不語已別去佛言此是惡事如怨家共住法應共語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阿那律金毗盧跋提隸在塔山安居竟還舍衛城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何處安居答言某處復問比丘少病少惱乞食不苦行道如法安樂住不答言世尊少病少惱乞食易得默然樂住三月不語別去佛言此是惡事如怨家共住從今日後不聽不共語欲方便少事不語得半月至布薩日應共語共相問訊事答事呪願過布薩日續復如前若憍慢若瞋恚不共語者越毗尼罪自恣法者佛告諸比丘從今日爲諸弟子制自恣法三月三語安居竟是處安居是處自恣從上座和合三月者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三語者見聞疑安居竟者前安居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後安居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若安居衆中有一人前安居者至七月十五日舉衆應同比一人受自恣自恣訖坐至八月十五日若一切後安居一切應八月十五日自恣是名安居竟是處安居是處自恣者若比丘聚落中安居聞城中自恣日種種供養竟夜說法衆欲往者應十四日自恣已得去若此處安居餘處自恣者越毗尼罪從上座者不得從小邊作次第應從上座次第下不得行行置人如益食法不得超越不得總唱言一切大德僧見聞疑罪自恣說是名從上座應拜五法成就者作自恣人若一若二不得過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某甲比丘作自恣人諸大德聽某甲某甲比丘作自恣人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受羯磨人應作如是說大德僧聽自恣時至若僧時到一切僧受自恣白如是自恣人應從上座爲始上座應

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是說長老憶念今僧十五日自恣我比丘某甲長老及僧自恣說若見聞疑罪當語我憐愍故我若知若見當如法除如是三說次至第二人第二人若是下座應接足言大德爲異若二人作自恣人者一人受上座自恣一人應下座前立上座說已下座復說如是展轉次第下到自座處應受自恣不得受僧自恣竟然後自恣和合者不得不和合受自恣不得與欲受自恣若病者應將來若將來有危命憂者僧應往就若病人多者應舁牀來牀角相接若牀舁來危命憂者不病比丘應連坐相接若不周者不病比丘應出界外作自恣病比丘即界內自恣大衆者若一萬二萬應一切集在一處若講堂若食堂若浴室受自恣餘人並嚼齒木並大小行並食如是竟日通夜未離坐不得遠乃至明相未出於中自恣若大衆六萬八萬長不竟者應減出界外作自恣若一人受自恣若二人說若三人若四人說自恣五人廣自恣一人受者若一比丘聚落中安居至自恣日應掃塔及僧院若有者應香汁灑地散華然燈若有罪者應作是念若得清淨比丘來者此罪當如法除作是念已胡跪合掌心念口言今僧十五日自恣我某甲比丘清淨受自恣如是三說二人說者有罪展轉如法作已偏袒右肩胡跪合掌言長老憶念今僧十五日自恣長老自恣說若見聞疑罪語我憐愍故我若知若見當如法除如是三說三人四人亦如是五人應廣自恣是名自恣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七

音釋

晡奔胡切申時也 塚知隴切墳也 钁厥縛切大鉏也 斲竹角切斫也 綴株衛切聯綴也 鑽祖官切穿也 揵鎡梵語也此云四鐵鉢揵渠焉切鎡津之切 綖私箭切 嫌胡兼切憎也 机舉履切案屬 浣胡管切濯衣垢也 蓐儒欲切薦也 敲丘交切叩也 巔多年切 猥烏賄切雜也 鍱弋涉切 斂力冉切收也 擒渠金切捉也 拽羊結切拖也 挽武遠切引也 輒陟涉切專也 睒失冉切 屣所尒切履也 標幟標甲遙切幟昌至切標幟猶表識也 漑居代切澆灌也 舁羊諸切兩手對舉也 嚼疾雀切咀嚼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八　政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六

迦絺那衣法者佛住俱睒彌瞿師羅園爲諸天世人所供養爾時俱睒彌王夫人以五百張氎奉上世尊佛告阿難汝持是氎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語阿難言世尊不聽畜長衣用是氎爲浣染未竟已不如法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阿難從今已後長衣聽十日畜諸比丘長衣滿十日持是諸衣往白世尊此衣已滿十日佛言從今已後聽受迦絺那衣迦絺那衣者時衆僧衆多一人五事利新未受不停截淨染淨點淨刀淨時者從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是名時衆僧者僧作迦絺那衣不得與衆多不得與一人衆多作迦絺那衣不得與一人五事利者離五罪何等五别衆食處處食食前後行不白畜長衣離衣宿是名五事利新者新氎未受者未曾受作三衣不停者淨施衣捨已得作迦絺那衣僧伽棃鬱多羅僧安陀會覆瘡衣雨浴衣如是等諸衣及拘剌未曾受用皆得作迦絺那衣截淨者截縷淨染淨者染作淨點淨者點角作淨刀淨者離角頭四指於一處三下刀斷三縷是名刀淨若外人施僧迦絺那衣裁不得默然受受者應作是說我今受僧迦絺那衣裁受已到僧中豎氎手捉長垂高擎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裁若僧時到僧取此迦絺那衣裁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裁僧今取此迦絺那衣裁諸大德忍取此迦絺那衣裁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取迦絺那衣裁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中有能料理作迦絺那衣者一人若二人若三人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裁若僧到時僧拜某甲某甲比丘及餘人作僧迦絺那衣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裁僧今拜某甲某甲比丘及餘人作迦絺那衣諸大德忍某甲某甲比丘及餘人作迦絺那衣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某甲某甲比丘作迦絺那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人中一人爲主受衣裁時應作是言受此迦絺那衣裁僧當受如是三說浣時應作是說浣是迦絺那衣僧當受如是截時縫時染時點作淨時隨所作衣如上說刀淨者離角頭四指一下刀時作是說此迦絺那衣僧當受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作時一一應作是說不說而作淨得名迦絺那衣得越毗尼罪若一一說而不作淨不名迦絺那衣得越毗尼罪若一一起心而作淨得名迦絺那衣無罪若僧得時衣作已一切和合羯磨人縱疊衣手捉長垂高擎應作是說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作竟若僧時到僧受此迦絺那衣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時衣作竟僧今受此迦絺那衣諸大德忍受此迦絺那衣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受迦絺那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褺疊此衣著箱中衆華散上應從上座次第作隨喜言長老憶念僧於此住處受迦絺那衣我某甲比丘隨喜受齊冬四月隨所住處滿我當捨如是三說若大衆一萬二萬和合難者衆多人得别作迦絺那衣一切如大衆

但稱衆多爲異四人已上不得別作若一人獨作者取時應言此迦絺那衣截今受如是三說截時縫時浣時染時點時刀淨時截時應作是言此迦絺那衣我當受縫時浣時染時點時刀作淨時如上說作成已應心念口言我比丘某甲受此迦絺那衣如是三說受迦絺那衣者有作時非受時有受時非作時有作時受時有非作時非受時作時非受時者是中有值作時受不值受時受得名受受時非作時者值受時受非作時受得名受有作時受時者值作時受時受是名作時受時非作時非受時若不值作時受受時受應隨喜言長老憶念是住處僧受迦絺那衣我某甲比丘隨喜齋冬四月隨彼住處滿我當捨是名迦絺那衣法

非迦絺那衣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孫陀羅難陀持頭鳩羅生絲也作迦絺那衣佛言不聽頭鳩羅作迦絺那衣爾時尊者阿難持劫貝作迦絺那衣復有比丘持小段物作復有比丘持故物作復有比丘持羖羊毛欽婆羅作復有比丘持髮欽婆羅作復有比丘持草衣作復有比丘持葦衣作復有比丘持樹皮衣作復有比丘持板衣作佛言如是一切不應作一切非衣不名迦絺那衣復有不名迦絺那衣非時作不截縷淨不染淨不點淨不刀淨是不名迦絺那衣

捨迦絺那衣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數易衣著食前著異衣食後著異衣佛知而故問汝衣數數異是誰衣答言世尊是我衣佛言何故太多我受迦絺那衣佛言汝云何一切時受迦絺那衣從今日後應捨捨者有十事何等十一衣竟捨二受時捨三時竟捨四聞捨五送捨六壞捨七失捨八出去捨九時過捨十究竟捨衣竟捨者受迦絺那衣時作是念我作衣竟當捨迦絺那衣作衣成已即名捨是名衣竟捨受時捨者作是念受此衣時當捨迦絺那衣受衣時即名捨是名受時捨時竟捨者作是念爾許時我當捨迦絺那衣期滿已即名捨是名時竟捨聞捨者作是念我聞和尚阿闍梨捨迦絺那衣時我當捨後聞和尚阿闍梨說今日僧捨迦絺那衣爾時即名捨是名聞捨送捨者作是念我是衣與他已當捨迦絺那衣後送衣已即名捨是名送捨壞捨者受迦絺那衣已中間自言我今捨迦絺那衣作是語時即名捨是名壞捨失捨者作是念是衣中間壞敗失不現我當捨後衣壞敗若失即名捨是名失捨出捨者作是念我此中住出去時當捨迦絺那衣若出去時即名捨是名出去捨時過捨者臘月十五日不捨至十六日即名捨越毗尼罪是名時過捨究竟捨者至臘月十五日應捨一人僧中應作是唱大德僧聽今日僧捨迦絺那衣如是三說是名究竟捨是十事名捨迦絺那衣法衣法者安居未竟安居竟是中安居畏失命畏失梵行非時衣時衣俱睒彌

安居未竟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六群比丘聚落中安居未竟至檀越所作是言長壽與我安居衣施答言尊者今非時待安居竟收獲訖人民歡喜念恩故生施心爾時

乃可有施耳比丘言長壽汝不知世間無常或王或水火偷劫如是我則失利汝便失福檀越言尊者但示我無常而自不見尊者欲速得安居物爲持餘處去爲故罷道忽忽乃爾奇哉可怪多欲無厭發不喜心已而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汝云何安居未竟索安居施衣自今以後不聽安居未竟索安居施衣者越毗尼罪是名安居未竟安居竟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祇洹精舍安居竟分安居衣時六群比丘餘處安居已來在坐中作如是言長老世尊制安居竟應得安居衣我亦安居竟應得安居衣與我安居衣分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餘處安居不應得此處衣分隨安居處受分是名安居竟

是中安居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六群比丘至安居時受房舍已著革屣染具及餘小小物置房中已作是言諸長老我此中安居莫復起厭患我知汝等常不喜我即請人取安居衣分便餘處安居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要是中安居是處受衣分

畏失命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毗舍離大饑饉乞食難得諸比丘越舍衛城值祇洹比丘安居竟分衣毗舍離比丘在坐中祇洹比丘問言長老世尊制要是處安居得是處衣分汝何處安居答言長老我畏失命故來若不來者便飢死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若爲失命故來應與衣分是名畏失命

畏失梵行者爾時王舍城有外道兒出家時父母欲罷兒道餘人言沙門重安居安居中必無東西爾時可罷其姊深信佛法語弟言父母欲罷汝道可速避去弟即趣舍衛值祇洹比丘安居竟分衣是比丘在坐中祇洹比丘問言長老世尊制要是處安居是處受衣分畏失命來者得分汝云何答言父母欲罷我道若不來者失梵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畏失梵行來者應與衣分是名畏失梵行

非時衣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在人間遊行載滿車衣來佛知而故問是誰衣答言世尊是我衣復問此是時衣爲非時衣答言世尊非時衣淨施未答言未佛言是一切衣應與衆僧是名非時衣

時衣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人間遊行載滿車衣來佛知而故問是誰衣答言世尊是我衣復問此是時衣非時衣答言時衣佛言是衣太多減半與僧是名時衣

俱睒彌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俱薩羅國抄俱睒彌聚落至舍衛城有諸比丘先依此聚落安居即便隨來時祇洹比丘到此聚索安居施俱睒彌比丘言長老我先依此聚落安居我應先索二人諍已共詣佛所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是中安居應先索然後餘人若二人共索者應共分若是中安居比丘未索餘人索者越毗尼罪復次時尊者劫賓那有二共行弟子有所嫌故捨戒不壞梵行還受具足時祇洹比丘安居竟分衣不與分彼作是言長老我有所嫌故捨戒不壞梵

行還受具足應與我分共往白佛佛言有所
嫌故捨戒不壞梵行還受具足應等與分佛
言有五事不應與何等五被舉罷道無常破
安居去不囑舉者三見中若一一見謗經
惡邪見邊見諫不捨作舉羯磨是名舉罷道
者捨戒不應與若依王力若依大臣力若依
賊黨力作是說沙門若不與我分我當作不
饒益事如是人雖不應得應與是名罷道無
常者死不應得分安居衣已集雖未分命盡
終時囑與某甲死已應與是名無常破安居
者比丘一不前安居不後安居不應得若依王
力大臣力賊力若不與我者當作不饒益事
如是人雖不應得應與去不囑者不囑取衣
分而去者不應與分物人應問誰取某甲分
若有取者應問去時囑取不若言不囑應語
言汝莫憂是事若言囑者應相前人若是可
信人者應與若非是可信人應語言汝莫憂
是事若二人先是同意常相為取者應與是
名五事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比
丘安居竟從至本生聚落諸親里以此比丘

來故廣設供養布施衣物此聚落中先住安
居僧以坐後施故不與是比丘分諸親里問
言得衣分不答言不得諸親里言我為汝故
設此供養何故不得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
世尊佛言檀越為此比丘設供應與分佛言
有五聲施是衣施安居僧是衣直施安居僧
是物施安居僧是物直施安居僧是處安居
者施是名五若施家欲通與餘比丘隨檀越
意應與復有四種物隨語應屬現前僧何等
四我施衣衣直物物直是名四種施屬現前
僧復有十種得應屬現前僧何等十時藥夜
分藥七日藥盡壽藥死比丘物施住處大會
非時衣雜物請食時藥者前食後食哆波那
食現前僧應得是名時藥夜分藥者十四種
漿應廣說是名夜分藥七日藥者酥油蜜石
蜜生酥膏應廣說是名七日藥盡壽藥者呵
梨勒鞞醯勒阿摩勒如第二戒中廣說是名
盡壽藥死比丘物者若比丘死時所有衣鉢
雜物現前僧應得是名死比丘物施住處者
若檀越作僧房精舍已設大會以此住處及

餘雜物施現前僧應得是名住處施大會者
生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阿難大會羅
睺羅大會五年大會是中施物現前僧應得
非時衣者無迦絺那衣十一月有迦絺那衣
十月於中施物現前僧應得是名非時衣雜
物者鉢鉢鋑匙腰帶刀子鍼筒革屣盛油革
蹝軍持澡瓶如是比雜物施現前僧應得是
名雜物請食者檀越請現前僧次第住是名
請食是名十事現前僧應得復次佛住王舍
城爾時諸比丘不截縷作衣廣說如波夜提
三種壞色中說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
爾時有一比丘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
世尊聽我著一衣少欲少事佛告比丘汝持
三衣瓶鉢即是少欲少事復有比丘言聽我
著二衣復有比丘言聽我著羺羊毛欽婆羅
復有比丘言聽我著髮欽婆羅復有比丘言
聽我著馬尾欽婆羅復有比丘言聽我著草
衣復有比丘言聽我著樹皮衣復有比丘言
聽我著韋衣佛言如是諸衣盡不應著復有
比丘言聽我裸形少欲少事佛言比丘此是

外道法應持三衣瓶鉢即是少欲少事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諸比丘著上色衣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著上色衣如俗人無異諸比丘以是因縁具白世尊佛言不聽著上色衣上色者丘佉染迦彌遮染俱鞞羅染勒叉染盧陀羅染緋鬱金染紅藍染青染皂色華色一切上色不聽應用根染葉染華染樹皮染下至巨磨汁染復次佛住王舍城天帝釋石窟前經行見摩竭提稻田畦畔分明差互得所見已語諸比丘過去諸佛如來應供正遍知衣法正如是從今日後作衣當用是法復次爾時尊者大迦葉作僧伽棃世尊自手捉尊者阿難爲截復有比丘篸綴有比丘刺短有比丘刺長有比丘刺縁有比丘安紐緤復次有比丘作衣畫作緤佛言不聽畫作緤有比丘疊作緤佛言不聽疊作緤應割截有比丘對頭縫佛言不聽對頭縫應作緤極廣齊四指極狹如麵麥復有比丘一向作緤佛言不聽應兩向有比丘作衣橫緤相當佛言不聽五條應一長一短七條乃至十三條兩長一短十五條三長一短復有比丘作衣縫緤與衣相著佛言不聽後衣宜脱佛言應作馬齒有比丘衣上下破佛言應作縁有比丘作四種色衣佛言不聽應一種色有比丘得上色衣欲浣壞色佛知而故問此比丘欲作何等答言世尊制不聽著上色衣欲浣壞色佛言不須浣聽餘染壞色衣者有七種一欽婆羅衣二劫貝衣三芻摩衣四俱舍耶衣五舍那衣六麻衣七軀牟提衣是名衣法

布薩及羯磨　與欲說清淨　安居幷自恣
受迦絺那衣　非迦絺那衣　捨迦絺那衣
安居竟施衣　第四跋渠竟

病比丘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佛語阿難取戶鑰來如來欲按行僧房答言善哉世尊即取戶鑰隨世尊後時世尊到一破房中見有一病比丘臥糞穢中不能自起佛問比丘氣力何似所患增損答言世尊患但有增無損復問比丘今日得食不不得世尊昨日得不不得世尊先昨得不不得世尊我不得食來已經七日佛問比丘爲得已不食爲不得以不食答言不得世尊佛問比丘汝此間有和尚不無有世尊有同和尚不無有世尊有阿闍棃不無有世尊有同阿闍棃不無有世尊無比房比丘耶答言世尊以我臭穢不喜故徙餘處去我孤苦世尊我孤獨修伽陀佛語比丘汝莫憂惱我當伴汝佛語比丘取衣來我爲汝浣爾時阿難白佛言置世尊是病比丘衣我當與浣佛語阿難汝便浣衣我當灌水阿難即浣世尊灌水浣已日曝時阿難抱病比丘舉著露地除去糞穢出牀褥諸不淨器水灑房內掃除已巨磨塗地浣曬牀褥更織繩牀敷著本處澡浴病比丘徐臥牀上爾時世尊以無量功德莊嚴金色柔輭手摩比丘額上問言所患增損比丘言蒙世尊手至我額上衆苦悉除爾時世尊爲病比丘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重爲說法得法眼淨比丘差已世尊至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而坐以上事具爲諸比丘說問比房比丘是誰答言我是世尊佛告比丘汝等同梵行人病

痛不相看視誰當看者汝等各各異姓異家
信家非家捨家出家皆同一姓沙門釋子同
梵行人不相看視誰當看者比丘譬如恒河
遙扶那薩羅摩醯流入大海皆失本名合爲
一味名爲大海汝等如是各捨本姓皆同一
姓沙門釋子汝等不相看視誰當相看譬如
剎利婆羅門鞞舍首陀羅各各異姓共入大
海皆名海商人如是比丘汝等各各異姓異
家信家非家捨家出家皆同一姓沙門釋子
不相看視誰當看者若比丘病和尚應看若
無和尚同和尚應看若不看者越毗尼罪若
有阿闍梨阿闍梨應看若無阿闍梨同阿闍
梨應看若不看者越毗尼罪若有同房同房
應看若無同房比房應看若不看者越毗尼
罪若無比房者僧應差看隨病人宜須幾人
應與若不看者一切僧越毗尼罪佛語比丘
汝還看本比房病比丘去佛不遠佛化作一
病沙彌佛言汝通看是病沙彌此即福罰汝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南方有二
比丘共來問訊世尊道中一比丘病一比丘

待經二三日語病比丘言我欲前去問訊世
尊汝差已後來病比丘言長老待我差已共
去答言長老我不見世尊久思慕如渴不容
相待汝差已後來彼比丘來詣佛所頭面禮
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何處來比丘以
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若有
比丘心懷放逸懈怠不精進不能執持諸根
馳騁六欲雖近我所爲不見我我不見彼若
有比丘能執諸根心不放逸專念在道雖去
我遠即爲見我我亦見彼所以者何隨順如
來法身故破壞諸惡故離貪欲故修寂靜故
汝等比丘同出家修梵行汝不相看誰當看
者汝還看病比丘去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
如上爾時鉢羅眞國有二比丘共作伴來問
訊世尊至蜂聚落一比丘病一比丘待經二
三日語病比丘言我欲前去問訊世尊汝差
已徐來病比丘言長老待我差已共去答言
長老我不見世尊久思慕如渴不容相待病
比丘言汝必欲去者可爲我囑質帝利居士
比丘即往至居士所作是言長壽我二人從

遠來欲往詣佛今一人得病欲權留此長壽
爲我經紀所須我欲前行問訊世尊居士言
尊者宜住共相看視差已俱去答言居士不
爾我不見佛久思慕如渴居士言尊者去世
尊俱當遣還徒自疲勞比丘故去往至佛所
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
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
事汝等各各異姓信家非家捨家出家同一
釋種病痛不相看視誰當看者汝還看病比
丘去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
比丘從北方來欲問訊世尊聞道邊有病比
丘即作是念世尊制戒病者應看我若見看
不得前進即迴道而去往到佛所頭面禮足
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答言世尊
我從北方來從何道來答言從某道來佛言
有何因緣捨正道從迴道來比丘以上因緣
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如是乃至汝
還看病比丘去

看病比丘法者若比丘共商人行至曠野得
病同伴比丘不得相捨應當將去代擔衣鉢

應親近扶接不應遠離若不能行者應從商
人假借乘馱作如是言長壽是出家人病不
堪及伴爲我載致使得脫難若得者善若言
尊者我乘重應言長壽我當與穀草直若得
者不得載牸牛車乘草馬等當載特牛車乘
馱馬若病篤無所分別者趣乘無罪若乘不
可得者應留能看病人若一人若二人若三
人汝看病人我到聚落當求乘來迎應留粮
食使住者不乏若各言誰能棄身命於曠野
無肯住者不得便爾捨去應作菴舍敷草蓐
作烟火與取薪水留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盡
壽藥語病者言長老安意住我到前聚落當
求乘來迎到聚落中不得繞塔問訊和尚阿
闍梨應語聚落中諸比丘言曠野中有病比
丘共迎去來若言在何處答言某處若言彼
處多有虎狼恐當食盡萬無一在雖聞此語
不得住要當往看若遙見烏鳥不得便還要
到其所若已死者應供養屍若活者應將至
聚落語舊比丘長老此是某處病比丘我於
曠野供養已今來至此次長老看若不看者

越毗尼罪若無比丘應語優婆塞長壽曠野
中有病比丘借我乘往迎檀越言在何處如
是乃至迎來至檀越家安別障處若人多應
取二三人能看病者看若病人言須多人樂
住者應盡住共勸化索前食後食時藥夜分
致三 十六
藥七日藥盡壽藥供給使無渴乏若有客比
丘來者不得便語長老汝看病比丘應言善
來長老應代擔衣鉢爲敷牀坐與水洗足及
塗足油若時來者應與前食後食若非時來
者應與非時漿止息已應語言長老是病比
丘我看已久長老次復應看若無常者應供
養舍利若比丘比丘尼共商人行若比丘尼
病比丘不得捨去應語去去姊妹將接之宜
如毗尼中說唯除抱撮若須按摩油塗身者
應倩女人爲之若無常者彼有衣鉢應顧人
闍維若無者應捨去有俗人嫌言何以留是
死屍去若能作地想者應擔著遠處爾時尊
者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若大德比丘病者當
云何看視佛告優波離大德比丘病不得著
邊陋小房中不得著隱廻處應著顯現房中

共行弟子依止弟子常侍左右掃灑房中巨
磨塗地燒衆名香勿令臭穢敷置牀坐若比
丘來問疾者應與前食後食非時來者應與
非時漿若有問事病者應答病人力劣應侍
者答若優婆塞來問訊者應言善來長壽語
致三 十七
令就坐而爲說法汝大得功德如世尊說看
持戒病比丘如看我無異若有供養爲呪願
受若病人患下問病者不得久停應速發遣
若病人不能出應畜三除糞器一授病人一
持出一洗已油塗日曝如是遞用一人應户
邊住莫令人卒入一人在病人邊住時時爲
隨順說法如是優波離大德比丘病應如是
看視時尊者優波離復問世尊小德比丘病
當云何看視佛告優波離小德比丘病者不
應著顯現處臭穢熏外不得著僻猥處死時
人不知應安人中若病人有和尚阿闍梨若
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應看若無者衆僧應差
看病人若一二三人看若病人衣鉢外有醫
藥直者應取還供給若無者衆僧應與若僧
無者彼有重價衣鉢應轉貿輕者供給病人

病人惜者應白衆僧言大德僧某甲病比丘不知無常慳惜衣鉢不肯貿易白僧已軟語說法使得開解然後貿易若復無者應乞與若不能得者應僧食中取好者與若復無者看病人應持二鉢入聚落乞食持好者與優波離是名看小德病比丘法病人成就五法難看何等五不能服隨病藥隨病食不從看病人語增損不知苦痛不能忍懈怠無慧是名五法病人難看病人成就五法易看何等五能服隨病藥隨病食隨看病人語人問知病增損能忍苦痛精進有慧是名五法病人易看五法成就不能看病何等五多汙不能出大小行器唾壷等不能爲病人索隨病藥隨病食不能時時爲病人隨順說法有悕望心惜自業是名五法不能看病五法成就能看病人少汙能出大小行器唾壷等能爲病人索隨病藥隨病食能時時爲病人隨順說法無悕望心不惜自業是名五法能看病人病人九法成就命雖未盡而必横死何等九一知非饒益食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而摘吐五已消應出而强持六食不隨病食七隨病食而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是名九法成就而必横死復次成就九法終不横死何等九一知非饒益食便少食二善知籌量三內食消已而食四不强吐五不强持六不食不隨病食七食隨病食能籌量八不懈怠九有智慧是名成就九法終不横死佛語優波離有三種病人何等三有病人得隨病藥隨病食如法看病而死或有病人不得隨病藥隨病食如法看病而活有病人得隨病藥隨病食得如法看病人病必差不得便死優波離病比丘中有不得如法看便死得如法看便活者是故應好看務令如法安隱即爲施命是故看病得大功德諸佛讚歎是名看病人法

藥法者佛俱薩羅國遊行爾時尊者舍利弗風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比丘宜須何藥答言世尊呵梨勒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服呵梨勒佛告諸比丘待我還舍衛城時語我當爲諸弟子制藥法佛還舍衛城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當爲諸弟子制藥法今正是時佛告諸比丘從今日聽諸病比丘服藥藥法者時根非時根如是莖皮葉果漿時根者蕪菁根葱根紫杈根阿藍扶根芋根磨豆羅根藕根如是等與食合者是名時根非時根者婆吒根華芰羅根尼俱律根佉提羅根蘇揵闍根如是等不與食合者是名非時根莖皮葉華果亦如是漿者時漿非時漿時漿者一切米汁粉汁乳酪漿是名時漿非時漿者一切豆一切穀一切麥漬頭不坼酥油蜜石蜜是名非時漿若比丘病醫言與食便活不與食便死者應淨洗器七遍淘穀緻囊盛繫已器中煑令頭不破然後與飲一切地亦時亦非時除八種灰餘一切灰亦時亦非時是名藥法

和尚阿闍梨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一歲比丘將無歲弟子兩肩上各有衣囊頭上戴一左手捉鉢及革屣右手提澡瓶及盛油革囊共詣佛所頭面作禮頭上衣囊墮世尊膝上世尊即自

却已知而故問是誰答言世尊是我共行弟子汝幾歲答言一歲弟子幾歲答言無歲佛語比丘喻如溺人而復救溺汝始一歲已畜無歲弟子佛告諸比丘不能自降欲降伏他無有是處不能自調而欲調御他人無有是處不能自度而欲度人者無有是處自未解脫欲解脫餘人者無有是處佛語比丘已能自降伏降伏餘人斯有是處能自調御調御餘人斯有是處已能自度兼度餘人斯有是處已自解脫解脫餘人斯有是處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減十歲比丘度人出家受具足復次佛制戒不聽未滿十歲度人出家受具足爾時難陀優波難陀滿十歲度人出家受具足已不教誡如天牛天羊戴標蕩逸無制御者清淨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承事和尚阿闍梨不知承順長老比丘不知入聚落法不知阿練若法不知入衆法不知著衣持鉢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有十法成就聽度人出家受具足何等十一持戒二多聞阿毗曇三多聞毗尼四學戒五學定六學慧七能出罪能使人出罪八能看病能使人看九弟子有難能送脫難能使人送滿十歲是名十事聽度人出家受具足下至滿十歲知二部律亦得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命終有二共行弟子感思憂惱共坐樹下如商人失財佛知而故問是何等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聽請依止敬如和尚請依止法者應偏袒右肩胡跪接足作如是言尊憶念我某甲從尊乞求依止尊爲我作依止我依尊故得住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復次有一歲比丘受無歲比丘依止乃至九歲比丘受八歲比丘依止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減十歲受人依止時六群比丘滿十歲受人依止已不教誡如天牛天羊乃至不知著衣持鉢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成就十法聽受人依止何等十持戒乃至滿十歲是名十事得受依止下至滿十歲知二部律亦得欲請依止時不得趣請有五法成就然後請何等五一愛念二恭敬三慚四愧五樂住是名五法應請依止阿闍梨有四何等四一依止師二受法師三戒師四空靜處教師復有四種阿闍梨何等四有阿闍梨不問而去有阿闍梨須問而去有阿闍梨苦住盡壽應隨有阿闍梨樂住雖遣盡壽不離不問而去者有師依止住無衣食病瘦湯藥復不能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師不問而去問而去者有阿闍梨依止而住雖有衣食病瘦湯藥而不能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師須問而去苦住者有阿闍梨依止而住雖無衣食病瘦湯藥善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阿闍梨共住雖苦盡壽不應去有樂住者有阿闍梨依止而住能與衣食病瘦湯藥善說出家修梵行無上沙門果法如是阿闍梨雖驅遣盡壽不應去是名四復有四種何等四受法依止調伏貪欲瞋恚愚癡是中能爲弟子善說法除貪欲瞋恚愚癡如是阿闍梨最上最勝喻如從乳得酪從酪得酥從酥得醍醐醍醐最上最勝和尚阿闍

梨應教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教法者不淨應
遮非行處被羯磨惡邪見自解使人解自出
罪使人出罪病自看使人看難起若自送若
使人送王賊不淨應遮者弟子犯小小戒別
衆食處處食女人同屋未受具足人過三宿
截生草不淨果食應教言莫作是若言和尚
阿闍梨我更不作者善若言和尚阿闍梨但
自教教他爲若如是者應語知牀褥人奪牀
褥知食人斷食若前人凶惡依王力大臣力
能作不饒益者若是和尚應避去若是依止
阿闍梨應擔衣鉢出界一宿還即離依止共
住弟子依止弟子作不淨行和尚阿闍梨不
教者越毘尼罪是名不淨應遮非行處者大
女家寡婦家婬蕩家酤酒家惡名比丘尼惡
名沙彌尼在是諸處往反者和尚阿闍梨應
教莫此處來往是非可習近處若受者善乃
至出界一宿還即名離依止共住弟子依止
弟子在非行處往反若不教者越毘尼罪是
名非行處被羯磨者應料理僧若作折伏羯
磨不語羯磨發喜羯磨擯出羯磨於三見中

若一一見謗經惡邪見邊見諫不捨作舉
羯磨和尚阿闍梨應爲弟子悔謝諸人諸長
老此本惡見今已捨行隨順凡夫愚癡何能
無過此小兒晚學實有此過從今日當教勑
更不復作悅衆竟已求僧爲解羯磨共住弟
子依止弟子僧作羯磨不爲解者越毘尼罪
是名被羯磨惡邪見起自解使人解者若弟
子起惡見若謗經若惡邪見若邊見和尚
阿闍梨應教莫起此見此是惡事墮惡道入
泥犁長夜受苦如是種種爲說捨者善若不
捨者應語彼知識如是言長老爲彼說令捨
惡見若不自解不使人解越毘尼罪是名惡
見自解使人解自出罪使人出者若弟子犯
可治罪若犯僧伽婆尸沙覆藏者應自與波
利婆沙若不覆藏者應與摩那埵乃至越毘
尼罪應自治若不能者使人治若共住弟子
依止弟子犯罪師不自與出不使人與出越
毘尼罪是名自出罪使人出罪病自看使人
看者若弟子病應自看使人看不得使人看
已自不經勞一日應三往看語看病人汝莫

疲厭展轉相看佛所讚歎若共住弟子依止
弟子病師不看者越毘尼罪是名病自看使
人看難起若自送若使人送者若弟子親里
欲罷其道師應教遠避成就出家功德應自
送若老病若知僧事應囑人送若不自送不
使人送越毘尼罪是名難起若自送若使人
送王賊若弟子爲王收録師不應便逐去應
在外伺候消息至王家問誰是和尚阿闍梨
爾時應入若事枉橫應求知識證明若須財
物追逐應與衣鉢若無者應乞求與若弟子
爲賊抄賣遠在他方者師應推求追贖若弟
子王賊所捉和尚阿闍梨不救贖者越毘尼
罪若和尚阿闍梨共住弟子依止弟子亦應
如是諫不得麤語如教誡法應輭語諫和尚
阿闍梨不應作是事若言子我更不作若爾
者善若言止止汝非我和尚阿闍梨我當教
汝汝更教我如逆捋竹節汝莫更說若是和
尚者應捨遠去若依止阿闍梨應持衣鉢出
界一宿還依止餘人若師有力勢應遠去若
不去應依止有德重人若非行處應諫若被

羯磨應料理若起惡見當自解僧人解自出罪僧人出病不病應供給若師有難應送去若王賊捉應追救若共住弟子依止弟子師犯小小戒不諫乃至王賊捉不追救者越毗尼罪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於和尚阿闍梨邊應行是事起迎報語作是事自作與他作衣鉢事自剃與他剃刀治與取受經授他與欲取欲服藥迎食與他迎食離境界大施不問去起迎者弟子遙見和尚阿闍梨應起迎若食五正食若受一食法不得起者應低頭若受一食法時應白師師應問汝堪一食不堪者應受若言不堪應語莫受若弟子見師不起者越毗尼罪是名不起迎報語者和尚阿闍梨共語弟子應報若口中有食能使聲不異者應報若不能者待咽已然後報師言何故聞我語不報應語言弟子口中有食若師語不報者越毗尼罪是名報語作事者和尚阿闍梨語弟子作是事如法應作若言喚彼女來取酒來應輭語言我聞如是等非法事不應作師若語作如法事不作者越毗尼罪是名作事自作與他作者若欲有所作應問我欲共某甲作是事師應觀相前人若不善持戒者應語莫與從事若是善持戒者應語共作若次到作維那直月應白師如威儀中廣說是名自作與他作衣鉢事者若欲熏鉢若取巨磨泥壚及熏時一一應白若不能一一白者但言我欲作熏鉢事一白通了熏鉢時應問和尚阿闍梨鉢欲熏不若言熏應問爲先熏後熏爲一處熏若言一處應問著上著下隨師教應作若欲染衣時應白若浣時縫時煑染時一一應白若不能者但言我欲作染衣事一白通了染衣時應先問和尚阿闍梨衣欲染不若言染者應問欲前染後染爲一時若言一時應先浣和尚阿闍梨衣如是縫時染時舉時不得持師衣裹己衣應持己衣裹師衣作衣鉢事不白師越毗尼罪是名衣鉢事自剃與他剃者自欲剃髮時應白師師應問誰與汝剃答言某甲某甲知剃不答言此是眼見事師言不可若言知師應觀前人不善持戒亦言不可若善持戒應言剃若欲與他剃髮者應白師我與某甲比丘剃髮師應問汝能不答言此是眼見事何故不能應語不可若言我能應相前人若不善持戒者應言不可若善持戒者應言好用意若和尚阿闍梨入聚落後剃髮人來欲令剃髮者應白餘長老比丘我欲剃髮師還應白師行後得剃髮人剃髮是名自剃與他剃刀治者欲與他破瘡時應白師與某甲比丘破瘡師應問汝能不答言此眼見事何故不能師言不可若言能師應相前人若不善持戒者應語不可若善持戒者應問何處病若言猥處者應語離穀道邊各四指莫觸若刺頭出血若餘處癰痤等應作若自欲破瘡時應白師師應問在何處若言在猥處者應語不可若在餘處如上說是名刀治與取者若欲與他物時應白師師應問與誰若言與寡婦童女婬女獰獼凶惡人惡名比丘尼惡名沙彌尼不持戒比丘應語不應與此人等相習近若父母不信三寶者應少經理若有信心者得自恣與無乏若欲取他物時應白師師應

問誰與汝若言大童女乃至不善持戒比丘與我應語莫與此人等相習近若言善持戒者應語取問齋幾許得不白與取半條綖半食是名不白與取與他迎食自迎食者若他倩迎食時應白師與某甲比丘迎食師應問彼比丘何故不去答彼間食苦此間食樂應語若求樂者莫爲請若爲維那若病人請者當相望其人不善持戒者應言不可若言當次與迎應語取彼鉢淨洗合自鉢持去若言彼善持戒者應言與迎若欲倩人迎食者應白師師應問汝何故不去答言彼間食苦此間食樂應語汝爲樂故不可若作維那若病應問使誰迎答言某甲若彼不善持戒應言不可若言彼次應與我迎食應語更倩餘人若同和尚阿闍梨若善持戒者迎是名迎食與他迎受經授經者若欲授他經時應白師師應問授誰經答言與某甲比丘授經授何經若言沙路伽耶陀應語不可世尊所不聽若言呪經應語可應教彼莫以此活命若言阿含師應相彼人不善持戒應言不可若善持戒者應問汝經利不答言不利他邊問已當授應言不可若言利者應語授若欲自受經時亦應白師如上說是名自受授他與欲取欲者若欲與欲取欲時應白師如上迎食中廣說服藥者欲服藥時當先白師若已坐欲先飲酥後食者雖不白而服無罪離境界者出僧伽藍門過二十五肘應白而去若經行若坐禪應白令知處所欲大小行時若在師前應低頭設敬而去不在師前不敬無罪作大施者若欲大施應白師言我一切所有盡欲布施師應語出家人要須三衣鉢盂尼師壇漉水囊革屣弟子言我除是外一切盡欲布施師應相望若不善持戒不受誦習行道應言聽若善持戒能受誦習行道應語汝施非是堅法汝依是諸物以備湯藥得坐禪誦經行道若言我有親里自供給我衣食病瘦湯藥師應語若爾者聽是名大施白去者若欲行時應白和尚阿闍梨不得臨行乃白應先前一月半月預白弟子欲至某方國土師應問何事故去若言此間僧作事苦受經誦若和尚阿闍梨復言少食少飲多覺少眠彼間住樂師應語汝爲是故出家何得辭苦若言和尚阿闍梨經營事務不授我經是故欲去若能授者應語莫去若不能者衆中有善持戒誦利者應語於彼受若復無者彼間有知識多聞比丘應遙囑若行時不白和尚依止阿闍梨而去者越毗尼罪是中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於和尚阿闍梨所應行是事是名白和尚阿闍梨而去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八

音釋

氎 徒協切毛布也　絺 丑遲切　鬱 紆勿切　襞 必益切摺疊衣也　輯 而容切毳飾也　牂 茲郎切母羊也　裸 郎果切赤體也　鞞 頻彌切　緋 芳微切絳色也　畦 奚圭切畦畛也　篸 祖含切與鐕同可以綴箸物者　紐 女九切結會也　緤 私列切系也　刺緣 刺七迹切針紩也緣俞絹切衣縈之側曰緣　麨 古猛切麥也　鑰 弋灼切鍵鑰也　曝 步木切日乾也　牸 疾置切牝牛也　貿 莫候切易也　悕 香衣切冀也　蓽茇 蓽壁吉切茇蒲撥切　漬 疾智切漚也　拆 恥格切開也　淘 徒刀切汰也　緻 直利切密也　摴蒱 摴丑居切蒱薄胡切摴蒱博戲也　癰 於容切癤也　痤 才何切小腫也　漉 盧谷切濾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九　政四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七

復次佛遊俱薩羅國爾時諸比丘持和尚衣阿闍梨衣鉢在前去界内聚坐待師畏失依止故不出界佛知而故問此是何等比丘聚坐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此非是離依止待如來俱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時語我當爲諸弟子制捨依止法還舍衛城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爲諸比丘制捨依止法佛告諸比丘若和尚命終時離依止若罷道被舉和尚出界宿若共住弟子出界宿是名離依止若共依止阿闍梨若命終罷道被舉若出界宿若依止弟子出界宿若滿五歲善知法善知毗尼得離依止是名捨依止若比丘不善知法不善知毗尼不能自立不能立他如是比丘盡壽應依止住若比丘滿十歲善知法善知毗尼能自立復能立他如是比丘得受人依止是名和尚阿闍梨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法

沙彌法者世尊不樂欲父母愛重爲之泣淚臨得轉輪王捨家出家乃至尊者羅睺羅出家因緣應廣説佛告舍利弗汝去度羅睺羅出家舍利弗言我云何度羅睺羅出家佛言汝往教言我羅睺羅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説我羅睺羅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盡壽不殺生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佛陀婆伽婆出家我羅睺羅隨佛出家如是三説佛婆伽婆出家我羅睺羅隨佛出家捨俗服著袈裟盡壽不殺生持沙彌戒盡壽不盜持沙彌戒盡壽不婬持沙彌戒盡壽不妄語持沙彌戒盡壽不飲酒持沙彌戒盡壽不著華香持沙彌戒盡壽不觀聽歌舞作樂持沙彌戒盡壽不坐卧高廣牀上持沙彌戒盡壽不過時食持沙彌戒盡壽不得捉金銀及錢持沙彌戒如是憶念持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爾時尊者阿難有一知識檀越家合門疫病死盡唯有一小兒在恒在市肆前拾粒自活時尊者阿難行過時小兒見已隨後而喚公公阿難不聞遂去爲世人識嫌言云何沙門釋子他有足時强親如父如子今見衰喪而不顧録小兒追喚不已阿難顧視識之呼言子來時小兒隨後入祇洹精舍佛見已知而故問是誰小兒阿難以上因緣具白世尊此小兒得出家不佛告阿難汝作何心答言慈愍心佛言得出家世尊當云何與出家如上羅睺羅出家中廣説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爾時有摩訶羅出家聚落中安居竟欲詣世尊問訊將十沙彌隔時世尊在露處坐摩訶羅遥見世尊便指語諸沙彌言是汝祖公時諸小沙彌競前趣佛或捉牀坐或牽捉衣或摩足或捉澡鑵佛知而故問是誰沙彌答言是我許佛言汝云何多度沙彌從今日不聽畜衆若畜一極至三聽畜若大德比丘多人宗重應語與餘人復白言我知有餘人但欲在阿闍梨下受誦經法增長修學是故與阿闍梨如是應語與餘人得自教授若畜衆沙彌得越毗尼罪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説如上爾時有比丘將一沙彌

歸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繞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言汝今還去道迴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丘後行化作龍來左繞沙彌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沙彌持金銀錢若比丘使沙彌最初捉金銀錢者得越毘尼罪若見沙彌先已捉後使捉者無罪復次佛住舍衛城爲諸天世人之所供養廣說如上爾時尊者大目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是沙可著世尊澡罐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即以神足乘空而還時專頭沙彌爲非人所持時目連迴視喚沙彌來

答言我不能得來復問汝有所持耶言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虛而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及錢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尼俱律樹釋氏精舍諸檀越設供飯僧時有沙彌在中逐烏驅蝿並拾遺飯骨菜果蓏而[四]噉時有諸母人情多憐愍見已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心食不平等如畜犢子先乳後犢而今比丘畜此小兒獨食不與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出家人食應等與沙彌法者沙彌有三品一者從七歲至十三名爲驅烏沙彌二者從十四至十九是名應法沙彌三者從二十上至七十是名名字沙彌是三品皆名沙彌爾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沙彌云何與安居衣分佛言若得比丘意應與若半若三分之一得比丘意者持戒能作淨事優波離復白佛言云何與沙彌非時衣分佛言等與若沙彌得多衣畏作非法去者若與半若三分之一若彼和尚阿闍梨言等與是沙彌無他

應隨師語與亡人衣分亦如是名沙彌法鉢法者佛住尸利曼荼羅林中成佛不久時有商人一名帝鉢浮婆二名跋梨伽應廣說乃至持麨蜜往詣世尊世尊作是念過去諸如來應供正遍知爲手受食爲器受食耶作是念已時四大天王各持金鉢[五]來奉世尊佛言不應受如是銀鉢一切寶鉢皆不應受復各持石鉢來佛復作是念若受一鉢恐諸王意不悅即時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佛受鉢已受商人麨蜜廣說呪願爾時商人歡喜前白佛言願賜爪髮還起支提佛即剪爪剃髮與之起塔復次佛住孫婆白土聚落爾時孫婆天神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是過去中諸如來應供正遍知受用此間瓦鉢唯願世尊聽諸比丘受瓦鉢佛言從今日聽受瓦鉢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往至法豫瓦師所作如是言長壽爲我作鉢爾時作好瓦鉢令色如金作已即與比丘佛言不聽作金色復作銀色佛言不聽作銀色佛語諸比丘今是齋日喚法豫

優婆塞洗浴著淨衣受布薩時優婆塞洗浴
著淨衣來至佛所受布薩已世尊示土處汝
知是土如是和如是打如是埏如是作如是
熏作鉢成就已作三種色一者如孔雀咽色
二者如毗陵伽鳥色三者如鴿色佛言熏時
當伺候使作如是色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
有比丘優波尸波國土持鉢來白佛言世尊
聽用是鉢不佛言聽用如是加絺那國持鉢
來佛言聽用北方比丘持赤鉢來白佛言聽
用是鉢不佛言不聽用復次佛住舍衛城五
事利益故如來應供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
丘房見一比丘疚手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安
樂不答言世尊我手疚失鉢墮地破鉢故是
以不樂佛言從今日聽諸比丘用鐵鉢用鐵
鉢時應作鉢爐熏熏時當用阿摩勒核佉陀
羅核巨摩竹根熏復次佛住王舍城六爾時王
阿闍世作大新堂竟作是念此堂誰當知其
過失唯有諸沙門釋子聰明智慧能知此過
失又作是念我不可直喚諸比丘來看此堂
正當設會虛處著人微聽所說爾時諸比丘
來入有一比丘作是言此堂都好唯一角差
降一簸麥許復有一比丘作是言此堂都好
唯閣道上戶楣額太下王剎利種羽儀扇蓋
不得平行出入時有一摩訶羅比丘見地斷
材頭作是念此好可作鉢比丘食訖還去爾
時諸人各白王所聞王即喚巧匠以繩量度
如說無異即勑巧匠使令改之王憶摩訶羅
語諸比丘故當須鉢即喚巧師旋作木鉢作
種種飲食盛滿鉢復持瓦鉢鐵鉢盛滿飲食
遣人送往奉上世尊佛言不聽用木鉢受拓
膩故亦是外道標式故不得受此中淨者世
尊即受不淨者不受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
阿闍世王未與毗舍離車有怨時南國商人
持一段摩尼來與王阿闍世阿闍世得已作
是念此實是諸舅所須即遣人送與離車離
車得已作是念此實不可分即七著摩尼庫中
離車後行諸庫見摩尼已此寶可中作器飲
釋伽羅毅即喚摩尼師來作器器成偶似鉢
形離車作是念此是出家人器非俗所宜應
與薩遮尼犍子復有言應與姊子尼犍復有
言何故與嗽酒糟甕應與世尊如是眾多各
各不同即行籌取定與佛者多眾人議言我
等不可空鉢與佛應當莊校即以碎寶滿鉢
置寶籠中復持瓦鉢鐵鉢盛種種食奉獻世
尊佛語諸離車此摩尼鉢不應受是中碎寶
及寶籠亦不應受聽鐵鉢瓦鉢不聽寶鉢淨
者應受不淨者不應受離車即持寶鉢還歸
眾人議言應與姊子尼犍復有人言是嗽酒
糟甕不應與寶籠及碎寶應作繩絡囊盛空
鉢與即作繩絡盛空鉢遣人送與時有一離
車信敬尼犍先往具白此事彼送鉢來者慎
莫與受鉢至已尼犍言是空鉢不應受麻繩
作絡亦不應受先與瞿曇沙門後與我故亦
不應受我今唯受一事若截諸年少離車舌
合鹽油麨盛滿鉢來我當受信還具白諸離
車諸離車言此是我姊子怨傷故作是言耳
但當送與如是三反所言不異諸離車言此
是奇事我以厚施反生怨毒即遣人往持塼
打殺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云何薩遮
尼犍子坐舌害身佛言非但今日坐舌害身

如舉吉羅本生經中廣說嶺多梨鳥生經中說如䳄生經中說如鸚䳄鳥生經中說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鉢中安隔盛種種食佛知而故問比丘汝鉢中作何等答言世尊是中一處安飯一處安羹一處安肉葉佛言汝貪著種種味耶從今日不聽鉢中安隔若安隔者越毗尼罪若以餅隔及飯隔者無罪復有比丘用生鉢食故而吐佛言應熏當用阿摩勒核熏佉陀羅核巨摩竹根熏爾時諸比丘鉢底盡佛言底應安曼荼羅鍱爾時

諸比丘用金銀寶物作佛言不應用金銀作應用赤銅白鑞鈆錫爾時諸比丘盡通遍覆鉢佛言不聽一切遍覆極大者去緣四指極小者如尸舍樹葉諸比丘曼荼羅上作鳥獸形像佛言不聽作鳥獸形像若作鉢鍱者若方若圓曼荼羅法者若鉢無曼荼羅不得著地若著地者得越毗尼罪應著鉢鼓上若葉若草上若鉢安曼荼羅者著地無罪若泥地曼荼羅者著地無罪下至水灑地安鉢無罪若瓦鉢置地者越毗尼罪是名鉢法

粥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城內難陀母優婆斯一荼羅母半月中三受布薩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布薩日作食先飯比丘後自食至明日復作布薩食作釜飯逼上飯汁自飲即覺身中內風除宿食消覺飢須食作是念阿闍梨是一食人應當須粥取多水著少米合煎云兩分然後內胡椒蓽茇粥熟已盛滿埦持詣祇洹精舍至已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唯願世尊聽諸比丘食粥佛言從今日後聽食粥其日有檀越精舍中飯僧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作淨得食佛言若粥初出釜畫不成字者是非處處食非別眾食非滿足食若粥初出釜畫成字者名處處食亦名別眾食滿足食爾時世尊說偈呪願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為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常受樂　應當以粥施眾僧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漸漸至呵帝欽婆羅門聚落應廣說乃至婆羅門車載粳米豆粥麻酥油石蜜隨逐世尊六月中欲伺無人作供時我當作供佛在世人民信心歡喜多設供養前食後食都無空缺世尊還舍衛城時婆羅門家遣信來追種作時至宜應速還時婆羅門問尊者阿難世尊明日從何門出趣舍衛城阿難言婆羅門汝何故問婆羅門言我所有米豆欲散道中願佛比丘僧蹈上而去便為受用阿難言婆羅門須我問佛爾時尊者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阿難誰曾教化受彼供養答言尊者舍利弗佛問舍利弗汝曾受彼供養耶世尊我曾受彼一食佛言汝即是教化彼者可往語婆羅門明日能為僧作粥不舍利弗即往說法乃至能為眾僧作粥不婆羅門言我乃欲以米豆布地令佛及僧蹈上過作粥何以不能即夜辦種種粥酥粥乳粥油粥酪粥肉粥魚粥晨朝佛比丘僧坐已手自行粥佛知而故問米置何處答言此處何處煮答言此處佛言內宿不聽內煮亦不聽聽餘淨粥復次佛俱薩羅國

遊行至故名婆羅門聚落爾時有剃髮師摩訶羅父子出家住此聚落時摩訶羅聞世尊來即語兒言汝持剃髮具入聚落求豆米酥油石蜜世尊至當作種種粥兒即入聚落衆人問言汝剃髮欲得何物答言我須米豆酥油石蜜汝用何爲答言明日世尊至當作種種粥時諸居士聞已信心歡喜加倍與之即持還住處世尊至已摩訶羅自作種種粥至明旦佛比丘僧坐已摩訶羅僧洗手躬自行粥佛知而故問比丘此何等粥答言世尊我本在家時供養諸比丘常作是念何時當得自手供養世尊今故作此粥佛言何處得米答言小兒客作剃髮得佛言内宿不聽内煑不聽自煑不聽客作得亦不聽餘淨粥淨作得食復次佛薺求多羅國遊行時鷄尼耶螺髮梵志聞世尊來作種種粥酥粥胡麻粥乳粥酪粥油粥魚肉粥佛比丘僧坐已行種種粥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得淨而食佛言若粥初出釜畫不成字者聽除肉粥魚粥餘一切粥非處處食非別衆食非滿足食若比丘乞食煑飯未熟合泔汁捲與食無罪若但取飯與食者名別衆食處處食滿足食是名粥法

餅法者佛住舍衛城世尊四月一剃髮剃髮時世人持種種餅食來看世尊時有一婆羅門問婦言家中有餅具不答言有粳米二斗油四升用作何等答言沙門瞿曇今日剃髮諸人悉持餅往汝可疾疾作我欲隨伴供養沙門瞿曇即作餅盛著器中以淨巾覆上持去爾時世尊大衆圍繞國王大臣剎利婆羅門十八大聚落主悉在會中此婆羅門疑懼不敢近前獨在一處作是念若沙門瞿曇一切智一切見者當觀世間無不見無不知者若照世間我今亦是世間亦應知見我心佛知婆羅門心念已即遙喚婆羅門來來已佛知而故問婆羅門汝器中何等答言是餅世尊佛語婆羅門行與衆僧人人與一答言此大衆五百今餅甚少不能得遍佛言汝但行婆羅門即行餅人與一番餅故不減乃至三遍猶故不減時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有大神力如是少餅大衆三遍猶故不減佛知婆羅門心歡喜已隨順説法示教利喜婆羅門即得須陀洹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婆羅門以少因緣得大果報佛言不但今日以少因緣得大果報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本聚生經中説餅者大麥餅麵麥餅小麥餅米餅豆餅油餅酥餅摩睺羅餅鉢波勒餅牛耳餅波利斯餅芻徒餅曼坻羅餅歡喜丸肉餅如是比一切皆名餅除肉餅賓荼餅餘一切餅非別衆食非處處食非滿足食是名餅法

菜法者佛住南山頻頭大邑爾時有二優婆夷一名婆婆居二名叉波能煑菜令如肉味煑好菜已奉諸比丘比丘不受心生疑悔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作淨得食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一切菜非處處食非別衆食非滿足食菜者乾菜蕪菁菜葱菜蘇菜如是比是名菜

麨者大麥麨小麥麨麵麥麨蒙具麨磨沙麨迦羅耶麨伊離麨胡麻麨如是比一切麨非

別衆食非處處食菲滿足食是名麨法

漿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優伽棃居士作大施象馬奴婢各五百種種雜施中有漿停久諸比丘飲已醉悶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壞漿不聽飲復次佛住南山頻頭沙羅婆羅門聚落爾時沙羅聚落中婆羅門居士節會日飲食相餉爾時世尊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村乞食時魔波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入聚落乞食我當先從聚落惑彼人心使不與食時世尊入聚落乞食遍無所得空鉢而出到一樹下坐時魔波旬復作是念沙門瞿曇乞食遍無所得我今當往嬈亂其意即到佛所在一面立作是言沙門瞿曇可往聚落乞食當令入村便得種種好食爾時世尊爲波旬說偈言

汝今無善利　以嬈如來故　自得無量罪
如來無苦事　離一切煩惱　常得安樂住
念法禪悅食　踰如光音天

時魔波旬忽然不現其日世尊失食諸比丘聞已食者悔食食半者止未食者不食時沙羅婆羅門聞佛比丘僧失食即持五百瓶石蜜奉獻世尊佛語比丘以水作淨受取病不病比丘盡得食復次佛住棃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非惡意獼猴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持到水邊洗鉢水濺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墮坑命終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殖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趣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爲受之
心悅歡喜却行舞　脚跌墜坑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復次佛遊求多羅國遊行爾時鷄尼耶螺髮梵志聞世尊來辦種種漿待世尊世尊至已以種種漿施佛及僧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得飲壞漿我等云何得飲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聽飲漿漿者有十四種何等十四一名奄羅漿二拘葉漿三安石榴漿四巔哆漿五蒲萄漿六波樓沙漿七揵揵籌漿八芭蕉果漿九榴伽提漿十劫頗羅漿十一波籠渠漿十二石蜜漿十三呵棃陀漿十四呿披棃漿是名十四種漿澄清一切聽飲若變酒色酒味酒香一切不聽飲若持漿來者應作淨若器底有殘水即名作淨若天雨墮中是名作淨若洗器有殘水亦名爲淨若車載石蜜被雨者即名爲淨若船載水濺即名作淨若淨人洗手水濺亦名爲淨是名漿法

蘇毗羅者佛住憍薩羅國遊行爾時尊者舍利弗風患動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當須何藥治答言世尊須蘇毗羅漿佛言聽服佛告諸比丘待如來從憍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語我我當爲諸弟子制蘇毗羅漿法行還已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先勑還舍衛城時當爲諸比丘制蘇毗羅漿今正是時佛告諸比丘作蘇毗羅漿法者取麵麥輕擣却

芏塵土勿令頭破以水七遍淨淘置淨器中卧蘇毗羅漿時不得著東不得著北應著南邊西邊開通風道勿使臭氣來不得安著塔院中不得著顯現處應著屏處以呵梨勒鞞醯勒阿摩勒胡椒蓽茇羅如是比盡壽藥等置中以淨氈覆之以繩鷄足繫以木蓋上受蘇毗羅漿時隨漿多少以水中解然後飲若不與水解飲越毗尼罪若麥頭不破時非時得飲若麥頭破時得飲非時不得飲是名蘇毗羅漿法病藥和尚法阿闍梨共住弟子依止弟子法沙彌法鉢法粥法餅法漿法蘇毗羅漿法第五跋渠竟

非羯磨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瞻波比丘同住不和更相諍訟一比丘舉一比丘言我舉長老二比丘舉二比丘衆多比丘舉衆多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瞻波比丘非法生云何一人舉一人二人舉二人衆多人舉衆多人佛言諸比丘有四羯磨何等四有如法不和合羯磨有如法和合羯磨有非法和合羯磨有非法不和合羯磨孫陀羅難陀新染色此處舉餘處捨開眼林外道出家共期空靖想蘇河善法講堂師子軍將男兒離車童子四光闘人閣上轉石温泉婬女三婆蹉索油迎食看病鳥肉段賊肉段豬肉段蹴女人磨㲲放犢捨婦摩訶羅隔壁布薩二蘇毗羅漿塼糞乞食鬱誇

孫陀羅難陀者佛住波羅㮈城爾時孫陀羅難陀在枳陀羅罽鉢精舍初夜後夜經行坐禪晨起結跏趺坐久頃卧身露形起眠不自覺時波羅㮈城有婬女姊妹二人一名加尸二名半加尸夜出城外於園林中共諸年少行愛欲法晨朝還入因行過看半加尸見比丘身起語姊言我欲共比丘行此欲事姊小待我答言此是阿羅漢以除貪欲瞋恚愚癡不樂此事汝不聞釋迦孫陀羅難陀有好端正婦棄捨出家耶答言不爾但待我即往就上作世俗法比丘即覺以脚蹴墮破傷五處兩肘兩膝及頭上半加尸即起抖擻衣土往至姊所語姊言比丘見辱如是姊言我先不語汝耶今復怨誰比丘心生疑以是因緣語諸比丘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罪答言我是阿羅漢不受樂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此比丘已除貪欲瞋恚愚癡是阿羅漢無罪如是毗尼竟是名孫陀羅難陀

新染色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至一家其家女人著新染色衣坐不正故形體露現比丘見已欲心起即語言姊妹太赤答言阿闍梨此新染色是比丘心生疑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欲心佛言遣一比丘問彼女人解不比丘即往問姊妹有比丘來到此中耶答言有問言彼比丘說何等答言我著新染衣坐彼言太赤我言如阿闍梨語新染色如是時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解義不解味偷蘭遮解味不解義偷蘭遮解義解味僧伽婆尸沙不解義不解味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新染衣色

餘處舉者爾時有比丘一處住僧與作舉羯磨已至餘處僧中作如是言長老我被舉我

今行隨順法心柔軟僧與我捨舉羯磨諸比丘即與作捨舉羯磨作已問長老汝為何事故被舉答言長老僧已與我捨舉羯磨竟復問我為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如比丘語僧與捨舉羯磨時應先問若不問已捨不應復問汝等云何餘處僧作舉羯磨此處僧捨若餘處僧作舉羯磨此處僧捨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被舉至餘處僧者應作是語長老我被舉行隨順法心柔軟為我捨僧應問長老汝以何事被舉答言我無事被舉應語長老汝無事被舉我共汝法食味食若言有事被舉僧應語長老汝還彼處僧中捨去若彼處僧伽藍空若無常若罷道若餘處去都無僧者應問汝何事被舉答言我以是事被舉心柔軟見過行隨順法已應與捨如是毗尼竟是名餘處舉羯磨

開眼林者爾時世尊未遮比丘尼阿練若處時大愛道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在開眼林中坐禪盡是釋種女摩羅女離車女出家皆年少端正初夜坐禪時有婬蕩年少來欲侵逼諸比丘尼比丘尼各以神足得脫如是中夜後夜復還坐年少復來若不眠利根者復以神足而去若眠鈍根者即被侵逼心生疑餘比丘尼語是比丘尼言汝等犯波羅夷答言我不受樂如是我不知諸比丘尼以是事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是阿羅漢尼已除貪欲瞋恚愚癡不受欲樂無罪如是毗尼竟是名開眼林

外道出家者佛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入迦維羅衛城時外道出家女名孫陀利年少顏容端正著新染色衣捉三岐杖手執軍持在店肆前行比丘見已生欲心隨後而行有一新產牸牛以角觝比丘擲女人上爾時比丘心生疑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比丘汝有何心答言欲心復問比丘牛角舉時汝有何心答言恐怖心佛言若欲心時無怖心若怖心時無欲心佛言欲心隨女人後行步步得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外道出家

共期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作是事來答言我比丘法不得作是事女人言若不作是事者我當自傷破身大喚言比丘強牽我行欲比丘答言須我到精舍已當還女人言汝沙門釋子不妄語要當來答言爾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此是非法語不應聽已聞不應許已許應將衆多比丘共往即將衆多比丘去到已如是言姊妹我已來女人言和南阿闍棃如是毗尼竟是名共期

空靜想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我得阿羅漢此比丘說是語時餘比丘聞已作是言長老汝不實自稱得過人法犯波羅夷罪答言長老我不自稱得過人法我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得阿羅漢耳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問比丘汝實不得過人法而稱得過人法耶比丘言世尊我不自稱得過人法我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得阿羅漢佛言是空靜想稱過人法者犯偷蘭罪如是毗尼竟是名空靜想

蘇河者佛住毗舍離爾時比丘僧集住一處爾時尊者大目連作如是言長老我入無色定聞蘇河邊龍象飲已抖擻耳聲諸比丘言無有是處入無色定過一切色想云何聞聲汝妄語不實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佛乘神足從空中來知而故問諸比丘汝作何等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乃至妄語不實作舉羯磨佛告諸比丘目連實得無色定不善知出入相出定聞非人定聞佛語目連汝當應善分別知如是毗尼竟是名蘇河

講堂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集在一處共作是論善法講堂柱柱梁不尊者目連言柱梁有一無歲比丘言不柱齊幾不柱如毛許即遣神足比丘往看爲柱不柱看已還來言不柱齊幾不柱如毛許不柱諸比丘語目連言不知柱不柱何故言柱汝妄語不實應作舉羯磨即集僧作舉羯磨佛乘神足從空而來知而故問諸比丘汝作何等答言尊者大目連乃至不柱言柱不實妄語欲作舉羯磨佛問無歲比丘汝云何知不柱答言世尊我曾一時在善法講堂坐禪佛語大目連汝何故不自看汝應審實如是毗尼竟是名善法講堂

師子軍將者佛住毗舍離城時阿闍貰王與毗舍離離車有怨時阿闍貰王將四種兵欲伐離車時毗舍離師子軍將聞王賊欲至即往尊者大目連所問言尊者誰得勝王得勝我得勝答言王得勝問言有何瑞應答言我見二國非人共鬪王非人勝王亦應勝師子軍將聞已即便國中募得五百健兒師子軍將語諸人言我等寧作非丈夫而死寧作丈夫入火坑而活諸人答言寧作丈夫而活得濟眷屬時阿闍貰王聞大目連語寬閑不怖徐徐順恒水而上度河時師子軍將掩其未陣逆戰大破時阿闍貰王非濟而渡危而得免單馬還國即便嫌言坐是尊者大目連傾吾國事時毗舍離離車師子軍將破軍已大歡喜作是語目連恐怖我因此獲大利雖爲不實語蒙是虛誑恩時諸比丘聞阿闍貰王瞋離車復嫌諸比丘言尊者大目連不知誰勝誰不勝而作妄語不實集比丘僧欲作舉羯磨佛即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比丘汝等欲作何事答言世尊大目連乃至妄語不實欲作舉羯磨佛語諸比丘目連見前不見後佛語目連汝應審諦如是毗尼竟是名師子軍將

男兒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大目連有知識檀越家婦妊身問阿闍梨我生男生女答言生男如是重問故言生男後至產時生女時母人嫌言目連長夜作妄語言生男而生女取悅人情而作是語諸比丘聞已云何尊者大目連不善分別而作妄語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佛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比丘汝作何等答言世尊大目連乃至妄語不實欲作舉羯磨佛言目連見前男兒不見中間尼彌素夜叉須女家持男與須男家持女與佛言汝去往語彼家世尊說言女是汝許男是我許即便往教共相貿易如是毗尼竟是名男兒

離車童子者佛住毗舍離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與衆多比丘入毗舍離城爾時有離車

童子在重閣上與五百妓女共相娛樂佛遙見而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故笑佛言此人却後七日當命終入地獄阿難白佛言頗有因緣得不入不佛言此人若於如來法中出家者得不入佛告阿難汝往教化此人勸令出家阿難即受佛教往勸乃至出家已佛告阿難汝語諸比丘當守護此人勿令犯戒使得重罪時諸比丘受教已安此比丘置一房中外封閉其戶此比丘命盡刀風解形時是比丘親里來見其命終甚大悲惱佛為說偈言

若人百千歲　供養百羅漢　不如一夜中
出家修梵行　緣此之福祚　得離於六百
六千六十歲　三塗之苦惱

時閉戶比丘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問比丘汝以何心答言世尊饒益心恐彼犯戒得重罪故佛言外封閉戶故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離車童子

四兇鬪人者佛住毗舍離四人捨鬪欲出家共入毗舍離城門中見本讎家時守門人有弓杖一人即捉弓一人張弓一人躬而不死一人射斷命根是中一人射死一人射不死是二人不應度出家已出家者應驅出是中一人捉弓一人張弓是二人不應度出家已度出家者置若後作惡時應驅出如是惡人不應度出家若度出家受具足者得越毗尼罪是名四兇鬪人

閣上者佛住王舍城爾時有一比丘得不淨觀厭身故從閣上自投而下時閣下有父子二人竹作墮其父上其父即死兒即牽比丘至王所作是言是比丘殺我父王問比丘尊者出家人云何殺人答言大王我自厭身閣上投下墮彼父上其實如是王言放比丘去其子稱怨大王云何殺人而不問罪王善方便欲解喻其意汝去上閣上令比丘在下汝便自投其上殺彼比丘以報父讎其人自愛命重不能自投時比丘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世尊以厭身故佛言比丘汝不看下自投得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閣上

轉石者佛住王舍城爾時摩訶羅父子出家共上耆闍崛山兒在前行道中有石作是念我當除道使淨令婆路醯行無所礙安樂來上便轉石下埠殺摩訶羅其子懊惱心生疑悔我作二不饒益事殺人殺父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世尊我為父通道欲使得樂佛言道中轉石得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轉石

溫泉者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有比丘入溫泉中洗浴欲心起動身生觸水失不淨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世尊欲心佛言犯僧伽婆尸沙如是毗尼竟是名溫泉

婬女者佛住王舍城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婬女家婬女言比丘共作是事來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世尊制戒不得行婬汝但來內作外棄比丘即共行欲已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內作外棄外作內棄內作內棄若入一節半節乃至如胡麻犯波

羅夷罪如是毗尼竟是名婬女

三婆蹉者佛住王舍城爾時尊者畢陵伽婆蹉在聚落中住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得食已至一放牧家食其家女到尊者邊立啼即問女言何故啼答言阿闍棃今是節會日諸人集戲我無衣裳獨不得往那得不啼時尊者即化作種種衣服珠寶瓔珞金銀校飾與已便去乃至王聞聞已即喚女問汝何處得此好瓔珞答言尊者畢陵伽婆蹉見與王即喚比丘來問尊者何處得此好金非世所有比丘即捉杖打壁打牀一切化成金作如是言首陀羅何處得金此即是也王言阿闍棃有大神足還去放牧牛女還家諸比丘聞已見畢陵伽婆蹉現異乃至牧牛女被執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世尊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畢陵伽婆蹉現異乃至牧牛女被執佛問畢陵伽婆蹉汝實現異令牧牛女被執耶答言世尊我不故現異令牧牛女被執我慈心故耳佛言畢陵伽婆蹉大神足故無罪如是毗尼竟

復次尊者畢陵伽婆蹉在聚落中住自泥房舍時瓶沙王來見尊者自泥治房舍問阿闍棃作何等答言首陀羅泥治房舍王言阿闍棃無人使耶我當與園民答言不須首陀羅如是至三猶故不受聚落中人聞已來到其所求言阿闍棃願取我等作園民我當供給比丘言汝等一切能持五戒者我當取汝答言能取以盡受五戒奉齋修德聚落殷富遂致外賊來劫抄掠婦女及財物聚落中人往告師言阿闍棃賊來劫我兒女錢財即日蕩盡尊者畢陵伽婆蹉慈心入定見賊驅去比丘語賊言首陀羅汝何故劫我園民即化作大坑使園民在此岸賊在彼岸語言首陀羅汝去諸比丘聞已作如是言畢陵伽婆蹉賊復劫賊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檢校此事時世尊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畢陵伽婆蹉賊復劫賊欲作舉羯磨佛問畢陵伽婆蹉汝實爾不答言世尊我不賊劫賊但聚落人民啼來告我我慈心故佛言是大神足無罪如是毗尼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九

音釋

澡鑵 澡子晧切鑵古玩切澡洮灌之器　麣 郎來切賣也　犢 徒谷切牛子　犖 古侯切牛乳也　麨 尺沼切乾飯也　埏 尸連切和土也　疚 救　核 下革切果實也　楣 武悲切下横楣也　額 鄂格切題也　鑛

鉛 余專切黑錫也　坑 力盡切也　餉 式亮切饋也　濺 子賤切潰也　螺 盧戈切　鄧 木故胡　擣 徒晧切舂也　蹴 子六切踏也　蹀 徒結切蹀跌也　𧦝 職流切　抖擻 抖多口切擻思口切抖擻振舉貌　觝 典禮切觸也　讎 是周切仇讎也　跌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　政五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八

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尊者畢陵伽婆蹉在聚落中住日日渡恒水乞食到恒水上作是言首陀羅住我欲過水即住過已作如是言首陀羅汝去如是水流如故水神不樂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畢陵伽婆蹉語大苦住首陀羅去首陀羅佛言呼畢陵伽婆蹉來來已佛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恒神如是嫌汝向懺悔畢陵伽婆蹉言我悔過首陀羅恒神言向首陀羅今首陀羅爲有何異而言悔過畢陵伽婆蹉唯除佛八大聲聞餘一切盡言首陀羅和尚阿闍梨諸上座皆言首陀羅諸比丘言尊者畢陵伽婆蹉乃至和尚阿闍梨皆言首陀羅正有是一人婆羅門出家那尊者大迦葉舍利弗目連等如是比皆是婆羅門出家都不行是語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僧時畢陵伽婆蹉坐禪不來遣使往喚使便打戶言衆僧集喚長老時畢陵伽婆蹉即觀見比丘僧集欲與我作舉羯磨即以神力制使比丘著戶令不得去衆僧怪使久不還更遣比丘往喚後不得去如是使使相著皆不得去比丘嫌言比丘至捉前使比丘手去來長老即復相著衆中正有此一人大神足那尊者大目連豈無此力耶齊水際作福罰羯磨佛以神足乘空而來知而故問汝作何等答言世尊畢陵伽婆蹉唯除如來八大聲聞餘乃至和尚阿闍梨盡言首陀羅欲作舉羯磨僧集不來遣使往喚神足復制使使相著不來故欲作齊水際福罰羯磨佛言汝來畢陵伽婆蹉發心頃在佛前立佛語畢陵伽婆蹉汝首陀羅語過諸梵行人嫌汝答言世尊我當如何我不憍慢亦不自大輕慢於人然我喚和尚阿闍梨諸長老比丘時發聲便成首陀羅佛語比丘是畢陵伽婆蹉非憍慢亦非自大輕慢餘人從五百世來常生婆羅門家首陀羅語習氣不盡佛語畢陵伽婆蹉汝本從無始生死以來貪欲瞋恚愚癡尚能永拔五百世習氣而不能除從今日後莫作首陀羅語聞世尊教恭敬故永不復作如是畢尼竟是名三婆蹉

一斗油者世尊涅槃後長老比丘毗舍離住爾時有一商人自恣請法豫比丘比丘尼有一依止弟子常遣往取所須時依止弟子不稱師名又不自稱直言須油檀越即與得已自用檀越後便檢校油不入師依止弟子心生疑悔語諸比丘尼諸比丘尼言汝犯波羅夷諸比丘尼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雖隱覆取檀越與故犯偷蘭罪如是毗尼竟是名油一斗

迎食者舍衛城爾時精舍中有檀越飯僧有一比丘自食已分復迎一分益食人問言長老爲誰取分答言我取食者誰分復言我分時比丘言汝犯波羅夷罪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有不應得而取但有主與故得偷蘭罪如是毗尼竟是名迎食

看病者舍衛城爾時祇洹精舍有病比丘共看病比丘諍已時精舍中有檀越飯僧病比

丘作是念彼人今日何能爲我取食即更倩餘比丘取食時看病比丘作是念今日誰當與彼取食時二人俱取食益食人問看病比丘爲誰取食答言某病人食復問倩迎食人爲誰取食答言某病人食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時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此倩取食者無罪病比丘共看病比丘諍已不語看病人更倩餘人者越毗尼罪看病人共病比丘諍已不問與迎食者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看病

鳥肉段者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有鳥銜肉段墮比丘鉢中時比丘持還精舍煑已自食分諸比丘諸比丘言長老汝何處得此肉即具說上事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畜生無屬如是毗尼竟是名鳥肉段

賊肉段者世尊涅槃後長老比丘依王舍城住時有盜賊偷牛夜在尸陀林中殺噉有殘語林中坐禪比丘言尊者須肉不答言須即與滿鉢比丘取已持還精舍自食分與餘比丘餘比丘問言長老何處得此肉具說上事諸比丘言長老汝賊邊取物滿五錢波羅夷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出家人前如法不如法有主施無罪如是毗尼竟是名賊肉段

豬肉者爾時俱睒彌提婆聚落邊有賊偷豬噉餘殘頭脚捨棄而去時有比丘見已持還精舍煑已自食亦分與諸比丘諸比丘言汝何處得此肉即具說上事比丘言直五錢得波羅夷時諸比丘不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何心取答無主想無主想取無罪如是毗尼竟是名豬肉

蹴女人者舍衛城祇洹精舍時有比丘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到一家婦人言比丘來入共作如是事來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婦人言若不從我者當如是如是謗強牽我是比丘畏故便入入已婦人語婢守門我與比丘行欲女人入已欲心熾盛即卧比丘蹴已而去守門婢問尊者作事竟耶答言已竟時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脚蹴女人得偷蘭遮不作言作波夜提如是毗尼竟是名蹴女人

磨麨者舍衛城祇洹精舍時比丘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見女人蹲地磨麨衣不覆形比丘見已即生欲心語姊妹我欲食麨女人即與麨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答言欲心即遣使問彼女人女人答言我蹲地磨麨比丘乞麨我便與之使還答如上長老比丘言解義不解味偷蘭遮乃至不解義不解味得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磨麨

犢子者跋祇國有人去精舍不遠放犢子犢子來入精舍踐食華果觗突形像知事人語放犢人好看汝犢莫令縱暴如是再三語猶故不止知事人瞋牽犢子著房中反閉戶入聚落乞食在道中作是念房中多有夜叉不能殺是犢也即還精舍開戶見犢已死比丘怖畏即持著衆僧厠中便捨而去放犢人來問阿闍黎見我犢不答言不見比丘心生疑

悔問諸比丘諸比丘不能決往問長老長老言牽犢入房反閉戶得越毗尼罪持着僧廁中得偷蘭遮見言不見波夜提如是毗尼竟是名放犢

捨婦者迦尸耆利大邑時有摩訶羅端正捨婦出家其婦逐來在房外紡績摩訶羅語言汝去我出家人不須汝答言尊者我在此作有何妨事為欲時時見尊者不能相離耳摩訶羅以是數數語猶故不去即持衣鉢棄捨而去有女人見已語言汝本二已去聞已即逐及已便捉衣當前而立作是言阿闍梨為我故莫去我當供給衣鉢病瘦醫藥摩訶羅言我出家人法不應爾如是猶故不放摩訶羅心生瞋恚舉衣鉢著一處熟打而去摩訶羅心生疑瞋具以上事問持律比丘耶舍耶舍言打婦人死者得波羅夷諸比丘言此非好斷汝欲決疑者可往枝提山中問持律尊者樹提陀娑必能決了聞已即去路經俱睒彌道逢一賣酪女女見摩訶羅端正便生欲心語沙門共行欲來摩訶羅作是念我已犯波羅夷復何在便共行欲前至持律所具白上事持律言云何耶舍制五波羅夷法瞋打婦人得偷蘭遮共賣酪女行婬得波羅夷如是毗尼竟是名捨婦

隔壁者弗迦羅國有比丘比丘尼精舍隔壁住時比丘起欲心通夜共比丘尼隔壁語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有何心語答言欲心如是欲心語語得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隔壁

布薩者弗迦羅聚落比丘共阿練若比丘共一布薩時阿練若住處比丘名弗絺虜有大德名稱聚落中比丘見得利養起嫉妬心時長老弗絺虜至十四布薩日來入聚落語聚落中比丘長老共作布薩來答言我十五日當布薩弗絺虜言我知日數今應十四日布薩答言我不作十五日當布薩如是至三不從弗絺虜便去去已聚落中比丘即布薩明日弗絺虜復來長老共作布薩來答言已布薩竟聚落比丘言汝叛布薩我不復與汝共法食味食時弗絺虜十四日便十四日來十五日便十五日來如是二十年中初不得布薩時有善鬼神敬重弗絺虜往至枝提山中尊者樹提陀娑所作是言尊者不善不隨順尊者在世聚落中比丘作如是非法常惱亂弗絺虜唯願尊者自往料理尊者樹提聞已即來便作是念我若先至阿練若處聚落中比丘必惡聞者不共我法食味食作是念已即到聚落中比丘所時善鬼神語尊者弗絺虜尊者樹提陀娑今在聚落可往問訊聞已即往共相問訊問訊已一面坐樹提陀娑即問言汝是弗絺虜耶答言爾慧命汝叛布薩耶答言叛布薩不叛布薩今當知我二十年已來十四日布薩十四日來十五日布薩十五日來如是是叛布薩不叛布薩耶尊者自知答言慧命是順佛法但聚落中比丘不隨順二十年中受具足不名受具足羯磨不名羯磨如是毗尼竟是名布薩

二漿者爾時優闍尼國有人犯王法截手脚已持著屍陀林中近阿練若比丘處宛轉來至比丘所言阿闍梨我甚飢苦乞我少食答

言無食復言阿闍梨憐愍我我有二種苦痛一截手脚苦二飢苦答言無食正有蘇毗羅漿須不答言須即與漿不得食久飲已便死比丘心生疑悔問諸比丘不能得了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與答言饒益心饒益心無罪如是毗尼竟復次憂闍尼國有人犯王法截手脚已持著屍陀林中近阿練若比丘住處時有摩訶羅出家次守房舍無手脚人宛轉來至其所作是言阿闍梨我甚苦痛不可堪忍願有少藥施我我欲疾死

答言我非旃陀羅殺人賊云何從我索藥不爾阿闍梨我苦痛難忍時摩訶羅起慈心作是念曾有如是比丘飲蘇毗羅漿便死即語言汝欲飲蘇毗羅漿不答言欲飲即與漿飲飲已便死摩訶羅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與答言慈心遂彼意長老比丘言汝雖有慈心無有智慧斷他命根得波羅夷如是毗尼竟是名二漿

塼者舍衛城祇洹精舍時比丘作房舍園民授塼比丘取捉不堅故落園民頭破即便死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落塼答言捉不堅故長老比丘言應堅捉如是毗尼竟是名塼

糞者舍衛城祇洹精舍五日一掃除糞穢時有年少比丘持糞擲牆外有病摩訶羅出家在牆下大小行糞來鎮上未能得起後糞續至如是便死當牆比丘以糞聚高恐賊盜登入即便除却見死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汝以何心除糞答言不看長老比丘言若不看擲糞者得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糞

乞食比丘者佛般泥洹後諸比丘在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住時有比丘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時有釋種女端正澡浴訖著新淨衣持食施比丘施已頭面禮足比丘見已欲心起不能自制失不淨落女頭上女無嫌心即持衣拭已作是言阿闍梨大得善利有如是欲心能於世尊法中修梵行時比丘心生疑悔往問長老比丘長老比丘言以何心答言我見前相心不能制長老比丘言應善觀相制伏其心如是毗尼竟是名乞食

欝誇者佛般泥洹後長老比丘在迦維羅衛尼俱律樹釋氏精舍爾時尊者欝誇與一釋種知舊時釋種病有二兒各異母一兒是釋家女一兒是異姓女釋種垂終時囑尊者欝誇阿闍梨我無常後是二兒中有愛樂佛法得阿闍梨意者示是地中藏命終後釋女兒與惡友相逐不樂佛法不來受經不樂讀誦時異姓女兒與善友相逐愛樂佛法來到欝誇所受誦經戒得長老心即語汝父亡時囑我兒中有樂法者可示此藏即示處大得金銀珍寶家道富樂釋女兒聞已即白尊者阿難阿闍梨此非善非隨順尊者欝誇持我父財與異姓母兒我釋家法釋家女兒應繼父業所有財物皆應屬我阿難言是非法分處我不共法食味食時羅睺羅來到欝誇所二人同和尚即語羅睺羅言莫與尊者阿難同法食味食問言何故具說上因緣我無事阿難不共我法食味食羅睺羅我共汝法食味食阿難闍羅睺羅與欝誇共法食味食時阿

難亦不共羅睺羅法食味食時有人送食與尊者阿難阿難語與世尊子羅睺羅去如是有送食與尊者羅睺羅者羅睺羅言持與世尊侍者去如是迦維羅衛國七年中不作布薩自恣尊者優波離在枝提山中住時釋種子往至尊者優波離所作如是言阿闍黎不善不隨順阿闍黎在世迦維羅衛是世尊生地云何七年中不作布薩自恣惟願尊者往和合優波離即來教諸釋種嚴飾大堂敷好坐具散華燒香為飲客比丘并請尊者阿難先喚羅睺羅安一屏處抱一小兒放坐中地尊者阿難坐已見地小兒若言取者應語不取願尊者與羅睺羅和合者我當取如是教已尊者優波離坐已次尊者阿難坐諸比丘次第坐訖時釋家女抱孩兒手挺生酥而歠放坐中地兒便啼喚阿難見已愛念心生語言取此小兒答言不取若尊者與羅睺羅和合者當取不和合者不取阿難言此沙門法非汝俗人事但抱小兒答言不爾如是至三阿難言喚羅睺羅來來已尊者優波離語阿難言如阿難有檀越如是如是囑長老我命終之後長老如是與有何過失尊者囑請亦復如是阿難云何以是事與世尊子羅睺羅而不和合如是毗尼竟是名囑請是名毗尼法

障礙不障礙法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爾時尊者難陀優波難陀遊行諸國還祇洹精舍著入聚落衣入舍衛城至喜悅優婆夷家優婆夷見已言善來阿闍黎何乃希現即請令坐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共相問訊已比丘言優婆夷我希行與我作何等好飲食優婆夷答言從阿闍黎教前食後食若餅若肉隨所須當辦即請言尊者明日受我食願時早來即便受請其家明日作種種飲食敷座而待時比丘多事因緣忘不來赴日時已過食可停者留不可停者便取食之如是二日三日待不來已便取盡食至第四日方來優婆夷見已心不悅作是言阿闍黎云何受我請而不來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喚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言是喜悅優婆夷於佛比丘僧都無愛惜何故於中嬈亂汝云何一向受請不開障礙因緣障礙因緣法者若有人言尊者明日受我請前食若須者應言爾彼復言尊者必當來應言中間無障礙當來如是後食一切請亦如是若比丘安居竟去時檀越言尊者後更來若欲來者答言爾檀越復言尊者其必當來應語若中間無障礙當來若言阿闍黎禮塔不得語言中間無障礙應語當禮若言尊者為我禮塔應語言若憶當禮若言尊者禮長老比丘不得言無障礙應語當禮若言尊者為我禮長老比丘應語若憶當禮若言尊者受經誦經持戒坐禪不得語中間無障礙當受誦經應語我為是故出家若言學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不得語中間無障礙當學應語我為是故出家是中應作障礙而不作應作而作俱越毗尼罪是名障礙不障礙法

比丘尼法者佛住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爾時大愛道瞿曇彌與五百釋女求佛出家如緣經中廣說乃至佛告比丘尼從今日大愛

道瞿曇彌比丘尼僧上座如是持爾時大愛道瞿曇彌白佛言世尊為比丘尼制八敬法我等得廣聞不佛言得八敬法者比丘尼雖滿百臘應向新受戒比丘起迎恭敬作禮不得言待我百臘然後向新受戒比丘作禮一切比丘尼應向長老中間年少比丘起迎恭敬作禮若比丘尼至比丘精舍時應頭面一一禮一切比丘足若老病不能者隨力多少禮餘不遍者得總禮應言我比丘尼某甲頭面禮一切僧足若比丘至比丘尼精舍時一切比丘尼應起迎禮足亦如上說若比丘尼作是分別是犯戒是醫師是摩訶羅無所知憍慢不恭敬起迎作禮者越敬法第一敬法竟

二年學者滿十八歲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和尚尼應供給所須與白僧料理尼眾中能作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十八歲女某甲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二年學戒諸阿梨耶聽某甲欲從僧乞二年學戒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女人入僧中應一一頭面禮僧足禮僧足已胡跪合掌教作如是言阿梨耶僧憶念我滿十八歲女某甲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我今從僧乞二歲學戒唯願阿黎耶僧憐愍故與我二歲學戒如是三說尼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女年滿十八已從僧乞二歲學戒若僧時到僧與某甲二歲學戒白如是阿黎耶僧聽某甲女年滿十八已從僧乞二歲學戒僧今與某甲二歲學戒阿梨耶僧忍與某甲二歲學戒和尚尼某甲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第一羯磨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二歲學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式叉摩尼得二歲學戒已應隨順行十八事何等十八一切大比丘尼下一切沙彌尼上於式叉摩尼不淨於大尼淨於大尼不淨於式叉摩尼亦不淨大尼得與式叉摩尼三宿式叉摩尼得與沙彌尼三宿式叉摩尼得與大尼授食除大淨五生種取金銀及錢自從沙彌尼受食尼不得語向說波羅夷乃至越毗尼罪得語不婬不盜不殺不妄語如是等式叉摩尼至布薩自恣日入僧中胡跪合掌作如是言阿梨耶僧我某甲清淨僧憶念持如是三說而去後四波羅夷犯者更從始學十九僧伽婆尸沙已下若一一犯隨所犯作突吉羅悔若破五戒隨犯日數更學何等五非時食停食捉錢金銀飲酒著華香是名十八事是式叉摩尼二歲學戒滿已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和尚尼應白僧乞畜弟子羯磨尼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式叉摩尼二歲學戒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和尚尼某甲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阿梨耶僧聽某甲欲從僧乞畜眾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和尚尼應胡跪合掌作如是言阿梨耶僧憶念是式叉摩尼二歲學戒滿二十欲受具足我某甲今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唯願僧與我畜弟子羯磨如是至三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式叉摩尼二歲學戒已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尼某甲已從僧中乞畜弟子羯磨

若僧時到僧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式叉摩尼二歲學戒已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尼某甲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僧今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諸阿梨耶忍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忍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尼某甲畜弟子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式叉摩尼二歲學戒已滿二十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入僧中先頭面禮僧足禮僧足已先請和尚尼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尊憶念我某甲從尊乞求和尚尊爲我作和尚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和尚尼應語發喜心弟子言我頂戴持和尚尼已先與求衣鉢與求衆與求二戒師與求空靜處教師推與衆僧羯磨師應作是說此中誰能與某甲空靜處作教師答言能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能空靜處作教師諸阿梨耶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空靜處作教師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教師應將欲受具足人離衆不近不遠教有二種若略若廣云何是略衆僧中當問汝有當言有無當言無云何是廣善女聽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於諸天世間天魔諸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阿脩羅若不實者便於中欺誑亦復於如來應供正遍知聲聞尼衆中欺誑此是大罪今當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父母夫主在不若言在應問父母夫主聽不求和尚尼未五衣鉢具不學戒二歲滿不作畜衆羯磨未汝字何等答字某和尚尼字誰答言字某汝不殺父母不不殺阿羅漢不不破僧不不惡心出佛身血不佛久已涅槃而故依舊文不壞比丘淨戒不非賊盜住不非越濟人不不自出家不本曾受具足不答言曾受應語去不得受具足若不者應問汝非婢不非養女不不負人債不非兵婦不非陰謀王家不汝是女不非石女不非嬾惰不非二道通不非破不不無乳不非一乳不非常血病不非無血不非一月常血不非不能女不汝無如是種種諸病著身不癩疥黃

爛癩病癰痤痔病不禁黃病瘧病謦欶消盡顛狂熱病風腫水腫腹䐜如是種種更有餘病著身不答言無教師來入僧中白言某甲問已說自說清淨無遮法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說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聽入僧中阿梨耶僧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入僧中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人入僧中一一頭面禮僧足在戒師前胡跪合掌授與衣鉢此鉢多羅應量受用乞食器我受持如是三說此是僧伽梨此是鬱多羅僧此是安陀會此是覆肩衣此是雨衣此是我五衣此五衣盡壽不離宿受持如是三說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說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諸阿梨耶僧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羯磨師應教乞阿梨耶僧聽我某甲從和尚尼某甲受具足阿闍梨某甲已空靜處教問

說我某甲和尚尼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說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阿梨耶僧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乃至如是種種更有餘病著身不答言無羯磨師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說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尚五衣鉢具足是女人二歲學戒滿已作畜衆羯磨自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說三依法阿梨耶僧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說三依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此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尼衆中正說制三依若堪忍直信善女人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與受具足何等三依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比丘尼隨順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此中盡壽能堪忍持糞掃衣不答言能若長得欽婆羅衣氎衣芻摩衣俱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依乞食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比丘尼隨順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此中盡壽能堪忍乞食不答言能若長得半月食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說戒食籌食請食依陳棄藥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比丘尼隨順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是中盡壽能堪忍服陳棄藥不答言能若長得酥油蜜石蜜生酥及脂依此三聖種當隨順學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說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尚尼五衣鉢具是女人二歲學戒滿已作畜弟子羯磨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受具足和尚尼某甲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空靜處教問說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尚五衣鉢具是女人二歲學戒滿已作畜弟子羯磨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尚尼某甲諸阿梨耶忍與某甲受具足和尚尼某甲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受具足竟和尚尼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善女聽汝已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僧十衆汝今當敬重於佛敬重於法敬重於僧敬重和尚敬重阿闍梨汝已遭遇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衆僧和合意願成就難以得具足當善隨順如無憂華離於塵坌汝當依倚修習泥洹善法得具足此戒序法八波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三十尼薩耆波夜提百四十一波夜提八波羅提提舍尼衆學七滅諍法隨順法我今略說戒教汝後和尚阿闍梨當廣教汝受具足已即日和尚尼應將到比丘僧所和尚尼應爲乞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已與某甲受具足今從僧乞爲某甲受具足哀愍故與某甲受具足如是三說羯磨師應問比丘尼衆清

淨無遮法不若不問者越毗尼罪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尼受具足某甲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尼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從僧乞受具足諸大德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從僧乞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羯磨師應教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從和尚尼某甲受具足我某甲已從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我某甲和向尼某甲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諸大德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問遮法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羯磨師應問今是至誠時是實語時於諸天世間天魔諸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阿修羅若不實者便於中欺誑亦復於如來應供正遍知二部僧中欺誑此是大罪我今僧中問汝有者言有無者言無父母夫主在不乃至除女人隱處餘如上盡問羯磨師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尚五衣鉢具二歲學戒滿已乞畜眾羯磨竟自說清淨無遮法若僧時到僧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說三依諸大德聽某甲和尚尼某甲某甲欲於僧中說三依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此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欲饒益故於聲聞尼眾中正說制三依若堪忍直信善女人與受具足不堪忍者不與受具足依糞掃衣少事易得應淨無諸過隨順比丘尼法依是出家受具足得作比丘尼是中盡壽能堪忍持糞掃衣不答言能若長得欽婆羅衣氎衣芻摩衣俱舍耶衣舍那衣麻衣軀牟提衣如是依乞食依陳棄藥如上廣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尚五衣鉢具二歲學戒滿已作乞畜眾羯磨竟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受具足和尚尼某甲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比丘尼眾中清淨無遮法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父母夫主已聽已求和尚五衣鉢具二歲學戒滿已作畜眾羯磨竟自說清淨無遮法已堪忍三依僧今與某甲受具足和尚尼某甲諸大德忍與某甲受具足和尚尼某甲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受具足竟和尚尼某甲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女聽汝已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僧二部眾十眾已上汝今當敬重於佛敬重於法敬重於僧敬重和尚敬重阿闍黎汝已遭遇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眾僧和合意願成就難頂禮釋師子及諸聲聞眾已得具足如無憂華難於塵水汝當依倚修習泥洹善法得具足

佛住毗舍離大林重閣精舍爾時法豫比丘

尼弟子欲受具足時菴婆羅離車童子聞法孫弟子欲受具足便作是念此女於我有如是不饒益事今若出精舍門者我當更捉壞其梵行令不得受具足法孫比丘尼聞已往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有弟子欲受具足若出精舍者畏壞梵行彼間住此間僧得與遣受具足不佛言得先比丘尼衆與受具足已往比丘僧中乞使受具足尼僧與受具足已法孫即往白比丘僧乞使受具足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若來者畏傷梵行若僧時到僧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從僧乞使受具足諸大德聽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欲乞使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和尚尼應僧中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若來者畏傷梵行已比丘尼衆中受具足無遮法我某甲爲弟子某甲乞使受具足唯願大德僧哀愍故與我弟子某甲使受具足如是至三僧中應羯磨堪能者若二若三不得過羯磨衆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已比丘尼衆中受具足無遮法若來者畏傷梵行法孫比丘尼爲弟子某甲已從僧乞使受具足若僧時到僧令羯磨某甲某甲比丘爲法孫弟子某甲受具足白如是大德僧聽法孫比丘尼爲弟子某甲受具足已比丘尼衆中受具足無遮法若來者畏傷梵行法孫比丘尼爲弟子某甲已從僧乞使受具足僧令羯磨某甲某甲比丘使爲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受具足諸大德忍羯磨某甲某甲比丘使爲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受具足忍者僧默然若不忍便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羯磨某甲某甲比丘使爲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受具足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受羯磨竟即應往比丘尼精舍受具足人應向使乞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某甲從和尚尼某甲受具足我某甲已比丘尼衆中受具足清淨無遮法我若出此間者畏傷梵行此間住地某甲和尚尼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受具足如是至三和尚尼應共使到僧中和尚尼應乞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法孫比丘尼弟子某甲欲受具足已比丘尼衆中受具足清淨無遮法若來者畏傷梵行彼間住我法孫弟子某甲今從僧乞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受具足如是三乞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從某甲受具足某甲已比丘尼衆中受具足清淨無遮法若來者畏傷梵行彼間住和尚尼某甲已從僧乞受具足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受具足和尚尼某甲白如是一白三羯磨已和尚尼共使還至比丘尼精舍作如是言善女聽汝已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十衆以上和合二部衆受具足竟汝應恭敬三寶汝已遭遇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聞法亦難是名二歲學戒二部衆中受具足第二敬法竟

說罪者比丘尼不得說比丘實罪非實罪比丘得說尼實罪不得說非實罪尼不得說言醫師比丘犯戒比丘摩訶羅比丘若癡里者

得輭語諫不得呵責若是年少應語汝今不學待老當學耶汝後當教詔弟子汝不學者後弟子亦當學汝作惡是故汝應隨順學受經誦經若比丘尼說比丘過言醫師比丘犯戒比丘摩訶羅比丘者越敬法比丘得說比丘尼實過不得呵責言剃髮老嫗婬蕩老嫗摩訶梨老嫗若是親里作非法者得語言莫作是事不得呵罵應輭語諫若年少者應語汝今不學待老當學耶汝後當教詔弟子汝不學者後弟子亦當學汝作惡是故當受經誦經若比丘呵罵比丘尼言剃髮老嫗婬蕩老嫗摩訶梨不善不識恩養者越毘尼罪是名比丘尼不得說比丘實罪非實罪比丘得說比丘尼實罪第三敬法竟

不先受者比丘尼不先比丘受食房舍牀褥若有人請比丘尼食者應語先請上尊眾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正欲請諸尼者應語我亦不受若言我先已曾請僧前食後食以曾共人請未曾請諸尼若爾者應受下至先與僧一團食者比丘尼後得種種好食無罪若有人來言我欲與尼作房應語先與上尊眾作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正欲與尼作應語我亦不受若言我先已曾與僧作房合講堂溫室食堂門屋井屋廁屋洗脚處屋曾共眾人作未曾為尼作若爾者應受下至先與僧一蚊廚後比丘尼受大房無罪若有人來與比丘尼牀褥者應語先與上尊眾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應語我亦不受若言我先已曾與比丘僧牀褥枕俱攝卧具未曾與尼若爾者得受下至先與比丘僧一小牀比丘尼後受好牀褥無罪若檀越未曾飯僧施牀褥比丘尼先受者越敬法是名比丘尼不先受食牀褥第四敬法竟

半月摩那埵者若比丘尼越敬法應二部眾中半月行摩那埵若犯十九僧伽婆尸沙應二部眾中半月行摩那埵比丘尼眾中行隨順法應日日白二部僧是名二部僧是名比丘尼二部眾中半月行摩那埵第五敬法竟

半月問布薩求教誡者比丘尼至布薩日若一切尼僧若遣使至比丘精舍禮塔已至知識比丘所與清淨欲作如是言一切比丘尼僧和合禮比丘僧足問布薩請教誡如是三說僧布薩時誦戒比丘應作是說大德僧聽今布薩爾所日已過餘爾所日在佛聲聞僧常所行事諸大德不來諸比丘說欲清淨誰與比丘尼取欲取尼欲人應至上座前偏袒右肩合掌作如是說比丘尼僧和合禮比丘僧足與清淨欲問布薩請教誡如是三說誦戒人應問誰教誡比丘尼若先有教誡人後人應問言尼何日來何處教誡先人應語某日來在某處若無教誡人者先取尼清淨欲比丘應語尼言姊妹無有教誡人當謹慎莫放逸若比丘成就十二法僧應羯磨作教誡人何等十二一持戒二多聞不忘三持律廣略四辯才能說五學戒六學定七學慧八能除惡邪九梵行清淨十不汙比丘尼淨行十一忍辱十二滿二十歲若過是名成就十二法僧應拜作教誡比丘尼人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十二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教誡比丘尼如是白大德

僧聽某甲比丘十二法成就僧令拜某甲比丘教誡比丘尼諸大德忍拜某甲比丘教誡比丘尼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拜某甲比丘作教誡尼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受羯磨已應教誡比丘尼教法者有八事何等八一非時二非處三過時四時未至五不和合六眷屬七長句說法八迎教誡非時者從日沒至明相未出教誡是名非時若比丘非時教誡比丘尼者波逸提非處者不得深猥處不得露現處當在不深不露處若講堂若樹下若比丘非處教誡比丘尼越毗尼罪是名非處過時者十四日十五日是名過時時未至者月一日若二日三日是名時未至應從四日至十三日往教誡時未至教誡比丘尼者越毗尼罪是名時未至不和合者比丘尼僧不和合不應教誡和合已然後教誡人到已應問尼僧和合未若言和合應遣使呼言比丘尼來聽教誡若老病服藥作衣鉢事不得來者應與欲如是言我某甲與教誡欲如是三說若比丘尼僧不和合教誡者越毗尼罪是名不和合眷屬者不得偏教誡應一切尼僧和合已然後教誡是名眷屬長句說者如尊者難陀長語教誡尼應作是說一切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姊妹此是教誡欲聽者便聽去者任意若比丘長語教誡比丘尼者越毗尼罪是名長語說法迎教誡人法者若比丘尼城邑聚落住闌教誡比丘某日來若無供給人者應倩諸年少比丘賷持華香旛蓋往迎若無者隨其多少下至合掌設敬代擔衣鉢若一由延半由延若一拘盧舍半拘盧舍下至出城邑聚落外迎若不迎者越毗尼罪來已應勸化作前食後食非時漿盡心供養及眷屬七日勿令有乏若無者出已衣鉢中餘持用供養若復無者下至合掌恭敬教誡尼法者若阿毗曇若毗尼阿毗曇者九部修多羅毗尼者波羅提木叉廣略教誡人若尼來時不得低頭而住應觀相威儀若見油澤塗頭莊眼著上色衣攜令光澤白帶繫腰如是者應呵若是年少者應語姊妹汝今年少不學待者當學耶汝後當教詔弟子汝不學者弟子亦當學汝作惡是故汝應隨順學受經誦經若有俗人者不得教勿令前人起不善心言沙門教勅婦若爾不得教應問餘尼此是誰共行弟子誰依止弟子問已應語彼和尚阿闍梨教呵令隨順行法勿令作非威儀事比丘教誡比丘尼時應如女想比丘尼於教誡人如佛想是名半月問布薩求教誡第六敬法竟不依比丘不得住安居若若親里欲請比丘尼安居者尼應語檀越先請上尊若言我於彼無敬心正欲請尼尼應語我亦不去若爲親里欲去者應自請比丘到彼已應料理前食後食非時漿安居衣勿令有乏若親里不與者當自出已衣鉢中餘供給若安居中比丘若死若罷道若餘處去尼不得去三由延內有僧伽藍者應通結界半月應往問布薩若道路賊難恐怖畏奪命傷梵行有此等諸難者至彼安居未應往自恣若故有難衆者當語親里爲我請比丘來來已供給所須前

食後食及非時漿勿令有乏自恣已應還本處若比丘尼欲住安居處無比丘不得住安居若住安居者越敬法是名無比丘住處比丘尼不得安居第七敬法竟

比丘尼安居竟二部僧中受自恣者比丘尼至自恣日受自恣已明日清旦應一切往比丘僧所受自恣尼僧中應羯磨一尼能受自恣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尼僧聽某甲比丘尼能爲尼僧作自恣人若僧時到僧羯磨某甲比丘尼爲尼僧作自恣人諸尼僧聽某甲比丘尼爲尼僧作自恣人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比丘尼僧二衆各和合者應作是說比丘尼僧和合比丘僧和合自恣說若見聞疑罪僧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見聞疑罪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者比丘僧和合衆多比丘尼者應作是說衆多比丘尼比丘僧和合自恣說若見聞疑罪僧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比丘僧和合一比丘尼者應作是說我比丘尼比丘僧和合自恣說若見聞疑罪僧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衆多比丘比丘尼僧和合者應作是說比丘尼僧和合諸大德自恣說若見聞疑罪諸大德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衆多比丘衆多比丘尼者應作是說衆多比丘尼諸大德自恣說乃至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一比丘乃至一切比丘尼者應作是說我比丘尼大德自恣說若見聞疑罪當語我哀愍故若知若見當如法除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比丘尼安居竟應如是二衆中受自恣若比丘尼十六日不詣比丘僧受自恣至十七日往受自恣者越敬法是名比丘尼第八敬法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

音釋

懱 莫結切輕傷也 蹲 祖尊切踞也 紡績 紡妃兩切辟纑也績則歷切緝麻也 叛 薄半切背叛也 嗽 所角切吮也 癬 息淺切乾瘍也 癩 落蓋切疥癩也 瘧 魚約切病也 謦 棄挺切謦欬也 嗽 先奏切欬嗽也 腫 之隴切胝也 嫗 於武切老婦之稱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一上　政六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九

內宿內煑自煑者佛住曠野精舍諸天世人之所供養爾時僧院內作食廚潘汁蕩器惡水流出巷中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住處食廚不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正應爲世人所嫌從今日不聽內作淨廚潘汁流外作淨廚法不聽東方北方作應南方西方作若內作淨廚潘汁流外者越毗尼罪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至呵帝欽婆羅婆羅門聚落如上粥緣中廣說乃至不聽內宿內煑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至固石婆羅門聚落時有剃髮師摩訶羅父子出家聞佛來欲作粥如上粥緣中廣說乃至不聽內宿內煑自煑

復次佛憍求多羅國遊行爾時枝尼耶螺髻梵志聞世尊來作僧房淨廚遣人請佛佛告

優波離汝於先去爲僧處分受食廚勿令初夜過若過者即名僧住處不得作時優波離白佛言世尊得一覆別隔不佛言得復問得通隔別覆不佛言得復問得通覆通隔不佛言得復問得別隔別覆不佛言得復問得一邊二邊三邊一切盡得不佛言得隔道得不佛言得得閣上閣下不佛言得或有樹根在淨地枝葉在不淨地或有樹根在不淨地枝葉在淨地或有樹根枝葉俱在不淨地或有樹根枝葉俱在淨地一覆別隔者僧得受作淨屋如是乃至別隔別覆僧得受作淨屋一邊二邊三邊一切盡得作淨屋隔道者道兩邊淨中間不淨若置酥坻油坻在中間者應穿兩邊流入淨地者聽取若穀麥豆藁橫置中間者得解兩頭取若蘿蔔葱甘蔗在道中者得截取淨者閣上閣下者若閣上若閣下得受作淨屋樹根在淨地枝葉在不淨地者樹根在淨地生枝葉蔭不淨地若果落地者應時取內淨屋中若不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樹根在不淨地枝葉在淨地者樹在不淨地生枝葉蔭淨地若果落地即名爲淨隨時欲取便取二俱不淨者樹不淨地生枝葉亦蔭覆不淨地果落者應時取內淨屋中若不時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二俱淨者樹淨地生枝葉亦蔭覆淨地果落者即名爲淨隨時欲取便取是名二俱淨若不淨地生蘿蔔菘菜若取應時內淨屋中若不時內至初夜過即名不淨若賊來偷菜覺已恐怖捨菜而去應即取內淨屋中若言明日當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若不覺棄時早晚即見時應取內淨屋中若不取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若不淨地中生若瓜瓠者摘取已應時內淨屋中若不內過初夜即名不淨若僧住處有檀越施僧穀寫著不淨地者應時取著淨屋中若不取至初夜過即名不淨若白衣持餅麨粮食來寄宿明日去持與比丘者即名淨若比丘作是念明日去必當與我若與者即名不淨持果菜來宿亦如是若運致穀米淨屋倉滿已若著講堂溫室若井屋薪屋中庭若非淨地者初中後夜隨時應徙若不徙至初夜過者即名不淨若欲作新住處者營事比丘應以線量度作分齊爾許作僧淨屋爾許作僧住處應作是說此中爾許作僧淨屋受若不受者至初夜過即名不淨隨事定淨屋淨屋定如是住處溫室講堂門屋浴室薪屋井屋井屋定若檀越言莫豫分處須待成設飯施僧已當隨意分處成已應作是說下閣中閣上閣僧淨屋受受已即名淨亦得住若復不受國土亂時王未立爾時得受若復一王遠一王衆人未舉爾時得受若復不受者住處聚落停廢二年得受是中或有聚落停廢非住處停廢或住處停廢非聚落停廢或聚落停廢住處亦停廢或非聚落停廢非住處停廢是中不受即名不淨若停可食物是名內宿內煑自煑者比丘不得自煑食若病應使淨人煑若無淨人者有淨銅器不受膩者應淨洗自炊令沸使淨人知著米著米已比丘不得自然應使淨人然沸已淨人欲去得受取自煑令熟當慎莫令不受物落中如是煑肉令飲菜令萎受已得自煑令熟

下至煑薑湯亦不得自煑使淨人煑若乞食
食冷得自煖無罪若淨人病應使淨人煑粥
與若無淨人者淨米已得自煑若有長粥不
得自食是名內宿內煑自煑
受生肉者佛住曠野爾時六群比丘持肉段
生魚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不能乞食持肉
段生魚而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
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
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告諸
比丘從今日後不聽受生肉若比丘病得使
淨人知煑歛已受取得自煑令熟若比丘林
中經行坐禪若見樹下有死麞鹿殘若須者
不得自取當使淨人知若自取者不得自食
應與園民若沙彌若見鷹殘亦如是若比丘
乞食時得燥脯火上燎已得受有衆生名俱
耶無腸肚呑肉段還完出若須者得受
不得受生穀穀者白米穀赤米穀䴬麥小麥
悉不聽受若生癰痤癤須小麥塗者應使淨
人作淨已得自取研破塗之不聽受若淨屋
中有穀麨麥麨若須者得自取不聽受若蒙
具豆摩沙豆大豆小豆如是比若須者得受
是名受生穀
自取更受皮淨者佛住舍衛城時王波斯匿
有菴拔羅園時果茂盛王問園民諸比丘頗
來食果不園民答言大王不請何由來食王
言汝可往請比丘食果即往僧所頭面禮足
胡跪合掌白言王請僧食果諸比丘即往就
園食果狼藉棄地或復持還因是園民不得
送果王問園民何故不送果民即以上事具
白王王聞已心不悅作是言諸比丘但當食
果何故棄地復持去與誰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具問上
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問比丘汝但當食
果何故棄地復持還爲答言世尊我持來受
已更食佛言汝云何自取已後受更食佛言
從今日不聽食菴拔羅果
復次佛住王舍城耆舊童子菴拔羅園時耆
舊童子問園民諸比丘食菴拔羅果不答言
世尊不聽時耆舊童子聞是語已往到世尊
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菴拔羅
是時果願世尊聽諸比丘食佛言從今日聽
淨果皮食時諸比丘使淨人盡剝果皮而食
淨人嫌言合皮可食何故使我盡剝皮爲諸
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不須盡去皮
當爪淨聽食不聽自取後受食應先使淨人
爪淨然後受若比丘園林中行見落地果若
須者應使淨人取若自取者不得自食應與
園民若沙彌若果熟落地傷破即名皮淨應
受取却核得食若鳥啄若器中傷破下至如
蚊脚即名皮淨却核得食若欲食核者火淨
已聽食若皮淨不火淨食核者波夜提若火
淨不皮淨皮核俱得食若不火淨不皮淨食
者一波夜提一越毗尼若俱作無罪是名自
取後受皮淨
毗尼斷當事　障礙非障礙　比丘尼內宿
內煑幷自煑　受生肉幷穀　自取後更受
皮淨幷火淨　第六跋渠竟
重物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賣僧牀褥或
借人或私受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
佛言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賣僧牀褥借人私受用設一切僧集亦不聽賣借人私用若賣借人私用越毗尼罪云何名重物牀褥鐵器木器瓦器竹器如盜戒中廣說是名重物若檀越施僧牀褥俱執氍氀枕甖腰帶刀子匙傘蓋扇革屣鍼筒剪爪刀澡罐是中牀褥俱攝枕氍氀如是重物應入四方僧餘輕物應分若檀越言一切盡分應從施主意分若言一切施四方僧者不應分若比丘道路行俗人見比丘心生歡喜持種種雜物布施比丘是中有重物應與隨近精舍當語檀越持是牀褥與某精舍比丘若言我已決意施復用問我爲比丘言亦可置此間供給客僧得其功德復言不能我已決意應語長壽此是重物難致可此間貿取直彼間還作不若言任意尊者得貿取直到彼住處牀直買牀褥直買褥如是一切隨直貿易若言一切盡分者應隨施主意分若言一切施四方僧者不應分請有二種一僧次二私請彼間得種種雜施僧次得物入僧私請得物自入己若牀褥多釜鑊少當語檀越令知已得轉牀褥作釜鑊若釜鑊多貿易牀褥亦如是若有破器得融作大者是名重物

無常物者佛住曠野爾時尊者阿若憍陳如在巨磨帝住時有放牧人名渠尼婦名尸婆離憍陳如時到著衣持鉢入聚落乞食得已常到放牧人家食時婦人信心歡喜常供給乳酪生酥熟酥食已還住處便作是念用是苦器久在世爲猒患此身便持衣鉢著一處在樹下以頭枕象圖右脇著地心不亂即入無餘涅槃尸婆離知時節應來即敷坐牀掃地辦乳酪漿待時過不來時尸婆離便作是念阿闍黎常日日來今何故不來將不病耶不爲惡蟲所傷即往看之見樹下卧作是念阿闍黎故當眠默然立聽不聞喘息以手摩心身體已冷便言奇哉已無常我當供養舍利即歸語夫取斧伐好薪積置一處即便闍維舍利在一面立看見四鳥種種異色從四方來鳥身即自變白而去時夫渠尼苦住不樂作是念是比丘衣鉢當輸王王法難了恐復更索餘物即持詣王白言此憍陳如比丘無常有是衣鉢輸王王即平此衣鉢賈直五錢官斷言此沙門無常衣鉢還歸比丘即持還白僧言尊者阿若憍陳如無常有此衣鉢諸比丘見已識彼衣鉢即問言頗見異事不答言見我闍維時見有四鳥種種色乃至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是事云何佛告比丘此是四魔天來欲觀其識神不見已變白而去諸比丘白佛言此衣鉢應屬誰佛言應屬僧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有病比丘語比丘言看我當與長老衣鉢時病比丘無常諸比丘僧集欲分彼衣鉢看病比丘言是比丘存在時語我言看我當與衣鉢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與已未答言未佛言不與已無常得越毗尼罪彼不應得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有病比丘語比丘言看我當與長老衣鉢即便與得已不作淨還置病人邊時病比丘無常乃至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是事云何佛言爲作淨不作淨

答言不作佛言不應得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有病比丘語比丘言看我當與長老衣鉢即便與得已作淨還置病比丘邊乃至佛問作淨不答言作佛言應得

復次佛住舍衛城有沙彌無常諸比丘問佛此衣鉢物應屬誰佛言屬和尚

復次看病比丘作是恨言我看病不避寒暑執衆苦事求索湯藥乃至除大小行器其實如是是誰應得言衆僧得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看病甚苦應以三衣鉢盂及受所殘藥與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病比丘得囑與人物不佛言得復問得囑與醫藥不佛言得若囑言我不差當與若差即名捨若囑言我向彼聚落若不前到當與若到者即名捨若囑言我行去若不還當與還者即名捨若決定囑言我若死若活其心與如是決定者應與若囑與衆多者最後人應得若與衆多人在前者應得若比丘無常若般泥洹不應便印閉其戶彼若有共行弟子依止弟子持戒可信者得與戶鈎若不可信者當持戶鈎與僧知事人已供養舍利料理竟然後出彼衣物若有共行依止弟子持戒有信者使出若不可信應使知事人出若比丘作是言我此中亦有衣鉢者當觀前人持戒可信者應與不可信者不應與若有可信人證明者應先與然後僧受受有三種羯磨受分分受貿易分受羯磨受者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所有衣鉢及餘雜物應現前僧分若僧時到僧現前羯磨與某甲比丘受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無常若般泥洹所有衣鉢及餘雜物現前僧應分僧今現前持是衣鉢及餘雜物與某甲比丘受諸大德忍持是衣鉢及餘雜物與某甲比丘受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忍持是衣鉢及餘雜物與某甲比丘受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羯磨受分分受者作分已唱言各各自取分是名分分受貿易分受者迭相貿易是名貿易分受若四比丘聚落中住一比丘無常者三比丘應受應作是說諸長老某甲比丘無常若泥洹有是衣鉢及餘雜物現前僧應分此處無僧我等現前應得若三比丘住一比丘無常者二比丘應受應作是說乃至此處無僧我現前應得若二比丘共住一比丘無常者一比丘得受應心念口言某甲比甲無常若涅槃有此衣鉢現前僧應分此處無僧我現前應得若欲與看病比丘物者應行舍羅知人多少知已應與亡人所受持衣鉢及所受殘藥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無常若涅槃所有衣鉢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持是衣鉢及所受殘藥與看病比丘某甲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已與看病比丘某甲衣鉢及餘殘藥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看病人云何應得不應得不應得者暫作不應得差作不應得樂福德作不應得邪命作不應得暫作者暫作不作是名暫作差作者僧次差是名差作樂福德作者自為福德故看是名樂福德邪命者希望故看病是名邪命應得者佛言欲饒益故下至然一燈炷欲令病人差應得作羯磨已應量影若有客比丘來

者應知在羯磨前在羯磨後或值死不值羯
磨有值羯磨不值死或有值死羯磨或不值
死不值羯磨是中值羯磨不值死值死值羯
磨者應得是中值死不值羯磨不值死不值
羯磨者不應得若爲病人求醫藥若爲塔事
僧事去應與是名無常物法
癡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長老劫賓那有二
共行弟子一名難提二名鉢遮難提癡病有
時來有時不來破僧羯磨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佛語諸比丘難提鉢遮難提癡病
有時來有時不來破僧羯磨者僧應與作癡
羯磨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難提鉢遮
難提癡病有時來有時不來破僧羯磨若僧
時到僧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羯磨白如是
大德僧聽難提鉢遮難提癡病有時來有時
不來破僧羯磨僧今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
羯磨諸大德忍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羯磨
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
三亦如是說僧已與難提鉢遮難提癡病羯
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若
來不來不破羯磨若癡病差得本心即名捨
是名癡羯磨
見不欲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瞻婆比丘共諍
相言同止不和一比丘舉一比丘二比丘舉
二比丘眾多比丘舉眾多比丘諸比丘以是
因緣往白世尊廿六佛言從今日聽十二作見不欲見
不欲者若僧中作非法羯磨事若有力者應
遮言諸長老是非法非毗尼不應作若前人
兇惡力勢恐有奪命傷梵行者應作見不欲
作是說此非法羯磨我不忍與見不欲如是
三說作見不欲時不得趣人邊作應同意人
邊作不得眾作見不欲得二人三人作餘者
當與如法欲已捨去若僧中非法斷事不遮
不與欲不作見不欲越毗尼罪若作是念隨
其業行如火燒屋但自救身得護心相應無
罪是名見不欲
破信施者佛住舍衛城爾時鹿長者次請僧
食時優波難陀次到其家長者問言欲此間
食欲持去答言欲持去即取其鉢盛滿中種
種飲食優波難陀得食已即持到婬女家問
言欲得食不答言欲得取汝器來即與飲食
羅列槃上復更乞去時長者子食已往婬女
家女言大家郎欲食不答言取來即持槃上
食與見已便識問言汝何處得此食女言大
家郎但食用問爲諸年少邊得不爾我欲知
處問不止便言廿六阿闍梨優波難陀十三見與長者
子嫌言我以僧眾爲良福田而優波難陀反
以婬女爲良福田
復次佛住王舍城時有無畏薩薄主施僧兩
張細㲲時優波難陀僧中知得已即持與婬
女婬女得已便被著入市肆時無畏薩薄主
見已便識問言汝何處得此㲲答言大家郎
何故問耶諸年少邊得復問不爾我欲知之
問不止便言尊者優波難陀見與時薩薄主
嫌言我以眾僧爲良福田而優波難陀反以
婬女爲良福田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
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
何壞信施物從今日不聽壞信施物信者信
心與歡喜與施者有八種時食夜分乃至淨

不淨破者欲心與婬女寡婦大童女不能男惡名比丘尼惡名沙彌下至欲心與畜生得越毗尼罪有人僧中乞食得與一國若人多者等分與若於前人有欲心者不應與若父母貧苦無信心者得少多與若有信心者得自恣與有二種應與益者損者益者若檀越若優婆塞作塔事僧事應與損者若賊若王若兇惡人若不與者能作不饒益事此人應與是名破施信

華屣法者佛住王舍城時難陀優婆難陀著金華屣行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貴勝人著金華屣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以後不聽著金華屣

復次世人吉祥日時六群比丘有著種種異色華屣有著一重華屣者共期遊觀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著種種華屣如王大臣見著惡者復作是言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人著一重華屣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著一重華屣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一上

音釋

麞止良切麕屬　燥先到切乾也　脯方矩切乾肉也　燎力照切繚燒也　烒與力切炙捸也　啄竹角切鳥食也　氍毹巨俱切力于切毾毲毛布也　鍼諸深切與針同　喘尺兖切氣息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一下　政七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王舍城屍陀林爾時世尊身小不和耆舊童子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聞世尊不和可服下藥世尊雖不須爲衆生故願受此藥使來世衆生開視法明病者受藥施者得福爾時世尊默然而受耆舊復念不可令世尊如常人法服藥當以藥勳青蓮華授與世尊世尊三齅藥勢十八行下下已光相不悅爾時阿難語尊者大目連言世尊服藥何處有隨病食時目連即觀見贍波國怒奴二十億子日煑五百味食是時目連即以神力到其前立時二十億子見尊者目連威儀神德心懷踊躍歎未曾有目連爾時而說偈言

天尊甚奇妙　無量功德聚　身中小不和
宜須隨病食　汝今得善利　當獲大果報
聲聞諸弟子　仰比於世尊　喻如須彌山
得一芥子分

時長者子聞說此偈心大歡喜歎言善哉今

得斯利即辦餚饍請日連住食時目連作是念我為世尊索隨病食不宜先食即便受食置虛空中然後自食二十億童子語尊者目連言我欲令世尊先食然後我食云何得知目連言此食器須臾當還自知食訖爾時目連屈伸臂頃到世尊所奉食世尊世尊食已器乘虛而還時恕奴二十億童子遥見器還即起迎頂戴而受時瓶沙王來問訊世尊聞食香問言此何香答言食香佛語大王欲食如來殘食不白言欲食世尊我大得善利得如來殘食食已白佛言世尊我生王家以來未曾得如是食世尊此為是天食龍食欝單越食鬼神食耶佛言此非天食乃至非鬼神食也此是王土恕奴二十億童子家常所食耳世尊即為王說恕奴二十億童子脚下毛金色長四寸福德如是王聞已即欲往看臣曰王言云何此是王境之民應當命來不宜自往即遣人往喚語父母言王欲見是童子父母言王喚正當欲方便罰我錢耳寧輸千萬不能令子詣王即遣車載金銀寶物送詣

王所白王言童子輭弱不堪自致所有珍寶今送獻王王言我自有金銀寶物不須是為但欲見童子身耳使還白王言童子是極樂人柔弱不堪車乘王言若爾者莊船載來若至不通船處鑿地作渠以芥子填滿牽來即便牽來至山口童子柔弱以衣褥敷地躡上而來遥見世尊在路地坐見已即却衣褥躡地而來世尊見已而發微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何因而笑佛告諸比丘汝見此童子不答言見佛言此童子從九十一劫已來足未曾躡地今見如來恭敬故非是福德盡也前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為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得法眼淨佛教童子若王來入者當下地跏趺坐現脚時王來入童子即下地跏趺現脚而坐時王侍者即拔劒欲向王即呵之時童子見已心生恐畏即白王言聽我出家王言欲何道出家耶答言欲佛法出家王即遣使語其父母聽出家父母聽已即求佛出家受具足諸比丘白佛言是童子有何因緣九十一劫足不蹈地佛告諸比丘過去

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名毗鉢施如來應供正徧知出現於世時有長者子九十人請佛及僧八十千衆三月安居一人供一日是長者子最後設供加以白氎敷地供養衆僧因是果報九十一劫生人天中未曾躡地爾時長者子即今恕奴二十億童子是也童子出家已在屍陀林中經行不倦脚底傷破血出在地佛見已知而故問比丘此誰經行處血出如是比丘答言是恕奴二十億童子經行處佛告諸比丘是恕奴二十億童子設使精進經行須彌山碎如粉塵不能得道況復傷皮時恕奴二十億童子聞是語已至一空靜處跏趺而坐作是思惟佛聲聞弟子中精進不懈無過於我世尊方言不能得道不如捨戒還家作諸功德供養佛及比丘僧佛知其心即以神足乘虛而來在其前坐佛語比丘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汝本能彈琴不答言能彈絃急時得成音不不也世尊復問絃緩時得成音不不也世尊復問比丘絃不緩不急得成音不答言爾佛告比丘精進太急心生結

使精進太緩心生結使不緩不急心停鑒徹一切如增一線經中廣說佛告比丘汝信心捨二十億出家云何於正法中起增上慢自生苦惱佛告比丘我因汝聽諸比丘著革屣恕奴二十億童子白佛言但聽諸比丘著革屣我漸漸習行以當著革屣佛言從今以後聽著一重革屣時阿難邠坻姊聞世尊聽諸比丘著革屣持五百量革屣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此革屣佛即為說偈呪願

身口意離惡　清淨梵行人　革屣布施者
人天中受樂　金地種種報　莊嚴諸宮殿
得如意神足　清淨無障礙　施少得大利
清淨福田故　智者願清淨　能得福報果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諸革屣狼藉在地知而故問比丘此何等革屣狼藉乃爾比丘答言世尊此革屣破畏兩重故不敢補佛言聽補

復次佛住舍衛城時南方比丘來禮拜世尊中路革屣破故脚底穿壞曳脚而來頂禮佛足佛知而故問何故曳脚而行答言世尊我著一重革屣中路破不敢著兩重是故脚破佛言從今日聽作尼目呵革屣法著福羅不聽遮前遮後革屣不聽羖羊角白羊角金革屣真珠革屣瑠璃水精瑪瑙種種色革屣不聽若得新重革屣者不聽著應使淨人知著下至五六步然後著若得著者越毗尼罪是名革屣法

屐法者佛住王舍城耆舊童子菴拔羅園佛為阿闍世王竟夜說沙門果經時優波難陀聽久疲極還自房宿至後夜起著屐而來琅琅作聲象馬聞已競驚而鳴時王聞已恐怖即還入城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屐

復次佛住王舍城時比丘在天帝釋石室邊坐禪有比丘著屐在前經行時坐禪比丘聞聲已心不得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著屐屐者金屐銀屐牟尼屐牙屐木屐皮屐馬尾屐麻屐欽婆羅屐綖屐芒草屐樹皮屐如是比一切屐不聽著脚穿屐時越毗尼罪若欲洗脚得橫屐躡上不犯比丘著革屐時應牽根上若不牽上者越毗尼心悔若著無根者得越毗尼罪是名屐法

浴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群比丘至阿脂羅河上洗浴用揩石揩身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用揩石揩身如王家鬪人力士此是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以後不聽用揩石揩身揩石者木作若石若塼如是比皆不聽用若水中有柱亦不得就揩身若浴時當使一人揩揩時不得俱舉兩臂應一臂自遮次第而揩若無人者當自揩不得立浴如俗人法應坐亦應次第洗手臂若身體有垢膩者不得以拳揩應舒手揩若用揩石洗浴者越毗尼罪是名浴法

屑末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持種種香屑末詣阿脂羅河上浴時有外道弟子見已作是念我等當共接沙門優婆塞去即

往其所作如是言誰師少欲知足時優婆塞言我師少欲知足外道弟子復言我師少欲知足優婆塞言汝師無慚無愧噉酒糟驢我師少欲知足有慚愧外道弟子言若汝師少欲者當共賭物答言欲賭何物外道答言欲賭五百舊錢優婆塞言可爾便共議言當作何等試之即作種種香屑末已欲先至誰師所外道弟子言先至我師即先遣人往語已師我持香屑末往可現少欲相慎莫受尋即持往語言諸師哀愍故願受香屑答言我出家人非王子大臣用是香屑為不受已復持詣祇洹精舍作如是言諸師哀我故受是香屑優婆塞質直先不語故比丘即打揵搥集僧欲分香屑有不來者有弟子為迎分言與我和尚阿闍梨迎分如是競索語聲高大外道弟子見已拍手大笑我得子便今日得勝時優婆塞慚愧無言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具說上事白佛言世尊我不惜錢但外道得勝是故慚愧佛即為優婆塞說法示教利喜發喜心已頭面禮足而退世尊往眾多比丘所敷尼師壇而坐具以上事為諸比丘說佛告諸比丘從今日不聽用香屑

復次佛住舍衛城如來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癬病知而故問比丘汝調適安樂住不答言世尊我病癬瘙得香屑末洗浴便瘥世尊制戒不得用香屑是故苦住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用香屑香屑者於尸屑馬耳屑七色屑栴檀屑俱哆屑菴拔羅屑閻浮尸利屑阿溽屑伽頗羅屑如是比一切不聽若比丘病癬瘙須屑末塗浴瘥者得用無罪聽用迦羅屑摩沙屑摩瘦羅屑沙坻屑泥土是名末屑法

杖絡囊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六群比丘難陀優波難陀持寶絡囊盛鉢復有持黑繩絡囊以杖擔肩上而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持寶絡囊盛鉢肩上而行有見惡者復言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持黑絡囊盛鉢擔肩上而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以杖絡囊

復次佛住舍衛城如來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疥手知而故問比丘調適安樂住不答言世尊我疥手故破鉢世尊復制不聽畜杖絡囊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後病比丘聽從僧乞畜杖絡囊僧應與作羯磨乞法者偏袒右肩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疥手故破鉢今從僧乞畜杖絡囊羯磨唯願僧與我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羯磨人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疥手故破鉢已從僧乞畜杖絡囊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畜杖絡囊羯磨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已與某甲比丘畜杖絡囊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羯磨已欲行時手捉杖及絡囊不得舉著肩上而行若持杖者越毗尼心悔持絡囊者亦越毗尼心悔若持杖絡囊及鉢者越毗尼罪若道路行時得繫漉水囊杖頭手捉而行不聽著肩上若不作羯磨持杖者越毗尼罪持絡囊亦越毗尼罪若持杖絡囊者得二越毗尼罪是名持杖絡囊法

寶物亡人衣　癡狂見不欲　壞信施革屣
著屐揩身石　香屑敀絡囊　第七跋渠竟
蒜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珍祇居士請僧食
蒜時六群比丘詣園食蒜狼藉棄地復持還
歸時居士按行蒜園見已即問園民何故如
是園民即具說上事居士言比丘但當食何
故棄地如是復持去與誰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乃至佛告諸比丘從今日不聽食
蒜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為大眾說法時
有比丘食蒜在下風而坐畏熏諸梵行人佛
知而故問此是何等比丘獨在一處如鬪諍
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比丘食蒜畏熏梵
行人故在下風獨住佛語諸比丘當知是比
丘若不噉蒜時當欲得失如是甘露法不答
言不佛言是比丘以食蒜故失如是不死之
法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蒜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釋氏尼俱律精舍如來
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病羸瘦痿黃佛
知而故問比丘調適安樂住不答言世尊我

病不調本俗人時食蒜便差世尊制不聽故
蒜是故不樂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食蒜應
隨順行蒜者若種生若山蒜如是比蒜及餘
於一切若生若熟若葉若皮悉不得食若癰
腫癬瘡得用蒜塗蒜塗已不得眾中住應在
屏處差已當淨洗浴還入僧中病時醫言長
老此病服蒜當差若不服不差更無餘方治
者聽服服已應七日行隨順法在一邊小房
中不得臥僧牀褥不得上僧大小便處行不
得在僧洗腳處洗腳不得入溫室講堂食屋
不得受僧次差會不得入僧中食及禪坊不
得入說法布薩僧中若比丘集處一切不得
往不應繞塔若塔在露地者得下風遙禮七
日行隨順法已至八日澡浴浣衣熏已得入
眾中若比丘不病食蒜病食蒜不行隨順法
二俱越毘尼罪是名蒜法
覆鉢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城內有法豫優婆
塞常請僧次食比丘到已詰問其義能解釋
者便大歡喜手自與種種食若不能答者便
毀呰使下人與麤食以是故僧次上座應去

不去皆言下過乃至年少盡不能去因是便
高聲大語佛知而故問何故高聲大語答言
世尊法豫優婆塞常請僧次食乃至應去不
去因是故高聲大語佛告諸比丘法豫優婆
塞輕慢諸比丘僧應作覆鉢羯磨優婆塞有
八事僧應與作覆鉢羯磨何等為八現前誹
謗比丘現前呵責比丘作如是言汝是惡行
人現前瞋恚輕罵比丘斷比丘利養不樂與
比丘共事罵佛罵法罵眾僧是名八事僧應
作覆鉢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
法豫優婆塞輕慢比丘若僧時到僧與法豫
優婆塞輕慢比丘與作覆鉢羯磨白如是白
三羯磨乃至僧已與法豫優婆塞輕慢比丘
作覆鉢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法豫優婆塞常飯比丘已然後自食其日待
比丘時過不來便往佛所頭面禮足卻住一
面白佛言世尊諸比丘何故不來食佛言汝
輕慢諸比丘僧欲饒益故與汝作覆鉢羯磨
爾時去佛不遠有一羅漢佛語優婆塞汝往
問是比丘云何名鹽鹽有幾種即往到和南

阿闍棃比丘言善來便問言尊者云何名鹽鹽有幾種比丘言我知汝是法豫優婆塞輕慢比丘僧已與汝作覆鉢羯磨故不足耶我此間樂住復來惱我鹽正是鹽聞比丘語已心懷悵然還到佛所佛知而故問汝問鹽義得悉意不答言世尊是比丘少聞未從師學問鹽故言鹽時去佛不遠復有一法師比丘名弗絺盧佛語法豫汝往問彼比丘鹽義即往到其所言和南阿闍棃答言善來大檀越即語令坐雖未問義且聞命坐便大歡喜尋即就坐問言尊者鹽有何義比丘答言此是好問今當為汝解鹽義者二種味性味者如海水同一鹹味性者黑鹽赤鹽辛頭鹽味拔遮鹽毗攪鹽迦遮鹽私多鹽比迦鹽略說二種若生若熟是名鹽聞已心中喜悅來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是比丘善解分別廣略鹽義順逆能答佛言此是凡夫於我法中未得法味前比丘者是阿羅漢而汝憍慢不識真偽長夜作不饒益事於是法豫聞佛語已即生怖懼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懺悔唯願世尊哀愍我故令諸比丘從今以後還受我供養佛言汝還去沐浴著新衣與眷屬相隨往到僧中乞捨覆鉢羯磨僧當與汝捨法豫如教還歸沐浴著新淨衣來入僧中胡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憶念我優婆塞法豫輕慢比丘僧欲饒益故作覆鉢羯磨我今見過行隨順法心已柔輭唯願僧哀愍故與我捨覆鉢羯磨如是三乞已僧應語令在界內應安法豫置眼見耳不聞處現前僧與作羯磨非徒衆現前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聽是法豫優婆塞輕慢比丘僧欲饒益故先與作覆鉢羯磨今日見過行隨順心柔輭已從僧乞捨覆鉢羯磨若僧時到僧與法豫優婆塞捨覆鉢羯磨如是白白三羯磨乃至僧已與法豫優婆塞捨覆鉢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與作覆鉢羯磨已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盡不聽往應持袈裟繫其門上應巷中唱言某甲作覆鉢羯磨若有客比丘來者應語言某甲家作覆鉢羯磨不應往作覆鉢羯磨時不得趣作若彼言沙門不入我家者善知是人不應作若有慚愧者應與作若自見過已行隨順心柔輭應與捨是名覆鉢法

衣紐緤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乞食比丘一手捉鉢一手捉俱鉢有旋風來吹衣去著內衣入祇洹佛知而故問比丘衣在何處答言世尊旋風吹去佛言從今以後應安紐緤爾時諸比丘便用金銀作紐緤結佛言一切金銀寶物不聽作紐緤結應用銅鐵白鑞若木竹具綖安紐作結不聽不著紐入聚落若無者應用鍼綴若復無鍼者下至手捉若衣無紐者入聚落得越毗尼罪如是若入家家隨得越毗尼罪若有而不著得越毗尼心悔不犯者若入比丘尼精舍外道精舍若檀越唱言隨所安者無罪是名衣紐緤結法

腰帶法者佛住舍衛城時有乞食比丘一手捉鉢一手捉俱鉢旋風吹內衣去著上衣入祇洹精舍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安陀會何處答言世尊旋風吹去佛言從今已後應著腰

帶

復次諸比丘散縷紐縷作帶空中作者佛言散縷紐縷作晝不聽空中者應當中縫若織編作若圍作晝聽著著時不聽四帀一帀繫應再帀乃至三帀若比丘身輭不堪繫者應持去至聚落邊欲入時應繫出已還解若不著腰帶入聚落越毗尼罪有而不著越毗尼心悔若一帀著越毗尼罪若再帀三帀著無罪是名腰帶法

帶結法者佛住舍衛城時比丘帶頭不作結在店肆前行帶解曳地而行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曳腸而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應帶頭作結

復次有比丘金銀作結佛言一切寶物不聽即作繫帶頭若二若三結不聽作一結四結得越毗尼罪是名帶結法

乘法者佛住王舍城時節會日人民出看時六群比丘乘象乘馬有乘驢者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大臣乘象馬行有見乘驢者復言是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乘驢而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騎乘

復次佛住王舍城耆舊童子菴婆羅園精舍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按行諸比丘房見一比丘病瘦痿黃佛知而故問比丘汝病增損氣息調不答言世尊我病苦氣息不調佛言汝不能到耆舊醫邊看病耶答言世尊制不聽騎乘我病苦不能得往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騎乘乘者象乘馬乘驢乘駱駝乘船乘牛乘車乘輦乘如是一切乘不病不聽乘若病者得不聽乘雌乘應乘雄乘若病重不分別者乘無罪若有因緣上下水行及直渡應作是念我有是緣事爾時得乘渡若比丘不病乘乘者得越毗尼罪是名乘法

共牀卧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群比丘二人三人共牀而卧牀褥破故在地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破牀在地知而故問比丘此是誰破牀狼藉在地諸比丘具說上事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同牀眠牀褥者如上說一人應一肘眠若坐牀者二人得連三牀眠但伸脚時不得過膝頭若橫褥者聽三人橫眠若方褥者得二人連三褥眠但伸脚時不得過膝若草敷各各敷尼師壇坐卧不犯若寒者得通覆上下不得太相近中間相去一肘不舒手大小降三臈得共牀坐不得共牀眠若共牀卧越毗尼罪是名共牀法

共坐法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群比丘三人四人共坐一牀牀坐折破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牀破狼藉在地知而故問比丘此是何等破牀狼藉乃爾諸比丘闇已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共牀坐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語優波離諸比丘受誦毗尼不答言誦但誦少佛語優波離何故少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共牀坐諸比丘一人獨固一牀是故受誦者少佛言從今日後聽降三歲比丘得共牀坐無歲比丘得共三歲比丘坐如是乃至七歲比丘得共十歲比丘坐若卧牀得三人坐坐牀應二人共坐若牀長一肘半相降三歲得二人共坐若減應并與上坐若卧牀過三肘得與降四歲比丘

共坐若減者不得共坐若大會衆集牀坐少者得連牀相接繫令相著繫時當令堅牢勿便動搖得坐若方褥長三肘得共四歲比丘坐若減不得若散敷草地共坐無罪是名共坐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一

音釋

齅 許救切以鼻揩氣也 切穿也 蹹 尼輒切蹈也 切木展也 揩 丘皆切摖也 切痺瘖也 摜 古患切摜帶也

餚 何交切 饍 時戰切餚饍美食也 緩 胡管切緩縱也 賭 董五切賭博財也 蒜 蘇貫切葷菜也

鑿 疾各切 羝 都黎切牡羊也 屐 竭戟切 屑 先結切碎也 瘙 蘇到切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政八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十

共食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群比丘共食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世間婬妷人共食乃至佛言呼六群比丘來來已佛語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共食共食者共一器食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應別器食若無鉢者應用鉤鉢若揵鎡若復無者應團飯著左手中右手食若復不能者應置鉢著草葉上更互取食不得俱下手離五正食五雜正食若麨若餅果菜共食無罪若共器食者越毗尼罪是名共食法

机食者佛住舍衛城如來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難陀優波難陀房中食机種種畫色佛知而故問此是誰食机種種畫色諸比丘答言是難陀優波難陀食机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机上食復次佛住舍衛城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疚手比丘佛知而故問比丘調適安樂不答言世尊我疚手破鉢世尊制戒不聽机上食故不樂佛言從今日聽病比丘机上食不聽種種畫色若僧食机種種畫色無罪若私有聽一種色病比丘机上食時應先立心作念得用無罪若比丘不病一切不聽机上食若老病疚手剃頭出血若鉢重若滿若熱若冷得机上食無罪若比丘不病机上食者得越毗尼罪是名机法

食蒜幷覆鉢　紐結及腰帶　騎乘同牀眠

共坐同器食　食机種種色　第八跋渠竟

為殺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遊行還舍衛時有一舊檀越名阿拔吒是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其家檀越見已作是言阿闍棃何故希行多時不見比丘言長壽我希行來欲與我作何等好食答言我明日當與阿闍棃作食比丘言汝莫作織師食便問言何等名織師食比丘言麤飯豆羹是檀越言我不與阿闍棃麤飯豆羹當與肉食比丘言汝莫與我冷肉答言我不與阿闍棃冷肉當熱煑與比丘言我所謂熱不謂此熱問

言何等熱比丘答言新死熱肉檀越言若欲爾者明日早來當在阿闍梨前殺者可得熱比丘答言爾到明旦著衣持鉢往至其家檀越即牽羊豬鷄列在比丘前殺供養已去檀越嫌言沙門瞿曇無數方便毀呰殺生讚歎不殺而此沙門目前教殺與自殺何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乃至佛言汝云何現前教殺從今日後不聽爲殺者爲比丘殺爲比丘殺者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盡不得食如是乃至爲優婆夷殺一切比丘不得食乃至優婆夷亦不得食爲有三事見聞疑見者現前眼見爲殺不聽食是名見聞者耳自聞或從他聞爲殺不聽食若前人是不可信故欲擾亂比丘者不應受語當從可信人邊取定是名聞疑者比丘至檀越家常見羊後往正見頭脚在地見已心即生疑應問前所見羊爲在何處若言已爲阿闍梨殺者不應食若言尊者我爲祠天故殺食不盡與得食是名疑如是一切衆生若見若聞疑亦如是是名爲殺

人肉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舍衛城中有優婆塞名嗽卑其婦亦名嗽卑有客比丘來亦名嗽卑時優婆塞聞已便作是念阿闍梨與我等同字當往請食即詣精舍請來家中設種種飲食供養已頭面禮足胡跪合掌白言尊者唯願受我四事請衣食牀卧病瘦湯藥比丘即便受請時夫主欲逐商人遠行囑婦言我遠行汝在後當好供養阿闍梨勿使有乏去後比丘不和欲服下藥語優婆夷言我欲服下藥能隨時次第料理食不答言可爾服下藥已隨次第應病與食清粥强粥汝須肉持闍利沙槃與婢言持是往買肉來其婢入市值齋日都無殺者不得而還時優婆夷心生不悅言阿闍梨服藥若不得隨病食者或能增動即磨蕪菁子以油漬之便入房內即以利刀割髀肉語婢言汝持此肉以蕪菁子油淨洗作食與阿闍梨問阿闍梨明日復須何等食其婢如教辦食送往問言明日更須何食答言止莫復更送時優婆夷患瘡而卧其夫商人行還作是念我常遠行還時婦出二門三門迎我今何故不出入房見婦卧牀上便瞋恚言汝何慢我不出耶其婦答言此行有何功夫欲使我迎答言我行得百千萬來其婦答言此是外財何足爲奇我自割身肉供給阿闍梨其夫問言爲割何處即便褰衣示之其夫見已迷悶倒地時有鬼神即語比丘時比丘聞已便入慈三昧定力感之平復如故其婦語夫言起起勿怖阿闍梨威神故我瘡已平復其夫起已見瘡平復即大歡喜往到店肆上作如是言我家婦精進如是割身供養衆人聞已嫌言云何沙門釋子噉人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我不入定故佛言從今日後不聽食人肉復次佛住波羅㮈仙人鹿野苑時有比丘黃病醫師言尊者服人血者可瘥若不服者便死更無餘方時有人犯王事反縛兩手著

迦毗羅華蓋打鼓唱令詣其刑處比丘至魁膾邊作是言長壽施我人血飲魁膾言若欲食肉亦當相與何況血耶即坐罪人在地以刀刺兩喉脉出血比丘兩手承取血飲爲世人所嫌此非比丘是噉人鬼即以瓦石土塊遙擲是比丘劣而得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受命不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飲人血乃至人髓一切不聽若比丘頭生瘡醫言須人骨

灰塗得瘥者得塗塗已不得衆中住應在邊小房中住瘥已應淨洗浴還入衆中復次佛住毗舍離時有一種姓食龍肉諸比丘亦有食龍肉者以是故殺者衆多時有一龍女到世尊牀前立住而啼佛知而故問汝何故啼耶時龍女白佛言世尊毗舍離人食龍諸比丘亦食以是故殺者衆多唯願世尊勿令諸比丘食龍爾時世尊爲龍女隨順說法示教利喜而去時世尊往到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而坐即爲比丘具說上事從今已後不聽食龍肉龍血龍骨龍筋龍髓一切不聽食若身外有諸病須骨灰塗者得用無罪佛住王舍城時瓶沙王象死有諸小姓旃陀羅食肉諸比丘亦有食者時耆舊童子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瓶沙王象死有小姓旃陀羅噉肉諸比丘亦有噉比丘者是出家人人所敬重唯願世尊莫令食象肉世尊爲童子隨順說法示教利喜頭面禮足而退時世尊往至衆多比丘所敷尼師壇坐爲諸比丘具說上事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象

肉乃至象髓亦不聽食聽以象牙骨作鉢支衣紐結無罪佛住王舍城時瓶沙王馬死亦如上象中說若外有癬疥病須馬血塗者無罪塗已不得衆中住應在邊小房中住佛住舍衛城時諸比丘食狗肉入聚落時爲狗逐競吠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狗肉乃至狗髓不聽食若爲狗所齧須燒狗毛塗瘡者得用無罪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食烏肉比丘入聚落乞食或林中經行時群烏逐鳴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烏肉乃至烏髓亦不聽食若須翅翮外用者無罪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食鷲鳥肉比丘林中經行有諸群鷲逐比丘鳴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食鷲鳥肉乃至鷲髓亦不聽食若須翅翮外用者無罪一人肉二龍肉三象肉四馬肉五狗肉六烏肉七鷲鳥肉八猪肉九獼猴肉十師子肉

蒜者生熟皮葉一切盡不聽食若須外用塗瘡聽用若塗已不得衆中住當在邊小房中住瘥已應淨洗浴還聽入衆是名蒜

皮法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至牧牛家坐一牀上有新生犢子見比丘衣色似母跳踉來趣比丘即以手摩額上細滑觸手便作是言此皮輭好可作坐具時牧牛人便作是念此比丘是王大臣貴勝所識有大力勢故當欲得是皮即問阿闍梨欲須皮耶我當與比丘便言正與我此犢皮牧牛人言我家中有成死犢皮亦輭好當柔治相與比丘

言審與我者正與我是更不須餘者時牧牛
人便作是念此比丘有大勢力能作不饒益
事畏難故即比丘前殺犢剝皮與之時犢母
放還不見其子順籬鳴喚牧牛人嫌言沙門
釋子而無慈心使沙門在犢母處者意當云
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
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此是惡事汝云何現前
教殺從今已後不聽用皮皮者牛皮水牛皮
虎豹皮熊皮鹿皮如是一切皮不聽坐唯聽

怒奴邊地羊皮羊有二種一者羖羊二羺羊
羖羊羺羊各有十種如上說若坐皮上越毗
尼罪若坐皮兜羅褥上者二越毗尼罪若坐
革屣上越毗尼罪若卧革屣上齊膝以上越
毗尼罪膝以下無罪若皮織牀坐上無罪
揩脚物者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作
種種揩脚物洗足外道弟子見已便作是念
我等當共試擾亂優婆塞去如上肩末中廣
說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用種種物揩洗
脚揩物者若方若圓剋上如摩沙豆蒙具豆

形一切不聽用脚底有坼破得團草若塼瓦
聽用是名揩脚物
眼藥者佛住王舍城時世人節日男女出城
遊觀時六群比丘有以空青莊眼有以黑物
莊眼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貴勝童
子以空青莊眼有見黑物莊者復言沙門釋
子如下賤使人黑物莊眼而行此壞敗人何
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
言從今已後不聽莊眼復次佛住舍衛城時
耆舊童子耆婆羅園時諸比丘眼痛耆舊童
子言尊者可以此藥塗眼諸比丘言世尊制
戒不聽塗眼童子言我當往從世尊乞此願
即往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
諸比丘是一食人眼是人之所重唯願世尊
聽諸比丘著眼藥佛言從今已後聽用眼藥
除空青若醫言尊者此眼痛得空青眉塗便
差更無餘方若爾者得塗塗已不得衆中住
應在邊小房中差已當淨洗得還入衆是名
眼
藥筒者佛住舍衛城時諸比丘持樹葉盛眼

藥佛知而故問比丘此是何等答言是眼藥
佛言眼藥是貴物應用筒盛時諸比丘作金
銀筒盛佛言金銀及一切寶不聽用應用銅
鐵白鑞竹葦雈鳥翮下至皮裹是名藥筒
眼藥籌者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持竹作眼
藥籌佛知而故問比丘此是何等答言世尊
是眼藥籌佛言眼是輭物應用滑物作籌時
有比丘便以金銀作佛言不聽金銀及一切
寶物作應用銅鐵牙骨栴檀堅木作揩摩令
滑澤下至用指頭是名眼藥籌法

蓋法者佛住王舍城世人節會日男女遊觀
時六群比丘持種種雜色傘去有持樹皮傘
蓋者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
臣持種種雜色傘蓋見持樹葉者復作是言
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持樹葉傘蓋行
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持傘蓋復次
佛住舍衛城時長老阿那律金毗羅在塔山
安居竟還舍衛禮拜世尊佛知而故問比丘
衣何故鹹汙乃爾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聽

持傘蓋我乞食被雨是故如是佛言從今已後聽持傘蓋傘蓋者樹皮蓋樹葉蓋竹蓋如是等傘蓋聽用不聽種種雜色傘蓋是名傘蓋法

扇法者世人節會日男女遊觀時六群比丘持雲母莊校扇有持草扇者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王子大臣持雲母莊校扇有見持草扇者復言云何沙門釋子如下賤使人持草扇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持扇復次佛住毗舍離諸比丘在禪房中患蚊子以衣扇作聲佛知而故問比丘作何等如象振耳作聲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捉扇諸比丘患蚊故以衣拂故作聲佛言從今已後聽捉竹扇葦扇樹葉扇除雲母扇及種種畫色扇若僧扇作種種色無罪若私扇聽一色若有持種種香塗扇來施者聽洗已受用是名扇法

拂法者佛住王舍城世人節會日男女遊觀時六群比丘持白犛牛尾拂以金銀作柄有持馬尾拂者爲世人所嫌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用拂復次佛住毗舍離諸比丘禪房中患蚊故以樹葉拂蚊作聲佛知而故問比丘此何等聲答言世尊制戒不聽捉拂是故諸比丘以樹葉拂蚊作聲佛言從今已後聽捉拂拂者綫拂裂㲲拂芒草拂樹皮拂是中除白犛牛尾白馬尾金銀柄餘一切聽捉若有白者當染壞色已聽用捉拂時不得如婬女捉拂作恣作想是名拂法

爲殺食人肉　牛皮揩脚物　眼藥并筒籌
傘蓋及扇拂　第九跋渠竟

刀治者佛住舍衛城時有比丘痔病語醫言長壽能爲我刀治不答言爾醫便作是念此諸沙門聰明智慧見我治者便學得不復求我即遣諸比丘去已欲作非法時諸比丘即生疑喚諸比丘言長老來此醫欲作非法諸比丘聞即便來入醫怖畏棄刀而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比丘汝云何用刀治愛處從今已後不聽用刀治愛處愛處者離穀道邊各四指若有癰痤瘀瘡嚼小麥鷄屎塗上使熟當令同和尚阿闍梨摘破若餘處有癰痤瘀等諸病須刀治者聽用用刀治愛處者偷蘭罪是名刀治

灌筒者佛住舍衛城有比丘乾痟病語醫言長壽能爲我灌病不答言可爾即作是念此諸沙門聰明智慧見我灌者更不復喚我乃至棄筒而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汝云何用筒灌病從今已後不聽用筒筒者牛皮筒水牛皮筒羊皮筒如是一切不聽用灌若醫言此病須油灌者應在浴室中穿板盛油褰衣坐上口含甘蔗若複以㲲衣絮等內著油中臨孔上按之令油流入者無罪若用筒遂者偷蘭罪是名灌筒法

剃髮法者佛住舍衛城南方國土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哆國復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龍女受布薩法無殺心能使人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形相端正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此欲作何等答言我殺噉商人言勿

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放之令去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肉多美今爲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龍女去時商人尋復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逐看其所向到一池邊龍變爲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我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不能汝等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答言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但以受布薩法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今先入拼擋宮中即便入去是龍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見已商人問言汝爲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弟兄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爲離車所捕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龍宮中有食盡壽乃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食若索者當索閻浮提人間食龍女拼擋已即便呼入坐寶牀褥上龍女白言天今欲食何等食爲欲一食盡壽乃至答言欲須閻浮提人間食即持種種飲食與問

龍女言此何故被繫龍女言天但食用問爲不爾我要欲知之爲問不已即語言此人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即罰六月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爲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五龍生時龍眠時龍婬時龍瞋時龍死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暴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我欲求人道中生所以者何畜生道中苦不知法故我已得人身應求何等龍女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是龍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語言汝合眼即時神變持著本國行伴先至語其家言入龍宮去父母謂兒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號啼哭時放牧者及取薪草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歡喜出迎入家

入家已爲作生會作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唯願父母聽我出家其父母不放即便起詣祇洹精舍比丘即度出家父母尋後逐來至精舍門問諸比丘汝識某甲不皆言不見不聞有比丘語言汝但此門間住若有者須臾自當出入即如其言須臾待之便見兒出作是嫌言沙門釋子妄語見言不見聞言不聞兒語父母莫作不饒益事我此間出家誰都得知卻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爲說法示教利喜得法眼淨已即語兒言我等便是更生汝今出家大得善利諸比丘聞向嫌言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比丘汝云何不白僧度人出家從今日後不聽不白僧度人出家應白剃髮出家白者白一切僧下至白上座八人應語令使如法白剃髮不白出家得越毗尼罪若俱白出家俱無罪若都不白出家不白剃髮二越毗尼罪二俱白者無罪若出界度者無罪是名剃髮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如來處處度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長者外道沙門婆羅門佛告比丘汝等從今已後亦當度人出家受具足爾時諸比丘亦學如來善來度人出家鬚髮故在佛語諸比丘何處一切得如來無畏口鬚髮自落從今已後應剃髮時諸比丘剃髮不剃鬚有比丘剃鬚不剃髮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應一切剃剃者應先剃鬚後剃髮若剃髮人難共語者前剃髮無罪若欲新出家者不得便說出家樂應說出家苦一食一住一眠少食少飲多覺少眠長壽能不若言能應與剃比丘先剃髮後剃鬚無罪是名剃髮

剃髮具者佛在俱薩羅國遊行故名婆羅門聚落摩訶羅父子持剃髮具出家乃至佛言汝等云何剃髮人持作具與出家從今日後不聽合剃髮具與出家若剃髮人持剃髮具欲求出家者應語捨剃髮具然後與汝出家已後欲須時得從借用如是鍛師木師金銀師皮師織師如是工師皆不聽持作具度出家若合度者越毗尼罪是名作具

破僧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尊者優波離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說破僧云何名破僧佛告優波離如大德比丘如法如律善解深理是比丘應禮拜恭敬隨順法教若比丘謂彼比丘所說非法不隨順行僧諍非破僧乃至一界一住同說戒共作羯磨我已制一界一住中別作布薩自恣羯磨是名破僧尊者優波離復白佛言破僧者得何等罪佛言一劫泥犁罪是名破僧

和合僧者佛住舍衛城爾時尊者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說和合僧云何名和合佛告優波離我已制如大德比丘如法如律善解深理是比丘應禮拜恭敬諸比丘隨順行法共一界住共一布薩自恣共作羯磨是名僧和合尊者優波離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和合僧有何功德佛言一劫善報是名和合僧

五百比丘集法藏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與毗舍離有怨如大般泥洹經中廣說乃至世尊在毗舍離於放弓杖塔邊捨壽向俱尸那城熙連禪河側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泥洹於天冠塔邊闍維乃至諸天使火不然待尊者大迦葉故時尊者大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山窟中坐禪時尊者大迦葉作是念世尊已捨壽欲何處般泥洹今在何處少病少惱安樂住不作是念已即入正受三昧以天眼觀一切世界見世尊在俱尸那竭城熙連河側力士生地堅固林中雙樹間天冠塔邊闍維乃至使火不然見已悵然不悅復作是念及世尊舍利未散當往禮敬尋復念言我今往見世尊最後身不宜乘神足往宜應步詣時尊者大迦葉語諸比丘言諸長老世尊已般泥洹各持衣鉢共詣俱尸那竭禮覲世尊諸比丘聞已皆言善哉時尊者摩訶迦葉即與眾多比丘俱詣俱尸那竭路經一聚落中有一摩訶羅比丘先在中住尊者摩訶迦葉告摩訶羅言持衣鉢來共汝詣俱尸那竭城禮覲世尊摩訶羅言長老大迦葉且待前食後食訖然後當去

迦葉答言不宜待食摩訶羅殷勤至三迦葉故言不宜待時摩訶羅恚言沙門有何急事忽忽乃爾如烏死不直一錢且待須臾食已當去尊者大迦葉復言宜且置食摩訶羅世尊今已泥洹及未闍維宜應速往時摩訶羅比丘聞佛已般泥洹語尊者迦葉言我今永得解脫所以者何彼摩訶羅在時常言是應行是不應行今已泥洹應行不應行自在隨意時大迦葉聞此語已慘然不悅即彈右指火出右足蹈地摩訶羅見已大怖而走乃至大迦葉往詣佛所世尊即現兩足從棺雙出時尊者大迦葉見佛足已偏袒右肩頭面作禮說此偈言

如來足踝滿　千輻相輪現　指纖長柔輭
合縵網文成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最勝柔輭足　曾遊行世間　大悲濟群生
從今永不會　是故我今日　稽首如來足
如來救濟我　解脫得應眞　我今最後見
永已不復覲　斷世衆疑惑　離欲中最上
利益一切衆　無不得歡喜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佛有如是德　善答決衆疑
今日時已過　慈慧光永滅　是故我今日
稽首最勝足　我證四眞諦　說佛功德寶

偈讚禮敬訖　還攝雙足入

諸比丘各議言誰應闍維時尊者大迦葉言我是世尊長子我應闍維是時大衆皆言善哉即便闍維闍維已迦葉憶聚落中摩訶羅比丘語乃至欲行便行不行即止即語諸比丘言長老世尊舍利非我等事國王長者婆羅門居士衆求福之人自當供養我等事者宜應先結集法藏勿令佛法速滅尋復議言我等宜應何處結集法藏時有言向舍衛有言向沙祇有言向瞻婆有言向毗舍離有言向迦維羅衛時大迦葉作是言應向王舍城結集法藏所以者何世尊記王舍城韋提希子阿闍世王於聲聞優婆塞無根信中最爲第一又彼王有五百人牀臥供具應當詣彼皆言爾世尊先語尊者阿那律言如來般泥洹汝應守護舍利勿使諸天持去所以然者過去世時如來般泥洹諸天持舍利去世人不能得往失諸功德諸天能來人間供養世人不能往彼除其神足是故應好守護侍者阿難復以供養故不去時大迦葉即與千比丘俱詣王舍城至剎帝山窟敷置牀褥莊嚴世尊座世尊座左面敷尊者舍利弗座右面敷尊者大目連座次敷長老大迦葉座如是次第安置牀褥已辦四月供具結集法藏故悉斷外緣大衆集已中有三明六通德力自在者於中有從世尊面受誦一部毗尼者有從聲聞受誦二部毗尼者有從世尊面受誦二部毗尼者有從聲聞受誦一部毗尼者衆共論言此中應集三明六通德力自在從世尊面受誦二部毗尼者從聲聞受誦二部毗尼者集已數少二人不滿五百復議言應滿五百長老阿那律後到猶少一人時尊者大迦葉爲第一上座第二上座名槃頭盧第三上座名優波那頭盧時尊者大迦葉自昇已座唯留尊者舍利弗目連阿難座已諸比丘各隨次而坐時尊者大迦葉告尊者目連共行弟子梨婆提長老汝至三十三天呼哰提

那比丘來世尊已般泥洹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即受命往三十三天白言長老世尊已般泥洹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故來相喚比丘聞已悵然不悅世尊已般泥洹耶答言爾便言世尊在閻浮提者當往世尊已般泥洹世間眼滅即以神足上昇虛空入火光三昧以自闍維見已即還來入僧中具說上事乃至言入火光三昧復遣至三十三天尸利沙翅宮喚憍梵波提次長老善見在香山長老頗頭洗那在遊戲山長老拔佉梨在瞻婆山復有長老鬱多羅在淨山尊者目連弟子名大光在光山尊者舍利弗弟子名摩藪盧在漫陀山尊者羅社在磨羅山如是等乃至聞喚皆般泥洹復遣使往毗沙門天宮喚修蜜哆使至已作是言長老世尊已般泥洹比丘僧集欲結集法藏故來相喚比丘聞已悵然不悅言世尊已般泥洹耶答言爾便言世尊在閻浮提者我當詣彼世尊般泥洹世間眼滅即以神足上昇虛空入火光三昧以自闍維入無餘泥洹使還僧中具白僧如上大迦葉言諸長老且止勿復喚餘諸聞喚者便自泥洹若更喚者復當泥洹如是世間便空無有福田有比丘言諸長老尊者阿難是佛侍者親受法教又復世尊記阿難有三事第一宜應喚來大迦葉言不爾如此學人入無學德力自在眾中喻如疥瘙野干入師子群中時尊者阿難料理供養訖來到一聚落中作是言我今此中宿明日當詣王舍城時有天來語阿難言大迦葉言尊者是疥瘙野干阿難作是念世尊已泥洹我今正欲依附云何持我作疥瘙野干心生不悅復作是念是大迦葉足知我眷屬姓字正當以我結使未盡故作是言耳時尊者阿難勤加精進經行不懈欲盡有漏時尊者阿難以行道疲苦又復世尊泥洹憂惱纏心先所聞持不復通徹尋作是念世尊記我於現法中心不放逸得盡有漏用太苦為心不捨定傾身欲卧頭未至枕得盡有漏三明六通德力自在即以神足乘空而去到剎帝窟戶外而說偈言

多聞有辯才　給侍世尊者　瞿曇子阿難
今在門外立　由不與開門

又復說偈言

多聞巧辯才　給侍世尊者　已捨結使擔
瞿曇子在外

爾時大迦葉而說偈言

汝捨煩惱擔　自說言得證　未入瞿曇子
來入瞿曇子

阿難入已禮世尊座訖次禮上座到已坐處便坐時大迦葉語阿難言我不自高亦不輕慢於汝故作是言但汝求道不進欲使精勤盡諸有漏故說此言耳阿難言我亦知但以我結使未盡欲使精勤斷諸有漏時尊者大迦葉問眾座言今欲先集何藏眾人咸言先集法藏復問言誰應集者比丘言長老阿難阿難言不爾更有餘長老比丘又言雖有餘長老比丘但世尊記汝多聞第一汝應結集阿難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汝法應遮若不相應應遮勿見尊重而不遮是義非義願見告示眾皆言長老阿難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時尊

者阿難即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法藏作是思惟已便說經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毗羅尼連河側菩提曼陀羅尊者阿難適說是言五百阿羅漢德力自在者上昇虛空咸皆喟歎我等目見世尊今已言聞悉稱南無佛已還伏本座爾時阿難說此偈言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離癡滅煩惱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證諸法滅盡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摧伏諸魔軍
勤修習正受　見諸法生滅　知法從緣起
如日除衆冥

尊者阿難誦如是等一切法藏文句長者集爲長阿含文句中者集爲中阿含文句雜者集爲雜阿含所謂根雜力雜覺雜道雜如是比等名爲雜一增二增三增乃至百增隨其數類相從集爲增一阿含雜藏者所謂辟支佛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如是等比諸偈誦是名雜藏爾時長老阿難說此偈言

所有八萬諸法藏　如是等法從佛聞
如是等法我盡持　是佛所說趣泥洹
是名撰集諸法藏

次問誰復應集毗尼藏者有言長老優波離優波離言不爾更有餘長老比丘有言雖有長老比丘但世尊記長老成就十四法除如來應供正遍知持律第一優波離言諸長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相應應遮勿見尊重是義非義願見告示皆言長老優波離但集如法者隨喜非法者臨時當知尊者優波離即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律藏五淨法如法如律隨喜不如法律者應遮何等五一制限淨二方法淨三戒行淨四長老淨五風俗淨制限淨者諸比丘住處作制限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制限淨方法淨者國土法爾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方法淨戒行淨者我見某持戒比丘行是法若與四大教相應者用若不相應者捨是名戒行淨長老淨者我見長老比丘尊者舍利弗目連行此法與四大教相應者用不相應者捨是名長老淨風俗淨者不得如本俗法非時食飲酒行婬如是一切本是俗淨非出家淨是名風俗淨如是諸長老若如法者隨喜若不如法應遮諸比丘答言相應者用若不相應者臨時當遮

時尊者優波離語阿難長老有罪清淨衆中應當悔過阿難言有何等罪答言世尊乃至三制不聽度女人出家而汝三請是越毗尼罪時尊者大迦葉擲籌置地言是第一籌即時震動三千大千世界復次佛在毗舍離佛告阿難毗舍離般樂放弓杖塔可樂若得四神足者可住壽一劫一劫有餘若佛在世世人得見汝言如是世尊如是修伽陀汝不請佛住世越毗尼罪次下第二籌復次汝右脚指蹋世尊僧伽梨衣縫而汝不知是僧伽梨是諸天世人塔應恭敬耶是越毗尼罪次下第三籌復次佛告阿難取水來如是至三汝不與世尊取水是越毗尼罪下第四籌復次佛告阿難我臨般泥洹時當語我我當爲諸

比丘捨細微戒而汝不白越毗尼罪下第五籌復次佛般泥洹而汝以佛馬陰藏示比丘尼是越毗尼罪下第六籌復次佛般泥洹已力士諸老母臨世尊足上啼淚墮足上汝爲侍者不遮是越毗尼罪下第七籌

爾時阿難不受二罪作是言長老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是故三請度比丘尼佛在毗舍離三告不請佛住世者我爾時是學人爲魔所蔽是故不請是中犯五越毗尼罪長老如法作已

時尊者優波離作是言諸長老是九法序何等九一波羅夷二僧伽婆尸沙三二不定法四三十尼薩耆五九十二波夜提六四波逸提提舍尼七衆學法八七滅諍法九法隨順法世尊在某處爲某甲比丘制此戒不皆言如是優波離如是優波離復言毗尼有五事記何等五一者修多羅二毗尼三義四教五輕重修多羅者五修多羅毗尼者二部毗尼略廣義者句句有義教者如世尊爲刹利婆羅門居士說四大教法輕重者盜滿五重減五偷蘭遮是名五事記毗尼長老如是應學復有五毗尼何等五一者略毗尼二廣毗尼三方面毗尼四堅固毗尼五應法毗尼略毗尼者五篇戒廣毗尼者二部毗尼方面毗尼者輸奴邊地聽五事堅固毗尼者受迦絺那衣捨五罪別衆食乃至不白離同食應法毗尼者是中法羯磨和合羯磨是名應法毗尼餘者非羯磨如是集毗尼藏竟喚外千比丘入語言諸長老如是集法藏如是集毗尼藏

有比丘言諸長老世尊先語阿難欲爲諸比丘捨細微戒爲捨何等有比丘言世尊若捨細微戒者正當捨威儀有言不正捨威儀亦當捨衆學有言亦捨四波羅提提舍尼有言亦應捨九十二波夜提有言亦應捨三十尼薩耆波夜提有言亦應捨二不定法時六群比丘言諸長老若世尊在者一切盡捨大迦葉威德嚴峻猶如世尊作是言咄咄莫作是聲即時一切咸皆默然大迦葉言諸長老若制復開者當致外人言瞿曇在世儀法熾盛今日泥洹法用穨毀諸長老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當隨順學此法從何處聞從尊者道力聞毗尼阿毗曇雜阿含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道力復從誰聞從尊者弗沙婆陀羅聞弗沙婆陀羅從誰聞從尊者法勝聞法勝從誰聞從尊者僧伽提婆聞僧伽提婆從誰聞從尊者龍覺聞龍覺從誰聞從尊者法錢聞法錢從誰聞從尊者提那伽聞提那伽從誰聞從尊者法護聞法護從誰聞從尊者耆婆伽聞耆婆伽從誰聞從尊者弗提羅聞弗提羅從誰聞從尊者耶舍聞耶舍從誰聞

從尊者差陀聞差陀從誰聞從尊者護命聞護命從誰聞從尊者善護聞善護從誰聞從尊者牛護聞牛護從誰聞從尊者巨舍羅聞巨舍羅從誰聞從尊者摩求哆聞摩求哆從誰聞從尊者摩訶那聞摩訶那從誰聞從尊者能護聞能護從誰聞從尊者目哆聞目哆從誰聞從尊者巨醯聞巨醯從誰聞從尊者法高聞法高從誰聞從尊者根護聞根護從誰聞從尊者耆哆聞耆哆從誰聞從尊者樹提陀婆聞樹提陀婆從誰聞從尊者陀婆波

羅聞陀娑波羅從誰聞從尊者優波離聞優
波離從誰聞從佛聞佛從誰聞佛無師自悟
更不從他聞佛有無量智慧爲饒益衆生故
授優波離優波離授陀娑波羅陀娑波羅授
樹提陀娑樹提陀娑如是乃至授尊者道力
道力授我及餘人

我等因師教　從無上尊聞　聞持誦毗尼
賢聖所行法　世尊內法藏　紹繼釋迦後
各各共護持　令法得久住

是名五百比丘結集法藏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二

音釋

妷（弋質切淫放也）　罽（居例切）　褰（起虔切摳衣也）　魁䰇（魁枯回切䰇古外與魁膾義同）　齧（倪結切噬也）　翅（施智切翼也）　翮（下革切鳥之勁羽也）　鷲（疾僦切大鵰也）　跳踉（跳他弔切踉龍張切）　犎（其交切長髦牛也）　鍛（都玩切打鐵也）　慘（七感切慼也）　蹈（徒到切踐也）　踝（戶瓦切腿兩旁曰內外踝）　縵（謨官切）　涑（色角切）　藪（蘇后切）　喟（丘愧切歎息聲也）　峻（須閏切高也）　頹（徒回切摧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雜誦跋渠法第九之十一

七百集法藏者佛般泥洹後長老比丘在毗舍離沙堆僧伽藍爾時諸比丘從檀越乞索作如是哀言長壽世尊在時得前食後食衣服供養世尊泥洹後我等孤兒誰當見與汝可布施僧錢物如是哀聲而乞時人或與一罽利沙槃二罽利沙槃乃至十罽利沙槃至布薩時盛著盆中持拘鉢量分次第而與時持律耶舍初至次得分問言此是何物答言次得罽利沙槃醫藥直耶舍答言過去問言何故過去施僧耶答言不又問何故過去答言不淨諸比丘言汝謗僧言不淨此中應作舉羯磨即便爲作舉羯磨作舉羯磨已時尊者陀娑婆羅在摩偷羅國耶舍即往詣彼作是言長老我被舉行隨順法問言汝何故被舉答言如是如是彼言汝無事被舉我共長老法食味食耶舍聞是語已作是言諸長老我等應更集毗尼藏勿令佛法頹毀問言欲

何處結集答言還彼事起處時摩偷羅國僧伽舍羯兩耆舍衛城沙祇彌時中國都有七百僧集有持一部毗尼二部毗尼者又從世尊面受者又從聲聞受者時有凡夫學無學人三明六通得力自在七百僧集毗舍離沙堆僧伽藍嚴飾牀褥爾時尊者大迦葉達頭路優波達頭路尊者阿難皆已般泥洹爾時尊者耶輸陀僧上座問言誰應結集律藏諸比丘言尊者陀娑婆羅應結集陀娑婆羅言長老更有餘長老比丘應結集諸比丘言雖有諸上座但世尊記長老和尚成就十四法持律第一汝從面受應當結集陀娑婆羅言若使我結集者如法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若不相應者應遮勿見尊重是義非義願見告示皆言爾時尊者陀娑婆羅作是念我今云何結集律藏有五淨法如法如律者隨喜不如法者應遮何等五一者制限淨乃至風俗淨作是言諸長老是九法序何等九從四波羅夷乃至隨順法世尊在某處某處為某甲某甲比丘制我從和尚聞為如是制此戒不皆言如是如是五事記毗尼廣說如上乃至諸長老是中須鉢者求鉢須衣者求衣須藥者求藥無有方便得求金銀及錢如是諸長老應當隨順學是名七百結集律藏

略說毗尼者佛在迦維羅衛尼俱律樹釋氏精舍時有二比丘尼一名難陀二名欝多羅隨佛六月求教誡法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為我略說毗尼使我得解佛告比丘尼貪欲不解因緣共相狎習論說俗事增長受陰多欲不知止足增貪欲瞋恚愚癡諍訟不和合非寂非覺非泥洹當知非法非毗尼非佛教當作是知無欲解因緣不相狎習離俗言論不長受陰少欲知足無貪欲瞋恚愚癡離諍訟和合寂靜覺泥洹如是當知是法是毗尼是佛教是名略說毗尼

刀治及灌筒　剃髮并作具　和合不和合
五百與七百　略說毗尼後　第十跋渠竟

毀呰者佛住舍衛城時六羣比丘方類毀呰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毀呰毀呰者業方面性形貌病罪罵結使業者說自解有人說者長老此中有旃陀羅竹師皮師瓦師乃至獄卒魁膾是名說自解者長老我非旃陀羅乃至獄卒魁膾是名自解又人者此中或有人是旃陀羅乃至獄卒是名有人如是方面性形貌病罪結使亦如是是中毀呰越毗尼罪是名毀呰

妓樂者佛住王舍城伽蘭陀竹園時六羣比丘先至作妓樂處視瞻如坐禪比丘妓兒既集作衆妓樂衆人悅樂喜笑比丘默然衆人笑已比丘方更拍手大笑衆人競看妓兒不得雇直嫌言坐是比丘令我等不得財物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呼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觀看妓樂妓樂者打鼓歌舞彈琵琶鐃銅鈸如是比種種妓樂下至四人聚戲不聽看若比丘入城聚落若天像出若王出翼從作種種妓樂遥行觀見無罪若作方

便看越毗尼罪若佛生日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五年大會作種種妓樂供養佛若檀越言諸尊者與我和合翼從世尊爾時得與和合在坐若坐中有種種妓樂生染著心者即應起去是名妓樂

香華者佛住王舍城時節會日六群比丘難陀優波難陀以香塗身著優鉢羅華鬘瞻蔔華鬘有著草華鬘共行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著優鉢羅華瞻蔔華鬘猶如王子大臣又如作使賤人著草華鬘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六群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著香華香者栴檀沉水如是比一切香皆不應著若比丘熱病醫言當須栴檀香塗爾時得用香塗若欲塗時先應供養佛香塗塔然後塗身塗身已不得在衆人中當在屏處病瘥淨澡浴身然後入衆華者優鉢羅瞻蔔須摩那如是一切華不應著若比丘患眼痛頭痛醫教言當須華鬘繫頭瘥若得繫若欲繫者當先供養佛塔然後後得繫繫已不得在衆人中當在屏處瘥已當捨若著香不著華一越毗尼罪若著華不著香二越毗尼罪二俱著犯二俱不著無罪是名香華法

鏡法者佛住舍衛城時祇洹精舍有檀越飯僧打犍搥時難陀優波難陀照鏡自觀停久不至爲檀越所嫌我捨棄家業故來飯僧而諸比丘不時來集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喚難陀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難陀優波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照鏡鏡者油中水中鏡中不得爲好故照面自看若病瘥照面自看病瘥不瘥若新剃頭自照看淨不淨頭面有瘡照看無罪爲好故照鏡越毗尼罪是名鏡法

擔法者佛住曠野精舍爾時營事比丘持擔輦墼泥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奴僕使人客作人擔負泥土此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擔擔者繩囊擔籠擔擔杖不擔囊越毗尼心悔擔囊不擔杖越毗尼心悔二俱擔越毗尼罪若精舍垣內石竹木重者得擔若僧次作使坻瓶得繩連擔若前後擔衣囊前後擔鉢俱越毗尼罪若長衣囊軛著肩上鉢串肩無罪是名擔法

抄繫衣者佛住曠野精舍時營事比丘抄繫衣輦墼石泥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釋子如奴僕使人抄繫衣作是壞敗人何道之有諸比丘聞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營事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抄繫抄繫者一邊兩邊抄繫盡不得若泥土作若覆屋泥屋得抄繫內衣是名抄繫

上樹者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往鬱單越乞食時諸比丘作是念世尊還者必乘神足來或上樹上墻遙望世尊世尊知諸比丘心念即隱身自坐本座佛知而故問諸比丘何處去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上樹樹者樹共人等不得上若作菩提大會欲莊嚴菩提樹一脚登樹一脚登墻越

毗尼心悔二脚上樹越毗尼罪二脚墻上無
罪登梯亦如是若道路行失道迷不知方面
得上樹望無罪若虎狼師子如是比恐怖得
上樹無罪是名樹法
火者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到時著入聚落
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乞食還自併牀褥不
語侍者及比丘僧往拘薩羅國波利耶婆羅
林賢樹下受象王三月供養乃至非時寒雨
諸比丘自然火向爲世人所嫌沙門瞿曇無
量方便毀呰殺生讚歎不殺而今比丘然火
燒地援傍一根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
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然火火者薪火草
火牛屎火糠火札火大不得燒未燒地若次直
温室若直月若熏鉢先使淨人知然後自燒
無罪若持炬行欲抖擻炬者不得在未燒地
當在灰上若死上若炬火自落地即在上抖
擻無罪若未燒地中然火越毗尼罪是名火
法
銅盂法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鬱竭居士大施
五百象五百馬五百牛五百水牛五百婢五

百奴種種雜施中有銅盂諸比丘心生疑往
問世尊是淨不淨應受不受佛言一切銅盂
不聽受若施僧淨器應爲咒願受若私畜銅
盂越毗尼罪得施淨人已用無罪是名銅盂
法
迴向者佛住舍衛城諸天世人信心尊重持
種種飯食來供養佛比丘僧尊者舍利弗大
目連及諸比丘時六羣比丘晨朝至精舍門
下立見世人持飯食來問言此食與誰答言
與世尊即語言世尊應供養次問此復與誰
答言與僧即言僧應供養次問此復與誰答
言與尊者舍利弗大目連語言此人應供養
次問此復與誰答言與某甲某甲比丘即便
語言某甲老病不能噉食但棄汝食當施我
我爲汝呪願使汝得食用功德時人直信即
便施之有黠慧者不與作是言我何故與是
無慚愧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
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六羣比
丘此是惡事汝云何知物向他自迴向已從
今日後不聽知物向他自迴向已物者八種

時食乃至淨不淨如上廣說若人問言尊者
我欲布施當施何處答言施僧若復問言何
處有持戒僧應語言無有犯戒僧汝但施若
問言何處有比丘能常一處修習行業令物
久在使我常見爾時得語某甲比丘可與知
物僧自迴向已尼薩耆波夜提知物向僧迴
向他波夜提知物向衆多人迴向衆多人知
物向一人迴向一人越毗尼罪下至知物向
畜生迴向餘畜生越毗尼心悔是名迴向法
毀呰觀妓樂　塗香并華鬘　擔持抄繫衣
上樹自然火　銅盂迴向物　十一跋渠竟
衆生者佛住王舍城爾時鬱竭居士大施五
百象乃至五百奴婢諸比丘心生疑悔往問
佛淨不淨應受不應受佛言一切衆生不聽
受衆生者象馬牛水牛驢羊麞鹿猪奴婢如
是及餘一切衆生不應受若人言我施僧奴
不聽受若言我施僧園民婢不聽受若言施
僧奴不聽受若言施僧使人不應受若言供
給僧男淨人聽受若別施一人婢不聽受若
奴若使人若園民不聽受若施淨人爲料理

僧故得受若施尼僧奴不聽受若施園民不聽受若施婢不聽受若言供給尼僧女淨人聽受若別施一比丘尼奴不聽受若園民不聽受若施淨女人爲料理僧故得受若檀越作佛生日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羅睺羅大會阿難大會五年大會檀越信心歡喜莊嚴象馬布施衆僧不聽受若檀越持鸚鵡孔雀鷄羊麞鹿與不聽受若言不受者我當殺之應語言汝自放已應與水食守護勿令衆生傷害不得翦翅羽籠繫若能飛能行自活放去莫拘制若受衆生者越毗尼罪是名衆生法

樹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檀越僧園中種菴婆羅樹有一比丘截取爲一居士作房房成施牀褥請僧供養時種菴婆羅樹檀越亦在會中見已問言尊者此是誰房比丘言是某甲居士房時檀越言尊者何故取我樹爲他作房此房即是我房心猶不悅即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爲說法示教利喜前禮佛足歡喜而去佛言呼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斫截華果樹作房從今已後華果樹不聽斫華果樹者菴婆羅樹閻浮樹毗羅樹迦毗陀樹巨那娑樹椰子樹無憂樹贍婆樹枳薩羅樹阿提目多樹如是比一切華果樹不聽斫作房若樹老無華果者應語檀越言長壽是樹已老又須作房舍安置比丘得大受用福若主聽得取不聽不得取若必須木用復妨他者使淨人以魚骨刺若灰汁澆若樹已死應語檀越言此樹已乾欲須用若聽者取用若比丘斫華果樹者越毗尼罪是名樹法

樵木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邊有精舍客比丘來斫伐樵薪舊比丘言汝何故斫截我等勤苦種植汝客來但逐陰涼坐不能助愛護而狼籍稱意明日便去不知我苦如是語已舊比丘乞食去後客比丘乾生合斫房前積聚然火舊比丘乞食還見已即言汝何故乾生合斫積聚然火客比丘言汝何故自取然火而返遮我如是諍已二比丘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具白上事佛語諸比丘汝不得自取遮他亦應當護不得乾生合斫房前積聚然樵薪然法者然有准則爾許溫室中然爾許廚下然爾許浴室中然爾許別房中然當分應從限不得過取若然無定限者多亦無罪不聽斫濕樹應取乾者僧坊内樹木觀望好者不得斫山林無主守護斫者無罪是名樵薪法

華法者佛住舍衛城聚落邊有僧伽藍時客比丘來取華舊比丘言汝何以取華我等勤苦種植守護漑灌汝客來但逐涼坐不欲料理狼籍稱意明日便去不知我苦如是語已舊比丘乞食去後客比丘成華不成華合折狼籍積置房前舊比丘乞食還見華聚即言汝何故聚華客比丘言汝何故自取而反遮我如是諍已俱往詣佛具白上事佛語比丘汝不得自取遮他應當愛護客比丘復不得成未成合折積聚房前有五法成就應拜作分華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癡不隨怖知得不得是名五法羯磨者應作是說大

德僧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比丘作分華人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受羯磨已應使淨人知華若華小者應器量分若手作准則優鉢羅瞻蔔鉢頭摩分陀利如是等大華應數分若佛華者應上佛若僧華者隨意供養若轉易若華多者可與華鬘家語言汝日日與我爾許鬘餘者與我爾許直得直已得用作別房衣若前食後食若猶多者當著無盡財中是名華法

果法者如上華中說乃至拜羯磨已當使淨人知果若細者當量分若以手為限若大者如多羅果毗羅果椰子果婆那娑果菴婆羅果如是等當數分若多者應與販果人日日與我爾許果餘者與我爾許直得直已應著前食後食中若猶故多者當著無盡財中是名果法

種樹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於僧地中種菴婆羅果長養成樹自取其果不令他取諸比丘言汝何故自取而遮他答言我種此樹護令長大諸比丘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種植有功德一年與一年法者若比丘僧地種菴婆羅樹閻浮樹如是比果樹應與一年取若樹大不欲一年并取者聽年年取一枝枝徧則止若種一園樹者應與一年若言我欲年取一校七樹亦聽若種蕪十二菁若葱如是比萊應與一剪若種瓜瓠應與一番熟取是名種樹法

治罪法者身行口行身口行身不攝故犯口不攝故犯身口不攝故犯身作口作身口作是名罪法無罪者身無行口無行身口無行身攝故不犯口攝故不犯身口攝故不犯身不作口不作身口不作是名非罪治罪者波羅夷罪當云何治若作俗人若與作學沙彌若僧中驅出僧伽婆尸沙罪云何治若不覆藏應行摩那埵阿浮訶那覆藏者與別住行摩那埵阿浮訶那尼薩耆者當云何治隨前物應僧中捨已若上座應頭面作禮執足若下座應胡跪合掌作如是言長老我犯長衣已僧中捨波逸提罪我今悔過應問汝見是罪不答言見應語言莫更作答言頂戴持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罪但名差別亦如是治是名治罪法

眾生并種樹　薪積與華果　種植聽一年
罪非罪治法　十二跋渠竟

滅者有七何等校九七現前毗尼憶十三念毗尼不癡毗尼自言毗尼覓罪相毗尼多覓毗尼草布地毗尼是名滅

滅事者四諍事何等四相言諍誹謗諍罪諍常所行事諍是名四滅諍事

調伏者折伏羯磨不語羯磨驅出羯磨發喜羯磨舉羯磨別住羯磨是名調伏

調伏事者五眾罪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越毗尼罪是名調伏事

聽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聽我作草屋不佛言聽如是作壁作戶楣格作戶扇作白泥作五種畫不佛言聽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王名吉利為迦葉佛作精舍一重二重乃至七重彫文刻鏤種種彩畫唯除男女和合像種種者所謂長老比

丘像蒲萄蔓摩竭魚鵝像死屍之像山林像
如是比一切是名五種畫
佛住舍衛城聽作房毗舍離聽乳酪酥膭野
聽魚肉如是一切聽一切制皆在八大城一
舍衛二沙秖三瞻婆四波羅奈五拘睒彌六
毗舍離七王舍城八迦毗羅衛是九部經若
忘說處者是八大城趣舉一即名是處世尊
所印是名聽法
塗面油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精舍中檀越飯
僧時難陀優波難陀聞揵椎鳴方以油塗面
住不時出故爲檀越所嫌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油
塗面油者胡麻油大麻油阿提目多華油瞻
婆華油等如是等比香油爲好故塗面越毗
尼罪若洗浴時得用油若澡豆屑末塗足油
著手得用拭面無罪是名油法
粉法者佛住舍衛城爾時秖洹精舍有檀越
設供飯僧時六羣比丘聞揵椎鳴方以粉拭
面不時出爲檀越所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
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以粉
拭面粉者磨那石粉鈆錫粉如是比若爲好
故乃至赤土塗面越毗尼罪若面有瘡癬痤
疱起得塗無罪塗時不得在衆人中當在屏
處是名粉法
刷法者佛在舍衛城乃至六羣比丘刷頭住
不時出爲檀越所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
世尊乃至佛言不聽比丘用刷刷頭刷者毛
刷草根刷如是比下至手刷爲好故越毗尼
罪若剃髮已得手摩無罪是名刷法
梳法者佛住舍衛城世尊制戒不聽用刷時
有檀越飯僧難陀優波難陀聞揵椎鳴方以
梳梳頭而住不時得出爲檀越所嫌乃至佛
言不聽用梳梳者牙梳骨梳角梳木梳如是
比一切梳不聽用下至以手梳頭爲好故越
毗尼罪是名梳法
鬘簪者佛住舍衛城世尊制戒不得用梳乃
至六羣比丘用簪攏頭不時得出爲檀越所
嫌乃至佛言不聽用簪簪者金銀銅鐵鍮石
牙骨角竹木如是比一切不聽乃至以象豬
氂爲好故用刷頭越毗尼罪若手已淨頭痒
者得持物搔是名簪法
七滅并滅事　調伏調伏事　聽法油塗面
粉刷梳以簪　十三跋渠竟
塔法者佛於拘薩羅國遊行時有婆羅門耕
地見世尊行過持牛杖拄地禮佛世尊見已
便發微笑諸比丘白佛何因緣笑唯願欲聞
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佛諸比丘白
佛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當其杖下有
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
比丘汝從此婆羅門索土塊并是地諸比丘
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爾時世尊
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延面廣半由
延婆羅門見已即便白佛言世尊我姓迦葉
是我迦葉塔爾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
塔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得授泥不佛言得
授即時說偈言
眞金百千擔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團泥
敬心治佛塔
爾時世尊自起迦葉佛塔下基四方周帀欄

楯圓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蓋長表輪相
佛言作塔法應如是塔成已世尊敬過去佛
故便自作禮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得作禮
不佛言得即說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禮佛塔
爾時世人聞世尊作塔持香華來奉世尊世
尊恭敬過去佛故即受華香持供養塔諸比
丘白佛言我得供養不佛言得即說偈言
百千車真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香華供養塔
爾時大衆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為諸人說法
佛即說偈言
百千閻浮提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令修行
爾時座中有得道者佛即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滿中真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見真諦
爾時婆羅門得不壞信即於塔前飯佛及僧
時波斯匿王聞世尊造迦葉佛塔即勅載七

百車塼來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
欲廣作此塔為得不佛言得佛告大王過去
世時迦葉佛般泥洹時有王名吉利欲作七
寶塔時有臣白王言未來世當有非法人出
當破此塔得重罪唯願王當以塼作金銀覆
上若取金銀者塔故在得全王即如臣言以
塼作金薄覆上高一由延面廣半由延銅作
欄楯經七年七月七日乃成作成已香華供
養及比丘僧波斯匿王白佛言彼王福德多
有珍寶我今當作不及彼王即便作經七月
七日乃成成已供養佛比丘僧作塔法者下
基四方周帀欄楯圓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
槃蓋長表輪相若言世尊已除貪欲瞋恚愚
癡用是塔為得越毗尼罪業報重故是名塔
法
塔事者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好地作塔處塔
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得僧
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若塔近死尸林
若狗食殘持來汙地應作垣墻應在西若南
作僧房不得使僧地流水入佛地佛地水得

流入僧地塔應在高顯處作不得在塔院中
浣染曬衣著革屣覆頭覆肩涕唾地若作是
言世尊貪欲瞋恚愚癡已除用是塔為得越
毗尼罪業報重是名塔事
塔龕者爾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頭面禮足
白佛言世尊我得為迦葉佛作塔龕不佛言
得過去世時迦葉佛般泥洹後吉利王為佛
起塔四面作龕上作師子象種種彩畫前作
欄楯安置華處龕內懸繒旛蓋若人言世尊
貪欲瞋恚愚癡已除但自莊嚴而受樂者得
越毗尼罪業報重是名塔龕法
塔園者佛住舍衛城爾時波斯匿王往至佛
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得為迦葉佛塔
作園不佛言得作過去世時有王名吉利迦
葉佛泥洹後王為起塔塔四面造種種園林
塔園林者種菴婆羅樹閻浮樹頗那娑樹瞻
婆樹阿提目多樹斯摩那樹龍華樹無憂樹
一切時華是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檀越言尊
者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應從檀越語若華
多者得與華鬘家語言爾許華作鬘與我餘

者與我爾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得治塔若直多者得置著佛無盡物中若人言佛無婬怒癡用是華果園為得越毗尼罪業報重是名塔園法

池法者佛住舍衛城乃至佛告大王過去迦葉佛泥洹後吉利王為迦葉佛塔四面作池種優鉢羅波頭摩拘物頭分陀利種種雜華今王亦得作池池法者得在塔四面作池池中種種雜華供養佛塔餘得與華鬘家若不盡得置無盡物中不得浣衣浴洗手面洗鉢下頭流出處得隨意用無罪是名塔池

塔支提者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語大王得作支提過去迦葉佛般泥洹後吉利王為迦葉佛塔四面起寶支提彫文刻鏤種種彩畫今王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窟佛脚跡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具若有言佛貪婬瞋恚愚癡已斷用是精舍供養為得越毗尼罪業報重是名塔支提

供養具者佛住舍衛城乃至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得持塔供養具供養支提不佛言得若佛生日得道日轉法輪日五年大會日當此時得持供養中上者供養佛塔下者供養支提若有言佛婬怒癡已盡用是旛蓋供養為越毗尼罪業報重是名支提

妓樂供養者佛住舍衛城時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得持妓樂供養迦葉佛塔不佛言得迦葉佛泥洹後吉利王以一切歌舞妓樂供養佛塔今王亦得佛言若如來在世若泥洹後一切香華妓樂種種衣服飲食盡得供養為饒益世間令一切衆生長夜得安樂故若有人言世尊無婬怒癡用此妓樂供養為得越毗尼罪業報重是名妓樂法

收供養具者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得收支提供養具不佛言得收若若佛生日得道日轉法輪日五年大會日多出旛蓋供養支提若卒風雨一切衆僧應共收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我是乞食我是糞掃衣我是大德汝等依是活者自應收若風雨卒來應共收隨近房安不得護房言著先處濕者應曬塵土坌者應抖擻疊舉若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我是乞食糞掃衣我是大德得越毗尼罪是名收供養具

難者佛住舍衛城時尊者優波離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若塔物僧物難起當云何佛言若外賊弱者應從王求無畏王若言尊者但住莫畏若我後事不立者隨意爾時應量王力強弱強者便住弱者應密遣信往賊主所求索無畏王若言我今自恐不立何得無畏尊者自可從賊索救護者應看賊是邪見不信佛法不可歸趣者不可便捨物去應使可信人藏佛物僧物當先探候看賊不可令奄爾卒至若賊來急不得藏者佛物應莊嚴佛像僧坐具應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當使年少比丘在屏處伺看賊至時見供養具若起慈心作是問有比丘不莫畏可來出爾時年少比丘應看若賊卒至不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

是名難法

塔法并塔事　塔龕及塔園　塔池及支提
妓樂供養具　收撿香華難　十四跋渠竟
具足舉羯磨　舉事并布薩　病法毗尼罪
重物及食蒜　爲殺并刀治　廿一 方面受衆生
滅偷婆法後 跋九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三

音釋

呰 將此切 口毀也　駝 唐何切 負也　串 樞絹切 貫也　戾 式視切 与展同
黠 胡八切 慧也　椰 余遮切 木名也　彫 丁聊切 刻也　鏤 郎豆切 雕刻也
疱 皮教切 瘡疱也　簪 緇岑切 首笄也　搔 蘇曹切 爬也　鬣 力涉切 獸領毛
痒 余兩切 欲搔也　楯 食尹切 欄楯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四　政十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威儀法第十之初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作布薩比丘盡集時難陀爲僧上座不來有檀越持物來待僧和合已跋十欲布施問僧集未答言未集復問誰不來答言僧上座不來檀越嫌言我待僧集欲有所施而上座不來待良久便布施而去上座逼暮方來竟不行舍羅復不唱不來諸比丘說欲清淨直略說四事而去年少比丘問言上座來未答言上座來已還去年少比丘嫌言云何上座來亦不使人知去亦不使人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佛問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僧上座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上座法應知今十四日若十五日布薩中間布薩若晝若夜當知處所若溫室講堂若林中應廣誦五篇戒下至四事及偈餘者僧常聞若城邑聚落中有比丘者上座應令人唱今僧十四日若十五日若食前食後爾許人影在某處布薩應先使人掃地泥治散衆華已誰應呪願誦戒行舍羅上座應知說戒時僧未集有檀越來者上座應爲說法若相勞問若不能者應請第二上座若法師爲說法布薩時至者應問檀越欲去住若言去者應與呪願發遣令去住者應遣出已作布薩有者應香湯洗舍羅已行若坐希者應一人行一人收不得覆頭覆肩行籌應脫革屣偏袒右肩行籌受籌人亦如是先行受具足人籌然後行沙彌籌行已應白爾許受具足人爾許沙彌合有爾許人僧上座應誦戒若不能者次第二上座誦若復不能乃至能者應誦誦時若逼暮天陰風雨有老病人不堪久坐住處遠有王難賊難爾時得略誦若日早無上諸難者應廣誦若上座自誦若餘人誦若和合竟夜跋十說法論義問答呪願上座布薩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作布薩第一上座來第二上座不來時檀越持物來欲布施問僧集未答言未集問誰不來答言第二

上座不來檀越嫌言我欲有少所施第二上座不來待良久不來便布施而去第二上座遍暮方來上座嫌言世尊獨制我第二上座便不問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布薩時第二上座亦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一切如上座中廣說但以第二上座爲異耳若僧上座不能者第二上座應知若不如是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僧集欲作布薩上座第二上座來餘人彷徉不時來集上座第二上座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餘人耶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諸比丘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布薩事一切僧應知如是知云何如是應知月一日二日乃至十四日十五日布薩中間布薩日處所應知若人問今是幾日不得逆問昨日是幾日要當知若恐忘者應作籌繩穿懸講堂前若食廚前直月知事人日過一籌布薩日廣誦五篇戒乃至四事及偈餘者僧常問一切如上座中廣說但一切爲異若上座第二上座復不能者餘一切盡應知若不如是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祇洹精舍檀越設供飯比丘僧第一上座不來羹飯已冷檀越言比丘僧集未答言未集誰不來答言第一上座不來檀越嫌言我捨家業來欲飯僧而比丘不集上座時至方來亦不歡食呪願狼狽食已便云年少問上座來未答言已來食竟便去年少嫌言上座來亦不令人知去亦不令人知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難陀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僧上座食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今日誰施食爲二部衆爲一部衆爲別房請聚落中若精舍中應知若有人請明日飯僧僧上座不得即受應知前請人姓名客舊巷陌處所恐有人試弄比丘故不應即受若有人識彼請人男女得受請受請已不得便隨去至明旦應遣直月若園民若沙彌往看之或遭縣官水火盜賊産生死亡不能得辦若有此難僧應自辦食若無者語令乞食使往問請主食辦未若言是何人是何食當知被誑若僧伽藍有食應辦當食若無應唱言比丘僧被誑各自乞食若請主言尊者正爾辦是時上座應知時若冬時應一切集已共去若春夏時應前後去若到彼請家日早食未辦欲餘行應白比丘我欲至某甲家若食辦者莫待我去已應早還入檀越家時上座應知坐左右若檀越作吉祥會右數座者應坐若爲餓鬼會左數座者亦應坐若數長淨坐具急者應以手按令緩徐徐坐不得使裂若不急者不得頓身坐或下有器物眠小兒先應一手按坐不得持膩鉢及餅果著上不得用拭手上座當知誰看房誰病應語與食若檀越惜者應語言長壽法應與不得不與若日早者應著行取若日晚者應先取發遣令去僧上座應知前人爲何等施當爲應時呪願若檀越行食時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言止上座得耳應語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若須少取少下者應

語多與若乳酪餅肉酥如是比好食盡應語平等與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應待行遍倡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住看令年少狼狽食不飽應相望看不得食竟便在前出去應待行淨水隨順咒願已然後乃出

若爲亡人施福者不應作是吉祥歎

賢善已無常　今是吉祥日　種種設餚饍
供養良福田

應作如是咒願

一切衆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爲善者生天
若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不應作如是說

童子棄塚間　㖡指七日活　不遭蚊蝱害
童子功德力

應如是咒願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尸　尸棄毗葉婆
拘樓拘那含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室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不得作是說

若火燒屋時　得出中所有　必爲已財寶
不爲火所焚

應作如是咒願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衆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咒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聚落中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不應作是說

一切諸方面　賊難不可行　今正是其時
出家修梵行

設作是說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疾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東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令得如願一名吉利帝二名路呵尼三名僧陀那四名分婆㖡五名弗施六名婆羅那七名阿舍利是名七星在東方常護世間令當護汝令安隱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復次東方有八天女一名賴車摩提二名尸沙摩提三名名稱四名耶輸陀羅五名好覺六名婆羅濕摩七名波羅浮陀八名阿毗呵羅是名八天女在東方常護世間有天王名提頭賴吒揵闥婆王及一切諸天當護汝等普令安隱得利早還東方有支提名弓杖常出光明諸天恭敬供養是一切供養天當護汝令得財利安隱早還南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一名摩伽二三同名頗求尼四名容帝五名質多羅六名私婆帝七名毗舍佉是名七星在南方常護世間今當護汝令安隱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南方有八天女一名賴車摩帝二名施師摩帝三名名稱四名名稱持五名好覺六名好寂七名好力八名非斷常護世間有天王名毗留荼俱魔荼鬼神王共護汝得利早

還南方有支提名阿毗鉢施常放光明諸天恭敬供養一切供養支提諸天當護汝等安隱得利早還西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一名不滅二名逝吒三名牟邏四名堅强精進五六同名阿沙茶七名阿毗闍摩是名七星常護世間當護汝等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西方有八天女一名阿藍浮婆二名雜髮三名阿利吒四名好光五名伊迦提舍六名那婆私迦七名旣色尼八名沙陀羅是八天女有天王名毗留博叉常護世間有龍王名婆留尼及一切諸龍當護汝等得利早還西方有山名饒益日月居中若有所求得心所願北方有七星常護世間一名檀尼吒二三同名世陀帝四名不魯具陀尼五名離婆帝六名阿濕尼七名婆羅尼是名七星常護世間當護汝等得利早還一切星宿皆當護汝北方有八天女一名尼羅提毗二名脩羅提毗三名俱吒毗四名波頭摩五名阿尼六名彼利七名遮羅尼八名迦摩是名八天女有天王名婆留那常護世間當護汝等得利早還北方有山名枳羅蘇鬼神常居中一切諸鬼神當護汝等得利早還二十八宿并日月三十二天女并四大天王治世有名稱東方提頭羅吒王西方毗留博叉王南方毗留荼王北方婆留那王八沙門八婆羅門八大國剎利八帝釋女等當護汝等得利早還若取婦施者不應作是說

枯河無有水　國空王無護　女有兄弟十
亦名無覆護　應作是呪願　女人持信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喜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賫粮

若出家人布施者不得作是說

使子孫繁熾　奴婢及錢財　牛羊諸六畜
一切皆滋多

應作是呪願

持鉢家家乞　値瞋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僧上座應如是知若不如是者越威儀法佛住舍衛城時檀越飯僧難陀爲上座先至優波難陀及餘比丘不時集上座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餘人耶乃至佛言從今日應一切齊集食上座應如上說此中但以第二上座及一切爲異乃至應留比坐坐處若行食人過者不得默然而看比坐應語與是不得食便先食要待遍已然後食若時逼者隨下隨食無罪上座應呪願若不能者第二上座呪願若復不能者下過乃至能者應呪願如是一切食上座應知若不如是知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時優波難陀度人出家受具足受具足已不教誡如天牛天羊威儀不具足不知承事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法又不知入聚落阿練若法入衆著衣持鉢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優波難陀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和尚應如是教共行弟子云何教受具足已應教誦二部毗尼若不能者教誦一部復不能者教廣誦五篇戒復不能者教誦四三二下至四事日三教晨起日中向冥教教法者若阿毗曇若毗尼阿毗曇者九部經毗

尼者波羅提木叉略廣若不能者應教知罪輕重知緤經義知毗尼義知陰界入義知因緣義教威儀非威儀應遮受經時共誦時坐禪時即名教若不受經共誦坐禪者下至應教莫放逸和尚不如是教共行弟子者越威儀法復次佛住舍衛城時優波難陀共行弟子不數至和尚所優波難陀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弟子弟子來我當教不來我當教誰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共行弟子應如是事和尚云何事共行弟子法應晨起先右脚入和尚戶入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若受經若問事已應出小行器唾壺著常處先以水灑地然後掃巨摩塗地洗手已授水齒木竟持鉢與迎粥食粥已洗器舉著常處若有請處者應往迎食欲入村時授入聚落衣捲疊院中衣著常處入聚落時應從師後行若欲乞食時當白和尚和尚應語如法莫放逸若先還者應與和尚數坐牀取淨水辦草葉待和尚和尚還已應授與院中衣取入聚落衣料擻疊著常處若熱時應與水洗浴寒時應然爐火已若得好食者應授與和尚和尚看已應問汝何處得是好食若言某甲婬女家寡婦家大童女家不能男家惡名比丘尼邊惡名沙彌邊和尚應語此非行處不應取彼食若言爲說法故得應語不得邪命取人食食時應授水洗手授食若是熱時與冷水以扇扇之食已收鉢取草葉洗鉢舉著常處和尚若欲入林坐禪時應取尼師壇著肩上持澡盥隨後到已若受經問義得已應在一處修習若欲共他並誦時白和尚和尚應問與誰共誦答言與某甲共誦和尚觀前人持律儀緩者應語莫去此人不可與作往反若持律儀好者應語誦還時應取尼師壇著肩上持澡盥隨還和尚欲禮塔時應與水洗手授華禮塔已與敷坐牀與洗脚與油塗足欲眠時應拂拭牀褥安枕應與然燈內唾壺小行器和尚安隱已然後受經問義分房當次得時先問和尚然後取二人共得房者和尚應問汝共誰得房舍答言共某甲應觀前人持戒緩者應語莫取生人過患若賢善者語取後更有上座來出去時亦當白若共行弟子於和尚所應如是作若不作者越威儀法若弟子衆多下至一拂牀是名事

佛住舍衛城時難陀優波難陀受人依止不教戒如天牛天羊一一如向和尚中廣說但以阿闍梨爲異耳

佛在舍衛城爾時難陀優波難陀受人依止弟子不來師嫌言世尊獨制我不制弟子弟子不來我當教誰如上共行弟子中廣說但此中以依止弟子爲異耳

上座布薩事　第二一切然　上座食上法
第二一切法　和尚所教示　共行應隨順
依止順法教　弟子應奉行

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如來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牀處處側地風飄日曝雨露其上蟲食烏鳥糞上佛知而故問比丘此是誰牀處處側地烏鳥糞上乃至佛告諸比丘從今日

牀褥應如是知云何知不得見牀處處側地
蟲嚙日曝雨露風飄鳥鳥糞上而置若處處
者應收檢著一處側者當正日曝風雨飄者
應著房內蟲嚙者當支脚鳥鳥糞上當抖擻
內著房中不得看房舍漏壞不治若草覆者
當草補瓦覆還用瓦補石灰覆者還用石灰
補泥覆還泥補壁破者當泥治巨摩塗地衆
僧牀褥不得趣爾受用以單故布覆上應以
兩重尼師壇覆上若卧具眠時應以物厠裏
不得令近身褥氍氀厚者不得屈敷破壞僧
物褥枕拘執若垢膩者應浣破者應補已還
成若僧牀褥卧具應如是舉持若不爾者越
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諸比丘春末月
不修治房舍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
比丘房何等五一者我聲聞弟子中不貪著
有爲事不二不著世俗言論不三不著睡眠
不四爲看病比丘故五有信心年少比丘見
如來威儀詳序發歡喜故是名五事行房見
房舍破壞不治佛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房
破壞不治諸比丘答言安居比丘自當治事
佛言從今日後安居時房舍應如是治云何
治若安居時欲至不得看房舍破壞不治而
言安居人自當治若草房者當草覆乃至泥
房者應泥補壁孔應泥治當塞鼠孔泥治地
房中受用物應聚著一處五法成就應拜分
房人何等五不隨愛不隨瞋不隨癡不隨怖
得不得知是名五羯磨者應作是說大德僧
聽某甲比丘五法成就若僧時到僧拜某甲
作分房人如是白白一羯磨乃至僧忍黙然
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得羯磨已應條房溫
室食堂講堂浴室井屋厠屋門屋經行處樹
下疏記多少若阿練若住處離餘住處遠者
四月十二日十三日應分房舍若不受者應
餘處去若多近住處者十四日十五日分房
應僧中讀疏大德僧聽某甲精舍有爾所房
爾所牀褥爾許食爾許齋日飲食有爾所安
居衣上座應語分房舍共一施應分房從上
座乃至無歲比丘不得與沙彌房若和尚阿
闍梨言但與我當治事應與若房長者一人
應與兩房若言我不須二得一便足應語言
不私受用故與爲治事故與若房少者二人
三人共一房如是復不受者五人六人共若
復不受有大堂者一切盡共入大堂若復不
受者上座敷大牀下座敷小牀若復不受者
上座小牀下座草褥若復不受者上座草褥
下座應跏趺坐若復不受者上座跏趺坐下
座應立若出樹下坐冬時分房治事故與受
用故與上座來喚起便應去春時分房亦復
如是夏時分房治事故與受用故與上座來
喚起去不應去若比丘春末月應如是治房
若不如是者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世尊五事利益
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房舍漏壞不治事
雨潦彌滿水瀆不通門戶蟲嚙牀褥壓青佛
知而故問比丘是何等房不治漏壞如是乃
至佛言從今日後夏安居中應如是治房舍
牀褥云何如是治不得見房舍漏壞及以牀
褥而不治事若草覆者應草補乃至泥覆者
泥補通水瀆及長流若卧牀褥坐牀壓生者

應日中曬令乾若房内濕者應令離壁支脚勿使蟲食應掃屋間臭烘蟲網半月應以巨摩塗地若乾者應以水合塗地若濕者淳用巨摩塗若房内濕者不得洗手洗足洗鉢不得閉户當時時開户使風得入不得以烟熏之若比丘夏安居房舍當如是治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阿練若處安居竟不囑便去後野火來燒房舍諸比丘以是因縁往白世尊佛言比丘安居竟房舍應如是治云何治若比丘在阿諌若處安居竟至冬欲移就暖處者不得盡去當求兩人三人堪能者令住應與飲食勿令乏短若言不能我何故住此空野中爲若都無住者若有牀褥枕拘執銅鐵器物一切應寄聚落中精舍卧牀坐牀當離壁以物支足勿令蟲食安居竟不得見房舍漏壞不治事而去若草覆者應草補乃至泥覆者泥補泥治房舍作白色壁周帀斲火當囑託放牧人汝時時與我看視聚落中住處亦應如是治事若温室講堂食堂白汙灑治事若精舍檀越在者應語令治若差人治若無主復不差人者一切僧應治當共分人得一肘二肘三肘令周徧卧牀坐牀緩壞者應更織令堅若牀褥枕拘執卧具膩應浣令淨若破者應補房中受用諸物應聚著一處若比丘安居竟房舍牀褥應如是治若不如是治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卧牀坐牀處處狼藉側地佛知而故問是何等牀狼藉不舉答言世尊是舊比丘所安我是客佛言從今以後客比丘應如是知云何知乃至不得見卧牀坐牀狼藉蟲噉而置若狼藉者應收置一處若側者應正以物支足勿使蟲噉客比丘來至不得便持物著屋中當放物一處覓舊比丘得房舍已若地不平者應平若有鼠孔者應塞泥治若有臭烘蟲網應掃卧牀坐牀若緩者應織令急褥枕拘執應抖擻屋中應以水灑淨掃塗地若木衣架者當以物拭令淨若是竹滑者以手拭之應看壯堅者以鉢懸上若半夜住者亦應如是治竟去客比丘若不如是治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爾時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乃至言世尊是客比丘敷置非我舊比丘佛言從今已後舊比丘應如是知云何知舊比丘不得於牀敷處處棄捐令蟲噉食而置若處處星散者應聚一處若蟲噉者當以物支足舊比丘法不得自住好房好牀褥枕留弊壞垢膩者待客比丘來自當治當修治好者待客比丘舊比丘應如是知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祇洹精舍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乃至佛見已知而故問比丘是誰牀敷答言世尊是舊比丘敷我方始住佛言從今已後敷牀一切比丘應如是知云何知一切比丘不得令牀褥處處雨露日炙蟲噉若見散在地者應聚著一處若雨露日炙者應安覆處若蟲噉者當支足若房舍漏壞者應覆草覆者草補乃至泥覆者泥補壁穿壞者當補治泥地若牀褥枕拘執垢膩

破壞者不得看置應浣染補治内毳當擗還襻牀繩緩者當織令堅緻打楗椎治牀褥時不得徐徐來應疾往集集已應當共治有應作繩者有應織者當共作若分者各自持去若如是打楗椎治牀褥時不得言我是阿諫若我乞食我大德我是上座不能治此中受用者自當治一切盡集共治有繩線者有縫者有上色者比丘應如是一切治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處處大便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似如牛驢便右無常處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應作廁屋廁屋不得在東在北應在南在西開風道作法者若作坑若依高岸若坑底有水出者當使淨人先起止中然後比丘行若臨岸上底有流水者應安板令先墮板上後墮水中應作兩孔三孔孔廣一肘不舒手長一肘半屋中應安隔使兩不相見邊安廁篦屋下應安衣架爾時有比丘先在廁上後有比丘急行入廁便欲在先比丘上行彼比丘言長老莫汙我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上廁法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不得臨急已然後上廁應當如覺欲行便往往時不得默然入應彈指若内有人亦應逆彈指若大急者應背蹲先人應相容處不得未至便高舉衣來當隨下隨褰不得著僧卧具上廁不得廁上嚼齒木覆頭覆右肩應當偏袒不得在中誦經禪定不淨觀及以睡眠令妨餘人起時不得高舉衣起去應隨下隨起復次爾時諸比丘用竹作籌草傷破身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竹片籌片木札及骨應用滑物圓物不得用已放廁中應土毗夜置一處若是深坑高岸放中無罪大小行及涕唾當使正墮孔中不得汙兩邊若前人汙者當以木篦除令淨不得大小行已不用水而受用僧坐具牀褥應安水瓶若是坑者不得就中用水若臨岸者得用當用木石瓦作瓶蓋年少比丘次第益水時時當洗瓶若木蓋者不得日中曬勿令破若是瓦石者得著日中曬廁邊應著灰土巨摩若水器有蟲者不得言此中有蟲當持草橫上令知有蟲相不得多用水應裁量用若瓶水盡者當語知水家使人益若自益下至一澡盥水令得一人用若下部痔病不得洗者當用輭物拭若布若樹葉若無廁屋者應在房後若壁下便右不得並嚼楊枝及覆頭覆肩應偏袒若夜患下者應以瓦器盛棄之若無器者當在水瀆邊明當洗去若溫室講堂中卒下者當出若大急不得去者當在一處不得如牛隨行隨放曉當除却水洗處持油塗之下至巨摩若繞塔時腹痛下者應當去若大急者應在一處不得如牛汙脚而去竟已當除去水洗香泥塗之若阿練若處無香者當持油塗若欲入聚落當先便右已而去入聚落中若大行者應往丈夫廁上不得入女人廁若無者應問人求隨所安處問時不得問年少婦女聞已當笑應問長宿若復無者當入空舍入時不得在淺露處不得深處使人謂呼是賊若復無者應在道邊墻下若有伴者令背向障若共賈客行時大

便者應下道勿在上風熏人應在下風若宿時欲便右者不得默然去當語賈客勿呼是賊亦當在下風不得在上風若隨賈客船上行時若大便者當到大行處應用木板著下令先隨木上然後墮水若無木者乃至一廁草承若無廁草當用瓨器盛以棄之若塔院僧院内見不淨者應除去若二人共行見者下坐應除若下坐持戒緩者當自除若被毒醫言應服大便汁若自已許不須復受若他許者當受若比丘在廁上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處處小行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牛驢處處小行此壞敗人何道之有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應作小行處作法者不得在北在東應在南在西開風道時有比丘小便復有比丘來於上欲小便先比丘言長老莫汙我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小便法應如是知云何知不得臨急然後去如覺欲行當去應先彈指若先有人者亦逆彈指若急者應背先人先人應容處不得覆頭覆右肩並嚼齒木應偏袒右肩當上行不得在上禪定睡眠誦經及不淨觀以妨後人竟當時去若無小便處者應以甖盛當安穿底瓨别一瓨中行以寫中若無瓨者當用木杓寫中不得大行涕唾中年少比丘次第棄之棄時當著屏處不得棄塔院上流中寫已當水洗覆地若無者應人人求器若是瓨者應洗已覆地若木者洗已著陰中勿令破當施援夜當内著牀下若無器者水瀆邊小便不得在塔上流若温室講堂上欲小便時應出若急失者不得行失小便當住一處訖然後以水洗油塗乃至巨摩若繞塔欲小便者應去若急者不得並行應住一處訖以水洗之香塗若阿諫若處無香者當用油塗若欲入聚落當先小便已而去若聚落中欲小便者當在屏處若急不得至屏處者當向墻若有伴應背向障若共賈客道行欲小便者當在下風不得上風若夜宿時小便者當在下風起時當語人令知勿令人呼是賊若船行者當至小便處若無者當小便器中已寫棄比丘病醫言當服小便者不得取初後應取中若自已許承取即名受若在地及他許當受小便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嚼未斷治齒木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釋子如兇惡人含枝條嚼齒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用齒木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大會說法時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何比丘獨在一處如嫌恨人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嚼齒木口臭恐熏諸梵行人故在下風佛言聽用齒木應量用極長者十六指復次爾時有擅越在阿練若處種樹比丘拔取作齒木用主見已心生不悅即往佛所以是因緣而白世尊佛爲隨順說法發歡喜心已禮佛而退佛言呼是比丘來比丘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取華果樹作齒木從今已後不聽用華果樹作齒木嚼齒木時不得在温室講堂食屋及僧前和尚阿闍梨前塔前像前不得

覆頭覆肩應偏袒右肩在屏處若僧房内者應以器承嚼殘餘不得著器中不得著塔院中僧院中常行處刮舌時不得如婬欲人法刮已當洗著一處若齒木難得者當藏所嚼處棄之洗已殘者明日更用復次爾時有比丘嚼齒木欲盡見世尊來以恭敬故咽之細木著咽喉不樂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嚼盡極長者長十六指極短者四指已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齒木嚼已水洗棄之用時不得如婬欲人當以除口臭穢故嚼時不得咽若誤咽者無罪比丘病若醫言嚼齒木咽之當差應受已嚼咽若無齒木者當用灰鹵土塼薑石草木洗口已食若塔院僧院中見所嚼齒木當取棄之若二人共見小者應棄若下座持戒緩者當自取棄之齒木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牀敷春末月　安居坐已竟　客比丘并舊
一切亦復然　廁屋大小便　齒木二跤渠

佛住舍衛城如來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比丘敷衣地鋪佛言從今日應作席作法應用竹葦長十肘廣六肘欲縫衣時應講堂上若温室禪房中敷席已張衣上縫當洗脚坐上若不洗當背屋上勿令脚近不得在上曬穀曬衣染衣不得使日炙雨露鳥獸汙上縫衣竟當內著覆處若無席者應在牀上作若復無者温室講堂上巨摩塗地縫衣時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坐禪還持冷脚熨他彼比丘心驚不安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當作障隔作法者應用葦竹若氈竪四角施簾繩繫坐禪時還開入中還閉不得晝閉應舉夜當下障隔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事利益故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房舍漏壞不治佛知而故問是何房舍漏壞乃爾從今日後房舍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不得見房舍漏壞不治若草覆者草補乃至泥覆者泥補應時時掃屋間蟲網塵埃地高下者應平治塞鼠穴泥治半月當一巨摩塗地若地燥者當水和塗若濕者溥用若是上屋地作紺青色者當以物褁牀足不得在中然燈經行及著革屣不得唾地當用唾壺若是中屋者得洗足洗手面蕩鉢下屋者得然燈經行洗足洗手面蕩鉢房舍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房舍講堂壁上涕唾淋落垂地佛知而故問是何涕唾不淨乃爾佛言從今已後涕唾法應如是知云何如是知壁泥以不泥盡不得唾若地不泥者當唾一處以脚摩之不得處處汙若作地者應用唾壺唾壺底當安沙若灰薑石當數棄之勿令臭穢生蟲青黵淨洗覆乾不得在中嚼齒木若禪房中欲唾者應唾革屣底拭地若地有覆者當用唾壺若在食上欲唾者不得大皺著地使比坐比丘惡心應唾兩足中間以脚摩之若太多出不止者當出外唾已還坐若和尚阿闍梨前欲唾者當至屏處若聚落中欲唾者應唾足邊以脚摩之若是末土無罪若塔院中僧院中

見涕唾者應以足摩之若二人共見小者應摩若小者持戒緩者當自摩比丘唾時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舉鉢著向孔中旋風來吹墮地即破聞食粥揵椎聲欲取鉢正見一聚碎瓦請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鉢應如是知云何知不得舉著向孔中岸邊危處不得著開戶扇處及行來處不得用灰洗令脫色當用樹葉汁無沙巨摩洗洗時不得在岸邊危處石上塼上不得在多羅樹下迦毗陀樹下那梨樹下洗鉢應踞坐若胡跪離地一搩手應先洗和尚阿闍梨鉢然後自洗不得持自鉢中殘水寫和尚阿闍梨鉢中當持和尚阿闍梨鉢中殘水洗已鉢乾時亦先收和尚阿闍梨鉢盛時應先盛和尚阿闍梨鉢盛時當踞坐持鉢囊帶擐臂著膝上盛之若著卧牀上若坐牀上鉢囊當用兩重三重作欲懸鉢時當先搖銷橛堅不然後安之若無懸處者當著牀上若向中有櫳蹤遮者得安若有鉢龕者得安勿令相觸鉢龕當作緣不得闇中取鉢不得不淨手取應淨洗手若以葉捻取取鉢時一手捉兩一手捉一不得捉四授鉢時不得卒放應問言捉未若言捉已乃放不得持鉢盛不淨物亦不得用盛水剃髮洗足手面浴室中用及洗小便處用護鉢如護眼應當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呰毀粥若見薄者作是言此非粥此是遙浮那河若見強者便言此非粥是飯折人齒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粥應如是知云何知若聞打食粥揵椎聲時當知此是二部僧粥爲是一部僧爲是師徒眷屬知已應去到已不得形相厚薄隨得應取不得越次取取時不得覆頭覆肩著革屣應脫革屣偏袒右肩取若行粥人去使者下至脫革屣根若不及脫者待還時取若倩人取若坐者次第取若薄者不得言太清如遙浮那河見月影若強者不得言此是飯折人齒隨得應取粥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比丘在帝釋石窟山邊坐禪時有比丘在前立住坐禪比丘心不得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當如是住云何如是住不得在坐禪比丘前立不得在僧中當前立不得當徒衆坐前立不得當和尚阿闍梨前立及長老比丘前立不得著革屣叉腰覆頭放兩手在邊若病者無罪不得在婬女前住樗蒱兒前沽酒家前屠兒前獄囚前殺人前住不得在深遠處立住住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四

音釋

彷徉（彷蒲光切徉余章切彷徉徙倚之貌遠） 蚊蛸（蚊無分切蛸乃庚切） 竝（皮命切與並同） 狼狽（狼魯當切狽博蓋切） 潦（魯晧切雨水也）
瀆（徒谷切溝瀆也） 塺（謨杯切塵也） 炱煤（炱堂來切煤莫杯切炱煤灰集）
尠（息淺切少也） 毳（充芮切細毛也） 擗（博厄切分擗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五　存一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威儀法第十之二

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有比丘著多羅屐在坐禪比丘前經行比丘心不得定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應如是經行云何如是不得坐禪比丘前經行衆僧前徒衆前和尚阿闍梨前長老前經行若病服酥服吐下藥得在前經行行時不得背迴應面向右迴若共和尚阿闍梨經行時不得在前不得共並當隨後行迴時不得先迴應在後面向右迴不得在婬女前經行𢹂瀟兒前沽酒前屠肆前獄卒前殺人前不得深邃處經行當在不深不淺處經行經行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在樿房中作駱駝坐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以後不得作駱駝坐應跏趺坐若坐久虛極者當互舒一脚不得頻舒兩脚若起經行不得覆頭樿房中坐若老病得覆半頭一耳若屏處樹下覆頭無罪和尚阿闍梨上座長老比丘若坐若立不得坐不得在婬女前乃至深邃處坐當在不深不淺處坐比丘應如是坐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覆卧仰卧左脇卧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當如是卧云何卧不聽餓鬼卧不聽阿脩羅卧不聽貪欲人卧若仰向者阿脩羅卧覆地者餓鬼卧左脇卧者貪欲人卧比丘應如師子獸王順身卧數時不得左數應右數頭向衣架不得以脚向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不得初夜便唱言虛極而卧當正思惟業至中夜乃卧以右脇著下如師子王卧累兩脚合口舌柱上齶枕右手舒左手順身上不捨念慧思惟起想不得眠至日出至後夜當起正坐思惟己業若夜惡眠不自覺轉者無罪若老病若右脇有癰瘡無罪比丘卧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衣席簾障隔　房舍及涕唾　鉢龕粥行住
坐卧三跋渠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閉僧房門共坐言話客比丘來打門喚不聞即踰墻入舊比丘問言長老從何處入答言踰墻入舊比丘言汝何故踰墻入客比丘言汝何故閉門喚而不應如是共諍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得閉門語話亦不得踰墻而入從今已後客比丘應如是舊比丘應如是云何如是客比丘行時應持户鉤漉水囊鍼筒行伴一人有者一切無罪乃至都無者舉衆有罪道路若病者當代擔衣鉢不得在前遠去應扶將而去若不能行者當借索乘致之若道中有露濕者年少當在前若畏賊虎狼時老者應在中央若欲使賊起慈心者應老者在前若經聚落路邊見有支提者當案常道行不得下道左旋右旋暮欲宿時當先遣二年少比丘在前求宿處索非時漿及塗足油前食後食去者當著衣鉤紐白非時入聚落得已應

還報言已得住處若有池水井水當澡洗著衣紐展轉相白而入若欲飲石蜜漿者當在外飲勿使人生疑呼出家人非時食不得擔荷而入當分衣物徐持共入若得唱言隨所安者後人不白無罪不得餘道去若道上有罽無罪若聚落中有精舍者應往若阿練若處者邊有池水井水亦當澡洗而入不得擔荷當共分張衣物脫革屣杖貫若有支提者當右旋不得高語大聲入見舊比丘不得唱咄咄汝故在此也汝此中生還此中死不離此野干食舊比丘不得言咄咄如因脫枷鎖已四五年不可得見客比丘不得言汝幾歲我應得此房不得問明日誰作前食後食有好食不舊比丘不得閉門語話若欲舍後泥作及作餘事者當使園民若沙彌維那守門若閉門者客比丘不得踰墻入應持門鉤開入若喚開門入已舊比丘應問汝幾歲應答言我爾許歲舊比丘言若爾許歲者得如是牀褥當問大小行處不得臨時方問次應問衆僧制限舊比丘應語僧一切制限某甲家覆鉢羯磨莫往某甲家狗惡某甲家不信客比丘早起不得便乞食去應問是住處有前食後食不舊比丘應語長老莫乞食乞食疲苦或不如意此中有前食後食若行伴已去者不得語言長老賈客已去故可及應語長老可小停息正爾復有伴耳若有急事必欲去者應給粮食囑累行伴如是客比丘舊比丘法當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洗脚而並俗話打水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洗脚當如舍利弗法也

佛住王舍城迦蘭竹園時舍利弗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威儀詳審來去視瞻屈伸俯仰著衣持鉢守攝諸根心不外亂似得妙法潤澤之相婆羅門見已作是念是沙門釋子在於人間現持威儀至屏處已必無法則我當逐看若見放恣當以手拍頭即便尋後於是舍利弗在聚落中及阿練若處威儀不改到住處已持鉢置一處抖擻僧伽梨襞疊置常處敷坐牀持洗脚板及甖水自近而坐復取革屣抖擻放地次取巾拭腨還取革屣以底相搭合捉以巾拂之次以水漬巾拭一隻革屣鼻及綱紐次拭根次拭第二者亦如是還復拭初捉者脚指處次拭脚根處還拭第二者亦爾次洗巾挍已曬之次洗手洗手已以右手瀉水左手洗左腨次洗右腨次洗脚婆羅門見已發歡喜心言尊者淨潔如是此殘水亦當可飲我婆羅門事淨水法不及是淨時舍利弗因婆羅門發歡喜心而為說法得法眼淨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甚善婆羅門見舍利弗洗脚威儀淨故發歡喜心乃至如是佛言非但今日歡喜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生經中廣說爾時長者子舍利弗是爾時賊者今婆羅門是時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淨潔好威儀　因是得善利　如水清影現
學威儀最勝　來時懷害心　既見反歡喜
不學善威儀　必為賊所害

若比丘聚落中還時應脫入聚落衣抖擻襞疊著常處著園中衣敷坐牀取洗脚板盛水甖自近以巾拂脚塵土次捉革屣以底相搭

持巾拂之次漬巾拭一隻鼻網紐次拭根次拭第二隻亦如是還復取初捉者先拭脚指處次拭脚跟處次拭第二者亦爾次浣巾絞挍曬之勿令壓生蟲食然後洗手若水器在石邊應先洗左踵次洗右踵然後洗脚不得以捉水手揩脚應一手瀉水一手摩若二人者一人澆一人洗不得多用棄水當籌量用之不得覆頭覆右肩當偏袒坐不得洗脚時坐禪睡眠不淨觀及誦經竟當避去勿妨餘人若最在後洗者得誦經無罪若水盡者不得默然置之當語知水家令益若不能者乃至自益一渠灌水使得一人用直洗脚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洗脚濕脚著革屣華屣染色脫著脚汙僧牀褥諸比丘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六羣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洗脚時應如是當竪革屣耳令脚乾已乃著革屣若多人待者當以手捋水以巾拭之然後著革屣不得以濕脚蹈僧淨好作地當令燥已乃入若是一人洗處者不應拭當待燥已著革屣應護塵土若急欲坐禪誦經經行者乃至手拭巾拂塵土而去洗脚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僧淨水曼荼羅諸比丘取水洗脚洗手面洗鉢用已紐繫瓮頭印封户而入聚落乞食後有客比丘來瞋嫌言何故閉淨水屋印封而去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春月當如是安水若大瓮小瓮若瓶當以淨物覆口以繩紐繫之若瓦若石若木作蓋覆上內應置抒水器水中應著波多梨華瞻婆華須摩那華如是比令水香美有名水如巴連弗邑有輸奴水王舍城有溫泉水波羅奈城有佛遊行下池水瞻婆國有恒水舍衛城有石蜜水沙祇國有懸注水僧伽施國有石蜜水摩偷羅國有遥扶那水如是比水不聽洗脚手面及鉢若病須水應與滿鉢若食上欲行水者當淨洗手洗器然後行水受水人當護左手令淨受水若手汙者當洗若以葉承取亦用葉拭膩口飲時不得沒脣不得使器緣著頷當拄脣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搖蕩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沒脣著頷者當放置一處以草作識令人知不淨若能以水洗者可更行若非時行飲者行飲人先淨洗手洗器而行受飲人亦應淨洗手受若不浣者當以葉若淨衣承器底受如上乃至口處棄若浴室中行飲者當以葉承器底拄脣而飲餘如上說若禪房中行飲時地有覆者應持器承若坐相離者一人行器一人行水餘如上說如是名好水不得用洗脚手面蕩鉢亦不得作餘用棄之若有作衣鉢事須者可權貸用還償若水自恣用者隨意取無罪水應如是用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王舍城耆舊童子菴婆羅園爾時耆舊童子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願聽諸比丘溫室浴能除冷陰得安樂住佛言聽溫室浴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聽溫室浴時六羣比丘聞打洗浴揵椎時便先入浴室頻著薪炭已閉户取汗而住外

比丘索開户不肯與開而言諸長老且住待火然便多用薪炭屑水都盡方開户而喚言諸長老可入諸比丘既入復於外閉户諸比丘熱悶喚索開户答言長老且住取汗能愈疥癬而復於外用水屑都盡以器覆地然後開户言長老可出出已熱悶求水復語言長老稍用如世尊所説乃至水亦當節量用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浴室應如是作浴法應如是浴室應方作若圓作當安户作向向法内寛外小若一若二安開向物通烟道屋内應以塼石砌底作竈令底廣上狹去地半肘通烟道邊安犬乙若竈在右邊左邊安户扇若在左邊右邊安户扇短作户居令易開閉前應作衣屋安龍牙橛懸衣處若欲浴時使園民先掃屋間塵埃蟲網以水灑地淨掃應辦薪炭釜鑊瓮甕先著薪炭然後打犍椎不得太早著火令然盡乃打犍椎打犍椎時應知爲浴一切僧爲浴徒衆爲別屋隨事應去若一切浴者應次第去應各自以腰帶繫衣作記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一手遮前而入一人入一人出有人者先人應與處不得越器物及長老比丘上過當徐徐入若和尚阿闍梨在内者不得在外待言何時當出應脱衣入與揩洗若欲與人揩者當白和尚阿闍梨若先白者無罪若火熾者年少當近火若火弱者長老應近當徐徐用水不得汙濺邊人若弟子揩時不得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揩一臂一手覆前竟已次揩一臂内水已閉户而坐令身汗當行油若以蠡子若以手等行屑末亦爾若擅越言自恣與當籌量用水若豐足量分用者當齊所得器不得長用餘分若言各自辦水者有水者得入無者不得入若有弟子言和尚阿闍梨但入我當與水亦當籌量用若優婆塞園民言但入我當與水雖爾亦應節用若近池水注水得自恣用無罪不聽露地裸浴若水齊臀腋得浴無罪若坐水中至臍亦得出已自取衣著他衣整理而去洗浴已若直月若園民應舉浴器物若比丘後來言長老但去我自舉者應去後者拼擋以物覆火浴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淨廚器物處處狼藉知而故問是何器物狼藉乃爾乃至佛言從今日不得令器物縱横如是若摩摩帝若直月當使園民若沙彌拼擋若摩摩帝若直月不用意見者便應使淨人拼擋若銅鐵釜鑊銚器應使淨人淨洗以泥塗上覆著淨廚屋内若瓦釜銚鑊亦爾覆地以塼鎮之木瓮木杓亦應淨洗舉之若箄蓆當應日曬懸舉竹筐簸箕漉米箕亦當懸舉勿使蟲嗽飯篋飯匕淨洗懸舉囊襆及漉水囊亦應懸舉勿令蟲食搗藥杵臼不得用已放地當淨洗覆常處食廚淨屋不得視穿漏不治若草覆草補乃至泥覆者當泥補穿壞者當塞當數掃除若内樵薪時當拼擋著一處煑染器及盛染瓮不得用已捨去當淨洗治覆置常處浣衣木瓮用已亦當淨洗舉置常處曬衣繩亦不得用已繚亂放地當靜卷置常處斫斧鋸鑿鍬钁梯隥此是四方僧物用已當拼擋著常處後人須者取易得

不致疲苦若須用者當與若二人一時索者當先與上座若上座用久年少小用者當先與年少若二人俱小用者當先與上座器物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衆多比丘共一房住時有比丘衣架上自取衣挽他衣墮地餘比丘夜出大小行脚蹈上衣主求衣不見乃於地得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衣應如是若衆多人共一房住者衣應各自襞疊以葉著內若挽衣架上以罥繩繫之復不得持和尚阿闍梨衣裹已衣當持已衣覆和尚阿闍梨衣上若春時多塵土者當持已衣覆上若夏地濕當持已衣著下不得使房中有塵土當數數水灑之巨磨塗地不得持衣捻捉唾壺大小便器捉革屣不得盛糞掃拾巨磨若有垢膩當數浣染縫視衣當如皮想衣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客比丘并舊　洗足并拭足　淨水及飲法
溫室并洗浴　淨廚并衣法　第四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聚落比丘阿練若比丘共一施時阿練若比丘常以時來聚落比丘忽早打揵椎而食阿練若比丘食時欲至方到問言打揵椎未答言已食竟時阿練若還去明便早來盡持食去聚落比丘來索食淨人言阿練若比丘已盡持去聚落比丘言長老何故早起來盡持食去阿練若言汝何故早起打揵椎食不待我耶二人共諍往至佛所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阿練若比丘應如是聚落比丘應如是云何如是若阿練若比丘聚落比丘共一施者聚落中比丘不得早起打揵椎前食後食及差請食應待阿練若阿練若比丘不得言我徐徐往自當待我應先往若倩人請分若囑留坐處聚落比丘應問阿練若比丘來至未若倩人迎食若囑留坐處應示處若優婆塞請僧者聚落比丘應語阿練若比丘言長老明日早來某甲請前食後食莫餘乞食阿練若比丘聞已當早來早來已若食未熟者不得守住應禮塔誦經問法聚落比丘應先釜中著水然火待至然後著米阿練若比丘或有鬼難水火難賊難不得來者而棄米若飲食已熟者檀越欲打揵椎當語長壽日故尚早可待阿練若至若日時逼者應打揵椎阿練若應以樹若牆壁影作准則知日早晚應來設未來者當留坐處若阿練若處作食者亦應如是阿練若比丘不應輕聚落中比丘言如汝必利舌頭少味而在此住應讚汝聚落中住說法教化爲法作護覆陰我等聚落比丘不應輕阿練若言汝在阿練若處住希望名利聾鹿禽獸亦在阿練若處住汝在阿練若處從朝竟日正數歲耳數月耳應讚言汝遠聚落在阿練若處閑靜思惟上業所崇此是難行之處能於此住而息心意阿練若應如是聚落比丘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舊比丘共諍口有客比丘來接足而禮後日客比丘復禮問言汝來幾日答言四五日舊比丘言汝來爾許日何以不見我答言我已見禮竟長老共諍口故不見我耳舊比丘言汝何以見我共諍而向我禮答言汝何以共諍不視我禮耶二人便共

諍往詣佛所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禮
應如是相問訊云何如是禮如是問訊前人
共諍共語時不得禮當低頭小敬前人若止
應作禮若泥作時不應禮如是一切作熏鉢
浣衣煑染染衣縫衣澡洗油塗身洗足洗手
面洗鉢禮塔食時含咽著眼藥讀經誦經寫
經經行下閣上閣時上廁時不著衣時著一
泥洹僧時盡不應禮闇中不應禮授經時不
應禮著泥洹僧時著衣時疾行時不應禮不
得覆頭覆右肩著革屣作禮不得禮膝禮脚
禮脛當接足禮若前人脚上有瘡當護勿觸
觸受禮人不得如啞羊不語當相問訊相訊
時不得作如是語何處有多美飲食應問少
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也客比丘應問
何者是僧上座第二第三上座應禮足舊比
丘應問長老幾歲若客比丘小者應與座令
坐若有者應與前食後食塗足油非時漿客
比丘舊比丘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展轉作俗人相
喚阿公阿母阿兄阿弟諸比丘以是因緣往

白世尊佛問六羣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佛言從今已後應如是共語問訊共公語時
不得喚阿公阿郎摩訶羅應言婆路醯多共
母語時不得言阿母阿婆應言婆路醯帝共
兄語時不得言阿兄當言步路醯多共姊語
時不得言婆鞞應言婆路醯帝共和尚語時
不得言跋檀帝當言優波上若共阿闍梨語
時不得言跋檀帝當言阿闍梨若有衆多阿
闍梨者當言某甲阿闍梨共下座語時得喚
字喚臣帝喚歲共上座語時應喚跋檀帝若
慧命若阿闍梨若有人喚時不得應言何道
何物若和尚喚時應言諾若阿闍梨喚時應
言諾若上座喚時亦應言諾若年少喚時應
言何故喚母人男子喚時應言何故喚有人
問言汝和尚阿闍梨字何等不得直道和尚
阿闍梨字應言義因緣故字某甲語法應如
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剎利衆集欲有所論時難
陀優波難陀先到而坐時諸人嫌言我等今
集欲有所論而此沙門妨我議論事諸比丘

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當
如是入剎利衆云何如是入剎利衆若有事
緣應往當先語其中大者道來情事若言可
來應往不得持傘蓋著革屣入應脫著一處
不得言男子樂不若示坐處應坐不得毀譽
軍陣鬪法若見好射不得稱讃應言剎利種
是上姓如來應供正遍知常在二家生剎利
婆羅門家有二種輪力輪法輪諸出家人賴
力輪護故得以自安欲有論事說已當去入
剎利衆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婆羅門衆集難陀優波難
陀先至而坐諸婆羅門嫌言我等欲有所論
而此沙門妨廢我等事乃至佛言從今日後
應如是入婆羅門衆若有事緣欲往時當先
語其中其大者道其事情若聽者應往未至
時當併傘蓋脫革屣不得見已方却又不得
借蓋革屣往不得言樂不男子不得毀譽天
祠不得形相婆羅門多我慢故當生六趣若
雞若狗若豬野干駝驢地獄中應言如來應
供正遍知二種家生若剎利家若婆羅門家

欲有所論當說而去入婆羅門衆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言從今日入居士衆若有緣應往乃至示坐處而坐不得言汝淨洗手脚坐店肆用輕秤小斗欺誑於人甚於盜賊應言有二種輪法輪食輪得食輪已乃轉法輪如世尊說告諸比丘婆羅門居士供給衣食卧具疾病湯藥饒益甚多是難爲事我依汝等在如來法中修梵行度生死流皆是汝等信心之恩若有所論言已而去入居士衆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言入外道衆應如是云何如是乃至示坐處已應坐不得毀譽彼見又不得形呰言汝等邪見不信無慚無愧應譽其實事汝等能出家解縛捨於俗服冥心空閑甚是難事如是得稱一切實事不得說其過若欲論事言已便去入外道衆法應如是知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入衆云何入衆若欲衆僧中有所論事當於外斷令決了不得便入僧中斷若事難了應語其和尚阿闍梨若是事不須僧斷者應語令止若事必須徹僧舉事人復是可信應爲說和合如法如律事和尚阿闍梨聽已當往僧上座前言我欲有所說聽不上座應觀察前人語乃至入衆時不得著革屣覆頭覆右肩當脫革屣偏袒入衆入衆法應如是知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阿練若聚落　禮足相問訊　相喚刹利種
婆羅門居士　外道賢聖衆　第五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脫園中內衣已露身求入聚落內衣從聚落出已脫入聚落內衣露身求園中內衣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應如是著衣云何如是著衣入聚落時不得脫園中內衣露身求入聚落內衣不得脫入聚落內衣露身求園中內衣欲入聚落時當先取入聚落內衣自近不得著聚落衣已於下挽園中內衣出應隨一邊著一邊脫出聚落時脫入聚落內衣著園中內衣亦爾著內衣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欲入聚落脫園中衣著一內衣求入聚落衣出聚落還脫入聚落衣著一內衣求園中衣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著衣不得脫園中衣著一內衣求入聚落衣應先取入聚落衣自近脫園中衣襞疊舉著常處然後著入聚落衣從聚落出已應取園中衣自近已抖擻入聚落衣著常處著園中衣著衣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優波難陀入聚落中拽衣行泥土汙色值鉤處挽裂值刺處使穿狹窄巷中搪揬而過弟子嫌言我勤苦浣染縫治而不愛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入聚落時應如是著衣云何如是乃至不得聚落中拽衣使穿破若春時離聚落遠者當襞疊著肩上持去近聚落已若有池水注水洗手脚已著衣安紐而入若無水者樹葉若草拭脚塵土然後著入若冬時應著衣去若逢奔馳象馬車乘當在上風勿

令塵土泥塗坌汙若鉤刺棘不得挽裂而去道巷迮者不得搪揬而過若門狹小當側身而過若下者當曲身而過入聚落著衣法當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難陀優波難陀不敷坐具而坐以衣承爛果膩餅而汙衣弟子嫌言我勤苦浣染治而不愛護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入白衣家內衣應如是云何如是若牀有塵土不淨不敷物不得坐若是親舊應語言令敷若彼言此沙門憍恣難事者當自拂拭敷坐洗手而坐不得以衣承取一切餅果濕華碎末拭口白衣家坐護衣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優波難陀語難陀共行弟子言我欲共汝入聚落乞食我於彼若作非威儀者莫向人說我是汝叔父答言設使我父及祖公作非威儀者我亦當道如上廣說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前沙門應如是後沙門應如是云何前後沙門應如是前沙門若能得食者當共食若不能得者當早還令還索食後行沙門不得去前者太遠使不相見不得大逼相蹋腳跟當相去一舒手以外前有惡象馬牛當言和尚阿闍梨前有惡物當避一處若前行沙門羸老者當在前與遮若前有禮者當語某甲禮若有人請食後沙門應憶還住處已應語向某甲家請若前沙門不能呪願語令呪願者呪願不得言汝在前坐前取水前食而使我呪願應當呪願前沙門後沙門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倩他迎食與鉢已而捨去彼迎食比丘持食來求覓而不知處置鉢禪堂上便捨而去至明日比丘語言可還我鉢不答言我置禪堂上復言汝何以持我鉢放空禪堂中彼言汝何故使我迎食已而捨我去二人共諍往至佛所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倩人迎食應如是與人迎食應如是云何倩人迎食與人迎食應如是不得倩人迎食已捨去又不得與人迎食已置鉢空禪堂上而捨去與他迎食者當先語長老我今取食莫餘行嚴辦待我迎食人應知時若逼時者應先持來若時早者當依次坐次第取取時不得合和各令異處自食已持來若日逼者不得彼食當持二分食來來時當相望日足及時至者應來若不及者便於彼食勿使二人俱失食倩迎食者不得言我已倩得而捨去當先嚼齒木辦水敷坐牀洗手而待當數看日若日時欲逼者當持澡灌水往逆若道中逢者共食若故早者當待至已食若有長者當與取食人不得與餘人若不須者可與餘人迎食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六羣比丘入城乞食低頭直進入白衣家搪揬前人爲世人所嫌言沙門釋子猶如羝羊直前觸人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乞食法應如是云何如是不得如羝羊直頭逕前不得復太遠離於不見處當在現處住不得言與我食當得大福應默然而立不得左顧右視使人生疑謂是賊細作當攝六情觀於無常亦不得大

久住若其家婦女有舂擣作事未視之頃可
小停住若彼見已復舂作者當去若見婦人
紡縺纏已復紡者此無與心應去若女人見
已入舍空出者當去若是富家處處多有寶
物者不得便去呼語見已應去乞食者法應
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優波難陀與共行弟子入
聚落乞食優波難陀持食出還覓弟子不見
嫌言我持食來捨我而去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乞食時後沙門應
如是云何如是前沙門乞食時不得太遠離
不得太近邊看令主人生念言不能乞食望
得他殘耳當在現處住若請食應食若不請
者當乞食若井若池水邊食已洗鉢而去無
罪食時相待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內衣聚落衣　入聚落著衣　白衣家護衣
前沙門及後　請迎并與取　乞食與相持
第六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暗中入禪房倒地
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聽

然燈時六羣比丘當直然燈以口吹滅以手
扇滅以衣扇滅復放下風擾亂諸坐禪比丘
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然
燈法應如是云何如是應從最下次第當直
當直人應預辦木鑽牛屎於食屋中宿火不
得頓然當置火一邊漸次然之然燈時當先
然照舍利及形像前燈禮拜已當出滅之次
然廁屋中若坐禪時至者應然燈禪房中應
唱言諸大德呪願燈隨喜次然道經行處然
闇道頭若多油者廁屋中當竟夜然若油少
者人行斷當滅滅已次滅道經行處次滅闇
道頭次滅禪房中滅禪房中燈時不得卒滅
當言諸大德數褥欲滅燈便以手遮唱言燈
欲滅燈欲滅不聽用口風滅手扇滅及衣扇
滅當鞘折頭燋去至後夜時當復先起然廁
屋次然道經行處次然闇道頭次然禪房中
然禪房中時不得卒入然當唱言諸大德燈
欲入燈欲入次唱說偈曉欲滅時當先滅闇
道頭次滅行處次滅廁屋中次滅禪房中然
燈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禪房中坐禪低仰
而睡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
已後應行禪杖六羣比丘行禪杖時擣比丘
脇肋彼即驚喚殺我長老諸比丘以是因緣
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行禪
杖作禪杖法應用竹若葦長八肘物裹兩頭
下坐應行行時不得覆頭覆右肩著葦屐當
偏袒右肩若有睡者不得卒急喚起不得擣
脇當併邊以杖住前三搖復不覺者若在左
邊當拄右膝若右邊當拄左膝舉已當起取
杖而行亦不得覆頭覆右肩當偏袒而行若
睡者衆多不得如牛一時併起應兩人三人
起年少應行杖若和尚阿闍梨睡亦應令起
恭敬法故應起取杖弟子不得與杖當自行
行杖人不得隨瞋愛而求其過當攝六情正
念思惟若有睡眠者應與彼取杖人不得嫌
恨當作是念彼今與我除陰蓋饒益不少念
已應起行若有睡者應與行禪杖法應如是
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行禪杖天寒手戰諸

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應作丸六羣比丘行丸時擲胃擲面比丘驚言殺我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作丸法擲丸法應如是云何如是作丸應用若縱若毛若氈作不得令太堅不得太輭行法當先與中央人若有睡者不得趣擲頭面當擲前人恭敬法故當取起取已還坐若和尚阿闍梨睡者不得置亦應與丸彼恭敬法故應起弟子應代行丸彼應還坐不得挾恨求過得丸者當作是念彼今與我除陰覆饒益不少行丸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禪房户前脫革屣以底相拍如提乾魚而入亂坐禪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禪房中脫革屣應如是云何如是不聽禪房户前拍革屣若地有覆者當脫持入不得如提乾魚當以底相搭衣覆而入當著右邊尼師壇下若地無覆者當徐徐著入脫已而坐禪房內革屣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六羣比丘禪房內立抖擻尼師壇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禪房中尼師壇應如是云何如是不得禪房中抖擻尼師壇當中襞疊置肩上而去到已中屈疊敷而坐來時亦當襞疊著肩上而還若欲置常處者當中捩之還時當徐舒而坐禪房中尼師壇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禪房中故大謦欬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禪房中謦欬應如是云何如是若欲謦欬時不得放恣故大作聲當掩口徐徐出聲若大不可制當起出出已謦欬竟還入若猶故不止者當語知事人已去謦欬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以草根以縷以屑散著鼻中連嚏作聲亂坐禪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嚏應如是云何如是禪房中嚏者不得故恣大嚏若嚏來時當忍以手掩鼻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嚏勿使涕唾汙濺比坐若有嚏者不得言語若上坐嚏者應言和南下坐者默然嚏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禪房中欠呿張口舒臂頻伸骨節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頻伸欠呿法應如是云何如是若坐禪房內坐欠呿欲來時不得放恣大欠呿頻伸作聲應當自制若不可忍者當手覆口徐徐欠呿不得亂比坐頻伸時當先舉一手下已次舉一手欠呿頻伸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禪房中坐爬搔扢扢作聲亂諸比丘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應如是爬搔云何如是不得大爬搔令扢扢作聲不得用指甲及木爬搔若大癢者當以手摩若指頭刮爬搔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飡麨噉豆多飲酪漿在禪房四角頭坐迭互放氣麤細作聲而言長老此聲調和甚好以手把氣而拄他

鼻言長老香不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下風事應如是云何如是不得故食多氣物用作調戲禪房中若急下風來者當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若下坐處有僧上坐者應還向上坐放氣時不得令大作聲擾亂比坐若食上下風來者亦向下坐勿令擾亂比坐若和尚阿闍梨長老比丘前者當出去在下風勿令臰熏若共賈客道行不得在前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風泄之放下風法應如是若不如是越威儀法

然燈行禪杖　擲丸持革屣　尼師壇謦欬
嚏及頻伸欠　爬搔及下風　第七跋渠竟

云何是威儀非威儀威儀者二部毗尼隨順行是名威儀不隨順行是名非威儀威儀學越惡心無心觸女人一切心悔

比丘威儀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五

音釋

擲蒲 抽居切 蒲博戲也　脇 虛業切 肢下也　齶 五各切 根內也 齒　鉤 古侯切　漉 盧谷切 濾也　紐 女久切 結也　抒 神呂切 挹也　抖擻 抖音斗擻音叟 抖擻振舉貌　甖 烏莖切 瓦器　腨 市兗切 腓腸也　漬 疾智切 吹也　捩 綟結切 紾也　曬 所賣切 日乾也　絞 古巧切 捩也　塺 莫杯切 塵也　捋 郎括切 摩捋也　瓮 蒲奔切 與盆同　揵椎 梵語此云磬也亦云鐘隨有瓦木銅鐵鳴者皆曰揵椎揵巨寒切椎音地　匕 卑履切 匙也　店 徒點切 戶扶也　撅 其月切 杙也　甕 烏貢切 罌也　拼擋 拼音併擋丁浪切　銚 徒吊切 燒器也　簟 徒點切 竹席也　簸箕 簸補過切箕居之切簸箕揚米器也　襆 房玉切 帊也　釿 音斤 斫木斧也　鍬钁 鍬七宵切 钁居[illegible]切 鉏也　梯隥 梯天黎切木階也 隥都鄧切登陟之道也　拽 羊列切 抴　倩 七政切 假借使人也　捻 奴協切 指捻也　縠 真庚切 與振同　搪揬 搪音唐揬音突　紡綎 紡夫同切 綎音綫與線同　䩭 居宜切　燋 即消切 與焦同　嚏 都計切 噴嚏也　欠呿 欠去劍切呿丘伽切 大張口也　爬 音杷 搔也　扢 古忽切　痒 餘兩切 欲搔也　麨 尺小切 乾糗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六　存二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比丘尼毗尼初

婆伽婆三藐三佛陀從本發意所修習者皆悉成就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為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廣說如上爾時大愛道瞿曇彌與闍陀夷闍陀波羅陀婆闍陀闍陀母如是等五百釋女往詣佛所頭面作禮却住一面時大愛道白佛言世尊佛興難值得聞法難今遭如來出世演甘露妙法令諸衆生成就寂滅妙證如大愛道出家線經中廣說乃至佛言從今日後大愛道比丘尼僧上座如是持爾時大愛道瞿曇彌白佛言世尊以為諸比丘制四墮重法我等得廣聞不佛言得瞿曇彌若信心善女人欲得五事利益者當盡受持此毗尼何等五若信心善女人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毗尼欲令正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毗尼不欲有疑悔請問於他人者當盡受持此毗尼諸有比丘尼犯罪恐怖為作依怙者當盡受持此毗尼欲遊化諸方而

無罣礙者當盡受持此毗尼是名篤信善女人受持此毗尼五事利益餘如上比丘尼初五緣中廣說若比丘尼不還戒戒羸不出受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比丘尼者受具足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遮法和合二部衆如法非不如法和合非不和合滿二十非不滿二十是名比丘尼不還戒戒羸不出者如上比丘中廣說受者欲心受婬者非梵行若比丘尼與人男眠覺死如是非人男畜生男眠覺死人非人畜生不能男眠覺死三瘡門若口若小行道大行道若一一受樂者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謂於法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如是乃至盡智無生智於彼諸智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涅槃退沒墮落無道果分是名波羅夷又復波羅夷者於梵行退沒墮落是名波羅夷波羅夷者所可犯罪不可發露悔過故名波羅夷若比丘尼染汙心欲看男子越毗尼心悔若眼見若聞聲越毗尼罪裸身相

向偷蘭罪乃至入如胡麻波羅夷若比丘尼不說還戒不說不還戒戒羸便作俗人隨其所犯得罪若作外道亦如是若裹不覆若覆不裹亦覆亦裹不覆不裹乃至入如胡麻皆波羅夷若比丘尼不還戒戒羸不出便作俗人形服而犯者隨其犯得罪若比丘尼於比丘邊强行婬者比丘尼波羅夷比丘受樂者亦波羅夷若比丘比丘尼共行婬者俱波羅夷比丘尼共沙彌行婬者比丘尼波羅夷沙彌驅出俗人亦如是若比丘尼共三種行婬人非人畜生復有三種上中下道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入定有人就上行婬比丘尼覺若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入定人就上行婬覺已初不受樂中後受樂亦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入定人就上行婬覺已初中不受樂後受樂者亦波羅夷比丘尼若眠心狂若入定人就上行婬覺已初中後不受樂無罪云何受樂云何不受樂受樂者譬如人飢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爲樂又如渴人得種

種好飲彼以飲爲樂受欲樂者亦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死屍繫其頸有如破癰熱鐵烙身不受樂者亦復如是若比丘尼受婬若買得若雇得若恩義得若知識得調戲得試弄得未更事得如是一切得而受婬者皆波羅夷若心狂不覺者無罪是故說若比丘尼不還戒戒羸不出受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尼犯波羅夷不應共住第二第三第四如比丘戒中廣說若比丘尼於聚落空地不與取隨盜物王或捉或殺或縛或擯出咄女人汝賊汝癡也比丘尼如是不與取波羅夷不應共住若比丘尼自手奪人命求持刀與殺者教死歎死咄人用惡活爲死勝生作如是意如是想方便歎譽死快因是死非餘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若比丘尼未知未了自稱得過人法聖智見殊勝如是知如是見彼於後時若檢校若不檢校犯罪欲求清淨故便作是言阿梨耶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空誑不實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

佛住迦維羅衛國尼拘類樹釋氏精舍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比丘尼阿練若處住時賴吒比丘尼聚落中未有精舍寄釋種家住授釋種年少經賴吒比丘尼身色端正而未離欲年少亦復端正俱未離欲一日之中三來受經時比丘尼數數見已欲心躭着遂至成病顏色痿黃諸比丘尼問訊阿梨耶何所患苦須何等藥若須酥油蜜石蜜當相給與答言不須見當差耳優婆塞優婆夷問亦如是時釋種年少問言阿梨耶何所患苦須何等藥當相給與家中有者與若無者當餘處求索與答言長壽非如是等藥能差復問阿梨耶是病非是身病故當是心病耳答言如汝所說復問此病云何當差比丘尼言汝欲使我差不答言欲使差又復語言我當須何物令求相與比丘尼言共作是事來年少答言不敢餘出家人披袈裟者我尚不生此心而況是師我所尊重者復言若不能者但抱我嗚捉我上下捫摸答言但須爾者我能爲之即便抱嗚捻捉兩乳上下摩捫得適意已後數

數如是如世尊說念色不忘染汙起如女人憶男男憶女人從是已後數數不止餘比丘尼語言阿梨耶莫作是事此不得爾答言我作此事便得悅樂比丘尼即以此事語大愛道大愛道聞已往白世尊佛言喚賴吒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漏心漏心男子邊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耶答言實爾世尊佛言賴吒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婬欲爲迷醉欲如大火燒人善根欲爲大患我常種種方便稱讚離欲斷欲度欲沒今云何作此惡事此非法非律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迦維羅衛住比丘尼皆悉令集集已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比丘尼廣說過患事起種種因緣呵責過患事起已爲諸比丘尼隨順說法有十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何等十一攝僧故二極攝僧故三令僧安樂故四折伏無羞人故五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不信者令得信故七已信者增益信故八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未生

諸漏令不生故十正法得久住故爲諸天世人開甘露門故是爲十以是十事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乃至未聞者當聞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邊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比丘尼者如上說漏心男子者欲心肩以下者乳房已下膝以上者大髀上至膊摩觸者移手摩捫受樂者覺快樂染著是比丘尼波羅夷波羅夷者如上說不共住者不得共比丘尼住法食味食如前後亦如是前後亦如是波羅夷罪不應共住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波羅夷不應共住如是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比丘尼漏心男子不漏心亦波羅夷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比丘尼無漏心男子有漏心偷蘭遮不能男及女人越毗尼罪比丘尼無漏心男子無漏心越毗尼罪不能男及女人越毗尼心悔若比丘尼使男子剃髮時兩女人痛按令覺女人不覺男子如是剃頭出血剃臂剃脚時當使女

人急捉令覺女人不覺男子肩以上膝以下若有癰瘡使女人捉男子破無罪隱處不得隱處者肩以下膝以上若是處有病者當使女人治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諸天世人恭敬供養廣說如上爾時賴吒波羅比丘尼授梨車童子經乃至說餘出家人著袈裟者我尚不生此心而況是師所尊重者比丘尼言若不爾者近我住共語捉我手捉我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期行彼答言但如此者可爾如是適意已數數不止如世尊說念色不忘染汙起如女憶男男憶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賴吒波羅比丘尼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漏心漏心男子邊伸手內住乃至共期從今已後不聽漏心漏心男子邊伸手內住乃至共期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毗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漏心與漏心男子伸手內住共語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期去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比丘尼者如上說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者二俱欲心伸手內住者舒手所及處語者共耳語受捉手者若捉手若捉腕若大指若小指若捉衣者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僧祇支雨浴衣來歡喜者善來欣悅常數數來請坐者我已敷牀褥可坐曲身者亞身往就期去者若店肆前園澤中若常行來處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伸手內住諸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共期去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如是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比丘尼漏心男子不漏心亦波羅夷不能男及女人偷蘭遮比丘尼無漏心男子漏心偷蘭遮不能男及女人越毗尼罪俱無漏心越毗尼罪不能男及女人越毗尼心悔若比丘尼漏心漏心男子伸手內住乃至共期去波羅夷若一一次第犯八事波羅夷若間犯滿者亦波羅夷若犯一即悔偷蘭遮悔已復犯乃至第七偷蘭遮滿八者波羅夷是故說

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爾時離車初生二男次生一女以爲不吉心自念言今此不祥之女誰當取者有人語言汝欲安處此女不答言欲得若爾者可持與迦利比丘尼當與汝養育即便呼迦利來白言阿梨耶我今生此不吉之女無人取者與我長養度令出家我自給衣食比丘尼即取養育便與出家家中日日送食年年與衣長大與學戒次受具足女人之法婬欲偏多年遂轉大欲情亦熾不能自制即白師言我結使起不樂出家今欲還俗師言怪哉俗中猶如火坑何由可樂從是以後漸與俗人及諸外道交通遂便有娠比丘尼即便驅出語其師言汝不知弟子與俗人外道私通耶答言我亦早知但其家日日送食年年得衣若當白僧便當驅出我利此二事是故不說比丘尼即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迦利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迦利汝云何知比丘尼犯重罪覆藏此非

法非律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依止毗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比丘尼犯重罪不向人說是比丘尼若離處若死若罷道後作是言我先知是比丘尼犯重罪不向人說不欲令他知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比丘尼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重罪者八波羅夷中若犯一一不向人說者不向一人若衆多若僧中不說離處者若驅出死者無常罷道者離此法律作俗人外道已後便言我先知其犯罪但不欲令人知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波羅夷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明相出時見比丘尼犯重罪不作覆藏心至日出時作覆藏心至明相出時是比丘尼犯波羅夷是名二時如是乃至八時如比丘覆藏中廣說若比丘尼見比丘尼犯重罪應向人說若見共住弟子依止弟子犯重罪便作是念我若向人說者比丘尼便當驅出以愛念故覆藏其罪得波羅夷是比丘尼聞是語已語知識比丘尼言某甲犯重罪若我語人者比丘尼僧當驅出是以我覆藏彼比丘尼聞已復作是念我若說者是二人俱驅出即便覆藏俱得波羅夷罪如是一切展轉覆藏皆波羅夷若比丘尼見他犯重罪語餘比丘尼言我見某甲犯重罪此比丘尼即呵言汝今作惡何故語我莫復說得偷蘭遮若比丘尼見比丘尼犯重罪應向人說若犯罪人兇惡可畏有勢力恐奪其命傷梵行者當作是念行業罪報彼自應知喻如失火燒屋且當自救焉知他事得捨心相應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拘睒彌瞿師羅園爾時闡陀五衆罪中犯若一若二諸比丘言長老闡陀汝見是罪不答言汝用問我見不見爲我不見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語比丘是闡陀於五衆罪中若犯一一而言不見者僧應與作不見罪舉羯磨僧與作不見罪舉羯磨已往詣比丘尼精舍言婆路醯帝僧與我作舉羯磨不共法食味食即言怪哉今我共汝法食味食即便隨順比丘尼諫言闡陀母是闡陀僧和合如法作舉羯磨未作如是法莫隨順答言我是其母是我所生我不隨順誰當隨順比丘尼即語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是闡陀母比丘尼僧如法作舉羯磨而隨順者汝應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屏處諫者應問言汝實知闡陀僧如法作舉羯磨而隨順也答言實爾應諫言闡陀母僧如法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莫隨順我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此事不如是第二第三諫亦如是衆多人中三諫亦如是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僧與闡陀如法作舉羯磨未作如法闡陀母與隨順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令捨此事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亦當三諫令捨此事僧中應問闡陀母汝實知和合僧如法舉闡陀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而汝隨順已屏處三諫衆多人中三諫令捨此事而不捨耶答言實爾即應諫言僧和合如法與闡陀作舉羯磨汝莫隨順僧欲饒益故諫汝汝當隨順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不答言不捨如是第二第三

諫猶言不捨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
言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
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毀呰佷戾
難諫稱譽易諫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
可以是長養善法汝云何被舉比丘而隨順
從今已後不聽隨順被舉比丘佛語瞿曇彌
依止拘睒彌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若比丘尼知僧和合如法毗尼與比
丘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而隨順諸比丘尼應
諫是比丘尼阿梨耶是比丘僧和合如法毗
尼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莫隨順是比丘諸比
丘尼諫時作是語我不隨順誰當隨順諸比
丘尼如是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好若不捨者
是比丘尼波羅夷不應共住比丘尼者如上
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和合者非別衆如
法毗尼者不見罪不作罪三見不捨者謗契
經邪見邊見被舉者不共住未作如法者未
隨順僧未解隨順者共法食味食諸比丘尼
諫是比丘尼作是語阿梨耶是比丘僧如法
毗尼作舉羯磨未作如法莫隨順法食味食

諫時便作是語我不隨順誰當隨順應重諫
乃至三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比丘尼波羅夷
波羅夷者如上說屏處三諫捨者善若不捨
者諫諫越毗尼罪衆多人中亦如是僧中初
諫時越毗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時越
毗尼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時偷蘭遮諫竟
波羅夷若屏處衆多人中僧中一切越毗尼
一切偷蘭遮成一重罪名波羅夷若中間捨
者隨事治婬盜斷人命不實稱過人有下膝
已上漏心八事滿覆重并隨順八波羅夷竟
受使行如比丘中廣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
尼受使行和合男女若取婦若私通乃至須
臾頃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二無根如比丘
中廣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尼瞋恨不喜故
於清淨無罪比丘尼以無根波羅夷謗欲破
彼比丘尼淨行彼於後時若檢校若不檢校
便作是言是事無根我住瞋恨故作是語是
法初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尼瞋恨不喜故
以異事分中小小事非波羅夷比丘尼以波
羅夷法謗欲破彼梵行彼於後時若檢校若

不檢校以異分中小小事是比丘尼住瞋恨
故是法初罪
佛住舍衛城比丘尼僧伽藍外道尼住處中
隔墻崩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語外道尼言
汝當補治汝等無羞人徒衆來往裸形出入
我此衆善好有慚羞見汝等結使增長彼答
言今是雨時不可得作須雨時過當作比丘
尼言今當使作不得待後彼言我不能作比
丘尼瞋言短壽噉酒糟驢汝敢不作無慚愧
邪見不信汝速治去外道尼言衆多人子大
腹沙門尼汝便殺我終不與汝作比丘尼即
往斷事官所具說上事長壽為我勑彼作隔
墻時斷事官信於佛法即録外道尼來來已
語言弊惡短壽噉酒糟驢邪見外道何不作
墻隔汝等無羞裸形出入是阿梨耶梵行人
設見汝等增長結使汝急作去若不治者當
加汝罪外道尼即作晝成已夜雨便壞如是
夏三月作不能使成於是外道嫌責語諸優
婆塞言看汝福田倚恃官力驅我泥作三月
諸優婆塞婦女聞已語諸比丘尼比丘尼聞

已向大愛道說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偷蘭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共鬪相言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尼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諍訟相言若俗人若出家人晝日須臾乃至與園民沙彌共鬪相言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者如上說諍訟者口諍俗人者在家人出家人外道出家乃至閻致羅晝日者齊日沒須臾者乃至須臾頃下至沙彌園民初罪者不待三諫僧伽者謂八波羅夷婆尸沙者是罪有餘僧應羯磨治故說僧伽婆尸沙復次是事僧中發露悔過故亦名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尼至王家斷事官所相言者僧伽婆尸沙道說偷蘭遮若至優婆塞家信心家道說越毘尼罪心嫌者越毘尼心悔若比丘至王家相言越毘尼罪嫌說者越毘尼心悔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賴吒比丘尼妹嫁適異村得病遣信呼賴吒言及我未死早來看我可得相見便即往看未得至間而妹命終到已其妹壻語賴吒言汝妹命過誰當料理家內看視兒子唯願賴吒爲我料理以代妹處比丘尼便作是念此人出是惡聲或能强見侵掠即懷怖懼伴如出外便還舍衛城語諸比丘尼言異哉幾當壞我梵行諸比丘尼問言以何事故便具說上事諸比丘尼聞已向大愛道說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道路獨行從今日後不聽獨行復次諸比丘尼道路行有一年少比丘尼下道便利在後諸賈客來見比丘尼端正即便遮問汝年少端正正應受欲何以出家請說其故比丘尼言我出家何用問爲復言不爾會當有意語我答亦如初如是戲弄已須臾放去到聚落已心生疑悔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不欲無罪復次諸比丘尼共道行有比丘尼病不及伴獨在後來已心生疑悔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病無罪佛語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無比丘尼伴行不得出聚落界除餘時餘時者不欲病是名餘時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者如上說無比丘尼伴者獨一人道行如上廣說除餘時者不欲病世尊說無罪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比丘尼著道行時未出界無罪若到聚落城邑界時當相去在伸手內若相離伸手外一足過偷蘭遮二足過僧伽婆尸沙一人界中間住偷蘭遮如是餘人過偷蘭遮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王舍城中有人名羯暮子取得羯暮女爲婦端正少雙持食與夫世尊到時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家時婦作是念若我夫見佛者必當起看妨廢飲食當戶而立於佛有緣世尊即放光明照其舍內其夫闚看見佛便語婦言汝大不善但欲減損於我其婦言我非欲相損我畏見世尊已妨廢食耳其夫瞋言女人情淺欲少饒益而傷損不少婦語夫言大家即聽我出家夫

語婦言汝欲何道出家婦言佛法中夫言相
聽即往優鉢羅比丘尼所求出家即度出家
受具足初夜後夜精勤不懈至八日得盡有
漏自知作證三明六通心得自在依樹下坐
時釋提桓因往到其所即說頌曰
十六 帝釋天營從　來下稽首足　觀是獨暮女
出家始八日　優鉢善比丘　漏盡證六通
所作已成辦　德力心自在　折伏諸情根
閉目樹下坐　是故今稽首　世間良福田
此比丘尼有好清聲善能讚唄有優婆塞請
去唄已心大歡喜即施與大張好氎時諸天
於虛空中說頌曰
今汝得善利　福德甚巍巍　一切染著盡
清淨奉施衣　今王舍城中　清信諸士女
何不來勸請　微妙善法音　親近能離苦
不請則不說　聞已如修習　則致勝妙處
是時諸人家家讚唄聞歡喜已大得利養諸
比丘尼各生疾心便作是言此妖豔歌誦惑
亂衆心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
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作世間歌說
耶答言我不知世間歌說佛言是比丘尼非
世間歌說過去世時有波羅奈城王名吉利
有七女一名沙門二名沙門友三名比丘尼
四名比丘尼婢五名達磨交六名須達摩七
名僧婢於迦葉佛前發願如七女經中廣說
十七 時比丘尼人復將去離衆獨宿有比丘尼語
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
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離衆獨宿不答
言實爾佛言從今日不聽離衆獨宿
復次瑠璃王伐迦維羅衛國應廣說爾時諸
比丘尼城外獨宿乃至除王難
復次爾時諸比丘尼著道行老病不及伴獨
宿心生疑悔問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
白世尊佛言不欲無罪佛語大愛道瞿曇彌
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
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離比丘尼一夜宿除餘
時餘時者若病時賊亂圍城時是名餘時是
法初罪比丘尼者如上說一夜宿者日未沒
至明相出除餘時者不欲離宿老羸病亂賊
圍城若城內不得出城外不得入是名餘時
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
說若比丘尼離比丘尼宿日未沒至明相出
僧伽婆尸沙日沒已離至明相出偷蘭遮若
比丘尼僧伽藍中共房宿當相去一伸手內
一夜中當三以手相尋看不得一時頓三當
初夜一中夜一後夜一初夜不尋看越毗尼
罪中夜不尋看亦越毗尼罪後夜不尋亦越
毗尼罪一切時看無罪若上閣下閣異宿者
一夜當三過往如是僧伽藍中宿偷蘭遮是
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王舍城中有長者名曰須提那
有婦年少端正其夫無常婦不樂男子叔欲
攝取即語餘婦人言我不樂男子而叔欲取
我為婦女人語言汝欲得離不答言我欲離
即語言汝往舍衛城就迦利比丘尼所當度
十八 汝出家此婦人似如出行便詣舍衛城問人
言何者是比丘尼僧伽藍即示處入已問言
何者是迦利比丘尼房即示房處入已問言
阿梨耶是迦利耶答言是為何故問答言我
欲出家即度出家受具足其叔欲於後求不

知處有人語言舍衛城迦利比丘尼已度出家便往舍衛城問人言何者是比丘尼僧伽藍即示處入已問言何者是迦利比丘尼房即示處入已問言阿梨耶是迦利耶答言是何故問便言我不放婦何故度我婦出家尼言長壽汝何處來答言王舍城來比丘尼罵言短壽物汝是賊王舍城人恒來喜作細作伺國長短即語弟子取我僧伽梨來繫此短壽閉著獄中其人即恐便作是念此人眼目可畏或能必爾眼並聘之漸漸却行出外已瞋恚言此比丘尼盜度我婦及欲繫我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迦利此是惡事汝云何主不聽而度人從今日不得主不聽而度佛語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其主不聽而度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者如上說不聽者未嫁女當問父母已出嫁者當問婿姑妐及叔不聽度者度出家受具足者僧伽婆尸沙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是法初罪若比丘尼主不聽而度者越毘尼罪與學戒者偷蘭遮受具足者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阿摩羅邑力士婦年少端正與人私通其夫語言汝莫復作若作者我當如是如是治汝其婦故作不止其夫即伺合男子捉取便送與斷事官語言我婦與是人通願官與我如法治罪如法治罪者言若女人共他私通者應七日二眾前集集會七日已於二家眾前中列其身官便語婦言汝且還歸若家有者可往辦具布施飲食若無者隨意滿七日已當於二眾前中列汝身即便還家具辦飲食施於二眾此婦於屏處啼泣諸母人問言汝何故啼那答言我那得不啼滿七日已當於二眾前中列我身母人言汝欲得活不答言爾便語言汝往舍衛城迦利比丘尼所求索出家可得活眾人酒醉於是女人似如小出即詣舍衛城問人言比丘尼僧伽藍在何處示處入已問言何者是迦利比丘尼房即示處入已白言阿梨耶我欲

出家問言主聽汝未答言云何聽比丘尼言若未出嫁父母聽已嫁者姑妐夫主叔聽是則聽答言若爾者已自是聽諸宗親都欲中列我身棄捨竟比丘尼言若爾者已好放汝即度出家受具足其人求覓欲治罪不見聞舍衛城比丘尼已度出家即詣舍衛城問人言何者是比丘尼精舍人即示處入已問言何者是迦利比丘尼房示言此是入已問言阿梨耶是迦利比丘尼耶答言何以故問彼言我不放婦何以度出家長壽汝家在何處答言在阿摩勒邑便語言短壽汝是賊汝不知耶阿摩勒人恒喜來此伺求國便欲為細作便語弟子取我衣來我當告王繫此短壽其人聞已念言此比丘尼眼目角張或能作惡漸漸却行出外瞋恚罵詈此沙門尼盜度我婦及欲繫我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言迦利此是惡事汝云何知人犯罪眾親欲治而度出家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從今已後不聽犯罪女人眾欲治罪而度出

家復次釋迦揵提邑有女人如上說乃至語
比丘尼言度我出家比丘尼言先已有比如
此犯罪不聽出家復向餘比丘尼都無度者
便向外道求出家其人欲取治罪而不知處
聞在舍衛城外道已度出家其夫念言此婦
本是優婆塞家女而今墮外道邪見即是治
罪便不復尋求諸外道法飲米泔汁及蕩釜
水裸形無恥而復妻掠無度其婦厭患言此
非出家之法即捨向比丘尼精舍白言我墮
深坑崩岸當墮泥犂唯願牽我出家諸比丘
尼無敢度者便詣大愛道白言阿梨耶我是
親里釋家女今墮落坑願度我出家大愛道
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得若先外道度後
聽出家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
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犯
罪女衆親欲治而度除餘時餘時者先外道
度是名餘時是法初罪比丘尼者如上說知
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衆者二衆集父母衆夫
家親衆者婆羅門宗姓刹利宗姓毗舍宗姓
首陀羅宗姓治罪者或以薄褁而燒或沙囊

繫頸沉著水中或火燒頭或截耳截鼻或燒
熱鐵鑠小便道或中裂其身如是國法種種
不同除先在外道出家者世尊說無罪外道
者尼揵帝梨檀遲伽如是比外道是法初罪
僧伽婆尸沙者如上廣說若比丘尼知犯罪
女應治度出家者越毗尼罪與學法者偷蘭
遮受具足者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衆多女人在阿耆羅河彼
岸此岸比丘尼僧集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脫
衣放地截流浮渡諸女人共相謂言㝵是偷
蘭難陀比丘尼浮渡而來來已於露處坐已
須臾復還渡諸女人嫌言云何是偷蘭難陀
比丘尼如凶惡人渡已復還諸比丘尼聞已
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
呼偷蘭難陀來來已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
於船渡處而獨浮渡從今日後不聽於船渡
處而獨浮渡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
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
於船渡處獨渡河者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
比丘尼者如上說獨渡者出界到彼岸僧伽

婆尸沙
佛住舍衛城爾時伽利比丘尼於聚落中遊
行去後有依止弟子僧與作舉羯磨師還弟
子白言僧與我舉作羯磨不共法食味食即
呵言汝且默然但使集僧即便集僧諸比丘
尼各作是念是比丘尼行還集僧常喜有施
物我等今日當得何物皆喜速集集已即作
是唱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僧作舉羯磨
若僧時到僧與某甲比丘尼捨舉羯磨如是
白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僧與作舉羯磨
僧今與某甲比丘尼捨舉羯磨阿梨耶僧忍
與某甲比丘尼捨舉羯磨者默然若不忍者
便說是第一羯磨如是三羯磨諸比丘尼見
此比丘尼眼目可畏無敢遮者諸比丘尼展
轉相謂此是何語皆言我亦不知此諸比丘
尼白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
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比丘尼僧如
法毗尼作舉羯磨未行隨順未作如法先不
語僧自捨羯磨從今日後不聽佛告大愛道

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比丘尼僧和合如法毗尼作舉羯磨未作如法先不語僧自與捨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和合者非別衆如法毗尼者不見罪不作三見不捨舉羯磨者不共住未作如法者未行隨順心未調伏僧未與捨先不語者僧僧中未作求聽羯磨而自僧中捨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弟子僧和合作舉羯磨者若和尚尼阿闍梨尼應至長老比丘尼所作是言誰無愚癡恒無有過慧心常存不知故爾更不復作如是遍語諸人已令心柔輭然後於僧中作求聽羯磨當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有是事故僧舉作羯磨彼行隨順心柔輭捨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捨舉羯磨諸阿梨耶聽某甲欲從僧乞捨舉羯磨僧忍黙然故是事如是持然後應乞若有人遮者和尚應輭語令止若比丘尼知僧和合如法毗尼作舉羯磨而自捨者越毗尼罪

佛住王舍城爾時有一長者欲心請樹提比丘尼與衣鉢飲食疾病湯藥作是言阿梨耶知我以何故與比丘尼言知復問云何知答言以福德故復言如是然復兼爲欲故時樹提是離欲人故聞是語其心脩然不持經懷然復不遮諸比丘尼即以是事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樹提來來已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不爲後世人作軌則耶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依止王舍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無漏心漏心男子邊取衣鉢飲食疾病湯藥者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者如樹提比丘尼無漏心者無欲心鉢者上中下衣者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僧祇支雨浴衣飲食者佉陀尼食蒱闍尼食藥者酥油蜜石蜜生酥及脂是法初罪若人與比丘尼衣鉢飲食疾病湯藥作是言我爲是故與不應受應作是言我不須餘家自得若受者僧伽婆尸沙若不語動手脚足眨眼振手彈指畫地作字如是相者知有欲心於我此不應受受者偷蘭遮信心清淨諸情審諦受者無罪若女人欲心與比丘若動手足瞬眼與者當知有欲心不受受者越毗尼罪若信心清淨諸根審諦受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六

音釋

痿 烏危切痺病也　捫摸 捫音門摸音莫　睒 失冉切　佷戾 佷胡懇切戾郎計切佷戾不聽從也　妖豔 妖於喬切巧也豔以贍切美也　忪 職容切失心兇也　佉 丘迦切　蒱 音蒲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七　存三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比丘尼毗尼之二

佛住王舍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漏心男子邊取衣鉢飲食疾病湯藥時樹提比丘尼不取長者施衣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語樹提言何不取此男子施男子漏心不漏心何豫人事但使汝無漏心取已隨因緣用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莫作是語男子漏心不漏心何豫人事但使汝無漏心可取此施隨因緣用如是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尼以是事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勸彼取漏心人施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語大愛道依止王舍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語可取此男子施漏心不漏心何豫汝事但汝莫漏心可取施已隨因緣用諸比丘已應諫是比丘尼莫作是語應取是施男子漏心不漏心何豫人事但使汝無漏心可取施已隨因緣用如是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好若不捨者是法初罪僧伽婆尸沙作是語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取施者如樹提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令捨是事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破僧相助如比丘中廣說是故世尊說若比丘尼欲破和合僧故勤方便執持破僧事故共諍諸比丘尼應語是比丘尼阿梨耶莫破和合僧勤方便執持破僧事共諍當與僧同事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安樂住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

諸比丘尼同意相助若一若二若眾多同語同見欲破和合僧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持是同意比丘尼言阿梨耶莫說是比丘尼好惡事何以故是法語比丘尼律語比丘尼是比丘尼所說皆是我等心所欲是比丘尼所見欲忍可事我等亦欲忍可是比丘尼知說非不知說諸比丘尼應諫是同意比丘尼阿梨耶莫作是語法語比丘尼律語比丘尼何以故此非法語比丘尼律語比丘尼阿梨耶莫助破僧事當樂助和合僧何以故僧和合歡喜不諍共一學如水乳合如法說安樂住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有鬪諍事僧如法毗尼與作羯磨羯磨竟瞋恚非理爾屏處應諫言汝莫瞋恚非理謗僧僧不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不依愛瞋怖癡非理斷事我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事不答言不捨如是第二第三諫多人中亦如是僧中應作求聽羯磨阿梨耶僧聽偷蘭難陀比丘尼瞋恚非理謗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瞋怖癡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令捨此事而不捨若僧時到僧今亦應三諫僧中應問汝實瞋恚非理謗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乃至非法斷事已屏處三

謗僧而作是言阿梨耶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依瞋依怖依癡是故呵責此非法斷事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言阿梨耶莫作非理謗僧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僧不依愛瞋怖癡非法斷事如是第二第三諫不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汝去應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屏處諫者屏處應問汝實瞋恚非理謗僧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依瞋依怖依癡耶答言實

諫多人中三諫而不捨耶答言實爾僧中應諫言汝莫瞋恚非理謗僧僧不隨愛不隨瞋不隨怖不隨癡乃至非理斷事僧今慈心諫汝欲饒益故當取僧語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事不答言不捨第二第三諫猶故不捨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語偷蘭難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呵責佷戾稱歎輭語耶汝云何佷戾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瞋恚非理謗僧作是言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瞋怖癡是故呵責是比丘尼諸比丘尼應諫作是言阿梨耶莫作是語僧隨愛隨瞋隨怖隨癡僧依愛瞋怖癡何以故僧不隨愛瞋怖癡汝莫瞋恚非理謗僧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瞋恚非理謗僧屏處三諫不捨

者諫諫越毘尼罪多人中亦爾僧中初諫時亦越毘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時亦越毘尼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偷蘭遮諫竟僧伽婆尸沙成僧伽婆尸沙已屏處多人中僧中一切越毘尼罪偷蘭遮除八謗僧偷蘭遮餘一切合成一僧伽婆尸沙治罪若中間止者隨止處治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拘睒彌闍陀母比丘尼諸比丘尼共法中如法毘尼教當學莫犯自身作不可共語如闡陀戾語中廣說乃至若比丘尼自用戾語諸比丘尼共法中如法如律教便自用意作是言汝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語汝若好若惡諸比丘尼應諫彼比丘尼言阿梨耶諸比丘尼共法中如法如律教汝莫自用諸比丘尼教汝汝當信受汝亦應如法如律教諸比丘尼何以故如來弟子中展轉相教展轉相諫共罪中出故善法得增長故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者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如比丘戒中廣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二比丘尼一名眞檀是釋家女二名鬱多羅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迭相覆過身習近者共牀眠共牀坐同器食迭互著衣共出共入口習近住者染汙心語迭相覆罪此犯彼覆彼犯此覆身口習近住者二事俱比丘尼諫言阿梨耶莫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莫身口習近住莫迭相覆過何以故不生善法一諫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身口習近住迭相覆過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二比丘尼習近住迭相覆過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莫習近住迭相覆罪習近住不生善法是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習近住時眞檀釋家女鬱多羅比丘尼各自別住偷蘭難陀比丘尼言阿梨耶但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近住僧不能遮輕易汝故共相禁制耳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阿梨耶莫作是語但習近共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長善法乃至輕易汝故共相禁制如是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是眞檀釋家女鬱多羅比丘尼相遠住偷蘭難陀比丘尼勸令習近共住不妨生善法者當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屏處諫者應作是言偷蘭難陀汝實語眞檀比丘尼鬱多羅比丘尼言但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近住者僧不能遮輕易汝故共相禁制耶答言實爾應諫言汝莫作是語相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遠住不妨生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習近住者僧不能遮輕易汝故共相禁制我今慈心饒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不答言不捨如是第二第三多人中亦如是諫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唱言阿梨耶僧聽偷蘭難陀比丘尼勸眞檀釋家女鬱多羅比丘尼相習近住互相藏過不妨生善法已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不止若僧時到僧今亦應三諫令捨此事僧中應問偷蘭難陀汝實勸相習近住乃至僧今慈心諫汝欲利益故一諫已過二諫在汝捨不答言不捨第二第三諫故不捨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見相遠住便勸作是言當習近住互相藏過莫相離住不妨生長善法餘人亦有如是相習近住者僧不能遮輕易汝故相禁制耳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某甲相遠住莫勸習近住迭相覆過習近住不妨生善法莫作是語餘人亦有習近住僧不能遮輕易汝故相禁制耳是比丘尼諸比丘尼諫時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捨者善若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相遠住者如眞檀釋家女鬱多羅比丘尼勸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習近住者身相習近口相習近身口相習近覆者身口過此身口過彼覆藏彼身口過此覆藏是比丘尼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諸比丘尼者僧多人一人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屏處諫者屏處應問汝實勸某甲某甲比丘尼莫相遠離住乃至答言實爾屏處應諫作是語莫爾阿梨耶某甲某甲相遠住作是教言相習近住乃

至一諫不止二諫三諫不止多人中亦爾僧中三諫不止是法乃至三諫不止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若比丘尼屏處三諫諫諫越毗尼罪多人中三諫諫諫越毗尼罪僧中初諫越毗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越毗尼罪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偷蘭遮諫竟僧伽婆尸沙合成僧伽婆尸沙已屏處多人中僧中一切越毗尼罪偷蘭遮合成一僧伽婆尸沙罪治若中間止隨止處治罪是故說

佛住迦維羅衛尼拘類樹釋氏精舍時釋種女母子出家母在外道中出家語女言今我母子如何生離汝可來此共住其女白言我不得無故而來當待有所因而來於是女還與比丘尼共鬪瞋言我今捨佛捨法捨僧捨說捨共住共食捨經論我非比丘尼非釋種諸外道亦有勝法修梵行處我用是沙門尼釋種爲我當於彼而修梵行諸比丘尼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莫捨佛捨法捨僧乃至莫捨釋種捨佛者不善乃至捨釋種者不善一諫不止二三諫乃至三諫亦不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汝去先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令捨此事屏處諫者屏處應問言汝實瞋恚言我捨戒我捨佛乃至用沙門尼釋種爲當於餘勝處修梵行耶答言實爾屏處應諫汝莫捨戒捨佛捨法捨僧乃至捨沙門尼釋種捨佛者不善乃至捨沙門尼釋種不善我今慈心欲利益故諫汝一諫已過二諫在捨是事不答言不捨第二第三亦如是多人中三諫亦爾若不捨者僧中應作求聽羯磨問如屏處中說猶故不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具問上事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依止迦維羅衛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瞋恚欲捨戒作是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說捨共住共食捨經論捨沙門尼釋種用是沙門尼釋種爲餘更有勝處我於彼中修梵行諸比丘尼應諫是比丘尼言阿梨耶莫瞋恚捨戒作是言我捨佛乃至捨沙門尼釋種捨佛者不善諸比丘尼如是諫時故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好若不捨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比丘尼者如釋種女欲捨戒捨佛乃至捨沙門尼諸比丘尼者若僧多人及一人三諫者屏處三諫多人中三諫僧中三諫捨者善不捨者是法乃至三諫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者如上說屏處諫時捨者善不捨者諫諫越毗尼罪多人中亦爾僧中初諫越毗尼諫竟偷蘭遮第二初諫亦越毗尼諫竟偷蘭遮第三初諫偷蘭遮諫竟僧伽婆尸沙僧伽婆尸沙罪起已屏處多人中僧中成一重罪作僧伽婆尸沙治若中間止隨止處治是故世尊說阿梨耶僧聽已說十九僧伽婆尸沙法十一是初罪七乃至三諫若比丘尼犯一一罪半月二部衆中行摩那埵次到阿浮呵那二十衆二部僧中應出罪稱可衆人意二十人中若少一人此比丘尼不名出罪諸比丘比丘尼應呵責是名時是中清淨不第二第三

亦問是中清淨不是中清淨默然故是事如
是持
使行二無根　相言獨行宿　不聽犯罪女
度河并自捨　受漏心人施　勸彼令取施
十二是初罪　破僧并相助　瞋恚而謗僧
戾語習近住　勸住瞋還戒　第二篇說竟
比丘尼三十事初
十日離衣宿　非時捉金銀　賣買并乞衣
聽乞得取二　辦衣二居士　王臣次第十
如比丘中廣說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在聚落
中住爲僧勸化索牀褥語婦人言優婆夷汝
當施僧牀褥枕拘執時婦人信心歡喜即與
牀褥枕拘執直得已持作衣鉢飲食湯藥時
比丘尼次行乞食到其家諸婦人問言阿梨
耶我與偷蘭難陀牀褥拘執枕直爲作未比
丘尼言那得作但自買衣鉢飲食湯藥諸比
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
世尊佛言呼偷蘭難陀比丘尼來來已問言
汝實索牀褥拘執而作餘用耶答言實爾佛
言此是惡事汝常不聞我無量方便毀呰多
欲稱歎少欲汝云何作惡不善法此非法非
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日後
不聽爲牀褥乞而作餘用佛告大愛道瞿曇
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
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爲牀褥乞而自作衣鉢
飲食疾病湯藥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者
如上說牀褥枕拘執如上比丘中廣說乞者
勸化求索後自用作衣鉢飲食湯藥者尼薩
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此物應僧中捨
波夜提悔過不捨而悔越毗尼罪波夜提者
如比丘中廣說若比丘尼爲牀褥乞而自用
作衣鉢飲食湯藥者尼薩耆波夜提若爲此
索不得作彼用若爲牀索作褥爲褥索作枕
爲枕索作拘執越毗尼罪若勸化乞多得牀
褥枕直當一一示人記識此是牀直此是褥
直此是枕直此是拘執直若不爾者一一越
毗尼罪得貸用治房舍及釜鑊如法貸用若
比丘尼爲牀褥乞而餘用者越毗尼罪得如
法貸用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著垢膩
穿穴弊衣而行乞食婦人見已語言阿梨耶
我施衣直知衣復有人言我施鉢直知鉢得
已但作飲食用盡不作衣鉢有比丘尼乞食
婦人問言偷蘭難陀我先與衣鉢直作未報
言但作飲食那得作衣鉢比丘尼聞已語大
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比
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
佛言此是惡事汝不聞我無量方便讚少欲
毀呰多欲耶汝云何得衣鉢直而作餘用從
今日後不聽佛語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
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
尼人爲作是與而作彼用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爲是與者爲衣鉢直與作
餘用者作飲食湯藥尼薩耆波夜提此物僧
中捨波夜提悔過若比丘尼人與衣直鉢直
酥直油直衣直應知衣鉢直應知鉢酥直應
知酥油直應知油若作異用者尼薩耆波夜
提若擅越言隨意用無罪若無所適爲隨作
無罪若比丘人與衣直鉢直酥直油直衣直

應作衣乃至酥直知酥若作異用者越毗尼罪若隨意用者無罪無所適爲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勸化作食語婦人言優婆夷我欲與僧作食諸優婆夷信心歡喜與食直作是言阿梨耶至作食日語我我當來行食比丘尼得已自作食及買衣鉢餘殘作麤食至其日自來行食見已問言阿梨耶我前與食直多何故食麤乃爾諸比丘尼言何處得好食但自作衣鉢食噉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上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爲食乞作衣鉢飲食湯藥受用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爲食者爲僧作食乞者勸化求索異用者衣鉢自飲食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爲僧索作食而自買衣鉢飲食者尼薩耆波夜提隨本欲作應用作若迴前食作後食迴後食作前食者越毗尼罪若迴食直作牀褥若春夏冬若衣分若食分隨先所向應用而不稱施主本心與越毗尼罪若比丘尼爲僧勸化得食應盡作若有長飲食酥油應示檀越檀越若持去者當默然若言我與阿梨耶應言與僧復言我以自與僧竟此與阿梨耶如是取者無罪是故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客比丘尼來次第應得房先住下坐比丘尼言阿梨耶待我移鉢乃至明日問言移鉢竟未答言我移鉢未竟客比丘尼言汝欲持是鉢居瓦肆去耶用爾許鉢爲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畜長鉢從今日後不聽畜長鉢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畜長鉢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如上說畜長鉢者名嵩婆鉢烏婆嵩婆鉢憂鳩吒夜鉢婆者夜鉢如是鐵瓦等是名鉢有鉢名上中下過鉢減鉢隨鉢畜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得畜十六枚鉢一受持三作淨施四過鉢四減鉢四隨鉢若過畜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畜長鉢有齊限比丘多畜淨施用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如上廣說乃至語言汝欲居衣店肆耶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畜長衣從今日後不聽畜長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畜長衣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衣者欽婆羅衣氎衣憍奢耶衣芻摩衣舍那衣麻衣驅牟提衣畜者過限畜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聽畜二十衣五衣受持十五衣淨施已受用若過是畜尼薩耆波夜提比丘無限齊淨施受用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僧伽梨破不浣染補治擲棄墻下作是言若欲取者

便取時樹提比丘尼著破衣餘比丘尼言阿
梨耶可持此衣浣染補治受用即取補治浣
染而著偷蘭難陀比丘尼言還我衣來語諸
比丘尼言異事試看是衣物都不得放地須
臾捨去汝屋中得滿未即奪取僧伽梨諸比
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
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
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
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於住止處棄
故僧伽梨唱言有欲取者取後還奪者尼薩
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住處者精舍內
棄者放捨在地人取已後還奪者尼薩耆波
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棄
物已有人取用不得還奪若無人取後須用
而取者無罪若比丘精舍內棄衣鉢革屣及
餘小小物人取已後還奪取者越毗尼罪若
無人取後還取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有垢汙僧伽梨
擿已於日中曬風起吹去諸比丘尼語大愛

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
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
佛言汝云何擿故僧伽梨已不自縫不使人
縫從今已後不聽擿衣浣復次爾時有釋種
女摩羅女本是樂人浣僧伽梨僧伽梨厚重
難浣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佛言從今
日後聽至五六日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
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
重聞若比丘尼故僧伽梨若自擿若使人擿
過五六日不自縫不使人縫除病尼薩耆波
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故僧伽梨者欲浣若
自擿若使人擿五六日者限齊六日不還自
縫不使人縫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
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浣故僧伽梨若輕薄者
不聽擿若厚重者聽擿擿已當浣浣已應行
置薄薄若帝上以石鎮四角乾竟當呼共行
依止弟子同和尚阿闍梨諸知識比丘尼速
疾共成若老病無人佐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學戒尼語偷蘭難陀言阿
梨耶與我受具足偷蘭難陀言汝與我衣當

與汝受具足即便與衣後不與受具足學戒
尼言與我受具足如是經久諸比丘尼語大
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
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
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
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
比丘尼語式叉摩尼言汝與我衣當與汝受
具足取衣已不與受具足者尼薩耆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式叉摩尼者受學戒衣者
七種衣如上說復有衣名僧伽梨乃至雨浴
衣許受具足者後自不與受不使人受尼薩
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
尼取式叉摩尼衣許與受具足後應與受若
老病無力不能受者應語餘人汝取是衣與
受具足若前人不欲受還索衣者當還若比
丘許沙彌不與受具足者越毗尼罪
佛住毗舍離爾時有北方商人持貴價好欽
婆羅而行賣之人問此索幾許答言百千時
國王王子大臣及餘大商人主皆嫌貴不買
在店上愁憂而坐人問言汝何故而有憂色

答言我一貝此欽婆羅大有價直輸稅亦多而今賣不可售是以不樂人言汝欲令售不答言欲令售即語汝可持詣跋陀羅沙門尼所彼當買之即持往問人言何者是比丘尼精舍人示處已問言何者是跋陀羅比丘尼房人示處已問言何者是跋陀羅跋陀羅比丘尼答言何故問耶答言欲買是欽婆羅不問言索幾許答言百千亦不與高下即語弟子言汝去語婆路醯肆上取百千與之有人問言汝賣欽婆羅售未答言已售問言誰取答言沙門尼跋陀羅其人即嫌言出家人有此愛好之欲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告比丘尼汝不爲後世人作軌則耶從今已後不聽出四羯利沙槃買重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毗舍離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過四羯利沙槃市重衣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四羯利沙槃者四四十六故錢重衣者欽婆羅衣市者知取也若過十六故錢取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不得過十六故錢市重衣若不乞自與雖貴價無罪比丘尼有限比丘無限雖貴價知取受用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南方有商人持細𣯍相文氎來有人問言此衣索幾許答言百千以價貴故王家不買及諸大臣諸商人主都無買者以不售故於店肆上愁憂而坐有人問言汝何故憂色答言我貴買此衣輸稅亦多而今賣不售問言汝欲令售不答言欲令售語言汝可持詣跋陀羅沙門尼所當與汝買即往問人何者是比丘尼住處知已入問何者是跋陀羅沙門尼房人即示處到已言和南阿梨耶是跋陀羅不答言是何以問答言我有此𣯍相文氎能買不問言汝索幾許答言我索百千比丘尼亦不求減即語弟子言汝往白娑路醯店上取百千與有人問言汝得售耶答言已售問言誰取答言跋陀羅沙門尼有人嫌言出家之人何乃愛好如是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乃至佛語跋陀羅比丘尼汝不爲後世人作法則耶從今日後不聽過兩羯利沙槃半市細輕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過兩羯利沙槃半市細輕衣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兩羯利沙槃半者十六古錢市者知取若過者尼薩耆波夜提尼薩耆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市細輕衣者應以兩羯利沙槃半知取不得過若不乞自與設得貴價細衣受用無罪比丘貴價市衣受用無罪

牀耨乞自用　衣鉢直異用　爲衆減自用
畜鉢并畜衣　棄衣後還取　擿衣受具足
重衣及細輕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載薪人爲車於店肆前過商人問言此賣索幾許答言一羯利沙槃商人語言汝載此薪詣我家寫之還過此當與汝價賣薪人即乘車經比丘尼精舍前過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問言長壽汝薪有主買未答言已有得幾答言一羯利沙槃即語言

我與汝兩羯利沙槃主貪利故即以與之其人下薪已還經店前過商人語言汝持直去答言我已賣與餘人問言賣得幾許言得兩羯利沙槃問言誰取答言偷蘭難陀比丘尼商人嫌呵言此沙門尼何乃饒錢如是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知他買已而益買取耶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他市得而抄買耶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他市得而抄買者尼薩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市得者如店上商人若比丘尼欲市物知他已市不得橫抄應待前人不得取亦應問前人汝故取不若言故欲取爲欲堅之耳此不應取若言不復取取者無罪若比丘尼買衣鉢還自相抄者越毗尼罪若僧中上價取者除和尚阿闍梨無罪若比丘市物抄截他市者越毗尼罪是故說

長鉢減五綴　七日瞋奪衣　賣金并乞縷
緻織及急施　抄市迴僧物　第三跋渠竟

從比丘尼取衣及浣染淳黑三分白憍奢耶六年尼師壇三由旬擘羊毛雨浴衣阿練若處此十一事應出不說更有十一事應內薪跋渠殘促初跋渠初跋渠中出取比丘尼衣捉金銀補出浣故衣以賣買補後跋渠中出雨浴衣以賣金補出阿練若處以抄市補處一跋渠二跋渠數不減尼薩耆者世尊說比丘尼三十事竟

比丘尼百四十一波夜提初

妄語及種類　兩舌更發起　斷命向說法
自稱過人法　未足說麤罪　與遮輕呵戒
初跋渠竟
破種異語惱　嫌責露地敷　露處强牽出
无數尖脚牀　蟲出澆草泥　疑悔使不樂
第二跋渠竟
一食及處處　與衣不捨用　不作殘食勸
不受非時食　停食兩三鉢　藏物別衆食
第三跋渠竟
然火過三宿　與欲後瞋恚　入聚落遣還
障道見不捨　沙彌三壞色　取寶恐怖他
第四跋渠竟
飲蟲水外道　婬處坐屏處　觀軍過三宿
牙旗及相打　掌刀水中戲　第五跋渠竟
相指示賊伴　掘地四月請　不從學飲酒
輕他黙然聽　斷事不攝耳　第六跋渠竟
離同食王宮　鍼筒過八指　兜羅及坐具
覆瘡劾如來　僧殘謗迴向　第七跋渠竟

同比丘戒中廣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比丘尼不語依止弟子輙著僧伽梨入聚落有比丘尼呼言某甲乞食去來答言阿梨耶待我取僧伽梨即求衣不見正見師衣作是念師必著我衣去即生念師可得著我衣我不得著師衣語言汝去我不去何故耶言我無衣即語著汝師衣來言我所尊重不敢著汝自去一日失食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

不語著他衣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毗舍離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語主而著他衣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不聽不語他而著弟子僧伽梨若欲著時應語我著汝衣汝若行者可著我僧伽梨如是一切衣若欲浣衣染衣縫衣有事緣著弟子衣者當語言汝住當與汝持食來若比丘尼著他衣不語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七

音釋

擿 他歷切 挑也　售 音授 賣物去手也　緻 直利切 密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八　存四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比丘尼百四十一波夜提之二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人名竭住在外道中出家父母在佛法中出家時竭住盛寒時無衣往至母所禽獸而住母即慈念有新浣染作淨鬱多羅僧便脫與之得已即著入酒店中坐爲世人所嫌言此邪見敢酒糟驢而著聖人幖幟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持衣與出家外道從今已後不聽自手與外道衣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自手與俗人外道沙門衣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外道出家自手與者手與手受沙門衣者賢聖幖幟波夜提者如上說不得自手與俗人外道沙門衣若比丘尼有戒德婦女小兒欲乞破衣段以襶灾者不得自手與應遣淨女人與若比丘尼自手與俗人外道沙門衣者越毗尼罪若有戒德比丘尼人索破遝浆段欲以襶灾者應使淨人與不得與大段當與小者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如女人著衣爲世人所嫌云何比丘尼著長衣曳縷而行如世間女人此壞敗人何道之有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合縷作衣當應量作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作安陀會應量作長四修伽陀磔手廣二磔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安陀會者世尊所聽作者若自作若使人作應量者長四修伽陀磔手修伽陀者善逝廣二磔手若過量作截已波夜提悔過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長應量廣過量作成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如是廣應量長過量如是邊應量中過量中應量邊過量如是屈量皺量水灑量

乾已欲令長廣波夜提受用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衞城爾時有比丘尼年少端正著衣道行時兩乳現出男子見已笑之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比丘尼應作僧祇支復次爾時諸比丘尼留縷作僧祇支長廣乃至佛言從今日後截縷應量作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衞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僧祇支應量作長四修伽陀磔手廣兩磔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波夜提如上安陀會中廣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於蘇河浴爾時有五離車童子於河上看已見生欲心比丘尼言長壽汝去答言我不去欲看阿梨耶形體比丘尼言汝用看是臭爛身九孔門為復言不爾我甚欲見良久不去比丘尼作是念此凡夫愚淺即以手掩前後而出其人見已迷悶倒地血從口出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諸比丘尼問佛云何是五離車童子有欲心迷悶倒地乃爾佛言非但今日有此欲心過去世時已曾如是諸比丘尼白佛言願欲聞之佛言過去久遠爾時有一天女端正殊特時有五天子一名釋迦羅二名摩多梨三名闍僧耶帝四名鞞闍耶帝五名摩吒見已各生欲心便作是念此非可共物欲心重者當以與之各言可爾於是釋迦羅即說頌曰

我憶婬欲時　坐卧不自寧　乃至睡眠時
欲退始得安

摩多梨復說頌曰

釋迦汝眠時　猶故有暫泰　我憶婬欲時
如陣戰鼓音

僧闍耶帝復說頌曰

摩多鼓音喻　猶故常有間　我心染欲時
如駛流漂木

鞞闍耶帝復頌曰

汝喻漂浮木　或時有稽留　我憶欲念時
如蛸蟲不瞬

於是摩吒復說頌曰

汝等諸所說　全是安樂想　我耽婬欲時
不覺死與生

於是諸天子言汝最重者即并與之佛告諸比丘尼爾時五天子者今五離車是諸比丘尼白佛言是比丘尼有何行業端正如是在大姓家生以信出家得證無漏佛告諸比丘尼過去時有城名波羅柰有長者家初取新婦常有一跡頭人給與飲食時有辟支佛名宣締詣門乞食其婦見之不大端嚴無恭敬心既不與食亦不語去跡頭人見已語言新婦可施與食答言醜陋不好我不能與即言賜我食分我欲與之答言隨意亦可棄著水中其人得食即施辟支佛於是受食乘空而逝見其飛騰心大歡喜即發誓言願我後身生大姓家身體端正見佛聞法得盡有漏於是命終即生天上於百千天女五事最勝壽命色力名稱辯才天上命終生波羅柰城婆羅門家值迦葉佛出世時父母出行遊觀時女在家迦葉佛入城乞食次到其家宿植德故見大歡喜淨洗銅槃盛種種好食及憍舍

乃火奉上世尊即說頌曰
今奉食與衣　衆施中最勝　今供牟尼尊
結習盡得證　如是漏盡證　願我亦復然
此女後嫁適婆羅門家姑妐嚴惡難事乃至
我用此活爲不如自殺即持瓔珞及塗身香
并自絞繩欲行自殺過見迦葉佛塔即持嚴
身之具供養佛塔然後自絞命終之後即生
婆羅門家乃至自說頌曰
瓔珞衣香華　信供迦葉塔　緣此福德故
今禮世尊足
佛言從今已後應作浴衣乃至已聞者當重
聞若比丘尼作雨浴衣應量作長四修伽陀
磔手廣二磔手若過作截已波夜提如上僧
祇支中廣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僧語偷蘭難陀言
汝能爲僧乞迦絺那衣不答言能即往無信
家語言大福德汝能施僧迦絺那衣不答言
能僧自恣已語偷蘭難陀言得迦絺那衣未
答言我知即到其家語言長壽迦絺那衣辦
未答言我知尋復往索比丘尼復言我知如
是衣時已過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
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
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至不能
辦衣家爲僧索迦絺那衣從今已後不聽佛
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此舍衛城住比丘尼皆
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詣不
能辦衣家爲僧乞迦絺那衣波夜提比丘尼
者如上說不信者無力與悕望處弱衣者欽
婆羅衣氎衣乃至軀牟提衣乞者爲僧求迦
絺那衣衣時過不得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
上說若比丘尼能爲僧求迦絺那衣者應好
著意求不得至不信家求當至有信家眷屬
多者乞若前人言我自知當語言汝定與不
勿令過衣時亦當相望其人必不能辦者當
更餘處求亦應自籌量不能辦者不應與僧
求若已許僧索衣不自勸求不使人求又不
自語僧令衣時過者波夜提若比丘尼詣不
信家爲僧求迦絺那衣者越毗尼罪是故世
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著上下衣來禮世
尊足後失火燒衣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
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
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
所受持衣而不隨身從今已後不聽所受持
衣而不隨身復次爾時有比丘尼釋種女摩
羅女先是樂人出家僧伽梨重不能勝甚以
爲苦乃至佛言從今已後聽病時佛告大愛
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
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所受衣
不隨身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所受衣
者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會僧祇支雨浴衣
病者世尊說無罪不隨身者波夜提波夜提
者如上說若比丘尼不病所受持衣不持者
波夜提若禮塔若經行若晝日坐禪處界内
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家中常與
送食時已更煑更熬更煎調和其兄弟伯叔
來見已言我欲食答言可爾即取而食覺氣
味異常問言何處得此好食答言故是家中
所送耳即便瞋恚言我家從來作食徒棄錢

財初不得好食即還家鞭打奴婢罵言虛棄
錢物而不可食其使人瞋恚言坐此比丘尼
得苦惱如是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
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跋陀羅比丘
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
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自煑煎熬復次佛住
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是釋種女摩羅女行
乞食得宿飯宿麨宿棊食已吐逆諸比丘尼
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得聽我等溫食
不佛言得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毗舍離
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
丘尼得佉陀尼食蒲闍尼食更煑使人煑更
熬使人熬更煎使人煎不病比丘尼食者波
夜提佉陀尼者五佉陀尼食蒲闍尼食更煑
者若自煑使人煑熬者若自熬使人熬煎者
若自煎使人煎病者世尊說無罪云何病老
病羸瘦食冷吐逆不樂不病比丘尼煑食食
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聽爲美食故
更煑更熬更煎若冷得溫不聽銚釜中煑者
用銅盂若拘缽犍鑑中溫若比丘尼爲美故

自更煑更熬更煎越毗尼罪若使淨人知者
無罪若乞食時食冷更溫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夫婦二人釋種中出家時
夫摩訶羅食比丘尼在邊行水以扇扇之摩
訶羅說往時事比丘尼瞋即以水灑面以扇
拍頭呵言汝不知恩義故說往時之事不應
說者而便說之比丘尼見已語言阿梨耶此
上尊衆不得如是復言是摩訶羅不善不知
恩義不應說者而今說之諸比丘尼語大愛
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
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
是惡事汝云何比丘食以水扇供給此非法
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從今已
後不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
者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
比丘食以水扇供給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
說比丘食者五正食五雜正食水扇者持水
瓶行水以扇扇之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
若比丘尼持水瓶不持扇者越毗尼罪持扇
不持水者亦越毗尼罪二俱持者波夜提二

俱不持無罪是罪一比丘一比丘尼若衆多
比丘行水扇者無罪若衆中有父兄者以扇
扇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有斗耆蒜商人請比丘尼
僧與蒜時六羣比丘尼就園噉蒜踐蹈狼籍
時商人來行蒜見此狼籍即問園民何故乃
爾答言前請比丘尼與蒜或就中食或持去
踐蹈如是商人嫌言我請與蒜但當食之何
故持去踐蹈如是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
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
佛語比丘尼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食蒜
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食蒜者波夜
提比丘尼者如上說蒜者種蒜山蒜如是比
一切蒜不聽食熟不聽生亦不聽重煑亦不
聽燒作灰亦不聽若身有瘡聽塗塗已當在
屏處瘡差淨洗已聽入是故世尊說
他衣外道衣　祇支安陀會　浴衣迦絺那
持衣不隨身　更煑捉水扇　食蒜八跋渠
佛住舍衛城爾時賴吒波羅姊無常乞種種
飯食與姊子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受他

信施施與俗人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自手與俗人食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竭住外道到母邊其母見來以種種飯食滿鉢而與其子得已即持至酒店上自食復與人有人問言汝何處得此好食語言汝默世人以沙門尼爲福田沙門尼復以我爲福田爲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用人信施與不增長福處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自手與外道食從今已後不聽自手與外道食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俗人外道自手與食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出家外道自手者手與手受器與器受食者佉陀尼食蒱闍尼食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有親里來欲與食者不聽自手與當使淨女人與若無淨女人者應語此中自手取食若畏取多者應語取爾許來受取餘者置受得已放地令自取若外道來者不聽自手與當使淨女人與若無淨女人者應語此中自取食若畏取多者應語取爾許來餘者舉置手中者放地與之若親里嫌恨言汝作旃陀羅相遇耶應語汝出家處不好世尊制戒不得與得使外道作食語言汝授與我餘者自食是故世尊說

佛住拘睒彌爾時闡陀母比丘尼善知治病持根藥葉藥果藥入王家大臣家居士家治諸母人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針刀然後持此諸藥塗之由治病故大得供養諸比丘尼呵言此非出家法此是醫師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作醫師活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拘睒彌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作醫師活命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醫者持根藥葉藥果藥治病復有醫呪蛇呪毒乃至呪火呪星宿日月以此活命如闡陀母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不得作醫師活命若有病者得教語活法比丘作醫師活命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拘睒彌爾時世尊制戒不得作醫師活命有人呼闡陀母治病比丘尼言世尊制我不聽復言若不聽者授我方即授與俗人外道醫方諸比丘尼言但誦醫方比非出家法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授俗人外道醫方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拘睒彌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授俗人外道醫方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出家外道授醫方者呪蛇呪毒乃至呪火呪星宿日月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不得授俗人外道醫方不得教語若比丘授俗人外道醫方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毗舍佉鹿母請二部僧時比丘尼晨朝往到其家語優婆夷言汝今日請二部僧我等當以何報之鹿母言阿梨耶但誦經行道便是報恩答言實爾然復更以餘事薄報即共上閣取其劫貝中有擘者有紡者中有紡者成縷丸已而與之言我欲報者今已作竟優婆夷言此事非是報欲報者食已坐禪受經誦經是乃爲報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於俗人家作世俗作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爲俗人作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俗人者白衣家爲俗人作者擘劫貝紛劫貝及紡若舂若磨若浣衣如是皆俗人家作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不得爲俗人作若擅越欲供養佛故言阿梨耶佐我作供養具者爾時得佐結華鬘得佐研香若比丘尼佐俗人作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夫婦二人日中時自於屋內無人想處欲行婬事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先不語卒爾便入其夫見之忿恚妨我行欲身生猶起不息即逐欲捉比丘尼比丘尼畏之急走來還住處語諸比丘尼言今日殆壞我梵行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食家不先語而入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食家先不語而入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食者女人是丈夫食丈夫是女人食家者剎利家婆羅門家毗舍家首陀羅家如是比先不語而入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先不語不得入若欲入者應語守門者我欲入若守門者白已言入乃入若守門者不還不得入若聞房中語聲當彈指動脚作聲若彼默然者不得入若來出迎得入若比丘先不語而入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伽利比丘尼度離車第三生女出家與俗人外道習近住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比丘尼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習近住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俗人外道習近住若竟日若須臾下至園民沙彌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出家外道晝日者齊日沒乃至須臾者須臾間習近住者身習近住口習近住身口習近住下至園民沙彌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習近住者波夜提若比丘尼習近住展轉相樂住者和尚尼阿闍梨尼應離別送著異方若比丘習近住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共餘比丘尼諍鬪便相呪誓言南無佛指佛誓指阿闍梨誓袈裟邊誓若我作是者我不在袈裟

中死不得斷苦邊得殺父母罪得背恩罪得謗賢聖罪入泥犂墮餓鬼墮畜生我若爾者我當入是諸趣汝若爾者亦當入是諸趣中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出家人作此呪誓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自呪誓呪他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自呪誓者南無佛指佛誓指阿闍梨誓我若爾者當得如提婆達多罪得妄語罪得背恩罪得兩舌罪我若爾者梵行不成就不在袈裟中死入泥犂墮畜生餓鬼若汝謗我者亦當得是罪作是誓者波夜提若比丘作誓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共諸比丘尼鬪諍瞋恚自打自搣大啼哭淚出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瞋恚自打而啼哭淚出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自打而啼泣淚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自打者若拳打若手搏若拳拷若杖若土塊若鞭如是比丘尼自打而啼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自打不啼者越毗尼罪啼而不打者亦越毗尼罪自打而啼者波夜提不打不啼無罪若比丘自打而啼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到俗人家稱說樹提比丘尼賢善持戒精進乃至威儀庠序左顧右視著衣持鉢審諦安詳省於言語天人供養檀越見已生恭敬心給施衣鉢飲食疾病湯藥偷蘭難陀威儀不具足著穿破垢衣大腹乳脅露現舉止卒暴多於言語生不敬心不請與衣鉢飲食疾病湯藥便作此言我至檀越家稱歎樹提故得此供養而樹提但道說我一不好事故我不得供養樹提言阿梨耶我不道說何故說汝惡事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不審諦而便嫌責此非法非律不如佛教不可以是長養善法佛言從今已後不聽不審諦聞而嫌責他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言阿梨耶共住某甲家彼於後不忍某甲比丘尼無因緣不審諦聞而呵責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偷蘭難陀比丘尼家者剎利家婆羅門家毗舍家首陀家後不忍者不忍如樹提比丘尼不忍事者九惱非處起瞋第十無因緣者不審諦聞後嫌責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不審諦聞而呵責波夜提若比丘不審諦而呵責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時至著衣持鉢詣大家門前立有比丘來乞食作如是言上尊衆可入此家爲尊者作食與食已然後自食若比丘尼來復言阿梨耶入去檀

越爲汝作食施食已然後自食或語言餘家亦有食何必共在此如是一切外道乞食皆如是慳嫉心護他家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慳嫉心護他家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慳嫉心護他家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家者四種姓家慳嫉心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不得慳嫉心護他家若比丘尼問者當語實若外道問時若恐染著外道邪見而呵叱者無罪若比丘慳恪心惜他家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手與食醫師　授方佐俗作　不語入習近
自呪自打啼　呵責護他家　第九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夫婦出家時夫摩訶羅來與食在邊而立其夫說先時女人惡事聞已不喜便作是言短壽摩訶羅不識恩義不應說者而說之諸比丘尼呵言阿梨耶此上尊衆不得作此罵詈即語比丘尼言此短壽摩訶羅不知恩義不應說者而說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尼對面呵罵比丘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對面呵罵比丘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對面者四目相對呵罵者言短壽摩訶羅不善不識恩義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尼不得對面呵罵比丘若弟兄親里出家其人不持戒行亦不得呵罵應當軟語教誨若是年少者應語沙路醯多莫作此事汝今不學何時當學耶汝後弟子亦當學汝作不善若老者應語沙路醯多汝今不學者待至老死時乃學耶比丘亦不得對面呵罵比丘尼言剃髮婦女婬嫉婦女乃至言摩呵梨汝不善不知恩義可得軟語教如上說若比丘對面呵罵比丘尼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一歲二歲三歲便畜弟子不教戒如天牛天羊而自放恣淨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恭奉和尚尼阿闍梨尼不知恭奉長老比丘尼不知入聚落法阿練若法不知入僧中不知著衣持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減十二雨畜弟子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亦當重聞若比丘尼減十二雨畜弟子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減十二雨者減十二年減十二年是名減十二雨比丘尼減十二雨滿十二年亦名減十二雨比丘尼減十二雨過十二年亦名減十二雨比丘尼冬時受具足數冬爲十二未經自恣是名減十二雨若春時受具足數春十二未經自恣是名減十二雨初安居時受具足未經初安居受自恣是名減十二雨後安居受具足未經後安居受自恣是名減十二雨比丘尼滿十二雨減十二年是名滿十二雨比丘尼滿十二雨滿十二年如是過十二年是名滿十二雨比丘尼冬受具足經安居竟受自恣是名滿

十二雨若春時受具足經安居竟受自恣如是初安居受具足已經初安居竟受自恣後安居受具足經後安居受自恣是名滿十二雨比丘尼畜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減十二雨度人者越毗尼罪受具足者波夜提若比丘減十二雨度人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得減十二雨畜弟子時六羣比丘尼及餘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不滿畜弟子不教戒猶如天牛大羊乃至不知著衣持鉢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十法不具足而畜弟子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不具足而畜弟子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滿十二雨者如上說十法不具足者十法不成就何等十一持戒二多聞阿毗曇三毗尼四學戒五學定六學慧七能自出罪能使人出罪八弟子親里欲罷道能自送若使人送至他方九能看弟子病若使人看滿十二雨若過是名十法若十法不滿度弟子越毗尼罪受具足波夜提若比丘十法不具足度人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滿十二雨十法具足得畜弟子爾時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具足畜弟子諸比丘尼嫌言汝滿十二雨十法具足誰能知汝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日後畜弟子應作求聽羯磨然後乞畜弟子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成就十法若僧時到僧聽某甲比丘尼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十法成就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比丘尼應從僧乞胡跪合掌作是言阿梨耶僧聽我某甲滿十二雨十法成就今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唯願僧與我畜弟子羯磨如是三乞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成就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尼十法成就與畜弟子羯磨如是白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滿十二雨十法成就已從僧乞畜弟子羯磨僧今與某甲比丘尼畜弟子羯磨阿梨耶僧忍與某甲比丘尼畜弟子羯磨忍者僧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比丘尼畜弟子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十法具足不羯磨而畜弟子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十法具足者亦如上說不羯磨者不僧中作羯磨名不羯磨十法不具足者亦名不羯磨雖作羯磨若不白成就眾不成就羯磨不成就亦名不羯磨畜弟子者受具足不羯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迦梨比丘尼度梨車第三生女與受學法已捉戶鉤開他房戶共俗人外道住比丘尼嫌呵言此人犯戒捉他戶鉤開他房共男子住云何與受具足諸比丘尼

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迦利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犯戒捉户鉤開他房户與外道共住而與受具足從今已後不聽犯戒而與受具足佛告大愛道依止毗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他犯戒捉户鉤開他房户共男子住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犯戒者戒不具足越戒捉户鉤開房者開他房男子者俗人若外道出家人共住者習近住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共俗人外道習近住者不聽與受具足若能使此人梵行全者當先離別然後與受具足若比丘知沙彌犯戒與女人習近住不更與出家而與受具足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度十歲十二歲童女出家與受具足女人軟弱不堪苦事淨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奉事和尚尼阿闍梨尼不知入聚落不知阿練若不知入衆不知著衣持鉢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不滿二十童女與受具足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減二十雨童女受具足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減二十雨者減二十年是名減二十雨童女減二十雨滿二十年亦名減二十雨童女減二十雨出二十年亦名減二十雨冬時生通數冬二十未經自恣是名減二十雨童女春時生亦爾前安居時生數前安居二十未經自恣後安居時生數後安居二十未經自恣是亦名減二十雨童女若減二十雨童女一切作減二十想與受具足一切波夜提罪此人不名受具足若減二十雨半減想半滿想與受具足減想者波夜提滿想者無罪此人名受具足減二十雨童女一切滿想與受具足一切無罪是人名受具足滿二十雨減二十年是名滿二十雨童女滿二十雨滿二十年滿雨過二十年是名滿二十雨童女冬時生經安居自恣已滿二十與受具足春時亦如是前安居生經前安居竟自恣已後安居生經後安居竟自恣已滿二十雨童女半減想半滿想減想者越毗尼罪滿想者無罪此人名受具足滿二十雨童女一切謂不滿想與受具足一切越毗尼罪此人不名受具足一切滿想一切無罪此人名善受具足童女者未壞梵行與受具足者波夜提若童女欲於如來法中受具足者應問汝何時生若不知者應看生年板若無者當問父母親里若復不知者當問何王時大豐時大儉時若復不知者不可相形若是樂人家女年小而形大當相其手足骨節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減二十雨童女受具足時諸比丘尼滿二十雨童女與受具足諸比丘尼嫌言汝滿二十雨不滿二十雨誰得知者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十八童女欲於如來法中受具足者應從僧乞二年學戒先作求聽羯磨已然後聽乞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女

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二年學戒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女欲從僧乞二年學戒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女人應從僧乞作是言阿梨耶僧聽我某甲十八歲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今從僧乞二年學戒唯願僧哀愍故與我二年學戒如是至三羯磨人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已從僧乞二年學戒若僧時到僧與某甲二年學戒羯磨白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十八歲童子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已從僧乞二歲學戒僧今與某甲二歲學戒阿梨耶僧忍僧與某甲二歲學戒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已與某甲二歲學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滿二十歲童女不與學戒而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滿二十歲者滿二十雨滿二十雨減二十年亦名滿二十雨乃至後安居時生後安居受自恣已數滿二十是名滿不與學戒者不羯磨與學戒是名不與十法不具足亦名不與學戒雖羯磨衆不成就白不成就羯磨不成就若一一不成就而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與受學戒不滿學與受具足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受學戒不滿學與受具足者波夜提受學戒者與受學戒十法滿衆成就白成就羯磨成就若一一成就是名與受學戒不滿學者與受學戒已一歲應隨順學十八事何等十八一切比丘尼下一切沙彌尼上飲食於其不淨比丘尼淨於比丘尼不淨於其亦不淨得與比丘尼同室三宿與沙彌尼亦齊三宿得與比丘尼授食除火淨五生種已從沙彌尼受食不得向說波羅提木叉從波羅夷乃至越毗尼罪得語言不得婬不得盜不得殺人如是比丘得教不聽布薩自恣至布薩自恣日至上座前頭面禮僧足已作是言我某甲清淨憶念持如是三說已却行而去後四波羅夷若一一犯者應更受學法若十九僧伽婆尸沙已下一切作突吉羅若破五戒何等五非時食停食食受金銀及錢飲酒著香華隨其犯日從始學滿減者減二雨學是名不滿學不滿學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八

音釋

慓幟 慓匹遙切 幟昌志切　曳 音裔拖也　磔 陟格切　皺 側救切縮也　駛 疎士切疾也　漂 音飄浮也　蝤 自由切　甆 疾資切與瓷同　蒜 音筭葷菜　抓 側巧切搔掐也　搏 音博擊也　拷 音考打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九　存五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比丘尼百四十一波夜提之三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不滿學與受具足爾時比丘尼十八雨童女學戒滿二十雨與受具足諸比丘尼嫌言汝學戒滿不滿誰得知者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從今已後學戒滿二十雨童女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作比丘尼者先作求聽羯磨然後從僧乞滿學戒受具足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二十歲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若僧時到僧某甲欲從僧乞學滿受具足阿梨耶僧聽某甲二十歲童女學戒滿欲從僧乞學戒滿受具足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從僧乞胡跪合掌作是言阿梨耶僧聽我某甲二十歲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今從僧乞學滿受具足唯願僧哀愍故與我學戒滿受具足如是三乞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二十滿雨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作比丘尼以從僧乞學滿受具足若僧時到僧與某甲學戒滿受具足羯磨曰如是阿梨耶僧聽某甲滿二十雨童女學戒滿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作比丘尼以從僧乞學滿受具足僧今與某甲學滿受具足阿梨耶僧忍與某甲學滿受具足者默然若不忍便說是第一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學滿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學戒滿不羯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學戒滿者二雨中隨順行十八事不羯磨者不作羯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拘梨女摩羅女梨車女先已嫁出曾任荷苦事故而有黠慧大愛道瞿曇彌問佛世尊已嫁女減二十雨得與受具足不佛言得爾時比丘尼與曾嫁八歲九歲女受具足大小輭弱不堪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適他婦減十二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減十二雨者如減二十雨中廣說適他婦者壞梵行與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適他婦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者應先問乃至看手足骨節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減十二雨適他婦受具足爾時比丘尼適他婦滿十二雨與受具足諸比丘尼嫌言汝滿十二雨適他婦滿與不滿誰知者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乃至佛言從今已後滿十二雨適他婦應與二年學戒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適他婦滿十二雨不學戒與受具足者波夜提如上童女不學戒中說

面罵不滿度　十法不具足　不羯磨畜眾
犯戒減二十　不學不滿學　滿學不羯磨
減十二不學　第十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度王臣須提那婦出家與受學戒本在家有娠轉轉腹大

諸比丘尼嫌言已受學戒而有娠體應驅出
答言我出家已來不知是法諸比丘尼語大
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此出
家已來不知是法此在家時事若有如是比
者未應與受具足待娩身已若生女者出草
褥已與受具足若生男者待兒能離乳然後
與受具足若親里姊妹言取是小兒來我自
養活如是者應與受具足佛告大愛道瞿曇
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
者不重聞若比丘尼已適他婦受學戒不滿
學與受具足者波夜提如上童女學戒不滿
中廣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滿十二雨
適他婦二年學戒不滿與受具足爾時比丘
尼與適他婦二年學戒滿與受具足諸比丘
尼嫌言汝學戒滿與不滿誰能知者諸比丘
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乃至
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
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已
適他婦學戒滿不羯磨與受具足者波夜提

如上童女不羯磨中廣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多畜弟子不教戒
如天牛天羊淨不具足威儀不具足不知承
事和尚阿闍梨不知承事長老比丘尼不知
入聚落法阿練若法不知著衣持鉢法比丘
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
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度人而不
教戒從今日後應二年教戒佛告大愛道瞿
曇彌依止舍衛城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
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弟子受具足已
應二年教戒若不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
說弟子者共住弟子二年者二雨時教戒者
若阿毗曇若毗尼阿毗曇者九部修多羅毗
尼者波羅提木叉廣略威儀應教非威儀應
遮若不教戒者波夜提若弟子不可教不欲
學者應驅出若比丘共住弟子不教勅越毗
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度弟子弟子受具
足已棄餘處去時和尚尼嫌言世尊制戒應

教戒弟子弟子捨我去我當教戒誰諸比丘
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
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
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受具足已而餘
處去應二年事和尚尼佛告大愛道瞿曇彌
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若比丘尼受具足已應二年供給隨
逐和尚尼若不供給隨逐波夜提受具足者
共住弟子二年者二雨時供給者供給和尚
尼應隨逐者不遠離不供給隨逐者波夜提
若和尚尼不善持戒不欲學弟子作是念我
和尚尼但非威儀處行我若隨逐或傷我梵
行欲全梵行故捨去無罪若比丘不供給和
尚隨侍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年年度弟子受具
足心生疑悔爲得爲不得即問大愛道大愛
道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
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年
年度人受具足當作問佛告大愛道依止舍
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尼年年畜弟子波夜提年年者兩兩時畜弟子者受具足波夜提者如上說不聽年年畜弟子應作一兩時間若比丘尼有福德一年與學戒弟子二年與受具足雖年年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樹提比丘尼欲與弟子受具足語偷蘭難陀比丘尼言阿梨耶爲我請僧與弟子受具足後比丘尼僧與受具足偷蘭難陀比丘尼請得六羣比丘樹提問言爲我請得僧未言已得得誰答言得六羣比丘語言我不用至明日更請善比丘受具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樹提此是惡事汝云何一眾清淨已停宿受具足而復輕眾從今日後不聽一眾清淨停宿受具足亦不聽輕眾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王舍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一眾清淨停宿受具足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一眾清淨者比丘尼眾中受具足停宿者至明日比丘眾中受具足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聽一眾清淨停宿受具足復不聽輕眾復不得請惡比丘眾與受具足應當先求善比丘若不可得當求半若過半許而作羯磨若王賊難不得者停宿無罪比丘亦不得輕眾應得半若過半而作羯磨輕眾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迦梨比丘尼度梨車第三生女出家與俗人外道習近住諸比丘尼語迦梨比丘尼汝知是弟子與俗人外道習近住汝何故不別離送於異方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弟子共俗人外道習近住而不離別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毗舍離住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度弟子有事不自送不使人送下至五六由旬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度人者和尚尼弟子者共行弟子有事者弟子欲罷道若父母親里欲罷道若塔若叔罷道送者若不自送不使人送下至五六由旬者極齊六若弟子習近住者應送遊行若身老病不能去者應囑人當教誡汝可遊方多有功德禮諸塔寺見好徒眾多所見門我若不老者亦復欲去若比丘共住弟子有事不自送不使人送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十法不滿度弟子不教誡如天牛天羊乃至比丘尼語阿梨耶汝十法不具度弟子何不教誡使如法偷蘭難陀言汝妬我度弟子而責數我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云何十法不具度弟子不教誡而嫌責他從今已後不聽嫌他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語阿梨耶十法不具度弟子應教誡而反嫌責者波夜提比丘尼者若僧若眾多人若一人是比丘尼者如偷蘭

難陀比丘尼十法不具者十法不成就度弟子者受具足作是諫時而嫌責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比丘如是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學戒尼語偷蘭難陀言阿梨耶我學戒滿與我受具足答言可爾後學戒尼言阿梨耶我學戒滿與我受具足聞是語已自不與受不使人受又不發遣諸比丘尼言汝先許與受具足何以不與問此語猶故不與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許他受具足而不與受從今日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式叉摩尼言學戒滿當與汝受具足後不與受不使人受又不遣去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式叉摩尼者隨順行十八事二歲學作是語者如偷蘭難陀比丘尼許與受具足後不與受不使人受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語式叉摩尼當與汝受具足若後無力者當使人受若不自受不使人受者應語令去更餘處受具足若比丘尼許式叉摩尼受具足後不與受者波夜提若比丘許沙彌受具足後不與受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毗梨比丘尼載好上乘到親里家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出家故如俗人載好上乘多欲如是諸比丘尼聞已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復次爾時釋種女比丘尼道路行羸老病不及伴後被賊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載乘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病者若老羸病若樂人不能行世尊說無罪乘者八種乃至船乘是名八種載者波夜提不聽不病比丘尼載病者不得載持牛乘得載牸牛車及雌馬騾駝若病不覺雌雄無罪若乘船直度無罪若上水下水作因緣受持得去若比丘不病載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不滿不羯磨　和尚不教戒　弟子不隨逐
年年畜弟子　停宿受具足　有事不遣送
嫌責許具足　載乘最在後　十一跋渠竟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毗梨比丘尼持傘蓋著華屣往親里家為世人所嫌云何沙門尼似如俗人如是多欲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持傘蓋著華屣

復次佛住舍衛城釋種女摩羅女先是樂人出家道路行時天極熱甚大疲苦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已後聽病時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持傘蓋著華屣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病者老羸病尫弱世尊說無罪傘蓋者樹皮蓋多梨蓋竹蓋摩樓蓋樹葉蓋氎傘蓋如是比餘蓋等華屣者一重兩重持者受用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持蓋不持

華屣越毗尼罪持華屣不持傘蓋亦越毗尼罪二俱持者波夜提不持者無罪若比丘持莊嚴傘蓋兩重華屣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伽毗梨比丘尼往至親里家敷高佉啁羅牀褥兩三重隥上爲俗人外道所嫌云何沙門尼出家猶如俗人多欲如是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過量佉啁羅牀上坐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毗舍離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過量佉啁羅牀褥上若坐若卧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過量者過八指佉啁羅牀褥者佉啁十四種乃至崩求羅佉啁崩求羅牀若坐若卧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竟日坐一波夜提若起已更坐隨坐得波夜提若過量牀得埋脚坐若比丘坐過量佉啁羅牀上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尼共一牀一敷眠褥枕破裂牀復折壞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同敷褥牀卧波夜提敷者同一敷一覆一牀牀者十四種乃至脂蘭牀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得同牀卧一牀一人卧三坐牀得二人卧展脚不得過膝若方褥三褥得二人卧展脚不得過膝若地敷者不得多取地當相去一舒手自敷坐具而卧若寒時得上通覆於下各自別覆無罪若比丘共牀卧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受僧房已閉户而去後客比丘尼上坐來次第與房見户閉即嫌言此僧房舍何以閉户而去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云何僧房舍不捨閉户而行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僧房牀褥不捨而去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僧牀褥者卧牀坐牀枕褥拘執不捨者不還不白餘處去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欲行去當捨牀褥與知牀褥人已而去若不捨而去者波夜提若房不空尋有人住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竭住母比丘尼先不語卒爾而入竭住父比丘房而摩其背即反顧視之見已言咄咄遠我比丘尼言我先常與洗浴今摩觸何苦語言本是俗人今日出家不得如先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云何先不白入比丘僧伽藍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先不白入比丘僧伽藍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比丘僧伽藍者下至一比丘住處先不白者先不語不呼入入者如竭住母比丘尼波夜提波

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欲入比丘住處者當到門屋先白言和南比丘尼白入願聽比丘當籌量若比丘尼賢善自無事著衣服者聽入若有事或泥作或裸露當語言姊妹小住應唱言諸長老比丘尼欲入各自著衣若比丘尼不善無威儀者應語莫入有事若先不語輒初入者波夜提後來者無罪不白而入者舉一足越毗尼罪兩足波夜提若還去者越毗尼罪若比丘先不語而入比丘尼住處者越毗尼罪應住門屋下遣淨女人語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在道行暮至村中欲求宿處至一家語婦人言借我宿處婦人言我夫行去暮或能還比丘尼復重借言故當不來可寄一宿即與宿處夫主暮還爲結所使與婦共行欲事比丘尼未離欲聞聲不悅還已語諸比丘尼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知食家婬處宿從今已後不聽

復次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尼道路行至暮於聚落中遍求無丈夫家而不能得便在溝陌邊宿夜暴風雨起有諸年少來相侵觸傷於梵行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從今已後除餘時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食家婬處宿除餘時波夜提餘時者風時雨時奪命時傷梵行時是名餘時比丘尼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食者女人是丈夫食丈夫是女人食家者四種姓家婬處者夫婦宿處除餘時波夜提餘時世尊說無罪風時雨時失命時疑男子傷梵行時是名餘時不得食家婬處宿若疑是聚落中有放蕩男子畏宿者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毗舍離比丘尼安居竟欲向舍衛城禮拜世尊到比丘精舍中和南我聞尊者欲詣舍衛城禮拜世尊審爾不答言何故問我欲隨去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與比丘尼共道行又問何時當發答言其日即記識其日預持衣鉢於路側而待比丘至其日食已而去見比丘尼並相謂言此比丘尼欲隨我等去當急脚行諸年少比丘尼奔走而逐諸老病樂人不能得及於後爲賊所剝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呼是比丘尼來來已佛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無商人伴於空迥處向餘國行從今已後不聽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無商人伴向異國行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無伴者無商人伴餘國者異王境界去者波夜提若比丘尼欲行時當先求商人伴若前人言阿梨耶但來我當料理使令得去當相望其人若語大善視瞻不好者不應去更求善人將女婦者共去若去時卒不得善察至迥處方覺者不得便捨去當待近聚落已方便捨去若問言欲那去當語言我乞食耳若比丘尼無商人伴行者越毗尼罪至所在波夜提若比丘於空迥處無伴行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時爾時比丘尼共去人到園池

處看諸女人在水邊飲食比丘尼往故村舍
中看時有諸年少從林中出擾亂比丘尼比
丘尼語大愛道乃至巳聞者當重聞若比丘
尼自境內觀園林故墟波夜提比丘尼者如
上說境內者自王境內園者菴波羅園乃至
阿提目多園林者種種林樹故墟者空屋宅
中觀看去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
丘尼不得往園林坵宅中看去時越毗尼罪
到彼波夜提若檀越婦女請共去者無罪若
比丘往坵墟園林觀看爲樂者越毗尼罪是
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須闍帝比丘尼是優陀夷
本二語優陀夷言尊者我明日當守房可來
看時比丘尼盡入聚落乞食時優陀夷著衣
持鉢入比丘尼精舍二人共在房後各出身
生蹲踞相向欲心相視時有老病比丘尼出
欲小便見巳羞慚却行而去以是因緣語大
愛道乃至佛言呼是比丘尼來來巳佛言此
是惡事乃至巳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共一
比丘空靜處坐波夜提一者共一比丘更無

人設有人眼醉狂癡心亂苦痛嬰兒非人畜
生故名爲一空靜者僻佷無人處坐者共坐
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共比丘
竟日坐一波夜提若中間起還坐隨坐一一
波夜提若比丘尼獨在房中坐卒有比丘來
入坐者比丘尼六十三當速起欲起時十六當先語勿使
比丘怪若言何故起當語世尊制戒我不得
共比丘獨坐若減七歲男亦犯齊幾時名坐
如取食乞出家人頃若有淨人作事來出入
不斷若房戶向道有行人不斷者無罪若行
人斷者波夜提若淨人眼時當彈指令覺若
在閣上下人見若在閣下上人見三人展轉
相見無罪或見非聞或聞非見或亦見亦聞
或非見非聞者遥見比丘比丘尼坐
不聞語聲聞非見者聞語聲而不見如是廣
說見而不聞越毗尼罪聞而不見亦越毗尼
罪見聞無罪非見非聞波夜提是罪亦聚落
亦阿練若亦晝亦是夜亦時亦非時是覆處
非露處是一人非衆多是近處非遠處是故
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
共弟兄姊妹兒於屛處坐比丘尼嫌言云何
出家人與俗人隱處坐猶如俗人以是因緣
語大愛道乃至佛言從今巳後不聽共男子
屛處坐乃至巳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與丈
夫屛處坐者六十五波夜提如上比十七丘中廣說是故
世尊說
持傘佉哃牀　同敷牀不捨　不白婬處宿
無伴故墟看　比丘靜處坐　男子亦復然
十工跋渠竟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
與弟兄姊妹兒伸手內住共耳語奴婢嫌言
此出家人耳語正當說我等過耳諸比丘尼
聞巳語大愛道瞿曇彌乃至巳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尼與男子伸手內住若耳語波夜提
比丘尼者如上說伸手內者共伸手內住耳
語者耳邊共語波夜提比丘尼不得與男子
伸手內住共語共耳語若欲共語者當在伸
手外若欲論密事當隔籬隔壁隔樹隔縵比
丘尼波夜提比丘尼與女人伸手內共語耳

語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兄弟姊妹兒在闇處無燈先不語卒爾而入時親里羞慚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知男子在闇中無燈而入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闇中男子坐無燈而入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男子坐者常眠臥處闇處者不相見處無燈者無油燈及餘種種燈入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得入闇地男子坐處若有因緣事須入者若聞內人高聲大聲當入若不聞語者應先遣人語若彈指若作燈明現相有人呼入者當入若不語不彈指不作燈明而入者波夜提若比丘不語而入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存五)六羣比丘尼(十八)先到作妓樂處瞻顧坐處妓兒戲時高聲大笑衆人效笑人笑時便復默然似如坐禪人笑適止還復拍手大笑於是衆人捨妓樂而觀比丘尼時妓兒不得顧直瞋恚嫌責坐是沙門尼令我失顧直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觀妓樂從今已後不聽觀妓樂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觀妓樂行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妓樂者舞妓歌妓鐃槃打鼓如是一切下至四人共戲觀看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不得觀妓樂若比丘尼乞食值王王夫人若天像出有妓樂者遇見無罪若下處就高作意闚望逐看波夜提若檀越欲供養佛作衆妓樂研香結鬘語比丘尼言阿梨耶觀我安施供養具爾時得助作若於彼間聞樂有欲著心者當捨去若比丘觀妓樂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諍闘不和合住時大愛道瞿曇彌衆主(存五)諍事已起者不能滅未起者不能令不起(十九)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呼大愛道瞿曇彌來來已佛語瞿曇彌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諍事起而不斷滅未起者不能方便令不起從今已後諍事起當斷滅佛告大愛道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諍闘不和合住衆主不斷料理斷滅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諍者口諍闘者展轉取勝不和合住是法非法是毗尼非毗尼是罪非罪是輕是重是可治不可治有殘無殘如法羯磨非法羯磨和合羯磨不和合羯磨應羯磨不應羯磨是處羯磨非處羯磨衆主者衆之標望得自從不料理斷滅者不自滅不使人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諍闘不和合住不得視置當料理斷滅使展轉悔過若復不止事須羯磨者當集僧料理若自不能者當餘衆請有德比丘尼若比丘若優婆塞優婆夷令滅若諍事難斷當作是念衆生業行待時待熟自當滅如是者無罪若比丘鬪諍衆主不料理滅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到親里家觀看洗浴諸婦人言我與阿梨耶揩身體使我得功德此比丘尼端正諸女人欲看其身體故便聽使揩即用種種香油塗身諸比丘

尼嫌責言出家人猶故多欲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使俗人家婦女揩摩身體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使俗人婦女塗香油揩摩洗浴除病時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俗人婦女者四種家女揩摩洗浴者以種種香油揩摩洗浴若老病者無罪若不病揩摩浴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身體有瘡疥得持藥揩摩洗浴若熱病得摩耶披屑塗若風病得以小麥屑塗若雜病者以雜藥塗無罪塗已不得在衆人中住當在邊房病差洗已當入若比丘不病使俗人揩摩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毗舍離爾時世尊制戒不聽俗人婦女揩摩洗浴時跋陀羅比丘尼使比丘尼揩摩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使比丘尼揩摩洗浴者波夜提若揩而不摩越毗尼罪摩而不揩亦越毗尼罪二俱者波夜提若比丘不病令比丘揩摩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沙彌尼亦如是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令沙彌尼揩摩者波夜提沙彌尼者隨佛出家受十戒使揩摩者如比丘尼中說式叉摩尼亦如是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令式叉摩尼揩摩者波夜提式叉摩尼者隨順行十八事二年學戒使揩摩者如上比丘尼中說俗人婦女亦如是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令俗人婦女揩摩者波夜提俗人婦女者四種姓家女人揩摩如比丘尼中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比丘尼僧集欲作布薩羯磨時樹提比丘尼不來僧遣信喚言阿梨耶比丘尼僧集欲作布薩可來樹提言世尊制戒世間清淨者得布薩我即清淨不能去大愛道以是事具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汝不恭敬布薩誰當恭敬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半月清淨布薩不恭敬者波夜提清淨布薩者十四日十五日不病比丘尼不來恭敬布薩者波夜提病者老羸病服藥刺頭出血服酥應與清淨若不病不來設病不與清淨欲波夜提若比丘尼不來布薩病不與清淨欲波夜提若比丘不來布薩病不與欲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伸手內無燈　妓樂主不滅　香油比丘尼
沙彌尼學戒　女婦不布薩　十三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長老比丘教戒比丘尼爾時六羣比丘不得教戒次便作是言我等教戒去又言世尊制戒不聽不差而教戒我等當出界外展轉相拜而去即出界外展轉相拜已晨朝著衣往到比丘尼住處語比丘尼言姊妹盡集我當教戒時六羣比丘尼即便速集善比丘尼不來而作是言我不能非毗尼人邊受教戒時六羣比丘共六羣比丘尼作世俗語已須臾間而去爾時長老難陀著衣持鉢來到精舍言姊妹集僧我欲教戒於是善比丘尼盡集六羣比丘尼不來長老問言比丘尼僧集未答言不集誰不集言六羣比丘尼即遣信呼姊妹來我欲教戒答言我不去已六羣阿闍梨邊受教戒竟時長老言尼僧不和合即起而去佛知而故問汝教戒

何以遲答言世尊我至時著衣往欲教戒善比丘尼皆集唯六羣比丘尼不來比丘尼僧不和合故不得教戒佛言呼六羣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半月僧教戒而不恭敬來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半月者十四日十五日僧教戒者教戒比丘尼不恭敬不來者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老羸病服藥刺頭出血服酥應與欲作是言我某甲與教戒欲如是三說若不病不去病不與欲波夜提若至布薩日應差比丘尼持欲詣僧作如是言比丘尼僧和合頭面禮比丘僧足問布薩請教戒如是三說比丘僧中有教戒尼者應語姊妹當往若有比丘成就十二部法者應羯磨教戒若無者當語言無教戒比丘尼人莫放逸是故世尊說

佛住王舍城爾時樹提比丘尼隱處生癰諸比丘尼入聚落乞食後有治癰師來比丘尼言長壽與我破癰答言可爾即與破癰洗著塗藥已而去諸比丘尼乞食還見地膿血問言此何等膿血答言我破癰瘡諸比丘尼嫌言汝云何隱處有癰不白善比丘尼而破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汝云何膝以上肩以下有癰瘡先不白聽而破癰瘡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膝以上肩以下隱處有癰瘡先不白聽男子破洗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膝以上者髀以上肩以下者乳旁以下先不白者不白善比丘尼聽者不僧中作求聽羯磨隱處有癰欲破者應先僧中作求聽羯磨羯磨者應作是說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隱處有癰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尼欲從僧乞破癰羯磨阿梨耶僧聽某甲比丘尼欲從僧乞破癰羯磨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隱處有癰者當令可信人若依止弟子若同和尚阿闍梨以錐若指甲破之以藥塗若使男子破癰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肩已下膝已上有癰瘡若刺頭出血若欲刺臂當使婦人急案男子破無罪是故世尊說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十九

音釋

黠（胡八切）挽（音免生子分身也）牸（音字牝牛也）尫（音汪弱也）啁（陟交切）蹲踞（蹲音存踞音據）髀（步米切股也）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　存六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比丘尼百四十一波夜提之四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安居中受僧牀褥已而捨遊行諸比丘尼以是因緣語大愛道瞿曇彌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安居中遊行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安居中遊行者波夜提安居者前安居後安居行者下至聚落宿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比丘尼安居中離界一宿波夜提若王難餘方賊來若恐奪命若畏失梵行者去無罪比丘尼安居中無有求聽羯磨法爲塔僧事而遊行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舍衛城安居竟來詣毗舍離往到跋陀羅比丘尼親里家其家人問何處安居答言舍衛城問舍衛城何似好不比丘尼言祇園樹木華果茂盛池水清涼精舍如是世尊住處如是尊者舍利弗大目連如是須達居士如是檀越言此是眞出家令我跋陀羅此處生此處長如無手足人初不肯出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安居竟而不遊行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安居竟不遊行者波夜提安居竟者三月竟不遊行者下至不出聚落行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安居竟下至不離一宿行波夜提若羸老病不能行無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語樹提言此間安居即往檀越家歎譽樹提比丘尼賢善持戒汝當供養於是樹提威儀庠序舉動瞻視不失儀法見已生歡喜乃至後嫌呵惱觸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語比丘尼作是語阿梨耶此處安居後嫌呵惱觸波夜提若比丘尼語是中安居安居中惱觸惱觸者若自身口若使人身口惱觸波夜提若前人不持戒畏作非法雖驅遣無罪若式叉摩尼沙彌尼越毗尼罪下至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迦梨比丘尼到欲安居時餘行去受安居已還房舍已分竟方來索言是我房舍還我住者言我已受不可得於是鬪諍有善比丘尼呼言阿梨耶可就此房住入已持巨磨柴草積聚房中先住者言阿梨耶此不用物不須安即言賢善汝買得此房耶答言我當次得此僧房名是僧房者我何以不安於是以身口擾亂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他先安居已後來擾亂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比丘尼先安居已後來若自擾亂使人擾亂波夜提知先安居者前安居後安居擾亂者若自身口若使他身口擾亂波夜提若擾亂比丘尼波夜提式叉摩尼沙彌尼越毗尼罪下至俗人越毗尼心悔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比丘尼不先看擲棄大小便時有婆羅門新洗浴著新淨衣巷中行正墮頭上婆羅門瞋罵言衆多人子沙門尼汙我如是諸比丘尼往白佛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不審諦觀而棄

不淨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隔墻不觀擲棄不淨波夜提隔墻者隔籬墻擲不淨者大小便涕唾糞掃及洗手足水髮指甲不䚎者不先看而擲棄若欲擲棄物時當先諦視若多人行者當待斷乃擲若行人希者當彈指乃擲若不視不彈指而擲者波夜提若比丘不視而擲者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波斯匿王東園池不禁比丘比丘尼入爾時六羣比丘尼往彼園中作世俗語話大小便涕唾生草上復以藕葉褁不淨物放池水中明旦波斯匿王與後宮夫人共詣園池遊觀時後宮人閉在深宮不出來久始得一出遊戲熙怡喜勇競各瞻顧生草此是我許而往捉之汙泥其手詣水欲洗復見水上有褁便作是念諸年少等聞我等出必褁衆香以待我等即往捉取而汙衣手即往白王此是何物不淨如是王即呼守園人問誰汙此園白言更無餘人昨日六羣比丘尼在中洗浴言戲而去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此是惡事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生草上大小便波夜提若比丘尼水中大小便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草者一切草大小便涕唾波夜提若雨時生草覆地者當在無草處行若無空處者當在瓦上塼石上乾草木牛馬屎上人行處若復無是者下至一木枝令先墮木枝後墮草上若經行處有草者當於經行頭安唾器是故世尊說比丘尼如上說水者有十種如上說若水中大小便涕唾波夜提若雨時水漫溢者當於高處大小便若無是者當於瓦石乾草木上牛馬屎上若復無是者當以草木枝承令先墮木枝後墮水中若掘廁下有水出者不得先於中大小便當先令淨人行然後比丘尼行若廁下有流水者當安板木令先墮板上後墮水中若船上行時有廁處者當安板木承令先墮板上後墮水中若無板者當以木枝承令先墮木枝上後墮水中是故世尊說

佛住舍衛城爾時六羣比丘尼遊行勸化女人言與我物爲諸比丘作食女人即與作是言至作食日語我我當行食時請尊者舍利弗大目連離婆多劫賓那尊者羅睺羅復請六羣比丘數二座一與長老比丘一與六羣比丘爾時長老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到舍次第而坐與尊者舍利弗白米飯蒙巨羹酥乳酪如是轉與麤食尊者目連與麤米飯摩沙羹油乳餘比丘與赤米飯摩沙羹或有得飯不得羹有得羹不得飯乃至尊者羅云與赤米飯麻籸菜羹時諸婦人復持種種好食來問言與誰比丘尼便以身障長老比丘示六羣比丘與白米飯好羹酥乳酪自恣與諸比丘食已而去佛知而故問舍利弗得好食滿足不答言已食世尊如是三問答亦如是如是一一問諸長老比丘答皆如此乃至問羅云何故色力不足得好食飽滿不答言世尊食油得力食酥有色食麻籸菜無色無力又問六羣比丘得好食不答言世尊我得白米飯好羹酥酪種種好食皆是姊妹信心恩力佛言上座是誰答言尊者舍利弗佛問舍利

弗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非法食汝云何看是擾亂比丘僧而入捨心舍利弗言若世尊言此非法食者若一劫若過一劫不可得消於是即取鳥翮擿而吐之佛言呼六羣比丘尼來來已問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汝云何知衆利而迴與一衆從今已後不聽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知衆利迴與一衆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衆者比丘衆比丘尼衆利者八種時藥夜分藥七日藥終身藥隨身物重物不淨物淨不淨物迴者撰物向處已定而迴與餘衆波夜提波夜提者如上說若人來問我欲布施當施何處應言隨汝心所信樂處若言何處功德大當言施僧若問何處有好持戒僧當言都無犯戒僧若言何處有比丘比丘尼自守少事坐禪誦經不大遊行恒使我得見此物得語言與某甲若比丘尼知物向僧迴向已尼薩耆波夜提若迴向餘人波夜提衆迴向餘衆波夜提眷屬迴向眷屬亦波夜提一人物迴向一人越毗尼罪比丘迴衆物與餘衆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教戒隱處癰　離宿不遊行　安居後嫌責
安居已後來　隔墻棄不淨　草水迴僧物

十四跋渠竟

比丘同戒七十不同戒七十一百四十一波夜提修多羅說竟

比丘尼八提舍尼初

佛住舍衛城爾時佛告大愛道如來一時在舍衛城時六羣比丘尼酥市乞酥油市乞油蜜市乞蜜石蜜市乞石蜜肉市乞肉魚市乞魚乳市乞乳酪市乞酪而食爲世人所譏云何沙門瞿曇稱歎少欲毀呰多欲如比丘緣中廣說瞿曇彌比丘尼亦應如是學瞿曇彌我一時住迦維羅衛釋氏精舍聽病比丘索好食佛告大愛道瞿曇彌依止舍衛城比丘尼皆悉令集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尼不病爲身白衣家乞酥若使人乞若噉若食是比丘尼應向餘比丘尼悔過如是言阿梨耶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是波羅提提舍尼法如是二油三蜜四石蜜五乳六酪七魚八肉爲身者自爲向身病者世尊說無罪云無病老羸病服吐下藥刺頭出血如是比病家者四種姓家酥者牛酥水牛酥羊酥乞者若自乞若使人乞若噉若食者是比丘尼應向餘比丘尼悔過言阿梨耶我墮可呵法此法悔過前人應問汝見此罪不答言見汝莫更作我頂戴持波羅提提舍尼者此罪應發露是名悔過若比丘尼熱病須酥者得乞不得到不信家乞當至有信家若乞食時見量酥人言長壽無病問言阿梨耶欲得何物答言乞食主人言我無食正有酥須者與得取滿鉢亦得勸與餘人量油亦得如是若風病起亦得乞油不得從壓油家索應從有信家索若乞食時見量油人當言無病長壽問言阿梨耶欲須何物言我乞食若言我無食正有油須者當與得取滿鉢無罪當時亦得勸與伴如是蜜者若水病時得乞蜜不得至採密家索當到有信家乞乃至得勸與伴如是石蜜若病醫言應服石蜜得乞石蜜不得於石

蜜家乞當到有信家若乞食時見稱石蜜人乃至得勸與伴若病醫言當服乳得乞乳若乞食時見放牛家犛乳應言長壽無病問言阿梨耶欲得何物言我乞食若言我無食正有乳須者得取若索酪漿言無有酪漿正有乳得取若病醫言當須酪得乞酪若乞食時見量酪人言長壽無病問言阿梨耶欲得何物言我乞食若言我無食正有酪須者得取亦得勸與伴若乞酪下清汁與酪者得取若比丘尼服吐下藥醫言當須魚汁得乞若乞食時乞酪漿得魚者得取若刺頭出血醫言當須肉得乞不得至屠兒家乞當詣有信家乞若乞食時得索菜汁若言無菜汁正有肉汁須者得取若自知我某時病當發爾時藥必難得得豫乞無罪若不病乞病時食越毗尼罪病時乞不病時食無罪病時乞病時食無罪不病時乞不病時食波羅提提舍尼不隨病熟隨病食無罪隨病熟不隨病食越毗尼罪隨病熟隨病食無罪不隨病熟不隨病食出家人仰他活命無罪是故世尊說酥油蜜石蜜乳酪魚肉是名八比丘尼波羅提提舍尼法竟衆學法廣說如比丘中唯除六羣比丘尼生草上水中大小便餘者盡同七滅諍法現前毗尼憶念毗尼不癡毗尼自言毗尼覓罪相毗尼多覓毗尼布草毗尼法隨順法如比丘中廣說比丘尼波羅提木叉分別竟

比丘尼雜跋渠初坐法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初夜後夜跏趺而坐時有蛇來入瘡門中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應與其甲藥蛇不死而還出即與藥而去佛言汝云何跏趺而坐從今已後不聽坐法者當屈一脚以一脚跟奄瘡門若比丘尼跏趺坐越毗尼罪

簟蒂法者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敷簟蒂縫衣竹篾傷小便道血出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尼不得坐竹蒂若欲縫衣時若在講堂溫室巨摩塗地已縫若無者當敷著牀上若膝上縫若坐竹簟蒂上越毗尼罪是名簟蒂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與衆多女人到阿耆羅河脫衣洗浴比丘尼先出取女人莊嚴腰物纏腰已語諸女人言看我好不諸女人言我貪欲人纏腰使細欲令夫主愛念阿梨耶用是何爲比丘尼聞已以是事具白大愛道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此是惡事從今已後不聽比丘尼纏腰若用女人纏腰物纏腰越毗尼罪若有癰瘡纏腰無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共衆多女人到阿耆羅河邊脫衣放一處入水洗浴先出岸上著女人髈衣語諸婦人言看我宜著不女人言我是俗人著此已欲令夫主愛念汝用著何爲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著髈衣髈衣者珂貝瑠璃眞珠玉金銀摩尼如是比莊嚴陰衣不聽著下至結縷作陰衣想越毗尼罪若陰上有癰瘡裹者無罪是名髈衣

佛在舍衛城乃至洗浴先出著女人嚴飾服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

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著女人嚴飾服女人服者頭上光鉼額耳鏍鈴瓔珞指鐶釧臂釧如是比一切女人嚴飾服不聽著若著者越毗尼罪若身有癰瘡以藥塗纏無罪是名女人嚴飾服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度釋種女摩羅女離車女大富家女合嚴飾服而度出家時諸貧家有女出門及節會日行來皆從借賃爲世人所識此賃衣人非出家法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合女人嚴飾服度出家當令捨已而度捨者若女人來欲出家者應令捨俗人嚴身具若作是念其時或穀貴乞食難得或老病當須湯藥女人少能得物當置出家若女人持俗嚴飾服來令度出家者越毗尼罪是名合嚴飾服出家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離車女貴人女將使人出家使人端正令與外人交通以自活命爲世人所識此非出家人是婬女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畜婬女以自活命從今日後不聽畜婬女活命若畜者越毗尼罪是名婬女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畜婬女爾時比丘尼便私畜園民女於外婬蕩以自活命爲世人所識此非出家法是婬女耳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私畜園民女淨人女使人女作婬女以自活命若畜者越毗尼罪是名園民女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年少比丘尼端正乳出人皆見笑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當作僧祇支作法者如上說應先著覆乳衣然後著餘衣若不畜僧祇支越毗尼罪有而不著亦越毗尼罪是名僧祇支法

佛住毗舍離如跋陀羅比丘尼緣中廣說佛言不聽裸身浴當用浴衣不聽裸形入河若池水中浴當著雨浴衣若裸浴越毗尼罪若避隱無人處裸浴無罪是名浴衣法

坐法并竹蓆　纓腰覆髆衣　著俗嚴飾具
合嚴飾具度　使人園民女　僧祇支浴衣

雜跋渠初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住處與俗人隔壁比丘尼欲心起自手拍陰時丈夫聞聲即語婦人言此是何聲答言不知何故作聲耶其夫言此出家人修梵行欲心起不能自制拍陰聲耳諸比丘尼聞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拍陰拍者手拍若拘鉢相拍若揵茺拍以歇欲心者越毗尼罪是名手拍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欲心起作胡膠身生縛著牀許後失火畏燒牀褥出之時俗人看火起何處被燒何處不被燒見已嫌呵云何出家人作此惡事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作胡膠形胡膠形者若胡膠作若銅鈆錫白鑞若牙若蠟蜜如是比作身生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胡膠形

佛住舍衛城爾時大愛道往至佛所頭面禮

足却住一面時大愛道白佛言世尊女人形臭得聽洗不佛言得洗時比丘尼洗外內猶故臭以是因緣往白乃至言得洗內不佛言得洗洗法者得齊一指節不得令過若過洗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洗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有月期汙牀褥大愛道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得作月期不淨衣不佛言得當持故布作不得持堅物作又不得深內作婬欲想當用輭物障小便道若用堅物深內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月期衣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往女人洗浴處浣月期衣女人嫌言是沙門尼汙此水赤乃如是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女人洗浴處浣月期衣若浣者越毗尼罪是名女人浣月期衣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女人洗處浣月期衣便往男子洗處浣乃至若比丘尼往男子洗處浣者越毗尼罪是名男子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男子洗浴處浣月期衣時比丘尼到客浣衣處浣乃至不聽客浣衣處浣月期衣當取瓫餘瓦器中於屏處浣浣時不得持水灑地當著水瀆中無人見處衣當曬令乾後須時當用若比丘尼於客浣衣處浣月期衣者越毗尼罪是名客浣衣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欲心起以小便道承懸注水即失不淨心生疑悔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以小便道承懸注懸注者水懸注下若比丘尼於懸注水中浴時當持物遮若以小便道承懸注水屋簷漏以歇欲心者偷蘭遮若於懸注水屋簷漏浴者不得以身向水當背上令洗背上若以身向水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懸注水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於急流水中浴欲心生逆水而行失不淨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於急流水中逆水觸小便道流水者若山水若急流水若向流逆水以歇欲心者偷蘭遮若於急流水洗時不得向流當背若向流者越毗尼罪是名流水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種種觸身出精或蕪菁根葱根種種諸根內小便道中出精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若比丘尼用蕪菁根葱根內小便道中出精以歇欲心者偷蘭遮是名根法

拍陰胡膠形　齊節月期衣　女人洗處浣
男處浣亦然　客浣衣處浣　懸注及急流
種種根出精　第二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諸比丘集不知作舉羯磨令比丘尼作已比丘尼心生疑悔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此上尊眾汝云何舉作舉羯磨從今已後不聽與比丘作舉羯磨若比丘中都無能者得授使誦作羯磨時若不得者得逆授無罪若比丘尼與比丘作羯磨者越毗尼罪比丘得與比丘尼作羯磨無罪是名羯磨

佛住毗舍離爾時跋陀羅比丘尼著憍舍耶衣到親里家道路值暴雨如梘水精舉見身

體衆人圍繞欲看於是蹲地依止弟子在邊而障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答言實爾世尊佛言從今已後比丘尼不聽著憍舍耶衣憍舍耶者有二種一者生二者作生者細絲作者紡絲著細絲憍舍耶越毗尼罪著紡絲越毗尼心悔比丘著無罪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大乳著一僧祇支於閤上經行俗人遙見自相謂言看是似如水上浮瓠諸比丘尼以是事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當作覆肩衣覆肩衣者襞疊他覆肩上若不作不著越毗尼罪不聽比丘尼高處著一重僧祇支經行若屛處著一重僧祇支無罪是名僧祇支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離車女貴勝家女出家善知莊嚴有嫁女取婦皆借倩莊嚴得好飲食爲世人所譏此非出家人是客莊嚴人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莊嚴女人莊嚴者梳頭莊眼粉面朱脣著嚴飾服以自活命者越毗尼罪若有頭痛眼痛得摩著藥無罪是名莊嚴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大姓女出家種優鉢羅華取而賣之爲世人所譏此非出家之人此是賣華女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種華賣以自活命若比丘尼種優鉢羅華活命者越毗尼罪若爲塔供養佛故無罪是名優鉢羅華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種須曼那華乃至爲塔供養佛故無罪

佛住舍衛城爾時世尊制戒不聽種華樹爾時釋種女摩羅女出家結華鬘賣以自活命爲世人所譏此非出家人此是賣華鬘女耳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結鬘鬘者優鉢羅華摩梨華須曼那華結作鬘賣活命者越毗尼罪若佛生時大會菩提大會轉法輪大會阿難大會羅睺羅大會五年大會檀越言阿梨耶佐我結鬘爾時得結種種鬘無罪是名結華鬘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離車女出家紡縷而賣爲世人所譏此非出家人此是賣縷人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已後不聽紡縷紡縷者劫貝縷芻摩憍舍耶縷舍那縷麻縷紡縷賣活命者越毗尼罪若欲作漉水囊腰帶紡者無罪是名紡縷

佛住舍衛城爾時須提那死婦出家其叔常欲使罷道時比丘尼入聚落乞食叔遇見之即欲捉取便走入大家內語婦人言異事幾當壞我梵行問何故答言叔欲罷我道婦人言莫恐我當相護比丘尼言我欲向和尚邊去婦人言汝欲去者當著俗服假異幖幟乃可得脫即著臂釧耳鐶俗人服飾又將四五侍人而去其叔於外見之念言此非比丘尼此俗人耳到住處已諸比丘尼呵言汝何故著此答言我叔欲取我方便自護故假著此耳諸比丘尼語大愛道大愛道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呼比丘尼來來已佛問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佛言汝云何壞威儀從今已後不聽壞威儀若決定壞威儀者非比丘尼若方便自護故壞威儀越毗尼罪故名比丘尼

若比丘尼決定壞威儀者偷蘭遮若方便自護無罪

羯磨憍舍耶　僧祇支客嚴　種華須摩那
結髮并紡縷　壞威儀最後　第三跋渠竟

佛住舍衛城爾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乞食詣一大家時有婦人墮胎語言爲我棄之答言不能又請我當顧爾許物即取以鉢盛之而去時大迦葉乞食恒作此念取初得食當施與若比丘比丘尼見此比丘尼已語言取鉢來即覆不示又復便呼亦復不示大迦葉性有威風厲聲而喚即戰掉而視見已言咄汝何故作此惡法時大迦葉語諸比丘尼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乃至答言實爾佛言此是惡事非法汝云何覆鉢從今已後不聽覆鉢復不聽露捉得食已當覆若見比丘尼時當舉覆示之若露持鉢越毗尼罪見比丘不示亦越毗尼罪是名鉢事

佛住舍衛城爾時有大臣犯王法其家財物盡應沒官王即遣人守護時偷蘭難陀比丘尼乞食次到其家婦人語言阿梨耶我家有事犯王罪應至死財物入官我欲寄少寶物嚴飾之具若我得脫當相顧直我若死者即持相施時比丘尼即與鉢盛雜寶覆已而去時守門人見之問言鉢中何物而不示之又復叱喚畏而示之比丘尼聞已往白乃至答言實爾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覆鉢寶物若有犯官事未被收錄又未籍其財爾時寄者得取若王收錄又籍其財應語言世尊制戒不得受是若言我與塔與僧施汝得取得已不得覆上而去當露持去若有問者當言塔物僧物我物若聽去者善若不聽者當還是名覆鉢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比丘尼作廁以物覆上諸女人持死胎放中後有賤人旃陀羅抒廁見已言是沙門尼自墮胎擲中諸比丘尼以是因緣往白乃至佛言從今日後不聽覆廁當開口作若閉口作者越毗尼罪是名廁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釋種女摩羅女於浴室浴時有年少入中破其梵行諸比丘尼語大愛道乃至從今日後不聽入浴室若病者得房內然火油塗而揩若比丘尼入浴室浴者越毗尼罪是名浴室法

佛住舍衛城爾時未制戒比丘尼阿練若處聚落中未有住處時五百比丘尼大愛道爲上首於王園中住諸釋種女摩羅女年少端正有諸年少初夜伺便欲捉比丘尼見已乘空而去中夜復來亦復如是後夜復來中有鈍根不時入定及睡眠者不得即去爲所侵掠大愛道以是事往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比丘尼在阿練若處住若四衆集竟夜說法者得住爾時不得在屏處若比丘尼在阿練若處住者越毗尼罪是名阿練若處比丘受迦絺那衣非比丘尼比丘尼受迦絺那衣非比丘比丘捨非比丘尼比丘尼捨非比丘比丘阿提訶魯阿那提訶魯非比丘尼比丘尼阿提訶魯阿那提訶魯非比丘

覆鉢并寶鉢　開廁入浴室　阿蘭若住處
比丘受迦絺　非是比丘尼　比丘捨迦絺
非是比丘尼　第四跋渠竟

食於比丘不淨比丘尼淨比丘尼不淨比丘

淨比丘得使比丘尼授食除金銀及錢五生種火淨比丘尼得從比丘受食除金銀及錢火淨五生種有三因緣非比丘何等三心決定捨戒有實事僧驅出形轉爲女是名三非比丘應遣詣比丘尼精舍不得共比丘尼同覆障應別若後還得男根者當還比丘僧中故名具足亦復本歲有三因緣非比丘尼何等三心決定壞威儀有實事僧驅出轉形爲男如比丘中說比丘尼無有作殘食法一坐足自恣食

佛住舍衛城阿耆羅河彼岸請二部僧食比丘比丘尼俱欲渡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共船載比丘二人三人輕船而渡渡盡比丘尼渡已問歲數日時已過爾時大愛道失食飢羸往到世尊所頭面作禮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何故飢色即以是事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後上座八人當次第如法餘者隨到而坐若五年大會多人集比丘尼上座八人當次第坐餘者隨著坐若八人不隨次第坐越毗尼罪是故世尊說

二衆淨不同　三非比丘僧　三非比丘尼無殘八上座　第五跋渠竟

比丘雜跋渠中別住蒜傘蓋乘刀治華㲲同牀卧坐妓樂第九應出不說餘殘十三跋渠比丘尼別五雜跋渠威儀中阿練若浴室厠屋縫衣簟應出不說餘盡同比丘尼二部修多羅及學五百戒世尊分別說戒序八波羅夷十九僧伽婆尸沙三十尼薩耆百四十一波逸提八波羅提提舍尼六十四衆學士止諍法隨順法偈在後比丘尼毗尼竟

摩訶僧祇律私記

中天竺昔時暫有惡王御世諸沙門避之四驕三藏比丘星離惡王既死更有善王還請諸沙門還國供養時巴連弗邑有五百僧欲斷事而無律師又無律文無所承案即遣人到祇洹精舍寫得律本于今傳賞法顯於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精舍寫得梵本還揚州以義熈十二年歲在丙辰十一月於鬪場寺出之至十四年二月末都訖共禪師譯梵爲秦焉故記之

佛泥洹後大迦葉集律藏爲大師宗具持八萬法藏大迦葉滅度後次尊者阿難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末田地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舍那婆斯亦具持八萬法藏次尊者優波掘多世尊記無相佛如降魔因緣中說而不能具持八萬法藏於是遂有五部名坐初曇摩掘多別爲一部次彌沙塞別爲一部次迦葉維復爲一部次薩婆多薩婆多者此言說一切有所以名一切有者自上諸部義宗各異薩婆多者言過去未來現在中陰各自有性故名一切有於是五部並立紛然競起各以自義爲是時阿育王言我今何以測其是非於是問僧佛法斷事云何皆言法應從多王言若爾者當行籌知何衆多於是行籌取本衆籌者甚多以衆多故故名摩訶僧祇摩訶僧祇者大衆也此下舊有犯戒罪報輕重經一紙今勘與世高譯者似同此不書入

摩訶僧祇律卷第四十

音釋

粈（所錄切粉滓也）犖（音搆取牛羊乳也）胯（苦故切與袴同脛衣也）鍱（音葉）菁（音精蕪菁菜名）瓠（壺護二音）騎（音奇）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序　存七

唐京兆崇義寺沙門道宣撰

原夫大雄御寓豈惟拯拔一人大教膺期總歸爲顯一理但由羣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之法然則心爲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弘是故特須尊重於戒故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持戒之心要唯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爲標首作持則羯磨結其大科後進前修妙宗斯法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自慧月西隱法水東流時兼像正人通淳薄初則二部五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衆鋒互舉各競先驅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發弘之在人人幾顛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歷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錄多約前聞覈其宗緒略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掛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非之迷不思返隅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地矣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慈誥若此安指實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其羅種類雜相畢陳但爲機務相詶卒尋難了故略舉羯磨一色別標銓題若科擇出納興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統關諸部撮略正文必彼俱無則理通決例並至篇具顯便異古藏迹夫羯磨雖多要分爲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摽一號敢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衆豈今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也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一

唐京兆崇義寺沙門道宣撰

集法緣成篇第一　諸界結解篇第二
諸戒受法篇第三　衣藥受淨篇第四
諸說戒法篇第五　諸衆安居篇第六
諸自恣法篇第七　諸衣分法篇第八
諸罪懺法篇第九　雜法住持篇第十

集法緣成篇第一

事法兼通大小齊降故前舉綱領末振毛目又緣通成壞教相須張並如後例義無紊亂也

僧法羯磨略有一百三十四

佛言有三羯磨攝一切羯磨謂單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

單白羯磨三十九法

三十中二十七　受懺悔　行鉢法　餘語法　觸惱法　與剃髮法　與出家法　差教授法　喚入衆法　對衆問難法　說戒和法　僧發露法　非時和合法　諍滅說戒法　自恣和合法　難事略自恣法　修道增自恣法　諍事增自恣法　第二諍增自恣法　受功德衣和法　捨功德衣法　第一增說戒法　第二增說戒法　簡集智人法　斷事遣不誦戒毗尼者出二法　遣捨正義者出二法　草覆地法　差往王城結集法　迦葉論法毗尼法　問憂波離法毗尼法　憂波離答法　問阿難法毗尼法

阿難答法　七百中論法白　差比丘論法白　正論法毗尼法　問一切法上座白

上座答白　行舍羅應有白

白二羯磨五十七法

作小房法　作大房法　差分臥具法　差說麤罪法　二十七還衣法　離衣法　滅六年臥具法　護鉢法　差教授尼師法　制不往學家法并解　畜衆法　尼差求教授法　尼差自恣人往大僧中法　與外道住法　結受戒小界法并解　結說戒堂法并解　結大界法并解　結戒場法　結不失衣界法并解　結說戒小界法并解　結二同界法　結一同界法　結食同法上三並有解　與狂癡法并解　受日法　差受自恣人法　結自恣中界法并解　分四方僧物法　賞看病人法　分亡人輕物法　結庫藏法　差人守藏法　結淨地法并解

差人守功德衣法　付功德衣法　差人懺白衣法　差人行籌法　遣信受戒差使法　尼與僧作不禮法并解　差比丘料理房法　持故房與道俗經營二法　與覆鉢法　差使告覆鉢家法　解覆鉢法　杖絡囊法

律文具出如上應有差分粥分小食分佉闍尼差請敷臥具分浴衣分衣可取與差比丘沙彌使

白四羯磨三十八法

諫破僧法　諫助破僧法　諫擯謗法　諫

惡性法　諫惡邪法　諫擯惡邪沙彌二法
　諫隨舉比丘尼法　諫習近法　諫勸習
近住法　諫嗔捨三寶法　諫發諍法　諫
習近居士子法　式叉學戒法　受具戒法
　學悔法　呵責法并解　擯出法并解
依止法并解　遮不至白衣家法并解　不
見舉法并解　不識法并解　不捨法并解
　與覆藏法　本日治法　摩那埵法　出
罪法　憶念法　不癡法　罪處所法
對首羯磨略有三十三
佛言三語受戒已名善作羯磨說戒法中亦
爾十誦律云對首心念分衣已名作羯磨後
來比丘不與分義分二別一但對首法二衆
法對首法文通諸部並如下列
但對首法二十八 存七
受三衣法并捨　受鉢法并捨 五　受尼師壇
法并捨　受百一衣物法并捨　捨請法
捨戒法　受請依止法　衣說淨法　鉢說
淨法　藥說淨法　受三藥法　受七日法
　安居法　與欲法　懺波逸提法　懺提

舍尼法　懺偷蘭遮法　懺重突吉羅法
旨露六聚法　露地重罪法　捨僧殘行法
　白行人法　白僧殘諸行法　白入聚法
　尼白入僧寺法　尼請教授法　作餘食
法
衆法對首有五
捨墮法　說戒法　自恣法　受僧得施法
　受亡五衆物法
心念羯磨略有十四
義分三別一但心念法　二對首心念法
三衆法心念法
並通諸部至文自須准僧法羯磨獨四分一
律
但心念法有三
懺輕突吉羅法　六念法　說戒座中發露
諸罪法
對首心念法有七
安居法　說淨法　受藥法　受七日藥法
　受持三衣法　捨三衣法　受持鉢法
衆法心念法有四

說戒法　自恣法　受僧得施法　受亡五
衆衣物法
　已前略明緣集已後辯緣成壞
前明僧法
律中佛言有四種僧一者四人僧除受戒自
恣出罪餘一切 存七 羯磨應作二者 六 五人僧除中
國受戒出罪三者十人僧除出罪四者二十
人僧一切羯磨應作況復過二十若少一人
非法非毗尼不成
一稱量前事
毗尼母論云事謂人法也律云稱量比丘及
白衣稱量羯磨及犯事也然所爲之緣不出
三種謂人法事也如受戒懺悔差使治擯等
爲人故作如說戒自恣等爲法故作如結界
攝衣淨地庫藏等爲事故作或具或單時離
時合並先須量據使成應法之緣示也
二法起託處
僧祇律云非羯磨地不得受欲行僧事律中
若作羯磨必先結界然託處有二種若自然
界中唯結界羯磨一法自餘僧法並作法界

中若對首心念二法則通二界

三集僧方法

律云佛言當敷座打揵槌盡共集一處五分律云隨有木瓦銅鐵鳴者令淨人沙彌打之無沙彌者比丘亦得不得過三通付法藏傳中令有長打之法三千威儀中具明杵下之數薩婆多論云夫集僧揵槌必有常准不得互易

四僧集約界

夫界有二若作法界則准三種謂大界戒場小界若論小界無外可集若戒場大界並須盡唱制限集之若自然界則分四別謂聚落蘭若道行水界初言聚落則有二種若聚落界分不可分別者准僧祇七樹之量通計六間六十三步共無異衆得戒羯磨若可分別聚落者准十誦律盡聚落集之二言蘭若亦有二種若無難者諸部多云一俱盧舍案雜寶藏云五里是也相傳以此爲定若難事蘭若如善見論云七槃陀之量相去五十八步四尺八寸得作羯磨三明道行界准薩婆多十誦律縱廣六百步四明水界如五分律船上衆中有力人以水若砂四面擲所及處此之六相皆謂身面所向方隅齊限之內集僧無人方可應法也

五應法和合

律云應來者來應與欲者與欲來現前得呵人不呵是名和合反上三成別衆者爾

六簡衆是非

律云未受具戒者出等又云有四滿數一者有人得滿數不應呵若爲作呵責擯出依止遮不至白衣家羯磨如是四人者是也二者有人不得滿數應呵謂若欲受大戒人三者不得滿數不得呵者若爲比丘作羯磨以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足數若言犯邊罪等十三難人若被三舉若滅擯若應滅擯若別住若戒場上若神足在空隱沒離見聞處若所爲作羯磨人如是等二十八種不足數又云行覆藏本日治摩那埵出罪人十誦云行覆藏竟本日治竟六夜竟此上七人佛言不相足數十誦又云睡眠人亂語人憒鬧人入定人瘂人聾人瘂聾人狂人亂心人病壞心人樹上比丘白衣如是等十二人不成受戒足數摩德勒伽論云重病人邊地人癡鈍人如是等三人不成滿衆僧祇律云若與欲人若隔障若半覆露中間隔障若半覆露申手不相及若一切露地坐申手不相及又云若衆僧行作羯磨坐則非法乃至住坐卧互作亦爾四分云我往說戒處不坐爲作別衆佛言非法五分云病人皆羯磨說戒佛言別衆義如醉人等或自語前人不解心境不相稱等並名非法故律中受戒捨戒法內云若眠醉狂恚不相領解如前緣者並不成故又須知別衆不足數等四句差別臨機明練成壞兩緣四者有人得滿數亦得呵若善比丘同一界住不離見聞處乃至語傍人如是等人具兼二法

七說欲清淨

律云諸比丘不來者說欲及清淨於中有三謂與欲受欲說欲等法若有佛法僧事病人看病事者並聽與欲唯除結界一法有五種

與欲若言與汝欲若言我說欲若言爲我說欲若現身相若廣說欲成與欲若不現身相不口說者不成應更與餘者欲又云欲與清淨一時俱說不得單說若欲廣說者應具修威儀至可傳欲者所如是言大德一心念某甲比丘如法僧事與欲清淨一說便止佛言若能憶性相名類者隨意多少受之若不能記者但云衆多比丘爲欲清淨亦得

二明受欲法

佛言若受欲者受欲已便命過若出界外去若罷道入外道衆別部衆至戒場上若明相出等七緣若自言犯邊罪等十二難人三舉二滅擯在空隱沒離見聞處如是等通前二十八緣並不成受欲若至中道若在僧中亦爾應更與餘者欲僧祇云五種失欲如不足數中說又云在界外受欲持欲者出界外與欲人出界與欲已自至僧中還出衆第五持欲在僧中因難驚起無一人住者如是等並名失欲十誦云與覆藏等三人失欲五分云與尼等四人狂等三人或倒出衆人皆不成欲十誦云取欲清淨人若取時若取竟自言非比丘者不成清淨欲律云持欲比丘自有事起不及詣僧聽轉授與餘比丘應作如是言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與衆多比丘受欲清淨彼及我身如法僧事與欲清淨

三明說欲法

僧祇云不得趣爾與人欲應與堪能持欲僧中說者若有說者羯磨人如上問已彼持欲者應答是也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我受彼欲清淨彼如法僧事與欲清淨

若自恣時應言與欲自恣餘詞同上佛言若受欲人若睡眠共入定若忘若不故作並成若故不說得突吉羅若病重者應舉至僧中恐病增動者僧就病者所或出界作不合別衆故若中道逢難界外持欲來得成

八正陳本意

謂僧私兩緣僧中或創立法處則竪標唱相或常所集用則行籌告白等私事亦二若違情治罰則作舉乞罪若順情請許多須乞詞並至文具顯

九問事端緒

律云僧今和合何所作爲事合通別臨時准一通問

十答所成法

律云應答作某羯磨然事有先後法緣通別說戒自恣應在後作受戒捨墮義兼通別若結界捨界理無雙答並先須詳委然後答問

中明衆多人法

若作但對首法如持衣說淨等通二界人唯是別若作衆法對首法如捨墮說戒等二界盡集人非別衆法則兩異並前須明識義無雜亂

後明一人法

若但心念法事通二界人唯獨秉若對首心念及衆法心念界通二處有人不得並如前集法中列三相應然不容臨機致有乖殊法式不成

已前略辯成法具緣後明非法

之相
僧法羯磨具七非佛言有七羯磨非法不應
作之
一者非法非毗尼羯磨
謂一人舉一人乃至僧舉僧一白衆多白一
羯磨衆多羯磨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交絡互
作若有病無藥有藥無病有事有法施不相
當毗尼母云若說羯磨言不明了如是等人
法事相並非所攝也
二者非法別衆羯磨
謂白此事爲彼事作羯磨名爲非法應來者
不來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得呵人呵者
是名別衆
三者非法和合衆羯磨非法同前和合反上
四者如法別衆羯磨 存七 十二
如法及非法別衆同前
五者法相似別衆羯磨
謂先作羯磨後作白名法相似別衆同前
六者法相似和合衆羯磨
法相似如上和合同前

七者呵不止羯磨
謂如法羯磨須僧同秉令得呵人呵若住應
法違呵不止即名非法義立七非謂律據事
隨事分七今已義求收非斯盡謂單白羯磨
三十九種各有非相義同過別白二白四類
亦同之若不別明成非莫顯今且就單白說
戒具解七非餘之三種例之可曉
一者人非
謂識過不懺疑罪不露界內別衆人非應法
等
二者法非
謂三人以下單白說戒顛倒錯脫有呵不止
說不明了等
三者事非
謂時非正教廣略無緣衆具有闕界非聖制 存七 十三
四者人法非
謂具二非准事依法
五者人事非
法雖應教人事乖越
六者法事非

人雖應律二乖名壞
七者人法事非
三相並非如前類取理須條貫諸緣明曉成
敗故佛在世一事五處作之並成非法況今
像末烏可輕哉義無怠慢
對首羯磨亦具七非就中分二若但對首法
准取持衣一法以顯非相餘說淨等法類解
於緣有異
一人非
謂受對之人犯重遮難有呵者呵或對僧俗
而作作
二法非
謂持法錯脫說非明曉
三事非
謂犯捨異財不合聖教或五大上色受持不
成
四者人法非五人事非六事法非七具三非
並如上例知交絡識相若衆法對首亦具七
非今摘取捨墮一法條然具解餘者例同有
異也

一人非
謂界內別衆人非應法呵人設呵置止即非
二法非
捨懺還財諸法乖正
三事非
犯過衣財如律所斷必非聖制理無懺捨並識相而加法非有疑而過分有違加無知罪亦爾
四者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
顯相如上
心念羯磨亦具七非就中有三初但心念法唯取懺輕突吉羅罪具解餘異例同
一人非
謂對人懺悔體非佛教也
二法非
謂但心念而口不言雖言而非明了或增減錯妄
三事非
由事緣故悞犯則輕重或境逾衆多未了前相

四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
若對首心念及衆法心念各具七非人通別衆界緣兩處並須准例隨事曉知之

諸界結解篇第二

界別有三攝僧界攝人以同處令無別衆罪攝衣界攝衣以屬人令無離宿罪攝食界攝食以障僧令無宿煮罪宗意如此

僧界結解法第一

有三種僧界一者大界二者戒場三者小界今就大界內又有二種謂人法二同法食二同法同食別初准本制後隨緣別開

結初大界法

時四方僧集會疲極佛言聽隨所住處結界應盡集不得受欲是中舊住比丘應唱大界四方相若有山樹林池城塹村舍隨有稱之應須義設方法如前僧法中具七緣已一比丘告僧云

大德僧聽我舊住比丘爲僧唱四方大界相從東南角某處標至西南角某處標從此至西北角某處標從此至東北角某處標從此還至東南角某處標此是大界外相一周訖心有屈曲隨事稱之並須別指分齊尺寸處所由不知制限結既不成羯磨虛設受戒等法俱是空作故須如上分明唱相三過已佛言衆中應差羯磨人若上座若次座若誦律堪能作羯磨者問答已如是白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誰諸長老忍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解大界法

時諸比丘意欲廣作者狹作者佛言欲改作者先解前界然後廣狹作從意當如是解

若僧時到僧忍聽解界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解界誰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

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一羯磨通解有戒場大界者由文無偏局故得

結同法利界法

爾時有二住處別說戒別利養欲得共說戒同利養佛言聽各自解界應盡集一處不得受欲當唱方相結之結文與前略同唯有僧於此彼二處結大界同說戒利養異

結同法別利界法

爾時有二住處別說戒別利養欲同說戒別利養佛言當各解通結文略同前又有二住處欲別說戒同利養為守護住處故佛言聽之此四方僧物和合

結戒場法

時諸比丘有須四人眾羯磨事起五比丘眾十人眾二十人眾羯磨事起是中大眾集會疲極佛言聽結戒場稱四方界相若安橛若石若標畔作齊限已毗尼母云必以大界圍繞五分等律須在大界前結若欲作者先安三重標相內裏一重名戒場外相中間一重名大界內相最外一重名大界外相立三相已盡自然界內僧集在戒場標內先令一比丘唱戒場外相應作如是言

大德僧聽我此住處比丘為僧稱四方小界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標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角某標此是戒場外相一周訖 三說已若有曲斜隨事稱之羯磨者如上應知已白言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作戒場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界相僧今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戒場誰諸長老忍僧於此四方相內結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結戒場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結已牓示顯處令後來者知諸界分齊餘條准此也

解戒場法

律無正文准諸解界翻結即得今亦例出理通文順應作是言

大德僧聽僧今集此住處解戒場若僧時到僧忍聽解戒場白如是

大德僧聽今集此住處解戒場誰諸長老忍僧集此住處解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僧集解戒場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結有戒場大界法

佛言不得合河水結除常有船橋梁又不得二界相接應留中間五分云不唱方相結界不成律文少略應如是唱相也

大德僧聽我比丘為僧唱四方大界內外相先唱內相從戒場外相東南角標外二尺許某標者 此約當時有者言之不必誦文 此是大界內相東南角某標從此西迴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角某標次唱外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處標西迴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

角其標彼爲內相此爲外相此是大界內外相一周訖（三唱已若欲唱相應將四五比丘出戒場外盡標相內集僧然後唱二重標相已僧中方加羯磨其文如初結大界法無異故不出之）

結三小界法

此三小界並爲難事故與律云不同意者未出界聽在界外疾一處集結小界受戒又言（存七）（十九）若布薩日於無村曠野中行衆僧不得和合者隨同師善友下道各集一處結小界說戒又言若自恣日於非村阿蘭若道路行若不得和合者隨同師親友移異處結小界自恣故知非難無緣輒結類諸難開若違制犯又皆無外相即身所坐處以爲界體故受戒中云此僧一處集結小界說戒中云令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自恣中云諸比丘坐處已滿齊如是比丘坐處僧於中結小界等故知俱無外相爲遮呵人即小界受戒法云界外呵不成呵也此文釋成無外相明矣今有立界相房院於中結者羯磨不成以大界立相不唱非法小界無相若立非法故大界別人唱相羯磨文中牒之小界既無唱法羯磨自顯標相故重委明示庶無疑濫脫隨而結則成多犯一非是開緣二輒立相三處留久固文云不應不解而去等四妄通餘法即非制而制其羯磨文如常云

結解衣界法第二

有三種僧伽藍若大界共伽藍等或界小於伽藍並不須結若界大於伽藍者依法結之則隨界攝衣也然有羯磨立無村結者若准律文先結衣界村內攝衣後因事起方乃除村今通立一法不問有村無村法爾須除薩婆多論正立此義以有村來五意故除若先無村作法結已淨人住處外村來入隨所及處皆非衣界若本村還出衣界仍攝若先有村在非攝村去空地衣界還滿由村來去非結解故五分律中咸有斯意（存七）（二十）

結攝衣界法

時有猒離比丘見阿蘭若處有一好窟自念言我若得離衣宿者可即依此窟住佛言聽結不失衣除駛流水白云

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僧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誰諸長老忍僧於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結已准上牓示顯處

解攝衣界法

佛言應先解不失衣界却解大界應作如是解

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解不失衣界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僧今解不失衣界誰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存七）（二十一）說戒解不失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不失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結解食界法第三

佛言有四種淨地一者檀越淨若爲僧作伽

藍未施與僧二者院相不周淨若僧住處半有籬障多無籬障都無籬障若垣若墻若塹若柵亦如是三者處分淨初作僧伽藍時檀越若經營人分處如是言某處爲僧作淨地四者作白二羯磨疑結若疑先有淨地應解已更結

結攝食界法

時有吐下病比丘未及得粥便死佛言聽在伽藍內邊房靜處結淨廚應唱房若溫室若經行堂處若出家五衆房得作除去比丘五分云若於一房一角半房半角或中庭或通結僧坊內作淨地並得律令唱相令結法時僧在院外遥唱遥結應唱相言

大德僧聽我比丘爲僧唱淨地處所此僧伽藍內東廂廚院中若諸果樹下並作淨地如是三唱若更唱餘處任時裁量隨事通局羯磨作是白言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結東廂廚院中若諸果樹下作淨地白如是

大德僧聽僧今結東廂廚院中及諸果樹下作淨地誰諸長老忍僧結東廂廚院中及諸果樹下作淨地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結東廂廚院及果樹下作淨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解淨地法

律云若有緣者解卷七已便結不出解文二十二例准解法應言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解某處淨地白如是

大德僧聽僧今解某處淨地誰諸長老忍僧解某處淨地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解某處淨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一

音釋

拯之肯切拔也 覈下革切考實也 緒象呂切統系也 絓正作絓古賣切罥也 撰雛綰切撰述也 撮麤括切取也 紊文運切亂也 揵槌梵語也此云鐘又云磬又隨有瓦木銅鐵鳴者皆曰揵槌揵巨寒切槌音椎 憒閙憒古對切心亂也閙奴教切不靜也 塹七豔切遶城水也 橛其月切杙也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二

唐崇義寺沙門道宣撰

諸戒受法篇第三戒法理通義該道俗以五戒有犯則具戒成難故須條貫始終體相明練七衆所受次如下列

受三歸法薩婆多論云以三寶爲所歸欲令救護不得侵陵故也歸依佛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歸依法者歸於自他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槃歸依僧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善見論云並須師授言音相順若言不出或不具足不稱名不解故不成應云

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得屬法已

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結已作無受法諸論文具出此但受歸法無有戒法故論云三歸已下有所加得歸及戒若無加者有歸無戒也

受五戒法經云有善男女布施滿四天下衆生四事供養盡於百年不如一日一夜持戒功德以戒法類通情非情境故也論云由戒故施得清淨也當於受戒前具問遮難故善生經云汝不盜現前僧物不於六親所比丘比丘尼所行不淨行不父母師長有病棄去不殺發菩提心衆生不如是等具問已若無者應語言此戒甚難能爲聲聞菩薩戒而作根本善男子戒有五隨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名一分優婆塞具持五戒名爲滿分優婆塞汝今欲受何分之戒當隨意受爾時智者應隨語爲受阿含等經云於受前懺罪已然後受法應如是授言

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一日一夜盡形壽為一戒一分五戒滿分優婆塞如來至眞等正覺是我世尊三投已告云向投三歸正是戒體今又三結示戒所歸也

我某甲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盡形壽為一戒一分五戒滿分優婆塞如來至眞等正覺是我世尊三結已告言今當示汝戒相汝諦聽受之

盡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盜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邪婬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

若妄語若飲酒並非上具問答已餘有六重二十八輕諸雜行相廣如善生經及行事鈔中說發願同行八戒

受八戒法善生經增一阿含云佛告優婆塞當於八月十四日十五日往詣長老比丘所一一受八戒一一受之勿令失次論中今五衆授之成實云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成受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前受戒者下心合掌隨絶戒人語勿前勿俱若違不成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莫使與終身戒相亂成實云五戒八戒隨日月長短或一年一月乃至半日半夜重受減受並得應如是授言

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一日一夜一年一月為淨行優婆塞如是三授之也

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一年一月為淨行優婆塞竟三結已次授戒相言

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能持不答言能持

如諸佛盡壽不盜某甲一日一夜不盜能持不答言能持

如諸佛盡壽不婬某甲一日一夜不婬能持不答云能持

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能持不答言能持

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某甲一日二夜不飲酒能持不答言能持

如諸佛盡壽離華香瓔珞香油塗身某甲一日一夜離華香瓔珞香油塗身能持不答言能持

如諸佛盡壽離高勝牀上坐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某甲一日一夜離高勝牀上坐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能持不答言能持

如諸佛盡壽離非時食某甲一日一夜離非時食能持不答言能持阿含經云如上次第授已當教發願言

我今以此八關齋功德不墮惡趣八難邊地持此功德攝取一切衆生之惡所有功德惠施彼人使成無上正眞之道亦使將來彌勒佛世三會得度生老病死經云設有善男子善女人不發此願而持八齋者得少許福田引古證云

出家授受戒法七分明之一明出家功由答陸二明有造超世三明障出大損四明既出家已行於罪行五明既出家行凡福行六明出家修道要業七明大小正行三學為長廣如鈔中

乞度人法時諸比丘輒便度人不知教授以愚癡故彼不被教授不案威儀衣不齊整乞食不如法處處受不淨鉢食於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如婆羅門聚會法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聽僧與授具足戒者白二羯磨欲度人者常往衆中偏露右肩脫革屣禮僧足右膝著地合掌應作如是乞言

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求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願僧聽我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慈愍故三乞律中准羯磨文為授具足戒皆須乞畜衆法若欲受戒揵度中前具列知上德已總結文云如是當依止畜汝彌亦爾故知並須以無德不合故也

與度人法佛言當觀察此人若不堪教授復不以二事攝取一者法二者衣食當語言大德止勿度人若有智慧堪能教授久以二事攝者應與羯磨作是白言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比丘

度人授具足戒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僧今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度沙彌法 律中度羅睺羅爲最初僧祇云若年七歲解知好惡與出家過七十卧起須人不得度若能修習諸業聽出家若初欲出家者爲說若事一食一住一眠多學問答能作者度

與剃髮法 時諸比丘輙度人故衆僧不知佛言汝若欲僧伽藍中剃髮當白一切僧若不得和合房房語令知已與剃髮若知令作白已剃髮作是白言

大德僧聽彼某甲欲求某甲比丘剃髮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剃髮白如是 作白已喚入衆中與剃髮度人法式廣如鈔中及分云先與受五戒已後受十戒

授十戒法 佛言若在僧伽藍中度令出家者當白一切僧已聽與出家應作如是白

大德僧聽此某甲從某甲比丘求出家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出家如是白

受戒體法 善見云阿闍黎告言汝隨我語教汝受三歸答言爾又應問其遮難發戒緣起準如經律倒須具問方乃授云

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今隨佛出家某甲爲和尚如來至眞等正覺是我世尊 三授已便得戒

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我今隨佛出家已某甲爲和尚如來至眞等正覺是我世尊 三結已與戒相

盡形壽不殺生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偷盜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婬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妄語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飲酒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著華鬘香油塗身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得歌儛倡伎及故往觀聽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得高大牀上坐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非時食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盡形壽不得捉生像金銀錢寶是沙彌戒能持不 答言能持

此是沙彌十戒盡形壽不得犯 如諸德福田經沙彌應知五德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毁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求割親愛無適莫故四者委棄身命遵崇道故五者志求大乘爲度人故依僧祇律應爲說十數一者一切衆生皆依飲食二者名色三者痛想四者四諦五者五陰六者六入七者七覺八者八正道九者九衆生居十者十一切入其列數釋相對治顯正並廣如行事鈔說

比丘受戒法

佛言善來比丘破結使比丘 三語 比丘邊地持律五人受戒比丘第五中國十人受戒比丘上列五受並正律文善來 三語 唯局佛在餘三通於滅後也

授比丘戒緣

戒是生死丹航正法根本必須緣集相應有遠難授不得令解二種羯磨具足五緣方成一能受之人有五種一是人道故律云天子阿脩羅非人畜生不得戒故論云三歸五戒唯人有餘道所無二諸根具足律云若狂若聾若瘂身相不具百遮等人一切能汙辱衆僧者皆不得故三身器清淨薩婆多云先受五戒八戒曾破重者更受十戒不得故律云

先受戒破於重戒還來受者名邊罪難又白
衣沙彌造諸重業並十三難攝故四出家相
具律云應剃髮著袈裟與出家人同若著俗
服外道服衆莊嚴具裸形等不名受具故五
得少分法律云不與沙彌戒而受具戒衆僧
得罪故第二所對有十一結界成就以結不
成羯磨無所依故二有能秉法僧以白四聖
教非法衆者不合秉故三僧數滿足非謂頭
數滿十毗尼母云和尚二阿闍黎並須如法
七僧爲證皆清淨明曉故律云若無和尚若
十衆不滿如不滿數中所明皆不成就故四
界内盡集和合律云更無方便得別衆羯磨
故五有白四教法毗尼母云羯磨如法故六
資緣具足律云若無衣鉢若借他衣鉢並非
法故七佛法時中毗曇論云若至法滅一切
結界受戒皆失沒故第三發心乞戒律云若
受戒人不自稱名不稱和尚名教乞而不乞
若眼醉嗔恚若無心受皆不得戒故第四心
境相應或心不當境或境不稱心或心境俱
不相應並非法故第五事成究竟始從請師

終于受竟前後無淹得名辦事正授戒體前
具八法初明請師法律云弟子無師教授故造作非法佛言當立和尚弟子看和尚當如父母想敬重相瞻視又病比丘無人看故便置命終佛言當立弟子應共相敬重瞻視使得正法久住增益廣大和尚看弟子當如兒想善見云以初不請故後便違教佛制令請也若依本律請法不在僧中今依十誦僧祇令受戒人先入僧中教使次第一一頭面禮僧足然後請之當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教如是請言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請大德爲和尚願大德
爲我作和尚我依大德故得受具足戒慈愍
故三請已僧祇云衆中請已和尚應語發彼喜心律本言可爾教授汝
清淨莫放逸依佛阿毗曇中二阿闍黎亦請法師即准上文餘師義例有
二安受者所在學言受戒之人不得在空隱淺離見聞處若在界外其知尚久足數人亦不得在空乃至界外佛言當立受戒者眼見耳不聞處立也
三差人問緣時有欲受戒者將至界外脫衣看擀留受戒事佛言不應爾自今已去聽於先問十三難事然後受戒師當問云衆中誰能與某甲作教授師若有若答言我某甲能戒師應和僧索欲已白言
大德僧聽彼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戒
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爲教授師白如是
四出衆問法五分云應安慰言汝莫恐懼須臾持汝著高勝處等已取其衣鉢示語之言此是安陀會此是鬱多羅僧此是僧伽梨薩婆多云此三衣名九十六種外道所無唯佛法中有今故示汝也此是鉢多羅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也此衣鉢是

汝有不答言是諸部中亦即加文法者也應語言
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我今當問
汝汝隨我問應答若不實者當言不實若實
言實汝不犯邊罪耶答言無者應語言汝應不識此罪名謂曾受佛戒已犯於四重即是佛法海外人故名邊罪汝不有耶義決云凡問難有無悉在相解故中邊不相領解尚不成犯戒捨戒今離問而不識者與不問無別律云不戒受戒故以下頻此可知之
汝不汙比丘尼耶僧祇律云謂白衣時汙淨戒尼梵行
汝非賊住耶謂白衣沙彌時盜聽說戒羯磨同僧法事
汝不破內外道耶謂曾作外道來受具戒後復入外道今又重來受具足戒者
汝非黃門耶謂非生犍妒變半月白截等六種者
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
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僧祇云此二難佛滅後無佛久涅槃依舊文問
汝非是非人耶謂諸天鬼神等變爲人形而受戒者
汝非畜生耶謂有龍畜能變形爲人而來受戒者
汝非二形耶謂此身中具男女根正乖道器汝今無不應一一具解問已若答無者
汝今字誰和尚字誰年歲滿不此三事及十三難並須一

（一問答以不具故不得戒衣鉢具足不父母隱汝不汝非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八不汝是大夫不）

律本云年滿二十者能耐寒熱風雨飢渴持戒一食忍惡言及毒蟲十事是丈夫相僧祇云二十已上七十已下有所堪能是丈夫位得與受戒若過若減縱有所堪及是應法而無所堪者並不得與受戒

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白癩乾痟顛狂汝無如此諸病不（並依有無具答）

如我今問汝僧中亦當如是問如汝向者答我僧中亦當如是答

教授師應正理威儀已便告言待至僧中召命當來

五白召入眾法（佛言彼教授師問已還來眾中如常威儀相去舒手相及處立當作如是白言）

大德僧聽彼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某甲已問竟聽將來白如是（作此白已應喚言汝來來已當爲捉衣鉢在戒師前右膝著地合掌當教如是乞）

六明乞戒法（彼教授師如前教已應語言計乞戒法汝應自陳但以不解故我教汝應言）

大德僧聽我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從眾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尚願僧慈愍故拔濟我（三乞已教師復坐）

七戒師和尚問法（應作白言）

九德僧聽此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眾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尚若僧時到僧忍聽我問諸難事白如是

八正問法（應言此安陀會鬱多羅僧僧伽梨鉢多羅此衣鉢是汝有不彼答言是人語言）

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今隨所問汝當隨實答（僧祇云汝若不實答便欺誑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亦欺非如來及以眾僧自得大罪也）

汝不犯邊罪耶汝不犯比丘尼耶汝非賊心受戒耶汝非破內外道耶汝非黃門耶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汝非非人耶汝非畜生耶汝非二形耶（若隨答言無者）

汝字何等和尚字誰年滿二十未衣鉢具足不父母聽汝不汝不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乾痟顛狂病汝今有如是病無耶（並依問已有無具答詞義相領同前教授）

二正授戒體法（薩婆多論云凡欲受戒先與說法引導開解令於一切境上起慈悲心便得增上戒應語彼言六道眾生多是戒障唯人得受猶舍遮難不必並堪汝無邊難一定得受戒汝當依論文發增上心所謂救攝一切眾生以法度彼又戒是諸善根本能作三乘正因又成是佛法中寶餘道所無又能護持佛正法久住又羯磨威勢眾僧大力能舉法界勝法置汝身心中汝當一心諦受應作白）

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眾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尚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尚白如是（僧祇云作白已問僧成就不乃至羯磨第一第二第三亦如是十誦云羯磨受戒時當一心聽莫餘覺餘思惟應敬重當正思惟心心相憶念應分別之違者突吉羅罪）

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尚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眾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尚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尚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授具足戒某甲爲和尚者默

然誰不忍者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上次第問答無違者得

僧已忍與某甲授具足戒竟某甲為和尚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見論中及律並云受具足已和尚阿闍黎等為當記春夏冬時某月某日乃至量影等時受具足戒

次說隨相時有比丘受具足已眾僧捨去既不識犯便造重罪佛言自今已去作羯磨已當先與說四波羅夷法

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波羅夷法若比丘犯一一法非沙門非釋子汝一切不得犯婬作不淨行若比丘犯不淨行受婬欲法乃至共畜生非沙門非釋子

爾時世尊與說譬喻猶如有人截其頭終不能還活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已不能還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

一切不得盜下至草葉若比丘盜人五錢若過五錢若自取教人取若自破教人破若自斫教人斫若自燒教人燒若埋若壞色者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如斷多羅樹心終不復更生長比丘犯波羅夷法亦如是終不更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

一切不得故斷眾生命下至蟻子若比丘故自手斷人命持刀授與人教死歎死與人非藥若墮胎若厭禱殺自作方便若教人作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言猶如鍼鼻缺不堪復用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不復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

一切不得妄語乃至戲笑若比丘非真實非已有自說言我得上人法得禪得解脫得定得四空定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天龍來鬼神來供養我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譬如大石破為二分終不可還合比丘亦如是犯此波羅夷法不可還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

授四依法時世飢儉乞求難得有外道輒自出家受戒後僧無食便即休道佛言先與四依然後受戒彼有外道求僧出家先說四依彼即報言我堪二依若納衣腐藥不堪此二便即休道佛言此外道大有所失自今已去後授四依應如是授言

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依法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比丘依糞掃衣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檀越施衣割壞衣得受

比丘依乞食比丘依是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若僧差食檀越若送食月八日食十五日食月初日食若僧常食檀越請食得受

依樹下坐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若別房尖頭屋小房石室兩房一戶得受

依腐爛藥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酥油生酥蜜石蜜得受

汝已受戒已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處所和尚如法阿闍黎如法眾僧具足滿汝當善受教法應當勸化作福治塔供養眾僧和尚阿闍黎若一切如法教不得違逆應學問誦經勤求方便於佛法中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汝始發心出家功不唐捐果報不絕餘所未知當問和尚阿闍黎

（佛言當令受具戒者在前而去弟子當日三時問訊和尚朝中日暮當為和尚執作二事勞苦不得辭說一若修理房舍二者補浣衣服和尚一切如法教盡當奉行違者如法治）也

請依止師法（時有比丘和尚命終若休道若決意出界外以無人教授故種種破戒作非威儀佛言聽有阿闍黎當共相奉敬瞻視如和尚法當具修威儀如是請云）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今求大德為依止願大德與我作依止我依大德住（三說已其阿闍黎亦須乞畜眾法如和尚法不異彼受請已應報言）

可爾與汝依止汝莫放逸（弟子當為執作二事不得辭說請經問義有所解至滿五歲得離依止若無所知誦戒不利盡形依止阿闍黎須具五德知犯知不犯知輕知重滿十歲方得攝他若無此德不依知無過和尚之德類比）

尼眾授戒法（善見云尼者女也摩若母也重尼故稱之智度論云尼得無量律儀故應次比丘後佛以儀式不便故在沙彌後受道經云女人但或色儀畜眾知須史事故制依大僧也）

受沙彌尼戒法（其畜眾羯磨剃髮法出家法具如上僧中唯加尼字為異）

卷八

授式叉摩那尼法（律本諸尼輒度人出家受戒以不知戒相故造作非法佛言應與戒羯磨十誦中輒度妊身女人過起佛言與二歲羯磨可知有無然六法淨心三歲淨身）

十四

乞學戒法（佛言聽十歲曾嫁及十八童女欲二歲學戒者當詣僧中偏露右肩脫革屣禮尼僧足兩膝著地合掌教作乞言云）

大姊僧聽我某甲沙彌尼今從僧乞二歲學戒某甲尼為和尚願僧與我二歲學戒慈愍故（三乞已沙彌尼應往離聞處著見處立）

與學戒法（彼尼眾中作羯磨者應言）

大姊僧聽彼某甲沙彌尼今從僧乞二歲學戒某甲尼為和尚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沙彌尼二歲學戒某甲尼為和尚白如是

大姊僧聽彼某甲沙彌尼從僧乞二歲學戒某甲尼為和尚僧今與某甲沙彌尼二歲學戒某甲尼為和尚誰諸大姊忍僧與彼某甲沙彌尼二歲學戒某甲尼為和尚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初羯磨（如是三說）

僧已忍與某甲沙彌尼二歲學戒某甲尼為和尚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卷八

次說戒相法（佛言應喚入眾與說六法名字）

十五

某甲諦聽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六法不得犯不淨行行婬欲法若式叉摩那行婬欲法非式叉摩那非釋種女若與染汙心男子身相觸缺戒應更與戒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持）

不得偷盜乃至草葉若式叉摩那取人五錢若過五錢若自取教人取若自斫教人斫若燒若埋若壞色非式叉摩那非釋種女若取減五錢缺戒應更與戒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持）

不得故斷眾生命乃至蟻子若式叉摩那故自手斷人命求刀授與人教死讚死若與非藥若墮胎若厭禱祝術自作教人作者非式叉摩那非釋種女若斷畜生命不能變化者命缺戒應更與戒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持）

不得妄語乃至戲笑若式叉摩那不真實非已有自稱得上人法得禪得解脫三昧正受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天來龍來鬼神來供養我此非式叉摩那非釋種女若於眾中故作妄語缺戒應更與戒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持）

不得非時食若式叉摩那非時食缺戒應更與戒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答言能持）

不得飲酒若式叉摩那飲酒缺戒應更與戒

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 答言能持 佛言式叉尼一切大尼戒應學除自手取食授食與他此學法女具學三法一學根本即四重是二學六法謂染心相觸盜減五錢斷畜生命小妄語非時食飲酒也三學行法謂大尼諸戒及威儀並制學之若犯根本戒法者應滅擯若缺學法者更與二年羯磨若違行法負犯佛教即須懺悔不壞本所學六法

授比丘尼戒法 卷八 佛言有八數比丘尼善來比十六丘尼破結使比丘尼羯磨受中有遣信比丘尼十歲曾嫁比丘尼十八童女二歲學戒二十衆比丘尼邊方義立十衆比丘尼前二唯爲佛世後五通於像末

乞畜衆法 佛言尼滿十二歲欲度人者應具修威儀禮諸尼僧足如大僧法三乞已文同故不出其度沙彌尼式叉尼大戒尼並須別乞以年年度弟子犯罪故或捨畜衆法並如

與畜衆法 佛言尼僧當觀此人堪能教授一歲學戒二事攝取者當與羯磨文不如上若不堪教授輒取若羯磨非法也

正授戒前具八緣一明請和尚 佛言若十歲曾嫁二歲學戒年滿十二若十八童女二歲學戒年滿二十者應與受戒具攝威儀教言

大姊一心念我某甲求阿姨爲和尚願阿姨爲我作和尚我依阿姨故得受大戒慈愍故 三請已答言可爾乃至請二闍黎七證戒人亦爾也

二佛言當安受戒人離聞處著見處立三叅

教師法 是中戒師應問言誰能與某甲作教授師有者答言我某甲能應作向差

如是言也

大姊僧聽彼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爲教授師白如是

四教師出衆問法 當起禮尼僧足已往受戒者所語言

妹此是安陀會此欝多羅僧此僧伽梨此僧祇支此覆肩衣 卷八 此鉢多羅此衣十七鉢是汝有不 答言是

妹聽今是眞誠時實語時我今問汝實當言實不實當言不實汝不犯邊罪不 謂曾受五戒八戒十戒犯四重已及受大戒犯八重已還俗訖今重來者名邊罪人應答云不犯下難遮並準

上問以彼此不解者非明答故

汝犯淨行比丘不汝非賊心受戒不汝不破內外道不汝非黃門不汝非殺父不汝非殺母不汝非殺阿羅漢不汝非破僧不汝非惡心出佛身血不汝非非人不汝非畜生不汝非二根不 並答言非

汝字何等 答言某甲 和尚字誰 答言某甲 年歲滿不 答言滿 衣鉢具不 答曰具 父母夫主聽不 隨當時有者言之不得兩隙若無言無 汝不負債不 答言無 汝非婢不 答言非 汝是女人不 答言是

女人有如是諸病癩癰疽白癩乾痟顛狂二形二道合道小常漏大小便涕唾常流出汝有如此病不 並答言無者又應告言

如我向問汝事僧中亦當如是問如汝向者答我衆僧中亦當如是答

五喚入衆法 佛言彼教授師問已來至衆中舒手相及處立已應作白召言

大姊僧聽彼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我已教授竟聽使來白如是 即應語言汝來來已爲捉衣鉢令入僧中也

六明乞戒法 當禮僧足在戒師前兩膝著地合掌教師敎乞言

大姊僧聽我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我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願僧濟度我慈愍故 如是三乞

七戒師白和尚法 彼戒師應白言

大姊僧聽此某甲從和十八尚尼某甲求受大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我問諸難事白如是

八對衆問法 彼戒師應問言

汝諦聽今是眞誠時我今問汝有當言有無當言無汝不犯邊罪耶汝不犯比丘耶汝不

賊心受戒耶汝不破內外道耶汝非黃門耶
汝不殺父耶汝不殺母耶汝不殺阿羅漢耶
汝不破僧耶汝不惡心出佛身血耶汝非非
人耶汝非畜生耶汝非二形耶並答言無
汝字何等和尚字誰年歲滿不衣鉢具不父
母夫主聽汝不汝不負人債不汝非婢不汝
是女人不女人有如是諸病癩癰疽白癩乾
痟顛狂二根二道合道小大小便常漏汝有
如是諸病不並隨有無具須答已
正授本法羯磨文彼戒師當隨機示導令發增上心便具本法已應白
言
大姊僧聽此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
此某甲今從眾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某
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歲已滿衣鉢具足
若僧時到僧忍聽今與某甲受大戒和尚尼
某甲白如是
大姊僧聽此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
此某甲今從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某甲
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歲已滿衣鉢具足僧
今為某甲受大戒和尚尼某甲誰諸大姊忍

僧今為某甲受大戒和尚尼某甲者默然誰
不忍者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
僧已忍與某甲受大戒竟和尚尼某甲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本法尼往大僧中受戒法五分律云彼和尚阿闍黎復集十比丘尼僧往比丘僧中在羯磨師前小遠兩膝著地乞受戒等義准尼僧自結大界護別眾過等
請羯磨師法律無正文准前具有應教言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今請大德為羯磨阿闍
黎願大德為我作羯磨阿闍黎我依大德故
得受大戒慈愍故三請已後應如上答
可爾乞受戒法佛言彼受戒者禮僧足兩膝著地合掌教乞言
大德僧聽我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
我某甲今從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願僧
拔濟我慈愍故三說已尼教授師當復本座
戒師和尚問法此中戒師應索欲問答說應如是白言
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
此某甲今從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若僧
時到僧忍聽我問諸難事白如是
正問難遮法應安慰法如上已便語言

汝諦聽今是真誠時我今問汝有當言有無
當言無汝不犯邊罪耶汝不犯比丘耶汝非
賊心為道耶汝非壞二道耶汝非黃門耶汝
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
非破僧耶汝不惡心出佛身血耶汝非非人
耶汝非畜生耶汝非二根耶並令識相分明顯答以不解故無由得戒也
汝字何等和尚字誰年歲滿未衣鉢具足不
父母夫主聽汝不負人債不汝非婢不汝是
女人不女人有如是諸病癩癰疽白癩乾痟
狂顛二根二道合道小大小便涕唾常出汝
無如是諸病不並隨前事有無具答汝學戒未即應答言已
學戒復應問言清淨不復重答言清淨復應問餘尼言某甲已
學戒未餘尼答言已學戒重問言清淨不餘尼重答清淨
正授戒體法戒師應略說發戒方便如大僧受戒中所說以得戒在理須知正法羯磨云
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
此某甲今從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某甲
所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歲已滿衣鉢具足已
學戒清淨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為某甲受

大戒和尚尼某甲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尚尼某甲求受大戒
此某甲今從僧乞受大戒和尚尼某甲某甲
所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歲已滿衣鉢具足已
學戒清淨僧今爲某甲受大戒和尚尼某甲
（存八）（廿一）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受大戒和尚尼某甲
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初羯磨（二說如上問成就已應言）
僧已忍爲某甲受大戒竟和尚尼某甲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受已亦如上爲說記春夏冬時節示語云）
次授戒相（應語言）
族姓女聽此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八波
羅夷法犯者非比丘尼非釋種女不得作不
淨行行婬欲法若比丘尼意樂作不淨行行
婬欲法乃至共畜生此非比丘尼非釋種女
汝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荅言能持）
不得盜乃至草葉若比丘尼偷人五錢若過
五錢若自取教人取若自斷教人斷若自破
教人破若燒若埋若壞色彼非比丘尼非釋
種女汝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荅言能持）
不得故斷衆生命乃至蟻子若比丘尼故自
手斷人命若持刀與人教死讚死若與非藥
若復墮人胎禨禱祝詛殺若自作教人作彼
非比丘尼非釋種女汝是中盡形壽不得犯
能持不（荅言能持）
不得妄語乃至戲笑若比丘尼非眞實非已
有自稱言我得上人法我得禪得解脫三昧
正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
果天來龍來鬼神來供養我此非比丘尼非
釋種女汝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荅言能持）
不得身相觸乃至共畜生若比丘尼有染汙
心與染汙心男子身相觸從腋以下膝以上
若捺若摩若牽若推若逆摩順摩若舉若下
若捉若急捺此非比丘尼非釋種女汝是中
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荅言能持）
（存八）不得犯八事乃至共畜生若比丘尼受染汙
（廿二）心男子捉手捉衣入屛處共立共語共行身
相近共期犯此八事彼非比丘尼非釋種女
犯八事故汝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荅言）
（能持）
不得覆藏他罪乃至突吉羅惡說若比丘尼
知他比丘尼犯波羅夷罪若不自舉不白僧
若衆多人後於異時此比丘尼若罷道若滅
擯若遮不共僧事若入外道後便作是說我
先知有如是如是事彼非比丘尼非釋種女
覆藏重罪故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荅言）
（能持）
不得隨舉比丘乃至守園人及沙彌若比丘
尼知比丘爲僧所舉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
隨順不懺悔僧未與作共住而隨順是比丘
尼諫是比丘尼言汝妹知不今僧舉此比丘
如法如律如佛所教不隨順不懺悔僧未與
作共住汝莫隨順是比丘尼諫是比丘尼時
堅持不捨是比丘尼當三諫捨此事故乃至
三諫捨者善不捨者彼非比丘尼非釋種女
（廿三）由隨舉故汝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能持不（荅言）
（存八）（能持五分云說八重已總說四譬應如是告言）
族姓女聽如來無所著已說八波羅夷又說
四種譬喻若犯八重如斷人頭已不可復起
又如截多羅樹心不更生長又如針鼻缺不
堪復用又如析大石分爲二分不可還合若

比丘尼犯八重已不得還成比丘尼行汝是
中盡形壽不得犯 又應告言
次說四依法
族姓女聽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依法比
丘尼依此得出家受大戒成比丘尼依糞掃
衣得出家受大戒成比丘尼汝是中盡形壽
能持不 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檀越施衣割壞衣得受
依乞食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尼法汝是
中盡形壽能持不 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若僧差食檀越送食月八日食十
四日食十五日食若月初日食若衆僧常食
若檀越請食應受
依樹下坐得出家受大戒成比丘尼法汝是
中盡形壽能持不 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別房尖頭屋小房石室兩房一戶
得受
依腐爛藥得出家受大戒成比丘尼法汝是
中盡形壽能持不 答言能持
若得長利酥油生酥蜜石蜜應受

汝已受大戒竟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處所
和尚如法阿闍黎如法二部僧具足滿汝當
善受教法應勸化作福治塔供養衆僧若和
尚阿闍黎一切如法教授不得違逆應學問
誦經勤求方便於佛法中得須陀洹果斯陀
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汝始發心出家功
不唐捐果報不絕餘所未知當問和尚阿闍
黎 應令受戒人在前餘尼在後而去也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二

音釋
揵度 梵語也此云法聚揵戶焉切 犍妒 犍居言切少刀去勢也妒都故切謂因見他娌方有妒心娌起也 耐 奴代切忍也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三

唐崇義寺沙門道宣撰

衣藥受淨篇第四

受衣法 時諸比丘多畜衣服佛言當來善男子不忍寒苦畜三衣不得過僧祇云三衣是沙門賢聖標幟故薩婆多云為五意故障寒熱除無慚愧入聚落在道行生善 戒養清淨故方制三衣律本云不得以犯捨匠壯夷打紛徐才作丁成受告少鉢衣王大上色不得受應染作袈裟色隱以長二肘廣刁衬久作安亡今青三衬青五衬作著多羅僧僧亦染亦應五分云肘並長短不定佛今道身分覺中云愛身而衣紋也若作新衣一重作安陀會覺多羅僧二重作僧伽梨若故衣者三重作作安陀會普多羅青四重作僧伽梨若糞掃衣隨意多作應五條不應六條乃至應十九條不應二十若過是條數亦應

畜應法佃田畦畔竪堅聽以刀截成沙門衣不為怨賊所剝故薩婆多云從九條至十三條下品大衣二長一短從十五條至十九條三長一短從二十一條至二十五條四長一短名如法作若五增減成受持若用得羅律云應法四周有條五條十隔應自流染符張根治裁縫大衣中衣要割截若少牒葉作五納衣亦兩若下衣得攝葉十誦云若少減並作若綬作僧祇云葉極應廣四指極狹如積麥律本云應知此長條此短條此是葉此是芇一縫箭二縫此中縫葉兩向聽葉作鳥足綖十論云要張去衣前去綵口揩於割後八指施細薩婆多云三衣破但緣不斷不失受寺三卜式惠云令若四角串本令牒障垢鹹虔若衣壞隨孔大小方圓揩及不二指大十訶云淺三久如自文皆大衣皆失得縺土石草木郭伎若不持三衣入衣絲往肩佇衫云寸文小守忍下若若綷緣要之入谷人處不署知者家家得罪五分云去衣下壞亦令倒若上下安鈎紐律中聚落外令及著衣比丘

所作之處衣体泊隨隨如飛鳥餘如鉢羽

受安陀會法佛言三衣不應受持若疑捨已更受若有衣不受持突吉羅而不出受法今准十誦加持若以青黃赤白黑五大色及上色染律論並不成受若加法衣應云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此安陀會五條衣受一長一短割截衣持三說下衣有四種謂割截偈葉褋葉縵作就中有正從二品先明正有三種從有二十二種若作偈葉褋葉二種衣者加授文時餘詞同上但改下縵葉衣持若從衣受持者應如是加云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此安陀會二十五條衣受四長一短割截衣持如是三說乃至九條七條類此

取解其鬱多羅僧僧伽梨各有正從加受左互准上可知若加縵安陀會所文如上應言

此縵安陀會受持三說若擬作鬱多羅僧僧伽梨者並准安陀會法唯約衣上下增減為異

受鬱多羅僧法此衣正有二謂割截褋葉七條也從有二十二若受割截衣餘文准上下文加法云

此鬱多羅僧七條衣受兩長一短割截衣持三說若褋葉衣若從衣並准改

受僧伽黎法此衣正有十八種謂割截褋葉各有九品從有六種若受割截衣餘詞如上准改下云

是僧伽黎若干條衣受若干長若干短割截褋葉衣持三說乃至九條准上例受若有從衣可例如前矣

受縵衣法律本云下三眾若離衣宿得突吉羅薩婆多云應持上下二衣一當

安陀會二當鬱多羅僧若得如法衣應言

大德一心念我沙彌某甲此縵安陀會受持

律雖不出受法今准十誦五分律中如法三說

捨衣法律本云有疑當捨已更受不出捨文僧祇云有緣須捨者具修威儀加云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此僧伽黎是我三衣數先受持今捨一說便止下二衣乃至尼五衣等須捨亦爾

尼受餘二衣法時比丘尼露胸行為世人譏慢故白佛佛言當畜僧祇支覆肩衣今准僧祇加云

大姊一心念我比丘尼某甲此僧祇支如法作我受持三說若准作祇支廣四肘長二肘是祇支本制今則改變止可義准其覆肩衣廣長亦如祇支法今取所著者或減量作不必依文應准改加法

大姊一心念我比丘尼某甲此覆肩衣如法作我受持三說若有換易須捨者亦准上文其式叉尼沙彌尼受四衣亦准同前

心念受捨衣法五分云獨住比丘三衣中須有換易者具修威儀手執衣心生口言加法云

我比丘某甲此僧伽黎若干條今捨三說已然後受所長之衣如前威儀如法

我比丘某甲此僧伽黎若干條受三說餘二衣等受捨亦爾所捨長衣如後心念淨施法餘四眾受捨並准此也

受尼師壇法佛言為身為衣為臥具故制畜之長同四尺廣三尺更增半搩[illegible]新者二重故若四重附紙云不得趣用持故[illegible]用犯小罪此是隨坐衣不得淨施及取薪草成物雜用應中牒在有上而行至坐處取坐炎取坐之若艽本處當中捲之欲坐徐舒先手案後乃坐十誦云不應受單者離宿突吉羅五分云須搩四角不搩則已摩得勒伽云若離宿不須捨律論制受闕丈應長加云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此尼師壇應量作今受持三說必有餘緣准上捨衣法

受鉢多羅法僧祇云鉢是出家人器少欲少足非俗人所宜五分云佛自作鉢坏以為後式律中不得畜雜寶銅鐵木石[illegible]大要有二拖泥鐵是也應薰作黑赤二色[illegible]得乃至足令破吡尼分云當用[illegible]澡洗律本云若藥若汁取令除賊應作衣若襆盛之繫口外向帶絡肩上挾鉢腋下五分云瓦鉢應近地洗若非法洗得罪吡尼十誦云鉢是諸佛摽誌不得惡用及洗手故之如日律中若破以白鑞鉛錫補律無受法准十誦云云也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此鉢多羅應量受常用故三說善見云若無人時獨受持鉢即准上文其尼生四眾亦准此若捨故受新並准前上

受藥法佛言有四種藥時藥非時藥七日食盡形壽藥應手受之薩婆多云受藥

有五義律本無口受法准十誦及論制令口受時藥手口互受餘三藥具報二受

受時藥法佛言蒲闍尼有五種謂飯麨乾飯魚肉佉闍尼有五種謂枝葉華果細末食名爲時藥謂從旦至中也若欲受者先知藥體後知授受餘藥並准此藥無

七過觸一非內宿二非內煮三非自煮四非惡五非殘宿六非販賣得七非化覓殘藥等

授有三種一分別知是食非食二有施心三若如法授與

自受三

法一別知食體與淨人所授之食者心境相第非清受比二有心自受非爲除第三加律手受具二五法無非威儀事者

正食五觀初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二自知行德全缺應供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四正事良藥爲療形苦五爲成道業故並律論正文非唯抑度廣相如鈔

受非時藥法佛言聽以黎棗甦蕤等汁作漿若不醉人應非時飲亦不應令口受漿當至明日若飲如法治僧祇五分律開受蜜漿若諸果汁澄如水色以水渧淨已義加受法云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爲渴病因緣此是竇漿爲欲經非時服故今於大德邊受說三

餘漿准此若無渴而犯罪

受七日藥法佛言有酥油生酥蜜石蜜世人所識有病因緣聽時非時服僧祇云許病人七日服應義加云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爲熱病因緣此酥七日藥爲欲經宿服故今於大德邊受說三

律本云風病服故及五種脂僧祇律共有對病設藥法云之矣

受盡形藥法佛言一切鹹苦酢辛不任食者有病因緣聽盡形服乃至灰土大小便等亦手受加口法云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爲病因緣此薑椒盡形壽藥爲欲共宿長服故今於大德邊受三說若有餘藥或白木散丸湯膏煎等但不任爲食者牒名加法薩婆多云如五石丸隨牒一名除藥通攝

衣說淨法佛言長衣長如來八指廣四指應淨施不者犯墮除波利迦羅衣不現前等薩婆多云不應量若過十日捨作突吉羅悔乃至錢寶穀米等亦爾佛指四面廣二寸也

請施主法佛言有二種淨法眞實淨展轉淨法薩婆多云應求持戒多聞者而作先上來無請文義加請法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請大德爲衣藥鉢展轉淨施主願大德爲我作衣藥鉢展轉淨施主慈愍故三說其眞實淨主金錢寶穀米等俗人爲主並唯請之

正說淨法善見云若衣物眾多衣段段說之欲總說者並縛相著加重法云矣

大德一心念此是我某甲長衣未作淨今爲淨故施與大德爲展轉淨故彼受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爲淨故施與我我今受之汝施與誰彼當言施與某甲受淨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爲淨故與我我已受之汝與某甲是衣某甲已有汝爲某甲故善護持著用隨因緣長鉢殘藥文並同准

心念說淨法五分云應偏袒右肩胡跪手捉衣心生口言

我比丘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於五眾中隨意與之隨彼取用得至十一日復如前威儀言我某甲此長衣從某甲取還得至十日復如初言我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隨彼取用如是捨故受新十日一易

金粟淨法薩婆多云錢寶穀米並同長衣十日說淨律本云當持至可信優婆塞所若守園人所如是告言此是我所不應汝當知之論云除錢及寶等一切長財並五眾爲長主若說淨錢寶希得衣先於不須於僧祇云於主若死等不得過十日更覓施主說淨毗尼母云若衣物未說淨點淨綻衣著已淨者則名衣和合淨共色非法縫著如法者是名色衣和合淨更不須別淨

諸說戒法篇第五

摩得勒伽論云云何布薩捨諸惡不善法證得白法究竟梵行半月自觀犯與不犯清淨身口也善見云何得令正法久住毗尼母清淨者名布薩義

僧說戒法若四人已上當白已說戒於十四十五十六日說戒聽上座於布薩日白僧言

大德僧聽今白月十五日布薩白眾僧集某處說戒如是白已上座應教年少比丘具淨水燈火舍羅聽作時若打揵椎及餘特法若告言諸大德布薩說戒時到僧集已上座共相檢校知來者不來者其諸來慕說

戒衆具廣如鈔中

僧同犯識罪懺白法佛言若僧集說戒犯罪不得說戒不得聞戒不得向犯者懺悔犯者不得受他懺悔彼比丘自已當懺悔應作如是白言

大德僧聽此一切衆僧犯罪若僧時到僧忍聽此一切僧懺悔白如是如是白已然後說戒律本更不悔本罪

僧同犯疑罪發露白法佛言若說戒時一切僧於罪有疑者應作白言

大德僧聽此一切僧於罪有疑若僧時到僧忍聽此衆僧自說罪白如是然後說戒此但露罪得聞說戒本罪仍說已懺

尼差人請教授法於說戒日集僧索欲問緣答云差人請教授羯磨文言

大姊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白如是大姊僧聽僧忍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誰諸大姊忍僧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半月往比丘僧中求教授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律本云應白二差一人已彼獨行無說更差二三人爲伴往僧寺中至所囑比丘所義准應差人承受彼囑授尼應具陳所請已至十六日更往僧寺中求可不時若得略教授已還至寺鳴搥集尼衆不來者說欲已然後使尼如僧中所告若在尼衆中具宣僧勑訖諸尼合掌頂戴受律無文准僧祇律文義如此若僧尼兩衆欲滿五人已上方行此法故律本云若衆不滿若不和合者至時禮拜問訊

教誡尼法佛言於僧說戒時上座問言比丘尼衆遣何人來耶今但取當時說戒者問之受囑授者即起具脩威儀爲白僧言

大德僧聽某處比丘尼僧和合僧差比丘尼某甲半月半月頂禮比丘僧足求請教授尼人三說已後加云彼應至上座所云大德慈濟能教授比丘尼不若答言不堪者乃至二十夏已來一一具問若無有者還其上座所白言追問衆僧無有堪者上座即應略教戒法告囑授人云此衆無堪教誡師明日尼來請可不時應報言昨夜爲尼過請無有堪者雖然上座有勑勑諸尼衆精勤行道謹慎莫放逸

告清淨法佛言說戒日客來若少者當告舊比丘清淨應如是告言

大德僧聽我比丘某甲清淨若說戒序竟方陳此言必有犯者舉過告僧已餘者次第聽

識罪發露法佛言當至一清淨比丘具威儀說所犯名種白言

大德憶念我某甲犯某罪生疑今向大德發露後如法懺悔三說說戒時憶者須用此法若餘時中依法懺悔十誦云發露比丘不須更發

疑罪發露法律本比丘犯罪有疑復遍說戒佛言應發露已得聞戒義准云

大德憶念我比丘某甲於某處犯生疑今向大德發露須後無疑時如法懺悔三說

說戒座上憶罪露法律本爲在座上忽憶本罪向比座說之舉衆聞亂佛令發露心念應義准云

我某甲犯某罪爲逼說戒恐鬧亂衆故待竟當懺三說疑罪准此

略說戒法佛言若王賊水火病人非人惡蟲及有餘緣者若床座少露濕天雨布薩多夜已久或鬪諍說法等久者略說戒五分僧祇並爲多緣開聽略說說前方便一如廣法清境急處說之律中則有三五略說簡示遠近文非明了今依毗尼母論云若序說問清淨訖應告言之

諸大德是四波羅夷法僧常聞十三僧伽婆尸沙乃至衆學並云

諸大德是衆學法僧常聞諸大德是七滅諍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已上依文廣說若難卒至應隨到處云已說至某處餘者僧常聞若難緣逼近不得說序者僧祇云

諸大德今十五日布薩時各正身口意莫放逸便各各隨意去律本至布薩日不得不說若無者應說法誦經亦得也

對首說戒法佛言若一比丘住處於說戒日當詣說戒堂掃灑令淨數坐具辦淨水瓶然燈火具舍羅若客比丘來若四人以上應白說若有四人應集白說戒若有

三人不得受欲應各三語說戒如是言

二大德憶念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餘二人亦如是三說若二人共住亦准此若犯罪者向清淨者發露若懺悔已方得加法若有罪不發露者不應清淨法也

心念說戒法佛言一比丘於說戒日如前辦衆具待客比丘若無應言

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三說五百問事云如上加法已有罪者向四方僧懺悔已獨坐誦戒至竟

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爲別餘詞同上

諸衆安居法篇第六

時諸比丘一切時遊行蹋殺生草木斷衆生命根世人譏訶蟲鳥爲羣佛言不應一切時遊行聽三月夏安居有通訶別制出在尼律也

安居法如佛言有三種安居前安居中安居後安居前安居者住前三月後安居者住後三月十誦律佛制五衆並令安居律云尼不安居波逸提僧等四衆突吉羅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在中安居一太遠聚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行道三多蚊蝡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人具五德一未聞令聞二已聞令清淨三能決疑網四通達無滯五正見五無施主供給藥食並不可安居律本云安居有四種一對首二心念三忘成四及界並有據緣如下具列

對首安居法律本云應白所依人言我於此處安居已口言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依某伽藍某聚落前三月夏安居房舍破修治故三說五分十誦云彼人告所白者言

知莫放逸答言受持律本云夏中當依第五律師廣誦二部律者若違得尼必捉衣冬依四徒律師違者突吉羅理准律忿應問彼言依誰持律者

答言依某甲律師律師告言有疑當往問五分云佛言當於持律者安居若處所近闊者應七日得往返處心念遙依若撿越村野林樹山巖房舍等安居者並同上文唯改伽藍爲異若修治破壞之語屬僧住處隨事量度其四衆作法唯改言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爲別餘詞同上也

後安居法律中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前安居不至所在十七日乃到佛言後安居應准上文言後三月夏安居除文並如上如是乃至五月十六日後安居法並唯前

心念安居法佛言若無所依人可自應心念安居文言

我某甲比丘依某僧伽藍前三月夏安居餘詞同上

忘結便成法時諸比丘來至所住處安居忘不結佛言若安居故來便成安居律中爲客比丘本有要斯外來託處有忘間結必有住人不在通限若本有方便通客主也

及界與園成安居法時有比丘往餘處安居一脚入園及界便明相出如比兩脚入園及界便明相出如是兩脚入園及界便經明相佛言並成安居若唯人解後二種法應在前後十六日若在中安居隨日得結

受日法時有佛僧塔事及父母檀越召請受戒懺悔等緣并瞻病求藥問疑請法如是諸事不知云何佛言不及即日還聽受七日去不及七日還聽受十五日去不及十五日還聽受一月日及一月日應遂其三種受日並不通夜不同他律文所爲之緣但是破戒非法事非非正緣不成受日及破安居十誦云應五衆安居五衆受日若往赴在道事盡即須返界以無法故明了論中有重受七日法僧祇律云比丘尼無羯磨受日法若有緣開七日

事訖羯磨受日法僧祇律第四十卷云路遠緣長爲塔事僧事應作求聽羯磨事訖應還有人加僧忍聽此妄增聖教彼羯磨例同之也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羯磨受日法佛法東流數本羯磨乞受日法全缺不同皆自意言未尋正教今舉所宗但依律本本既無乞不可妄加又括諸部並無加乞應告情已羯磨者如是言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白如是

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

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
對首受日法律論但聽受七日並無正法傳羯磨白中義亦無失十誦云若無比丘當從四衆受應吉言
長老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受七日法出界
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白長老知三說十誦律云開獨住比丘心念受日應准上文唯除所對之言爲別
命梵二難出界法律中若安居中本二大童女姪女伏藏欲來誘調比丘又有惡鬼怨賊毒蟲惡獸不得如意醫藥使人我若此作必爲我淨行及命作留難佛言聽法准毗尼母論云移夏不破安居諸部無文開
受日出界逢難法律中比丘受七日出界行父母兄姊等至惣留過日或水陸道斷即過限佛言不失歲僧祇云若受日在道不得迂迴當日若了即還本處也

諸衆自恣法篇第七

時諸比丘共住受持瘂法佛種種呵責言此是白羊外道法自今已去聽共相檢校知有罪無有十利故便得正法久住應安居竟自恣
僧自恣法佛言應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自恣餘辦具如說戒中比丘不知何時佛言聽小食大食上下座應唱令白云之也
大德僧聽今白月十四日餘日准此衆僧集某處
自恣差受自恣人法佛言聽作時若打揵地若告言諸大德自恣時到僧集已應先差人應具兩種五德一自恣五德不愛不恚不怖不癡知自恣未自恣一具舉罪五德知時如實利益柔軟慈心也十誦云五分並差二人以上若衆止五人前後平差若有六人一時雙牒而作羯磨應和問答已白言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某甲
某甲作受自恣人白如是
大德僧聽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十二
誰諸長老忍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
人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某甲
某甲作受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作此法已兩五德者方從座起至上座前禮僧足已然後互跪和白
白僧自恣法佛言自恣時應知比丘有來不來者聽先白已然後自恣作是言也
大德僧聽今日衆僧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
僧和合自恣白如是佛言比丘應十四日自恣比丘尼應十五日自恣此謂二衆相依住法若無緣者三日俱得自恣
正自恣法佛言應偏袒右肩脫革屣互跪合掌應一一從上座作次第應離坐自恣五分云取草布地令在上自恣老病若隨本座應對前五德者言
大德衆僧今日自恣我比丘某甲亦自恣若
有見聞疑罪願大德長老哀愍故語我我若
見罪當如法懺悔二說律本云若說錯忘一一授之其二五德准僧祇云各至本座處自恣不得待僧竟共衆僧白恣已五德至上座前告云僧一心自恣竟使如常禮退出十誦律
略自恣法佛言若有八難及餘緣如說戒中事若略說自恣但對首有二略單白已有三略如鈔所明若難事可得廣說便廣說若再說若一說若不者應如法治
四人以下對首法佛言若有四人不得受第五人欲更互自恣應盡集十三自恣若有四人應更互自恣如是白言
三大德一心念今日衆僧自恣我某甲比丘
清淨三說已若有三人二人亦唯此法唯改對首人數爲異又不得別衆及以有犯並不應此法
一人心念法佛言若自恣日往說戒堂掃灑數坐具盛水器洗腳器然燈火具合掌乃作容比丘若証水者急心生口言
今日衆僧自恣我比丘某甲清淨三說
尼差人自恣法佛言比丘尼夏安居竟聽差一比丘尼爲尼僧故往大僧中說自恣若僧尼二衆各不滿五至自恣日比丘尼往至比丘所禮拜問訊若衆滿者應索欲問緣答云差人自恣羯磨應云
大姊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尼某
甲爲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
聞疑白如是
大姊僧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
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誰諸大姊忍

僧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往大德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彼獨行無護者應差二三人爲伴往大僧中禮僧足已曲身低頭合掌作如是語比丘尼僧夏安居竟比丘僧夏安居竟比丘尼僧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罪大德僧慈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三說已良久僧上座告言彼衆上下各並默然者實由尼等內懃三業外無三事故不見犯雖然上座有勅勸諸尼衆如法自恣謹慎莫放逸使尼禮僧足辭退至本寺已集尼衆等傳僧教勅如說戒法所明也比自恣說戒略教授法律本文狀義明前後而臨事必須理不容默故且略標一何以長常式得時行用求必依文也

諸分衣法篇第八

於中得施有二初謂七衆所施爲僧得二謂通俗所施爲現前若約緣就時不出六種

一二部僧得施法 時有作處二部僧多得可分衣物時比丘僧多比丘尼少佛言分作二分無比丘尼純式叉摩那亦分作二分若純沙彌尼亦分作二分若無二衆比丘僧應分若比丘尼多僧少若無應分作二分若乃至無沙彌者比丘尼應分得物已乏當部中皆須作羯磨分所以名僧得若以施主心普均一化物遍通十方但有僧尼皆沾共分故名僧得還須僧法羯磨適約十方求者既作法已現前自分羯磨如後

二三部現前得施法 雨時世尊三月靜坐唯除一供養人時有六十頭陀比丘往至佛所爲佛所讚諸非頭陀比丘捨衣成大積佛言應布施僧衆若與一人聽與比丘尼非衣若行波利婆沙摩那埵比丘應分與分七羯磨人應置地與若使人與若沙彌應等與若與半若三分與一守僧伽藍人應等與若至四分與一分若不與不應分共分應如法治

三時現前得施法 時有比丘在異處結夏安居已復於異處住不知何處取物分佛言聽住日多處取若二處俱等聽各取半若大得可分應隨數人分或隨籌分乃至一人直攝取不作心念法

四非時現前得施法 時現前僧大得可分衣物佛言聽數人多少若十人爲十分乃至百人爲百分若好惡相參應使不得者擲籌分之不合羯磨也

五時僧得施法 時有比丘未分夏衣便去後分衣而不得來又忘不出行者分不知成分不佛言成分衣應相待亦應出彼分羯磨分之如非時僧得施法佛言若一比丘安居大德僧夏此是我物三說已若安居衣應心念口受言受不受更有餘比丘衆不應與分也

六非時僧得施法 得施有二若道俗作檀越欲以施物者並通十方皆與施福故律云時有異住處現前僧大得可分衣物分衣時有客比丘數數來分衣疲極佛言應差一人令分白二羯磨與其正法如後分七人輕物中說二者若七五衆所有衣物佛言應一切屬僧然僧四方現前不同故物則重輕兩別又約輕重物中分處非唯一軼具知後十段

初明五衆死物之所屬 十誦有比丘死衣物衆多王家親屬欲並取物佛言王親不合僧應得之乃至今時雖依三寶出家財法必緣僧得佛法非分故入得二僧償如鈔中說之

二分法十種 一者糞掃取如五分律水漂死者二者現前取如十誦學悔人擯人守戒人共住互死者三同見取如律此彼二部互死者四功能取如律云三舉人死同羯磨衆僧五二部僧取如律無住處死薩婆多二界中問死六面所向取如論二界中死七入同羯磨和尚僧祇云沙彌死衣物令和尚知八入所親白衣薩婆多云滅擯人物九隨所在得如十誦寄人不寄處等十在衆中死羯磨取廣亦如鈔說

三同活共財法 律無正斷若取分別共財則除隨身之物已外中分入僧同活判任在者籌量出處多少但取實情生死同志則無負犯若涉私懷具招兩過

四負債法 佛言應問言誰負病者物病人負誰物知已應索取若負他者聽持長衣償若無費三衣償有餘與瞻病人僧祇云當深察前人可信可證明者與之反此不得

五明囑授 佛言僧問囑病人言病人有囑授不若云病人臨終時言此物與佛與法與僧與塔與人若我終後與者佛言應索取現前僧分五分若生時與人未持去者僧應白二羯磨與之

六分物時 僧祇言若病者死不可信應持戶鉤付僧知事人然後供養舍利毗尼母云先將亡者去藏殯已送喪僧還來至寺取亡人物著僧前然後依法集僧分之也

七斷輕重物 十誦病人死無看病者取衣物浣洗曝卷擀除擔入衆中律云彼持亡者衣物來在衆中當作是言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彼此住處命過所有衣物此住處現前僧應分如是三說毗尼母云並取衣物在僧前著已遣

一人受分物可分物不可分物各別一處也

正明處分 佛言若比丘死若衆知識若無知識一切屬僧若有園田果樹別房及屬別房物銅院銅瓷斧鑿燈臺机林坐蓐門蓐氍氀車輿守僧伽藍人水瓶釜灌錫杖扇鐵作器木作器陶作器皮作器竹作器及諸種種重物並不應分屬四方僧氍氀長三肘廣五肘毛長三指剃刀衣鉢坐具針筒俱夜羅器現前僧應分之律文正斷如此餘有不出者當於諸部律論聯類斷判當觀律（存七）（十六）本判意不容緩急自欺必欲廣知具如量處重輕物儀中

八量德賞物 佛言五法成就應與病人衣物故知不具則不得賞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應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死五能為病者說法已身於善法增益僧祇律有四種暫作若僧差作自樂作福邪命作並不合賞若為饒益病者欲令速差下至然一燈過命終者便得此物五分云多人看病與究竟者律云當與交埒衣若不知者當極與看病與上三衣隨看中下與衣亦爾十誦云若不信者與不好不惡六物五分十誦云比丘病二衆合得比丘尼病三衆得摩得勒伽云白衣看病應與少許尼三衆同之十誦云看病人為病者出外乞食衣粢者留待遥付之五分外界看病者依法賞之也

正明賞法 佛言應與瞻病者六物謂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應如是與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隨當時有者牒入此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白如是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此現前僧應分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衣鉢坐具貯器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看病比丘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本律具明有德合賞若無德者理非僥倖必如事勞無有法益者可入輕物作法然後和僧准論隨功賞贈

九分輕物法（存九） 毗尼母云五人共住一人死不得作展轉分律中出法少不具是今准非時僧得施羯磨具有展轉之言則五人已上須用此法律文當差一人令分白二羯磨如是與之（十七）有人存三番作法此思文未了亦有存二番法者今准羯磨文中具含付分二法餘無故不出准律羯磨云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白如是

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諸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此法已隨人多少取其衣物依數與之不宜別施更招濫涉非佛制故五分云若不過者和僧與一無衣比丘嘗見云若一衣極好不須割破衆並有者從上行之須者直付之

四人分法 毗尼母云若但四人應作直分羯磨共賞看病物義唯三人口和以衣付言

諸大德憶念今持亡比丘某甲衣鉢坐具等隨有言之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說自餘輕物應准作直分羯磨云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白如是

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誰諸長老忍僧今分是衣物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分是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捨衣若分衣若客來並准上

衆多人分法 毗尼母云四人共住一人死應展轉分捨衣已賞勞法任二人口和付言

大德僧聽我等持是亡某甲比丘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與某甲看病比丘（存九）三說已其輕物者准本律云應彼此三語（十八）受共分應言

二大德僧聽此亡比丘某甲衣物應屬我等三說餘人亦爾有二人亦須准上其賞勞直付三語雖了分物未入手客來須一與分

一人心念法 毗尼母云一相應法者二人共住一人死在者取衣口言此某甲亡比丘物應屬我作此三說已手執物故後來不得

十得受衣法僧祇云若為病人求醫藥名食及為塔事僧事雖當時不在並應與分善見云若界外比丘入亦須與分謂在羯磨時律中有比丘無想別衆不成分衣又現前施中得與沙彌淨人分等或半如前分別十誦云比丘有衣鉢寄尼者若死比丘索取先見者分之若住白衣家死輕物隨五衆現前分重物任意遠近有僧法寺付之若無五衆者律令信樂優越應守掌若無五衆來者應送與近處僧伽藍僧餘如鈔中也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三

音釋

標幟標卑遥切幟昌志切標幟猶表識也襵質涉切猶摺也穬古往切麦也紐女久切系結也褋達協切摙力展切運物也捿擗褺擗正作襞必益切摺疊衣也褺達協切重衣也坏鋪杯切坏柰也[illegible]如佳切藏[illegible]藥名蔗之夜切甘蔗也存九軼弋質切過也綊紵綊撤頰切紵展呂切十九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四存十

唐 崇 義 寺 沙 門 道 宣 撰

懺六聚法篇第九

懺悔法

律云有二種人一者愚癡謂不見犯雖見犯不能如法懺悔二者智人即返上句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故經律俱明懺悔然懺法多種若作事懺但能伏業易奪若作理懺則能焦業滅業先論利根依理斷業

如涅槃經云若有修習身戒心慧能觀諸法由如虛空設作惡業思惟觀察能轉地獄重報現世輕受若於小罪不能自出心初無懺不能習善覆藏瑕疵雖有善業爲罪垢汙現世輕報轉爲地獄極重惡果是爲愚癡若犯四重五逆謗法名爲破戒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披法服常懷慚愧生護法心建立正法我說是人不名破戒成實論云有我心者則業煩惱集若無我者則諸業不能得報以不具故未曾有經云夫人修福須近明師修習智慧悔重惡業華嚴經云譬如幻師能幻人目諸業如是知是名清淨眞實悔過二者鈍根依事懺者若依大乘則佛名方等具列行儀依法懺悔要須相現准教驗心若依律宗必須識於罪名種相隨有牒懺若疑不識不合加法唯除不學者隨犯結根本此但滅犯戒罪也故智論云戒律中雖復微細懺則清淨犯十善戒雖懺三惡道罪不除如比丘犯諸性戒等

懺波羅夷法佛言若比丘比丘尼若犯波羅夷已都無覆藏心當如法懺悔與學戒羯磨等三十五事盡形行之若衆僧說戒羯磨時來與不來無犯若更犯重應滅擯

僧祇云犯重已啼泣不欲離袈裟者又深樂佛法應與學戒比丘不淨食彼亦不淨彼不淨食比丘亦不淨得與比丘過食除火淨五生種及金銀自從沙彌受食十誦云佛所結戒一切受行在大比丘下坐不得與大僧過三夜自不得與未受具過二夜得與僧作自恣布薩二種羯磨不得足數餘衆法不得作得受歲律云不得衆中誦律無者聽之毗尼

母云與學悔法已名清淨持戒但此一身不
得超生離死障不入地獄
懺僧伽婆尸沙法佛言若犯僧殘已覆藏者隨覆藏者隨覆藏日與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已與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已當二十僧中出罪若犯罪不覆藏
僧應與六夜摩那埵行此法已便二十僧中
與出罪羯磨若二種行法中間重犯隨所犯
者與本日治行此法已然後出罪若行波利
婆沙者得羯磨已奪三十五事在僧下行八
事失夜白僧發露供給衆僧盡覆日行之其
摩那埵法與別住法並同唯在僧中宿爲異
懺偷蘭遮法罪緣兩種初明獨頭偷蘭有三差別如破法輪僧盜四錢盜僧食等名上品若破羯磨僧盜三錢以下互有衣相觸等名中品若惡心罵僧盜一錢用人髮食生肉血裸身著外道衣等名下品二明從生者十誦云從
初篇生重應一切僧中悔若初篇生輕二篇
生重應界外四比丘衆中悔若僧殘生輕一
比丘前悔薩婆多云懺法與波逸提同前獨
頭偷蘭懺法亦准從生上中下懺應知
已前三懺罪事非輕悔法繁密理須精
練自可持律行用是常餘者博尋終成
虛托必欲清導即是智人觀緣執法固

無有失縱舒撰次非學不知徒費時功
未辨前務故闕而不載必臨機秉御大
鈔詳委
懺波逸提法悔通僧別故前列三十唯據對首後列九十由貪慢財事輕重二心故分二位懺捨兩據也前懺捨墮佛言犯捨墮衣不得遣與人作
三衣作波利迦羅衣若數數著用衣若淨施
應捨已然後作淨此尼薩耆衣當捨與僧若
衆多人若一人不得別衆捨若捨不成捨得
突吉羅故知三種懺法又犯通僧別界分二
所並委詳思
僧中懺法要須五人以上乃受懺者僧中捨墮有然三種初明捨財謂離罪衣中明捨心謂斷罪因後明捨罪除生死業此之三捨懺法宗途義類通贈
初明捨財二十捨中乞歸作衣畜貨三寶此之三戒不對於僧餘者皆並通三境今趣取數犯者以為標首捨法有二初五長之物二離受衣餘雜捨等辦定三說將往僧中佛言捨與僧時持往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向上座禮互跪合掌應作如是捨言
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畜一三五八事長衣犯
捨墮故離僧伽梨宿犯捨墮自買得一事衣犯捨墮我今捨與僧一說若知數者隨多少言之若衣財衆多乃云不隱數也唯除三衣一種以必有數若衣財多處並隨處捨已然後懺罪由通涂犯故也乃至罪名多少具明懺唯律知此不可疑作
中明捨心薩婆多云衣已捨罪已懺悔畜心不斷當日明日得本異財並犯由

心捨故三若依捨罪未悔畜心斷者若即日得本財異財犯吉羅今案諸律論捨墮還財去由僧墮不自專已或永棄捨或求入僧或還本道俗或通施七衆如律本斬壞入庫之例等是也故捨心決曾無願緣若還本財事同新得如法說淨淨應本白法今此律宗言非座說既捨與僧心亦無繫故律本云若不還衣若著用破壞受作三衣但犯吉羅止是失法之罪
捨罪法佛言彼捨衣竟即於僧中懺悔
乞懺悔法唯律本後文出當作是乞
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
墮是衣已捨與僧今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從僧
乞懺悔願僧聽我某甲比丘懺悔慈愍故三說
請懺悔主法佛言若一住處一切僧並犯罪者不得向犯者懺悔有犯者不得與他解罪若有客比丘來清淨無犯若當一一往彼所懺悔若無來者當詣比近清淨衆中懺此比丘當還本住處餘比丘向此比丘說犯名懺悔如是者名清淨五分律云若有命難因緣佛開同犯不同犯並得受懺若無緣若不得故律云有二種癡謂不見犯從犯者懺悔律闕請法今准義應須言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請大德為波逸
提懺悔主願大德為我作波逸提懺悔主慈
愍故三請未得答其可不
和白法應索欲問和已答云受波逸提懺悔羯磨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

此衣已捨與僧是中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從
衆僧乞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比丘某甲
受某甲比丘懺悔白如是作是白已告知言可爾
正捨罪法其常遠謹誦多有繁濫檢過則無不可妄指藏罪著用隨犯方言希
故制除有則如後應言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
捨墮此衣已捨與僧有衆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向
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懺悔則安樂不懺
悔不安樂憶念犯發露知而不敢覆藏願大
德憶我清淨戒身具足清淨布薩三說已應說言自
責汝心生厭離答言爾
還衣法佛言彼捨墮衣應還比丘若不還者犯罪還法有三謂丘長等有緣者展者
衿還非五長者即應即座還若無人五長者明日還明了論中令一宿問故義須分識
初即座轉付法佛言若衆僧多難集此比丘有因緣事欲遠行者應問言
汝此衣物與誰隨彼說便與是中有一月衣急施衣過後畜長鉢殘藥長衣此五長戒依
此法還之作如是言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墮
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是
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白如
是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畜衆多若干長衣犯捨
墮此衣已捨與僧僧今持此衣與某甲比丘
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誰諸長老忍僧持此
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者默
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與某甲比丘
某甲比丘當還某甲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
事如是持僧祇云知識比丘僧中得此衣已屏處分付
後明即座直付法若非五長並依此法若是五長曾經宿者准此文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離僧伽棃宿餘二衣乃至迴
僧物並准著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僧
忍聽僧今持此衣還某甲比丘白如是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離僧伽棃宿犯捨墮
此衣已捨與僧僧今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誰
諸長老忍僧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者默然誰
不忍者說僧已忍還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
對四人已下對首法若向四人懺者捨財文同於上懺罪須口和三
人不得用單白還財得作直付羯磨如上佛言若欲在三比丘前懺悔者應至三請淨比
丘所如前懺法具脩威儀作如是捨言
諸大德聽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長衣犯捨

墮我今捨與諸大德作如是捨已應懺本罪先請懺悔主其請文如
上僧中無異是中懺主應問餘二比丘言二長老若長老聽我受
某甲比丘懺悔者我當受彼二比丘答言可爾方告懺罪
若言可還衣對二人亦爾
對一人捨墮法佛言若在一比丘前悔者至一清淨比丘所應如法懺今
時行事對首懺多故須明立足式使披尋者易為照練
捨衣法應將一比丘至自然界中或在戒場並須盡集將所犯財並來一處已具
修威儀如是捨言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畜衆多長衣故
離僧伽棃宿犯捨墮今捨與大德一說
請懺悔主法其文如上所說懺悔主應為分
別罪名及種與相也名為六聚差別種謂畜
長離衣三十事異相謂一多不同故律云一
名多種住別異佛言若犯僧殘罪乃至突吉
羅知覆藏應先教作突吉羅懺後如法懺故
知前須委問然後教悔明懺罪法若案捨墮具足八品
突吉羅二品根本從生如後所列覆藏合有六品初二品犯本隨生中二覆著用不淨衣
主後二覆僧說戒默然生並經初夜二夜以去為率
先懺從生罪其八品小小罪應總請一懺悔主文同波逸提唯以突吉羅懺
悔主為異次正懺悔覆藏罪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故畜衆多長衣犯衆多波逸提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并著用犯捨衣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經僧說戒默妄語犯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後藏並隨有言之並犯突吉羅罪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治罪立普並如上

懺悔二根本小罪法善見云犯捨墮衣不捨而著隨畜得突吉羅律云僧說戒時乃至三問憶念罪而不發露者突吉羅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著用不淨衣及經僧說戒默妄語並犯突吉羅罪各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詞同上此並捨有犯者言之上來從生根本律合前後兩懺不出正文今義准諸懺理例可解故立正僞想無疑濫之也

懺根本罪法應對前懺主言

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畜長衣不說淨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大德有衆多波逸提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文如上僧中乃至呵治、立營還衣諸法並准前條其犯捨財已用壞盡必委種相及九十事並同懺悔

懺後墮法前大同三十中唯無財捨爲異若品從生八種或有或無如新衣懺過量著用並犯理須准懺如妄語掘地無因而犯亦不必並通宜隨犯多少稱實前懺不得在根本後以佛制在前若懺根本別衆行間不同三十其請懺悔主文如上說若心正懺悔本罪文少有別應言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故妄語波逸提罪餘有隨稱不憶數但犯早墮多不憶數自有者隨有言之實而非謬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詞如上乃至呵責立普亦爾

懺波羅提提舍尼法謂在村巷中從非親尼自手受食或食尼指授食等諸律令請一人爲主說罪名種一說便止其詞曰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食比丘尼指授食犯波羅提提舍尼罪不憶數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爲今向大德悔過僧祇云前人應問言汝見罪不答言見應呵責言慎莫更作答言頂戴持

懺突吉羅法佛言若故作者犯應懺突吉羅又犯非威儀突吉羅若不故作江犯突吉羅律本具明故悞二心昌言兩罪臨別諸師不披律部但以五懺爲宗遂即當同一緊輕重共同懺薄且五懺明義止是別時偷蘭及墮有無多少立法非一理須顯明凡語難依聖言易信故明尼毋云若故作者對一人說懺悞作者責心懺此則與律扶同何得故軌如律訶責揵度及明了論薩婆多等各有明撿非唯抑度義須謹依餘有從生根本九品不同並如上准的例取

正明懺儀律並無文准用前法理通除滅前明故作者先請懺主云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請大德爲突吉羅懺悔主願大德爲我作突吉羅懺悔主慈愍故三請

捨罪法從生根本明須兩識種相多少並委審詳應對前人作是言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不齊整著僧伽梨餘有准者犯一突吉羅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呵責立普如前

悞作懺法具脩威儀心生慙愧口言

我某甲比丘悞不齊整著僧伽梨犯突吉羅罪我今自責心悔過一說

雜法住持篇第十

六念法律中並有其事而文意散落正本出在僧祇而彼言略意廣又當世識行故須義加文云

第一念知日月數僧祇云念知月一日乃至十四十五日月大月小悉憶知之四分云諸比丘應知半月數知布薩日懺遊請淨律云念知黑月白月兩種數法若入聚落先須知之此則具合道俗兩法應作會言今朔黑月小一日乃至十四日言之若大言大也其白月者以純大故但言今朔白月一日乃至十五日

第二念知食處僧祇云清旦當作此食念等今以諸部會通隨實作念言

我常乞食若言我常自食已食若言我常食僧食若不常定者應作是念言我無請處今乞食若食已食若殘已及僧常食等例知若言今有請處今依背緣佛言若迦提月如若施衣若病等並開背請若言我有請處今捨與人佛言

若一家衆家多許白衆一請餘若施與人言長老我應往彼今布施汝僧祇云我今得食與某甲比丘乃至沙彌尼若言某甲比丘今朝檀越施與正食迴施比丘某甲檀越於我不繫我當食三說十誦云此念法唯五種人得作謂阿蘭若獨住遠行長病飢時依親里住人如此得行心念

第三念知受戒時夏數僧祇云日日自憶若干臘諸部律論皆爾應言我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若干影受具戒今無夏後若有夏隨多少稱

第四念知衣鉢受淨僧祇云當憶受持三衣及不受持作淨施者我今三衣鉢具並受持長財並說淨後有不受持不說者隨有念持念說念多少等

第五念食同別僧祇云念別衆食又應念言我不別衆食若准佛言別衆食有八緣隨者應白入若無別緣者應白出告有者白言我有別衆緣作此白已得食

第六念身強羸僧祇云念若病不病應言我今不病堪行道若有病者應言我有病念須療治

白同利食前後入聚法爾時羅閱城中衆僧大有請處皆畏慎不敢入城受請佛言聽諸比丘相囑授入城應告同請比丘如是言也

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先受某甲請今有某緣事欲入某處聚落至某家白大德知佛言

若囑授已欲至村而中道還或詣不至所囑家或囑至白衣家乃更至庫藏處尼寺中若即白衣家還出如是等皆失前囑授若欲往者當更囑授除施衣時者謂迦提一月五月除此已餘時中勸化作食并施衣者若迦提時通閒

白非時入聚法佛言若入聚落當囑同住比丘而不出囑法前條亦爾僧祇云食雖界內若入即名非時既無正文應義說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十誦律云至某城邑聚落某甲舍前人答言可爾

作餘食法佛言若比丘食有二種一者不正食謂枝葉華果食油胡麻黑石蜜麤細末若殊出釜持草蓋之無處非食非諸非足食二者正食謂飯麨乾飯魚肉等是請是食是足若於正食中若食飽足已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若依僧祇但前食堪足飽食咽咽已捨威儀若若更食即名犯足又依律本諸比丘受不作餘食法者見上座來告云我受不作餘食法便不須起而得食竟故知前覺是足若起須作餘食法又尼敬僧戒中亦爾故知尼亦有餘食法若犯足者持食至未足者前白言大德我已足食汝知是看是彼取少食已還與彼若不食者亦得與言長老我已食已止汝貪心彼便取食之律云一足食毗尼作法已通一切足食者同食也

呵責弟子法爾時諸弟子不順弟子法不承事和尚阿闍黎無慚無愧不受教授作非威儀行不恭敬難與語與惡人爲友好往婬女家婦女家大童女家黃門家比丘尼精舍式叉摩那精舍沙彌尼精舍好往看盆懇佛言和尚阿闍黎應作呵責有三種一者喚弟子呪前二者出過令伏三責過設呵又自責喜怒非分暢志並反欺負可詞五征應言我今呵責汝汝去若言汝莫入我房汝莫爲我作使若言汝莫至我所若言不與汝語是請和尚呵責弟子法阿闍黎呵責詞亦爾准改弟曰呵詞言汝莫依止我弟子被呵責已應日三時朝中日暮向和尚阿闍黎懺悔當如是懺悔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作是懺言大德和尚我某甲今懺悔更不敢作若聽者善不聽當更日三時如上懺悔循不許者當下意隨順求方便脫其所犯若下意隨順而師不受其懺者如法治亦令餘比丘爲將順故令共至和尚阿闍黎所調和令早受擯悔教和尚若盡形壽呵責究安居呵責又呵責病者不出過不現前並名非法反治具師若弟子被治罰未和懺悔而受供給及以依止者非法須治其師若弟子被輕呵責而不爲和尚阿闍黎及餘比丘執事分役者佛言得罪應如法治之也

弟子辭和尚白謝法佛言若弟子見和尚五種非法應懺謝而去白和尚言我如法和尚不知若言我不如法和尚不知若言我犯戒和尚捨不教訶若弟子犯過和上捨者得令捺合呵而擯故不責不聞若有犯亦不知若言若犯而懺者亦不知僧祇云應軟語諫師若不受者和尚應捨遠去依止師者侍衣鉢出界宿明日當還更依止比丘十誦云有四種和尚若法食俱與名樂住若與法不與食者餘處見食名爲苦住若與食不與法懺謝而去若不與法食不問晝夜即應捨去由出家本意志存道業俗壞閙饒翻結生死故成實言染著眷屬受樂住處故隨迦淺伽等餓鬼中主餘廣如鈔

諫作犯法時有比丘欲犯波羅夷乃至惡說佛言諸比丘應如法諫作如是言大德莫作是不應爾大德所作非法非律非

佛所教若此比丘言我今始知是法是戒經半月說戒經中來者餘比丘復應如
是諫長老汝曾經二三說戒中坐何況多汝今
無利不善得何以故汝說戒時不用心念不
一心攝耳聽法故然此比丘自知所犯是謂他所諫非故作犯根本不
從語突吉羅若自知所作非謂他諫者是故作犯根本不從語波逸提比丘無知無解隨
所犯罪知法治重增無知罪波逸十二提若爲無知人諫應反語言也
汝可問汝
師和尚阿闍黎更學問誦經知諫法已然後
訶諫薩婆多云若有所諫者有六種人一心有愛瞋二鈍根無智三若少聞見四爲
利養名聞五爲現法樂但欲自攝六若新出家受忌憂子如是六人諫則有損若佞教諫
出言無補應反語但自觀身善不善行亦不諫犯也行以不作若反上大者則應展轉相諫
也

諫止犯法時有比丘不學戒不讚嘆戒佛言餘比丘應如法諫彼作是言大
德當學戒讚嘆戒不自破壞不犯罪不爲智
者呵責受福無量長夜安樂若彼比丘言長老何用此雜碎
戒爲我今不學此戒當難問餘智慧持律比丘餘比丘復應重諫言大德欲滅
法故作是語耶大德既不學戒不讚戒法故
亦不自破壞多犯衆罪爲智者訶責長夜受
苦不得安樂若彼諫比丘疑不解者所不諫比丘應報彼言此汝還
問汝和尚餘文如上如法諫已若爲知學者應當難問
佛言五種持律若誦戒序乃至三十是初持

律若誦戒序乃至九十事是第二持律若廣
誦戒毗尼是第三持律若廣誦二部戒毗尼
是第四持律若廣誦毗尼是第五持律是中
春冬依止四持律若違突吉羅夏安居應依
第五若違波逸提
佛言持律人得五功德一者戒品牢固二者十三
善勝諸怨三者於衆決斷無畏四者有疑悔
開解五者善持毗尼令正法久住佛言有四
種斷事人若寡聞無慙無愧若多聞無慙者
在僧中言說斷事僧應種種苦切呵責令無
慙者不復更作若有慙者多聞若無慙者寡聞衆中言說斷事僧應種擯
佐助開示右隨彼所說讚言善哉
佛言有五種疾滅正法有比丘不諦受誦律
善忘文句復教他人文既不具其義有闕二
爲僧中勝人上座而多不持戒但修不善後
生倣習放捨戒行三爲有比丘持法持律持
摩夷不教道俗即便命終令法斷滅四有比
丘難可教授不受善言餘善比丘便即捨置
五互相罵詈互求長短疾滅正法
佛言若上座既不學戒亦不讚歎戒若有餘

比丘樂學戒歎戒者亦復不能以時勸勉讚
歎我不讚歎如是上座何以故若我讚歎者
令諸比丘親近習學共法長夜受苦我見如
是上座過失是故不讚歎戒若中座下座亦如上作句次有
上中下座能讚歎如此上座作句反上即是
佛言毗尼有五答一序答二制答三重制答
四者修多羅答五者隨順修多羅答僧祇律
言欲得五事利當應持律一建立佛法二令
正法久住三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四僧尼
犯罪恐怖者爲作依怙五欲遊化諸方而無
有閡是爲篤信持律者五利
十誦律諸比丘廢學毗尼多便讀修多羅阿
毗曇世尊種種訶責已讚歎毗尼比丘就優
波離學律佛告比丘有十種法住世令正法
疾滅有比丘無欲鈍根雖誦句義不能正受
又不解了不能令受者有恭敬十四威儀乃至不
樂阿練若法又不隨法教不敬上座無威儀
者令後生不學毗尼致令放逸失諸善法好
作文頌莊嚴章句樂世法故正法疾滅甚可
怖畏諸比丘應如是知善見毗婆沙云佛語

阿難我滅度後有五種法令法久住一毗尼者是汝大師二下至五人持律在世三若有中國十人邊地五人如法受戒四乃至二十人出罪五以律師持律故佛法住世五千年薩婆多論云毗尼有四義餘經所無一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住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趣涅槃之初門四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具斯四義功强於彼

佛言有四種廣說若比丘如是語諸長老我於某村城親從佛聞受持此是法是毗尼是佛所教若聞彼比丘所說不應生嫌疑亦不應呵

應審定文句已應尋究修多羅毗尼撿校法律若聽彼比丘所說修多羅毗尼法律相應違背於法應語彼比丘汝所說者非佛所說或是長老不審得佛語何以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不與相應違背於法長老不復須誦習亦莫教餘比丘今應捨棄若聞彼比丘所說尋究修多羅若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者應語言長老所說是佛所說審得佛語何以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而不違背長老應善持誦習教餘比丘勿令忘失此是初廣說（第二句從和合僧上座前聞第三句從知法毗尼持摩夷三比丘前聞第四句從一知法毗尼摩夷比丘所聞作句違順受捨亦如是）是謂四廣說是故諸比丘汝等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佛說如是諸比丘聞歡喜信樂受持

老病比丘畜杖絡囊乞羯磨文

大德僧聽我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願聽我比丘某甲畜杖絡囊慈愍故（如是三說）

僧與老病比丘畜杖絡囊羯磨法

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白如是

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僧今聽此比丘畜杖絡囊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右道宣比丘以唐貞觀中遊諸律肆博求異訣但見誦文信語部秩成宗及至討論赴要曾未機正乃顧命筆墨依宗本撰次雖不窮源究末庶得決事行用頗以塵露山海照于萬代志之所及乃為遠矣

十誦律受三十九夜羯磨文

大德僧聽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白如是

大德僧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誰諸長老忍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十誦律受殘夜法（若比丘受七夜未盡而還事未竟佛言聽受殘夜法）

我受七夜法若干夜在受彼出（一說）

僧祇律二十七事訖羯磨文（若為塔事為僧事應作求聽羯磨）

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去者要有所得如是訖夜還

凡諸部律受日又各不同後來諸師用事者各執一部不用餘部此亦是一家今詳此諸部律文及以前互用皆得所以然者如其定知前事須一夜即用十誦受一夜法乃至七夜亦如是或須三十九夜亦用十誦羯磨受法若須七日十五日一月日即用四分律文受日法若不定如前事幾日當了即用僧祇律文受日法後有人不解即誦四分羯磨文爲他受僧祇事了十誦三十九夜此皆非法不成何以知羯磨文中牒事各各不同故知不成也今畏諸人謬用總抄諸部律正羯磨文呈簡諸賢任見作法隨事所用也

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白如是

大德僧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誰諸長老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若解只段結字作解字喚諸文如前小界自怱圍座

大德僧聽齊如是比丘坐處僧於中結小界誰諸長老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卷第四

音釋

瑕疵　瑕何加切過也疵才支切病也　閡　牛代切阻也　長衣　長直亮切剩也　異訣　訣古穴切方術要法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之一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總有八門以大門一頌攝盡宏綱一一門中各有別門總攝乃有八頌就別門中各有十頌合九十頌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讀誦憶持者即可總閑其義大門總攝頌曰

甎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筋

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總攝頌曰

𣪈揩翦爪鉢　鏡生支蹈衣　水羅生豆殊

洗足裙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甎揩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瓔珞印應知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乞食去城不遠有栗姑毗子園其處清閑華果茂盛流泉交帶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奇絕

音樂器等并有歡香澡浴雜物是時六衆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比聞此園可愛世尊常讚如三十三天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衆議已共入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麁細諸椎及大小石此等皆擬擊持戲弄令身運動散滯蠲痾能銷飲食又見奇絶箜篌琴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歡香洗浴之物浮甎澡豆芬馥餘甘（餘甘子出廣州堪沐髮西方名菴摩洛迦果也）持用揩身并將塗髮能令髮白更黑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此諸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宣歌舞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多時不爲澡浴宜可先洗作是議已俱共入池即取浮甎用揩身體此六苾芻並多奇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若洗浴時以執指體便出種種五樂音聲如彼妓人吹彈擊拊時有衆人從此時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謂曰栗姑毗園盛陳歌舞我等宜可暫往觀瞻衆皆言爾即便相與競入園中衆人入時六衆便出問言聖者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是誰所作答言賢首汝所聞者即是我等洗浴之時以甎揩身出斯音曲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我師作斯譏恥宜應默爾勿招禍患彼聞生怖緘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各生譏議互共譏嫌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洗浴以甎揩身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甎揩身爲洗浴事若揩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以甎揩身時諸苾芻脚有塵垢並生皴裂入乞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語聖者脚生皴裂復多塵垢何不揩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許彼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然既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剏制今乃隨開我今聽諸苾芻以甎揩足非餘身分若揩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見不許甎便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緣起同前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點取白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爲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爲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跪拜六衆報曰汝等愚人不閑禮式誰合跪拜誰當敬禮彼人答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即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禮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禮而云跪拜答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爾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剏制此是隨開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見是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拜

我今跪拜諸有問答並如上說我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黙然時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飾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額時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爲我處方醫人答曰聖者於瘡四邊以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答曰聖者汝師大悲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剏制今更隨開除爲病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輒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著塗香入年少衆中告言年少汝等可齅我香何如諸人答言豈可上座身著塗香報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耶答曰從合不合我今已作彼咸輕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著塗香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爲我準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著塗香當得平復答言賢首豈令我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醫人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芻身著塗香入衆中坐與婆羅門居士等說法或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不應入衆坐亦不爲婆羅門居士等說法亦不往俗家若苾芻病差方可洗身隨意入衆亦得爲他諸人說法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將塗香來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爲修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爲大福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棄善資粮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施苾芻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人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價買來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受得對施主輕棄可於如來制底之前塗地供養如佛所說當於制底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苾芻受斯香已於髮爪塔前手塗供養施主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豈不知有塔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訖苾芻白佛佛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彼便用塗住房門扇時彼諸人譏是佛殿即便禮拜佛言不應爾遂塗門傍還同前過佛言當塗頭邊壁版之上時鼻齅但是香物齅時令人眼明勿致疑惑爾時世尊在室收摩羅山住恐畏林鹿園之所時菩提王子造鳥鳴樓初成就已爲申慶讚請佛及僧就舍設食世尊至宅於其樓下與諸大衆就座而食時鄔波難陀正於食時便以自手打其樓柱令樓震動時供養人報言聖者菩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一種彩畫雕飾何意仁者欲爲損破鄔波難陀答曰貧寒人菩提於此起愛著心命終之後當墮何處汝復於此更生愛著命終之後落大癭鬼中彼人聞已極致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打柱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手打柱違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以

手打柱六衆即便以拳肩背脚并諸瓶石打令搖動復生譏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是時六衆復打牆打地佛言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身著梵線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得好方便身安梵線乃於他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不信人見其梵線遂生輕賤作如是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時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著梵線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線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婆羅門以妙香華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臂得諸飯食既飽食已形貌充溢從舍而出六衆相謂難陀鄔波難陀是好方便我等可為便於他日以五色線繫於臂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衆譏弄廣說同前乃至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臂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繫臂若有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臂線者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答言聖者取五色線呪之繫臂必得除愈報曰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為病因緣醫人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臂苾芻安在右臂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爾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前佛言不應當繫左手肘後苾芻由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非人見之皆起嫌賤報言聖者由其線結繫我名字緣此呪故令得病除令生輕慢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若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俗人有莊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苾芻取諸瓔珞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好不時諸俗旅調言聖者頭上剃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等為欲染所纏六衆默爾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故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及私物為無記驗苾芻不知何時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即便捨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病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答言賢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譏笑作如是語沙門釋子為憍慢事衆寶嚴飾為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為印所謂鍮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刻作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有染欲心耶苾芻白佛佛言凡印有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其下應書元本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鎖像或作髑髏形欲令見時生厭離故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曰

翦爪髮揩光　春時飡小果　渴聽五種藥

廣說大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為佛及僧造逝多林住處施大衆已告剃髮人曰汝今可往逝多林園為諸聖衆剃除鬚髮彼人受教即往園中是時六衆遊在寺門看望不絕時鄔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遙見剃髮人來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希現彼言聖者長者遣來為衆剃髮問言汝解翦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即翦尊者舒手工人曰聖者欲如何翦賢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云應作人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月隨尊者教彼悉為作後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知宜可平截放爾急去乃至日暮方始言歸曛黃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人剃除鬚髮答曰何暇得與大衆除髮官長苾芻鄔波難陀令我除甲作種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放出更欲何為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雖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靜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翦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翦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翦爪時諸苾芻指甲皆長俗人見之問言何故爪長如是答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剏制今更隨開翦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髮人入寺為衆剃髮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磨指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爾急去至長者處乃至更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苾芻磨爪苾芻染衣或復黑鉢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答報言聖者何不除刮答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為好揩使光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衆後方自食時彼大臣以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難知有四種差別不同菴摩洛迦大如酸棗唯堪為藥奉上大王王曰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未奉佛衆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衆千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喜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衆并設大會慶讚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竭陀國所有人衆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及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悉皆噉食遂令都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衆汝今可往隨衆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衆常在寺門遊看無闕時鄔波難陀門所經行使者既至禮尊者足白言聖者我是

其國王使王遣我來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張鄔波難陀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周遍觀察唯覩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果鄔波難陀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遍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樹林今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往年結子今歲亦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答言不爾問曰何無答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人還至王所以事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令聖衆食彼使悒然辭歸本國時摩竭陀國因有大會衆人聚集問苾芻曰聖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答言賢首非不結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比來此果成熟之時摩竭陀境所有人衆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遂令無果斯非善事答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衆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衆聞是語已共生嫌恥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爲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至核鞕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以熟菴沒羅果來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緣白佛佛言核鞕已後乃至於熟悉皆應食勿起疑心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爲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已當施與瀉痢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來問曰聖者好不答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答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答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來問渴得可未答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答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曰世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嚼嚼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爲五佛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菴摩洛迦此云餘甘子有與上菴沒羅全別爲蘇相濫惑之故爲注出是掌中觀者）訶棃勒毗醯勒畢鉢棃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音釋

皽 職緣切
筋 舉欣切骨絡也
笈 極曄切
栗姑毗 梵語也此云仙族王姑音帖
椎 直追切
蠲痾 蠲古玄切痾烏何切蠲痾猶除病也
擊捬 擊古歷切扣也捬芳武切拍也
緘 古咸切封也
皴裂 皴七倫切皮皴起也裂良䇷切破也
刱 楚亮切始也
齅 許救切以鼻攬氣也
癭 於郢切瘤

肘陟柳切臂節也　隙綺戟切孔也　釧尺絹切臂環也　鑰託使切
髑髏髑徒谷切髏落侯切　曛許云切昏時也　刮古滑切削也　噉
徒咸切食也　悒於汲切憂也　核鞕核下沒切果中實也鞕魚孟切堅也
嚼在爵切齧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之餘說火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多有資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生信敬娶妻未久即便有娠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善賢長者宅時彼長者遙見世尊遂將其婦詣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飯食盛滿其鉢持奉世尊佛言願爾無病從舍而出去此不遠有露形外道遙見世尊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答摩之所誘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問言長者沙門喬答摩曾來此不答言已來何所說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彼記生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曆數即便觀察計算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事者長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說虛作是念已即便返掌翻嘴其面長者見已問言聖者返掌嘴面何所為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說半實半虛長者問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是實光隆家族此不虛言光隆者是火之異名此無福子纔生之後焚燒家族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長者汝頗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後貧寒無衣之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沙門喬答摩尚不能斷一切煩惑得阿羅漢況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說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陳說虛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善賢念曰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即便授與墮胎之藥然而此子是最後生雖知服毒返成良藥長者遂便蹂婦左脅胎向右邊蹂右脅時轉移左畔最後生人諸漏未亡必無容有中間

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接腹痛即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來相問何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答曰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人遂歸長者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將去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即便共去設惡方便令彼命終還竊持來至其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今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色氎圍彼屍骸送往寒林焚燒之所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躍遂建幢旛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共委沙門喬答摩記善賢長者其婦生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華果事將安附世尊法爾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聞見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華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處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所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現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遶佛三帀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陀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今欲往屍林處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持衣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告諸苾芻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屍林者當可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爾時大師自調伏故調伏圍遶自寂靜故寂靜圍遶解脫解脫圍遶安隱安隱圍遶善順善順圍遶阿羅漢阿羅漢圍遶離欲離欲圍遶端嚴端嚴圍遶如栴檀林栴檀圍遶猶如象王衆象圍遶如師子王師子圍遶如大牛王諸牛圍遶猶如鵝王諸鵝圍遶如妙翅鳥諸鳥圍遶如婆羅門學徒圍遶猶如大醫病者圍遶如大將軍兵衆圍遶如大導師行旅圍遶如大國王諸臣圍遶如轉輪王千子圍遶猶如明月衆星圍遶猶如日輪千光圍遶如持國天王乾闥婆衆圍遶如增長天王鳩槃茶衆圍遶如廣目天王龍衆圍遶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遶如淨妙王阿蘇羅衆圍遶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遶如大梵天王梵衆圍遶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靉靆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爲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邊福智普兼修無量功德皆圓滿復有尊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澀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阿難陀尊者頡離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芻并無量億人天大衆恭敬圍遶欲往屍林然隨佛遊行有十八種殊勝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閑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關防援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是時人天大衆隨從世尊至屍林所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是剎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俱出遊戲剎帝利童子素有信心婆羅門童子則不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剎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汝師如來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身死送往屍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剎帝利童子說伽陀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　地山林樹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時盡　大仙所說無虛妄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焚屍之處驗其虛實答曰共行時剎帝利童子遙見世尊說伽陀曰

牟尼除斷諸調戲　人天大衆皆雲集
當爲最勝師子吼　降伏他論理無疑

大師令往屍林中　涼風周遍吹塞野
無量衆生共瞻仰　喜觀調伏運神通
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之妻當
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
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
今死舉至屍林如來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
衆咸赴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
寒林之處必是為彼善賢妻故因斯調伏有
緣衆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即令促整軍儀
及勅太子後宮妃后并諸庵從共出城闉時
彼刹帝童子遥見影勝王說伽陀曰
令觀國主出王城　并諸軍衆咸侍從
我今思忖諸大衆　必定咸蒙勝饒益
時諸大衆既見世尊即開前路世尊微笑入
大衆中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喬答摩微笑
入衆豈非此子命不終耶告長者曰此是薄
福衆生形命未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
如何答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
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於薪上
以火焚燎猛燄既發身分咸燒唯近腹邊一
無傷損時彼母腹遂便坼裂出青蓮華中有
孩兒儀貌端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
衆見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光
俱降我慢爾時大師告善賢長者曰汝可抱
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外道面露形報曰
仁今入火形命俱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世
尊復命侍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
便生念曰世尊不應非處非時使我為也我
今宜可取此孩兒以無畏心便於火内抱出
孩子是時諸天說伽陀曰
佛敎令彼入火中　抱取孩兒無所畏
由佛威神自在力　能令猛燄變清池
爾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無傷損
生瘡疱耶白言世尊我於王宮生王宮養曾
以牛頭栴檀香摩觸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
涼佛告善賢長者汝今可取孩子將歸是時
長者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迴身觀外道
面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極是薄福
稟性兇暴火能食一切此不燒者明知定是
可惡堅鞕罪苦衆生目驗共觀更無勞說若
將至舍必見災危汝之性命定當殞殁人間
愛重無過己身聞有災殃遂不收攝爾時世
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孩兒王遂驚
忙舒手承取周迴顧盻請世尊曰此兒當與
作何名字佛告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號火
生佛觀大衆隨根意樂稱機說法時彼衆中
有無量萬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流果一
來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得阿羅漢果或
得煖頂忍善根或發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
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
禁戒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八
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時火生童子大舅
先將財物貿易他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
尊與記當必生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
得果遂即易己財貨更收餘物歸王舍城聞
妹已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男得果豈虛
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胎蒙佛授記宿懷歡
喜今聞身死乖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是實
隣人報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壻用
外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

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舅聞是語往善賢長者處相問訊已報言長者汝為非理答曰我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娠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此事既爾且不須說若將兒來我當容恕若不爾者我當總集所有鄉親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衢處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處以罪相刑長者聞已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禮足白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若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即便往詣佛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有親屬苦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願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者不得兒者便歐熱血以取命終遂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影勝王處並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言大王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者不得童子

必歐熱血以取命終是時尊者阿難陀具傳佛敕詣王白知王言尊者為我畔睇世尊足下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陀願王無病辭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敎養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出日別三時來見我者隨意將去長者答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令著上衣具服瓔珞載以香象送至其家人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死火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房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切僧衆名曰蹂腹林是故經云佛在王舍城住蹂腹林時善賢長者曾遣商人他方興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亡火生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彌著商人多獲牛頭栴檀上妙之鉢便持一鉢盛滿珍寶遣使送與火生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普告若有諸人不用梯隥而取此鉢或是沙門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者我以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晨朝起已出行澡浴見高幢已告長者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

具告其事外道答曰長者比來敬釋迦子彼當取耳言訖辭去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入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此是何物彼便具答苾芻報曰我豈爲鉢自顯己能如佛所言覆善彰惡是出家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答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所有長養煩惱怨家我已變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普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象鼻至彼幢標取栴檀鉢持還住處苾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栴檀殊勝鉢來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答曰尊者豈可爲斯木鉢現神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訖今欲如何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瑠璃玻瓈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鍮石赤銅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輒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若先無者即不應畜若先有者應作藥盂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

種謂鐵及瓦如是應知後於異時火生童子諸天妙相悉皆出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此中間有輸稅處稅官身死生藥叉中遂於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後生藥叉中可於其處稅物之所爲我營葺藥叉神堂於其門前懸一鈴鐸若有諸人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便震響即喚令迴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親族說其夜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鈴鐸時占波城有婆羅門妻遂作是念此婆羅門隨處經紀所獲財物我常食用端拱而坐不事生業是所不應遂往市中買取劫貝撚成細縷於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一雙氎已報其夫曰此之白氎直千金錢可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錢竟無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以其氎內於傘柄竹筩孔中共諸商旅詣王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衆同輸稅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聞已共相告曰鈴既發響稅物未周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

迴商旅子細搜求遍察貲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再三商人怪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欲劫我方便擁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爲兩處於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分二朋如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住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我緣身有物隨取彼遍搜已無物放行鈴更發聲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汝縱有財我不取分應爲實語勿誑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中抽出雙氎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記不虛妄時彼稅官取其一氎開與神披婆羅門曰君等明言不取稅直今看形勢總欲奪將報言勿怖我不取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一氎用報神恩即還汝去彼既受已內傘筩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市中舒張其氎索千金錢竟無一人來共酬直便於市中唱言無市時火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象入市中欲歸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

市喚來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氎價直千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來試爲觀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氎是新一氎曾著曾著者酬二百五十其未著者酬五百錢氎主報曰何意如此並未曾用火生曰令汝自觀驗知虛實將相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徐徐向下次擲用者即速墮地氎主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神獻超群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用者置棘刺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被針羂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希有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曾有隨所酬直取氎將歸火生報曰仁是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總取千錢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曾用氎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浴衣後於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臣昇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曬在樓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王曰此衣乃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聞古王名曼陀多七日之中天雨金寶王令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生長者佛

與授記有諸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著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諸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爾可著之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已物遂便微笑白言大王王曾觸不報言已觸白言既捉鄙衣宜可洗手此非天服是臣浴衣王曰何以得知答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可驗知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言童子汝今豈可人天妙相皆出現耶答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中大王若許令便奉請王言可去備辦飲食白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即宜整駕共至家庭王即就宅見彼外門驅使婦女王便低目長者白言何故低目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便低目長者復問王知前答報言此亦使者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奇異次至中門見瑠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置機關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水池即便脫屣火生白言王何脫屣王曰今將入水恐有霑濡火生曰此非是水是瑠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更嗟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啼泣由王衣服栴檀沉水香煙所熏煙氣損睛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殊勝難思耽欲無猒不還宮內國之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啓未生怨太子曰國主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之宅耽著欲樂不肯還宮唯願太子往白其事時未生怨即至王所白言大王何爲住此不顧萬機王語太子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子白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覷火生面作如是語實已七日答曰實爾王曰若爾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白言大天若見華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鳴知其晝夜別王曰我仍未知答言有華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夜闇晝明自有夜明晝闇有鳥夜便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虛妄如所記事汝悉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音釋

娠失人切孕也　妊汝禁切懷孕也　翻嗎翻孚袁切嗎許爲切　蹂而由切蹂踐也　脅虛業切腋下也　摟奴手切兩手相切摩也　氎徒協切毛布也　屍骸屍書之切骸戶皆切　瀑蒲報切　陷乎鑑切沒入也　膳時戰切　膜末各切翳膜也　熈怡熈許羈切怡弋支切熈怡和樂也　翅式利切鳥翼也　靉靆靉烏代切靆徒耐切靉靆雲盛貌　屏息屏必郢切屏息猶除止也　頡胡結切　攀羊諸切兩手封舉也　扈後五切謂後從曰扈　闉伊真切城內門也　忖倉本切度也　燎力照切燒也　坼裂坼丑厄切裂良傑切　瘡疱瘡初良切疱匹貌切　殞歿殞于敏切歿莫勃切　盻普惠切目流視也　貿莫候切交易也　壻蘇計切女夫曰壻　擯斥擯必刃切擯斥驅逐也　歐烏后切吐也　畔睇畔薄半切睇特計切　梯隥梯土雞切木階也隥都鄧切登陟之道也　撚乃殄切以手撚物也　縷力主切綫也　內與納同　筩徒紅切截竹也　酬酢酬市流切酢疾各切　叡以芮切深明遠達也　棘刺棘紀力切刺七自切　羂古泫切猶掛也　曬所戒切曝也　屣所綺切履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 以三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火生長者之餘

爾時生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來從者開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太子遂瞋打火生曰從者何辜輒見瞋打答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白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總取之時未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稱為灌頂大王作摩竭陀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王殺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爲允念已苦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惟願大王來我宅內我向王宮幸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悉移官內如是來去經乎七返好逐火生惡隨王後時未生怨作如是念我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爲餘術方便取之告竊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作鐵鉤昇墻欲入內人見已遂即高聲唱言賊入賊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汝住賊賊即便膠著墻頭不能向下比至天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斯答曰大王遣我來偷火生寶衆人皆怒此是惡人法王無辜橫加殺戮今復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如何可恕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意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念曰尚能殺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豈爲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昔所授記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惟願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來苾芻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已經七日法衣着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爾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有爲諸行皆悉敗壞可猒惡法常爲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除疑網我今共問即詣佛所白言世尊火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報生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生在人中受天妙相復由何業於佛法中

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與大苾芻衆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去斯不遠有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鬪諍爲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豐足與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我雖數數請毗鉢尸佛及諸聖衆設美飲食然未曾爲三月安居四事供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爲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請飲食衣服臥具醫藥佛見請已默然爲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禮足而去時國王有親聞毗鉢尸如來與諸大衆來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我

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我今欲請佛僧三月供養即往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時佛爲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請佛僧衆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衆哀愍見受三月供養四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受彼天分長者三月中請王言佛若爲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議彼必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爲受王聞佛語禮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往令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申供養汝次後設事亦非遲答言天王我已最先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無違王言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理斟量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人理盡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言長者不由情欲即得遂心然我與汝隔日設供若食好者即隨其請長者言爾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珍奇殊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食處以大瓮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飲食已

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僧衆隨從至天分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施佛僧如是慇懃知衆飽足嚼齒木澡漱訖安置鉢已爲聽法故取小座席於佛前坐爾時世尊爲彼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稱機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營辦種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悒答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懷憂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樵買而作食販柴人等皆勿聽賣蒸薪既乏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勿賣柴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者至設食日求柴不得便用家內栴檀香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氎布用煮飯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王怪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氤氳異於常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言我今可無此事

大臣諫曰王今何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
無子息身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
費用王今宜可還令賣薪即便許賣長者聞
王許賣薪草生忿怒心出惡語曰隨我家中
現有香木今王并毋一處焚燒殃於他日王
故懷憂諸臣重問王同前答臣曰願勿懷憂
我作方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
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瓦礫掃拭街衢遍灑
香湯燒香普馥幢旛繒蓋處處皆懸散以名
華無不充布莊嚴可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
宏壯雅麗復安食座衆寶嚴儀於其座上覆
以繒綵塗香末香在處塗拭上饌細軟如天
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珍羞敬奉佛僧盡心供
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等隨力共作如是
嚴飾城隍辦斯盛饌王今宜可發起歡心王
自親觀梵生希有即令使者詣世尊處白言
食辦願佛知時佛及大衆各持衣鉢至彼王
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令灌頂大象
持百千傘蓋佛世尊自餘諸象各持一蓋以
蓋苾芻國大夫人親持寶扇為佛招涼自餘
內人扇苾芻衆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
僧廣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曰汝今
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麤細如何使者既
至觀其盛饌遂乃忘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
是時長者親自往觀見彼盛設深歎希有便
作是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象及宮人我何
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人曰汝若
見有乞人來至須者皆與勿令輒入長者入
室懷憂而住時天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
見天分長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
世間福田佛為第一作大施主天分為先我
今宜應共彼相助即自化作婆羅門像至長
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宜往白大長者有憍
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
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
與勿令輒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
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
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憍尸迦種大婆
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
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強欲見我身耶
白言大家如所敎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
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
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
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
說伽他曰

若人能解憂　斯人可共語　如其憂不解
共語欲何為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
為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
本形告言長者我今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
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
妙天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與天分長者共
相借助答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明日至彼
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超絕種種莊
飾倍勝於王食堂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
並是天廚令大象王持百支傘蓋毗鉢尸佛
其餘諸象持蓋苾芻舍支天女手執金扇為
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苾芻衆時彼國王遣一
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
往觀見其奇異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

往後令太子亦復不來王怪其事即便自往至彼門所爾時世尊遥見王已告長者曰此是國王已見真諦汝於彼所出麤惡言今在門外汝往求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白言大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廚極生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日中供佛僧衆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既作如是奇妙盛饌供佛僧已頂禮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來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珍寶豐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離蓋纏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猒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即火生是由於彼王出麤惡語以栴檀火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燒一處由於毗鉢尸佛作上供養又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豐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毗鉢尸佛神通道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承事生殷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綴鉢畜資具　刀子及針筩　并衣損有三
是大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即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首我鉢有穴幸能爲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虚相驅使我若爲作餘者續來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來明日便至報云後日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誑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彼調誑我爲此常來答言具壽汝可不聞上師巧兒難得實語然我解作若佛許者我爲汝綴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既聞佛許即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爲我作彼言具壽豈用我指而綴於鉢須得作具方可爲綴以緣白佛佛言由是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須者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便以手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苾芻欲割截衣往俗人處告言居士我須刀子欲割截衣答曰將去既截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苾芻受畜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衆便以金銀瑠璃玻瓈諸寶幷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其靶時諸俗旅見而問曰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聽畜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畜用金銀瑠璃玻瓈諸寶幷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刀靶若須刀子純用鐵作彼便太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答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佛言汝等應知

有三種刀子謂大中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中其狀有二一如烏翎曲二似雞翎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便以竹籤或用鳥翮衣遂損壞佛言應可用針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瑠璃玻璨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曰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欲事纏心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鐵鍮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置遂便生澀佛言應用針筩苾芻不解如何作筩佛言有二種針筩一是抽管二以竹筩此許用管彼二刀子恐生鐵垢着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胝時諸苾芻便於地上敷置其氎多被蟲食有塵垢汙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安地可作衣楨苾芻不解以緣白佛佛言有二種楨或木或竹布衣於上牽挽來去被竹損衣佛言先須鑽孔次可以線縧令相着就上刺之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宜安上楨中下二衣即不相稱佛言應作三楨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鑒水　不應用梳刷　頂上留長髮

浴室栗姑毗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箱篋中開諸莊具六衆見已便持彼鏡照面觀形難陀鄔波難陀互相告曰我甚端正俗旅見譏作如是語聖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儀端正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照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譏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苾芻觀蟲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為觀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犯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他俗家有莊飾具便用彼梳整理頭髮相語好不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梳頭若作得越法罪苾芻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用得越法罪苾芻梳刷一時俱用佛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買逝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寺中為衆剃髮其人既至六衆問曰汝能翦剃留頂髻不答曰是我工巧即令翦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癡人汝元不解可總淨剃放汝歸家日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髮來報言無暇多剃鄔波難陀令作頂髻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頂上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卧在憍閃毗國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猪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鴈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衆瓦礫多安淨水置守衛人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如所教勅我皆營訖唯願知時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

戲既疲倦卧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華果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卧苾芻鬚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宮人遥見各並驚惶唱言大王有鬼有鬼苾芻即往入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趁問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猪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漢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並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內螫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我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猪從窟走出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猪遂走急出苑園王隨後逐時彼宮女告苾芻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害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至室羅伐城時彼苾芻見已告言善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答曰從憍閃毗彼所住止得安樂不答曰有何安樂幾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故即具說其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一苾芻汝今可往牛卧苾芻所作如是言世尊喚汝既受佛敎至牛卧所敬宣聖旨彼聞敎已即詣佛所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爾大德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心戀著深生愛樂因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者得越法罪如佛所敎苾芻不應留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棄彼卧具等物來近聚落而為住止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故蘭若苾芻棄彼住處來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陀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言我今開許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醫所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可得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報言聖者唯此是藥餘不能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醫人云須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今聽入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還往告醫人曰浴室除病其狀如何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醫方彼說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彼便內迮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迮形如苽瓶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牕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不應在下彼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不應太高太不應處中作烏鳥鳩鴿便入室中佛言應作隔子牕櫺風雨來時水滴傍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當須置居若難開閉作羊甲杖而開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橫居鐶鈕於浴室中埦水置地冷不堪用佛言應在室內兩邊安埰埦置於上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地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甎石藉之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悶絕

佛言火若熾猛不應即入待煙燄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言應用鐵杴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以少許蔓菁子油和麨置於火中得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中淚出佛言用麨團拭淚猶未除應以餘甘子屑洩作小團用掩其淚室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汙損佛言應將草替足蹈地時被塵土汙佛言應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數青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濕時諸苾芻以油塗摩遍身皆癢用甎瓦石爪指便皮破佛言身癢不應爪搔應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棄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以繩繫掛象牙杙上浮石油膩數數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多人出入其室遂冷佛言入時應閉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苾芻於浴室內漫爲言話佛言不應漫話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泥濕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泥（此是西方浴室制度以複甎壘成形如穀積上尖下寬中高一丈許下闊七八尺一畔開門須扇掩灰泥表裏多令薄漏可於後面安一小龕龕置石像或是銅像先浴像已擎向餘處餘人從入要心供養發願常爲所費不多獲無窮福室中安地爐際一尺許至洗浴時於此燒炭或可然柴著其吟暖以適時節室內明燈通窻煙出西方浴法皆食前不同此方飢沐飽浴若欲洗時著洗揩入室已可在一邊器枯而坐片時適汗以油塗身令人揩拭遂得沉痾冷胖風癃煩勞衆病皆除不須餘藥豈同湯洗去垢而已然後移向別室適其時候以藥湯浴身此是帝釋浴法佛教苾芻事異未知恐覺若不悟聊因注出若無病遂省者任隨時量事然中天熱地作者亦歸北方寒國在處皆有以表來爾）佛言應以物砌苾芻不知以何物砌佛言應用甎砌或可布沙水便漫溢佛言作竇決水令出入澆水時澆人居下浴人在上令水汙衣佛言不應如是可令浴人在下澆人在上洗浴之時須用齒木及澡豆牛糞土屑向餘處取佛言於浴室處預置此物勿令遠取既洗浴已身體虛羸佛言任喰小食手有油膩難卒洗除若更延停洗時恐過佛言應用匙食或得熱粥亦可用匙食時須鹽無葉請受佛言應畜承鹽盤子佛令作浴室不知遣何人作佛言應使弟子門人共作若有施主亦可憑求洗浴之時揩摩身體更互而作佛言入時應將弟子令揩摩身（承鹽盤子者西方食法先須行鹽并下薑片此是聖教與此方不同盤子本擬安鹽或將飄水元不欲著衆生食律云食了無問僧私須留一大抄許以施衆生方言齋飢之益此並蓋是傳者之謬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音釋

戮（力竹切刑也）撟（許撟切以手指麾也）瓮（烏貢切罌也）貯（直呂切積也）澡漱（澡子皓切洗手也漱蘇奏切盪口也）頰（古協切面旁也）爨（七亂切炊爨也）綴（陟衛切聯也）楨（陟盈切製衣之具也）鍛（丁貫切冶也）弝（必罵切弓弝中手執處）尖（子廉切銳也）翮（下革切勁羽也）僧伽胝（梵語也此云覆髆衣胝張尼切）鑽（祖官切穿也）繚（力小切纏也）刷（所劣切棕器也）篋（詰叶切箱屬）閃（失冉切）坎窟（坎苦感切陷也窟苦骨切穴也）趂（丑刃切逐也）蜇螫（蜇陟列切螫施隻切蜇螫並蠡毒也）迮（側革切迫也）莀（古胡切與瓿同）櫺（郎丁切窻隔也）店（徒點切户牡也）鏍鈕（鏍胡門切鈕女久切）瓨（户江切長頸甖也）杴（虛嚴切鍫屬）蔓菁（蔓母

官切也
菁皆盈切蔓菁菜名
麨尺沼切乾糒也
溲踈有切調合也
替他計切代
癢以兩切欲搔也
膚搔蘇遭切手爬也
杙與職切橛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四 以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爾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毗子名曰善賢性無誑諂質直爲行每於日日敬禮世尊後於異時欲詣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地苾芻於世世中常爲怨對時友地二苾芻人間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逢見善賢問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禮佛彼二報曰至世尊所語爲奉獻汝今頗有勝妙語言奉世尊不答曰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作如是語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世尊聞已必大歡喜善賢聞已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辭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彼栗姑毗子妄爲謗毀應可爲作覆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亦應同與敷座席鳴揵椎先言告已次衆皆集令一苾芻作白已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清淨苾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羯磨準白應作若僧伽爲作覆鉢羯磨已苾芻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處報言僧伽與汝已作覆鉢羯磨時阿難陀敬受佛教詣善賢所于時善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曰善賢何在答言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事故須見善賢答言應知僧伽已爲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爲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爲作覆鉢羯磨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女人言大德唯此即是聖衆爲我隨籌立制作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爲作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詣佛所作如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作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出去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

君今知不聖衆爲君作覆鉢羯磨答曰善哉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願解此覆鉢義不答言不解妻曰若被聖衆爲作覆鉢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君頗曾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法耶答言不見爾今宜往禮謝大師若大慈尊見恕者善如不容捨勿入宅中善賢聞已心生慚怖尋詣佛所禮佛足已合掌叩地白言世尊我有常願旦澡漱已行禮大師我於中路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親爲禮敬彼言汝往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答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爲傳其語我有何過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謗毀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有餘類如是應作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已周大衆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我作覆鉢羯磨我今從衆乞作仰鉢唯願大德僧伽與我作仰鉢慈愍故如是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處合掌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具壽實力子僧伽爲彼作覆鉢彼善賢今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善賢作仰鉢羯磨白如是若僧伽爲作仰鉢羯磨已時諸苾芻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爲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當護面　不爲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專修寂定加趺而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乞食食事既了收衣鉢洗足已於一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既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愍爾時遍覺遙鑒憂懷尋至彼邊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教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婬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翻更打餘苾芻聞已慚恥而默佛因此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爲汝說若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爲出家遇有他緣辭遊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頃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爲救療彼以針刺其口便喎遊歷事周還歸給苑故時知友皆不祇承不爲安慰問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我名某甲主人怪曰汝昔面首端正以何緣故今見喎衺即便具答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不應輒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作者得越法

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醫人為救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婆羅門其興易人於歌無事勝婆羅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興易者後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興易人歌舞勝我我以鬪戰常勝彼朋作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有議曰此成好事令我於誰學其歌舞復有議曰聖者六衆善閑音樂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我等供養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衆之處敬禮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我歌舞六衆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供給者我當教汝彼鬪其告常奉餅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君於我等鬪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強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習學問曰誰復相教答曰聖者六衆慈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說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舞戲具教諸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衆處求重溫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衆報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復詣六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不許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去既往現身彼興易人見便羞恥不能作樂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芻身作歌舞及以諷詠或復教人或自妝攝或復現身皆越法罪（下是尊者善和因緣）

爾時憍閃毗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獨無侍從答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叢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為侍者答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與大德以為侍從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唱善來合掌禮足便取其鉢盛滿勝上餅果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覩聖者面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施與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尊者去童子乃是最後生人易為捨俗即隨尊者至其住

處尊者便與出家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策勤苦行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妙音爾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之曰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音聲美妙善和苾芻最爲第一由其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未離欲苾芻咸發己業於日日中聽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乘白蓮華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羣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華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驅馳隨鉤而去王問御者曰何故此象今隨意行御人答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聲諷誦經典象聞生愛遂不肯行王曰若如是者宜可迴象就訪彼尊我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城御者即便奉命迴象來至舊居時勝鬘夫人怪王來速請問所由王以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氎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令我大王性愛瓌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慢情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氎奉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氎豈由此物憍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爾王乃持上妙氎詣逝多林時具壽阿難陀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便下象禮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答言大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者念曰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法雅韻超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者當生鄙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莫令親往白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爲奉施答言大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爲第一是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日遊處於一樹下加趺而坐時阿難陀引王至彼白言大王樹下坐人即妙聲尊者王進低揖見其貌醜便生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低眉擲衣而去具壽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亂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爲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被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復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時彼世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圓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慇懃營作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欲驅令出彼便收謝還作舊作塔猶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驅之令出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忘倦百千眾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即以比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令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不歡悅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萬歲有迦葉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時迦葉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妙音響遶佛三帀還隱林中如是日日見佛行過遶佛哀鳴還向林間歡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子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世尊告曰善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願於迦葉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主於迦葉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稱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作如是願我於迦葉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葉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號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為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為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棄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

句而說猶如寫瓶置之異器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日日常往禮覲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遂句隨文猶如寫瓶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遂句隨文猶如寫瓶置之異器若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眾作吟詠聲而誦經典如尊意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禮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眾作吟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先為法宇今日變作乾闥婆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啓經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啓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但知直說如寫瓶聲諸苾芻曰佛許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答曰我先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棄復往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出鉢苾芻告曰具壽勿立抽鉢答言何過報曰隨墮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其鉢若內袋中若洗若曝皆不應立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

蹹衣并諸袋　褥及於坐具　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處施鹿林中菩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華樓盛設供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氈于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蹋時諸苾芻亦不敢蹋菩提王子白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蹋過佛不為履王子見已即攝數衣佛方前進外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未堪供養王子數氈不敢履之佛知是已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降慈悲為踐蹋者欲伏外道我慢心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蹋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脚跌鉢墮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手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袋盛去苾芻手携招過如上佛言不應手持而去應可作襻掛髆持行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為伴人間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為處方答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言涉路無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閑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惠時彼即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答言我有

用此何爲報言我身有病醫遣服之有時見惠苾芻對彼開鉢袋中見訶梨勒先出錐刀次抽皮片并諸雜藥淨穢交雜時婆羅門見其雜惡報言聖者仁等苾芻能作如是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袋一者鉢袋二者藥袋三者雜袋時諸苾芻齊安三襻置之腋下即便傍出衣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者豈可腋下挾鼓而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三襻不應齊著應次第安長短相稱便安細襻令身有損佛言應須闊作於內安氈以線絡之勿令卷縮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音釋

羯磨（梵語也此云作法羯俱謁切）揵椎（梵語也此云鍾又云磬凡法器皆曰揵椎揵巨言切椎音地）蹲踞（蹲徂尊切踞居御切）療（力嶠切治也）喎（口准切口大正也）衺（徐嗟切與邪同）蔓（莫還切）瓌（公回切偉也）窣堵波（梵語也此云方墳窣蘇骨切）踰繕那（梵語也此云限量繕市戰切）婆羅痆斯（梵語也此云鹿苑痆女黠切）襻（普患切衣系也）膊（伯各切肩膊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氈褥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爲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既多有氈褥今欲截割將作三衣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毁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帔及長毛毯短毛毯并諸氈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須暫出不持坐具來入寺中日將欲暮其知事人告言具壽可取卧具彼便答曰我無坐具以何替褥若如是者可取單牀遂取其牀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無坐具輒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諸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來亦持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

力能持坐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來不將敷具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既至彼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侵夜言歸遂被蟲狼及盜賊等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遇有他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爲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襯卧具有不淨汙便將此服還彼苾芻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準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應知文言坐具者即是量長於身元擬將爲襯卧之具不令數地禮拜深乖本儀矣）如佛所言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困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芻暫出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即侵夜歸被蟲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解云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染佛言若縫剌浣染緣未具者直爾白氈及生絁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那向餘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輒離三衣而宿非尼師但那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敢飲食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俱無水羅於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所一人報言具壽可疾觀水欲飲除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莫禮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染皆除苦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爾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蟲水隨路而去大者護蟲要心不飲即自策勵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未衰已來計心善事及其力盡遂致命終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佛教極生尊重時

彼天子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著天瓔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妙華嗢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迦華曼陀羅華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華申供養已禮佛雙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大赫弈周遍照耀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遶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彼怨如重病人除去眾疾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苾芻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來即便安慰問言善來苾芻從何處來今夏安居在何城國爾時世尊問彼苾芻曰汝從何處來白言世尊我從南方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答言亦在南方佛言汝尋遠路曾有伴不白言有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輕慢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苾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爾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胷令見復說伽陀曰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譬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葉波佛時　苾芻犯學處　由損醫羅葉
現墮於龍中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水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應畜水羅如世尊說令畜水羅者苾芻不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若是常用須絹三尺或二尺一尺僧家用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作羅者皆絹須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蹄薄元不堪用有人用惡絹及蹄紗紵布之漉本無護蟲意矣）二者法瓶（陰陽瓶是）三者君持（以絹繫口細繩繫項沉放水中捺口出半若全沉口水則不入待滿引出仍須察蟲非直君持但是蟬口瓶項無問大小以絹縵口將細繩急繫隨時取水極是省事更不須放生語罙為要）四酌水羅（斯之樣式東夏元無或如有處即小圓羅子雖意沉大同然非本式）五衣角羅（取密絹方一搩許或繫瓶口汲水充用或置梳口濾濟時須非是架盞角也此密而且膩穿堪濾用但為速方日久誰當指南然此等諸羅皆是西方見用大師悲愍為濟含生食肉尚斷大慈殺生豈當成佛假令贅出寺外即可持羅并將細繩及放生鑵若不將者非直見輕佛教亦何以辭對門徒行者思之特宜存護為自他益也）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嫌隙共為伴

侶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其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事有廢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嫌隙者不應為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有水羅不彼答言有更不問言相借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告言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今云借羅不敬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鬪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同行云不與者即不應去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答言我有與我用不答曰共用遂即同行於其路中遇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今可相與報言許共濾水不擬令留住者無羅遂便鬪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應可覆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與者善若不與者即不應行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眾得遊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無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羅淨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淨者謂是大眾差一苾芻令觀濾水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來以眾淨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犯濾羅淨者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井水淨者且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出來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遂令眼光覩物昏亂佛言不應久觀應如六牛竹車迴頃又齊心淨已來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皆不為受彼皆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為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眾故器物應受佛言為眾受器物者苾芻受已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因何不見答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冀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無受用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他所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後於異時有別施王心愛廣博以大

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磨拭遂生勞苦佛言應差掌盤器人監知洗拭苾芻即便不為簡擇差知器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差不應差已差不令作云何為五謂是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記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云何為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差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復周衆皆同集應先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盤器不自知能者答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羯磨淨白應作）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衆於一鉢中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六皆歛手鉢便隨破一時大笑苾芻見已報言具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應合羞恥翻為大笑答曰我作何事為當飲酒為噉葱蒜苾芻報曰此事不久亦當見作六衆曰我雖鉢破豈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過耶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白佛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旅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過生如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飯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處諸親命曰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來同處一盤而食答言汝是俗人我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彼慇懃喚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譏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但著一裙而食俗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一人答曰此是沙門釋子彼皆嫌恥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作此無慚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一裙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一裙而食作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一裙食者時有老病羸瘦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言應著輭滑僧脚崎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此僧脚崎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裙隨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恃羅河露形而浴俗旅見時問言此是何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恥因何弟子若此無慚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形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畜洗浴裙佛言聽畜洗浴衣者苾芻即便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

此不應持若唯有複無單裙者應觀其水無
蟲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此衣
佛言守持應畜復有餘人貧無此物佛言必
若無者以繩繫葉前後遮障於隱屏處不令
他見浴時無犯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捩去
水佛言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
擡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　吐食指授索　銅器不應爲
盛鹽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苾芻隨
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喚爲多疑頡離
跋底彼於異時曾於廁中見豆生葉便起斯
念我損生種後於異時僧家多作羮豆饍飯
彼不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馱耶僧家多有羮
豆饍飯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損生種耶
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見以事告之弟子
于時亦不敢食其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
食彼即如師所陳盡皆向說時頡離跋底多
有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熟種縱多時
煑食已還生此既被煑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於不
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爲得食不佛言
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爲可
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
淨地爲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
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
特牛後得牸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
羣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爲祥瑞即便放捨
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
被渴逼就河飲水遂遭沉陷不能自出時舍
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察有善根
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即便舉出除去其
泥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爲樂當於我所發
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猒心說是語已捨之
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作是念若阿
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
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
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暫往看彼老牛作意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門家持
舍利子爲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
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
行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
廣如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滿
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衆人
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號爲牛
主廣說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
果由先業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
若佛未制非時食噉便於屏處吐而復食制
戒之後吐而外棄既無食力身形羸損世尊
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芻牛
主身形羸瘦顦顇異常時阿難陀以緣具白
佛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再
三棄之於外次淨漱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
有諸苾芻既飽食已喉中却出便生疑念我
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有斯類應淨漱口
此成無犯時牛主苾芻既出家已多諸俗旅

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苾芻以緣曰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子德若妙高山遂令衆人共生嫌賤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中國而為安處爾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已往勿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勑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出逝多林便往世利汝宮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住邊方者牛主為最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世十號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道其親教師是阿羅漢為衆上首年既朽老其形羸瘠不能自食于時牛主常與其師收斂鉢器既淨洗已共餘苾芻一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來傷晚答曰具壽我鄔波馱耶久方食了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訖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此既盛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候其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汝作何語答曰我道師食遲緩猶若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云何人耶答曰我知師是迦葉波佛教法之中而為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為之事我已作訖我離諸纏汝便具縛汝於我所出麤惡言應可懇懃至心悔罪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麤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惑證阿羅漢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牛主苾芻復作何業今蒙世尊令住邊方稱為第一佛言由發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師主迦葉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為第一彼見此已發如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之業佛所授記摩納婆汝未來世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惑證阿羅漢如我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為第一我於彼佛弟子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彼願力今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黑業等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指授索養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令行食人失其次緒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火力煮熟物非犯老火力強者取生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難陀往銅作家問言賢首頗能為作銅鉢不答言此是我業何不能為未知其鉢所須大小答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欲何所用答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線結為鉢絡次第重疊置

鉢絡中即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卯前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一將盛飯二擬貯麨三用安餅四著羹園五受虀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識已默爾無對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匙盛鹽盤子飲水銅椀盂皆無犯若是他物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音釋

氈（諸延切毛席也）褥（如欲切褥也）毾（他盍切）㲪（毛席也）襯（初覲切近身衣也）嗢鉢羅（梵語也此云青蓮花嗢烏骨切）赫弈（赫呼格切弈夷益切光明盛大也）濾（良倨切去滓也）捩（良結切紾條也）蕘（龍王）饍（居勞切）羸瘠（羸力追切瘠秦昔切瘦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爲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聽　蚊蟲開五拂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使諸蠅在處撩亂時有長者婆羅門等來入寺內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蟲蠅亂飛答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足處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苾芻作已太滑不堪措足佛言應可澀作（此洗足處西方諸寺及在處皆有大小無定或大如牀小可半席四畔疊甎高一磚地而作中間甎砌作龜背形以礓石灰泥水洗不去傍通一穴令水外流濯足洗身最是要用）有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瓮是時六衆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剃髮貪染不除答曰脚蹋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洗足之器不合用寶應以瓦作苾芻便作如駱駝形佛言不合應如象足蹋地其中稍高合得支足或可於中作蓮臺形當須澀𤙖苾芻用洗足已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應可覆在隱屏之處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黃瘦羸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答言時屬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答言賢者世尊不許答曰仁之大師性懷慈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衆苾芻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瑠璃或紫礦揩拭及種種粧彩而爲扇柄俗旅來見便生譏恥六衆傲慢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實等而作扇柄應知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衆多敬信俗旅便持種種粧彩之扇來施苾芻苾芻不受佛言若爲僧伽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苾芻爲蚊蟲所食身體患癢把搔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以事具答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子物答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蚊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寶作柄用犛牛尾而爲其拂俗人既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袪蚊子物一者撚羊毛作二用麻作三細裂㲲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裙不高　不持於重擔　若病許杖絡
服蒜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者有一苾芻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下仰觀見彼形露告言聖者我今始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彼在梯上羞愧默然苾芻白佛佛便思念苾芻昇梯由不結下裙有如是過告諸苾芻若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裙方可昇上又諸苾芻於營作時高結下裙不信俗流見而譏笑問言聖者欲相撲耶答曰我有作務彼聞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裙平地作時不應如是(結下裙者謂捉裙後邊下緣向前腰間急掫)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自擎重擔不信者見作如是語我爲父母妻子恐不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爲躬自劳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爲供養世尊二爲僧伽食事三爲病者供給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山上下脚跌倒地佛言應畜拄杖聞佛許已六衆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共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畜拄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有苾芻佯作老病而拄其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應畜如是應乞敷座席鳴揵推言白既周衆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僧伽與我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慈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瘦羸弱或病苦嬰身作畜杖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拄杖者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苾芻老瘦無力加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脚跌倒地澡罐君持悉皆破碎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線而爲網絡俗旅譏嫌問答因緣廣如畜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羯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噉蒜已來詣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苾芻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苾芻聞佛勑已重禮世尊一邊而坐佛爲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苾芻汝當一

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再三向外迴面便禮佛足奉辭而去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何故彼苾芻聽我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陀言由彼噉蒜恐觸尊儀故數迴面佛告阿難陀諸苾芻輩有食蒜耶阿難陀言有佛言由彼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者聽我說法以金剛智杵摧壞二十身見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陀從今以往制諸苾芻不應食蒜及葱韮類食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衆中坐便作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見不即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理即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際亦不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　散念不專注　令彼未來世
不見眞諦理

爾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輒思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蒜故障見眞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食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爲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蒜患得銷除報言賢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醫云此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已便於寺中爲病食蒜受用房舍牀褥氈席大小行處及以衆中出入往來或遶制底或禮香臺經過俗人爲其說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廟之處衆人聚集輒往其中所到之處諸人咸聞蒜臭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噉蒜臭氣相薰與我何別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病欲食蒜者所有行法我今當說諸病苾芻若食蒜者應住寺側邊房不得用僧卧具及大小行室不得入衆亦不爲俗人說法不遶制底不禮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衆人聚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噉服之設人見時不生譏恥若服了時於七日內仍住於此服葱可停三日若韭一日後方洗浴并可洗衣香薰無氣後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雜事法中第一門竟

第二門總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綖勝鬘緣　出家藥湯瓶
門扇鏈斤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染覆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施四方僧訖令剃髮者往詣寺中剃除鬚髮廣說如前鄔波難陀問剃髮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巧工寧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鄔波難陀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之癡人未解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苾芻不應作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爲衆剃髮廣如上說鄔

波難陀見而報曰頗能與我除隱處毛不答言此是我工即令剪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痒難忍廢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告老宿苾芻然後更互療處剃除勿至疑惑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同一牀卧共相推倚掉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共一牀眠有如是過同牀卧者得越法罪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他借牀主人與一報言更須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卧如何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卧理復何傷苾芻答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性懷慚恥具修戒行敷襯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帒或以鉢帒隔而方卧牀旣如是自餘褥席準此應知

緣處同前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長者家求得卧處時屬寒冷復覓卧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心生哀愍以己卧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獨披而卧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卧應可共用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陀隨老得物便披卧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經行鄔波難陀曰誰遮汝等不起經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言衆人得被卧時通覆必欲經行可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邊側身而卧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見諸苾芻一邊而卧問言聖者大師敎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脅而卧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辭出還至宅中以五百張厚白氎帔送與衆僧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俗流見生嫌恥問言聖者豈可仁等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爲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將染色物霑已方披若僧祇衣帔由以物替外將物霑然後方披異斯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毯不翻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收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違所請爾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時大衆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人留在寺內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知事人爲佛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簡靜離諸諠閙二者欲爲諸天宣說法要三者爲欲觀察病人四者爲欲觀察卧具五者爲欲與諸弟子制其學處今者世尊爲制學處諸苾芻衆赴彼請時遂於中途

遭天大雨衣服皆濕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處衣皆被染居士見已極起嫌心作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將苾芻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有譏嫌故不應受時諸苾芻奉佛敎已令使往報居士應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有譏嫌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染令壞色披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寺告聖衆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爲我受染以披著唯願仁等當持傘蓋勿令衣濕答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緣白佛佛言居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決意持奉衆僧汝等可受染已披著爲利前人勿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衆苾芻聞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爲其柄及餘種種紫鑛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嫌賤問答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持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葉六衆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見時作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見苾芻共生嫌恥乃至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蓋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村內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以傘柄曾觸不敢持行被雨露衣苾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時方可持去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漸次周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逝多林先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爲談說尊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爲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澀波名稱補律擎牛主毗摩羅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一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爲談說時諸尊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爲隨汝別求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于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閒論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敵斯爲善事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覈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三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陀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衆生悉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

義總為衆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衆見是事已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家是時尊者觀彼大衆根機差別樂欲不同順彼宿緣為說法要令其聽者億萬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衆皆於三寶深起敬心合掌慇懃奉辭而散時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是故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外俗論時諸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論遂無簡別愚昧之類亦學外書佛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令學外書自知明慧多聞強記能摧外道者方可學習諸明慧者鎮學外典善品不修佛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當作三時每於兩時讀佛經一時習外典苾芻遂於年月分作三時以緣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剎那無定不應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為三分苾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初分及以中後可讀佛經待至晚時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暫時尋讀不誦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

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為出家一名牛授二號牛生二人悉教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由串習故令時讀誦作本音辭時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既溺憂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所禮敬事畢白言尊者可共溫經答言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習讀即便辭禮更別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主毗摩羅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廣如前說乃至辭禮遂詣尊者舍利子所既禮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老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謬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謬誤既被挫折默爾無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陀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闡陀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音釋

蹋（徒合切踐也）　澀（色立切不滑也）　紫礦（礦古猛切叔迹指計也）　痒（以兩切欲搔也）　犛（莫褒切犛牛也）長　撚（奴殄切指按也）　跌（徒結切足失據也）　鑵（古玩切水器也）　韭（舉有切辛菜名）　緂（吐敢切染帛也）　鎚（直追切）　釜（扶雨切鍑屬）　鉸（古巧切剪刀也）　帒（徒耐切囊也）　晡（博胡切）

𧄼下革切考也　串古患切習熟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七　以七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爲掉
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
然遂告難陀鄔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極爲多
事輒行誡勗我等宜可作恥辱事令其羞赧
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
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
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遂在一邊遙看而
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
六衆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
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
燒林何怪趨走六衆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
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答曰豈非
汝等縱此火災六衆大笑我等故欲恥辱於
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
若故作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人間遊
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
具壽汝可爲我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暫欲息
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願不瞋責答言任說
誰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隨
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
爲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
耶鄔波馱耶輒於我處而行誡勗少者默爾
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欲暮共
寄寺中寺內衆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
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既新
來可請卧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
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即便往
詣衆首上座既禮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
報言賢首汝共誰來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
可就彼請爲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衆首
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
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
扣門喚曰敬禮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願
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大衆立制
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
實是好制衆不作者我當爲立汝先語我云

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今言敬禮上座一何翻覆之甚如是逋慢誰能爲作隨汝別覓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爲開戶通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懷堅鞕心有恨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輒作如是惡制令他苾芻橫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藥叉住殿而爲安處苾芻龍護而爲侍者爾時世尊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眼徧觀下界見佛世尊在薄俱羅藥叉所住之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禮覲世尊即便變作妙瑠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隨大師後而爲遊步摩竭陀國時俗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薄俱羅藥叉欲來食汝于時龍護見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可道薄俱羅藥叉而爲恐怖作是念已即披長毛大毯於經行處告言沙門薄俱羅藥叉現身來至佛告龍護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叉怖於善逝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竪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作非法事心生嫌釋曰言世尊於佛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應知憍答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來世獲清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大毯有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彼者得越法羅時諸苾芻聞是制已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屬寒夜得長毛毯毯有臭氣兼多蟣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毯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經
應知絛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貝卧帔或得長毛毯或得高𦆵婆如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𦆵婆毯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衣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鉢得越法罪然爲護衣應安帎紐苾芻便以棘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爾復以線繫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帎留前綴紐苾芻不知云何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蘡薁子二如葵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安帎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帎即於衣上綴帎令衣疾破佛言應重作帖以錐鑽穴帎出其內繫作雙帎其紐可在留前緣邊綴之疊衣三𦆵是安帎紐處若違制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之時下衣墮地置鉢于地整理下裙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

鉢苾芻以縧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腰條苾芻不知其條如何當作佛言條有三種一匾二方三圓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條及彩物
斯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爾時釋子大名有一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過時彼衆人來白大名曰知事之人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知村務時有一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汝今且往檢校村事我當續更遣知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檢察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不白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迫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抑奪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為明月知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瘳損於此邑中所收年稅咸充藥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白言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於彼村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多獲封稅由彼遭病咸充藥直仍不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可為還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大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母常為二事一煮餠食二採衆華于時老母白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二業此之小女與我為伴彼言隨意老母即報明月汝今可往林內採華我在家中營事餠食彼採華已縮結好鬘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華鬘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先時華少今者倍多白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來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察不審今小女眼明採華審諦是故華多大名曰若爾此女留在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華結作勝鬘持來與我因號此女名曰勝鬘女於後時取己食分詣彼園所遇佛世尊入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爾時世尊知彼女心即便舒鉢告言善女如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鬘將己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禮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禮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相既見勝鬘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之勝鬘啼泣又問何苦憂懷若斯答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入於手中　有鬘鉤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鵝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弃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後時彼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其所乘馬忽爾奔馳控制不禁遂至劫比羅國入大名園內勝鬘見已便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鬘此是誰園答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求暖水為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水盛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念溫暖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令冷暖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撥取水奉上於王王既飲已即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答言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解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卧須汝握脚王既卧已女為握足王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關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為開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答言我閉何故閉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睡眠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即關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是大名驅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聞已辦諸美饍及以香華與多人眾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來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衣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議問大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答曰是驅使人王曰非驅使人是君之女宜當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莊嚴備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瓔珞載于大象於康莊處搖鈴遍告劫比羅城所有人眾或有諸方來集會者應知釋種大名之女號曰勝鬘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大王為第一夫人舉城人眾咸皆送出時勝光王廣備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為婢夫作是念已懷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低頭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一名行雨二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

時即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王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令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届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華鳥交映孔雀鸚鵡鵝鴈鴛鴦雜類哀鳴羣飛合響王於一旦將諸綵女於芳園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人縱逸貪諸華果恣意遊行其時行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勝鬘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是念此是樹神即禮其足於鬘觸著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遥見勝鬘在行雨處王即喚諸婇女還入宮中後於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雨白言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行雨答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令汝憶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往於園中手攀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觸汝足行雨白言彼是勝鬘耶王言是行

雨白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細輭容儀曲親於我王復詣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曰我於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令汝憶汝於無憂樹下禮行雨足勝鬘白王彼是行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色相曲親於我舉國人衆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二夫人一是勝鬘二是行雨勝鬘輭滑超絕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鬘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形細輭二乃容貌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念往山林即攜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華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蛇有五過患云何爲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

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爲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染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飡華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齋喚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盛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華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爲汝有俗心任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爲婦報其兄曰今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爲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爲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

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縱身而下諸凡夫人見神變時心疾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禮尊足白言大兄今得如是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言兄爲資身須得飲食我爲求福願興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既求福我何不爲告曰汝兄亦是我尊我欲隔日而申供養答言隨意其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麤食覆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情麤食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苾芻當知勝鬘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彼

兩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苾芻當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修行白業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知是學復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臣婆羅門婦亦即有娠由有娠故極受辛苦勝鬘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爲其兒施立名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太夫人請立何字羣臣如勅抱現夫人時太夫人謂諸臣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覩斯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大臣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太夫人先已爲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名爲惡生初生之日大臣之婦亦誕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總集諸親與兒立字衆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爲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而爲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養母而爲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

出城遊獵太子乘馬忽爾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今至園中釋子聞已互相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來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創來至此未相觸悞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瞋怒更加威武咸共出城意欲殺戮耆老復問汝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損我園今欲殺戮耆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來相害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既至園所追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逝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刖

以餘土填滿其坑所倚牆壁亦皆削去別更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華彩灑散園內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憍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禮在一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我有何議論白言太子備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爲之事彼人即爲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左右曰汝等懷持父王歿後我紹位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怨必誅釋種苦毋曰善哉太子快出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爲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柰耶雜事卷第七

音釋

赧乃板切面慚而赤也　絛吐刀切編絲繩也　怐紐怐口候切紐女九切
蘡薁蘡伊盈切薁於六切蘡薁草名　錐朱惟切鎖也　餌仍吏切食也
瘳丑鳩切病瘉也　貸他代切借也　卉許鬼切草之總名　佇直呂切立
也　攜戶圭切提也　娉匹正切娶問也　迸北諍切　剜烏丸切刳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八　以八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誅釋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爲謀構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爲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雖愚鈍竊爲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將侍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進業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祥園既至于彼下車進步欲申禮謁爾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戶入定有苾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佛何所在答曰佛在堂中閉戶靜慮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戶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劒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盛飾奉覲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執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爲開便就大師嗚足頂禮作如是言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頓能降伏屈己慇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爲難於他造作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衆並隨順別豎宗量構立問端作是事已便自思惟我今

可往沙門喬答摩處共爲談論若不能答我便屏彼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云此釋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如來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爲彼圓滿而答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殷重心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答聞佛妙義深生慶喜委棄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念幾虛喪我爲自欺誑昔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眞沙門婆羅門眞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覩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爲此形容人不樂覩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無顏色形容顦顇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增長然愚癡人悉皆愛樂我見世尊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具足是故令我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事時見有多人皆爲五欲來至我所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共相言訟諍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實不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纏綿五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是國主號爲勝光於此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刹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黜陟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有紊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大衆之中圍遶說法諸天人衆各各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亂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謦欬嚏噴之聲況復更有諸餘諠雜于時在會時有一人謦欬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願少黙住勿為諠擾汝豈不聞世尊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客說斯語已彼即黙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世尊眞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刀杖嚴刑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思然猶不及於世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幷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重世尊有大威力可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刹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爾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爾時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信受奉行

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爾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鬘行雨二夫人等驅令出宮作是念已棄所執守界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王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問長行曰王今何在答曰王在釋迦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老王爾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往何處苾芻答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答言大王長行大臣榮立惡生驅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勝鬘曰汝已先受大王寵祿今且歸還受見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

見未生怨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之威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而來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策彼爲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爲太子即召羣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剎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怪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慞惶顧盻至蘿菔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菔五顆王既飢虛根葉俱食食已患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鬘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菔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答曰我見一人暫來至此求索蘿菔便向

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云殺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勅羣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剎帝利灌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盛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備飾靈轝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蘿菔困苦命終爾時世尊告言大王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乞食自資得蘿菔五顆送與其母即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爲世福田于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持蘿菔奉施於彼爾時獨覺受其所施踴身虛空爲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

心便調伏即遙禮拜情甚歡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索向蘿菔母白適有辟支來乞我已將施子聞此語爲飢所逼遂發瞋心起於惡念願彼食蘿菔霍亂而終大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勝光王是由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經六返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七生餘殘業力食此蘿菔霍亂而死大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爲惡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說喜遍身心頂禮佛足信受而去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在大殿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念於往日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怨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釋種時至不爲便成妄語請下明勅卜日出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燿戈甲推鐘鳴鼓

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
王納苦毋諫即便下勑命將持兵往伐彼國
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亡於
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端身
而坐時惡生王遥見世尊即詣其所白言大
德有多園林蔭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
此樹少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凉樹何足顧爾時惡生聞世尊言便作是念
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眷如來愍念不
可違情作此思惟退還本國苦毋再三諫請
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羣臣
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
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世尊憐念
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怨罵苦
毋對曰我聞沙門喬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
者無眷念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
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是惡
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失之頃佛作是念
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鬬便
非見諦之器即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

樹園時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
詣如來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知
諸釋種根性本縁爲說妙法時彼衆中有無
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
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
成佛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學
處奉行佛敎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
禮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
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
生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衆
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
城爲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
能見劫比羅城況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
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
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
受廣如上說爾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
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生皆隨業力善
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禮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衆
欲來誅滅即勑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
未防備衝惡生軍是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
殺害唯用鞭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
箭射彼弓弦象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牟
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條帶但令
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于時惡生兵衆尋
自敗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
上城而作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
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爾時惡生見此釋種
咸有仁慈具大勇力告苦毋曰我等今者宜
可收軍且還本國苦毋對曰大王勿憂劫比
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類況害
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者大陣無一損
傷彼復作制不應傷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
若有犯者則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
一釋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檢校農作聞彼
惡生親領四兵至劫比羅欲誅釋種不聞諸

三二一—五四八

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嚴兵衆來襲惡生倉卒橫擊即便大敗惡生之軍殺傷幾盡是時惡生告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蟻況害於人今閃婆一人將兵來戰殺害彌多況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没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卒暴起戰鬬心内外不通願王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喚言爲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我是閃婆汝宜可往報諸釋種城中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毁犯城中制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衆有何制說我毁犯答曰我等作制不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禮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令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爲供養敬奉如來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

與閃婆爾時閃婆以殷重心受如來髮爪往婆具茶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今來至此欲爲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刹刀詣衆集處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賫書遺及仁等問言何爲答曰彼欲爲王統領仁等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片片爲座與衆令坐衆人見已咸歎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餘人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共相謂曰使者尚爾何況閃婆我等不如立彼爲主共披封已裁書却報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風早希臨降閃婆既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整肅侍衛入婆具茶國老少歡喜辦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吉日榮立爲主諸國遠聞婆具茶國中有釋迦種名曰閃婆共立爲主號爲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

置如來髮爪以申供養即號其塔爲閃婆窣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立祠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音釋

搆居候切合集也　析先擊切分剖也　兢居陵切不自安也　黜陟黜尺律切貶斥也陟竹力切升也進也　紊文運切亂也　謦欬謦棄挺切欬口溉切謦欬逆氣聲也小曰謦大曰欬　嚏噴嚏丁計切噴普悶切　愕五各切驚恐也　霍忽郭切　僵仆僵居良切仆芳遇切　迄許訖切至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以九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爾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種子勇
健難當今閉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爲
殺害今且歸還苦母答曰大王諸有大城以
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
五事決勝於他云何爲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爲母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爲
準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爲矯詐遣使詣彼持
王敎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
惡意緣有少事要欲入城幸爲開門暫見容
納即還速出不敢停留依計至彼傳如上說
城内諸人共集議論爲當放入爲不許耶或
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總集一處可共行籌
若籌多者應隨其語衆然其說即共行籌是
時罪惡魔王作如是念我常隨逐沙門喬答
摩覓其瑕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
正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坐先
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云老宿既受
我何不取于時衆内多人受籌既見籌多遂
即開門令王軍入王曰我已棄捨劫比羅城
諸釋迦子任情誅殺衆聞敎已便縱四兵旗
鼓震天嚚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心時釋
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起極悲憐頭髮
蓬亂即疾往詣惡生之所白言大王當與我
願王曰欲須何願白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
王曰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當
出答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我身未出
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目視諸臣諸臣白
王此大名者是先王親友久其所願王言若
爾少時令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
憂惱纏心疾往赴池自沉水底即以頭髮繫
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過去時不同
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末羅國或往泥波羅或
往其餘聚落城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
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
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臣見已而白王曰今時
釋種皆自燒煮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
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
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即告臣
曰可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
人血横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
即登座遥望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爾血少
諸臣議曰仁等應知今此惡生作大罪業自
爲要契望血横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
紫礦煮令色赤盛滿千瓨當街傾瀉觀其流
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遥見
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時
惡生愚人枉殺釋種七萬七千此諸人内多
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
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
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怨家何不總殺
王曰云何當殺答曰令羣象脚踏是時五百
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棄之苦母見
已白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見
答白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益王言有
實若爲殺之答曰掘地作坑埋令頭出上以
鐵杴磨之令碎時有二童子走至佛所爾時

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熟而終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陀曰盛水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陀即授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鉢水中即便煙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往此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來報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時諸苾芻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因何業故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爲緣實無罪犯被愚癡惡生輒見誅戮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道園中我當爲說愚癡惡生殺諸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衆爾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羅門於其中路遥見世尊作如是語喬答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愚癡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釋種無罪枉爲屠害佛至園中見彼被磨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皆號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敷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劫比羅城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殺出大叫聲昔爲漁人殺諸魚類復於聚落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殺尚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其自業活命之事能得象馬車步威嚴熾盛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如此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斯事獵射之徒得如是熾盛兵衆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象馬車步熾盛威嚴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人故由斯不獲象馬車步及諸財物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兵及諸財寶何況惡生愚癡垢重殺彼學人具大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盛象馬車步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減無有是處汝等當知憍薩羅城譬如毒龍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爾七日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尚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現無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合會成熟之時如暴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入河泝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殺者肉便壞爛何所用爲或云且殺一魚一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殺一者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肉之時生取而食咸言可爾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橫加劇苦當來之世此等生處我亦生彼雖無罪犯我若殺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

母是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令被惡生苦母掘地埋身於以鐵杴令諸釋子受大苦惱諸餘釋種皆是當時隨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是由見殺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復次汝等苾芻應更諦聽劫比羅城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百羣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又語云若不下者令汝總失長者報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火燒閣熾火上騰受焚燒苦長者作念我無愆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隨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苦母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賊徒殺二長者今此二人亦還殺彼是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時惡生王殺釋子已往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太子於高樓上與諸綵女奏妙音聲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答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即承命至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審大王誰是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爲善友王聞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亦與諸釋子爲黨急可誅戮諸臣即殺命終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爾時世尊欲宣此義而說頌曰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佛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其逝多太子無有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頌時阿難陀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愚人惡生與諸綵女在宮殿中便自誇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爲究竟於此世間有相似不于時惡生所將五百釋女聞其語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　爲戒所拘束　汝今盡誅戮
自讚欲何爲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即以頌告諸臣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臣等即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池邊截其手足因此號爲截手足池諸經首云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等今時諸苦逼身痛切難堪世尊大悲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不覺了手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蜫蟻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含識而能得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衣及水來至

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已舍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何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百天衣往無熱池處以瓶取水來至佛所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往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爾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爾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釋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王宮於世尊處極生尊重發淨信心時彼五百釋女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禮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瓔珞光明姝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華所謂嗢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曼陀羅華過初夜分來詣佛所天華供養禮雙足已在一面坐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赫弈周遍照耀逝多園林爾時世尊隨諸天女意樂根性為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越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遶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諸怨如重患人除去眾病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此生中無有愆犯愚人惡生枉截手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之業成熟之時因緣會合廣如上說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迦葉波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苾芻尼常於學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為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地獄受燒煮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業廣如上說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記已

還惡生處彼便問曰世尊於我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來說言憍薩羅國悉當破滅更經七日惡生苦毋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時惡生聞彼所說極懷憂惱掌頰而住苦毋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憂王言苦毋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言記我及汝於七日後猛火燒焚墮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毋對曰大王如乞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況沙門喬答摩所有親族被王誅合德無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爲呪咀王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柱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造樓將諸宮人及苦毋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毋白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毋言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諸宮人等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整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上而自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即火出燒其偃枕猛燄上騰即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走惡生苦毋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關閉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毋曰禍哉我今已受燒害之苦苦毋曰大王我亦同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生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愚人惡生及以苦毋被火焚燒墮阿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密說此頌廣如上說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瓔珞環釧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即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云彼諸人等生存之日敬重衆僧宜將此物爲彼追福奉施衆僧即持布施時六衆苾芻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白言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仁等望息憂心今還令我起昔追念六衆默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釧并金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衆說伽陀
煙筒喉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親族及以財物悉皆喪盡便作是念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不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出家妻答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夫報言爾即往逝多園中諸苾芻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賢首斯爲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爲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之人被他驅使既出
家後受人恭敬讚揚禮拜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智者應
求出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人類
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
今發心斯爲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
圓具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䴥不養
鹿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應行乞食
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
乞食逢一女人形似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
妻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令既出家
宜存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未
久時間白鄔波馱耶言我先與故二作是要
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垂聽許師曰隨汝
意去自善護心答言可爾奉辭而去漸漸遊
行至舊村處其妻遥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
善來聖子即欲捉衣提鉢苾芻曰賢首欲何
所爲答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勿觸衣鉢問
曰何故答曰我奉鄔波馱耶所誡令善護心

彼言聖子汝自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敷
座令坐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爲妻曰欲爲
洗足答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我奉師
誡令善護心彼同前答便與洗足後將油來
欲爲塗足苾芻見問答言塗足苾芻曰汝勿
爲塗問答同前鄔波馱耶誡我慢心彼問聖
子汝自防心又將食來欲同盤食問曰何爲
答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食苾芻不
許問答同前即敷氎褥白言聖子遠來疲困
願少眠息苾芻既洗足已即便卧息時彼即
來欲同處卧苾芻曰汝欲何爲答言聖子不
同卧來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答同前苾芻
不許即來抱觸女是觸毒被摩觸時心便動
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多日共住報其妻曰
我欲還寺妻作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
見我今可使衆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擯逐
還來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空去可
將多少粮直貝齒隨行苾芻曰我不合捉金
貝等物如何持去妻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著
即便以物繫錫杖上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錫

而去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守門不令
空過時鄔波難陀門首經行遥見彼苾芻來
頭似鵶梟眉長垂下見已便念是何尊者而
來於此應可相迎即逆前行唱言善來善來
尊者時苾芻報曰敬禮阿遮利耶時鄔波難
陀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芻不知鄔
波馱耶不識阿遮利耶我今問彼從何所來
即前問曰老叟從何所來答曰阿遮利耶我
看故二來鄔波難陀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惠
念昔恩者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苾芻常
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存宿恩得見
妻不答言我見又問得安隱耶報云幸承覆
護甚得平安汝錫杖上是何等物答曰妻爲
道糧與我貝齒鄔波難陀曰老叟汝甚福德
往見妻已得此利來復作是念看此舉容應
有別事我念應以輭語問之其摩訶羅性懷
愚直所作之事具向說之鄔波難陀曰汝所
作者更可具向鄔波馱耶處說彼聞歡喜彼
至師邊一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苾芻是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摩訶羅不知

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爲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爲說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音釋

囂（虛驕切喧譁也）吒（陟駕切叱怒也）遏（烏割切止也）泝（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泝）劇（奇逆切甚也）杚（古愛切與槩同）蜫蟻（蜫古渾切蟲之總名蟻魚豈切）姝（昌朱切美好也）嗽（色角切含吸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唐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定故時人稱爲住定歡喜將欲入定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坐其膝上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爲大毒觸即害人染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共行婬已如毒箭入胷心懷憂念云我愚癡毀清淨行作婬染事即可還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還俗即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流淚悲泣往詣佛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苾芻大衆演說正法遙見彼來便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芻言善來善來者彼歐熱血便即命終作是念已告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答言大德世尊我先是歡喜今非歡喜佛言汝有何過作此說耶答言世尊我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雖造此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能終身受學處不答言大德我能受持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喜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迦汝等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復周衆既集已令歡喜苾芻遍禮僧已於上坐前蹲踞合掌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身學處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耳不聞處住差一苾芻爲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此歡喜苾

芻令從僧伽乞終身學處僧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佛告諸苾芻受學之人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受學苾芻不應受住本性善苾芻恭敬禮拜逢迎合掌不同一座凡坐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家不應將住本性苾芻為伴設同去者令彼前行不同室宿不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寂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差作秉羯磨人亦不差教誡苾芻尼設差不應去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每至晨朝常須早起開諸門戶收舉燈臺灑掃房院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上亦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葉勿令闕事所須之水可適寒溫於水竇處洗令淨潔鳴揵椎敷坐席可備眾華燒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說頌讚歎佛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須持扇扇諸苾芻凡欲坐時於大苾芻下在求寂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食若了時為收氈席所有食器置於本處掃灑食處恒於眾中告知日數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大眾人人咸可用心為造寺施主及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施主應說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能請餘人作餘日準知時諸苾芻共分房舍不與受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養佛言應與其受學苾芻不修善品佛言應修此之行法乃至斷盡煩惱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苾芻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慇懃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行應隨大小次第而坐與住本性人而為共住

緣在王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從出家後常嬰疾病有同梵行者來問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答言具壽我常病苦寧有安樂問言何苦答言患嗽問比服何藥答曾吸藥煙得蒙瘳損大德今何不服答曰佛未聽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煙治病苾芻不解安藥火上直爾吸煙煙不入口佛言可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仍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筩彼以竹作此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彼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指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椀孔上以口吸煙彼既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輒棄可作小袋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令壞應挂象牙杙上或笐竿上鐵便生垢佛言應以酥油塗拭後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盞　乘轝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爲處方答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平復答曰佛未聽許醫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爲湯還白醫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知當用何藥醫曰聖者我亦不知何藥然曾讀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爲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莖華果及皮木等共煮爲湯洗身除疾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塗膩汙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復無顏色佛言洗將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滴油令身潤澤又具壽畢隣陀婆蹉有病乃至苾芻問言何苦答言我患鼻中洟出醫問比服何藥答曰曾爲灌鼻大德今何不灌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酥油灌鼻苾芻直爾傾置鼻中膩汙身體佛言不應如是苾芻復用葉盛而灌仍猶未好佛言不應用葉又於小布中灌有過同前佛言不應以小布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筩苾芻便爲一筩佛言應作兩筩彼作尖利及以麤惡佛言勿令尖利麤惡苾芻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又復畢隣陀婆蹉患渴苾芻來問仁有何疾答言患渴無物飲水白佛佛言畜飲水銅盞又復畢隣陀婆蹉有諸親族來就聽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隣陀婆蹉說美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恥若其聖者畢隣陀婆蹉得來至此爲我說者當聽受之夫便爲請答言賢首我身有病不能詣彼答曰聖者我取轝來報曰佛未聽許苾芻乘轝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芻有病乘轝佛既聽已時畢隣陀婆蹉即便乘轝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六衆苾芻在路遇見問諸弟子言乘轝者誰答曰是我鄔波馱耶六衆曰世尊聽諸苾芻乘轝耶答曰聽許六衆曰世尊大慈知諸釋子身形柔軟不能徒步所以聽乘時六衆苾芻互相謂曰我等亦可莊嚴好轝至第二日以妙纓毛及諸鈴鐸莊飾之具縈垂轝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六衆報曰世尊聽我乘轝報曰豈汝沙門尚受欲樂乎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無病苾芻若乘轝者得越法罪有二因緣方得乘轝一者年老衰羸二者帶病無力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長者沙門釋子極不淨潔華果樹下而遺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談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芻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手乎時長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諸苾芻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來逼以護戒故

抑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芻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荊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難陀復以大便汙他菜園佛制苾芻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芻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而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著瓶處廁安門扇并須橫扂外置木履入時應著時一苾芻入廁復有苾芻亞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廁時須彈指謦欬其在廁者亦應如是廁極臭氣佛言應爲直坎洗拭令淨置葉土等勿損飛蟲諸苾芻以手洗廁心懷嫌惡佛言但直瀉水以掃箒揩不應用手時諸苾芻廁內洗手足久待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處彼便遠置佛言近著由是我今聽諸苾芻若作廁時所須雜物皆可作之佛聽作廁時諸苾芻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便者不得疾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別作小便之處諸苾芻不知何處佛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皆如廁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瓶知淨觸　願世尊長壽　因斯尼涅槃　敬讚俱開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爲渴所逼欲須水飲行入寺中至苾芻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苾芻持觸瓶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瓶爲淨爲是觸耶答曰是觸苦爾何緣持此授我報曰瓶在一處我遂將來報言聖者淨觸兩瓶不應渾雜別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濟其渴乏豈生福耶婆羅門嫌水不飲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眾應可置淨水瓶供渴乏者佛言大眾置淨水者時有長者聞佛許已多以瓶瓨施於寺內其所須者即便持去或守園人及諸俗旅隨意將去苾芻見時不為遮止未久之間瓶器皆盡時諸苾芻告彼施主曰仁所捨器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多器因何速盡苾芻以緣具報施主彼言聖者諸凡俗人我元不與何不遮止令其損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問眾應差遣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不爲簡擇隨意便差佛言有五事卽不應差云何爲五若有愛恚怖癡亦復不知所有器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差云何爲五若無愛恚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藏應如是差集眾同前對眾應問汝苾芻某甲能爲大眾作掌器人不彼言能者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此苾芻某甲爲眾作掌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許苾芻某甲爲掌器物人者默然若不許說僧伽已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有人來爲渴須水苾芻新瓶盛水授與俗人將舊瓶水授與苾芻佛言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諸苾芻舊器與俗苾芻用訖即使收舉白衣用了隨處輕棄佛言皆須收取苾芻不善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爲庫貯苾芻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來請佛及僧於三月內爲辦供養便作是念我今供養不欲從他求諸器具我當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器於三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衆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衆僧苾芻便將此器內瓦器庫中互相棖觸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時有渴乏婆羅門來入逝多林到苾芻處告言聖者願與我水苾芻即持水鑵及綆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何所爲答曰我無舊水自可汲用婆羅門曰仁等憐愍一切衆生若能預辦少多飲水極爲善事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宜應預安淨水苾芻聞已隨處安置或在中庭或居房內簷前門側令水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苾芻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寺門東邊作停水處室中闇黑佛言應安窻牖地上有泥應以塼砌并泄水令出應安門扇并安鈕居貯水瓶瓨不應置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應以塼築瓨以物支勿令傾側水瓶不淨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以梳箒并諸雜葉雖頻洗滌仍有臭氣佛言應畜多器更互盛水一分安水一分曬乾遞於日中曝曬佛言陰處令乾便不蓋口土入瓨中佛言應須蓋覆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彼觸瓨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佛言若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以乾牛糞屑揩手去膩亦得佛既聽許預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處所須之物皆應預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苾芻尼喬答彌與眷屬苾芻尼有五百人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爲說法于時世尊忽然嚏噴時大世主喬答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苾芻尼聞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苾芻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願虛空藥叉神聞聲亦說斯願如是四天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互相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爾時世尊告大世主喬答彌苾芻尼曰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爲善大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來處申其恭敬得名爲善佛言喬答彌於如來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常爲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敎令得光顯喬答彌若作如是恭敬無上正等覺者是名善禮時一苾芻即說頌曰

世主喬答彌　致敬如來足
願牟尼延壽　劫住化衆生
佛重殷重心　發言申禮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辭
時大世主喬答彌便作是念佛於衆中讚歎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苾芻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槃便詣佛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然如是再三佛皆默爾時大世主復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喬答彌汝爲涅槃作此語耶答曰爲涅槃故說如是語佛言既爲涅槃說是語者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五百苾芻尼又白言世尊我等意欲疾入涅槃佛告諸苾芻尼汝等爲涅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佛言汝等既爲涅槃說如是語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及諸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詣難陀處白言聖者我今意欲疾入涅槃難陀曰爲涅槃故說此語耶同佛所說如是復往具壽阿尼盧陀羅怙羅阿難陀乃至諸上座所頂禮白言聖者我等意欲疾入涅槃難陀苾芻及諸上座等問曰爲涅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報言汝等既爲涅槃說此語者我等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是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禮諸上座等辭還住處到本寺中於七日內爲諸三衆演說妙法既聞法已令無量衆生證得廣大殊勝利益諸苾芻尼各各出寺就空閑處隨其次第半加端坐乃至五百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喬答彌即入三昧以勝定力隨念所爲隱身不現即於東方上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卧入火光定即於身內放種種光青黃赤白及以紅光一時俱現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世主喬答彌現相無異時大世主復入初定從初定起入第二定從第二定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第四定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識處從識處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處起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處起次第逆入至初靜慮而般涅槃五百苾芻尼皆同大世主喬答彌次第順逆入諸禪已亦般涅槃爾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是時諸有苾芻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乃至城邑聚落蘭若林間寂靜之處覩此相已斂念觀察見大世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既般涅槃我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各隨力持諸香木詣大世主喬答彌等般涅槃處爾時世尊與憍陳如婆澀波大名阿尼盧陀舍利弗大目連等及餘聲聞大衆爲供養大世主喬答彌等舍利故皆來集會時勝光大王與太子諸臣及諸眷屬亦爲供養舍利故來至其處給孤長者仙授長者故舊長者及鹿子母等與眷屬俱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屬無量百千皆來集會時勝光王將種種寶衣嚴飾之具裝五百寶轝復持種種香華幢旛寶蓋及諸音樂時具壽難陀阿尼盧陀阿難陀羅怙羅等四苾芻舁大世主靈轝世尊亦以右手擎轝自餘苾芻各舁諸苾芻尼靈轝以殷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平空閑之處爾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

尼所蓋上衣告諸苾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喬答彌等壽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爾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香木焚燎其身世尊爲衆演說無常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嚔噴之時願言長壽是故苾芻若他嚔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是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等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十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佛告諸苾芻其大世主喬答彌五百苾芻尼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由自業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爲供養彼如來舍利起四寶塔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王有大妃及五百婇女年既朽邁王便棄捨自相謂曰何故大王令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婇女作如是語諸姊妹修行何業得不衰邁能令願滿王妃答曰若供養迦葉波佛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啓王乞許即持種種末香塗香華鬘瓔珞幢旛寶蓋諸妙香饌詣於塔所廣設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禮右遶行道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百婇女者今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制諸苾芻見他嚔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既衰邁錢財喪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無子息意欲出家妻云任意即詣逝多林於苾芻處而爲出家并受圓具後於異時佛爲大衆宣說法要時老苾芻在衆外坐舊妻忽來聞夫嚔噴諸苾芻等無有一人願言長壽其妻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握土遶苾芻頭向外而棄呪願長壽時諸苾芻共觀其事妻前捉臂惡口罵詈告言聖子仁今何故於怨讎內而爲出家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叉由我呪願令汝長壽若不爾者定被藥叉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歸家即牽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去彼不肯住苾芻便捉一臂曳之時摩訶羅唱言我痛我痛苾芻白佛佛言可問摩訶羅何邊臂痛爲是苾芻捉者痛爲是妻捉者痛若言苾芻捉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妻捉者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芻如言即問答言仁等所捉臂痛遂放令去即便歸舍因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佛言年老苾芻皆樂長壽如此之類見嚔噴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時有信長者忽然嚔噴諸苾芻不言長壽其不信者願言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怨家之內生敬信心此逝多林常有五

百青衣藥叉由我願言令仁長壽若不爾者定被藥叉吸爾精氣不應久住宜可早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俗人之類皆樂長壽若見嚏時應云長壽若諸苾芻見老者嚏小者應起一禮口云畔睇若小者嚏噴大者應言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佛令五苾芻住正定位於善說法律既出家已於受飲食噉嚼之類進止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佛言汝等苾芻有五種可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華五果五種可噉食一麨二飯三麥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不知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魚肉乾脯雜菜之類此若無者可和水食凡潤濕滋味充人色力得修善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安門扇鈕孔　皮替處中窻　內闊網扇樞　開居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不知安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修寂定佛言安扇不安門鈕開閉時難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孔開時作聲佛言聲處可安皮替房中黑闇佛言應安窻牖近下安置遭諸賊難佛言不應近下彼便極高同前室闇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須處中苾芻作時外寬內狹佛言應令內闊外狹有鳥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復不安扇夜有蛇蠍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窻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著轉樞上復安居開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而開閉之（小作鐵叉子形如羊足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鎚及鎗子　鐵鍤并木杴　釜床竈五百　斧鑿衆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病諸苾芻來問尊者何疾答曰我患風疹大德比服何藥答曰我先病時以熱鐵鎚置瓮水內用此湯水揩洗身時便得瘳損若如是者今何不爲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風病苾芻以鐵鎚煖水洗沐身形聞佛許已苾芻燒鎚熱不能舉佛言應以鐵鑽繫之待熱牽出苾芻以鑽俱棄火中熱不堪捉佛言鑽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鎚以泥團裹之捉冷處牽出置盆水中隨意用時諸苾芻以澡豆牛糞淨洗其鎚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苾芻先煖觸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淨水後煖觸水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來問畢隣陀婆蹉尊者何疾答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温藥鎗子今時闕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畜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苾芻聽畜温鎗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爲僧伽造立浴室於中火炭隨處縱橫佛言聚令一處苾芻不知用何物聚佛言以鐵作鍤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杴火便燒壞佛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人所問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爲處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爲煎藥故須釜從長者借

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長者曰若爾置地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聽諸苾芻畜釜遂送五百口鐵釜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佛旣遣行諸年少者不得佛言應與瓦釜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卧食飲不消諸長者處從借床席用充卧具病卽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可受取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聽諸苾芻受床卽送五百張床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須竈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毗舍佉鹿子母同前送五百竈乃至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一苾芻爲染衣服要須斧用從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爲大衆故應受其斧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床横忽折從長者借鑿用已却送彼曰便與聖者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爲大衆故應受其鑿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斤斧三梯　竹木繩隨事　下灌造寺法

說難陀因緣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床脚忽折爲須斷斤從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乃至爲衆應受

緣處同前佛在鹿子母舊園中許諸苾芻營造寺宇及以制底苾芻造旣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苾芻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疾苦行之醫所問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苦著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爲下灌必得除損答曰世尊未許醫曰大師慈愍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五層苾芻不知云何昇上佛言可於門側角頭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石木土苾芻不解下層以木中間用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隤毀佛言下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音釋

笐竿（笐合浪切）　洟（他計切鼻液也）　觜（即委切喙也）　箒（陟救切篲也）　棖（直庚切棖突也）　涚（先結切淈涚也）　涮（所患切洗也）　曝（蒲木切日乾也）　舁（羊諸切對舉也）　枳（諸氏切）　樞（昌朱切）　蠍（許竭切毒蟲也）　鍤（楚洽切鍫也）　疹（上忍切瘾疹也）　瓫（蒲奔切盎也）　斲（竹角切斫也）　隤（徒回切墜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陀因緣

緣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世尊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纏綿戀著無暫捨離染愛情重畢命爲期世尊觀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爲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難陀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陀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禮世尊時孫陀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放禮世尊已我即却回孫陀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莊濕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陀曰可爾即至門首頂禮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陀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答曰於佛邊取阿難陀曰宜授與佛答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不答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薩道時於父母師長及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令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汝與難陀剃除鬚髮答曰如世尊教即命剃髮人爲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曰汝令知不我當不久作力輪王汝若輙爾剃我髮者當截汝腕彼便大怖裹收刀具即欲辭出時阿難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詣難陀處問言難陀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頂上淨人即剃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旦爲出家暮當歸舍既至日晚尋路而行爾時世尊於其行路化作大坑見已便念孫陀羅斯成遠矣無緣得去我令相憶或容致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陀羅愁苦通夜爾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陀曰汝令宜去告彼難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報世尊令爾作知事人問曰云何名爲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可於寺中檢校衆事問曰如何應作答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當爲白僧若有香花應行與衆夜閉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聞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當作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劫比羅城爲行乞食于時難陀見寺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方可言歸放箒收持糞穢無盡復作是念閉戶而去世尊即令閉一房竟更閉餘戶彼戶便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我當爲王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趣小徑

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遂見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低垂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耻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爲引接故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毗舍佉鹿子母園爾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有弟號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與佛俱來我暫往禮或容得見是時難陀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次第巡至鹿子母家時毗舍佉見彼容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禮其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女是觸毒近便損害難陀禀性多欲便起染心遂即流精墮毗舍佉頭上世尊知已化彼不淨令作酥合香油手觸齅之作如是念何因此處得有如是微妙香油是佛神通變斯香物遂生希有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陀善哉達摩善哉僧伽善說法律不可思議能令如此難陀之類耽欲男子投佛法中專修梵行時彼難陀起追悔心豈非我犯衆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難陀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應以皮帒子盛勿致疑惑佛言多欲畜皮帒子者苾芻不知以何皮作佛言應用三種羊鹿鼠皮即便生用遂有臭氣佛言熟之當用洗已曬乾曬時見女生欲染意遂乃精洩穢汙下裙佛言應爲兩枚一曬一著時有精多其皮濕壞應將物襯可安沙土時有苾芻著而噉食及繞制底佛言解安屏處淨洗手已噉食禮敬後於一時難陀在石上坐憶孫陀羅即於石上畫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見彼畫石問言難陀汝何所爲答言大德我畫孫陀羅形報言具壽佛遣苾芻作二種事一者習定二者讀誦汝今棄此自畫婦形聞已默然迦葉波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生佛告苾芻難陀癡人憶孫陀羅畫其形像是故苾芻不應爲畫作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塗香佛問阿難陀何故如來髮爪窣覩波所不著塗香及香泥塗地時阿難陀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隨意塗拭不得畫作衆生形像作者得越法罪若畫死屍或作髑髏像者無犯

佛念難陀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見香醉山不答言未見若如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猶如鵝王上身虛空至香醉山將引難陀左右顧眄於果樹下見雌獼猴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難陀曰汝見此瞎獼猴不白佛言見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瞎獼猴比孫陀羅誰爲殊勝答言彼孫陀羅是釋迦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獼猴比之千萬億分寧及其一佛言汝見天宮不答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便執衣還若鵝王上虛空界至三十三天告難陀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難陀即往歡喜園緣身園麤身園交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苑園花菓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悉皆過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疎通牀帷映設處處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娛樂難陀遍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

而無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居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見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難陀投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陀聞已踊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諸天勝妙事不答言已見佛言汝見何事彼所知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天女不答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羅誰爲殊妙白言世尊以孫陀羅比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獼猴比孫陀羅百千萬倍不及其一佛告難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聞已歡喜默然而住爾時世尊便與難陀即於天沒至逝多林是時難陀思慕天宮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陀同座而坐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一處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讀誦經典阿難陀傳佛言教告諸苾芻苾芻奉行皆如聖旨是時難陀既見諸人不共同聚極生羞愧後於一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服難陀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咸棄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陀既是我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難陀諸餘苾芻事容見棄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陀曰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謂我道云何爾路答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慼

爾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陀曰汝頗曾見捺洛迦不答言未見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獄中爾時世尊在邊立告難陀曰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陀即去先見灰河次至劍樹糞屎火河入彼觀察遂見衆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掞齒抉目或時以鋸劇解其身或復以斧斫截手足或以手鐐鐃身或以棒打稍刺或以鐵鎚粉碎或以鎔銅灌口或上刀山劍樹碓擣石磨銅柱鐵牀受諸極苦或見鐵鑊猛火沸騰熱焰洪流煮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之事復有一大鐵鑊然湯涌沸中無有情覩此憂惶問獄卒曰何因緣故自餘鐵鑊皆煮有情唯此鑊中空然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陀唯願生天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終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難陀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竪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陀者生乂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汝見地獄不難陀悲泣雨淚哽咽而言出微細聲白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或願人間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修梵行勿樂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愧恥默無所對爾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獄出至逝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曰內有三垢謂是婬欲瞋恚愚癡是可棄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爾時世尊住逝多林未經多日爲欲隨緣化衆生故與諸徒衆往占波國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禮佛足在一面坐時佛世尊見衆坐定告難陀曰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

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諦聽至極
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爲說難陀言唯然世尊
願樂欲聞佛告難陀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
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爲婬愛其
母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爾時名入
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形色端正二
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容貌醜陋如燒杌木
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
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
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
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
向上人傍生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
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
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
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
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
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
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
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
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
難燥云何不入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
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
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
若母根門爲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癊或有
血氣胎結或爲肉增或爲服藥或麥腹病蟻
腰病或產門如駝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犂
頭或如車輮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
復水流或如鵶口常開不合或上下四邊闊
狹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內有蟲食爛壞不淨
若母有此過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
卑賤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不
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業不和合
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境處無男女二愛
亦不受生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
淨中有現前見爲欲事無如上說衆多過患
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
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母生愛於父
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
生所造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
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衆鬧聲作此想
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之想云何爲十
我今入宅我欲登樓我昇臺殿我昇牀座我
入草菴我入葉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
牆孔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即
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母血非是
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爲識所緣依止
而住譬如依酪瓶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
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
亦復如是復次難陀有四譬喻汝當善聽如
依青草蟲乃得生草非是蟲蟲非離草然依
於草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
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
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蟲糞非是蟲蟲非離
糞然依於糞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黃色
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
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棗生蟲棗非是蟲蟲
非離棗然依於棗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
赤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

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蟲身作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鞕為性水界現前濕潤為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麨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滴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肉團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互為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體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眾緣和會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號之為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陀誰於有海而生愛味臥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稠如癰臥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濕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

難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臥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名為遍觸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頞部陀狀如稠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曰閉尸狀如鐵箸或如蚯蚓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為內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名為健南狀如鞋楥或如溫石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所謂兩臂兩髀及頭譬如春時天降甘雨樹林鬱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膝如春降雨荑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旋轉此

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脚猶如聚沫或
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陁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翻轉此
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十指從此初出
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陁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分散此
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并口
及下二穴
難陁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鞕令
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普門
此風吹脹胎藏猶如浮囊以氣吹滿
難陁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踈通
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現若母行立坐
卧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
向上上孔便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譬如鍛
師及彼弟子以槖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已
即便隱滅
難陁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口
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腸猶如藕絲如
是依身交絡而住即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
髮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
風力作百一禁處
難陁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力知有
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臍而入藉以資
身
難陁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線口
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
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陁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蓮花
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脉吸諸滋味身前有五
身後有五右邊有五左邊有五其脉有種種
名及種種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
黃赤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雜
難陁其二十脉脉別各有四十脉以為眷屬
合有八百吸氣之脉於身前後左右各有二
百難陁此八百脉各有一百道脉眷屬相連
合有八萬前有二萬後有二萬右有二萬左
有二萬難陁此八萬脉復有衆多孔穴或一
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孔相連猶如
藕根有多孔隙
難陁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甘露
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二眼處所如是
兩耳兩鼻口咽胷臆令食入時得停貯處能
令通過出入氣息譬如陶師及彼弟子取好
泥團安在輪上隨其器物形勢安布令無差
殊此由業風能作如是於眼等處隨勢安布
乃至能令通過出入氣息亦無差失
難陁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毛拂
口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胷臆食入
之處令其滑澤通出入氣息安置處所譬如
巧匠若彼男女取塵翳鏡以油及灰或以細
土揩拭令淨此由業風能作如是安布處所
無有障礙
難陁第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無垢
能令胎子六處清淨如日月輪大雲覆蔽猛
風忽起吹雲四散光輪清淨難陁此業風力
令其胎子六根清淨亦復如是
難陁第十九七日於母腹內令其胎子成就
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時先得三根謂身命
意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固此風依胎左脚生指節二十骨右脚生二十骨足跟四骨膞有二骨膝有二骨髀有二骨腰髁有三骨脊有十八骨肋有二十四骨復依左手生指節二十骨復依右手亦生二十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胷有七骨肩有七骨項有四骨頷有二骨齒有三十二骨髑髏兩骨難陀譬如壞師或彼弟子先用鞕木作其相狀次以繩纏後安諸泥以成形像此業風力安布諸骨亦復如是此中大骨數有二百除餘小骨

難陀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譬如泥師先好調泥泥於牆壁此風生肉亦復如是

難陀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浮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難陀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內有風名曰淨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難陀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滋漫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

難陀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肉滋潤

難陀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髮毛爪甲此皆一一共脉相連

難陀第二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業此風能令胎子髮毛爪甲悉皆成就難陀由其胎子先造惡業慳澀悋惜於諸財物堅固執著不肯惠施不受父母師長言教以身語意造不善業日夜增長當受斯報若生人間所得果報皆不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彼即短若以短為好彼即長以麤為好彼即細若以細為好彼即麤若肢節相近為好彼即相離若相離為好彼即相近若多為好彼即少若少為好彼即多愛肥便瘦愛瘦便肥愛怯便勇愛勇便怯愛白便黑愛黑便白難陀又由惡業感得惡報聾盲瘖瘂愚鈍醜陋所出音響人不樂聞手足攣躄形如餓鬼親屬皆憎不欲相見況復餘人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不信受不將在意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惡業獲如是報難陀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憐愍貧乏於諸財物無悋著心所造善業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麤細合度肢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辭辯分明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報難陀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蹲居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脇蹲居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在生臟下熟臟上生物下鎮熟物上剌如縛五處插在尖摽若母多食或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膩或食乾燥極冷極熱鹹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臥跳躑之時悉皆受苦難陀當知處母胎中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陀誰有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

海受斯厄難

難陀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屋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牀座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别

難陀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黧黑或復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難陀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説

難陀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陀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成體具足

難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腹中

難陀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種不顛倒想所謂不淨想臭穢想黑闇想依一分説

難陀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趣向産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雙脚向上將出産門難陀若彼胎子於前身中造衆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縁將欲出時手足橫亂不能轉側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或善醫者以煖酥油或榆皮汁及餘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利若鋒芒内如糞廁黑闇臭穢可惡坑中有無量千蟲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爛深可猒患薄皮覆蓋惡業身瘡如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臠割兒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與死無異難陀若彼胎子善業所感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辛苦

難陀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將欲産時母受大苦性命幾死方得出胎難陀汝可審觀當求出離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音釋

腕 烏貫切手臂也 篡 之兗切奪也 曬 所賣切日乾也 洩 先結切漏也 櫬 初覲切 窣覩波 梵語也此云高顯窣蘇骨切 髑髏 髑徒谷切髏盧侯切 眄 彌殄切邪視也 挾 力協切挾也 抉 於決切挑也 劇 奇戟切 尨 莫江切二色也 稍 所角切 鑌鑱 鑌卑民切鑱初銜切 凹 於交切 凸 徒結切 凹凸不平也凸高起也 椸 先結切 頞 阿葛切 箸 遲倨切 援 于元切 援 捋卵切 蹲 徂尊切 蹲踞也 髀 部禮切股也 肘 陟柳切臂節也 羹 古行切 椽 直攣切 韉 則前切 鞍韉 鍛 都玩切冶金也 橐 他各切 齋 前西切與臍同 臆 乙力切胸骨也 跟 古痕切足踵也 膞 市兗切 肕 歷得切 頷 戶感切頤下曰頷 埭 ...... 攣躄 攣閭緣切 躄必益切手拘攣也躄足不能行也 跳踯 跳他弔切跳躍也 踯直炙切踯躅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陀因緣之餘

佛告難陀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內或以衣裹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剝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唼食皆受苦惱初生亦爾以煖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萬戶蟲縱橫噉食難陀有一戶蟲名曰食髮依髮根住常食其髮有二戶蟲一名杖藏二名麤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戶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戶蟲一名驅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圓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戶蟲一名遙擲二名遍擲依脣食脣有一戶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戶蟲名曰手圓依腭食腭復有二戶蟲一名手網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二戶蟲一名遠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戶蟲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戶蟲一名有怨二名大怨依胷食胷有二戶蟲一名螺貝二名螺口依肉食肉有二戶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戶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眞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大眞珠依腰食腰有一戶蟲名曰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戶蟲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腸食腸有五戶蟲一名月滿二名月面三名暉耀四名暉面五名別住依右脇食其脇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左脇食其脇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名穿後三名穿堅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戶蟲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重雲四名臭氣依脉食脉有四戶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蓮花依生臟食生臟有二戶蟲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臟食熟臟有四戶蟲一名鹽口二名蘊口三名網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二戶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脞食脞有二戶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膝食膝有一戶蟲名曰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陀如此之身甚可猒患如斯色類常有八萬戶蟲日夜噉食由此令身熱惱羸瘦疲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憂愁悶絕衆病現前無有良醫能為除療

難陀於大有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愛樂復為諸神諸病之所執持所謂

天神龍神八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及餘禽獸諸魅所持或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難可具說佛告難陀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妄生美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衆病所逼無量百苦觸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雖復暫住必當謝滅難陀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藥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死王所殺送往空田是故當知生無可樂來世資糧應勤積集勿作放逸策修梵行莫為嫌惰於諸利行法行功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善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追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別離隨善惡業趣於後世難陀壽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謂嬰兒位臥於襁褓二謂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盛年有智談論六謂成就能善思量巧為計策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朽邁衆事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是當死位難陀梗槩大位略說如是計准四月以為一時百年之中有三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月總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總有二千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百半月總有三萬六千晝夜一日再食總有七萬二千度食雖有緣不食亦在其數不食緣者所謂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齋掉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集數有爾許并飲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生猒難陀如是生成長大身有衆病所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胷腹手足疥癩癲狂水腫咳嗽風黃熱癊衆多癨病肢節痛苦難陀人身有如是病苦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癊病百一總集病總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陀身如癰箭衆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常苦空無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

難陀凡諸衆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獄囚枷鎖杻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虻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鞕苦中愛樂沉没諸有所欲苦為根本不知棄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陰苦四威儀中行立坐臥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臥即受苦無樂若常立時不行坐臥若坐不行立臥若臥不行立坐皆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陀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猒患勤求解脫難陀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

復次難陀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為四一

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更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病作居止處難陀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體非常住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關筋脈相連通諸孔穴脂肉骨髓共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髮毛爪齒分位差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汙流汗黃水痰癃爛壞脂膩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蟲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臟蓋以薄皮是謂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嗽時牙齒咀嚼濕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腦相和流津腹內如犬齩枯骨妄生美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却咽難陀此身元從羯羅藍頞部陀閉尸健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壞井常以鹹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母腹火燒煮身根不淨糞穢常嬰熱苦母若行立坐臥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炙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陀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衆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亂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鹹酸甘辛苦味不善調故或飲漿水過量或多行婬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有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塗手內穢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陀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肉散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難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風令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劇苦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腫難可觸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於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難陀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其心質直不為放逸少有智慧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先修善行臨命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

作諸福行廣說如上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命終時衆苦來逼雖受痛惱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逸無有智慧貪財慳悋手常拳縮不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望心不調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令何處去難陀是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上難陀此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苦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墜墮有愛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是難云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譬喻餓鬼趣者性多瞋恚無柔輭心諂誑殺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恒被障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行無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淳質行互相食噉強者陵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若死皆在闇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處或時暫明所謂蜂蝶蚊蟻蚤虱蛆蟲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闇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身語意貪著五欲造衆惡事生此類中受愚迷苦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鼈黿鼉鱓蛭蚌蛤蝦蟇之類由先世業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速往其處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雞犬狐狢鵰鷲烏蠅蜣蜋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所招受如是報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飲食所謂象馬駝牛驢騾之屬乃至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陀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焰燒然極大炎熱無一衆生不被燒煑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陀云何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老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然無一得免難陀懈怠之人多受衆苦煩惱嬰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軛無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肉筋骨血脉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息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難陀我不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間於我強為諍論所以者何諸知法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誰為諍由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陀我所言說有差異不難陀言不也世尊如來說者無有差異佛言善哉善哉難陀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是大道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

無信常與諸根而爲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易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陀且止如斯智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陀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荅摩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之法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成就正念而住自爲洲渚自爲歸處法爲洲渚法爲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云何苾芻自爲洲渚自爲歸處法爲洲渚法爲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如是難陀若有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恚惱常思調伏是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外身亦復如是難陀次於集法觀身而住觀滅而住復於集滅二法觀身而住即於此身能爲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無依而住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諸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爲觀亦爾次觀內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觀內心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外法及內外法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恚惱常思調伏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二法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爲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謂苾芻自爲洲渚自爲歸處法爲洲渚法爲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若有丈夫稟性質直遠離諸誑於晨朝時來至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暮以法教旦陳所得難陀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爲方便是自覺法善爲覆護親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靜能趣菩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常修學於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當獲勝果無爲安樂受他供給衣食卧具病藥等物令其施主獲大福利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陀應當修學

復次難陀未有一色是可愛樂能於後時不變壞者無有是處不起憂悲不生煩惱者亦無是處難陀於汝意云何此色是常爲是無常大德體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爲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大德不也世尊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大德皆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爲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不也世尊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衆如是觀察於色猒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猒患若猒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

脫作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陀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漏心得解脫爾時世尊重說伽陀告難陀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觀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悉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愛念　貪名著利養　難陀汝應捨
勿親近在家　及於出家者　念超生死海
窮蓋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皰
肉皰生閉尸　閉尸生健南　健南漸轉變
生頭及四肢　衆骨聚成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腭骨并鼻梁
胷臆與咽喉　總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髃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總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鎖
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鉤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腿足　合有五十骨　總三百十六
支柱於身內　骨節相鉤綴　合成衆生體
實語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雜穢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葦舍
無構唯骨立　血肉遍塗治　同機關木人
亦如幻化像　應觀於此身　筋脈更纏繞
濕皮相裹覆　九處有瘡門　周遍常流溢
屎尿諸不淨　譬如倉與篅　咸諸穀麥等
此身亦如是　雜穢滿其中　運動骨機關
危脆非堅實　愚夫常愛樂　智者無染著
涕唾汗常流　膿血恒充滿　黃脂雜乳汁
腦滿髑髏中　胷鬲痰癊流　內有生熟臟
肪膏與皮膜　五藏諸腸胃　如是臭爛等
諸不淨居同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怨家
無識躭欲人　愚癡常保護　如是臭穢身
猶如朽城郭　日夜煩惱逼　遷流無暫停
身城骨牆壁　血肉作塗泥　畫綵貪瞋癡
隨處而莊飾　可惡骨身城　血肉相連合
常被惡知識　內外苦相煎　難陀汝當知
如我之所說　晝夜常繫念　勿思於欲境
若欲遠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脫處
速超生死海

爾時世尊說是入胎經已具壽難陀及五百苾芻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難陀苾芻越生死海險難之處能至安隱究竟涅槃獲阿羅漢果說自慶頌曰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因
獲斯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為斷疑故請大師曰大德難陀苾芻先作何業由彼報得金色身具三十相以自嚴飾望世尊身但少四指於婬欲境極生耽著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強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唯願為說佛告諸苾芻難陀苾芻先所作業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說如上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苾芻過去世時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毗鉢尸佛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出現於世與六萬二千苾芻遊行人間至親慧城王所都處往覲慧林即於此住時彼世尊有異母弟於婬欲境極生愛著其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於生死海勸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時彼國主名曰有親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王異母弟極躭婬染王聞佛衆往親慧林將諸王子親侍大臣及內宮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彼王衆宣揚妙法示教利喜得殊勝解其弟躭欲不肯出門時大臣子及餘知友撫塵之類詣而告曰善友知不王及王子并諸內宮大臣人衆往毗鉢尸佛所躬行禮敬聽受妙法獲殊勝解人身難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時躭著婬欲不肯出門彼聞責已心生愧恥俛仰相隨同行而去時佛弟苾芻見諸徒侶共行而去問曰何故君等將此一人共伴而去時彼同伴具以事白苾芻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時於諸欲境極生躭著幸蒙大師强牽令出安隱將趣究竟涅槃更有如

是愚癡之輩與我相似仁等慈悲强共將去誠爲大善令可往詣無上大師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時彼同伴共至佛所佛觀彼類稱根欲性而爲說法既得聞已深起信心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及諸聖衆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佛默然受彼知受已禮佛雙足奉辭而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婬欲境起猒離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浴如來大師慈悲爲受佛是人天所應供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作是念佛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弟躭欲難諫佛令調伏實誠希有答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內諸舊住者及遠方來汝等諸人咸當隨力嚴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華迎大師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勅時諸人衆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水燒諸妙香懸衆旛蓋散花供養如天帝釋歡

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牀座毗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妃宮人婇女及諸人衆咸出奉迎逡禮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禮世尊雙足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躭著强拔令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我當來得爲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是我於欲境生躭著時强牽令出愛染深河得趣涅槃安隱之處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親慧王躭欲之弟即難陀苾芻是由於昔時請毗鉢尸佛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善因今爲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躭著婬欲之境强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隱處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佛告諸苾芻彼所作業廣

說如前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資生無乏有一苑園花果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愍衆生樂處閑靜世間無佛唯此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斯聚落周旋觀察屆彼園中其守園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為解勞倦尊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者生慶喜心於苑園中有一大德來投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禮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為求食我為福因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見慇懃即便為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臭身輪迴生死所應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圓寂永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定現諸神變於大光明上燭紅輝下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收餘身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懸諸旛蓋深生敬信灑三十種衆妙香水并發大願求諸相好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即難陀是由以勝妙供養敬信業故令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時諸苾芻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俗者必當紹繼力輪王位佛告諸苾芻難陀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攝波佛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沉水海岸牛頭天末香等焚燒既訖滅以香乳收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窣堵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者即難陀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今此生中若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時諸苾芻更復消疑請問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根門最為第一佛言此由願力難陀苾芻於迦攝波佛時捨俗出家其親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稱為第一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證悟於命終時便發誓願我於佛所盡斯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所證願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記未來世有摩納婆當成正覺號釋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於斯佛所善護根門最為第一我亦如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最為第一由彼願力今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門最為第一如是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音釋

唼子合切入口也　潰爛潰胡對切自壞也爛郎旰切腐也　揺之累切摯也　腭五各切與齶同齒根肉也　腎時忍切水藏也　脾頻彌切土藏也　脛胡定切脚脛也　襁褓襁居兩切褓博抱切襁褓負小兒衣也　梗槩梗古杏切槩古代切梗槩大畧也　齩五巧切齧也　拳縮拳巨員切卷收也縮所六切斂也　瘀依倨切血壅也　黿鼉黿魚袁切鼉徒何切　鱓蛭鱓常演切魚名蛭職日切水蛭也　蝦蟇蝦胡加切蟇莫加切　狐狢狢下各切似狐　蜣蜋蜣去羊切蜋呂張切蜣蜋食糞蟲也　䏲去王切石尻也　篅市緣切竹圌也　竦息拱切高起也　踰繕那梵語也此云限量繕時戰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別門總攝頌曰

三衣及衣架　河邊造寺簷　拭面拭身巾

寺座刀應畜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葉量　牀脚拂遊塵　行處著氍毹

衦石須聽畜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說苾芻應畜割截支伐羅時諸苾芻即便割截長條短條不能相似以緣白佛佛言長條短條不應參差割截應須齊割彼復不知云何齊割佛言長條短條應隨其量可取竹片量截長短方定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支伐羅葉不相似便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衣時葉應相似苾芻不知云何相似佛言可取竹片量葉寬狹然後裁之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苾芻作葉極大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小大寬四指或如烏張足小寬二指或如母指面此內名中諸苾芻於不淨地縫刺其衣遂便垢汙佛言應以牛糞淨拭其地作曼荼羅待乾淨已於上作衣佛言作曼荼羅者然牛糞難得佛言應以水灑其地淨掃置衣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尖牀脚遂便損地佛言不應尖利應可平作然猶致損佛言應作糠袋置牀脚下或破帛纏裹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疲極食時既至入逝多林見其食處敷妙褥座置妙飲食見生希有發信敬心即脫上帔敷上座坐處出門而去後於異時衣便垢膩其知事人數之下座彼婆羅門後因他事來至寺中行詣食處於上座所不見其衣巡次遍覩見敷下座彼作是念我衣新物又是貴價因何今日穢汙若斯且待片時察其何故乃見知事安置座已捉衣拂地彼見如是知其汙緣告知事曰此之小事仁不解耶先當灑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由不解故致損我衣起嫌恥心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每於食處應先灑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方成應法時知事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坐褥遂多垢汙

招過同前佛言先可拂拭牀座次敷氈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一衣用拂牀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裂爲細片繫在杖頭用拂牀座經久無堪遂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棄擲應剉和泥及和牛糞用塡柱孔或塗牆隙欲令施主福利久增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隨於一處而作經行彼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長者入寺遍觀至經行處便作是念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念已問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皮並穿長者見已起悲念心報言聖者我有氍毹欲爲敷設在上經行於足無損答言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懷慈念此定應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彼精勤警策經行苾芻應畜氍毹隨意無犯還告長者彼即爲敷苾芻便受多時足蹋遂爲兩段各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狼籍問言聖者因何氍毹零落至此若見破處何不縫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長者所說斯實善哉見有破處即可縫治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爲塗拭能令施主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往醫人處報言賢首我有如是病爲處方藥彼言聖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即爲處方還歸住處料理藥時須得衦石便詣餘家暫借充用彼人便與磨藥既了以石相還答言聖者此即相遺隨意將歸答曰佛未聽畜若如是者可置地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畜衦石并軸他若施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　勿使蟲傷損　熱鬧三面舍
可記難陀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處而安衣服便多垢膩被蟲蟻穿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苾芻即便穿壁安衣令壁損壞佛言不得穿壁初造寺時應出木坎上置衣竿時諸苾芻房内置竿簷前不作佛言簷前亦作勿令闕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芻求竹無處佛言應將葛蔓橫繫置衣或葛亦無佛言以繩爲笐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闇誦經者彼誦經時有蛇來至少年見已驚忙大喚唱言長脊長脊凡夫苾芻悉皆驚怖遂令聽者因斯廢闕以緣白佛佛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月然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爲籠薄氎遮障此若難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作百目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令瓦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穿小孔瓦師難求佛言應用瓶瓨打去其底傍穿百目置燈盞已向下而合若孔有蟲入應以紙絹及薄物而掩蓋之

緣處同前時當盛暑苾芻苦熱身體萎黃病瘦無力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諸苾芻身體萎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陀

具以事白佛言應作招涼舍苾芻不知如何當作佛言應近寺外爲三面舍三邊築牆架作偏敞踈徹來風不同於寺四面有壁苾芻即便於內安牆外置行柱佛言中安行柱復不開窻遂遭熱悶佛言置窻彼著窻時或太高下佛言應與牀齊有諸鳥雀來入房中佛言應置窻櫺勿令得入風雨飄灑應安窻扇苾芻食時閉門室闇佛言食時開門苾芻熱時於自房內但著下裙及僧脚崎隨情讀誦并爲說法作衣服等於四威儀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既與難陀剃髮出家并受近圓已將詣香山及三十三天至捺洛迦周旋觀察還逝多林諸客苾芻未識難陀見彼身作金色具三十相周帀莊嚴有老苾芻見時謂是如來便起迎接既識知已方生悔心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難陀衣應爲記驗若更有此人亦爲記識此是正覺此是餘人

第三門第三子攝頌曰

河邊制齒木　羅怙遣出門　合訶不合訶
二行應與服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慧河邊諸苾芻輩以善方便策勵勤修斷盡諸惑證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威儀庠序所爲審諦能使衆人敬信深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勝慧河邊苾芻住處近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時具壽阿難陀聞世尊語即解其義由近大師久爲侍者或聽其言或時覩相皆即解了若世尊欲得見者說讚美言尊者了已便寄信報河邊苾芻諸具壽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彼既聞已更相告語佛於我等爲讚歎言事須相見當欲如何一人報云更何所作我等當去遂不觀察所應作事若不觀者雖阿羅漢不能預知復共議云去爲善事即告諸苾芻曰仁等當知世尊大師讚歎我等意欲相見今者可去諸苾芻曰若如是者我等同行即共相隨涉路而去漸漸遊行至室羅伐舊住諸苾芻出迎慰問便於寺外有大喧聲世尊聞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寺外何故有大喧聲阿難陀曰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共來至停在寺外寺內諸人咸出迎接更相問訊致此喧聲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佛教已詣苾芻所告言具壽當知世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聞已執持衣鉢遊適人間佛告諸苾芻曰諸有村坊所居之處若有勝慧河邊苾芻住者近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阿難陀聞復還寄信苾芻重來如是至三諸苾芻執持衣鉢復往人間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勝慧河邊苾芻住處人皆獲利時阿難陀聞佛頻讚復令信報彼諸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讚歎我輩欲得相見頻往佛所令我還來應由我等普告多人致令遣去我今宜可不告諸人默然而去時諸苾芻密持衣鉢詣世尊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覓閑房靜處爲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輩敷置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

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爾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乃至入至初定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苾芻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諸苾芻亦入此定我復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乃至初定諸苾芻亦皆同我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諸苾芻共相謂曰仁等當知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便入自定爾時世尊至天明已即從定出大衆皆集佛於衆中就座而坐時具壽阿難陀從座而起整衣服露右肩禮雙足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頻頻讚歎勝慧河邊諸苾芻等意欲相見彼諸苾芻皆來至此不蒙問及佛

言阿難陀我已共彼諸人語訖依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阿難陀白佛言未審云何名爲聖語法律共相慰問阿難陀如我共諸苾芻皆於門外洗雙足已隨次入房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前念我入初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入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定我復乃至入初定是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阿難陀我作是念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河邊苾芻自相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阿難陀此謂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我作如是相安慰已阿難陀白佛言善哉大德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極善世尊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世尊既與河邊諸苾芻以聖法律共安慰已其聲普遍四遠諸人共相謂曰佛共河邊諸苾芻輩以聖語聖法律而相安慰既聞此事諸

長者婆羅門皆來禮拜河邊苾芻此諸苾芻即爲長者婆羅門宣說法要口出臭氣時彼諸人左右顧眄共相謂曰此之臭氣從何而來諸苾芻曰此之臭氣從我口出白言聖者豈可日日不嚼齒木耶答曰不嚼彼白何故諸苾芻白佛未聽許答言聖者若不嚼齒木得清淨耶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言彼婆羅門長者所作譏恥正合其儀我於餘處已教苾芻嚼其齒木而汝不知是故我今制諸苾芻應嚼齒木何以故嚼齒木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能除黃熱二者能去痰癊三者口無臭氣四者能餐飲食五者眼目明淨佛制苾芻每嚼齒木時一年少苾芻於顯露處而嚼短條世尊至彼苾芻見佛深生羞恥云我不應對世尊前吐出齒木即便吞咽遂鯁喉中諸佛常法無忘失念爾時世尊便舒無量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萬字能除怖畏善施安隱捉少年頭屈右手指內彼口中鉤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告曰汝何所爲苾芻以事白佛佛作是念在顯露處嚼

齒木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露處嚼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露處不嚼齒木亦非短條苾芻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露坐嚼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前坐嚼齒木佛言不應爾有三種事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嚼齒木佛言不將短條充齒木者時諸六衆便用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生嫌恥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耶答曰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嚼短齒木幾將命終蒙佛救護得存餘壽豈可汝等於我衣鉢有希覦耶令我早亡共爲羯磨然長齒木有利益處一得然釜煑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將充齒木嚼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瓦盆安在房內脚觸便傾水流汙地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求盆無處佛言應就水竇邊嚼齒木苾芻遠嚼不近竇口佛言應可近邊方一肘地佛教嚼齒木時苾芻不知刮舌其口仍臭佛言嚼齒木已當須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畜刮舌篦佛聽畜篦六衆苾芻便以金銀瑠璃玻瓈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已問言聖者此是何物答曰賢首世尊令我用刮舌篦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篦苾芻應畜云何爲四謂是銅鐵鍮石赤銅時諸苾芻便即利作刮舌傷損佛言不應利作然此四種難求佛言應劈齒木屈以刮舌苾芻劈破便用刮舌作瘡佛言劈齒木已兩片相揩去上鐖刺然可用之苾芻嚼齒木已不知作聲默爾而棄遂便墮在護寺天神頭上彼生嫌恥佛言不得默棄應可作聲若不聲者得越法罪苾芻唯於齒木一事作聲而棄大小行時涕唾吐利及吐水等所有棄擲皆不作聲佛言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聲大師既制恒嚼齒木苾芻道行卒求難得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應用澡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淨漱隨意餐食勿復生疑

緣處同前時具壽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陀二羅怙羅後於異時尊者舍利子欲往人間告二弟子曰我欲人間隨意遊適汝等二人爲住爲去准陀白言鄔波馱耶我願隨逐羅怙羅白鄔波馱耶我住於此舍利子言若如是者以汝付誰答言以我付囑尊者鄔陀夷我依彼住報言羅怙羅彼是惡人恐行非法答曰鄔波馱耶我事如父彼何爲惡即便付與行趣人間纔去之後鄔陀夷告羅怙羅曰汝來作如是如是事答言不作鄔陀夷瞋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爲羅怙羅言仁豈是我親教師及軌範師耶鄔陀夷轉更瞋盛

遂拖其項推出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門人來禮佛足見其啼泣問言聖者羅怙羅何故啼泣報言喬答彌大德鄔陀夷手拖我項推令出寺彼作是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而向餘處即共門徒

圍繞而立次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中敬禮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答王作是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母而向餘處即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亦入園中敬禮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答長者作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母國主大王而向餘處即圍繞而住是時門外大衆雲集致有謿聲世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門外多人聚集有大喧聲尊者阿難陀具以上事敬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實有苾芻驅他苾芻令出寺耶答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陀苾芻但於已房可得為主非於寺內不應驅他苾芻令出寺外違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驅苾芻令出寺外時諸苾芻於弟子門人皆不敢訶責遂慢法式不肯奉行佛言應須訶責苾芻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法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同受用四者遮其善事五者不與依止言不共語者謂不共言語所有問答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皆不教詔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受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遮善事者所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依止者謂絕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苾芻於事不為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即為訶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為五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者情無羞恥五者近惡知識時諸苾芻具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即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即須訶責訶弟子時諸餘苾芻遂相攝受佛言若彼親教師軌範師訶責之時餘人攝受作離間意是破僧方便得窣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苾芻皆不容許因此難調更不恭敬或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令苾芻教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即令其不善巧者至彼人邊告言具壽汝親教師喚乞歡喜彼更高慢佛言應令善巧苾芻教令改悔深起敬心時彼本師見來投謝便不簡別即相容捨彼於善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言五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有多少亦可懺摩然諸苾芻不合訶責而訶責者得越法罪應合訶責而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容捨而容捨者得越法罪應合容捨而不容捨亦越法罪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恭敬應可驅出若知彼懷有慈順者應可恕之若具五黑法者即可驅出若不驅者得越法罪佛言驅出即露體驅出佛言不應露體令去若是求寂應與水羅軍持及上下二衣然後令去若是近圓或擬近圓者應與六物驅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六物者三衣坐具水羅軍持軍持有二謂是淨觸)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簷網　廣陳掃地處　求法說二童
熟時應造舍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言樹下臥具者清淨易得苾芻依此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若得長利別房樓閣悉皆得受苾芻造寺不安基階及以前簷佛言先安基階可與膝齊上置厚版立柱於上枓栱梁棟准次而安

上布平版版上布甎於上復以碎甎和泥極須鞕築上安𤫩石灰泥一重既爾餘皆類如前安𣟗楯橫牽釘柱勿令墮落時諸苾芻或於此食有鳥雀來共相惱亂應安羅網不知以何爲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紵芒茅及猪皮等雖作得網不解安置佛言於網四角安小鐵鐶方便挂舉勿令雨爛後於此食鳥尚入者以物遮掩食了還開苾芻食時犬來前住希覓殘食苾芻不與望斷命終苾芻白佛佛言凡噉食時爲施畜生留一抄食時蘭若苾芻所出飲食唯與野干遮餘鳥鳥便瞋恨作鳥音聲告賊師曰林中苾芻多有金寶賊解鳥語至苾芻所從其索金報言我無即便打罵苾芻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答言汝多有金何不相與苾芻曰我居林野何處得廿三金顧勿枉打賊曰汝定有金若不見與定斷十五汝命苾芻曰有瞋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怨幸當實報賊曰鳥向我道苾芻曰由彼懷恨問曰何故苾芻具說上事賊師言聖者若不具言我定枉殺知已便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局心行施有此過生由此應知留食之時普施羣生勿拘一類可於飯上以水澆濕餅須細擘散之於地隨意當食不應遮止若遮止者得越法罪苾芻造房天雨之時傍入簷下水流漫損佛言應作懸障苾芻不知云何作障佛言用版彼便遍遮遂令處暗佛言不應遍遮可留明處版求難得佛言蘧篨席等權用遮障既遭雨濕蟲蟻便生佛言夏雨時安餘時應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三

音釋

氍毹强魚切毹山芻切氍毹毛席也 衦古旱切展衣也 俙徒耐切與袋同也 帔普義切裳衣也 笐胡浪切衣桁也與桁同 氎徒協切細毛布 巩下江切頸兒也 憎 脚崎脚崎隆也 萎於為切枯悴也 敲與敲同 鞕古杏切刺也 擡 篦郎丁切 廿三 邊迷切竹器 鍮他侯切似金者 鏺普撥切破也 十六 漱蘇奏切蕩口也 扼於革切握也 囂許嬌切喧也 料當么切 枅料枅也 斛 軛於革切 擘 蘧篨直魚切蘧篨竹席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四 廿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逝多林禮世尊足禮已掃寺內地後於一時長者他緣不遑入寺廿四世尊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如何令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篲來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了知況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篲輕軟如綿至佛前住爾時世尊意欲令彼樂福衆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篲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葉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篲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自心清淨二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

當生天上後時給孤長者來入林中閗佛世尊及大弟子躬自執篲追掃林中便作是念如來大師及諸聖衆躬自執篲掃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親執篲掃逝多林情懷愧悚當處而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伽他行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是時長者聞法踊躍奉辭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來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悲苦具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重讚歎正法未爲希有汝等當知我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有憂悲苦惱爲法因緣捨自身命汝今善聽我當爲說乃往古昔婆羅痆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應說如餘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稟性賢善自利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離染著心曾無悋惜後於異時王大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爾時大王即爲求法便勅大臣盛金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月滿生子顔容超絶衆相具足廣說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入所樂觀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何名大臣白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令八母乳養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之後自紹王位告諸羣臣卿當爲我求於妙法羣臣受勅即持金箱遍瞻部內處處求訪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爲求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眞僞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爲大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當重爲我說此伽他時彼藥叉即報王曰王用我語我當爲說王曰唯然願爲宣說隨意無違時藥叉曰大王若實樂法者可作火坑七日七夜燒炭猛焰投身入中我爲重說王聞斯語倍增欣躍報藥叉曰此不敢違王即宣令遍告國中我爲樂聞妙法七日之後當入火坑一切有緣樂希有者可來觀我既宣勑已舉國皆知無量衆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所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鼓樂絃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重王至誠悉皆來集時彼藥叉七日既滿便昇虛空告菩薩曰所期已至可入火坑爾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王位普召羣臣咸乞歡喜共爲辭別漸近火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　紅焰如日令人怖
我今歡喜投身入　爲法曾無悔懼心
令我雖處火坑中　決定當求希有事
願此福利資含識　猛火變作妙蓮池

爾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坑內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即爲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爾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金葉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普令修學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爲求法故委棄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尊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我於妙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苾芻聞已歡喜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老宿苾芻棄捐誦業入逝多林皆親掃地佛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說非諸耆宿苾芻修行業者然於我所依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者習定二者讀誦苾芻聞佛爲知事人容作是說其知事人不能遍掃逝多林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日應鳴揵稚總集衆僧共爲灑掃時諸苾芻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幷餘衆聞說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爾應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既掃地已塵土坌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言既掃地了除去糞穢應可洗身若不洗者以水濕手拭去塵坌洗手濯足如常所爲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觀察牀敷苾芻總作佛言不應爾可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汙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蹈者苾芻灑地然後淨掃作曼荼羅餘人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蹈過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臺殿旛竿制底如來形影皆誦伽他然後足蹈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爾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王以爲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敷牀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便入市中取他魚飯隨意而食爾時食主即便苦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白言大王我向廛中少取魚飯時彼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勑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輒打後於異時王罷朝已暫爲偃息時二童子合在一邊爲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說時馱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答言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馱索迦曰世間頗有阿羅漢不馱索迦曰世間無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語已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衆中分明告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念長者若來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於異時給孤長者來至王所自將小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爾時童子即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爲戲樂小童去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用相分付即便竊告守門人曰長子童子勿使入來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者坐久心念還家

從座而起顧眄使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白言大王我見使童王言長者我有二童令付長者可領將去彼觀王意俛仰而取復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後思此二先是惡見王令試我令遣將去是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庫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覓君皆與耶答言盡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答是長者二童拒謂長者於我父母無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隨及市諸人遥見皆喚二童汝來我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遥見各掩食盤今日遠觀悉皆喚我非無所以幸為說之諸人答曰汝昔強飡一無酬直令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時長者將彼二童入逝多林俱持篲帚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本宅告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無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糞不停爾時佛告阿難陀曰為此二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陀留殘命食二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辛至日將暮佛告阿難陀令此二童當近汝宿汝復適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隱惡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宜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陀宣佛教已時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陀曰此是何物阿難陀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二童子白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漢耶阿難陀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何所致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應供令見神通邪見便息心生正見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諸天咸來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衆觀知佛心咸來佛所由彼威力有大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陀此是何光答曰此是梵釋及餘天衆來詣佛所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答曰汝既親見何所致疑彼二童子先時邪見謂無後世令見天衆即於此時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稱其根性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剛智杵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流果既得果已重禮佛足白言世尊我今願於如來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言善來馱索迦波洛迦汝修梵行時彼二人於佛言下鬚髮自落瓶鉢在手如初剃髮經七日來進止威儀同百歲者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威儀如百歲
隨佛意皆成

爾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倦未久時間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爾時世尊度馱索迦及波洛迦令出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恥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善事由彼邪見

人所共知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於我衆中聲聞弟子諸惑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來禮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及諸聖衆明就我家爲受微供佛默然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爾時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馱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至長者家爲衆行水于時尊者奉佛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敎時彼二人奉佛勑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耆宿及以中年於我二人曲爲顧命令我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我等宜應滿世尊願爾時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噉食五嚼食即於晨朝敷設牀座及盛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唯願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及諸大衆悉皆坐已是時長者復遣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暫來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內宮人扈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至佛所禮足而坐爾時具壽馱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次第洗手爾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從下至上次第嗽口時勝光王見是事已便作是念斯何耆宿大德苾芻親於佛前敢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下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後更尋水至上座邊見馱索迦持瓶而立極生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陀希有達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馱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衆悉坐定已便以自手行諸飲食大衆飽已洗手嗽口嚼齒木已屏除鉢器即取小席親於佛前長跪聽法爾時世尊爲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此馱索迦波洛迦曾作何業生在邊地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爲出家斷盡諸惑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之二人自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前乃至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法而爲出家二人爲伴往詣邊國無教授師自修禪定實無所證作證解心臨命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語迦葉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阿羅漢我於諸惑不能斷盡何有餘人得阿羅漢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馱索迦波洛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理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無師輒自習定若輒學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蘭若處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屬春陽爲熱所逼

形色萎黃瘦損無力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
當守護我欲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闕少而欲
他行苾芻答曰我無闕乏然爲時熱室小難
居長者答曰若畏熱者爲造地窟答言長者
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須地窟者隨
意應作長者爲作至夏月時復多濕氣便不
堪住後白長者我欲他行同前問答然爲地
濕瘡瘵病增不堪居住長者答曰若如是者
爲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許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任爲大舍長者便造以無簷故柱危
欲破以緣白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
柱以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鹽安角內　藥器用氍毹　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跋蹉
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行者來相問訊
言上座四大安隱不答言我患寧有安隱復
問上座比來曾服何藥答曰曾服石鹽若爾
今何不服答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畜先陀婆鹽苾芻
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不應如是隨宜安
置應可畜筩便安竹筩亦還銷失佛言應用
角筩安鹽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
用牛糞水黄洗乾無損佛言石鹽應安角中
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著蓋苾芻不解
佛言還應用角時畢隣陀跋蹉因患問答同
前須畜藥椀佛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
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但卧
空牀未有氈席長者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
子但卧單牀更無氈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
皆有氈席汝何故無答曰諸人多是宿舊出
家先來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答言若爾
我舍有好氍毹可用敷卧答言佛未聽許以
緣白佛佛言聽用氍毹苾芻即便不以物襯
赤體而卧遂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惡便
不識認問其子曰更得褥耶答言舊物父言
因何垢汙以至於此答曰爲無襯替致令汙
染父曰此貴價物令其損壞汝今宜可安替
而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雖是私物亦應安
襯若不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其人坐
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佛言應作承足
牀苾芻不解佛言若座不移動應以甎作若
移轉者可用版爲雖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
四角各安鐵鐶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及
信心俗族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誦經師不
敢足蹋佛言以草及葉替而方蹋勿致疑心
緣處同前佛言作承足牀林中苾芻此物難
得垂足勞倦以緣白佛佛言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疎薄　唾盆并襯體　鐵槽砌基地
日光珠浣衣
緣在王舍城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頭面垢
膩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拭
面巾今何不持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
言有病無病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隣陀跋蹉苦熱身黄問答同前
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疎薄衣今何不

持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疎薄之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痰癊於牀兩邊棄其涎洟令不淨潔天將欲曉門人入房禮問安否洟唾汙額苾芻見問即以事答苾芻曰我試觀之便入房中見其洟唾牀邊狼籍告諸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僧房中洟唾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棄洟唾之處不應輙棄若在闇中不頭扣地而為禮拜須致敬者口云畔睇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患傷寒涎洟流出應以器承著器物時致有傾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繩然猶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內置地安隱棄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安沙土等有多蠅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蟲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止待器乾時事便廢闕佛言應畜二盆更互而用苾芻簷下讀誦經行若洟唾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爾棄者得越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唾盆若有唾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嚴身戲樂無猒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開地獄時極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黕汙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此苾芻應畜襯身衣苾芻即便披在衣外遂生譏醜佛言應在內披其身瘙癢將此衣揩佛言不應如是若有濃血當以樹葉作湯徐徐洗除其襯身衣時時浣染曬曝令乾

緣在王舍城具壽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同梵行者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曾持鐵槽安藥湯浸若爾何不持用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病者當畜鐵槽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旋繞制底有泥汙足佛言應可布甎上以碎甎和泥打之復安礓石灰泥塔大甎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苾芻寺門及寺內地多有泥陷佛言如上所作准事應為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小舍苾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觸冷身形羸瘦來告長者曰我欲他行答言聖者有所闕耶答言無乏但為苦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珠令常得火答言長者佛未聽許答曰佛大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須日光珠者聽畜隨時出火長者便與苾芻受用時有五百羣賊欲打小城過苾芻處告言須火報曰現無賊曰何方得火答曰賢首有日光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迴至於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珠賊取而去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言我寒具如上說長者曰珠在何處答曰有賊將去長者曰此貴價物不容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應與其火如火光珠月光亦爾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令浣衣人洗濯衣服時

浣衣者多得他衣洗浣未了時鄔波難陀至日晡後便持故衣詣洗衣處報言爲洗答曰現有多衣明當爲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留而去我令爲洗即便留衣與衆多衣一處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惱掌頰而住多人來見皆共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浣衣故生衆譏嫌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以赤色衣汙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色衣令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衆聞已便將白衣令彼洗浣彼便撥打令衣損破佛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浣衣物即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纏頭於池水邊自洗衣服衆人見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浣衣處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木上撥打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爾應在盆中以煖水浸徐徐自手洗濯令淨佛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足皆悉不能佛言令他爲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音釋

篲 徐醉切竹掃帚也　輭 而兗切與軟同　悚 息拱切懼也　痆 女黠切

坌 蒲悶切塵坋也　濯 直角切浣也　蚤虱 蚤子皓切虱音瑟　饕餮 饕土刀切貪財也餮他結切貪食也　廛 直連切市邸舍也　扈從 扈侯古切後從曰扈從從疾用切隨行也　筩 徒紅切竹筩也　襯 初覲切近身衣也

瘙 先到切疥瘙也　礓 居良切　撥 桑葛切側手擊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拭身履蛇咽　石器生疑惑　染衣有多種
隨意畫伽藍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洗已濕體披衣色壞兼臭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畜拭身巾時有苾芻無巾可得佛言洗已片時蹲地以洗裙拭體然後披衣苾芻葦席上有塵土即便撥打令網系斷佛言不應爾復用水洗轉加爛壞佛言不應爾可將濕帛拭是故苾芻應持拭鞋履物（言洗裙者可用絹布一幅半長六尺許橫繞胯際撇勿令脫更不安帶是西國法也）

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心純善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遂便勸令聽法子令宜去於聖者邊聽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不變本形而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怖便唱長腰長腰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生恐怖即以毛繩繫其龍項擲於寺外其子歸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聽正法不答言阿

毋不須說此無慈愛人毋曰彼於汝處作何非法即便具說毛繩損項毋曰由此因緣名爲聖者若是餘類殺汝無疑子便默爾時彼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項見調弄時身體黃瘦氣力衰弱毋見告曰何故汝身萎黃若是答言阿毋常有知識調言破項我負羞恥致斯羸瘦毋曰由汝不變本形遂招此過若變形去不被毛繩令可變形往聽妙法隨所聞見皆稱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聽彼之信心不隨毋語默然而住毋作是念聖者毛繩繫龍子項欲聽法者與作難緣我今爲此當往白佛過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令揭伽池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爲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然受請是時龍女禮佛而去爾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日龍女來至我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聖衆略爲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告諸苾芻曰汝等何因作非法事令彼龍神心生輕慢能使正法遂至銷亡故諸苾芻勿以毛繩繫龍蛇項若見來時即可彈指告言賢首向不見處隨言去者善若不去者以羊角杖緩杈其頭置甕埦中傍邊穿孔口以物塞擎之出外此杖無者以輭絛等繫項牽出此亦無者應以杖徐按繩索繫項擧置埦中如前棄外放草叢中蛇縱瞋火焚燒此草蛇亦命終佛言不應棄草叢內後棄露地不久觀察便有諸蟲來相噉食佛言棄已不應即去可於露地棄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

緣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閑石作造諸石器隨時貨賣多獲利物便作是念作何方便獲多福業能於現世得利無窮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就舍供養於石器中而噉飲食獲多福業得利無窮即詣佛所廣說如上乃至佛衆皆來就家坐定長者便將新器行與上坐舊器授與下行苾芻生疑不肯爲受佛言出處淨故應爲受之勿致疑惑長者供養皆令飽滿佛爲說法從座而去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須染世尊聽許苾芻煑濕染木令染色壞佛言曬乾然後煑用於日中曬令染不好佛言不應日中曬曝於陰處曬致令醭出佛言非在烈日復非極陰隨時曬曝又復以衣與染木同煑令衣損壞佛言別煎染汁一度煑已即便棄擲佛言三煑方棄苾芻三度煑汁皆一處安佛言三皆別安不能記知何者初中後佛言書字記其次第苾芻以汁澆在衣上佛言不應先於盆中置染汁已然後投衣便多著汁曬時流下佛言不應多著或時染少令衣斑駮佛言不得極多極少應處中斟酌在地曬衣塵土便汙佛言不應爾復於草束上曬汁向一邊佛言可

於繩上或在竿上便搭繩上中無染色佛言可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來夾定若恐損衣以物替夾苾芻不數翻轉汁向一邊佛言應數翻轉時有苾芻作重大衣染安繩上重不能勝佛言敷草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染舊衣有以新衣投以舊汁佛言新衣新汁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陰處便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日中故於陰處染衣之時以第三汁先用染衣次中後初佛言先初次中及後染衣既竟不以水挼衣色斑駮佛言應以水挼苾芻染了當日水挼佛言應待明日正染衣時風雨來至苾芻憧惶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應置簷前即於簷前染衣令染汁汙地俗旅見問聖者何因此處得有流血答言非血是我染處遂生譏醜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染衣之處或以牛糞或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創造此寺施佛僧已所有牆壁未爲彩畫便作是念我今請佛欲畫僧寺至禮佛足退居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畫我今欲畫佛言隨意長者不解來白苾芻苾芻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長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赤白及雜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　穿牀禮敬儀　别畜剃髮衣　花鬘掛眠處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苾芻數至其舍遂令長者住歸戒中後於異時因說七種有事福業報言聖者我欲隨一福業發意修營苾芻答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何事答曰可爲衆僧修營住處聖者我今現有造寺之直然無善伴助我修營答言長者仁當辦物我助修營善哉聖者即授錢物苾芻念曰此物即是屬四方僧如何費用造器具耶我於餘處别更求覔長者錢物貯於庫中後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爲我造寺試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爲造寺何意空無答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營爲答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答曰此物屬四方衆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衆僧費用何過答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物用造器具修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恠爲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來答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我意相通此有何過苾芻曰我問世尊苾芻白佛佛言營作之人應食寺物雖聞許食尚噉麁食佛言不應麁食彼作上食佛言不應絕上應觀餘寺體例爲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忽患腹痛數去迴轉致有疲困苾芻白佛佛言於牀穿孔隨時轉易即於好牀穿破作孔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者應割爲孔若條編者擘開爲穴若病差後隨事料理由數迴轉下部瘡痛佛言於牀孔邊可安輭物不淨墮地以瓦盆承勿令高舉糞臭外棄更覔餘盆如是展轉無器可得佛言不應總棄可畜二盆洗而曬乾無第二盆

應安樹葉其盆雖洗臭氣不除應用油塗如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咸來問疾少至便禮病人老來病人致敬緣此祇接病苦轉增佛言彼身不淨不應敬禮自身汙染不合禮他設他禮時亦不應受若有違者俱得越法罪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禮亦不禮他若大德不知總有幾種不淨汙染佛告鄔波離有二種不淨一噉嚼不淨二穢汙不淨言噉嚼不淨者謂嚼齒木噉諸飲食根果餅菜之類若食噉時及以食了未淨漱來皆名不淨穢汙不淨者謂大小便及以料理不淨處并剃髮時乃至未淨洗濯漱口已來皆名不淨有如是等不淨觸時受禮禮他咸招惡作金口明文此方不用致令軌則乖悉淫沉

廿五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七大德如世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白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爾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禮佛足并問訊起居又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行時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世尊未審如來聖教之中亦同如是禮敬法耶佛告鄔波離不應如是而行禮敬凡是口云我今敬禮但是口業申敬若時曲躬口云畔睇此雖是禮而未具足然鄔波離於我法律有二種敬禮云何為二一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捉腨而皆口云我今敬禮彼云無病若不爾者俱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著何衣剃除鬚髮還披此服而為食噉及禮大師不信之人見生嫌恥沙門釋子實不清淨用剃髮衣便將噉食還披此服敬禮大師我等云何於此生敬苾芻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其一而剃鬚髮然應別畜剃髮之衣即縵條是應披此衣而除鬚髮時有貧人此衣難得佛言應用僧脚欹遍身而剃除髮了時苾芻不洗諸俗人見皆共譏嫌沙門釋子剃鬚髮已不知洗浴可惡之甚苾芻白佛佛言剃髮了時宜應洗浴時有老病氣力衰微或復有時求水難得佛言如此之類應洗五肢謂頭及手足

緣處同前時有敬信婆羅門及居士等以妙花鬘來施苾芻苾芻皆不敢受俗人報曰聖者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廿五八幸當為受苾芻白佛佛言見施花鬘宜應為受彼受得已隨處棄擲彼見嫌曰我以貴價買得此花供養仁等何因漫棄佛言不應輒棄苾芻便用於髮介窣覩波懸以供養彼言聖者豈我不見髮介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塔今故持來奉上仁等苾芻得已挂房門上俗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禮佛言勿安門外應置房中彼露處安同前招過佛言應安屏處時復齅香但是香物能益眼根苾芻不知云何屏處佛言可於卧處挂在頭邊

第三門第九子攝頌曰

好座并牀施　香泥及鉢籠　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索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好牀座

僧伽應受別人不許得大徛牀此亦是僧非
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來施苾芻皆
不敢受俗旅報曰聖者我今以仁爲福田廣
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
辛當爲受苾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
面棄地彼起譏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令
棄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棄擲便將塗拭髮
爪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已應置頭邊塗於
壁上時時鼻齅凡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
心長者請苾芻衆就舍而食以上香泥塗苾
芻足皆不敢受報言聖者諸有信敬婆羅門
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我敬仁等以
香塗足因何不受苾芻白佛佛言爲受塗足
香泥受已棄擲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
等當爲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
佛言如前不應對面棄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損壞苾
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應爲鉢龕時諸
苾芻穿牆而作佛言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
諸房中作安鉢處佛言應作鉢龕者蘭若苾
芻無作龕處佛言應用葛蔓或以草索編籠
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塵土入佛
言還如是作蓋合之不應置地還可施系挂
在樹枝苾芻出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
譏嫌問言聖者所持之物爲是雞籠及安獮
猴耶佛告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留舊處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求
停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復從乞油其家
有女將油來施苾芻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
言聖者雖解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妹佛未
聽許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聞
佛聽許時鄔波難陀將二弟子各持油器相
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來施見器極大椎胷
告曰聖者誰能施滿此大油瓶苾芻曰奇哉
慳惜隨汝意施更有信心婆羅門等自當添
滿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持大油器
從人乞覓佛制大已便持小器將以乞油所
用不足佛言不應持極小器然器有三種大
者二抄小者一抄二內名中應如是畜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一老一少隨路而行說
非法語時有不信心藥叉聞其所說而作是
念此釋迦子談說非法隨路而行我今宜可
吸其精氣即隨後而去復作是念前事已去
此不可追更作邪言當吸精氣相隨去時復
遇藥叉是敬信者彼便問曰汝欲何之以事
具答彼便報曰此二行人必論法語汝宜且
待勿逐苾芻我今共汝且申談論答言知識
我於此二必不相放時二藥叉即隨後去彼
二苾芻說非法語至歧路邊一詣給孤獨園
一向鹿子母舍時彼小者禮上座足唱言好
去上座答言具壽願汝無病勿爲放逸時二
苾芻各隨路去彼不信藥叉奮迅形儀欲吸
精氣後來藥叉報言汝今不應輒爲造次彼
二苾芻已說妙法汝自不解漫生瞋恚彼復
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無病勿爲放
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利勿放逸者衆善之本
如世尊說
若不放逸者　能得不死處　若作放逸人
終歸於死路

彼聞法已心生歡喜隨路而歸時藥叉便作是念此即是我所爲之事我今宜去白世尊知既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有諸藥叉是非人主於佛法中情懷信敬復有藥叉專懷不信凡藥叉衆於佛法中多不敬信諸有苾芻隨路行時作非法語恐藥叉聞作無利事唯願世尊制諸苾芻應存正念隨路行時莫非法語願慈悲故世尊知已默然而受時彼藥叉知佛許已禮足而去爾時世尊藥叉去後於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聞藥叉作如是說苾芻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叉伺求其便爾所爲非諸出家者隨路行時作非法語是故我今制諸苾芻隨路行時所有行法苾芻涉路行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默然於止息處說聖伽陁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緣處同前苾芻作三衣竟置在肩上隨路而行遂被汙濕并塵土汙佛言應以袋盛置肩而去苾芻不知如何作袋佛言可長三肘闊一肘半其一肘半中疊縫之一頭開口形如象鼻佛言不應如是可當中開口不安鉤紐塵土猶入佛言應[廿五]安鉤紐苾芻[十二]以常用衣置之於下非常用者安在於上取時翻攪令衣雜亂佛言常用者在上非常用者在下

緣處同前時有羣賊於路劫人遂入村中諸人競出趁賊敗散隨處依投時賊求水無綆及鑵賊帥令人上樹遥望若有來者可隨借用見有苾芻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有釋子來彼多著事必有鑵索若有者善彼若無者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已遥望而住苾芻來至問言聖者頗有井索及水鑵不答言我無時賊聞已即便鬧亂各持刀仗左右觀瞻衆中上首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刀仗觀見彼賊欲殺苾芻告諸賊曰何故仁等情生鬧亂彼具報知上座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爲辦必得清水恣意飲足即取苾芻所有腰條共相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隨意取水觀察無蟲飽足令飲諸人慶悅報言聖者如其無水我於仁等相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苾芻報曰當順爾言賊便禮足隨路而去時諸苾芻亦皆飲水盛滿軍持并添澡[廿五]鑵(軍持有觜淨瓶口開)俱[十三]尋前路漸至給孤園苾芻見已慰問善來善來仁等尋途得安隱不即便具告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須持井索苾芻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爾便持極短佛言不應爾然繩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一百五十肘短者十肘二內名中有處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剃刀應畜　及翦甲等物　支牀并倚枕
香土用隨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剃髮人處報言賢首爲我剃髮彼作是念沙門釋子强力使人虛費功勞竟無酬直即取刀且揩拭延時作如是念我速剃者更有人來如是連

延廢我家業報言且去午後方來隨言而來
復言晡後晡時既至復道明朝常作誑言竟
不爲剃有知識苾芻問言具壽何因數數頻
來此家爲是宗親爲是知識答言不是但爲
髮長欲求除剃彼人誑我爲此頻來知識報
曰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剃髮
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剃髮
者宜於屏處更互剃髮勿使俗流致生譏笑
時彼苾芻聞是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
尊聽許仁今可來爲我剃髮答言善哉雖佛
聽許豈以指頭爲仁剃髮須刀磨石并須鉗
子及翦甲刀子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
許爲僧伽故畜剃髮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佛令釋子家別一
人得出家已廿五牀無承足卧不安十四寧然彼先時
肢體柔輭所卧之物悉皆華麗令時牀下身
卧不安無多火力便詣醫所問言賢首我無
火力當爲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住
房於所卧牀如何安置見其卧牀頭邊低下
報言聖者由所卧牀頭邊低下致令四大火
力衰微可於牀脚下安支足物答曰佛未聽
許佛大慈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
卧牀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問醫
人與我方藥醫曰若眠卧時當安倨枕答曰
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言卧時當安倨枕苾
芻不解云何営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
肘闊二肘其四肘疊作兩重縫以爲袋內貯
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隣陀跋蹉性常抱疾廣說如
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答言我於先時用香
熏土報曰今何不持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
佛佛言爲病因緣任持香土雜事第三門了

第四門總攝頌曰

上座及牆柵　緣破并養病　揄茶猪蔗等
鉢依栽樹法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廿五　十五

上座番次說　或可共至終　遮作非時漿
處不爲限齊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爲長淨苾芻不知遣
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戒時上座常誦
有一住處上座不能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
不溫尋答言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
白佛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第
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三作復有
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佛言苾芻應作番
次說戒時諸苾芻番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
不能能者爲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
不能者求能爲說復有住處說戒番次至不
能者轉覓餘人彼不肯與不知如何佛言其
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尊言令上座說戒上
座不能可令第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
不能令番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常請
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總誦得戒然其上座
誦得四波羅市迦餘皆不誦時諸苾芻便不
說戒佛言不應總停說戒隨所誦者即可爲
說上座應可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殘次座
誦二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說
法其次衆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誦過戒經
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

所説時非時衆者云何爲時云何非時佛言
其不濾者爲時其淨濾者爲非時仍以水滴
滴之爲淨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常多惡欲慳垢所纏向
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或房分齋時或
日分時或親友時云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
住處此是夏處此是冬處名一切時云何分
齋此是我房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旦
時住處此是晡時住處云何親友時此是我
軌範師處此是親教師處此是弟子處此是
門人處此是知識住處由如是故多人來往
惱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住處
自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音釋

髁苦瓦切兩股間也　擫於葉切指按也　杈初牙切楯又也　[illegible]　絛土刀切編絲繩也　醭　摟　挼奴禾切　斑駮北角切駮色不純也　控枯洞切勒也　腨市兗切腓腸也　攲丘奇切　攪古巧切手動也　濾良倨切去滓也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尼剃具　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
諸人來往者衆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
路我今宜可遍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
令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
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牆圍
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時來
禮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
水竇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爲竇通出白佛佛
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揩損其牆或以角觸
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爲木柵廣
説如上佛言應爲木柵時有惡人盜木將去
長者來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者以事白
佛柵外安塹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帀
安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底灑頭髮極長
詣剃髮人處求彼剃髮彼作是念諸釋迦女
强使我作廣説如前苾芻所請許尼僧伽得
畜剃髮具等宜於屏處更相剃髮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陀羅作
好法衣打治光淨以牙揩拭寄與難陀難陀
得已披此好衣手擎上鉢對諸大衆馳騁而
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
告諸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爲難陀癡人著
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衆前是爲非法若有
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既制著熟打
衣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
苾芻不受廣如上説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趣
於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隨意
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受用苾芻以
手挼衣光仍不去佛言置於露地待潤挼之
亦不能除佛言以水浸去亦不總除佛言若
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
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熟打好衣準上應用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在於要
處衆集堂中共爲言話告言汝等知不沙門

喬答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覩喬答摩等是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氎一雙入逝多林即以其氎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氎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禮辭而去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瑕隙施此氎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爲帞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告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求瑕隙所施氎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爲帞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世尊教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旦彼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衆氎

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用爲帞紐一人報言我所得者方如手許隨身爲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漫相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爲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悉皆讚歎嘗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善來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樹葉衆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堪作燈炷衆亦

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樂清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爲出家其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外道及婆羅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入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惡或事繁多皆不稱心無歸依處時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逝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攜軍持瓶水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沙門喬答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彼人隨從而行遂便斂念觀此婆羅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服唯著僧脚欹及下裙而已次於一邊甎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爲一行各如半桃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入

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遥見便利既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取其一土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偏洗左手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胜令水邪出（若有三叉木者置上極要）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手又取七土一一兩手俱淨洗拭兩臂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事了徐去威儀寂靜被著法衣後更以水而洗雙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再三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不如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禮舍利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舍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此殊勝之心斯爲善事如佛所說諸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爲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撝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有中隨處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將羅漢弟子觀詣佛所俱禮雙足具陳上事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導衆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爲清淨事福利無邊（驗斯聖教金口親言事合奉行理雖遮逆但爲昔諸律部文有闕遺雖復少傳未盡其致令學者無所準憑遂使七百年中斯法未備或以商槽充事復用帛拂拭身或於石上揩手元無用土之處此則咸非本法求淨翻成汙染今既皎鏡灼然行否任其恭慢）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緣業具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圓寂處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令得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在家有五百羣賊夜劫其村時彼賊帥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女言且待即急然燈取水觀察賊帥問曰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答言恐有草髮飲時致患報曰我是狂賊欲害汝村準斯非理應與毒藥何辜草髮爲我患乎女聞語已說伽陀曰

凡賊所爲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　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帥飲水既訖情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以爲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見時射以毒箭遭此命過苦痛難言我聞兄亡倍生憂慼仁今若能歸依三寶持五戒者我爲仁妹賊便美語告其女曰

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為說三歸五戒令起信心羣賊奉持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賊帥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子是昔時覩水為清淨故令賊受戒捨惡歸依令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永證無生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令已去若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為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禮佛讀經自不禮他亦不受禮不應噉食不坐僧牀亦不入眾由身不淨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呪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嚼齒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法懈怠放逸為下品行當墮惡道時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緣破須隨替　明月聞便領　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著故舊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畔皆悉破落苾芻白佛佛言隨所損處以線絡之雖復橫絡線復下垂更著竪線絡令牢固佛言當觀僧伽胝服猶若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披大衣於其腋下流汗霑汙臭氣不淨令衣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貼緣苾芻不知如何安貼佛言用物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為其貼佛言不應用白物貼應以壞色彼用袈裟色佛言不應（此乾陀色恐染餘衣）赤石赤土染之苾芻縫著佛言應可麤絣遂於一邊安帖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帖顛倒任披若有臭氣時時拆洗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毗柰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無有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毗柰耶法然於苾芻尼眾有聞一遍即能持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眾中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望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領無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眾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月可求及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持苾芻尼毗柰耶為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釋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

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號具足與六萬二千苾芻往親慧城住勝慧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事父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針金銀珍寶種種異物奉施尼衆爲隨意事即於衆首合掌禮拜而發誓言願我以此於尼衆中敬心福施所有善根於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緣令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修行爲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竟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師於此法中總持第一如佛授記於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於尼衆中總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斯報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鹿子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爲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來報言子隨去速來答言彼無他事尋即旋歸禮足而去既至彼已衆先有制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住便詣苾芻而爲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到師房所扣門而進白言敬禮阿遮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師今有疾我即棄去是所不應世尊由斯制須依止互相瞻視我今宜住待差當行即便供給病遂瘳損白言觀察卧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闕乏不答言我無闕乏然我本心不擬住此但爲暫來取自衣鉢此衆有制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衆法請作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我今棄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爲善事汝當好去常爲謹慎勿作放逸遂禮師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掌禮敬師言善來具壽何故遲遲彼便以事具悉白知師曰善哉具壽汝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根日夜增長如蓮處水師作是念爲前依止爲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緣暫去即擬還來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爲作生如是念如佛所說寧作屠兒不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爾門人亦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教讀誦詣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經答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乏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闕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讀後於異時彼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

給遂便瘳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去別求依止答曰蒙作依止是事流恩一無闕乏令何驅遣報曰汝無闕乏我有闕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是不恭敬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間默然不能致答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可爲供侍當觀師主與父母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爲瞻侍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我身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爾習讀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爲供侍於教讀師亦爲供給者後於異時依止教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爲供給苾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即便棄擲人間遊行彼弟子不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餘而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法共相資助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事周還來給苑少年苾芻皆起迎接其年老者咸唱善來彼舊弟子見不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來少皆迎接老唱善來因何汝今見本師來身不移座豈成合理答曰豈彼於我出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我憶念見而迎接苾芻報曰勿作是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佛法中剃除鬚髮而披法服以淨信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爲應理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弟子門人纔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爲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來到師處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敬禮有所請白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止師曰如汝懷慢不相敬重誰與依止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日不三時禮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禮敬即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禮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爲依止思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利耶請爲觀察房舍卧具我今欲向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闕乏不答言阿遮利耶我無闕乏然欲人間隨處遊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追悔者即可迴來白言甚善奉教當還至中路已便生追悔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棄他行不爲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處師見問曰汝今覆來有所遺忘答言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在外遊行爲此還來師言甚善師復生念即舊依止爲更與耶苾芻白佛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顧戀門人無顧

戀心是則名爲不捨依止若依止師無顧戀心門人有顧戀心此亦名爲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捨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爲衆導首有多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顧問後時病差弟子皆來請其師曰教我自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染患汝等無人迴顧看我若有見汝如此慠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爲讀誦苾芻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瞻侍彼悉皆作便廢善品佛言應爲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答言何故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請人報曰斯爲善事如佛所說若看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彼便供給因斯病差來請師曰教我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番後請師曰教我誦答曰未至汝番答其師曰看承供給是我當番請誦授經餘人巡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有所須者我皆爲作彼便黙爾苾芻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聰一蒙授聽者時以其文長蒙便事闕佛言應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向門徒舍出牀令坐六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慙恥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飲酒噉葱蒜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不見牀重破耶答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黙爾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爾佛言不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曰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　將圓不昇樹　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爲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物而爲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性罪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陀有一求寂欲受近圓師即爲喚作羯磨師及屛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物先至壇中灑掃田地敷其座席諸人未來鄔波難陀左右顧眄見樹開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衆彼便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子將受灌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是善加愛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輒昇高樹令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光王之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王難久祇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出家如是念已詣逝多林六衆苾芻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波難陀住在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來何故難覩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可不聞世人有語希逢致敬數見便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言聖者凡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滅身我欲出家頗能濟度報言賢首能發此

心極爲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上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所稱讚今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羣臣不見廣大爲遇病耶答言彼無患疾大王訶責因斯即去詣逝多林而爲出家王曰誰作斯事答言聖者[廿六]鄔波難陀王聞[十七]此語心懷瞋恨令使往報聖者我所訶者即度出家令可度我及惡生太子勝鬘行雨皆與出家可自稱王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鄔波難陀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報汝國王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鬘行雨悉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豈我就宅誑誘廣大令其出家彼自來求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是故不應輒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鄔波難陀是愚癡人度大臣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度大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委識又本國王元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此輩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惑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陀曾於一時新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憍慢自高不存禮節情懷毒害輕懱於人見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擢此禿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擢尊者頭時阿難陀四望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惱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顧瞻宜可黙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巷處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彼有婆羅門稟性毒害不閑禮節教諸弟子讀[廿六]誦明論令一弟子[十八]拳擢我頭苾芻問曰汝何愆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答曰我元無過彼令擢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鄔波難陀聞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答曰有片許事鄔波難陀曰我向略聞願更重說即爲具說時鄔波難陀即三點頭口中唱話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揩摩以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覩苾芻時鄔波難陀即在其前經行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擢彼禿頂沙門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告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打其頭鄔波難陀即捉其臂報言癡物阿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臂共相牽挽餘人續來並皆曳去鄔波難陀有大氣力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至王門六衆法爾若懷忿怒至王門時王殿遂[廿六]動王覩相已報左[十九]右曰出門觀察豈有聖者六衆來耶即便出觀見鄔波難陀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陀今在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向使聖者阿難陀不出家者合受

何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答言我爲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覩諸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是事放免不延餘人王於我等俱生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輒以拳打聖者阿難陀頭彼復懷瞋亦打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卿今可去斬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羅門到街巷處告衆人知時彼父母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來至悲啼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大臣我子有愆王令斬手既犯國憲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斬左手斯誠曲恩大臣聞之即斬左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遂掩左手舉右臂默誦書鄔波難陀遥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王爲王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事答言前時出勅斬婆羅門手彼手現全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不斬手答言斬訖若爾聖者鄔波難陀見爲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爲活幸當截左爲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爲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勅更截右邊即便往斬時婆羅門既無兩手垂臂而住後時鄔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故垂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彼聞懊惱默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衆皆生譏恥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遣行刑戮作苦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不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愚癡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應爲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護彼婆羅門鄔波難陀竟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陀起擁護心鄔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活但著皮衣更無所願於果樹下跏趺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獼猴攀果令落打破彼頭爾時隱人說伽陀曰

我終不起念　令汝苦身亡　由汝自作愆
當招斷命報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爲知友獵師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事棄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暫時停憩時彼獼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時彼獵師先無髮其果纔落頭遂血流苦痛纏心舉頭觀樹遂見獼猴跳擲枝上便即援弓射以毒箭從樹而墮因此命終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隱士即阿難陀是往日獼猴即婆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鄔波難陀是彼時爲阿難陀之所擁護鄔波難陀之所酬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棄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失廣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音釋

壍（七豔切坑也）馳騁（馳直離切騁丑郢切馳騁奔走也）瑕隙（瑕胡加切過也隙綺戟切釁也）撝（吁爲切指也）㲉（苦角切）絣（補萌切布也）瘳差（瘳丑鳩切病去也差楚懈切與瘥同也）詃誘（詃姑犬切詐也誘以九切引也）懱（莫結切輕易也）搉（苦獲切與推同擊也）憩（去例切息也）援（于原）

切扳也 帕口佤切 栅測戟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栴荼蘇陀夷　大衣暫時用　師譲婆蘇達
取鉢已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蔗多羅果　毛毯黒喜還　安置刀子針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闇林中殺而噉食骨及頭蹄棄擲而去六衆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遥見有烟羣烏亂下即便相命若往觀看既見闇林烟揚烏下遂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處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爲足矣可煑而食即便自煑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煑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首若我得作殺生事者豈可不能取好麞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自煑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餐餘骨頭蹄是他所棄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梢棄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收將即便收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見彼六衆共收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爲非法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爲偷盜事者豈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噉食而復取他所棄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棄惡我等收取斯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往闇林中好者選食惡者棄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被俗訶責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市賣香童子有好毛毯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患雖加醫療無

効將終遂集諸親告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毯纏裹我身棄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不久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氣斷由於毛毯生重愛故捨命之後生大瘦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粧飾喪輿毛毯纏屍送至林處苾芻見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曰具壽有賣香人因病身死以好毛毯用裹屍骸棄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往詣屍林所取其毛毯時彼非人即便起屍堅捉其毯作如是語聖者黑喜勿取我毯凡屍林人多有胃臆便報鬼曰癡人汝由愛毯生餓鬼中今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著共鬼相爭以腳踏之強牽而去往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放報言聖者還我毯來彼不採錄便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行於寺門前啼哭而住佛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毯佛作是念看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得毯必嘔熱血因即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即宜去報彼黑喜還非人毯若不與者嘔血而死既與毯已令使前行到彼林中報言汝卧後以毯蓋時阿難陀宣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以毯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如佛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愛毛毯者可在前行至林遣卧隨言即卧以毯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腳踏黑喜苾芻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宜輒取屍林處衣亦復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惡彩色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叉所持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制已六衆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識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殺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是若有蟲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後浣染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禮制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得入寺不禮制底若樂禮者離一尋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不為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聖者勝杜多人來過我舍聞如是語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答曰我住屍林若說難遣即應為坐勿致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安置被拓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炙黃蠟拭方裹刀針即不生拓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先停貯假瑠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爲渴逼與瑠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持用用時隨地便破後於異時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答言

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葉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餅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堂處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禮足而去依教畫飾既並畫已時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濕損壁畫佛言不應爾可於寺內近一角頭面向佛像而為澡浴或可別作洗浴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甎應為水竇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為澡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遇患至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幸為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眾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眾在門鄔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畔睇聖者我實希來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賤心問曰仁何故來答言聖者我子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眾鉢水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鄔波難陀報言且住我為取水即便入寺食已洗鉢取殘飯麨菜餅果雜葉以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寧死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鄔波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應得病瘳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中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不依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噉時替鉢之葉便以脚蹈俗旅見譏沙門釋子實不清淨安鉢之葉脚蹈而食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葉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革屣食俗旅譏云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應如是著革屣食作者得越法罪時諸病人脫去革屣食便

增病佛言若病人可脫革屣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爲

緣在室羅伐城鄔波難陀度一弟子無鉢可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淨處出行禮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此有閑鉢我今將去食後當還即便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餘尊者馬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無鉢耶答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與我出家苾芻譏恥除彼惡行誰不與鉢令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爲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覺已棄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困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人答曰我是貧人問言若爾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答曰世尊教法慈念爲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俗鄔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識曰善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諳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度賊出家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見有德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卧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褒灑陀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爲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苾芻於此不應爲夏違者得越法罪復

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爲後夏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檢察謹慎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

前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住處衆事具足捨與四方僧伽後於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棄寺他行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知已還來相問長者先知棄寺而去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棄寺他行答曰我聞長者爲王所執心生惶懼遂即迯奔答曰我雖被禁餘有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忽遽彼聞黙爾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中同一利養别爲長淨應作羯磨敷座席鳴揵椎言白告已大衆皆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爲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别長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爲王若爲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别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别長淨者黙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别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黙然故我今如是持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别長淨主來者善若不來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王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擔正是其宜仁今爲誰作斯勞苦彼聞黙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即於頭背腰髁而擎重擔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殊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來投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爲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答言聖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爲出家答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爲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家禮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爲出家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爲四佛告苾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棄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而爲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

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爲彼說四
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爲說預先說者得越法
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
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
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
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爲善事如佛
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
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爲六答曰
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鄔波難陀曰
汝今且去我爲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
父已棄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
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爲娶妻具壽鄔
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
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爲出
家答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
六物答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陀問
曰此是何物彼即答曰我諸眷屬爲我娶婦
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
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
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爲借所
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
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
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
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
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
劫來囂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衣
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更合取不
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其所劫者即是彼
物如佛所言其所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
芻人間遊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苾芻衣鉢
苾芻便棄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芻失
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賊心未安隱
作屬己心來見時應取復有苾芻同前遭賊
賊詣給園賣其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
捉其賊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衆
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官人可
爲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應還半價若仍
不與應全與直何以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
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棄擲而去時諸
苾芻雖見棄去有疑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
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
是親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念
二者近爲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者久故通
懷五者聞用己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
問主用時無咎又復觀知他所棄物作無主
想用亦無過
緣處同前佛許染衣便於寺外露地及經行
處而爲染作被塵土汙及風雨濕苾芻白佛
佛言可於寺內而爲染作寺內染時染汁墮
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
殺牛羊耶答曰非殺衆生是染汁墮地報言
聖者染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染處牛
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塗損石灰地佛言
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
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　賊毯作神通　若得上帔衣

不應割去縷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爾時世尊於勝身山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陀所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時為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言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聽種樹苾芻種樹便棄而去其樹便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同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種令何故無報言種了棄去不為防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將護待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種樹即棄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當於四邊壘墼遮護復為熱傷佛言應通窻穴夏雨如篙停水爛壞佛言夏時可除園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棄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陀羅王附上毛毯與影勝王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隣陀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此事王得毛毯與尊者披在阿蘭若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答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覓答曰欲取上毯若如是者窻中舒臂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勿令此毯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遂即抽出一邊拔之不已便成大聚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陀婆蹉何因惱我答言癡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敵宜當逃竄勿被王收便棄毛毯滅影而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毯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畢隣陀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毯住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價之毯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有蘭若苾芻得斯好毯應著村中令人守護復有蘭若苾芻得他好毯寄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參葉或安阿魏或若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時曬曝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禮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蹲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棄其善品隨處而卧答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禮而辭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氎衣帔持來寺內奉施僧伽苾芻得已截其縷緇染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後來於諸房門觀其帔氎悉皆不見問言聖者我施帔物今何不見苾芻以事具答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帔因何割壞唯願留縷受用苾芻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縷直爾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音釋

辜古胡切罪也癭於郢切頸瘤也諳烏含切悉也饋求位切餽餘也
壘力軌切猶壘也墼古力切未燒塼也竄七亂切匿也躣脊
脽巨負切曲脊也
脊資昔切背呂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總攝頌曰
焚屍誦三轉　捨墮我身亡　界苾芻不應
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一子攝頌曰
焚屍誦三啓　目連因打亡　不應廣大作
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此城中有一長者
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於佛法中而
爲出家遇病身死時諸苾芻即以死屍并其
衣鉢棄於路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
子身亡棄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諸
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中爲出家
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親必與如法焚燒
苾芻白佛佛言苾芻身死應爲供養苾芻不
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
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萬戶蟲如
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
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察無蟲方可燒殯欲
燒擯時無柴可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
穿地埋之夏中地濕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
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卧以草稕支頭若草
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啓
無常經并說伽陀爲其咒願事了歸寺便不
洗浴隨處而散俗人見譏或言釋子極不淨
潔身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爾應可洗
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俱洗其不
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不禮制底佛言應
禮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於時時
中往觀地獄餓鬼傍生人天五趣巡行觀察
至無間獄時舍利子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
爲此無間有情息猛焰苦時大目連聞是語
已即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滴如車軸
獄中猛焰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舍利子見
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止我滅其火答言
隨意時舍利子入勝解三摩地降注大雨令
無間獄地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
外道晡剌拏由昔爲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

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犂耕墾流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贍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犂耕墾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為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二人相隨共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杖椎髻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門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過方打不損物聽我且先問稱我意者善若不遂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前而至問言苾芻正命眾中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打即說頌言（露形外道自方正命）

正命眾中無沙門　釋迦眾內沙門有
若阿羅漢有貪愛　即無凡小愚癡人

時彼外道不閑頌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目連前業將熟緩步而來外道既見問言苾芻正命眾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雖阿羅漢智亦不行答言汝等眾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空名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聲聞眾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師晡剌拏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犂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眾生令墮惡趣受耕舌苦總報徒眾汝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強論過失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直須熟打餘更何言豈不平章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為巨過打便合理眾即以杖打尊者身遍體爛熟由如搥葦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怪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即往看見其形體碎如搥葦而布于地問言具壽何意如此答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聞眾中稱說神通最為第一何乃至斯答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襆其身猶若嬰兒抱持至寺諸人驚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答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大師聲聞眾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一答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為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深生猒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即留命行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者見是事已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卧具少欲自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舍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乾

連遍身肢節悉皆爛熟碎如槌葦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嬰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衆總萃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肢節碎如槌葦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嬰兒持至園中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王旣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曰聖者何因忽至於此答言大王此是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王極瞋怒告大臣曰卿等即宜奔馳四散覓彼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王報臣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捉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之所有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何不飛騰遭斯苦痛答言大王是大師說然業力持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如來大師不爲二語親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未生怨王以衣掩淚命諸醫曰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肢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爲瞻養慇懃致敬禮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垂恩恕願垂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我等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甘露同歸圓寂舍利子言當如是作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來至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　如影隨人去　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亡　無上尊所說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即禮尊者馬勝足已右繞三帀白言阿遮利耶

所作我已辦　今是最後辭　當入無餘依
清涼涅槃界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事已成辦　能隨善逝轉法輪
今者樂欲入涅槃　世間法將燈明滅

彼醫人等旣奉王命共相議曰王出嚴勑我欲如何一人告曰知何所爲聖者年尊被杖熟打猶如槌葦如何可治然此尊者有大悲力我等歸命彼自垂恩諸人曰斯爲善計即便共去詣尊者所禮足而白大王有教總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肢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然聖者年尊加斯苦害難可平復唯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祿不至削除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白王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諸人喜辭共詣王所而白王曰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曰善哉滿七日已以神通力息除苦痛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見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首欲見大王王聞語已不勝喜躍疾起敷座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地慇懃禮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聖者尊體起居得平和不尊

者答曰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膿血身　荷負衆苦無休息
今已除盡蚖虵毒　安隱當趣涅槃城
涅槃城中絕諸患　緣生衆苦悉皆無
佛及聖衆在中居　輪轉愚夫不能入
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捷蕫無可療治假使古大醫王不能痊復所有醫人願皆釋放王曰皆放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流起禮尊者足尊者告曰王勿放逸略說法已即辭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察以何意故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將欲入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連被打之後心生悲戀遂嬰疾苦作如是念具壽目連若涅槃者我住何為我今宜可先入圓寂作是念已至具壽阿難陀所辭別廣如經說次往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佛教我已持　隨力為他說　聖衆已供侍
於身無愛心　勉勵自事終　已修涅槃行
身語意三業　依正道無差　我於生不愛
於死亦無憂　是故我涅槃　更無過此樂
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殊勝法中於後而來最初而去有何意耶爾時舍利子合掌恭敬說伽陀曰
不忍見佛入涅槃　殊勝目連亦如是
如來法將今事了　故我於先證圓寂
令啓大聖人中尊　我今欲往本生處
為諸親族說法要　當捨輪迴五蘊身
佛告舍利子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告舍利子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舍利子最後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帀奉辭而去
次至大目連處白言具壽我有重病仁頗知不我今欲往那羅陀聚落於親族所為其說法當趣涅槃答言具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往林園聚落為諸親眷說法要已當入涅槃次至難陀阿難陀阿尼盧陀頡離伐多跋地迦羅怙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辭別云欲涅槃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子侍者準陀與苾芻衆詣那羅陀村（在那爛陀寺東南一十餘里許）具壽羅怙羅亦與苾芻衆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告羅怙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畫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　佛正法藏為依止
汝羅怙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答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為汝解疑宣實義
具壽羅怙羅答曰
我觀是次第　佛亦不久滅　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怙羅禮舍利子足右繞三帀了知諸行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舍利子將求寂準陀以為侍者於摩竭陀國人間遊行漸至那羅陀村北升攝波林依止而住為諸親屬演說法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聞舍利子將欲涅槃時有無量百千衆生悉皆雲集尊者觀察如是人衆堪應受化順其根性方便說法

開示勸導讚勵慶喜令彼衆生或得煖法或得頂忍世間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獨覺聲聞種子是時尊者濟度親屬及諸大衆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昇虛空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方熖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響諸苾芻衆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或居妙高餘七山處雪香山等諸崖坎窟江河之側隨處禪思受解脫樂時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地忽然震動斂念觀察見其親教已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親教師於贍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尊者弟子有八萬阿羅漢同時皆悉入般涅槃爾時大目乾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禮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瓶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　意將爲滿足　生死海無邊
離怖昇彼岸　我伴舍利子　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　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何言時大目連最後禮佛合掌恭敬右繞三帀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園村爲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爲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者遂於晡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萬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入于涅槃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覩波營造諸人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時具壽阿難陀及羅怙羅聞舍利子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佛所禮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目連滅　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暗冥　假使聞法心迷亂

爾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　恩愛皆離別　先爲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　生者不免死　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　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准陀爲鄔波馱耶焚燒供養已取遺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既至住處置衣鉢洗足已至具壽阿難陀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陀即將准陀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　形體若癡人　不辨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求寂准陀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德知不我鄔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欲如何佛告阿難陀舍利子苾芻將諸戒蘊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將諸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入涅槃耶不爾世尊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

力七覺分八聖道攜持此法入涅槃耶不爾
世尊具壽舍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蘊及三
十七菩提分法入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具
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勤勇正念
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離慧趣入慧大利
慧寬廣慧甚深慧無等慧實慧具足開示勸
導讚勵慶喜聞悉了達處衆宣揚情無怯弱
然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令既涅
槃由斯憶念令我憂愁悲啼不樂佛告阿難
陀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容得有如斯道理
從緣生法欲令常住者無有是處既知諸法
性常滅壞不應憂慼阿難陀我先曾於處處
宣說一切恩愛歡樂之事悉皆無常終歸離
別譬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條花果繁實
悉皆充滿枝聳出者必先摧折如大寶山峯
高峻者必先墮落今亦如是解爲上首苾芻
僧伽現住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槃又阿難
陀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隅名稱充滿
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憂念世相如是終
歸離別若我現在或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爲

洲渚自爲救護法爲洲渚法爲救護無別洲
渚無別歸依又阿難陀汝可自爲洲渚乃至
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持戒者則
爲第一云何苾芻自爲洲渚自爲救護法爲
洲渚法爲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若有苾
芻觀於內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愁
妄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身如
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
憂愁妄生煩惱如是名爲自爲洲渚乃至無
別歸依時阿難陀聞佛說已頂禮佛足退辭
而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聖者目
連曾作何業被外道粉碎其身世尊告曰汝
等苾芻大目乾連自所作業無人代受乃至
廣說乃往古昔於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
一男年既長大爲其娶婦兒於婦處極生愛
念母瞋新婦兒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爲敬重
母責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違婦聞是語遂
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容華於已壻邊未能
暫離而更於我夫主强說過非從是已後常
求母過後於異時婦見姑嫜作私隱事遂告

其夫共生瞋忿子告婦曰愚癡老耄尚不息
心於我少年强生言責遂起惡心作礙害語
如何得有勇力之人打彼身形碎如搥葦汝
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婆羅門子即大目連
由於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中
身常被打碎如搥葦乃至今日最後生身於
我弟子聲聞衆中神通第一尚受斯報是故
汝等當知先所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
至廣說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已奉行時諸
苾芻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道等不打舍
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芻非但今日放一打
一過去亦爾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
有多童子羣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
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及共議曰無宜即
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杖如不可意
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時有寒一摩納婆念
曰何意相問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答曰
不問冬夏時　但令有風起　風生寒即有
無風寒定無
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　夏時寒不有　此事人皆識
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嫌熟打而去汝等苾芻往
時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打者即大目連
令時亦爾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
有大德具壽阿難陀生大憂惱世尊大慈能
爲開解佛告諸苾芻我今開解慶喜憂懷未
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爲慶喜除其憂慼汝等
應聽過去世時迦尸國婆羅痆斯城王名梵
授乃至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
善生有子顏貌端正宗親聚會乞與立名諸
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應名迦尸孫陀
羅後於異時善生王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
憐愛子故兩手抱屍悲啼號哭搥胸大喚憂
懷悶絕時迦尸孫陀羅有方便智作如是念
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爲解憂結即
詣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有所欲王曰汝欲
何物答曰與我造車用日月爲輪裝校精妙
可疾將來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胷當破而
取命終王聞是已更增憂懼告其子曰

誰作斯無益　是愚者所言　定知我不能
強欲令求覓
其子白言
大王我非愚　國主是愚者　抱此臭屍肉
喚子苦悲號　日月繞出時　普照於人世
能除四方闇　開發大光明　父王今不知
子去生他趣　地獄傍生鬼　人天異道中
非處勿攀緣　人王善思察　慇懃須定意
唯法可歸依　王聞童子語　身心皆欣躍
拔除憂毒箭　便棄子屍骸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迦尸孫陀羅者即
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其梵授王即阿
難陀是即說頌曰
王子即我身　我父舍利子　阿難陀梵授
往昔事應知
爾時世尊出王舍城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
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阿難陀於舍
利子遺身之骨香花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
子已入涅槃有遺身骨具壽阿難陀親爲供
養便詣其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知不尊者

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即是我先所尊重長時
日夜敬仰彌深仁將彼骨隨處供養我亦有
心欲申供養惟願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
先所尊敬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
詣佛所白言世尊惟願慈愍與我具壽舍利
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告阿難陀汝於同
梵行者供養遺骨於如來所未爲供養未是
報恩於如是事若能作者是於如來眞爲供
養是大報恩所謂能與他人出家及受近圓
或與依止教其讀誦策勵禪思專求出道勿
令虛度何以故阿難陀如來世尊於三無數
大劫之中爲諸有情備受無量百千萬種難
行苦行方證無上正等菩提阿難陀由依止
我爲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
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者遺身之
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佛教已即持身骨
授與長者何故阿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
行菩薩道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
曾無違逆令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者得
身骨已禮佛而去持歸本宅置高顯處與其

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有香華妙物共申供養時此城内人衆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陀國那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求寂準陀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來至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内共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并諸長者鄔波索迦毗舍佉鄔波斯迦及餘人衆咸持香華奇妙供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來供養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門而去時諸大衆咸持供養來至門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有人來欲申供養見門鎖閉咸起譏嫌云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緣可往白佛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多有人衆於尊者舍利子遺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養來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人來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尊者骨起窣覩波得使衆人隨情供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

長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應可用甎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準量大小中竪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覩波耶為餘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為如來造窣覩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為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重不還至三一來應二預流應一凡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說如是應作苾芻不知若為安置佛言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為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為尊者舍利子慶窣覩波設大施會佛言隨作時勝光王聞大長者請佛欲為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念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搖鈴普告現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遠商賈之類若有來觀此法會者所賣貨物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於大海内遭遇黑風欲破舩舶時彼

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洪波平安届此聞勝光王作如是教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斯勝位今復無猒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衆多金銀珍寶眞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捨之而去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其物佛言螺貝堪吹響者應與贍部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珍寶應留多少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繒供養所餘諸物衣裳氎布及錢貝等現前僧衆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合用故此據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詰問令憶念　問彼容許不　教授事不為
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不審見聞疑即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各生羞恥形體羸瘦顏色萎黃氣力減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

見聞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越法罪詰問既爾如是應知憶念問訊不爲教受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音釋

殯必刃切棄也　稕之閏切束稈也　襆房玉切猶裹也　蹴七六切蹹也　瀑蒲報切與暴同　頡戶結切　姑嫜姑公胡切嫜諸良切婦稱夫之父曰姑嫜　耄莫報切九十曰耄　磣初朕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廿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　初度五人已　不喚名族等
俱尸宣略教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順苦滅道聖諦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憍陳如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爲大饒益令同梵行者速至安隱涅

槃之處人天增盛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空諸天四大王衆皆悉聞知如是展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衆聞已復皆遍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爲三轉法輪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爾時佛爲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類喚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處喚其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苾芻於如來處喚名氏族及具壽者此是癡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罪若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於餘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苾芻白佛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具壽然有二種喚名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壽年少苾芻應喚老者爲大德老喚少年爲具壽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佛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爲汝等已廣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說我今更爲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或時有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行之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此是不淨即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墮物不分　蚊幬隨意畜　三股杖作釜

應張羯恥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便即持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此衣已作如是念今日僧伽多得利物可賣分之遂即唱賣衆共分張時彼便廢闕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犯捨之衣捨與衆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不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衣與僧遂被分張事成闕乏由是不應捨與僧衆可與別人若無知者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衣捨與衆僧遂即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言長衣捨與別人者時有犯長苾芻以衣捨與無識知人既得衣已默然而住不知還衣苾芻白佛佛言應遣餘人教無識者若還者善若不與者應强奪取而守持之此捨衣者乃是作法非是全與然捨衣時求知法者然後當捨

緣在廣嚴城時諸苾芻爲蚊蚋唼食爪搔瘡時遍身血出俗旅見時問其何故苾芻具答彼言聖者仁等豈可不畜蚊幬耶答曰世尊不許欲何所畜報言世尊大悲此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聽諸苾芻畜其蚊幬苾芻不知當如何作佛言周十二肘於上安蓋長四肘闊二肘隨身高下繫帶懸垂直縫留門蚊蟲還入佛言不應盡縫應留少許相掩作門熱應搖扇若下邊蚊入可以氈席或將餘物壓之勿令得入

緣處同前佛言用水應濾者時諸苾芻以手捉羅遂致勞倦佛言繫於杖上開羅取水如是用時仍猶勞倦佛言持三股杖以繩繫杖繩不肯住佛言近上應穿爲三孔以繩貫繫

或安鐵鑊寬開三股羅繫於二開羅受水瀉水之時溢出流地佛言用心瀉水勿令溢出瓨底無捲隨處傾側佛言安捲勿令瓨動水在羅中急過不住令蟲悶絕佛言應可羅中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濕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承水器苾芻不知如何作器佛言器有二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梳遂致疲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梳邊穿作三孔以繩繫之懸在三股叉上方便令牢應以羅角置在器中存養蟲命若其羅密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打之苾芻於不滿瓨內而觀於水不能見蟲佛言瀉水滿瓨令其不動已方可觀察水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頭示小蟲行急見不分明佛言應以茅端及草莛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時於井口上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並悶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覆水在中苾芻即用此罐滿而放下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此器盛蟲放下至水覆之空而引出苾芻不解應別作放生器時有無器可得佛言可以繩繫羅方便投下斟酌蟲去然後牽出

其於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解東夏先來落漠故亦須委其儀若不具陳無由曉悟其器任用銅鐵瓦木若擬隨身將去可用銅作受二三升即是舊來小銅罐子還施銅系令穿手得過衣傍一邊須安銅鉤可受用小竹箸頭乞食去時穿在左臂以表掩蓋右手携鉢乞得食已隨至一家安置飯鉢自將淨縄一條如蠡著許隨井深淺繫羅取水漉以小羅斟酌得足即以縄一頭穿鉤急繫擡縄使起與罐子系脅即於縄上繫小鐵鉤鉤系起時掛令平穩勿使傾側並撩先作了不得臨時求覓即以小羅漉蟲罐內徐放下至水縱鉤拔縄令漉再三下漉方牽出井此是乞食之儀也若在寺者即以常用井索鐵罐覆之如前安置少有別處底傍著鐵鏁可容三指以罐鉤內中擡起系喬同前著鉤覆蟲在中下合至水準法翻覆假令深井亦得為之若別喬縄恐成勞擾若井深處或可別為釜斯或可送往河池瀉水竟時還須滌器斷其法也夫以如來聖教慈悲為本所制戒律罪有性遮輕遮性重性罪之內殺生最初是故智人理宜存護若將此為輕者何更重哉若能作者現在得長命果報來世當生淨土且神州之地四百餘城出家之人動有萬計於滌水事存心者寡習俗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一門到口傳龔諸行人遮相教習設使學通三藏坐證四譯鎮想無生游心空理若不護命不免佛所訶責十惡初罪誰代受之且如見有啓兒牽羊入寺不過數口放作長生眾共看之彈指稱善寧知房內用水日殺千生篤生既知殺理宜應細羅細察自利利物善護善思復有令人耕田畎植規求小利不見大尤水陸俱傷殺生無數斯之罪咎欲如之何直知東手眾門任他分判故經云殺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殺得為人短命多病嗚呼此告誰當用之雖有能為善哉甚善龍猛初會共結慈緣廣如別傳此不煩也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濯不挍乾不日曝不翻轉令羅疾壞佛言凡用羅者應為洗等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濾大衆水徒衆既多遂生勞倦佛言若衆大羅遲水不供者應作濾水釜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若銅鐵瓦應作釜形底下為孔大如盞許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上安多孔大如麤著上以氎裹或用絹布纏以細繩於中濾水用了洗曬如上準為

時諸苾芻以虱壁虱及諸蟲類懸棄於地彼便悶絕苾芻白佛佛言凡是生命不應懸棄亦不應隨處輒為棄擲虱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隙壁虱置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冷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處安置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濾漉之水不觀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濾之水觀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衆安居了應張羯恥那

衣時勝光王聞佛許已便以羯恥那衣寄奉大衆勝鬘夫人及行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居士敬信之流咸送多衣以充僧用時諸苾芻但取一衣作羯恥那餘皆還主王聞是已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何今者更重收取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受取此衣隨彼多衣應差多人作張衣者當取其一作法守持餘應舉畜當爲僧伽作安居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囑授別　委寄者身死　他方通委寄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誕生三子其最小者於佛法出家遊行人間去後未久父便遇病將死之際總命諸親告二子曰家中所有咸可收來彼便集聚遣爲三分二子人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語已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慼而居彼出家者聞父身亡便生是念我有兄弟今可言歸爲其說法既到舍已兄弟相見共盡哀情兄曰弟不須哭父亡之日遺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是念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受之苾芻白佛佛言俗人死者有希望心苾芻死時心無希望此是俗人有希望心取時無過隨意應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告餘苾芻曰當好瞻侍我我有衣鉢當屬於汝彼便看侍不久命終彼見身死便取衣鉢安己房中時諸苾芻共來借問亡者衣鉢今何所在答言彼已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愚人生存在日何不相與死後方施無如是法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衆共分準分應與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爾身亡彼苾芻便取其物置己房中與彼屍骸既焚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亡者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濾水羅尋將此物來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來餘有多物何不將來答曰房中唯此更無他物餘人報曰有一苾芻是其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答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言此是作法不應便留可奪取共分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彼忽命過此便持衣捨與僧伽大衆問曰此是誰物答言我物對彼分別彼遂身亡我持此物捨與大衆苾芻白佛佛言作法應爾雖對分別物不屬彼當自取用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所對苾芻忽然歸俗後時憶念彼其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已報言聖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今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彼苾芻爲委寄者即還對彼而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芻不應對彼委寄之人分別衣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其所對者是鬪諍人常與苾芻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其分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

勿去雖復苦留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爲鬪諍惱亂衆人答言如何我不留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寄之人苾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遥指委寄亦無有過時有苾芻於極遠方指他苾芻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經多日不知云何苾芻白佛佛言初既聞已所有新舊物即於餘人而作委寄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　將行不展轉　說戒隨意事
違者並招愆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雖居界外亦與界内者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在界外與界内人欲見佛不許時有苾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衆即便强令說欲苾芻白佛佛言欲出界者不應取欲六衆聞已遂於界外更互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與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六衆便於界外欲與清淨佛言不應如是又取將行者欲又於界外展轉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苾芻可於三事見聞疑如隨意事六衆苾芻便於界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又界外展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爲

第五門第七子攝頌曰

應可知人數　隨意任行籌　不與俗同坐
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因事出外入逝多林生希有心我今試問寺中現在可有幾人既見苾芻問其人數苾芻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勝光大王憍薩羅國所有兵衆尚可數知寺内僧徒何因不測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應知人數苾芻即便一一別數或時屈指忘不能憶苾芻白佛佛言應可行籌既總數已告衆令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逝多林見諸苾芻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苾芻於斯住處總有幾人彼報其數禮已而去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爾許人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家中具諸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遂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爲我敬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衆就舍而食既白知已奉辭而去有餘苾芻從人間來至給園内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已敷設座席安置水瓮齒木澡豆旦令使人往白佛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苾芻僧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五因緣如來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爲五一自宴坐二爲天說法三爲瞻病人四觀卧具五爲制學處此中爲者欲制學處時彼長者準計僧數安置坐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來至其宅報典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爲準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典座報曰有客新來爾須生喜答曰仁若先言我當辦食苾芻默爾于時大衆有飽足者有被飢者苾芻白佛佛言典座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苾芻臨中而至佛言此亦告知我令爲彼

衆首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及
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曰賢首人
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少食多者告言賢
首大有飲食可隨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
不依所制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
水濾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足勿使闕少食
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不檢校者上
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與諸俗人同座而坐時
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仁是出家常修
梵行云何乃與常行婬欲不淨之人而同一
座彼聞默爾苾芻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
道理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坐者
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求寂同處而坐信
者告曰仁已近圓因何得與小師共坐答曰
此非俗人是出家者斯有何過彼聞默爾苾
芻白佛佛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圓者同座而
坐佛不許已時老苾芻與少者同坐復有少
者與老一處不相恭敬苾芻白佛佛言老少
不應雜坐若無夏者得共二夏者同座一夏
者得與三夏者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夏
者皆得同坐佛既制已時諸苾芻在於俗舍
但得與其大三夏者同座而坐座席難求佛
言若俗舍內座難得者雖親教軌範亦得同
座以物隔中無致疑惑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不應居貯座　不謗他求寂　不爲誓賭物
亦不食虎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敷座席時有求寂亦
居輭座因而睡著遂失便利汙其座褥苾芻
白佛佛言求寂不應坐輭座褥時具壽舍利
子求寂準陀來聽法時苾芻便與鞕枯令坐
問言大德何故與我堅鞕坐物答言輭座佛
遮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失耶佛言
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輭座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訶責求寂遂便遣出逝
多門外啼泣而住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汝
何意啼答曰彼師訶責報言子來我當與汝
衣鉢及鉢絡腰絛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
遂喚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訶責之時不
應決捨可作帶纏棄留眷念心還擬收攝應
令苾芻閑語求寂彼言我今不用彼親教師
大德鄔波難陀我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
能往舊師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
而鄔波難陀遂誘將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
不應誘他弟子輒誘將者得吐羅底耶罪是
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有緣事時即便引佛法
僧寶而爲呪誓或引鄔波馱耶阿遮利耶而
爲呪誓有信敬俗人聞呪誓時作如是語我
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爲誓仁等出家何故
引佛及師而作盟誓是所不應彼默無對苾
芻白佛佛言俗生譏恥時合其宜然出家者
本求實語不應盟誓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苾芻隨有事至即以衣
鉢腰絛等物而爲賭賻俗侶見時共生譏恥
告言仁等豈可同俗流耶緣有事來便賭衣
鉢斯非合理答曰有何非理豈噉葱蒜而飲
酒耶彼便默爾苾芻白佛佛言俗人譏恥誠
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閣上遥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往其處覩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事已躬往觀之於叢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來入逝多林其虎尋氣來至寺所夜於門外嘷吽出聲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何意虎來大聲嘷吽阿難陀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持將來寺中佛言苾芻食虎殘耶白佛言食阿難陀如師子王殺好麋鹿噉其精肉飲鮮血已決捨而去然其虎類食肉既飽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肉食時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耶又非不應食物不不問而受得越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　不爲言白等　若得上價毯
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陀鄔波難陀因行人間遇到此寺于時六衆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見此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爲解勞者時鄔波難陀白難陀曰阿遮利耶此諸黑鉢常生傲慢我等宜可爲作惱緣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利益答言甚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竊觀分物既見分已報言斯分不善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分衣報曰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苾芻白佛佛言欲分利時先白衆知僧有利物今欲共分所有苾芻不應輒去時諸苾芻重聚其物普告衆知不應出食即分其物時彼二人還自藏隱及衆分了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已告衆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揵稚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揵稚方可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告衆令知復打揵稚共分其物二人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報曰豈可不聞告衆及揵稚聲即便告曰雖告衆知及鳴揵稚仁等豈可共行籌耶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揵稚并可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斂物爲三事已如前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是故惱衆僧告白揵稚并復行籌故不現身待了方出答曰仁等何故云我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總不須我今出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事仍對衆行若不現前即不須與斯曰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芻不應故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方僧竟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圖畫此城人衆既聞長者圖畫已周競來觀看遂有無量百千人衆皆集寺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衆所欽尚於大王家得一毛毯即便披服作玩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希有念便將毛毯施四方僧（此中辭言四方意與現前非常住僧也）如佛所說有現衣物乃至截爲燈炷平等共分苾芻遂便割毯爲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是上毯我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所施毯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喜我等割破大衆共分一人告曰我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纔腰一云拭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毯因何截破宜應出賣既得錢貝衆可共分苾芻白

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苾芻若得如是上價㲲時賣取錢貝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　餘類亦同然　若患痔病時　熊皮䩕應著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自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於此城中所有人衆我等皆從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象師邊曾不見施令可就覓或容見與一人報曰應如是作然須豫設少多方計應取師子皮以爲鞋屧於繫象處上風而行象聞氣時即便驚走答曰善計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若不與者怖象未遲即於晨朝詣調象師處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求福心曾於我等不施多少餅果之直彼言聖者我等豈可繫屬於仁以餅果直共相供給六衆聞已點頭唱諾棄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象處上風而立時彼䓁象聞師子氣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象師鉤斲象頂不能令住六衆遙見告言賢首急牽急牽答言鉤斲不住如何手牽六衆報曰我能令住答言聖者若能令住斯成大恩六衆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象下風象不聞氣即不驚走諸調象人問言聖者仁解呪耶答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象怖不怖耶彼便以實告彼象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作斯非法不饒益事若其王家最勝大象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微笑默爾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即告諸苾芻曰汝等從今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爲鞋屧佛言此亦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用所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更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佛言亦不應用用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痔病幸爲處方報言應用熊皮作鞋著時病差答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慈必應見許苾芻白佛佛言爲病應著多重難得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替其屧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音釋

蚊幬　蚊無分切幬重株徒到二切幔也　股　公戶切　蚋　而銳切蠛蠓也
播　蘇遺切抆也　𦆯　之欲切綴帶也　漉　盧谷切滲也　棬　去權切與圈同
莛　特丁切草莖也　籌　直由切筭子也　枮　知林切椹也　韁　居良切勒也
賭[貝爲]　賭當古切[貝爲]詭偽切賭博奕取財也　痔　丈里切後病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總攝頌曰(此二頌攝至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及勇健　馱娑度尼法
因許喬答彌　尼不前長者　可與餘卧具
不合瀆水汙　第六總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綖　擁前復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用五猛獸皮

有尒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衆
用彼獸筋還同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
屣六衆便用皮綖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
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之屬若擁前
擁後兩角尖頭麻屨諸靴皆不應著皆越法
罪除兩三重革屣(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是外國寒鄉為活命因緣持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爲立其名

爾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王名曰
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無諸
盜賊室羅伐城王名梵授唱誓尼城王名大
轓憍閃毗城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
以法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以
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爲五一觀遠祖二觀
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五觀母氏六欲諸
天三淨母腹摩耶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
來降腹中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
滿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日月
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相見菩薩生
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皆誕太子見大光明
如鎔金色各各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
令天地光曜希奇各爲立名用符靈瑞時大
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影乾坤
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曰影勝其梵授
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
應與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我
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我子名曰
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光如日
出無不明了應與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
子之功能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爾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天子各
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非人輒爲損害
菩薩處胎不爲胎中血垢所汙譬如衆寶聚
在一處不相霑汙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
清淨妙瑠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見
別母觀腹內分明亦爾母雖持胎身無勞倦
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形壽不殺生不偷
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於諸丈夫絕婬染
意十月滿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
佇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爾時大地六種震
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生時帝釋親
自手承置蓮花上不假扶持足蹈十花行七
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
我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溫一冷灌

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自然井現香泉
上涌隨意受用又於空中諸天下散嗢鉢羅
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奔陀利花并餘種種
奇妙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瓔從
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處說
内攝頌曰
阿私多觀相　那剌陀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私多善
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名那剌陀聰明
辯慧數來叅謁阿私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
事聞已傷歎即於仙處而爲出家後於異時
共此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即
說伽陀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荅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今此涼泠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那剌陀白其師曰鄔波馱耶若如是者今可
共行往觀菩薩師曰子今知不菩提薩埵有
大威神無量諸天悉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
無由待入城中爲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途
迎菩薩生時闡鐸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生
闡稚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上象麁馬
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發隣國諸王皆
奉信物大臣見已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
祚興隆王子誕生喜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
侍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
現諸國朝貢奇珍總集王聞告已心大欣躍
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與立字名
一切事成此是菩薩最初立字號一切事成
是時菩薩乘四寶輿無量百千人天翊從入
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憍慢立性多言菩
薩入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
臣曰諸釋迦子體懷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
城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釋迦
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城中有舊住
藥叉名釋迦增長時人敬重立廟祠祀但是
釋種生男女已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
敬禮時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
曰可抱太子往禮藥叉大臣抱至時彼藥叉
遥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所頂禮其足臣
歸白王王聞是已生希有心今我太子於天
神中更爲尊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
薩第三立名
内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覩牟尼形
爾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澡浴乳
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養母便以上妙
塗香塗摩身體具諸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
持瞻視歡喜即便總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
解占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宜
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十二大丈
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者當爲輪王普王
四洲以法化世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
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

勇健忠良能伏怨敵周圓海內無諸患惱人
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服袈
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稱充滿世間時諸相
師聞王說已悉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
所說之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
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王復問
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具答一一別指
三十二相具有廣文以共餘經及律論等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爾時阿私多仙人告那剌陀曰摩納婆此者
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等宜往禮拜瞻
顏各乘神通騰空而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
去劫比羅城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
既入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阿
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隨入誰遮
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遥唱善來奉吉祥
事為洗足已妙師子座安置令坐王禮足已
白言大仙何事得來仙說伽陀曰
國主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答曰雖睡我欲暫觀王便抱
現覩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見已說伽陀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為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大仙彼
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仙以伽陀而答
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此有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近當得
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十九年捨王城
去六年苦行當成正覺見復觀自身得幾時住
得見佛不知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
見懷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覩觀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答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焰　利劒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蛇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棄無上法我前亡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世人皆
為邪心之所擾亂出言諂誑不能依實時彼
仙人而告王曰比日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
令阿私多仙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
致敬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令時事了將
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郭邑時淨飯王勑令
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皆共修營巷陌康
莊塗拭清淨灑以栴檀香水散以占博迦花
幢蓋凌空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
遣搖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中或
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明日晨朝看
大仙出衆既聞已各至途中瞻望仙人步出
城闕咸生希有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

本山繫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那剌陀來禮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家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劫比羅城太子與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號天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不放逸當於爾時獲甘露味說伽陀曰

如來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爾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那剌陀如法焚燒殯葬事訖割捨憂慼遂詣婆羅痆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那剌陀先是迦多演那種族時人因號迦多演那仙人眾皆敬重時嗢逝尼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為贍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技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釋迦菩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猒離心所謂牛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首六千婇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為無益遂即任情而為遊縱噉好飲食蘇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陀難陀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敷草已端身正念跏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跏趺是時菩薩以慈心器伏降伏三十六億千魔眾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婆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嗢逝尼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謠歡會相次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為王　有五殊勝物　因叙奇異事
廣說健陀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為五一者勝雄象名曰葦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駝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名曰飛烏其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驛駝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飛烏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酥起惱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增瞋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酥名者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便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為歡戲於中夜時至象馬廐而為撿閱於後夜時觀諸庫藏自持利劒問守更人曰誰為警覺若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者無容忍怒至第三問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

隱燈光名共安餘字號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警覺爾何眠睡答言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連宵不得眠睡共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爾業誰復應爲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爲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便廢王業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大臣應作王即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爲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爲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爲警覺者如何爲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爲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守更而爲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暴惡或當殺我遂於夜中掌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

便報曰汝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陀羅何不相求爲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肯爲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錢物必當爲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爲作即便許彼健陀羅曰日當與半若我命存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及諸餅果王執仗人並皆命食咸令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具報所有因緣健陀羅曰幸願君等爲我思量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饍在腹未消云何不爲問曰我等爲君欲作何事合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與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即於中夜以毛毯縈膝坐而暫睡王於初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衆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陀羅汝覺勿睡大王欲來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爲答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爲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

覺者誰答言大王我是健陀羅王曰健陀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答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鵂鶹鶴飲乳　芒草尾身齊　斑駮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鹽麨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陀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鵂鶹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觀健陀羅至曉得鵂鶹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答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陀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賣香童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時國中但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陀羅求其警覺爲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

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爲警覺如前答言我爲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世有芒草以物椎打與不椎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然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芒草對王椎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有吉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鼠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答曰我爲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駮還有爾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數知王曰汝有妙智答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又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即以盆盛沙寫水令滿其水不溢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答言是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即以水和鹽王親自試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依舊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而答王曰是我警覺王復問曰汝思何事答言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升和一升麨摶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曉取水及麨對王和試王問何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食麨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答言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絹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不知此物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終歸爲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爲土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處去時王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化爲泥土王言如汝所說爛爲泥土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蠍所生　與彼五百金
驅之令出國

爾時大王既見健陀羅多有情智應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間種種事業我不能睡此有何因健陀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爲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健陀羅即白王曰王從蠍生王曰汝令罵我健陀羅曰王令實說豈敢相罵如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陀羅掘地作坑滿塡牛糞上安敷具令

王卧息即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與我無畏我當爲說王言與母無畏即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婇女因行他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蠍作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乎時彼蠍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彼健陀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蠍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衆人知如是事遂即賜與健陀羅五百金錢令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

音釋

筋 舉欣切骨絡也　濽 則肝切灑也　縫 符容切紩也　綖 蘇箭切與綫同　屨 九遇切履屬也　屣 所綺切履也　鎔 餘封切銷也　傘 蘇旱切蓋也　悴 秦醉切憂也　綜 子宋切猶總也　乳糜 糜靡爲切糜酪粥也　乳　謠 余昭切歌謠也　毯 吐敢切毛席也　鵂鶹 鵂許尤切鶹力求切鵂鶹角鴟也　鶴 何各切與鶴同　麨 尺沼切乾糧也　杼 直呂切機之持緯者曰杼　娠 失人切妊也　頻毗娑羅 梵語也此云影勝　薩婆頞他悉陀 梵語也此云一切事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那剌陀得果
妙髮鉢持油

第一

爾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睡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瘳愈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召集王即報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者然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有子名侍縛迦爲大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齎書往頻毗娑羅王所書曰白影勝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相迎時頻毗娑羅王得書讀已生大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後恐更來須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强倍相撓擾時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技術令我煩憂知

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心即皆殺害恐行無道枉戮汝身侍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已身何名醫也惟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懷愁必無斯理我覲病勢方便消息令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辰陳設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往嗢逝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童聞大醫王欲向嗢逝尼國持一訶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酥即斬其首為是醫人知王性惡悉皆逃散無敢治者

是時醫王報童子曰法弟當知我為彼王以酥合膏與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可住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迦者既是王子復是醫王應為盛禮迎入城闕時王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王及太子群僚人庶皆悉出迎是時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衆前後圍遶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之後顰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警覺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為療治醫王答言我當為秡然須藥物多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答言善哉隨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為遮止告諸大臣并守門者曰醫王或可旦出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須有出入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

已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怪者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答言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喫食時王既食了已侍縛迦白王我今將得摩伽陀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王生大歡喜云可將來是時醫王令伴童子現相指授取爾許來王既得藥尋取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酥臭王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迦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既知是已便白王言今覓不見走將遠矣王便大怒便喚飛鳥乘葦山大象速趁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是時飛烏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追趁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烏趁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答曰汝何須急來食菴摩羅果飛烏答曰我奉王命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得受取報曰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羅果各共食半飛烏即念共食一顆豈有

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創其半顆令藥入中持與飛烏飛烏受果即食時飛烏先患癩病既食果已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烏使者汝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養飛烏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王既得病差是時飛烏却赴王所王見問曰醫人何在飛烏答曰王得醫人欲何所作王曰我捉得時當斬其首答曰王今病差臣癩復除應合賞賜何因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報彼大恩飛烏即作勅書報醫王曰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可來受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藉皇恩珍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諸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氎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佛所奉上其氎世尊見施告阿難陀曰應將此氎作支伐羅時阿難陀即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怙羅隨意著用時尊者阿難陀作上下衣復與羅怙羅作僧脚崎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覩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答之詞頌曰

何處王為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　說名為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緣須至覩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在版上爾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痆斯國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城中諸人眾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持來若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為供養乃有無量百千人眾悉皆雲集其中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生希慕驚怪非常然無有能為解釋者龍王唱言婆羅痆斯既無智人此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納婆曰勿為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答曰名那剌陀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那剌陀於靜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時那剌陀聞

已記憶告摩納婆曰當爲汝釋問曰何時答曰十二年後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答言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時那剌陀與五苾芻先爲親友往彼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篋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句頌者當與金篋而爲供養然彼句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芻告曰那剌陀應往佛所而爲諮問那剌陀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已出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即馳往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奕圓光一尋以爲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心神寂怕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旣得覩覩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那剌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爲說四聖諦法令彼悟解旣聞法要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實諦已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爲出家成苾芻性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爲摩納婆解釋頌義應先往彼爲其說已然後出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宣陳旣無辯才設往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爲我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是答

第六王爲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爲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聞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爲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葉若更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答曰在施鹿林中那剌陀受佛教已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鹿林中時毉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那剌陀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爲婆羅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痆斯有大婆羅門解三明書及四明論彼若見我爲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高貴族何故自卑向喬答摩處復作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怨恐爲障礙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并九十九俱胝兵旗邑從千子圍遶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人衆而爲輔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衆之前而爲說法時諸大衆遙見輪王無量百千軍衆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心生貪著顧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

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詐心誑我徒衆汝今還可復其本形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恐有衆生共相損害爾時世尊告金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而行是時龍王從座而起別至一處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婆羅痆斯尾在得叉尸羅國相去有二百驛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醫羅大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霑汙形骸臭穢可惡常有諸蟲蠅蛆之類遍其身上晝夜唼食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者見此龍身蟲澀鱗甲皆悉劈裂瘡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是何物來世尊前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佛說已各懷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萬歲時有佛出世號曰慈氏十號具足為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十四河駛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損國作是語已頂禮佛足忽然不現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廣說如上佛告諸大衆欲知此龍宿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曰迦攝波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定門於寂靜處醫羅樹下而作經行以自策勵于時醫羅樹葉打著其額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倦從定而起策念經行葉還打額極生痛苦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于地作如是語迦攝波佛無情物上見何過咎而制學處令受斯苦由彼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醫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諸蟲蠅蛆唼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芻壞醫羅葉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襍修純白業乃至說頌如前爾時那剌陁仙人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家修學佛言善來苾芻聽汝出家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那剌陁既出家已諸同梵行者不知云何喚其名號以緣白佛佛言此苾芻

姓迦多演那應將此姓即以為名時諸苾芻即依此喚爾時佛告迦多演那曰然於世間有二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纏於此二見常為固執煩惱不除恒懷我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演那由無疑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那於此二邊勿為執著如來常依中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為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第一 十二

爾時嗢逝尼國人多疫死喪轝相次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臣白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云供養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呪術藥法王聞議已祈請禳灾悉皆備作冀除疫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疫者即當報我爾時如來大師知此國人多遭疫病死亡無數欲存救愍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暴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華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求斷九結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 第一 十三 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慈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嗢逝尼國猛光大王并後宮婇女及諸人庶世尊觀知大迦多演那苾芻能調伏彼即便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嗢逝尼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婇女并諸人庶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痆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苾芻往嗢逝尼國路次建拏鞠社國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

尊者故舊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髮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號爲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髮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答曰婆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爲夫新死心懷憂慼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爾樂人買髮酬直千金錢可取其價以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詣樂人所告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金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時我等要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賣可取半千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髮將去爾時尊者行至其城

於一靜處安心而住婆羅門妻詣尊者所頂禮足已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者相識并具慈懃明日午時受我微請尊者曰我衆極多辛何能濟問言聖者衆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善尊者默然爾時老母知受請已禮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旦敷設牀席瓮貯淨水從白食辦碩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妙飲食食了嚼齒木澡漱訖屏除鉢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爲說法問言爾女妙髮今在何處答曰容儀不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知即便斂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房至尊者所以殷重心禮尊者足退坐一面母曰此是妙髮雖知輕觸請與尊者爲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具數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

邑母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富尊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爲其母女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座起去漸漸遊行至嗢逝尼國纔入城中所有災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白王曰王令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灾患半皆除息王曰此誠善事應申供養時諸婆羅門來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灾患半銷未久之間必當除殄何因今說由彼苾芻諸苾芻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王告臣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灾疫半皆除殄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灾障半銷未久之間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誰功力嬭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門至象廐中於不淨地以麤米飯投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問大王今日設食如何諸臣白王如是應作即於象廐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

人先問婆羅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覩此非法貧王但以麤飯惡糜澆醋漿水設婆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爾而住彼去之後苾芻次來問言聖者王所設供其味何似答言賢首施主所惠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説王既聞已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象廐中清淨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敷好座席敬奉名食欲出之時復如前問婆羅門曰即如刹利灌頂大王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廚饍事難一準因何今日不見嗤嫌彼便默去次苾芻來問如前答門人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象廐馬廐亦然淨穢精麤問答相似王聞語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眞福田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迦多演那處禮足而坐爾時尊者爲王説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禮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就我宮爲受蔬食尊者默許王見受已禮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人往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時尊者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苾芻詣設食處就座而坐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僧衆整容端坐收攝諸根鼓樂聲了王問尊者曰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者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曰諸根内闇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便而告王曰王令頗有合死人不王曰欲須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油置彼手内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滴墮于地者當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人來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油鉢一滴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横屍在地我於爾時恐鉢傾側怖頭落地一心持捧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爾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王此人但爲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殺重正念不爲縱逸善護自身況我苾芻於諸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輒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内宮婇女及衆士庶皆來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了嚼齒木澡漱已屏除鉢器於尊者前王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聖衆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隨念皆來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衆敬設名餐斯成希有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五百諸天婇女難以爲比當復審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來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錢奏爲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尋問展轉遂至建拏鞠社城既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憩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出來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髮以爲婚事問言爲誰答曰爲猛光王以充國后母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曰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我求得女王曰爾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取充后王曰彼索娉財使便具說王聞報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備禮儀前後行軍盛嚴旗鼓從建拏城將至嗢逝尼國既入城已即於是日所有疫癘並悉銷除國界休寧人民安樂因此嘉瑞遂共號曰安樂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婬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爾時猛光王住嗢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爲興易持貨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盛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日中瞻望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象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染心便以花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顧眄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染意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象步入其舍歡悅既暢即便有娠智慧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王令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眞珠瓔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爾自收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便令彼不來女便默爾王與彼信我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某處求來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兒置內白氎通覆上絡珠瓔密合其箱朱條急繫紫鑛印上報婢使曰可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出行至箱所圍遶不進時猛光王與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遶箱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絡以朱條紫鑛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白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瓔及以孩子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云是汝

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令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爲撫養毋亦改號名牛護毋于時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白言嗢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商人來至於此王遣喚來既至具問聞其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嗢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犂作王觀容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國彼是客來遂被欺淩隨處逃竄謀臣猛將何所用爲王若此來以我爲爪牙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訖未畢婦來餉食縫葉爲器夫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饑色我貧窮者有此麤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饑取命終即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餐其婦便以缺緣瓦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被人云相欺慢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辟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善知友爾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身湯水沐浴爲設飲食馬須好食恣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竭沙來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思量於其書末并爲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已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被他降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乃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違出然此太子名曰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兵圍旋旆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敵已如雨散自已國王急當求覓四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勝抽

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除怖辭汝言歸爾若入城當過我宅答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中後於異時嗢逝尼城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壻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衆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被他戰破二謂他所欺凌三謂身爲人主喪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夫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遙見尋便驚歎喜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答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牀諸臣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脫去天冠王先閨頷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閣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卧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媿恧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達戶王曰汝今住此共我治國增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云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闍勝頸牽入嗢逝尼城今乃方云我是耕夫不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爾王遂強立爲國大相創爲宰輔供膳尚麤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不答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時人號爲增養從此已後改名增養時王問汝得好不答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衆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答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爾後於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敬增養故方便爲問今於國中現有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懲息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答曰若作如是計方能銷滅王對諸臣遂然其策將爲當理諸臣見已各生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共爲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其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養曰比得好不答曰家中人衆以我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洗浴訖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咎又

汝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云待我食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王令使喚云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内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今欲食答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答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内諸人共相謂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手足一處同餐宅内居人見是事已悉皆戰懼互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耕人令者同覩與國王共食又共議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等從今

不應致慢若不敬者定招禍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王於異時又問好不答曰有一大臣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我若作言斯成有礙至於進退汝自當知答曰我所作者願王不責王曰我無怪責增養異時隨路而去見二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而戲時有婢使頭戴水瓨在傍而過一童子曰我以乾丸彈瓨作孔一人又云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濕丸而掩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彈令作孔次彈濕丸掩之令合于時增養遥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怨罵問二小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爾可於我所共汝爲活答言隨命既蒙收採問曰我更何爲答曰汝但習彈後若見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内答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諍競童子即以穢丸遥彈口内彼便吐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恥辱更不相淩王復問言汝得好不答言王之内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

曰若如是者我入宮時汝來門所問言王在何處若言在内汝可語言萬機之務棄而不知鎭處後宮何能辦事又若見我在内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爲舉足令上答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臣位别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懲如是作時中宮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黙爾後於異時來入中宮問王安在隨王言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舉足内人見時皆不忍可欲致淩辱王言汝莫是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爲輕慢于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今時得好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樓上談説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或云出蛇蓋城中有云諸餘城國且未須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絶如天婇女在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説倍悦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於其夜

脱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洗浴清淨婢即依教爲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欲來宿然此婬女常法如是後有人來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刹帝利種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婬女起罪惡心非理枉殺彼所零淚落在王身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答言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出不答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處我命須存答言其處容可走出然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爲走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試拔之女指其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能得出爾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蒙庇廕元由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遙望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語聲盡力拔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隨糞而行不淨霑身辛苦出外天星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爲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人處夫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篦刮去不淨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臣即總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於某坊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喚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採今遭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祥行詣王所王既遙見高聲唱言善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昨夜其事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爾命存王既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算從今已去絕其封祿婬女善賢宜將頭髮繫懸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宅以驢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答言大王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即便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六聚落常爲封邑妻曰若如是者我欲牸牛百頭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爲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莊嚴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昪作食

所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旣有斯事不可直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十二]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宋二]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喜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旣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心相助平論萬機答言大王我是婆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卽便強立婆羅門爲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旣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身多癬疥問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女兒同眠宿不答曰非直同歡枕席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自驗是時增養卽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多酬藥價凡所須者我無有恡醫人爲療悉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遂將爲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請王來[宋二]宅中食汝可具諸[十三]瓔珞好自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卽奉請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卽廣陳盛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寿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星光遂於帷內遥擲小毱尋卽褰帷報其父曰過我毱來王見少女顏貌超絕遂生染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未曾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將去王卽盛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閣愛著星光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日所言卽令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垢衣卧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令遭禍患王曰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往伐渴沙當爾之時我於天所心有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老我若嫁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令作馬鳴王令要我豈足內人誰能爲我報其宿願凡爲欲愛所牽無所不作答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爲我願無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默然豈汝於天更有祈願答曰更無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大臣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可爲求之于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嗢逝尼城遂與婬女共相交涉旣生染著情亂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宋二]婬女見其窮匱[十四]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耘復無邸店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爲活命若有財貨可卽持來無卽須行宜容後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勿苦相驅許

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悉為之是時婬女情欲驅遣既大便已遂以棗核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齧去棗核彼便齧取女即以脚踏其胥脊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是不淨潔人當離我去即驅出宅其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處可求答曰有健陀羅人客彈琵琶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當如是作

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上脊背淨行大臣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作馬鳴時健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情發於衷乃為歌曰

卷二　十五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核汙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便與五百金錢遠驅出國後時大臣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直譏誚汝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髮耶答曰無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為好事長情之壻必有長情之婦其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為交好既得意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我求者悉皆為作答曰雖有愛言豈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髮我令疑汝定不能為答曰但看剃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故弊衣臥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能酬賽令天神輩於汝生嫌隨汝所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家未有付宿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來當剃其頭髮供養天神自爾已來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賽神由此慢心致令天怒我今定死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為我宜可聞奏悉為辦之妻便附信報增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為作婦既聞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來我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辦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六月中不出庭戶願垂恩許得遂所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髮既懷羞恥不出于外其婦令便報增養婦曰頭已髡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王聞大喜即令使者喚大臣來于時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卷二　十六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頭髮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羞恥外愧於人曲脊低頭一無言答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爲事了便自詩誕唱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是輕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屏處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恥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不其姊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羞恥答言阿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答言舅鬚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旅於大囊聚化爲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婦顏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有大衆商旅來至王城者或王自看稅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染著報言少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旅總放稅直答言隨意報云不應晝日可待夜中幻師即便掩晝爲夜增養共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肶因茲睡著幻師遂乃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枯骨臥囊聚中大臣即去白言大王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豈噉肉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爲寧當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那處從求出家即行就禮白言大德我欲出家尊者即與出家受五戒十戒已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摩經時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遂令還俗如舊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音釋

鬘莫班切 眄彌殄切邪視也 娠失人切懷妊也 諾匿各切應聲也 絛他刀切編絲繩也 鑛古猛切 竄七亂切藏匿也 餉式亮切饋食也 替 脊替他計切脊資昔切替脊馬鞍替也 旍咨盈切織旄牛尾於竿頭曰旍 驟 轡驟組救切馬疾行也轡波義切馬轡也 湊倉奏切會聚也 訹逸織切輸也 悪女六切自媿曰悪 懲持陵切戒也 瓨下江切長頸甖也 揩苦皆切摩拭也 研五堅切窮究也 厠初吏切圊也 篳邊迷切竹器也 馭牛倨切猶乘也用也 癬息淺切 褰去乾切掀也 齧五結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聲入夢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告言我於內宮少有勞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姧非者官司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姧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檢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姧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己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收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答曰是牛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言字某答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遙歡喜後時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婢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曰阿母顏狀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便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爾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憐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誑佯病而眠時彼婢使來買塗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也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婢歸報知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為辦答言阿母我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物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念我懷瞋色棄背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殷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為問女看勿使因斯技傾身命即便喚女為說店主久故恩

情彼是汝叔遇病嬰纏不暫看問荅言阿毋豈無醫人為其療疾毋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為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命終毋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荅言不知毋曰從蠍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損由毋勸故彼遂許通毋便遣信報健陀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陀羅共妃生子此若為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陀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健陀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既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一處垂臂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披

二通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王語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荅言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不荅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荅言大王暫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為商主婦其夫待貨興易他方我報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群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旅更破商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此婬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曰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妬心世

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爾時嗢逝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我若不去既無別業糊口交無宜可攜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菴為畋獵事殺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獵人處獵人記識遙唱善來王便下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眄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既纏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便於王處起慈悲心遂得託生四大王天王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我與交通無宜輕棄即便安慰置在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見共至王所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還至城闕然王宮

内多有宫人王作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宫女即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宫中所有内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任意縱横與外人交通不以爲過又告内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宫外隨意歡遊鼓聲纔動即時還入若有違者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王宫鎮被幽縶時諸宫女皆夜出外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爲護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外别覓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外别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華情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宫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即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顔容端正告曰汝可共我爲相愛事報言暫爲持燈待我計算費用之數方可隨情時彼男子取受既多卒難周悉通宵計算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遑更住星光棄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可須臾共爲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宫者當斬其頭我無二頭寧容久住遂别而去王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爲歡戲不答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説向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放宫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遠聞流遍餘處時憍閃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教令皆放宫内夜出私行便問大臣瑜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宫人任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答言彼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怨家聞王自來定爲非義答曰丈夫爲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爲謹愼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諫便往嗢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雙報言刹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我共爲歡戲答言隨意可敷氈席王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敷卧褥已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答曰王有教令鼓聲亦發不入宫者當斷其命我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上脱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具説因縁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脱將來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將大軍衆來入城内無人警覺與我宫人密求歡愛寧得於彼爲放捨耶答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重來必不相放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那如前所説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王極爲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去爲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引臣亦隨行至嗢逝尼城止一宅内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勿放男子時瑜健那知其事勢作如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棄捨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婢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驅行云汝取水遲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衛人謂是婢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棄瓶而走增養入城

覓王不得但見瑜健那即將見王祇由此人令出光王走時瑜健那前白王曰我比蒙王身命存活令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王乃大責增養曰何有敵國害王來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已驚惶思求方便是時南方有機巧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作望有功成是時增養遂藏王家葦山大象遍告城邑葦山大象走出外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響已報工人曰應以木作葦山象形彼即隨言作機關象於此象中安五十人象糞及水多貯象內告言汝等宜動機關可令此象往憍閃毗不遠而住王若四兵共來看者象可迴還若獨來者即捉其王置於象內急走歸國工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象至憍閃毗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役者見象奇絕咸共觀望有說此象從山林來復云此是猛光王所失大象遠來至此有來白王說其所

以比聞猛光王有葦山大象世所超絕由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人皆來瞻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瑜健那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四兵多持羂索領諸人衆共出城闉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爲扈從雲屯俱集垌野時象內人見王兵至遂便却走大臣奏曰於縛象事王先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象內人見王獨來即便住象王至象所諸人便出捉王入象遂動機關猶如疾風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收捉有大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遂多加兵趂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別思方便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嗢逝尼城增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椎鐘鳴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噎王勑增養曰可依國法棄彼出光臣曰此出光王於調象法善知其妙王若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

受學解盡妙術除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卿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如何當害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誰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稟性勤策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象文書以幔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死無疑即便隔幔就學其文時瑜健那在憍閃毘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那妹名曰金鬘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宜往嗢逝尼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與繼嗣聞已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爲外道女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至嗢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命在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惡答曰殺夫并子財物收將門人曰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象經書如是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出

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言大王今
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眄答言小妹今且
未亡復作餘緣親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誰
誰學調象法答言阿毋有一丈夫具十八種
惡相我於彼邊隔幔而學答曰寧有丈夫具
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貌端正衆相
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誑汝作此惡言若謂是
虛褰帷目擊彼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
覩王顏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毋實
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王與我通不毋曰
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類況汝自愛正
是其宜此是剎帝利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
令契汝心既道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
相愛念于時金鬘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當
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王學調象
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屛處瓔珞上覆草衣　宰三　十一
自號春花佯作顛狀即便行詣嗢逝尼城遂
於街巷康莊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爲
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爲樂　我即是春花
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瓔密相
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相齒錄所到之
處若是王家或大臣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饑
漸復窺覦得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
女天授報出光王曰我父若知必爲重戮可
預爲方便走出爲佳出光答曰若爾汝今可
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且讀其文走策
驅馳未親目見願王與我賢善毋象隨意乘
騎看其去就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
知王語掌象人曰賢善毋象可與天授隨意
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初更後夜
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晨時至時瑜健那作
逃走計背負象糞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
用糞何爲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團人謂狂
言不以爲意以草裹糞於憍閃毘路掛在樹
枝象屎瓨盛負持而出門人見問答曰王家
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笑竟無採錄還於走
路瓨掛樹枝時出光王與其大臣及金鬘天
授並於某時某處期欵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毋象到所期處大臣金鬘及妙音
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即彈琵琶大臣
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爲商主　得還憍閃毘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爲樂　宰三　十二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王報增
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養遂覓知其已
走白王曰其出光王乘賢善象并將天授逃
走出城王聞驚怒告曰汝可急乘算山大象
趂彼惡人將來見我即乘大象隨路而去大
象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那即於樹枝取其象
糞棄地而去大象遂齅不肯前行逡巡之間
毋象遂遠經多踰繕那復還趂及瑜健那取
象屎瓨擲之于地大象復齅更得前行至自
邊疆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是他
界宜可迴還或此大象亦被將去既不遂意
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問之曰有何消息答
曰已走至國無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爾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即請命

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知識貧窶無依遠近星奔皆至王所廣行檀捨爲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誑術將得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誑術囚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將汝父來至憍閃毘國爲織師者我即不名爲出光王也彼懷瞋忿默爾而住時出光王語瑜健那曰御頗能得解我憂耶答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繩繫猛光頸牽來至此令學織工答曰將賢善象天授隨來安隱歸還豈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不旣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收取嗢逝尼城所須貨物覓好商主求妙美人瓔珞嚴身皆令具足爲商主婦作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嗢逝尼城其猛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觀收其稅直旣至營所問言商主住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入直進中庭覩商主婦顏容挺特昔所未見莊嚴美妙逈絕人間於此城中無與等者王起染意報言賢首共我交歡女曰此是牀褥隨意所須旣爲欲染嬰纏無所不作即便共卧共作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以衣遍覆令四人舉牀大衆歌唱出嗢逝尼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從者或復搖鈴而爲歌曰

人間蚊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婬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云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不知王之去處增養怪王隨處求覓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毗國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鎖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猛光王因有少緣出織師舍于時出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王先闔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交襟作如是念令此惡王躓頓我父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不名爲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臣曰我於猛光已報怨訖御宜爲彼洗沐身體盛設香餐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王教次第悉爲放令歸故是時天授作如是念我若即令爲殺方便彼有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強爲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弊衣卧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不酬答曰我先所許卒不可求王曰汝何所許預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爲辦答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憍閃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飲食日旣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纏至于頸輿置城頭我即爲王設大施會命婆羅門衆數滿千人咸與供養大王今日多有內宮豈復於我能生憂念以此籌量定死無惑王曰此即是汝爲我祈天更不須憂悉皆爲作從是以後作殺方便即於城下繫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飡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自支持旣滿七日天授遂喚諸結鬘人汝可麤線多作香鬘速將來進勑瑜健那

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驅馳不欲令知内宮密事時瑜健那奉勅皆作掃拭街衢香水灑沃香爐寶蓋無不普熏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遍合舞妓翩翻當此鬧時天授遂即將王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鵶烏鵰鷲野干之屬食肉禽獸舐啄殘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懾傳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號叫囂聲拔髮椎胷喧滿城郭時諸苾芻咸皆四散或以餘處或詣給孤園諸大臣等衆聚共議何因大王而自上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預為惡計殺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何業由彼業力生被犬食佛言諸苾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熟現前如暴流水無能遮礙出光作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十六]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一無愆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芻當如是學時憍閃毗國出光王死嗢逝尼猛光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有云大王得叉尸羅城王名圓勝於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姝妙善六十四態於此人間大地之内未有丈夫纔相見時不生耽染王纔[十七]聞說容顏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求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交歡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是王怨隙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答曰我今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時王即乘箄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路中有石峇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内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千萬與彼婬女便共交通時嗢逝尼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怪不見王莫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知又曰王既豐足內宮更何所覓又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

久得見問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忿報言仁今殺王欲擬自立能出如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已默然懷憂而住時午護母國大夫人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事憂惶答曰大人大婆羅門及諸臣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不憂慼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麥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麥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說已就盤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老物不能欺即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便拔刀答言不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是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共立要期我當為去勿更將我重至此間答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其馬漸至得叉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音釋

縶(陟立切繫也) 闉(伊眞切內重門也) 坰(涓熒切林外曰坰) 丐(音蓋乞也求也) 闐噎(闐音田謂闐滿噎一結切塞也) 窺覦(窺缺規切小視也覦容朱切欲得也) 齅(許救切以鼻齅氣也) 窶(郎羽切貧窶也) 躓(音志仆也) 鵄(處脂切與鴟同) 懾(質涉切怖也) 囂(虛驕切喧聲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爾時猛光王在得叉尸羅婬女之舍見增養來問言卿何為來即皆以事具答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當可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杵山自駕其象象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象鳴聲作如是語我聽象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象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瓦器象便脚踏瓦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憶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鵂鶹鳥當道生卵象脚踏碎鳥見悲鳴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行婬女舍是不應行後當重憶尋路而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象而過於樹枝上有一黑蛇縱身垂下欲螫於王增養見已便即拔刀斬為數段落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

作而强作之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識於我已經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象乃速行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白王前有相師作如是語象行百驛還向南海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肯住當抱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詣一園中任象走去王語增養卿今可去竊報安樂云我今至在芳園中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媿恥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竇欲入宮內時有二女不識是王遂相告曰我聞大王已至一云我意思量於此竇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令增養竊告夫人彼乃隨情遍語城邑遂於別日情懷不忍告增養曰汝於我處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一人受用大地汝於其處作如是語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命復於其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造婬女舍我不應往復於其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而强作之豈我向婬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園內令汝獨去竊報夫人云我今來停在園內汝便以語遍告城隍是則於我作無利事增養驚懼作如是語靈祇共鑒明察我心實不識王前於陶家見有坏器象脚踏破陶師見憂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諸人等依地土活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象行踏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於不應行處而生其子後於樹枝見蛇下樹欲螫於王我遂斬爲數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爲處而强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之非譏王也又云令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此語遍告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語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汝分踈云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時親見二女作如是說一云王來一云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何得知答曰彼是飛行魅女潛身竊聽聞王語聲此亦非我爲無益事王曰汝今無過可自安心勿爲怖懼又復我行去後有婆羅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須殺却今正是時答曰婆羅門且待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答曰我作方計殺除總得王曰除惡爲善時此城中有大臣子先閑明呪增養詣彼問曰飛行魅女殘害生靈如何設計得令除盡答言阿父我能擒得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作嗢鉢羅花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中賣若以錢來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錄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而作於此城中錄笑者名得五百人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多人如何能殺答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使淨潔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遮大會求請天神汝諸姊妹咸可來集女聞王命意欲求財悉皆聚集雖無名字亦爲貪來便有五百餘人彼大臣子皆以呪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總殺王曰此妖雖殄尚有諸婆羅門即令遍請我造無量不善之業已殺五百飛行魅女仁等爲欲救濟我故日日應來一處受食彼聞歡喜皆悉來受王勑門人曰諸有受食婆羅門衆汝宜好數來報我知門人敬諾王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養婆羅門時婆羅門爲貪好食便受王請皆來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總有八萬便即白王

數滿八萬王聞思忖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婆羅門正噉食時屠人持刀背後而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酪聲汝等一時齊斬其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悉斬其首時王既殺衆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出六字者謂諸誰平令彼我云何八夢所謂一者見白檀香泥遍體塗拭二者見赤栴檀香水澆灑其身三者見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毒蛇五者見二鯉魚舐其兩足六者見二白鵝飛空而來七者見大黑山當面而來八者見白鷗鳥頭上遺糞是時彼王既作如斯衆多夢已即大驚怖遍身毛竪作如是念豈緣此事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當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慢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為籌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為說當有何報答曰此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歿王聞是已生大憂惱爾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令我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詣尊者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為惡兆手既至彼已頭頂禮足在一面坐以夢具白尊者答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答言聖者於餘亦問於何人邊問答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說王即以彼所說具白尊者答曰大王彼等常受欲樂欣願生天餘何所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由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聞地有六聲是何先兆如是應知即是於王共相警誡令王改惡從善昔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最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說頌曰即是初六字

六萬六千歲　地獄中燒煮　現受大極苦
未知其了時

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二無字

無有苦邊際　了日終不知　我類共同然
此由前惡業

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三我字

我所得衣食　或理或非理　餘人餐受樂
令我獨遭殃

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四鄙字

鄙哉我形命　有物不能捨　飲食不惠人
令身無利益

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五心字

心常欺誑我　鎮被愚癡牽　地獄受苦時
無人肯相代

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六若字

若我生人趣　常修於衆善　由其福業力
必得上生天

故此六聲彰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六聲是誰先兆如是應知王住宅內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輭者皆盡遺餘堅鞕諸蟲不樂恐命不全共說此頌以告宅主即是最初諸字

諸輭處皆食　唯有鞕皮存　願王知不樂
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又復大王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瞎一目彼於日日在烏巢中打破卵子烏見子死心生

怨恨悉皆鳴叫而說此頌即是第二誰字
誰復能相為　刺人令眼瞎　不殺我子孫
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遊戲池水先平滿多有魚鼈蝦蟇所居有一白鷺鳥常食其魚令池乾無水鳥見是事遂生嗟歎而說頌曰即是第三平字
平地水恒滿　多有諸魚鼈　取食以充軀
令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驅鳥令去又復大王王此國中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象母象並悉生盲唯有一子恒為供侍為父母故出外求食遇見雌象相隨而去漸為誘誑將至園所遂便被縛憶念父母悲憂內疚不食水草而說頌曰即是第四令字
令父母孤獨　生盲無引導　處在深山中
無食誰看養
王今宜可令放彼象得與父母共為歡樂又復大王王住宅中有被縛鹿既離昔群心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彼字
彼群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鵝被繫仰瞻空裏見有群鵝飛騰而去情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我朋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先兆者如見白栴檀香泥遍體塗拭者有勝方國王送大白氎來奉大王令至半路經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為先兆又見赤栴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陀羅國王送赤毛寶毯來奉大王令至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屆此此為先兆又見頭上火然者有槃那國王送上金鬘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亦來至此此為先兆又見兩腋下垂大毒蛇者有支那國王送二寶劍來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為先兆又見二鯉魚舐兩足者有師子洲國王送一雙寶履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者有吐火羅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國王送大象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又見白鷗鳥頭上遺糞者牛護之母安樂夫人此為先兆王自當知然王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心時猛光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如死重甦深生信仰禮足而去還至宮中如尊者教皆悉奉行別安大竹遮掌馬人枯竭池中添水令滿放象并鹿及被繫鵝滿七日已如所記事皆悉到來王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念但我宮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毯奉持供養後以王位奉禪尊者即告使者曰可持此毯將奉尊者迦多演那彼便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安樂夫人及星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臣曰仁等當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獻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安樂夫人即取金鬘星光少妃取赤毛寶毯牛護太子取其二馬增養便取二劍大臣取其寶履唯餘寶

象王自取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便往尊者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慈造弘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奉獻尊者唯願慈悲哀憐納受尊者報曰世尊有教遮諸苾芻不受王位王曰若如是者當受半國答曰此亦不聽王曰若作國主是佛所遮受用五欲理應無損我悉奉施答曰大王所有諸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所有受用及上受用供身資具幸當爲受隨情而用答言大王待我白佛王言任意請佛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住是時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念假令迦多演那於諸受用及上受用自無所須然爲未來諸苾芻故應可受取如是念已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時聲聞獨覺尚不能了何論畜類于時世尊爲斯事故遥知迦多演那意趣遂起世俗心即令迦多演那天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白言世尊苾芻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不佛言爲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是故我今聽爲四方僧伽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者謂是村田上受用者謂是牛羊等于時尊者請世尊已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爲四方僧伽得取受用及上受用爲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時王即爲尊者遂造大寺四事供養悉皆充足莊田牛畜施四方僧佛告諸苾芻我今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受用物謂是嗢逝尼城猛光王爲首又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飯食謂是鷲峯山摩揭陁主影勝大王爲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卧具謂是室羅伐城給孤長者爲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爲諸聲聞四方僧衆造毗訶羅謂是婆羅痆斯善賢長者爲首

内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飯初　卧具謂給孤
善賢造僧寺

爾時猛光王曾於宮内與安樂夫人一處夜食王性愛酪夫人持一酪椀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披妙寶毯簷前而過毯色内徹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怪問言大王此何明照爲是電光爲是燈燄答言此非電光亦非燈燄然是星光披其寶毯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曰如斯寶毯汝棄不取乃取金鬘誠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鬘也誰言外方女能知物好惡答言大王斯何得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毯耶王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人因相輕忽便致瞋忿遂持酪椀擲王頭上王先闊額因被椀傷便自手摩云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生路無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却便勑增養曰汝今宜可殺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愛念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白言如是我當即殺遂便藏舉王既忿息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大王奉勑令殺我順王言已斷其命王曰斯爲異事亦

當殺我及以星光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
灌頂爲大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爲誡
勗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白王
聽譬喻諸有智者因譬喻言得閑其事
內總攝頌曰
文鴿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無猒不眠
總收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鴿死　樹下獼猴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闇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流清泚果木敷
榮於大樹頭有二鴿鳥爲巢而住便採好果
填滿其巢報雌鴿曰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輒
食且求餘物權自充軀若遇風雨飲食難得
方可共噉答曰善事遂遭風日之所吹暴果
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鴿問曰我先語汝果不
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餐噉因何汝遂獨食果
耶答言我不食果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
今既欠少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緣欠
失二鴿皆云不食兩諍遂致紛紜時彼雄鴿
嘴啄雌頂因此而亡雄鴿在傍看果而住忽
屬天雨果復盈巢雄鴿念曰今還巢滿明非
彼食便就雌鴿爲懺謝曰
可愛彩鴿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恕我斯愆咎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鴿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殺後空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如彼愚癡鴿　無辜殺同類　不知形命盡
識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戮　徒自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長者時
屆秋天擔黃豆子詣田欲種置於樹下向迴
轉處樹上獼猴下來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
顛緣樹上時遂遺一粒便放滿掬尋樹而下
覓一黃豆長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終時
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獼猴　棄把求一粒　由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遣我已殺夫人爲小瞋心便亡大利令
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養曰因何一語便
殺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　所出唯一言　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亂令殺夫人汝即隨言豈成道
理增養曰王豈不聞世有二闇即以頌答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闇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闇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第二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杵臼唯應一　患害起疑心
輕賤事須漸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體答曰
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爲好相云何爲
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夫壻亡
所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答曰王
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云何爲三

鈍馬道行遲　設食無兼味　家中有婬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汝遂殺
却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亦不被受用云
何爲三
賣炭人好衣　浣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無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云何爲
三
幽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枓臼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枓臼
木匠不善察　衣工用長線　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枓臼
大王非直此三[衷四]合當枓臼更有三[十四]種云何爲
三
使者更遣使　遣作令他作　少女愛猖狂
此三應枓臼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枓臼云何爲
三
放牧於田內　剃髮居林藪　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枓臼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太苦答曰
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爲定乃有三種云
何爲三
王但出一語　女人一出嫁　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令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殺夫人答
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患害云何爲三
力弱者著甲　無伴有多財　年衰畜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令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遂殺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人見時令他起疑
云何爲三
見淺智人修[衷四]上行　見勇健者[十五]無瘡痕
見衰老女說廉貞　此三能使他疑惑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殺却夫人答曰
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賤云何爲三
無事多言語　身著垢弊衣　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殺愛夫人更有何
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事須漸漸云何
爲三
食魚須漸漸　登山亦復然　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愚癡人　離間有三別　下品應車裂
紆詐事應知
王曰如是愚人如何殺我所愛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世間亦有三愚癡相云何爲三
委付不相知　供承急性者　造次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殺却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離間云何爲三
知友不親近　或復太親密　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爲三
於他物起貪　自財生愛著　見他苦心悅

斯爲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爲三
性拙造機關　畫不知彩色　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姧詐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三種姧詐之物云何爲三
女人三度嫁　出家復還俗　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姧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爲他事　孤獨事多虛　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
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爲四
兔頭難得角　龜背難得毛　婬女難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爲他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爲他人事云何爲四
爲他受寄物　作保及證人　爲行無路粮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殺夫人令我孤獨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爲四
生時唯獨來　死時唯獨去　遭苦唯獨受
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實少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實少云何爲四
貧苦行他乞　魚子及東花　秋日起重雲
此虛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添是相違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云何爲四
光影及明闇　晝夜善惡法　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爲四
帛打先光澤　驢打即能行　婦打依隨壻
鼓打即便鳴
王曰殺我夫人汝可失去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爲四
風起塵驚去　衆響失歌聲　承事無用人
德處行違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更有四種不合之事云何爲四
國王爲妄語　醫人患霍亂　沙門起瞋心
智者事迷愚
王曰汝爲無益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無益之事云何爲四
無益日下燈　大海中降雨　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事人
第五內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　不善合驅却　驚怖不歡捨
渴憶難思憂
王曰汝作不應事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更有四種不應爲事云何爲四
不請强教授　他睡爲說法　不應求强求
共壯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殺我夫人答曰我雖不堪觀
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爲四
勇士戰可觀　可觀呪除毒　親會食可觀
可觀能講義
王曰汝殺夫人是不善事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不善之事云何爲四
在家不勤務　出家有貪欲　國主不籌量
大德爲瞋恚
王曰殺我夫人汝合驅却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合驅之事云何爲四
御者令車傾　不解量牛力　特牛多犂乳
婦久住親家
王曰殺我夫人見汝驚怖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云何爲四
鵂鶹與鵂鶹　白鷗及蒼鷹　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我無夫人情不歡樂云何汝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云何爲四
獼猴不樂村　魚鼈非石山　盜賊非禪室
狂夫猒己妻
王曰汝合棄捨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合棄之事云何爲四
爲家棄一人　爲村一家棄　爲國棄一村
爲身捨大地
王曰汝殺夫人我之渴憶無滿足期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云何爲四
火無足草期　及婬他婦女　渴時掬水飲
飲他須難足
王曰汝殺我夫人是難思量事答曰王豈不
聞更有四種難思之事云何爲四
國王瞋難知　途中忽遇賊　家中女婦鬪
難思施物來
王曰汝殺夫人是可憂傷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爲四
老耄帶婬情　惡婦被夫遣　婬女年衰朽
出家有瞋恚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無猒可愛事　不共戲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作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猒汝便殺却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五種無猒之事云何爲五
國主及象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猒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殺之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五種可愛之事云何爲五
美貌出名家　溫柔不爲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眞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爲戲樂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云何爲五
小兒及毒蛇　閹豎偏生子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殺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答曰王豈不
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爲五
舞樂與醫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殺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爲爭競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競云何爲六
大富及極貧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爲六
雖見不相看　違逆不親附　好說他過咎
望報與他財　雖施還擬索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天人我無依怙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爲七

老病僧惡王　老家長惡口　不閑於法律
重病無醫療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爲伴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七種不中爲伴云何爲七
調戲人樂兒　博弈與婬女　耽酒賊黃門
此七不爲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答曰王豈不聞更
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爲七
深水齊至胭　獼猴及象馬　黑蛇頭髮豎
面麼少髭鬢　於斯七事邊　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睡及不欲　九惱無悲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能睡答曰王豈不聞世
間更有八事令人無睡云何爲八
熱病瘦病及咳嗽　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　如斯八事令無睡
王曰汝殺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不閑更
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爲八
病老死飢儉　愛別怨家會　遭雹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爲憂惱殺却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如此等事現在
前時當須含忍云何爲九
若愛我怨家　或憎我善友　及憎我已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
有十種無悲之類云何爲十
屠牛屠羊及雞猪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罝兔作賊爲魁膾　斯之十惡無悲心
王曰汝是獰惡人殺我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人有十惡云何爲十
惡聲惡口無羞恥　背親棄恩無有悲
强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爲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人答曰
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事是不可信云
何爲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苾芻婆羅門
露形者人糞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春時極
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少時人皆拜禮
及其圓大無有禮者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
須火炙又如炙瘡火炙方差水相違者如冬
月時池水冰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煖然人皆
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温煖人皆共飲井水雖
冷人不樂飲此據西方國法論其違順也童女相違者若
未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去尋常啼泣而憶
本舍婦女相違者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
衣帔蓋體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
面隨路而去苾芻相違者若少年時所餐飲
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得及其年老
所餐飲食皆無氣味食不能消然豐供養婆
羅門相違者若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
而復令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盛年欲
情興盛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違者如
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即披衣服及其出外翻
更露形人糞相違者若糞濕時水上浮出及
其乾燥翻更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王言
增養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重問當依實

答以何勢力殺我夫人答言大王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敢害夫人大王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迦多演那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障礙爲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爲十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就如是智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是爲初力又於衆生三世業報若處若事因縁異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衆生所有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衆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又於一切處遍行如實而知是第七力又於前生種種生處皆悉憶知所謂一生二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至百生千生萬生無量萬生成劫壞劫乃至無量成壞悉皆憶念如是種類如是衆生我所住處其名其族如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命有脩短死此生彼如是方國昔時生處悉皆追憶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人間能觀衆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卑高生善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衆生作身惡行語意惡行謗毀賢聖心生邪見由此惡業爲因縁故身壞命終生在地獄若有衆生作身善行語意善行不毀賢聖心生正見由此善業爲因縁故身壞命終生在天上如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九力又得諸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十力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如來有大勢力餘莫能加是名有力爾時增養説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大王默然無答增養念曰王既默然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詛我今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流淚盈目稽首王前敬禮便足以妙伽陀而陳謝曰

生應於此了無常　展轉相承有家法
王法見惡當含忍　國大夫人幸當恕
世間妙語王先聞　我因問答即陳說
王力能調大狂象　況此愛婦垂違事
於夫尊重婦德具　始終共聚唯此一
我比爲主作沉吟　今此夫人見容恕

爾時王見生大歡喜亦以妙伽陀答增養曰

汝宜如是美妙語　皆是於我生愛心
今賞賜汝曲女城　安樂夫人我容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音釋

坯（鋪枚切未燒瓦器也）蜇（音哲蟲螫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輭（乳兗切）疚（居又切病也）毯（他敢切毛席也）泚（淺氏切水清也）鞕（魚孟切堅強也）蝦蟇（蝦音遐蟇音麻蝦蟇蛙屬）𤛓（音構取牛羊乳也）罝（子邪切兔網也）魁膾（魁苦迴切膾俱會切魁膾爲首宰殺者也）獰（泥耕切惡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治閙醫
不度損衆者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衆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集處共爲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答摩常懷耽欲及聲聞衆亦復多貪作是語時有勇健長者亦衆中坐聞斯語已告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令仁等自當目驗大師世尊爲是多欲爲是少欲及聲聞衆亦復如是長者歸舍總觀所有金銀器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奉問起居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爲彼長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長者離座偏露一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降慈悲幷苾芻衆明當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已奉辭而去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仁等亦可於彼同餐次詣城中婆羅門諸居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衆明於舍食仁等亦可共來隨喜供奉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若噉食若嚼食於晨朝時敷設座席安置水盆齒木豆屑所須事已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爾時世尊將諸聖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長者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瑠璃玻瓈珠妙盤器欲於僑僧次第行與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四寶盤汝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芻依教竟無一人輒受其器長者見已即取赤白銅器次第行與奉上妙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嚼齒木澡漱已收鉢器長者便取卑席對世尊坐佛爲說法示教利喜幷說施頌鐸歎挐已從舍而去時諸外道並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依次第長者即告守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金銀瑠璃玻瓈寶器而出門者汝可奪取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暫食非是總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撲強奪其器長者便以四寶盤器行與外道彼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盌或云授我銀器遂便撩亂忿競交興杖打手捻拳毆脚踏共相淩辱無可觀採長者見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既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答言長者與我汝何見遮答言暫時與食非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打倍更紛紜閙聲外徹廣嚴城中所有居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願見佛及苾芻與外道衆差別相不答言我見長者曰佛及聖衆少欲知足非如外道鄙惡法律而相攝誘諸人倍更於佛僧衆深生敬重篤信彌隆設有不信及處中人亦於佛衆起敬信心爾時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衆中就如常座既坐定後告諸苾芻曰少欲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於金銀瑠璃玻瓈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天上或至龍宮彼福業力設食之時皆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苾芻恐犯不敢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應取食勿致疑惑

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樂觀令色妍姿衆相具足於其誕日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休應嘉聲流遍城邑諸人共議有其長者誕生一女容儀挺特見者樂觀衆相圓滿初生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日中有千萬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希有于時他方有一相師善閑先兆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希有已四顧而望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舉世皆無準依相書當與五百丈夫共行歡愛諸人說曰看此殊相三日不足為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競來觀察闐噎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後為大歡會命聚宗親為女立字皆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為瞻視廣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華雅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彩赫弈綺服芬芳於已宅中

鮮明遍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遁僊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染欲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婬欲增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太子大臣并餘國主王子之類咸共問親求為婚娶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行欲事皆生譏恥不共成親然於宅中內外人滿門窗戶牖皆共窺看雖備守防難為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禍情地無安即便念曰女年長大雖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恥嚮靡見祇迎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苦嬰纏身形羸損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即便身死如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于七悉皆病死由其先世作短命業惡響流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覓餘女至彼女家問其婚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婦諸人答曰豈我今欲殺自身乎長者諸處覓

婦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心即往外道沙門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先是屬佛鄔波索迦更復何煩隨諸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為共住漸申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數往逝多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家乎答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勞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娶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于七世人著字喚為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量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投苾芻衆知識報曰雖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女宗胤將絕更可求覓諸餘雜類答曰我欲如何但所求者皆云豈我欲殺女耶若爾何不求諸寡婦答曰比亦見求彼云我豈自殺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求答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家作婬女舍一切丈夫悉皆捨棄報曰汝有信心誰復輒入唯除苾芻時來過顧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娶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適配長者即去到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來欲何求覓對曰

中心有願未敢在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欲求妙光以爲婚對報言相與即設盛禮以女娶之車馬賓迎將歸室內便以家中所有鎖鑰悉皆付與語言賢首我室舊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可隨時數申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作時彼長者於日日中延請苾芻就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爲供養若見苾芻顏容殊好色澤超倫者即記在懷是時長者有緣暫須外出報言賢首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承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報苾芻曰我有他緣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我當就食長者行後苾芻詣宅是時妙光以夫不在於苾芻前現其姿態作嬌媚相苾芻見已各並食訖還至寺中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極現今欲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爲一人復曰我乞食人當行乞食諸人云善苾芻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者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食不答曰一日來食後更不來長者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媚相彼懼過患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慇懃重請答曰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言聖者我已忖知更不同前恐生過患苾芻便受彼禮而去便於他日苾芻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苾芻食時妙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端如是髆背胷項面目乃至頭頂如是繫念分別便生婬重愛染遂被欲火內外燒然遍體汗流奄便命過苾芻食訖如常澡漱爲說頌已辭之而去長者開戶喚妙光曰汝可出來我欲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響長者便入見躃于地謂是睡著欲令警覺以手推摩方知命過悲啼哀慘告家人曰我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女忽然見棄可報諸親云女身死宗親既聚悉來號哭椎胷懊惱自撲于地或於長者興罵詈言如是紛紜遂便日晚以五色氎裝飾喪舁送至林所是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群賊餘處行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營已遂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遠宗親俱送林所忽此群賊因生過患我宜速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令相害諸親聞已盛備喪儀令人守護銜悲抆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到林傍防守之人隨處逃竄諸賊遙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怪去衣共閱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活觀其容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女妍華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求各起染心共行非法即斂五百金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已四遠聞徹妙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獲金錢五百諸苾芻眾亦復聞知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耀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其妙光女前身作業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至一頌廣如上說汝等應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興於世十號具足於婆羅痆斯施鹿林住時此城中王名吉栗枳爲大法王安隱豐樂無諸賊盜廣說如餘時彼世尊化緣既盡如薪火滅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是時

王及諸人於佛遺身盛興供養焚燒即畢收其舍利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有居士女見塔形儀極生渴仰遂以明鏡繫相輪中而發弘願願我來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如日光隨身而出汝等苾芻昔居士女即妙光是由昔懸鏡發願力故今獲斯果身如日光生時光耀遍滿于室又復應知其身雖死有五百人共爲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緣汝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痆斯王名梵授爲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比城中有一婬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有五百牧牛人至芳園中共爲歡戲令相謂曰我於園中之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交歡可覓將來衆皆云善欲取誰來皆云賢善即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芳園共爲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我當共去無者不行答曰且取五百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云隨意諸人即與五百報云前去我嚴香花著衣服已後即隨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五百其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容救濟遂令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爲歡戲我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何方計得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力不令女去亦不還錢于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愍貧窮依下卧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田特此獨覺人間遊歷至婆羅痆斯求寂靜處欲爲安止見五百人一處聚集共見尊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此眞福田卒難遭遇宜與供養以植來因即共籌量辦好飲食盛使滿鉢虔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現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變於身上下水火流光凡夫見通疾生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禮彼上人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眞實福田所申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婬女假令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汝等苾芻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百人即五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興供養故復由發願彼之業力於生死中受諸流轉五百生内常與五百金錢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婬女其命雖終於彼遺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一頌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雜業修絶白業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爾時世尊作如是念由諸苾芻向如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告諸苾芻曰其妙光女由於苾芻起分別想遂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苾芻詣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苾芻是修定者彼便數往阿蘭若修習禪思時有魔女生非法心請苾芻食苾芻不受彼作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益事答言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作無利益彼即對前作不忍聲從是以後常求其便時彼苾芻曾於靜處以納裹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是念此即是我報怨之時即擎苾芻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即以苾芻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

誰是誰答曰我是沙門問曰是何沙門答曰我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故來此彼即以事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之處而爲居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必於仁處身命不全亦復能令聖教淪喪彼聞語已默爾而歸告苾芻衆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苾芻於怖難處而爲居止有斯過患即告諸苾芻大王影勝善說譏嫌是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爲居止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有癰痤能治醫王因來見彼即便爲破有緣別去不與安藥于時苾芻轉增痛苦時諸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曰諸具壽若有解者可爲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即便爲作醫王自念我向破癰不與安藥今宜可與即行問曰我爲破癰未與安藥答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是少年者醫王察看知是好藥報言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與答曰我且隨宜權行此法然佛世尊未見聽許報言世尊大悲必應開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與安藥可在屏處勿令俗見若敞露處作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寺中問苾芻曰我有如是病當服何藥并噉何食時諸苾芻不解醫者一無言答其善醫者亦復生疑不爲陳說時諸俗旅不樂而去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爲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爾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伏外道慶悅人天所有外方諸非人衆隨其住處城邑聚落設在世界中間亦皆俱來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常爲天龍藥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僊授故舊毗舍佉鹿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衆飲食衣服共申供養令諸來者皆得充足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故居若起欲心即便變形爲夫壻像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人形手足頭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赤黑或有頭大身短或有髮色純青或有雜兼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遂於險處棄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子時爲加精氣或有初生之際影響人形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同前棄擲鬼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成人時六衆見已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諸黑鉢竊我門徒長養成人即便將去我今攝斂如是門徒令諸黑鉢不復牽誘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見黃髮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鉢所養若出家者我當度脫即便就彼問言賢首汝誰家子答曰我無依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不出俗答曰誰復與我黃髮之人作出家師主報言賢首大師教法以慈悲爲上汝若能者我當與汝爲出家師彼生喜悅隨至寺中即與出家并近圓事於數日內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聞鹿子母室羅伐城土地寬廣父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即於他日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食出施見彼苾芻椎髻告言誰與仁者黃髮之類而爲出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報言除彼惡行誰更能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者於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爲譏誚沙門釋子

所爲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髮告諸苾芻時諸俗旅訶成宜應法是故苾芻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爲出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是等類不與出家苾芻不知何謂毀法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辱法衆云何爲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卑微貧寒庸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荼羅卜羯娑木作竹作浣衣沽酒獵師等類是名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髮有黃青赤白或髮如象毛或復無髮或復頭巃長匾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諸傍生耳或復無耳或時眼有諸病謂黃赤太大小等或時眼瞎耳聾或時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巃太細或巃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僊所遮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時鄔波難陀持其黃髮賣與戲兒佛言若賣髮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馱索等三同　忘由緒并問　大神通大藥
刀子下天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鄔波離有二求寂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二人相親情懷莫逆一言一曰汝可近圓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爲給侍不令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二人更相護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一親教師一屏教師一羯磨師得與弟子二人同時受近圓不佛言得此二誰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得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衆爲衆而作羯磨理相違故若如是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時受無大小者云何致敬及爲知事人并受利物佛告鄔波離此等諸人不應相禮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差與而領受之

緣處同前時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於何方域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何學處此欲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是如來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若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長者給孤獨鄔波斯迦毗舍佉如是應知於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爲稱說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云婆羅痆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讀誦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音釋

鐸歃拏（鐸達各切歃丘子括切 奇切拏足家切手把也）攥拳毆（毆於 口切拳毆 以拳擊也）適配（適施隻切相當也 配滂旆切合也）抆（亡扮 切抶）
也恤（思律切 憨也）癰痤（癰於容切癰也 徂禾切小腫也）痤敞（昌兩 切 谿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棠六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佛現大神通事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苾芻衆多獲利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身之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長夜惱喬答摩不能得便我今宜可於諸外道而爲惱亂是時六師晡剌拏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慢亦於王舍城依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晡剌拏形往末羯利瞿舍梨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時末羯利瞿舍梨子問言晡剌拏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如是復往珊逝移陛剌知子處復往阿市多雞舍甘跋羅處復往腳拘陀迦多演那處復往昵揭爛陀慎若低子處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又復變作末羯利瞿舍梨子形皆往其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又復變作珊逝移陛剌知子形皆往其處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證次復變作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形如前所說次復變作腳拘陀迦多演那形次復變作昵揭爛陀慎若低子形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雹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如是之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除我一人無斯盛德彼於異時此六大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爲議論咸作是說我等昔時皆爲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敬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絕然而沙門喬答摩爲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神通道力喚沙門喬答摩令來共我捔上人法若喬答摩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答摩現上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爲時彼六師詣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語人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捔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變時我當示現二倍三倍神通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亦行半路共捔神通時影勝王答六師曰仁等雖存死屍無異因何能以上人之法喚如來耶彼聞是語皆辯而退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爲禮敬故往至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是語廣如前說請捔神變王曰兩度來說事不可追若更言者擯汝出界彼便黙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憍閃毗勝光大王爲性中平無有阿曲衆所共聞若喬答摩向彼城者我等喚其捔神通力後於異時世尊隨緣出王

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已詣勝光王所爲呪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捔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共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捔神通時勝光王答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即往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捔量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意悅人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苾芻勿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汝等苾芻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爲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再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爲五

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眞諦四者於室羅伐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衆生悉皆度脫爾時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通見在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衆雲集見七日後如是知已告勝光王曰王令應去觀機應會我當作之王曰欲在何時佛言待七日後王禮佛足奉辭而去便詣外道處告言仁等當知七日之後如來爲衆現大神通仁等若有所爲事者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議沙門喬答摩或可逃竄或覓已朋我等亦可覓相知者于時俱尸那城有一外道名曰善賢其年衰老一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壯士皆於善賢恭敬尊重深心供養謂是阿羅漢時諸六師共籌議已即詣善賢處問言善賢仁是我輩同梵行者我等欲召沙門喬答摩共捔神力現上人法仁可相助答言仁等所作非宜共彼沙門捔其神變何以故彼是大德有大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理故問言

何理答曰若大沙門未出世時我念曾於曼陀枳你大池之側隨處宴坐於晨朝時乞食已就無熱池邊遂靜而食時彼池所有天神住便自取水來相供給沙門喬答摩既出世後彼聲聞弟子最爲第一名舍利子彼有求寂名曰準陀持糞掃衣就無熱池而爲洗濯時池邊諸天即爲浣濯持衣授與其浣衣水用自灑身極生恭敬如我惟忖我不及彼弟子弟子仁等今欲喚彼大師共捔神力誠非善事彼聞議言此亦是彼沙門朋黨更覓餘人共爲籌議時諸六師詐現敬相即辭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爲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流一人告曰於某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爲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力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鳴彼有五百僊人依止而住其中多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議既至彼處相問訊已白言仁等與我同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答摩共捔神通上人之法仁與我等爲伴助不彼皆

答曰斯爲善事我頗共成大集之時應現異相我見相時即行相助爾時六師敬奉其說辭之而去後於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羅整服香鬘具諸瓔珞於王宅邊近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鬘遥擲王子花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怨惡者見是事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審即令大臣刖其手足彼承王教將詣市中令魁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族及諸人衆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圍遶而住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瞋截其手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陀因行乞食亦來此過詣親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者答曰君等且住待我白佛還來相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即便疾去往逝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令彼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眞實之語所有衆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非想非非想如來於中最爲第一所有諸法若有爲若無爲無染欲法最爲第一所有大衆群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衆最爲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修行梵行清淨聖戒最爲第一此之實語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平復如故時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是作禮佛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難陀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說所有衆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乃至清淨聖戒最爲第一此之聖言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斷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即便平復時諸人衆見是事已悉皆踊躍出大音聲歎未曾有尊者阿難陀勝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是王子哥羅于時王子亦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順其根性意樂差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還果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陀爲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容恕我答言容恕王曰哥羅可來歸舍答言大王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來不應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爲於一林中造經行處即於中住以彼支節分分相連即名此林爲分分林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至逝多林所作現神通舍佛言任作王即造舍塗拭修營張設百千殊妙幢蓋灑以栴檀香水散以無價名花懸諸彩旛飄飄可愛金珠曜日寶鐸和鳴燒海岸香煙雲成蓋猶如忉利歡喜之園爲佛世尊即以金銀瑠璃玻瓈碼碯種種莊校畫世希奇微妙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鄔波索迦亦各隨力爲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外道而爲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喚沙門喬答摩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王大臣并諸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

神通舍所王告使者摩納婆曰汝往禮佛當傳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勝光大王頂禮佛足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今可去爾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若鵝王舒張兩翼上昇虛空往神通舍時諸大衆見乘空來悉皆踊躍歎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既無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爲是沙門爲是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力往香醉山取彼種種奇妙林樹花果滋繁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面安置王見是已特生希有告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亦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既無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次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之王見是事倍生歡悅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爲外道答曰大衆既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人民悉皆雲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諸天大衆亦皆雲聚樂觀神變爾時世尊暫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鉤孔中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是沙門現神通寧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喚彼沙門來滅其火王聞默然竟不能答懷憂而住如是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僊授故舊給孤長者毗舍佉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咸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甦便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已神通彼便默然低頭無對爾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其香殿（西方名佛所住堂爲健陀俱知健陀是香俱知是堂此是香室香臺香殿之義不可親觸尊顏故但喚其所住之殿即如此方王階陛下之類然名爲佛堂佛殿者斯乃不順西方之意）是時大地六種震動纔動正動極動纔震正震極震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北涌南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五百僊人見瑞相已悉皆驚覺共相謂曰彼同梵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行即便進發世尊爲彼所化生故便放金色微妙光明從世尊所至五百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僊人遙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澄輝莊嚴具足三十二相照輝金軀八十種好隨形炳飾時彼諸僊見佛相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如無子得子貧人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亦如有人宿植善根最初見佛時諸僊人既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依彼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而爲說法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既見諦已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佛所願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

大師所而修梵行爾時如來即命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即如法教授彼自策勵精勤不息摧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帝釋諸天所共敬重爾時世尊與此五百僊人羅漢苾芻及餘苾芻衆天龍八部前後圍遶往神通舍於大衆前昇師子座時有鄔波斯迦名神僊母來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之類共捔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信者爲結因緣佛告神僊母曰無煩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現神通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現如是事作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蘇達多長者求寂準陀求寂女總髻蓮花色苾芻尼更有無量諸神通者皆詣世尊同前啓請佛如前答令其復坐時大目連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勿爲慮我共外道捔其神變現上人法摧伏外道增長人天佛告目連知汝神力能摧外道然彼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大目乾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共我爲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誰請如來共諸外道捔神變事時王即起偏露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神變上人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令於未來沙門婆羅門人天大衆皆蒙利益長夜安樂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知受已復座而坐爾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座上隱而不現即於東方虛空中出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定出種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身下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神變既現變已即還收攝於師子座依舊而坐佛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聞衆共有神通大王誰請如來對諸外道及人天衆當現無上大神變事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世尊爲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默然王知受已復座而坐爾時世尊便以上妙輪相卍字吉祥網鞔其指謂從無量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無畏手以摩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持妙蓮華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爲莖金剛爲鬚來至於此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況禽獸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龍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爲莖金剛爲鬚從地涌出世尊見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左右邊及以背後各有無量妙寶蓮花形狀同此自然涌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後皆有如是蓮花涌出化佛安坐重重展轉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蓮華相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雨或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答或復行立坐臥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兒亦能現見如來影像爾時世尊現神變已勝光大王

及內宮女王子大臣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
量百千無數大衆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
暫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衆共
觀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無暫替處處
皆有鼓樂音聲螺貝長鳴歌舞遍發假令禽
獸亦皆歡喜各出音聲馬嘶象吼駝叫牛鳴
孔雀鴛鴦各爲哀響人天大衆觀佛神變歎
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樂亦散
衆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曼
陀羅花以天沉水栴檀香末及以諸香悉皆
散布以天妙衣及人間上服繽紛而下爾時
如來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爲欲調伏受化有
情故說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伽陀
日光若未現　爝燿粗舒光　曦輪上太虛
爝火從斯没　如來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等憶持
大神通事今將隱没說是語已神變皆無時
勝光王告六師曰大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
今者可作神通時外道晡刺拏默無所答即
便以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末展轉
相觸乃盡六人竟無一人敢爲應對再三王
命令現神通時彼六師還相築觸同前默爾
縮項低頭如入深禪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
藥叉主作如是念此六癡物久惱世尊須作
方便令其改往更不敢然悉皆逃竄作是念
已即放猛風雨雹交注彼神通舍隨處崩摧
外道邪徒並皆離散或有驚怖入山穴中林
樹草叢潛藏而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
佛神通舍一無傾動爾時世尊觀是事已說
伽陀曰

衆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樹林
制底深叢處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爾時世尊觀諸大衆根性差別隨眠各異爲
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億數大衆得殊
勝解或得初果二果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
聲聞菩提心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無上
菩提心於大衆中所有衆生皆悉至心歸向
三寶世尊爲彼大衆說法示教利喜所作事
了從座而去時有晡刺拏等弟子與其師主
在於一處問其師曰鄔波馱耶何者爲實時
諸六師各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
是常此爲實事又有說言無常是實又云亦
常亦無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謂爲實又云
有邊無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
非無邊又云身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
死後有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
去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妄雖說
此語情多恥愧低頭俛仰憂火燒心欲求水
飲便往池所於其半路有一黃門見而頌曰
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晡刺拏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强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直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晡刺拏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路已晡刺拏即詣池所旣至池已以沙瓨繫頸入水自沉因即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等頗有見我鄔波馱耶不皆云不見又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鄔波馱耶有所說不一人答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是實餘皆是虛又云我說無常又云亦常亦無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有邊又云無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無邊如前具說時諸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覓親教師問其實事即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來伽陀問曰
賢首汝頗見　晡刺拏大師　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中食
衆六　十六
童女聞說即以伽陀而答之曰
彼是地獄人　展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氷中沉
弟子亦以頌曰
汝勿作是語　斯爲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牟尼依法住
童女復答
露體人間行　誰將此爲智　令他衆共見
了無羞恥心　醜面露身形　便將此爲法
毗沙門王見　刀割定無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爾而去即詣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瓨繫頸沉沒而亡弟子之中有樂戒者共作是說此事是實餘皆虛妄亦以沙瓨繫頸自沉而死所有餘衆並皆四散依止邊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人天大衆悉皆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衆六　十七

音釋

晡刺拏 梵語也亦云富蘭那外道六師之名晡逋孤切刺音辣拏女加切
捔 訖嶽切敲也
刖 魚厥切斷足也
愕 五各切驚遽也
勵 力制切勉力也
蜫蟻 蜫音昆蟲之總名蟻魚紀切
鴛鴦 鴛於袁切鴦於良切
爝爚 爝即約切火炬也爚弋照切光也
縮 所六切斂縮也
酬酢 酢疾各切酬酢猶問答也
靦 他典切面無恥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明大藥事

爾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默無所說逃竄邊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大師以神通力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實成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今者已除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爲人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伏六師眷屬不敢酬答逃竄邊方乃至淪没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爲立名王作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伎藝悉皆通達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之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悒王即爲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是者何不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和順王曰於何處娶臣曰隣國王女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臣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臣往觀察大臣即去見隣國王既至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若作婚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答曰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許斯要者重來相見答曰策國太子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白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聞伎藝容貌超絕舉世無雙云何棄此別有建立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答于時大臣觀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告大臣曰此不足憂我先求婚已共立要令隨所欲勿問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使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彼未久夫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號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怪王違信即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不爾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臣曰王何憂色王即具告臣臣言大王更無餘計宜立求王以爲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有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不仁事非我所爲臣曰不能殺者可爲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臣曰如其不然請遠驅擯王曰善人無

罪何事遷流臣曰欲求其過豈不易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吉日立彼求王以爲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棄於我住必見誅遂詐其母具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冀延形命母聞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涕即以伽陀告其子曰

汝本坐卧高牀褥　所著衣服並鮮華
云何獨去向他方　麤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涼宮綺觀任遊從
云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羞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袪寒暑　云何棄此往窮林
鼓樂絃歌恒遞奏　能令聽者悅心神
衆人敬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答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厄屈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遷變　常如星漢迴
會合憂苦生　世法皆如是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母已即便辭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停息四顧茫然偃卧而睡時半遮羅大臣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足飲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即便以事具答近臣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于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喜慰諭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衆歎希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王子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號此兒名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大才藝遍通足食王子尋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已作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爲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母爲飢所逼見有沸鐺便作是念我母未來暫觀鐺內有可食不遂見雞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言食未答言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既至云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兒來食訖臣作是念爲全食肉方得爲王爲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爲王爲當全食少食亦得答曰雖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得爲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爲王其婦聞說遂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爲王此人即便棄擲於我今時宜可順彼爲言答曰寧使夫主爲王此之女人聰明解慧預審先機云此大臣爲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爲防護可共預計勿使身厄即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

可捨此國向鞞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
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子聞
告已俛仰辭母往鞞提醯欲至彼城於一樹
下困乏而睡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
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𦾔不出王無後嗣
不知立誰時諸群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我
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丈夫瓌偉
異常人間罕匹日光雖虔樹影不移衆人共
觀咸歎希有此之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
樹影留覆固是非凡可觸令寤彼既覺已問
諸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為王故相覺耳
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如
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群臣聞已作如
是念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
方誰家之子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
如師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我
昔先主名曰善生子號足飲食我是其兒名
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已皆生踊躍咸云
我等今者還得本王盛備威儀廣陳音樂千
軍萬衆從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

足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號曰重興年幼為
王諸臣見慢所有勑令多不奉行王於暇日
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皆存問此等是誰所
管封邑答曰咸是某甲大臣所有便生念曰
城邑聚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
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爭國憲將如
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中告曰王不須
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内有人
名曰圓滿當生一子號為大藥成立之後與
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拱
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滿為有為
無若其有者應觀彼妻為有娠不使者受命
即往尋求見其夫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
事非謬彼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去召圓
滿來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曰汝
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既滿已便誕
一男形貌端嚴世間無比三七日後欲為立
名諸親議曰未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
我抱宿疹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無瘳損及
懷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藥母說

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為勝　此是藥中妙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道上見
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脚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　他所棄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毗沙門　棄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入水見
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我取此鳥即欲
前就鳥遂高飛大藥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無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殑伽河方為洗浴既
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有大銅鉢隨流
東下時有白鵝蹲居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
物顧問其子大藥報曰
殑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岸上時

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其上大藥同前
以頌白父是時大藥既漸齠年與諸童子一
處遊戲衆共議曰我等無主可尊大藥爲王
大藥立已簡諸童子將爲輔佐從是之後朋
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客遊他鄉
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叢薄欲爲便利有
一麤人來問女曰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
父非祖乃是我夫麤人報曰汝無羞恥不愧
友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可不
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華虛令喪失
宜應棄彼與我爲妻若彼老公來諍訟者於
大衆所引我爲夫其女受言即與麤人隨路
而去時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
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一手牽
時彼麤人亦牽一手婆羅門曰汝偷我婦麤
人曰我能設誓此是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鬪
諍各相牽引少年强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
自知無力冀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云
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林中聞彼
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報大藥曰仁既稱

王有斯非理叫云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
即令諸童子執彼三人問言何事婆羅
門曰我老無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語實
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便指賊此是
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門推胷懊惱自撲于
地即便伺察驗彼眞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
將此婦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
曰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是者我
觀其食以辯眞虛即令以指抉口竟無一物
空見流涎問婆羅門曰爾從何來答曰從婦
家來所食何物答曰酪漿及飯加以蘿菔告
曰汝可吐出即便抉出一如所言大藥見已
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與重杖掘地爲穽埋
之齊胭以孔雀膽書其額上作如是字諸有
偷婦賊者準此科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
有五百皆悉同此而爲治罰時重輿王既有
村城皆被六臣之所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
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
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
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

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即報王知讀其額
字云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
答曰此是大藥童子準法而作不罰無辜王
聞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
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財城所有人
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
幢蓋旛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
子名曰大藥今可遣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
未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王見童
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才以其尚小
不任委寄且留付父迴軍都邑至本城已作
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使
往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搓繩長一百肘速遣
將來圓滿聞勑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
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
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答曰我
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
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
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爲我
奏大王曰仄陋小臣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

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僑乂請垂一肘以様示人非直百肘短繩千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事王曰此是父說爲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王既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覇王可期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作飯熟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臼內舂擣亦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不在於外蒸煮之時非火非無火將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擎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城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往大藥見憂進白父曰何故憂色父遂具告大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撚糠米無有碎既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簷下安釜煮之上赫日光傍以火炙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一足履道一足踐荒所持飯器置於頂上蓋踈布傘非日非陰一足著鞋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閹人便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彼皆具答王聞大喜是誰所爲答是大藥王極驚嗟謂使者曰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閑法式觀其計策實爲王佐之才後於異時復令使去報圓滿曰我須苑園林池具足花果茂盛可速將來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圓滿憂惱此事難爲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持去豈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白父不須憂我皆爲辦令王歡喜即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爲此處園池長自荒野進止法式皆未諳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藥王倍驚歎實爲希有後於異時復命使去送特牛五百令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報圓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曰寧得不憂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既求非所得之無由若不遵王命致招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遠以大木盂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宛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衆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慈悲得令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告諸天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爲答曰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爲此悲啼請天擁護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其子白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無兒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曰皆是大藥王嗟其智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儔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圓滿養護勿以繮繫不置室中不餧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具告其事

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如箭射心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無奈何況當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不須憂我皆爲作即於晝日田中放牧夜收入宅於迴露處既無繮絆其事難爲專勤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看守使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騾無走路如何加罪大臣曰可勑乘者於夜睡時乘騾潛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騾已失矣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計爲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慙當希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即便剃父頭髮以爲七道仍以青黃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至都邑唱大音聲云大藥今至并將父來剪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已共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爲善事然辱其父有玷憲章王及諸人皆出城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爲實爲虛王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遂白王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策過人觀此所爲一何鄙賤王問大藥曰何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答言大王令以爲榮不知其辱臣有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王曰汝智與父孰爲優劣答曰我勝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養育劬勞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言父勝大藥前進稽首白言大王前令養騾遂便逃失此驢乃是騾父理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爲重責王及大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絕代希有王極歡喜遂即廣施盛禮拜爲大臣所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庶事明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戴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爲娶妻故多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爲娶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衒已伎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顏容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金錢不宜持入於曛黃後遂往空林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宅所扣門而喚妻遙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於臥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令入共至房中爲設餘饌令其飽滿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今非好日復無節會因何得有此上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欲至爲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婦遂陰言意告牀下云我善聽須知其數問曰得幾許來答得五百金錢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答曰安在城外云我善聽須知處所問在何處答曰在其林中多根樹下婦曰聖子行路辛

苦且當安寢知其睡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遠爲之即從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處唯見空坑一無所覩即自拍頭椎胷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曛黃之後既絕行人藏其樹下歸舍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彼有智略超絕諸人汝若歸投錢應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即以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所失之物當爲尋求問曰仁家頗有犬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爲設供養爾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人曰汝可覩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相時爾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觀於誰處褻盻言笑使受教已即往其家在門而立所請八人次第令入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已財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爲重誓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言大臣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彼得徹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已還卻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有侵欺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麨而食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蛇入於麨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汝貌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爲慮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能爲我決并持麨袋至大藥所具陳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蛇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即令置袋于地以杖抉開有大毒蛇從中而出張鱗吐毒蹶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音釋

稔 忍甚切穀熟也 祛 去魚切却也 胤 羊晉切嗣也 鐺 初耕切釜屬 瓌偉 瓌公回切偉羽鬼切 疹 丑刃切病也 齠 徒聊切始毀齒也 抉 一決切挑也 穽 疾政切陷也 儁 子峻切才過千人曰儁 閹 央炎切 繮 居良切轡也 刈 牛例切割也 絆 博幔切繫也 弭 毋婢切猶毒也

袤眄袤與邪同盻匹莧切目流視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諸人答曰此是其大臣彼是其大臣攝之屬已將爲封邑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王但唯內宮及飲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無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預告於我滿財城內在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已立爲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爲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令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謨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爲王是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無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比爲大臣不遵國令致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姦邪不相存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無眷屬妻子永無勞弊君等六城各自牢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無宜用語設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臣來我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依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城奏曰我於大王無心違背六臣暴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來我皆降伏王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勑召馳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無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制輕科彝倫協敘小大無怨咸歌再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母各生慈念國內人衆悉皆雲集扈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揚王乃以女娉于大藥雖蒙賞愛無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來投此王冀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愍遂便招納賑以衣食令無乏短時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糠麥即

便遣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惠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僚庶朝集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妻子然大藥默無所說王曰大藥卿何不言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女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答曰我聞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食誠哉鄙事無懼憲章又將餘女顏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何不審思察任用仄陋無宗族人補爲大臣委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充己室所愛好鳥殺以爲羹又復外國客人共相收納供給衣食養爲義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相委寄兇釁惡行實無以加令可令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令魁膾將大藥去準法刑戮時旃荼羅以赤鬘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琰魔卒送向尸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若己親各出哀言爲求天佛時外國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糠麥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該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麥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聞已語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答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來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所有城邑並不臣屬但唯飲食內宮而已我運籌策壓彼强臣寧國安家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來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不可親當審觀察王當目驗王家孔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煮羹王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瓔珞權假將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喚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他糠麥者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麥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乞麥見死來徵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過歡喜釋放便備盛禮拜爲重臣是時大藥稽首白王觀諸女人可共密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收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聰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婆羅門像手執淨瓶挂吉祥線身著鹿皮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日暮見婆

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大藥答曰我從鞞提醯城來欲向何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歸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非貞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曰我此貧居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不為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路於麥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何答曰我名毗舍佉誰家少女答曰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容儀未識其智令可試之大藥即往刈麥田中高舉兩手以脚蹂麥毗舍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光彩異常答曰為蓋臭身有何好處又曰甚好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關容飾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棘斷其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家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為妻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輭復無棘刺汝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曲路即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臾大藥行至池邊遙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無縷不織衣　元非氎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

滑路宜應去　澀道不須行　遙見大叢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夔地　有樹著赤花
棄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無羞恥因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僊相似即宜遠去離我城隅若更重來令狗食汝時婆羅門既乖所望還至毗舍佉所女遙見已遂唱善來是時大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爭被打女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設食次第皆作從求毗舍佉諸人告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婚媾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無不通達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可娉與無宜更住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佉亦留禮贈還向鞞醯城欲詣重興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糠麥一升裹在衣裾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門而喚其婦出問汝是何人答曰是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喚開門婦聞壻聲魂神驚懾不知何計遂以私人安小篅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藥告曰我此糠麥何處得安婦曰可寫于地答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於床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篅大藥思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

麥置篅中婦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麥物欲如何夫曰此獰婦女何不出物安麥篅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正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無所出報言篅濕恐當損麥大藥曰汝不須憂我不令損即取柴草及乾牛糞於篅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可來父聞走至知子在篅報大藥曰汝若須篅我當酬直可索幾多答曰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我兒今死何用錢爲遂與金錢與篅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爲求婚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養護大藥便即往鞞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云四橛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杙有闕橛足可令輸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牀下求覓足橛使者問曰欲何所求答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橛足既得橛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爲安置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便舒脚內彼橛中毗舍佉即以逆楯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此眞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毋既來以錢呈示報言前求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毋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臣而爲婚對興隆家族冀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已得王曰何如答曰少女容華顏貌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爲妻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爲將來不王曰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禮事在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承命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象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舍佉處共爲婚媾禮事既畢將還鞞提醯歡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爲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中有五百婬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人各爲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彼倡女中最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爲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來至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爲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女曰若君虧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馬五匹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錢作此契已倍興方便來相媚諂然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來徵商主當副前言與馬五匹汝已虧志共我行非商主曰汝無羞恥誣枉好人便詣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明日可來更爲詳審大藥還家遲於常日毗舍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閑道理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

曰我等未閑汝能決不婦曰我試爲斷觀智如何君先奏王召諸臣衆并牽五馬共至池邊可於衆中喚彼倡女問曰商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實馬如其夢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無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召臣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牽來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問王衆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卿等昨朝作是斷者無煩令日重集劬勞此是誰計答曰是毗舍佉我昨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毗舍佉有大智策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王衆同觀無人辯識毗舍佉聞已告曰毛鞕者是母較者是女衆歎希奇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答曰君等送此何謂智人王所知識虛餐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深識應以輭物繫於杖頭向蛇脊揩拭脊若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作目驗不虛人皆嗟善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來至王所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毗舍佉同前識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末便上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是念我今且欲試諸大臣誰最有智即於樓上更豎幢竿竿頭安置光明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佉便答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答曰是毗舍佉王乃與珠彌更稱善時諸大臣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有心共爲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然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婦好遂即私求深誠鄙惡答曰此是世法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即不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如言辭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毗舍佉報云夫患我意無違即造木人形同大藥臥在牀席覆以薄衣報諸人云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與我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匱安六房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人知待入中已即牢鎖閉如是六臣咸入於匱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諸臣中宮僚庶咸作是念如是勝人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毗舍佉便舁六匱來至王所白言大王大藥身死所有珍貨緘在匱內宜親領受并說二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花瓔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愛念極深纔死不停即收貲貨王曰非我索財是毗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匱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無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爾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開匱已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故六臣答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受重

傲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辱至斯因此便能制耽欲者王既慶悅於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普聞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內外國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群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是隣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及王令輔相自往言婚時彼王臣見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醯王多有兵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諾卜選良辰可於某日宜來就此共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使報鞞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其使至已大藥曰王未可倉卒當善量議隣國為怨自古常事每有諍陣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答言六王頗不為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翔鳴騫翥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誰可量議通信去來誰堪委付竟無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從何來具相答曰我從北方室利王處來先是監園使者以舍利為婦年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詞因暫出遊被鵄擒去我為此故憂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儔匹頗汝為妻答曰我不曾聞亦所未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鸚鵡還將鸚鵡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方便言詞共相勸論而說頌曰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園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暫因遊行出　遂被鵄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飆因至斯

舍利答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妻室既為交密情無間然是時具相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飲食色類眾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何意宮中營斯盛饌我今頗得嘗其味不答曰雖有如是上妙飲食悉皆安毒聞言何故答曰為鞞提醯王欲來成禮作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軍具相委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娉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漫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奇珍踊躍歡喜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主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無宜更遲晚

是時鸚鵡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合進退無從王與大藥共爲謀計其欲如何大藥曰不可交兵應爲離間時彼營內有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珍寶而重贈遺諸臣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與王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與君共戰既爲妻父即是容親當善思量身存爲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其物與其大臣其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足了眞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事異中夜收軍既至城已遂便總殺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業大藥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求女爲婚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園中停止彼王便喚可入城來答曰我不入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藥既是怨讎不應輒放臣白王曰鞞提醯王自無計策與隆王業皆是大藥之功由

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鞞提醯國圍遶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其道去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珍寶咸在某處并安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兵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總集朝官慶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珍寶及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妥命旋師時此國王廣施大禮婚媾已畢即策妙藥爲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齎書與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拔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獰鳥亡國喪家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稽首而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終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答曰麻纏我尾灌以膏油

爇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鞞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答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熾更與女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見大怒令燖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棄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鵄下見撮以淩虛到一神祠鵄便欲食遂告鵄曰兄食我身肉纔一日如其見放於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鵄曰誰當信汝答曰爲作盟要又復我無翅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自觀虛實復告鵄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彼王天祠邊徐放于地鵄隨言作至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共瞋比遭衰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殃酷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爲恩賽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

爲作是祭神經多時節鵄食生肉鸚鵡食麻
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護人曰
汝可報王爾所多時供養於我更有一事汝
不得違王及中宮城隍賓庶咸剃鬚髮俱來
我所我當施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
作盡除鬚髮至天祠中禮天神足求哀懺謝
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反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摶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何意遲
遲令我見怪即便具說比所經事大藥聞已
極生歡悅具白王知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
眞有福所感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
人鸚鵡鳥世所難及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
諸臣中誰最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
養飼齊爾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其
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大藥得狗
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而繫其狗每見大
藥食時芬香芬烈飯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
一片但將麤食而養餧之支濟性命不令其

死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總命臣所養之狗
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諸狗既至悉
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藥狗羸瘠異常王曰
卿狗何瘦答言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
便語曰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
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嗟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諸羊人
與一口報言養令肥盛不得使其肉有脂膏
諸人無智皆養令肥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
其飽足形貌肥壯然刻木爲豺時來恐怖羊
雖飽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曰
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也以事具答王曰深
有奇智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
芳園共爲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
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說之是時諸人
悉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
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
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立
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
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五百酬彼諸人大

藥家中教獼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
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
汝當報曰我有獼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竹無
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
令若更虛倍輸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
將獼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
千錢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
大慶悅廣賜珍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衆中
最爲第一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廣智學
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名爲
烏曇婆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子於我邊學
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
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
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
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爲學此兒醜惡令我羞
恥其兒長大自恨無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
至彼聰廣婆羅門所禮而致白我來請益幸
見哀憐彼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
學盡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人
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雖復容儀

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無違要即爲具禮以女娉之其女威光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念曰我今爲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隨意所爲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華夫便醜陋爲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本處於其中路道粮皆盡至一池邊爲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麨欲飲烏曇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告曰古僊有制女不飲麨爲斯不與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烏曇告曰此亦古僊不許女食烏曇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食無宜獨食遂隨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爲飢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賤便下取棘圍樹而去于時重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此既空林誰爲啼哭尋聲遂至烏曇女邊覩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僊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宛若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爲非法如何曠野獨棄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倍生憂慼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執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自念奈何緣暫得交語即託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鬘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麨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鳴嗟　同行經曠野　覩肉不相分
念此至形枯　舞時須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婿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爲人事少虧
棄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任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諸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目前事而爲詞句意欲迷人更無別義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答王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可爲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今爲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寧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嫌然此婆羅門多解呪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於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光彩超群不敢

親附是時大藥報婆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答曰我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不答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悞刀斬汝頭彼言隨教王勅宮人並皆莊飾來至我所即皆總集如帝釋宮五百婇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嚴飾猶如龍蛇被呪所禁一無言說又如赫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遥望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衆而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憐汝餓鬼　棄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花園中竟日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挂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言歸睡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獼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急可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將欲出園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珠瓔答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即便收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械其足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從覓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不能與汝子既食罷欲去旋迴答曰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愛語告曰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誓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旋行子報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麤食充軀今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臥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瓔珞珠女既至已同處禁身便與交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取瓔珞彼雖稱枉不免禁身音樂隨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既出豈復相憂如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鑒明能令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寧容闕住即入白王我雖有愆子無過咎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兩金真珠瓔珞乞人將去於外共分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臣之計必望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釋放大藥入園檢失珠處仰觀高樹見有獼猴念彼珠瓔是此將去然須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還可如前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獼猴遥見取珠挂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低頭獼猴亦低頭珠便墮地王見大喜嗟其奇智捨罪策功重增封祿時彼六臣因聚一處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疆畫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里數呈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祿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誓不相違同心戮力杜絕

怨讎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復如先如是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既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爲婚對作如是語既爲親寮無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實相告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己情共爲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樂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伏惟思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我身是重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臣今爲三界最尊現大神通還驅六師外道汝等苾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內外典籍終能成就如是盛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音釋

賑 之刃切贍也 遂 徐醉切與隧同 謠 余昭切 鞞 駢迷切 篅 市緣切竹器也 橛 其月切木段也 杙 與職切橛也 械 下介切桎梏也 楔 先結切櫼也 確 克角切堅固也 舁 以諸切對舉也 匱 求位切匣也 騫翥 騫去乾切翥章恕切騫翥飛舉也 聯翩 聯靈年切翩匹然切聯翩不絕貌 酷 苦沃切虐也 餧 於偽切飯也 僅 渠吝切才也 飼 祥吏切餧也 叡 以芮切深明通達也 筑 張六切樂器也 [illegible] 盍步切頻鞞也 鼙 駢迷切騎鼓也 枋 敷房切 洩 思列切漏泄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明佛從天下等事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伏諸外道利益無量衆隨類悉歸依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城邑婆羅門等及工巧人並皆來集室羅伐城於世尊處而爲出家時彼諸人所有眷屬皆來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仁等捨俗而來出家欲令我等若爲存活答曰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其法彼曰善哉我當修學即皆出家時婆羅門等見已譏嫌此等工人出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來出家後還畜昔時所有作具由是因緣致生譏醜告諸苾芻曰既出家後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作罪佛制戒後時有醫人既出家已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苦疾見客苾芻來報言具壽可爲我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醫人更畜醫具欲將何物而

療病耶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輩
先是醫人得持針刺物若是書吏得持筆塞
若剃髮人得畜剃刀子
緣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苾芻多
獲利養爾時世尊爲欲斷其利養過故遂昇
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三月安居近圓生樹
爲母說法幷餘天衆具壽大目連在逝多林
而作安居是時四衆既無世尊咸悉共詣大
目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尊者見來即爲
說法隨機演暢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四
衆各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
大德頗聞如來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
者答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而
作安居近圓生樹爲母說法是時四衆既得
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歡喜禮足而去至安
宋九 二
居竟四衆還來禮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爲
說法已大衆各起禮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
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
德不憚勞者願爲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
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

病少惱安樂住不復更爲白贍部洲內所有
四衆久違聖顔咸希親奉我等四衆無有神
通能至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
天衆得來至此願佛慈悲哀愍我等時大目
連默許其請衆知許已禮辭而去尊者觀知
大衆去已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即
於此沒至三十三天現遙見世尊於玉石殿
爲諸天衆無量無邊說微妙法時大目連不
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至此諸天圍遶猶如
贍部四衆無邊爾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
念告言目連此之大衆非自能來皆由我力
而有來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
坐一面普觀大衆白言世尊念此大衆甚奇
希有悉皆雲集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
戒生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於此
宋九 三
佛告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衆由彼前身於
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
命過得來生此時天帝釋見佛世尊與大目
連有所論說即於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
由其敬信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

此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其事廣說乃至
來生於此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
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信於
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如是語我由
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聖戒深生淨信具足
受持於彼命過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
衆親於佛前悉皆證得預流果各禮佛足隱
而不現爾時目連見衆去已即從座起偏袒
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贍部洲中所有四
衆各並虔誠來至我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
久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
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爲我等至世尊處傳我
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
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等四衆無有神通
能往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諸
天能來至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處
下贍部洲作此白已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
今可往贍部洲中告諸四衆滿彼七日已佛
往天處向贍部洲於僧羯奢城清淨曠野烏
曇跋羅樹邊而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禮

佛足即還入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三十三天沒贍部洲中出告諸四衆滿此七日已佛從天處來贍部洲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諸四衆各持香花往僧羯奢城時彼城中所有人衆聞佛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旛繒蓋處處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敷妙高座企想如來是時如來爲三十三天衆說當機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將諸天衆至夜摩天爲說法已即於此沒復將天衆至覩史多天爲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爲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至善現天如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白佛言世尊今欲詣贍部洲答言我去白言爲作神通爲以足步答言足步帝釋即命巧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道寶階黃金吠瑠璃蘇頗胝迦答言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處中躡瑠璃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其右邊躡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爲侍從天帝釋於其左邊躡頗胝迦道手擎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金而覆世尊并欲界諸天而爲侍從佛作是念我但步去若恐外道見譏沙門喬答摩以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微妙色心生愛著神通即失足步而還若以神通徒煩天匠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爲足步往贍部洲爾時世尊循寶階下去此十二踰繕那人氣上熏如死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齅世尊知已化作牛頭栴檀香林令氣芬馥聞香歡喜佛作是念若贍部洲男見天女女見天男情生愛染由婬欲心極熾盛故便嘔熱血悶絕命終我今宜可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是作已不令染愛擾嬈其心爾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居遙見世尊諸天大衆恭敬圍遶威德尊重從三十三天而來至此便作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辭佛當往天處此諸人衆百年之中並皆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威嚴無不磨滅善哉世尊處處慇懃作如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得不壞信即便速疾捨加趺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遙禮世尊瞻仰而住爾時嗢鉢羅苾芻尼作如是念佛從天上下贍部洲作何方便我得最初禮世尊足大衆皆集無地旋踵若其直爾作苾芻尼形者人皆見輕莫由進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自身化爲輪王七寶前導九十九億軍衆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嚴如半月形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衆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無邊四衆悉皆影附歎未曾有上持白蓋翊從雲奔猶如白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是嚴飾壯麗難思至世尊所大衆見已皆生希有瞻仰忘疲各生異念何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已各生求願如何令我得受斯樂大衆開路令彼近前爾時鄔陀夷苾芻在斯衆會告諸人曰此非輪王乃是

嗢鉢羅苾芻尼自現神通來禮佛足時衆問曰大德云何知是嗢鉢羅尼也答曰嗢鉢羅花香氣芬馥嗢鉢羅色畢衆同然故知是彼現斯神變時苾芻尼既至佛所便攝神通前禮佛足在一面住爾時世尊既安坐已告嗢鉢羅尼曰汝今可去勿苾芻尼當我前立尼對大師現神通者是非理事被佛訶已便詣一邊佛作是念尼對佛前現神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尼於大師前不現神力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諸苾芻尼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通作者得越法罪爾時大衆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生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皆生願樂求往天中爾時世尊見斯事已爲欲遮其八天願故隨彼機緣爲說妙法彼聞法已得預流果或一來果及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提心者或發煖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忍心皆令大衆歸信三寶爾時世尊即以此緣而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爾時世尊爲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何意具壽鄔陀夷聞嗢鉢羅香氣知是彼尼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痆斯城有一商主娶妻未久便即有娠是時商主欲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首我向他方求妙寶貨汝看家室宜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去答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便啼泣徒伴見悲問言何故答曰欲得共我一處同行我不見隨爲此啼泣伴曰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給伴曰但令共去我爲相供即便將去既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船舶是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傳遇得一板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金翅鳥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懷娠誕生一子顏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形如金翅其父遂亡是時衆鳥立子爲王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爲王此是汝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痆斯於衆人中立爲國主答言國母我當爲立時婆羅痆斯城現有國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王於朝集在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擒其兩臂棄於大海諸妙瓔珞莊嚴其兄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曰此是汝王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令汝等俱淪大海人皆畏懼奉教而行臣亦不敢告令斯事衆人皆謂是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間與我相見答言我來後於異時王有母象月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臣白王知王曰牽入後宮令諸宮人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呪若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象子安隱生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我除王更無人者象子宜出雖作此誓象極辛苦兒不能生人皆大叫不知如何時有牧牛女宅去斯不遠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內有大叫聲諸人具告牧牛女曰我爲盟要能使象兒安隱得出諸人聞已具告大臣大

臣白王遂喚入內女即便以實語象前爲要我從生來除一夫外無別男子此事實者即願象子安隱產生作是語已象便生子而尾不出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相容內人問曰爾有何過答曰我於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當爾之時似如受樂緣此小過尾不隨身由斯實語尾亦隨出臣報王曰象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時大臣以事具白王遂傷曰我之宮女咸不貞良唯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喚牛女來我須自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令象生子耶答曰如是王作是念母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不答王言有其字如何答名妙容曾與人未答未曾與阿母若如是者當可與我答隨王意即辦儀禮娶入宮中王復念曰宮女非貞已虧盟誓若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鳥來王即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去安海洲上夜可持來答言善好遂便以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晝去夜來時彼海洲有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日日結此花鬘送與

梵授時婆羅痆斯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木須往山林見緊那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爲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數說婆羅痆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生答曰婆羅痆斯是本生處答曰若爾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答曰我當爲開父言大善子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户既得開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暫爲花果須出急即還來無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遲來父言好事母持果至子便取噉嚼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答曰母嬾遠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餐故須棄却母曰若爾我當遠去覓好果來答曰善哉爲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遠去子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羅痆斯父

生之處其母來至見石室空虛椎胷大哭隣人問曰何意啼耶即以事具答隣人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苦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答曰我亦數向婆羅痆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箜篌授之報言姊妹若見我兒面親付與語言汝可彈此箜篌以自活命其第一弦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受學師即教詔兒因假日即疾入山採取薪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答曰常受飢苦知欲如何報曰汝母相憶泣涕恒流何不住彼答曰彼是藥叉誰能共住答曰若不能去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答言不與即授箜篌報言彈此而爲活命其第一弦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答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箜篌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來何遲答曰見我母友授此箜篌諸人問曰汝能彈不答言我能汝可爲彈我等共聽彼即爲彈初弦不觸彼言何

故不觸初弦答言觸者必生過患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指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緣斯日晚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答先生問曰汝能彈不答曰我能若爾爲彈一曲彼即爲彈初弦不觸先生曰何意初弦不以指觸答言若觸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盡破無遺先生大瞋即扼其項驅出村外既被斥逐隨處孤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時有五百商人齎持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無音樂何以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擘箜篌可相隨去即將速疾共至舶中於大海內諸人告曰汝擘箜篌共相娛樂即便爲彈初弦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答曰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便彈觸其時船舶跳躑海中遂便破碎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遇板逢風天緣今活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男子唯見梵授王婦妙容女人因與言交共行綢密晝日相見夜即别離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既通懷悉皆具告答言賢首若如是者何不將我共至婆羅痆斯女答言好共汝俱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容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喚速疾同乘金翅向婆羅痆斯女曰爾可合眼開即損睛欲至王城邊聞人叫響遂作是念髣髴欲至開眼瞻望鳥急淩風兩目便瞎于時妙容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衆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容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醫花香即爲頌曰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勅內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諸人答曰有患眼人作斯聲響王便喚至問曰汝作頌聲答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雅頌王樂聽聞我爲作之或容賞賜即還說頌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答曰

妙容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王既聞已以頌答曰

汝頻曾聞見　我所愛樂者　若是妙容身
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答曰

要聞有卍字　胷前有一旋　常結去醫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雖安海島亦復通私既無所用宜應與此忿恨居懷乃爲頌曰

妙容具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遣乘驢
驅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王擯出盲人將婦隨處棲遑至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廟權且居停時有群賊五百夜入此村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帥一人走入天廟反閉其戶村人來問

廟中者誰盲人答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遣出是時賊帥報妙容曰汝何用此盲瞎人爭宜可出之與我同活妙容便許推出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既至天曉賊帥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無有船栰不能得渡賊報婦曰賢首河既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來相取婦言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瓔珞與其賊帥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此人將物走遙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　瓔珞汝持將　我生如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帥聞已以頌遙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　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瓔珞我持行　恐汝得便還傷我

是時賊帥即便將物棄婦而行其女遂即露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有老野干口銜肉臠循河而去時有一魚從水涌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棄所銜肉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鵄撥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容於草叢內遙見野干即說頌曰

肉被鵄將去　魚復入河中　兩事並皆亡
愁苦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一人乃爲頌曰

我不爲歡笑　亦不作歌舞　誰在草叢中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叢中報野干曰我是妙容野干聞聲即瞋罵曰汝罪過物不自羞恥反來相調以頌答曰

舊壻已殺却　新夫將物行　彼此無歸伏
愁怨草中鳴

妙容聞已即以頌答

我今還本舍　真心事一夫　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假使殑伽水　逆流烏鳥白　瞻部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　烏與鵂鶹鳥　同共一樹棲
彼此相順從　汝能專守一　假使蛇鼠狼
共在一穴遊　二物情相愛　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　織成上妙服　寒時可被著
汝乃有貞一　假使蚊蚋足　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　汝能專守一　假使運花莖
作橋令象渡　大象亦能過　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　水中生火聚　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斯戲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爲國夫人將何酬報答言知識若能令我還如昔者我當日日供給肉食不使乏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應入殑伽河內令水至咽合掌向日念天而住我爲報王野干便去至王闕處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今在殑伽河中洗心練行宜疾喚取還入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既聞其事告大臣曰卿今宜往殑伽河邊我聞妙容在彼勤苦改心易操即可將來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既見妙容即以瓔珞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還依昔日爲大夫人遂日日中常以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絕是時野干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

容汝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熟打於汝
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野干之肉汝
等苾芻勿作餘念往時妙容者即嗢鉢羅苾
芻尼是彼時速疾者即鄔陀夷是往時聞去
醫花香氣知是妙容令聞嗢鉢花香知是彼
尼汝等苾芻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串習
以爲因緣大衆聞已歡喜奉行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尼八敬法　尼欲依次坐　二部事各殊
還俗尼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與五百
釋女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佛即爲
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爾時大世主旣聞法
已深心歡慶從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
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
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汝
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行純一圓滿清淨
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
請佛皆不許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爾時世尊
著衣持鉢出劫比羅城往販葦聚落時大世
主聞佛去已與五百釋女自剃頭髮皆著赤
色僧伽胝衣常隨佛後隔宿而去世尊到彼
住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蒙身
便詣佛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
說妙法示教利喜時大世主旣聞法已從座
而起合掌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
律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
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應剃髮
著縵條衣乃至盡形堅修梵行純一圓滿清
淨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
三請佛皆不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頻請不
許遂於門外啼泣而立時具壽阿難陀見已
問言憍答彌因何啼泣而立答言尊者我等
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是故啼泣阿
難陀報言憍答彌可住於此我問如來爾時
阿難陀詣世尊所頂禮足已在一面立白佛
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家近
圓成苾芻尼堅修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
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
難陀汝今勿請女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
家近圓成苾芻尼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爲出
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少女多即被
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壞正法亦復如
是又復阿難陀如作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
雨霜雹所損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
又復阿難陀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遭赤節病
便被損壞無有遺餘若聽女人出家損壞正
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復如是具壽阿難
陀復白佛言是大世主於世尊處誠有大恩
佛母命終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悲攝受佛
告阿難陀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訖由
因我故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五學處於四
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當盡苦際證會無
生如是之恩便爲難報非衣食等可相比喻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爲女人求請出家
成苾芻尼者我今爲制八尊敬法盡壽修行
不得違越我此所制如種田人夏末秋初河
渠之處堅修堤堰不使水流漑灌田苗隨處
充足八尊敬法亦復如是云何爲八阿難陀
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

尼性此是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阿難陀半月半月當從苾芻求請教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無苾芻處不得安居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憶念苾芻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阿難陀若苾芻尼見苾芻戒見儀命有毀犯處不應語責苾芻見尼有毀犯處應爲詰責阿難陀此是第四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苾芻尼不得罵詈瞋恚訶責苾芻苾芻於尼得爲此事此是第五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若苾芻尼雖受近圓已經百歲若見新受近圓苾芻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此是第六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苾芻尼若犯衆教法者應二衆中半月行摩那䩉此是第七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若苾芻尼夏安居已於二衆中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此是第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音釋

袒徒旱切　嘔烏后切吐也　嬈而沼切亂也　擘博厄切撝也　跳躑跳徒弔切躑直炙切跳躑超越也　髣髴髣撫兩切髴分勿切髣髴猶依稀也　瞎許鎋切目盲也　栰房越切編竹木浮河曰栰　汎漲汎孚梵切漲知亮切　臠力兗切肉臠也　鵄赤脂切　縵莫半切　雹蒲角切雨氷也　堰於幰切埭也　漑古代切灌注也　䩉早也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禮少　意喜兩衆中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陀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皆不應違若大世主喬答彌能奉持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所說八尊敬法頂禮佛足奉辭而去詣大世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芻尼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我今爲說世尊所制八尊敬法令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主言願爲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如世尊說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聞尊者阿難陀說敬法已深心歡喜

頂戴奉持白阿難陀言大德譬如貴族四姓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治髮爪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迦嗢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時女人既見花來歡喜而受置於頂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來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爾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是則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衆其事云何佛告鄔波離自餘女衆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受近圓時諸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以緣白佛佛言大世主爲首及五百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禮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禮尊像次禮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如是三說師云好答云善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答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爾時世尊令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盛後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答彌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年少出家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答彌言諸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陀處諮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陀所說如上事阿難陀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白佛時阿難陀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近圓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是事得不佛告阿難陀汝令不應口說斯事何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無闕乏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新淨白氎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蹈斯氎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髮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於我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映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出家故減五百年是故阿難陀我令百歲近圓苾芻尼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禮新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衆事五人衆

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總集二部僧伽事務旣多遂妨教授讀誦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二衆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須共爲餘皆別作

爾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旣大其母亦終後時吐羅難陀尼因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答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尼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至尼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陀尼因出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答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若爾何故更不出家答曰我已還俗誰與出家尼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釋迦女能爲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行或時罷道還染俗塵隨情所爲豈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者等善爲譏笑損壞我法是故苾芻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答彌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衆內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爾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名瞿答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財貨往得叉城而爲興易旣至彼已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號曰名稱見唱善來歡懷命坐因即相知共爲交密時瞿答摩賣舊持新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爲興易到婆羅痆斯遂投瞿答摩家而爲停止彼見驚喜唱言善來共申久好時得叉長者告瞿答摩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爲親愛不相疎隔瞿答摩曰善哉斯語令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爲婚媾彼言可爾我意同然時彼長者賣舊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痆斯瞿答摩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叉長者共我交親令旣生男我當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幷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令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叉長者得書領信還以書答時瞿答摩得書表意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女雖儀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總集與之立字衆皆議曰此女形瘦是瞿答摩女應與立字號曰瘦瞿答彌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令皆遂願各待成立共爲婚姻時瞿答摩旣披書已女漸成并教其學識得叉長者亦復教兒令解衆藝長者先時有私通婬女以兒付彼令學陰書此論女人與男女交通私密矯誑難知之事多時學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令欲還家其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答言阿母我已善學憶念復歸母即私把紫鑛綿團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自打頭令破流血

答言阿母必苦相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
自言善學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爲他
兒自打頭破我擬將濕紫纈綿於頭上按令
亦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無智未可言歸既
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之間復言阿母我欲
還家其母報曰汝應且住答言我去母曰汝
若去者我投井死答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
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者汝尚
不知豈有我爲他兒自投井死我擬井中多
安草蓐投身而下人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
言歸復經少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
已慇懃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訖
方去乳糜熟已盛銅盤中多安酥蜜對兒盡
食食已還復吐著盤中命言汝食答言阿母
吐出之食云何復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
來共問何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告曰爲汝
作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食母
即椎胷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食持與人乎
隣人皆集强令其食彼兒見逼遂欲餐嚽母
便捉手掌打其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
之書汝實無智寧容自擊吐食而便食之因
即驅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既被斥逐遂還
故居自爲商主將五百商人多持賄貨南之
中國每對諸人說猒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
痆斯時諸商人往還來去皆與婬女共作交
通由聽善言不入婬舍婬女議曰姊妹當知
北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復相看一
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書於諸女人極生
猒賤由是諸人皆絕往還衆中有一年老婬
女問諸人曰彼是丈夫不答是丈夫諸根具
足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立爲
衆首答言如其得者立爲第一若不得者其
欲如何答曰當酬汝等五百金錢衆人曰善
其母即便就商主邊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
令闕乏商主家人時來店所有所求覓老母
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曰我兒持
貨亦向他方自爲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
汝從今日來我家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既
聞此言數數來取商主遂怪問家人曰汝於
何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一老
母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兒持貨亦往
他方自爲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汝等所
須來隨意取我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
於其母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
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曰商主
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母曰何時當得
見子面耶答曰善哉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
主聞已報言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
見已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答曰我
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汝即是彼
體無差異往來我處勿作他心答言如是情
無簡別母命其女汝可進來與兄相見女即
出來共相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
嚴舉世無雙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覺知
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誰家少女報
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屬他不答曰未有
所屬報言阿母若爾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
汝不擬與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暫時
欲去便棄答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棄遺母
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家方信汝心

言無有二答言可爾遂將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將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可共成親母即遂報諸婬女等可於某日各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怪問言阿毋何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母矯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婬女耶商主念曰我被婬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答曰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相與女即默然後時商主因酒睡著遂將蘧篨裹束送著街衢天曉人行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橫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人邊覓雇身處于時瞿答摩長者更造新舍多雇作人令往鄽中隨處求覓與長者子來時瞿答摩見彼容儀極為輭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怪問言汝誰家子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彼即哽咽聲嘶答言阿父當知我是北方得叉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來至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令遭苦難死活難期時瞿答摩見語悲哀情生愍念問曰汝識得叉城人名稱長者不答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答摩聞說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美言告曰汝可無畏勿生悲慘當作女夫是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愁懷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塗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瓔珞莊飾之具女夫既至當作婚姻遂對宗親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婚嫌遊方答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婬女舍欲報私讎答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默然是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餐其肉舒觜不及遙望河邊遂以爪捉著指拭其觜觜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復將一箸指觜令縮如故無異遊方見已取箸而歸遂將五百金錢往婬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舁出令有錢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將一箸指彼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驚怖總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能令依舊醫皆棄去女見醫去更益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勿念相負為我治之遊方答曰先當立誓我為汝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我當為療答言若令差者倍更相還對眾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箸指彼鼻梁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得物歸家廣為婚會命聚宗族娶婦成親時瞿答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汝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給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歸家令毋看養答言隨意既到舍已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求還毋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毒蛇來螫因此命終婦在車中便誕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喚不語後以手觸

方知命終號哭椎胷痛惱憂塞時有强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攜抱二兒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泛漲求進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大子懷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迴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干來遂銜小子子啼作聲母遙叫喚大子言謂其母相喚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急上岸趁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而去情謂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椎胷懊惱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無可逃避當爾之時在家父母并諸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得存餘命悲號啼哭急走而來女見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陀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頌已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撚劫貝線權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來母處買劫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縷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麤今何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爲答有客人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更無兼手何不見與我以衣食相供答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即貴價取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母還歸瘦瞿答彌見而問曰阿母何處賣線得錢身香花彩答言少女非直貴價得錢身服花彩更乃飽餐美食歡喜歸來女曰我怪非常爲此相問即於女前說織師好復言少女彼之織師未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答言阿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猒患隨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無依理難存濟宜覓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億因緣令其改嫁女便心變從彼所求織師既知以禮迎去時彼織師性多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告老母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叉常受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產資財並皆屬汝其女未久便即有娠其夫知已不加楚毒妻生慢意不並尋常織師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爲聚集酒醉還家扣門而喚其時婦屬產期閉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織師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慢於我今既生子更長高心若不殺之必爲讎隙即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內妻曰此是君兒新生無識有何過失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麤杖打其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遂即與兒置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云汝今可食此肉答曰我欲如何自餐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遂餐其肉如世尊說

染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　瞋癡是大殃
智人當速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燒心極懷憂惱煩怨睡著妻作是念其人殺子令我食肉人中藥叉可宜逃避即持道糧走出城外時有北方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報曰我先有夫毒蛇螫死一子新生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歲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女容儀卒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己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帥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準其國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瘞入陵中被賊破陵穿孔已穴瘦瞿答彌在於墓中土塵入鼻即便噴嚏群賊聞聲悉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答彌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四顧茫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飢渴內迫身心因即癲狂不記先後遍體泥塗手足皴裂露形而去漸漸孤行途經萬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眾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至逝多林所爾時世尊大眾圍遶為說妙法彼遙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仰遂得本心覩已形容深生羞恥即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來大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淩四暴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頌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向眾外可以上衣授與商主之婦瘦瞿答彌令其披著將來聽法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如來大師觀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向佛歎未曾有白言世尊唯願慈悲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尼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既得已即令出家并受近圓教讀毗奈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倦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皋歸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如實智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
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
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
我弟子苾芻尼中瘦瞿答彌持律第一是時
諸尼聞佛記已有諸尼衆詣瘦瞿答彌聽其
說法時瞿答彌欲令諸尼生猒離故即便爲
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向苾芻廣說其事
後於異時瘦瞿答彌來禮佛足諸苾芻見共
相耳語說彼業緣時瘦瞿答彌禮佛足已奉
辭而去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是諸
苾芻共相耳語爲說何事時阿難陀以緣白
佛佛告阿難陀衆生業報難可思議由心造
作一切世間皆因業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
當受其報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
德世尊此瘦瞿答彌先作何業夫被蛇螫而
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
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癲狂漸漸遊行來
詣佛所善法律中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證阿
羅漢蒙佛授記於尼衆中持律第一佛言汝

等苾芻當知此尼由先作業果報熟時皆須
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如餘處汝等
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時於一聚落有長者
住大富多財娶妻經久逈無兒息心懷憂惱
我有多財了無繼嗣身亡之後並入官收婦
問何憂夫以事答婦作是念我今未知由夫
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非夫主於我情
生異念更覓餘妻親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
愁詞我宜自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
業不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首
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麨無由於
其宅中常爲鬪諍共相惱亂無有停歇妻作
矯情報言聖子宜可娶來彼若年顏與妹同
者我便於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
夫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者妻
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母並亡其人
遂來至第二處求娉爲妻彼便見與作大禮
儀共成婚媾人皆法爾得新忘舊不念前妻
舊婦腹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夫棄擲極
生嫉妬因即病差便即有娠報夫主曰我今

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若生子我歿世
後得爲繼嗣自作家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
後妻若不藥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
先語汝家有兩婦定相惱亂汝今無事早發
斯言婦便默爾月滿生兒母便念曰此子幸
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所損害我今付彼
令養爲兒作是念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
汝共作養育俱爲已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
遂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念此
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作夫人子爲
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疑何用養怨宜當早
殺既生惡念如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
亦復如是遂以竹籤刺兒喉內子患楚痛極
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答言不知
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楚啼泣更增即
便以嬭置彼口中方見竹籤驚忙拔出其兒
因此便即命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椎胸叫
唤親隣來集問其所以答言我兒後母嫉妬
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悉皆驚鬧
言何意啼淚交流具以事答遠近隣伍諸人

咸卒共瞋後母告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推胷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主毒蛇螫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肉心亂癲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人乎此瘦瞿答彌尼是故彼於往昔極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故夫被蛇螫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癲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諸苾芻乃往迦攝波佛時此瘦瞿答彌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鄔波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亦與授記瘦瞿答彌臨終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迦攝波佛說我鄔波馱耶於諸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持律第一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何罪被毒蛇螫二子何愆一被野干損害一為溺水而亡佛告苾芻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苾芻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處諸方僧來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喚問汝無智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答言長者更容一度將錢興易若不總還夫妻二子沒為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收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居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子雜營諸味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撿校時逢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羅漢怪其不來即往告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皆闕食聞是語已悉生瞋恚父母親識聞已呪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來何不被毒蛇螫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殺汝等苾芻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靂死者是彼時夫者即被蛇螫死者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麤惡語皆受斯報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業報雜業得雜業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爾時愚癡惡生釋子無辜咸被誅戮釋女尊親兄弟姊妹及以夫主悉皆喪滅各懷憂苦於佛所說善法律中來求出家得出家已譬如鈴響憂想漸除後為欲纏煩惱還盛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蛇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三者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亦爾瞋恨多讎無恩惡毒女人毒者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苾芻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陀苾芻尼

所到已頂禮一邊而坐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報言姊妹更欲何爲汝等少年可捨學處宜覓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禮足而還遂更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陀作如是語我等云何欲爲安處或有說言吐羅難陀所言極善我等宜行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爲難遇宜可往問聖者瘦瞿答彌咸云可爾即共詣彼頂禮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能止報言諸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爲云何爲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猒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爲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姊妹爲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過患爲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尼答曰且止先世願說今生時瘦瞿答彌即宣說自一生來喪失父母夫主兒子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癲狂迷亂次第爲說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驚竪便用心聽視瘦瞿答彌面時瞿答彌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令彼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答彌我將失我被吐羅難陀陷欲泥中永沉生死瘦瞿答彌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上報曰姊妹知欲如何彼爲惡行損壞佛法少欲諸尼共生嫌恥云何苾芻尼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芻苾芻羞恥便即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苾芻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芻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學女求寂求寂女如是下三衆各低頭不應訶罵五衆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十

音釋

蹈徒到切踏也　氎徒協切細毛布也　媾古候切合也　笄古奚切簪也　蘧篨蘧求於切篨直魚切蘧篨竹席也　傭余封切雇作也　慘七感切愁戚也　觜即委切鳥喙也　箸直慮切　療力照切治也　霹靂霹普擊切靂郎擊切　撚乃殄切以指撚物也　縷力主切綫也　脊資昔切背也

溺乃歷切沒也　殉從閏切循死也　嚏丁計切噴普悶切　癲都年切狂也　皴七倫切皮細起也　籤七廉切鐵也　萃疾醉切聚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　見僧應起敬　白僧半加坐
歸俗詰無緣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在鹿子母東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亦復乞食遙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陀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來告言聖者宜過家無熟食尊者即去作是語已還至餘家迦攝波來同前言告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語情生怪異若阿羅漢不預觀者於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難陀苾芻尼告言姊妹汝今無倦然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强請世尊令如是等惡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尼不應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處尼應避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在無量百千大衆之中而為說法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衆見皆起吐羅難陀端坐不動衆人即白吐羅難陀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遙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坐極為不善答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極愚極鈍而來出家我是釋女從佛出家博通三藏善閑說法契合眞理問答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爲時衆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已後苾芻尼遙見苾芻應從坐起若見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芻從坐起者後於異時蓮華色苾芻尼於寺門首為諸大衆演說法要時具壽阿難陀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華色尼遙見彼來急從座起阿難陀來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衆說何教法報言演說其經于時具壽阿難陀即為大衆說其義

趣蓮華色尼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陀為貪說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悶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議曰我聞蓮華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難陀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火燒心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來聽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說法忘命令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人校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訖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諠鬧獨處閑居往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露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卧具趣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恨此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泌華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尼亦近王園於闇林中或在餘處受用隨時供身卧具跏趺而坐宴默思惟遂有蟲來入不便處因生苦惱世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跏趺而坐以修寂定應半跏坐是時諸尼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應以故破衣及以輭葉而為掩蔽方始半跏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一經捨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詰問苾芻諸過失不佛告鄔波離必無因緣諸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　殘觸不相避　不問隱屏事
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施盡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逝多林為出家事妻言聖子君若出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首可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彌處頂禮雙足白言聖者此是我婦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答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家時大世主喬答彌即與落髮長者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今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入乞食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姊妹若為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

言我今多得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時苾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衆具陳其事尼既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者苾芻有食應可相與勿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半與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苾芻尼別處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念尼應餘處得食爲此不來何勞留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來覓食報言姊妹昨不見來遂不出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用尼聞斯語禮足而還至尼住處具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尼殘苾芻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衆中問苾芻尼與僧不同隱屑之事尼聞羞恥俯面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有隱屑之事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得越法罪苾芻又問同戒隱事彼復羞慚佛言可令尼隔方問彼尼彼以其事告彼隔者隔尼聞已方報苾芻由不對言少羞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子告言姊妹汝可起去尼爲羞恥便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即便起去諸苾芻尼曰姊妹纔受近圓未離壇場豈合惱亂阿遮梨耶令起不起答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爲蹲居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蹲居可坐氈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女人身柔輭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臥具　應與苾芻尼　尼不蹋橋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爾時大世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逝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既將暮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露地而眠所有衣服爲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作是念若不頂禮大師足已至城還須重來即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見衣服塵土所汙知而故問喬答彌曰衣服何因被塵土汙時喬答彌以事具白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苾芻所有餘長臥具不與苾芻尼耶白言不與佛告阿難陀從今已後苾芻受用餘殘臥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世尊說應與苾芻尼臥具者時諸苾芻分卧具時皆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應與麤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住此況合食亦同然）

緣處同前爾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從外而來欲入住處過河水泛濫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難陀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

之速往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河衣服並濕鉢沉水底錫杖隨流迦攝波曰姊妹汝無過犯乃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强請世尊度如斯類惡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為尼苾芻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多生過失告言從今已後苾芻尼不應共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無過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來即敷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陀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膀麤腰細耶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聖者我用物纏是故麤也尼曰由此衆人見者相愛勝鬘默爾尼至住處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尼畜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非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又見夫人乳房圓正問答同前夫人我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陀見皆借問如上具答尼即學作著用此衣佛言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爾時吐羅苾芻尼入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渠瀲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此愚人遂持大瓶速至傍邊遙擲瀲內穢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攝波曰汝無愆犯然是阿難陀作斯過失具說如上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芻衣服若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爾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興易妻噉好食著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既經多月而作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當害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言聖者可去無硋食人我懷憂惱報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無有人亡然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若為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答言我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答言並與即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漫行男子家中聚立見而問曰禿頭釋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汝等無賴狂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子鬧哭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陀尼現作如是棄胎惡業諸尼默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有如是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吐羅難陀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緣處同前時笈多尼既將一滴不淨置在口中復將一滴置下根內衆生業報難可思議遂即

懷娠生童子迦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閑默爾餘尼答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為此啼哭彼即答言世尊大悲云何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不命終尼聞稱善我往白佛即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競共持抱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法罪

第七門總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脚崎二形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以骨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共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衣繫項
攝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男同一室宿時笈多苾芻尼遣童子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即啼哭諸親聞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啼哭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苾芻尼共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令出由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笈多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如是乞敷座鳴揵椎尼眾集已笈多合掌隨應致禮於上座前或於草坐輒上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次令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與笈多尼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子同室宿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惑其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同宿應如教奉持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娑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眾由彼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華果泉池在處充滿常無飢儉乞求易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之類悉皆來湊摩揭陀國時此藥叉亦皆擁護娑多遂於自類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陀羅國

復有藥叉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能擁護令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陀境事無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爲聚會此二藥叉得申歡愛共爲親友執别之後各還故居娑多藥叉取摩揭陀上妙華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華果送與娑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娑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殁後所有子孫共爲親愛不相疎隔半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爾娑多曰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人若生男女共爲婚媾彼言可爾時娑多妻未經多時遂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樂其女生時諸藥叉衆咸皆歡慶諸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生女情甚歡悦便作是念娑多藥叉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歡悦今送衣服願垂納受是時娑多得書領信還以書荅然半遮羅意求男子未久之項婦遂有娠月滿生兒

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號半支迦時娑多藥叉聞半遮羅生一男子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女夫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衣纓用申欣賀幸當爲受冀表不空彼覽書已報書荅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時娑多藥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象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之孩子託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吼既是娑多之子應名娑多山既長大已父遂身亡自爲家主是時歡喜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人衆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境界若有餘人爲損害者我應遮護爾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事難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然父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婚姻事即便

裁書與半遮羅藥叉曰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爲親當速來此彼得書已便爲盛禮至王舍城娶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皆取食之答言賢首彼皆是汝家族住處餘來侵害尚欲相遮寧容汝今輙爲酷虐興斯惡念勿更再言由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聲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是次第更生五百其最小者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毋恃豪强欲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心默爾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中隨有來去現在人衆所生男女次第食之爾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衆皆共白王臣等男女皆被盜將不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何願王慈悲善爲尋察王即勅令諸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王舍城中大災盛起諸王臣佐重啓大王今此國中生大

災難具說上事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以答曰斯之災横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諸妙飲食而爲祭祀王下明勑擊鼓宣令告諸人曰無問主客在我境者皆須備辦飲食香華掃灑街衢城隍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鐸播幢于時王舍城人旣奉王勑各以精心備辦飲食香華等物嚴飾街衢如歡喜園處處祭祀雖勞備設災横不除苦惱憂惶莫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女咸被歡喜藥叉之所食噉汝等宜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當調伏諸人報神曰此旣取我男女充食則是惡賊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喚爲訶梨底藥叉女王舍城人聞是事已皆往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此訶梨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居人衆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咸悉盜去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我等爲作調伏爾時世尊默然受請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往訶梨底藥叉住處時藥叉女出行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鉢覆其上如來威力令兒不見弟弟見諸兄時藥叉女迴至住處不見小兒即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子愛兒何在答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搥胷悲泣交流脣口乾焦精神迷亂情懷痛切速趣王城遍行諸坊康莊道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空房皆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癲狂脫去衣裳大聲號叫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遂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得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髮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蹲居而坐如是漸次到贍部洲七大黑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不得情懷苦痛氣咽不通又往東方毗提訶洲西瞿陀尼北俱盧洲亦皆不見便往等活黑繩衆合叫喚大叫喚熱極熱阿鼻止頞部陀尼剌部陀阿吒吒阿呵呵婆呼呼嘙青蓮華紅蓮華大紅蓮華如是等十六大地獄皆亦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第二第三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山頂先入衆車園次入雜麤歡喜皆覓不見即往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最勝殿中時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住見彼來入便即驅出善見城外情加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躃地悲啼號哭白言大將軍我小子愛兒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施我多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癲狂汝今且觀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來居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答摩在彼而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再生還來本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妙寶山旣見佛已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旣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白言世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我得見佛告訶梨底藥叉女汝有幾子答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梨底五百子中一子若無有何所苦答言世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

而取命終佛言訶梨底五百子中不見一兒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此苦如何答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訶梨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他男女耶答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佛言訶梨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在人衆皆施無畏若能如是不起此坐得見愛兒答言世尊我從今已去依佛教勅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無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于時訶梨底歸依如來請受禁戒城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憂惱時訶梨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啖佛言善女汝不須憂於贍部洲所有我諸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并於行末設食一槃呼汝名字并諸兒子皆令飽食永無飢苦若復有餘現在衆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梨底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僧伽藍若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當晝夜勤心擁護勿令衰損常得安樂乃至我法未滅已來於贍部洲應如是作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梨底母五百諸兒及以諸來藥叉等衆皆大歡喜頂禮奉行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訶梨底母先作何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無佛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隨宜邊際卧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時有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于時此城為大設會時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咸持飲食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妹妹可來舞蹈共爲歡樂女見相喚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爲舞蹈由其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內女懷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買得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來至女傍其女遥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而行情生敬仰遂即前近頂禮雙足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此眞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來生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女我皆取食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梨底藥叉女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果發惡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啖城中所有男女汝等苾芻我常宣說黑業黑報雜業雜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時訶梨底既受如來三歸五戒已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難即將諸子施與衆僧若見苾芻行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來抱持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誰子答言訶梨底見女人報曰此是怨家毒害

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災難為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苾芻為受以故袈裟片繫其項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苾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眾苾芻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彼意知足受取緣處同前時訶梨底藥叉女既將諸子施與僧伽夜卧患飢啼泣至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苾芻鉢中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音釋

迸北諍切走散也　諠鬧諠虛袁切鬧如教切諠鬧不靜也　坎窟坎苦感切穿也窟苦骨切穴也　蹲徂尊切踞也　餘長長直亮切剩也　漬子旦切淺灌也　塹七艷切坑也　娠升人切妊也　笈其業切　僧脚踦梵語也此云掩腋踦去奇切　犍椎梵語也此云磬亦云鍾隨有瓦木銅鐵鳴者皆曰揵椎揵巨寒切椎音地　婚媾婚呼昆切婚姻也媾古候切婚媾合也　酷苦沃切慘也　鐸徒各切鈴屬　肘陟柳切臂節也　躃毗亦切倒也　頰古協切面旁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覘窻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婬女名蓮華色衒色為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汝可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我無女曰可去覓錢後來相見答言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錢還來女處時蓮華色由依尊者目連善知識故因即出家近圓得阿羅漢果隨情所樂出王舍城向室羅伐爾時世尊未遮苾芻尼住阿蘭若時蓮華色遂往闇林於閑靜處宴坐入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華色女今何處去答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為出家向室羅伐彼聞告已即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名蓮華色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捨非法而為出家在闇林中專修妙觀彼便往

就報言少女先有誠言今持錢至汝可與我共爲歡樂報言婆羅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汝今宜去報言少女汝雖捨我我不捨汝宜可起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處支體偏生愛樂答曰我愛汝眼即以神力抉其兩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禿沙門女能作如是妖術之法拳打尼頭棄之出去即以此緣告諸尼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住阿蘭若有如是過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逐靜在閑林中及空野處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苾芻尼不應住阿蘭若時諸苾芻尼便在街衢坊巷坐修禪寂還招前過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應居寺内修習時有信心俗人聞佛令尼於寺中修定遂於城外爲造尼寺尼來居止還被諸賊及獰惡人來共以侵嬈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城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尼寺門前佇望而立見有人來即便調弄時諸俗旅皆共譏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下告苾芻曰諸尼不應在門前立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窻中而望遥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　有男池不浴　交衢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内便著五衣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羸弱即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於寺内應披僧脚崎作諸事業俗人來見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已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脚崎而爲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用僧脚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往男子洗浴之處而爲洗浴有諸少年男子亦來洗浴見尼入水共相譏曰觀此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苾芻尼立在四衢道中見俗人來即便調弄諸人報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我等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爲四衢道過應近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　或是合道類　或常血流出
及是無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爲出家見餘尼來便現異相彼問言妹汝是何人答言妹我是二形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汙其處所餘尼來入見已

問言誰汙處所答言姊妹我本無心欲汙其處爲二道合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道合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出家裙衣點汙多有蠅附諸尼問曰妹身常流血耶答言我是常流血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亦同前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生嫌恥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能離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答言阿姊何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答言我無血人何有斯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宜應擯去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

道小著內衣　近苾芻不唾　僧尼不對說　當於自衆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家時彼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問曰何遲出耶答曰知欲如何我身道小根不具足是故遲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即應擯棄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爲月期下汙衣卧具多有蠅附雖加浣染還同前汙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諸尼便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著此衣入城乞食街中墮落諸人見問此是何物遺在地上尼瞋答曰惡生種宜可速問汝家姊妹當爲汝說佛言若苾芻尼著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見速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愚極鈍物迦攝波曰此非汝愆然是阿難陀過令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爲非沙門法諸婬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鄙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唾地唱言極愚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來便與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爲犯罪今欲說悔尼即對坐苾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發露說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住尼言聖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恥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說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來虔誠恭敬頂禮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爲答言聖者我爲犯罪今欲對說苾芻對坐尼即合掌白言聖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說佛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　尼可用心聽　敷座令人坐

尼座應分別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
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
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爲作羯磨
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
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
如是作謂是二衆受尼戒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
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
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汙其座褥聽說
便去知事人來欲收舉置見多蠅附以緣白
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說
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即與
小座時大世主喬答彌因來聽法令坐小座
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
今能坐諸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
芻尼坐好座聽者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
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過生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若苾芻尼心存念者
來聽法時應與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婬女舍　路中不觸女　隨時開內衣
歌舞不應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
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俗女著妙衣瓔問曰
少女因何得此上妙衣瓔答言聖者我因沽
酒得此衣瓔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緣不捨
前行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問
曰汝屬誰家答言聖者我無所屬但得衣食
我即與作尼曰若爾何不沽酒答言聖者如
我之類豈能沽酒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
座席盞杓盤樽錢本多停供承如法客來無
乏方有利潤尼曰若爾所須之物我爲汝辦
所得之財能與我不答言我與便近尼寺造
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悉與之多與本錢令其
沽酒諸有飲者多求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嫉
妬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
大會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難陀苾芻
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醞美酒諸人皆飲多收
利物何不喚來偏苦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
女即便大叫告言聖者吐羅難陀王家使人
枉被牽捉願見出來尼聞速出便即罵言猝
惡物汝何所爲牽我女兒使者答言聖者豈
合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脚蹋怨家項上作
沽酒業何關汝事問言聖者亦有怨家乎答
曰汝即是怨將我女去因此鬬諍諸長者婆
羅門見問言何故廣說其事共作譏嫌諸釋
迦女自爲掉舉作非法事禿沙門女不遵淨
行而爲沽酒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吐羅
難陀尼所爲之事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苾芻
尼不應沽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著衣持鉢次
第乞食見一婬女著好衣瓔問曰少女何處
得此上妙衣瓔答言聖者我衒賣色而得此
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
心緣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衣
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端正問言
少女汝屬誰家答曰我無所屬但得衣食我
便屬彼答言若爾何因不作婬女業耶彼便
即以兩手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

作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為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出家亦當自作彼聞詃誘便答尼曰聖者若作婬女可即得耶衆緣備具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瓔珞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來入舍時隨其貴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尼言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為辦與汝衣食所得財物能與我不答言悉與尼於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備辦澡浴香華衣服瓔珞皆給與之恣口所飡容儀肥盛諸婬女中最為第一遂使諸人皆來臻湊彼諸婬女見此事時共生嫉妬吐羅難陀尼多獲財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即便集諸婬女共作塗香諸女讒言告使者曰吐羅難陀尼寺邊亦有婬女宜可喚來使者既去喚女擒來彼便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臣撮我將去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停惡人將我女去答言聖者亦作婬家報曰我以脚蹋怨家項上作婬女業何干汝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作婬女業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將一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街色為業因此求財為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衆苾芻每於伎樂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衆苾芻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伎兒令惱我者彼即不能令我作樂宜可治罰令正是時可為計校鄔波難陀曰宜可共打咸言可爾遂便同往遙見吐羅難陀苾芻尼共相謂曰此尼是頭首宜可苦治即前共捉或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蹋腰間或用錫杖而為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以油揩身卧在牀席諸尼見問何故如此答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衆汝作何過答曰彼是法兄我是法妹共相教誨自是常途豈比餘人何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云何苾芻打諸尼衆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若打尼時觸其身體告諸苾芻若打尼者是不應為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著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血汙諸卧具多有蠅蟲遂生猒賤憂惱居懷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著還仍點汙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浣染於賍卧時常須繫念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尼名曰本勝身死之後舉至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衆苾芻尼即於其傍自為歌舞諸尼嫌恥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歌舞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僧尼根若轉　至三皆擯出　廣說法與緣
蓮華色為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尼若根轉其事云何佛言同舊近圓及依夏次移向僧寺復白佛言世尊尼轉根時即依本夏送向僧寺僧若轉根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處已根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所應還歸

本處大德此復更轉如是至三此復云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僧尼當須擯棄勿懷疑惑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鹿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己勝後為親友既好往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鹿子於園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鹿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婚媾彼言可爾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超絕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苾芻來至宅中為父說法孩子不啼攝耳專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女立名共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天與之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便長大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送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并傳語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冀表不空天與領信還以語答彼若生男定為婚媾于時鹿子得語表心情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男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兒立名共相議曰此兒生日屬昵舍佉星應名昵舍佉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者聞鹿子生男作如是念鹿子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傳語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曰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我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父曰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子昵舍佉彼即是夫誠為不可違蓮華色尼是其門師時來相問法與白言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願來於此家與出家何以故我父遮制無由得出尼曰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為出家諸欲味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猒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
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時蓮華色尼至世尊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法與於佛所說善法律中情樂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為父先擬嫁與鹿子男昵舍佉父母遮護不聽出

家子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往告諸尼衆天
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使蓮華色尼往
法與處告其女曰奉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
并五學處即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
阿難陀奉世尊教告彼尼衆諸尼共集遣蓮
華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奉世尊教
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三歸并五學處當
用心受既爲受已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次授
十學處語言汝已出家訖當勤修學如世尊
教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聽受
蓮華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
彼開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
預流果時蓮華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
作已訖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尼衆
可使蓮華色尼去二往彼家中授法與十四六法六隨
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陀如世尊教告諸尼衆
使蓮華色尼至法與處依佛教勑授與六法
六隨法告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
教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爲說
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是時法與於二歲

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長大容儀挺秀超絕
常倫時諸親族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
成令使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
親可選吉辰式修盛禮天與答曰善哉斯事
應如是爲即便召集諸陰陽師占其吉日其
天與長者遠近親族令使告知我女法與其
日成禮若長若幼皆須總集共申歡慶諸莊
嚴具皆可持來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然彼
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羅伐城時憍
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宮及諸僚庶皆聞
天與長者女法與嫁與鹿子長者兒某日吉
辰共爲婚會諸親總集闐噎城中王告大臣
卿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須宣王命令
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有嚴飾奇異
之物咸可齎持去二助長者婚會十五時諸貴族聞王
命已咸持種種奇異之物皆來借助是時城
隍康莊巷陌人衆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
燒香普馥散以名華如歡喜園皆可愛樂法
與遙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今欲非時爲白
華會耶家人答曰由汝福報爲此非時作白

華會與汝成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速詣父
所跪白父言我於五欲情無愛樂願父聽我
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生日我有
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毗舍佉彼是汝夫今
不由我然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僚庶貴賤咸
悉知聞汝嫁與鹿子男毗舍佉彼豈容汝詣
王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因禁牢獄明
日婚姻勿爲造次又諸親族咸來告言少女
汝今不應爲倉卒事汝既盛年梵行難立彼
聞告已即便策勵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
能得離欲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
見諸佛常法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
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
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
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
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
開七覺華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
閑九定滿足十方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爲
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
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

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
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
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
根者令得增長向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
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於經行所遶便微笑口出五色微
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
間獄并餘地獄見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
冰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
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
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
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
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
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
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陀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
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
從胷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
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
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
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
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
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
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
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阿難陀汝
見法與童女我付苾芻尼衆次第授與三歸
五戒十戒作式叉摩拏於二年中學六法六
隨法不明日出隊眷屬皆集阿難陀曰我皆
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住其家內食殘
宿食不久即應證不還果及阿羅漢果汝今
應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
隨法尼衆應遣蓮華色尼為使者往彼家中
作梵行本法時阿難陀告諸尼已尼衆共集
令蓮華色至其家內與作本法已告法與曰
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為隨機說法得
不還果發生神力時蓮華色尼往白世尊佛
告阿難陀汝往苾芻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
語僧尼二衆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華色尼為
使者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往告尼衆并集僧
伽於二部中以蓮華色尼為使者即於其處
授法與近圓衆作法已時蓮華色往彼告言

少女二部僧伽已與汝受近圓竟佛所聽許當善奉行又爲説法彼聞法已深起猒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宿食受行俗法于時法與既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王園尼寺父母告白若如是者恐被王法罪及我身可爲設計與佛同去答言善哉願爲方便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苾芻僧令使復告鹿子長者曰善友當知我女法與不樂爲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强爲婚媾于時鹿子啓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爲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臣將諸親强爲婚媾王曰隨意是時長者即命宗親擬爲婚事其天與長者辦諸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苾芻衆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飽足時鹿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將毗舍佉備設禮儀來至門首欲爲婚聚時天與長者知佛大衆飲食了澡漱訖收鉢已坐卑下席并諸眷屬於大師前聽説法要爾時世尊爲説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惑得無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并毗舍佉與其親族備設音樂佇立相待時法與尼隨世尊後出至門前時毗舍佉既見法與遂便舒手捉法與臂無量百千大衆俱見于時法與即現神通如大鵝王舒張兩翼上昇空界爲神變事是時王臣及毗舍佉所有眷屬并諸人衆見神變已皆生希有舉身投地如大樹崩遥禮彼足而申懺謝唱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縱身而下爲諸大衆宣説妙法其聽法者無量百千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於佛法中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聞獨覺大菩提心復令大衆歸依三寶求出生死時法與尼既獲大利往詣佛所禮足而去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善説法者即法與尼最爲第一時諸苾芻聞佛説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爲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即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説法人中最爲第一唯願慈悲説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廣説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住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其女長大情樂出家父母不聽時有老尼是其

門師女即白言聖者頗能於此與我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不尼曰我往白佛汝且安住便至佛所以事白知佛即使尼往至家中與女出家授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二部僧伽亦復使尼與受近圓已于時老尼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最為第一是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即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無上正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煩惱獲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尼中最為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是由彼往昔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蒙佛記為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是我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業乃至說頌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音釋

衒（黄絹切衒鬻也）抉（於決切掐也）獰（尼耕切惡也）嬈（而沼切亂也與擾同）驀（莫白切越也）浣（胡管切濯衣垢也）釀（女亮切作酒也）擒（巨金切捉也）詃（姑犬切詐也）撮（子括切挽也）昵（乃吉切近也）闐壹（闐亭年切窒於結〃切闐空滿塞也）策勵（策楚革切進也勵力制切勉力也）跟（古痕切足踵也）齎（祖兮切與賫同）撝（許為切揮也）佇（直呂切久立也）痆（女八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爲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𩑶等不措身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中委臥而臥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因委臥答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範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乞歡喜答曰善哉我往陳謝向逝多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處經行便就禮足彼不爲受棄之而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告其尼曰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來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爲覓尼懷羞恥默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躭欲昏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尼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苾芻應受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利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二衆中受近圓時作何要誓如世尊說諸欲染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勸一長者為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向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街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曰賢首天既降雨何不急收所將貨物覓停寄處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遍求停止令此城人不存仁義旁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既侵星天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收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答言聖音觀比人情難為籌度縱與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聖者言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尼衆悉皆驅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濕徹既至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造寺驅尼令出賃與估人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男子浴處遂入其中以瓢揩身而為洗浴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此婬欲亂心愚暗人中揩身洗浴苾芻尼瓢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拳揩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瓢揩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拳而揩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揩除手已外用餘物揩身者皆得越法罪

第八門總攝頌曰（此頌近終）

除塔幟門前　被差不應畜　不共女伷婦
瀉藥三衣蛇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無難聽入
教誡等隨特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十二衆尼收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窣堵波以妙繒綵幢蓋華鬘置於塔上沉檀香水而為供養又差二尼能讚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水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華引前唄讚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劫畢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不知前事遙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來髮爪之塔我行禮敬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及水令洗手

足授與香華讚唄前行引五百人旋繞其塔禮已而去去塔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下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劫畢德應可觀察禮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故令我存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苾芻屍骨由彼尚有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鄔波離仁住於此佛法死生捨而不問鄔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教法者宜可共往於甎聚處人持一甎毀破其塔時衆門徒既奉師教各取一甎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苾芻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餘尼衆時十二衆尼及餘未離欲尼既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為命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小妹誰向彼說答言大姊彼是客僧無由得知尊者鄔波離不遠而住向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妹我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剃髮人有斯惡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其失壞如世尊説壞從衆者衆不應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

發大瞋恚便持利刀鐵錐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命時鄔波離遥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是念觀此諸尼形勢怱速必有異意欲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害于時尊者情生怱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亂斫鐵錐木鑽遍體鑱刺爾時尊者由定力故更無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等已殺惡行怨家報讎既了宜可歸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具壽鄔波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即還住處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答言具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若苾芻尼於苾芻處設有瞋恨但應不禮恭敬問訊豈合造次手執利刀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離幾將斷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答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逝多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

尼既聞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如是於日日中來禮佛足方隨意去來入寺時苾芻告曰喬答彌衆僧立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答言聖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豈大世主身有病耶答言無病若爾何故不來時阿難陀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陀是諸苾芻善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為教授者諸尼不知云何為白佛言尼入寺時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刀錐者聽入若不白知入僧寺者得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尼者時六衆苾芻教誡不息佛言若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輒為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收謝
尼衆坐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不可意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懺至房請謝廣說如前是時苾芻見來禮懺以脚驀頭棄之而去尼即默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從軌範師已收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師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諸尼聞已皆共譏嫌姊妹當觀輕懱女人乞歡喜時而不爲受又復以脚驀頭而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衆等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來懺時不應驀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爲方便令彼心喜方爲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爲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爲長淨有苾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爲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爲清淨是故當知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相覓過於隨意時在大衆中更相憶念互爲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記犯科條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爲朋扇因此鬪競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爲鬪諍住出家心如世尊說若於某處有諸苾芻共爲鬪諍各相論說忿競而住者我於其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彼諸苾芻即便忿競共爲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無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苾芻即不忿競共爲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苾芻當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鬪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爲鬪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歇更相鬪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心常懷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長者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爲隨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爲時諸苾芻作隨意日而爲懺謝更增忿競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切苾芻不應爲懺於有瑕隙情相違者而爲懺謝共乞歡喜所言懺者梵云懺摩是謂容恕義從人加悔喚爲懺悔此即與說罪義不同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爭勝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依夏坐時便大喧鬧佛言女人性貪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差二尼　若至長淨時
差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所羯磨別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曰諸苾芻尼悉皆來至逝多林所而為長淨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為長淨諸長者婆羅門等見其喧鬧皆來共觀彼立而住佛聞是已告諸苾芻勿於門首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衆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應與尼於其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佛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者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議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而為讒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差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事諸尼遂遣無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衆威重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即爾還來是時尼衆不為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衆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被差苾芻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白已當告僧伽僧伽即應以白二法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為鉢囊
結鬘尼不合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差人待尼告淨者雖在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莫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衆不得長淨苾芻白佛佛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為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淨若不為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差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被差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形遍拔毛毯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禮足合掌蹲居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禮逝多林中聖衆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褒灑陀日苾芻尼衆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默爾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爾彼聞不解佯作嚎聲點頭而去時此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所暫時相待見無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單白已其授事人白大衆曰誰將尼衆告淨事來衆中無人答言是我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來告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褒灑陀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衆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來僧所問言聖衆何故不受苾芻尼衆告清淨耶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日差何尼來為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答曰是我等來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觀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

對說清淨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無犯從今已去若苾芻尼來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聞名者尼來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苾芻不勞更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答彌身嬰病苦尼來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答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答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何不持答曰我今出家世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言尼在寺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爲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曰幸蒙佛母來入我家即疾數牀命之令坐接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中得何美味其尼示鉢即便唾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汙鉢中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招苦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掩蓋而去諸尼不解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袋提上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襻將行乞食得遮塵土復易擎持（神州比來無此鉢袋下貿失角鉢不動搖不同平巾轉動流溢作時應取布小尺二尺宜使正方傍邊剪却衣襟撩用時極理安穩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華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華鬘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華林妻即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華鬘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鬘者皆爲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令我結妙華鬘我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飯報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不結答曰我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何事不曉聖者若爾憐愍我故願爲結鬘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即與汝結答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舒脚而坐用意結鬘女人見已嗟其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鬘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鬘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華我今爲結報言汝來何晚華已結竟將向園中問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譏恥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衆不應結鬘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結鬘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給孤長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競薦香華及以諸方僧尼悉皆來集甚足華彩少結鬘人時諸信心見結華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

為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華鬘不諸尼答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華彩我今云何欲相助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為三寶事尼得結鬘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華鬘俗旅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鬘之女而來出家諸尼羞恥默爾而住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輩攝理譏嫌諸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華彩作者得越法罪解結鬘者當於密處勿使俗識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往銅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不答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揩拭令淨以五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答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飯次著羹臛次受美團餘安雜味答曰若爾更復多須有餘物來無安置處彼便默爾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法罪唯除銅匙及安鹽盤子并飲水銅椀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通精將為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號為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為妻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無妻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答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號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上具說其事若爾通精女兒何不索取報言彼亦不與答曰我知彼家養女多時必應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曰來何所須答曰欲求娶女是何女耶眼通精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日共辦婚禮家酒熱壞傍求好者諸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陀入通精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無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為好酒答言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惠施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少時何事不解答言聖者憐愍我故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之直令汝酒好答言多與尼曰可出酒瓮我為瞻相即便舉出時吐羅尼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問窓牖令持濕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咸悉備擬怪不來取令人往問何不取酒報言我酒變好無勞别酤問言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聖者吐羅難陀於我有恩能為此事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苾芻白佛佛言此非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識

嫌是故諸尼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忽染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門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施他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來至家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捨之吹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遲我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者我本希望舉面而來令遣空還不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將我終不惜尼曰若爾我今便受願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來集以青黃赤白繒綵靈輿送往屍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族焚燒既畢咸悉歸來見舍封閉問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爾且賃與我後酬價直尼曰虛實答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羅門來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他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捨訖唯有一鋪尼聞來乞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恥苾芻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恐煩故略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搖鈴繞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亦為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響為他男女洗沐身形詭說吉凶妄談來兆有病患者天緣皆差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祈無不啓謁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舊醫巫詣諸人處問言有事我為占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閑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聞譏恥作如是詐非法釋女妄為巫卜奪我資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如是過妄為詭說招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若有作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音釋

躁則到切不安靜也　賃汝禁切借也　窣堵波梵語也此云方墳窣蘇骨切堵董五切　唄蒲拜切梵誦也　疱匹貌切　錐朱惟切鑽屬　鑽作貫切錐也　鑱剌鑱鋤銜切鑱也七自切直傷也剌　喘昌兖切喘息也　懱莫結切輕易也　瑕隙瑕胡加切過也隙綺戟切釁也　詰去吉切問也　搆古候切合集也　毯吐感切毛席也　褒補刀切　襻普患切衣系也　臛虛各切　瓮烏貢切罌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瑠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不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挼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陀先來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嫌苾芻白佛佛言尼爲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衆往河中浴是時吐羅難陀尼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尼問言聖者今作何事答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應爲答言此是極淨有何乖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遂生垢或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見問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仁者世尊制令以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耶仁今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羞恥默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遍裹其鉢可爲小替纔承鉢底彼作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瑠璃盃時有女人爲有客來便詣尼處告言聖者幸借瑠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用答言聖者爲女夫來無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舊盃答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是諍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瑠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瑠璃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濕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爲喜樂其婦及夫別房眠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入家內迷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云此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出鉢盃亦碎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令去時彼苾芻時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入多門家應將餅麨門前爲記然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

嫌恥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響喧鬧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答曰佛令作聲而入爲此呵呵答曰更無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爲警覺苾芻黙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黙爾無對佛言不應打門應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杖頭安鐶圓如盞口安小環子搖動作聲而爲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擧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飯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無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爲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爲五一者爲欲閑寂二者爲諸人天說法三者爲觀病人四者爲觀卧具五者爲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緣爲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權爲棄舍命衆令坐持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餺𩜍并與蘿蔔持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歠乾餅者作百百聲喫餺𩜍者作飄飄聲屋上雨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聲殊音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座起隨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衆曰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大德此是飄飄聲此是索索聲此是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譏恥施主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恥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禮世尊足世尊法爾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衆頗得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衆中就座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主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及掉擧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掉擧而爲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無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噉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爲福田世尊出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等往後世時無路糧耶又如佛說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無量唯願慈悲爲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爲受所有乾餅與羹飯和食蘿蔔甘蔗截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既到彼家更待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飡食飽便去更有人來復令行食如是展轉施主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既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亂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亂去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不亂去者有病苾芻待者

食訖方持食去持食虛羸苾芻白佛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來在房中食云何為五一者是客新來二者將欲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今為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欲求聞法無一苾芻為其說法遂生嫌恥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識嫌故諸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得越法罪

當為說法佛令說法者苾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為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能令第三者此若無堪應番次與或隨能者當預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時中往逝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請佛僧衆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為制戒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衆差一人令住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幷諸眷屬皆來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宣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無言對復道而歸既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往彼為說法不答言諸具壽獨留於我更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來集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悏怯懼返即為我宣揚妙法苾芻白佛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說法人為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悉不白知臨時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與說法人為伴苾芻向餘處時應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篦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爾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且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待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蛇即驚怖宛轉腹行銜火而出僅得仔命投一樹下盤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為觀察宿世

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宜於我所起殷淨心捨傍生身當生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有鴉來銜去飡食由此毒蛇於尊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婆羅門舍而為受生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無侍者耶尊者答曰我之侍者非茅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無小兒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為侍者報曰願爾無病我已受之即便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爪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戲時或因瞋忿若爪若齒有傷損處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法

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奉聖者為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戀此即是其最後生人良久佇立觀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家并受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刮舌已不洗而棄蠅來附上遂便命過次有守宮來食其蠅因此而死次有黃貓來噉守宮還同喪命次有犬子食此黃貓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蟻來喫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苾芻來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蟻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昨日婆羅門兒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籌不洗而棄必應為此令其命終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蛇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棄之不洗而棄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棄者有諸苾芻為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

灰土上揩拭棄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染衣裳曬曝迴轉于時具壽鄔波難陀來見染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陀性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轉乾衣日曝濕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鄔波難陀還同前作如是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相擒撮鄔波難陀便即走去彼隨後逐時舍利弗來見相趁告言具壽欲作何事彼瞋感故仍趁不息鄔波難陀既被逐急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不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輭語安慰不令趁及鄔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盛便咬其樹莖咬樹時其葉皆落苾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者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當知事至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毒人或先有怨心不應自往令其作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鬪應作勿令有鬪彼毒苾芻勤修亡倦摧五趣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至人天

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之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爲希有于時尊者舍利子爲諸苾芻廣說前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毒虵身生於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號具足出現世間住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毒苾芻彼佛法中而爲出家常修慈觀諸苾芻見咸皆唤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更莫唤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唤仍不止於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毒蛇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蛇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著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華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胝灑掃爲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染衣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爲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主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時隨噉食時入衆食時禮制底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禮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嗢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住於何處隨意著用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烏鳥皆鳴農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閙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少識往空閑處而作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羣賊被他所害並多傷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有悲心情無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衆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善來時諸賊人情生無畏住經少時告言聖者我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麨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無賊復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報無次

索酥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復告言聖者飢因須食苾芻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觜何星宿苾芻答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已道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慮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答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言此是何方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羣賊所問之事苾芻皆答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苾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號尚不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苦打身體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既遭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邊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須若此即以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我為蘭若苾芻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酥油麨及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處請求救療答曰應作浴室洗沐身體病可得除答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洗時彼便入內身披赭服謂是苾芻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即搖頭不欲重洗求寂即便捉臂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汝是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即告諸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戶見苾芻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號佛言不應爾

爾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曰欲犂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羅門名曰妙華封邑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王常為供養妙華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聰辯論難無滯與五百人於妙華處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華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為出家已獲無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近諸國無不知聞十號圓明人天恭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今來至此欲犂聚落林中而住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無雙所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化亦無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時妙華聞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棄捨釋

種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爲出家廣說如上
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憍薩羅欲犂
聚落於大林中而爲居止我先曾讀尚古之
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
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爲轉輪王若出家者
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
爲觀察所聞相好爲實爲虛樹生白言如大
師教即與叕落諸耆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
世尊所既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
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爲說微
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
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
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
拒逆心自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
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譏爲言說問
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大人共
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無恭
順心以言亂問而爲違逆彼言喬答摩我婆
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爲言說立坐卧者皆共
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

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汝有
所爲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
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爲詰難
即白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
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
釋迦子有何過[十四]失汝作斯語白言[十六]喬答摩我
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爲已事詣劫比羅城諸
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
遙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華婆羅
門弟子唯知遙指更無恭敬供養之心佛言
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住在巢中隨意
言語諸釋迦種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
過白言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
羅門刹利薛舍戍達羅此等諸人悉皆尊重
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
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
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爲彼宣說過去因
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時見摩納婆
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從婢所生即釋迦子是
從曹主告摩納婆曰汝今何姓白言喬答摩

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
是釋迦婢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主時餘耆
宿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樹生
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難
無滯能共喬答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
婆羅門若言樹生[十四]多聞大智能擊[十七]論者汝等
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當
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爲論
難我等且默爾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
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名炬口二名監耳三
名象肩四名足釧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
童子各將己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
側於一河邊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
各葺草菴以自停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
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
臣曰我子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
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我子
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
手而爲歎曰我子能爲如是之事由彼大人
口陳說故因此種族號爲釋迦(此云能也)摩納婆

汝頗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事不答曰我聞摩納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爲妻室遂誕一子纔生即語且莫揩身待我洗浴除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児名爲箭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閉便默爾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黙不答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放大火光流焰輝赫告言摩納婆佛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答者我即以杵碎破汝頭而爲七分佛威力故令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竪白佛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族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如喬答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源初種族實是婢児時摩納婆見云婢子心生憂赧低頭而住口不能言爾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爲更說種種因緣種種譬喩令彼止息高慢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樹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二相遍身無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爲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說妙華婆羅門事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遍於我身觀於三十二相已見三十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我今方便現陰藏相令彼得見即舒舌相長至髮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是念沙門喬答摩衆相具足有二種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聞無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于時妙華婆羅門於一園中與諸耆宿言話而坐企望樹生爾時樹生遥見妙華即便往就敬禮其足及餘尊宿在一面坐妙華告曰摩納婆彼喬答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諸相好其事實不白言大師衆所稱揚其事皆實汝頗與彼爲言論不答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悉皆次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有言論具白妙華彼既聞已發大瞋恚即便舉足蹋彼頭上怒云大好使人能辦其事亦令我身沉淪惡道如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

差失彼即引我亦在過中但爲日晡不獲即往恭敬問訊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纔至晨朝以車運載詣世尊所到已歡喜共申言問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爲喬答摩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納受時阿難陀於世尊後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阿難陀既往告已悉皆集在常食堂中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衆悉皆坐已即以自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衆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收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爾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已說伽陀曰

祭祀火爲最　初頌論中最　人中王爲最
衆流海爲最　衆星月爲最　光中日爲最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爲最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爾時衆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此伽陀之時雖飽食訖尚咬乾餅作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答摩聲聞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依不依喬答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有貪食者喬答摩我有弟子名曰樹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略共言論喬答摩共彼所有問答談論幸當爲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爲說時婆羅門白佛言喬答摩其樹生者無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觸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喝當爾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華頂禮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白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何以故喬答摩我婆羅門法唯求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護衆人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慢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爲其說法爾時世尊即爲宣暢示教利喜如佛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布施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染汙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如是等法廣爲陳說世尊知彼欣樂隨喜發清淨心堪爲法器於殊勝事能得受持復爲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譬如淨衣易受染色時婆羅門即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禮佛足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願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具清淨念禮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爲譏笑由老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止是故不應此時噉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門善爲譏笑由莫訶羅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致斯譏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頌之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無犯設若聞聲不解義者食亦無犯聞聲解義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

解義不得食者於一住處衆坐人多遂使末行屈來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時遂過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不應食待說兩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便出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有如是過既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時從定而起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為欲乞食見一苾芻亦為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遂出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為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禮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為苦惡種子何謂臭糞流出蠅蟲不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種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為三謂惡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纏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處無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罪惡業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不攝眼耳等　被欲之所牽　苦子種身中
臭氣常流出　若在於聚落　或居閑靜處
常於日夜中　不思於正法　由依罪惡念
遂起妄尋思　遠離樂住緣　當受於苦報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
不被蠅蟲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
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知何者名為非處佛言非處有五唱令家婬女家沽酒家王家旃荼羅家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

由蛇觀臥具　一衣不為禮　初至寺中時
年老應禮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所有臥具於親友處囑令看守時彼苾芻即以臥物安置舊處而不受用時有毒蛇來求住處遂於褥下盤屈而居有客苾芻來投此而住暫停歇已行禮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舊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敷臥具行來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力不觀臥具遂即眠睡押著其蛇蛇從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苦宛轉蛇上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主人來喚彼既身死無復祇承主人念曰行來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後自當起覺食時欲至更來打門喚言可起食時欲至既無響應他怪門聲彼便具報即取戶鑰開入房中見其身死次翻臥褥復見蛇死衆共來看知被蛇螫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觀臥具因致俱亡告諸苾芻曰受他囑者應將臥具付知

事人或可隨時自爲曬曝置於架上繫不令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夜分燈火照看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預爲觀察時諸苾芻無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舊者應觀莫翻新者有儭褥布時時抖擻不爾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驚起但披僧脚敧往詣師所其師正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禮足而起旣新剃髮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披亦便墜墮師弟二人悉皆形露彼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恥默爾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瞋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絶我今行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報言具壽汝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禮他亦不得一衣受禮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相體悉不爲解勞時有衆多苾芻從異方來禮制底竟無一人爲解疲極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簷前或居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來婆羅門曰若爾何不住在房内我無故識復誰相容爲禮聖蹤暫來至此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聞說皆生嫌恥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創來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來入寺者先應禮拜耆宿四人當前而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異時有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城先知佛制禮老年者即問諸苾芻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答曰在竹林園中便即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答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答曰具壽彼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喚入安慰停息客僧即問尊者難陀今在何處答曰彼在鷲峯上客僧便往致問尊者命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何處答曰今在細你迦窟客僧便去旣見尊者同前問答令其止息客僧答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處先令禮拜四耆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先豈令客苾芻禮大地尊宿唯遣禮謁當處老宿四人

内攝頌曰

世尊爲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兩問大師
爲說七六法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請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法唯願爲說佛告高勝我今爲說苾芻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聽凡爲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畏懼心不爲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問二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小便器爲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

說病由請方救療如醫所教便爲療治若師自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無者可問近親親眷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師教已如言可去若無親族應向餘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若無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爲將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木之處應先淨掃作曼荼羅安置坐枯及盛水瓶器并澡豆土屑淨齒木刮舌篦既澡漱已除所須物若師患目應問醫人爲作眼藥而塗拭之次應授衣餘衣襞疊勿使撩亂師禮塔時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將牛糞或以青葉揩拭次應自禮尊儀及禮師三叉問安白言於日日中三時禮拜當隨己力於同梵行者亦申禮敬次應策勤坐禪讀誦每於半月須觀曬牀席若至食時應洗兩鉢若是乞食苾芻自持重鉢輕者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渡河水扶持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主爲當同行爲當別去若言同行即可隨去若得乾麨豆飯及酸漿水置以鉢中若得米飯餅及沙糖乳酪石蜜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二小壇布以諸葉可安二座踞坐飯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令得此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受若住寺者其弟子應先洗器往至廚中問知事人今爲僧伽作何飲食具知事人報云言知役還白師今日僧伽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澡漱之處應爲掃除作曼荼羅安座牀子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洗足應爲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以屑揩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又問爲於此處修習善業爲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住處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爲授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來時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禮尊像及同梵行者隨力而禮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爲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爲招涼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己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衆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師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瞻侍至老至死我今爲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心爲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如蓮華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陀主未生怨王與佛栗氏國共相違逆未生怨王於大衆中告諸人曰安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禮佛足爲我問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白言大德未生怨王對諸衆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許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供正遍知者言無虛妄是時行雨奉王教已

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挂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峯山至世尊所歡顏敬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陀主未生怨王頂禮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審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時在佛栗氏國我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衆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無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令得開解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佛告婆羅門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二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絕國之教令常樂奉行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三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討罰是他妻妾乃至授化許為其婦不共倉卒行非法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四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五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無損六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阿羅漢敬心殷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來此其已來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無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七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衆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無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興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喬答摩我有多緣且欲辭去佛言隨意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辭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可遍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陀即便遍告諸苾芻衆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為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意云何為七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評論法義應知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一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二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苦求所應得者不令斷絕所有正教常樂奉行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三汝等苾芻所有愛著與貪俱生喜願未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四汝等苾芻若有苾芻久

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耆年宿德大師所讚爲同梵行者之所識知衆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説言教樂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五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居阿蘭若受下臥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六汝等苾芻若有苾芻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猒離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勿令少乏廣説乃至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無有虧損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如是應知於法於戒於教授事不放逸事於臥具事於修定事生殷重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諸苾芻不愛作業不愛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惡友不貪名利求問他人常修於定於增上證不生喜足無退屈心乃至證得眞實諦來無暫休息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若有苾芻有淨信心有慙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爲七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法云何爲七若有苾芻修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汝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習汝等一心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

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當爲説云何爲六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禮敬灑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衆華燒香供養或復爲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二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彰其實德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繫念思惟無令斷絶設在危難亦不暫停況復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脱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四者諸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歡喜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情無

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諍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穴不雜不垢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無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常修習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音釋

企去利切舉踵也　晡博孤切申時也　嚼在爵切齧也　控苦貢切勒上乞
轡彼義切馬轡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儭初覲切　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台切
椹陟林切揁也揁苦只　擗必益切摺疊衣也　踞居御切渟踞也
嫜諸良切夫之兄也　倉卒倉七郎切卒蒼没切倉卒匆遽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內攝頌曰

衆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衰老　說行兩因緣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吒離邑阿難陀言如是世尊即與諸苾芻隨從世尊發摩揭陀國漸次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邊時彼邑人聞佛來至悉皆聚會至制底處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云何爲五一者若婆羅門等爲放逸時以此因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生媿赧又懷怯懼三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婆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勝利云何爲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之物皆不散失二者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無媿赧亦無怯懼三者有善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臨命終時不生悔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爾時世尊爲波吒離邑諸婆羅門等演說法要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諸婆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悲哀受我等晝日遊從閑靜房舍爾時世尊默然爲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諸人去後佛即詣彼閑靜住處既至彼已即於房外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陀國行雨大臣便於波吒離邑四邊量度廣立封堰欲造城隍將伐佛栗氏國時此邑中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爾時世尊於宴坐處即以天眼過於人天觀彼天神各求住處乃於晡時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難陀曰汝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雨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此城佛言阿

難陀善哉行雨大臣有大智慧欲置城邑即與三十三天形狀相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天神各求住處阿難陀但是勢力諸天欲住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而求住處但是處中諸天欲住之處其處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阿難陀於其城邑有勝人住止有勝人言議有勝商人來共交易往還無滯者謂即是此波吒離城然有三災禍城當損壞所謂水火及內有反逆時行雨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陀漸漸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處為諸人眾之所恭敬聞已即去至世尊所共佛言談相慰問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爾時大臣即從座起偏露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喬答摩唯願明日及苾芻僧就我宅中為受微供佛默然受是時大臣知佛受已從座而去時行雨大臣既至宅中告諸大小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食既辦已至明清旦敷設座席安淨水盆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使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眾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眾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收攝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流之業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天神於天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爾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設供養為隨喜故而說頌曰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天眾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卜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陀
若合恭敬所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眾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是時世尊為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答摩從城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殑伽河為作津濟時佛世尊知彼念已於城中道西趣郭門北面而行向河欲過時彼河中諸人欲渡或將草木[illegible]及浮囊憑而渡水往還不絕數有億千世尊見已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勝定隨其所念并諸苾芻此沒彼出有一苾芻即於是時說伽陀曰

諸人求渡者　往來非一數　浮囊及草木
欲越殑伽津　世尊以神力　并及於僧眾
從此至彼岸　不復起疲勞　平川水流溢
穿井復何為　心根煩惱除　豈更求餘物

時行雨大臣於佛出城處為造門樓名曰喬答摩門河津階道名喬答摩路爾時世尊既至北岸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小舍村北升攝波林佛行至彼既安坐已告諸苾芻曰此是尸羅此是三摩地此是般若由持戒力定能安隱久住不退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力故於染瞋癡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

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販葦聚落村外林中白言世尊如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疫癘有一淨信鄔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稱等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乞食聞此村中多有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乞食時聞有衆多鄔波索迦悉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鄔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更不退轉證不還果不復更來汝等苾芻復有三百餘人鄔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斷染瞋癡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苦際汝諸苾芻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結得預流果不復退轉於七有生人天還往當盡苦際汝等苾芻何煩致問作斯擾惱生者必死此爲常事若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如來悉知爲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廣大苦蘊悉皆除滅我今復爲汝等說法鏡經應可諦聽善思念之云何法鏡謂佛法僧聖清淨戒汝等於此深生尊重恭敬供養禮拜讃歎正信正念常不斷絶是名法鏡如是應持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依教奉行

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告諸大衆時阿難陀言如是世尊佛及僧衆漸至城所住菴沒羅林時此城中有一女人（舊云奈女者非）顔容端正衆所知識名菴沒羅是此林主聞世尊至住我林中著妙衣瓔而自莊飾命諸女屬共相隨從乘駕寶車詣世尊處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于時世尊遥見女已告諸苾芻彼諸女衆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苾芻云何名爲繫念思惟若有苾芻起罪惡念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正信發起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惡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相續勿爲異念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苾芻應知往來所趣當善觀察屈伸俯仰著僧伽胝執持衣鉢行住坐卧語默睡眠惛沉起時爲對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苾芻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內身策起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次觀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策起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是故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衆欲來至此是我慇懃之所教誨是時女衆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菴沒羅女從座而

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與諸苾芻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世尊默然知佛受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時廣嚴城諸栗呫毗子聞佛世尊遊行人間住菴沒羅林各嚴種種駟馬寶車馭青馬駕青車青轡勒執青鞭戴青帽擎青蓋帶青刀捉青拂著青衣瓔珞塗香悉皆青色并諸從者皆服青衣復有栗呫毗與諸從者別為一隊車馬衣瓔悉為黃色復有一隊悉為赤色復有一隊悉為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仗聲螺擊鼓出廣嚴城皆欲親覲如來頂禮恭敬世尊知彼欲來告諸苾芻汝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芳園者今可觀此廣嚴城中諸栗呫毗子由其威德莊飾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等無有異諸栗呫毗子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為說示教利喜各令慶悅爾時會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黃髮摩納婆從座而起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樂欲隨喜讚歎佛告摩納婆隨汝意說既蒙佛許即說頌曰

大王身持寶裝甲　今為國主獲善利
有佛現生於此處　名稱高遠若須彌
如白蓮華處池中　於夜開敷散芬馥
如日流暉照空界　光明遍滿於世間
當觀如來智慧力　如大明炬照昏冥
常為人天作智眼　諸來見者皆調伏

時諸栗呫毗聞是說已同聲讚言大摩納婆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栗呫毗子各脫上衣持施黃髮世尊復為大眾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栗呫毗子各從坐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與諸苾芻明日城內受我微供佛言我與苾芻已許菴沒羅女明日就食白言大德我有所失不如彼女彼有智慧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親覲恭敬禮拜我於後時當興供養佛言甚善聞佛讚已情懷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時摩納婆見彼諸人辭佛去後少時而住即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言大德彼五百人聞我讚佛同聲慶喜為妙語故各持一衣來施於我我持奉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為受告言摩納婆若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有五希有事亦現於世云何為五謂於世間若有大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知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一希有復次若有聽聞如是妙法能善作意一心審諦攝斂諸根思念觀察當知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二希有復次其聞法者情生喜悅獲大善利於世俗事生厭離心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三希有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皆亦漸漸依教奉持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四希有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即能通達甚深妙慧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五希有復次摩納婆知恩報恩名大善士少尚不忘何況多恩是故汝今應勤修學摩納婆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禮雙足辭佛而去時菴沒羅女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牀席置淨水盆齒

木及肩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彼食處佛及大衆次第坐已時菴没羅女見佛大衆悉安坐定手自奉行種種上妙飲食各令飽滿飯食訖次授澡豆及以齒木澡漱已收鉢竟遂取卑座於佛前坐攝心聽法爾時世尊即為其女說施伽陀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入衆會中無畏懼　得大利益具名聞
是故智人常惠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慳貪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衆戲芳園　為佛弟子常安樂

爾時世尊復為菴没羅女隨機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還至住處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竹林中汝可告諸大衆時阿難陀如佛所教即與大衆隨佛至竹林北住升攝波林時屬飢儉乞求難得佛告諸苾芻今時飢儉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薜舍離諸方聚落隨便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處住若不如是求乞難得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難陀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佛於夏內身嬰病苦受諸痛惱幾將命終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遷謝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大衆而般涅槃應以無相三昧觀察自身令苦息停作是念已即入勝定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辯好惡所聞之法不能誦持由見世尊受諸病苦恐將寂滅今聞世尊未般涅槃少得醒悟又言若諸苾芻不總集者我不涅槃以此惟忖故知更說希有之法佛告阿難陀汝作是意謂我教導諸苾芻故不涅槃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豈可我今更欲示諸苾芻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所應說皆已說竟悉令解了內外諸法所謂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阿難陀諸佛如來常以此法分明為說無有秘悋覆藏之心然阿難陀我身有疾將欲涅槃便作是念吾今病苦必定命終諸苾芻等各在餘處我念不應離斯大衆而般涅槃宜自用意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息即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愈得安隱住阿難陀我今衰邁身力羸弱年將八十唯依二事而得存住如朽破車亦依二事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憂愁苦惱但諸世間有為之法從因緣生而不滅壞得常住者無有是處我先為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光華愛念可意悉皆散壞恩愛別離無留住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存及我滅後汝等自為洲渚自為歸依法為洲渚法為歸依無別洲渚無別歸依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度若依法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最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依無別歸處阿難陀若諸苾芻能於內身善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如是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苾芻若作如是觀者

此則名爲自爲洲渚自爲歸依順法而住內攝頌曰

行兩竹林內　修理波吒邑　渡河詣小樹
漸向涅槃等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廣嚴城住重閣堂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阿難陀隨佛而去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制底處樹下而坐告阿難陀曰此廣嚴城物產華麗芳林果樹在處敷榮塔廟清池甚可愛樂贍部洲內此最希奇阿難陀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隨意阿難陀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自在時阿難陀黙然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乃至悉皆自在阿難陀亦皆無語佛作是念今阿難陀被魔所惑身心迷亂我已再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能爲啓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曰汝可依一樹下宴坐而住不應與汝雜亂同居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往晝日宴坐之處住一樹下爾時惡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故云涅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往者一時佛於尼連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時我詣彼白言世尊智知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我言若我聖衆聲聞弟子未有智慧通達聰明辯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流通者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亦未能得堅修戒品令我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者我今無宜入大涅槃大德世尊今聲聞衆有大智慧具足通達辯才無礙以正法言摧伏邪論顯揚聖教能使流通又諸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能令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諸事圓滿是故我今白世尊言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且少待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時魔作念沙門喬答摩出言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喜忽然隱沒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隨彼定力留其命行捨其壽行作是念已便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悉皆震動四方熾然星光墮落於虛空中天鼓自鳴佛從定出說伽他曰

諸有等不等　牟尼悉已除　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殼

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便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佛告阿難陀有八因緣大地震動云何爲八今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阿難陀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波動水若搖動地即震動阿難陀此是初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爲小塵想入無邊水想欲令大地悉皆震動若苾芻尼及諸天衆大威德者若作此想亦使大地悉皆震動阿難陀此是第二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從覩史多天下降母胎當此之時大地震動諸世界中光明晃耀倍勝天光

世間所有極幽闇處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菩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奕悉皆普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臂尚不能覩因光照了互得相見知餘有情亦生於此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地震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菩薩成正等覺時大地震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地震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時大地震動四面熾然流光赫奕於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震動四維上[十五]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十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阿難陀此是第八因緣大地震動爾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觀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此大地悉皆震動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陀言大德我親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世一劫若過一劫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習多修習唯願世尊住世一劫唯願善逝住過一劫佛告阿難陀是汝之過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旬惑亂汝心阿難陀汝意云何諸佛如來言有二不白言不爾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如來大師出二言者無有是處我已許魔汝無宜請阿難陀汝今可往取弓塔邊側近苾芻皆令普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即往遍告眾既集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合掌白言大德世尊諸苾芻眾咸悉來集常食堂所願佛知時佛從座起至其堂內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觀察諸行無常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厭捨而求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苾芻宜於此法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及後世利樂若諸苾芻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知此是現法利樂及後世利樂應當讀誦受持勿忘佛告阿難[十七]陀我今欲往重患[十八]村中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嚴城西北園林之界如大象王全身右顧望廣嚴城(躬行此處視為敬禮願於像來聖教流通)時阿難陀白言世尊如來右旋排徊周望城郭非無因緣唯願為說佛告阿難陀我今右旋顧視如汝所言非無因緣阿難陀此是如來應正等覺於最末後望廣嚴城我今欲往力士生處娑羅雙樹入般涅槃不復重來所以迴顧望此城邑時有苾芻聞佛語已說伽陀曰

最後迴顧望嚴城　正覺不復還來此
今欲詣彼雙林處　壯士生地證無餘

世尊既至重患村邑住升攝波林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戒定慧由習戒故定便久住善修定故淨慧得生由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

解脫於如是等心解脫處聖聲聞衆而實了知我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爲衆生隨機說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煙焰洞然日月無光流星墮落於虛空界天鼓自鳴時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往至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佛告阿難陀三因緣故大地震動云何爲三而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即波生水若波浪地即震動阿難陀此初因緣大地震動復次阿難陀若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爲小塵想作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震動若苾芻尼及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亦皆震動阿難陀此是第二因緣大地震動如前廣說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不久入般涅槃即大地動如前廣說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震動時阿難陀白言世尊布有大德乃能成就如是不思議事如來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槃由斯義故大地震動現希有相如前廣說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應正等覺實能成就如是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昔曾於無量百千剎帝利衆令彼瞻覲我於爾時隨其形量長短分齊我即與彼形相共同顏色音聲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其不了者我爲說之以勝上法示教利喜令開悟已我便隱沒彼亦不知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去爲天爲人非我境界阿難陀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剎帝利衆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衆中悉皆如是欲界色界乃至色究竟天我皆往彼隨其形量長短分齊廣如上說乃至阿難陀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音釋

壃居良切界也　殑伽梵語也此云天堂來殑其京切　瓠洪孤切大瓠也性善浮南人謂之要舟　販方願切買賤賣貴也　葦于鬼切蘆葦也　癘力制切疾疫也　呫他叶切　馭牛倨切使馬也　隊徒對切羣也　柲悋松兵媚切吝也悋良刃切慳也　邁莫拜切老也　㲉苦角切卵孚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說四黑四白法四種沙門次出廣城向涅槃處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應知教有眞僞始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人云何依教不依於人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眞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眞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復次阿難陀若苾芻

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持律持毋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眞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棄捨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眞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說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棄捨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眞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眞是佛語時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眞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律持毋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眞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眞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眞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眞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初之四種名大黑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惡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捨棄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善此苾芻此實是經此實是律眞是佛教當善受持阿難陀是謂苾芻依於經教不依於人如是應學若異此者非我所說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波聚落(波波此云罪惡)答曰如是世尊是時欲往俱尸那城壯士生地漸至波波邑依折鹿迦林而住諸人聞已衆議同行出波波邑往詣佛所到已禮足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時此衆中有鍛師之子名曰准陀亦坐聽法時諸大衆既聞法已辭佛而去准陀即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如來與諸大聖衆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黙然受知佛受已生大歡喜奉辭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飲食敷設座席置清淨水土屑齒木已遣

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尊即於日初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衆赴其食處佛及僧衆就座而坐既見坐定准陀自手持諸供養奉佛聖衆于時有一罪惡苾芻遂竊銅椀藏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唯佛准陀見此非法准陀知佛及僧悉飽滿已即行淨水豆屑齒木屏鉢器澡漱已是時准陀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即以伽陀請世尊曰

我聞牟尼一切智　已超彼岸無疑惑
最勝導師調御士　願說世有幾沙門

世尊亦以伽陀答准陀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　我今為汝說次第
應知勝道及示道　淨道活命并汙道

准陀復請曰

世尊說何為勝道　云何名為示道者
何者名為淨活命　并汙道者願宣揚

世尊答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希圓寂非餘處
是謂天人之導師　諸佛說斯為勝道
善解第一最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牟尼能破諸疑網　是名第二示道師
若於法句善宣說　依法少欲而活命
於無罪法善能修　是名第三正道活
身著沙門解脫衣　常為汙家不羞恥
虛誑恒為不實語　是名第四汙道人
於大聲聞真法衆　諸在家人當善察
非我弟子悉皆然　是故當須起深信
云何無罪共罪居　淨與不淨同處住
由彼愚人為惡行　令於善士悉生疑
勿以色相信前人　少時同聚便委付
麤險人多詐形貌　誑惑常行於世間
如以少金飾耳璫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攝門徒亂善人

爾時世尊見鍛師子設供養已為說隨喜福頌伽陀曰

善施福增長　怨讎皆止息　由善能除惡
感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而去

內攝頌曰

佛出廣嚴西　迴顧望城郭　經遊十聚落
最後至波波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時阿難陀聞佛告已即隨佛後漸向波波邑未到金河於此中間路邊暫住告阿難陀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怛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胝枕頭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意復告阿難陀曰汝可速往腳俱多河取滿鉢水吾欲須飲并灑身體時阿難陀聞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百乘車纔新渡河水皆渾濁便盛滿鉢來至佛所白言大德有五百乘車新渡此河水皆渾濁唯願世尊將洗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遠清水可求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即起跏趺正念現前端身而住爾時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圓滿從此而過見佛世尊在樹下坐容儀端正衆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柔如妙金幢光明赫奕見已就禮世尊雙足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愛樂沙門清淨法

耶爲樂婆羅門法耶大臣答言大德我樂迦羅摩淨法佛告大臣汝復何緣樂彼淨法答言大德其迦羅摩曾隨路行住一樹下時有五百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餘有人來問彼言曰向見五百乘車於此過不答言不見又問聞聲不答言不聞又問仁豈睡耶答言不睡若不睡者五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見聞答言我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力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心寂處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坌驚飛蒙彼身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發淨信心愛樂其法佛告大臣汝意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虛空中雷震霹靂何者爲大白言大德非但五百乘車假令百千萬車作大音響豈能大於雷震之聲大臣當知我於先時在此聚落住重閣內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村乞食食已收衣鉢洗足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雷震降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爾時從宴坐起出閣經行時有一人從城出外來詣我所頂禮我足隨我經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共出大聲有大喧鬧彼白我言城中向來天忽雷震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兄弟二人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城內共出大聲彼問我言大德豈可不聞此大雷聲我報不聞彼復白言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內覺而不外聞彼便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寂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豈有於佛不生敬信我今於佛深起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上新細縷黃金色氎奉佛世尊使者持來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縷黃金色氎唯願哀愍爲我納受世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爲受圓滿復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事佛僧願見聽許佛言斯爲善事見佛受已歡喜踊躍頂禮佛足奉辭而去佛告具壽阿難陀此金色黃氎以刀截縷我今欲著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便以刀截去縷繦持奉世尊佛即爲著佛身威光令衣金色無復光彩時阿難陀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隨佛後二十餘年未曾覩佛如是顏容威光赫奕何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昞著佛告阿難陀有二因緣現其光相異於常日云何爲二一者若菩薩即於此夜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如來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於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陀我往金河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彼河所佛即脫衣置於岸上唯著洗衣入河洗浴出已拭身告阿難陀曰准陀必當生追悔心汝可安慰報言准陀汝今多獲善利能爲最後供養大師受斯供已入無餘依妙涅槃者甚爲難遇應知准陀有二種因心生追悔應爲開解作如是語准陀我自於佛親聞是語有二種施所受果報無與等者爲菩薩時受其食已便證無上正等菩提及以如來受最後食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阿難陀此二種施所獲果報無與等者阿難陀應知准陀爲長壽業爲多力業爲美貌業生天業財食業貴勝業眷屬業悉皆增長爾時具壽阿難陀白言世尊聞陀

苾芻性懷猛惡多瞋造次於諸苾芻常出不順麤惡言詞佛滅度後云何共住佛告阿難陀我滅度後闡陀惡性苾芻應黙擯治之彼被治時若生憂悔起敬仰心衆知改者共施歡喜如常共語世尊復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阿難陀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邊住告阿難陀曰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呾羅僧伽疊爲四重我欲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衣如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胝枕頭右脇而卧具說如前復告阿難陀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陀白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自證自覺親爲我說依於閑靜依於離欲依於寂滅斷諸緣務勤修於念擇法精進喜安定捨此之覺分大德世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陀汝謂如是七覺分法依閑靜等若多修習勤精進者當得無上正等菩提說是語已佛即起坐正念思惟端身而住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諭　令宣微妙法　可爲諸病人
當說菩提法　大師身有疾　并爲病苾芻
於覺分法門　數演令開悟　善哉阿難陀
白法皆圓滿　聰明有大智　巧說牟尼法
於正念擇法　精勤喜覺分　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别說　無上調御師　樂聞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　無辭尚起聽　佛爲法主尊
是能開導者　爲法尚殷至　何況所餘人
復有諸賢聖　於十力教法　假令遭疾苦
起聽不辭勞　此等善持經　及以明律論
尚樂聞正法　餘人何不聽　世尊離染教
聞已如說行　繫念法精勤　當得於喜分
由心有喜故　爲此身輕安　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　由有妙定捨　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　染著心不起　能離諸有苦
不樂於人天　證無上涅槃　如薪盡火滅
如是大利益　皆從聞法生　是故勸臨終
諦聽於妙法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今可進詣拘尸那城荅言如是即便隨佛後至壯士生地住娑羅林將欲涅槃告阿難陀曰汝今爲我於雙樹間安置牀敷我當於彼北首而卧今日中夜必入涅槃時阿難陀如教作已詣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所教並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牀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繫意正念觀察而住爲涅槃相時阿難陀在佛背後憑牀而立悲啼號哭出大音聲作如是語苦哉痛哉何期如來速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疾哉世間眼滅每於先時諸方苾芻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我因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聞佛涅槃不復更來遂令如是殊勝妙法隱沒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陀今在何處白言世尊今在佛後憑牀悲慟作如是語廣說如前乃至殊勝妙法隱沒於世佛即告阿難陀曰汝勿憂愁悲泣懊惱何以故汝侍如來作身慈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口慈業及意慈業亦復如是得無邊福阿難陀過去如來應供等正覺皆有如是供侍之人如汝用心供侍於我未來諸佛亦有供侍與汝

無異阿難陀世相如是皆不久停畢歸磨滅無常住者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大苦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曾爲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稱意之事並歸無常悉皆離別爾時世尊大悲所熏爲令阿難陀生喜悅故告諸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希有之事云何爲四謂有剎帝利衆來詣王所既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喜如是復有婆羅門衆諸長者衆雜沙門衆來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加歡喜汝等當知如轉輪王四希有事此阿難陀亦復如是有四希有事何等爲四謂有四方大苾芻衆來至其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是大苾芻尼衆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阿難陀所亦復如是倍加歡喜汝等苾芻此阿難陀復有四種希有妙事云何爲四若阿難陀與苾芻衆說法之時善能開解無有疑滯諸苾芻衆咸作是念善哉善哉此阿難陀宣說妙法幸勿默然莫辭勞倦然諸聽衆情無猒足時阿難陀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或爲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說法亦復如是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心便喜悅即白佛言世尊於此地中有六大城所謂室羅伐城娑雞多城占波城婆羅痆斯城廣嚴城王舍城何故世尊棄捨如是形勝福地就斯荒野磽确邊隅卑陋之所而般涅槃佛告阿難陀勿作是語拘尸那城是邊鄙卑陋不可樂處何以故阿難陀此拘尸那城乃往古昔有聖王都城名拘奢伐底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縱十二踰繕那廣七踰繕那城有七重垣院周匝圍繞此等皆以四寶所成謂金銀瑠璃水精城門亦以四寶合成門門皆有大華表柱亦以寶成舉高七人城外渠塹深三人半其渠邊畔砌以寶甎於七院中各有多羅樹而爲行列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爲枝葉華果銀樹金裝瑠璃樹水精裝水精樹瑠璃裝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微妙響悅可衆心於此樹間皆有浴池階基砌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楯亦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華嗢鉢羅鉢頭摩俱物頭分陀利迦極輭華極香華常生華如是諸華人無護者隨其受用復於池岸有占博迦華摩利迦華美意華如是等華隨時開發阿難陀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瓔珞隨意遊從所須飲食皆能給與又此城中所有躭著五欲樂者於此遊觀皆遂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樂絲竹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讚修諸福業持齋戒等又阿難陀於此城中有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四希有者所謂王壽命長遠初爲王子次爲太子次登王位後修梵行如是四位一一皆經八萬四千歲是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是爲第二希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爲第三希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勑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令衆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慈念是爲第四希有復次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末尼等寶來詣王所白言大王臣有此寶謹奉大王願哀納受時王告曰卿等當知如是諸寶我自

豐足誠無所須諸人如是再三啓請王竟不受時彼念曰我持此物本希奉進王既不受將如之何宜置王前各還本處作是念已置寶而去王作是念今此珍寶是依法得非是枉求我今宜用修造法堂時有八萬四千諸城小王聞大王將建法堂咸詣王所白言唯願聖王不煩神慮臣等望欲爲王營造爾時大王告諸臣曰我足珍財無煩卿等諸王如是再三啓請王不然許時諸小王來捧王足或執衣襟合掌啓白願天安住臣等爲造王見愍黙然而許諸王見已各還本處各持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來詣王所白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興功其量大小王曰於此城東簡形勝地縱廣一踰繕那可於彼作諸王聞已即就其處興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陀其堂所須椽梁枅栱閣道鉤楯軒廊周匝如是諸事皆用金銀瑠璃水精等寶之所成就其牀敷座席氈褥偃枕机案箱篋衣服之流皆以衆寶而爲裝校阿難陀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種一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華果互以寶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栴檀香水常爲灑潤金繩界道寶網四懸垂諸寶鈴盡世嚴飾是時八萬四千諸王同建法堂莊嚴事畢於此堂側多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四寶而爲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華池外復有諸陸生華並如前說又於堂前處處行列四寶多羅樹枝葉華果皆互嚴飾風動發聲亦如前說所在之地皆布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響在處皆懸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泉備盡嚴麗願親臨幸王聞生念此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中備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大施會皆共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應於此法堂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爲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閣銀座之上結跏趺坐正念思惟遠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禪從金閣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瑠琉水精皆悉綺互而爲裝飾其王於上皆能次第證會深禪除諸障累爾時八萬四千宮人婇女詣寶女所白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恩念久闕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時大夫人報主兵臣曰汝今應知我等後宮久不見王情深戀慕將事朝謁宜時嚴駕其臣白言若如是者伏請大家勅諸侍從所有莊嚴皆爲黃色作是語已復更白言然我今者且命八萬四千小國王等誡兵令集諸臣依命初令象駕都八十千以長淨象王而爲上首次嚴馬駕以騰雲馬王而爲上首次嚴車駕以喜鳴輅車而爲上首如是二類亦八十千皆寶莊嚴殊妙第一國太夫人乘鳴輅車所將婇女亦復如是其諸營從皆乘象馬咸容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時王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鬧聲謁者答曰國大夫人及小王類并諸婇女悉著黃衣華鬘幢蓋盡黃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來至此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牀座吾將往覲使者奉命敷金座已而白王

言歎設已畢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遙見黃色儀駐嚴威逐作是念是等威儀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盛哉王既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已卻住一面白言大王以此八萬四千寶女嚴飾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勿為棄捨時小國王八萬四千眾各以兵寶而為上首白言大王今此象馬車乘及以八萬四千城邑拘尸奢跋底城而為上首復有八萬四千樓閣悉皆嚴飾甚為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覆護王曰姊妹當知我先昔與汝極為親密誰謂今日有若怨家以諸非法勸喻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王喚為姊妹泣而言曰今觀王意以棄我等以衣拭淚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怨家時王告曰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及諸人同歸滅壞設有婇女無量百千如怨詐親必能害己雖懷愛染終當離別臣佐車馬樓觀嚴飾如是妙物無量無邊一一皆有八萬四千終歸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勤修梵行勿生染著時大穴人等聞王此語知不採納不稱所願時王如法廣勸誡已復歸金閣於銀座上結跏趺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閣及座綺互眾寶時王一一修習四梵住諸欲皆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命終之後得生梵天

佛告阿難陀拘尸那城至金河岸娑羅雙林壯士生地繫冠制底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

如來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間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來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無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

爾時具壽鄔波摩那在佛前立佛告鄔波摩那汝今不應對我前住時此苾芻即離佛前時阿難陀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麤訶責言如鄔波摩那苾芻佛告阿難陀無量百劫長壽諸天共相嫌議作如是語世間唯有如來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烏曇跋華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界由此威德苾芻當佛前住我等不暇親近世尊供養恭敬阿難陀白言諸來天眾其數幾何佛言南自金河至拘尸那城雙林之處來至繫冠制底於此周環十二踰繕那皆有大威德天排肩而住中間無有立杖之地時諸苾芻咸生疑心請世尊曰具壽鄔波摩那先作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苾芻鄔波摩那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住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時鄔波摩那身為出家時諸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此人次當守寺時有黑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來至我今宜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然大煖湯敷設牀席於其廊下繫繩為架詣寺門首望諸苾芻彼既至已屈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苾芻著既解勞乏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適悅其守寺苾

芻長跪合掌向大衆前而發願言我今爲諸
同梵行者除苦得樂所生善根如迦攝波如
來應正等覺授摩納婆記於當來世人壽百
歲時成等正覺號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法
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
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
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果有大威德爲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
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
陀汝宜且止汝所問事當有信心婆羅門長
者等自爲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
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葬法又
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
聖王命終之後以五百片上妙㲲絮以用纏
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爲裝飾於鐵棺中
滿盛香油舉王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木焚
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收王骨安置
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旛幢傘蓋諸妙香
華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設大齋會阿難陀如
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
倍過於此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宣
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如來大師必定
今日於中夜時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所應作
者宜可速爲勿招後悔云此境內大師涅槃
我等不知不爲供養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教
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那城
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於此共論餘事時
阿難陀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
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
槃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如是
語如來大師於我境內入般涅槃人等不能
少興供養時諸壯士既聞是語各與妻子眷
屬朋友僕使之類共相招引詣娑羅林頂禮
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
喜時諸壯士從坐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
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某甲等並是
拘尸那城尊貴壯士願盡形壽歸依佛陀歸
依達摩歸依僧伽并受學處時阿難陀作如
是念彼諸壯士於世尊處一一別受近事學
者時既淹久妨廢圓寂我今宜請與彼一時
受其學處作是念已從坐而起整衣合掌而
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
衆多各有如是別別名號欲歸三寶求五學
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爲受
時阿難陀對世尊前一時牒名爲受歸戒時
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字處生大歡喜頂禮
佛足奉辭而去
爾時世尊爲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五種事
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來
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闥婆王汝今當
知菩薩在覩史多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
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等
宜往共爲衛護時健闥婆王白言大天可去
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菩薩出母胎時其
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
從母胎出我等宜往而爲侍從答乃如前與
諸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王曰
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可往侍從答

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死已情生憂惱依託林野修諸苦行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宣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酥油爾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答亦如前世尊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衆成無上智梵王來請詣婆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凡是有緣所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最後而卧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乃至可往聽法答言我且奏諸音樂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覺世尊最後而卧必般涅槃可與供養答亦同前爾時世尊作如是念善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愛無自來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者如來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最後卧處化作一身又復化作千絃瑠璃箜篌於卧處沒自持箜篌詣三十三天至善愛健闥婆王宮門而住其時善愛自恃憍慢於彈箜篌謂無過者於自宮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爾時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有健闥婆來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更有健闥婆耶答曰更有今在門外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丈夫汝是健闥婆耶佛言我今實是健闥婆王若爾可來對奏音樂報言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箜篌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並無闕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便總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彈擊然其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情生希有降伏傲慢知彼音樂超勝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闥婆身復本形相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匝莊嚴赫奕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忘倦見已欣悅深生敬仰禮佛足下坐聽法要爾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得開悟彼即能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王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婆羅門等能為成辦如是勝事唯獨世尊慈念哀愍令我今者枯竭血海超越骨山閉惡趣門開涅槃路置人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受三歸依并五學處爾時世尊復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天宮處沒還至雙林最後卧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音釋

鍜 丁貫切冶也 腋 羊益切左右肘脅之間也 璫 都郎切耳珠也 坌 蒲悶切塵坋也 縷繢 縷力主切絲縷也繢求位切織餘也 痆 女八切 磽确 磽苦交切确克角切磽确也瘠薄也 枅拱 枅堅奚切柱上横木承棟者曰枅拱古勇切栱枓也 机 居矣切案屬 篋 苦協切箱屬 輅 洛故切車名 嚻 虛驕切喧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爾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云蘇跋陀羅年百二十形容衰朽俱尸那城所有壯士於善賢處悉生恭敬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華池名曼陀枳你於池岸上有烏曇跋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菩薩在覩史天作白象狀入母胎時彼烏曇樹華胎新出降誕之始衛有光色為童子時其華欲發厭老病死遠託山林其華稍大狀如鷄桊修苦行時現萎萃相捨苦行已氣息蘇通噉諸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華開敷梵王來請於婆羅痆斯轉法輪時其樹及華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遍諸方界然佛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詣拘尸那為最後卧而此華樹形色枯萃見者驚歎是時善賢覩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有凶禍爾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諸人曰今日如來於中夜時必入無餘妙涅槃界善賢梵志聞其說已作如是念哀哉苦哉彼大沙門喬答摩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諮啓未悟惜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啓問若蒙大悲垂哀為決於諸猶豫永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林所于時阿難陀見佛日將沒在寺門外身心憂慼露地經行善賢見已近而告曰汝阿難陀我聞沙門喬答摩具一切智於諸衆生平等濟拔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猶豫比常希願聽受未聞竟不果祈今聞天聲遍告我等如來今夜定入涅槃大德頗能為我諮啓容我面奉申述疑情阿難陀言善賢汝今不應作如是語故惱世尊然我大師今見背痛未能安隱善賢如是再三諮啓竟不為白又告阿難陀我昔曾聞古仙梵志耆年有德軌範人說諸佛出世如烏曇華億百萬劫時乃一現如來今日定入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諮問唯希大德為我諮白我得見佛誠為幸甚阿難陀告言善賢今我大師身有乖違甚不安隱勿故相惱善賢再三如前苦請尊者不允其志阿難陀與善賢於寺門外共言論時佛以清淨耳超越人天一一聞說告阿難陀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來見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最後為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命善來為我弟子于時善賢聞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善不勝抃躍詣世尊所共申種種往復言談却住一面白言喬答摩我欲諮問願垂聽許為我解說佛告梵志隨汝所問彼即問曰喬答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輔刺拏迦攝波子末塞羯利瞿利子珊逝移毗刺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脚俱陀迦多演那子昵揭爛陀慎若低子此等諸師各述異宗未知誰是爾時世尊即命善賢為說伽陀曰

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
專行戒定慧　一心無散亂　欲求於正理
除斯真法外　無別有沙門

爾時世尊說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是諸佛

善說八聖道支甚爲希有難可值遇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門道果終無可得是故能於善說法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次善賢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等各說已見或說三世無因無果所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羅門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修行皆獲果報說此法時善賢梵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諦實得不壞信超越愛河斷諸疑網自然通達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難陀作如是語大師尊重事難諮請我觀大德獲大善利幸得值遇無上法王於諸師中灌頂最上由師力故我亦善證我今重希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求受近圓成苾芻性修沙門行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此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說乃至成苾芻性唯願世尊哀愍拔濟爾時世尊即告善賢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一心勤勇不爲放逸作如是念善男子何故剃除鬚髮而披法服正信出家於無

上道而修梵行於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善賢起徹到心即便速證阿羅漢果得心解脫復作是念我今不忍見佛般涅槃宜可先去作是念已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願先入涅槃佛告善賢汝於今者入涅槃耶答言如是再三顧問佛言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汝於所作自可知時我更何言善賢將欲入滅而作是念我今應爲五種加持方可滅度諸來觀者皆見我身剃除鬚髮著僧伽胝莫令彼見外道儀式又諸外道來舉我時勿令身舉同梵行者方能舉去又入浴池洗我身時令諸外道不得其底同梵行者能洗我身又諸外道入水之時當令魚鼈擾亂不安同梵行者即無惱害又諸外道不能燒我遺身同梵行者方令火著作此五種加持念已便入涅槃時諸外道聞善賢梵志已入涅槃將諸音樂幢旛傘蓋詣拘尸那城於四衢道告諸人曰汝等當知彼大沙門喬荅摩常作此語唯我法中有八支聖道

四沙門果外道中無廣說如前乃至作師子吼然我法中同梵行者六師善賢亦得涅槃與彼何異諸苾芻曰汝等若言是我徒侶任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動況能持去苾芻告曰汝等不能我等自舉答曰可爾諸苾芻即共舉去外道默然又諸外道來至浴池諸苾芻曰今可爲汝同梵行者洗沐其身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魚鼈之所擾惱苾芻不爾苾芻報曰此若是汝同梵行者宜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焚燒竟不能著苾芻然火遂便焚爇時諸人衆共嗤外道彼各懷慚低頭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見此希奇於世尊處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懷戀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爲最後卧現身有疾肢節不安尚能爲彼善賢說法令速證得阿羅漢果復令拘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身有疾肢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梵志出生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諸苦際佛告苾芻汝等當知此未希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

解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
界得大自在令彼善賢出生死海得最後邊
住涅槃處不足爲難我於往昔在生死中具
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有智慧
能善思量在傍生內尚能爲彼善賢梵志及
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爲汝說宜
應諦聽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王千鹿
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預識機宜於所居
處獵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以兵周遍圍繞
鹿王作念我若不能救濟衆鹿必被獵人之
所屠害爾時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
作何方便能令羣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下
有澗水駛流出谷諸鹿羸弱不能浮越鹿王
入水澗橫流而住作大音聲普告羣鹿汝等
速來可從此岸擲上我背越於彼岸必得存
活若不爾者當遭屠害於是羣鹿次第悉蹋
大鹿王脊皆越駛河得離危難由諸羣鹿蹹
甲踐蹋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脊骨雖極
苦痛心無退轉悉令羣鹿安隱得渡仍懷顧
戀誰未渡者於羣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趂渡
爾時鹿王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
水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鹿王
遍觀知渡盡已氣力將竭臨命終時而發誓
願我救羣鹿及此鹿兒拔濟死厄不惜身命
願我當來得成無上正覺等時令彼得渡生
死羅網置最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苾芻汝
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身是其
羣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其鹿兒者即善
賢是

又諸苾芻如我無智在傍生內喘息不安受
諸苦毒皮肉肢節分解之時救濟善賢令至
無畏汝等善聽乃往古昔婆羅痆斯時有國
王名曰梵授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
預知前事隣國敬畏悉來朝貢時馬命旣終
時諸小王令使報王曰汝梵授王今可輸稅
分與我等若不輸稅不得出城如見違者我
等同來破滅其國王告使曰我不送稅亦不
出城遂於國內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
得時屬春序卉木敷榮羣鳥和鳴甚可愛樂
王乘智馬將諸婇女遊適芳園歡娛受樂時
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佐及宮婇女在外
遊戲情無所懼未即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
兵至城門首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
敢興逆亂來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旣聞已勅
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乘馬嚴兵
誓衆共彼鬪戰王恃威力獨處先鋒遂被賊
軍以槊中馬腸胃皆出受諸楚毒衆苦難堪
形命無幾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
所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到無
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顧望無入城路然此城
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王宮闕於其池中
有四蓮華青黃赤白皆悉遍滿于時智馬不
顧身命騰躍池中踐荷葉上負王渡難直入
宮中時王纔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競入園
林處處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劫掠各還本居
時梵授王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羅痆斯
諸大臣等及衆人曰若有能救剎帝利灌頂
大王命者如何恩賞諸臣白王可分半國王
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旣死欲何以報
諸臣答言應爲智馬於城四門宜作非時白

蓮華會廣行惠施盛修福業以資魂路王言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婇女臣佐吏民莊嚴衢路布列香華旛蓋明燈在處懸設無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令擊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爲智馬於城四門營建非時白蓮華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我供養時至雲集隨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苾芻於意云何昔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爲彼王受諸楚苦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令離危厄

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具壽善賢先作何業今爲大師最後弟子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自所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處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如來應正等覺有外孫子名曰無憂求解脫故而爲出家謂解脫果自然可得於八正道而不勤修經歷多時竟無果證遊行人間隨處作夏時彼如來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薪盡火滅於其中夜將入涅槃時彼苾芻在無憂樹下而此樹神聞迦攝波如來當般涅槃悲泣雨淚霑無憂身苾芻仰觀問其神曰有何所以如是悲啼樹神對曰今日中夜迦攝波佛將入涅槃時彼苾芻聞如是語情懷痛切如箭入心悲啼號哭發聲大喚樹神問曰何故悲啼對曰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是我親曩我雖依附而不勤修去此既遠難申禮敬我是凡夫無力速往是以悲哭樹神報曰然我有力令仁疾至不知見佛得有益不苾芻報曰我極勇猛若見佛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利是時樹神以神通力將此苾芻疾至佛所既見佛已發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來隨其根性爲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忍見佛入般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滅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苾芻涅槃已情懷戀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此功德願我來世迦攝波佛所授摩納婆記人壽百歲得成正覺號釋迦牟尼般涅槃時我得聲聞無學果已在先滅度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天神者今善賢是由是義故於一切時遠離惡友近善知識應如是學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如是念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得善友故遠離惡友是以義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難陀勿作是語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識是全梵行由此便能離惡知識不造諸惡常修衆善純一清白具足圓滿梵行之相由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事無不辦故名全梵行何以故阿難陀我由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善友無如是事阿難陀於我所說應勤修學爾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已去不應輒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圓除釋迦種及事火留髮外道若披外道服來求出家及受近圓者問無障法此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機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策勵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圓若是自餘外道之類來求出家及近圓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

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調柔堪濟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圓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讀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生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譬喻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讀誦如說行者能於現未生長利樂乃至慈愍羣生佛法久住汝等苾芻我涅槃後作如是念我於今日無有大師汝等不應起如是見我令汝等每於半月說波羅底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是汝依處若我住世無有異也又始從今日小下苾芻於長宿處不應喚其氏族姓字應喚大德或云具壽老大苾芻應喚小者為具壽然大苾芻於小者處應可存情哀憐覆護生慈念心或以衣鉢鉢絡腰絛共相濟給勿令闕事或復教授讀誦禪思使有日益如是能令我法增長若不爾者法當速滅又汝等苾芻此地方所有其四處若有淨信男子女人乃至盡形常應繫念生恭敬心云何為四一謂佛生處二成正覺處三轉法輪處四入大涅槃處若能於此四處或自親禮或遥致敬企念虔誠生清淨信常繫心者命終之後必得生天比於西方親見如來一代五十餘年居止之處有其八所一本生處二成道處三轉法輪處四鷲峯山處五廣嚴城處六從天下處七祇樹園處八雙林涅槃處皆是定處餘不定

總攝頌曰

生成法鷲廣　下祇林　虔誠一想　福勝千金

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悉應問今乃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四聖諦處有疑問者我當為答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解佛所說命諸苾芻有疑當問然此衆中竟無一人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諦有懷疑惑更須問者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汝能如實通達作如是語於此衆內我以智觀於諦實中實無疑者此是如來最後所作爾時如來大慈愍故遂去上衣現其身相告諸苾芻汝等今者可觀佛身汝等今者可觀佛身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難可逢遇如烏曇跋羅華時諸苾芻咸皆默然佛言法皆如是諸行無常是我最後之所教誨作是語已安心正念入初靜慮從此起已順次第入第二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及滅受想定寂然宴默時阿難陀問尊者阿尼盧陀曰今我大師為入涅槃為未入耶答曰佛未涅槃但住滅受想定阿難陀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若佛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無聞世間眼閉必入涅槃爾時世尊從滅受想定出逆次第入非相非非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所有處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從初禪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寂然不動便入無餘妙涅槃界爾時世尊纔涅槃後大地震動流星晝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擊鼓時具壽大迦攝波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斂念觀察何事便見如來入大圓寂自念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住諸行法爾知更何言復作是念此未生怨王勝身之子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

必歐熱血而死我今宜何預設方便作是念
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今知不佛已涅槃
未生怨王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
歐熱血而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
而爲陳説仁今疾可詣一園中於妙堂殿如
法圖畫佛本因緣菩薩昔在覩史天宮將欲
下生觀其五事欲界天子三淨母身作象子
形托生母腹既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
坐金剛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痆
斯國爲五苾芻三轉十二行四諦法輪次於
室羅伐城爲人天衆現大神通次往三十三
天爲母摩耶廣宣法要寳階三道下贍部洲
於僧羯奢城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處化生
利益既周將趣圓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羅雙
樹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來一代所有化迹
既圖畫已次作八函與人量等置於堂側前
七函内滿置生蘇第八函中安牛頭栴檀香
水若因駕出可白王言暫迂神駕詣芳園所
觀其圖畫時王見已問行雨言此述何事彼
即次第爲王陳説一如圖畫始從覩史降身
母胎終至雙林北首而卧王聞是語即便悶
絶宛轉于地即可移入第一函中如是二
三四乃至第七後置香水王便蘇息是時尊
者次第教已往拘尸那城行雨大臣一如尊
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出大臣白言
願主暫迂神駕遊觀園中王至園所見彼堂
中圖畫新異始從初誕乃至倚卧雙林王問
臣曰豈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
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號咷悶絶宛轉
于地臣即移舉置蘇函中如是至七方投香
水從此已後王漸穌息

爾時如來入涅槃時娑羅雙樹名華下散彌
覆金軀時有苾芻見斯事已而説頌曰

世尊涅槃時　最勝娑羅樹　低枝下垂蔭
復散以名華

時天帝釋亦説頌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時梵天王亦説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最大
諸行盡淪亡　大師世間眼　十力無與等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爾時尊者阿尼盧陀亦説頌曰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尊十力具　化盡入無餘
見聞諸有情　毛竪心驚怖　汝心莫沉没
亦勿懷憂惱　佛證眞木叉　譬如燈焰滅

時諸苾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悲感或
有迷悶宛轉于地椎胷大喚心生憂慘或有
尋思法理作如是説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
尊常説一切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
無常悉皆離別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具
壽宜應勸誘大衆且各裁抑勿乖儀式莫大
悲號所以者何於此現有壽百千劫長命諸
天皆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於佛世尊
善説法律而爲出家不能善觀諸無常事乃
生憂苦阿難陀白言此諸天衆其數幾何答
曰從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娑羅雙樹至
壯士繫冠制底於此四邊周十二踰繕那大
威德天悉皆充滿無有空隙可容立杖而此
諸大見佛涅槃各懷悲感椎胷懊惱悶絶于

地亦有如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無常悉皆離別丁時尊者阿尼盧陀為阿難陀及諸大衆廣說法要乃至天明時苾芻等默然聽受阿尼盧陀復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時於中夜如來大師已入無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當速辦勿為後悔復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爾等云何不興供養報佛慈恩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即持大衣將一苾芻以為侍者往壯士集堂有五百人先在堂處尊者告曰仁等壯士及諸大衆如來大師已於中夜入無餘依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應速辦勿生後悔又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汝等云何不興供養報佛慈恩時諸壯士聞是告已或有悶絶宛轉于地推胷大喚身體戰慄不能自持或有高聲作如是語我於佛所曾聞是說世間無常悉皆離別時諸壯士共相謂曰宜各齎持種種華鬘塗香末香燒香及諸妙物音聲鼓樂速往雙林以申供養并大臣輔相各與眷屬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雙林所既至彼已於佛卧處師子牀前盡哀情已各持所有上妙諸香名華無數幢播繒綵飲食奇珍奏諸音樂廣供養已白阿難陀曰無上法王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告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勅所有葬法如轉輪王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氎絮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氎周遍纏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覆以金蓋積栴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燎後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瓶於四衢大道建窣堵波周遍圍繞懸繒播蓋塗末燒香奏衆伎樂恭敬供養設大施會此是輪王焚葬之法如來大師倍勝於此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其言然非一二三日能辦此事若至七日住者如前所為方可成就答言可爾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王葬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底所有無量歸仰衆生咸來雲集各持香華種種伎樂供養之具壯士眷屬皆悉出城詣雙樹間於師子林前陳設所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耆宿告諸人曰現在大衆女持幢播男可擎舉我等齎持種種華鬘塗香末香燒香及諸音樂從拘尸那城西門而入於東門出度金沙河至壯士繫冠制底勝處安置以火焚燒是時諸人聞是語已各各爭前欲舉金棺雖共盡力竟不能動爾時具壽阿難陀白尊者阿尼盧陀曰拘尸那城諸壯士等雖竭筋力竟不能動如來金棺我今不知有何所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播男捧尊轝威儀整肅胡從如來我等諸天共持華綵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陀報尊者曰若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願備設如前方來持轝即便輕舉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嗢鉢羅華拘勿頭華鉢頭摩華分陀利華沉水末香栴檀末香多揭羅多摩羅末香及曼陀羅華等諸天伎樂百千萬種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

天華蓋其從如雲弃散天衣有盈億數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女營辦香華威儀嚴整百千萬種不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過度金沙河至繫冠制底所散之華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滅度詣娑羅林持華數莖還彼聚落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威儀整肅將詣雙林禮大師足遇見外道問言汝從何來欲向何處外道答曰我從拘尸那來將詣波波聚落迦攝波知而故問汝從彼來知我大師釋迦牟尼如來四大安不外道答言我從彼來親見大德喬答摩已入涅槃經今七日自滅度來所有人天皆以香華種種威儀具申供養遺身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華來大迦攝波所將五百人中有一莫訶羅苾芻稟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麤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諸戒律云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語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蔽聲響不令人聞唯迦攝波領知斯語是時尊者為教誨彼故即於道傍暫時停歇與衆俱坐告言諸具壽世間諸行皆悉無常體不堅牢是難委信豈得久存並歸散滅宜起猒離勿生愛著且止斯事我等速往見佛全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弃四衆等先用氎絮裹如來體次以千張白氎周匝纏身置香油棺覆以金蓋各持香木如法焚燒火不能著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今欲焚火終無著法問其何故答曰斯為諸天不令火著復問何緣答曰為大迦攝波與五百徒衆隨路而來欲見世尊金色全身親觀焚燎為待彼故天不令燒時阿難陀即以此事普告衆知須臾尊者徒衆皆至拘尸那城諸人遥見尊者衆來各持香華種種音樂詣尊者所頭面禮足時有無量百千大衆隨從尊者詣世尊所除去香木啓大金棺千氎及絮並開解已瞻仰尊容頭面禮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耆宿聲聞謂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難陀具壽十力迦攝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迦攝波有大福德多獲利養衣鉢藥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養世尊即辦白氎千張及白氎絮先以絮裹後用氎纏置金棺中傾油使滿覆以金蓋積諸香木退住一面由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木自然火起時阿難陀右繞火積說伽陀曰

如來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燎餘身
唯留內外一雙全　所有千衣隨火化

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火令滅未瀉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流出令火皆滅是時拘尸那城諸貴賤等共收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轝上以種種香華栴檀沉水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旛音聲伎樂廣陳供養轝入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盛興供養是時波波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總集四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詣拘尸那城

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諸人曰無上法王衆生慈父我等諸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訓導受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取將往波波聚落建窣堵波安置供養城中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尊導師是我慈父親承訓誘既[十八]於我界而般涅槃[二十]全身舍利應留永功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波波人遣使答曰若分者善如不與者我等當以强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衆曰徒事鬪戰終不可得爾時遮洛迦邑部魯迦邑阿羅摩邑吠率奴邑劫比羅城諸釋迦子薜舍離栗呫毗子悉皆來集是時摩揭陀國未生怨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一切人天廣設供養既聞是事生大憂苦遂告行雨大臣曰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拘尸城大興供養爲爭舍利諸處競來欲相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如是應作整兵便往拘尸那城時未生怨王遂乘大象欲往佛所纔昇象上念佛恩深心便悶絕從象墜墮宛轉于地良久乃甦便乘馬去念佛恩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甦息已告行雨大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等今者可領四兵往拘尸那城傳我言教問訊壯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長夜慇懃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十八]與一分於王舍城[廿一]作窣堵波冀申敬重香華伎樂種種供養行雨白言如王教勅即嚴四兵詣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曰仁等咸聽摩揭陀國未生怨王問訊仁等具說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爲饒益令得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舍城建窣堵波廣興供養諸壯士曰世尊誠是饒益安樂一切羣生可尊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時行雨臣告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善如不見分我加兵力强奪將去答言任意時諸人衆悉皆大集閧喧城隅城中所有壯士男女竝鬪弓射即便總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邑兵交合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音釋

鵄紫　鵄處脂切梟也紫即委切冢也
萎萃　萎於爲切蔫也萃秦醉切與瘁同
抃　皮變切拊手也
蹋　達合切踐也
趒　他弔切趒也
矟　所角切矛屬
絛　土刀切編絲繩也
歐　烏后切吐也
咷　徒刀切號咷大哭也
慘　七感切愁恨也
燎　力照切猶燒也
踰繕那　梵語也此云限量踰容朱切繕時戰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次明五百結集事

時有婆羅門名突路拏在於衆內見此諸人欲爭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傷違害佛教自執長旛以麾大衆告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且止今欲爲君陳其損益我比曾聞此大沙門喬答摩氏憐愍一切諸有情故於無數劫熾然精勤忍怨害事長時苦己讚行忍辱由是因緣成無上覺心行平等猶若虛空於諸有情普皆濟度衆生福盡捨棄涅槃息化以來纔經七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勿爲鬪競我爲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利分爲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羣生量舍利瓶願將惠我持還本國建窣堵波時拘尸那城壯士聞已報言可爾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爲殺害廣如前說仁今順教爲我平分斯爲善事其婆羅門既蒙許可即分舍利而爲八分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等廣興供養第二分與波波邑壯士第三分與遮羅博邑第四分與阿羅摩處第五分與吠率奴邑第六分與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吠舍離城栗呫毗子第八分與摩揭陀國行雨大臣此等諸人既分得已各還本處起窣堵波恭敬尊重伎樂香華盛興供養時突路拏婆羅門將量舍利瓶於本聚落起塔供養有摩納婆名畢鉢羅亦在衆中告諸人曰釋迦如來恩無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灰燼幸願與我於畢鉢羅處起塔供養時贍部洲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灰塔如來舍利總有一碩六斗分爲八分七分在贍部洲其第四分阿羅摩處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又佛有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陀羅國一在羯陵伽國一在阿羅摩邑海龍王宮各起塔供養時波吒離邑無憂王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贍部洲廣興靈塔八萬四千周遍供養由塔威德莊嚴世間天龍藥叉諸人神等咸皆恭敬尊重供養能令正法光顯不滅有所願求無不遂意（已下王舍城五百結集事）

爾時釋迦如來生在釋種於摩揭陀國成等正覺婆羅痆斯轉妙法輪拘尸那城壯士生地而取滅度尊者舍利子與大苾芻衆八萬人同入涅槃尊者大目連與七萬苾芻亦入涅槃世尊與一萬八千苾芻亦般涅槃時有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感又見諸聖悉皆滅度遂生譏議世尊所說蘇怛羅毗奈耶摩窒里迦正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教成灰燼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連各與衆多大苾芻衆不忍見佛入大涅槃並悉於前已歸圓寂而今世尊復與一萬八千苾芻同般涅槃然有無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歎惜復生譏議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來甚深妙法成灰燼耶咸皆報知可共結集斯爲大事衆皆言善我等隨作時迦攝波白僧伽曰於此衆中誰爲最小報曰具壽圓滿時大迦攝波告言圓滿汝鳴揵椎令僧伽盡集圓滿聞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繫念

思察既觀察已從定而起即鳴揵椎當有四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方來雲集於此就座而坐尊者大迦攝波白言諸具壽苾芻僧伽悉來集未好審觀察是誰未集時諸苾芻咸遍觀察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苾芻悉皆來集唯具壽牛主今未來至時牛主苾芻在尸利沙宮閑靜而住大迦攝波告圓滿曰汝今可詣具壽牛主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爲上首令告尊者得無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來圓滿聞已入甚深定以其定力於拘尸那城沒尸利沙宮出詣尊者前頂禮雙足白尊者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爲上首願言無病作如是語僧伽有事宜當速來尊者雖離諸欲仍有愛戀習氣告圓滿曰善來具壽將非大師釋迦牟尼如來爲有化緣向他界耶爲諸僧伽有諍事耶爲是如來所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誹謗耶又非外道等聚結徒黨於我如來聲聞弟子爲留難耶不有如來諸弟子等煩惱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門違背佛教耶非諸愚夫將破僧耶不有惡見之人將像似法所有文句惑亂如來親正法耶不有衆多同梵行者棄廢讀誦禪思勝業樂談世俗無益語耶又復不有心懷疑惑猶豫二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耶不有諸苾芻爲慳貪垢之所擾亂棄背六種和敬之法見有客來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不有惡法苾芻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背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苾芻習行邪命耕田賣買諂曲事王占相榻榻盡形貯畜不淨財耶不有苾芻於杜多正行受下卧具生厭賤耶不有實非沙門自言沙門於同梵行所相惱亂耶然汝圓滿遠來至此應言大德世尊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爲上首者將非大悲世尊捨諸合識永入無餘大涅槃界耶將非世間亡失船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被無常鬼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爲鬧盃者睡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沉沒耶將非如來滿月被阿脩羅怨而爲障蔽隱光明耶將非三千世界最尊六師勝如意樹菩提分華以爲莊嚴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無常狂象而摧折耶將非如來智燈被無明風吹令滅耶爾時具壽圓滿聞是語已說伽他曰

聲聞衆已集　智慧皆猛利　令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船已沒　智慧山亦隤
大師殊勝衆　普欲歸眞寂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大事非輕　遣我來相命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命言以頌報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禮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與彼大衆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咸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八變放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即於身內四道水流第一水說伽他曰

我等衆生福德盡　今時忽然遭棄背
世間慧日已潛暉　一切羣迷無救者

第二水說伽陀曰

一切諸行剎那滅　從生至盡皆歸苦

但是凡夫虛妄計　作者受者悉皆無

第三水說伽陀曰

智者心常不放逸　於諸善法速修成
容華年命並皆亡　恒被無常所吞食

第四水說伽陀曰

我今稽首佛弟子　所應作者已成辦
敬順大師入圓寂　如牛王去小牛隨

是時具壽圓滿供養牛主遺身舍利已持其衣鉢入甚深定從室利沙宮沒於拘尸那城雙林處現詣大迦攝波及五百苾芻處隨應敬已將其衣鉢置上座前說伽陀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是衣鉢我持來　唯願僧伽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同梵行者咸皆善聽說伽陀曰

彼隨聖教身已滅　所餘應供多涅槃
現在和合衆同心　廣為人天當結集

時迦攝波復令大衆志念堅固莫入涅槃說伽陀曰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造次般涅槃　宜作衆生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與五百苾芻共立制曰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日既沉恐法隨沒今欲同衆結集法藏彼諸人衆初喪大師情各憂惱若即於此而結集者四方僧衆來相喧擾心既不安事難成辦然佛世尊在摩揭陀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謝我等今應就彼結集有云大善有云我等可詣菩提樹下時大迦攝波告諸人曰摩揭陀國勝身之子未生怨王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供給大衆令無有乏我等宜應就彼結集時諸大衆咸皆稱善復有說云我等諸人悉皆證得阿羅漢果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又此具壽世尊在日親為侍者於佛法藏普能受持果未圓備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方便應差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衆言善

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衆前告阿難陀曰汝能為衆作行水人不彼言能時迦攝波即作白二羯磨差之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阿難陀苾芻供給衆僧作行水事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今差為衆行水若僧伽許具壽阿難陀為衆行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為衆行水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與大衆人間遊行可詣彼摩揭陀國我取直路而去時阿難陀與衆俱行詣王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未生怨王於佛深信若乘大象遥見佛時自墜于地由佛威力身無傷損王乘大象遥見迦攝波憶念如來即便自墜于時尊者以神力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王應知如來大師心常在定聲聞弟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不知前事有觀不觀是故我今共王立制若見如來聲聞弟子王乘象為不應造次自墜身形宜當保愛王曰如尊者教聖者應知若佛在世我親供養今既涅槃何處申敬仁則

是我所敬世尊何以故如來教法並皆委寄作是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供養無令闕乏尊者言大王當知佛於此國證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處建立法幢結集三藏苾芻大衆在路俱來王言善哉我於聖衆但有所須悉皆供給時諸聖衆不久欲至王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勅諸臣遠近貴賤一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妙華香寶幢旛蓋及諸伎樂百千萬種王及后妃太子內宮婇女國內人民皆悉出城迎諸聖衆既入城已大衆坐定王便致敬於上座前合掌長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衆皆來至此爲諸衆生作大饒益一切所須我當供給我今不知於何處所堪爲敷設結集之會時尊者告言若於此城竹林園中作結集者諸處僧來共相喧擾恐有妨廢若向鷲峯山亦不安靜然畢鉢羅巖下堪爲結集然無卧具王聞語已深生歡喜報迦攝波曰若於彼處結集定者諸有所須卧具之類我當供給時迦攝波白大衆曰今此大王爲諸聖衆就畢鉢羅巖結集之處諸有所須悉皆祇待令無所乏仁等大衆宜當赴彼王白迦攝波曰大覺世尊入涅槃時而不告我唯願尊者久住世間設將圓寂幸垂預告時迦攝波默然而許是時尊者復作是念於前夏中可修營房舍卧具至後夏時當爲結集尊者即便觀阿難陀心告具壽阿尼盧陀曰汝今於此世尊所讚大衆之中誰是學人有染瞋癡具足愛取所作未辦時阿尼盧陀入第四定觀察衆中唯見具壽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辦觀已告迦攝波曰尊者應知此大聲聞悉皆清淨無諸腐敗唯有眞實具大福德所作已辦堪受人天最上供養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辦時迦攝波即便觀察此阿難陀爲是慰喻調伏爲須呵責調伏見彼乃是以呵責言方可調伏即於衆中喚阿難陀汝宜出去今此勝衆不應共爾同爲結集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如箭射心舉身戰懼白言大德迦攝波且止斯事幸願容恕我不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亦無違犯如何今者忽爲擯棄尊者報曰汝親侍佛云何破戒見威儀正命者何成希有云於僧伽無違犯者可起把籌我出其過令汝自知仁問難陀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世巖二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小搖中搖大搖小動中動大動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嗚呼大迦攝波能得如是直言實語此阿難陀近離世尊即作如是出苦切言共相呵責時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云我於僧伽無違犯者云何汝於僧伽得無愆犯汝知世尊不許女人性懷憍諂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難陀汝勿爲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圓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爲出家者法不久住如好稻田被霜雹損竟無穀實如是阿難陀若令女人爲出家者法當損滅不得久住汝請佛度豈非過失阿難陀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姨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一

爲報彼厚恩二爲流念氏族爲此請佛度諸女人願容此過迦攝波告曰阿難陀此非報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故於佛田中下大霜雹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云流念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者於菓苩時人皆少欲於染瞋癡及諸煩惱悉皆微薄彼合出家今則不然世尊不許汝見苦求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籌

又復有過阿難陀且如有人於四神足若多修習欲得住世一劫或一劫餘汝於佛所不爲衆生請佛世尊住世一劫白言尊者我無餘念當爾之時被魔障蔽答曰此是大過寧容得有近佛世尊塵習俱盡而被魔羅波卑而爲障蔽此是第二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爲說譬喻汝對佛前別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黄金色洗裙令汝浣濯汝以脚蹋挼衣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更無餘人所以足蹋非是慢意尊者曰若無人者何不擲上虛空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欲趣雙樹涅槃爲渴須水汝以濁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我取水時正屬脚拘陀河有五百乘車渡河無清水可得非我之咎報曰此是汝過當爾之時何不仰鉢向空諸天自注八功德水置汝鉢中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今苾芻半月半月說別解脫經所有小隨小戒我於此中欲有放捨令苾芻僧伽得安樂住故汝既不問未知此中何者名爲小隨小戒今無問處此欲如何今且說四波羅市迦法十三僧伽伐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泥薩衹波逸底迦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除斯以外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四對說法餘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九十墮罪餘名小隨小戒有說從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戒有說從初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戒有說唯四他勝餘名小隨小戒時諸苾芻悉皆不知何者爲小隨小戒於此中間外道若聞已遂得其便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不爲限齊身存之日聲聞弟子教法全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法隨滅所有禁戒愛者即留不愛便捨多不奉行汝何不爲未來衆生請問世尊由是合得追悔之罪阿難陀答言大德我無餘心而不請問但爲爾時離背如來生大憂苦報言此亦是過汝親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於俗衆中對諸女前現佛陰藏相答言大德我無餘心爲諸女人欲染熾盛熱惱纏縛若見世尊陰藏相者欲染便息尊者告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藏欲染便息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輒自開佛黄金色身示諸女人彼見佛身即便淚落霑汙尊儀此是汝過阿難陀曰我非無恥然作是念有諸衆生若見世尊妙色身者皆發是言願我身相當得如佛迦攝波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衆生發如是

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一籌

又復汝未離欲於是身在離欲衆中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衆不應與汝共爲結集時具壽阿難陀既被尊者大迦攝波詰其八事惡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悲歎作如是語嗚呼苦哉如何我今一至於此新離如來無依無怙失大光明欲何所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時空中諸天作嗟歎聲互相告曰大仙當知天衆增盛阿蘇羅減世尊正法必當久住此六聲聞道隣於佛以其八事詰彼尊者是大聲聞德亞於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陀復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施歡喜我如法說罪不敢更爲然佛世尊臨涅槃時作如是語阿難陀我滅度後汝勿憂惱悲啼號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爲損減我等必須結集如來所有聖教汝今可去離茲聖衆不應共汝同爲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陀白尊者迦攝波曰無阿難陀我等云何而爲結集答曰此阿難陀雖備衆德煞猶未離欲染瞋癡有學有事不可與彼同爲結集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陀曰即宜速出所應作者當自策勤得阿羅漢果衆可與汝同爲結集時阿難陀離別大師情懷悲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此而出詣增勝聚落作夏安居以村中童子而爲侍者爾時具壽阿難陀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爲四衆而說妙法是特童子作如是念我鄔波駄耶爲是學地得離欲耶爲是無學得離欲耶我今宜可入相應定觀察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心是有學離欲見已出定詣尊者所立在一面說伽陀曰

可依樹下幽閑處　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今謹慎務勤修　不久必歸圓寂路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說要義已即於晝日或坐或行於諸障法練磨其心於初夜時或行或坐亦復堅心淨除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房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頭未至枕斷盡諸漏心得解脫證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至大衆所衆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丈夫是時大迦攝波與五百阿羅漢至畢鉢羅巖所既集會已告大衆曰汝等應知於當來世有諸苾芻鈍根散亂若無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讀誦及以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先集攝略伽陀事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及論時諸苾芻聞是語已白尊者言今可先集伽陀既至食後白言今時先集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百阿羅漢各共同請大迦攝波昇師子座尊者登座告阿難陀曰具壽頗能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不答曰能尊者即便作白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爲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爲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諸具壽聽許具壽阿難陀爲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者

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此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具壽阿難陀既欲說法五百阿羅漢各各皆以僧伽胝衣敷其座上時阿難陀四邊顧望於諸有情發悲愍念於正法中極生尊重於同梵行者起敬仰心右繞高座低頭申敬於上座前依法致禮作無常想以手按座正身端坐次審觀察見諸聖衆猶如甚深湛然大海便作是念我於佛所親聞是經或有傳說或龍宮說或天上說悉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應說時諸天衆互相謂曰仁等當知聖者阿難陀將欲宣暢如來所說經法當一心聽時有天子說伽陀曰

若能建妙法　饒益三千界　聖者法無畏
猶如師子吼　仁等應至誠　聽說微妙法
聖欲安樂者　知此真實義

爾時尊者迦攝波以頌告阿難陀曰

具壽今當宣佛語　一切法中最為上
凡是大師所說法　咸能利益於衆生

時阿難陀聞說大師名心生戀慕遂便迴首望涅槃處虔誠合掌以普遍音作如是語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此中廣說如上三轉法輪經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大迦攝波曰此微妙法親從佛聞世尊慈悲為我宣說由是經力能令我等枯竭無邊血淚大海超越骨山關閉惡趣無間之門善開天宮解脫之路說此微妙甚深經時我既聞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淨八萬諸天皆蒙利益說是語時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及未離欲諸苾芻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啼號叫咸作是語苦哉苦哉佛說偈言

禍哉此世間　無常不簡別　壞斯珍寶藏
枯竭功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脫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說如來言

又諸大衆聞說經時咸作是語苦哉禍哉無常力大無有簡別能壞如是世間眼目時憍陳如即離本座蹲居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已咸起敬心皆離本座蹲居而住作如是語苦哉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親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說偈言

天人龍神尊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無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為勝

爾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靜慮以願力故觀察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難陀曰汝為法來答言大德我為法來仁等亦為法來答曰如是爾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最初所說經典於同梵行處無有違逆

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陀世尊復於何處說第二經時阿難陀以清徹音答言世尊亦於婆羅痆斯為誰說耶為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汝等苾芻當知有四聖諦云何為四所謂苦集滅道聖諦云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若略說者謂五趣蘊苦是名為苦云何苦集聖諦謂喜愛俱行隨處生染是名為集云何苦滅聖諦謂此喜愛俱行隨處生染更受後有於如是等悉

皆除滅棄捨變吐染愛俱盡證妙涅槃是名苦滅云何趣滅道聖諦謂八正道謂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是名趣滅道聖諦說此法時具壽阿若憍陳如於諸煩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具壽大迦攝波曰如是等法我於佛所親自聽聞我聞法已於諸煩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我已結集世尊第二所說經教於同梵行處無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眞教

復告阿難陀世尊在何處說第三經時阿難陀以清徹音答曰世尊亦於婆羅痆斯為諸說耶謂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爾時世尊告苾芻曰汝等當知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惱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隨情所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次苾芻於汝意云何色為是常為是無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若壞苦行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爾世尊如是汝等應知受想行識常與無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麤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悉皆無我汝等苾芻應以正智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未來現在悉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聲聞聖弟子衆觀此五取蘊知無有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無能取所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苾芻等於諸煩惱心得解脫信受奉行

爾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第三蘇怛羅於同梵行無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蘇怛羅此是佛眞教復作是言白餘經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處說此阿難陀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為結集但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為建立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品而為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即名緣起而為建立若聲聞所說者於聲聞品處而為建立若是佛所說者於佛品處而為建立若與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品處而為建立若經與伽陀相應者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舊云阿者取義）若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為長阿笈摩若經說事處中者此即名為中阿笈摩若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等事者此即名為增一阿笈摩

爾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唯有爾許阿笈摩經更無餘者作是說已便下高座爾時具壽迦攝波告大衆曰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怛羅已共結集其毗奈耶次當結集問是語已咸言善哉于時衆中唯有具壽鄔波離於毗奈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昇高座告大衆曰汝等應知具壽鄔波離於毗奈耶悉皆明了世尊記說於持律中最為第一是故我請結集毗奈耶大衆言善爾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具壽汝頗能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毗奈耶不答言能尊者即便作白大德僧伽

聽此具壽鄔波離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毗奈耶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鄔波離為欲簡擇能集如來所說毗奈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作時具壽迦攝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具壽鄔波離即昇師子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音釋

麾（呼為切指麾也）窒（陟栗切）隤（徒回切摧也）雹（蒲角切雨冰也）捩（練結切絞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次說五百及七百結集事

爾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一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世尊於婆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爾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最初學處於同梵行無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毗奈耶是佛所說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二學處時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婆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披三衣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第二學處廣如上說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三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答曰於羯蘭鐸迦村北為誰說即羯蘭鐸迦子蘇陣那苾芻其事云何謂若苾芻受禁戒於餘苾芻乃至畜生行婬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自餘學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為諸苾芻廣制學處時鄔波離悉皆具說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法三十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眾多學法七滅諍法此是初制此是隨制此是定制此是隨聽如是出家如是受近圓如是單白白二白四羯磨如是應度如是不應度如是作褒灑陀如是作安居如是作隨意及以諸事乃至雜事此是尼陀那目得迦等既結集毗奈耶已具壽鄔波離從高座下時迦攝波作如是念後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窒里迦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白二羯磨白眾令知眾既許已即昇高座告諸苾芻曰摩窒里迦我今自說於所了義皆令明

顯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四無畏四無礙解四沙門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相無願雜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智苦摩他毗鉢舍那法集法蘊如是總名摩窒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起如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毗奈耶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眞教如是集已時地上藥叉咸發大聲作如是說仁等應知聖者大迦攝波爲上首與五百阿羅漢共集如來三藏聖教由是因緣天衆增盛阿蘇羅減少居空藥叉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衆三十三天夜摩覩史多樂變化他化自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極光淨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現善見天等須臾之間其聲上徹色究竟天此諸天等咸發聲言諸天增盛阿蘇羅減少時五百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爲五百結集爾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爲慇念諸羣生
所有言說量無邊　今並纂集無遺缺
世間愚闇不能了　爲作明燈除眼翳

時具壽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我已結集今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說教法得久住世所應作者依如來說並已作了如來法王示我正道如教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能盡報如來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衆生並皆纂集久離大師無復依怙五蘊身身荷負勞倦涅槃時至無宜久留作是念已而說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爲令正法得增長
久住利益於世間　饒益衆生離諸惑
無羞恥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今我宜應趣圓寂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今知不世尊言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復欲入般涅槃轉以教法付囑於汝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滅度後於王舍城有商主妻當生一子其子生時以奢搦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爲奢搦迦（即是麻類此方先無高共人等搦織爲布舊云商那和脩者訛）後因入海求諸珍貨安隱迴還於佛教中遂設佛陀五年大會當得出家所有佛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時迦攝波復作是念世尊大悲修諸苦行是眞善友無量功德共所莊嚴遺身舍利隨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槃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制底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涅槃處并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欲禮佛牙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恭敬禮拜問言何故得來至此尊者報曰我欲最後供養世尊所有舍利牙塔時諸天等聞最後言心生憂惱默然而住是時帝釋即持佛牙與迦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便安頂上復以曼陀羅華及諸蓮華牛頭香末布於牙上以申供養爲天帝釋及諸天等略說法已從須彌頂沒王舍城出爾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已許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詣王宮告門人曰爲我通王云迦攝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是語已便入宮中既至王前正屬王

睡即還却出報迦攝波曰聖者大王現睡尊者報言汝宜更去爲我覺王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不敢恐王瞋責刑戮於我迦攝波告曰若如是者待王覺後爲我報知大迦攝波爲欲涅槃來就王門與王取別作是語已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尊所授糞掃納衣用覆於身令身乃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諸弟子及諸大衆令生猒離即便入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作是念若夫生怨王來至於此山即爲開若王不見我身便嘔熱血而死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六地六種震動流星下落諸方赫燄於虛空中諸天擊鼓爾時具壽大迦攝波踊身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遍起密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室中右脇而卧重疊雙足入無餘依妙涅槃界爾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攝波入於涅槃即與無量百千萬億天衆各持嗢鉢羅華拘勿頭華分多利華及

牛頭栴檀沉水香末皆詣尊者身所以種種天華及妙香末散其身上而爲供養既供養已三山即合上皆密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生大悲惱作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何今者復爲悲哀畢鉢羅巖舊住諸天空名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陀國無復光輝貧窮衆生福田斷絶所有善法皆亦銷亡如第二佛入般涅槃頓於今時法山隤壞法船傾没法樹崩摧法海枯竭魔衆歡喜所有正法教化衆生及利益事悉當沉隱時彼諸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禮尊者足欻然不現時未生怨王於其睡中作如是夢見宮中舍梁棟摧折忽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迦攝所囑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悶絶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而乃甦往竹林園見阿難陀五體投地悲啼號哭作如是言我聞尊者大迦攝波入般涅槃時阿難陀即共王去詣鷄足山（舊云鷄足內尊者在中後名尊足又嶺有佛跡然鷄足尊足梵音相泄也）示尊者處既至山已諸大藥叉便開三山王既見已復見諸天以曼陀羅華及

諸蓮華栴檀沉水種種華香而供養處時王即便擧手悲號悶絶投地猶如大樹斫斷其根良久方起便欲拾薪時阿難陀見是事已白言大王何爲拾薪答言欲焚尊者白曰勿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守持乃至慈氏菩薩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胝聲聞而爲隨從衆詣於此取尊者遺身示諸聲聞云此迦攝波是釋迦牟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杜多行最爲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教法能爲結集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念過去世中人身卑小佛身廣大時彼世尊便持迦攝波僧伽胝衣示聲聞衆此是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所披僧伽胝服時九十六俱胝聲聞聞是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少欲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以定力持不可焚燎可於其上造窣堵波時王出後三山還合蓋覆其身於上造塔王禮阿難陀足白言尊者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覩尊者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尊者便許時奢搦迦從大海中安隱來至安置物已

往竹林園時阿難陀在香臺門首而作經行彼既見已禮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來至是三寶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僧世尊今者在何方處答曰子佛已涅槃時奢搦迦聞悶絶于地水灑甦息又問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及大迦攝波皆在何處答曰並已涅槃聞極憂慼即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言子於佛法內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法攝事答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子汝可於佛教中出家修行答言如是應作尊者即與出家并受近圓羯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今日乃至盡形常著奢搦迦衣(即是麻類堪織為衣麤布和似)此苾芻聰明聞持一領便受其阿難陀親於佛所受持八萬法蘊奢搦迦盡皆領受具足三明洞閑三藏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壽百歲　不見水白鶴　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鶴

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　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謗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執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其無智慧
邪解聽無益　如毒藥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惑漸銷除　當得離繫果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

阿難陀老闇　無力能憶持　出言多妄失
未必可依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陀覆來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悉以師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欲如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摩訶迦攝波事亦同此彼諸大德並已涅槃如來慈善根力能令法眼住世千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處我一身
猶如鷇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無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衆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無
所化者無邊　能道者但一　如野狐制底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陀告奢搦迦苾芻曰尊者大迦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般涅槃我今轉付於汝而取滅度汝可守護當於此末度羅國有牟論奈山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子世尊已記當為寺主又此國內有賣香人名曰笈多當有一子名鄔波笈多汝度出家世尊記彼名為無相好佛然我涅槃百年之後大作佛事奢搦迦聞是語已白言如鄔波馱耶教尊者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王知時阿難陀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槃者未生怨王與廣嚴城久相違背我身舍利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取涅槃者未生怨王亦不得分我今宜可於殑伽河中流而取滅度作是念已即便欲往時未生怨王因睡夢見己之傘蓋其竿摧折王作夢已忽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難陀所屬之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悶絶于地水灑方甦

作如是言尊者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
奢搦迦以頌報王
　令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斷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爾時未生怨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往殑伽
河邊是時廣嚴城舊住諸天於虛空中告諸
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燈　哀愍羣生衆無量
　心懷悲感將圓寂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栗呫毗子整四兵衆往至河邊時
未生怨王禮尊雙足合掌白言
　世尊目若青蓮華　緣盡於斯證真滅
　仁今復欲求圓寂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衆亦復遥禮請為留身尊
者見已遂作如是念伽陀誦曰
　我今欲為未生怨　栗呫毗子情生恨
　若在廣嚴留舍利　王城人衆復傷悲
　宜可半身與王舍　半身留為廣嚴城
　兩處和解不相爭　各得隨情申供養
是時尊者將欲涅槃此之大地六種震動有
仙人將門徒五百乘空而來到尊者所合
掌白言大德我今願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
成苾芻性是時尊者作如是念云何令我弟
子今來至此便以神通力即於水中絕人行
路纔起念已有五百弟子一時俱至尊者即
於水中變為洲地四絕人蹤與五百人出家
受具正作白時其五百人得不還果第三羯
磨時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由其大仙出家近
圓在日中時復在水中為此時人喚為日中
或名水中本云末田地那末田是出地那是日因以爲名興爲日中或云末田
作如是語世尊最後度彼善賢先證圓寂我
梵語末田是中鐸迦是水由在水中出家故以為名興為水中舊云末田地者但出其名今未詳所以故為注出　是時尊者所作已了禮阿難足
亦如是前入涅槃我不欲見鄔波䮒耶般涅
槃事尊者報言子世尊以教付迦攝波然後
涅槃大迦攝波轉付於我我今付汝所有教
法當善護持世尊記曰迦濕彌羅國林卧之
具所須易得與定相應最為第一佛復記汝
我涅槃後滿百歲時有一苾芻名末田地那
令我教法流行此國是故汝今應可於彼宣
揚聖化答言如是應作尊者慶喜即現神變
如水滅火而般涅槃遂分半身與未生怨半
與廣嚴城衆頌曰
以利智金剛　解自身令破　半與王城主
半與廣嚴人
時廣嚴城得半身已造窣堵波而興供養未
生怨王於波吒離造塔供養
爾時尊者日中作如是念我親教師囑如是
語迦濕彌羅國流通佛教世尊亦記當來之
世有苾芻名為日中於迦濕彌羅國調伏毒
龍其名忽弄流行我教我今宜可滿大師意
即往其國跏趺而坐此國是龍之所守護自
非擾亂龍難調伏即便入定令此國地六種
震動龍見地動便擊雷電降注洪雨來怖尊
者是時尊者即入慈定龍威雖壯苾芻衣角
亦不能動龍即降雹於尊者上變成天華繽
紛亂墜龍加忿怒更下刀斧諸雜器仗皆悉
變成拘勿頭華散其身上空中頌曰
　空中下雷雹　變作妙蓮華　假使刀仗臨
　悉見諸瓔珞　龍現大威怒　山峯皆墜墮

尊者雪山王　光淨無傾動

由慈定力火刀毒藥皆不能害龍見其事生大希有詣尊者所作如是言聖者今何所須答曰汝可容我安置之處龍曰此事難爲尊者曰世尊令我此處居止又云迦濕彌羅國房舍卧具所須易求與定相應最爲第一問曰是佛記耶答曰實爾龍曰可須幾地答曰跏趺坐處龍曰此即施與尊者跏趺壓九峪口龍曰尊者可有幾許門徒尊者入定觀知有五百阿羅漢來住於此龍曰隨意若一人欠少我當奪地尊者云爾凡於其處若有受者即有施主我今欲於此處令諸人衆共來居止龍言任意是時四方人至尊者即領親自封疆城邑聚落既安置已諸人共來白尊者曰我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支濟其事如何尊者即便以神通力將諸人衆往香醉山告諸人曰皆可拔取鬱金香根時香醉山中有諸大龍見拔香特悉皆忿怒欲降雷雹尊者遂令調伏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來教法當住幾時尊者答言住世千年龍言共立盟要乃至如來教法住世以來當任意用尊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根還迦濕彌羅種植增廣乃至佛教未滅以來不令虧失是時尊者既令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通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喜猶如大滅入無餘涅槃時彼諸人各以牛頭栴檀香木焚葬餘骸即於其處造窣堵波時尊者奢搦迦度鄔波笈多(此云小護)令出家已遂令佛教廣得流布告鄔波笈多曰汝今應知如來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入涅槃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鄔波馱耶而入涅槃鄔波馱耶以法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當善護持勿令虧滅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奢搦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方便說法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之事上騰火燄下注清流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爾時鄔波笈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迦(此云有愧)此既弘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黑色(梵云訖里瑟拏)次復轉付具壽善見(梵云蘇跌里舍那)如是等諸大龍象皆已遷化大師圓寂佛日既沉世無依怙知是漸次至一百一十年後

爾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清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乖違正理諸苾芻等將爲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其事云何爲十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衆聞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爲高聲共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不清淨將爲清淨觀斯非法云何捨而不問稱揚宣說皆共遵行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悉皆隨喜此即名爲隨喜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將爲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地即名爲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共遵行四者諸苾芻以筒盛鹽自手捉觸守持而用和合時藥噉食隨情此即名爲鹽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未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此即名爲道行淨法乃至皆共遵行六者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二指噉食此即名爲二指淨法乃至皆共遵行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名爲治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八者諸苾芻當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此即名爲酪漿淨法乃至皆共遵行九者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此乃名爲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十者諸苾芻躬持好鉢塗拭香華即令求寂持以巡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遍廣嚴城現在人物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無窮既多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爲金寶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作不淨事將爲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爾時具壽阿難陀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欲(梵云薩婆迦摩)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颯婆聚落號曰名稱(梵云耶舍)亦阿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遊行至廣嚴城時諸苾芻欲分利物撰事人來告尊者名稱曰僧伽獲利今欲共分可來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利從何而得是誰所施彼即如前所得物處具告其事尊者聞已作如是念唯於此事有惡瘡生爲更有餘事即入定觀察乃見於戒慢緩作諸惡行共作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詣尊者樂欲處禮雙足已白言尊者苾芻合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實是非法見作之時大衆高聲共許爲法)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答曰此廣嚴城諸苾芻衆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爲高聲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爲誰答曰爲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而諸苾芻作不清淨將爲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聞是語默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爲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爲誰答爲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衆將爲舊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六衆得何罪答曰此得墮罪尊者此是第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鹽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鹽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筒盛鹽守持而用和合時藥噉食隨情將爲鹽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

作爲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爲誰答爲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曰何謂道行淨法答曰此諸苾芻或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將爲道行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爲誰答爲天授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五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以二指食噉將爲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病淨法不尊者

問曰何謂治病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朮和酒攪而飲用將爲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七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酪漿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酪漿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將爲酪漿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十七衆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者問曰何爲坐具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貼而自受用將爲坐具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六衆苾芻問得何罪

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九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莊飾妙鉢持以巡門乞諸金寶貝齒之類衆共分張將爲金寶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毗奈耶復問爲誰答爲六衆苾芻及餘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捨墮罪尊者此是第十事

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語品處寶頂經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處說又於中阿笈摩相應品處羯恥那經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處中說斯乃違背佛教尊者答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爲法伴侶時具壽名稱從尊者樂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即向安住聚落彼有苾芻名曰奢侘此云諂曲是尊者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奢侘所頂禮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

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爲誰答爲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言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答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爲法伴侶彼即辭去便往僧羯世城彼有婆蹉尊者是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詣婆蹉所頂禮足已白言

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問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辭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曲安是爾曲安住滅盡定名稱復向具壽善意處廣說十事乃至奉辭詣流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爲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詣大惡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爲廣說如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次詣俱生城彼有具壽妙星亦爲廣說如前十事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爲當亦至

餘處說耶乃知已向餘處妙星念曰今此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苦告言汝可住此且爲歇息我往求黨是時名稱即住妙星便往是時廣嚴城中諸苾芻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鄔波馱耶今在何處答言往求吾黨復問曰何故求黨答言爲擯汝等告曰我等有何違犯而欲驅擯名稱弟子廣陳其事彼諸苾芻由汝鄔波馱耶所爲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相惱我等隨緣且爲活計於彼衆中有諸苾芻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

諂汝等具壽所爲不順聲聞行違逆事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未過令教隱沒彼今求黨護持正法而欲驅擯甚爲妙善由是義故令諸惡人不慢於戒惡疱不生而諸苾芻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互相議曰具壽名稱已往求黨爲驅擯事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爲答曰彼既求黨我等亦求何能驅擯或言若如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恕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宜

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我等當以衣鉢瓶絡銅椀腰絛先相貧贈令彼情悅方乞歡喜咸言是善方便或與僧伽胝衣或與七條或與五條或與裙僧脚攲或與儭身衣或有與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忍住處中位

爾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弟子門人頂禮足已白言鄔波馱耶求黨得不報言諸子不久善黨自來相助諸弟子言鄔波馱耶此事已過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

仕緣活命何爲惱他名稱聞已作如是念我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看其形勢定受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等未曾聞說如此之語汝等不有受他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默然是時名稱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增宜速來赴佛法大事不可遷延說伽陀曰

應速更遲　應遲返速　此乖正理　是愚所行
得惡名稱　遠離善友　所作衰損　如月漸黑
應遲者遲　應速者速　此順正理　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　親近善友　所作增長　如月漸白

即鳴揵稚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悉皆來集咸是具壽阿難陀弟子爾時尊者曲安入滅盡定不聞揵稚聲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壽名稱作如是念我若稱名而白衆者必大忿諍宜可平懷普告即詣上座處蹲踞合掌而住時曲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時有天告聖者曲安曰何爲安然有諸同學六百九十九阿羅漢皆來集會住廣嚴城欲爲結集令法久住可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離沒於廣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曲安尊者伽陀報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門內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可道名字曲安答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斷諸疑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斷諸疑耶尊者復答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名曲安

苾芻曰善來善來今可入來既入院已諸苾芻皆起相迎問訊頂禮還依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說十事白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如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名爲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爾問曰在何處制答曰瞻波城復問爲誰答爲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十事問答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白已即鳴揵稚住廣嚴城所有苾芻皆來集會次第而坐時尊者名稱復爲大衆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爲結集故云七百結集一

攝前內頌曰

高聲及隨喜　掘地酒鹹鹽　半驛二指食
略漿坐具寶

廣嚴安住大衆落　從天下處僧羯奢
波吒離子流轉城　大慧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　尊者奢佗婆颯婆
善意曲安與難勝　善見妙星人有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音釋

苫（舒瞻切）　纂（子管切編集也）　搦（眤格切）　瞬（舒閏切目動也）　嘔（烏后切吐也）　欻（許勿切忽也）　峪（余蜀切）　攪（古巧切手動也）　颯（蘇合切）　佗（丑亞切）　瑳（七何切）　竄（七亂切逃匿也）